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三七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三七册）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57·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59）

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鑑序

古今載籍之文存於世者多矣苟不知所決擇而欲遍觀之則窮年不能究其辭沒世不能通其義是猶入海算沙成功何年嚮乎孟子之言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知急先務也大抵士君子之學期於適用而已馳騖乎高遠陷溺乎異端放浪於詞華皆不足謂之學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說命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若此者可謂適用之學矣前脩司馬文正公遍閱歷代舊史旁採諸家傳記刪繁去冗舉要提綱纂成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下終五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賢君令主忠臣義士志士仁人興邦之遠略善俗之良規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節叩函發帙靡不具焉其於前言往行蓋兼畜而不遺矣其於裁量庶事蓋擬議而有准矣士之生也苟無意於斯世則已如其抱負器業未甘空老明時將以奮發而有為也其於是書可不熟讀而深考之乎

朝廷憫庠序之荒蕪歎人材之衰少乃於京師剏立興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員咸給祿廩召集良工剡刻諸經子史版本頒布天下以資治通鑑為起端之首可謂知時事之緩急而審適用之先務者矣噫遐鄉小邑雖有長材秀民嚮慕於學而無書可讀憫默以空老者多矣是書一出其為天下福澤利益可勝道哉昔圯上老人出袖中一書而留侯為萬乘師穆伯長以昌黎文集鏤板而天下文風遂變今是書一布不及十年而國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觀之矣翰林學士王磐序

覩前古與衰治亂之迹鎔冶於胸而經濟之儒出焉歷代史冊繁矣鄉僻老宿或終身不睹全史庋藏家泛有丹黃恆困不終卷一二記誦之士矻矻窮年抑核於名物而遺取義之要徵列制作不箸損益得失之歸學無所衷故博聞而尠適於用經世之務與史學歧爲二端不以病乎宋司馬温公匯萃十七史采用雜史二百餘種作資治通鑑自綱常之鉅治平經久之規極諸軍國艱難措畫之際變而通之莫不裁以至當不易之理使天下後世曙然於法戒所在洵羣史之綱領求治之津涂也日昌奉
命撫吳幸處東南亂定之後奏設書局首刊牧令書若乃通括治體經緯萬端上下數千年固莫盛於通鑑爰議覆鄱陽胡氏仿元本從二百九十四卷授工逆而上之已就四十許卷則聞胡氏板尚存其家輾轉物色購得之板至則二百八卷已下燬他卷差完新舊適相銜接新刊者八十七卷釋文辨誤十二卷起戊辰四月迄今年二月書成並上海致通鑑目錄宋刊本常熟致鄱陽胡氏通鑑外紀注未刊本次第付梓而蘇松太兵備道應君寶時先從嘉興所收鎭洋畢氏續通鑑板已議歸書局於是自伏羲降至元季編年紀事之書燦然大備外紀注本晦五十年復出與天台胡注並行豈具有數存邪嘗論古今賢豪任天下之重恃才學識三者而才與識生於學讀通鑑一書知夫用人行政開物成務强本抑末杜漸防微後之人百思不得者前之人先我行之或所未行存其說以詔來世而因時變通之道思深者有同揆焉方今中原蕩滌百姓想望治平亟賴吾黨偉杰君子起而振之讀有用之書爲有用之學請與海內士大夫勉勉焉共守是編其可乎時

同治八年春三月癸酉朔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豐順丁日昌謹序

資治通鑑序

御製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
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
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
者也漢司馬遷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
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考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閒首記軒轅至于麟止
作爲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惟其
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若
稽古
英考留神載籍萬機之下未嘗廢卷嘗命龍圖閣直
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閣繙閱給
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光之志以爲周積
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楚秦晉
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爲辭以服天下威烈王自
陪臣命韓趙魏爲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
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
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
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
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
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
九十六卷列于戶牖之閒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
要簡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荀
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閒焉者自
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
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
姦宄厥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故
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開
經筵奉
聖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臣光初
進讀
面賜
御製序令候書成日寫入

新註資治通鑑序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
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
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
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
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
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
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諜記猶存
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
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
子之弗論次蓋其愼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
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
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
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
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
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
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
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
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
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
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
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
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朝　英宗
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
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
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

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
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
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
論專以書局爲事其忠憤感槪不能自已於言者則
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
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於黃幡綽石
野猪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
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
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
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
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
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
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
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
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
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
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
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
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
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
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薈稡爲書勞
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
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
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
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
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

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 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温公辟咡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汔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尠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譏顏者猶顏之譏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書于梅磵蠖居

資治通鑑卷第一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周紀一

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是爲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是爲歲名。周紀分註「起著雍攝提格」，起戊寅也；「盡玄黓困敦」，盡壬子也。閼，讀如字；史記作焉，於乾翻。著，陟略翻。雍，於容翻。黓，逸職翻。單閼，上音丹，又特連翻；下，烏葛翻，又於連翻。牂，作郎翻。涒，吐魂翻。灘，吐丹翻。困敦，音頓。杜預世族譜曰：周，黃帝之苗裔，后稷之後，封於邰。及夏衰，稷子不窋竄於西戎。至十二代孫太王，避狄遷岐。至孫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有天下。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自威烈王至赧王又五世。張守節曰：因太王居周原，因號曰周。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縣岐山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紀，理也，統理衆事而繫之年月。溫公繫年用春秋之法，因史、漢本紀而謂之紀。邰，湯來翻。夏，戶雅翻。窋，竹律翻。雍，於用翻。

威烈王

名午，考王之子。諡法：猛以剛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沈約曰：諸複諡，有諡人，無諡法。

二十三年上距春秋獲麟七十八年，距左傳趙襄子惎智伯事七十一年。惎，毒也，音其冀翻。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魏之先，畢公高後，與周同姓；其苗裔曰畢萬，始封於魏；至魏舒，始爲晉正卿；三世至斯。趙之先，造父後；至叔帶，始自周適晉；至趙夙，始封於耿；至趙盾，始爲晉正卿；六世至籍。韓之先，出於周武王；至韓武子事晉，封於韓原；至韓厥，爲晉正卿；六世至虔。三家者，世爲晉大夫，於周則陪臣也。周室既衰，晉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爲伯。三卿竊晉之權，暴蔑其君，剖分其國，此王法所必誅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誅之，又命之爲諸侯，是崇獎奸名犯分之臣也。通鑑始於此，其所以謹名分歟！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分，扶問翻；下同。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夫，音扶。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統，他綜翻。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治，直之翻。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治，直吏翻。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繫，戶計翻。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王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惓，逵員翻，又逵眷翻。劉向傳：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惓惓，猶言勤勤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史記：商帝乙生三子，長曰微子啟，次曰中衍，季曰紂。紂之母爲后，帝乙欲立啟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紂卒以暴虐亡殷國。孔穎達曰：物之大者莫若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大於此，所謂嚴父莫大於配天也。又孔氏曰：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諡法：除殘去虐曰湯。然諡法起於周，蓋殷人先有此號，周人遂引以爲諡法。分，扶問翻。長，知兩翻。卒，子恤翻。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立諸樊。諸樊卒，以授餘祭，欲兄弟以次相傳，必致國於季札。季札終讓，而逃之。其後諸樊之子光與餘昧之子僚爭國，至於夫差，吳遂以亡。宗廟之祭用牲，故曰血食。太伯，吳立國之君。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陸德明曰：壽夢，莫公翻。餘祭，側介翻。餘昧，音末。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爲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夫，音扶。別，彼列翻。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左傳：衛孫桓子與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而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孔子聞之曰：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繁纓，馬飾也。繁，馬鬣上飾；纓，馬膺前飾。晉志註曰：纓在馬膺，如索裙。繁，音蒲官翻。纓，伊盈翻。索，昔各翻。衛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爲名不正則民

無所措手足。（見論語。）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先，悉薦翻。）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治，直之翻。下同。）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坤初六爻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書曰：一日二日萬幾。（皐陶謨之辭。孔安國註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幾，居依翻。）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分，扶問翻。）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謂齊桓公、晉文公至悼公以及楚莊王、吳夫差之類。）大夫擅政，（謂晉六卿、魯三家、齊田氏之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喪，息浪翻。）然文武之祀猶緜緜相屬者，（屬，聯屬也，音之欲翻。凡聯屬之屬同音。）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太叔帶之難，襄王出居于氾，晉文公納王，殺太叔帶。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云云。杜預曰：闕地通路曰隧，此乃王者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王章者，章顯王者異於諸侯。古者天子謂同姓諸侯為伯父、叔父。隧音遂。惡，烏路翻。氾，音汎。勞，力到翻。闕，其月翻。縣音玄。柩，其久翻。）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曹、滕、邾、莒，春秋時小國。莒，居許翻。）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魯大夫季氏，自季友以來世執魯國之政，季平子逐昭公，季康子逐哀公，然終身北面，不敢篡國。田常，即陳恒，田氏本陳氏，溫公避仁宗諱，改恆曰常。陳成子得齊國之政，殺闞止，弒簡公，而亦不敢自立。史記世家以陳敬仲完為田敬仲完，成子恆為田常。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智伯當晉之衰，專晉國之政，侵伐鄰國，於晉大夫為最彊，攻晉出公，出公奔齊，智伯欲并晉而未敢，乃奉哀公驕立之。）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卒，子恤翻，終也。）豈其力

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姦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姦，居寒翻，亦犯也。分，扶問翻。）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史記六國年表：定王十六年，趙、魏、韓滅智伯，遂三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凡復字，其義訓又者，並音扶又翻。）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三家分晉國，時因謂之三晉，猶後之三秦、三齊也。）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夫，音扶。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壞，音怪，人毀之也。）烏呼！君臣之禮既壞矣，（此壞，其義為成壞之壞，讀如字。）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長，知兩翻。）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謂齊、宋亡於田氏，魯、陳、越亡於楚，鄭亡於韓也。泯，彌忍翻，又彌鄰翻。毛晃曰：沒也，滅也。）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說文曰：糜，爛也。取糜爛之義，音忙皮翻。幾，居依翻，又渠希翻，近也。）豈不哀哉！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韋昭曰：智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申也。瑤，宣子之子智伯也。謚法：聖善周聞曰宣。）智果曰：不如宵也。（智果，智氏之族也。宵，宣子之庶子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韋昭曰：不仁也。）美鬢長大則賢，（通鑑俗傳寫者多作美鬢，非也。國語作美鬢，今從之。）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韋昭曰：給，足也。巧文，巧於文辭。伎，渠綺翻。）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韋昭曰：待，猶假也。）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此事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于傳。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貞定王元年，智文子也，定王十四年，智伯瑤事見於傳，智宣子立瑤之事，傳無所考，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定世系，辨昭穆。賈公彥疏曰：註引太史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

周之制，小史定姓氏，其書則太史掌之。智果欲別族，故於太史別族為輔氏。宋祁國語補音：別，彼列翻，又如字。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趙簡子，文子之孫也，名鞅。諡法：一德不懈曰簡。子者，男子之通稱也。長，知兩翻。恤，辛聿翻。白虎通曰：子者，孳也，孳孳無已。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孔穎達曰：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鈐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得展舒也。世本曰：沮誦蒼頡作書。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紙，永不滅也。簡，竹簡也。以授二子曰：「謹識之！」識，職吏翻，記也。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習，熟也。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毛晃曰：奏，進上也。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姓譜：尹，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子孫因為氏。韋昭曰：尹鐸，趙氏家臣也。晉陽，趙氏邑。班志曰：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龍山在西，晉水所出，東入汾。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縣是也，去晉四百里。括地志曰：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今按水經注：晉水出晉陽縣西龍山，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其水分為二流，北瀆即智氏故渠也。同過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榆次縣南水側有鑿臺，戰國策所謂智伯死於鑿臺之下，即此處也。參而考之，晉陽故城恐不在蒲州，水經註又云：叔虞封於唐，縣有晉水，故改名為晉。子夏序詩：此晉也而謂之唐。是也，與班志合。瓚說及括地志未知何據。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繭絲，謂浚民之膏澤，如抽繭之緒，不盡則不止。保障，謂厚民之生，如築堡以自障，蔽則愈厚。宋祁曰：障，之亮翻，又音章。尹鐸損其戶數。韋昭曰：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難，乃旦翻。而，汝也。少，音多少之少，重之為多，輕之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及智宣子卒，卒，子恤翻。智襄子為政，襄子，宣子之子。諡法：有勞定國曰襄。為政，為晉國之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韓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虎也。魏桓子，魏獻子之孫駒也。諡法：溫柔好樂曰康，辟土服遠曰桓。爾雅：四方而高曰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姓譜：段，鄭共叔段之後。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春秋以來，大夫之家臣謂大夫曰主。難，乃旦翻，下同。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書五子之歌之辭。夏，戶雅翻。見，賢遍翻。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夫，音扶。段規，韓康子之相也。相，息亮翻，下同。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蚋、蟻、蜂、蠆，皆能害人，宋祁曰：蚋，如銳翻，又如字。林人云：秦人謂蚊為蚋。蜹，小蚊也。蠆，丑邁翻。況君相乎！」弗聽。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好，呼到翻。愎，弼力翻。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狃，女九翻，狎也，又相狎也。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毛晃曰：邑，都邑也。四井為邑，四邑為丘。邑方二里，丘方四里。周禮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註：公邑謂六遂餘地，家邑大夫之采地。此又與四井之邑不同。又都，國都；邑，縣也。左傳：凡邑有先君宗廟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謂大縣邑也。杜預引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恐誤。四井之邑方二里，豈能容宗廟城郭？如論語十室之邑，西都賦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則是四縣四井之都邑也。若千室之邑，萬家之邑，則非井邑矣。項安世曰：小司徒井牧田野，以四井為邑，凡三十六家，除公田四夫，凡三十二家。遂大夫會為邑者之政，以里為邑，凡二十五家。遂大夫蓋論里井之制，二十五家共一里，兩卿大卿之二十五家為一閭也。小司徒蓋論溝洫之制，四井為邑，共用一溝，即匠人所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也。居則度人之眾寡，謂度水之眾寡，此其所以異歟？毛、項二說皆明周制，參而考之，戰國之所謂邑，非周制矣。致，送至也。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任章，魏桓子之相也。姓譜：黃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為姓，第一曰任氏。又任為風姓之國，實太昊之後，主濟祀，今濟州任城即其地。任，市林翻。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索，山客翻，求也。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逸書也。敗，補邁翻。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質，脂利翻，物相綴當也。又質讀如字，亦通。質，謂椹質也，斧質之質，質的之受矢也。言智伯怒，必加兵於魏，如椹質之受斧，質的之受矢也。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復，扶又翻。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康曰：皋，姑勞切；狼，盧當切。春秋蔡地，後為楚所滅。楚爭盟，晉不能越鄭而服蔡。三家分晉，韓得成皋，因以并鄭，時蔡已為楚所滅，鄭之南境亦入于楚。就使皋狼為蔡地，趙襄子安得而有之？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皋狼縣，又西河之西有藺縣，皆為晉境，而古文藺字與蔡字相近，或者蔡字其藺字之訛也。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帥，讀曰率。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走，則豆翻，奔也。

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從才用翻長子縣周史辛伯所封邑班志屬上黨郡臣瓚曰長子之長丁丈翻顏師古曰長讀為短長之長今讀為長幼之長非也崔豹古今註曰城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淮南子曰鯀作城盛時征翻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罷讀曰疲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韋昭曰誰與言誰與我同力也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即春秋邯鄲午之邑也班志邯鄲縣屬趙國張晏曰邯鄲山在東城下單盡也城郭從邑故旁加邑宋白曰邯鄲本衛地後屬晉七國時為趙都趙敬侯自晉陽始都邯鄲余按史記六國年表周安王之十六年趙敬侯之元年烈王之二年趙成侯之元年成侯二十二年魏克邯鄲是年顯王之十六年也二十四年魏歸邯鄲若敬侯已都邯鄲魏克其國都而趙不亡何也至顯王二十二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是年肅侯之三年也意此時趙方都邯鄲蓋肅侯徙都非敬侯也邯音寒鄲音丹康多寒切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韋昭曰浚煎也讀曰醮宋祁曰浚蘇俊翻醮子召翻余謂浚讀當如宋音浚者疏瀹也淘也深也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古者諸侯之大夫其家之臣子皆稱之曰主死則曰先主考左傳可見已屬陟玉翻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高二尺為一版三版六尺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沈持林翻顏師古漢書音義曰鼃蝦蟆也似蝦蟆而長腳其色青史游急就章曰蛙蝦蟆陸佃埤雅曰鼃似蝦蟆而長踦瞋目如怒鼃與蛙同音下媧翻智伯行水據釋文凡巡行之行音下孟翻後倣此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兵車尊者居左執弓矢御者居中有力者居右持矛以備傾側所謂車右是也韓魏智氏之黨一為之御一為之右驂與參同參者三也三人同車則曰驂乘四人同車則曰駟乘左傳齊伐晉燭庸之越駟乘杜預註曰四人共乘者殿車乘石證翻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跗音夫足趾也班志汾水出汾陽北山汾陽縣屬太原郡安邑縣屬河東郡史記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應劭曰絳水出河東絳縣西南平陽縣亦屬河東郡安邑魏絳始居邑平陽韓武子玄孫貞子始居之桓康二子之肘足接蓋各為都邑慮也水經註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為言其水出絳山東西北流而合於澮猶在絳界中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由余謂自春秋之季至於元魏歷年滋多郡縣之離合川谷之遷改有不可以一時所睹為據者史記正義曰韓初都平陽今晉州也括地志曰絳水一名白水今名沸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縣積壑三十餘丈望之極為奇觀可接引北灌平陽城酈道元父範歷仕三齊少長齊地熟其山川後入關死於道未嘗至河東也此蓋因耳學而致誤括地志成於唐之魏王泰泰者太宗之愛子羅致天下一時名儒以作此書其考據宜詳當取以為據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

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夫音扶難乃旦翻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夫音扶並同難乃旦翻降戶江翻下也服也說輸芮翻懈居隘翻怠也危難如字悛丑緣翻改也止也絺抽遲翻姓也廣韻曰絺當作郗姓譜諸書未有從絺者疑借字余按姓譜周蘇忿生支子封於絺因氏焉為趙之為音于偽翻使疏吏翻疵請出使以避禍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帥讀曰率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姓譜張氏本自軒轅第五子揮始造弦實張網羅世掌其職後因氏焉風俗傳云張王李趙黃帝所賜姓也又晉有解張字張侯自此晉國有張氏唐姓氏譜張氏出自姬姓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正始制弓矢子孫賜姓張周宣王時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將領也卒臧沒翻說文吏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其字從衣從七大敗智伯之衆以此敗彼曰敗敗比邁翻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史記六國年表三晉滅智氏在周定王十六年上距獲麟二十七年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唯輔果在以別族也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夫音扶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夫音扶帥所類翻雲夢之竹天下之勁

也。書禹貢雲土夢作乂孔安國註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杜預註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班志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南說曰左傳鄖夫人棄子文於夢中言夢而不言雲楚子濟江入於雲中言雲而不言夢則知雲夢二澤也沔陽志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又安陸有雲夢澤枝江有雲夢城蓋古之雲夢澤甚廣而後世悉為邑居聚落故地之以雲夢得名者非一處竹箭之產荊楚為貢雲夢楚地之地也夢如字又莫公翻 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矯居夭翻揉如久翻揉曰揉曲為直曰矯揉所以撓曲而使之直也羽者箭羽括者箭末受弦處括音聒通作筈 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左傳楚封吳夫概王於棠谿戰國之時其地屬韓出金其鍛利劍昭郡國志汝南郡吳房縣有棠谿亭杜佑通典曰棠谿在今汝州郾城縣界九域志蔡州有冶爐城韓國鑄劍之地 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毛晃曰鎔鑄鎔也說文鎔冶器法也賈仲舒傳鎔金在鎔註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法也式也禮運範金合土砥砂氏翻柔石也礪力制翻磨也 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挾戶頰翻 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挾戶頰翻朱元晦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謂 音升乳音儒又如遇翻乳育也乳狗育子之狗也搏伯各翻 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虎而傅翼其為害也愈甚 夫德者人之所嚴嚴敬也 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易以豉翻 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先悉薦翻後戶遘翻 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說文桼木汁可以䰍物下從水象桼如水滴而下也漢書張騫傳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韋昭註曰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嘗以月氏王頭與漢使歃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椑榼晉云虎子皆非也椑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虎子褻器所以溲便者椑音鼙榼克合翻氏音支使疏吏翻歃色甲翻盛時征翻褻息列翻溲疎鳩翻便毗連翻 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豫姓也讓名也有豫且不知其同否也為之音于偽翻下同 乃詐為刑人挾七首入襄子宮中塗廁挾持也廁初吏翻七首短劍也鹽鐵論曰七首長尺八寸頭類七故云七首七音比廁初吏翻圊也長直亮翻 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索山客翻 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舍讀曰捨 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癩落蓋翻惡疾也啞倚下翻瘖也 行乞於市神農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此立市之始也鄭氏周禮註曰市雜聚之處 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自春秋之時趙宣子謂之宣孟趙文子謂之趙孟其後遂襲而呼為趙孟孟長也 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易以豉翻 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經典釋文曰質職日翻委質委其體以事君也後漢書註委質屈膝 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自智宣子立瑤至豫讓報仇其事皆在威烈王二十三年之前故先以初字發之溫公之意蓋以天下莫大於名分觀命三大夫為諸侯之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重於宗社觀智趙立後之事則知智宣子之所以失趙簡子之所以得君臣之義當守節伏死而已觀豫讓之事則知策名委質者必有寘而無貳其為後世之鑒豈不昭昭也哉 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封伯魯之子於代代國在夏屋句注之北趙襄子滅之班志有代郡代縣為于偽翻夏戶雅翻 曰代成君早卒成諡也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立其子浣為趙氏後浣戶管翻 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元年襄子卒二年趙桓子元年卒明年國人立獻侯浣浣索隱作晚卒子恤翻下同 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為獻子復扶又翻又音如字獻子即獻侯也六國表威烈王二年獻侯之元年當分晉之後三晉僭侯久矣諡法知質有聖曰獻 獻子生籍是為烈侯諡法有功安民曰烈秉德尊業曰烈 魏斯者魏桓子之孫也是為文侯諡法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 韓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為景侯諡法克定禍亂曰武布義行剛曰景六國表威烈王

二年魏文侯斯元年十八年韓景侯虔元年首其在國僭爵已久不敢以通王室威烈王遂因而命之識者重爲周惜通鑑於此序三家之世也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卜以官爲氏田本出於陳陳敬仲以陳爲田氏徐廣曰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陳田二聲相近遂爲田氏夏戶雅翻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工禾翻唐人志氏族曰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其後有李宗魏封於段爲干木大夫是以段爲氏也余按通鑑赧王四十二年魏有段干子則段干複姓也書武王式商容閭註云式其閭巷以禮賢記曲禮國君撫式士下之註云升車必正立據式小俛崇敬也記古曰式車前橫木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首撫式以禮敬人孔穎達曰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憑較故詩云倚重較兮是也若應爲敬則落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記云式視馬尾是也較訖岳翻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周禮有山虞澤虞以掌山澤註云虞度也度知山林之大小及其所生者自罷之者身往告之以雨而罷獵也樂音洛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己也講和也皆朝于魏朝直遙翻魏於是始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使樂羊伐中山克之樂姓也本自有殷微子之後宋戴公四世孫樂呂爲大司寇中山春秋之鮮虞也漢爲中山國宋白曰唐定州春秋白狄鮮虞之地隋圖經曰中山城在今唐昌縣東北三十一里中山故城是也杜佑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任座亦晉見當時鄉國之事或謂爲是言耳任音壬座一作坐音才戈翻次問翟璜翟姓也音直格翻又音狄姓譜翟氏爲晉所滅子孫以國爲氏今人多讀從上聲璜戶光翻對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比音毗不比言不和也左高此言[illegible]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明樂官知其才不才明樂音知其和不和五聲合和然後成音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文侯曰善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古文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氏加牛禹時奚仲加馬釋名曰車居也韋昭曰古唯尺遮翻自漢以來始有居音子顥曰三皇氏乘祇車出谷口車之始也祇翹移翻子方不爲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夫音扶行下孟翻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氏出自顓頊曾孫皐陶爲堯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商紂時裔孫利貞逃難食木子得全改爲李氏置言置相也相息亮翻難乃旦翻對曰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在闕門之外謂疏遠也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相息亮翻李克出見翟璜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班志魏地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高陵屬馮翊其地在河西所謂西河之外者也魏初使吳起守之秦兵不敢東向至惠王時秦使衛鞅擊虜魏公子卬盡獻西河之外於秦吳以國爲姓相息亮翻守式又翻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班志鄴縣屬魏郡西門豹爲鄴令引漳水以利民王存[?]姓氏譜曰如有東門西門南宮北郭皆因居以爲姓西門蓋亦此類鄴魚怯翻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傅有傅之以傅義因以爲官名傅方遇翻屈九勿翻姓也余按屈晉地時屬魏故有屈侯也鮒音符遇翻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李克曰子言克於子之君者豈

將比周以求大官哉（比，毗至翻。阿黨為比。）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illegible]），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祿千鍾（[illegible]），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夏，戶雅翻。[illegible]）。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惡，讀曰烏；惡，何也。）翟璜逡巡再拜曰（逡，七倫翻；逡巡，卻退也。卒，子恤翻。）：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illegible]言彼先己而生，其德[illegible]，自處如弟子，則尊其師如父兄也。）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illegible]），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illegible]），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illegible]）。起，殘忍薄行人也（行，下孟翻。）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李克曰：起貪而好色（好，呼到翻。），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司馬，官名。穰苴，本田姓，仕齊為是官，故[illegible]）。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illegible]），親裹贏糧（師古曰：贏，擔也。[illegible]），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疽，七余翻。[illegible]吮，徐[illegible]）。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疽，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燕湣公薨，子僖公立（燕自召公奭受封於北燕，其地[illegible]）。

二十四年，王崩，子安王驕立。盜殺楚聲王，國人立其子悼王（[illegible]）。

安王（名驕。諡法：好和不爭曰安。）

元年，秦伐魏，至陽孤（[illegible]）。

二年，魏、韓、趙伐楚，至桑丘（[illegible]）。鄭圍韓陽翟（周宣王封其弟友於鄭，[illegible]翟，音狄[illegible]）。韓景侯薨，子烈侯取立。趙烈侯薨，國人立其弟武侯。秦簡公薨，子惠公立（諡法：愛民好與曰惠。）

三年，王子定奔晉。虢山崩，壅河（徐廣曰：虢山在陝。[illegible]）。

四年，楚圍鄭。鄭人殺其相駟子陽（鄭穆公之子騑，字子駟，[illegible]古者以王父之字為氏。）

五年，日有食之（杜預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贏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illegible]）。

此書年而不書月[illegible]史失之也[illegible]名日日月 日食頻小[illegible]如[illegible]食[illegible]本之文[illegible]也亦作[illegible]

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溢爲政母壽，欲因以報仇。相，息亮翻。俠，戶頰翻。累，力追翻。[illegible]秋之帝丘，漢爲濮陽縣，屬東郡。[illegible]劭曰：濮水南入鉅野，水北爲陽。濮，博木翻。惡，如字，不善也，又烏故切，非。[illegible]公所[illegible]者[illegible]軹[illegible]河內郡，音只。姓譜曰：楚大夫食采於聶，因以爲氏。聶，尼輒翻。溢，夷質翻，二十四兩爲溢。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卒，子恤翻。刺，七亦翻，又如字。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衆，聶政直入上階，上，時掌翻。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暴，步木翻，又音如字，露也。購問莫能識。其姊嫈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史記正義曰：深井里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於政尸之旁。皮面，以刀剺面而去其皮。[illegible]以[illegible]告者曰[illegible]古[illegible]從[illegible]如字[illegible]從坐之罪也。

六年，鄭駟子陽之黨弒繻公，[illegible]者謚法所不載。史記[illegible]或作[illegible]而立其弟乙，白虎通曰：弟，悌也，心順行篤也。行，下孟翻。是爲康公。宋悼公薨，子休公田立。武王封微子於宋，今宋州之睢陽縣是也。自微子二十七世至悼公，悼公名購由。休，亦謚法所不載。

八年，齊伐魯，取最。武王封太公於齊，今青州之臨淄是也。括地志曰：天齊水在臨淄東南十五里。封禪書曰：齊之所以爲齊者，以天齊也。武王封周公於魯，伯禽代就封，今兗州之曲阜是也。是年，齊康公之十九年，自太公至康公二十九世；魯穆公之十六年，自伯禽至穆公二十八世。鄭負黍叛，復歸韓。[illegible]名。班志：潁川郡陽城縣有負黍聚。今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或云在西南三十五里。[illegible]史記韓[illegible]公之十六年[illegible]負黍，[illegible]以此時取之。

九年，魏伐鄭。晉烈公薨，子孝公傾立。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唐。括地志：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堯所築也。都城記曰：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州理故唐城，即燮父初徙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毛詩譜曰：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自唐叔至烈公三十七世，烈公名止。[illegible]日孝。

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illegible]宜陽縣屬弘農郡。史記正義曰：故韓城在河南府福昌縣東十四里，故韓[illegible]是也。[illegible]四井爲邑[illegible]邑之邑。初，田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此序齊田氏之世也。田常，即左傳陳成子恆也。[illegible]公[illegible]仁[illegible]改[illegible]曰常。陳公子完奔齊，五

世至常得政[illegible]法[illegible]志[illegible]曰莊。是歲，齊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十二年，秦晉戰於武城。此非魯之武城。左傳：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括地志：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北十三里。齊伐魏，取襄陽。陽當作陵。徐廣曰：襄陵，今南平陽縣也。余按晉志，南平陽縣屬山陽郡，有漆鄉。[illegible]曰：今之南平陽。[illegible]有襄邑縣。圈稱曰：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襄陵，因曰襄邑。魯敗齊師於平陸。班志：東平國有東平陸縣。應劭曰：古厥國。史記正義曰：平陸，兗州縣，[illegible]古厥國。宋白曰：鄆州中都縣，漢爲平陸縣。史記魯敗齊[illegible]於平陸是也。敗，補邁翻。

十三年，秦侵晉。齊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於濁澤，康曰：濁，水名。[illegible]志：濁水出齊郡廣縣嬀山。余謂廣縣[illegible]。史記註曰：長社有濁澤。水經註曰：皇陂水出胡城西北，[illegible]胡[illegible]陰[illegible]之。狐人亭也，皇陂古長社之濁澤也。史記[illegible]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會者[illegible]及期之禮，遇[illegible]及期，又至所期之地。求爲諸侯。魏文侯爲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爲，于僞翻。

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譜記：昔蜀之先，肇自人皇之際，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illegible]封其支庶於蜀，歷虞、夏、商、周。周衰，先稱王者蠶叢。余按武王伐紂，[illegible]蜀[illegible]。班志：南鄭縣屬漢中郡，唐爲梁州[illegible]治所。[illegible]作[illegible]音括沃翻。魏文侯薨，太子擊立，王者[illegible]嫡長子爲太子，諸侯之太子，周室曰世子。太者，大也。孔穎達曰：大中之大也。上，時掌翻。長，知兩翻。是爲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西河即禹貢之龍門西河。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武陵、長沙、巴陵之水爲洞庭湖，周七百里。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書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所居，今江南西道之地。蠡，里弟翻。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南流貫河而南，合於滎澤，[illegible]東流爲濟[illegible]。[illegible]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illegible]伊闕[illegible]山在洛州南十九里。[illegible]上黨壺關縣有羊腸阪[illegible]。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

王殺之。（水經註孟門在河東北屈縣西即龍門之上口也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溢而逆流無有丘陵名曰洪水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河水自孟門南流至華陰屈而東流殷紂都朝歌山在朝歌其南北屬之孟門在朝歌西北恐不可言左紂國曰孟門別一山在朝歌東此特左右二字之差面嚮耳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書曰武王勝殷殺紂太行之行戶剛翻北屈[illegible]屈居勿翻）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

魏置相，相田文。（相息亮翻此田文非齊之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將即亮翻樂音洛）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治直之翻）起曰：「守西河，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鄉讀曰向賓從猶言賓服也）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少詩照翻屬之欲翻）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魏相公叔尚主而害吳起。（如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則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王楙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劉貢父曰予謂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公子女為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如用也古之嫁女禮當如周使大夫主之何不稱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翁之公主者緣公而生耳毛晃曰尚崇也高也貴也飾也加也尊也娶公主謂之尚言帝王之女尊而尚之不敢言娶也相息亮翻）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起為人剛勁自喜。（易以豉翻去起呂翻喜許吏翻）子先言於君曰：『吳起，賢人也，而君之國小，臣恐起之無留心也。』君盍試延以女，起無留心則必辭矣。子因與起歸而使公主辱子，起見公主之賤子也，必辭，則子之計中矣。」（中竹仲翻）公叔從之，吳起果辭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灋審令，（相息亮翻灋古法字）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彊兵，破遊說之言從橫者。（說式芮翻從子容翻橫戶盲翻[illegible]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或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illegible]以事秦[illegible]）於是南平百越，（韋昭曰越有百邑）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吳起者。

秦惠公薨，子出公立。（出非謚也以其失國出死故曰出公）

趙武侯薨，國人復立烈侯之太子章，是為敬侯。（謚法夙夜警戒曰敬）

韓烈侯薨，子文侯立。

十六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田氏自此遂有齊國是為太公）

趙公子朝作亂，奔魏；與魏襲邯鄲，不克。（邯音寒鄲音丹）

十七年，秦庶長改逆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後秦制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古曰庶長言衆列之長註又詳見下卷顯王十年前[illegible]史記秦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出子簡公之孫也今庶長改迎獻公而殺出子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余謂此言河西非西縣也獻公之卒獻公不得立出居河西河西者黃河之西[illegible]州之地[illegible]裊乃了翻更工衡翻[illegible]長知丈翻）

齊伐魯。

韓伐鄭，取陽城，（陽城縣屬潁川郡[illegible]）伐宋，執宋公。

齊太公薨，子桓公午立。

十九年，魏敗趙師於兔臺。（史記趙世家曰魏敗我兔臺正義曰兔臺[illegible]並在河北敗[illegible]）

二十年，日有食之，既。（既盡也）

二十一年，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之往也往赴王尸而伏其側）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射而亦翻刺七亦翻中竹仲翻）既葬，肅王即位，（謚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使令尹盡誅為亂者；（令尹楚相也）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夷殺也夷宗者殺其同宗也）

二十二年，齊伐燕，取桑丘。魏、韓、趙伐齊，至桑丘。（此桑丘非

二年所書楚之桑丘括地志曰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界蓋燕之南界也。

二十三年，趙襲衞，不克。成王封康叔於衞居河淇之間故殷墟也至懿公爲狄所滅東徙渡河文公徙居楚丘遂國於濮陽是年慎公之三十五年自康叔至慎公凡三十二世。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幷齊而有之。姜氏至此滅矣。是歲，齊桓公亦薨，子威王因齊立。謚法彊毅執正曰威說渠留翻齊桓公田午也說謀也。

二十四年，狄敗魏師於澮。漢之中山上黨西河上郡自春秋以來狄皆居之此亦其種也水經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山西過絳縣南又西南過虒祁宮南又西南至王橋入汾水括地志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敗補邁翻澮古外翻。魏、韓、趙伐齊，至靈丘。史記正義曰靈丘河東蔚州縣余按蔚州之靈丘即漢代郡之靈丘此時齊境安能至代北邪此即孟子謂蚳鼃辭靈丘請士師之地班志曰齊地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漢清河郡有靈縣清河北接趙魏之境此爲近之蚳音遲鼃烏花翻。晉孝公薨，子靖公俱酒立。謚法柔衆安民曰靖又恭己鮮言曰靖。

二十五年，蜀伐楚，取茲方。據史記蜀伐楚取茲方楚爲扞關以拒之則茲方之地在扞關之西劉昭志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子思言苟變於衞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國語曰苟本自黃帝之子將即亮翻下同乘繩證翻。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夫音扶。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處昌呂翻。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詩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毛氏傳曰干扞也城也皆所以禦難也干讀如字。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衞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和戶臥翻。子思曰：「以吾觀衞，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君不君臣不臣論語載齊景公之言。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公丘複姓謚法溫柔賢善曰懿。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臧善也。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和戶臥翻長知丈翻。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度徒洛翻。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衞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白虎通曰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堅也屬志自堅也。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詩正月之辭毛氏傳曰君臣俱自謂聖也鄭氏箋曰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之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又曰烏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雌左掩右雄陰陽相下之義也。抑亦似君之君臣乎！」魯穆公薨，子共公奮立。謚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尊賢敬讓曰共既過能改曰共執事堅固曰共共讀曰恭考異曰司馬遷史記六國表周威烈王十九年甲戌魯穆公元年烈王元年丙午共公元年顯王十七年己巳康公元年二十六年戊寅景公元年赧王元年丁未平公元年二十年丙寅文公元年四十三年己丑頃公元年五十九年乙巳周亡秦莊襄王元年壬子楚滅魯按魯世家穆公三十三年卒若元甲戌終乙巳則是三十二年也共公二十二年卒若元丙午終戊辰則是二十三年也康公九年卒景公二十五年卒平公二十二年卒若元丁未終乙丑則是十九年也文公二十三年卒頃公二十四年楚滅魯班固漢書律曆志文公作緡公其在位之年與世家異者惟平公二十年耳本志自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冬至推之至成公十二年正月庚寅朔日冬至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日冬至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日冬至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日冬至緡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日冬至漢高祖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日冬至武帝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日冬至元帝初元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日冬至其間相距皆七十六年此最爲得實又與魯世家註皇甫謐所紀歲次皆合今從之六國表差謬難可盡據也余按考異自魯僖公五年至漢元帝初元二年六百餘年間十二月朔日冬至相距皆七十六年此最爲得實又與魯世家註皇甫謐所紀歲次皆合蓋劉羲叟長曆也且言史記六國表差謬難可盡據又按通鑑目錄年用劉羲叟長曆漢武帝太初元年初用夏正定曆史記曆書是年閼逢攝提格目錄書彊圉赤奮若閼逢攝提格甲寅也彊圉赤奮若丁丑也有二十四年之差溫公用羲叟曆邵康節皇極經世書亦用羲叟曆康節少自雄其才既學力慕高遠一見李之才遂從而受學於共城百源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覃思於易皇極經世書不能違羲叟曆及其來居於洛而溫公亦奉祠以書局在洛相過從稱又厚所教者也余竊意其編輯之間必嘗及此而決於用羲叟曆歟考異此一段辭意可見。韓文侯薨，子哀侯立。

二十六年，王崩，子烈王喜立。魏、韓、趙共廢晉靖公爲家人而分其地。晉絕不祀矣。

烈王(名喜，安王之子。)

元年，日有食之。韓滅鄭，因徙都之。(韓本都平陽，其地屬漢之河東郡；中間徙都陽翟。鄭都新鄭，其地屬漢之河南郡。鄭，桓公始封於鄭，其地屬漢京兆；後滅虢、鄶而國於溱、洧之間，故曰新鄭。左傳鄭莊公所謂吾先君新邑於此是也。今韓既滅鄭，自陽翟徙都之。韓既都鄭，故時人亦謂韓王爲鄭王，考之戰國策韓非子可見。) 趙敬侯薨，子成侯種立。(種，章勇翻。)

三年，燕敗齊師於林狐。(敗，補邁翻。) 魯伐齊，入陽關。(徐廣曰：陽關在鉅平。班志：鉅平縣屬泰山郡。括地志：陽關故城在兗州博城縣南二十九里，其城之西臨汶水。汶，音問。) 魏伐齊，至博陵。(史記正義曰：博陵在濟州西界。宋白曰：史記，齊威王伐晉至博陵，徐廣曰東齊之博平，漢爲縣。) 燕僖公薨，子桓公立。宋休公薨，子辟公立。(辟亦諡法之所不載。) 衛慎公薨，子聲公訓立。(諡法：敏以敬曰慎；戴記：思慮深遠曰慎。)

四年，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註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卿大夫之采邑。蓋周之制，四縣爲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積一萬四千四百夫；五酇爲鄙，鄙五百家也。此時衛國褊小，若都鄙七十三，以成周之制率之，其地廣矣。蓋衛之提封未必能及此數也，更俟博考。) 魏敗趙師於北藺。(班志：西河郡有藺縣。史記正義曰：在石州。其地於趙爲西北，故曰北藺。藺，離進翻。)

五年，魏伐楚，取魯陽。(左傳所謂劉累遷於魯縣，即魯陽也。班志：魯陽縣屬南陽郡。史記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 韓嚴遂弑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韓廆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令人刺韓廆於朝，廆走哀侯，哀侯抱之；人刺韓廆，兼及哀侯。(戰國策以聶政刺韓相事及并中哀侯爲一事。此從史記。蜀本註曰：按太史公年表及韓世家，於韓烈侯三年書聶政殺韓相俠累，於哀侯六年又皆書嚴遂弑哀侯；以刺客傳考之，聶政殺俠累事在哀侯時，以戰國策考之亦然。從傳與戰國策，則是年表世家於烈侯三年書盜殺俠累，誤矣。通鑑於烈侯三年載聶政殺俠累事，又於哀侯六年載嚴遂殺其君哀侯，是從年表世家所書。蓋刺客傳初不言并殺哀侯，止戰國策言之，通鑑豈以此疑之故，載并刺哀侯，不書聶政，止曰使人。以此求之，則通鑑之意，不以嚴仲子爲嚴遂，亦不以俠累爲韓廆，止從年表世家而不信其傳也。余按溫公與劉道原書亦疑此事。廆，戶賄翻。相，息亮翻。刺，七亦翻。朝，直遙翻。走，音奏。) 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罃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罃，於耕翻。中，讀曰仲。)

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朝，直遙翻。) 趙伐齊，至鄄。(班志：濟陰郡有鄄城縣。鄄，工掾翻。) 魏敗趙師於懷。(班志：河內郡有懷縣。括地志：懷州武德縣有懷故城。敗，補邁翻。)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班志：即墨縣屬膠東國。括地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宋白曰：即墨城臨墨水，故曰即墨。語，牛倨翻。下同。) 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辟，讀曰闢。下同。) 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班志：東阿縣屬東郡。宋白曰：阿，東阿也。譽，音余；稱其美也。) 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鄄，工掾翻。) 衛取薛陵，子不知。(薛陵，春秋薛國之墟也。班志：薛縣屬魯國，而衛國在濮東，齊留界薛陵，屬齊而近於衛，故爲衛所取。齊後封田嬰於此。) 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譽，音余。治，直吏翻。) 楚肅王薨，無子，立其弟良夫，是爲宣王。宋辟公薨，子剔成立。(剔，他歷翻。)

七年，日有食之。王崩，弟扁立，是爲顯王。(扁，班書古今人表作扁，師古註扁音篇。)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姓譜：王氏之所自出非一：出太原、琅邪者，周靈王太子晉之後；北海、陳留，齊王田和之後；東海，出自姬姓；高平、京兆，魏信陵君之後；天水、東平、新蔡、新野、山陽、中山、章武、東萊、河東者，殷王子比干爲紂所害，子孫以王者之後，號曰王氏。余謂此皆後世以諸郡著姓言之耳。春秋之時自有王姓，莫能審其所自出。) 公孫頎謂韓懿侯曰：「魏亂，可取也。」(公孫，姓也，黃帝公孫氏。頎，渠希翻。) 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戰於濁澤，大破之，遂圍魏。(史記正義曰：徐廣以爲長社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至河南長社邪！解縣濁水近於魏都，當是也。) 成侯曰：「殺罃，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不可。殺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懿侯不悅，以其兵夜去。趙成侯亦去。罃遂殺公中緩而立，(中，讀曰仲。) 是爲惠王。太史公曰：魏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

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康曰書古人之言及俗說故云故曰適讀曰嫡

資治通鑑卷第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周紀二 起昭陽赤奮若盡上章困敦凡四十八年起癸丑盡庚子

顯王 十一家諡法行見中外曰顯受祿於天曰顯百辟惟刑曰顯周公當未有此諡而周之末世諸王曰顯者衆矣後世傳會周公諡法者增之

元年齊伐魏取觀津康曰齊伐魏觀魏惠王以和觀津余按班志信都國有觀津縣與齊相去甚遠且趙地也又東郡有畔觀縣水經大河故瀆東逕五鹿之野又東逕衛國故城南古斟觀也此其觀之觀津歟徐廣曰觀今衛縣史記正義曰魏州觀城縣古觀國國語云五觀國夏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觀工喚翻 趙侵齊取長城劉昭志濟北盧縣有長城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即此

三年魏韓會于宅陽水經註曰索水之際有沙城世謂水城非也蓋魏再走芒卯入北宅即此宅陽城括地志曰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十七里 秦敗魏師韓師于洛陽洛陽在洛水之北周公遷殷民於此韓之成周也班志屬河南郡敗補邁翻

四年魏伐宋

五年秦獻公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水經註雲陽縣有石門山括地志在雍州三原縣西北三十二里又曰竞門山俗名石門故老云堯鑿山為門因名之武德中於此山南置石門縣貞觀中改雲陽縣 斬首六萬王賜以黼黻之服黼者白與黑為斧形黻者黑與青為兩己相背孔穎達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黼音甫黻音弗

七年魏敗韓師趙師於澮澮古外翻括地志澮水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水側有皮牢城 秦魏戰於少梁班志馮翊夏陽縣故少梁師古曰本梁國為秦所滅至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夏陽康曰魏有大梁故此稱少以別之少詩沼翻夏戶雅翻更工衡翻 魏師敗績獲魏公孫痤左傳曰大崩曰敗績痤才何翻 衛聲公薨子成侯速立 燕桓公薨子文公立燕因肩翻考異曰史記蘇秦傳謂之燕文侯按春秋時北燕簡公已稱公文公之子易王尋稱王豈文公獨稱侯乎今從世家 秦獻公薨子孝公立索隱曰孝公名渠梁孝公生二十一年矣

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河自龍門上口南抵華陰而東流秦國在河之西山自鳥鼠同穴連延為長安南山至於秦嶺秦國在山之西韓魏趙齊楚燕六國皆在河山以東華戶化翻燕因肩翻 淮泗之間小國十餘南陽平氏縣東南有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東南至淮浦入海泗水出魯國卞縣西南至方與入沛宋衛鄒魯滕薛邾莒等國處於其間者楚威王所謂泗上十二諸侯 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封邑漢屬京兆洛水名非伊洛之洛也水經註渭水東逕鄭縣北洛水入焉洛水古漆沮之水也又有長澗水南出秦華之山側長城東而北流注於渭史記所謂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宋白曰今華州東南有長城是也上郡漢屬并州隋唐之綏州延州秦漢之上郡地也濱音賓 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漢中郡漢屬益州自晉以後為梁州巴郡春秋巴子之國漢為巴郡屬益州唐為巴渝渠果諸州之地黔中漢為牂柯郡之地唐為黔中節度黔渠今翻 皆以夷翟遇秦翟與狄同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擯必刃翻實賓曰擯 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彊秦憤房粉翻憤懣也朱元晦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

八年孝公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令力正翻號令也命令也令者出於上而行於下者也岐山周太王所邑班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雍縣屬扶風秦穆公娶晉獻公之女晉獻公卒晉國亂穆公納惠公惠公立而背河外之賂又因秦饑伐晉穆公伐晉獲惠公既而歸之始征晉河東置官司惠公卒子懷公立穆公納文公而晉亂平又能用由余及孟明以霸西戎天子致伯者周禮九命作伯古有九州一為王畿八州八伯各主其方之諸侯故伯者以方伯之任致之穆公也雍於用翻伯如字背蒲妹翻 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焉于虔翻史記秦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卒立其弟懷公四年庶長鼂圍懷公懷公自殺乃立靈公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之季父是為簡公簡公卒而惠公立惠公卒子出子立二年庶長改殺出子迎立獻公於河西河西地即魏所有西河之外史記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躁則到翻共讀曰恭古郎翻長知兩翻華戶化翻 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史記秦獻公二年城櫟陽徐廣曰徙都之余按班志櫟陽縣屬左馮翊後漢省併宋白曰櫟陽秦漢舊縣高祖初都櫟陽太上皇居之高帝十年更名萬年縣以為陵邑理城中故櫟陽城亦名萬年城後魏改萬年為櫟陽縣周明帝分萬年置萬年縣廣陽縣入萬年縣後入高陵廣陽二縣更於長安城中別置萬年縣唐武德元年又改廣陽為櫟陽元和十五年并隸奉先縣以奉長陵櫟音藥 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

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謂裂地以封之，使各有分土。分，扶問翻。）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公孫鞅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曰：刑家、名家，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劉原父曰：刑名即形名，并學兩家。衛耳。公孫非姓氏，以其先出於衛，父為衛侯，則稱為公子，祖為衛侯，則稱為公孫。鞅，於兩翻。）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相，息亮翻。痤，才戈翻。不可諱，謂死也。俗語有之，人不諱死。）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自戰國以來，大夫之家有中庶子，有舍人。）年雖少，有奇才，（少，詩照翻。）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令，力丁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先後，皆去聲。）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此先後，皆如字。為，于偽翻。）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卒，子恤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悖，蒲內翻。）衛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嬖，博計翻，又卑義翻。史記正義：監，甲暫翻。康曰：景姓，楚之族。監，古銜切，非。）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說，式芮翻。）

十年，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夫，音扶。樂，音洛。）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灋其故。（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彊國，則不必須要法於故事也。）甘龍曰：不然。（索隱曰：甘姓，龍名。甘姓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姓譜又曰：甘姓，商甘盤之後。）緣灋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治，直吏翻。）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溺，奴歷翻。）以此兩者居官守灋可也，非所與論於灋之外也。智者作灋，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更，工衡翻。）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劉劭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為政，備其法品，為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制因古義。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素信者與眾相得也。故啟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為將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也，則以比、長、閭、胥、族、黨、州、長、卿、大夫為稱；其在軍也，則以司馬、將軍、卒、伍為號。所以異在國之名也。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為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等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至大庶長，比九卿也。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也。然則卿以大夫士下之品，皆倣古比朝之制，而異其名，亦所以殊軍國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為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為公士者也。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裊，御駟馬者。要裊，古之名馬也。駕駟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裊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為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在車左者也。六爵為官大夫，七爵為公大夫，八爵為公乘，九爵為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貰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乘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為左庶長，十一爵為右庶長，十二爵為左更，十三爵為中更，十四爵為右更，十五爵為少上造，十六爵為大上造，十七爵為駟車庶長，十八爵為大庶長，十九爵為關內侯，二十爵為列侯。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為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長，知丈翻。）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九家連坐。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康曰：司，猶管也。為什伍之法，使之相司相管。秦有見知連坐法。余謂連坐者，一家有罪，什伍皆相連坐罪也。見知乃漢法。卒，子恤翻。）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降，戶江翻。）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率，音律。）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僇，力竹翻，古戮字。說文：并力也。守林音遼。復，方目翻。漢法，除其賦役皆謂之復。）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末利，謂工商。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蓋秦法。一人有罪，收其室家，至漢文帝元年始除收孥相坐法。孥，音奴。）宗室非有軍功論，（論，議也。有戰功之可論也。論，盧困翻。康，盧昆切。）不得為屬籍。（[illegible]孔穎達曰：漢之同宗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也。周禮小史之官，掌定帝繫世本，知世代昭穆[illegible]。）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白虎通曰：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大夫以上賜爵以車服有[illegible]。毛晃曰：秩，職也，官也，秩也，次也，常也，序也。）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復，扶又翻。）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孟康曰：二十兩為一金，亦為一鎰。）乃下令。令行朞年，秦民之國都（之，往也，如也。）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嗣，祥吏翻。）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墨涅其面曰黥。黥，渠京翻。為後秦殺商君張本。）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向也，附也。音七喻翻。）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自是年至三十一年商鞅死，蓋鞅之行其法而致效在十年之閒，又十年而致治。治，直吏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夫，音扶。）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孔穎達曰：自今本昔曰古。）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曹，姓；諸本曹。自顓頊之玄孫陸終之子六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封曹挾於邾，故邾曹姓也。又云曹叔振鐸，文王之子，武王母弟也，後以為氏。史記：齊桓公伐魯，魯莊公請平，桓公許之。與盟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請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而就臣位。桓公後悔，欲殺曹沫。管仲不可，遂反所侵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左傳：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魏文侯事見上卷威烈王二十三年。背，蒲妹翻。索隱曰：沫音亡葛翻。左傳、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處，昌呂翻。趨，七喻翻。畜，許六翻，養也。）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治，直吏翻。）

韓懿侯薨，子昭侯立。（諡法：昭德有勞曰昭；聖聞周達曰昭。）

十一年，秦敗韓師於西山。（自宜陽……之西山，東連嵩高，南至……。敗，補邁翻。）

十二年，魏、韓會於鄗。（班志：鄗縣屬常山郡。中山……高邑……唐為趙州柏鄉縣地。鄗，呼各翻。）

十三年，趙、燕會於阿。（燕，因肩翻。）趙、齊、宋會於平陸。

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乘，繩證翻。）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檀，姓；諸齊公族有食采於檀城，因以為氏。）使守南城，（南城在齊之南，故曰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朝，直遙翻。）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盼，匹莧翻，又披班翻。丁度集韻：盼與盻同。盼子，齊之同姓，即田盼也。班志：高唐縣屬平原郡。杜佑曰：祝阿西北有高唐城。宋白曰：齊州章丘縣，古高唐，春秋齊邑，戰國之時為齊邑。故城在禹城縣西四十里。唐之禹城縣即漢祝阿也。）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黔，姓；諸齊有黔敖。黔，亦姓也，音其淹翻。司馬彪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徐，音舒。丁度集韻徐作俆，音同。）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燕在齊之北，趙在齊之西。賈逵曰：燕、趙畏齊，故祭以求福。燕，因肩翻。）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種，章勇翻。）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秦孝公、魏惠王會於杜平。（班志：京兆有杜陵縣，故周之杜伯國也。史記……以昌平侯食邑於杜平。正義曰：杜平在唐之同州澄城縣界。魏世家作杜平。）魯共公薨，子康公毛立。（共，讀曰恭。）

十五年，秦敗魏師於元里，（史記正義曰：元里亦在同州澄城縣界。敗，補邁翻。）斬首七千級。（秦法：斬敵人一首者賜爵一級，因謂之級。）取少梁。（少，詩照翻。）魏惠王伐趙，圍邯鄲。（邯，音寒。鄲，音丹。）楚王使景舍救趙。（景，楚之同姓也。昭、屈、景，皆楚之同族也。屈，九勿翻。）

十六年，齊威王使田忌救趙。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孫，姓；諸周文王子康叔封於衛，至武公子惠孫，曾耳為衛上卿，因氏焉。後有孫武、孫臏俱善兵。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安平相孫根碑云……）

（先出自有媯之裔子武王定周封比干墓商分析定曰孫焉姓譜又曰龐姓畢公高之後支庶封於龐因氏焉臏頻忍翻刖刑也去膝書曰剕辟疑赦鄭玄曰周改臏作刖刖斷足也書傳云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孫臏蓋以刖足故呼為臏說文臏膝耑也頻忍翻又頻忍切龐皮江翻涓古玄翻）龐涓仕魏為將軍，（將軍之官自周以來有之）自以能不及孫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斷丁管翻黥渠京翻）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使疏吏翻說式芮翻）齊使者竊載與之齊。（之往也）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臏為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將即亮翻字林曰輜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輜釋名曰有邸曰輜無邸曰軿輜車也軍行所以載輜重者周禮曰輜車輜重車也軍行所以載輜重有用）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者當以手解之不可控拳而擊之余謂解雜亂紛糾者當徐以手解之不可控拳以擊之也控拳者引拳而擊之也余謂控拳者以手持拳而擊之也）救鬭者不搏撠，（索隱曰搏音博撠音戟謂救鬭者當善以手解之毋以手相搏撠則其怒益熾也余謂搏撠以手持戟以刺人也索隱之說非也但以手持之毋相搏撠則其怒解余謂撠以手持之為撠以刺人則非也如漢書太后撠之顏師古曰撠謂拘持之）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批白結翻亢苦浪翻批者相排批也音白結翻亢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衝也虛者空也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若批者則擣其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也亢相亢也擣擣築也乘其虛而擣之則其勢自解所謂形格勢禁也余謂索隱之說為長孫子則謂彼方以敵距闘者方相亢拒則排批之使解擣虛者兩敵相拒以力所不及之處擣之則雖欲闘其勢不能不解此易見也格各額翻格正也又曰禁止也闕也吳都賦矯謳笑而被格木音如字協韻音閣與實韻同音父沸翻）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康曰虛衝音撞余謂衝如字衝其方虛者乘其方虛而擣之則所謂衝擣虛也余謂棄之說義亦如此走則湊翻）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邯音寒鄲音丹降戶江翻）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水經註濮水又東逕蒲城北又東逕桂城南又東逕高平又東南逕楚丘又東南會於濮渠又東北逕桂城亦曰桂陵城即田忌敗魏師處史記正義曰桂陵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程文翻）

韓伐東周，取陵觀、廩丘。（周室之衰東周之所有惟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也晉志曰周考王封周桓公孫惠公於鞏號東周故城國自東西周以山首山其界也陵觀廩丘皆當時邑聚之名史無所考廩丘史記作邢丘觀古玩翻）

楚昭奚恤為相。江乙言於楚王曰：「人有愛其狗者，狗嘗溺井，（三閭大夫屈原之官也三閭者昭屈景楚之公族也太史公曰江姓分封為江氏相息亮翻溺奴弔翻）其鄰人見，欲入言之，狗當門而噬之。（噬時制翻）今昭奚恤常惡臣之見，亦猶是也。」（惡烏路翻見賢遍翻楚王宣王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揚人之惡者，王曰：『此小人也，』遠之。（好呼到翻近其靳翻遠于願翻推而遠之也惡烏路翻）然則且有子弒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己不知也。（記紀翻己猶身也）何者？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江乙欲毀昭奚恤故先設是言）

十七年，秦大良造伐魏。（索隱曰大良造即大上造也余謂大良造秦爵之第十六等大上造之良者也按史記秦孝公之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七年衛鞅將兵圍魏固陽降之又按六國年表秦孝公十年魏惠王之十七年所謂大良造伐魏即衛鞅將兵也是時魏都安邑其兵猶強未敗安邑不應降秦至魏惠王二十九年卬軍既敗魏獻河西之地於秦始去安邑徙都大梁史記六國表不書徙大梁而世家書之魏世家於是年不書安邑降秦而秦紀書之通鑑從魏世家於顯王二十九年書魏去安邑徙大梁是大良造之下書有衛鞅二字意謂傳寫通鑑者遺之）

諸侯圍魏襄陵。（史記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余按班志河東有襄陵縣應劭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括地志襄陵在晉州臨汾縣東南三十五里宋白曰魏以隋大業二年改為襄陵縣以晉襄公陵得名魏都大梁時屬魏境不至於此括地志是邑也）

十八年，秦衛鞅圍魏固陽，降之。（魏有上郡北至固陽漢志五原郡有固陽縣此固陽蓋其地括地志固陽在銀州銀城縣界也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降戶江翻）魏人歸趙邯鄲，（邯音寒鄲音丹）與趙盟漳水上。（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注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天下太平之時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岳之下會畢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明民者君尼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至於五霸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之左傳云坎用牲加書是也水經注漳水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水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至阜城北入大河漳水二源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一出長子縣鹿谷山東北至列人縣合流又東北至安平縣曰衡漳）

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韓世家曰昭侯以申不害為相相息亮翻姓譜申姓伯夷之後封於申以國為氏相息亮翻）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

名以干昭侯。黃老，黃帝老子之書。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治，直吏翻。申子嘗請仕其從兄，從，才用翻。從之從同。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爲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爲，于僞翻。治，直之翻。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辟，讀曰避。昭侯有弊袴，命藏之。袴，苦故翻，脛衣也。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咲，嚬有爲嚬，咲有爲咲。今袴豈特嚬咲哉！吾必待有功者。言袴雖弊，其直猶重，固不止於嚬咲也。然人主之嚬咲所關甚大，昭侯姑以此爲言耳。爲，于僞翻。嚬與顰同，愁貌之貌。咲，古笑字。

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冀闕，即魏闕也。爾雅：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也。釋名：闕在門兩旁，中間闕然爲道也。三輔黃圖曰：人臣至此必思其所闕少。爾雅：宮謂之室。郭璞曰：宮謂圍繞之也。說文曰：庭，朝中也。蒼頡篇曰：庭，直也。風俗通曰：庭，正也。言縣庭、郡庭、朝庭皆取平均正直也。三輔黃圖曰：山南爲陽，水北爲陽，山水皆在陽，故曰咸陽。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屬右扶風。括地志：咸陽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十五里，在長安城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咸陽縣本周王季所都，秦又都之。三秦記：秦都在九嵕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陽，故名咸陽。二十九年，秦始封衛鞅於商，號商君。史以後所封書之。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息，止也。秦俗父子兄弟同室居止，商君始更制，禁同室內息者，竟教民以人倫，教之有序有別。秦用西戎之俗，至於男女無別，長幼無序，商君今爲之禁，古道也，烏可廢言之。白虎通曰：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幷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周禮：六鄉萬二千五百家，又百家之內曰里，五鄙爲縣，縣一千五百家。此六遂之縣也。四甸爲縣，此州里之縣也。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左傳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者也。秦幷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監天下之縣，首是始統於郡矣。釋名曰：縣，縣也，縣繫於郡也。漢書音義：縣所轄大曰縣，小曰聚。亦秦制也。廣雅曰：聚，居也。音慈喻翻。縣令、丞之官始此。令，音力正翻。令，命也，告也，律也，法也，長也。使爲一縣之長，以行命令法律也。丞，佐也，貳也。成周之制，田方里爲井，井九百畝，八家各耕百畝，其中百畝，八十畝爲公田，二十畝爲廬舍。史記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劉伯莊曰：開田界道，使不相干，長如兩翻。平斗桶權衡丈尺。桶，索隱音勇，斛也。沈括曰：予受詔考鍾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斗升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爲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

秦魏遇于彤。彤，周彤伯所封之國，國於王畿之內。史記大國年表：商君反，死彤地。則其地當在漢京兆鄭縣界。彤，徒冬翻。趙成侯薨，公子緤與太子爭立，緤敗，奔韓。緤，私列翻。趙成侯，敬侯之子，名種。太子，肅侯語也。

二十一年，秦商鞅更爲賦稅法，行之。井田既廢，則周什一之法不復用，蓋計畝而爲賦稅之法。更，工衡翻。

二十二年，趙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邯，音寒。鄲，音丹。

二十三年，齊殺其大夫牟。魯康公薨，子景公偃立。衛更貶號曰侯，服屬三晉。周成王封康叔爲衛侯，其後世進爵爲公，今復以弱小貶號曰侯。貶，悲檢翻。

二十五年，諸侯會於京師。時天下宗周，以洛陽爲京師。京，大也；師，衆也。京師，衆大之名也。

二十六年，王致伯于秦，伯，如字。伯者，周二伯、九伯之任。諸侯皆賀秦。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左傳：逢澤有介麋焉，宋地也。杜預註曰：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也。括地志曰：逢澤在汴州浚儀縣東南二十四里。帥，讀曰率。

二十八年，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鄒忌爲齊相，封成侯。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折，而設翻。不如蚤救之。孫臏曰：臏，頻忍翻，又毗賓翻。夫，音扶。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見亡，言見有亡國之勢也。愬，告愬也。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陰，闇也。使，疏吏翻。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盼與盼同，音匹莧翻。將，即亮翻。下同。又音如字，領也。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走，音奏。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龐，薄江翻。涓，工玄翻。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爲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

而輕齊，(將，即亮翻。悍，下罕翻，又音汗。)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此孫武子兵法也。趣，七喻翻。蹶，其月翻。魏武帝曰：蹶，猶挫也。劉氏曰：蹶，猶斃也。半至者，謂軍趣利前後不相屬，半至半不至也。屬，陟玉翻。)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過，工禾翻。)乃棄其步軍，(句斷。龐，薄江翻。涓，圭淵翻。)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并行，兼程而行也。倍日，一日行兩日之程，亦兼程也。)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司馬彪志：魏郡元城縣。註云：左傳成七年會馬陵，杜預註：在縣東南。龐涓死處。虞喜志林：馬陵在濮州鄄城東北六十里，澗谷深，可以置伏。度，徒洛翻。鄄，吉掾翻。)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陿與狹同。隘，烏懈翻。)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龐，薄江翻。涓，工玄翻。剄，古頂翻，斷首也。古定切，非。豎，臣庾翻。說文：豎，使布短衣。)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成侯鄒忌惡田忌，(鄒，以國為氏。惡，烏路翻。)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操，七刀翻。)曰：我田忌之人也，我為將三戰三勝，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執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臨淄，(臨淄，齊國都也，城臨淄水，因以為名。班志：臨淄屬齊國。臣瓚曰：臨淄即營丘，太公營之。淄，莊持翻。)求成侯，不克，出奔楚。(為下齊復田忌張本。)

二十九年，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索隱曰：魏都安邑，以東山領險阨之地，今蒲州中條以東，連汾晉之險嶝，皆其地也。阨，於革翻。)都安邑，與秦界河，(秦魏以河為界也。)而獨擅山東之利，(擅，市戰翻。)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鄉，讀曰嚮。)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將，即亮翻。遺，于季翻。)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樂，音洛。)公子卬以為然，乃相與會盟已，飲，(盟已而飲也。)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使使，下疏吏翻。)因去安邑，徙都大梁。(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杜佑曰：汴州城西古城，戰國時魏惠王所築。)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公叔言見上八年。)秦封衛鞅商於十五邑，(班志：弘農郡商縣，商君邑。裴駰曰：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史記正義曰：丹水及商，皆屬弘農。今言順陽，是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及丹水皆屬之也。水經註：丹水逕南鄉、丹水二縣之間，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杜佑曰：今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有於村，蓋秦所謂商州商洛縣，古商邑，商所封也，漢為商縣。於，如字。)號曰商君。

齊趙伐魏。　楚宣王薨，子威王商立。

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之，往也，如也。)魏人不受，復內之秦。(內，讀曰納。怨其欺詐以破魏師，故不受。)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之，往也，如也。鄭，京兆之鄭縣也，周宣王弟鄭桓公采邑。唐屬華州。宋白續通典曰：鄭縣古城在華州郡城北。)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車裂，古之轘刑。轘，戶串翻。)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相，息亮翻。水經：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流至秦都咸陽南。商君嘗臨此以論囚。決罪曰論。論，盧困翻。)為相十年，人多怨之。(按顯王十七年，秦以商鞅為大良造。十九年，商鞅徙秦都咸陽，廢井田，開阡陌，平權量。二十一年，更賦稅法。為相當在是年，至今年十年矣。)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治，直之翻。)孰與五羖大夫賢？(百里奚自賣以五羖羊之皮，為人養牛，秦穆公舉以為相。秦人謂之五羖大夫。羖，牡羊也，羖音古。)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引趙簡子之言。諤諤，直言也。諤，逆各翻。)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孟子：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以食牛干秦穆公。今

日荊之鄙人 按史記晉滅虞虜百里傒為秦繆夫人媵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以為上大夫傒讀與奚同繆讀與穆同媵以證翻宛於元翻 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謂左傳僖三十年與晉圍鄭也相息亮翻 三置晉君。一救荊禍。三置晉君謂立惠公懷公文公也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繆公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此云救荊未詳余按左傳晉敗楚於城濮又敗秦於殽繆公使鬬克歸楚求成所謂救荊禍者指此也秦諱楚故其國記率謂楚為荊太史公取秦記為史記通鑑又因史記而成書故亦以楚為荊 其為相也。勞不坐乘。古者車立乘惟安車則坐乘耳 暑不張蓋。周禮輪人為蓋蓋所以覆冒車上也 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乘繩證翻 不操干戈。操五刀翻 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記鄰有喪舂不相註云相杵者以音聲相勸相息亮翻 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事見上八年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監古銜翻 其從政也。淩轢公族。殘傷百姓。轢郎擊翻車踐曰轢 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祝姓也古有巫史祝之官其子孫因以為姓或曰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其子孫因氏焉黥其京翻 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逸詩也 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杜預曰駢脅合幹也駢步田翻乘繩證翻驂讀曰參 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薛綜曰闟之為言函也取四戟函車邊此蓋令力士旁車而趨有急則操翕戟以禦之也後漢志有闟戟車晉志闟戟車長戟邪偃在後唐韻戟名曰闟音所及翻史記正義曰顧野王云矛鋋也方言云矛吳楚江淮之間謂之鋋釋名曰鋋裕也旁有枝格旁車之旁音步浪翻 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逸書也 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朝露易晞言不久也 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言以專秦國之政為寵也 畜百姓之怨。畜讀曰蓄 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朝直遙翻 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微少也趙良言豈少哉謂太子與其師傅將挾怨而殺之也 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難乃旦翻史言商君尚刑慘礉之禍速

三十二年。韓申不害卒。卒子恤翻

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班志沛郡有太丘縣又志曰宋太丘社亡周鼎淪沒於泗水中爾雅石陵太丘釋云謂丘之西有大阜者為太丘宋太丘社亡蓋依丘作社於時亡去猶諱也

鄒人孟軻見魏惠王。鄒春秋之邾國也班志魯國騶縣故邾國宋白曰濟州鄒平縣[illegible] 王曰。叟。叟[illegible] 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不遠千里言不以千里為遠也 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後戶豆翻 王曰。善。通鑑書此段前後書王因孟子之文也中間敘孟子答魏王之言獨改王曰君不與魏之稱王也

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樂音洛 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易乾卦文言 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易大傳之辭 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為知仁義之為利。不仁者不知也。夫音扶 故孟子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

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三十五年。齊王魏王會於徐州以相王。史記正義曰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於薛故曰徐州續漢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竹書合徐音舒相王者相立為王也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許慎曰屈宜臼楚大夫時在韓屈九勿翻 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夫音扶 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詘區勿翻徐廣曰時衰耗而作奢侈言國家多難而勢詘此時宜恤民之急而舉事反若有贏餘者失其所以為國之道矣時詘舉贏蓋古語也贏怡成翻 故曰不時。

越王無彊伐齊。越王句踐之後自句踐至王無彊凡六世句音鉤踐音慈演翻 齊王使人說之以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說式芮翻 越王遂伐楚。楚人大敗之。敗補邁翻 乘勝盡取吳故地。東至於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為王。或為

君濱於海上，（吳之故地，漢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臨淮等郡是也。越之初封，會稽其境，北至於禦兒，不能全有漢會稽一郡地。及其滅吳，始并有吳地。今楚取吳地，至於浙江，則禦兒亦入於楚矣。浙江有三源：發於太末者謂之穀水，今之衢港是也；發於烏傷者謂之吳甯溪，今之婺港是也；發於黟縣者，班志謂之漸江水，今之徽港是也。三水合爲浙江，東至錢唐入海。浙，折也，言水屈折於羣山之間也。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國於海上者，漢之甌越、閩越，越其後也。浙，之列翻。濱，音賓。會，古外翻。太末之太，孟康音闥。港，古項翻。婺，亡遇翻。歙，音伊。閩，眉巾翻。黟，音翳。）朝服於楚。（朝，直遙翻。）

三十六年，楚王伐齊，圍徐州。（徐，音舒。）韓高門成，昭侯薨，（卒如屈宜臼之言。臼，子佑翻。）子宣惠王立。（宣惠，諡也。）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說，式芮翻。姓譜：蘇，己姓，顓頊裔孫吳回生陸終，陸終生昆吾，封於蘇。至周蘇公。）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蔽，必袂翻。被，皮義翻。）且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燕南與趙接境，故戰於百里之內，言其近也。秦欲攻燕，自蒲津下兵，則爲趙所隔，故必踰上郡之西，出雲中、九原，然後至燕，故云戰於千里之外。）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夫，音扶。計無過於此者，言燕計之過無甚於此。）願大王與趙從親，（從，子容翻。）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此蘇秦爲燕王計，先定於胸中者。）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說，式芮翻。建國猶言立國也。）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傅，讀曰附。傅者，附著之也。）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中，竹仲翻。）臣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料，音聊，又如字。度，徒洛翻。）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鄉，讀曰嚮。）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衡，讀曰橫。說諸侯連橫事秦者，謂之衡人。）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與，讀曰預。）是以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恐，丘隴翻。愒，許葛翻，又呼葛翻。索隱曰：恐愒，謂相恐脅也。鄒氏愒音憩，義疏。）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以畔秦。（從，子容翻。畔，反也，反秦之所爲者謂之畔也。）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令，盧經翻，使也。相，息亮翻。班志：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北。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水經：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北，出山，過鄴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入於白溝。洹，音桓，又於元翻。慮，音廬。）通質，結盟，（質，音致。）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橈秦，（橈，奴教翻。廣韻曰：橈，弱也，音奴教翻，又音乃卯翻。）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從，子容翻。擯，必刃翻。班志：弘農縣，故秦函谷關，漢武帝徙關於新安縣。又顏師古曰：秦函谷關在弘農縣衡山，後移在河南穀成縣。師古曰：今桃林縣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餘跡焉。穀成即新安。杜佑曰：漢函谷關在今新安縣東北一里，其秦關在今靈寶縣。）肅侯大說，（宋白曰：肅侯名語。諡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說，讀曰悅。）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

會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爲此官，因號犀首，猶虎牙將軍之類。龍姓出於龍伯氏，或云出於御龍氏。班志上郡有雕陰道。括地志：雕陰故城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里。敗，補邁翻。將，即亮翻。）且欲東兵。（言引兵東下也。）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從，子容翻。）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蓋居於鬼谷，因以爲稱。隋志：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索隱曰：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以爲號。又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學縱橫之術；（縱，子容翻。橫，戶盲翻。從，同，子容翻。）蘇秦自以爲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儀怒，（怒，史記作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文穎曰：舍人，主廄內小吏官名也。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爲私屬官號。齎，則兮翻。）儀得見秦王，秦王說之，（說，讀曰悅。）以爲客卿。（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諸侯來者，其位爲卿，而以客禮待之也。）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敗，補邁翻。從，子容翻。）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爲，于僞翻。吾之爲，于僞翻。儀方出說六國以擯秦，說，式芮翻。）於是

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正義曰：欲放弩者皆坐，舉足踏弩，抹手引揍機，然後發之。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被，皮義翻。蹠，之石翻，踏也。史記作蹶。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韓之宜陽，西接境於秦，當函谷出兵之路；成皋，春秋鄭之制邑，亦曰虎牢，戰國時為鄭之屏蔽，皆韓之地。班志，宜陽屬弘農郡，成皋屬河南郡。今茲效之，明年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後，扶又翻。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市，買也，凡以物買賣貿易曰市。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illegible]進食[illegible]大乃出糞[illegible]韓之[illegible]制不在[illegible]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illegible]此本諸延篤註戰國策。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夫，音扶。挾，戶頰翻。為，于偽翻。韓王從其言。

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廡，[illegible]。曾，才登翻。芻，[illegible]牧，放牧也。言魏民居之稠，無可芻放牧之地也。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眾。輷，呼宏翻。殷，[illegible]。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量，呂張翻，量度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武士[illegible]若秦[illegible]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昭襄王[illegible]蒼頭[illegible]項羽傳有異軍蒼頭特起。奮擊[illegible]軍中[illegible]擊敵者[illegible]蘇林曰：取薪之卒曰廝。廝，音斯。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古者用車戰，戰國始用騎，兵車騎並用矣。乘，繩證翻。騎，奇寄翻。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三軍謂三晉之軍。高誘曰：五家，即五國。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者也。倍與背同，音蒲妹翻。倍之，背之也。班志：泰山在泰山郡博縣東北。水經：淇水自館陶東北過廣宗縣東，為清河，漢因置清河郡。清河又東過脩縣，與大河張甲故瀆合，又東過東光、南皮等縣，齊之北界也。又齊東北皆阻海，渤海郡亦其境也。師古曰：郡在渤海之濱，因以為名。賈度曰：絕，由膝以上曰涉。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度，徒洛翻。不下戶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說文曰：六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烏曹所作。楚辭：箟蔽象棊，有六簙。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蹹鞠，史記作蹋鞠，以皮為之，實之以毛，蹴蹋而戲。劉向曰：蹹鞠起於戰國之時，所以練武士，因嬉戲而講習之，或言黃帝所作。蹹，徒臘翻。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也。夫，音扶。為，于偽翻。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而戰句斷，勝下當有負字，[illegible]之誤。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折，常列翻。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水經註：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南至濟陰句陽縣為新溝，又東過濮陽縣東，又逕陽晉城南，蘇秦所謂衛陽晉之道也。史記正義曰：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班志：亢父縣屬東平國。又括地志：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亢，音抗，又音剛。父，音甫。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說文：軌，車轍也。顏師古曰：車併行為方軌。騎，奇寄翻。比，毗義翻，又如字。行，戶剛翻，列也。凡行列之行皆同音。併，讀曰並。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爾雅翼：狼猛而敏，能自顧其後，蓋狼行而屢顧，恐人掎其後故也。掎，居綺翻。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恫，他紅翻，恐懼貌。高誘曰：虛喝，喘息懼貌。劉氏曰：秦自疑懼，虛作恐喝之辭以脅韓、魏也。史記正義曰：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虛作喝罵驕溢矜誇而不敢進伐齊也。喝，呼葛翻，亦作猲，音同。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夫，音扶。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少，始紹翻。乃西南說楚

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楚在齊之西南，故以蘇秦自齊而西南，詣楚。說，式芮翻。乘，繩證翻。騎，奇寄翻。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從，子容翻。臣請令山東之國令，盧經翻；使也。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從，子容翻。衡，讀曰橫。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長，知丈翻。并相六國。相，息亮翻。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康曰：輜，載物車也，行者之資也。續曰：輜重，輜書曰輜軿，持翻，庫車也。重，直用翻。考異曰：史記蘇秦傳，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又云：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齊、魏伐趙，取從約止在明年耳。秦本紀，惠文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後二年事耳，烏在其不闚函谷十五年乎！此出於遊談之士誇大蘇秦而云爾，今不取。

齊威王薨，子宣王辟彊立。知成侯賣田忌，事見上二十八年。乃召而復之。燕文公薨，子易王立。諡法：好更改舊曰易。燕，因肩翻。易，音如字。更，工衡翻。衛成侯薨，子平侯立。諡法：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又曰：惠無內德曰平。

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敗，補邁翻。從，子容翻。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齊、魏之師乃去。魏以陰晉為和於秦，實華陰。班志：華陰，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屬京兆。以其地在華山之陰也。宋白曰：華陰分秦、晉之境，為晉之西則曰陰晉，為秦之東則曰寧秦。華，戶化翻。齊王伐燕，取十城，已而復歸之。

三十九年，秦伐魏，圍焦、曲沃。班志：弘農郡陝縣有焦城，左傳所謂晉與秦焦瑕者也。括地志：焦在陝城東百步，曲沃在陝西南三十二里，因曲沃水為名。酈道元曰：案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守桃林之塞，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為積古之傳。宋白曰：焦，古焦國。括地志：焦城在陝城東北百步，因焦水為名，周同姓所封。魏入少梁、河西地於秦。少，詩照翻。二十九年，魏已使使獻河西於秦以和，今乃入其地。

四十年，秦伐魏，度河，取汾陰、皮氏，班志：汾陰縣屬河東郡，皮氏縣故耿國，晉獻公以封趙夙者也，亦屬河東郡。括地志：汾陰故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八十步。拔焦。楚威王薨，子懷王槐立。諡法：慈仁短折曰懷。又：懷，思也。槐，乎乖翻，又乎瑰翻。折，而設翻。宋公剔成之弟偃襲攻剔成，剔成奔齊，偃自立為君。剔，他歷翻。

四十一年，秦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史記正義曰：蒲陽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帥，讀曰率。張儀言於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質，音致。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說，式芮翻。括地志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魏秦之上郡地也。史記正義曰：按鄜、坊、丹、延等州北至固陽，盡上郡地。魏築長城界秦，自華州鄭縣濱洛至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即東北至勝州固陽縣，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之與魏者小，魏之謝秦者大。史言張儀為秦計者甚巧。張儀歸而相秦。相，息亮翻。

四十二年，秦縣義渠，以其君為臣。義渠，西戎國名，秦取之以為縣。班志：義渠道屬北地郡。括地志：寧、慶、原三州，秦之北地郡也。秦歸焦、曲沃於魏。既取而復歸之，秦之於魏，若玩弄嬰兒於掌股之上耳。

四十三年，趙肅侯薨，索隱曰：肅侯名語。子武靈王立，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先問先君貴臣肥義，加其秩。索隱曰：武靈王名雍。姓譜：肥姓，肥子之後，以國為姓。

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衛平侯薨，子嗣君立。嗣，祥吏翻。衛有胥靡亡之魏，漢書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謂罪不至於朴刑者，令衣褐帶索，相隨以執役。宋元晦曰：胥靡者，連鎖役作也。胥，新於翻。靡，母被翻。因為魏王之后治病。為，于偽翻。治，直之翻。嗣君聞之，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魏不與，乃以左氏易之。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夫，音扶。下同。嗣君曰：非子所知也。夫治無小，亂無大。治，直吏翻。灋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灋立，誅必，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人主之欲，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此舉申韓者之說耳。

四十五年。秦張儀帥師伐魏，取陝。班志：陝縣屬弘農郡，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周召分陝而治，即此陝也。帥，讀曰率。陝，失冉翻。召，讀曰邵。 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易王知之。蘇秦恐，乃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易王許之。燕，因肩翻。易，音如字。說，式芮翻。諡法：好更改舊曰易。註：變故改常。 乃僞得罪於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爲客卿。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爲燕。說，式芮翻。爲，于僞翻。爲後齊大夫殺蘇秦張本。

四十六年。秦張儀及齊、楚之相會齧桑。相，悉亮翻。服虔曰：齧桑，翟地。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裴駰曰：晉地。索隱曰：衛地。余按漢武帝瓠子歌曰：齧桑浮兮淮泗滿。及塞決河，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後漢王梁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齧桑。則徐說爲近之。齧，五結翻。 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趙武靈王之不肯稱王，非守君臣之分，居之以謙也，將求其所大欲而力未能稱心也。處，昌呂翻。令，力丁翻，使也；又力正翻，命令也。分，扶問翻。稱，尺證翻。

四十七年。秦張儀自齧桑還而免相，相魏。齧，魚結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免相，免秦相而相魏。相，息亮翻。 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令，力丁翻。此曲沃在河東，晉桓叔所封之邑，漢武帝改名聞喜。史記正義曰：絳州桐鄉縣，晉曲沃邑。十二州志：古平周邑在汾州介休縣西四十里。 復陰厚張儀益甚。

四十八年。王崩，子慎靚王定立。靚，疾正翻。 燕易王薨，子噲立。燕，因肩翻。易，音如字。噲，古夬翻。 齊王封田嬰於薛，班志：薛縣屬魯國。夏奚仲之國，後遷於邳，仲虺居之。括地志：故薛城在今徐州滕縣界。史記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 號曰靖郭君。杜佑曰：戰國之際，秦、項之間，權設班寵，有加賜邑封君者，蓋假其位號，或空受其爵，如靖郭、武安之類是也。至漢尤多，蓋在封爵之外，別加美號。史記列傳云：嬰諡爲靖郭君。索隱曰：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有靖郭侯。 靖郭君言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註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正義云：案太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二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云五大夫。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與國事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主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余謂此所謂五官，蓋亦言典事五大夫也。數，所角翻。 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專齊之權。

靖郭君欲城薛，客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夫，音扶。 君長有齊，奚以薛爲！苟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庸足恃乎！隆，高也。 乃不果城。

靖郭君有子四十人，其賤妾之子曰文。文通儻饒智略，通，達也。儻，倜儻，卓異也。饒，多也。智略，言智略有餘也。 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說，式芮翻。 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譽，音余。 皆請靖郭君以文爲嗣。靖郭君卒，諡，祥吏翻。卒，子恤翻。 文嗣爲薛公，號曰孟嘗君。史記列傳曰：諡曰孟嘗君。索隱曰：號曰孟嘗君，曰諡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 孟嘗君招致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皆舍業厚遇之，舍業，爲之築舍，立居業也。 存救其親戚，食客常數千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由是孟嘗君之名重天下。

臣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爲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卦彖辭也。爲，于僞翻。 夫賢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頓，謂整頓。夫，音扶。 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彊足以結仁固義；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否，補美翻。 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姦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受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牀，登徒直送之，象牀，以象齒爲之。登徒，姓也；直，其名。遺，于季翻。 不欲行，謂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象牀之直千金，苟傷之毫髮，則賣妻子不足償也。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公孫戍許諾。公孫，姓，出於黃帝。名曰戍。劍，僕先人所以防衛非常也。戍，音恤。償，辰羊翻，報也。諾，奴各翻，以言許人曰諾。 入見孟嘗君曰：小國所以皆致相

印於君者以君能振達貧窮存亡繼絕故莫不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公孫戌趨去未至中閨閨消畦翻宮中小門曰閨上圜下方如圭故謂之閨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臣光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諼之心猶將用之諼許元翻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詩邶谷風之辭毛氏傳曰葑須也菲芴也鄭氏箋曰此二菜蔓菁與䔰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并棄其葉下體謂根莖也陸璣草木疏曰葑蕪菁也郭璞曰今菘菜陸德明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爾雅曰菲芴又曰菲息菜郭璞曰菲芴土瓜息菜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䔰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菲數尾翻芴蒲昧翻芴扶沸翻蔓謨官翻蕃方六翻孟嘗君有焉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問於繆留繆莫留翻姓也今靡幼翻又音穆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晉六卿智氏范氏中行氏趙氏韓氏魏氏也自晉文襄以來迭秉國政後皆覆大夫分晉國齊簡公使闞止爲政陳成子憚之已而陳常殺闞止弑簡公闞以邑爲氏蘇代曰魏相犀首必右韓而左魏相張儀必右秦而左魏蓋二相外各倚與國以爲重而內爭權所以魏日削也闞戶濫翻行戶剛翻恆戶登翻卒子恤翻相息亮翻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資治通鑑卷第二

資治通鑑卷第三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周紀三

起重光赤奮若盡昭陽大淵獻凡二十有三年 起辛丑盡癸亥也

愼靚王

諱定顯王之子也此複謚也以證法言之謚法敏以敬曰愼柔德安衆曰靖靚疾正翻

元年衛更貶號曰君 顯王二十三年衛已貶號曰侯介於秦魏之間國日以削弱因更貶其號曰君更居孟翻貶悲檢翻

二年秦伐韓取鄢 春秋晉敗楚師於鄢陵即此鄢也班志作傿陵屬潁川郡鄢音謁晚翻又於建翻師古音偃史記正義曰許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鄢陵故城 魏惠王薨子襄王立 索隱曰系本曰襄王名嗣今按系本即世本司馬貞避唐諱改世爲系 考異曰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六國表惠王元辛亥盡丙戌襄王元丁亥盡壬寅哀王元癸卯盡乙丑按杜預春秋後序云太康初汲縣有發舊冢者大得古書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裴駰魏世家註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必得其眞今從之 孟子入見而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入見賢遍翻語牛倨翻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卒七沒翻惡音烏何也 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 此一語魏襄王以問孟子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 此語亦襄王問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 夫音扶 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 孟子此言用周正也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槁音考乾枯也夏戶雅翻乾音干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沛普蓋翻浡音勃 其如是孰能禦之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 燕因肩翻註已見上宋白曰函谷關在弘農地理志註云謂道形如函孫卿子所謂秦有松柏之塞是也 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宋初稱王

四年秦敗韓師于脩魚斬首八萬級虜其將鯫申差于濁澤 敗補邁翻索隱曰脩魚地名鯫申差二將名索山客翻將即亮翻鯫音瘦又疏鳩翻濁澤年表作觀澤括地志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 諸侯振恐 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 刺七亦翻 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 戍春遇翻守從人從戈人荷戈所以戍也梁地南接楚西接韓東接齊北接趙 守亭障者不過十萬 說文亭民所安定也道路所舍也障堡障也隔也塞也所以隔塞敵人也 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於洹水之上結爲兄弟以相堅也 事見上卷顯王三十六年夫音扶從子容翻洹于元翻 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 從漢志卷縣屬河南郡酸棗縣屬陳留郡水經註河水逕卷縣北又東至酸棗延津二邑皆河津之要也卷逵員翻衍以善翻 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絶從道絶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 從道謂約從之路也從子容翻 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 人臣委身以事君身非我之有矣故於其乞退也謂之乞骸骨骸戶皆翻 魏王乃倍從約 倍蒲妹翻 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儀罷秦相相魏見上卷顯王四十七年相息亮翻 魯景公薨子平公旅立 諡法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

五年巴蜀相攻擊 巴春秋巴子之國蜀蠶叢魚鳧之後華陽國志曰昔蜀王封其弟於漢中號曰苴侯因命其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爲讎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巴求救於秦秦伐蜀蜀王敗死秦滅蜀因遂滅巴苴置巴蜀二郡史記正義曰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宋白曰巴子後理閬中楊雄蜀本紀曰蜀王本治廣都樊鄉徙居城都華戶化翻苴子余翻葭音家萌謨耕翻墊音疊閬音浪 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以爲道險陿難至 陿與狹同漢書趙充國傳註山陷而夾水曰陿 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決 說文猶玃屬居山中聞人聲豫登木無人乃下世謂不決曰猶豫一說隴西謂犬子爲猶犬隨人行忽先忽後故曰

（猶豫，又一說，猶，犬也，犬為人行，好先行却住，以俟其人，百步之間，如是者數四，先者豫也，遂曰猶豫。猶，夷周翻，又余救翻。豫，羊洳翻。為，于偽翻。好，呼到翻。）司馬錯請伐蜀。（史記：重黎之後，至周宣王時為程伯休父，為司馬氏。錯，七各翻，又七故翻。重，直龍翻。父，音甫。）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伊水、洛水、河水為三川。秦後置三川郡，漢改為河南郡。班志，新城縣屬河南郡。括地志，洛州伊闕縣，本漢新城縣，在州南七十里，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以臨二周之郊，（周分為東西，故曰二周。）據九鼎，（昔夏禹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寶之，以為三代共器。夏，戶雅翻。郟，音夾。鄏，音辱。）按圖籍，（圖籍，謂天下之圖籍，周官職方氏所掌是也。）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朝，直遙翻。周禮大宗伯註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人君昕日親政，貴早，聲轉為朝。猶朝，陟遙翻。）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翟與狄同。）司馬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欲王，于況翻，又如字。）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易，弋豉翻。）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夫，音扶。長，知丈翻。）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豺，徂齋翻。）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彼謂蜀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周室為天下所宗，故謂之宗室。）齊，韓之與國也；（與國，相親睦者謂之與國。）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并，必正翻。求解者，先與之構怨，而今求和解也。）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完，全也。言以兵伐蜀，十全必取也。）王從錯計，（錯，七各翻，又七故翻。）起兵伐蜀，十月取之，（取言易也。易，弋豉翻。）貶蜀王，更號為侯，（貶，悲檢翻。更，工衡翻。）而使陳莊相蜀。（相，息亮翻。）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蘇秦既死，（三年，蘇秦死於齊。）秦弟代、厲亦以遊說顯於諸侯。（說，式芮翻。）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因肩翻。相，息亮翻。使，疏吏翻。還，從宣翻。）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噲，苦夬翻。）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劉伯莊曰：鹿毛壽，人姓名。又曰潘壽。春秋後語作唐毛壽。徐廣曰：一作厝毛。如徐廣一作之說，當作厝。厝，音秦昔翻。清河有厝縣。）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屬，之欲翻。付也，託也。）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孟子曰：禹薦益於天，禹崩，天下之人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索隱曰：人猶臣也，謂以啓臣為益吏。索，山客翻。）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任，音壬。）傳之於益。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按或曰一段事，與竹書紀伊尹放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事，頗相類，古書雜記固多也。）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後漢書輿服志曰：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生，始有印綬以檢姦萌。周禮掌節有璽節，鄭氏註云：今之印章也。綬，組綬，古者佩玉以綬貫之。漢承秦制，乘輿璽綬，諸王以下，印以金銀銅為差，綬以赤紫青黑黃為差。印，信也，刻文合信也；綬，受也，轉相授受也。三百石吏銅印黑綬或黃綬。王制，諸侯大國之卿食祿以田計之，為二十二夫之入，戰國之卿食祿萬鍾，其階差不度甚矣。漢制，三公秩萬石，至於斗食佐吏，凡十八等，三百石吏第十等，奉月四十斛。綬，音受。璽，斯氏翻。組，祖五翻。乘，繩證翻。奉與俸同，音扶用翻。）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顧，反也。噲，苦夬翻。）國事皆決於子之。（為後燕亂張本。）

六年。王崩，子赧王延立。

赧王上

（劉伯莊曰：赧是慙恥之甚，輕微危弱，寄住東西，足為慙赧，故號之曰赧。諡法本無赧字也。赧，音奴版翻。）

元年。秦人侵義渠，得二十五城。（義渠，戎國名。按上卷，顯王四十二年，秦縣義渠，以其君為臣，是已得義渠矣。今又侵得二十五城，何也？蓋先此秦以義渠為縣，君為臣，雖臣屬於秦，義渠之國未滅也。秦稍蠶食，侵其地，今得二十五城。義渠之國，所餘無幾矣。蓋秦兼并諸侯，不盡其國不止也。左傳：有鍾鼓曰伐，無曰侵。穀梁傳：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

（室曰伐。無幾，居豈翻。傳，直戀翻。壞，音怪。）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續漢志：潁川郡潁陰縣有岸亭。註引徐廣云：岸亭即岸門。括地志：岸門在今許州長社縣東北二十八里，今名長武亭。敗，補邁翻。）韓太子倉入質于秦以和。（質，音致。）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令人謂太子曰：（令，盧經翻。）寡人聞太子將飭君臣之義，（飭，整也，脩也，治也。治，直之翻。飭君臣之義，言太子平將治子之僭王之罪也。明父子之位，言太子平當繼其父噲之位也。）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唯太子所以令之。（令，力政翻，命令也。請令也。）太子因要黨聚眾，（要，一遙翻。聚，結也。）使市被攻子之，不克。市被反攻太子，構難數月，（難，乃旦翻。數，所角翻。）死者數萬人，百姓恫恐。（恫，他紅翻，痛也。）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將，即亮翻，又音如字。[illegible]北地，齊之北境，[illegible]渤海之地，[illegible]翻，下同。[illegible]諭翻。）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醢，呼改翻，肉醬也。）遂殺燕王噲。（噲，苦夬翻。）齊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燕，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古者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車萬乘。七國[illegible]皆為萬乘之國。[illegible]）五旬而舉之，（十日為旬，五旬五十日。）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殃，於良翻，禍也。）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illegible]食，[illegible]漿，[illegible]翻。）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運，轉也。[illegible]）諸侯將謀救燕。齊王謂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書仲虺之[illegible]。詩[illegible]徯，[illegible]翻，待也。后，君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拯，上舉也，援也，救也，助也。音之凌翻。）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趙岐曰：係累，縛結也。累，力追翻。）毀其宗廟，遷其重器，（重器，國之寶鎮。）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齊并燕則地倍。其舊燕因肩翻。）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令，力政翻。趙岐曰：旄，老旄也。倪，弱小倪倪也。陸德明曰：倪謂繄倪，小兒也。記曲禮曰：八十九十曰耄。註云：耄，惛忘也。旄讀曰耄。倪，五兮翻。繄，烏雞翻。[illegible]同音，[illegible]五兮翻。）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齊王不聽。已而燕人叛。（是時燕人雖未立太子平，固已相帥叛齊矣。）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乃見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商，（古殷商通稱。商者以始封為國號，殷者以都亳為國號。按孟子，陳賈只云監殷。今通鑑云監商，避宋諱也。監，古銜翻。）管叔以商畔也。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畔，與叛同。與，讀曰歟，下同。）曰：不知也。陳賈曰：然則聖人亦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更，工衡翻，更改。）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地立。（湣，讀曰閔。）

二年，秦右更疾伐趙，（右更，秦爵第十四。師古曰：右更，中更，皆主領更卒，部其役使也。更，工衡翻。）拔藺，虜其將莊豹。（莊姓，有出於宋者，左傳所謂戴武莊之族是也；有出於楚者，楚莊王之後，莊蹻是也。齊之[illegible]莊豹[illegible]自出。）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從，子容翻。）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說，式芮翻。閉關者，古之列國各置關，[illegible]以告則行，理以節，逆之閉關[illegible]。絕其使不為通也。使，疏吏翻。）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於，如字。箕帚之妾，猶言備灑埽也。帚，止酉翻。埽[illegible]也。）秦楚嫁女娶婦，長為兄弟之國。楚王說而許之。（說，讀曰悅。）羣臣皆賀，陳軫獨弔。（陳，姓，出於舜。周武王封舜後於陳，子孫以國為氏。）王怒曰：寡人不興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

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夫音扶。發語辭。）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楚東北接齊。西北接秦。）兩國之兵必俱至。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毋音無。毋者禁止之辭。復扶又翻。）乃以相印授張儀。（相息亮翻。）厚賜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將即亮翻。周末官有將軍。秦漢因之。）張儀詳墮車。（詳讀曰佯。墮杜火翻。）不朝三月。（朝直遙翻。）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邪音耶。余遮翻。疑辭也。）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罵莫駕翻。）（[illegible]宋遺[illegible]符[illegible]宋。武王封微子於宋。子孫以國為氏。）齊王大怒。折節以事秦。（折而設翻。）齊秦之交合。（儀歸而詐以待齊秦之交合乃朝。）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朝直遙翻。使疏吏翻。）（東西曰廣。南北曰袤。廣古曠翻。袤音茂。）使者怒。還報楚王。（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力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償時亮翻。報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屈九勿翻。匄居太翻。帥讀曰率。）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長知丈翻。按史記樗里子傳。庶長章姓魏。）

三年春。秦師及楚戰于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南郡枝江縣有丹陽聚。[illegible]）（楚虜李熏實地紀勝曰。丹陽在今歸州秭歸縣東八里屈沱是也。余按楚遣屈匄伐秦。秦發兵逆擊之。枝江之丹陽則距鄧遠近。秭歸之丹陽則不當秦楚之路。索隱因下文遂取漢中郡。謂丹陽在漢中。皆非也。此丹陽謂丹水之陽。班志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至析入鈞。水其水蓋在弘農丹水析兩縣之間。武關之外也。秦楚交戰常在此水之陽。楚師既敗。秦師乘勝取上庸。路西入以收漢中。其地易[illegible]。屈九勿翻。[illegible]山客翻。冢知隴翻。易以豉翻。）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執珪。楚爵也。執珪而朝者也。）遂取漢中郡。（自河陽成固至新城上庸。時皆漢中郡之地。釋名曰。郡。羣也。人所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復扶又翻。）戰於藍田。（班志。藍田縣屬京兆。秦孝公置。史記正義曰。藍田縣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時楚襲秦深入。）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春秋鄧國之地。班志鄧縣屬南陽郡。杜預曰。潁川召陵縣西有鄧城。括地志曰。故鄧城在豫州郾陵縣東三十五里。所謂在古召陵西十里者也。召讀曰邵。）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於秦。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燕因肩翻。）昭王於破燕之後。（言燕國為齊所破亡之後也。）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臧文仲曰。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杜預曰。列國諸侯無凶則稱寡人。郭姓出於周之虢公。世亦謂虢公為郭公。隗五罪翻。少始紹翻。）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謂燕王噲破國之恥。噲苦夬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春秋以來。[illegible]有中涓。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中主知潔清灑掃之事。蓋親舊左右也。應劭曰。涓人如謁者。涓古玄翻。灑所賣翻。掃所報翻。又音如字。）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期讀曰朞。）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言燕王若加禮於郭隗。則四方之賢士聞之。將不以千里為遠而來。）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趣燕。（為于偽翻。趣七喻翻。）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劇竭戟翻。劇姓。辛名。劇姓莫知其所自出。班志北海郡有劇縣。蓋其後以縣為姓也。）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為燕用樂毅破齊張本。）

韓宣惠王薨。子襄王倉立。

四年。蜀相殺蜀侯。（相息亮翻。蜀相蓋陳莊也。）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武關。左傳之少習也。在漢弘農郡析縣西百七十里。道通南陽。晉太康地志曰。武關當冠軍西。括地志曰。武關在商州上洛縣東。武關之外蓋秦丹析商於之地。黔音琴。少始照翻。冠工玩翻。於音如字。）

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儀聞之，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楚王以詐張儀，故欲甘心焉。奈何行？張儀曰：秦彊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嬖，必計翻，又卑義翻。靳，居焮翻，姓也。靳尚得事幸姬鄭袖，鄭以國為氏。袖，戰國策作褏，古字也。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上庸，春秋庸國。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史記正義：上庸，今房州；宋白曰：今房州竹山縣古城，即漢上庸縣。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於楚王曰：臣各為其主耳。為，于偽翻。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說，式芮翻。夫，音扶。從，子容翻。格，當也。劉伯莊曰：格，谷額翻，其字宜從手；今從木者，字書格，擊也，鬭也，從木亦通。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治，直之翻。江水出蜀郡湔氐道之岷山，故謂之岷江。釋名曰：江，共也，小流入其中，所公共也。一日行五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史記正義曰：在峽州巴山縣界。扞，寒旦翻。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境，楚境也。扞關，楚之西境，從境以東，謂扞關以東也。黔中、巫郡非王之有。黔，巨今翻。班志，巫縣屬南郡。酈道元曰：縣故楚之巫郡。杜佑曰：今歸州巴東縣是也。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北地，楚北境之地，陳、蔡、汝、潁是也。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難，乃旦翻。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夫，音扶。為，于偽翻。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無相攻伐。令，力丁翻。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重，難也，以地為重，意難割棄之。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之，如也，自楚如韓也。韓有宜陽、成皋，南盡魯陽，皆山險之地。說，式芮翻。五穀所生，非菽而麥，菽，式竹翻，豆也。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見卒，見在之兵。見，賢遍翻。秦被甲百餘萬，

被，皮義翻。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冑，今謂之兜鍪。捐，與專翻，棄也。徒，徒行也。裼，音錫，袒也。趨，七喻翻。鍪，音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挾，戶頰翻。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孟賁、烏獲，古之勇士。賁，音奔。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三十斤為鈞。必無幸矣，言無幸而獲全之理。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下，遐稼翻。塞，悉則翻。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復，扶又翻。從人，合從之人。從，子容翻。說，式芮翻。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眾，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河外，秦畫以河東為河外，梁則以河西為河外，張儀以秦言之也。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朝，直遙翻。河間，趙地。漢文帝二年分為河間國。應劭曰：在兩河之間。唐為瀛州。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漢泰山城陽，齊南境之地也。悉趙兵度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博關在濟州西界之博陵。史記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清河，指博關，則漯河以南臨菑、即墨危矣。濟，子禮翻。漯，託合翻。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擯，必刃翻。事見上卷顯王三十六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春秋以來，列國交聘，行人率自稱其國曰敝邑。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懾，之涉翻，怖也，心伏也，失常也，失氣也。處，昌呂翻。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師古曰：督，視責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事見慎靚王五年。并漢中，事見上二年。包兩周，元年服韓、魏，則包兩周矣。守白馬之津。班志，白馬縣屬東郡。水經註：白馬津在白馬城之西北。白馬城，唐為滑州治所。開山圖曰：白馬山，山上常有白馬羣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後人因以名縣及津。按通鑑不語怪，今此註亦近於怪，姑以廣異聞耳。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

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敝敗惡也凋殫也半傷也敝甲凋兵謙其辭言軍於澠池則張其勢以臨趙矣康曰澠池趙邑余據趙與韓魏接境韓有野王上黨魏有河東河內而澠池則秦地也漢為縣屬弘農郡趙安能越韓魏而有之康說非是澠莫善翻又莫忍翻）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言欲自澠池北度河又自此東踰漳水而進據番吾此亦張儀勢以臨趙也番吾即漢常山郡之蒲吾縣也劉昭註曰史記番吾君杜預云晉之蒲邑也此說非括地志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音婆又音盤）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武王伐紂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紂帥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遂以勝殷殺紂張儀引以懼趙其有所侮而動亦已甚矣邯鄲趙都音寒丹）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使臣上疏吏翻）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齊東瀕于海海濱廣斥魚鹽所出也此時齊未嘗獻地于秦張儀駕說以恐動趙耳）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鬭（夫音扶斷丁管翻）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塞悉則翻）告齊使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邯鄲音寒丹）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史記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余謂此河外亦因趙而言之）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言秦約齊韓魏四分趙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為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當時趙於山東最強且主從約張儀說之亦費辭矣）張儀乃北之燕（燕因肩翻）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效河間以事秦（張儀自趙至燕借此氣勢而為是虛言以動燕耳朝直遙翻）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虞氏記曰趙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於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乃即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余謂此亦語怪酈道元為後魏書之耳宋白曰勝州榆林縣界有雲中古城趙武侯所築秦置雲中郡唐為單于都護府班志九原縣屬五原郡漢之五原即秦之九原郡也唐為豐州及勝等州之地宋白曰豐州治九原縣按雲中九原皆在燕之西秦自上郡朔方下兵則可至史記正義曰古雲中九原郡皆在勝州雲中郡故城在榆林東北四十里九原郡故城在勝州西界今連谷縣是下遐稼翻為于偽翻）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水經註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東逕關城西南即燕長城門也易水又歷長城而東過范陽容城安次泉州縣南而東入海）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長

無齊趙之患矣（以利動之）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常山即北嶽恒山也漢文帝諱恒改曰常山置常山郡班志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其尾則燕之西南界）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索隱曰武王名蕩）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說讀曰悅）及即位羣臣多毀短之（毀短皆毀而數其短也）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隙乞逆翻怨隙也釁隙也物之有釁者為有隙人之與人有怨者亦為有隙）皆畔衡復合從（衡讀曰橫從子容翻以此觀之此時六國之勢利在合從而從張儀連衡者畏秦而搖於儀之說耳）

五年張儀說秦武王曰為王計者東方有變（韓魏皆在秦之東說式芮翻）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齊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不肖謙言無所肖似也魏都大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言兵交不解各欲去而不能也）王以其間伐韓（間居莧翻間隙也又居閑翻中間也）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張儀欲傾周而為秦始謀以此說為主挾戶頰翻）王許之齊王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言勿以為患）請令齊罷兵（令盧經翻使也下同）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謂齊王曰（之往也如也不敢徑遣人使齊而往楚借使借使言借楚人以為使借子夜翻使疏吏翻）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何故楚使者曰張儀之去秦也固與秦王謀矣欲齊梁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罷讀曰疲）而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張儀相魏一歲卒（相息亮翻卒子恤翻）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縱子容翻）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說式芮翻）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姓譜曰周姓本自周平王子別封汝川人謂之周家因氏焉一云以赧王為秦所滅黜為庶人百姓稱為周家因氏焉余按商有太史周任謂為周姓所自出夫豈不可又赧王於時未滅不可謂周最出於赧王樓姓夏少康之裔周封為東樓公子孫因氏焉紛古曰紛紜與作貌又物多而亂貌勝音升赧奴版翻夏戶雅翻少始照翻裔苗裔）而儀

秦衍最著。（著，著顯於時。）孟子論之曰：或謂公孫衍、張儀豈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熄，滅也。火滅為熄，此言天下兵革之事熄滅也。）孟子曰：是惡足為大丈夫哉！（惡，音烏。）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詘，（詘，與屈同。）是之謂大丈夫。揚子法言曰：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夫，音扶。）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惡，烏路翻。）曰：孔子讀而儀、秦行，（謂讀孔子之言而行儀、秦之事。）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翰，侯旰翻，又侯安翻，羽翰。）然則子貢不為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太史公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溫公曰：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遊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公不加考訂，因而記之，揚子雲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也。說，式芮翻。）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說，式芮翻。）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宋咸曰：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跡。踐，慈演翻。）曰：昔在任人，帝而難之，（書舜典：而難任人。孔安國註云：任，佞也；難，拒也。言佞人則斥遠之。任，音壬。難，乃旦翻。）不以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秦王使甘茂誅蜀相莊。（四年，蜀相殺蜀侯，秦武王故誅之。史記莊作壯。秦紀案秦既得蜀，使陳莊相蜀，從莊為是。）

秦王、魏王會于臨晉。（班志：臨晉縣屬馮翊，故大荔也，秦取之，更名臨晉。應劭曰：臨晉水，故名。臣瓚曰：晉水在河之東，此縣在河之西，不得臨晉水，舊說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章懷太子賢曰：臨晉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余按唐書地理志，蒲州有臨晉縣，宋白曰：漢臨晉縣，在今臨晉縣東南十八里，故解城是也。後魏改為北解縣，周省，隋分猗氏縣置桑泉縣，唐天寶十二載改臨晉縣。天寶之改縣，必有所據。則應劭臨晉水之說，未可厚非，秦之臨晉在河西，臣瓚、章懷之說皆是也。更，工衡翻。應，乙陵翻。瓚，藏旱翻。朝，直遙翻。解，戶買翻。載，祖亥翻。）

趙武靈王納吳廣之女孟姚，（吳姓，以國為氏。）有寵，是為惠后，（孔穎達曰：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胤也。戰國諸侯僭王，亦稱其夫人為后。）生子何。（為立何而長子章爭國張本。長，知兩翻。）

六年，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為右丞相。（應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樗里疾，秦惠王之弟也。高誘曰：疾居渭南之陰鄉，其里有大樗樹，故號樗里子。相，息亮翻。樗，丑於翻。誘，羊久翻。）

七年，秦、魏會于應。（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註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余按襄陽無城父縣，後漢志潁川父城縣西南有應鄉，古應國也。括地志曰：故應城因應山為名，古之應國，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應，乙陵翻。邘，音于。）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令，盧經翻，使也。向，式讓翻，姓也。姓譜：向姓本自宋文公枝子向父盻，盻孫戌以王父字為氏。余按左傳向戌本出於宋桓公。孟子：為齊宣王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趙岐註曰：輔行，副使也。盻，音係。戌，音恤。傳，直戀翻。使，疏吏翻。）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柳宗元曰：地長隆然而起，夷之而益高者為息壤。異書有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意者此所謂息壤歟？蓋以地長得名。長，知兩翻。）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杜佑曰：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趙鞅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于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漢官儀曰：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泰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夏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會計，因名會稽是也。令，力正翻。會，古外翻。）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倍，與背同，音蒲妹翻。數，險謂函谷及二崤之險。）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參，所金翻，音七南翻。）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杼，直呂翻。說文曰：杼，機之持緯者。蓋今所謂梭。梭，蘇禾翻。）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事見一卷威烈王二十三年。令，音盧經翻。將，即亮翻。）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謗，訕也，毀也。篋，竹笥也，音古頰翻。）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稽首，首至地也。稽，音啟。）今臣羈旅之臣也，（甘茂，楚下蔡人，故云然。羈，居宜翻，寄也。旅，客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樗，丑於翻。奭，施隻翻。挾，戶頰翻。）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公仲侈，韓相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長，知丈翻。帥，讀曰率。）

八年，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徵前盟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佐，助也。）斬首六萬，遂拔宜

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請平猶請和也。秦武王好以
力戲。好呼到翻。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烏姓也春秋時齊有大夫烏枝
鳴姓譜孟姓魯桓公之子仲孫之胄仲孫爲三桓之孟故曰孟氏任音壬說讀曰悅。八月王與孟說舉鼎。
絕脈而薨。脈莫獲翻脈者係絡臟腑其血理分行於支體之間人舉重而力不能勝故脈絕而死按史記甘茂傳云武王
至周而卒于周蓋舉鼎者舉九鼎也世家以爲龍文赤鼎史記脈作臏。族孟說。族者誅夷其族。武王無子。
異母弟稷爲質於燕。質音致燕因肩翻。國人逆而立之。逆迎也。是
爲昭襄王。昭襄王母羋八子。羋楚姓也漢因秦制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美人爵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羋亡氏翻。楚女也。實宣太后。
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略地之師速而疾杜預曰略者總攝巡行之名也。至房
子。班志房子縣屬常山郡史記正義曰房子今趙州縣宋白曰天寶元年改曰臨城。遂至代。北至無窮。
自代北出塞外大漠數千里故曰無窮戰國策武靈王曰昔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西
至河。登黃華之上。史記正義曰黃華蓋黃河側之山名。與肥義謀胡服騎
射以教百姓。騎奇寄翻。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
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
成稱疾不朝。朝直遙翻。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親謂父母。國聽
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己
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令力政翻。明
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德欲其下及故先論於賤卑賤者感其德則德廣所
及可知矣法行自貴近始故先信於貴貴近者奉法則法之必行可知矣。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
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稽音啓。臣聞中國者。
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
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則法也舍讀曰捨襲重衣
也。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孰圖之也。孰古熟字通。使者
以報。王自往請之。使疏吏翻。曰吾國東有齊中山。按趙都邯鄲東接於
齊中山在其東北故史記趙世家載武靈王之言曰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蓋河薄落之水在趙之東與齊中山同此地
險也。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史記正義曰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之地。

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班志雁門郡有樓煩縣應劭注云故樓煩胡地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藺等七國時趙邊也與秦隔河晉洺潞澤等
州皆七國時韓地趙之西邊也燕因肩翻。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騎奇寄翻。
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先悉薦翻累力追翻。
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鄗趙邑漢光武改爲
高邑隋唐爲柏鄉縣地唐屬趙州鄗呼各翻幾居衣翻。先君醜之。以爲趙國之醜。故寡人變服
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難乃旦翻。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
國之俗。惡變服之名。惡烏路翻。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
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朝直遙翻。於
是始出胡服令。令力政翻。而招騎射焉。
九年。秦昭王使向壽平宜陽。平正也和也正宜陽之疆界而和其民人也向式亮翻。
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
韓。史記正義曰武遂本屬韓近平陽楚世家云韓先王之墓在平陽武遂去之七十里去年秦拔宜陽因涉河城武遂今復歸之韓復
音如字。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式亮翻。由此怨讒甘茂。茂
懼。輟伐魏蒲阪。亡去。班志蒲阪縣屬河東郡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阪因加阪云括地志蒲阪
故城在蒲州河東縣南五里阪音反。樗里子與魏講而罷兵。講和也。甘茂奔齊。
趙王略中山地。至寧葭。水經注衡漳水東北歷下博城西又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又東引葭
水注之葭音加。西略胡地。至榆中。水經注諸次之水出上郡諸次山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
書所謂榆溪舊塞者自漢西去榆柳之藪緣歷沙陵屆龜茲縣西出故云廣長榆也王恢曰樹榆爲塞謂此蘇林以爲榆中在上郡非
也按始皇本紀西北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然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陰山在朔方東以此推之不得在上郡余謂蘇林
之說固未爲盡而道元所謂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亦非也據衛青取河南地案榆溪舊塞正在唐勝二州界其西則接古上郡之
境況諸次之水出上郡逕榆林塞入河則榆中在上郡之東明矣諸次水無西流至金城榆中之理更考其故道元特以班志金城郡有榆
中縣遂牽合以爲說不知此一節之誤尤甚於蘇林也史記正義曰榆中勝州北河北岸也杜佑曰勝州榆林郡南即秦榆林塞。林
胡王獻馬。如淳曰林胡即儋林余謂此胡種落依阻林澤因曰林胡儋都甘翻種章勇翻。歸使樓緩
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歸謂趙王自略中山歸也仇姓也春秋時宋有大夫仇牧液音亦之
往也如也賁音奔康曰離之父翦之子余按離父翦子秦將也此王賁乃趙人康說非是將即亮翻。富丁之魏。富姓也春
秋時周有大夫富辰。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相息亮翻致者使之至。

楚王與齊韓合從。楚與齊韓合從，尋卽倍之，適足致齊韓之兵耳。從，子容翻。

十年。彗星見。彗星，世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主掃除除舊布新。唐史臣曰：彗體無光，傅日以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爲災。又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非常惡氣之所生，災甚於彗。天文書謂五星之精爲妖，歲星流爲蒼彗，熒惑爲赤彗，填星爲黃彗，太白辰星變爲白彗黑彗。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見，賢遍翻。孛，蒲內翻。妖，於遙翻。填，讀曰鎭。　趙王伐中山，取丹丘、爽陽、鴻之塞，又取鄗、石邑、封龍、東垣。史記正義曰：丹丘，邢州縣。余按隋唐志，邢州有內丘縣，漢之中丘縣也。宋書有丹丘，不知其何據。爽陽、鴻之塞，史記作華陽、鴻之塞。括地志曰：北岳別名曰華陽臺，卽常山也，在定州恆陽縣北百四十里。徐廣曰：鴻上，故關，今名汝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又有鴻上水，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恆山，皆在定州界。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括地志：石邑故城在恆州鹿泉縣南三十五里。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恆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蓋因山爲名。洪氏隸釋載後漢所立白石神君碑云：常山國元氏縣界有封龍山。東垣，卽漢眞定國之眞定縣，漢高帝更名。史記正義曰：趙之東垣，在恆州眞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鄗，呼各翻。垣，于元翻。華，戶化翻。恆，戶登翻。陘，音刑。更，工衡翻。　中山獻四邑以和。　秦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冄，同父弟曰華陽君芈戎，王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魏冄最賢。秦封穰侯於陶，陶卽范蠡所居陶邑。孟康曰：陶卽定陶。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下云封於穰，寘陶。穰縣屬南陽郡，去定陶差遠。水經註曰：穰侯封於穰，益封於陶，其免相也，出之陶而卒。陶有穰侯冢。穰，音人羊翻。華陽，卽武王歸馬之地。水經註：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水東北歷陽華之山，卽華陽也。華，音戶化翻。芈，眉婢翻。相，息亮翻。卒，子恤翻。冢，知隴翻。班志，高陵縣屬馮翊，涇陽縣屬安定。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封涇陽君之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也。宋白曰：雍州涇陽本秦舊縣，與杜佑同。索隱曰：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索，山客翻。悝，苦回翻。　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薨，諸弟爭立，唯魏冄力能立昭王。惠王卽惠文王；昭王卽昭襄王。昭王卽位，以魏冄爲將軍，衞咸陽。是歲，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謀作亂，長，知丈翻。魏冄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惠文后，昭王嫡母也。死於正命曰良死。悼武王后出居于魏。悼武王后，卽秦武王后，昭王嫂也。　王兄弟不善者，魏冄皆滅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冄爲政，威震秦國。少，詩照翻。治，直之翻。爲范雎奪魏冄張本。

十一年，秦王、楚王盟於黃棘。史記正義曰：黃棘蓋在房、襄二州。余按班志，南陽郡有棘陽縣。應劭曰：縣在棘水之陽。　秦復與楚上庸。三年，秦敗楚師，虜屈匄，取楚上庸。

十二年。彗星見。彗，祥歲翻，又徐醉翻。見，賢遍翻。　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晉陽，按史記世家作陽晉。其地當在蒲阪之東，風陵之西，大河之陽，且本晉地也，故謂之陽晉。蘇秦所謂衞陽晉之道，蓋以魏境有陽晉，故在衞境者稱衞陽晉以別之。括地志曰：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水經注：汗函谷關直北隔河有崇阜，巍然獨秀，世謂之風陵。道元所謂函谷，則潼關也。史記正義曰：封陵在蒲州。唐志，河中府河東縣南有風陵關。今若據括地志，則晉陽亦通。　又取韓武遂。九年，秦歸韓武遂。　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九年，楚與齊韓合從。蓋卽負之也。從，子容翻。　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爲質於秦以請救。質，音致。　秦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

十三年，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于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阪。阪，音反。去年秦取魏蒲阪。　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鬭者，太子殺之亡歸。楚太子質秦而亡歸，復質於齊，秦以爲言而誘留其父，齊乘其父出而要之以利。

十四年，日有食之，既。　秦人取韓穰。班志，穰縣屬南陽郡，以時考之，當屬楚。然韓得潁川之地，與南陽接境，七國兵爭，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或者此時穰屬韓歟。穰，人羊翻。　蜀守煇叛，秦司馬錯往誅之。蜀守，蜀郡守也。史記秦紀作蜀侯煇。華陽國志曰：秦封王子煇爲蜀侯，蜀侯祭祀，胙於王，後母疾之，加毒以進，王大怒，使司馬錯賜煇劍。守，音狩。煇，索隱音暉。　秦庶長奐會韓、魏、齊兵伐楚，倚楚太子亡歸之怨。長，知丈翻。敗其師於重丘，唐，姓，本於唐堯。春秋之時有二重丘：衞孫蒯飲馬於重丘，杜預曰：曹邑；諸侯同盟于重丘，杜預曰：齊地。時楚之境皆不至此。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荊，荊使唐蔑將兵應之，夾泚而軍，章子夜襲之，斬蔑於是水之上。水經註曰：泚水又西，澳水注之，水北出茈丘山，南入于泚水。意者重丘卽茈丘也。敗，補邁翻。將，卽亮翻。昧，荀子作蔑，楊倞註曰：蔑、昧同，語音相近，當音末。索隱音莫葛翻。重，直龍翻。茈，才支翻。殺其將唐昧，遂取重丘。　趙王伐中山，中山君奔齊。

十五年，秦涇陽君爲質於齊。質，音致。　秦華陽君伐楚，大破楚師，斬首三萬，殺其將景缺，取楚襄城。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有西不羹，楚靈王所謂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是也。將，卽亮翻。陸德明曰：不羹，舊音郎，漢書地理志作更字。乘，繩證翻。　楚王恐，使太子爲質於齊以請平。爲楚懷王入秦而卒、齊留太子以要楚張本。　秦樗里疾卒，以趙人樓緩爲丞相。樗，丑居翻。相，息亮翻。　趙武靈王愛少子何，欲及其生而立之。少，詩照翻。及其生者，及其生而親見之。

十六年五月戊申，大朝東宮，朝，直遙翻。傳國於何。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廟見，始即位而見祖廟也。見，賢遍翻。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幷傅王。相國之官始此，秦漢因之。漢魏以降，其位望尊於丞相。相，息亮翻。武靈王自號主父。主父，言爲國之主之父也。一曰：言其子主國，而己則父也。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治，直之翻。將，即亮翻，又如字。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使，疏吏翻。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賓主相見交際之禮已，方怪其非人臣。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謂已脫身出秦關也。秦人大驚。齊王、魏王會于韓。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盟于黃棘，見上十一年。遺，于季翻。太子入質，至驩也。質，音致。見十二年。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見十三年。寡人誠不勝怒，勝，音升。使兵侵君王之邊。謂戰重丘，取襄城。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見十五年。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妻父曰婚，婿父曰姻。字書：婚，娶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婿家女之所因，故曰姻。字林：婚，婦家；姻，婿家。賈公彥曰：各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婚，婿之父曰姻。余按：張儀言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考之於史，自赧王四年至是年，秦楚未嘗嫁娶也。至十九年，楚懷王死於秦。至二十三年，楚襄王逆婦於秦，蓋先已約親，其後襄王始逆婦成婚姻。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令，力政翻。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患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睢，息遺翻，又七余翻。秦，虎狼也，有幷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之，與俱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朝，直遙翻。秦章臺宮在渭南。漢張敞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街在章臺下。據長安在渭南，以此言之，章臺宮在渭南明矣。瓚說是也。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要，一遙翻。彊，其良翻，又其兩翻。因不復許。秦人留之。復，扶又翻。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要，一遙翻。質，音致。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睢，息隨翻。倍，蒲妹翻。乃詐赴於齊。詐言楚王薨而請太子還王楚。齊湣王召羣臣謀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湣，讀曰閔。楚滅陳、蔡，封畛於汝，滅越，取吳故地，幷有古徐夷之地，皆在淮北，即楚所謂下東國。齊相曰：不可。郢中立王，郢，楚都。班志：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秦拔之，東徙壽春，亦名曰郢。水經：江水東逕江陵縣故城南。又東逕郢城南。註云：今江陵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郢城，即子囊遺言所城者。劉昫曰：故楚都之郢城，今江陵縣北十五里紀南城是也。相，息亮翻。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質，音致。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市，謂相要以利，如市道也。予，讀曰與。爲，于僞翻。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三國，謂齊、韓、魏。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卒，子恤翻。楚人立之。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請孟嘗君。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爲丞相。質，音致。

十七年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先、後，皆去聲。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爲相，因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狐白裘，謂狐掖之皮爲之。所謂千金之裘，非一狐之掖者也。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爲狗盜者，入秦藏中，物之所藏曰藏，音徂浪翻。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爲之言於王而遣之。爲，于僞翻。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尚蚤，蚤，古早字通。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楚人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楚，斬首五萬，

取十六城。趙王封其弟為平原君。班志平原縣屬平原郡勝封於東武城號平原君非封於平原也東武城屬清河郡杜佑曰今貝州武城縣是也蓋定襄有武城時同屬趙故此加東也 平原君好士。好呼到翻 食客嘗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為堅白同異之辯。漢書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註云趙人師古曰即為堅白同異之辯者成玄英莊子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謂守白也言堅執其說如墨子墨守之義自堅白之論起辯者互執是非不勝異說公孫龍能合衆異而為同故謂之同異史記註曰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極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曰黃所以為不堅白所以為不利二說未知孰是淬取內翻 平原君客之。孔穿自魯適趙，按孔叢子孔穿孔子之後孫僞曰孔姓殷湯之後本自帝嚳元妃簡狄吞乙卵生契賜姓子氏至湯以其祖感乙而生故名履字天乙後代以子加乙始為孔氏至宋孔父遭華督之難其子奔魯故孔子生於魯僞嘗古沃翻華戶化翻難乃旦翻 與公孫龍論臧三耳。三耳如莊子所載雞三足之說莊子疏謂數起於一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名雖立實無定體故雞可以為三足則兩耳三耳其說亦猶是耳一說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為三臧臧獲之臧奴婢也 龍甚辯析。辯別也析分也言分別其精微也 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子高孔穿字也復扶又翻 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毛晃曰疇昔昔也疇發語辭一說疇昔夕也 先生以為何如？對曰：然。幾能令臧三耳矣。毛晃曰然如也是也語決辭幾居依翻令力丁翻 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無以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易弋豉翻 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詘。鄒衍過趙，過古禾翻 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此亦莊子所謂狗非犬之說疏云狗之與犬一實兩名名實合則此為狗彼為犬名實離則狗異於犬又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犬也大指與白馬非馬之說同 鄒子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夫音扶別彼列翻索隱曰抒音墅抒者舒也又常恕翻康曰亦音舒 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與音如字又讀曰預 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辯以求是辯雖不勝而得其是是所謂得其所求也 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惇都昆翻迫也誑也雖何也 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索隱繳音皎糾繚康吉弔切非言其言戾紛然而爭欲人先屈務在人後方止也 不能無害君子。衍不為也。座皆稱善。言一座之人皆稱衍言為善 公孫龍由是遂絀。通鑑書此言小辯終不足破大道絀音敕律翻說文曰絀貶下也又讀與屈同

資治通鑑卷第三

資治通鑑卷第四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周紀四 起閼逢困敦，盡著雍困敦，凡二十五年。始甲子，終戊子。

赧王中

十八年，楚懷王亡歸。秦人覺之，遮楚道。遮其歸楚之路也。懷王從間道走趙。間，隙也；從空隙之路而行也。間，古莧翻。走，音奏；又音如字。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魯平公薨，子緡公賈立。世本緡作湣。

十九年，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喪，息郎翻。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齊、韓、魏、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括地志：鹽氏故城一名司鹽城，在蒲州安邑縣。掌鹽池之官，因稱鹽氏。徐廣曰：鹽，一作監。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十一年，秦取魏封陵，又取韓武遂，今皆歸之以和。趙主父行新地，趙新取中山之地也。行，下孟翻。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漢鴈門郡樓煩縣，樓煩胡所居地。西河，即漢西河郡之地。魏襄王薨，子昭王立。世本曰：昭王名遬。韓襄王薨，子釐王咎立。釐，讀曰僖。

二十年，秦尉錯伐魏襄城。尉，蓋國尉也。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以分地考之，潁不屬韓境，蓋魏與韓分有潁川之地，用兵爭疆場之間，朝韓暮魏，則此時襄城或爲魏土，容亦有之。場，音亦。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燕，因肩翻。班志，膚施縣屬上郡，唐屬延州，爲州治所。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酺，音蒲。說文曰：王德布，大飲酒也。師古曰：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師古所云，蓋漢法也。此言趙國內酺耳。赦者，宥有罪也。趙主父封其長子章於代，號曰安陽君。長，知丈翻。班志，代郡有東安陽縣。括地志：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安陽君素侈，心不服其弟。不服其弟爲王也。主父使田不禮相之。相，息亮翻。

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田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不顧其害，難必不久矣。夫，音扶。難，乃旦翻；下同。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何不稱疾毋出而傳政於公子成？毋爲禍梯，梯，猶階也，以木爲之，以升高者也。禍梯，猶言禍階也。梯，天黎翻。不亦可乎？」肥義曰：「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屬，之欲翻。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而，猶汝也。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記王命於籍也。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言已在前矣，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已，止也。言肥義之命止於今年也。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數見者，相與謀爲之備也。數，所角翻。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史記正義曰：信，音申；康曰：如字。「公子章與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爲暴，得主，謂章爲主父所憐也。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矯令，矯主父之令也。令，力正翻。擅，時戰翻。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出入不可以不備。言盜在主父左右，出入不可不備也。自今以來，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先，悉薦翻。信期曰：「善！」主父使惠文王朝羣臣而自從旁窺之，見其長子傫然也，朝，直遙翻。長，知丈翻。傫，倫追翻，懶懈貌。少子臨朝而長子朝之，故其貌如此。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詘，與屈同。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公子章於代，王，于況翻；又音如字。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史記正義曰：沙丘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余按沙丘臺，紂所作也。班志云：沙丘在鉅鹿郡鉅鹿縣東北七十里。異宮。異宮而處也。公子章、田不禮以其徒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高信以王與公子章之徒戰也。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趙都邯鄲，自邯鄲至也。邯鄲，音寒丹。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距，猶拒也。難，乃旦翻。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

相息亮翻班志涿郡有安平縣非趙地以公子成能平難而安國故以爲號李兌爲司寇司寇周六卿掌刑是時惠文王少少詩照翻成兌專政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主父開之謂開宮門內之也走音奏成兌因圍主父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夷誅也滅也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令力正翻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鷇而食之爾雅曰生哺鷇生噣雛釋云鳥子之異名也鳥子生而須母哺食者爲鷇謂燕雀之屬也生而能自啄食者爲雛謂雞雉之屬也探吐南翻鷇居候翻三月餘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長知丈翻吳娃謂吳廣之女孟姚也見上卷五年吳楚之間謂美女曰娃娃於佳翻爲不出者數歲爲于僞翻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何卽惠文王也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秦樓緩免相魏冉代之相息亮翻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於解敗補邁翻班志解縣屬河東郡宋白曰解縣地卽夏鳴條之野有鹽池之利後漢乾祐元年蒲帥李茂貞奏置解州師古曰解下買翻

二十二年韓公孫喜魏人伐秦魏書人其將微也將卽亮翻穰侯薦左更白起於秦王以代向壽將兵白姓也春秋之時秦有白乙丙穰人羊翻更工衡翻向式亮翻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爲國尉戰國之時有國尉有郡尉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敗補邁翻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飭恥力翻整也遺于季翻倍蒲妹翻得一樂戰樂音洛快意也言一戰以快其意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和親者結和以相親也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二十三年楚襄王迎婦於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謂楚懷王留死於秦而以困死秦王復遺襄王書以兵威劫之楚之不競也杜預曰競強也或曰競爭也言不能與秦爭也忍其父而婚其讎謂楚襄王父死於秦是仇讎之國也忍而與之婚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夫音扶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秦魏冉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爲丞相燭姓也左傳鄭有大夫燭之武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宛故申伯國班志宛縣屬南陽郡唐爲鄧州南陽縣宛於元翻秦燭壽免魏冉復爲丞相相息亮翻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又封公子市於宛公子悝於鄧悝苦回翻

二十五年魏入河東地四百里河東地盡安邑大陽蒲阪解縣瀕河之地阪音反解下買翻韓入武遂地二百里於秦武遂地十八年秦以予韓予讀曰與魏芒卯始以詐見重芒謨郎翻姓也卯其名

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大良造卽大上造之良者大上造秦十六爵軹音只軹縣班志屬河內郡唐爲孟州濟源縣

二十七年冬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爲東帝欲約與共伐趙蘇代自燕來使疏吏翻燕因肩翻齊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無後猶言未晚秦稱之天下惡之惡烏路翻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伐趙孰與伐桀宋利桀宋見下二十九年今王不如釋帝以收天下之望發兵以伐桀宋宋舉則楚趙梁衛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令盧經翻所謂以卑爲尊也古人有言曰自卑者人尊之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歸帝號而不稱也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姓譜曰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後因以爲氏古字呂脊骨之膂本作呂

秦王亦去帝復稱王去羌呂翻除也後以義推

秦攻趙拔杜陽徐廣曰杜一作梗按班志梗陽在太原郡榆次縣界杜陽縣屬扶風注云杜水南入渭詩曰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自邠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又二云扶風栒邑有豳鄉公劉所都豳則杜陽近栒邑接上郡北地之境趙地西至上郡膚施或者其時併有杜陽歟沮七余翻栒須倫翻豳彼貧翻

二十八年秦攻趙拔新垣曲陽 史記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四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的之處余按班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沇水所出東流爲濟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爲沇水注云濟水重源出溫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昔文公以信降原卽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如此則濟源去垣不遠矣意新垣卽河東之垣縣也以縣有舊垣謂其新邑又爲新垣也垣于元翻濟子禮翻沇以轉翻降戶江翻重直龍翻復扶又翻

二十九年秦司馬錯擊魏河內 漢河內郡卽魏河內之地秦幷屬河東郡孟子記梁惠王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蓋魏之有國河東河內自爲二郡也錯七各翻又千故翻 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 秦敗韓師於夏山 敗補邁翻夏戶雅翻 宋有雀生鸇於城之陬 鸇諸延翻劉向說苑作鷃守林曰鸇鷂屬陸佃埤雅曰鸇似鷂靑黃色燕頷句喙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陬子侯翻隅也句古侯翻 史占之 史太史之屬掌卜筮者 曰吉 凶人吉其凶 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 班志沛郡公丘縣古滕國水經注滕城在蕃縣西唐志滕縣屬徐州薛卽孟嘗君所封地蕃音皮又音如字 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與齊魏爲敵國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 敗補邁翻亟紀力翻射而亦翻 發以義推揭者擊也笞丑之翻 斬社稷而焚滅之 記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自漢以下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周禮注社稷土穀之神共讀曰恭 夏戶雅翻 以示威服鬼神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之人謂之桀宋 言其暴如桀也 齊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溫 溫周司寇蘇忿生之邑班志溫縣屬河內郡宋王至此而滅湣讀曰閔

三十年秦王會楚王於宛 宛於元翻 會趙王於中陽 班志中陽縣屬西河郡水經註文水又逕太原茲氏縣故城之東爲文湖又湖水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 秦蒙武擊齊拔九城 風俗通蒙東蒙主以蒙山爲氏 齊湣王既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幷二周爲天子狐咺正議斮之檀衢 狐姓也春秋之時晉有狐突狐毛狐偃父子左傳齊簡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檀衢其地爲通檀臺之衢路也爾雅四達謂之衢咺況晚翻又況遠翻斮側略翻斬也 陳舉直言殺之東閭 左傳晉圍齊門于東閭杜預注曰齊東門 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 燕因肩翻 乃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 毅魚旣翻自齊桓公霸天下國以彊大田氏繼其餘業 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 易以豉翻 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 使者上疏吏翻令力丁翻以利誘之曰嚪嚪徒濫翻誘羊久翻 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燕因肩翻

三十一年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 上將軍猶春秋之元帥帥所類翻 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 尉秦官也斯離其名或曰斯姓也離名也斯蜀之西南夷種遂以爲姓帥讀曰率 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幷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衆以拒之戰於濟西 相息亮翻將卽亮翻湣讀曰閔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又北過須昌縣穀城臨邑縣西又北過茌平陰城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皆齊地也濟西地在濟水之西濟子禮翻下同 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 秦韓與齊隔遠故先遣其師宋地近於魏故使略之河間近於趙故以方略部趙取之此其部分非人所能及也宋地齊滅宋所取之地 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而燕小 燕因肩翻劇竭戟翻 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 劇竭戟翻姓也 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爲名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 懟直類翻 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人果大亂失度 難慮謂難爲計慮也失度失其常度也 湣王出走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 燕因肩翻濟子禮翻勞力到翻 封樂毅爲昌國君 班志昌國縣屬齊郡封樂毅爲昌國君以其能昌大燕國也 遂使留

徇齊城之未下者。齊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辟讀曰避。共音供，又居用翻。齊王不遜，衛人侵之。齊王去奔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內，遂走莒。莒，春秋莒子之國，齊滅之。班志莒縣屬城陽國。國都也。宋白曰：周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茲輿於莒，始都計斤，城在今高密縣東南四十里，春秋時徙於莒。隱公二年莒人入向，註云：今城陽莒縣。自初封二十三君，為楚簡王所滅。漢為莒縣，城陽王所都。莒音居許翻。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索隱曰：淖，女教翻。康曰：竹角切，姓也。相，息亮翻。乃執湣王而數之，數其罪也。師古曰：數，所具翻。宋祁曰：所主翻。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漢置千乘郡，博昌縣屬焉。後漢更千乘郡為樂安國。十三州志曰：昌水其勢平，故曰博昌。唐志：千乘、博昌二縣皆屬青州。乘，繩證翻。雨，王遇翻。自上而下曰雨。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坼及泉，班志：嬴、博二縣屬泰山郡。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誡焉，誡與戒同。戒，警敕也。毛晃曰：警敕之辭曰誡。此言天地人皆以相警敕也。何得無誅！」遂弒王於鼓里。鼓里，莒中地名，近齊廟。

荀子論之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累，力偽翻，事相緣及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齊人謂極為綦，音其。下綦之同。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索，山客翻，求也。齊湣、宋獻是也。湣讀曰閔。宋獻，意即指宋康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苦結翻，提挈之；挈音苦結翻。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擽然，落石貌，言其持心持國，擽然如石之固。擽，歷各翻。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毛晃曰：然，如是也。帥群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帥讀曰率，首鄉，嚮翻；志者，心之所主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仰，魚兩翻，凡仰給、仰成之仰皆同音。是綦定也。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基，址也。為土立址曰基，為木立根本亦曰基。白，明也。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楊倞曰：略，有節奏也。刑賞已諾，信於天下矣，諾，人應聲也；信，人不疑而心孚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一遙翻，約也，勤也，求也。政令已陳，雖睹利敗，不欺其民；令，力正翻。約結已定，雖睹利敗，不欺其與。與，黨與也，即下文所謂與國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楊倞曰：此綦當作基。今謂此綦字從上註所謂齊人之言，其義亦通。明，顯也。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伯讀曰霸。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霸。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先的翻，分也，離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湣讀曰閔。薛公謂孟嘗君。孟嘗君卒，齊與諸侯共滅薛。卒，子恤翻。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引讀曰靷，音羊晉翻。丁度曰：靷，駕牛具，在胸曰靷，蓋駕馬亦用靷也。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史記：齊閔王十年，伐燕，取之；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二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三十八年，伐宋，滅之。通鑑據孟子以取燕事屬之齊宣王。敗，補邁翻。詘，讀曰屈，同音渠勿翻。燕，因肩翻。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槁，苦浩翻，槁，枯木也。振，擊也。振已枯之木，則枝葉摧落而本根撥矣。槁，苦皓翻，又音古老翻。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稽，考也，又計校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

樂毅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

（曰晝。齊西南近邑。音獲。宋隱曰音胡卦翻。括地志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澅水爲名也京相璠曰今臨淄有澅水西北入沛即班志所謂如水如時聲相似然則澅水即時水也余按後漢耿弇攻張步進軍畫中在臨淄西安二邑之間蠋班固古今人表作歜音觸據蠋字則當音蜀或音之欲翻康殊玉切通鑑以晝邑爲晝邑以孟子去齊宿於晝爲據也若以孟子爲據則晝讀如字。）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環據漢書音義音宦。）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燕因肩翻。更工衡翻。）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經縊也。頸居郢翻。頸頭莖也。自奮自奮起而還擗也。脰大透翻。頸也。）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斂力贍翻。後以義推。）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膠東漢爲五國水經膠水出琅邪黔陬縣膠山北過膠東下密又北過東萊當利縣入海膠水之東爲膠東國膠水之西爲膠西國東萊春秋萊子之國漢置東萊郡邪音耶。）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琅邪；（琅邪秦置爲郡其地東至海南距淮。）右軍循河、濟，屯阿、鄄以連魏師；（河濟注已見一卷安王十五年然酈道元注水經濟水自滎澤東流至濟陰乘氏縣西分爲二瀆其南瀆一爲荷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其北瀆東北流入於鉅野澤東北過東郡壽張縣西界北逕須昌穀城至臨邑縣四瀆津口與河水合此蓋言齊地在河濟之間者也參考上濟西注可見阿東阿鄄鄄城鄄音絹乘繩證翻荷音柯。）後軍旁北海以撫千乘；（旁步浪翻自臨淄東北至海北海地也漢置郡乘繩證翻。）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王蠋墓在晝。）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封爲君也。）有爵位於薊者百有餘人。（薊燕都也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唐爲幽州治所今爲燕京水經注薊城西北隅有薊丘故名燕因肩翻薊音計。）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秦王、魏王、韓王會於京師。

三十二年秦、趙會於穰。秦拔魏安城，（班志安城縣屬汝南郡司馬彪志作安城時魏地南至汝南秦自武關出兵攻拔之括地志安城在豫州汝陽縣東南十七里一曰在豫州吳房縣東南穰人羊翻。）兵至大梁而還。（還音旋。）

齊淖齒之亂，湣王子灋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淖女教翻。敫音皎。一音皎。師古曰古穆字今從之傭雇身爲人力作受雇翻。）太史敫女奇灋章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竊私也私竊之而不使人知衣於既翻食祥吏翻。）因與私通。王孫賈從湣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閭里門也。周禮二十五家爲閭。）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入市中呼曰：（呼火故翻叫號也號戶高翻。）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袒右肩也。）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欲立之。灋章懼其誅己，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爲齊王，保莒城以拒燕，（燕因肩翻。）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其時樂毅以燕中軍鎮臨淄灋章已立而保莒田單自安平保即墨奔敗之餘猶可置之不問灋章布告國中自言已立在莒可安坐而不問乎後人論樂毅以爲善藏其用吾未敢以爲然也。）

趙王得楚和氏璧。（楚人卞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王使玉人視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刖其左足及武王立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王又以爲誑而刖其右足及文王立和乃抱璞而泣於荊山之下王聞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因命曰和氏之璧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外圓象天內方象地。）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姓譜曰韓獻子玄孫曰康食采於藺因氏焉藺力刃翻。）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使秦負曲也。）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以詐紿秦王，復取璧，（償辰羊翻紿蕩亥翻欺也詐也。）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從才用翻間古莧翻。）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爲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爲上大夫。

衛嗣君薨，子懷君立。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弊者，（嗣祥吏翻好呼到翻令力正翻古者縣大夫至春秋時有邑大夫縣令起於戰國之時秦漢因之。）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爲神。又使人過關市，

賂之以金。此蓋賂掌關市之官。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戰國之時合為一官。量，音亮。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回遣，謂還其金也。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泄，姓也；與洩同。春秋時鄭有大夫洩駕，陳有大夫洩冶。如，亦姓也。張守節以如耳為魏大夫，姓名非也，蓋衛大夫。是時魏王有如姬。重，音輕重之重。乃貴薄疑以敵如耳。薄，姓也。風俗通，衛賢人薄疑。敵，當也。尊魏妃以偶泄姬。偶，匹也，對也。曰：以是相參也。參，三也，相參列也，間廁也。

荀子論之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斂，力驗翻。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史記正義曰：地理志，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余謂北平之石城，燕境也；相州之石城，魏境也；皆非趙地。此石城即漢西河之離石縣城，拓拔魏分西河置五城郡，又置石城縣，蓋此地是也。相，息亮翻。慮，音廬。燕，因肩翻。

秦穰侯復為丞相。穰，人羊翻。復，扶又翻。

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令尹，楚上卿，執其國之政，猶秦之丞相也。令，力正翻。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何不可圖？武公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言天下共宗周以為諸侯主。杜佑曰：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洛陽城東二十餘里故城是，周之下都也。晉帥諸侯城之以居敬王，至孝王封其弟桓公於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至孫惠公，乃封少子於鞏，號曰東周。王赧立，東西周分理，又徙都西周，則王城也。赧讀曰宰。少，始照翻。鞏，居勇翻。赧，奴版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弒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謂三代所傳之祭器，如九鼎之類是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夫，音扶。劉伯莊曰：虎之爪牙，如兵之利刃在身，其肉雖臊而人猶攻之者，以其皮之所在也。鹿之大者曰麋，麋無爪牙之利而肉可食，若更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於虎矣。臊，蘇遭翻。麋，武悲翻。更，古孟翻。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王。詘，讀曰屈。言屈其僭王之名也。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共，音如字。傳，直專翻。言三代之器傳於周，周亡則所傳之器將南歸於楚，天下將合兵至楚而共討其專也。

三十五年，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索隱曰：地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史記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里。康曰：本中山地，趙武靈王取之，其地在代。余考史以代光狼城聯而書之，康以為其地在代可也。又云本中山地，中山與代為兩國，代在山之陰，中山在山之陽，既云在代，不當又云本中山地。如康意，抑以為光狼本代地，趙襄子滅代，而中山侵有光狼地，武靈王既滅中山，始有光狼之地？白起自上黨出九原、雲中，下兵始能敗趙軍取光狼。史既不先序其兵行之路，後又無考光狼城之所，闕疑可也。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兵，扶風汧縣之西有大隴山，名隴坻，上者七日方越。自隴以西，本冀戎、邽戎、氐羌之地，秦累世擴拓，以其地置隴西郡。錯，七各翻，又倉故翻。汧，苦堅翻。邽，戶圭翻。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按秦兵時因蜀出巴郡、枳縣以攻拔楚之黔中。黔，音琴。

楚獻漢北及上庸地。漢北，謂漢水以北，宛、葉、樊、鄧、隨、唐之地。上庸，漢曹縣，新城、房陵郡之地。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史記正義曰：鄢、鄧二城並在襄州。括地志：故鄢城在襄州安養北三里，古鄢子之國。又按水經注，鄢城當在宜城南，有鄢水。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謂此。又而濟鄢，即其地。徐廣曰：西陵屬江夏。余謂西陵即夷陵。班志，夷陵縣屬南郡。水經，江水東逕夷陵縣，又東逕西陵峽。蓋縣城去峽不遠。夏，戶雅翻。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使使之使，疏吏翻。好，呼到翻。凡和好之好皆同音。漢志，澠池縣屬弘農郡。杜佑曰：澠池，二城即秦趙會處。宋白曰：在今縣西十三里。澠，莫兼翻，又莫忍翻。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姓譜：廉姓，顓帝曾孫大廉之後。頗，普河翻。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從，才用翻。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訣，音決，別也。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度，徒洛翻。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會於澠池，王與趙王飲。此句作秦王與趙王飲，文意乃明。酒酣，酣，戶甘翻，樂也，洽也。秦王請趙王鼓瑟。瑟，二十五絃，伏羲所作。史記曰：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止，破其瑟為二十五絃。趙人會瑟，故秦以瑟之聲色侮趙。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缶，瓦器。爾雅曰：盎謂之缶。莊子云：鼓盆而歌。楊惲曰：仰天拊缶而歌嗚嗚，秦聲也。說文曰：缶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劉昫曰：缶如足盆，古西戎之樂，秦俗因而用之，其形如覆盆，以四杖擊之。復，扶又翻，又音如字。缶，方九翻。惲，於粉翻。盛，時征翻。拊，芳甫翻。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

大王矣。言將殺秦王也。頸，居郢翻。濺，音箭，又子賤翻，汙灑也。汙，烏故翻。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靡，文彼翻。靡，偃也，不振之貌。王不懌，懌，悅也。不悅。為一擊缶。為，于偽翻。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藺，力刃翻。頗，普何翻。毛晃曰：人道尚右，故左右手之右以右為尊。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將，即亮翻。藺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宣言者，宣布其言於外也。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朝，直遙翻。毛晃曰：列，行次也，位序也。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匿，藏也，隱也。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若，猶如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此謂請秦王擊缶時也。相如雖駑，夫，音扶。駑，音奴，字林曰：駘也。駘，堂來翻。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先，悉薦翻。後，戶遘翻。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荊，所以笞罪，故負之以請罪。肉袒者，袒而露其肉。袒，丑之翻。遂為刎頸之交。刎，武粉翻。頸，居郢翻。言襟相契，雖刎斷其首無所悔也。崔鴻曰：言要齊生死，斷首無悔。

初，燕人攻安平，燕，因肩翻。班志：東安平縣屬淄川，司馬彪志屬北海郡。括地志：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酅邑。唐志：青州有安平縣，後省入博昌縣。按三十一年，樂毅入臨淄，以中軍據之。燕人攻安平，當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之間，故通鑑於是年以初字發之。酅，戶圭翻。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轊。掾，以絹翻，掌市官屬也。卷鐵以傅車轊，故謂之鐵籠。籠，盧東翻。傅，音附。轊，音衛，車軸頭謂之轊。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轊折車敗，為燕所擒。潰，戶對翻。潰，散也。折，食列翻。燕，因肩翻。獨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奔即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莒，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為將以拒燕。燕，因肩翻。將，即亮翻。

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令，力正翻。勿獲，勿禽之以為俘獲。賑，即忍翻，救也，恤也。毅欲懷柔二邑，使之自服，不及計其死守也。使即舊業，即，就也。以鎮新民。恐新民思為齊而反，則以此鎮之。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讓，責也。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遺，于季翻。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謂王噲讓國於子之，以至亡國殺身也。事見上卷慎靚王五年、今王元年。堪，勝也，任也。不能堪命者，言王噲命子之，子之不能勝王噲所命而任燕國之事也。噲，苦怪翻。靚，疾正翻。勝，音升。任，音壬。寡人統位，統，他綜翻。丁度曰：統，紀也，理也。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其有成功者，尚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夷，平也。為，于偽翻。報塞先仇，塞，悉則翻。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與燕並為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塞，悉則翻。燕，因肩翻。好，呼到翻。難，乃旦翻。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夏奚仲作車，至周而備其制。輿方象地，蓋圓象天，三十輻以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旂九斿七仞齊軫以象大火，鳥旟七斿五仞齊較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五仞齊肩以象參伐，龜蛇四斿四仞齊首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此諸侯以下所建者也。輅車之後又有屬車百兩，亦當時諸國之儀。乘馬，四馬也。孔穎達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車有兩輪，故車稱兩。乘，繩正翻。好，呼到翻。難，乃旦翻。屬，音蜀。兩，音亮。旂，渠希翻。斿，夷周翻，旒也。參，所今翻，列宿星名也。旐，音兆。遣國相奉而致之樂毅，立樂毅為齊王。相，息亮翻。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

之。昭王薨，惠王立。（頃之，言無幾何時。相，息亮翻。毅，魚旣翻。復，扶又翻。）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孫子五間：有反間。因其敵間而用之。又曰：敵間之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間，古莧翻。）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王，于況翻。又音如字。）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將，卽亮翻。燕，因肩翻。下同。騎，奇寄翻。康曰：騎劫，姓也。余謂騎劫時以能而將騎，以官稱，非姓也。毅，魚旣翻。）樂毅知王不善代之，（知王遣代，其意不善，將誅之也。）遂犇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燕，因肩翻。將，卽亮翻。惋，烏貫翻。）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鄉，讀曰嚮。）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田單恐衆心未一，故假神以令其衆。）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劓，魚器翻。割鼻也。）置之前行，（行，戶剛翻。）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降，戶江翻。）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掘，其月翻。冢，而隴翻。）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操，七刀翻。鍤，則洽翻，鍫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乘，登也。登城而守也。）遣使約降於燕。（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燕，因肩翻。）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鎰，弋質翻。遺，于季翻。令，盧經翻。懈，古隘翻。繒，慈陵翻，絹也。）畫以五采龍文，（畫，古畫字通。）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葦，于鬼翻，葭也。）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史記田單傳：壯士五千下，有人字。）牛尾熱，怒而犇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譟，先到翻，羣呼也。）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亡，逃亡也。北，奔北也。逃亡者，追之；奔北者，逐之。楊倞曰：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爲北。毛晃曰：人道面南，背北，北者，背也，故古以堂北爲背。背亦偝也。以敗走爲北者，取偝之而走耳。）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走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焉。（燕，因肩翻。爲，于僞翻。又音如字。）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齊以田單安國平難，又嘗保安平，故因以安平封之。）齊王以太史敫之女爲后，生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徐廣曰：敫，音躍。一音皎。師古曰：敫，古穆字。種，章勇翻。汙，烏故翻。凡染汙之汙，皆同音。）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趙王封樂毅於觀津，（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觀，工喚翻。）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捐，余專翻，棄也。）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遠迹，言自吳至郢，其道里甚遠，而行迹得至也。弗是，謂夫差弗以子胥之言爲是也。伍子胥，楚人也。楚平王信讒，殺其父兄，子胥奔吳。吳王闔閭信而用之，伐楚入郢。闔閭卒，夫差立，子胥屢諫，不聽，賜之屬鏤以死。子胥既死，夫差取其尸，盛之鴟夷，浮之江中。應劭曰：鴟夷，榼形也。以馬革爲之。韋昭曰：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郢，以井翻。說，式芮翻。夫，音扶。差，初加翻。鴟，丑之翻。沈，持林翻。量，力讓翻。闔，戶臘翻。卒，子恤翻。鏤，力俱翻，又力侯翻。盛，時征翻。榼，戶盍翻。）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夫，音扶。）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

所大恐也。（離，與罹同。墮，與隳同，音火規翻。後凡墮毀之墮皆同音。）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謂不敢與趙謀燕。）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不佞，猶言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數，所角翻。）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閒爲昌國君，（燕，因肩翻。索隱曰：閒音紀閑翻。）而樂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號曰望諸君。（望諸，澤名，本齊地。毅自齊奔趙，趙人以此號之，本其所從來也。卒，子恤翻。）

田單相齊，（相，息亮翻。）過淄水，（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淄縣，又東過利縣東，東北入於海。）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能行，田單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於人，（衣，於既翻。惡，烏路翻。施，式豉翻。後凡布施之施皆同音。）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巖下，殿巖之下也。昔舜游巖廊。）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稱寡人之意。（食，祥吏翻。稱，昌孕翻，愜也。後凡稱愜之稱皆同音。）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復，扶又翻。朝，陟遙翻，日又直遙翻，朝羣臣之日也。勞，力到翻。凡撫勞之勞皆同音。）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穀，如字，養也。收穀，收而養之也。）乃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之相與語者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田單任貂勃於王。（任，汝鴆翻，保也。今之任子，義亦如此。貂，丁聊翻。康曰：姓也。）王所有幸臣九人，欲傷安平君，（傷，謂毀也，害也，損也。）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軍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領也。）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月不反。（軍將，即亮翻。使，疏吏翻。觴之者，觴以禮之也。）九人之屬相與語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謂貂勃以安平君之重，楚王留而禮遇之也。夫，音扶。乘，繩證翻。）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異而上下無別，（別，彼列翻。）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翟，與狄同。）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爲，願王察之。異日，王曰：召相單而來。（異日，猶言他日也。相，息亮翻。）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徒跣，徒行而跣足也。跣，先典翻。不履而以足親地也。李巡曰：禮，裼脫衣袒肩見體曰肉袒。袒與袒同。裼，先的翻。）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之酒。酒酣，王曰：召相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酣，戶甘翻，酒樂也。應劭曰：洽也。稽，音啓。稽首，下首拜也。）曰：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呂尚釣於渭濱，周文王出獵，載與俱歸，曰：吾太公望子久矣，因號曰太公望。）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齊公子無知之亂，管夷吾奉公子糾奔魯，桓公爭國，子糾死，管仲囚，桓公釋其罪，任之以政，號曰仲父。姓譜：管姓，周文王子管叔之後。）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始，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襄王從湣王走莒。班志：莒縣屬城陽國，故云城陽之山中。湣讀曰閔。莒，許舉翻。）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人，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惴，之睡翻，危恐之貌。司馬，蓋指騎劫。）當是之時，舍城陽而自王，（舍，讀曰捨。王，於況翻。）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架木通路曰棧道。棧，士限翻；康士諫切，非。）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爲此也。王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其危矣。乃殺九子而逐

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邑，戰國策作掖邑。班志，掖縣屬東萊郡。掖，羊益翻。田單將攻狄，班志，狄縣屬千乘郡。後漢安帝改曰臨濟。徐廣曰：狄，今樂安臨濟縣也。史記正義曰：故狄城在淄州高苑縣西北。往見魯仲連。姓譜：魯以國爲姓。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卽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乘，繩證翻。燕，因肩翻。上，時掌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謠，今昭翻。徒歌曰謠。大冠，武冠也。脩劍拄頤，脩，長也。拄，冢庾翻。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蕢，蕢，其位翻。草器也。立則仗鍤，顏師古曰：仗，直亮翻。憑倚也。鍤，則洽翻。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毛晃曰：尚，庶幾也。言單於其時晝言曰今日之事尚庶幾焉。黨，類也。言戰有勝負，不死則降，將歸於何黨也。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此蓋言安平封邑金之以夜邑在安平東，淄水在安平西。夜邑有租賦之奉，淄上有游觀之樂，故魯仲連云然。燕，因肩翻。夜，讀曰掖，音羊益翻。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水經註：淄水自利縣東北流逕安平城北，又東逕廣饒縣與濁水會。濁水出廣縣冶嶺山，亦謂之澠水，又北與時澠之水會。時水出齊城西北，北會澠水。澠水出營城東，世謂之寒泉水，西逕樂安博昌縣與時水合。孔子謂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卽斯水也。騁，丑郢翻。騁，馳騖也。澠，時陵翻。淄，乃讀翻，又音秦。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樂，音洛。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志者，心之所主也。明日，乃厲氣循城，厲，嚴厲也，勉厲也，奮厲也，振厲也。是三者有修飭振起之意。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援，於元翻，引也。後以義推。枹，芳無翻，擊鼓杖。

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二十九年，書齊滅宋。先書宋滅薛，時孟嘗君已封於薛，宋所滅者，何薛邪？去，羌呂翻。孟嘗君奔魏，魏昭王以爲相，與諸侯共伐破齊。湣王死，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之連和。孟嘗君卒，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嗣，祥吏翻。

三十七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括地志：郢城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楚平王築都之地。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陳，卽古陳國。班志，陳縣屬淮陽國。註云：楚頃襄王自郢徙此。復，扶又翻。頃，音傾。秦以郢爲南郡，封白起爲武安君。班志，武安縣屬魏郡。戰國之君分封其臣，如平原、武安之類，非眞食其縣之入也。張守節曰：言能撫養軍士，戰必克，得百姓安集，故曰武安。

三十八年，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括地志：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二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按秦黔中郡地，非唐黔州地也。宋白曰：秦黔中郡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漢改黔中爲武陵郡，移理義陵，卽今辰州敘浦縣是。後漢移理臨沅，卽今朗州所理是。今辰州、敘州、溪州、施州是秦漢黔中郡之地。自永嘉之後，沒於蠻夷。元魏之後，圖記不傳。至後周保定四年，涪陵首領田思鶴歸化，初於其地立奉州，續改爲黔州。大業中，又改爲黔安郡。因周、隋州郡之名，遂與秦漢黔中郡交互難辨。今黔州及夷、費、思、播與秦漢黔中郡隔越峻嶺，以山川言之，炳然自分。黔，其今翻，又其炎翻。沅，音元。敘，音敘。澧，里弟翻。獠，魯皓翻。涪，音浮。互與互同。費，兵媚翻。以水名。魏昭王薨，子安釐王立。世本曰：安釐王名圉。釐，讀曰僖。

三十九年，秦武安君伐魏，拔兩城。楚王收東地兵，東地，蓋楚之東境，淮、汝之地也。得十餘萬，復西取江南十五邑。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魏安釐王封其弟無忌爲信陵君。宋白曰：信陵君邑於甯，今宋州甯陵縣古甯城也。

四十年，秦相國穰侯伐魏。韓暴鳶救魏，暴，白報翻，姓也。周有暴辛公，其後遂以爲氏。鳶，以專翻，名也。穰侯大破之，穰，人羊翻。斬首四萬。暴鳶走開封。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賢曰：開封故城在今汴城南。宋白曰：今汴州開封縣南五十里開封故城，是漢理所。汴，皮變翻。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北宅，卽宅陽。復，扶又翻。芒，莫郎翻。魏人割溫以和。溫縣，卽春秋溫邑，隋、唐屬孟州。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從，子容翻。穰，人羊翻。魯湣公薨，子頃公讎立。湣，讀曰閔。頃，音傾。諡法：甄心動懼曰頃，敏以敬慎曰頃。

四十二年，趙人、魏人伐韓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山名，在河南密縣。括地志：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水經註：黃水出新鄭縣太山黃泉，東南流逕華城西。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也。華，戶化翻。韓

人告急於秦。秦王弗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相息亮翻 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如秦，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謂從趙魏也 以未急，故復來耳。復扶又翻 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姓譜舜後胡公滿封於陳子孫以爲氏又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墟周爲胡國楚滅之 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蓋華陽城下也 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將即亮翻沈持林翻人皆貪生而畏死二萬人與戰爲得盡沈諸河以計沈之也 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古子寊字通下書南陽寔脩武班志脩武縣屬河內郡應劭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其地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劉原父曰脩武即晉之甯邑武王伐紂名之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脩武有古南陽城父音甫甯乃定翻傳直戀翻 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璽印也言段干子欲得秦相印故請魏割地璽斯氏翻 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夫音扶 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更工衡翻 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夫音扶鄭司農註考工記曰博立梟棊宋玉楚辭曰菎蔽象棊有六博成梟而牟呼五白謝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史記正義曰博頭有刻爲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則爲餘行也梁湘東王繹博食子未下以其有便不便也梟堅堯翻 魏王不聽，卒以南陽爲和。卒子恤翻 韓釐王薨，子桓惠王立。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姓譜陸終之後受封於黃爲楚所滅其後以國爲氏使疏吏翻歇許竭翻 聞之，畏秦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上時掌翻物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而陽生焉夏至陽之極而陰生焉 致至則危，累棊是也。致亦極也極其至則危也累棊至於極高則必危矣楚司馬子期累十二博棊不墜王曰危哉 今大國之地偏天下，有其二垂，史記正義曰極東極西也余謂秦國之地有天下西北之二垂也 此從生民以來，

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乘繩證翻從子容翻索隱曰要讀曰腰以言山東合從韓魏是其腰膂曰於笑切約也余謂索隱說是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猶楚使召滑相越然也盛姓也相息亮翻 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信讀曰申後屈信之信皆同音 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徐廣曰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又曰燕縣有桃城班志東郡有燕縣陳留郡有酸棗縣水經註濮渠東北逕燕城內爲陽清湖又逕桃城南即戰國策所謂燕酸棗虛桃者史記正義曰故桃城在滑州胙城縣東三十里燕於賢翻虛如字徐廣曰平皋有邢丘劉昭曰刑丘故邢國史記正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拔與救同 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徐廣曰皆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班志平丘外黃濟陽三縣屬陳留仁地闕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臣瓚曰縣有黃鄉師古曰左傳會惠公敗宋師於黃杜預以爲外黃縣有黃城即此地也索隱又曰謂秦以兵臨仁平丘二縣則黃濟陽嬰城而自守也平丘句斷史記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水經註黃溝名也河水又於白馬南泆通濮濟黃溝故瀆在曹州冤句縣西南康曰蒲在長垣之蒲鄉衍在河南卷近首垣牛首垣即長垣濟子禮翻垣于元翻瓚藏旱翻索山客翻傳直戀翻 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濮博木翻要讀曰腰脊資昔翻徐廣曰濮水北近鉅野入濟索隱曰濮磨地名近濮水水經濮水上承濟水於封丘縣班志所謂濮水首受濟者也東北流左會別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杜預所謂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者也東至乘氏縣與濟同入鉅野澤磨莫賀切言秦既服魏又割濮磨之北則地連於齊是注齊之要也魏地既入於秦則楚趙之勢不接是絕楚趙之脊也單與殫同索隱曰單盡也言秦王之威盡行也濟子禮翻乘繩證翻索山客翻 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絀敕律翻黜也 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伯讀曰霸 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蕩之辭鮮息淺翻少也後以義推 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易未濟小狐汔濟濡其尾象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濡汝朱翻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易以豉翻 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

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事見左傳。史記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三江，即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也。吳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水瀕曰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事見一卷威烈王二十三年。水經註：太原榆次縣同過水側有鑿臺。今王妬楚之不毀，孔穎達曰：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者，妬亦兼行。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爲，于僞翻。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夫音扶。今王信韓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重，直龍翻；累，魯水翻。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資之，謂資以兵也。且攻楚將惡出兵？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索隱曰：楚都陳，隨水右壤蓋在隨水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余謂右壤蓋其地在楚都之右。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記檀弓：成子高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註云：不食，謂不墾耕。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而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班志：留縣屬楚國，方與、湖陵縣屬山陽郡，銍、蕭、相三縣屬沛郡，碭縣屬梁國。銍，竹乙翻；方音房；與音預；碭音唐，又徒浪翻；相，息亮翻。史記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時楚蠶食魯國，有泗上之地。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矣。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東山謂華山以至崤塞諸山，皆在咸陽之東。曲河，謂河千里一曲。按水經：河水自雲中沙南縣屈而南流，至華陰潼關曲而東流，所謂曲河也。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鄭，韓之國都也。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許，春秋許國，班志：許、鄢陵二縣皆屬潁川郡；上蔡，故蔡國，蔡仲所封，後徙新蔡，故此爲上蔡。召陵，即齊桓公伐楚所次之地。二縣班志皆屬汝南郡。魏都大梁，其境南至汝南，許、鄢陵居其間，二邑皆脅於秦兵，嬰城自守，則楚之上蔡、召陵不能與大梁往來矣。嬰，繞也；嬰城者，謂以兵繞城而守也。鄢，漢書音義音其多丁虔，毛晃音偃，於建翻；召，讀曰邵。如此，魏亦關內侯矣。大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乘，繩證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齊右壤，謂濟西之地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東西爲經。兩海，東海、西海也。謂自西海至東海，其地一爲秦所有也。要約，猶約束也。要，於遙翻。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此極言山東諸國連從之爲秦害也。燕，因肩翻。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燕，因肩翻。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

資治通鑑卷第四

資治通鑑卷第五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周紀五（起屠維赤奮若盡旃蒙大荒落凡十七年始己丑終乙巳也）

赧王下

四十三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左徒楚官名史記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補闕之類質音致按去年秦欲與韓魏伐楚黃歇上書止之歸而報楚楚遂使歇侍太子爲質於秦爲楚王疾病歇使太子亡歸楚張本歇許竭翻）秦置南陽郡（凡山南水北皆謂之陽南陽晉南陽在脩武以在太行之南大河之北也秦置南陽郡以在南山之南漢水之北也）秦魏楚共伐燕（燕因肩翻）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四年趙藺相如伐齊至平邑（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藺力刃翻樂音洛）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田部吏收田之租稅者也）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灋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治直之翻平原君之家用事者而不肯出租稅者也）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灋削灋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削侵也奪也弱劣也懦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邪音耶戚親也言平原君於趙則王族親戚之貴者也）平原君以爲賢（賢善也能也）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觀此則趙奢豈特善兵哉可使治國也治直之翻）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司馬彪志上黨郡涅縣有閼與聚水經註上黨沾縣有梁榆城即閼與故城盧諶征艱賦曰訪梁榆之虛郭乃閼與之舊平史記正義曰閼與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和順縣亦有閼與城儀鞮相近二所未詳又閼與山在潞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卽山北也河東圖遼州和順縣晉大夫梁餘子養邑秦伐閼與趙奢救之是此遼州卽唐之儀州閼阿葛翻又於達翻廉音曷又音焉與音預又音余史記正義曰閼於連翻漢書音義涅乃結翻聚才喻翻沾他兼翻諶時壬翻鞮丁兮翻潞魯故翻）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頗普河翻）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陿難救（陿與狹同隘也）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陿譬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言將是勇者勝也將平聲或曰帥勇者則勝將去聲）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盧經翻邯鄲音寒丹）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令力正翻趙奢此令非以禁約所部以愚秦軍也）秦師軍武安西（班志武安縣屬魏郡宋白曰洺州治永年縣隋改廣平爲永年屬武安郡秦軍勒兵武安西卽此地劉昫曰磁州治滏陽縣漢武安縣地隋又置武安縣亦屬磁州磁祥之翻昫吁句翻）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此軍中候也漢北軍中候之官本此或曰軍中之候軍吏也）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壘力水翻）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遣之閒以報秦將（間古莧翻此孫子所謂反間也食祥吏翻將即亮翻）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卷讀曰捲丹捲舒之捲皆同音）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姓譜許姓本自姜姓炎帝之後太嶽之胤其後以國爲氏）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陳讀曰陣）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邯鄲（索隱曰案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爲須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邯鄲二字當爲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余謂胥語絕許歷請刑趙奢令且待也蓋謂敢諫者死邯鄲之令耳今既自邯鄲進軍近閼與矣許歷之諫固在邯鄲之後不當用邯鄲之令以殺之故曰後令邯鄲令力正翻邯鄲音寒丹奢令力丁翻）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趨七喻翻又音如字得上時掌翻）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趙王封奢爲馬服君（服虔曰馬服猶言服馬也）與廉藺同位以許歷爲國尉（括地志邯鄲縣西北有馬服山）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穰人羊翻）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括地志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鄆州之縣也余據唐志鄆州壽張縣武德初置壽州通鑑書此以發范睢間穰侯之事間古莧翻）初魏

人范雎姓譜范本陶唐氏之後隨會爲晉大夫食采於范後有氏焉雎音雖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戰國之時仍周之制置上中下三大夫漢百官表中大夫掌論議須姓密須氏之後風俗通須姓太昊之後蓋本之須句使疏吏翻句音劬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爲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索隱曰折脅摺齒謂擊折其脅又拉折其齒也簀謂葦荻之薄用之以卷其屍也余謂簀字從竹蓋竹爲之非葦荻之薄也又謂竹東南之產北人貴之自江以北皆葦荻人率織之以爲薄薦或以爲籍索隱以葦薄爲簀害於所見而從俗所呼者耳摺良涉翻笞丑之翻摺力答翻卷讀曰捲簀側革翻更工衡翻溺奴弔翻以懲後令無妄言者令力丁翻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醉將遂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魏人鄭安平遂操范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謁者秦官漢因之志云主殿上時節威儀謁者僕射一人爲謁者臺率其下有給事謁者有灌謁者操七刀翻使疏吏翻率讀曰帥范雎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離宮別宮也范雎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佯音羊古字多作陽詐也如淳曰周宣王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或曰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謬靡幼翻詐也穰人羊翻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謬靡幼翻穰人羊翻屏卑郢翻又卑正翻徐氏屏退之屏皆同音跽巨已翻跪也唯于癸翻諾也應聲也凡唯唯之唯皆同音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卒子恤翻邪音耶范雎曰非敢然也雎音雖然猶言如是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昌呂翻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少始紹翻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謂天下之士懲雎之死不敢復言鄉讀曰嚮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溷謂溷瀆之也漢陸賈曰毋久溷公爲也義音戶困翻毛晃曰溷濁也又汙辱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韓盧天下之駿犬蹇兔病足之兔韓盧搏兔無不獲者況蹇兔乎治直之翻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穰人羊翻爲于僞翻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夫音扶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謂殺唐昧也事見上卷十四年湣讀曰閔將即亮翻再辟地千里辟讀曰闢昧莫葛翻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事見上卷三十一年罷讀曰疲幾居依翻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夫音扶康曰處昌呂翻余謂處讀如字世俗常言音義爲長以門戶爲喻門戶之樞闔闢由之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用霸者之謀霸天下以威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彊者未易柔服故以威弱者易以親附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爲客卿與謀兵事范雎謀兵事則二晉受兵禍而穰侯兄弟皆爲秦所逐矣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拔更工衡翻胡傷意謂卽上卷客卿之胡陽閼於葛翻又於連翻與音預

四十七年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班志懷縣屬河內郡括地志曰懷縣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雎息隨翻

四十八年。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質,音致。卒,子恤翻。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睢日益親,用事,因承間說王曰:睢,息隨翻。間,古莧翻。說,式芮翻。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夫,音扶。使,疏吏翻。華,戶化翻。斷,丁亂翻。斷決之斷,音同。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操,七刀翻。謂剖符而出使也。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陶,穰侯封邑。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辛伯曰:大都耦國,亂之本也。申無宇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衛蒲、戚實出獻公,齊渠丘實殺無知,而陳、蔡、不羹亦殺楚靈王。此皆大都危國之明驗。祭,側介翻。櫟,音歷。亳,音薄。羹,音郎。尊其臣者卑其主。如下事之類。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管,掌也。擢,拔也。宿昔,一夕之間也。淖齒弒齊湣王事見上卷三十一年。淖,女教翻。射,而亦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事見上卷二十年。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妒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夫,音扶。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漢承秦制,鄉置有秩。漢官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掌一鄉之人。風俗通曰:有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大吏,謂左右中吏以上為吏者也。秩,直乙翻。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相,息亮翻。朝,直遙翻。為,于偽翻。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睢為丞相,封為應侯。應,於陵翻,國名。周武王之子封於應,其地在唐汝州界。魏王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間步而往見之。間步,投間隙徒步而行也。間,古莧翻。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字叔。恙,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者也。古人相問,率曰無恙。朱熹曰:古者草居,多被噬蟲之毒,故相問曰無恙乎。恙,餘亮翻。噬,時制翻。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綈,田黎翻,厚繒也。袍,步刀翻,長襦也。記玉藻曰:纊為繭,緼為袍。孔穎達曰:純著新綿者為繭,雜用舊絮者為袍。遂為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久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相,息亮翻。須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為,于偽翻。睢更姓名曰張祿,故云然。鄉,讀曰嚮。膝行,屈膝就地而行,以示降伏。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於前而馬食之。莝,寸斬之藁,以飼馬。莝、豆,兩物也。莝,寸臥翻。食,祥吏翻。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屠,殺也。自古以來,以攻下城而盡殺城中人為屠城,亦曰洗城。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平原君,趙勝,趙王之貴介弟也。賢而好士,聞於諸侯,故魏齊奔歸之而就匿焉。趙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以平原君為相。相,息亮翻。

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薨,呼肱翻。穰,人羊翻。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事見三卷十年。援,於元翻,手引也。薦白起為將,見上卷二十二年。將,即亮翻。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言拓地東聯於齊也。事並見上卷。鄢,於晚翻。郢,以井翻。屬,之欲翻。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稽,音啟。秦益彊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賈,音古。言其致禍如商賈之賈物也。凡商賈之賈皆同音。亦未至盡如范睢之言。若睢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睢,息隨翻。為,于偽翻。搤,乙革翻。說文曰:搤,捉也。吭,音剛,咽也。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睢真傾危之士哉!秦王以子安國君為太子。為安國君立子異人為嗣張本。嗣,祥吏翻。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

索隱曰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孔衍曰長安君惠文王之少子也史記正義曰長安君以長安封故名也質音致索山客翻少始照翻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彊諫猶力諫也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復扶又翻唾吐臥翻口液也明謂左右者顯言之也左師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胥待也言盛氣以待其入也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春秋時宋國之官有左右師上卿也趙以觸龍爲左師蓋冗散之官以優老臣者也息子也祺音其冗而隴翻散悉亶翻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黑衣衛士之服也觸龍欲以其少子言於太后之前故言昧死也少失照翻又音小昧莫佩翻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塡溝壑謙言死必塡溝壑願及未死而託少子也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媼烏浩翻婦人老者之稱燕后太后之女嫁於燕故稱之曰燕后燕因肩翻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奉讀曰俸凡奉祿之奉皆同音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令力丁翻使也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

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爲于僞翻乘繩證翻質音致齊師乃出秦師退　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以伐燕取中陽徐廣曰陽一作人史記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北四十一里是時蓋屬燕將即亮翻燕因肩翻又伐韓取注人括地志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四十五里

齊襄王薨子建立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少詩照翻

五十一年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秦封白起爲武安君韓之南陽即河內野王之地班志太行山在野王西北括地志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行戶剛翻楚頃襄王疾病疾甚曰病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四十二年黃歇與楚太子完爲質於秦應於陵翻相息亮翻乘繩證翻歇許竭翻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更工衡翻是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令力丁翻歇許竭翻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謂死也卒終也音子恤翻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逃去爲亡使疏吏翻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爲楚使者御而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歇許竭翻守舍者守楚太子所寓館舍常爲于僞翻度徒洛翻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言無以罪加歇而歸之於楚以結其和親也應於陵翻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三月秋頃襄王薨考烈王即位頃音傾以是年秋考烈王即太子完以黃歇爲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史記歇初封春申君賜淮北十四縣後徙封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爲都邑今蘇州是也相息亮翻

五十三年楚人納州于秦以平司馬彪志南郡州陵縣註云楚考烈王納州於秦即此

其地。

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武安君上黨秦守。史記正義曰：從太行西北澤潞等州皆上黨郡地。釋名云：上黨所治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上黨守馮亭（姓譜：畢公高之子食采於馮城，因以命氏。鄭有大夫馮簡子。守，式又翻。）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韓都新鄭，自上黨趨鄭，由野王度河。今秦拔野王，故鄭道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應，於證翻；被，皮義翻。）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謂韓獻上黨於秦。使，疏吏翻。）其吏民皆安於趙，不樂為秦。（為，于僞翻。樂，音洛。下同。）有城市邑十七，（城市邑，言邑之有城市者，指言大邑也。）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甚禍者，言甚以為禍也。）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毛晃曰：推惡與人曰嫁。嫁怨、嫁禍。推，吐雷翻。）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趙不受上黨而秦得之，亦必據上黨而攻趙，故趙之禍不在於受上黨，而在於用趙括。）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為華陽君，（守，式又翻。）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使，疏吏翻。）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長，知丈翻。齕，音紇；杜佑恨勿翻；康，胡骨切。）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司馬彪志：上黨泫氏縣有長平亭。括地志：長平故城在上黨縣西四十一里。杜佑曰：白起阬趙卒於長平，有頭顱山，築臺於壘中，因山為臺。宋白曰：秦坑趙卒於長平，今澤州之北高平縣西北二十一里長平故城是也。頗，普何翻；泫，工玄翻；顱，音盧；壘，魯水翻。）以按據上黨民。（毛晃曰：按，於旰翻。抑也，止也。據也。余謂此據按二字，按字當以抑止為義，據依據也。引援也，拒守也，言廉頗依據上黨地險，引援上黨之民而拒守也。康曰：按，音遏，此義亦通，但按字無遏音。）王齕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數，所角翻。）止一裨將四尉。（裨將，軍之副將也。尉，軍中諸部都尉也。裨，頻彌翻。將，即亮翻。）趙王與樓昌、虞卿謀。（風俗通曰：凡氏之興九事：氏於號者，唐、虞、夏、殷是也；氏於國者，齊、魯、宋、衛是也；氏於事者，巫、卜、陶、匠是也；氏於字者，伯、仲、叔、季是也；氏於諡者，戴、武、宣、穆是也。）樓昌請發重使為媾。（媾，音構，和也。）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從，子容翻。）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虞卿，時為趙之相。）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夫，音扶。應，於陵翻。）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史言趙之喪師蹙國，不特以趙括代廉頗之故，亦由不用虞卿之計也。）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數，所角翻，屢也。敗，補邁翻。）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間，古莧翻。將，即亮翻。）廉頗易與，且降矣。（易，弋豉翻。降，戶江翻。）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鼓瑟者，絃有緩急，調絃之緩急在柱之運轉。若膠其柱，則絃不可得而調，緩者一於緩，急者一於急，無活法矣。）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兵以正合，以奇變。傳，直戀翻。）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少，詩照翻。難，乃旦翻，辯折之也。）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易，以豉翻，輕也。）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將，即亮翻。下同。）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上，時掌翻。言以何事知其不可使也。）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奉，讀曰捧。）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將，即亮翻。朝，直遙翻。）王所賜

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置止也廢也置之言廢置此事止勿言也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稱尺證翻不稱言不勝任也隨坐相隨而坐罪也觀此則知古者敗軍之將罪并及其家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齕恨勿翻更工衡翻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佯音羊詐也張二奇兵以刦之刦訖業翻脅也說文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刦趙括乘勝追造秦壁造七到翻詣也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騎奇寄翻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如往也上時掌翻遮者遮斷其路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于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夫音扶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奉讀曰捧言惟恐不及也且救趙高義也却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壘史言急來攻壘趙括爲計如此耳下言欲出而不能出趙括自出而死其勢可見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言括欲分其卒爲四隊更攻秦壘自一隊至四隊至五則復之而不能出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射而亦翻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降戶江翻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樂音洛上音格下又音如字四十餘萬人皆死而獨遣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此非惜其死也白起之計也遣其壯者歸則小者得歸者欲以言秦之兵威所以破趙人之膽將以乘勝取邯鄲也爲應侯所沮故白起之計不得行耳邯鄲音寒丹應於陵翻沮在呂翻卒子恤翻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此言秦兵自挫廉頗至大破趙括前後所斬首虜之數耳兵非大敗四十萬人安肯束手而死邪

五十六年十月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齕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史記正義曰皮牢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余謂秦兵已至上黨不應復回攻絳州之皮牢宋白曰蒲州龍門縣秦爲皮氏縣今縣西一里八十步古皮氏城是也恐不可以皮氏爲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太原即漢太原郡地在上黨西北盡有上黨地韓魏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即圍邯鄲乎說式芮翻邯鄲音寒丹曰然蘇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秦之稱王自王其國耳今破趙國則將王天下也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四十九年通鑑書秦拔魏邢丘上豈其時邢丘之地固屬韓邪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樂音洛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應於陵翻司馬彪志河南卷縣有垣雍城或曰古衡雍杜曰今縣所治城是也史記正義曰垣雍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雍於用翻正月皆罷兵此則亦用十月爲歲首蓋因秦記而書之也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爲秦殺白起張本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約事約結和之事也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遺失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言無救於講和之失計也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說讀曰悅難乃旦翻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

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發語。謂趙與秦和，則天下疑趙有秦之援，將不敢乘弱而圖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虞卿謂趙與秦和，則天下愈疑而不肯親趙也。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索，山客翻。齊自宣、湣以來，親楚而讎秦。孟嘗君嘗率諸侯伐秦至函谷。湣，讀曰閔。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爲也。言趙失地於齊而能攻秦取其地以償所失。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媾，居候翻。說文：媾，重婚也。易：匪寇婚媾，夫已婚而夫妻反目而不和，既而復和者爲媾。此言秦、趙爲寇讎而交兵，至于今而復和，故以媾爲言也。重，直龍翻。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秦嘗約韓、魏使事秦，趙結韓、魏使親趙，是與秦易道。易，音如字。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求和於趙也。使，疏吏翻。樓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

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夫，皆以爲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斌，悲巾翻。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良將謂白起也。屬，之欲翻。將，即亮翻。何敝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復，扶又翻。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於時，猶言於此時也。先人有言：鷰雀處屋，處，昌呂翻。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也，哺，音步。呴，或作煦，音況羽翻；康：吁句切。樂，音洛。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突，陀忽翻。竈窗謂之突。陸德明曰：上，時掌翻；又如字。棟宇將焚，鷰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鷰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子上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子京生子高，子高生子順。

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爲相。使，疏吏翻。相，息亮翻。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爲，于僞翻。治，直之翻。雖蔬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食，祥吏翻。少，始紹翻。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之，如也，往也。魏王郊迎，以爲相。子順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無任之祿，謂不任事而食祿者。諸喪職者咸不悅，乃造謗言。喪，息浪翻。文咨以告子順。文，姓也。越有大夫文種。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左傳：子產相鄭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褚，丁呂翻。褚，所以貯衣物。左傳：鄭商人欲脫智罃，將寘諸褚中而出。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謗乎！文咨曰：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之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誦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麛，鹿子也，以其皮爲裘。記曰：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戾，罪也。郵與尤同，過也。章甫，殷冠。孔子曰：丘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古者大夫羔裘以居，狐裘以朝，麛裘而芾，謂芾與麛裘相稱也。刺孔子衣裘而章甫，言孔子相魯能行古之道也。麛，莫兮翻。康：綿披切。芾，分勿翻。謚，韶方蓋翻。戾，郎計翻。康曰：方結切，出也，音黻非。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喟，去貴翻。喟然，發歎之聲。言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當，丁浪翻。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尸，主也。素，空也。尸利，言仕不能行道而主於利也。素餐，言空食君之祿而不能有所爲也。退而以病致仕。致仕，言致其仕事。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新垣，姓也。陳留風俗傳：周畢公之後居於梁，爲新垣氏。梁有新垣衍。

(漢有新垣平是也)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治直吏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卽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病不可為則良醫束手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伊摯卽伊尹伊尹五就桀五就湯摯音至)呂望在商(史記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治直吏翻)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燕因肩翻)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自此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凡三十八年)

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為于僞翻應於陵翻)聞魏齊在平原君所(四十九年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乃為好言誘平原君至秦而執之(誘音酉)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使疏吏翻相息亮翻)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卒子恤翻)秦乃歸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陵復將兵伐趙(復扶又翻)武安君病不任行(任如林翻不任謂不堪也)

五十七年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邯鄲音寒丹少利謂兵頗失利也少始紹翻)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校戶教翻校猶部隊也立軍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為列列有頭二列為火十人有長立火子五火為隊隊五十人有頭二隊為官官百人立長二官為曲曲二百人立候二曲為部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為校校八百人立尉一校為裨將千六百人立將軍二裨將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易以豉翻)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自秦而攻邯鄲有大河及王屋太行諸山之阻橫度曰絕)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不行(秦王親命之行而不肯行也)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齕代王陵(應於陵翻齕恨勿翻)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姓譜毛本自周武王母弟毛公)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夫音扶毛晃曰錐銳也又器如鑽囊袋也有底曰囊)(處昌呂翻見賢遍翻)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以毛遂為不能而使之留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處昌呂翻)(見賢遍翻毛晃曰錐鋒曰穎)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索隱曰謂目視而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兩言謂利與害也從子容翻上時掌翻)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胡何也)吾乃與而君言(而猶汝也)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王于況翻)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事見上卷三十七年史記正義曰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西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七里鄢於乾翻郢以井翻)三戰而辱王之先人(謂焚夷陵楚之陵廟也)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惡烏路翻為于僞翻唯于癸翻)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

從。投如字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用犬及豭大夫以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索山客翻豭居牙翻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索隱曰歃血若周禮則用珠盤奉讀曰捧歃色洽翻又所甲翻從子容翻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說文錄錄隨從之貌音祿索隱曰音六王劭曰錄借字耳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相天下士矣。相息亮翻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晉以國為氏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班志鄴縣屬魏郡名為救趙，實挾兩端。兩端名為救趙實貳於秦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間入由間道而入也間古莧翻邯鄲音寒丹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以戰而能斬首有功者為上故曰上首功上尚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斬一人首則賜爵一級故謂秦為上首功之國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快於兩翻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惡音烏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醢呼改翻肉醬也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司馬彪志河內郡蕩陰縣有牖里城紂囚文王於此史記正義曰其地在蕩陰縣北九里喟丘貴翻牖音酉令力丁翻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乘繩證翻卒子恤翻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處昌呂翻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復扶又翻考異曰史記魯仲連傳云新垣衍謝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按仲連所言不過論帝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慚怍而去則有之秦將何預而退軍五十里乎此亦游談者之誇大也不取垣于元翻怍才各翻將即亮翻為于偽翻

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下遐稼翻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洪氏隸釋有漢金鄉守長侯君之碑云其先出自豳岐周文王之後封於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胤宜多以功佐國審如是則侯姓出於鄭侯宜多嬴音盈曹植音嬴瘦之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大梁魏都夷門蓋大梁城北門監古銜翻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古者乘車尊者在左虛左以迎尊侯生而禮之也騎奇寄翻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直上時掌翻上坐之坐才臥翻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姓譜朱本高陽後周封其後於邾後為楚所滅子孫乃去邑氏朱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睥睨不正視也睥正計翻睨研計翻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徧與遍同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屬之欲翻下乃屬同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邪？邯鄲音寒丹降戶江翻邪音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敕晉鄙令

救趙。(數，所角翻。令，力丁翻。) 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說，式芮翻。屬，之欲翻。) 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乘，繩證翻。騎，奇寄翻。) 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從，才用翻。) 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以侯生不從行，又不爲之畫計謀也。) 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今公子無佗端而欲赴秦軍，(無佗端，言無佗奇策以發端也。) 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爲如姬報其父仇，(屏，必郢翻。史記曰：如姬之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以進如姬。) 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爲，于僞翻。下同。) 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虎，威猛之獸，故以爲兵符。漢有銅虎符。) 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伯，讀曰霸。) 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孫武子之言。將，即亮翻。令，力定翻。) 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復，扶又翻。) 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椎，直追翻。齊人謂之終葵。鐵椎，以鐵爲之。椎殺，擊殺也，與槌同。) 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養，羊尚翻。後養上爲養同。) 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齕，恨勿翻。邯鄲，音寒丹。數，所角翻。) 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白起以爲邯鄲未易攻，而王齕軍果不利，故以爲言。) 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彊，其兩翻。) 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

五十八年十月，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師古曰：謂奪其爵，令爲士伍。言使從士卒之伍也。班志：陰密縣屬安定郡，古密國，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古密須氏之國。) 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汾城，即漢河東臨汾縣城也，去邯鄲尚遠，秦蓋屯兵於此，爲王齕聲援。括地志：臨汾故城在絳州正平縣東北二十五里。) 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齕，齕數卻，(齕，恨勿翻。數，所角翻。) 使者日至。(使，疏吏翻。) 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水經注：渭水故渠逕安陵南，渠側有杜郵亭。又逕渭城北，秦咸陽，漢之渭城也。史記正義曰：今咸陽縣城，本秦時杜郵也，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五里。郵，音尤。雍，於用翻。) 王與應侯羣臣謀曰：「白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怏，於兩翻。) 王乃使使者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齕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爲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邯鄲，音寒丹。降，戶江翻。) 應侯由是得罪。(鄭安平匿范雎，以見王稽，因此入秦爲相。故雎保任安平而用之。今安平降趙，故雎由此得罪。秦之法，任人而不稱者，與同罪。應，於陵翻。) 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與賓客留居趙，使將將其軍還魏。(將將，上即亮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趙王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記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上，時掌翻。) 自言辠過，(辠，古罪字。秦始皇以辠字近皇字，改爲罪。) 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鄗，呼各翻。) 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杜佑曰：信陵君邑，于今宋州寧陵縣。)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處，昌呂翻。姓譜：薛本自黃帝任姓之後，奚仲居薛，歷夏、殷、周六十四代爲諸侯，後因以爲氏。) 欲見之，兩人不肯見。公子乃閒步從之游，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趙。今平原君所與遊，徒豪舉耳，(閒，古莧翻。背，蒲妹翻。索隱曰：謂豪者舉之。) 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爲羞乎！」爲裝欲去。(爲裝者，爲行裝也。) 平原君免冠謝，乃止。

平原君欲封魯連，(以其折新垣衍言帝秦也。) 使者三返，終不肯受。(使，疏

史翻。又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爲人之爲于僞翻。難乃旦翻。即有取。是商賈之事也。賈音古。下同。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復扶又翻。

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蓋食湯沐邑於華陽。因以爲號。華戶化翻。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夏戶雅翻。質音致。數所角翻。異人以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張晏曰。孽子曰孽子。何休曰。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師古曰。孽庶子也。康曰。猶木之有孽生也。異人於秦太子爲庶子。於秦王爲庶孽孫。孽魚列翻。索隱曰。進者財也。宜依小顏讀爲贐。古字多假借用之。進音才刃翻。居處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賈音古。邯鄲音寒丹。賈人居積滯貨。伺時以牟利。以異人方財貨也。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說式芮翻。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夫人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傒有秦國之業。華戶化翻。下同。子傒。蓋秦太子之子。愛而居長者。康曰。傒胡啓切。余謂傒字即左傳高傒之傒。陸德明曰。傒音兮。士倉又輔之。姓譜。士姓。晉士蔿之後。子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爲嗣矣。質音致。嗣祥吏翻。異人曰。然則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適讀曰嫡。下爲適同。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譽子異人之賢。譽音余。賓客徧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說式芮翻。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夫音扶。今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適。適讀曰嫡。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爲適。中讀曰仲。夫人誠以此時拔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承間言於太子曰。間古莧翻。子異人絕賢。毛晃曰。絕奇絕也。相去遼遠也。來往者皆稱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立以爲子。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因厚餽遺異人。餽祥吏翻。遺于季翻。而請呂不韋傅之。異人名譽盛於諸侯。呂不韋娶邯鄲諸姬絕美者與居。娶字當從史記作取。邯鄲音寒丹。知其有娠。應劭曰。娠震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書史記娠多作身。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爲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爲震動之震。不作娠。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佯音羊。期讀曰朞。蓋任身十二月而生也。子政是爲始皇。爲呂不韋以此賈禍張本。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異人與不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予讀曰與。脫亡赴秦軍。遂得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楚服。爲楚人之服。或曰。楚楚。盛服也。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更工衡翻。

五十九年。秦將軍摎伐韓。摎史記正義紀虯翻。康曰。居由切。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從子容翻。將即亮翻。令力丁翻。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資治通鑑卷第五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秦紀一

起柔兆敦牂盡昭陽作噩凡二十八年始丙午終癸酉也陸德明曰秦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秦之先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之秦谷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命爲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列爲諸侯春秋時稱秦伯

昭襄王

名稷惠文王庶子也西周既亡天下莫適爲主通鑑以秦卒并天下因以昭襄王繫年諡法昭德有勞曰昭辟地有德曰襄以沈約諡法言之則昭襄複諡也卒子恤翻諡神至翻辟讀曰闢

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河東本魏地秦取之以其地在大河之東置河東郡守式又翻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秦法論死於市謂之棄市應侯日以不懌。王稽薦范雎於秦王雎既相秦稽亦進用今以罪死故雎日以不懌懌悅也不懌不悅也應於陵翻或曰范雎之初進用於秦至於爲相昭襄王誠悅之也鄭安平既降趙王稽又得罪雖爲相昭襄王臨朝接之日以不悅懌羊益翻王臨朝而歎。朝直遙翻應侯請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將即亮翻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燕於賢翻蔡姓也以國爲氏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倨居御翻傲也應侯不快，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相息亮翻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孔安國曰吁疑怪之辭孔穎達曰吁者心有所嫌而爲此聲故以爲疑怪之辭也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謂春生夏長秋熟冬閉藏各成其功而相代謝也夫音扶下同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商君事見二卷周顯王三十一年吳起事見一卷安王二十一年大夫種相越王句踐以霸會稽之恥功成不退爲句踐所殺種温公音章勇翻賈讀曰動句音鉤踐慈淺翻種章勇翻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爲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應於陵翻謬靡幼翻邪音耶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僇與戮同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閎夭周文王武王之賢臣閎音宏夭於驕翻又於表翻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惇厚舊故不倍功臣，孰與孝公、楚王、越王？倍與背同蒲昧翻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五星早出爲贏晚出爲縮贏餘輕翻縮所六翻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怨已讎謂殺魏齊德已報謂進用王稽鄭安平等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爲于僞翻應侯遂延以爲上客，因薦於王。王召與語，大悅，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爲相國。澤爲相數月，免。相息亮翻

楚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姓譜荀本姓郇後去邑爲荀又晉荀林父公族隰叔之後班志蘭陵縣屬東海郡史記正義曰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荀卿者，趙人，名況，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後先皆去聲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羿古之善射者造父古之善御者也羿音詣中竹仲翻父音甫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楊倞曰感忽恍惚也悠闇謂遠視不分之貌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

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露袒，如人之支體上下無衣裳以覆蔽，裸露肉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滑音骨，亂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撓，奴巧翻，又奴教翻，攪也。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覆，敷救翻，蓋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康曰：將音將帥之將。余據文義，讀如字為通。傳音附。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百人為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莫邪，吳之寶劍也。說文：莫邪，長戟也。邪音耶。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兌，劉向新序作銳。楊倞曰：兌，猶聚也，讀與隊同。倞音諒。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夫音扶。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字書：仇、讎，皆匹也。說文：仇，讎也。讎，猶應也。左傳：怨耦曰仇。記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蓋謂仇之初匹也，至於耦而成怨，則為仇讎。校也，兩本相對，覆校是非也。殺父之人，一曰相對覆校是非，則不共戴天矣。仇讎之義至此為甚，後世率以為言。好，呼到翻。為，于偽翻。惡，烏路翻。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商頌之辭。武王，湯也。發，依商頌讀為旆。古者軍行載旆，則建旆。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楊倞曰：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謂動用也。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

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治，直吏翻。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卬，古仰字，音魚向翻。楊倞曰：下託上曰仰。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孟康曰：技擊者，兵家之技巧，若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楊倞曰：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隆，重也。技，渠綺翻。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楊倞曰：八兩曰錙。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以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矣。錙，莊持翻。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毳與脆同，音此芮翻。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賃，女禁翻。毛晃曰：借也，傭也。市傭，謂市人之受雇者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楊倞曰：選擇武勇之士，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長短材力之中度者也。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衣，於既翻。屬，之欲翻。操十二石之弩，沈括曰：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為一石，自漢時已如此，于定國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秔米一斛之重為一石。凡石以九十二斤半為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二十四鈞，比顏高之弓當五人有餘。此皆近世教習所致，武備之盛，前古未有其比。案括之論詳矣，然用之則誤國喪師，不如合變，是趙括之談兵也。操，七刀翻。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謂置戈於身之上，荷戈也。荷，下可翻。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中試，言程試而中度者，復其戶，不傜役也。利其田宅，給以田宅便利之處。冑，今之兜鍪。冠，古玩翻。贏，怡成翻，擔也。中，竹仲翻。復，方目翻。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改造，謂更選擇也。易，弋豉翻。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䲡之以刑罰，陿與狹同。阸，烏懈翻。楊倞曰：隱，謂隱蔽以險阸，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阸，隱藏其民於阸中也。忸與狃同，串習也。戰勝則與之慶賞，使習以為常。䲡，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曰：䲡我亦勝我。陸德明音義曰：䲡音秋，藉也。李云：藉則削也。忸，女九翻。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楊倞曰：有功則賞之，使相長，斤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要，一遙翻。長，知兩翻。是最為

衆彊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焦熬之物，至脆，投石則碎。熬，五刀翻。）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楊倞曰：干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而作者無異，未有愛貴其上而爲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節義，心不爲非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楊倞曰：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起而兼此數國，使之危殆。）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漸，浸漬也。言勢詐功利，漸染以成俗。漸，子廉翻。）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謂禮義教化之所齊，以詐遇之，無不敗者。墮，讀曰隳。）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挹，一及翻。義與揖同。）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治，直之翻。）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夫，音扶。下同。）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將，即亮翻。）荀卿曰：知莫大於棄疑，（楊倞曰：不用疑謀，此智之大。知，讀曰智。）行莫大於無過，（行，下孟翻。）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言不可自以爲必勝。）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楊倞曰：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嚴固，則敵不得而陵奪也。處，昌呂翻。）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楊倞曰：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言欲爲將而惡失權，則舍己之勝算，遷就以違君之欲矣。將，即亮翻。）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夫，音扶。）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楊倞曰：至謂守一而不變。處，昌呂翻。）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楊倞曰：百官，軍之百吏也。）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楊倞曰：言必無覆敗之禍。）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曠，廢也。夫，音扶。）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將，即亮翻。將建旗伐鼓以令三軍之進退，死不離局。離，力智翻。）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行，戶剛翻。）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令，力正翻。）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楊倞曰：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拒捍者。犇命謂犇走來歸其命，不獲之以爲囚俘。）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其順刃者生，傃刃者死，犇命者貢。（楊倞曰：傃，向也。謂傃向格鬭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傃，音素。）微子開封於宋，（殷紂暴虐，微子犇周。武王殺紂，封微子於宋。微子本名啓，此云開者，蓋避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楊倞曰：說苑云：桀爲天子，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當是說苑誤。案戰國時趙亦有左師觸龍，豈姓名同乎？姓譜：曹姓本自顓頊玄孫陸終之子六安，周武王封曹挾於邾，故邾曹姓也。至魏武帝始祖曹叔振鐸。）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

而趨之（以上下文觀之，商周二字恐或倒置。楊倞曰：竭蹶，顛仆，猶言匍匐也。樂音洛。蹶，居月翻。）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閒讀曰閑。辟讀曰僻。）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夫音扶。）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引文王有聲之詩而言。）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亂國之民樂吾之政，故不安其上，惟欲吾兵之至也。樂音洛。）臨武君曰：善。陳囂問荀卿曰：（囂，虛驕翻，又牛刀翻。）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爲爭之爲，于僞翻。）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惡，烏路翻。）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燕孝王薨，子喜立。

周民東亡。（義不爲秦民也。）秦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𢠸狐之聚。（此西周文公也，武公之子也。自赧王時，東西分治，赧王據虛器而已。班志，河南郡梁縣有𢠸狐聚。括地志：汝州外古梁城即𢠸狐聚也。陽人故城，即陽人聚也，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所居也。梁亦古梁城也，在汝州梁縣西南十五里。索隱曰：𢠸狐聚與陽人聚在洛陽南北五十里，梁新城之間也。𢠸與憚同。聚，賢曰：慈諭翻。）

楚王遷魯於莒而取其地。（魯至是而亡。莒，居許翻。）

五十三年，摎伐魏，取吳城。（後漢志：河東郡大陽縣有吳山，山上有虞城。杜預曰：虞國也。帝王世紀曰：舜嬪於虞，虞城是也。亦謂吳城。秦昭王伐魏取吳城是也。摎，紀虯翻。）

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朝，直遙翻。令，力政翻。）

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班志：雍縣屬扶風，秦惠公都之。有五畤，故於此郊見上帝。欲行天子之禮也。應劭曰：四方積高曰雍。凡下見上之見，音賢遍翻。雍，於用翻。畤，音止。）

楚遷于鉅陽。（赧王三十七年，楚自郢東北徙於陳，今自陳徙鉅陽。至始皇六年，春申君以朱英之言自陳徙壽春，則此時雖徙鉅陽，未離陳地也。赧，奴版翻。郢，以井翻。離，力智翻。）

五十五年，衛懷君朝於魏，魏人執而殺之，更立其弟，是爲元君。（更，工衡翻。）元君，魏婿也。（婿，女夫也。妻謂夫亦曰婿。婿從女，或從士，音思繼翻。）

五十六年秋，王薨。（薨，呼肱翻。）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七子、八子，秦宮中女官名。）以子楚爲太子。趙人奉子楚妻子歸之。

韓王衰絰入弔祠。（賢曰：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絰，首絰象緇布冠，要絰象大帶。絰之言實，衰之言摧，明中實摧痛也。衰，七雷翻。）

燕王喜使栗腹約歡於趙，（姓譜：栗姓，栗陸氏之後。燕，因肩翻。）以五百金爲趙王酒，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長平之敗，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五年。）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言其四境皆鄰於強敵，四面拒戰也。）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王怒，羣臣皆以爲可。乃發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乘，繩證翻。鄗，呼各翻。）卿秦攻代。（姓譜：卿，姓也。）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姓譜：將，亦姓也。音即良翻。飲，於禁翻。）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使，疏吏翻。）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蹴，子六翻。綬，音受。）將渠泣曰：臣非自爲，爲王也。（爲，于僞翻。）燕師至宋子，（班志：宋子縣屬鉅鹿郡。）趙廉頗爲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鄗，敗卿秦、樂乘於代。（將，即亮翻。樂乘，趙將也。戰國策曰：樂乘敗卿秦於代，當從之。敗，補邁翻。）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都薊。趙人進圍之。）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處，昌呂翻。處和者，主和也。）燕王使將渠爲相而處和。趙師乃解去。（相，息亮翻。）

趙平原君卒。（卒，子恤翻。）

孝文王（索隱曰：名柱。諡法：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爲莊襄王。尊華陽夫人爲華陽太后，夏姬爲夏太后。（姓譜：周封夏后氏於杞，非爲後不得封者以夏爲氏。一曰陳夏徵舒之後。夏姬生莊襄王，故尊爲太后。華，戶化翻。夏，戶雅翻。）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聊城在濟水之北。班志：聊城縣屬東郡。）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因肩翻。將，即亮翻。約之矢，謂以書圍繞束縛於矢也。射，而亦翻。）遺燕將，爲陳利害。（遺，于季翻。爲，于僞翻。）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

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遂自殺降戶江翻喟丘貴翻言與其使人加刃於我寧使我拔刃而自殺也聊城亂田單克聊城用大師曰克歸言魯仲連於齊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詘曲勿翻禮記不充詘於富貴詘者喜失節貌余謂此詘即屈伸之屈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釐讀曰僖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彊其兩翻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朱熹曰君子成德之名

莊襄王本名異人改名楚孝文王之中子也謚法勝敵志彊曰莊

元年呂不韋爲相國相息亮翻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帥讀曰率聚慈喻翻周既不祀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周有天下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宗廟血食八百六十餘年西周已亡猶幸東周能守其祀東周又爲秦所滅則盡不祀矣索隱曰既盡也日食盡曰既言周祚盡滅無主祭祀周比亡比必寐翻及也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班志河南縣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平王居之洛陽周公遷殷民於此是爲成周師古曰穀城即今新安縣劭曰平陰在平城北故曰平陰班志河南郡之平縣即平城也括地志曰故穀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北十八里苑中河陰縣城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十三州志曰在平津大河之南魏文帝改曰河陰劉昭曰偃師帝嚳所都盤庚復南亳是爲西亳鞏古鞏伯國周之東周公所居緱氏周大夫劉子邑宋白曰緱氏春秋之滑國已上七邑漢皆屬河南郡緱工侯翻郟音夾鄏音辱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爲文信侯相息亮翻蒙驁伐韓驁五到翻又五刀翻取成皋滎陽班志成皋滎陽二縣屬河南郡滎澤在其南唐屬鄭州初置三川郡楚滅魯遷魯頃公於卞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卽其地班志卞縣屬魯郡頃音傾爲家人家人猶今所謂齊民也

二年日有食之蒙驁伐趙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班志榆次狼孟二縣並屬太原郡榆次即左傳塗水梗陽之地括地志狼孟故城在并州陽曲縣東北二十六里楚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爲郡而封於江東楚王許之春申君因城吳故墟以爲都邑吳都姑蘇越王句踐滅吳夫差而吳爲墟班志吳縣太伯所邑漢爲會稽郡治所句音鉤踐慈演翻宮室極盛春申君相楚楚正弱秦正強不能爲國謀乃營其都而盛宮室何足道也孔穎達曰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室別而言之論其四面穹隆則曰宮因其財物則曰室室之言實也

三年王齕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齕恨勿翻蒙驁帥師伐魏取高都汲班志高都縣屬上黨郡汲縣屬河內郡括地志高都縣今澤州也汲故城在衛州所理汲縣之西南二十五里帥讀曰率魏師數敗數所角翻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信陵君留趙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赧奴版翻誡門下曰誡居拜翻敕也有敢爲魏使通者死爲于僞翻使疏吏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康曰重直用切余按文義當音輕重之重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卒子恤翻趣讀曰促催也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爲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爲魏將將即亮翻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自春秋至戰國率以黃河之西爲河外晉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即其地也驁五到翻敗補邁翻蒙驁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後漢志汝南郡征羌縣有安陵亭註云即魏安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爲安陵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縮所六翻秦使之守管班志河南郡中牟縣有管叔邑後漢志中牟縣有管城杜預曰管國也在京縣東北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執節尉信陵君使安陵君遣縮高欲使安陵以君命諭其民以父諭其子也執節尉之執節者也周執節以使漢執節則使且可以專殺矣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之所

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夫，音扶。倍，蒲妹翻。喜，許既翻。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使，疏吏翻。之，如也，往也。安陵本魏地，魏襄王以封其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造，七到翻。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憲。太府，魏國藏圖籍之府。憲，法也。憲之上篇曰：臣弒君，子弒父，有常不赦。有常，謂有常法也。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降，戶江翻。與，讀曰預。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必反爲國禍。謂爲安陵之禍也。悍，下罕翻，又音汗。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刎，扶粉翻。頸，居郢翻。縞，古老翻。爾雅曰：縞，皓也。辟，讀曰避。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請再拜辭罪。安陵受封於魏，國者也。縮高受廛於安陵者也。縮高之子，不爲魏民，逃歸秦而臣於秦，爲秦守管。時秦加兵於魏，欲取大梁，安陵儻念魏爲宗國，縮高儻念其先爲魏民，見魏之危，安敢坐視而不救。公子無忌爲魏舉國以臨之，安陵君則陳太府之憲，縮高則陳大臣之義以拒之，雖死不避，反而求之，可謂得其死乎？無忌爲之縞素辟舍以謝安陵，吾亦未知其何所處也。

王使人行萬金於魏，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信陵君殺晉鄙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六年。間，古莧翻。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爲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而不聞魏王矣。令，力丁翻。說，式芮翻。將，即亮翻。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爲魏王未也。數，所角翻。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將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以

酒色自娛，凡四歲而卒。朝，直遙翻。卒，子恤翻。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爲之主。鄭玄曰：君爲之主，主人爲臣，恩爲己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記曰：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之。五月丙午，王薨。薨，呼肱翻。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決於文信侯，號稱仲父。呂不韋封文信侯，仲父，以齊桓禮管仲禮之。晉陽反。是年，秦攻得晉陽，置太原郡。未久而秦有莊襄王之喪，故反。

始皇帝上

諱政，莊襄王子也。王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故自號曰皇帝，欲傳世以一至萬，乃除謚法號，始皇帝。

元年。蒙驁擊定之。擊定晉陽也。驁，五到翻。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爲渠，間，古莧翻。班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开頭山，東至馮翊陽陵縣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淮南子曰：涇水出薄落之山。華戎對境圖：涇水上接蔚茹水，南流至笄頭山，西折而東流，逕原州、涇州界，又東流逕邠州、乾州之北，又東南流至雍州涇陽縣而合于渭。師古曰：仲山，即今九嵕之東仲山也。开，輕煙翻。蔚，紆勿翻。笄，古今翻。雍，於用翻。嵕，祖紅翻。並北山東注洛。並，步浪翻。師古曰：洛水，即馮翊漆沮水。程大昌曰：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來始有洛水。所謂洛者，班志云源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後歷鄜坊同三州，始入渭，孔安國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是也，懷德，唐同州朝邑縣是也。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沮水自邠州東北來，洛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所謂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沮，七余翻。鄜，音膚。邠，彼巾翻。中作而覺，師古曰：中作，謂用功中道，事未竟也。覺，謂事露也。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爲，于僞翻。卒，子恤翻，終也。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師古曰：注，引也。填閼，謂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更令肥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杜佑曰：古者百步爲畝，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爲畝。閼，讀曰淤，音於據翻。舄，音昔。鹵，音魯，亦作滷，音郎古翻。溉，古代翻。關中由是益富饒。饒，有餘裕也。

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麃，姓也。班志曰：麃，邑名。麃公，史失其姓名。麃，悲驕翻。將，即亮翻。卷，丘權翻，又音如字。卷，邑名。趙以廉頗爲假相國，伐魏，取繁陽。班志，繁陽縣屬魏郡。師古曰：在繁水之陽。括地志：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相，息亮翻。趙孝成王薨，子

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使使疏吏翻。令力丁翻。被皮義翻。上時掌翻。矢，糞也。趙王以為老，遂不召。郭開之間廉頗，以其仇也；其讒殺李牧，則奸貨耳。讒人罔極，其禍國可勝言哉！間古莧翻。好呼到翻。勝音升。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將即亮翻。壽春縣，漢屬九江郡，唐為壽州治所。始皇六年，楚方徙都壽春。史終言廉頗之事也。卒子恤翻。

三年，大饑。五穀皆不熟為大饑。蒙驁伐韓，取十二城。驁五到翻。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班志：武遂縣屬河間國，方城縣屬廣陽國，後漢志作方城。括地志：易州遂城縣，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將即亮翻。燕因肩翻。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秦置鴈門郡，在代郡西南。匈奴，淳維之後，本夏后氏之苗裔。索隱曰：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曰：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曰：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獯許云翻。粥音育。獫虛檢翻。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康曰：御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帥得稱府，故曰莫府。莫與幕同。一曰：莫，大也；莫府，猶言大府。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註云：揮、夷牟，黃帝臣。是弓矢起於黃帝矣。騎奇寄翻，下同。剡以冉翻。謹烽火，多閒諜。塞上置候望之地，有警則舉烽。漢書音義：烽如覆米䉛，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䉛，漉米藪也，音一六翻。纂要：䉛，淅箕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烽主晝，燧主夜。閒諜者，使之閒行以伺敵，觀其變動也。閒古莧翻。諜達協翻。著直略翻。桔吉屑翻。槔音皋。䉛音鹿。淅音析。難乃旦翻。伺相吏翻。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收畜產而自保也。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將即亮翻。趙王讓之。讓，責也。李牧如故。王怒，使佗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說文：畜，許竹翻，養也。史記正義：許又翻，又音畜聚也。王復請李牧。復扶又翻。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杜門，塞門以拒絕來者。彊其兩翻。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言屢賞而不用之以戰也。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車騎皆選其堅良者。乘繩證翻。騎奇寄翻。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將即亮翻。彀者十萬人，彀古候翻，張弓也。索隱曰：彀謂能射者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委，棄也；委之於敵也。佯音羊。單于聞之，單于，匈奴首領之稱。班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單音蟬。率讀曰帥。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陳讀曰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如淳曰：襜襤，胡名，在代地。班書作澹林。襜都甘翻。襤盧談翻，類篇盧甘翻。破東胡，東胡，其後為鮮卑、烏丸。服虔曰：在匈奴東，故曰東胡。降林胡，如淳以澹林為東胡，以此觀之，似是兩種。降戶江翻。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近其靳翻。先是，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狄。先悉薦翻。秦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班志：緜諸道屬天水郡，西戎之緜諸戎有緜諸道，括地志：緜諸城在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唐貞觀十七年，省秦嶺入清水縣。韋昭曰：緄戎，春秋以為犬戎。師古曰：緄，二云夷也。史記正義曰：緄音昆。字書作混。余謂昆戎即周之昆夷。翟即狄。同班志：隴西郡有狄道，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天水郡有豲道，應劭曰：豲，戎邑也。狄道，晉置武始郡。括地志：豲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豲戶官翻。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班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後漢志：扶風漆縣有漆水。音分扶風置新平郡，治漆縣。班志：義渠道屬北地郡，括地志：唐慶二州地。又班志：馮翊臨晉縣，故大荔城。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唐朝邑縣，本漢臨晉地，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也。宋白曰：同州馮翊縣，古大荔城，在今州東三十七里朝邑縣界，故王城是也。荔力計翻。班志：安定郡有烏氏縣。括地志：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氏音支。班志：北地郡有朐衍縣。括地志：鹽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應劭曰：朐音煦。師古音香于翻。康求于翻，非。而趙北有林

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自擣北平無終白狼以北皆大山重谷諸戎居之春秋謂之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泉，甘泉在漢馮翊雲陽縣漢起甘泉宮於此。誘，羊久翻。遂發兵伐義渠，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隴西，唐渭州、洮州、河州之地；北地，唐慶州、甯州、鄜州、鹽州、靈州之地；上郡，唐延州、綏州、銀州之地。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五原郡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酈道元曰：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他異山，故廣志云朔方郡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議志之僻也。陰山在河東南斯可矣。漢郎中侯應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孝武出師攘之於漠北，匈奴過之未嘗不哭，則此山蓋在沙漠之南也。括地志：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杜佑曰：今安北府北山是也，安北府治中受降城地。志：朔方郡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名曰高闕。水經注：河水自臨戎縣東屈而東流，逕高闕南，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劉昫曰：高闕北拒大磧口三百里。杜佑曰：高闕當在豐州河西。厥九勿翻。降戶江翻。窳以主翻。渾戶昆翻。磧七迹翻。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史記正義曰：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漢之鴈門、代郡，皆在句注之北，唐之雲、朔、蔚、新、武州即其地也。若唐之代州鴈門郡，惟崞、繁時二縣，漢鴈門郡之舊縣，其鴈門縣則漢太原郡之廣武縣也，五臺則漢太原之慮虒縣也。句音鉤。陘音刑。蔚紆勿翻。崞音郭。時音止。師古曰：慮虒音廬夷。其後燕將秦開為質於胡，姓譜：秦本顓頊後，子嬰既滅，支庶為秦氏。余按左傳魯有秦堇父，秦姓其來尚矣。燕因肩翻。將即亮翻。質音致。父音甫。堇几隱翻。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名，在上谷。余按漢書所謂上谷之斗造陽是也。杜佑曰：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即嬀州鎮城縣。史記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在上谷，未詳孰是。史記正義曰：上谷，今嬀州。王隱地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以上谷名焉。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燕因肩翻。嬀居為翻。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拒胡。漁陽，唐薊州、檀州；北平，唐平州；遼東，其地在大遼水之東，唐嘗置遼州，又嘗為安東都護府治所。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四年春，蒙驁伐魏，取暘、有詭。暘，徐廣音揚，索隱音暢，類篇又音亮翻，仲郎翻。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質音致。七月，蝗，疫。蝗子始生曰蝝，翅成而飛曰蝗，以食苗為災。疫，札瘥癘也。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魏安釐王薨，子景湣王立。釐讀曰僖。湣讀曰閔。

五年，蒙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二十城。驁五到翻。括地志：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十五里。索隱曰：燕、虛，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於虛。赧王四十二年，須賈說秦王曰：拔燕、酸棗、虛、桃。按今東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桃城，虛蓋與桃相近。括地志：南燕城，古燕國，滑州胙城縣是也。桃虛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燕烏田翻。虛如字。班志：長平縣屬汝南郡。括地志：在陳州宛丘縣西六十六里。班志：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雍於用翻。史記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山陽縣。余考之上下文，此非河內之山陽，蓋班志山陽郡之地。初置東郡。

初，劇辛在趙與龐煖善，赧王三年，劇辛自趙適燕。劇，竭戟翻。煖，音許遠翻，又許元翻。赧，奴版翻。已而仕燕。燕王見趙數困於秦，廉頗去而龐煖為將，欲因其敝而攻之，問於劇辛。對曰：「龐煖易與耳。」數所角翻。將，即亮翻。易，弋豉翻。燕王使劇辛將而伐趙，趙龐煖禦之，殺劇辛，取燕師二萬。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以發明年合從伐秦事。從子容翻。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從子容翻。長知兩翻。春申君用事，取壽陵。徐廣曰：壽陵在常山。史記正義曰：本趙邑也。余據五國攻秦，取壽陵至函谷，則壽陵不在新安、宜陽之間，當在河東郡界，常山無乃太遠。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史記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余按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又按隋志，魏州之觀城縣，舊曰衛國，開皇六年始更名。信都國則隋冀州也。開皇六年置武邑縣，并得觀津縣地，則觀津猶屬信都也。正義誤矣。觀，古玩翻。「人皆以楚為強，君用之而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阸之塞而攻楚不便。劉昭曰：江夏郡鄳縣，古冥阸之塞也。史記正義曰：黽阸之塞在申州。張守節曰：申州羅山縣本漢鄳縣，平靖關蓋鄳縣之阸塞。括地志曰：石城山在申州羅山縣東南二十一里，古冥阸塞。黽音盲。康彌兗切，非也。阸音厄，又於賣翻。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背蒲妹翻。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鄢於據翻。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郢以井翻。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相息亮翻。秦拔魏朝歌，朝歌，紂都，衛康叔所封也。班志：朝歌縣屬河內郡。及衛濮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

野王。班志，野王縣屬河內郡。濮，博木翻。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伐魏，取汲。夏，太后薨。卽夏姬也。夏，戶雅翻。薨，呼肱翻。蒙驁卒。驁，五到翻。卒，子恤翻。

八年，魏與趙鄴。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九年，伐魏，取垣、蒲。蒲，晉公子重耳所居邑也。班志，蒲子縣、垣縣皆屬河東郡。括地志：故垣城，漢縣治，本魏地，王垣，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故城在隰州蒲縣北四十五里。垣，于元翻。隰，直龍翻。夏四月，寒，民有凍死者。王宿雍。雍，於用翻。己酉，王冠，冠，古喚翻。帶劍。楊端和伐魏，姓譜：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以爲氏。又晉大夫楊食我，食采於楊，氏子孫以邑爲氏。取衍氏。史記正義曰：衍氏在鄭州。衍，羊善翻。食，音嗣。采，倉代翻。初，王卽位年少，少，始照翻。太后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禍及己，乃詐以舍人嫪毐爲宦者，進於太后。師古曰：嫪，居虯翻，許愼郎到翻。嫪，盧道切；毐，烏改翻。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爲長信侯，以太原爲毐國，政事皆決於毐；客求爲毐舍人者甚衆。王左右有與毐爭言者，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下，遐稼翻。治，直之翻。毐懼，矯王御璽發兵，欲攻蘄年宮爲亂。班志：蘄年宮，秦惠公所起，在雍。括地志：在岐州城西故城內。蘄，巨衣翻。句斷。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相，息亮翻。戰咸陽，斬首數百；毐敗走，獲之。秋九月，夷毐三族，秦有夷三族之罪。張晏曰：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所謂參夷之誅也。黨與皆車裂滅宗；舍人罪輕者徙蜀，凡四千餘家。遷太后於雍萯陽宮。萯陽宮，秦文王所起。水經註：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萯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後漢志：甘亭在扶風鄠縣。萯，音倍。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其四支，積於闕下！」死者二十七人。斷，丁管翻。齊客茅焦上謁請諫。姓譜：周公之子封於茅，其後以國爲氏。又有茅戎；邾大夫有茅地。茅，莫交翻。謁，猶今之刺也。上謁者，通名而求見也。上，時掌翻。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邪？」若，汝也。夫，音扶。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二十八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天之經星也。日月五星之行，躔次所舍，故謂之宿。宿，音秀。亢，音剛。觜，卽移翻。參，疏簪翻。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使，疏吏翻。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而逃。邑子，同邑之少年也。王大怒曰：「是人也，故來犯吾，趣召鑊亨之，趣，讀曰促。鑊，胡郭翻；吳人謂之鍋。是安得積闕下哉！」王按劍而坐，口正沫出。沫，莫曷翻，涎也。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蔡邕獨斷曰：陛，階陛也。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稱陛下。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以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若今稱殿下、閣下之類。斷，丁亂翻。王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悖，蒲妹翻，又蒲沒翻。行，下孟翻；下同。不自知邪？邪，音耶。車裂假父，謂嫪毐。囊撲二弟，以囊盛其人，撲而殺之。撲，弼角翻，又普卜翻。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雍，於用翻。行，下孟翻。爲，于僞翻。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質，與鑕同，職日翻；鑕，椹也。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受事，君受所教之事也。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爲母子如初。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甚衆進之，卒無子。卒，子恤翻。趙人李園持其妹欲進諸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乃求爲春申君舍人，已而謁歸，謁，謂告而歸也。故失期而還。欲以發春申君之問也。還，從宣翻。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臣之妹，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謂已入聘幣否也。使，疏吏翻。曰：「未也。」春申君遂納之。既而有娠，娠，音身。李園使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周赧王五十二年，楚以春申君爲相，至是二十餘年。說，式芮翻。相，息亮翻。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人謂死後爲百歲後。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

乎非徒然也言非但如此而已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之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謹舍者別爲館舍以居之奉衛甚謹也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李園妹爲王后李園亦貴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史記正義曰無望者不望而忽至今君處無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死無常也處昌呂翻事無望之主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正義曰謂吉凶忽爲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其實王也相息亮翻王今病旦暮薨薨而君相幼主因而當國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長知兩翻不讀曰否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左傳曰怨耦曰仇蓋取此義治直之翻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薨呼肱翻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班書百官表郎掌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韓信曰吾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蓋戰國時置此官王薨李園先入臣爲君殺之此所謂無望之人也爲于僞翻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楚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史記正義曰棘門壽春城門名春申君入死士俠刺之俠讀曰夾蓋夾而刺之魏晉儀衛有俠轂隊亦曰夾轂隊刺七亦翻投其首於棘門之外於是使吏盡捕誅春申君之家太子立是爲幽王

揚子法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

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不忍誅

十年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國相息亮翻文信侯國於河南洛陽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其主遊間耳謂遊說以間秦之君臣爲于僞翻間古莧翻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索山客翻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上時掌翻史記戎王使由余使於秦穆公留由余而遺戎王以女樂戎王受而說之乃歸由余由余諫戎王而不聽穆公使人要之由余遂去戎降秦穆公用其謀伐戎并國十二開地千里晉獻公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奚以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穆公贖之於楚授以國政奚薦其友蹇叔穆公使人厚幣迎之以爲上大夫晉惠公殺其大夫丕鄭其子豹奔秦穆公用之公孫支子桑也余使疏吏翻遺于季翻說讀爲悅要一遙翻降戶江翻媵以證翻宛於元翻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事並見前治直吏翻從子容翻雎息隨翻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不產於秦而王服御者衆夫音扶色女色也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秦謂民爲黔首黔其廉翻黴黑也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齎盜糧者也藉慈夜翻假也借也齎子兮翻持遺也或爲資義亦通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還班志京兆新豐縣秦之驪邑古驪戎國也驪山在其南應劭曰高帝七年更名新豐驪呂支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更工衡翻王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

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卒，子恤翻。適，丁歷翻；又七賜翻。數，所角翻。）

十一年，趙人伐燕，取貍陽。（史記正義曰：貍，字或作漁。貍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也。康曰：貍，本字乃之切。余謂康音是。戰國策燕昭王攻齊，陽城及貍，皆在齊燕境上。燕因肩翻。）兵未罷，將軍王翦、桓齮、楊端和伐趙，（言伐燕之兵未罷，而秦兵來伐也。桓，本自姜姓，齊桓公後，因諡為氏。余按齊桓之前有周桓王、魯桓公，晉有桓莊之族，而以桓為氏者，亦不通矣。齮，魚綺翻，又去倚翻。將，即亮翻。）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陽，（閼，於葛翻。與，音預。橑，音遼，又音老。徐廣曰：橑陽在上黨。余按在上黨西北百八十里，晉唐樂平郡地，今之遼州也。據十三州志、十二州志。）桓齮取鄴、安陽。（鄴縣有安陽城，曹魏置安陽縣，屬魏郡。）趙悼襄王薨，（諡法：……）子幽繆王遷立。（繆，靡幼翻。）其母，倡也，（倡，音昌。技女也。）嬖於悼襄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行，下孟翻。為遷亡趙張本。）文信侯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之。（使，疏吏翻。）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處，昌呂翻。）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誅。

十二年，文信侯飲酖死，（鴆鳥出南方，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酖，直禁翻。）竊葬。其舍人臨者，皆逐遷之。（臨，力鴆翻。哭也。）且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操，七刀翻。嫪，居虯翻。毒，烏改翻。）

揚子法言曰：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穿壁。窬，窬牆。窬，音俞，又音豆。）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擔，亦作儋。儋，人名小罌也。儋，音都濫翻。石，斗石也。罌，於耕翻。）未見雒陽也。

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發四郡兵助魏伐楚。（發關東四郡兵也。）

十三年，桓齮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齮，魚綺翻，又去倚翻。敗，補邁翻。將，即亮翻。扈，音戶。輒，陟涉翻。後漢志：魏郡鄴縣有平陽城。括地志：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史記正義曰：平陽，戰國時屬韓，後屬趙。若據正義所云，則以此平陽為河東之平陽，非也。當以後漢志、括地志為正。）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復，扶又翻。括地志：宜安故城在常山藁城縣西南二十五里。肥下，即班志真定國之肥累縣，春秋肥子之國。括地志：肥累故城在藁城縣西七里。）秦師敗績，（大崩曰敗績。）桓齮奔還。（還，從宣翻。）趙封李牧為武安君。

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後漢志：魏郡鄴縣有武城。史記正義曰：即貝州武城縣外城是。齮，魚綺翻，又去倚翻。）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古者列國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璽，斯氏翻。）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術之學，（班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師古曰：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知術數，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數。師古曰：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公孫弘曰：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數，所角翻。）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治，直之翻。）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自孤憤至說難，皆韓非子篇名。索隱曰：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者，韓非子有內外儲說篇，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制之在己，故曰內；儲說者，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余謂說難者，言游說之難也。說，音稅。難，如字。）

王聞其賢，欲見之。非為韓使於秦，（為，于偽翻。使，疏吏翻。）因上書說王曰：（上，時掌翻。說，式芮翻。）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從，子容翻。）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燕，因肩翻。朝，直遙翻。）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為，于偽翻。）今王不用，久

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下，遐稼翻。治，直之翻。遺，于季翻。令，力丁翻。）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揚子法言曰：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知說之難而卒死於說，是何其所行與所言反也。說，式芮翻。難，如字。卒，子恤翻。）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確，堅也。言自信之堅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夫，音扶。此非指韓非，子之名。）或曰：非憂說之不合，非邪？（此非，是非之非。邪，音耶。）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謂欲亡韓。）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言死猶有餘罪也。）烏足愍哉！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番，音婆，又音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秦軍畏李牧，不敢戰而還。趙之所恃者李牧，而卒殺之，以速其亡。）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之父異人質於趙，生王於邯鄲。）王即位，丹為質於秦，（質，音致。）王不禮焉，丹怒，亡歸。（為丹遣荊軻刺秦王張本。）

十六年，韓獻南陽地。（此漢南陽郡之地。時秦、楚、韓分有之。）九月，發卒受地於韓。魏人獻地。代地震，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史記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州。余謂上書代地震，則樂徐、平陰皆代地也，烏得在晉、汾二州界！水經註：徐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大嶺下，東北流，逕郎山，入北平郡界。意樂徐之地當在徐水左右。又代郡平邑縣，王莽曰平湖。十三州志：平湖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水經註曰：代郡道人縣城北有潭，淵而不注，俗謂之平湖。平陰之地，蓋在此湖之陰也。樂，音洛。）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垣，于元翻。坼，斥格翻。說文：坼，裂也。）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史記本紀作內史騰。班書百官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余按秦內史兼治漢三輔之地。始皇并天下，置三十六郡，內史其一也。）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韓至是而亡。潁川郡，韓地也。韓自平陽徙都河南新鄭，韓景侯又自新鄭徙都陽翟。秦滅韓，遂以陽翟縣為潁川郡治所。）華陽太后薨。（華，戶化翻。）趙大饑。衛元君薨，子角立。

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史記正義曰：上郡、上縣，今綏州是也。余謂上地，以其地在大河上游，凡上郡抵西河之地皆是也。應劭曰：井陘在常山郡井陘縣西，唐謂之土門。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陘，音刑。）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端和，即楊端和。此逸楊字。）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之。（姓譜：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又邾武公名夷，字曰顏，故公羊傳稱顏公，後以為氏。將，即亮翻。采，倉代翻。傳，直戀翻。）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蔥，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趙至是亡。邯鄲，音寒丹。）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王母，邯鄲美女也，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怨，於元翻。）還，從太原、上郡歸。（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太后薨。（薨，呼肱翻。）王翦屯中山以臨燕。（中山，春秋之鮮虞也。戰國時為中山國，趙滅之，以其地為中山郡。水經註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唐之定州，即其地也。燕，因肩翻。）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奔代，（帥，讀曰率。）自立為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上谷，燕地，秦置上谷郡，唐易州、嬀州之地。括地志：上谷郡故城在嬀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嬀，居為翻。）

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郝，音釋，康曰：呵各切。）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魏景湣王薨，子假立。（湣，與閔同。）

燕太子丹怨王，（怨王之不禮也。）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鞠，居六翻，姓也。姓譜云：后稷之孫，生而有文在手曰鞠，因以為氏。余謂此傅會之說也。）鞠武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令，力丁翻。惛，康曰：惛，音昏；悶，上用切。余謂惛然字句絕，言鞠武之計迂遠，使人悶然。惛，如字。須，待也。）頃之，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姓譜：周宣王封太王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太子受而舍之。（舍，如字，館也。）鞠武諫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

樊將軍入匈奴。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是固丹命卒之時也。命卒謂命盡也丹言樊將軍以窮來歸當盡死以保匿舍藏之卒子恤翻願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禍以爲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太子不聽。太子聞衛人荆軻之賢，楚國本曰荆此蓋楚未改國號之前受姓也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燕因肩翻數所角翻何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從子容翻使疏吏翻刦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燕丹於禮致荆軻之初畫兩端之策荆軻守其初說所以事不成要之戰國之士皆祖曹沫之故智若藺相如會秦王毛遂詰從於楚之類是也沫音末又讀曰劌刺七亦翻又七賜翻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軻許之。於是舍荆卿於上舍，太子日造門下，所以奉養荆軻無所不至。閒古莧翻造七到翻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漢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亢亭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史記正義曰督亢陂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唐會要涿州新城縣太和六年置古督亢地也督都毒翻亢音剛又康苦浪切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說讀曰悅臣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揕張鴆翻索隱曰揕謂以劍刺其胸也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燕因肩翻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遂自刎。太子聞之，犇往伏哭，然已無奈何，遂以函盛其首。刎扶粉翻盛時征翻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之，焠忽潰翻索隱曰焠染也謂以毒藥染劍鍔也水與火合爲焠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纔足以霑濡絲縷便立死也康曰血出如絲縷也濡人余翻縷龍主翻乃裝爲遣荆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爲之副，使入秦。

資治通鑑卷第六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秦紀二（起閼逢閹茂，盡玄黓執徐，凡十九年。）

始皇帝下

二十年。荊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韋昭曰：九賓，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史記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爲釋。劉原父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荊軻奉圖而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見，賢遍翻。）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荊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環，音宦。）羣臣皆愕，卒起不意，（愕，五各翻。卒，讀曰猝，後倉卒之卒皆同音。）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操，七刀翻。）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斷，丁管翻。）荊軻廢，乃引匕首擿王，中銅柱。（索隱曰：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翻。中，竹仲翻。）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荊軻以徇。（體解，支解也。解，佳買翻。）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代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薊，音計。）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遺，于季翻。）令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索隱曰：衍水在遼東。）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復，扶又翻。）王賁伐楚，（賁，音奔，翦之子也。）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荊，（王父莊襄王諱楚，故謂楚爲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度，徒洛翻。）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王翦，頻陽人也。班志，頻陽縣屬京兆，秦厲公所置。應劭注曰：縣在頻水之陽。杜佑曰：美陽本漢頻陽縣故城，在縣西南二十里。宋白曰：因界內頻陽山而名。）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浚陽水所經也。水經：渠水出滎陽北河，東南流至浚儀縣。注云：始皇使王賁攻魏，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因謂之梁溝。）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降，戶江翻。）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

李信攻平輿，（班志，汝南郡有平輿縣，春秋沈子之國。輿，音預。史記正義：讀如字。）蒙恬攻寢，（班志，汝南郡有寢縣。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寢丘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徐廣曰：寢，今固始。寢，師古曰：寢，子衽翻。劉仲馮曰：據此，寢疑自別地。余謂郡縣離合無常，蓋後來併寢入固始也。杜佑曰：潁州汝陰縣有寢丘，秦蒙恬攻寢即此。）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此鄢郢非楚故都之鄢郢也。楚故都爲白起所取，秦已置南郡。據楚都壽春，以壽春爲郢，則其前自郢徙陳，亦必以陳爲郢矣。然則此郢乃陳也，鄢則潁川之鄢陵，與平輿、城父地皆相近。或曰：鄢郢當作鄢陵。）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班志，沛郡有城父縣。索隱曰：在汝南郡良鄉。史記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者也。括地志：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班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此郡都尉將兵從伐楚者也。秦列郡有守有尉有監，然秦漢之制，行軍亦自有都尉。敗，補邁翻。）李信奔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將，即亮翻。復，扶又翻。）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霸水上，在長安東三十里。霸水，古之滋水，秦穆公更名。）王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

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此當是出武關也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貸與貣同吐得翻從人求物也王翦曰不然王怚中而不信人史記怚相音麤徐廣曰一作粗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數所角翻挑戰者擿嬈敵以求戰也挑徒了翻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飲於禁翻食祥吏翻後以義推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裴駰曰據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手投之拔距猶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余謂投石以石投人也齊高固桀石以投人是也超距距躍也晉魏犨距躍三百是也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班志沛郡有蘄縣史記正義曰徐州縣也康以爲江夏之蘄春其誤甚矣蘄渠之翻又音機殺其將軍項燕項燕項梁之父也燕烏賢翻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楚至是亡矣按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後分爲九江鄣會稽三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燕至是亡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勝音升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忽諸言忽然而亡也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爲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熾尺志翻焱弋贍翻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彊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爲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爲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蒲蓬逋翻手行也伏鳧墨翻伏地也復言重諾非信也復言謂言必信而可復也重諾重然諾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白公勝欲報其父讎不勝其忿以及其叔父事見左傳荊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漢鄒陽曰荊軻湛七族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王其族坐之湛沒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爲蛛蝥之靡聶政爲壯士之靡要離吳人爲吳王闔閭刺慶忌言其力不足譬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靡死耳靡披靡而死也爾雅疏鼅鼄鼄蝥方言自關以西秦晉之間謂之鼄蝥趙魏之間謂之鼅鼄蛛音朱蝥音矛靡溫公揚子注音如字康奚爲切謂靡爛也余謂康音義俱非聶政事見一卷安王五年荊軻爲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荊軻君子盜諸吳祕曰荊軻以君子之道類之則盜爾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王嘉嘉奔代見上卷十九年趙既不祀王翦悉定荊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秦會稽郡治吳縣兼有今閩越兩浙之地後漢分會稽置吳郡而會稽郡徙治山陰縣劉昫曰禹會諸侯江南而計功因名其山曰會稽猶言會計也會古外翻五月天下大酺

初齊君王后賢君王后太史敫女襄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言齊東取島夷以海上爲邊也或曰齊東邊海不與秦接故不受兵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忘巫放翻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姓譜后本邸氏其後去邑史記正義曰勝音升多受秦間金間古莧翻下同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爲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左傳晉圍齊伐雍門之萩杜預曰雍門齊城門也雍於容翻又於用翻康於龍切非也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

稷而入秦。孟子曰，民爲大，社稷次之，君爲輕。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甄當作鄄，音工掾翻。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收三晉兵自河東攻秦，則入臨晉關。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城南下，卽南城之下也。南城，齊威王使檀子所守者。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楚攻秦自南，踰入武關。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格，如字，止也，鬭也。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誘，音酉。齊王遂降。秦遷之共，班志，河內郡有共縣。史記正義曰，今衛州有共城縣。共音恭。下同。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處，昌呂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賓客，不知其善否也。齊田氏亡。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樂，音洛。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勠力以保家國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柢，都禮翻，又丁計翻。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王初幷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爲五帝。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曰，伏羲神農燧人爲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孔穎達曰，鄭玄注中候勑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五帝者，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帝號同天名，所莫加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乃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謂其制度之命也。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得稱之。更，工衡翻。自稱曰朕。古者君臣之間通稱曰朕，自秦定制，唯天子獨稱之。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太上者，極尊之稱也。始皇自號曰始皇帝，故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自漢高帝以尊太公，此後不復爲追號。制曰，死而以行爲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周公作謚法，欲行之實惡以立謚，如幽厲之君，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今秦除之，畏後人加己以惡謚也。謚，神志翻。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史記正義，數，色主翻。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所謂終始五德之運者，伏羲以木德王，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德王；土生金，故少昊以金德王；金生水，故顓頊以水德王；水生木，故帝嚳以木德王；木又生火，故帝堯以火德王；火又生土，故帝舜以土德王；土又生金，故夏以金德王；金又生水，故商以水德王；水又生木，故周以木德王。此五德之終而復始也。鄒衍以爲周得火德，蓋以火流王屋爲周受命之符，且服色尚赤故也。就衍之說，以爲終始，秦當以土爲行。今始皇以水勝火，自以水爲行。所謂推五勝也。漢初以土爲行，蓋亦祖衍之說也。及始皇幷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爲紀。改年，句斷。夏以建寅之月爲歲首，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今始皇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是改年也。自此紀年皆以十月爲歲首，朝賀以十月朔。以水爲行，故色尚黑。水成數六，故以六爲紀。丞相綰言，燕齊荆地遠，避莊襄王諱，故以楚爲荆。索隱曰，丞相綰，姓王。不爲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下，遐稼翻。凡自上而下之下皆同音。廷尉斯曰，班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爲號。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易，以豉翻。史記正義音以職翻，非也。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

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甯息豈不難哉廷尉議
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裴駰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
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
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為三十六郡班書百官表郡守掌治其郡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守始究翻監去
聲康又居銜切余謂守尉監官名也當從去聲若監郡之監則從平聲記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陸德明釋文監古
暫翻監於古銜翻可以知矣
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鐻鐻與虡同音巨虡者所以懸鍾橫曰筍植曰虡
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史記正義曰漢書五行志
時大人見臨洮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故銷兵器鑄而象之所謂金狄也
一法度衡石丈尺
徙天下豪桀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
在渭南上林在漢長安縣西南秦始起上林苑至漢武帝又增而廣之每破諸侯寫放其宮
室作之咸陽北阪上程大昌雍錄曰咸陽北阪漢武帝別名渭城阪即九嵕諸山麓也南臨
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徐廣曰雍門在高陵
縣史記正義曰在今岐州雍縣東余按班志高陵縣屬左馮翊左輔都尉治焉雍縣屬右扶風二說相去何遼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城西
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名西城門但長安本秦離宮秦之咸陽則漢扶風之渭城也渭城與長安相去雖不遠然秦時長安未有十二
門也豈作史者因漢之雍門而書之歟涇渭言涇渭之交也複與複同音方目翻複道閣道也上下有道故謂之複所得諸
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范史
隗囂傳王孟塞雞頭道賢注曰在原州高平縣西括地志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有雞頭山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
北地賢曰回中在汧括地志回中宮在雍西四十里史記正義曰言始皇西巡出隴右向西北出寧州西南行至成州出雞頭山東還過
岐州之回中宮也余謂上書巡隴西北地則先至原州之雞頭山而還過回中道里為順若出成州之雞頭則須先過回中而後至雞頭
以書法之前後觀之居然可見
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作宮已成而更名也索隱曰言為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天官書中宮曰天極是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
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三輔黃圖曰甘泉宮一名雲陽
宮關輔記曰林光宮一曰甘泉宮始皇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周匝十餘里漢武帝廣之周十九里又黃圖曰咸陽北至九嵕甘
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彌望相屬甬道唐夾城之類也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甬余隴
翻賈山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應劭
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孔穎達曰馳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屬之欲翻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班志
魯國騶縣嶧山在北應劭曰邾文公遷于嶧即此括地志鄒嶧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嶧音亦於是召集魯
儒生七十人孔穎達曰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至泰山
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
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
施用由此絀儒生括地志泰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一曰岱宗服虔曰封者增山之高禪廣地也張
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以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
也除地為墠後改墠為禪神之也太康地記曰為壇於泰山以祭天示增高也為墠於梁父以祭地示廣也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
於泰山之上者何因高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以自勸也增太山之高以報天
附梁父之基以報地惡烏路翻師古曰蒲車以蒲裹輪葅稭班志作苴稭如淳曰苴讀如租稭讀曰戛晉灼曰苴藉也師古曰茅藉也苴
本作葅假借用耳應劭曰稭槀本去皮以為席絀與黜同黜退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
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班志泰山郡有梁
父縣師古注曰以山名縣括地志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父音甫其禮頗采太祝之祀
雍上帝所用班表奉常之屬有雍太祝令丞蓋漢仍秦制也秦作畤於雍以祀上帝今采其禮以為封禪禮而
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
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
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日日主祠成山八日四時主祠琅邪或曰八神齊自太公以來
祠之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
德明得意班志琅邪郡有琅邪縣山海經琅邪臺在渤海間琅邪之東郭璞曰琅邪臨海邊有山曰琅邪臺越王句踐徙
琅邪作觀臺以望東海史記曰始皇徙三萬家於臺下是其所作因越之舊也括地志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
臺於山上謂之琅邪臺邪音耶大樂之樂琅邪之風景也樂音洛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
之徒稱有僊道形解佳買翻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
皆爭傳習之道經有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張晏曰羨門子高仙人居碣石山上服
虔曰形解尸解也張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如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謂之龍解骨化去迂羽俱翻又憂俱翻自齊威
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

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太史公曰嬴姓分封者爲徐氏。姓譜曰皋陶子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齊戒之齊讀曰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爲風不得而至自解猶今言分疏。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班志楚國有彭城縣古彭祖國。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水經泗水出魯國卞縣北山東南過彭城縣又東過下邳縣入淮時人相傳以爲宋太丘社亡而周鼎沒於泗水中故祠泗水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水經淮水出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行三千餘里。之衡山南郡。班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之東南括地志衡山一名岣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漢衡山國在江北秦拔楚郢置南郡唐爲荊州江陵府之往也。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幾居依翻。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班志湘水出零陵郡零陵縣陽海山北至酃入江括地志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冢在湘陰縣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弘之荊州記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而名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因葬焉博士以儒學爲官漢成帝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赭音者赤也。遂自南郡由武關歸。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凡五世。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欲爲韓報仇。爲于僞翻。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有博浪沙索隱曰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史記正義曰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浪音宕師古曰浪音浪史記作浪正義音浪。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狙候屬狙之伺物必伏乘其便而擊之狙擊者謂伏其旁而狙伺以擊之也狙千恕翻又千余翻索隱曰漢官儀天子有屬車副車奉車郎御而從後余謂副貳也漢有五時副車又在屬車之外。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索山客翻。始皇遂登之罘。班志之罘山在東萊腄縣括地志之罘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一百八十里罘音浮。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旋卸還字之往也。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孔穎達曰黔黑也凡民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班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驪成縣西南文穎曰碣石在遼西郡絫縣酈道元曰濡水至絫縣碣石山今於此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鉅海之中名天橋柱碣音桀。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姓譜姜姓之後封於盧以國爲氏。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坊。壞音怪坊讀曰防。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錄圖書如後世讖緯之書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而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爲兵。賈誼曰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謂之贅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肬贅也賈轉貨販易者爲商坐市販賣者爲賈贅之銳翻。略取南越陸梁地。索隱曰謂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地班表漢高帝功臣有陸量侯須無詔以爲列諸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王如淳曰陸量秦始皇本紀所謂陸梁地也。置桂林南海象郡。桂林因產桂而名合浦以南山間無雜木冬夏長青葉長尺餘文穎曰桂林今鬱林郡師古曰桂林今桂州界是其地非鬱林也南海郡今廣州茂陵書曰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韋昭曰今日南是也。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所謂謫戍也晉志曰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嶺二也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諸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也師古以裴說爲是蜀注曰大庾嶺在虔州永明嶺白芒嶺在道州臨嶺在郴州臨源嶺在桂州謫則革翻處昌呂翻。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師古曰河南地當北地之北黃河之南余按河出積石過金城隴西安定北地郡界皆東北流北過朔方窳渾間方屈而東流逕高闕南又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徐廣所謂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劉昭曰二山皆屬五原郡西安陽縣班志臨洮縣屬隴西郡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縣臨洮水因以爲名洮土刀翻延長行也南北曰袤袤音茂逶於爲翻迤以支翻。暴師於外十餘年。蒙恬常居上郡統治之。威振匈奴。暴讀如字劉伯莊音僕括地志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覆獄者奏當已成而覆按

(之也。故者,如其當罪與不當罪,而故出入之;失者,誤出入也。)築長城及處南越地。(處,昌呂翻。)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灋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灋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此燒列國史記也。)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秦之焚書,焚天下之人所藏之書耳,其博士官所藏則故在。項羽燒秦宮室,始并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以後之學者咎蕭何不能於收秦圖書之日并收之也。)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應劭曰:城旦,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灋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鮒,孔子八世孫,字子魚。鮒,音附。)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班志,雲陽縣屬馮翊。)塹山堙谷,(塹,七豔翻。堙,音因。)千八百里,數年不就。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師古曰: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索隱曰:此以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旁廣也。三輔黃圖曰:作宮阿基旁,天下謂之阿房宮。括地志: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一十四里。史記正義曰: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卽阿房宮城東南面也。房,白郎翻。)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關中有南山、北山,自甘泉連延至嶻嶭、九嵕爲北山,自終南、太白連延至商嶺爲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辰爲天極,營室一星天子之宮也。)隱宮徒刑者七十萬人,(史記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也。徒,刑者有罪既加刑,復罰作之也。)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槨,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康曰:寫,四夜切。舍車解馬爲寫,或作卸。余謂此非舍車解馬之卸,卽前寫放宮室之寫,讀如字。)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或曰:皆至當屬上句。關中記云:東自函關,弘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汧陽郡汧源縣界,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東西千餘里。)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班志:東海郡朐縣,始皇立石海上以爲東門闕。朐,音劬。)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復,方目翻,除也。不事者,不供征役之事。)

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辟,讀曰避。)眞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康曰:稱,去聲,不稱,不愜意也。余謂康說非也。始皇初并天下,自稱曰朕,至此不稱朕耳。)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班志:梁山在扶風好畤縣。括地志:梁山宮在雍州好畤縣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雍錄曰:唐奉天縣有梁山,秦之梁山宮正在其地。)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誹,敷尾翻。)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康曰:廉,察也。余謂秦有誹謗妖言之罪,漢除之。妖,於驕翻。)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秦置御史,掌討姦猾,治大獄,御史大夫統之。)諸生傳相告引,(傳相告引者,謂甲引乙,乙復引丙也。傳,直戀翻。相,如字。)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灋孔子,(誦孔子之言,以爲灋也。)今上皆重灋繩

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爲胡亥奪嫡殺扶蘇張本

三十六年有隕石於東郡東郡本衞地秦徙衞君於野王以其地置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燔音煩爇也遷河北榆中三萬家河北北河之北也賜爵一級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去疾姓馮從才用翻守手又翻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古者天子巡狩所至山川之神各以秩次望祭之班志曰營水出營陽郡冷道縣南留山西流逕九疑山其山盤基蒼梧之野峯秀數郡之間羅巖九峯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括地志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百里皆山九峯相似故名九文山曰九疑山在永州方四千里四州各近一隅九域志曰九疑在道州舜陵在女英峯下九疑之第六峯也太史公曰舜南狩崩於蒼梧之野歸葬於江南九疑山海經曰舜之所葬在今道州零陵界則蒼梧九疑兩處也合而言之者誤也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史記正義曰括地志海渚一云在舒州同安縣東按舒州在江之中流疑海字誤籍柯音歌班志丹陽縣秦屬鄣郡括地志丹陽故城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班志錢唐縣屬會稽郡漢西部都尉所治唐爲杭州治所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陿中渡所謂水波惡處則今之由錢唐渡西陵者是也西陿中渡則今富陽分水之間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上會稽班志會稽山在會稽郡山陰縣南有禹冢禹井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江乘縣秦屬鄣郡漢屬丹陽郡括地志江乘故縣城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並海上北至琅邪之罘並步浪翻罘音浮見巨魚射殺之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平原縣秦屬齊郡漢分置平原郡史記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津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平津侯公孫弘所封亦近此蓋平津即此津余按公孫弘傳封勃海高城縣之平津鄉則平津非平原津也班志篤馬河至平原東北入海此蓋津渡處射而亦翻並步浪翻始皇惡言死惡烏路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爲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班書百官表太僕秦官其屬有車府令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史記正義曰始皇崩在沙丘宮平臺之中丞相斯爲上崩在外爲于偽翻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如淳曰轀輬車其車廣大有羽飾師古曰續漢書輿服志大行載轀輬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虡文畫曲轓長與車等太僕御駕六白駱馬以黑藥灼其身爲虎文史記正義曰轀音溫輬音涼又古玩翻一作輬音同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將即亮翻趙高者生而隱宮康曰宮刑在於隱室故曰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灋舉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灋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雅素也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長子謂扶蘇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通侯漢曰徹侯亦曰列侯應劭曰通侯亦曰徹侯通也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列侯者見序列也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爲然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更工衡翻改也數以不能闢地立功士卒多耗數所具翻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爲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

屬裨將王離。（數，所角翻，下同。屬，之欲翻，付也。康音蜀，非。下以屬同。）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趣，讀曰促。復，扶又翻。）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班志，陽周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陽周，甯州羅川縣之邑。屬，之欲翻。今按天寶元年改羅川縣爲真甯縣。）更置李斯舍人爲護軍。（班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又漢王以陳平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當是時恬已屬吏，恐其軍有變，故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之護諸將也。）還報。

胡亥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會蒙毅爲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爲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據地理，代距沙丘甚遠，蓋毅還至代，卽就繫之。）遂從井陘抵九原。（班志，井陘在常山石邑縣西。史記正義曰：井陘故關在井州石艾縣東十八里，卽井陘口。）會暑，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孟康曰：百二十斤曰石。班書貨殖傳：鮿鮑千鈞。師古注曰：鮿，膊魚也，卽今之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而說者乃讀鮑爲鮠魚之鮠，失義遠矣。鄭康成以鮑於煏室乾之，亦非也。煏室乾之，卽鮑耳，蓋今巴荊人所呼鰎魚者是也。秦皇載鮑亂臭者，則是鮑魚耳。而煏室乾者，本不臭也。鮑，白卯翻。鮿，音接。鮿，於業翻。鮠，五回翻。煏，蒲北翻。鰎，居偃翻。）從直道至咸陽，發喪。（直道，卽三十五年蒙恬所除者。）太子胡亥襲位。

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錮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至水也。余謂錮者，冶銅錮塞之也。三泉者，取九泉之數言之。）奇器珍怪徙藏滿之。（謂徙府庫之物以實陵便房中。藏，才浪翻。）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康注引劉伯莊云：機相灌輸，以防穿近者。予按文勢，自機弩至輒射之爲一意，已足。機相灌輸，是承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之意，作如是觀，文意甚順。射，而亦翻。史記正義：灌，音館；輸，音戍。）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從，才用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盡，閉之墓中。（藏重卽泄，謂工匠若更爲第二重機藏，與外人近，卽泄其所以爲機藏之事，故大事盡，則皆閉之墓中。大事盡[illegible]謂窆下，窆則送終之大事盡也。重，直龍翻。）

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二事並見前。卒，子恤翻。）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行，下孟翻。）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鬭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恬祖驁，父武，及恬三世皆事秦有功。）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倍，蒲妹翻。）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揚子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尸有餘，忠不足相也。（相，息亮翻。）

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爲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爲人臣之義，雖無辜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使，如字。）

二世皇帝上（諱胡亥，始皇少子也。）

元年冬十月戊寅，大赦。

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行，下孟翻。從，才用翻。並，步浪翻。著，如字。史記正義：丁略翻。）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

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康曰：上音缺，下丘逆翻。余謂決如字。決，裂也。裂開之隙，其間不能以寸，喻陜小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好，呼到翻。樂，音洛。）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趙高曰：陛下嚴灋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

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更，工衡翻。塞，悉則翻。枕，之鴆翻。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索隱曰：矺，貯格翻。史記正義音宅，與磔同。謂磔裂支體而殺之。溫公類篇音竹格翻，磔也。杜，故周之杜伯國，班志杜縣屬京兆，宣帝改曰杜陵。財物入於縣官。漢謂天子爲縣官，此縣官猶言公家也。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言事相連及皆逮之。貢父曰：其人在，直追取之曰逮；其人亡，則討而捕之。逮易辭，捕加力也。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言不敢挾親親之恩廢爲臣之節，何得以此罪加之。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與，讀曰預。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說，讀曰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食，讀曰飤，音祥吏翻。度不足，下調郡縣，史記正義曰：下，戶嫁翻。調，徒釣翻。謂下郡縣而調發之也。余謂下讀如字亦通。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秋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史記正義曰：卽河南陽城縣。班志屬潁川郡。陽夏縣屬淮陽國。括地志：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地。鄱洪氏曰：陽夏鄉去太康縣二十里。夏，音賈。班志蘄縣屬沛郡，有大澤鄉。蘄，音渠依翻。是時發閭左戍漁陽，鼂錯曰：秦以謫發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爲右，貧弱爲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而發之也。班志漁陽縣屬漁陽郡。括地志：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爲屯長。師古曰：人所聚曰屯，爲屯長帥也。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度，徒洛翻。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師古曰：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爲將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二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種，章勇翻。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以百姓賢扶蘇而楚人憐項燕也。爲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蘄，蘄下。收大澤鄉之兵以攻蘄也。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班志：符離、銍、酇、譙屬沛郡。姓譜：葛國既滅，其後以國爲氏。柘、苦二縣屬淮陽國。宋白曰：柘縣，古柘城，襄氏之邑，春秋時陳之株野，漢爲柘縣，以邑有柘溝而名，唐爲宋州柘城縣。亳州真源縣，古苦縣地。銍，竹乙翻。酇，本作酇，才多翻。師古曰：此縣本借酇字爲之，音嵯，王莽改縣爲贊治，則此縣亦有贊音。苦，音怙。行收兵，比至陳，比，必利翻。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在，班志：陳縣屬淮陽國。史記正義曰：今陳州城，本楚襄王所築陳國城也。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原父曰：秦不以陳爲郡，何庸有守？守謂非正官，權守者耳。余按秦分天下爲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爲權守之守，良是。遷、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鑑上缺令字也。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亦呼爲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爲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耳。餘以卑賤自隱。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監，古銜翻。里吏嘗以過笞陳

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欲起者不能受辱欲起與吏亢也躡尼輒翻躡其足也笞丑之翻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數所具翻又所主翻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勝字涉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為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則野無交兵六國皆為與國則兵不交鋒於野矣縣無守城諸縣皆叛秦復為六國無復為秦守城者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已為秦所滅今立楚為張當是時諸郡縣苦秦灋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下遐稼翻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吳廣字叔滎陽縣屬三川郡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復扶又翻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姓譜曰武姓宋武公之後余謂自有姓以來以武為謚者多矣而必以武姓為宋武公之後何拘也唐志氏族以為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為氏出武氏而傳會為之說也趙明誠金石錄有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官族析分因以為氏邵姓周文王子邵公奭之後或言第十一子聃季載之後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予讀曰與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殷王武丁封叔父於河北為鄧侯後因氏焉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故胡國九江本楚地秦滅楚分置九江郡項羽滅秦以封黥布漢高祖更名淮南國武帝復曰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聚才喻翻葛嬰至東城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立襄彊為楚王姓譜襄魯莊公子襄仲之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索隱曰房邑名爵之於房號曰房君上柱國楚爵之尊者蔡以國為氏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渡河師古曰白馬津在今滑州白馬縣界括地志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曰白馬城即衛之漕邑諸縣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班志曰范陽縣屬涿郡應劭曰在范水之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蒯徹即蒯通班書避武帝諱改徹為通蒯苦怪翻姓也左傳晉有大夫蒯得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有急則加以鳥羽插之所以示急疾也檄戶歷翻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先悉薦翻君若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無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復扶又翻博士孔鮒諫曰鮒魏相子順之子孔子八世孫即前藏書者也臣聞兵灋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跌徒結翻蹶而踣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累良瑞翻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京兆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至此而北流入渭蘇林曰戲在新豐東南三十里戲許宜翻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班表曰少府秦官掌山林池澤之賦以給共養姓譜齊人降鄣子孫去邑為章氏少詩照翻邯下甘翻盜已至衆彊

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秦之刑徒已論者輸作驪山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服虔曰人奴產子家人之產奴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仲馮曰人奴一物產子又一物臣瓚曰人奴之產子今田客家兒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卻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班表前後左右將軍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大將軍比三公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趣讀曰促上王如字下王于況翻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燕涿郡以北之地代常山以北之地河內本魏地時屬河東郡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黶烏點翻又於琰翻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以擾龍事孔甲爲豢龍氏及晉士會自秦歸晉其處者爲劉氏師古曰沛本秦泗水郡之屬縣李斐曰沛小沛也索隱曰漢改泗水郡爲沛郡治相城故以沛縣爲小沛沛博蓋翻漢高帝事始此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班志下相縣屬臨淮郡應劭曰相水名出沛國沛有相縣於相水下流置縣故曰下相括地志下相故城在泗州宿豫縣西北七十里項燕爲楚將封於項子孫以邑爲氏吳縣會稽郡治所故吳都也狄人田儋起兵於齊服虔曰儋音負擔之擔師古曰儋音丁甘翻劉邦字季爲人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顙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頞權衡史記秦始皇蜂目長準李奇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頞字豈當借準爲之服音應說皆失之黑子今中國通呼爲黶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

愛人喜施喜許既翻施式豉翻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秦法十里一亭亭長主亭之吏亭謂停留客旅宿食之館史記正義曰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之里長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泗上史記作泗水括地志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班志單父縣屬山陽郡單音善父音甫妻七細翻呂公女是爲呂后既而季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度徒洛翻比必寐翻到豐西澤中亭止飲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爲郡而豐爲縣師古曰豐本沛之聚邑耳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爲酒所加也被皮義翻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嫗威遇翻老母也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明漢當代秦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之間班志芒縣屬沛郡碭縣屬梁國應劭曰二縣之間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宋白曰亳州永城縣本漢芒縣地括地志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縣碭山在縣東芒音忙碭音唐師古又音宕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據曹參傳曰參爲獄掾何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姓譜蕭本支子食采於蕭後因爲氏數所角翻掾于絹翻君爲秦吏今欲背之背蒲妹翻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後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言投劉季以自保也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射而亦翻遺于季翻爲于僞翻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爲沛公春秋之時楚僭稱王其大夫多封縣公如申公葉公魯陽公之類是也今立季爲沛公用楚制也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

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横關對舉也長直亮翻扛音江）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余謂戰國之時郡守只稱守景帝中二年七月始曰太守姓譜武王克商子孫分散以殷爲氏守式又翻下同）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將即亮翻）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誡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爲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綬受也繫印之組也以相授受也漢官曰綬長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言所殺自數十至百人也）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說文曰慴失氣也音之涉翻）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下縣會稽管下諸縣也師古曰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項籍始此）田儋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從才用翻）周市徇地至狄（周市魏人）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詳讀曰佯詐也應劭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廷縣廷也師古曰廷音定）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桀欲共立廣爲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師古曰謂投閒隙而微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廝音斯養羊尚翻）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杖直亮翻箠止橤翻馬檛也）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將相終已耶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參猶三也）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易弋豉翻）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甯陵君咎爲王（甯陵漢之甯陵縣屬陳留郡括地志曰宋州甯陵城古甯陵也）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見賢遍翻）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爲魏王市爲魏相是歲二世廢衛君角爲庶人衛絕祀（周之列國衛最後亡）

資治通鑑卷第七

資治通鑑卷第八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秦紀三 起昭陽大荒落盡閼逢敦牂凡二年

二世皇帝下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 泗川郡即泗水郡秦郡置守尉監文穎曰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人名 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 雍於用翻姓也風俗通雍姬周文王子雍伯之後 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壯者泗川守之名班志戚縣屬東海郡括地志沂州臨沂縣有戚縣故城戚如字如淳將毒翻余以地理考之沛郡之東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縣章懷太子賢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貢父曰得殺之者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爲得司馬掌兵周之夏官春秋之時晉置三軍及新軍各有司馬佐復置司馬以掌軍中刑戮之事後復分爲左右又其後也軍行有軍司馬假司馬下至部曲有候有司馬 周章出關止屯曹陽 晉灼曰曹陽亭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曰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括地志在陝州桃林縣東十四里 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 敗補邁翻復扶又翻 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 刎扶粉翻 吳叔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 秦滅周置三川郡其治所當在洛陽由蓋守滎陽以扞楚宋白曰秦立三川郡初理洛陽後徙滎陽 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 周章即周文 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 遺兵留兵也少詩沼翻 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 陳涉之自王也以吳叔爲假王 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 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王令也 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以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 周宣王狩于敖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後漢志滎陽有敖亭秦立敖倉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 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 師古曰郯東海縣音談索隱曰非也此時章邯軍未至東海此郯別是地名或恐郯當作郟郟是郟鄏之地史記正義曰郟是春秋時郟地楚郟敖葬之今汝州郟縣城是鄧說陽城人陽城河南府縣與郟縣相近又近陳余按索隱以爲河南之郟縣正義以爲汝州之郟時章邯兵至滎陽則已過鞏而東矣正義之說近之 章邯別將擊破之銍人伍逢將兵居許 伍姓也春秋時楚有伍舉伍奢許春秋許子之國班志屬潁川魏文帝改曰許昌唐爲許州 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 數所角翻誚七笑翻責也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漢因之 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 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 恣資二翻睢香萃翻謂肆情放縱也 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佗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 桎梏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桎職日翻梏姑沃翻 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 斷丁亂翻 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 犖呂角翻 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 說讀曰悅 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趙李良已定常山 去年趙王使李良略常山 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 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塞悉則翻陘音刑 秦將詐爲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 將即亮翻 使騎謝李良

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弃謁而起，顧從官而慚也。從，才用翻。）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以故者，以此故也。）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郯。（陳，當作淩，陳勝傳作淩人秦嘉。秦，姓也，春秋時魯有秦堇父。班志曰：東海郡，漢高帝置。應劭注曰：郯，秦郯郡。余按裴駰所云三十六郡本亦無郯郡，漢東海郡則治郯耳。）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惡，烏路翻。）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時章邯為上將，將兵東討，故使欣為長史以佐之。據項籍傳，翳為都尉。姓譜：飂叔安裔子董父好龍，帝舜嘉焉，因賜姓董。）章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監，古銜翻。）

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陳王之汝陰，（之，往也。）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沛郡城父縣東。劉昭曰：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父，音甫。）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降，戶江翻。）初，陳涉既為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輒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史言陳王棄其故人，故遂死於莊賈之手；故先以故人二字發其端，乃及慢其妻父事，次及客事。客先與陳王傭耕，及其據陳而王，遂遣求見陳王，載與俱歸。後以客言其故情，遂殺之。輕威者，言輕其為君之威重也。顓，與專同。）

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魏有蒼頭二十萬，蓋前乎此時已有蒼頭軍矣。應劭曰：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識別也。）起新陽，（班志，新陽縣屬汝南郡。應劭曰：在新水之陽。括地志：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葬陳王於碭，謚曰隱王。初，陳王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以軍降，二世車裂留以徇。

魏周市將兵略豐、沛，使人招雍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即以豐降魏。（雅，素也。）沛公攻之，不克。

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羇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立歇為趙王，居信都。（項羽改信都曰襄國，漢復為信都縣，屬信都國，後漢復曰襄國。）

東陽甯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臣瓚曰：陳勝傳，淩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嘉起於郯，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瓚說是。東陽者，為所屬縣；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姓譜：衛甯氏之後；又晉有甯嬴，以邑為姓。）聞陳王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班志，方與縣屬山陽郡，定陶縣屬濟陰郡。史記正義曰：方與今濟州縣，定陶今曹州縣。方與，音房預。）使公孫慶使齊，欲與之并力俱進。（并，必正翻。）齊王曰：「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首事，謂最先起兵伐秦。）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索隱曰：左右校，帥左右校尉。校，戶教翻。）呂將軍走，徼兵復聚，（如淳曰：徼，要也。徼散卒復相聚也。師古曰：徼，工堯翻。余謂從如氏之說，當音古堯翻。）與番盜黥布相遇，（番，即番陽縣，漢屬豫章郡。英布為盜於江中，番陽令吳芮妻之以女，故謂番盜。番，蒲何翻。）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黥布者，六人也，（六，春秋之六國也；秦為六縣，屬九江郡；漢屬六安國。括地志：六故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里。宋白曰：今壽州東廣濟縣即秦、漢之六縣，英布都六，古城猶存。）姓英氏，（姓譜：英出自偃姓，皋陶之後，封於英，因以為氏。）坐法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

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長知兩翻乃率其曹耦曹輩也亡之江中爲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迺以女妻之妻七細翻使將其兵擊秦 楚王景駒在留班志留縣屬楚國括地志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封處 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廄將主馬廄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佗人言皆不省說輸芮翻省悉井翻察也爲于僞翻下平爲同後以義推 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留不去張良從沛公始此 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𡰥將兵北定楚地𡰥古夷字類篇曰𡰥古仁字又延知翻 屠相至碭班志相縣屬沛郡括地志故相城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相息亮翻 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班志蕭縣屬沛郡碭徒郎翻碭唐屬徐州蕭西謂在蕭縣之西 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班志下邑縣屬梁國還擊豐不下 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未下廣陵縣屬九江郡班志爲廣陵國都唐爲揚州召姓周文王子召公奭之後召實照翻 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水經注曰淮陰縣楚漢之間爲東陽郡 遣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令史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師古曰蘇說是 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易以豉翻 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將即亮翻 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班志下邳縣屬東海郡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史記正義曰下邳泗水縣也 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道倍蒲妹翻 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胡陵即湖陵班志屬山陽郡漢章帝改曰湖陵 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地故魏地也 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班志栗縣屬沛郡 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括地志曰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今徐州滕縣界 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今許州縣 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班志居鄛縣屬廬江郡春秋楚人圍巢國也史記正義曰即夏桀所奔地晉灼曰鄛音勦鉏交翻師古音巢 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事見四卷周赧王十九年至今當屬上句 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虞喜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足以亡秦 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蠭古蜂字起如蠭之起言其衆也一說蠭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爾雅翼曰蠭觸其居則群起攻人故曰蠭起之將 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爲楚懷王

從民望也。徐廣曰順民望以其祖諡爲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班志盱眙縣屬臨淮郡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阮勝之南兗州記盱眙本春秋善道地宋屬泗州音吁怡。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潁川故韓地秦置郡。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後漢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水經注曰田儋死處史記正義曰今齊州臨濟縣又曰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余按正義所云臨濟乃田儋所起狄縣地也非魏王咎所居臨濟也後漢志及水經注爲是。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它徒河翻。章邯夜銜枚擊，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讙囂也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結於項繣結礙也繣繞也畫爲結紐而繞項也銜戶緘翻繣音獲繫音頡。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爲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爲于偽翻予讀曰與。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班志東阿縣屬東郡括地志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章邯追圍之。齊人聞田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爲王，田角爲相，角弟閒爲將，以距諸侯。秋，七月，大霖雨。雨三日以往爲霖。武信君引兵攻亢父。亢父音抗甫。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括地志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在州東九十一里余按班志濟陰成陽縣有雷澤此成陽與定陶濮陽皆相近非城陽國之城陽。楚軍軍濮陽東。班志濮陽縣屬東郡括地志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音卜。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爲固環音宦。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田閒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迺立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章邯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

郎中令趙高班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臣瓚曰掌郎內諸臣故曰郎中令武帝改光祿勳。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謂少年此云春秋多也。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譴去戰翻當丁浪翻。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見賢遍翻。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蔡邕曰本爲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與臣及侍中習灋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班表秦制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大夫將軍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後漢志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繇讀曰傜役也古字借用。治阿房宮，治直之翻。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爲于偽翻下同。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閒古莧翻隙也又讀曰閑餘暇也。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少我謂輕我以爲幼少也固我謂輕我以爲固陋也。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事見上卷始皇三十七年與讀曰預。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

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傍縣近縣也李斯汝南上蔡人陳勝潁川陽城人汝南潁川相近也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弒簡公而取齊國事見左傳卒子恤翻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行下孟翻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厭於鹽翻後以義推求利不止列勢次主言趙高居中用事其位列權勢次於人主也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一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以下四世至王安斯說非也余觀李斯書意正以胡亥亡國之禍近在旦夕故指韓安以其用韓玘而亡韓之事警動之韓安之時其臣必有韓玘者特史逸其事耳李斯與韓安同時而韓安亡國之事接乎胡亥之耳目所謂殷鑒不遠也索隱於數百載之下議其說爲非可乎信讀曰伸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也行下孟翻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屬之欲翻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戍征戍也漕水運也轉陸運也作役作也事苦言其事勞苦也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

肆意極欲主重明法謂君臣之勢上之所主者重則下之勢輕主重猶言居重也重如字或直龍切非也下不敢爲非以制御四海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言尚何事於法也處昌呂翻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卽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下遐嫁翻案責他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屬之欲翻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榜音彭笞擊也掠音亮考華也不勝痛自誣服自誣以反而服其罪也勝音升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治直之翻逮秦地之陿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飭政教官鬭士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又北逐胡貉卒子恤翻貉莫客翻北方國貉種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見賢遍翻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戰國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則皆記事之職至秦漢爲糾察之任更迭也覆審也訊問也更工衡翻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奏當者獄具而奏當其罪也漢路溫舒曰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上時掌翻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幾居依翻及二世所使案

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傅會。傅讀曰附，傅會之傅皆同音。遂具斯五刑論，班志：秦法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謂之具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中讀曰仲。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班志：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史記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晉灼曰：高陵縣屬琅邪郡。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班志：外黃縣屬陳留郡。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曰外黃。括地志曰：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之東。去，攻陳留。班志：陳留縣屬陳留郡。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故稱陳留。括地志：陳留，汴州縣，在州東五十里。聞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班志：彭城縣屬楚國。彭門記：彭祖，顓頊之玄孫，至商末壽及七百六十七歲，今墓猶存，故邑號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為魏王。

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故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也。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曆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置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固然，非曆廢也。賈父曰：子觀顓頊曆，後九月亦為末，蓋秦知置曆有閏。何故皆以為九月乎？舊司馬氏考史記，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月為後九月，是司馬氏如此敘之，非秦法也。楚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如淳曰：長如郡守也。封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

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班志：鉅鹿縣屬鉅鹿郡。應劭曰：鹿，林之大者。臣瓚曰：山足曰鹿。括地志曰：今邢州平鄉城本鉅鹿。宋白曰：十三州志：鉅鹿，堯時大麓之地，禹為大陸之野。秦滅趙，置鉅鹿郡，鉅亦大麓也。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數，所角翻。下同。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徵讀曰證。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說讀曰悅。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如淳曰：卿者，大夫之號，子者男子之美稱，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劉伯莊曰：公之子為公子，卿之子謂卿之子也。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臨晉關，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注已見前。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言莫有以入關為利者，蓋畏秦也。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慓，疾也；悍，勇也；猾，狡也；賊，殘害也。慓，頻妙翻，又匹妙翻。悍，下旦翻，又下罕翻。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余謂扶義猶言杖義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里，道，從也。自碭取道而西也。此陽城，班書之陽城，史記作成陽。韋昭注曰：在潁川，則是謂陽城也。案闞駰曰：在濟陰，則是謂成陽也。杠里，孟康、服虔皆以為縣名，而班志無之。余按沛公之兵自碭而攻秦，道成陽與杠里而後破東郡尉於成武。成武、成陽縣屬濟陰，山陽濟陰唐

（爲曹州成武縣。若取道潁川之陽城，當自此西趨洛陽，安得復至成武耶。當考成陽爲是。杠里之地當在成陽、成武之間。杠音江。）攻秦壁，破其二軍。

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助楚救趙。（爲項羽封田都張本。）

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秦滅衛，置東郡。尉，郡尉也。班志，成武即衛楚丘地。括地志，今曹州縣。）

宋義行至安陽，（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余按沛公攻安陽、杠里，則當但在河南，師古以爲相州縣，非也。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後魏書地形志，己氏有安陽城。後改己氏爲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蘇林曰：蝱喻秦，蝨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先置章邯等也。如淳曰：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蝨，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之。搏音博。蟣，居喜翻。蝨，音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鼓行者，擊鼓而行，堂堂之陳也。）故不如先鬭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很如羊，（很，何墾翻。此并下三語指項羽也。）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班志，東平國有無鹽縣。索隱曰：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菽，豆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軍無見糧，（言軍無見在之糧。見，賢遍翻。）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屬，之欲翻。下同。）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謂其私，謂身送其子相齊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朝，直遙翻。）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枝梧，猶枝扞也。臣瓚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今屋梧邪柱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以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爲假。）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爲上將軍。

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應劭曰：剛武侯，楚懷王將。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將柴宜爲剛侯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闕未有稱諡者。師古曰：史失其姓名，惟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爲剛侯武。應說非也。）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皇，姓也。左傳，鄭有大夫皇頡。）故齊王建孫安下濟北，（濟水以北之地，鄆城、博陽諸城是也。）從項羽救趙。（爲項羽王田安張本。）

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恐敵抄其糧運，故築垣牆以通餉道。屬，之欲翻。餉，式亮翻。）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召前者，召陳餘使前救鉅鹿也。）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度，徒洛翻。下同。）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史記正義，澤音釋。）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相爲，于僞翻。下欲爲同。）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言十分之中，冀有一二分得以勝秦而相保全也。）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度，徒洛翻。）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要以俱死，乃使黶、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嘗，試也。）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張敖，耳之子也。）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言其戰少有利也。）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復，扶又翻。）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

之章邯引兵却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涉姓也閒名也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冠古玩翻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將卽亮翻呼火故翻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惴之睡翻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杜佑曰昂車以其轅表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數所角翻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望怨望也又責望也爾雅翼曰怨者必望故以望爲怨不意君之望臣深是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印哉重難也言豈以去將印爲難也豈難辭重如字乃脫解印綬推與張耳推通回翻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爲張耳陳餘相攻殺張本趙王歇還信都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班志昌邑縣屬山陽郡括地志曰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贊曰昌邑故城在兗州金鄉縣西北遇彭越彭越以其兵從沛公姓譜彭姓大彭之後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班志山陽郡鉅野縣有大野澤鉅野縣唐屬鄆州陳勝項梁之起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彭越字仲長知兩翻下同越謝曰臣不願也少年彊請乃許彊其兩翻與期旦日日出會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校長一校之長皆笑曰何至於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圉縣臣瓚曰陳留傳高陽在雍丘西南水經注睢水首受陳留浚儀蒗蕩水東逕高陽故亭北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酈音曆姓譜黃帝之支孫封於酈後以爲氏食其音異基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落魄志行衰薄之貌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爲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齱握齱急促貌苛細也齱初角翻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易以豉翻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索隱曰先謂先容言無人爲我作紹介也若見沛公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冠古玩翻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溲所由翻溺乃弔翻溲卽溺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第但也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從千容翻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置之舍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傳張戀翻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倨與踞同洗先典翻業彥曰牀邊曰倨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共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史記正義曰攝猶斂著也余謂攝衣起而持其衣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探吐南翻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

之，并數中央爲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
請得使之，令下足下。令下之令，力丁翻。使也；下，降也。卽不聽，足下引兵
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
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
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爲將，將陳留兵以從。
酈生常爲說客，使諸侯。 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班志：
開封縣屬河南郡。宋白曰：今縣南五十里開封古城是，漢理所。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
戰曲遇東，後漢志：河南中牟縣有曲遇聚。蘇林曰：曲音齲，遇音顒。師古曰：齲音丘羽翻。大破之。楊
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
攻潁川，屠之。潁川郡治陽翟。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皆
韓地也。張良家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
乃北攻平陰，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史記正義曰：今河陰是。絕河津，南戰洛陽東，
軍不利，南出轘轅。後漢志：河南緱氏縣有轘轅關。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縣東南。索隱曰：轘轅爲九十二
曲，是險道也。轘音環。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
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齮，魚豈翻。班志：犨縣屬南
陽郡。水經注：滍水出魯陽縣西，逕犨縣故城北。犨，昌牛翻。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
宛。宛，南陽郡治所。括地志曰：宛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是。師古曰：宛，於元翻。沛公引兵過宛
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依險以距
敵也。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
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旗，旂之屬。幟，卽標也。或曰：旗幟，總稱。幟，昌志翻。遲
明，圍宛城三匝。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師古曰：文說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
明遲於事，故曰遲明。遲，變爲去聲，音文二翻。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
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
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
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
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
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
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
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累，力瑞翻。沛公曰：善。秋，七月，南
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至丹水，班志：丹水縣屬弘農郡。括地志曰：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曰：后稷放帝
子丹朱於丹水。輿地志云：卽秦時丹水縣。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鰓，音魚鰓之鰓，先才翻，人名也。
史失其姓。韋昭曰：漢封王陵爲安國侯。陵初起兵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爲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
陵所封也。師古曰：王陵亦非安國者，韋昭改襄爲穰，蓋亦穿鑿。索隱曰：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爲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瓚解。
蓋初封江夏之襄也。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姓譜：梅本自子姓，殷有梅伯，爲紂所醢。
與偕攻析、酈，皆降。班志：南陽郡有湖陽縣，故廖國。析縣屬弘農郡，本楚之白羽也。酈縣屬南陽郡。師古曰：析
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鋗，呼玄翻。析，先歷翻。酈，直益翻，又郎益翻。廖，力救翻。所過亡得鹵掠，亡，古無字
通。鹵與虜同。秦民皆喜。 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
軍漳南，括地志：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
數，所角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
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爲司馬門。
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走，音奏。
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
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
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孰，古熟字通，後以義推。陳餘亦
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
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馬服，謂趙括也。白起事並見五卷赧王紀。勝，音升。蒙
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事見
上卷始皇紀。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
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
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
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

居外久，多內郤，塞，悉則翻。更，工衡翻。郤，讀曰隙。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從，子容翻。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何休曰：伏鈇質，要斬之罪。崔浩曰：質，斬人椹也。師古曰：質，謂鑕也。古者斬人，加於鑕上而斫之。鈇，音夫，又匪父翻。章邯狐疑，狐性多疑，每度河冰，且聽且度，故以喻人之懷疑不決者。陰使候始成使項羽，鄭氏曰：候，軍候也。始成，名也。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三戶，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水經注：漳水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括地志：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水經注：汙水出武安山東南，逕汙城北，入漳。郡國志：鄴縣有汙城。師古曰：汙水在鄴西南。史記正義曰：汙水源出懷州河內縣太行山。又云：故邢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邢國地也。余據此時章邯與項羽相持於邢相之間，正義以為河內汙水，非也。汙，音于。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臣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昔殷盤庚遷于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虛，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曰：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殷虛舊地名號北冢。宋白曰：相州安陽縣，其地即紂之都。戰國策云：紂聚兵百萬，左飲淇水竭，右飲洹水不流，被邑地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墟，所謂北冢，即此地。七國時為魏寧新中邑。史記曰：秦昭襄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虛，讀與墟字同。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為，于偽翻。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雍，於用翻。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行，戶剛翻。瑕丘申陽下河南，引兵從項羽。服虔曰：瑕丘，縣名。申陽，姓名也。班志：山陽郡有瑕丘縣。瑕，音遐。河南，即漢河南郡地。姓譜：四岳之後，封於申。周有申伯，左傳齊有申鮮虞，楚有申叔。

初，中丞相趙高史記李斯傳：斯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以其宦人得入禁中。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灋。中，竹仲翻。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數，所角翻。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鄉，讀曰嚮。八月，沛公將數萬人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以馬駕車，夾轅曰服，兩旁曰驂。驂，七含翻。心不樂，樂，音洛。怪，問占夢。周禮春官之屬有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卜曰：「涇水為祟。」祟，雖遂翻，鬼神禍人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括地志曰：在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欲祠涇水，沈四白馬。沈，持林翻。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姓譜：太伯曾孫仲奕封於閻鄉。又曰：唐叔虞之後，晉成公子懿食采於閻。左傳齊有閻職，晉有閻嘉。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衛尉掌宮門屯兵，其屬有衛士令。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及軍中吏，皆有僕射，取其領事之號。「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胡廣曰：周廬，廬者，衛士於周垣內為區廬。師古曰：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薛綜曰：士傳宮外，向為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射，而亦翻。郎屬郎中令，宦者屬少府。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三禮圖曰：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幄，乙角翻。幃，羽非翻，單帳也。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即，就也。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

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爲于僞翻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宜春苑在杜縣南漢起宜春觀於此地九月趙高令子嬰齋戒當廟見受王璽玉璽即以卞和玉所刻傳國璽見賢遍翻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刺七亦翻三族高家以徇遣將將兵距嶢關應劭曰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土地記嶢關地名嶢柳道通荊州晉地道記曰嶢關當上洛西北嶢音堯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翻以食餧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爲徒濫翻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爲譬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宋敏求長安志曰嶢關即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蕢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蕢鄭氏音匱師古從蘇林音蒯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資治通鑑卷第八

資治通鑑卷第九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一

起旃蒙協洽盡柔兆涒灘凡二年項羽之分天下王諸將也王沛公於巴蜀漢中曰漢王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語曰天漢其稱甚美於是就國及滅項羽有天下遂因始封國名而號曰漢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張晏曰謚法無高以帝為功最高而為帝之太祖故特起此名焉

元年冬十月古有三正子為天正周用之以十一月為歲首丑為地正殷用之以十二月為歲首寅為人正夏用之以十三月為歲首秦水德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十月為歲首高祖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革至武帝太初元年定曆改用夏正始以寅為歲首至於今因之沛公至霸上考異曰史記漢書荀悅漢紀皆云是月五星聚東井按魏收後魏書高允傳崔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今從之十月不言五星聚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韍也係頸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組讀曰綬今綬紛條是也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漢傳國璽沈約曰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後代名傳國璽史記正義曰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遣拜封諸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天子凡七璽符說文曰信也韋昭曰符信也師古曰符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周禮地官之屬有掌節鄭玄註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三禮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幢之形韋昭曰節者使所擁也釋名云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師古曰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為信徐廣曰軹道在霸陵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漢宮殿疏曰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括地志軹音紙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事見上卷秦二世二年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付也屬吏者付之於吏使監守之也屬之欲翻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音翹翹舉也秦國周職方雍州之地耳既破六國乃舉豫兗青揚荊幽冀并八州有之六國與秦俱稱王是為同列朝直遙翻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為家六合天地東西南北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墮讀曰隳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走音奏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阸塞阸乙革翻塞悉則翻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樊噲起於狗屠識見如此余謂噲之功當以諫留秦宮為上鴻門誚讓項羽次之姓譜周宣王封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縞素有喪之服謂弔民也為于偽翻縞工老翻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樂音洛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灋久矣苛音何細也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王于況翻又如字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灋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罪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臧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說並得之抵丁禮翻餘悉除去秦灋諸吏民皆案堵如故案次第也堵牆堵也言不遷動也去羌呂翻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

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制縣大率方百里十里一亭十亭一鄉所封食邑爲于僞翻行下孟翻）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言無善狀也先悉薦翻繇讀曰傜）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柰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班志縣屬弘農郡師古曰今穀州縣括地志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一十二里）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章邯爲雍王。王關中。（雍於用翻王關之王于況翻下欲王同）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內音納又如字今傳內從人者奴對翻從入者讀爲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戲許宜翻）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新豐縣本秦驪邑高祖七年方置史以後來縣名書之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孟康曰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也[illegible]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水經註今新豐古城東有阪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門狀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城也自新豐古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又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illegible]天文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illegible]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illegible]或如龍[illegible]大者皆帝王之氣）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illegible]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illegible]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illegible]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illegible]請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illegible]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illegible]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illegible]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illegible]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illegible]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文穎曰毫秋乃成好[illegible]成之時端極[illegible]近其靳翻）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illegible]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illegible]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倍讀[illegible]）項伯許[illegible]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勠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

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數，所角翻。）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如環而有缺。增舉以示羽，蓋欲其決意殺沛公也。）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若，汝也。師古曰：凡言爲壽者，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坐，徂臥翻。）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樂，音洛。）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盾，所以蔽身者也。盾，食尹翻。）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撞，丈江翻，擊也。）遂入，披帷立，（在旁曰帷。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瞋目視項羽，（瞋，怒目也，昌眞翻。）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眦，才賜翻，又在計翻，目際也。）項羽按劍而跽曰：（跽，其紀翻，長跪也。）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復，扶又翻。）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近，其靳翻。）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爲刀俎，我方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置，留也。留車騎於鴻門，不以自隨。）脫身獨騎，（騎，奇寄翻。）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姓譜：夏侯，出自夏后之後，杞簡公爲楚所滅，其弟佗奔魯，魯悼公以佗出自夏后氏，受爵爲侯，謂之夏侯，因而命氏。紀，春秋紀侯之後，以國爲姓。）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趣霸上。（班志：京兆霸陵縣，故芷陽也，文帝更名。間，空中也，投空隙而行。間，古莧翻。趣，讀如趨。趨之趨，逡須翻，後以義推。又七喻翻。）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度，徒洛翻。）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勝，音升。）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謂視責也。）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璧，置之坐上。（坐，徂臥翻。）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唉，歎恨之聲，音烏開翻，又於其翻。）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秦民初見沛公無所侵暴而悅，及爲項羽殘滅，失其初所望也。）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師古曰：沐猴，獼猴也。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如人之言也。）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言如前約，使沛公王關中。）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謂初起兵時。難，乃旦翻。）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

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史記正義曰：暴，蒲北翻，又如字。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游，即流也，言居水之上流。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史記曰長沙郴縣。班志，郴縣屬桂陽郡。蓋高祖定天下，分長沙為桂陽郡也。郴，丑林翻。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長沙、豫章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班志，彭城縣屬楚國。史記正義曰：徐州縣。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惡，烏路翻。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巴、蜀、漢中，秦所置三郡地也。班志，南鄭縣屬漢中。括地志：南鄭縣，今梁州治所。近世有李文子者，蜀人也，著蜀記曰：南鄭自南鄭，漢中自漢中。南鄭乃古褒國，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漢中乃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秦既得漢中，乃分南鄭以隸之，而置郡焉。南鄭與漢中為一，自此始。春秋，楚人、巴人滅庸，即今均、房兩州地。班志，漢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塞，悉則翻。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班志，扶風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所都，秦曰廢丘，高祖三年更名。韋昭曰：犬丘，周懿王所都，秦欲廢周，故曰廢丘。括地志：廢丘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一十里。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韋昭曰：塞在長安，名桃林塞。史記正義曰：桃林塞，今華州潼關。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也。塞，先代翻。櫟陽縣屬馮翊。括地志：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為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唐復為萬年。秦獻公所城櫟陽故城，在今雍州櫟陽縣東北二十五里。項梁嘗有櫟陽逮，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欣，而事得已，所謂有德於梁也。櫟，音藥。立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上郡北近戎翟，因以名國。班志，高奴縣屬上郡。索隱曰：今鄜州有高奴城。括地志：延州城即漢高奴縣。杜佑曰：延州，春秋白翟之地，秦、漢為膚施、高奴、臨河縣地，後魏置東夏州，後改延州，以界內延水為名。董翳都高奴，今金明縣是。項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班志，縣屬河東郡。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括地志：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治焉。後漢都雒陽，改為雒。漢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而加水。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河內郡朝歌縣，故殷都也，因以名國。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括地志：邢州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予張耳。班志，襄國縣屬趙國，信都縣屬信都國。漢蓋又分為二縣。宋白曰：趙王歇都襄國，今邢州所理龍岡縣城是也。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冠，古玩翻。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班志，當陽縣屬南郡。九江，廬江郡縣。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地理志：九江在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史記正義曰：九江，壽州壽春縣，楚自陳徙壽春，號曰郢。秦滅楚，於此置九江郡。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班志，邾縣屬江夏郡。括地志：邾故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番，音婆。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共，音恭。人姓也。姓譜：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後。臨江，孟康曰：本南郡，漢改為臨江國。江陵縣屬焉。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故無終子之國。班志，無終縣屬右北平郡，非遼東郡界，蓋羽令韓廣都於無終，而令併王遼東之地故也。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姓譜：臧姓，魯孝公子臧僖伯之後。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師古曰：今幽州縣。水經注：薊城西北隅有薊丘，故名。薊，音計。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史記正義曰：博陽在濟北。班志，太山郡盧縣，濟北王都。豈博陽即此地邪？余據濟北有博縣，博陽蓋在博縣之南也。濟，子禮翻。田榮數負項梁，數，所角翻。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為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班志，南皮縣屬勃海郡。闞駰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括地志：南皮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因環封之三縣。環，音宦。番君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

嬰、樊噲皆勸之。（灌，風俗通曰：斟灌氏之後。）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詘與屈同，信與伸同。）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雍、翟、塞爲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遺，于季翻。）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兵屬羽，命於羽；今既受封，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羽見高祖於鴻門，此時已過戲矣；又入燒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爲麾，許宜翻。）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漢京兆杜縣之南也。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近世有程大昌者著雍錄曰：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背礙南山，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唯子午谷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谷。李奇：蝕，音力。）張良送至褒中。（地理志：褒中縣屬漢中郡。師古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括地志：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李文子曰：褒谷在褒城北，南谷曰褒，北谷曰斜，同爲一谷，自褒谷至鳳州界一百二十里，始通斜谷。斜谷在鳳翔府郿縣。谷中，褒水所流，穴山架木而行。）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蓋架木爲之。棧，士限翻；公休，士諫翻。）且示項羽無東意。

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以田都爲齊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都亡走楚。（走，音奏。）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即墨；自立爲齊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王三齊之地。（三齊，謂齊及濟北、膠東也。王，于況翻。）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

張耳之國，陳餘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乃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夏說，說讀曰悅。）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今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請以趙爲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齊王許之，遣兵從陳餘。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穰侯；（班志：穰縣屬南陽郡。）已又殺之。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班志：武帝元狩六年，置臨淮郡，淮陰縣屬焉。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無行，言無善行可推擇也。行，下孟翻。）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行賣曰商，坐販曰賈。賈，音古。）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信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漂，匹妙翻；以水擊絮曰漂。飯，扶晚翻。）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刺，七亦翻。）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漢書作跨，同耳。師古曰：跨，兩股之間。索隱曰：胯，枯化翻。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爲不通？袴下乃胯下也，何必須要作胯。）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俛，音免，俯首也。伏，蒲北翻。）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數，所角翻；下同。）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爲連敖，坐當斬。（據史記表，信爲連敖典客；班表作粟客，索隱以爲誤。徐廣於周竈表以連敖爲典客，蓋以信表爲據。李奇曰：楚官名。如淳曰：連敖，楚官。左傳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號。）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滕公，即夏侯嬰，初從高祖，爲滕令，故號滕公。）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說，讀曰悅。）言於王，王拜以爲治粟都尉。（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都尉蓋其屬也。至漢武改內史爲大司農。）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

已數言王，王不用，即亡去。（數，所角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家之奇士。余謂何言漢國之士，獨有信一人，他無與比也。）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長王，于況翻。）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為，于偽翻。）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上，時掌翻。坐，徂臥翻。）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鄉，讀曰嚮。）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惟，史記作唯，漢書作惟。師古曰：惟，弋癸翻，應辭。仲馮曰：惟字當屬下句，讀如本字。予謂如漢書本文，則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喑，於禁翻。噁，烏路翻。懷怒氣也。叱，昌栗翻。咤，卓嫁翻，發怒聲也。）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屬，之欲翻。）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索隱曰：嘔嘔，猶姁姁。姁，同音吁。鄧展曰：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蘇林曰：手弄角訛，不忍授也。余謂刓者，刓之義；敝者，舊敝也。師古曰：刓，五丸翻，又音專。林，太官翻。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背，蒲妹翻。王，于況翻；下同。而王諸王，王當王同。）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散，謂四散而立功。劉氏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敗散也。貢父曰：何所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兵無不離散以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謂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人。）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勝，音升。）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班志：故道縣屬武都郡。括地志：故道，今鳳州兩當縣。杜佑通典曰：故道，鳳州梁泉、兩當縣地。）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敗，（班志：陳倉縣屬扶風，唐之岐州寶雞縣是也。杜佑曰：故城在縣東二十里。班志：好畤縣屬扶風。孟康曰：畤，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師古曰：即今雍州好畤縣。宋白曰：漢好畤故縣在今縣東南四十二里，奉天縣界，好畤故城是也。李文子曰：在今鳳翔天興縣界。）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為渭南、河上、上郡。（渭南，後曰京兆；河上，後曰馮翊。）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歐，烏后翻。吸，音翕。）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

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夏音賈）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古以東鄉之位為尊，沛公見羽於鴻門，羽東鄉坐，韓信東鄉坐李左車而師事之，是也。鄉讀曰嚮）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為，于偽翻。語，牛倨翻。亨，讀曰烹）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班志：吳縣屬會稽郡）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遺，于季翻）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燕王廣不肯之遼東，臧荼擊殺之，并其地。是歲以內史沛周苛為御史大夫。（班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項王使趣義帝行，其羣臣左右稍稍叛之。（趣讀曰促）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之江中。（九江王黥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丘，漢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為，于偽翻）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張良自韓間行歸漢，（間，古莧翻）漢王以為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特將，謂專將兵也。將，即亮翻）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王如陝，（陝，失冉翻）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漢王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漢王還都櫟陽。諸將拔隴西。春，正月，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為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章平也。雍，於用翻）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臨晉註見三卷赧王五十九年。師古曰：其地在河之西，濱東臨晉墳，即今之同州朝邑界也。史記正義曰：臨晉，即蒲津關）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孔穎達曰：按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註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平為宰，（師古曰：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眾僕之長也。濟，子禮翻）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為卿。（張晏曰：秩如卿，不治事）殷王反，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師古曰：言無幾時）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挺，待鼎翻，拔也。言平拔身間出而行也）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為事來，（為，于偽翻）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說讀曰悅）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使平典護軍而監護諸將也）諸將盡讙曰：（讙音喧，譁然不服之聲）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監，古銜翻）漢王聞之，愈益幸平。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水經：河水逕平陰縣北，魏文帝改平陰曰河陰。洛陽縣屬河南郡；新城縣時屬洛陽縣界，惠帝四年始置新城縣。括地志：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三老董公遮說王曰：（班表：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

鄉有三老，掌教化。秦制。横道自言曰遮。說，式芮翻。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伐有罪則兵出有名。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放謂遷義帝於郴；殺謂殺之江中。殺，讀曰弒。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袒，徒旱翻。眾哭曰臨。力禁翻。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史記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雍州入子午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東行至徐州擊楚。余謂正義之說迂矣。三河在彭城之北，已不可謂南收三河士；若發關內兵南浮江漢，獨不能出武關而浮江漢而下，而必入子午谷至漢中而下漢水邪？況子午道此時亦未通鑿，其可引之而為說乎？此特言發三河士以攻其北，又南浮江漢下兵以夾攻之也。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師古曰：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遺，于季翻。餘乃遣兵助漢。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史記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縣是。余考正義所謂城陽乃班志濟陰郡之城陽縣，田榮初與項羽會戰之地。榮既敗而北走，死於平原，羽遂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則濟陰之城陽已隔在羽軍之後。田橫所起蓋班志城陽國之地，春秋莒之故虛也。羽既連戰未能克橫，而漢入彭城，遂南從魯出胡陵至蕭以擊漢。莒、魯接為鄰國，則此城陽為莒之故虛明矣。夏四月，立榮子廣為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項羽并王梁、楚，徙魏王豹於河東，號西魏王。今越所下外黃十餘城，皆梁地也。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魯即伯禽所都，秦置魯縣，屬薛郡，漢後以薛郡為魯國。史記正義曰：魯，今兗州曲阜縣。蕭縣，秦屬泗水郡，唐徐州蕭縣是也。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臣瓚曰：穀、泗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水經注：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東過沛郡相縣，又東過彭城郡之靈壁東，而東南流，項羽敗漢王處也。漢書又云東過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縣界。又詳睢水遷穀熟而兩分，睢水為蘄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稱，兼稱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睢水又東南至下相而入於泗，謂之睢口。泗水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南至下邳入淮。宋白曰：靈壁故小縣，在彭城南。史記正義曰：靈壁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漢軍卻，為楚所擠，擠，子詣翻，排也。又子奚翻。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師古曰：公主，惠帝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不得為諡。貢父曰：韋昭是也。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推，吐雷翻。滕公為太僕，滕公，夏侯嬰也。史記曰：嬰從擊秦軍洛陽東，賜爵封轉為滕公。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保護，脫二子。卒，子恤翻。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不相遇，反遇楚軍。審，姓；食其，名。食其，音異基。間行，以避楚軍。間，古莧翻。下同。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質。質，音致。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班志下邑縣屬梁國。宋白曰：今宋州碭山縣，即古下邑城。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背，蒲妹翻。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田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漢王問群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

（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余謂：等棄之者，言捐以與人，與棄等也。）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翻。）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數，所角翻。以辭相責曰誚讓。誚，才笑翻。）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師古曰：多，猶重也。）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班志，虞縣屬梁國。師古曰：今宋州虞城縣。宋白曰：古虞國，舜禪禹，封其子商均於虞。少康奔虞即此。）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姓譜：隨姓，隨侯之後。又云：杜伯之玄孫會為晉大夫，食采於隨，曰隨武子，後因以為姓。）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倍，蒲妹翻。）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傅，讀曰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傅者皆發之，未二十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京縣，秦屬三川郡，漢改曰河南郡，即鄭共叔所居京城也。應劭曰：京縣今有大索、小索亭。括地志：京縣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曰：成皋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宋白曰：滎陽縣故城在鄭州滎澤縣南十七里平原上，索水遶其東，即項羽圍漢王處。秦三川郡亦曾移理於此。括地志所謂滎陽縣即大索城，乃唐之滎陽縣。晉灼曰：索音柵。師古曰：音求索之索。）楚騎來眾，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班志：重泉縣屬馮翊。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姓譜：齊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為氏。又史記：惡來革之玄孫曰大駱。）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西北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屬，之欲翻。）

周勃、灌嬰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無所有也。）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中，竹仲翻。）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尾生，古之信士。或曰：即微生高。孝己，高宗之子，以孝行著。行，下孟翻。）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不，讀曰否。）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臝身來，（臝，郎果翻。赤身也。）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謁，請也。告而歸也。）至則絕河津，反為楚。（豹都平陽，在河東，故斷其津濟以拒漢軍。為，于偽翻。）

六月，漢王還櫟陽。

壬午，立子盈為太子，赦罪人。

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以為中地、北地、隴西郡。（自置中地郡，後至九年罷，屬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為右扶風。）

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

民就食蜀漢。初，秦之亡也，豪桀爭取金玉，宣曲任氏獨窖倉粟。漢有長水宣曲胡騎，高祖功臣有宣曲侯，蓋地名也。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師古曰，宣曲觀名，秦漢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闕其地。窖，工孝翻，穿地以藏粟也。及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者數世。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爲灋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調，徒弔翻。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復，扶又翻。於是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姓譜，柏，柏皇氏之後，顓頊師柏招，帝嚳師柏昊，春秋柏國，爲楚所滅。王曰，是口尚乳臭，言其少不經事，弱不任事，若未離乳保之懷者。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塞，悉則翻。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班志，夏陽縣屬馮翊，秦之少梁也，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史記正義曰，夏陽在同州北韓城界。木罌，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缶以渡也。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缶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師古曰，服說是。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罌，一政翻；康，於耕翻。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傳，直戀翻，言以驛馬傳送詣漢王所。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

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背，蒲妹翻。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時趙王歇王趙，陳餘王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資治通鑑卷第九

資治通鑑卷第十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 起彊圉作噩，盡著雍閹茂，凡二年。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陘，音刑。杜佑曰：井陘口在鎮州鹿泉縣，今謂之土門。按宋白續通典：鎮州石邑縣有井陘山，甚險固。又鹿泉縣本漢石邑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至德初改名獲鹿。又井陘縣，穆天子傳：天子獵於鈃山，即此地。註云：燕趙謂山脊為陘。陘山在縣東南十八里，四方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陘。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鬬，乘，謂取代之勝勢也。說，輸芮翻。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樵，取薪也；蘇，取草也。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方軌，謂車并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鄭康成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間，古莧翻。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釋名云：輜，廁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重，直用翻。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止軍而舍息也。舍，如字。夜半傳發，傳發，傳令軍中使發兵。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漢旗幟皆赤。幟，昌志翻。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以自覆蔽也。杜佑曰：萆山，音蔽，今名抱犢山，在鎮州石邑縣。井陘山亦在石邑。意間道萆山即此地。師古曰：蔽隱於山，使敵不見。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若，汝也；疾，速也。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言破趙乃當共飽食也。餐，千安翻。「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行，戶剛翻。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信蓋謂趙聚兵塞井陘之口，欲俟信出險而後擊之；若見前鋒，便縱兵接戰，則信必將阻險而還也。還，音旋，又如字。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史記正義曰：綿蔓水自并州北流入井陘縣界，即信背水陳處。背，蒲妹翻。陳，讀曰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走，音奏。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師古曰：殊，絕也。言決意必死。不可敗。敗，補邁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將，即亮翻。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水經註：泜水即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又東注綿蔓水。師古曰：泜，音祗，又丁計翻，又丁禮翻。禽趙王歇。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倍與背同。背，蒲妹翻。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孫子九地篇：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曹操註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退有礙者。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師古曰：言如忽入市廛而驅取其人以赴戰，非素所習練者也。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予，讀曰與。下同。諸將皆服，曰：「善！非

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予讀曰與。鄉讀曰嚮。）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權，所以稱物，見其輕重也。左車蓋謂兵者國之大事，如己者敗亡之餘，不足以審處其輕重。）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百里奚，虞之大夫。虞公不能用，以亡。秦穆公信而用之，遂霸西戎。）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言得侍左右以求教。）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褕，音踰。褕，靡也。此言當時之人畏信之威聲，不能自保其生業，皆輟耕釋耒，褕靡其衣，甘毳其食，以苟生於旦夕，不復為久遠計。）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兵，詭道也，乘勢以為用者也。見，顯露也。屈，盡也。吾之情見，則敵知所備；勢屈，則敵得乘吾之敝矣。見，賢遍翻。屈，其勿翻。）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單與殫同，盡也。）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首，式救翻。頭之所向曰首。）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暴其所長於燕，（暴，顯也，露也。）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

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數，所角翻。）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甲戌晦，（月盡為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此太宰非周官之太宰，漢奉常屬官有太宰。師古曰：具食之官。信使入國，必使人為之主。時布使太宰主何也。）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漢為弱也。此臣之所以為使。（說，輸芮翻。下同。使，疏吏翻。）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倍與背同。背，蒲妹翻。）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鄉讀曰嚮。下同。）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將，即亮翻。）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為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垂拱者，垂衣拱手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背，蒲妹翻。）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徼，循也。凡邊塞謂之徼，蓋使人循徼禁姦非，因以名之。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障，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徼，古弔翻。乘，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言楚自彭城至滎陽、成皋，中間有梁地間之，彭越時反梁地，是楚之敵國也。故云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

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易以豉翻為于偽翻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倍與背同蒲妹翻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傳舍客舍也前客舍之而去後客復來舍之傳相受也故謂之傳舍傳直戀翻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且子余翻龍姓且名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見賢遍翻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帝以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帳若今之帳設也御謂服御也從才用翻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皐楚數侵奪漢甬道數所角翻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音異基橈女教翻弱也其字從木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

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衽衣襟也鄉讀曰嚮朝直遙翻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言將使食其行使六國授之以印而使佩之趣讀曰促下同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子房張良字也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時漢王方食故良言願借食前之箸就用指畫鄭玄曰今人或謂箸為挾提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度徒洛翻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商容殷賢人里門曰閭表顯異也紂囚箕子殺比干武王克殷釋箕子囚封比干墓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辭而不受鄭玄曰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服虔曰巨橋倉名許慎曰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杜佑曰鉅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臣瓚曰鹿臺今在朝歌城中劉向曰其大三里高千尺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曰軒曲周屏車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軒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復扶又翻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為華戶化翻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陰晉灼曰桃林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即桃林也師古曰桃林山谷在閿鄉縣東南西南去湖城縣三十五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服虔曰惟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惟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六國皆橈而從之陛下安得而臣之乎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

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哺音步食在口中者）豎儒幾敗而公事（而汝也公尊稱也高祖慢罵人率曰而公迺公蓋自尊辭幾居依翻）令趣銷印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事見八卷秦二世三年）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卞莊子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爭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事見上卷三年）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事見上卷二年難乃旦翻）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喪息浪翻）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鍾離古鍾離子之後以國爲氏龍姓出於龍伯氏又曰出於舜納言之龍師古曰昧莫葛翻其字從本末之末且子余翻）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間古莧翻）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羽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大牢具（大讀曰太古者諸侯遣使交聘其牢禮各如其命數以三牲具爲一牢秦滅古法輿之時不能備古之牢禮故以太牢具爲盛禮孔穎達曰按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太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太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日食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云見子具朔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諸侯祭以太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惡草草率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

城疽發背而死（疽千余翻癰瘡也）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誑居況翻欺也）王可以間出（間古莧翻）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纛羽葆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爲之大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爲之在左驂當鑣上師古曰應說非爾雅翼纛西南夷長犛牛也似牛而四節腹下及肘皆有赤毛長尺餘而尾尤佳其大如斗天子之車左纛以此牛尾爲之繫之左騑馬軛上纛馬在中曰服在外曰騑騑即驂也安最外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纛徒到翻又音毒）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樅千容翻）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轅姓也姓譜陳大夫轅濤塗之後以其所本考之亦與爰袁二姓通）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此宜從此）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班志宛縣屬南陽郡史記正義曰宛鄧州縣葉汝州縣宛於元翻葉式涉翻）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睢音雖）羽乃使終公守成皋（終姓也姓譜曰陸終之後）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皋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爲我將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爲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逃（漢書逃作跳如淳音逃史記項羽紀作逃索隱徒彫翻晉灼曰跳獨出意如淳曰跳謂走也余謂左氏傳例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太史公蓋用此例溫公仍之逃當如字）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張晏曰玉門成皋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傳舍（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行下孟翻）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班志鞏縣屬河南郡即東周君所居汝洛地圖云鞏固也鞏縣在洛水之間言四面有山可以鞏固）令其不得西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隋天文志孛者孛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天下合謀暗蔽不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於彗孛蒲內翻又蒲沒翻班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臨江王敖薨子尉嗣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脩武欲復與楚戰（鄉讀曰嚮復扶又翻）郎中鄭忠說止漢王（漢制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皆屬郎中令說式芮翻）使高壘深塹勿與戰（塹七豔翻）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人（綰烏板翻）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師古曰積聚所畜軍糧芻稾之屬也積子賜翻聚才喻翻）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睢陽秦縣屬碭郡漢屬梁國故微子所封國也唐爲宋州宋城縣杜佑曰漢外黃故城在陳留郡雍丘縣東春秋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即此）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王欲挑戰（挑徒了翻）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

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

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大戴禮曰：食穀者智慧而巧。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鑽火，而人始裹肉而燔之，曰炮。神農時，人方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及黃帝時，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矣。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適，讀曰謫。卒之有罪謫者，所謂謫戍也。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易，以豉翻。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耒，手耕曲木也。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口在代郡。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地道記：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岌，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註：代郡南四十里有蜚狐關。史記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代郡城，西南有山，俗號蜚狐口。塞，悉則翻。行，戶剛翻。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謂因地形而據之以制敵。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齊地東至海，南至太山，故曰負海岱。西阻清濟，北阻濁河，故曰阻河濟。濟，子禮翻。南近於楚，近，其靳翻。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合爲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爲二。臣謂分爲二者是。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樂，音洛。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毛晃曰：背恩亡德曰負。倍，與背同，蒲妹翻。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爲西河。索隱曰：北魏，謂魏王豹。豹國於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爲東也。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酈生之說，形格勢禁之說也。蓋據敖倉，塞成皋，則項羽不能西；守白馬，杜太行，距蜚狐，則河北燕、趙之地盡爲漢有，齊、楚將安歸乎？白馬津在唐滑州。太行阪在唐澤州界。杜佑曰：蔚州飛狐縣，漢廣昌縣地，飛狐口在縣北，即漢之飛狐道，通嬀川郡懷戎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下以距漢。先，悉薦翻。華，戶化翻，姓也。姓譜：宋華父督始立華氏。張揖曰：濟南歷山之下。余據酈食其傳曰軍於歷城，則歷下即濟南郡歷城縣。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爲樂。樂，音洛。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辯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間，古莧翻。使，疏吏翻。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軾，車前橫木，人所憑者。掉，徒釣翻，搖也。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

四年冬十月，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爲賣己，乃亨之，引兵東走高密，高密縣在膠西。宣帝本始元年爲高密國。宋白曰：高密，春秋時晏平仲所食邑。使使之楚請救。田橫走博陽，此據史記也。班書作橫走博。博陽，近清河博關，此正韓信自趙進兵之路。臨淄既破，君相皆出走，其後韓信既虜田廣於濰水，灌嬰又敗田橫於嬴下；嬴縣亦屬太山郡。括地志：故嬴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唐之博城，漢太山之博縣，此博陽即博城之陽。守相田光走城陽，相，息亮翻。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括地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漢爲膠東國，以其地在膠水之東也。楚大司馬咎守成皋，漢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

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 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鄭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皋咎渡汜水而戰今成皋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鄭在鄭地汜釋者云在襄城則亦非此汜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索隱曰此水今見名汜水音似臣瓚說是張晏曰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爲滎澤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括地志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 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 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爲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括地志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記曰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涸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曰一澗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 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皋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桮羹 如淳曰俎高几之上也李奇曰軍中巢櫓謂之俎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說是俎莊呂翻方言周晉秦隴謂父爲翁若汝也而亦汝也古者以桮盛羹今之側杯有兩耳者也 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秖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 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公休許容翻 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三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輒射殺之 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今樓煩縣屬雁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爲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奇說是射而亦翻 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 瞋昌真翻 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 閒問微問也閒工莧翻 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

即漢王 即就也從也 相與臨廣武閒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 數所具翻 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 收私者收取其財以爲私有 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幷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捫音門摸也師古曰傷胸而捫足者以安衆也中竹仲翻 漢王病創臥 創初良翻 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 彊其兩翻勞力到翻 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 行下孟翻 疾甚因馳入成皋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 孫子九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曹操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者也易以豉翻下同 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信臣謂所親信之臣 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 事見上卷元年 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 徐廣曰濰水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水經註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韓信與龍且夾水而陳即此處濰音維陳讀曰陣 韓信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 盛時征翻 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

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史記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予據班志，濟陰郡城陽縣，雷澤在西北，此梁地也。自濰水追北至城陽，此乃漢城陽國之地。正義此說與上卷二年田橫起城陽同。）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嬴下。（敗，蒲邁翻。）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千乘縣屬北海郡，高祖分置千乘郡。括地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乘，繩證翻。）曹參擊田既於膠東，皆殺之，盡定齊地。立張耳為趙王。

漢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縣首於木上曰梟。梁闕曰：欣自剄於汜水上，今梟之櫟陽者，以其故都，故梟以示之也。）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操，七刀翻。）

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盱，音吁。台，音怡。）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分，扶問翻。）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厭，於鹽翻。）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數，所角翻。史記正義：色庚翻。）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倍，蒲妹翻。下同。）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必終為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參分，即三分。）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郎中執戟宿衛。信先仕楚為郎中，故云然。）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倍，蒲妹翻。下同。）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予，讀曰與。）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衣衣，下於既翻。推，吐雷翻。食食，下祥吏翻。）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以微言動信，言背漢則大貴也。相，息亮翻。）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難，乃旦翻。）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在滅秦，所憂者唯此。）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暴，步木翻，又如字。凡暴露之暴皆同。勝，音升。）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者，不能自救也。折，而設翻。）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百姓罷極怨望，無所歸倚。（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縣，讀曰懸。）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趙、燕，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

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師古曰：齊國在東，故曰西鄉；止楚漢之鬭，士卒不死亡，故曰請命。鄉讀曰嚮，下同。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膠、泗，二水名。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師古曰：深拱，猶高拱也。朝，直遙翻。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卒，子恤翻。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種，章勇翻。句，音鉤。此二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聽，音。復，扶又翻。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鮮，息善翻。故知者，決之斷也；斷，丁亂翻。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豪，長毛也。十豪爲氂。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徹。謝，辭之，使去也。因去，佯狂爲巫。

秋，七月，立黥布爲淮南王。

八月，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蓋貉人及燕皆來助漢。孔穎達曰：經傳說貉多是東夷，故職方掌九夷九貉。鄭志答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周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貉讀與貊同。

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爲作衣衾而斂尸於棺也。轉送，傳送也。棺，工喚翻。斂，力贍翻。四方歸心焉。

是歲，以中尉周昌爲御史大夫。班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昌，苛從弟也。從，才用翻。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太公、呂后爲楚所得，見上卷三年。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洪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應劭曰：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曰：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爲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之，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洪溝；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爲官渡水。杜佑曰：鄭州滎陽縣西有鴻溝，楚、漢分境之所。

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

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有一分爲少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史記正義：遺，唯季翻。余謂音如字，亦通。遺，留也。漢王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十

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 起屠維大淵獻盡重光赤奮若凡三年

太祖高皇帝中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徐廣曰固陵在陽夏晉灼曰即固始縣余據班志固始與陽夏為兩縣皆屬淮陽國劉昭志陳國陽夏縣有固陵聚括地志固陵縣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李奇曰言信越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為分畫疆界分扶問翻余謂韋說是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言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非君王本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見上卷二年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班志睢陽縣屬梁國劉昭志穀城縣屬東郡春秋之小穀也括地志穀城故城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竝黃河盡以封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王信陳古陳國班志之淮陽國也唐為陳州自陳以東至于海并齊楚舊地盡以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易以豉翻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舒春秋之舒國也班志舒縣屬廬江郡括地志舒今廬江之故舒城是也舉九江兵迎黥布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州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徙壽春號曰郢至王負芻為秦所滅置九江郡至唐為廬壽滁濠等州之地竝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項王至垓下李奇曰沛洨縣聚邑名洨下交翻張揖三蒼注垓堤名在沛郡史記正義曰按垓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垓音該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重直龍翻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楚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吳歈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忼苦廣翻行戶剛翻泣目中淚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騅朱惟翻蒼白雜毛曰騅孔穎達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屬之欲翻至陰陵班志陰陵縣屬九江郡括地志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紿蕩亥翻欺誑也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定遠東南五十里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度徒洛翻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卒子恤翻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鄉鄉讀曰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呼火故翻漢軍皆披靡披普彼翻史記正義曰靡言精體低垂遂斬漢一將是時郎中騎楊喜追項王郎中騎即漢官所謂騎郎項王瞋目而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晉灼曰易如字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故處宋祁國語補音易以豉翻未知其何據項王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臣瓚曰烏

江在牛渚采石隱曰按晉初屬臨淮括地志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爲縣水經曰江水又北得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檥舡待項王即此地余據烏江浦在今和州烏江縣東五十里即亭長檥船待羽處烏江亭長檥船待。徐廣曰檥音儀一音俄應劭曰檥正也孟康曰檥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謂整船向岸曰檥索隱曰檥字諸家各以意解耳鄒誕本作檥船以尚翻劉氏亦有此音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以所乘騅馬賜亭長。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難親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面謂背之不正向也面縛亦反偝而縛之杜元凱以爲但見其面非也貢父曰面之直向之耳指示中郎騎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史記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爲千金當一萬錢也余謂一斤金直萬戶邑多少不稱正義之說未可爲據也吾爲若德。班書德作得鄧展曰令公得我以爲功也史記作德徐廣曰亦可是功德之德史記正義曰爲于僞翻言呂馬童與己是故人舊有恩德於己余謂羽蓋謂我爲汝自刎以德汝乃自刎而死。刎武粉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蹂人九翻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楊喜呂馬童。及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戶。封五人皆爲列侯。呂馬童封中水侯王翳封杜衍侯楊喜封赤泉侯楊武封吳防侯呂勝封涅陽侯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秦會稽縣屬薛郡項羽初封於此漢爲魯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魯父兄。魯乃降。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宋白曰宋州穀熟縣古穀城也漢於此置薄縣又改爲穀熟縣親爲發哀。哭之而去。爲于僞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皆爲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太史公曰。羽起隴畮之中。畮古畝字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並起從羽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師古曰背關謂背約不王沛公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彭城余謂背關懷楚文意一貫言羽棄背關中之形勝而欲東歸楚也不必分爲兩節背蒲妹翻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卒子恤翻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揚子法言或問楚敗垓下方死。[illegible]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諒信也屈[illegible]盡也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憞徒對翻惡也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illegible]何事漢王還至定陶。[illegible]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臨江王共尉不降。[illegible]遣盧綰劉賈擊虜之。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爲楚王。王淮北。都下邳。更工衡翻封魏相國建城侯彭越爲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師古皆曰與弋庶翻貢父曰與讀曰歟助辭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如淳曰殊死[illegible]韋昭曰殊死斬刑[illegible]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貢父曰予按說文殊死也然則殊自死刑之名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爲皇帝。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爲號漢高受命因而不改張晏曰氾水在濟陰界取其氾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爲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括地志漢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氾敷劍翻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高祖母也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媼師古曰媼女老稱音烏老翻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惟天子獨稱之漢制度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此爲異也制書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如故事誡敕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倣此故衡山王

吳芮從百粵之兵，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芮爲長沙王。吳芮封衡山王，都邾；今封長沙王，都臨湘。番，蒲何翻。又曰：故粵王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率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爲閩粵王，王閩中地。粵王無諸，句踐之後。秦取其地，置閩中郡，今復以封之。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徐廣曰：今建安侯官地。史記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爲福州。應劭曰：閩，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非也，音謨。閩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帝西都洛陽。

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復，扶目翻；還也。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諭之。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傜賦也。復，方目翻。 帝置酒洛陽南宮。括地志：南宮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秦時洛陽已有南北宮。上曰：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應劭曰：徹，通也，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後避武諱，改曰通侯，亦曰列侯。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臣瓚曰：漢帝年紀，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奏高祖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綰及張良、陳平之屬皆在，陵不得而先對也。姓譜：齊太公之後，食采於高，因氏焉。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填，讀曰鎮。餽與饋同。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說服。說，讀曰悅。 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中尉。事見九卷元年。漂，匹妙翻。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彭越既受漢封，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海中山曰島。史記正義曰：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余按北史，楊愔避讒，東入田橫島，是島以橫居之而得名。島，丁老翻。帝以田橫兄弟本定齊地，齊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取，後恐爲亂，乃使使赦橫罪，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事見上卷四年。今聞其弟商爲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帝乃詔衛尉酈商曰：班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從，才用翻。言誅夷其族也。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周禮：司節掌守邦節，辨其用，以輔王命。註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以爲信。邦節，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守邦國用玉節，以玉爲之。守都鄙用角節，以角爲之。邦國之使節，用金；門關之節，用符；貨賄之節，用璽；道路之節，用旌節。此則古之所執以爲信者，皆謂之節。自秦以來，有璽、符、節，則璽自璽，符自符，節自節，分爲三矣。漢之節，即古之旌節也。鄭氏註以符節爲漢宮中諸宮詔符，璽節爲漢之印章，旌節爲漢使者所持節，則知漢所謂節者，古之旌節也。贊曰：節者，所以爲信，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之眊三重。此漢制也。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如淳曰：四馬高足爲置傳，中足爲馳傳，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漢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乘置馳傳五封之，兩端各二，中央一；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以馬駕軺車而乘傳，曰一封軺傳。史炤所謂依乘符傳而行者，本此。但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耳，終不若顔說簡而明。傳，張戀翻。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城西。臣瓚曰：案廄置，謂置馬以傳驛者。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因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爲謙也。老子道德經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併，步項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

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斬吾頭
馳三十里閒，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
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
人更王，豈不賢哉！更，工衡翻。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
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之。史記正義曰：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既葬，
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橫
客皆賢，餘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
死，亦皆自殺。　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季，姓也。周八士有季隨、季騧，魯
有季氏。數窘辱帝。數，所角翻。窘，巨隕翻，困也。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
有舍匿，罪三族。舍，止也。匿，隱也。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
家。髡，枯昆翻，鬄其髮也。鉗，其炎翻，以鐵束項。朱家，魯之大俠。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
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
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曰：職，主也，掌其事也。為，于偽翻。項氏臣豈可盡誅邪！
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
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
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伍子胥，楚大夫伍奢
之子也。楚平王信讒而殺伍奢，子胥奔吳，將吳師以破楚，入郢，發平王墓而鞭其尸。君何不從容為上言
之。從，千容翻。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
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復，扶又翻。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
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
相戹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精騎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者，高祖自謂并與固也。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
戹困哉，故固感此言而止也。戹與阨同。追而高祖獨與固言也。姓譜：丁，本自姜姓，齊太公子謚丁公，因以命氏。丁公引
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見，賢遍翻。帝以丁公徇軍中，
徇，辭峻翻。師古曰：行示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
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臣光曰：高
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桀，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
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
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
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
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貳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
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斷，丁亂翻。使天下曉然皆知為
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
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
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齊人婁敬戍
隴西，姓譜：婁，邾婁國之後。一曰：曹婁之後。過洛陽，脫輓輅，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輓
之，一人推之。師古曰：輓音晚。輅，胡格翻；洛音同。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
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
見。衣，著也。帛，繒也。褐，織毛布之衣也。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
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
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
稷封邰，班志：邰縣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武功故城是。史記正義曰：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斄城是也。說文曰：邰，炎
帝之後，姜姓所封，周棄外家也。毛萇云：邰，姜嫄國。堯以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之於邰。邰音吐才翻。積德絫善，絫，古累字。
十有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
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
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
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朝，直遙
翻。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
豐、沛，卷蜀漢，定三秦，卷，讀曰捲。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
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
骨中野，不可勝數。勝音升。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
夷與痍同，創也。音延知翻。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卒讀曰猝。）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府，聚也，萬物所聚，謂之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張晏曰：搤，捉也。亢，頸也；同促持之也。亢，音岡，又下郎翻，喉嚨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州東二殽山是也。澠，即澠池。）倍河，鄉伊、洛，（河在洛陽城北，故曰倍。伊、洛二水在洛陽城南，故曰鄉。倍，蒲妹翻。鄉讀曰嚮。）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曰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苑，音於阮翻。）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康曰：漕輓，東之時自河入渭，自渭而上，輸之長安。）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康曰：委，於偽切，即委積之委。輸，即轉輸之輸，春遇翻。）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府者，物所聚也。天物所聚，不假人力，故曰天府。）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長安，本秦之鄉名也，高祖作都。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曰奉春君也。）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道，讀曰導，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處，昌呂翻。）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子房有焉。

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

趙景王耳、長沙文王芮皆薨。

九月，虜臧荼。壬子，立太尉長安侯盧綰為燕王。（班表：太尉，秦官，掌武事。漢制，與丞相、御史大夫為三公。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史記盧綰傳：長安，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之處。）綰家與上同里閈，（閈，音汗。閈，閭也；里門曰閈。）綰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綰，羣臣莫敢望，故特王之。（考異曰：史記、漢書高紀於此皆云「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按樊噲傳，從平韓王信，乃遷左丞相，是時未為丞相，又代地無反者，噲傳亦無此事，疑紀誤。）項王故將利幾反，（利幾以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洛陽，召之，利幾恐而反。風俗通：利，姓也。姓譜：楚公子食采於利，後以為氏。）上自擊破之。

後九月，治長樂宮。（程大昌雍錄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周迴二十里，高祖改修而居之，在長安城東隅。樂，音洛。）

項王將鍾離眛素與楚王信善，（眛，莫曷翻。下同。）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行，下孟翻。）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趣，讀曰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白虎通曰：天子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謂循行天下，牧人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必自行之，謹敬重民之意也。孟子曰：天子適

（[illegible]）陛下第出僞游雲夢。（第，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爲。或說信曰：斬鍾離昧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師古曰：[illegible]）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械者，加以桎梏；繫者，加以纆索。）因赦天下。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山東人謂關中爲秦中。師古曰：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順也。建，居偃翻；瓴，音鈴。）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固，（泰山在齊之南境，齊負以爲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余謂孟津在河內，去平原其遠，晉說失之；蓋河流渾濁，故謂之濁河也。）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齊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爲勃，名曰勃海郡。余據班志，齊地北至勃海，有高樂、高城、陽信、重合之地。）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言齊地形勝與秦亢衡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惡，烏路翻。）多稱病不朝從，（朝，直遙翻；朝見也。從，才用翻；從遊也。）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翻。絳侯周勃，灌將軍嬰。）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爲信怨望謀反張本。）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從，千容翻。將，即亮翻；下同。）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師古曰：[illegible]）

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爲徹侯。（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普口翻。）蕭何封酇侯，（班志，酇縣屬南陽郡。孟康曰：酇音讚。）所食邑獨多。（按功臣表，蕭何封酇八千戶，而曹參封平陽，張良封留，皆萬戶，宜不得言何封邑獨多。蓋參以十二月甲申封，何以正月丙午封，功臣言何居上，其意不能平者，特同日所封樊噲、絳、灌諸人耳。張良亦以丙午封，諸人言何而不言良者，蓋高祖先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而良止受留萬戶，故不敢言也。）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被，皮義翻。）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指示，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子用翻；而讀者乃爲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爲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洪氏隸釋曰：元祐中，洛州治河堤，得漢北海相景君碑，其陰有曰紹縱先軌；又北軍中侯郭仲奇碑云有山甫之縱；又云繼縱䶵；又司隸校尉魯峻碑云比縱豹產；又圉令趙君碑云羨其縱；外黃令高彪碑云莫與比縱；皆以縱爲蹤。蕭何傳發縱指示，顏師古注云：書本皆不爲蹤字，讀者乃爲蹤蹟之蹤，非也。據此數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顏氏之注殆未然也。）羣臣皆不敢言。張良爲謀臣，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見八卷秦二世二年。）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中，竹仲翻。）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封陳平爲戶牖侯。（戶牖，鄉名，屬陳留郡陽武縣。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爲東昏縣，屬陳留。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爲東昏縣，屬陳留，班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鄉爲東昏縣，屬陳留郡也。括地志：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十里。陳平亦十二月甲申封。）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平因無知見上，事見九卷二年。背，蒲妹翻。復，扶又翻。）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塡撫天下。（塡，讀曰鎭。）春，正月，

丙午分楚王信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為荊王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余據班史時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王賈東陽漢下邳地鄣郡漢丹陽地吳郡即會稽地蓋其地自淮東而南盡丹陽會稽地賈死後以其地王吳王濞故索隱云王吳地也如淳曰荊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曰荊遂行於世晉灼曰舊伐荊楚自秦之先固已稱荊索隱曰姚察按虞喜云總言荊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荊山在陽羨界賈分封吳地而號荊王指取此義太康地志陽羨縣本名荊溪從才用翻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薛郡漢之魯國東海秦之郯郡彭城後為楚國蓋封交之時得三郡地景武之後楚國僅彭城數縣耳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據此則博陽於秦楚漢兵爭之時亦嘗置郡矣自淮東至此雜用古地名固不純用秦漢所置郡名也師古曰外婦謂與旁通者諸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孟康曰此時民流移故使能齊言者還齊也史記正義曰按言齊國形勝次於秦中故以封子肥七十餘城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劃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上以韓王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韓之分晉其地南至宛葉西北包鞏洛接于新安宜陽東有潁川而淮陽之地則屬于楚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剖符王潁川其地東兼有淮陽所謂北近南迫言其境相迫近耳不屬韓也宛於元翻葉式涉翻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寇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班志太原郡領二十一縣今以三十一縣為韓國蓋定襄末置郡故太原之境北被邊兼有鴈門之馬邑也晉太康地記曰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馬邑杜佑曰秦馬邑城在朔州善陽縣界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古曰被帶也皮義翻數所角翻上許之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屬近也言近方安定也屬之欲翻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屬殊玉翻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

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余觀帝初起令雍齒守豐雍齒不欲屬帝即以豐降魏可以見其有故怨矣雍於用翻數所角翻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為于偽翻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什方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余按唐志什邡縣屬漢州蓋垂拱又分益州置漢州也宋白曰什方縣舊治雍齒城今於城北四十步立縣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趣讀曰促漢之三公丞相職無不總御史大夫掌副丞相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臣光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目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數所角翻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觖古穴翻師古曰音決觖謂相觖望也韋昭曰觖猶冀也音冀索隱音企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自第一至十八也余謂此但定蕭何等元功十八人位次耳至呂后時乃詔作高祖功臣位次凡一百四十餘人師古所謂自蕭何至蟲達十八人呂后所定位次也張敖於高祖九年始自趙王廢為宣平侯安得預元功十八人之數哉故師古註功臣位次二云張耳及敖並為無大功蓋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耳此說則得之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被皮義翻創初良翻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鄂本出姬姓晉鄂侯之後關內侯位次列侯爵第十九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師古曰謂輕身走出也數所角翻下同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

絕者數矣又軍無見糧（見賢遍翻）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古者君子必帶劍所以衛身且昭武備也秦法羣臣上殿不得持尺寸之兵韋昭曰非麻曰屨皮曰履屨履所以從軍軍容不入國故皆不許以上殿君前必趨崇敬也今賜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殊禮也）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千秋所食邑封為安平侯（索隱曰安平縣屬涿郡非菑川之東安平縣）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上歸櫟陽

夏五月丙午尊太公為太上皇（師古曰太上者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此北河也在朔方北）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韋昭曰曼音瞞師古曰莫安翻索隱曰冒音墨又莫報翻）後有所愛閼氏（匈奴之閼氏猶中國之皇后閼於連翻氏音支下月氏同）生少子頭曼欲立之（少詩照翻）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括地志涼甘肅沙庭州本月氏地）乃使冒頓質於月氏（質音致）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應劭曰髐箭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余見今軍中亦有鳴鏑於哨箭之處開小竅矢飛急則凌風而鳴鏑音嫡髇呼交翻）習勒其騎射（勒其所部使習其令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射而亦翻）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復扶又翻）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予讀曰與下同）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甌一侯翻脫土活翻）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樓煩白羊二王之居在河南）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蒙恬奪匈奴地見七卷秦始皇三十二年）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膚施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膚施縣趙置秦因而不改今屬延州）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罷讀曰疲）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控弦引弓也控口弄翻）威服諸國

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數所角翻間古莧翻使疏吏翻）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郡國志句注山險名在鴈門陰館縣括地志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杜佑曰句注山即代州鴈門縣西陘嶺句音鉤又如字又音拘）攻太原至晉陽

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去羌呂翻除也易以豉翻下同）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呼火故翻）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叔孫本出姬姓魯叔孫氏之後）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朝直遙翻）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

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易，以豉翻。度，徒洛翻。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爲使者而徵魯諸生。使，疏吏翻。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通事秦始皇、二世、陳勝、項梁、楚懷王、項羽及帝，凡七主。且，幾也。言幾及十主也。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行德教百年，然後可起禮樂。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無汙我！汙，烏故翻。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也。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爲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爲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習之。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蕝。師古曰：蕝與蕞同，子悅翻。如說是。韋昭曰：引繩爲緜，立表爲蕞。蕞，茲會翻。賈逵曰：束茅以立表位爲蕝。纂文曰：蕝，今之纂字。卽悅翻，又音纂。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肄，弋二翻，亦習也。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時未起未央宮，故帝御長樂宮受朝賀。及蕭何既起未央前殿，自惠帝以後，皆御未央，而長樂爲太后所居，謂之東朝。樂，音洛。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先，悉薦翻。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治，直之翻。鄉，讀曰嚮。衛官俠陛，衛官，侍衛之官，郎中及中郎執戟侍衛者是也。俠與挾同，挾殿陛之兩旁也。或音夾。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幟，昌志翻。於是皇帝傳警，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也。漢書音義：天子出稱警，傳聲而唱，以警外也。輦出房。沈約曰：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輦者也。后從容宮中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不知何代去其輪。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漢之吏六百石，銅印墨綬，奉月七十斛。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禮畢，謂朝禮畢也。師古曰：法酒，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執法，御史也。杜佑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以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秦漢爲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定禮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是也。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竟朝，言行朝禮至禮畢也。朝，直遙翻。讙與喧同，許元翻。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爲太常，班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曰太常。此不書奉常而書太常者，使人易知。賜金五百斤。初，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師古曰：理官，卽法官也。法家又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

臣光曰：禮之爲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行，下孟翻。別，彼列翻。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治，直吏翻。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見下卷十一年。睹叔孫之儀而嘆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爲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穀皮曰糠，穀不成曰粃，粃與秕同。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宋咸曰：謂開布其迹於諸侯之國，猶言歷聘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焉，於虔翻。善乎揚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惡，音烏。趨，七喻翻。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班志，銅鞮縣屬上黨郡。上黨記：晉銅鞮伯華所邑，去銅鞮故宮二十里。唐

屬潞州宋白曰縣有銅鞮水故名鞮丁奚翻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
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班志白土縣屬上郡括地志白土故城在
鹽州白池東北九十里又云近延州余據班志圜水出白土縣西東入河師古曰圜音銀今銀州銀水是則白土縣在唐銀州界按圜字
乃圁字之誤通典圁水在銀州儒林縣東北今謂之無定河師古又曰曼丘毋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姓譜有曼丘不擇
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
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班史匈奴置左右賢
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班志廣武縣屬太原郡史記正義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界句注山南杜佑曰代州鴈門郡治鴈門縣漢廣武
縣故城在西南宋白曰隋改廣武縣為鴈門避太子諱也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
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大戴記曰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
雪雨于具翻自上而下曰雨後以義推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什人之中二三墮指上
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史記正義曰代谷今媯州余據唐媯州在幽州西北此代谷在句注之北
後魏都平城葬為代都蓋因代谷而名也唐屬雲州界欲擊之使人覘匈奴覘丑廉翻又敕豔翻窺偵
也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羸倫為翻畜許救翻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
復扶又翻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
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見賢遍翻下欲見同今臣往
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
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凡事已為而未成曰業上怒罵
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沮才敘翻止也
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
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班志平城縣屬鴈門郡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師古曰白登
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括地志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兵中外
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厚遺閼氏應劭曰陳
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閼氏曰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急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言於冒頓令解圍余謂祕計者以其失中國之體
故祕而不傳間古莧翻遺于季翻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
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

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
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
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師古曰傅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矢外鄉以禦敵也鄉讀曰嚮
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
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
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
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
建信侯帝南過曲逆班志曲逆縣屬中山國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後漢章帝醜其名
改曰蒲陰杜佑曰中山郡北平縣秦曲逆縣後漢蒲陰縣曲逆讀皆如字文選高祖功臣贊注曰曲區句翻逆音遇非也顏之推曰俗儒
讀曲逆侯為去遇票姚校尉曰飄搖票姚諸儒有兩音最無謂者曲逆為去遇也曰壯哉縣吾行天下
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
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十二月上還
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敖尚帝女魯元公主故執子壻禮上箕倨
慢罵之師古曰箕倨者謂伸兩腳其形如箕曲禮曰坐毋箕孔穎達曰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趙相貫
高趙午等皆怒貫姓也原伯貫之後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孱音潺湲之潺冀州謂
懦弱者為孱師古音士連翻乃說王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
王事帝甚恭而帝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
血曰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為誓約不背漢也為于偽翻君何言之誤先人亡
國賴帝得復國張耳亡國事見九卷元年復國事見十卷三年德流子孫秋豪皆
帝力也豪毛至秋而纖銳秋豪言其細微也願君無復出口復扶又翻貫高趙午
等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長知兩翻倍蒲妹翻
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洿王為洿烏
故翻染汙也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言獨以身坐弒帝之罪匈奴攻
代代王喜棄國自歸喜帝兄仲也六年春正月以代地立喜為代王王韓王信故國赦為郃
陽侯班志郃陽縣屬左馮翊詩所謂在郃之陽者也括地志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郃音合辛卯
立皇子如意為代王如意戚夫人之子後徙王趙春二月上至長

安蕭何治未央宮。未央宮在長安城西南隅周迴二十八里元和志曰東距長樂宮一里中隔武庫括地志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 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說讀曰悅

臣光曰：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未聞其以宮室塡服天下也。塡讀曰鎭 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趨七喩翻 而顧以宮室爲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爲傾宮。孔子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桀爲傾宮瑤臺以殫百姓之財 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于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卒子恤翻罷讀曰疲 未必不由酇侯啓之也。

上自櫟陽徙都長安。先雖以婁敬張良之言西都關中然都邑未成則猶居櫟陽今未央宮成始自櫟陽徙都長安

初置宗正官以序九族。班表宗正秦官掌親屬平帝元始元年更名宗伯

夏四月，帝行如洛陽。

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 起玄黓攝提格，盡昭陽赤奮若，凡十二年。

太祖高皇帝下

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班志，高帝十一年更名東垣曰真定。武帝元鼎四年，置真定國。垣音袁。 過柏人。班志，柏人縣屬趙國。括地志：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至唐天寶元年，更柏人曰堯山。 貫高等壁人於廁中，欲以要上。文穎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要，一遙翻。 上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而去。十二月，帝行自東垣至。

春三月，行如洛陽。 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錦，文繒也。卽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毼及氍毹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衣，於既翻。絺，丑知翻。紵，直呂翻。罽，居例翻。操，千高翻。余據錦，繡文也；繡，刺文也，而五采備者也。縠，縐紗也。騎，奇寄翻。

秋九月，行自洛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從，才用翻。 匈奴冒頓數苦北邊。數，所角翻；下同。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罷讀曰疲。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說，式芮翻。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適讀曰嫡。適，謂皇后所生也。長，知兩翻。厚奉遺之，遺，于季翻；下同。彼必慕以為閼氏，閼氏音煙支。生子必為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鮮，息淺翻，少也。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風讀曰諷。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近，其靳翻。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以妻單于。妻，千細翻。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敘，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況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少，詩沼翻；下同。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齊之王族諸田也；楚之王族昭、屈、景也；皆一國之彊家。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之所徙也。屈，九勿翻。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民，東有六國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枕，之鴆翻。臣願陛下徙六國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族及豪桀於關中，與利田宅，謂便利田宅也。凡十餘萬口。

十二月，上行如洛陽。

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謀，謂謀弒上事，始上卷七年。怨，於元翻，又如字。變，非常也，謂上告非常之事。於是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師古曰：逮，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貢父曰：逮者，其人存在，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如其義也。一曰逮，

[易。輒捕加力也，逮徒呼召之，捕則加束縛矣。]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白，明白也。]乃轞車膠致，[師古曰：轞車者，車而爲檻形，以版四周之，無所通見。史記正義曰：膠致者，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搒笞數千，刺剟，[搒，音彭。剟，丁劣翻。索隱曰：剟亦刺也。廣雅曰：剟，刺也。以鐵刺之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數，所角翻。]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少，詩沼翻。而，汝也。]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蓋欲求貫高平日相知昵者，以其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班表：郎中令之屬有太中大夫、中大夫，皆掌論議。泄，音薛。泄，姓也。秦時衛有泄姬。]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言以義自立，不受侵辱，重於然諾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箯輿前。[韋昭曰：箯輿，如今輿床，人輿以行。師古曰：箯輿者，編竹木以爲輿，形如今之食輿。高時搒笞刺剟，委困，故以箯輿輿之。索隱曰：服虔云：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筍，音峻。筍者，竹箯，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爲筍。郭璞三蒼注云：箯，輿土器。箯，音鞭。]泄公與相勞苦，如生平驩，[勞，力到翻。相勞苦，且問其所苦也。]因問：張王果有計謀不？[不，讀曰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謂以罪論抵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爲，于僞翻。]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春，正月，上赦趙王敖，廢爲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爲趙王。上賢貫高爲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塞，悉則翻。]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復，扶又翻。]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鳥嚨。即喉嚨也。亢，音岡，又下郎翻。]

荀悅論曰：貫高首爲亂謀，殺主之賊；[殺，讀曰弒。]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塞，悉則翻。行，下孟翻。]春秋之義大居正，[大居正者，以居正爲大也。]罪無赦可也。

臣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詔：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洛陽至。

初，上詔趙羣臣賓客敢從張王者，皆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髡鉗，爲王家奴以從。[田叔、孟舒，皆趙國郎中也。從，才用翻。]及張敖既免，上賢田叔、孟舒等，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爲尊，言材用無有過之者，故云無出其右也。貢父曰：古者居則貴左，兵則貴右，右似戰國時俗也。]上盡拜爲郡守、諸侯相。[班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漢初，諸侯王國亦置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秩二千石。]

夏，六月，晦，日有食之。

更以丞相何爲相國。[自丞相進相國，則相國之位尊於丞相矣。]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太上皇因居櫟陽，既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焉。考異曰：漢書五月太上皇后崩，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荀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蓋荀悅之時，漢書本尚未訛謬故也，今從之。]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故特赦之。]

定陶戚姬有寵於上，[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儀曰：姬妾數百。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爲婦人美號。]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從，才用翻。]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長，知兩翻。守，式又翻。疏，與疎同。]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吃，音訖。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重言期期。貢父曰：期讀如荀子目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爲綦。孔穎達曰：釋詁曰：綦，訖也。杜預曰：訖，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耆如此。史記稱高祖欲廢

（太子周昌曰臣期期知其不可周昌又曰臣期期不奉詔言期期者亦與此同）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東廂，殿東堂也。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廂，言似箱篋之形。）既罷，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幾居依翻）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符璽御史，御史之掌符璽者也，屬御史大夫。璽斯氏翻）請爲趙王置貴彊相，（爲于僞翻。相息亮翻）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爲呂后殺戚夫人及如意張本）而以堯代昌爲御史大夫。（考異曰：史記、漢書張良傳皆云十二年上擊黥布還，疾益甚，愈欲易太子。按百官表，十年趙堯爲御史大夫，則是時太子位已定，今從之。）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爲相國，監趙、代邊兵，（夏音賈。豨許豈翻，又音希。徐廣曰：爲趙相國將兵守代。監古銜翻）豨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辟音闢，除也。屏除左右也）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將即亮翻）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爲于僞翻）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魏無忌，信陵君也）及爲相守邊，告歸，（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過趙，賓客隨之千餘乘，（乘繩證翻）邯鄲官舍皆滿。趙相周昌求入見上，（見賢遍翻）具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韓王信因使王黃、曼丘臣等說誘之。（說式芮翻。誘音酉）太上皇崩，上使人召豨，豨稱病不至。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自東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秦滅趙，置鉅鹿、邯鄲郡；漢始置常山郡。杜佑通典曰：漢常山郡故城在趙州元氏縣西。守者，郡守；尉者，郡尉。守式又翻）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不讀曰否）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將即亮翻，下同。見賢遍翻）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遍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貢父曰：與猶待也。原父曰：知與之者，知所以與之之術也。豨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多以金購之。賈音古）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班志，聊城縣屬東郡。括地志：聊城故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也。戰國時亦爲齊地）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殘謂多所殺戮）趙利守東垣，帝攻拔之，更命曰真定。（更工衡翻）帝購王黃、曼丘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之。於是陳豨軍遂敗。

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信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有罪而居作者爲徒，有罪而沒入官者爲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按班書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欒說也，封慎陽侯）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黨或然之辭）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彊其兩翻）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師古曰：懸鐘之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了用蒯徹

（見十卷四年。）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見上卷六年。）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閈，侯旰翻。王，于況翻。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爲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見十卷四年。）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見十一卷五年。）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復，扶又翻。）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徼，一遙翻。）醻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醻，時流翻。）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幾，居衣翻。）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姓譜：柴姓，高柴之後。班志：參合縣屬代郡。括地志：參合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上還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喜者，喜除其偪；憐者，憐其功大。）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銳精，言專精；持鋒，言持鐵而銳也。）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師古曰：顧，念也。言今諸欲反者，顧己而自視其力有所不能也。）又可盡烹之邪。上曰：置之。（置，捨也，又赦也。）

立子恆爲代王，都晉陽。（晉陽，漢爲太原郡治。班志：代國都中都。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紀：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還都於中都也。恆，戶登翻。）

大赦天下。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是反形已具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青衣道屬蜀郡。臣瓚曰：今漢嘉是也。章懷太子賢曰：青衣道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今嘉州龍游縣也。傳，張戀翻。處，昌呂翻。）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二世二年，彭越起於昌邑。爲，于僞翻。）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復，扶又翻。）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此以漢書本紀爲據。史記高祖紀作夏，[illegible]越三族。年表書越反誅又在十年夏。誅彭越，書以盧綰言爲據。）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姓譜：欒，欒書之後。）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烹之。方提趨湯，（提，舉也。舉而趨鼎，欲投之於湯。趨，七喻翻。）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從，子容翻。）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

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 丙午立皇子恢爲梁王（考異曰漢書諸侯王表作二月丙午按劉羲叟長曆二月丙辰朔無丙午今從史記年表今按史記年表作二月丙午但通鑑先書三月夷彭越三族方於此書立子恢爲梁王則又是三月丙午）丙寅立皇子友爲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 夏四月行自洛陽至 五月詔立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粵王（晉志秦使任囂趙佗攻粵略取陸梁地遂定南粵以爲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余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三十三年取南粵置南海桂林象郡此南海尉止典南海一郡兵猶三十六郡之尉也安得兼典桂林象郡任囂既死秦已破滅趙佗始擊并桂林象郡以此知非兼典也佗徒河翻）使陸賈即授璽綬（姓譜陸古天子陸終之後）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爲南邊患害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任音壬囂音敖）召龍川令趙佗（班志龍川縣屬南海郡裴氏廣州記龍川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爲號師古曰今循州）語曰（語牛倨翻）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欲興兵絕新道自備（蘇林曰新道秦所新通越道）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班志番禺縣屬南海郡尉佗所都今爲廣州治所番音潘禺音愚又魚容翻）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長知兩翻）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皮義翻）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武帝伐南越遣楊僕出豫章下橫浦則橫浦通豫章之路也杜佑曰橫浦關在虔州大庾縣西南南康記曰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爲塞上班志陽山侯國屬桂陽郡姚氏曰連州陽山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新唐書地理志連州陽山縣有故秦湟谿關郡國志陽山縣湟水之南即其故墟本南越置關之邑故關在縣西北四十里茂溪口湟音皇）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桂林後武帝改爲鬱林郡象郡武帝改爲日南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稱於古也）陸生至尉佗魋結（服虔曰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魋音椎結讀曰髻）箕倨見陸生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人（尉佗本真定人故賈云然）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背父母之國不念墳墓宗族是反天性也椎髻以從蠻夷之俗是棄冠帶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倍蒲妹翻）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王王下于況翻下故王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師古曰未集言未成也）屈彊於此（師古曰屈彊謂不柔服也屈其勿翻）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蹶音厥）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復扶又翻）陸生曰皇帝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崎丘宜翻嶇音區）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余謂遽者急促也今江南人謂之便何至便不如漢也遽其庶翻）乃留陸生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橐中裝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如淳

日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賫行故曰橐中裝佗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佗送師古曰佗猶餘也陸生卒拜尉佗為南越王。卒子恤翻令
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
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
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治直之翻
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
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極武而亡。鄉使秦已
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鄉讀曰嚮帝有
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
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為于僞翻粗坐五翻略也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
書曰新語。　帝有疾。惡見人。惡烏路翻臥禁中。詔戶者無
得入羣臣。戶者謂守門戶者也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陽
侯樊噲排闥直入。班志舞陽縣屬潁川郡應劭曰舞水出其縣之南史記正義在許州葉縣東十里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土曷翻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枕之鴆翻噲
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
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憊蒲拜翻疲極也且陛下病甚。大
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
獨不見趙高之事乎。謂與李斯謀殺扶蘇立胡亥也帝笑而起。　秋七
月。淮南王布反。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
其肉以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為醢即刑法志所謂菹其骨肉是也賈公彥曰有骨為臡無骨為醢醢肉通全物若䐑為菹細切為齏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菹醢醬所和使
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
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
赫對門。賁音肥姓也赫其名也姓譜有賁姓以為賁父之後風俗通魯有賁浦賁音奔赫乃厚餽遺
從姬飲醫家。遺于季翻王疑其與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
安上變。傳株戀翻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
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語牛倨翻怨於元翻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者不顯言其事淮南王
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
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為
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
為乎。汝陰侯滕公。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春秋胡子之國史記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余據唐陽城縣屬河南郡寘漢汝南之汝陰相去頗遠又據史記滕公傳平城圍解增食細陽千戶細陽縣屬汝南郡蓋寘與汝陰接境索隱曰汝陰屬汝南亦據班志也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
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疏分也其反何也。令尹
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
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
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
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
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
取楚。幷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
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幷韓取魏。據敖倉之粟。
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
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吳謂荊王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齊謂齊王肥所封之地魯亦入楚境韓地時以益淮陽國魏地梁王友所封也下蔡縣屬沛郡春秋時之州來也越會稽地故越王句踐之墟也長沙吳芮所封國時其子臣嗣封黥布都六阻淮為固故策其西取下蔡東取劉賈以據全淮越在東南故策其歸輜重於越以自厚為深固不可取之計布娶於長沙王故策其身歸長沙料其出於麗山之徒慮不及遠也重直用翻陛下安枕而
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
為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麗山之徒也。麗與驪同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
萬世慮者也。皆為于僞翻下為上同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

薛公千戶。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考異曰：史記諸侯年表云十二月庚子厲王長元年，漢書諸侯王表十月庚午立，今從漢書帝紀。是時上有疾，欲使太子往擊黥布。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所謂四皓也，避秦之亂，隱於商山。索隱曰：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庾，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角，盧谷翻。說建成侯呂釋之曰：班志：建成侯國屬沛郡。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儲君，位已至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間，古莧翻。師古曰：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彊，其兩翻。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釋之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呂澤夜見呂后。按周澤侯表有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今此上云建成侯而下云呂澤，恐誤，當爲釋之是。又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上欲使太子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云云。上遂自行。上破布歸，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功也。按高祖剛猛伉厲，非長揖辯議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爲耳。若決意欲廢太子，立如意，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久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實能柅其事，不過汚高祖數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繒繳安施」乎！若四叟實能制高祖，使不敢廢太子，是留侯爲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爲此哉！此特辯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亦猶蘇秦約六國從，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魯仲連折新垣衍，秦將聞之卻軍五十里耳。凡此之類，皆非事實。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今皆不取。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惟，思也。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守，式又翻。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一里半。按郵乃今之候也。見上曰：臣宜從，從，才用翻。病甚。楚人剽疾，剽，匹妙翻。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監，古銜翻。彊，其兩翻。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班志：太子太傅、少傅，古官。余據古世子有三師三少，至漢唯太傅、少傅耳。少，詩照翻。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漢官儀曰：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師古曰：車常擬軍輿者，若近代之戎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至光武罷省。班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荊。荊王賈走死富陵。班志：富陵縣屬臨淮郡。括地志：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班志：臨淮郡有徐縣、僮縣。楚蓋發兵與布戰於二縣之間。杜預曰：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師古曰：不聚一處而分爲三，欲互相救，出奇議。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散，如字。敗，補邁翻。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軍遇於蘄西，班志：蘄縣屬沛郡。布兵精甚。上壁庸城，以布軍銳，其鋒堅，壁以挫之。庸城，地名，亦在蘄縣西。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陳，讀曰陣。惡，烏路翻。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

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數，所角翻），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括地志：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一十步），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爲笑樂。酒酣（樂音洛，下同。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音戶甘翻），上自爲歌，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行，戶剛翻），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復，除其民，不豫賦役。復，方目翻。與讀曰預），樂飲十餘日，乃去。漢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蘇林曰：洮音兆。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余據布軍既敗走江南，則洮水當在江南。羅含湘中記：零陵有洮水，水經註：洮水出洮陽縣西南，東流注于湘水。如淳註：洮陽之洮音韜。蓋布舊與長沙王婚，其敗也，往從之，而洮水又在長沙境內，疑近是也。杜佑曰：漢洮陽縣城在永州湘源縣西北。按今全州灌陽縣地有洮水，在清湘縣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成王臣使人誘布，僞欲與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番音婆。師古曰：茲鄉，鄱陽縣之鄉也。班志，鄱陽縣屬豫章郡。鄱，古婆翻。余據史記及漢書高紀皆言追斬布番陽，茲鄉當在番陽界，非鄱陽）。周勃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班志：當城縣屬代郡。闞駰十三州記：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當桓都山作城，故曰當城。史記正義曰：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考異曰：盧綰傳云：漢使樊噲擊斬豨。按斬豨者周勃，非樊噲也）。上以荆王賈無後，更以荆爲吳國。辛丑，立兄仲之子濞爲吳王（服虔曰：濞音帔。普懿翻），王三郡五十三城（爲後濞以吳反張本）。十一月，上過魯，以太牢祠孔子。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良先行太子少傅事，以諫不聽，因稱疾不肯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故廢太子申生而以驪姬之子奚齊爲嗣。荀息而立之。公薨，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其弟卓子，里克殺卓子，迎立惠公。惠公爲秦所執，既歸而薨，子懷公立。秦納文公而殺懷公，晉乃定）。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事見秦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食無味之食也。孔文祥曰：與帝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或曰：攻，治也。余按周禮卝人注：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釋文：啖，直覽翻。疏：知鹹作鹹淡，則知啖淡古字通用），其可背哉（背，蒲妹翻）！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適謂太子，少謂趙王。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汙，烏故翻）。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相國何以長安地陿（陿與狹同），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禽獸食（師古曰：稾，禾稈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稾稅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人，收稾入官。稾，工老翻）。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賈音古。爲，于僞翻。下，遐嫁翻）。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師古曰：前問，謂進而請也）：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求愛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感衛尉之言，故慙悔而不悅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陳豨之反也，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陳豨反於代，代在燕之西南，故綰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

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數所角翻）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爲于僞翻）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王于況翻）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閒古莧翻）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欲使之連兵相持勝負久而不決也）漢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帝使使召盧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班志辟陽縣屬信都國辟必亦翻姓譜有審姓食其音異基）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閉其蹤跡藏匿其人也）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屬之欲翻）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綰立皇子建爲燕王 詔曰南武侯織亦粤之世也立以爲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爲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遙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爲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惟得長沙桂陽耳今封織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

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治直之翻下同）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謂劍也中竹仲翻見賢遍翻）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扁鵲古之良醫扁補辨翻）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多少之少師古曰戇愚也古者下紺翻今則竹巷翻）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知讀曰智少詩沼翻）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復扶又翻）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壽五十三考異曰漢書云呂后與審食其謀盡誅諸將酈商見審食其說以如此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按呂后雖暴戾亦安敢一旦盡誅大臣又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不在代此說恐妄今不取）丁未發喪大赦天下

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爲己身之幸也）聞帝崩遂亡入匈奴 五月丙寅葬高帝於長陵（班志長陵縣屬左馮翊皇甫謐曰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臣瓚曰在長安北四十里括地志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陵旁起邑置令丞尉奉守）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見九卷元年）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帝既滅項羽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韓信申軍法（帝命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曆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叔孫通制禮儀（見上卷六年七年）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剖符作誓謂剖符封功臣刑白馬與爲山河帶厲之盟也丹書鐵契者以鐵爲契以丹書之如淳曰金匱猶金縢也師古曰以金爲匱以石爲室重緘封之重愼之義蓋謂以丹書盟誓之言於鐵券盛之以金匱石室而藏之宗廟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鄧展曰若畫工規模物之摹韋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朱土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給言衆事繁多常汲汲也余謂日不暇給蓋言項羽既平諸侯又叛也）己巳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初高帝病甚人有惡樊噲云黨於呂氏卽一日上晏駕（師古曰惡謂毀譖言其罪惡也音如字晏駕者天子當晨起早作而忽崩殞不出臨朝凡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

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如淳曰：四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傳，株戀翻。）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嬃之夫，（嬃音須。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行且計也。）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接，縛兩手也。）載檻車傳詣長安；（傳，柱戀翻。）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畏呂嬃讒之於太后，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固請得宿衛中。（請得宿衛禁中也。復，扶又翻；下同。）太后乃以為郎中令，（班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使傅教惠帝。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赭衣，囚服也，以赤土染之。赭，止也翻。）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屬，之欲翻。）王年少。（少，詩照翻；下同。）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閒，古莧翻，隙也。）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師古曰：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伏儼曰：此高帝嫡長子。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人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

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年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廣志曰：酖鳥大如鴞，毛紫綠色，有毒，頸長七八寸，食蝮蛇，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食則殺人。蒐蛇大曰蝦闇當州輒天鍋及山深處有之，形如蝎差大，黑身赤目，音如鵶鼓，唯食毒蛇，遇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於穴外禹步作法，有頃石碎，蛇吞之。山有蛇，草木不生。秋冬之間脫羽，往時人以銀作爪拾取，著銀瓶中，否則手爛墮。矢著人立死，集於石，石亦裂。此禽至殘極毒，所謂酖，即鴆酒也。陸佃埤雅曰：鴆似鷹而紫黑，喙長七八寸，作銅色，食蛇，蛇入口輒爛，屎溺著石，石亦為之爛。羽翮有毒，以櫟酒飲，殺人，惟犀角可以解，故有鴆處必有犀。飲，於禁翻。）犂明，（徐廣曰：犂猶比也，比至天明也。諸言犂明者，將明時也。呂靜曰：犂，結也。力奚翻。程大昌曰：徐說非也。犂、黧古字通。黧，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也。昧，晦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康云力遲切，未知何據。）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斷，丁管翻。去，羌呂翻。師古曰：去其眼睛，以藥熏耳令聾也。瘖，不能言也。以瘖藥飲之。瘖，於今翻。）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師古曰：令太后治事，己自如太子然。余謂惠帝之意，蓋以謂身為太后子，而不能容父之寵姬，是終不能治天下也。治，直之翻。）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樂音洛。）

臣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見曲禮。號，戶高翻。）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高祖十一年封友於淮陽。）

春，正月，始作長安城西北方。（漢都長安，蕭何雖治宮室，未暇築城。帝始築之，至五年乃畢，故書以始事。杜佑曰：惠帝所築長安城，在今大興城西北苑中。）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高祖庶長子肥也。朝，直遙翻。）飲於太后前；帝以齊王兄也，置之上坐。（晉灼曰：於宮中以兄弟齒列為序，非外朝君臣之禮。坐，徂臥翻。）太后怒，酌酖酒置前，賜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卮；太后恐，自起泛帝卮。（漢書音義：泛，音方勇翻。索隱音捧。余據泛讀之泛，其義為覆，則音覂亦通。）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大恐；齊內史士說王，（師古曰：內史，王國官；士，其名也。班表：王國有內史，掌治民。）使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喜，乃罷歸齊王。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班志：蘭陵縣屬東海郡。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五行志曰溫陵之家。見，賢遍翻。）

隴西地震。

夏，旱。

郃陽侯仲薨。（仲即代王喜。封郃陽事見上卷高祖七年。）

酇文終侯蕭何病，（諡法：有始有卒曰終；又曰：克成令名曰終。）上親自臨視，

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秋七月辛未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僻隱也垣牆也治直之翻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癸巳以曹參爲相國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言家人也一曰私屬官主家事者也余按戰國時蘇秦使舍人賚送張儀入秦李斯爲呂不韋舍人謂爲私屬官可也以爲主家事則拘矣趣讀曰促速也治行謂飭治行裝也吾將入相居無何居無何謂居無幾時也相息亮翻下同使者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推舉以參爲賢也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師古曰舉皆也言凡事無更改更工衡翻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木質朴也訥謹於言也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漢制丞相官屬長史之下有掾史令史等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斥卻也逐也之日夜飲醇酒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夫羊呂翻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言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間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開啟也謂有所啟白以爲常者飲之以酒也飲於禁翻復扶又翻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覆敷救翻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窋張律翻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爲年少故也治直之翻與讀曰歟使窋歸以其私問參參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朝直遙翻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較者猶今言較然也畫一言其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師古曰載猶乘也民以甯壹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冒莫北翻頓讀曰毒方彊爲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遺于季翻下同褻息列翻嫚謨晏翻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漢有五官左右中郎將秩皆比二千石屬郎中令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事見上卷高祖七年考異曰季布傳云時陳豨反於代相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按平城之圍乃韓王信反非陳豨反也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絶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謾莫連翻又莫官切又音慢欺詐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釋報書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大謁者蓋其長也考異曰史記文帝本紀及惠景間侯者表漢書匈奴傳皆作澤史記呂后本紀八年中大謁者張釋漢書紀作釋衛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云張釋顏師古注曰荊燕吳傳云張澤人名今從史記呂后本紀漢書恩澤侯表周勃傳深自謙遜以謝之遜與遜同順也幷遺以車二乘馬二駟乘繩證翻冒頓復使使來謝復扶又翻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搖與無諸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句音鉤從諸侯滅秦功多其民便附故立之都東甌世號東甌王閩越王無諸高祖五年受封都冶今福州侯官是也帝又封搖於東海卽東甌今溫州永嘉是也甌烏侯翻搖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此閩越東越所由分也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自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今年春又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就役不欲復勞之故發王侯徒隸秋七月都廄災都廄大廄也屬太僕是歲蜀湔氏反班志湔氏道屬蜀郡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又百官表有蠻夷曰道則其地盡湔氏居之故曰道也湔則前翻裴松之音翦氏丁奚翻擊平之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爲重親故以配帝后張敖女也魯元公主降敖而生后因下文重親故直書帝姊魯元公主

女既以紀人倫之變且著外戚罔籠也重直龍翻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孝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力田者取其竭力服勤於田事孝弟人倫之大力田人生之本故令郡國舉之復其身以風厲天下也弟讀曰悌復方目翻)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帝年十七即位至是始冠孔穎達曰案略說周公對成王云古者冒而句領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至黃帝時則有冕也世本謂黃帝造火食旒冕是冕起於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則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古者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其士則二十而冠古者行冠禮於廟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冠所謂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諸侯則四加而有玄冕故大戴禮云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當五加袞冕也鄭樵曰漢改皇帝冠為加元服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冠訖皆於高祖廟如禮謁見)

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今始除之)

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師古曰非大朝見中間小謁見曰間往天子出入警蹕止行人數蹕則人以為煩鄭氏周禮注曰國有事王當出則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賈公彥疏曰漢儀大駕行幸使衛士填塞街巷備非常也蹕壁吉翻)乃築複道於武庫南(武庫在長樂未央之間故築複道始於武庫南)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冠月旦以遊於衆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遊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遊其道正直今之所作複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冠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遊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夜遊衣冠皆非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壞音怪)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孝經注宗尊也廟貌也)

臣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聖賢為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後漢書曰堯置敢諫之鼓賈誼曰三代之君則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傅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繆哉

長樂宮鴻臺災(三輔黃圖鴻臺在長樂宮中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於臺上故曰鴻臺)

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凌室藏冰之室)丙子織室災(掌織作繒帛之處班表少府有東織西織凌力證翻又音陵)

五年冬雷(洪範論曰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入地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地是其常經也冬雷為失常)桃李華棗實

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

秋八月平陽懿侯曹參薨(謚法溫柔賢善曰懿)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齊悼惠王肥薨

夏留文成侯張良薨(周公謚法安民立政曰成賈逵臣謚佐相克亂曰成)

以周勃為太尉

七年冬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將即亮翻)

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既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安陵(臣瓚曰帝年二十四安陵在長安北三十里師古曰去長陵一十里)

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既葬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故稱制)

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 起閼逢攝提格，盡昭陽大淵獻，凡十年。

高皇后 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索隱曰：字娥姁。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謚，故稱高也。師古曰：諱雉，故臣下諱雉也。姁，許于翻。

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高祖刑白馬，與羣臣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說，讀曰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王，于況翻。太后喜，罷朝。朝，直遙翻。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唼血盟，諸君不在邪？唼，所甲翻，又入口也。索隱引鄒氏音使接翻。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背，蒲妹翻。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謂當朝廷而諫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此時尚右，故陳平自左丞相遷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治，直之翻。令監宮中，如郎中令。言食其不董丞相職事，常監宮中，若郎中令。監，古銜翻。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為趙隱王謀，乃抵堯罪。堯為趙王謀事見上卷高祖十年。趙王如意謚隱。謚法：隱拂不成曰隱；不顯尸國曰隱；見美堅長曰隱。為，于偽翻。上黨守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乃以為御史大夫。任敖，沛人，少為獄吏。高祖常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擊傷主呂后吏，故后德之。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周呂令武侯澤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臨泗侯，班表以后父賜號。索隱曰：應劭云：周呂，國也。按周及呂皆國名，濟陰有呂都縣。晉灼曰：呂，縣名，以為侯國。予據班志，呂縣屬楚國。令武，謚也。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秦為威虐，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為妖言，故皆除之。夏，四月，魯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張偃為魯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為襄城侯，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朝為軹侯，軹縣屬河內郡。武為壺關侯。壺關縣屬上黨郡。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恆山王。惠帝元年，淮陽王友徙王趙，今以封彊；恆山郡本屬趙國，今割以封不疑。恆，戶登翻。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風，讀曰諷。故惠景間侯者表、漢書匈奴傳皆作澤，史記呂后本紀八年中大謁者張釋，漢書紀作釋，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云張釋。顏師古註曰：荊燕吳傳云張澤。今從史記呂后本紀、漢書恩澤侯表。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為呂王，蘇林曰：台音胎。索隱曰：酈，音歷，又音怡。考異曰：漢書外戚侯表及高五王傳皆作鄜侯，今從史記本紀、功臣侯表。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濟，子禮翻。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劉昭志：趙國邯鄲縣有叢臺。秋，桃李華。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考異曰：史記本紀，高后元年，立孝惠子不疑為恆山王，呂台為呂王，二年，恆山王薨，十一月，呂王台薨；表，二人皆以元年薨。漢書本紀，元年立不疑、呂台、產、祿、通為王，二年，不疑薨；年表，元年不疑及呂台為王，二年皆薨。蓋史記年表薨字應在二年，誤書於元年耳。其實二人皆以二年薨。漢書本紀云產、祿、通為王，亦誤也。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羌道，班志屬隴西郡，武都道屬武都郡，時為縣。漢志：縣有蠻夷曰道。武帝置武都郡。夏，五月，丙申，封楚元王子郢客為上邳侯，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上邳，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師古曰：瓚說是也。班志，朱虛縣屬琅邪郡。括地志：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漢朱虛也。十三州志：丹朱游故虛，故云朱虛也。虛，讀曰墟。索隱曰：虛，音墟。考異曰：史記高后紀在元年，今從漢書王子侯表。令入宿衞；又以呂祿女妻章。妻，千細翻。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秋，七月，恆山哀王不疑薨。恆，戶登翻。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是復行八銖錢。癸丑，立襄成侯山為恆山王，更名義。更，工衡翻。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班志：江水出蜀郡湔氏道徼外岷山，東南至江都入海。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孔安國註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班志：隴西氏道縣，禹貢漾水所出，至武都為漢。又於武都註曰：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漢中郡有沔陽縣，如淳註曰：此方人謂漢水為沔水。師古曰：漢上曰沔。水經則以為沔、漾異源。漾出隴西氏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其流東南歷白水、葭萌，又東南過巴郡閬中，至江州縣而入于江，涪水注之，庾仲雍所謂內水者也。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一名沮水，東逕漢中郡沔陽、南鄭、成固等縣，又東逕西城、錫縣，又東逕南郡襄陽、中廬、邔、宜城郡、當陽縣，又東逕江夏雲杜縣，又南至沙羨縣入江。予據禹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大別，南入于江，則漢水源出於漾。據水經，則漾會於涪而入于江，所出異源，所入異派。據班志，則漢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為漢水，入而東，漢水受氏道水，通謂之沔，過江夏而入于江，則漢、沔似合為一矣；然又言沮水出沮縣，南至沙羨入江，與水經所謂沔水即沮水說以不合而實合也。秋，星晝見。見，賢遍翻。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班志：伊水出弘農郡熊耳山，東北入洛水。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蔓渠山。酈道元註即麓大同，陵巒乎別耳。又班志：洛水出弘農上洛縣，東北至河南鞏縣入河。汝水溢，流八百餘家。應劭曰：汝水出弘農縣，入淮。水經：汝水出南陽魯陽縣之大孟山，東南逕潁川之郟、定陵，又東南過汝南之上蔡、平輿，南入于淮。

四年春，二月，癸未，立所名孝惠子太為昌平侯。班志：昌平縣屬上谷郡。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嬃為臨光侯。嬃，音須。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惠帝張皇后，魯元公主之女，太后以其無子，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而殺其母。少帝及義、朝、還、不疑皆是也。長，知兩翻。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群臣曰：語，牛倨翻。「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治，直之翻。其代之。」群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群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五月，丙辰，立恆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更，工衡翻。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以軹侯朝為恆山王。恆，戶登翻。是歲，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窋，張律翻。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漢於邊關與蠻夷通市，謂之關市。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使，疏吏翻。別，彼列翻。并王，于況翻。

五年春，佗自稱南越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貢父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為武王，亦猶書謂文王為寧王耳。史記之言未可信也。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敗，補邁翻。

秋，八月，淮陽懷王彊薨；以壺關侯武為淮陽王。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初令戍卒歲更。秦虐用其民，南戍五嶺，北築長城，戍卒連年不歸而死者多矣；至此始令一歲而更。更，工衡翻。

六年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嘉，台之子也。一年，台薨，嘉嗣。處，昌呂翻。十一月，立肅王弟產為呂王。台謚曰肅。

春，星晝見。見，賢遍翻。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封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班志：東牟縣屬東萊郡。賢曰：東牟故城在今萊州文登縣西北。亦入宿衛。匈奴寇狄道，攻阿陽。班志：狄道縣屬隴西郡，阿陽縣屬天水郡。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

宣平侯張敖卒。考異曰：史記呂后本紀，敖卒在明年六月。按史記功臣表，高后六年敖卒；漢書功臣表，敖高祖九年封，十七年薨。蓋本紀之誤。賜謚曰魯元王。張敖本嗣父耳爵為趙王，以貫高之謀，廢敖為宣平侯。尚魯元公主，及惠帝之世，齊悼惠王獻城陽郡以奉魯元，故敖之卒也，因公主而賜謚曰魯元王。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春，正月，太后召趙幽王友。惠帝元年，友自淮陽徙王趙。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言置之於邸也。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邸，丁禮翻。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群臣或竊饋，輒捕論之。捕其饋者以罪論之。丁丑，趙王餓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謂左右曰：「此為我也！」惡，烏路翻。為，于偽翻。下為之同。

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秋，七月，丁巳，立平昌侯太為濟川王。四年封太為昌平侯，班表亦作昌平，此誤以平字在上。濟川，即濟南、濟北之地，蓋割齊封之時，太年幼，未嘗之國。濟，子禮翻。呂

嬃女爲將軍營陵侯劉澤妻。班志，營陵縣屬北海郡。或曰營陵亦曰營丘。臣瓚曰：營丘即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師古曰：臨淄、營陵皆故營丘地。括地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二十里。澤者，高祖從祖昆弟也。從，才用翻。下從祖同。齊人田生爲之說大謁者張卿曰：張卿，即前大謁者張釋也。說，式芮翻。諸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今卿言太后王之，長，知兩翻。王，于況翻。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爲琅邪王。秦滅齊，以瀕海之地置琅邪郡，漢因之。考異曰：史記世家、漢書列傳皆云田生先說張卿，令風大臣立呂產爲呂王，然後說令王澤。按太后自以呂王嘉驕恣廢之，以產代爲呂王，非始封於呂；又諸呂之王已久，何必待田生之謀。以此不取。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樂，音洛。太后以呂產女爲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從，才用翻。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六月，王不勝悲憤，自殺。勝，音升。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諸侯王有國，所以奉宗廟也。今恢以愛姬之故而自殺，故以棄宗廟禮罪之。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將，即亮翻。種，章勇翻。下其種同。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師古曰：穊，稠也。穊種，言多生子孫也。立苗欲疏，言四散置之，令爲藩輔也。非其種者鉏而去之，以比諸呂也。穊，音冀。去，羌呂翻。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師古曰：亡酒，避酒而逃亡也。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爲，于僞翻。下因爲同。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師古曰：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處，思其方策。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自入坐，平方深思，不覺其至。坐，徂臥翻。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揣，初委翻，度也。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余謂豫，順也。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謂，告語也。言絳侯素與之狎，輕易其言也。周勃封絳侯。班志，絳縣屬河東郡，晉之舊都。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師古曰：厚爲其具而樂飲。樂，音洛。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陳平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遺，于季翻。

太后使使告代王，高祖十一年，立子恒爲代王。欲徙王趙。王，于況翻。代王謝之，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爲趙王，追尊祿父建成康侯釋之爲趙昭王。

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國除。高祖初封盧綰於燕，綰入匈奴，乃立建爲燕王。美人子，美人所生之子也。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南越。班志，隆慮縣屬河內郡。至殤帝，避殤帝諱，改曰林慮。慮，音閭。

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東平，地名，在濟東。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封通弟莊爲東平侯。

三月，太后祓，還過軹道，師古曰：祓，除惡之祭也。祓，音廢，又敷勿翻。見物如蒼犬，撠太后掖，師古曰：撠，謂拘持之也。撠，音戟。掖，音亦。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祟，雖遂翻，鬼神爲禍也。太后遂病掖傷。太后爲外孫魯王偃年少孤弱，爲，于僞翻。少，詩照翻。夏四月丁酉，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爲新都侯，班志，新都縣屬南陽郡。壽爲樂昌侯，徐廣曰：樂昌，今細陽之池陽鄉。余據班志，細陽縣屬汝南郡。又東郡有樂昌縣。考異曰：史記惠景間侯者表，新都作信都，壽作受，今從本紀。以輔魯王。又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如淳曰：灌嬰爲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爲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班志，建陵縣屬東海郡。以其勸王諸呂，賞之也。

江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

王產居南軍。班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又有中尉掌徼循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等令丞。至後漢，始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劉昭註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又據班表，中壘以下八校尉皆武帝置。意者武帝以前北軍屬中尉，故領中壘令丞等官；南軍蓋衞尉所統。班表，衞尉掌宮門衞屯兵。周勃之入北軍也，尚有南軍，乃先使曹窋告衞尉毋入呂產殿門，然後使朱虛侯逐產，殺之未央宮郎中府吏廁中，以此知南軍屬衞尉也。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衞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考異曰：史記將相表八年七月辛巳，食其為太傅；九月丙戌，復為丞相，後九月免。漢書公卿表上年七月辛巳，食其為太傅；八年九月，復為丞相，後九月免。以長曆推之，八年七月無辛巳，九月無丙戌、閏月。羣臣代邸上議，無食其名。二表皆誤，今從史記本紀，免相在此月。本紀又云八月壬戌，食其復為左丞相，亦誤。

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班表，諸侯王，高祖初置，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武帝分漢內史為左右，後又更右為京兆尹，左為馮翊，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僕曰僕，秩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康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凡三人。此召平之子奴，以平死事，封黎侯，見功臣表。召與邵同。姓譜：駟，鄭七穆駟氏之後；祝，周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後以為氏。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衞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余據史記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既有初字，則前乎文帝之時，當未有銅虎符也。召平、魏勃事在二年之前，何緣有虎符發兵？班史於文紀三年只書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汰去國相二字。温公則但書勃語於此，而文紀不復書，豈亦有疑於此邪？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衞王。為，于偽翻。召平信之。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琅邪王劉澤也，二年割齊琅邪封之。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言澤自高帝時為將。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臨菑即古營丘，齊國所都。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考異曰：史記澤世家、漢書傳皆以為澤與齊王合謀，蓋誤。今從史記呂后本紀、齊王世家、漢書呂后紀、齊王傳。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適讀曰嫡。齊王襄，悼惠王之子，高帝之長孫也。長，知兩翻。下同。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濟南本屬齊，元年割以封呂台。台，土來翻。遺諸侯王書，遺，于季翻。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班志，曲周縣屬廣平國。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楚王交，高祖弟；代王恆、淮南王長，高祖子；吳王濞，高祖姪；琅邪王澤，劉氏疏屬；齊王襄，高祖孫；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惠帝子。說，式芮翻。呂氏所立三王，梁王呂產、趙王呂祿、燕王呂通也。皆大臣之議，事

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屬之欲翻下同)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而王于況翻)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嬃呂后之妹樊噲之妻於祿姑也過工禾翻)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考異曰史記本紀八月庚申日上有八月丙午漢書高后紀亦云八月庚申今以長曆推之下八月當爲九月)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姓譜周康王封唐叔虞少子公明於賈城子孫以國爲氏又晉大夫賈季食邑於賈其後以邑爲氏)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耶(數所具翻)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鄉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爲從以擯秦故謂之合從也從子容翻)且趣產急入宮(趣讀曰促)平陽侯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班志襄平縣屬遼東郡張晏曰紀通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賈父曰漢祖以奢用人得天下豈忘紀信之功哉疑成者信之一名也通尚符節故使持節矯以帝命內勃北軍內讀曰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復扶又翻班志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揭音竭)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況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者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袒者偏脫其一耳袒徒旱翻鄭氏註覲禮云凡爲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

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監古銜翻)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平陽侯時爲御史大夫蓋稟丞相之命以告衛尉使毋納產也)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語牛倨翻)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予讀曰與)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日餔時(申時食爲餔餔奔謨翻)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鬬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府在宮中從才用翻)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勞力到翻)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爲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爲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斬長樂衛尉呂更始(更工衡翻)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分扶問翻)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戊辰徙濟川王王梁(呂產既誅故徙太王梁)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而正之不暇待有詔命也股戰者懼之甚也栗與慄同)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班固贊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言寄與祿友善誘說之出游因奪其兵而誅之是寄賣友也)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師古曰周勃劫其父令其子行說謂劫者劫質也蓋劫寄父商爲質)

以不行誅殺之也蓋當時皆以寄為賣友故因發明父子朋友各有其倫為人臣子者當知所擇急先後也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恆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長知兩翻下同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幾居衣翻今齊王舅四駟鈞虎而冠言駟鈞惡戾如虎而著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言高帝見在諸子惟代王為最長也見賢遍翻代王高帝姬薄氏所生薄姓也國已有之風俗通衛有賢人薄疑且立長固順況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翻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索隱曰漢書作喋音跕丁牒翻陳湯杜業皆言喋血無盟歃事廣雅曰喋履也予據類篇喋字有色甲色洽二翻與從喋字音義當與歃同若從喋字則有履之義公羊傳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卒子恤翻下同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師古曰言地形如犬之牙交而相入也石大而下平磐據地面不可得而移動故以為喻也王于況翻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呼火故翻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為于偽翻使如字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陽琅邪齊代之彊淮陽史記作淮南當從之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長知兩翻賢聖仁孝聞於天下聞音問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卜者以荊灼龜文正橫也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服虔曰庚庚橫貌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至夏啟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啟也師古曰繇丈救翻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孔穎達曰兆者龜之璺坼繇者卜之文辭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為于偽翻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毋與無通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師古曰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參乘參者三也蓋取三人為義乘繩證翻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高陵休止傳株戀翻班志高陵縣屬左馮翊括地志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一里從才用翻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渭橋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包愷曰閒音閑言欲向空閑處師古曰閒容也猶今言中閒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中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上時掌翻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長安舍代邸羣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長知兩翻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余謂如說以代王南鄉坐為即君位之漸恐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王入代邸而漢廷羣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

鄉羣臣勸進王凡三讓羣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再則南鄉非王之得已也羣臣扶之使南鄉耳遂以爲南鄉坐可乎辨讓曰讓

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除宮清宮也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按行清淨殿中以備非常余謂此時羣臣雖奉帝即位而少帝猶居禁中蓋有所屏除也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掊芳遇翻類篇曰頓也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兵班表宦者令屬少府張釋即大謁者封建陵侯者釋本宦者故兼是官去羌呂翻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康曰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宮室爲常處當乘輿以行天下故託乘輿言余謂康說乘輿本不與古義相悖但此所謂乘輿車不當以此解之漢乘輿之制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樸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旗十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爲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此即法駕文帝已立少帝安得乘此出宮乎沈約禮志云魏晉御小出多乘輿車輿車今之小輿滕公職爲太僕輿東牟侯除宮亦無緣召乘輿金根以載少帝意者此輿車蓋天子常所乘輿車即魏晉閒小輿也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漢官儀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驂乘屬車三十六乘蔡邕曰法駕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驂乘屬車三十六乘沈約禮志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班重轂兩轄飛軨轂外復有轂施轄其外復設轄銅貫其中飛軨以赤油爲之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謂之飛軨金薄繆龍爲輿倚較較在箱上樸文畫藩藩箱也文虎伏軾鸞雀立衡樸文畫轅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橑末建太常十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施十二鑾金爲叉髦插以翟尾又加左纛所謂左纛輿也路如周玉路之制賈逵劭漢官鹵簿圖乘輿大駕則御鳳皇車以金根爲副又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五乘建龍旗駕四馬施八鑾餘如金根之制猶周金路也車各如方色所謂五時副車白馬者朱其鬣安車者坐乘又有建華蓋九重甘泉鹵簿者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又有象車最在前試橋道宋明帝時建安王休仁議曰秦改周輅制爲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循莫改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郎謁者皆執戟以宿衛宮殿前所書少帝左右執戟者亦中郎郎中謁者之官也端門未央宮前殿之正南門也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爲衛將軍班表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漢不常置蔡質漢儀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紫位次上卿余據大將軍始於漢高驃騎車騎左右前後將軍皆武之後方有其官衛將軍則始置於此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行謂案行也行下更翻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恆山王及少帝於邸分扶問翻文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上

荀悅曰諱恆之字曰常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漢祖有功而宗有德漢之子孫以壽功莫盛於高帝故爲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文帝故爲帝者太宗之廟自唐以來諸帝廟號莫不稱宗而此義泯矣謚法經緯天地曰文

元年冬十月庚戌徙琅邪王澤爲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爲趙王澤以呂后七年自營陵侯封琅邪王齊王起兵誅諸呂澤失國西至京師與大臣共立帝以功徙封燕王趙王友幽死於呂后七年徙梁王恢王趙恢尋以逼死以其國封呂祿祿誅乃復封友長子遂爲趙王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辛巳上徙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呂后封呂台爲呂王得梁地奪齊楚之地以傳益之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上禮勃恭甚其罷朝也常目送之待其既出然後肆體自如朝直遙翻下同郎中安陵袁盎諫曰安陵縣屬右扶風惠帝所起陵邑按姓譜轅袁爰三姓皆出陳轅濤塗之後按史記作爰盎漢書作袁盎則袁爰通也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悖蒲內翻是時丞相爲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如似也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爲于僞翻下同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治直吏翻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幷坐其室家今除此律帑音奴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

之。師古曰重謂增益也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重直用翻他皆類此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長者以立嗣相傳故也治直吏翻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釋舍也宜建謂啟也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啟最長，孝景帝名長知兩翻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春秋之法母以子貴風俗通夏帝相遭有窮氏之難其妃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其後氏焉皇后，清河觀津人，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清河郡無觀津蓋信都清河本皆趙地景帝二年為廣川國四年為信都郡而清河郡則高帝置此在未分置之前故繫之清河杜佑曰漢觀津縣在德州蓨縣東北有弟廣國，字少君，幼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傳直戀翻聞竇后立，乃上書自陳。召見，驗問，得實，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縣讀曰懸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為于偽翻行下孟翻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觀絳灌所以處二竇後世大臣以文義自持者其智識及此乎

詔：「振貸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貸別有訓貸吐戴翻又令：「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賜帛、絮。賜物當稟鬻米者，稟給也鬻讀曰粥之六翻糜也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辭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班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長知兩翻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漢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風俗通曰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賦役又漢制縣長吏百石以下有所謂斗食佐史漢官云斗食佐史即斗食令史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行下孟翻稱尺證翻

楚元王交薨。

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劉昭志乘輿大駕法駕前驅有九府雲罕鳳凰闟戟皮軒鸞旗皆大夫載鸞旗者編羽毛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胡廣曰鸞旗以銅作鸞鳥車衡上輿本志又同晉志曰鸞旗車駕四馬先輅所載也屬車在後，漢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劉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沈約曰屬車皆皂蓋黃裏師古曰屬之欲翻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班志壯武縣屬膠東國括地志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之國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朝直遙翻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班表廷尉掌刑辟故決獄當問之問錢穀，責治粟內史。」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故錢穀出入當問之武帝太初元年改為大司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師古曰駑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駑音奴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彊其兩翻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說式芮翻處昌呂翻久之，即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秋，八月，辛

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爲丞相。初，隆慮侯竈擊南越，事見高后七年。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師古曰：踰，與踰同。歲餘，高后崩，卽罷兵。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遺，于季翻。下同。劉昫曰：唐黨州，古西甌所居；漢爲鬱林郡鬱平縣，古西甌駱越所居。漢爲鬱林廣鬱縣地；又潘州亦西甌駱越地，漢合浦郡地也。又高州茂名縣及鬱林軍亦古西甌之地。宋白曰：秦象林郡皆西甌地。師古曰：西甌者，卽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廣州記曰：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爲駱侯，諸縣自名爲駱將，銅印青綬，卽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爲安陽王，治封溪縣。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眞二郡，卽甌駱也。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爲佗親冢在眞定者置守邑，爲，于僞翻。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越，復，扶又翻。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實也。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佗，眞定人，親昆弟皆在眞定，故求之。呂后七年，佗反，攻長沙，故遣兩將軍屯於長沙以備之。遺，于季翻。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博陽，齊地。高祖功臣表有博陽侯陳濞，蓋於此時爲將軍也。索隱曰：博陽縣在汝南。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治，直之翻。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越兵亦當拒戰，其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介，隔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蘇林曰：山領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予謂服領者，自五領以南，荒服之外，因以稱之。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乘，繩證翻。亡與無同。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師古曰：彼此共棄，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曰終今以來也。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去，羌呂翻。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長，知兩翻。下同。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別，彼列翻。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以越爲蠻夷，故曰蠻夷越。卽予，予牡，毋予牝。予，讀曰與。牡，雄也；牝，雌也。恐其蕃息，故不予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齒已長，謂老也。處，昌呂翻。下同。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聞，謂風聲傳聞也。誅論者，以罪論死也。壞，音怪。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言爲漢所貶削，不得振起也。外亡以自高異，亡，古無字。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更，工衡翻。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去，羌呂翻。使使，上如字，下疏吏翻。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

齊哀王襄薨。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守，式又翻。治，直吏翻。召以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班志，洛陽縣屬河南郡。帝召以爲博士。班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增員十二人。屬奉常。是時

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言其辭賦之文辭而博識也。）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班表：太中大夫掌論議，無員，多至數十人，秩比千石，屬郎中令。）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正朔，謂夏建寅為人正，商建丑為地正，周建子為天正，秦之建亥非三統也，而漢因之，此當改也。周以火德王，色尚赤，漢繼周者也，以土勝火，色宜尚黃，此當易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則備矣，六卿各率其屬，凡三百六十。秦立百官之職，名漢因循而不革，此當定也。高祖之時，叔孫通采秦儀以制朝廷之禮，因秦樂人以作宗廟之樂，此當興也。誼之說雖未為盡醇，而其志則可尚矣。）帝謙讓未遑也。

二年冬十月，曲逆獻侯陳平薨。詔列侯各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謂特以恩愛見留。余謂當時如周勃者是也。）

十一月乙亥，周勃復為丞相。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群臣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匄，音丐，乞也。）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賢良方正之舉昉此。）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省，所景翻，減也。繇讀曰徭，役也。）罷衛將軍。（按班紀，詔曰：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通鑑傳寫逸一軍字耳。）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班表：太僕掌輿馬。見馬，見在之馬也。遺，留也。財與纔同，少也，僅也。言減見在之馬，所留財足充事而已。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傳，張戀翻。）

潁陰侯騎賈山（潁陰侯，灌嬰也。騎者，蓋在侯家為騎從也。）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折，而設翻。）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惡，烏路翻。）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九州，州方千里，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曰千八百國者，舉成數也。）以九州之民（周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青、雍，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職方氏所掌，曰揚州、荊州、豫州、青州、兗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頌[illegible]之形容也。）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罷讀曰疲。勝，音升。）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弋，羊職翻，繳射也。）天下弗能供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度，徒洛翻。）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古無字通。）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道讀曰導。[illegible]）（[illegible]納之於邪也。媮與偷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師古曰：潰，水旁決也。言天下已壞，如水之潰也。）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訢讀曰欣。）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班表：左右曹、諸吏、散騎、常侍、中常侍，皆加官。）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解讀曰懈。弛，式氏翻，放也。墮，與惰同。）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說讀曰悅。）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癃，音隆，病也。老也，疲病也。）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少，詩沼翻。）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聞，音問。後以義推。）四方鄉風，（鄉讀曰嚮。）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宴，安息也。宴讀曰讌。）使皆務其方而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方，謂廉隅也。）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行，下孟翻。）盡心以稱大禮。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稱，尺證翻。壞，音怪。）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樂，音洛。朝，直遙翻。下同。）軌事

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軌，居洧翻。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從，才用翻。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班志：霸陵縣屬京兆，故芷陽也，帝起陵邑，因更名。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擥轡。並，蒲浪翻。擥與攬同，魯敢翻。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徼，工堯翻。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坐郎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張，待之，故得引卻慎夫人坐也。坐，徂臥翻。慎，姓也，古有慎到。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為，于偽翻。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人彘事見上卷惠帝元年。於是上乃說，說，讀曰悅。召語慎夫人。語，牛倨翻。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賈誼說上曰：「管子曰：管子，管仲之書。『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治，直之翻，下同。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古亡、無字通。則物力必屈。屈，其勿翻，盡也。下大屈同。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棄農業而務工商者甚眾，殘謂傷害天下也。背，蒲妹翻。淫侈之俗日日以長，長，知兩翻。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孟康曰：泛，方勇翻，覆也。師古曰：字本作覂，此通用。振，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靡，讀曰糜，糜，散也。天下財產何得不蹶！蹶，音厥，居衛翻，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幾，居衣翻。公私之積猶可哀痛；

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心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余謂言請賣爵、賣子也。入粟得以拜爵，故曰請爵；富者有粟，以徼上之急，至於請爵；貧者無以自活，至於賣子。既聞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阽危，欲墜之意。阽，音閻，又丁念翻。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人羊翻。禹、湯被之矣。被，皮義翻。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卒，讀曰猝。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衡，讀曰橫。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罷，讀曰疲。齩，五巧翻，齧也。政治未畢通也，治，直吏翻。遠方之能僭擬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貯，丁呂翻。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毆與驅同。著，直略翻。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樂，音洛。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廩與懍同。廩廩，危懼之意。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為而常不足，直廩廩若此也。竊為陛下惜之！」為，于偽翻。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開藉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典藉之常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蹈藉也。師古曰：國語云：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則藉非假借明矣，瓚說是也。陸德明經典釋文：藉，在亦翻。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亦猶辟兵、辟非耳。辟，必亦翻。彊，其良翻。一說：辟讀曰闢，彊讀曰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啟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其義兩說並通，他皆倣此。河間本屬趙國。元年以幽王子遂為趙王，至是又分河間以王遂之弟辟彊。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城陽、濟北，本皆屬齊，今分以王章、興居，二人皆悼惠王子。濟，子禮翻。然後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

揖爲梁王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版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索隱曰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音沸韋昭曰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爲飾今宮外橋頭四柱木是鄭玄註禮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爲木貫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又與和相訓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訞言令今猶有訞言罪則是中間重設此條訞與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燕敬王澤薨(諡法合善典法曰敬)

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六（起閼逢困敦，盡重光協洽，凡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

前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詔曰：前遣列侯之國，（事見上卷上年。）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為，于偽翻。）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國。乙亥，以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漢承秦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今周勃自丞相罷就國，灌嬰自太尉為丞相，因罷太尉官，蓋三公不必備之意；且兵柄歸丞相，以輕重屬也。）夏四月，城陽景王章薨。（諡法：由義而濟曰景；耆意大慮曰景；布義行剛曰景。）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娠，音身。）及貫高事發，（見十二卷高祖九年。）美人亦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食其，音異基。）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恚，於避翻。）吏奉其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後封長為淮南王。（見十二卷高祖十一年。）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得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為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親，（時高祖諸子惟帝及長在，故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驕蹇，謂不順也。數，所角翻。）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朝，直遙翻。）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扛，音江，舉也。）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從，才用翻。剄，古頂翻。）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為，于偽翻。治，直之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為淮南王謀反張本。）

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右賢王，匈奴貴王也。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王所居。余謂其地在北河之南，蒙恬所收，衛青所奪，皆是地也。）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掠人民。上幸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為僥倖，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宮在雲陽，本秦林光宮。括地志：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元和郡國志：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有車箱阪，縈紆曲折，財通單軌，上阪即平原宏敞，甘泉宮之地，亦曰車盤嶺。宋敏求長安志：雲陽縣磨石嶺山有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此中尉所掌材官士也。觀此，益足以明二年罷衛將軍軍，衛將軍之官本不罷也。）右賢王走出塞。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群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班志，晉陽、中都二縣皆屬太原郡。高帝十一年立帝為代王，都晉陽。如淳註曰：文紀言都中都，又帝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括地志：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宋白曰：漢文帝為代王，都中都，故介休縣東南中都城是也。史記諸侯年表，高帝十一年，封子恆為代王，都中都。復，方目翻。）留游太原十餘日。

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王，于況翻；下以義推。）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事見上卷呂后八年。）故絀其功，（絀，敕律翻；貶下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行兵，行擊匈奴之兵也。）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眾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應劭曰：棘蒲，師古曰：棘蒲，常山平棘縣。師古非之，余按靳歙傳，則棘蒲趙地也，在安陽以東。宋白曰：棘蒲，春秋時晉邑，漢初為棘蒲，後改為平棘，蓋亦本應說也。班志，祁縣屬太原郡，晉大夫賈辛邑。括地志：并州祁縣城是也。柴武、繒賀皆高帝功臣。姓譜：柴姓，高柴之後。繒亦姓也，以國為氏。國語云：申繒方彊。韋昭注：繒，出於姒姓。）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

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之。貢父曰：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余謂貢父說是。濟，子禮翻。降，戶江翻。）八月，濟北王興居兵敗，自殺。初，南陽張釋之為騎郎，（秦置南陽郡，漢因之。郎屬郎中令，掌守門戶，出充車騎。郎中有車、騎、戶三將，主車曰車郎，主騎曰騎郎，主戶衛曰戶郎，皆以中郎將主之。騎，奇寄翻。）十年不得調，（調，徒釣翻，選也。）欲免歸。袁盎知其賢而薦之，為謁者僕射。（班表：謁者掌賓讚受事，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應劭曰：謁，請也；白也。僕，主也。漢官儀曰：僕射，秦官也。僕，主也。古者主武事，每官必有主射者以督課之。）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虎圈，養虎之所，在上林苑中。圈，求遠翻。班表：有令，有八丞、十二尉，武帝以後屬水衡都尉。禽獸簿，謂簿籍禽獸之大數也。）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蓋帝問之而不能對，故倉皇失措而左右視也。師古曰：視其屬官，盡不能對，非也。）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口對響應無窮者。（虎圈嗇夫，掌虎圈之吏也。悉，詳盡也。響應者，如響應聲，言其捷也。）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言其才無足恃賴也。援神契曰：蜀多賴，故不使超揚也。賴，才也。孟子：富歲子弟多賴。朱子曰：賴，藉也。）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長，知兩翻。）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上復曰：長者。（復，扶又翻。）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晉灼曰：喋，音牒。）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揚子曰：刀不利，筆不銛。說文：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釋名：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亟，居力翻，急也。）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師古曰：陵上陵也，陵遲，言如丘陵之逶遲，稍卑下也。又曰：陵夷，夷，平也，言其頹替若丘陵之漸平也。）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錯，七故翻。後以義推。）帝曰：善！乃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乘，繩證翻。）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

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班表：公車令屬衛尉。漢官儀：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者罰金四兩。程大昌曰：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云：諸門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訶出入。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中大夫掌論議，屬郎中令，其位在太中大夫之下，諫大夫之上。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曰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至後漢志，有光祿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斮絮以漆著其間也。紵，竹呂翻。康曰：紵，麻屬，細者為絟，粗者為紵。陸璣草木疏曰：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illegible]，口類翻。斮，側略翻。）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錮，音固，冶銅鐵以塞之，以為固也。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置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者，故無憂戚也。）帝稱善。是歲，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中渭橋在渭橋中路。臣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案：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城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長安故城之北。）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乘，繩證翻。）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屬，之欲翻。下同。）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崔浩曰：奏當，謂處其罪也。案閱曰：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一蹕，音畢。罪皆處當以報之也。如淳曰：蹕，止行人。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下，遐稼翻。）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

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錯，七故翻。唯陛下察之。」上良久
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得言捕得
也。坐，祖臥翻。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
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
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謂依律而斷也。屬，之欲翻。非吾所
以共承宗廟意也。」共，讀曰恭。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
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如淳曰：罪等，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長陵土之逆。仲馮曰：此等，
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
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長陵，高祖陵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之也。師古曰：抔，謂以手掬之也。抔，步
侯翻。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四年冬十二月，潁陰懿侯灌嬰薨。春正月甲午，以
御史大夫陽武張蒼爲丞相。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蒼好書博聞，
尤邃律曆。好，呼到翻。上召河東守季布，河東本韓、魏之地，秦置郡。欲以
爲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應劭曰：使酒，酗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醟洽
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而爲大臣。近，其靳翻。至，留邸一月，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貢父曰：見
罷，猶言見遣見棄耳，非引見也。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
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云欺也。
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
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譽，音余。去，羌呂翻。臣恐
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慚，良
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上議以賈誼任
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少，詩照翻。
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
以爲長沙王太傅。長沙王吳差也。漢制，諸侯王國有太傅輔王。疏，與疎同。絳侯周
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漢承秦制，郡有守，有尉。守掌治其郡，尉掌佐守
典武職甲卒。行縣，謂行所屬縣也。行，下孟翻。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

見之。被，皮義翻。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上，時掌翻。下，遐稼翻。
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獄辭。吏稍
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牘，木簡也。
以書獄辭。李奇曰：牘，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也。索隱曰：牘即簡也，故魏志秦宓以簿擊頰，則亦簡牘之類也。以公主爲
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也。薄
太后亦以爲勃無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帝
曰：應劭曰：冒絮，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適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
其頭。提，擲之也。提，徒計翻。索隱音抵擲也。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綰，烏版翻。將兵
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既見
絳侯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
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
吏之貴乎！」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帝自爲廟，制度卑
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也。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周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
宣帝廟號樂遊，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初，秦用半兩錢，秦半兩錢，重如其文。高祖嫌
其重，難用，更鑄莢錢。更，工衡翻。下同。如淳曰：如榆莢也。莢，音頰。杜佑曰：莢錢如榆莢，重一銖半，徑五分，文
曰漢興。鄭、應劭所謂五分錢。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萬錢。夏四月，更
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除盜鑄
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鑄
銅錫爲錢，師古曰：雇租，謂雇庸之直，或租其本。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
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殽，謂贏雜也。
不得贏，謂無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殽，音爻。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
言殽雜鉛鐵，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姦而不可止也。余謂微，細也。言姦民殽雜鉛鐵，其所費甚微，而得利甚厚也。
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
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千高翻。各隱屏而鑄作，屏，必郢翻。蔽也。言各自隱蔽而鑄錢也。因
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蘇林曰：報，論也。余據張湯傳，

有訊鞫論報嚴延年傳有報囚師古註皆以爲論奏獲報原父註則謂報者爲斷決囚若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準斷是也乃者
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
甚衆榜音彭夫縣法以誘民縣讀曰懸師古曰懸謂開立之使入陷阱孰多
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阱才性翻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
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文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
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也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失之矣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
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
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則平稱不受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稱尺孕翻法錢不立師古
曰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
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
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鄉讀曰嚮蕃音扶元翻釋其
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言民棄其農而冶銅炊炭故五
穀不爲多爲于僞翻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
甚不詳奈何而忽怵先律翻又音黜誘也言動心於爲姦邪也愿謹也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國
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
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令謂法令也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
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
銅使之然也數所角翻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故不如
收之賈山亦上書諫以爲錢者亡用器也亡與無通而可
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
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操千高翻長知兩翻是時太中大夫
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班志
嚴道縣屬蜀郡括地志雅州滎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也唐滎經縣即漢嚴道也吳王濞有豫
章銅山豫章秦鄣郡地高帝分置豫章郡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
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史言吳以富饒驕而反叛於是吳
鄧錢布天下初帝分代爲二國事見上卷一年立皇子武

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是歲徙代王武爲淮陽王以太
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故代國之地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華讀如花淮南厲王長自作法令行
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王國自相至內史中尉皆吏二
千石漢爲置之餘得自置今長驕橫逐漢所置吏而請自置之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
及爵人至關內侯關內侯爵第十九爵自上出非侯王所擅數上書不遜順數所
角翻帝重自切責之師古曰重難也乃令薄昭與書風諭之引管
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爲儆戒周公誅管叔蔡叔代頃王高祖兄仲也諡
法敏以敬慎曰頃代頃王廢爲侯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興居事見上三年風讀曰諷頃音傾王不說說讀曰悅
令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開姓也姓譜衞公子開方之後與棘蒲
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師古曰輂車古人輓行以
載兵器也谷口在長安北處多險阻班志谷口縣屬左馮翊括地志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乘繩證翻令人
使閩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疏吏翻下以義推使使召淮南王
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
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
處蜀郡嚴道邛郵邛郵置名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余據班志嚴道有邛來山邛水所出蓋於其地置郵驛也
杜佑曰邛州臨邛縣南有邛來山在雅州百丈縣嚴道今雅州宋白曰秦滅楚徙嚴王之族以實此地故曰嚴道勿王于況翻處昌呂翻
邛渠容翻郵音尤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
傳直戀翻下同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爲于僞翻
相息亮翻以故致此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
逢霧露病死卒讀曰猝又音子恤翻終也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
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師古曰言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淮南王果憤
恚不食死縣傳至雍班志雍縣屬扶風雍於用翻雍令發封以死聞
輜車有封前此所經縣傳莫敢發至雍令乃發之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
言卒亡淮南王卒子恤翻今爲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
以謝天下乃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

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遺于季翻下同。師古曰稱副也言漢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歡親稱尺證翻下同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索隱曰難支匈奴將名也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强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氏音支降戶江翻樓蘭烏孫呼揭樓蘭國在西域之東垂後改曰鄯善自武帝開河西之後地最近漢當白龍堆之道烏孫國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史記正義呼揭國在瓜州西北余據班史匈奴北服丁零呼揭之國宣帝時匈奴乖亂其西方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西域傳呼揭不在三十六國之數而烏孫國東與匈奴接則呼揭蓋在烏孫之東匈奴西北也師古曰揭丘例翻索隱其列翻正義音桀。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穹然也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近其靳翻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倍蒲妹翻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復扶又翻閼氏音煙支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中行姓說名中行本出荀氏晉荀林父將中行因以為氏行戶江翻說讀曰悅說不欲行漢强使之强其兩翻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言為漢患者必我也史倒其文因當時語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繒帛也絮綿也好呼到翻下同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

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物十分之二則匈奴之衆將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去丘呂翻棄也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竹用翻又都奉翻乳汁也酪盧各翻以乳為之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遺于季翻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漢使或訾咲匈奴俗無禮義者訾將此翻毀也中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易以豉翻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種章勇翻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疏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匈奴之人逐水草居廬帳非如中國有室屋故謂中國人為土室之人師古曰嗟者數數之言顧無多辭喋喋佔佔師古曰顧思念也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佔昌占翻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師古曰顧念也中猶備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竹仲翻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師古曰苦猶麤也蹂踐也而汝也韋昭曰苦音靡盬之盬蹂人九翻梁太傅賈誼誼自長沙徵為梁懷王太傅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背蒲妹翻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治直吏翻下同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千故翻置也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孰古熟字通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使為治勞志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樂音洛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為明帝沒為

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亡古無字通立經陳紀爲萬世濞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埶固必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彊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埶也師古曰鄭說是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數所角翻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親弟謂淮南厲王長謀反親兄之子謂齊悼惠王子濟北王興居欲西擊滎陽鄉讀曰嚮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驕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行下孟翻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師古曰莫大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十此謂十倍於此余謂誼之大意蓋謂淮南濟北當文帝之時尚敢以一國爲變使諸侯相合襲是跡而動則其權力十倍於此爲患莫大焉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冠古玩翻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孟康曰熭音衛日中盛者必暴熭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熭謂暴曬之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易以豉翻不肯蚤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剄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剄割頸也墮許規翻剄工頂翻豈有異秦之季世虖虖古乎字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徵證驗也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處昌呂翻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漢初功臣封王者獨長沙王吳芮傳國至文帝時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

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菹臻魚翻醢呼改翻肉醬也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師古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少詩沼翻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分扶問翻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須待也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亡古無字通下同誠以定治而已如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植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事先帝裘衣也植音値朝直遙翻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稱其聖明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如淳曰腫足曰瘇師古曰瘇上勇翻一脛之大幾如要脛戶定翻脚脛釋名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幾居依翻下同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搐身慮無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搐丑六翻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師古曰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爲治也已語終辭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師古曰蹠古蹠字之石翻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楚元王交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爲從弟齊悼惠王肥高帝之庶長子其子於文帝爲親兄子從才用翻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師古曰廣立諸侯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偪古逼字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

縣古懸字下同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顛倒如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勝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皁綈綈徒奚翻厚繒也衣於既翻下能衣同而富民牆屋被文繡被皮義翻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師古曰緣以絹翻孽庶賤者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分扶問翻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耰摩田器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以為恩德也耰音憂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服虔曰誶猶罵也張晏曰誶語讓也誶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哺飤也言婦抱其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步鼎翻婦姑不相說說讀曰悅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稽工奚翻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惟有慈愛其子而貪耆財利不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居豈翻仲馮曰誼謂秦人不知孝義但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無幾也耆古嗜字通用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惟財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所行之善惡貢父曰慮大率也不讀曰否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徒兼翻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鄉讀曰嚮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也篋音古頰翻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為于偽翻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賢曰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舡楫所以刺舡也詩曰紼纚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流而遇風波舡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遠于萬翻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師古曰乃始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齊讀曰齋見戶甸翻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仲馮曰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少少詩照翻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去羌呂翻行下孟翻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處昌呂翻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工宦翻下積貫同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習與智長故切磋故無大過可愧恥也長知兩翻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劓魚器翻割鼻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射而亦翻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

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艾與刈同師古曰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道讀曰導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縣於太子縣讀曰懸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易以豉翻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譯傳言也夷狄與中國言語不同故使通夷狄之言者譯之周禮象胥是也長知兩翻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而灋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灋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易以豉翻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遠于願翻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無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舍讀曰捨下同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治直之翻此亡他故矣亡古無字通下同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灋令刑罰既幾及身幾居依翻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灋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遠于願翻下同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陵乘也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近其靳翻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杜佑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簋不飾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脩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之名矣不忍斥然正以呼之其在五刑之域者云云如後誼所云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罷力智翻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齒謂審其齒歲也蹴蹋也芻馬所食草記曲禮以足蹴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蹴千六翻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灋髡苦昆翻刖音月斷足也笞丑之翻傌音罵毛晃曰戮辱也然則堂不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師古曰迫天子也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

隸無恥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灋者如淳曰抵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仲馮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苴子余翻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師古曰禮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也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師古曰緤謂以長繩係之也緤先列翻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列也徒官謂刑徒輸作於官者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蘇林曰知有一日之刑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簠音甫簋音軌有盛德伏匿而喪害瓚而不忘於養故古者簠簋皆為飾形於其上而大臣以貪墨坐廢者曰簠簋不飾賈公彥曰簠內圓外方簋內方外圓皆受斗二升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軌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人兗翻罷音皮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氂纓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潔清之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己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造七到翻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師古曰中辠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弛式爾翻盭古戾字音力計翻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按也捽才兀翻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服虔曰子者男子之美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師古曰憙讀曰喜許吏翻喜好也好為志氣也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也師古曰矜尚也下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言臣下矜尚節行故可託以權柄不煩復加制御應劭曰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喪失也言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喪息浪翻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此謂以禮義廉恥遇其臣彼謂戮辱貴臣言不為此而反久行彼也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誼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卒子恤翻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漢人相傳以大臣不對理陳冤為故事多有聞命而引決者然詣獄受刑者亦多有之史特大槩言之耳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罘罳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罘罳獨災也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崔豹古今註曰罘罳屏也又云罘者復也罳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孔穎達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釋宮文漢時謂屏為浮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城隅謂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浮思蘇鶚演義曰罘者浮也罳者思也謂㯶絲之文輕疏虛浮之貌蓋宮殿門闕有此物也余謂蘇鶚之說有見於唐禁中之罘罳唐太和甘露之變宦者奉乘輿決罘罳北出者也此罘罳當以舊註為正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兄弟不相容乎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淮南厲王長子安封阜陵侯勃封安陽侯賜封陽周侯良封東城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悖蒲內翻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當丁浪翻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推

南王無罪漢枉殺之也此人少壯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少詩照翻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爲于偽翻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白公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得罪於平王出奔而死於鄭勝又奔吳子胥以吳師入郢勝蓋預焉是讎其大父也及其還楚殺子西子期是讎其叔父也剡式冉翻利也靡武彼翻師古曰言與讎人俱靡靡曰武皮切碎也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事見十二卷高祖十一年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予之衆積之財予讀曰與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剸諸吳人爲闔閭刺殺王僚荆軻事見七卷始皇二十年兩柱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政正坐之處剸音專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願陛下少留計少詩照翻上弗聽

有長星出于東方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埽彗長星有一直指或竟天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彗孛星多爲除舊布新長星多爲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上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引分猶言引決也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臣光曰李德裕以爲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斷丁亂翻下同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詩小序曰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爲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愼之於始乎

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七（起玄黓涒灘，盡柔兆閹茂，凡十五年。）

太宗孝文皇帝下

前十一年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夏六月，梁懷王揖薨。（揖受封事見十三卷二年。）無子。賈誼復上疏曰：（復，扶又翻。）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言人人自恣，而不可制也。）豪植而大強，（言其矜豪自植立太強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淮陽王武、代王參，帝之子而太子之弟也，故云所恃唯此二國。）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廑與僅同。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黶子也。著，則略翻；下北著同。）適足以餌大國，（言國小如魚餌，適足為所吞食。）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為，于偽翻。）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班志屬梁國。括地志：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地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睢音雖。）梁起於新郪而北著之河，（班志：新郪縣屬汝南郡。應劭曰：秦伐魏，取郪丘，漢興為新郪。師古曰：郪音千移翻。）淮陽包陳而南揵之江，（陳，即謂古陳國之地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揵，謂立封界也。或曰：揵，接也。師古曰：揵，巨偃翻。）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枕，職任翻。）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少，詩照翻。）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仲馮曰：頤指，兩事。）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禍，（畜，讀曰蓄。）孰視而不定，（孰，古熟字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喜，城陽王章之子，齊悼惠王肥之孫。）

匈奴寇狄道。（狄道縣，為隴西郡治所。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時匈奴數為邊患，（數，所角翻。）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太子家令，屬詹事。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潁川，本韓國，秦置郡，漢因之。鼂與朝同。風俗通：衛大夫史鼂之後。姓譜：王子朝之後。錯，倉故翻；音錯雜之錯者，非。）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將，即亮翻；下同。）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劍楯之地，（師古曰：鋋，鐵把短矛也。孔穎達曰：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鍦，或謂之鋋，或謂之鏦，其柄謂之矜。鍦音蛇；晉陳安執丈八蛇矛，蓋蛇即言之所謂鍦也。鋋，上延翻。楯，食尹翻。）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趨，七喻翻。難，乃旦翻。）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師古曰：金，金鉦；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指，當作音。）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也。裼音錫。）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中，竹仲翻。師古曰：鏃，矢鋒也。鏃，子木翻。）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省，悉井翻。）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予，讀曰與。）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師古

曰易，平勢也。易，以豉翻。下同。）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之力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弗與，猶言不如也。技，渠綺翻。下同。）險道傾仄，（仄，古側字。）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罷，讀曰疲。）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師古曰：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橈，攪也，音火高翻，其字從手。一曰：橈，曲也，弱也，音女教翻，其字從木。）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闊遠也。仲馮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故可射疏及遠也。然戟有劍，又不可射。余謂文意各有所屬，勁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矢之善者。春秋傳作菆，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審，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騶，側鳩翻。）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笥木薦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笥，音息嗣翻。）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薄，伯各翻。師古曰：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彊必弱。俛，亦俯字。余謂俛音免，亦通。）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徒結翻。）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以陛下之明約將之。

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衡，與橫同。）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耐，乃代翻。服虔曰：僨，仆也。如淳曰：僨，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應劭曰：秦以讁發戍，先自吏有讁，至于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者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師古曰：從應說。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憤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亡，古無字通。）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事見七卷二世元年。）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著，直略翻。）其埶易以擾亂邊境。（易，以豉翻。）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師古曰：南畮，所以耕種處也。離，力智翻。）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數，所角翻。）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師古曰：纔，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復，扶又翻。）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治，直之翻。）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更，見十二卷高后五年。更，工衡翻。）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

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因山川地形之便而爲之城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縣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徒釣翻。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謂有罪者免其罪，無罪者拜爵，以勸其徙。復其家，謂民之欲往者復除其家征役。復，方目翻。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稟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予，讀曰與。稟，下同。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難，乃旦翻。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入爲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予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爲寇，驅略漢人及畜產也，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爲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爲贖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爲備價贖之耳。爲，于僞翻；下同。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言其功萬倍於東方之戍卒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行怨民，言發怨恨之民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輸將，送也。減，曰寡也。復，扶又翻。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稱，尺證翻。奉明灋，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樂，音洛。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相，息亮翻。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之，往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張晏曰：畜長，六畜也。貢父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余謂畜長，當從張說。畜，許六翻；長，知兩翻。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樂，音洛。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長，知兩翻。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工雅翻。仲馮曰：假，服說是。古者戍皆有期，代則不置，故曰假。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余謂五百，即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伯者，漢制五人爲伍，伍伯，伍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四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也。候即軍候也。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長，知兩翻。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回旋其足也。還，音旋。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亡，古無字通。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創，初亮翻。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折，而設翻。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之得勝，遂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易，以豉翻。錯爲人陗直刻深，師古曰：陗與峭同，陗謂峻陿也。章笑翻。韋昭曰：岸高曰陗。臣瓚曰：陗，陗峻。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東郡大興卒塞之。班志，酸棗縣屬陳留郡。師古曰：金隄在東郡白馬界。今滑州括地志：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余據河隄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河古口，咸曰金隄。又水經註，濮陽縣故城在河南，與衞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塞，悉則翻。

春，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康曰：傳以木爲之，長尺五寸，書符於上，爲信。傳，張戀翻。

鼂錯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食，祥吏翻。衣，於旣翻。爲，于僞翻。

隱翻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孟康曰肉腐爲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謂有飢餓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爲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瘠爲亡古無字通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師古曰苟禦風霜不求全美麗也飢之於食不待甘旨師古曰旨美也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斂力贍翻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趨七喻翻走音奏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易以豉翻下同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無飢寒之患師古曰周謂周遍而遊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背蒲妹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長知兩翻下同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人者處強弱之中也勝音升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事也服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給直之翻繇與徭同役以義推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復扶又翻被皮義翻急政

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斂力贍翻有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余謂如說是稱尺證翻於是有賣田宅鬻子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市列也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貯丁呂翻操其奇贏日游都市操千高翻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居宜翻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師古曰粱好粟也即今之粱米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莫白翻今俗猶謂百錢爲一伯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乘堅車策肥馬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繒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師古曰渫散也先列翻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減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復方目翻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爲于僞翻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應劭曰仞六尺五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八尺曰仞取人伸臂之一尋也湯池百步師古曰池城邊池也以沸湯爲池不可輒近言嚴固之甚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師古曰擅專也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

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時令入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復扶又翻下同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漢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樂音洛上復從其言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道讀曰導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曰闢開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衆庶飢餓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師古曰從事謂從農事也而吏未加務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數所角翻省悉井翻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咨盛時征翻皇后親桑以供祭服其具禮儀初秦時祝官有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卽有災祥輒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太倉令齊王國官也姓譜淳于出於姜姓太公之後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師古曰緹他弟翻縈隱音嚶縈於營翻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夫音扶復扶又翻下同師古曰屬聯也之欲翻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繇古由字通用妾願沒入爲官婢漢制永巷令與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五月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師古曰大雅泂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行下孟翻斷丁管翻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爲庶人具爲令師古曰使更爲條制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爲城旦舂髡謂去其髮及其形貌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當黥髡者鉗爲城旦舂鉗者以鐵束其頸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罪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先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受賂而曲公法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卽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而又犯笞亦皆棄市罪人獄已決爲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制曰可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惡烏路翻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自下告上曰訐師古曰面相斥罪也訐居謁翻吏安其官民樂其業樂音洛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疏與疎同罪疑者予民師古曰從輕斷予讀曰與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斷丁亂翻有刑錯之風焉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錯千故翻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應劭曰史記故戎那邑也蕭關在朝那界唐屬原州之境後置蕭關縣爲武州治所史記正義曰蕭關今古隴山關在

原州平涼縣界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卬姓段師古曰非也姓孫卬五郎翻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班志彭陽縣屬安定郡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括地志彭陽縣故城在今涇州臨涇縣東二十里彭原寧州雍縣班志屬扶風騎奇寄翻下同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乘繩證翻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昌侯盧卿功臣表作旅卿古字借用也姓譜姜姓之後封於盧以國為氏與甯侯隆慮侯皆高祖功臣昌侯國屬琅邪郡甯侯國在河內修武縣界隆慮侯國亦屬河內郡三人分屯三郡故各以郡為將軍號遬古速字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勞力到翻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余謂固要力止也要讀曰邀康力笑翻非也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成侯董赤高帝功臣董渫之子成侯國屬涿郡赤史記正義音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署郎舍也長知兩翻父家何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尚食監主膳食之官祛音區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當是秦將王離圍鉅鹿時數所角翻為于偽翻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每食時念高祛所言其心未嘗不在鉅鹿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搏拊也左傳曰搏膺而踊髀音陛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師古曰何不於隙間之處而言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卒子恤翻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推吐雷翻閫苦本翻門橛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

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索隱曰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一說不從中覆校其所用之數亦通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乘繩證翻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弓弩引滿為彀謂騎兵能射者服虔曰良士直百金晉灼曰百金喻貴重也彀古候翻騎奇寄翻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澹林即襜襤澹丁甘翻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幾居依翻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事見六卷始皇十八年卒子恤翻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守式又翻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按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曰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給也余謂當從漢書以私養錢屬下句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近其靳翻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家之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伍伍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五之符要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令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上時掌翻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一陵翻謂數不同也余謂相應之應當從去聲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蘇林曰一歲刑為罰作下遐嫁翻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說讀曰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詳考班表漢無車騎都尉官時使唐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珪幣所以薦神且曰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師古曰釐本作禧假借用耳音禧祝職救翻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為于偽翻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

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與讀曰預。師古曰：重，直用翻。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是歲，河間文王辟彊薨。

初，丞相張蒼以為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罷之。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推終始傳，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尚黃。張蒼以為漢乃水德，河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罷之。見，賢遍翻。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班志，成紀縣屬天水郡。應劭曰：所生處。見，賢遍翻。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草，謂創造之。張蒼由此自絀。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見五帝。秦立白帝、赤帝、黃帝、青帝時於雍，漢高帝又立黑帝時，故雍有五帝時。雍，於用翻。見，賢遍翻。赦天下。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守，式又翻。上親策之。太子家令鼂錯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及灋令可更定者，更，工衡翻。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是歲，齊文王則、河間哀王福皆薨，無子，國除。齊王則，哀王襄之子，悼惠王肥之孫。河間王福，辟彊之子，趙幽王友之孫。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余據水北為陽，長安在渭南，渭城在渭北，五帝廟或在渭城界，韋說未可非也。括地志：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五帝廟。於是貴新垣平至上大夫，周官有上大夫。漢官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爵十九級有大夫、五大夫，而上大夫不見於表。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采取也。七賜翻。鄭玄曰：今禮記王制篇是也。謀議巡狩封禪事。又於長門道北立五帝壇。如淳曰：長門，亭名，在長安城東南。括地志：長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徙淮南王喜復為城陽王。又分齊為六國。丙寅，立齊悼惠王子在者六人：楊虛侯將閭為齊王，安都侯志為濟北王，武成侯賢為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為膠東王，平昌侯卬為膠西王，扐侯辟光為濟南王。淮南厲王子在者三人：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十二年，徙城陽王喜王淮南，今復其故，以淮南地分王厲王三子，安、勃、賜也。楊虛，水經河水過楊虛縣，盧縣註引地理志曰：楊虛，平原之隸縣也。城在高唐之西南，而班志無此縣，不知酈道元所謂志者何志也。史記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濟北王都盧。武成，史記作武城，縣屬平原。正義曰：貝州縣。菑川王都劇。班志，金城郡有白石縣。正義曰：白石故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膠東王都即墨。班志，平昌侯國屬平原郡。膠西王都高苑。扐侯國屬平原郡。濟南王都東平陵。阜陵縣屬九江郡。淮南王都壽春。安陽縣屬汝南郡。衡山王都六。陽周縣屬上郡。廬江王都江南。濟，子禮翻。扐，音力。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復，扶又翻。令天下大酺。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會聚飲食。師古曰：酺，布也，言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周禮族師春秋祭酺。註：酺者，為人災害之神也，有馬酺、有蝝螟之酺，與人鬼之酺亦為壇位，如雩禜。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正義曰：古者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獻酬，即註所謂祭酺合醵也。酺，音蒲。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班志，汾陰縣屬河東郡。師古曰：直，當也。汾陰，宋白曰：蒲州寶鼎縣，古綸氏地，夏少康所邑也。汾水南流過縣。漢置汾陰縣，今縣北九十里汾陰故城是也。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見，賢遍翻。

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下，遐嫁翻。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師古曰：正，正朔也。服，服色也。正，之成翻。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孝惠皇后，張敖之女。諸呂之誅，徙居北宮。張晏曰：后黨於呂氏，故不曰崩。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與，讀曰歟。下同。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

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師古曰：度謂量計之。度，徒各翻。）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量音良。）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蕃，多也。扶元翻。）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來高翻。靡，音糜。）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六畜，馬、牛、羊、犬、豕、雞。畜，許救翻。）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師古曰：中，竹仲翻。）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上行幸雍棫陽宮。（黃圖曰：棫陽宮，秦昭王所起。括地志在岐州扶風縣東北。棫音域。）

六月，代孝王參薨。（參，前二年封於太原，三年徙代。）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遼東，戰國時燕之東北境，秦置郡。）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遺，于季翻。）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匈奴官自左右賢王至左右大當戶，凡二十四長。）復與匈奴和親。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相，息亮翻。行，下孟翻。）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謂高帝大臣凋逝之餘，其見存之臣無可相者。見，賢遍翻。）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莊子有申徒狄，夏之賢人也。一曰申徒，楚官號。姓譜：申侯之後，支子居安定屠原，因為申屠氏。）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梁國本秦碭郡，漢為梁國。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者，能腳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為擘張，以足蹋者為蹶張。蹶音厥。）封關內侯。庚午，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班志，故安縣屬涿郡。括地志：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師古曰：肅，敬也。）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告戒之。）罷朝，坐府中，（風俗通：府，聚也，公卿牧守道德之所聚也。又舍也。）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度，徒洛翻。）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為，于偽翻。幾，居希翻。）

三年春二月，上行幸代。是歲，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月末為晦。天文書：晦則日月相沓，月在日後，則光體伏矣。）五月，赦天下。上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上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名，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索隱曰：據風俗通，令姓，楚令尹子文之後。虞世南曰：中大夫令是史家追書耳。）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句音鉤。）將軍張武屯北地；（秦滅義渠，置北地郡。）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項羽以河內郡為殷國，高帝滅殷，復置河內郡。服虔曰：細柳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唐書：肅宗母元獻楊后葬細柳原。）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宗正，秦官，掌親屬，漢因之。徐厲，高祖功臣，呂后四年封祝茲侯。史記表作松茲，班志：松茲縣屬廬江郡。孟康曰：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棘門在橫門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勞，力到翻。將，即亮翻。下其將同。騎，奇寄翻。）已而之

細柳軍。(之，往也。)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被，皮義翻。彀，古候翻。)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師古曰：先驅，導駕者，若今之武侯隊矣。)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見，賢遍翻。)天子為動，改容式車。(為，于僞翻。)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遠，于願翻。)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為以亞夫屬太子張本。)

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螽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簸蝩。蝩說文曰：一曰蝝，一曰蝗。蝗，戶光翻。螽，音終。)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不禁，與眾庶同其利。)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康曰：凡倉無屋曰庾。)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壽四十六。)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萬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惡，烏路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也。力禁翻。下出臨、服臨、當臨、夕臨、哭臨音同。)以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音離，遭也。)哀人之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方內，四方之內也。)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羞，謂忝辱也。行，下孟翻。)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帝自謙以謂得故其天年以從先帝，幸矣，奚哀念之有乎。供，居用翻。養，羊亮翻。)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取，讀曰娶。)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先典翻。跣足親地也。)絰帶毋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毋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喪禮，大功之服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再朞而大祥，踰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鄭注云：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者，紛帨之屬，如平常也。孔氏正義曰：禫而纖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無所不佩者，吉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服虔曰：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師古曰：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貢父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致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功、小功、纖，所以漸即吉耳。賈公彥曰：布之精麤為衰；斬衰三升，齊衰有三等：或四升，或五升，或六升；小功、大功如前說；緦麻十五升抽去半，朝服十五升。)宅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耳。師古曰：霸陵在長安東南。)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乙巳，葬霸陵。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身衣弋綈，(如淳曰：弋，皁也。師古曰：弋，黑色。衣，於既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

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古者墓而不墳，墳者，聚土使之高大也。皇甫謐曰：漢長陵高十三丈，陽陵高十四丈，安陵三十餘丈，則不度甚矣。治，直之翻。）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鮮，息淺翻。）丁未，太子卽皇帝位。（鄭樸曰：漢大斂畢，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卽日卽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卽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冊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卽皇帝位。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羣臣百僚罷入成喪服如禮。）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孛，蒲內翻。）是歲，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高帝封吳芮爲長沙王，傳成王臣、共王回、共王右，至著而絕。著，漢書作差。）初，高祖賢文王芮，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仲馮曰：兼用鄧二說，乃著令之意也。貢父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類也。）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爲列侯，傳國數世絕。

孝景皇帝上（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文帝長子也。應劭曰：禮謚法，布義行剛曰景。）

元年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應劭曰：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貢父曰：顏說非也。始受命稱太祖耳，有功亦稱祖，商祖甲是也。）制曰：可。夏四月乙卯，赦天下。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開封侯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五月，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文帝十二年，賜民田租之半；十三年，盡除田之租稅；今復收半租。）

初，文帝除肉刑，（事見文帝十三年。）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孟康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以太中大夫周仁爲郎中令，張歐爲廷尉，（孟康曰：歐音驅。索隱曰：於后翻。）楚元王子平陸侯禮爲宗正。（平陸，戰國時齊邑。班志東平國有東平陸縣，又西河郡有平陸縣，意禮所封者齊地。）中大夫鼂錯爲左內史。仁始爲太子舍人，（內史掌治京邑，武帝建元六年始分左右內史，疑左字衍。續漢志：太子舍人，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鼂音朝，直遙翻。）以廉謹得幸。張歐亦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爲人長者；（治，直之翻。長，知兩翻。）帝由是重之，用爲九卿。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處，昌呂翻。）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孛，蒲內翻。）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制二十三而傅，今此二十，更爲異制也。傅，讀曰附。）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爲河間王，閼爲臨江王，餘爲淮陽王，非爲汝南王，彭祖爲廣川王，發爲長沙王。（河間王都樂成，臨江王都江陵，淮陽王都陳，汝南王都平輿，廣川王都信都，長沙王都長沙。閼，一曷翻。）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薄太皇太后，文帝母也。）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鼂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漢正卿九：太常、光祿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是也。數，所角翻。）法令多所更定。（更，工衡翻。）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三輔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香室街南，馮翊府北。武帝分內史爲左右，後又改左內史爲左馮翊。括地志：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服虔曰：堧垣，宮外垣餘地也。師古曰：內垣之外，餘地也。堧，而緣翻。）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語，牛倨翻。）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上謁，時掌翻。）至朝，（朝，直遙翻。下同。）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冗，如隴翻。）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丞相嘉謝。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歐，烏口翻。）錯以此愈貴。秋，與匈奴和親。

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姓譜：陶，陶唐氏之後。丁巳，以內史鼂錯爲御史大夫。彗星出東北。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大戴禮曰：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而爲雨，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而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雨，于具翻。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熒惑，火星。北辰，中宮天極星也。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自立冬、冬至行之；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行之；赤道二，出黃道南，立夏、夏至行之；白道二，出黃道西，立秋、秋分行之。其去極有遠近，終不能出北辰之間，出北辰間，失其行也。歲星，木星也。太微爲天廷。據天文志，北極及太微，人君之位，或守之，或出之，或逆行經之，皆變也。又石氏星傳曰：龍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廷。孔穎達曰：春秋緯文：紫微宮爲大帝，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

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少，詩沼翻。王，于況翻。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巨萬，萬萬也。勝，音升。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唐宋州治宋城縣，即漢睢陽縣。大治宮室，爲複道，治，直之翻。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梁東北，離宮所在。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俗云平臺也。屬，之欲翻。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姓譜：枚，姓也，古有賢人枚被。嚴忌，本姓莊，漢書避明帝諱，改爲嚴。羊，晉羊舌大夫之後。鄒，以國爲氏。每入朝，上使使持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至，寵幸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史記正義曰：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著，竹略翻。與漢宦官無異。

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八（起彊圉大淵獻盡上章困敦凡十四年）

孝景皇帝下

前三年冬十月梁王來朝（朝直遙翻）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從容言曰（從千容翻）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孔穎達曰喜者外竟會心之謂）太后亦然詹事竇嬰（班表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臣瓚曰茂陵書詹事秩眞二千石師古曰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引酒進之蓋罰爵也）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門籍出入宮殿門之籍也請材性翻又如字）梁王以此益驕

春正月乙巳赦

長星出西方

洛陽東宮災（洛陽縣河南郡治所高祖先居洛陽因秦宮室有南宮北宮東宮）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楚漢春秋曰吳太子名賢字德明見賢遍翻）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提徒計翻）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慍於問翻師古曰怒也孔穎達曰慍者外竟違心之謂事與心違所以怒生）天下同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朝直遙翻）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己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文帝復問之（復扶又翻）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師古曰言赦其已往之事使得自新也更工衡翻）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吳國有鑄錢煑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以為卒者雇其庸隨時月予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雇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吳王欲得人心乃予平賈官讎之也予讀曰與下同賈讀曰價）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鼂直遙翻錯千故翻數所角翻）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橫戶孟翻）及帝即位錯說上曰（說式芮翻）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少詩沼翻）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郤與隙同下有郤同）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師古曰即就也）煑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難乃旦翻）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郤與隙同）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師古曰服舍居喪之次若堊室之屬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東海郡即秦郯郡高帝更名）及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膠西後改為高密）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好呼到翻）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應本自周武王後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

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師古曰：良，實也，信也。)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狧糠及米。」(師古曰：狧，古䑛字。食，神爾翻。狧用舌食也。蓋以犬為喻，言初狧糠，遂至食米也。索隱曰：言狧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肆，縱也。)吳王身有內疾，(師古曰：謂疾在身中，不顯於外也。)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之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解也，放也。累與絫同。)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罪皆不至於削地。)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瞿，居具翻。說文：瞿，遠視貌。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侵奪諸侯，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背，蒲妹翻。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宋祁曰：所謂殷憂以啟聖也。)吳王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所向者降，(降，戶江翻。)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須，待也。治，直之翻。)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膠西王之太后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易，以豉翻。)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齊王將閭，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濟南王辟光，皆文帝封。濟，子禮翻。)初，楚元王好書，(好，呼到翻。)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王，于況翻。)穆生

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楚元王交，高祖異母弟。楚王子重、子辛皆出於穆王，楚人謂之二穆，故楚有穆姓；秦有白乙丙，白生蓋楚有白公，浮丘覆姓。夷王名郢客，元王子；戊，元王孫。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二宿而熟，不耆之者。耆，讀曰嗜。為，于偽翻，下同。)常設。後乃忘設焉。(忘，巫放翻。)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彊，其兩翻。)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與，讀曰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幾，居衣翻。師古曰：易下繫之辭。見，戶電翻。)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區區，謂小也。處，昌呂翻。為，于偽翻。)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姓譜：韋姓出顓頊大彭豕韋之後。)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晉灼曰：高舉杵，正身而舂之。師古曰：為木杵而手舂，即今所謂步臼者耳。衣，於既翻。)休侯富使人諫王。(孟子去齊居休。趙岐註曰：休，地名。富即富所封之地。富，楚元王之子，夷王之弟也。)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臣瓚曰：侯母號太夫人。)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戊殺尚、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燒殺建德、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齊王後悔，背約城守。(背，蒲妹翻。守，式又翻。)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師古曰：渠，大也。率，所類翻。)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臨菑，齊都。)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使，疏吏翻，下同。)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將，即亮翻。)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

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東越亦發兵從（使疏吏翻從才用翻）吳王起兵於廣陵（廣陵吳都）西涉淮因幷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鼂錯（遺于季翻）欲合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於大棘杜預曰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括地志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敗補邁翻）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睢陽梁都睢音雖）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班志曲周縣屬廣平國）將軍欒布擊齊復召竇嬰拜為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班志滎陽縣屬河南郡監古銜翻）初鼂錯所更令三十章（更工衡翻）諸侯讙譁（讙許元翻）錯父聞之從潁川來（錯潁川人）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疏與疎同）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守式又翻）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徐僮二縣皆屬臨淮郡錯初議削諸侯地以讁其罪及七國反乃欲以徐僮之旁予吳是自畔其說惡得無死乎予讀曰與）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相息亮翻）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坐徂臥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辠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錯謂丞史曰（班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侍御史十五人）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治直之翻）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猶與即猶豫也與讀去聲）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為于偽翻入見賢遍翻）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計發也兵食兵糧也調徒釣翻）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誘音酉）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韋昭曰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屏必郢翻）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卒子恤翻下卒受同）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遺于季翻分扶問翻）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適讀曰謫）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使疏吏翻下使吳同）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孰與熟同）乃拜盎為太常（中六年始改奉常為太常時盎猶為奉常也）密裝治行（治直之翻）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丞相陶青中尉嘉失其姓廷尉張歐）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劾戶概翻疏與疎同予讀曰與要與腰同）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師古曰紿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下孟翻）錯衣朝衣斬東市（衣朝上於既翻下直遙翻）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高祖兄仲之子廣封德侯生通德侯國在泰山界）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校戶教翻上書之上時掌翻）上問曰道

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臣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不讀曰否。）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拑，其炎翻。復，扶又翻。）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卒，子恤翻。或讀爲猝。）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爲，于僞翻。）於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宗正於濞猶子之親也。）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說，式芮翻。下同。）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將，卽亮翻。）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脫亡歸報。（間，古莧翻。）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剽，匹妙翻。輕，虛勁翻。）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乘，繩證翻。傳，張戀翻。余據漢有乘傳、馳傳。文帝之自代入立也，張武等乘六乘傳。今亞夫乘六乘傳。六乘傳之見於史者二，蓋又與乘傳不同也。）將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阸陿之間。（殽，戶交翻。澠，彌兗翻。殽山、澠池之間，其道阸陿。阸，於懈翻。陿，與狹同。）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自霸上左趨殽澠至洛陽，其道徑近；若自霸上右趨藍田，出武關至洛陽，其道迂曲，故差一二日。走，音奏。間，如字。）直入武庫，（洛陽有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言不自意得安全至洛陽也。）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太尉得劇孟，喜曰：如得一敵國。曰吳楚無足憂者。按孟一游俠之士耳，亞夫得之，何足爲輕重！蓋其徒欲爲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爲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昌邑，梁地，後爲山陽郡治所。走，音奏。下同。）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班志：勃海郡有脩縣，音條。數，所角翻。使，使上如字，下疏吏翻。）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韓王信之子頹當自匈奴中來歸，封爲弓高侯。功臣表：弓高屬營陵。地理志：弓高屬河間國。蓋頹當受封於文帝之初，而河間國則二年所置，故志與表異。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騎，奇寄翻。）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塞，悉則翻。饟，古餉字。）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敗，補邁翻。守，式又翻。）卽走條侯軍，會下邑。（下邑縣屬梁國。）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陬，子侯翻，隅也。）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

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上，時掌翻。）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爲己利，於吳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老將，卽亮翻。下并將、爲將同。）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

并將兵。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illegible])(行有大將軍，將軍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曲有軍候、軍司馬。又有假候、假司馬，皆有副貳。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班志，下邳縣屬東海郡。)亡命吳，酤酒無行。(行，下孟翻。)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上，時掌翻。謁，於歇翻。說，式芮翻。行，戶剛翻。)臣非敢求有所將也，(將，卽亮翻。)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予，讀曰與。)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傳，張戀翻。令，力正翻。從，才用翻。)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陽城，漢書作城陽。城陽國都莒，其地南接下邳之境。班表，王國有中尉，掌武職。比，必寐翻，及也。)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度，徒洛翻。)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史言吳王有才不能用，以至於敗。)

壬午晦，日有食之。

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降，戶江翻。)吳王度淮走丹徒，(班志，丹徒縣屬會稽郡，卽春秋之朱方。括地志，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南徐州記，秦使赭衣鑿其處，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保東越。(欲依東越以自保也。)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啗，徒覽翻，餌之也。又徒濫翻，誰也，食也。)東越卽紿吳王出勞軍，(勞，力到翻。)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蘇林曰：鏦，音從容之從。師古曰：鏦謂以矛戟撞殺之。鏦，楚江翻。)盛其頭，馳傳以聞。(盛，時征翻。傳，張戀翻。)吳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爲是，然梁王由此與太尉有隙。(爲梁王毀短亞夫張本。)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官爲中大夫。姓譜：路，本自帝摰之後。)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重，直龍翻。數，所角翻。若，汝也。反言，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趣，讀曰促。)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據班史齊王傳，作平陽侯曹襄。史記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句斷。)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罷，讀曰疲。)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穨當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遺，于季翻。降，戶江翻。言膠西王于降與不降之間欲以何自處，吾待以行事。處，昌汝翻。)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鄰行，(鄰，與膝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更，工衡翻。敗，補邁翻。)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爲，于僞翻。下同。)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邯鄲，趙都。)酈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

欒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迫劫有謀，非其辠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濟北王亦欲自殺，濟北王志，齊悼惠王子，文帝十六年受封。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玃謂濟北王曰：玃，俱碧翻，康俱縛切。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爲，于僞翻。說，式芮翻。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爲五。晉灼曰：四分，如交午而裂，如田字也。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爲逆亂也，但假權許吳以避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以應吳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能自全，故墜言於吳也。墜，猶失也。難，乃旦翻。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鄉，讀曰向。見，賢遍翻。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歷，過也。畢，了也。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從，子容翻。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敺白徒之衆，師古曰：敺與驅同。白徒，素非習軍旅之人，猶言白丁也。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跬，空累翻。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小羊曰羔，小牛曰犢。守職不橈，可謂誠一矣。橈，奴教翻。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自悔者，悔不與吳同也。不前，不敢前進以自歸於漢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師古曰：西山，謂殽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人言捋臂耳。余謂長樂，太后居之；未央，天子居之；徑長樂，抵未央，猶言自太后所至帝所也。樂，音洛。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惟，思也。孝王大說，說，讀曰悅。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

河間王太傅衛綰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爲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屬，之欲翻。

夏，六月，乙亥，詔吏民爲吳王濞等所詿誤當坐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詿，戶卦翻。亡軍，從軍而逃者也。帝欲以吳王弟德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元王子禮續楚。德哀侯廣之子，即續侯通也。禮時封平陸侯，爲宗正。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乙亥，徙淮陽王餘爲魯王；汝南王非爲江都王，王故吳地；立宗正禮爲楚王；立皇子端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中山王，都盧奴。

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傳，張戀翻。

夏，四月，己巳，立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

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臨江王閼薨。

冬，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月末爲晦。李心傳曰：漢景帝四年、中四年，皆以冬十月日食。今通鑑書于夏秋之後，蓋編輯者自志中摘出，不思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故誤係之歲末耳。余按此說，劉貢父已言之。通鑑蓋承用漢書本紀也。

初，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將，即亮翻，下同。屬，之欲翻，委也。言以兵事委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爲，于僞翻。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曲城侯，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班志，曲城縣屬東萊郡。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使，疏吏翻。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及吳、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爲貞信，勞苦之，曰：勞，力到翻。南方卑溼，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王於之王，于況翻。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據班志，廬江故淮南，文帝別爲國。廬江水出陵陽東南，北入于江。陵陽縣屬丹陽郡。文帝初分淮南爲廬江國，在江南者；班志之廬江郡，則其地當在江北矣，蓋所分之地。徙爲衡山王，王

江北。衡山王都六，其地在江北。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班志，陽陵縣屬馮翊，本弋陽縣。景闞曰：帝豫作壽陵於此，因更縣名。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 濟北貞王勃薨。諡法：清白守節曰貞。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雨三日以往為霖。 初，上為太子，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無寵。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楚文王禮薨。 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班志，槐里縣屬扶風，秦之廢丘也，高祖三年更名。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更嫁長陵田氏，更，工衡翻。生男蚡、勝。蚡，扶粉翻。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俗。長，知兩翻；下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予決；予，讀曰與。決，別也。言不肯與別。師古曰：決，絕也。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徹方在身，身，娠也。師古曰：漢史多以娠為任身字。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及帝即位，長男榮為太子。其母栗姬，齊人也。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長，知兩翻。嫖，文帝女，景帝之姊。師古曰：年最長，故謂之長公主。余謂帝女稱公主，帝之姊妹稱長公主。嫖嫁堂邑侯陳午，生女，是為武帝陳皇后。嫖，匹昭翻。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帝，故怒而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徹，予，讀曰與。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人之美；譽，音余。帝亦自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王夫人之震武帝也，夢日入其懷，所謂符也。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嗛，乎監翻，口有所銜也。康曰：恨也。史記作恚。因怒未解，陰使帝嘗體不安，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人趣大行，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謁官。臣瓚曰：大行[illegible]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行令本名行人，典客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余按班表：帝中六年，改典客曰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意其有誤。不然，則追書也。原父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採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謂典客為鴻臚，行人為大行，由他書[illegible]武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於改革耳，非表誤也。趣，讀曰促。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而，汝也。遂按誅大行。

七年冬十一月己酉，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庚寅晦，日有食之。 二月，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是歲，以太僕劉舍為御史大夫，劉舍，高祖功臣桃安侯劉襄之子。襄本項氏，親賜姓。濟南太守郅都為中尉。濟南王辟光反，國除為郡。郅，之日翻。風俗通：郅，商時侯國，後以為氏。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賈姬，即賈夫人，生趙王彭祖、中山王勝。野彘卒來入廁，卒，讀曰猝。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復，扶又翻。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悍，下罕翻。遺，于季翻。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先嚴酷，先，悉薦翻。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鷙擊之甚。

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 地震。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原都，地名，蓋屬衡山國。雨，王遇翻。

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燕，因肩翻。 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壖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帝即位之初，令天下郡國各立太祖、太宗之廟，故臨江王國亦有之。壖與堧同，而緣翻。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簿，步戶翻。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予，讀曰與。魏其侯使人間與臨江王。何間隙而與之也。魏其侯，竇嬰。班志，魏其侯國屬琅邪郡。予，讀曰與。間，古莧翻。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法中都而殺之。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中，竹仲翻。考異曰：史記本紀，後二年正月，郅將軍擊匈奴。酷吏傳，郅都死後，宗室多犯法，上乃召甯成為中尉。成為中尉在中六年，則後二年所謂郅將軍者非都也，疑別一人。漢書

紀無郢將軍事。）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寄爲膠東王。（廣川王彭祖王趙，故立越爲廣川王；膠東王徹爲太子，故立寄爲膠東王。）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梁王以母弟之親，又有破吳楚之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爲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爲漢嗣。栗太子之廢也，（太子，栗姬之子，故號栗太子。）太后意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爲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其後馮卒與與夷爭國。見春秋傳。）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公羊傳之言。）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格，音閣，止也。）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甬，余拱翻。朝，直遙翻。）袁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建，謂建議也。）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刺，七亦翻。）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意梁者，以意度知其爲梁所爲也。）逐賊，果梁所爲。上遣田叔、呂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姓譜：楚文王庶子食采於軒丘，其後爲氏。索，山客翻。）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行，戶剛翻。度，徒洛翻。適，讀曰嫡。長，知兩翻。）以一言過，（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王，于況翻。卒，子恤翻。下同。）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治，直之翻。）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訹，音戌，誘也。）犯上禁，橈明法。（橈，奴教翻。）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灋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卒，子恤翻。行，戶剛翻。）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梁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說，式芮翻。下同。）「長君弟得幸於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長，知兩翻。行，下孟翻。）今袁盎事卽窮竟，梁王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爲足下憂之。」（爲，于僞翻。下「竊爲」同。）長君曰：「爲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長君之弟，謂皇后也。如淳曰：兩宮，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堅固無極而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卑。（卑，音鼻。師古及柳宗元皆以爲零陵之鼻亭卽象所封。）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用孟子語意。）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徼，工堯翻。間，古莧翻。）帝怒稍解。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廐，（霸昌廐在長安東。括地志：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見，賢遍翻。）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灋不行也；伏灋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恙，余亮翻。）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

朝。（朝，直遙翻。）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長公主，即館陶長公主嫖。）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從，才用翻。）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疏，與疎同；下同。）帝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相魯王餘也。）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夏四月，地震。　旱。禁酤酒。（酤，工護翻，謂賣酒也。）　三月丁巳，立皇子乘爲清河王。（高帝置清河郡，於齊趙之間，今以爲王國。）　秋九月，蝗。　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　戊戌晦，日有食之。　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梁王與條侯有隙，見前二年。）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讓曰：始，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南皮侯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侯竇廣國，太后弟也。班志，南皮、章武皆屬勃海郡。）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趣，讀曰促。）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降，戶江翻。）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背，蒲內翻。）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徐盧，容城侯；賜，桓侯；陸彊，遒侯；僕黥，易侯；范代，范陽侯；邯鄲，翕侯。黥，師古音但。）亞夫因謝病。九月戊戌，亞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爲丞相。（索隱曰：桃縣屬信都郡。）

四年夏，蝗。　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高帝置常山郡，屬趙國，呂后分爲王國，文帝併爲趙國，今復以王舜。）　六月丁巳，赦天下。　大水。　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　九月，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讞，請；原情定罪，本不至於死，而以律文傅致之。）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厭，服也。師古曰：一涉翻，又於涉翻。讞，魚列翻，又魚蹇翻，平議也。）　地震。

六年冬十月，梁王來朝，上疏欲留，上弗許。（師古曰：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王歸國，意忽忽不樂。（樂，音洛。）　十一月，改諸廷尉、將作等官名。（時改廷尉爲大理，將作少府爲將作大匠，奉常爲太常，典客爲大行，令長信詹事爲長信少府，將行爲大長秋，主爵中尉爲都尉。）　春二月乙卯，上行幸雍，郊五時。（時，音止。）　三月，雨雪。　夏四月，梁孝王薨。竇太后聞之，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買爲梁王，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梁仍都睢陽，濟川國在陳留、東郡之間，濟東國後入漢爲大河郡，後又爲東平國，山陽國即山陽郡，濟陰國即濟陰郡。濟，子禮翻。）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一餐。（說，讀曰悅。餐，千安翻。）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藏，徂浪翻。）他物稱是。（稱，尺證翻。）

上既減笞法，（見上卷元年。）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箠，止蘂翻。）箠長五尺，（長，直亮翻。）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臀，徒門翻。）畢一罪乃更人。（更，工衡翻。）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易，以豉翻。）

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鴈門有句注之險。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通名曰苑，故謂牧馬處曰苑。食貨志：景帝始造苑馬以廣用。）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

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誘騎者，見少以誘敵。誘音酉，下同。皆驚，上山陳。師古曰：爲陳以待廣也。陳讀曰陣，下同。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射，而亦翻，下同。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令敵意知之。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將，即亮翻。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自郅都之死，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濟南都尉南陽甯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惴，之瑞翻。城陽共王喜薨。共王喜，文帝前四年嗣父章爵爲王，八年徙王淮陽，後四年復還城陽，至是而薨。共，讀曰恭。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讞，魚列翻，又魚蹇翻。欲令治獄者務先寬。治，直之翻。三月，赦天下。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中三年禁民酤酒，今弛此禁。酤，音祜。五月，丙戌，地震；上庸地震二十二日，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壞城垣。壞，音怪。秋，七月，丙午，丞相舍免。　乙巳，晦，日有食之。　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衛綰爲丞相，衛尉南陽直不疑爲御史大夫。姓譜：楚人直弓之後。

初，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意，疑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稍遷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疑，師古曰：當廷見之時而毀之。以爲盜嫂。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帝居禁中，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孔穎達曰：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而臠曰胾。胾，側吏翻。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少，詩沼翻。爲，于僞翻。楯，食尹翻。如淳曰：工官，官名，尚方屬焉。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皮義翻。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使之也。余謂亞夫之子無識，苦使其人而不與貨錢，故其懷怨而禍及其父。亞夫之死，雖由景帝之少恩，其子亦深可罪也。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上，時掌翻。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責者，責以文簿，一一責問之也。汙，烏故翻。下，遐稼翻。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吏，言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是歲，濟陰哀王不識薨。濟，子禮翻。

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飤，以粟食馬者沒其馬入官。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鏤，力豆翻。錦繡纂組，害女工者

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辨是也。組，今綬紛絛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辨，會也，會五采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紛，芳云翻。絛，他牢翻。）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亡，古無字通。）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先，悉薦翻。）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所領翻。繇，讀曰傜。）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長，知兩翻。）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為也。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蟊賊也。杜佑曰：牟，取也。）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姦法，因法作姦也。文穎曰：與盜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眊同，音莫報翻。）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五月，詔：算貲四得官。（服虔曰：貲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貲十算乃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貲又不得官，故減貲四算得官矣。）　秋，大旱。

三年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晉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輔也。）月貫天廷中。　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韋昭曰：發民用其民也，取庸，取其資以顧庸也。）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甲寅，皇太子冠。（師古曰：冠，古玩翻。）　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壽四十八。）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陽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　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為武安侯，（班志：武安縣屬魏郡。又據溝洫志，蚡封武安而奉邑食清河之鄃。蚡，房吻翻。）勝為周陽侯。（史記正義：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有周陽故城。）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今此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埽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漢興，接秦之弊，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駟，四馬。謂之鈞駟，一色。）而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牛駕車也。余據漢時以牛車為賤，魏晉以後王公始多乘牛車。）齊民無藏蓋。（蘇林曰：無物可蓋藏。）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賈，音古。衣，於既翻。）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師古曰：量，取足也。量，音良。度，徒洛翻。）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於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巨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謂久舊也。）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師古曰：謂田中之阡陌也。）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蹄齧，故斥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恥乘字牝，不必以其蹄齧也。）守閭

閭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生長子孫而不轉職也。長，知兩翻。居官者以爲姓號，如淳曰：貨殖傳倉氏、庾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詘辱焉。師古曰：以行義爲先，以愧辱相詘也。行，下孟翻。當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幷；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豪富，則擅行威罰也。斷，丁亂翻。宗室有土，師古曰：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九（起重光赤奮若，盡強圉協洽，凡七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景帝中子也。應劭曰：禮諡法，威彊叡德曰武。）

建元元年（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貢父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雅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盡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年，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也。）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從也；適，往也。治，直吏翻。繇，古由字。）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復，扶又翻。）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實，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操，千高翻。下同。）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音干。犯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illegible]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王[illegible]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行，下孟翻。知讀曰智。好，呼到翻。）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治，直之翻。）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也。）漸民以仁，摩民以誼，（漸音沾，謂浸潤之也；摩謂砥厲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去，羌呂翻。）復修教化而崇起之。（復，扶又翻。）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自始皇初并天下數之，至亡十四年。）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孰讀曰熟。冒，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拒也。嚚，魚巾翻。冒如字，又莫克翻。）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工衡翻。）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自此以下，係第二策。）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謂授之位以試其材。少，詩沼翻。長，知兩翻。）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

年。（爾雅釋名：囹，領也；圄，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禮記正義：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漸，子廉翻。）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申不害、商鞅也。）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者為貪狼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背，蒲妹翻。趣，七喻翻。）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亡，古無字，通下同。）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數，所角翻。）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帥，所類翻。）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灋，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者，守令不禁，乃反與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繆，靡幼翻。塞，悉則翻。）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長，知兩翻。訾，讀曰貲。）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

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害，妨也。離，力智翻。）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知，讀曰智。治，直之翻。）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貿，音茂。渾，戶本翻。）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教之以官而任使之。）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易，以豉翻。）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量，音良。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自此以下，條第三策。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師古曰：晻，古暗字。）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師古曰：堯初為唐侯，升天子之位；孟康曰：舜耕于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塞，悉則翻。行，下孟翻。）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謹於微，則其善著明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日，言身形之修長，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樂，音洛。師古曰：復，謂反覆行之也。復，音扶目翻。）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者非道，由失道故有弊。亡，古無字，通下同。）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眊，莫報翻，不明也。）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捄，與救同。）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更，工衡翻。）故王者有改

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捄謂救其敝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文因循爲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捄敝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貢父曰：致當屬下句。少，詩沼翻。）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遠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盭，古戾字。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詭，違也，異也。與，讀與歟同。）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著也。言鳥不四足。分，扶問翻。予，讀曰與。去，羌呂翻。傅，讀曰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音敖。囂囂，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載，乘也。）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揎，謂轉蹙也。蘇林曰：朘，音鐫石，俗語謂朘爲朘縮。師古曰：孟說是也。揎，音宣。朘，音子全翻。）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羨，饒也。溢，讀與衍同，音弋戰翻。）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樂，音洛。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翻。）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翻。）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行，下孟翻。下同。）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皇皇，急遽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易解卦六三之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而奪園夫紅女利乎！舍，讀曰捨。言爲君子者當如公儀休，若廢而不遵，則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于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數，所角翻。）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漢書作嚴助，蓋班固避明帝諱，莊，避之也。會，工外翻。）天子擢爲中大夫。（按考異曰：漢書武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仲舒傳曰：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今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則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武紀誤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舉賢良見於紀。三年，閩越、東甌相攻，莊助已爲中大夫，故皆著之於此。仲舒傳又云：遼東高廟、長陵高園災，仲舒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仲舒由是得罪。按二災在建元六年，主父偃傳，上書召見在元光元年。蓋仲舒追述二災而作書，或作書不上，而偃後來方見其草藁也。）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治，直之翻。少，詩照翻。）孝景時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帝之兄也。謚法：好更故舊曰易。音亦。）易王，帝兄，素驕，好勇，（好，呼到翻。下同。）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

春，二月，赦。

行三銖錢。（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

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爲丞相，武安

侯田蚡爲太尉。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爲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爲郎中令。謂薦進賢者若推車轂然主於進也推吐雷翻轂古祿翻班志代縣屬代郡蘭陵縣屬東海郡。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王者之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自秦滅先王之禮其制不存朝直遙翻下同。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古者高車立乘安車坐乘據申公傳安車以蒲裹輪孔穎達曰安車若今小車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余按孔氏所謂小車乃古之大夫致事者適四方所乘私車也今加禮申公迎以駟馬安車非小車也。既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治直吏翻。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事。漢制諸國皆立邸於京師申公魯人故舍魯邸。是歲，內史甯成抵罪髡鉗。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爲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安淮南王長之子長於文帝爲弟安於景帝爲從弟於帝爲諸父行。每宴見談語，昏暮然後罷。見賢遍翻。安雅善武安侯田蚡，雅素也。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遺于季翻。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漢長樂宮在東太后居之故謂之東宮亦稱之東朝。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事見十五卷文帝十六年復扶又翻。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爲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下遐稼翻。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石姓衛大夫石碏之後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爲二千石故號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朝直遙翻。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坐徂臥翻。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勝音升。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聞音問。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少詩沼翻。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謂事有當諫正者其見於百官朝畢集之時屏必郢翻見賢遍翻。上以是親之。慶嘗爲太僕，御出，爲上御車而出考異曰按百官公卿表慶不爲太僕蓋書誤也。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易以豉翻。竇嬰、田蚡既免，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謂言事多見聽用數所角翻。士吏趨勢利者，趨七喩翻。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爲嬰蚡交惡張本橫戶孟翻。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昌高祖功臣許盎之孫柏至地闕。

初，堂邑侯陳午尚帝姑館陶公主嫖，帝之爲太子，公主有力焉。班志堂邑縣屬臨淮郡陳午高祖功臣陳嬰之孫嫖匹妙翻公主援上爲太子事見上卷景帝前七年。以其女爲太子妃；及即位，妃爲皇后。竇太主恃功，求請無厭，厭於鹽翻。上患之。皇后驕妒，擅寵而無子，與醫錢凡九千萬，欲以求子，然卒無之。卒子恤翻。後寵浸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爲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忤五故翻長知兩翻。必重得罪。重直用翻。婦人性易悅耳，易以豉翻。宜深慎之。上乃於長主、皇后復稍加恩禮。復扶又翻。上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之三月上巳祓禊也祓音廢又音拂。還，過上姊平陽公主。班志平陽縣屬河東郡公主景帝女降平陽侯曹壽。悅謳者衛子夫。師古曰謳歌曰謳一侯翻。子夫母衛媼，平陽公主家僮也。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媼者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子夫家姓媼烏浩翻。主因奉送子夫入宮，恩寵日隆。陳皇后聞之

恚幾死者數矣。（恚，於避翻，怒也。幾，居衣翻。數，所角翻。）上愈怒。子夫同母弟衛青，其父鄭季，本平陽縣吏，給事侯家，（師古曰：縣遣於侯家供事也。）與衛媼私通而生青，冒姓衛氏。（冒姓者，青本鄭氏，而冒衛姓也。）青長，為侯家騎奴。大長公主執囚青，（大長公主，館陶公主也。長，知兩翻。騎，奇寄翻。下同。）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郎之騎從者。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篡，逆取曰篡。）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建章宮監掾史。太初元年起建章宮，蓋因舊宮而大起也。青時為建章監而兼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初置茂陵邑。（班志：茂陵邑屬扶風。黃圖曰：本槐里之茂鄉，武帝起陵邑，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時大臣議者多冤鼂錯之策，（鼂錯事見上卷景帝前三年。）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暴，蒲木翻。數，所角翻。疵，才斯翻，病也，瑕也。）笞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怨。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代王登，代王參之子，文帝之孫。長沙、中山王，皆景帝子。濟川王，梁孝王之子。朝，直遙翻。）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悲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嘆息，（累，重也。欷，歔欷也。悲思之積於心，聞歔欷嘆息之聲，則其悲思益甚。累，力癸翻。欷，許既翻。）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幼，一笑翻。眇，音妙，精微也。）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得蒙肺附為東藩，屬又稱兄。（肺附，一作肺腑。史記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此說並是疏繆。又改肺為附，就其義，重疏繆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肺之脈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見於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濇，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曰：肺腑，心腹也。余謂史若從肺附，則顏說為是；若從肺腑，則依正義。勝，王中山，在關東，故曰東藩。以親屬言，則勝於帝兄也。泣，亦服也。）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蘆葉也；莩，葉裏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音家。莩，音孚。鴻毛，喻輕，鴻，一作羽。）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擯，必刃翻。卻，丘略翻。）骨肉冰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省，悉井翻。）

河水溢于平原，（平原本齊地，高祖置郡，禹貢九河皆在平原、勃海郡界。）大饑，人相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

濟川王明坐殺中傅，（濟川王明，梁孝王子。應劭曰：中傅，宦者也。漢諸王國有太傅，秩二千石，掌傅王以德義；中傅出入王宮，在王左右，亦主傅教導王。梁王傳作中尉，此從帝紀。）廢遷房陵。（班志：房陵縣屬漢中郡。）

七國之敗也，（事見上卷景帝前三年。）吳王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閩越從之，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數，所角翻。下同。）自秦時棄不屬，（不屬，不臣屬也。）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莊，姓也。戰國時楚有莊周，趙有莊豹。）「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覆，敷又翻。）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考異曰：史記東越傳、漢書嚴助傳皆云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按是時蚡不為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官，或亦誤耳。）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東南邊越。）會稽守欲距灋不為發，（以法距之，為無虎符驗。會，工外翻。守，式又翻。為，于偽翻。）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諭，曉諭以天子不欲出虎符之意。）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眾來，處於江淮之間。（處，昌呂翻。）

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之。）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漢書作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衒與眩同，音州縣之縣，又工縣翻。鬻，音育。）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姓譜：吾，音虞。師古曰：吾丘，史記有虞丘相、虞丘子。）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風俗通曰：伏羲之後，帝出乎震，主東方，子孫為東方氏。）吳人枚皋、濟南終軍等，（枚，姓也，出於周官銜枚氏，其後以官為姓。風俗通：六國有賢人枚被。終，姓也，出於顓頊，商有終古、陸終。濟，子禮翻。）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

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詼諧，言其論議無所根據。好，呼到翻。詼，古回翻。李奇曰：詼，嘲也。上以俳優畜之，師古曰：俳，雜戲也。優，調戲也。左傳曰：少相狎，長相優。俳優，即今之伶人調戲者。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數，所角翻。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班志：池陽縣屬馮翊，黃山宮在扶風槐里縣。南獵長楊，東游宜春。長楊宮名。水經注云：槐里縣東有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逕長楊宮，宮有長楊樹，因名。其地在盩厔界。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在長安城西，非東游也。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期門之號始此。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平陽侯曹壽尚帝姊陽信長公主，故稱之。旦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南山橫亙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射，而亦翻。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號，戶高翻。鄠、杜令欲執之，班志：鄠縣屬扶風，杜縣屬京兆，宣帝更為杜陵。鄠，音戶。示以乘輿物，乃得免。乘，繩證翻。又嘗夜至柏谷，水經：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柏谷水。注云：水出弘農縣西石隄山，北逕柏谷亭下，即帝微行處。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溺，奴弔翻。且疑上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嫗，威遇翻。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飲，於禁翻。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羽林郎屬光祿勳中令。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一說曰：羽所以為王者羽翼。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五柞等諸宮。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五柞，宮名。水經注：盩厔縣長楊宮東北有五柞宮。柞，音作。上以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舉計其數，以籍錄之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盩厔，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大數也。盩，音舟。厔，音窒。賈，讀曰價。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表屬縣草田，草田，荒田之未耕墾者。班表：帝後改右內史為京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主爵都尉為右扶風，是為三輔。屬，之欲翻。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說，讀曰悅。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河南、河內、河東為三河。漢高帝始居洛陽，後西都關中，是去三河之地也。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滻水亦出藍田谷，逕藍田川，北出霸陵入霸水，霸又北入于渭。涇水注見六卷。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流與霸水、涇水合，又東至船司空入河。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之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卬，古仰字通用，音牛向翻。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芋，即蹲鴟也。其葉似荷而長，不圓，其根大者為芋魁，其小者附麗其魁，衆曰芋子，可食。䵷與蛙同。師古曰：似蝦蟆而小，長腳。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周文王都酆，武王都鎬。水經：渭水東過槐里縣故城南，東合甘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又東北與鎬水合。班志：豐水出鄠縣東南；鎬水上承鎬池水於昆明池北，皆在上林苑中。其賈畝一金。賈，讀與價同。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廣狐菟之苑，菟，古兔字通用。大虎狼之虛，壞人冢墓，虛，讀曰墟。壞，音怪。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賀瑒曰：耆，至也，至老之境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師古曰：騖，亂馳也。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隄若言不當也。不敢斥天子，故曰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賈父曰：不足以危不守，言當作亦隄亦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為防慮，以有顛墜之變。樂，音洛。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畔，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中。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百官表：給事中，加官。師古曰：漢官解詁云：無員，常侍中。續漢志：給事中，給事禁中，以內外兼，以給事為名。

名官也。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上又好自擊熊豕，說文：熊似豕，山居冬蟄春出。詩疏：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豕謂野豕也。生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二獸皆能突人。馳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之子，射能捷矢也。孟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賁音奔。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不存，不可得安存。貢父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余謂不存者，存變之意射而亦猶卒然不及日辭。犯屬車之清塵，屬車註見十三卷。師古曰：屬者，言聯屬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說者乃以清塵為清道塵，非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逄，皮江翻。不得用，宜承上文為句。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軫，後車橫木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近，其靳翻。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橛謂車之鉤心也。銜橛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橛，其月翻。況乎涉豐草，豐，茂草也。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樂，讀曰歡樂之樂，音洛，下同。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為，于偽翻。蓋明者遠見於未萌，師古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知讀曰智。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櫩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櫩瓦也。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矣。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考異曰：此多非今年事，因相如諫東甌及獵行始出終言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孛，蒲內翻。是歲，南越王佗死。佗，徒河翻。其孫文王胡立。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建元元年行三銖錢，至是而罷，又新鑄半兩錢。置五經博士。夏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惠王越、清河哀王乘皆薨，無後，國除。越，景帝子，以中二年四月受封；乘，中三年三月受封，至是國除。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景帝令郡國各立高祖廟，故遼東有高廟。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上素服五日。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閑宴之處耳。便，如字。沈約曰：漢氏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前廟後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不改。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文帝以為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是至今，陵寢遂絕。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孝文皇后竇氏也。

六月癸巳，丞相昌免。許昌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師古曰：甲諸第者，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之，甲則為上矣。膏腴，肥厚之處，治宜之翻。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屬，之欲翻。遺，于季翻。好，呼到翻。勝音升。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孛，蒲內翻。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為發兵，為，于偽翻，下同。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大農令，本秦之治粟內史也，漢初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農令，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奴協翻。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剪髮。張揖以為古剪字。師古曰：鬋與剪同，張說是也。應劭曰：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欲不見傷害。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與，讀曰預。非彊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

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勝音升。）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處，昌呂翻。服虔曰：竹叢曰篁。師古曰：竹田曰篁。音皇。）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昧，暗也。言多草木也。）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險阻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能盡載於地圖也。著，竹助翻。）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師古曰：言白髮在首。）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貢者，以土產之物來貢也。酎者，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也。漢制，於正月旦作酒，八月成，曰酎；酎之言純也。八月嘗酎於太廟，諸侯王各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大內，都內也，國之寶藏。班表，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言越國僻遠，既不輸土貢，又不輸酎金於中國，得其地無益也。酎，直又翻。）一卒之奉，不給上事。（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戇，陟降翻。）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比，毗至翻。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年復，扶又翻。未復，如字。）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師古曰：資，[illegible]也。）入越地，輿轎而隃領，（[illegible]車，江南人又[illegible]之[illegible]輿[illegible]山[illegible]也，不通舟車，故用肩輿以行。[illegible]妙翻。）拕舟而入水，（拕音佗，曳也。）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illegible]翻。水道多巨石，船行上下，嘗與石相擊觸也。）林中多蝮蛇猛獸，（[illegible]曰：蝮蛇一名虺，[illegible]人手足則齧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illegible]三寸，首大如擘，而[illegible]云各自一種蛇，其[illegible]大頭[illegible]焦尾，色[illegible]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惟出南方。蝮，敷福翻。）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歐，吐也。泄，利也。師古曰：屬，聯也。歐，烏口翻；泄，以制翻；屬，之欲翻。）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姓名也。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間，讀與簡同。左傳有魯大夫簡叔。）以其軍降，處之上淦。（班志：豫章郡有新淦縣，應劭註云：淦水所出。上淦蓋淦水之上[illegible]。降，戶江翻。處，昌呂翻。淦，音[illegible]，又工含翻。）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棹行舟之役。故多死也。[illegible]扶又翻。）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號，戶高翻。）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曾，才登翻。）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也。為，于偽翻；下同。）朝不及夕，（師古曰：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難，乃旦翻。）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領水，[illegible]水也。班志所謂彭水出豫章南[illegible]縣，東入湖漢水，庾仲初所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是也。漂石[illegible]二百里[illegible]石。）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班志：豫章郡有餘汗縣。應劭曰：汗音干。今饒州餘干縣，古縣名也。）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治，直之翻。）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積，子賜翻。聚，[illegible]喻翻。）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師古曰：緜，弱也。言其柔弱如緜。）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音晚，引車也。）南方暑濕，近夏癉熱（近，其靳翻。師古曰：癉，黃病也。丁幹翻。）暴露水居，蝮蛇蠚生（師古曰：蠚，毒也。音壑。）疾疢多作（疢，丑刃翻，熱病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師古曰：[illegible]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師古曰：甲者，閩越王弟之名。）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處，昌呂翻。）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大畜也。畜，許六翻。）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共，讀曰供。）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也。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背，蒲妹翻。罷，讀曰疲。勸，即倦字。）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晉有屠岸賈。屠，同都翻。睢音雖。）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案秦郡置守、尉、監。）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勸，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適，讀曰謫。）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難，乃旦翻。）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不敢與計彊弱曲直。）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徼，工堯翻。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行，戶剛翻。）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厮，微；輿，眾也。師古曰：厮，析薪者也；輿，主駕車者。皆言賤役之人也。）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為，于偽翻。）陛下以四海為境，生民之屬皆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覆，謂蓋覆之也；露，謂使之沾潤澤也。覆，敷又翻。）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樂，音洛。被，皮義翻。）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如淳曰：得其地不足為一日閒暇之娛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允，信也。塞，滿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塞，悉則翻。）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任使，疏吏翻。）是時，漢兵遂出，未踰領（踰與逾同。領與嶺同。）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相，閩越國相也。音息亮翻。）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眾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眾盛彊，今雖勝之，後必復來也。）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殺王（鏦，初江翻，短矛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為，于偽翻。下同。）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將，即亮翻。）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預。）乃使中郎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復，扶又翻。數，所角翻。）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處，昌呂翻。）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被，皮義翻。）使者

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見，賢遍翻。下同。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言不可喜漢使好語而入朝也。說，讀曰悅。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是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東海太守濮陽汲黯為主爵都尉。按汲黯傳，其先有寵於衛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蓋食采於汲，因以為氏。班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濮，博木翻。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家也。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頻寐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奉制詔而行之也。漢律，矯制者論棄市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如淳曰：律，丞及史任之也。漢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余按漢制，郡守之屬有丞，有諸曹掾史。好，呼到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治，直吏翻。下同。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漢太常、郎中令、中大夫令、太僕、大理、大行令、宗正、大司農、少府為正九卿，中尉、主爵都尉、內史列於九卿。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傲也。少，詩沼翻。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折，之舌翻。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晉灼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翻。黯曰：

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數，所角翻。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為，于偽翻。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賁，音奔。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近，其靳翻。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下，遐稼翻。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倍，蒲妹翻。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言其輕疾，逐水草遷徙，若鳥之舉也。自上古不屬為人。不以人類待之。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也。從董仲舒之言也。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周末置左右前後將軍，秦、漢因之，位上卿。至武帝置驃騎、車騎等將軍，後來名號浸多，不可勝紀。前之雜號將軍，洪氏曰：西漢雜號將軍，掌征伐，背叛事訖則罷，不常置也。驍，堅堯翻。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姓譜：程本自顓頊重黎之後，周宣王時，程伯休父入為大司馬，封於程，後以為氏，與司馬氏同出。六月，罷。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部者，軍行各有分部；伍者，五人為伍也。部有校尉，伍有伍長。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鋗，無緣。荀悅曰：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索隱曰：鐎即鈴也。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師古曰：鐎，音譙。鋗，火玄翻。銚，音姚。緣，音弋絹翻，去聲。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淮南子曰：斥，度也；候，視也，望也。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師古曰：簿，文簿。治，直之翻。下言治同。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易，以豉翻。然

虜卒犯之，無以禁也。（卒，讀曰猝。）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樂，音洛。下同。）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臣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否，音鄙。易師卦初六爻辭。王弼注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鮮，息淺翻。）

夏，四月，赦天下。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起著雍涒灘，盡柔兆執徐，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元光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祠竈者，祭竈以致鬼物，化丹砂以為黃金，以為飲食器，可以延年，方士之言。）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高祖功臣有深澤侯趙將夕，景帝三年，將夕孫循有罪，國除。師古曰：舍人，私屬官號。少，詩照翻。）匿其年及其生長，（其生時及長時所居止處也。長，知兩翻。）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如淳曰：物，謂鬼物也。）更饋遺之，（更，工衡翻。遺，于季翻。）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治，直之翻。）少君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中，竹仲翻。）嘗從武安侯飲，（田蚡封武安侯。）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坐，徂臥翻。下同。）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師古曰：處，謂所在也。處，昌呂翻。）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列仙傳：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食臣棗，大如瓜。（食，祥吏翻。）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齊，才計翻。）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更，工衡翻。）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如淳曰：亳，亦薄也。音蒲各翻。師古曰：亳，屬濟陰郡。謬，姓也；忌，名也。）曰：「天神貴者太一，（師古曰：天文志：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天皇大帝，耀魄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外，立承事天皇大帝。）太一佐曰五帝。（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記，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斗。）」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鴈門馬邑豪聶壹（馬邑縣屬鴈門郡。豪，謂以貲財武力雄於鄉曲者。聶，姓也。姓譜：楚大夫食采於聶，因以為氏。壹，其名。聶，尼輒翻。）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戰國之初，代自為一國，故曰全代。其後為趙襄子所滅，代始屬趙。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大國之時，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長，知兩翻。）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言不示以威，故匈奴不知畏。）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以天下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被，皮義翻。幾，居衣翻。）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數，所角翻。）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師古曰：槥，小棺也，今謂之櫝。臣瓚曰：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歸縣，縣給衣衾棺葬之。槥，音衞。）此仁人之所隱也。（師古曰：隱，痛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翻。）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接兵則敗其眾，所伐之國則墮其城也。）

今將卷甲輕舉〔卷讀曰捲〕深入長驅難以爲功〔驅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絶〔脅從劫翻衡讀曰横〕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後戶遘翻〕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其禽獲也遺于季翻〕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誘音酉〕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梟古堯翻騎奇寄翻〕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考異曰史記韓長孺傳元光元年聶壹畫馬邑事而漢書武紀在二年蓋元年壹始言之二年議乃決也〕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衞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司馬彪曰輕車古之戰車李奇曰將屯主屯諸也〕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爲閒〔師古曰閒古莧翻〕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縣有令有丞長吏也〕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縣古懸字通〕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長知兩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班志武州縣屬鴈門郡崔浩曰今平城首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杜佑曰武州塞在朔州善陽縣界〕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畜許救翻〕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因保此亭〕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度徒洛翻〕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重直用翻〕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下遐稼翻〕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也如淳曰軍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應說非也逗留止也橈屈弱也逗音豆又音住橈奴教翻〕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蚡房吻翻是爲于僞翻〕上朝太后〔朝直遙翻〕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尉與慰同〕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匈奴與漢人於邊爲互市如今之回易場也勝音升樂音洛〕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絶以中其意〔中竹仲翻〕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師古曰頓丘丘名因以爲縣本衞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考異曰漢書武紀云東南流入勃海按頓丘屬東郡勃海乃在頓丘東北恐誤今不取〕夏五月丙子復決濮陽瓠子〔濮陽縣屬東郡服虔曰瓠子隄名在東郡蘇林曰鄄城以南濮陽以北爲瓠子河廣百步深五丈水經瓠子河出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復扶又翻瓠戶故翻〕〔考異曰史記河渠書元光中河決瓠子東注鉅野服虔註漢書武紀曰瓠子隄名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鄄城以南濮陽以北將相名臣表曰五月丙子河決瓠子然則瓠子即濮陽縣境隄名也〕注鉅野〔班志鉅野縣屬山陽郡大野澤在其北師古曰即今鄆州鉅野縣〕通淮泗〔決河之水由鉅野而通泗水由泗水而通淮也〕汎郡十六〔汎敷劍翻〕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塞悉則翻復扶又翻下同〕是時田蚡奉邑食鄃〔奉扶用翻鄃音輸縣屬清河郡〕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易以豉翻彊其兩翻〕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初孝景時魏其侯竇嬰爲大將軍武安侯田蚡乃爲諸郎〔諸郎諸曹郎也〕侍酒跪起如子姪

已而蚡日益貴幸爲丞相魏其失勢賓客益衰（師古曰言素爲嬰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獨故燕相潁陰灌夫不去（燕王定國燕王澤之孫也夫自太僕出相之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相息亮翻）嬰乃厚遇夫相爲引重（服虔曰相薦達爲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以致於尊重也爲于僞翻）其游如父子然夫爲人剛直使酒諸有勢在己之右者必陵之數因酒忤丞相（數所角翻忤五故翻）丞相乃奏案灌夫家屬橫潁川民苦之（夫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小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甯潁水濁灌氏族橫戶孟翻）收繫夫及支屬皆得棄市罪（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殺之於市者謂之棄市景帝中元年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魏其上書論救灌夫上令與武安東朝廷辨之（東朝謂太后居長樂宮在未央宮之東也今於長樂宮見太后共辨其是非也朝直遙翻下同）魏其武安因互相詆訐（訐居謁翻）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魏其韓安國兩以爲是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吾幷斬若屬矣（若屬猶言汝輩也）卽罷起入上食太后（上時掌翻）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藉慈夜翻）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而食噉之也）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魏其得棄市罪

四年冬十二月晦論殺魏其於渭城（漢法以冬月行重刑遇春則赦若贖故以十二月晦論殺魏其侯此武安侯蚡之意也渭城縣屬扶風秦之咸陽也　考異曰班固漢武故事曰上召大臣議之羣臣多是嬰上亦不復窮問兩罷之田蚡大恨欲自殺先與太后訣兄弟共號哭訴太后太后亦哭弗食上不得已遂乃殺嬰按漢武故事語多妄誕非班固書蓋後人爲之託固名耳）春三月乙卯武安侯蚡亦薨（考異曰武安侯傳云元光四年春丞相按灌夫事其夏取夫人五年十月論灌夫及家屬十二月晦魏其棄市餘廣引武帝本紀侯表以爲蚡薨在嬰死後分朔四年嘗是三年五年嘗是四年今從之廣又疑十二月爲二月按漢制嘗以立春下寬大詔書蚡恐魏其得釋故以十二月晦殺之何必改爲二月也）及淮南王安敗（見後十九卷元狩元年）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見上卷建元二年）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隕霜殺草 御史大夫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蹇跛也余據漢制大駕則公卿奉引安國蓋因奉引而墮車也墮杜火翻）五月丁巳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薛澤高祖功臣廣平侯歐之孫廣平侯國景帝中二年罪絶中五年復封澤平棘侯班志平棘縣屬常山郡）安國病免 地震赦天下 九月以中尉張歐爲御史大夫韓安國疾愈復爲中尉 河間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德景帝子武帝之兄也景帝前二年受封師古曰實事求是務得其實每求眞是也好呼到翻下同）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朝直遙翻下同）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余據獻王傳所得書皆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也）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向必行也余謂被服者言以儒術衣被其身也被皮義翻造千到翻）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余謂對三雍宮者對三雍之制度非召對於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師古曰中竹仲翻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趣若人以手指物也）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河間王所獻雅聲（班表太樂官屬太常肄以至翻習也下遐嫁翻）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間王薨中尉常麗以聞（常姓黃帝相常先之後）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也治理也行下孟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聰明睿知曰獻諡曰獻王（知讀曰智）班固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長知兩翻）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沈持林翻）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近其靳翻）初王恢之討

東越也見上卷建元六年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班志番陽縣屬豫章郡番蒲何翻風讀曰諷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師古曰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形如桑椹又不長一二寸味尤辛不酢劉說非也枸木似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廣志曰枸黑色味辛下氣消穀晉灼曰枸音矩索隱徐廣音求羽翻唐本草註曰蒟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劉淵林曰蒟醬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辛香溫調五藏李心傳曰蒟醬廣蜀皆有之實草類也蜀中者緣木而生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廣中者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其苗如蔞葉取葉合檳榔食之西戎亦時時持來細而辛烈唐蒙所見蓋來自牂柯則廣生殆蜀本也蒟醬之味全類蓽撥而蓽撥辛烈尤甚世人唯用蓽撥不用蒟醬故鮮有知者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南越志曰番禺之西有江浦焉師古曰牂柯繫船杙也華陽國志云楚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為牂柯又後漢志註牂柯江中名山或曰牂柯江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水經牂柯水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南流入交趾界劉昫曰唐邕州治宣化縣漢鬱林郡之領方縣地也邕水在縣北本牂柯河俗呼為鬱狀江即駱越水也蓋廣鬱縣漢亦屬鬱林郡水經所謂交趾界者漢交趾州界也牂音臧柯音歌班志番禺縣屬南海郡時為南越王都番音潘禺音愚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華陽國志夜郎王竹王三郎之後武帝開為縣屬牂柯郡史記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賈音古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桐師亦西南夷種其地在夜郎之西葉榆之西南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乃上時掌翻說式芮翻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為于偽翻下同易以豉翻上許之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直用翻從巴蜀筰關入李文子曰筰關在越巂又云在越巂界宋白曰眉州青神縣漢青衣江國南漢武帝使唐蒙開西南夷始此眉州漢犍為郡地筰才各翻遂見夜郎侯多同多同夜郎侯之名也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自此以下為如字夜郎旁小邑皆貪漢

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為犍為郡李文子曰犍為郡治鄨元光五年又治南廣水經註曰鄨水出鄨縣南不狼山縣有犍山後漢志鄨水過牂柯郡入延江水水經注沅水出且蘭東至鐔城為沅水寰宇記唐播州夷州費州莊州即秦且蘭夜郎之西北隅今珍州亦其地又西高州有夜郎縣牂州建安縣有古夜郎城西近荊黔東近辰沅皆其境也犍居言翻章懷太子賢曰犍為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西北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班志僰道屬犍為郡宋白曰古僰國縣有僰夷曰道故為僰道今戎州治所康曰僰國在馬湖江唐蒙鑿石開道以通之治直之翻僰蒲北翻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鄭玄曰縣官徵聚曰興今云軍興是也率所類翻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邛筰之君長華陽國志雅州邛崍山本名邛筰山故邛人筰人界曰筰縣在越巂文穎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筰者今為定筰縣史記正義曰邛都西有邛僰山在雅州榮經縣界山嶺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凝冰即王尊叱馭處康曰邛都夷其地陷為汙澤因名邛池南人呼為邛河師古曰邛都今之邛州本其地邛渠容翻筰才各翻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師古曰今開州黎州等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後漢書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括地志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康曰其人依山居止累石為室至十餘丈駹音尨易以豉翻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張揖曰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牂柯犍為西夷謂越巂益州也為置之為于偽翻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康曰本葉榆澤名其君長因以立號後隨畜移徙師古曰徙音斯故又號為徙榆使疏吏翻傳張戀翻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斥開廣也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若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沫水李文子曰若水南至大作入繩水師古曰沫音妹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班志零關道屬越巂郡零靈山為道寰宇記靈關山在雅州盧山縣北二十里靈關鎮在盧山縣北八十二里零郎丁翻徼古弔翻橋孫水張揖曰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一名白沙江李文子曰孫水本名長河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為于偽翻說讀曰悅天子大說詔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

師古曰阻險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瓚曰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師古曰瓚說是秋七月大風拔木。女巫楚服等教陳皇后祠祭厭勝挾婦人媚道。事覺厭一葉翻賈公彥曰按漢法有官禁敢行媚道者訓作木偶人埋之於地上使御史張湯窮治之。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梟堅堯翻乙巳，賜皇后冊，收其璽綬，罷退居長門宮。長門宮如淳曰長門在長安城東南東方朔傳竇太主獻長門園上以為宮竇太主慚懼，稽顙謝上。竇太主陳皇后母也稽音啓上曰：「皇后所為不軌於大義，不得不廢。主當信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生嫌懼。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初，上嘗置酒竇太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賜之衣冠，尊而不名，稱為「主人翁」，使之侍飲。由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考異曰漢武故事曰陳皇后廢處長門宮竇太主以宿恩猶自親近後置酒主家主見所幸董偃按東方朔傳偃以爰叔之計令主獻長門園更名曰長門宮則偃見上在陳后廢前明矣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平樂觀在未央宮北周回十五里高祖時制度草創孝武帝增修之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有平樂觀樂音洛觀古玩翻雞鞠之會，鬬雞及蹴鞠也鞠毬也以皮為之鞠音居六翻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校也上大歡樂之。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樂音洛為于偽翻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中郎東方朔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而立於陛側也辟戟而前曰：辟頻亦翻「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敗補邁翻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師古曰右尊之也思相吏翻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師古曰蜮魅也音或域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即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鬼蜮余謂劉向說春秋蜮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此義耳何必還為魅蜮也余按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草木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陸德明曰蜮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其角弩以氣射人一名短狐含沙射人在口中有橫物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豎貂易牙齊桓公近臣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仲父將何以教寡人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猶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何有於君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而反之明年公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若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慶父魯莊公之弟也莊公薨慶父以弒其子般及閔公欲為亂而不克奔莒魯人賂莒以求之慶父乃縊魯乃定父音甫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未央宮有東闕北闕東闕有東司馬門者闕門內之司馬門也更工衡翻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上以張湯為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師古曰見知人犯法而不舉告謂之故縱言目見知而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傳張戀翻監古銜翻

八月，螟。食心曰螟

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其食後世謂舉人為計偕因此也上時掌翻余為解說云秦漢諸侯使曰計偕代有計偕之稱又改偕為階失之矣菑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治直吏翻去羌呂翻斂力贍翻不奪民時，

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李奇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逡，七旬翻。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以名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比，頻寐翻。又音毗，和也。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蕃，音煩。又扶元翻。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方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三輔黃圖曰：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為名。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是時，巴、蜀四郡，四郡，蜀郡、廣漢、犍為、巴郡也。鑿山通西南夷，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眾；罷，讀曰疲。西南夷又數反，數，所角翻。發兵興擊，費以巨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每朝會，朝，直遙翻。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譬之於衣加純緣也。折，之舌翻。爭，讀曰諍。行，下孟翻。上大說之。說，讀曰悅。一歲中遷至左內史。考異曰：漢書武紀云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按弘傳，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上弘，其策文與武紀元年策文相類，又云一歲中至左內史；百官表，元光五年弘為左內史。然則弘之再舉賢良不在元光元年明矣。荀紀著於此年，徵吏民明當世之務，下葛洪西京雜記亦云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若此，續食之詔在八月，則弘不容於今年已為左內史。蓋此詔在今年，不知何月，故班氏繫之於年末耳。其策文相類，蓋出偶然。或者此策乃弘先舉賢良時所對，班氏誤以為此年之策，疑未能明，今從漢紀。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辯。常與汲黯請間，師古曰：求空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說，讀曰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倍，蒲妹翻。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漕關東粟徑易，易，以豉翻。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為便。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龍城，匈奴祭天大會諸處。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為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為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臥。敗，補邁翻。盛，時征翻。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師古曰：暫，騰，躍也。上，時掌翻。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廣吏，下，遐稼翻。當斬，贖為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青本平陽公主家騎奴。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為用，有將帥材，騎，奇寄翻。樂，音洛。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夏，大旱，蝗。六月，上行幸雍。秋，匈奴數盜邊，數，所角翻。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應劭曰：朔，蘇也。孟康曰：[illegible]后來[illegible]民[illegible]大[illegible]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為初始[illegible]息之[illegible]。

非惠生義愚說失之。冬，十一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
成風，紹休聖緒。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緒也。幾，居衣翻。夫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
必有我師焉。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閉也。總一郡之中，故曰闔。是化
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師古曰：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達於天
子也。行，下孟翻。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
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
論；張晏曰：詔其不勸求士報國。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張晏曰：二千石當率身化下，今親宰
牧而無賢人，為不勝任也。勝，音升。奏可。十二月，江都易王非薨。非，景帝子，前二
年封汝南，三年徙江都。皇子據生，衛夫人之子也。是為戾太子。考異曰：漢書武五子
傳贊曰：建元六年春，戾太子生。外戚傳：衛皇后元朔元年生男據。按枚皐傳云：武帝春秋二十九乃有皇子，與外戚傳合，蓋贊語因蚩尤
之旗致此誤，亦猶五星聚在秦二世末年，誤為漢元年也。三月甲子，立衛夫人為皇后，
赦天下。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
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
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考異曰：安國死在明年，此終言之。天子乃
復召李廣，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
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
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東夷
薉君南閭等共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服虔曰：薉貊在辰韓之北，
高麗沃沮之南，東窮大海。師古曰：南閭，薉君名。食貨志：彭吳開道通薉貊、朝鮮，置滄海郡。陳壽夫餘傳：夫餘庫有玉璧、珪、瓚，傳世以
為寶，耆老言先代所賜。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又濊傳云：武帝滅朝鮮，置樂浪郡，自單單大嶺以西屬樂
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為民，今不耐濊皆其種也。班志：樂浪東部都尉治不耐縣。濊，音穢。降，戶江翻。考異曰：史記平準書
曰：彭吳賈滅朝鮮，置蒼海之郡。按滅朝鮮、置蒼海兩事也，不知何者出賈之誤。人徒之費擬於南夷，
燕、齊之間靡然騷動。是歲，魯共王餘、長沙定王發
皆薨。二王皆景帝子。餘以前二年受封淮陽，三年徙魯；發亦以前二年受封長沙。臨菑人主父偃、
趙武靈王自號主父，支庶因以為氏。嚴安，無終人徐樂，班志：無終縣屬右北平郡，春秋無終子之國。皆

上書言事。始，偃游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
擯，不容；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
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
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
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師之法。余據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
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好，呼到翻。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
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
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
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委，于偽翻；積，子智翻。委積者，倉廩之蓄也。鄭氏
曰：少曰委，多曰積。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
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得其民，
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
中國，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
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辟，讀曰闢。以河為境，地固沮澤
鹹鹵，不生五穀。沮，將預翻。五穀：黍稷菽麥稻。或曰：黍稷菽稻粱。然後發天下丁男
以守北河。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高闕，始屈而東流，過雲中楨陵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中之北，謂之北
河。杜佑曰：衛青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據是此處，其高
闕當在河之西北。史記：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則與漢書符矣。其河自九原東流千里，在京師直北，漢史即云北河，斯
則西河之側者。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終不
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
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稾，令其疾至，故曰飛芻。輓，謂引車船也。起於
東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東腄，漢書作黃腄。師古曰：黃、腄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一百
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杜佑曰：腄，卽今文登縣。腄，直睡翻，又音誰。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
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靡，美為翻。孤寡老弱不能
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

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影，言不可得。余謂影隨物而生者也，存滅不常，難得而搏之。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事見高帝紀。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師古曰：來侵邊竟，而驅掠人畜也。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畜，許六翻。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重，直龍翻。觀，古玩翻。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師古曰：贍，足也。離，力智翻。徼，要求也，吉堯翻。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師古曰：夸，大也；矯，託也。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師古曰：蕃，扶元翻，多也。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睢音雖。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自經，縊也。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西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朝，直遙翻。降，戶江翻。僰，蒲北翻。

薉音穢。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范蠡居於陶，自號為陶朱公，治產至鉅萬。猗頓，魯人，用鹽鹽起，與王者埒富。然起窮巷，奮棘矜，蘇林曰：棘，戟也。師古曰：矜者，戟之把也。矜，讀曰穫，其巾翻。偏袒大呼，呼，火故翻。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攘也。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樂音洛。故諸侯無竟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曰境。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數，所角翻。師古曰：復，扶目翻。重，直用翻。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易，以豉翻。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考異曰：漢書主父偃傳：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此等事皆在元朔元年後，蓋誤以朔字為光字耳。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

橫矣。遂，于季翻；橫，戶孟翻。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張晏曰：五鼎，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孔穎達曰：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臘五。師古曰：五鼎烹，謂被鑊烹之誅，為主父偃被誅張本。

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毋，讀曰無。朝，直遙翻。考異曰：漢書武紀：賜淮南、菑川王几杖，毋朝。顏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按諸侯表，菑川王志在位三十五年，以元光五年薨，齊悼惠王世家、高五王傳皆同，此云菑川王，志誤也。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說，式芮翻。易，以豉翻。從，子容翻。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日鼂錯是也。事見上十六卷景帝前三年。鼂，直遙翻。錯，千故翻。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春正月，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上，時掌翻。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班志，長平侯國屬汝南郡。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為平陵侯，次公為岸頭侯。據功臣表，平陵侯食邑於南陽武當縣界。晉灼曰：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校，戶教翻。

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下，遐稼翻。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括地志：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按是蘇建所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宋白曰：漢朔方郡治三封縣，今長澤縣有三封故城，什賁故城今為德靜縣治。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被，皮義翻。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杜佑曰：造陽在今嬀川郡之北。辟，讀曰僻。予，讀曰與。

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主父偃說上曰：茂陵初立，初立茂陵邑在建元二年。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訾，與貲同。軹人郭解，班志，軹縣屬河內郡。軹，音止。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為，于偽翻。言其貧，不當在徙中。中，竹仲翻。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言，是為其所使也。卒徙解家。卒，子恤翻。解平生睚眦殺人甚眾，師古曰：睚，音厓，舉眼也；眦，即皆字，謂目匡也；言舉眼相忤者，即殺之也。一說：睚，五懈翻；眦，士懈翻。睚眦，瞋目貌。二說並通。上聞之，下吏捕治解。下，遐稼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譽，音余。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斷，丁管翻。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當，謂處斷其罪。蓋以大逆無道之罪坐郭解也。遂族郭解。考異曰：荀紀以郭解事著於建元二年。按武紀，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三年賜徙茂陵者錢。當是時，衛青、公孫弘皆未貴；又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于茂陵，此乃徙解之時也。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覦，音俞，又音喻。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陪，重也。大夫世權，謂晉六卿、魯三桓、齊田氏是也。陪臣執命，謂陽虎之類是也。諸侯之臣於天子為陪臣，大夫之家臣於諸侯為陪臣。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從，子容翻。衡，讀曰橫。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事見

(三卷赧王十七年。)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六年。)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事見五卷赧王五十七年。將，即亮翻。)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搤，捉持也，音厄。腕，烏貫翻。四豪，謂魏信陵以下也。)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背，蒲妹翻。)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從，才用翻。濞，普懿翻。)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覩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辟，毗亦翻。)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季路死於衛侯輒之難，仇牧死於宋閔公之難，事並見左傳。)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見論語。)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惡，(好，呼到翻。惡，烏路翻。)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伯，讀曰霸。)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悅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說，式芮翻。行，下孟翻。)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要，一遙翻。)色取仁以合時好，(好，呼到翻。)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敗，補邁翻。)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四民，士、農、工、商也。)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譽，音余。下同。)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筆，(度，徒洛翻。)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趣，七喻翻。)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好，呼到翻。)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裹曰苞，藉曰苴。詩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又曰：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左傳註云：聘，執玉帛以相存問。)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要，一遙翻。)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覆，敷又翻。)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行不得設，(行，下孟翻。)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請謁，謂有所求也。謁，告也。)貨賂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去，羌呂翻。)禁偽辯，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姦，奪弟妻為姬，殺肥如令郢人。(肥如縣，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郢人兄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文帝初，燕王澤始封於燕，傳子康王嘉，文帝九年嘉薨，定國嗣，立四十二年矣。)齊厲王次昌亦與其姊紀翁主通。(齊孝王將閭，文帝十六年封，傳子厲王次昌。)主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齊紀太后不許。偃因

言於上曰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王于況翻今齊王於親屬益疏疏與疎同又聞與其姊亂請治之於是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飲藥自殺偃少時游齊及燕趙少詩照翻及貴連敗燕趙敗補邁翻趙王彭祖懼彭祖景帝子前二年封廣川五年徙趙上書告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下遐稼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張歐免上欲以蓼侯孔臧爲御史大夫班志蓼縣屬衡山國春秋之蓼國也音了康曰音六未知其何據蓼侯孔聚高祖功臣臧其子也臧自言世修經學蓋謂孔子之後也安國爲從弟安國孔子十二世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百官表侍中加官得出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續漢書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從才用翻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匈奴左右谷蠡王在左右賢王之下谷蠡音鹿黎索隱曰稚持利翻斜士嗟翻鄒誕生音直牙翻蠡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於單音丹降戶江翻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數所角翻罷讀曰疲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難乃旦翻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弘爲布被食不重肉言不重肉味也重直龍翻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奉扶用翻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中竹仲翻夫以三公爲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古語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尊之　三月赦天下　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卒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爲彊國降戶江翻氏音支敦煌張掖匈奴破月氏使昆邪王居之漢開置郡祁連山名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爲祁連在張掖西北敦徒門翻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餘衆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使疏吏翻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間亡鄉月氏間古莧翻鄉讀曰嚮西走數十日至大宛西域傳大宛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七十里西南至大月氏所居六百九十里宛於元翻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爲發導譯抵康居導者引路之人譯者傳言之人也康居國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爲于偽翻傳致大月氏傳張戀翻大月氏太子爲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大夏國在大宛西南都嬀水南月氏居嬀水北地肥饒少寇少詩沼翻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爲喻要一遙翻乃還並南山史記曰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而西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並步浪翻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復扶又翻留歲餘會伊稚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甘父逃歸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父音甫上拜騫爲太中大夫甘父爲奉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考

異曰史記西南夷傳曰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國之利按年表騫以元朔六年二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天子始令騫通身毒國蓋不能明故因是歲伊稚斜立敍言之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代郡唐蔚州武州界及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崩。武帝母王太后也　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師古曰葆與保同令自保守且成其郡縣專力城朔方。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是歲，中大夫張湯爲廷尉。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鄉讀曰嚮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千乘兒寬爲奏讞掾。兒本郳姓以國爲氏其後去邑以爲兒廷尉掾專主奏讞也兒五奚翻讞魚蹇翻掾俞絹翻以古灋義決疑獄，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班表廷尉有左右監秩千石漢官曰廷尉獄史二十七人深禍謂持文深刻欲致人於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之也其造請諸公，師古曰造詣至也請謁問也造七到翻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文深謂持文深意忌謂其意忌前也不專平謂不專於持平也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質對也對面責之也或曰質正也以正義責之數所角翻曰：公爲正卿，漢官九卿之外又有列於九卿者故謂九卿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師古曰言何爲乃紛亂而改更也更工衡翻公以此無種矣。言當誅及子孫種章勇翻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伉口浪翻健也高也厲嚴也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累足而立懼之甚也重直龍翻側目而視矣。

四年冬，上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上郡唐延綏銀之地高祖置定襄郡括地志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一 起彊圉大荒落，盡玄黓閹茂，凡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薛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勃海郡高成縣有平津鄉。宋白曰：滄州鹽山縣，勃海高成縣也，有平津鄉。考異曰：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公卿百官表，弘為相皆在今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三年弘始為御史大夫，蓋誤書五為三，因置於三年耳。丞相封侯自弘始。漢初常以列侯為丞相，弘則既相而後封侯，故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客，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難，乃旦翻。弘嘗奏言：「十賊彍弩，張晏曰：彍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彍。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下，遐稼翻。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吾讀曰虞。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箠，馬檛也。梃，大杖也。折，而設翻。耰，音憂。梃，大鼎翻。撻，音闥。犯法滋眾，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勝，音升。卒以亂亡。卒，子恤翻。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註云：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古者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侯、豕侯。周官又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為盜之為，于偽翻。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詘服焉。難，乃旦翻。詘，與屈同。

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法，端，景帝子，前三年受封。數，所角翻，下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弘乃薦仲舒為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以事致其罪而誅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臣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右內史，後為右扶風。治，直之翻。任，音壬。上從之。

春，大旱。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沮，音狙。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頻移翻。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畜，許救翻。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復，扶又翻。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為列侯。師古曰：伉，音抗，又工郎翻。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行，戶剛翻。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

列地封爲三侯。列，漢書作裂。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護軍都尉公孫敖爲合騎侯。晉灼曰：合騎，侯稱冠軍從票之名也。余據功臣表，合騎侯食邑於勃海高成。都尉韓說爲龍頟侯。班志，龍頟侯國屬平原郡。頟音洛。公孫賀爲南窌侯。窌，匹孝翻；又普孝翻。李蔡爲樂安侯。樂安，功臣表作安樂，食邑於琅邪之昌縣。校尉李朔爲涉軹侯。涉軹，班史衛青傳作陟軹，功臣表作軹，食邑於齊郡之西安。趙不虞爲隨成侯。隨成侯，功臣表，食邑於千乘縣。公孫戎奴爲從平侯。從平侯食邑於東郡樂昌。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班史豆作竇。皆賜爵關內侯。於是青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亢，音抗。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說，式芮翻。師古曰：下，戶嫁翻。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爲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數，所角翻。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廁當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見，賢遍翻。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爲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爲，于僞翻。復，方目翻。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兒寬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卒史秩六百石。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余謂掌故，太史府之典籍者也。以兒寬自掌故補卒史推之，則掌故之品秩從可知也。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秀才異等，謂有俊秀之才異於常等者。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吏謂百石已上及比百石以下也。右職，謂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卒史也。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

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好，呼到翻。屬，之欲翻。喜，許記翻。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羣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遷死見十四卷文帝前六年。建元六年，彗星見，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見，賢遍翻。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說，式芮翻。長，直亮翻。謂吳王濞起兵時也。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治，直之翻。下同。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雷被善用劍，與太子戲，誤中太子，故得罪。師古曰：被，皮義翻。姓譜：雷，古方雷氏後。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惡，毀惡也，如字。斥免之，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也。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下，遐嫁翻。蹤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人衣，於既翻。刺，七亦翻。因發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即訊王。師古曰：即，就也，就問也。王視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壅閼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棄市。閼，音遏。師古曰：格，音閣，謂閣止不行之。詔削二縣。既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恥之，於是爲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賜，即安之弟也。孝文十六年，與安同受封。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爲所幷，亦結賓客爲反具，以爲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后徐來譖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囚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從，千容翻。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輣車鍛矢，輣，薄庚翻，兵車也，樓車也。鍛，都玩翻，冶金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

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師古曰：爲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爲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杜佑曰：漢定襄郡在今馬邑北三百餘里。後魏置雲中郡。）以合騎侯公孫敖爲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功臣表：翕侯國在魏郡內黃界。）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師古曰：沮音咀。）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瓚曰：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爲級。）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復，扶又翻。）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信以元光四年十月壬午受封。）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誘，音酉。將，即亮翻。降，戶江翻。）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班表：議郎屬郎中令，秩比六百石。）「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凡軍行，置軍正，掌軍法，以正軍中。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劉昭志：大將軍長史秩千石。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孫子之言。言小不敵大，小雖堅主於戰，終必爲大所禽。）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言失爲臣之意也。行，戶剛翻。說，式芮翻。）且使臣職雖當斬將，（將，即亮翻。）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謂所居爲行在所。）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霍，姓也，以國爲氏。）去病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爲票姚校尉，（服虔曰：票姚，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翻，姚羊召翻。票姚，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計其所將人數，則捕斬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匈奴左右大當戶在左右大都尉之下，左右骨都侯之上。大父行，單于祖行也。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其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季父，亦單于季父也。羅姑，其名。行，戶浪翻。）比，再冠軍。（師古曰：比，頻也。比，毗至翻。冠，古玩翻。）封去病爲冠軍侯。（帝以去病功冠諸軍，以南陽穰縣盧陽鄉、宛縣臨駣聚爲冠軍侯國。駣音桃。）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爲衆利侯。（郝，姓譜：殷帝乙有子期，封太原郝鄉，後因氏焉。功臣表：衆利侯食邑於琅邪郡姑幕縣。）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爲庶人。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妻，七細翻。）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幕與漠同，陰山以北皆大漠，不生草木。）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疲徼其困極，然後取之。徼，一遙翻。）無近塞。單于從其計。（近，其靳翻。）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比，毗至翻。）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與，讀曰預。）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禁錮，重繫也。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引茂陵中書說之，不盡也。貢父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當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

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參考顏劉註皆因求其說而不得遂疑茂陵書所謂十一級爲不足又疑史之正文萬字爲衍皆未爲允也蓋級十七萬者賣爵一級爲錢十七萬至二級則三十四萬矣自此以上烏得不每級而增乎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以此推之則三十萬金爲錢三十餘萬萬矣此當時所以武功爵所直之數也夫民入錢買爵隨其錢之多少爲爵級之高下爵之高下有定直而民錢之多少無定數若比而同之其失彌遠矣史記作直八十萬金索隱曰一金萬錢初一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四萬也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師古曰耗亂也莫報翻

元狩元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麟麋身牛尾馬足五色圜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爾雅麐麕身牛尾一角蓋麟似麢圓頂一角曰蓋云者意其爲麟而未知其果爲麟也於是以慶五畤畤加一牛以燎畤音止久之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於是濟北王濟北王勃淮南厲王子孝文十六年封衡山王孝景四年徙封濟北今王胡也濟北王都盧後天漢四年國除入漢爲泰山郡濟子禮翻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

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爲反謀姓譜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後因氏焉余按衛亦有左右公子姓譜之說非是齊有左巳明案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治直吏翻王召中郎伍被被皮義翻姓譜伍姓出於楚伍舉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乎臣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因之三月復召問之復扶又翻被曰昔秦爲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中行戶剛翻陳讀曰陣立爲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間間古莧翻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易以豉翻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事見十五卷景帝三年夫吳王王四郡四郡東陽郡鄣郡吳郡豫章郡王王下于況翻國富民眾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謂爲梁孝王所破也犇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東宮淮南王所居也王涕泣而起

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庶生曰孽長知兩翻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言后不以爲子太子不以爲兄數扶數也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事見上元朔五年下廷尉治下遐稼翻王患之欲發復問伍被曰復扶又翻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皋之口據三川之險漢河南秦三川郡也其地當伊洛河三川之會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徼幸邪師古曰徼要也幸非妄之福也徼工堯反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言僞爲丞相御史奏請於天子之書徙郡國豪傑高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詔獄書漢時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皆有詔獄蓋奉詔以繫囚因以爲名逮諸侯太子幸臣逮追對獄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說式芮翻下同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言不須爲此也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使疏吏翻欲使人僞得罪而西言使人詐爲得罪而逃去西如京師事大將軍一日發兵一日猶言一旦即刺殺大將軍將即亮翻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好呼到翻守節死

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發蒙謂物所蒙覆發而去之振落謂木葉將落振而墜之皆言其易說式芮翻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求盜卒也掌逐捕盜賊漢書本紀高帝時爲亭長令求盜之薛治竹皮冠人衣於旣翻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呼火故翻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罷遣出去也相息亮翻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剄而身首不能絕也剄古頂翻下同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上下公卿治其黨與索山客翻求也搜也以上時掌翻下公戶嫁翻以上句斷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雅素也雅辭素來之言語也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爲于僞翻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遺于季翻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爲太子爽聞即遣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敗補邁翻會有司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首爲頭首而藏匿之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

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子據爲太子年七歲。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初張騫自月氏還事見上卷元朔四年氏音支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爲于僞翻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土著謂有城郭常居不隨水草移徙也宛於元翻著直略翻多善馬馬汗血孟康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子云一說汗血者汗從肩髆出如血號能一日千里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窴于窴國在南山下居西城窴徒賢翻又徒見翻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註崑崙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入北天竺國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又西逕安息南注於雷翥海雷翥海即西海也在安息之西犂靬之東東南連交州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水經註河水一源出于窴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西域傳鹽澤一名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玉門陽關皆在敦煌西界括地志蒲昌海一名泑澤亦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按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其一出葱嶺一出于窴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窴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泑澤即鹽澤也西域傳云于窴在南山下與郭璞註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唐長慶中劉元鼎爲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即秦所築長城也秦築長城起臨洮臨洮縣屬隴西郡南接羌鬲漢道焉鬲與隔同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奄蔡國在康居西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隨畜牧逐水草而居無城郭常處故曰行國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瓚曰邛山名生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蜀布細布也史記正義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寄生可爲杖布土蘆布邛渠容翻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孟康曰身毒即天竺也所謂浮屠胡也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師古曰亦曰捐毒賈音古索隱曰身音乾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

夏同。以騫度之，著直略翻。度徒洛翻。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使，疏吏翻。惡，烏路翻。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少，詩沼翻。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宜，當也。徑，直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安息治番兜城，臨嬀水，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俗亦土著。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遺，于季翻。朝，直遙翻。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譯，傳言之人，周官象胥之職也。遠方之人言語不同，更歷九譯乃能通於中國。重，直龍翻。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間，古莧翻。使，疏吏翻。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國。徙，斯榆也。以手點物為指，使之出求路，指身毒而行。徙讀與斯同。僰，蒲墨翻。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莋，南方閉巂、昆明。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巂即今巂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南寧州諸爨所居是其地。莋，音昨，又音作。巂，先蘂翻。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國。滇國地有滇池，因以名國。楚莊蹻以兵定夜郎諸國，至滇池，因留王其地。華陽國志：滇池周回三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謂之滇池。漢為益州郡，後改為永昌郡，魏晉之間為晉寧郡，唐為昆州。括地志：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長，知兩翻。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滇，音顛。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元朔四年罷西夷，至是復通。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事，以為事也。復，扶又翻。

二年冬十月，上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

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為丞相，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考異曰：漢書百官公卿表：元狩二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既遷，湯即應補其缺，豈可留之朞年！復與李蔡為丞相月日正同乎。又按長曆，二年三月無壬辰，又以得罪之年推之，在今年明矣。今從史記表。

霍去病為票騎將軍，票騎將軍始此。票，頻妙翻。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括地志：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焉，音煙。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中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上列翻。執渾邪王子，師古曰：渾，下昆翻。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王有祭天金人，像也。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今之佛像是其遺法。屠，音儲。詔益封去病二千戶。

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復，扶又翻。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貫，穿也。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易，以豉翻。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陳，讀曰陣。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徐廣曰：南都賦「黃間機張」，會弩之名。裴駰曰：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云：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射，而亦翻。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言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治，直之翻。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復，扶又翻。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張騫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博望侯。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班志，博望侯國屬南陽郡。括地志：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罷，讀曰疲。弗能追。騫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自如，言功過相當也。廣軍失亡多，而殺虜亦過當，故曰自如。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居延，澤名，古文以為流沙。帝開置居延縣，屬張掖郡，使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其北。過小月

氏（匈奴破大月氏，月氏西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至郝連山，得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胡王也。師古曰：酋，才由翻；涂，音塗）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降，戶江翻）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驃侯（以從驃騎有功，因以為號；功臣侯表不書食邑之地）校尉高不識為宜冠侯（功臣表，宜冠侯食邑於琅邪之昌縣）校尉僕多為煇渠侯（僕多本匈奴種，來降漢。功臣表，僕多作僕朋。煇渠侯食邑於南陽之魯陽縣）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師古曰：選，擇取精銳。索隱曰：選，宣變翻）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先，悉薦翻）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匈奴入代、雁門，殺略數百人。江都王建（建，易王非之子，景帝之孫）與其父易王所幸淖姬等及女弟徵臣姦（淖，鄭氏音卓，師古音奴教翻。淖，姓也，齊國、楚時有淖齒）建游雷陂（雷陂，即雷塘，在今揚州廣陵縣之北平岡之上）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陂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見，賢遍翻）建臨觀大笑，令勿救，皆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專為淫虐，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觀，古玩翻。祝，職救翻；詛，莊助翻）又聞淮南、衡山陰謀，建亦作兵器，刻皇帝璽，為反具。事發覺，有司請捕誅。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國除。膠東康王寄薨（寄，景帝子，中二年受封）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要，一遙翻）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使，疏吏翻；傳，株戀翻，下同）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

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驃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詣至行在所（傳，張戀翻）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班志，漯陰縣屬平原郡。漯，他合翻）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為列侯（呼毒尼為下摩侯，雁疵為煇渠侯，禽黎為河綦侯，大當戶銅離為常樂侯。文穎曰：雁，音鷹；疵，音疵。師古曰：疵，凡履翻）益封驃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考異曰：漢書食貨志云三萬兩，今從史記平準書、汲黯傳）縣官無錢，從民貰馬（貰，始制翻，貸也。師古曰：賒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罷，讀曰疲）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賈，音古。見，賢遍翻）曰：「夫匈奴攻當路塞（言塞當匈奴所入之路也）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勝，音升）而費以巨萬百數（師古曰：數百巨萬也）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予，讀曰與）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為，于偽翻）」上默然不許，曰：

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
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五屬
國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也故塞秦之先與匈奴所關之塞自秦使蒙恬奪匈奴地而邊關益斥秦項之亂冒頓南侵與中
國關於故塞及衛青收河南而邊關復蒙恬之舊所謂故塞外其地在北河之南也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史
記正義曰以來降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曰屬國而金城河西河水出金城河關縣西南塞外西
積石山東流逕金城郡界自允吾以西通謂之金城河邊河而西則武威等四郡之地然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方置史追書也
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並步浪翻匈奴時有候者到而
希矣休屠王太子日磾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
黃門養馬久之磾丁奚翻班表黃門屬少府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閼氏音煙支
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游宴之時而召閱諸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
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視宮人至日磾獨不敢
日磾長八尺二寸長直亮翻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
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卽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
黃門有馬監狗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得出入禁中駙馬都尉帝所置秩比
二千石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光祿大夫本中大夫帝改其名日磾既親近近其
靳翻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
乘繩正翻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
貴重之上聞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賜
日磾姓金氏爲金氏貴顯張本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孛蒲內翻夏五月赦天下淮
南王之謀反也膠東康王寄微聞其事私作戰守備
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獄辭所連及出其事寄母王夫人卽
皇太后之女弟也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
置後上聞而憐之立其長子賢爲膠東王康王寄去年薨今年方置
後又封其所愛少子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王地衡山
國都六故改爲六安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

餘人山東大水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
廥以振貧民廥工外翻芻藁之藏也一曰庫廄名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
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
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遣蒙恬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地千里地甚好於是爲
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爲新秦由是名也七十餘萬口衣食
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仰牛向翻予讀曰與
分扶問翻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勝音升漢既得
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
之半以寬天下之繇繇讀曰徭上將討昆明以其閉漢使故也以
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昆明池在
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輔舊事昆明池蓋地三百二十頃是時灋既益嚴吏多廢免兵
革數動數所角翻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方目翻及五大夫五大夫舊
爵二十等之第九級也漢法至此始免徭役徵發之士益鮮鮮少也先淺翻於是除千夫
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師古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爲吏者使之出馬也千夫武功爵第七級
以故吏弄灋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是歲得
神馬於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
馬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渥音握
洼於佳翻上方立樂府樂府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師古曰始置之
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使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以宦者李
延年爲協律都尉協律都尉先無此官武帝始置於此佩二千石印綬次
初詩以合八音之調詩多爾雅之文初詩新造之詩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也調徒釣翻爾雅三卷二十篇文帝時列於學官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通一經之士不能獨
知其辭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
其意漢時五經之學各專門名家故通一經者不能盡通歌詩之辭意必集五經家相與講讀乃得通也及得神
馬次以爲歌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
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

豈能知其音邪。（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註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成文謂五聲上下相應。鄭康成曰：五聲雜比曰音，單出曰聲。）上默然不說。（說讀曰悅。考異曰：史記樂書，武帝作十九章，歌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次以為歌，歌云云。中尉汲黯進曰：陛下得馬，詩以為歌，云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按天馬歌，本志云：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武紀云：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五年十一月，立泰畤於甘泉；太初四年，貳師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公孫弘以元狩二年薨，汲黯以元狩三年免右內史，五年為淮陽太守，元鼎五年卒。又黯未嘗為中尉。或者馬生渥洼水作歌在元狩三年，汲黯為右內史而譏之，言當族者非公孫弘也，然未立泰畤，或以歌之於郊廟，其十九章之歌，當時未能盡備也。）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黯言之甚怒，上乃笑而喻之，卽其怒笑之間，而觀其君臣相與之意，則帝之於黯，非但能容其直而從容不迫，方喻之以其所見，使他人處此，固將順之不暇矣，而黯自言其心，猶以為非，此豈面從退有後言者哉！黯之事君，固人所難能，而帝之容黯，亦非後世之君所可及矣。治，直吏翻。）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羣臣曰：黯自言為便辟則不可，（朱熹曰：便者，便人之所好；辟者，避人之所惡。便，毗連翻；辟，讀曰僻。）自言為愚，豈不信然乎！

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賈音古。累，古累字。）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緣，以絹翻。師古曰：繢，繡也。繢五采而為之。繢，黃外翻。）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后與後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師古曰：雜鑄銀錫為白金。）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時議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以為白金三品之文。師古曰：橢，圜而長也。音他果翻。）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建元五年，廢三銖錢，行半兩錢。更，工衡翻。）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班表：大農令有兩丞。齊有大夫東郭氏。）桑弘羊以計算用事。（姓譜：桑，秦大夫子桑之後。）咸陽，齊之大煮鹽；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心計者，不必用籌算而知其數也。賈音古。下同。）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毫至秋而銳，小言其剖析纖細，雖秋毫之小，亦可分而為二也。）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韋昭曰：釱以鐵為之，著左足，以代刖也。索隱曰：三蒼云：釱，踏腳鉗也。張斐漢晉律序：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以代刖，至魏武改以鐵代釱也。晉律：鉗重二斤，長一尺五寸。師古曰：釱，徒計翻。）沒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之贍翻。下同。）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臣瓚曰：此緡錢，為是諸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而出算。余謂率計緡錢二千而出一算，算百二十錢。緡，眉巾翻。）及民有軺車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算。（軺，小車也。音弋招翻。）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匿，藏也。悉，盡也。藏匿而不自占，占而不盡者，罰戍邊一歲，沒其錢入官。）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師古曰：旰，晚也。言論事既多，至於日晚。朝，直遙翻。）天子忘食；丞相充位，（但充其位，無所建明。）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湯。

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數，所角翻。）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少，詩照翻。）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

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委於偽翻。蓄也。宜輸其所蓄也。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又如字。乃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太傅。齊王閎元朔二年薨無後國除元狩六年始封皇子閎為齊王式蓋傳聞也史因其輸財得官而敍書之幾居豈翻　春。有星孛于東北。孛蒲內翻夏。有長星出于西北。　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為于偽翻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幕沙漠也師古曰言輕易漢軍留而不去也一曰謂漢軍不能輕入而久留也余謂後說是　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師古曰以粟秣馬也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及私將馬自從者皆非公家所發之限從才用翻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師古曰轉謂運輜重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數所角翻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為右將軍。食其音異基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罷讀曰疲　乃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從輜重遠去令處北也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走音奏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師古曰回繞也曲也戶悔翻　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結髮者言始勝冠即在戰陣及今得當單于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　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孟康曰奇隻不偶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所角翻奇居宜翻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余謂指欲禽單于脫有奔逭失之為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敖失侯見上二年青本與敖友又脫青於厄故青欲使當單于而立功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慍於運翻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陳讀曰陣言結陳以待敵也陳與陣同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武剛車名也師古曰兵車也環繞也續漢志公諸軍有矛戟其飾幡斿旗幟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環音宦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言日欲沒也大風起。砂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張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度徒洛翻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騾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騾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騾來戈翻冒莫克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女居翻殺傷大當。殺傷各大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遲直二翻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窴徒賢翻如淳曰趙信降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飤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在後不及期也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師古曰簿謂文狀也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上時掌翻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復扶又翻遂引刀自剄。剄古頂翻廣為人廉。

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猨臂善射，（如淳曰：臂如猨臂通肩也。）度不中不發。（度，徒洛翻。中，竹仲翻。）將兵乏絕之處，（孔穎達曰：暫無曰乏，不續曰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近，其靳翻。）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樂，音洛。）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為，于僞翻。）而右將軍獨下吏，（下，遐嫁翻。）當死，贖為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谷蠡，音鹿黎。）十餘日，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師古曰：去，除也。丘呂翻。）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重，直用翻。）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校，戶教翻。）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匈奴分其國為左右，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故謂之左右方，亦謂之左右地。）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崔浩曰：北海，羣鳥之所解羽，故曰翰海。廣志：翰海在沙漠北。師古曰：積土增高曰封，為墠祭地曰禪。）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路博德為邳離侯，衛山為義陽侯，復陸支為杜侯，伊即軒為眾利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為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應劭曰：司馬，主武事，諸武官亦以為號。臣瓚曰：時衛青以為軍中自有司馬，故加大以別異之。自此票騎將軍同大將軍品秩，位亞丞相。）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

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孔文祥曰：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孫，孫武；吳，吳起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治，直之翻。）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言不恤視軍士也。少，詩照翻。）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班表：太官令、丞屬少府。師古曰：太官主膳食。齎與資同。余謂音則兮翻，亦通。）既還，重車餘棄粱肉，（師古曰：重，直用翻。粱，粟類也，米之善者。）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服虔曰：穿域，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蹴蹋而戲也。劉向別錄曰：蹴鞠，相傳以為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所以講武知有材也。蹋，徒臘翻。鞠，居六翻。）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喜士退讓，（師古曰：喜，許吏翻。）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操，七到翻。）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魏臺訪議高堂隆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宋祁曰：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蓋漢軍死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冒頓之強，盡取蒙恬所奪匈奴地，而王庭列置於幕南。今匈奴為漢所攻，遠遁幕北，故幕南無王庭也。）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班志：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置官以主屯田。）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蠶食，言如蠶之食葉，以漸而侵其地也。）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少，詩沼翻。復，扶又翻。下同。）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下，遐嫁翻。下同。）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班表：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任，音壬。）「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朝，直遙翻。請，才性翻。）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姓譜：狄，春秋狄國之後。又曰：周文王封少子於狄城。）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師古曰：博士，儒官也，故呼

（爲生）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師古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爲城，因置吏士而爲蔽障以禦寇也。障，之亮翻。余謂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自知辭窮，當下吏也。下，遐嫁翻。）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之後，羣臣震慴，（師古曰：震，動也；慴，失氣也。慴，之涉翻。）無敢忤湯者。（忤，五故翻。）是歲，汲黯坐法免，以定襄太守義縱爲右內史，河內太守王溫舒爲中尉。（守，式又翻。）先是，甯成爲關都尉，（函谷關都尉也。先，悉薦翻。）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師古曰：猛虎產乳，養其子，則搏噬過當，故以爲喻。乳，人喻翻。）及義縱爲南陽太守，（義，姓也；縱，其名。）至關，甯成側行送迎；（側行，不敢正行，言恭甚。）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言累足也，畏懼之甚。重，直龍翻。）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視亦二百餘人，一捕鞫，曰：爲死罪解脫。（一切皆捕而鞫問之也。服虔曰：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鞫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爲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鞫，窮也，謂窮治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原父曰：縱掩定襄獄，一切捕鞫，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爲報也。）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爲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也。治，直吏翻。）王溫舒始爲廣平都尉，（廣平本屬趙國，景武之間分爲廣平郡，征和元年立爲平干國。）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師古曰：豪桀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爲吏也。）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灋；（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弗灋，謂弗行灋也。）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謂不盡意以捕擊也。）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近，其靳翻。）廣平聲爲道不拾遺。遷河內太守，以九月至，令郡具馬五十疋爲驛，（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自河內至長安。）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師古曰：以臧獲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余謂沒入其家以償所受之臧，其義似徑。臧，讀曰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奏而天子可之，謂之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古毋、無通。）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天子聞之，皆以爲能，故擢爲中二千石。（郡守二千石，正卿及列卿皆中二千石。）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王夫人，齊王閎之母。）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考異曰：漢書以此事置李夫人傳中，古今相承，皆以爲李夫人事。史記封禪書少翁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按李夫人卒時，少翁死已久，漢書誤也。今從史記。）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師古曰：謂雜草以飯牛也。飯，扶晚翻。）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謂識其舊書手跡也。）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隱謂祕諱文成之事，不令人知之也。）

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二 起昭陽大淵獻盡重光協洽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元狩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盜孝景園堧地，葬其中，當下吏，自殺。堧而緣翻。下，遐稼翻。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去年廢半兩錢，行三銖錢。更，工衡翻。考異曰：漢書食貨志，前以銷半兩錢鑄三銖錢，明年以三銖錢輕，更鑄五銖錢。武帝紀元狩五年乃云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誤也。於是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乃召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去年免，故召拜之。守，式又翻。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彊其兩翻。予，讀曰與。然後奉詔。黯為上泣曰：為，于僞翻。下正為同。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復，扶又翻。填，大賢翻。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任，音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思念也。言吏民不相安而失其所也。吾徒得君之重，師古曰：徒，但也。重，威重也。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過，古禾翻。與，讀曰預。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譽，音余。好興事，舞文灋，好，呼到翻。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也。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耳。十歲而卒。

詔徙姦猾吏民於邊。

夏四月乙卯，以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為丞相。武彊侯莊不識，高祖功臣，青翟其孫也。班志，武彊縣屬廣川，唐冀州武邑縣是也。

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黃圖，鼎湖，宮名，在京兆。班志，湖本在京兆，後分屬弘農。索隱曰：昔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書遇病而神下之，故為巫也。下，戶嫁翻，降附也。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少，詩沼翻。彊，其兩翻。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善已，謂瘉也。置酒壽宮。帝置壽宮以奉神君。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憺兮壽宮。括地志：壽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翻。時上卒起幸甘泉，卒，讀曰猝。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義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含也。包含在心以為譴也。復，扶又翻。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雨，于具翻。

上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事見上卷四年。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縱，放也，肆也。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以縱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其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格，音閣。沮，才汝翻，壞也。考異曰：漢書武紀，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緡，據義縱傳則在今冬。棄縱市。

郎中令李敢怨大將軍之恨其父，怨大將軍衛青也。恨其父事見上卷四年。師古曰：令其父抱恨而死也。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敢從上雍，師古曰：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曰上也。上，時掌翻。雍，於用翻。至甘

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射殺敢（射而亦翻 考異曰史記封禪書云明年天子病鼎湖甚病愈幸甘泉大赦莫知其為何年本紀皆無其事獨衞霍傳有之按漢書百官公卿表義縱李敢死皆在今年敢傳云從上雍至甘泉宮獵蓋衍字也平準書云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按武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元鼎元年赦首尾四年若今年更有赦則四年再赦與平準書不合今從百官表）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為于偽翻）

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策（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服虔曰誥敕王如尚書諸誥李奇曰今敕封拜諸王策文起於此毛晃曰漢制天子之策長二尺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於下也）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者不可勝計（勝音升）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抵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少計慮云耳）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六月詔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姓譜宋恭公子石食采於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因以命氏）分循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相為吏有罪者（守郡守相諸侯相也）秋九月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冠古玩翻）天子甚悼之為冢像祁連山初霍仲孺吏畢歸家（霍仲孺本河東平陽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衞少兒私通而生去病吏畢言為吏畢免歸家也）娶婦生子光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仲孺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仲孺而見之大為買田宅奴婢而去（為于偽翻）及還因將光西至長安任以為郎稍遷至奉車都尉（任保任也帝置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秩比二千石）光祿大夫

是歲大農令顏異誅（景帝後元年更治粟內史為大農令 考異曰徐廣註史記平準書云異誅在元狩四年壬戌歲廣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其年註云大農令顏異二年坐腹非誅不思有二年字致此誤也）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見上卷四年）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以皮薦反四十萬（時王侯朝賀以皮幣薦璧故曰皮薦朝直遙翻）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稱尺證翻說讀曰悅）張湯又與異有郤（郤讀曰隙）及人有告異以它事下張湯治異（下遐稼翻）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詔令初下有不便處）異不應微反脣（師古曰蓋非也）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頻寐翻）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元鼎元年（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 考異曰漢書武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漢紀云六月得寶鼎于河東汾水上吾丘壽王對云云按封禪書欒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得鼎詔曰間者巡祭后土云云武紀元鼎四年十一月幸汾陰脽上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禮樂志又云元鼎五年得寶鼎因渥侯表元鼎四年四月乙巳欒大封侯然則得鼎應在四年蓋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兩曾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書天子封泰山又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然則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之耳）夏五月赦天下

濟東王彭離驕悍（彭離梁孝王子景帝中六年受封濟子禮翻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昏暮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也剽匹妙翻劫也好呼到翻）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坐廢徙上庸（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

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班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主歷漢東京至于魏晉以下皆然郤讀曰隙下同）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時掌翻下遐稼翻下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殆近也）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為于偽翻）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班表導官屬少府）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佯不省（為于偽翻省悉景翻）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減宣人姓名減古斬翻）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

陵以送死也。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為此要約。朝，直遙翻。）至前，（至帝之前也。）湯獨不謝。（湯以丞相四時行園陵，當謝；御史大夫不豫園陵事，故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欲以見知故縱之罪罪丞相。）丞相患之。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故九卿、二千石，（朱買臣嘗為主爵都尉，王朝至右內史，邊通至濟南相。風俗傳：邊祖于宋平公子戎，字子邊。余按左傳，周有大夫邊伯。）仕宦絕在湯前；湯數行丞相事，（數，所角翻。）知三長史素貴，故陵折丞史遇之。三長史皆怨恨，欲死之，（欲以死致湯之姦也。）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服虔曰：居謂儲也。賈音古。下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師古曰：類，似也。）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以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謾譎也。）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被，皮義翻。汙，烏故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十二月，壬辰，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為之。今書皆作柏，服說非也。）作承露盤，高二十丈，（高，居號翻。）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僊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脩，自此日盛。

二月，以太子太傅趙周為丞相。

三月，辛亥，以太子太傅石慶為御史大夫。（衛有大夫石氏。）

大雨雪。（雨，于具翻。）

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

是歲，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班表：大農有兩丞。元狩四年，以東郭咸陽及孔僅為之，今以弘羊為中丞，其位當在兩丞上。）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時置均輸官於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而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杜佑曰：漢武帝置均輸，謂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竟廢之。（鑄白金見上卷元狩四年。）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裴駰曰：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為之。

渾邪王既降漢，（見上卷元狩二年。）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見上卷元狩四年。）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朝，直遙翻。遠，于願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張騫傳：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同在敦煌、祁連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而大月氏又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而奪其國。昆莫報父怨，西攻破大月氏，因留居焉。烏孫國，騫欲誘之復歸故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斷，丁管翻。）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也。）道可便遣之他旁國。（沿道有便，可遣使他國者，即遣之。）騫既至烏孫，昆莫見騫禮節甚倨。騫諭指曰：（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近之，（近，其靳翻。）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要，讀曰腰。）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宛，於元翻。氏，音支。身毒，音捐篤。闐，徒賢翻，又徒見翻。師古曰：道，讀曰導。）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拜為大行。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

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其後分置五十餘國婼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絕戎盧扞彌渠勒皮山烏秅西夜蒲犂依耐無雷難兜罽賓烏弋山離犂靬條支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大宛桃槐休循捐篤莎車疏勒尉頭烏孫姑墨溫宿龜茲烏壘渠犂尉犂危須焉耆烏貪訾離卑陸卑陸後國郁立師單桓蒲類蒲類後國西且彌東且彌劫國山國狐胡車師前後王是也南北有大山者南山在于闐之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即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山是也中央有河者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注蒲昌海自于闐以西水皆西流逕休循罽賓大月氏安息等國而入于西海蒲昌之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西海之水東南合于交州漲海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班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陽關酒泉郡有玉門縣闞駰曰漢罷玉門關屯置其人於此括地志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西則限以葱嶺。西河舊事葱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鄯善亦曰樓蘭國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鄯上扇翻傍步浪翻莎車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素河翻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唐西州交河縣是也疏勒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之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杜佑曰奄蔡後為粟特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諸國故以名官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焉耆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危須治危須城在焉耆東百里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尉犂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南接鄯善且末二國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應劭曰其水如酒故曰酒泉師古曰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唐為肅州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千九百里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本匈奴休屠王所居地太初四年分置武威唐之涼州即其地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千八百里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齎資也操持也放依也言遣使所齎持節幣大槩依遣博望侯時也放讀曰倣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以其串習故不多發人少詩紹翻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據班史以故關為弘農縣應劭曰弘農去新安三百里述征記新安縣今猶謂之新關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雨于具翻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常山憲王舜薨舜景帝子中五年受封諡法博聞多能曰憲子勃嗣坐憲王病不侍疾及居喪無禮廢徙房陵班志房陵縣屬漢中郡宋白曰闞駰云即春秋防渚地漢獻帝改防為房陵郡今為房州後月餘天子更封憲王子平為真定王真定縣本屬常山今分真定綿曼藁城肥纍四縣為王國以常山為郡於是五嶽皆在天子之邦矣華山嵩高本在天子之郡南嶽霍山屬廬江淮南衡山謀反國除入漢為郡元狩元年濟北王獻太山及其旁邑今又以常山為郡然後皆在天子之邦徙代王義為清河王義文帝子代王參之孫王登之子清河王乘孝景之子薨無子國除徙代王王焉是歲匈奴伊稚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祇之祀不為神所答應其令有司議立后土祠於澤中圜丘郊祀志有司議祠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上遂自夏陽東幸汾陰班志夏陽縣屬左馮翊汾陰縣屬河東郡是時天子始巡郡國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不意天子行幸至郡供具不能備也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淳曰脽者河之東岸特堆掘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脽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鄈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為脽字耳故漢舊儀曰葵上脽音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班志滎陽洛陽並屬河南郡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臣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固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亡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師古曰子南

其封邑之號以爲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黃說非也何不先言姬而後言嘉且自嘉以下皆姓姬於史傳無文周子南君食邑於潁川長社春二月中山靖王勝薨勝景帝子中二年受封樂成侯丁義義高祖功臣丁禮之曾孫班志樂成侯國屬南陽郡考異曰漢書郊祀志作樂成侯登史記漢書功臣表皆爲丁義今從史記漢書功臣表薦方士欒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誅文成見上卷元狩四年得欒大大說說讀曰悅大先事膠東康王膠東康王寄景帝子也爲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爲甘美之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處昌呂翻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塞悉則翻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惡音烏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曰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馬肝殺人儒林傳食肉無食馬肝是也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鬭旗旗自相觸擊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皆作碁史記孝武紀作旗按漢武故事云大書於殿前樹旗數百枚大令旗自相擊翻翻竟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皆駭然則作旗字者是也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又拜爲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爲樂通侯恩澤侯表樂通侯食邑於安定郡高平縣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師古曰斥不用者也又以衛長公主妻之乘繩證翻長知兩翻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二年生男據是則衛太子之姊也孟說非妻七細翻齎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共讀曰供相屬於道屬之欲翻自太主將相以下太主帝姑竇太主也皆置酒其家獻遺之遺于季翻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據前史下文言爲天子道天神則道讀曰導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羽衣緝羽毛爲衣也今道士服之使衣亦衣於既翻大見數月佩六印五利天士地士大通將軍并樂通侯爲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搤音厄腕烏貫翻六月汾陰巫錦服虔曰錦巫名得大鼎於魏脽后土營旁師古曰汾陰脽本魏地之境故曰魏脽也營謂后土祠之兆域河東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如淳曰以鼎從行上甘泉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秋立常山憲王子商爲泗水王泗水統淩泗陽于三縣本屬東海郡帝分爲王國初條侯周亞夫爲丞相周亞夫景帝前七年爲相中三年罷趙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章懷太子賢曰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師古曰傷害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貢父曰持法者或以私意陷人謂之害故貴於文無害無害者取其爲人無害於行則可以爲吏矣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爲酷急言以當時九卿同列者比之禹爲酷急也至晚節吏務爲嚴峻而禹更名寬平中尉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姓譜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子孫因以爲氏蓋尹氏周之世卿及爲中尉吏民益彫敝是歲齊坐不勝任抵罪勝音升上乃復以王溫舒爲中尉趙禹爲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爲燕相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尚時亮翻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余謂闊謂征斂稍寬[illegible]之時狹謂督促迫急之時闊時不急征收假貸與民使營生業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殿丁練翻課下下曰殿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師古曰繈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續索矣屬之欲翻課更以最課上上曰最上由此愈奇寬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衞南越王胡謚文王嬰齊入宿衞見十七卷建元元

年。在長安取邯鄲樛氏女，取讀曰娶邯鄲縣屬趙國師古曰樛居虯翻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趙佗自號南越武帝李奇曰去其僭號上書請立樛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數所角翻師古曰風讀曰諷諭令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樂音洛見賢遍翻下同要讀曰邀恐漢繩之以用朝其之法如內諸侯王固稱病，遂不入見。嬰齊薨，諡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少詩照翻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班志桂陽郡屬荊州桂陽縣屬桂陽郡唐為連州桂陽連山二縣地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群臣求內屬，數所角翻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朝直遙翻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漢制諸侯王國二千石以上皆漢朝所命餘得自置令賜南越丞相內史中尉太傅印使之比內諸侯也漢自文帝除肉刑不用黥劓之法故亦令南越除之劓魚器翻又牛例翻填讀曰鎮為呂嘉反發本

上行幸雍，雍於用翻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札側八翻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因嬖人奏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班志河東蒲坂縣有首山鑄鼎於荊山下。班志馮翊懷德縣有荊山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師古曰胡謂頸下垂肉也髯頰毛也髯人占翻黃帝上騎龍，與群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師古曰屣小履也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屣山爾翻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師古曰太室山在潁川崇高縣是為中嶽

五年冬十月，上祠五畤於雍，遂踰隴，隴即隴坻也在天水郡隴縣三秦記曰其坂九曲上隴者七日乃越西登崆峒。唐地理志崆峒山在岷州溢樂縣西臨洮之地史記作空桐正義曰空桐山在原州平高縣西百里隴西守以行往卒，卒讀曰猝天子從官不得食，惶恐自殺。從才用翻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唐勝州治新秦杜佑以漢新秦中地今銀州唐取漢新秦中之名以名郡耳勝州不能盡有漢新秦中之地也北地與朔方接境時朔方新置上徼北地弁力以營築亭徼也徼吉弔翻上又幸甘泉，立泰一祠壇，所用祠具如雍一畤而有加焉。雍有五畤今祠太一所用如雍一畤之祠具也有加者加醴棗脯之屬五帝壇環居其下，四方地為餟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說文曰餟祭酹也師古曰謂聯續而祭也餟竹芮翻食讀曰飤從才用翻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昧爽未明也爽明也謂日尚昧時而天色已爽明也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日夕夕月則揖，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以朝拜月以夕臣瓚曰漢儀郊泰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也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朝朝下直遙翻下同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亨讀曰烹有司云：「祠上有光。」又云：「晝有黃氣上屬天。」屬之欲翻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班表太史令屬太常師古曰昭志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奏良日及時節禁忌談即司馬談也祠官掌祠祀之官寬舒史逸其姓請三歲天子一郊見。見賢遍翻詔從之。

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治直之翻齎讀曰資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

也。晉灼曰：秦王，即後趙光，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余據南越王姓趙，趙光為秦，不得南越秦王，晉說未為通。長，知兩翻。其居國中甚重，得衆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數，所角翻。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先，悉薦翻。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韋昭曰：恃使者為介胄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韋昭以介為恃，介者間也，以言間恃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恃為介胄則非也。虞喜以介為因，亦有所由，介者賓主所因也。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坐，徂臥翻。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將，即亮翻。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杖，直亮翻。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言異於常也。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鏦，楚江翻。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以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往使，疏吏翻。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班志：郟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今汝州郟城縣。郟，音夾。千秋蓋相濟北成王胡也。胡，貞王勃之子。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樛，居虯翻。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

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建德降漢，始封術陽侯，史表蓋追書也。班表：術陽侯食邑於東海之下邳。長，知兩翻。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開直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入，然後擊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番禺，南越都。番，音潘。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莫連翻。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冠，古玩翻。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班表：成安侯食邑於潁川郡之郟縣。樛樂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班志：龍亢縣屬沛國。亢，音剛。考異曰：漢書功臣表作龍侯，南越傳作龔侯。晉灼曰：龔，古龍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及南越傳皆作龍亢侯，今從之。

夏，四月，赦天下。丁丑晦，日有食之。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環濟要略曰：伏波將軍者，船涉江海，欲使波濤伏息也。出桂陽，下湟水；水經：匯水出桂陽縣盧聚，南出貞女峽，合洭水，東南過含洭縣，南出洭浦關，為桂水。山海經以洭水為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洭水，出桂陽，通四會。師古曰：湟，音皇。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應劭曰：湞水出南海龍川，西入秦水。水經：湞水逕桂陽郡之湞陽縣南，而右注溱水。湞，鄭氏曰：湞音檉。孟康曰：湞音貞。師古曰：湞，丈庚翻。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非謂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以禦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貢父曰：船下安戈，既難措置，又不可以行。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顧北人不曉行船，故信張說。蓋瓚說是。余據表無歸義越侯嚴。零陵本屬桂陽，帝分置郡，唐為永、道二州。灕水，班志出零陵縣陽海山，東南至廣信入鬱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瀨，音賴。蒼梧本越地，帝始置郡，有灕水關。唐梧、賀、康、端、封之地。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

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黃金酎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余據當時失侯者，列侯王子侯共一百六人，蓋不特王子侯有酎金也。酎，直又翻。省，悉景翻。劾，戶槩翻。）辛巳，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下，遐嫁翻。）丙申，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恩澤侯表：牧丘侯食邑平原。）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更，工衡翻。）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

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師古曰：售，讎也。不售者，無驗也。）坐誣罔，腰斬。樂成侯亦棄市。

西羌眾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使，疏吏翻。）攻故安，圍枹罕。（故安縣屬涿郡，西羌之兵安能至此！當作安故。班志：安故、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枹罕，故罕羌邑。宋白曰：安故故城在蘭州南。枹罕，今河州治所。枹，音膚。罕，如字。）匈奴入五原，（五原郡，秦九原郡，帝更名。唐為豐州。宋白曰：五原郡有原五所，故名，謂龍遊原、乞地于原、青嶺原、岢嵐貞原、橫槽原也。五原故城在今榆林縣界。）殺太守。（守，式又翻。下同。）

六年冬，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

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陿，（陿作陜，音。姚氏曰：尋陿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陿，音狹。）破石門，（石門在番禺西北二十里。郡國志：呂嘉拒漢，積石江中為門，因名石門。）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敗，補邁翻。）伏波為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致也。復，扶又翻。）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考異曰：史記、漢書表皆作孫都，南越傳皆云都稽，今從傳。）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南海，唐廣州、循州之地。蒼梧，註見上。鬱林，唐桂州、鬱林、黨、繡州之地。合浦，唐廉、雷、潘州之地。交趾，唐安南之地。杜佑曰：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交，故名交趾。劉欣期交州記曰：交趾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臥者更扶乃得起。山海經：交脛國為人交脛。郭璞曰：腳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也。九真，唐愛州之地。日南，唐驩州之地。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珠厓、儋耳，唐瓊管之地。應劭曰：二郡在大海厓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其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儋耳之人鏤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為數支，狀如羊腸，累耳而下垂。瓚曰：儋耳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儋，丁甘翻。臣瓚曰：珠厓郡治瞫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二十五里。見茂陵書。）

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為將梁侯；蘇弘為海常侯；都稽為臨蔡侯；（徐廣曰：海常在東萊。余以王子侯表參考，則海常侯當食邑琅邪。功臣表：臨蔡侯食邑河內。）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為侯。（趙光封隨桃侯，史定封安道侯，畢取封膫侯，侯居翁封湘城侯。考異曰：凡此等封侯者，年表皆有月日，為其先後難齊，故盡附於立功之處，後皆倣此。）

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班志：緱氏縣屬河南郡。宋白曰：緱氏縣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緱，工侯翻。）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師古曰：迂，回遠也。誕，大言也。）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觀，古玩翻。）

賽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郊祀志：五年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故今賽祠。賽，先代翻。）

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且蘭，亦南夷，後帝開為縣，屬牂柯郡。且，音苴，子閭翻。）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犍，渠延翻。守，式又翻。）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將，即亮翻。）誅且蘭及邛君、莋侯，（邛君，邛都之君；莋侯，莋都之君。莋，才各翻。下同。）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入朝，（朝，直遙翻。）上以為夜郎王。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嶲郡，（邛，渠容翻。嶲，音髓。越嶲，唐為嶲州。莋，音昨。）莋都為沈黎郡。（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莋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莋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

十五里。唐爲黎州地。冉駹爲汶山郡，（駹，莫江翻。應劭曰：今蜀郡岷山，本冉駹地，宣帝地節四年省，幷蜀。今茂州諸羌之地是也。華陽國志：汶山南接漢嘉，西接涼州酒泉，北接陰平，皆其地也。唐置茂州汶山縣。莊子云：有岷山。類篇：汶音岷。又據史記夏紀，引禹貢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之岷，皆作汶。蓋漢時古字通用也。應劭曰：汶音岷，非也。）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高祖置廣漢郡，唐爲梓州。白馬居武都仇池，班志所謂天池大澤在，地志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氐，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武都郡，唐階、成、武等州地。）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班志：揭陽縣屬南海郡，唐爲潮州。韋昭曰：揭，其逝翻。蘇林音揭。師古音竭。）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使，疏吏翻。）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徐廣曰：梅嶺在會稽界。索隱曰：餘干縣界中有梅嶺，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洪崖山當古驛道。杜佑曰：梅嶺在虔州虔化縣東北，地志在虔化縣東北一百二十八里。校，戶教翻。）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劉昫曰：武林在蒼梧昆陵縣界。宋白曰：盱眙分昆陵置武林縣，屬永平郡。唐置泉州。）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齒，城陽共王子，坐酎金失侯，故書曰故侯。將，即亮翻。下僕將同。）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爲，于僞翻。）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師古曰：搴，拔取之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降，戶江翻。）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爲援，（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得以東越爲援也。）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傳，張戀翻。行，下孟翻。）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爲主爵都尉，又爲樓船將軍，幷將梁侯，故爲三組。組，印綬也。）失期內顧，（師古曰：自顧思妻妾也。）以道惡爲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蜀刀，蜀中所作刀。師古曰：蜀刀有環者也。）挾僞干君，（師古曰：干，犯也。）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蘭池宮在渭城。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至。）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不，讀曰否。）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班志：句章縣屬會稽郡。史記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鄮縣西一百里。）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若邪，山名，在會稽山陰縣界。今之若邪溪在越州東南二十五里，曰五雲溪。）以擊東越。

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爲使者，即聽而遣之。爲，于僞翻。樂，音洛。使，疏吏翻。下同。）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師古曰：不爲限禁，遠近雜家人私隸並許應募。予，讀曰與。）爲具備人衆遣之，（爲，于僞翻。下同。）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乖天子指意。）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爲難，以當更求充使，令立功以贖罪。）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復，扶又翻。使，疏吏翻。下同。）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予，讀曰與。）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行，下孟翻。）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故不盡入官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師古曰：令其困苦也。度，徒洛翻。）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空道，（漢出西域有兩道，南道從樓蘭，北道從車師，故二國當漢使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易，以豉翻。）於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浮沮，匈奴中井名。出軍時期賀至浮沮井，故以爲將軍之號。下匈河將軍，其義類此。沮，子余翻。）匈河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

還(臣瓚曰匈奴河水去令居千里)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
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張
掖張國臂掖也敦音屯張掖昆邪王所居地唐為甘州敦煌唐為沙州考異曰漢書武紀元狩二年渾邪王降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
元鼎六年分置張掖敦煌郡而地理志云張掖酒泉郡太初元年開武威郡太初四年開敦煌郡後元元年分酒泉置今從武紀)徙
民以實之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
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盬盬不攻嚴也
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
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余謂鹽器則官與牢盆鐵器則官鑄鐵
器是也苦惡專指鹽鐵器而言如說未可厚非)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船算
及鹽鐵器並見上卷四年彊其兩翻)商者少物貴(少詩沼翻)上由是不悅卜式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
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
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古
不死之名也(漢書作古不死之名)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
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
上封矣(上時掌翻師古曰稍漸也)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
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
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父音甫)然
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得之享薦也以非常之禮故經無其文著竹筯翻)臣以為
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闔於天地也祛丘居翻)唯
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
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人自盡(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
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
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
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祠器以示群儒
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
振兵釋旅然后封禪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
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朕將巡邊垂躬
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帥讀曰率)乃行自雲陽
(班志雲陽縣屬左馮翊)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元朔四年置西河郡其地自汾石州西北至塞下)
出長城北登單于臺(杜佑曰單于臺在雲州雲中縣西北百餘里)至朔方臨北
河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
(縣古懸通)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將即亮翻)不能即南面而
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
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卒子恤翻)立斬主客見者(師古曰主客主接諸
客者也謂引見郭吉於單于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讋(讋之
涉翻師古曰失氣也)終不敢出上乃還祭黃帝冢橋山(應劭曰橋山在上郡陽周
縣)釋兵須如(須如地名考異曰漢書作涼如今從史記)上曰吾聞黃帝不死
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思慕葬
其衣冠(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或對漢武故事云公孫卿對今取之)上歎曰吾後升天群
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東陵謂茂陵也在長安東故曰東陵)乃還甘
泉類祠太一(師古曰類謂以事類而祭也)上以卜式不習文章貶
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為御史大夫漢兵入東
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
軍卒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班志錢塘縣屬會稽郡師古曰轅姓終古名)故
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
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據東越傳吳陽先在漢漢使歸
諭餘善餘善不聽及漢軍至吳陽以邑人攻越書故越衍侯者言其舊為越衍侯也及建成侯敖皆東越所封)上封終
古為禦兒侯(應劭曰禦兒越中地今吳南亭是也國語曰吾用禦兒臨之宋祁註云禦兒越北鄙今嘉興史記正義曰
禦兒今作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陽為卯石侯居股為東成侯敖
為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
為繚嫈侯東越降將多軍為無錫侯(卯石侯功臣表作外石食邑於濟南東成

(作東城，屬九江郡。開陵侯國，屬臨淮郡。按道，功臣表作安道，食邑於南陽。索隱曰：繚嫈，縣名。師古曰：繚音遼；嫈，於耕翻。橫海校尉福，城陽共王子海常侯福也，坐法失侯，以今功封繚嫈侯。服虔曰：嫈音瑩。劉伯莊曰：紆營翻。無錫縣屬會稽郡。)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數，所角翻。)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虛如字，讀曰墟。)

春正月，上行幸緱氏。(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作二月；漢書武紀及荀紀皆作正月，今從之。)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荀悅曰：萬歲，神稱之也。從，才用翻。)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奉，扶用翻。)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東萊，春秋萊子之國，高祖置東萊郡，唐為登、萊二州之地。)言夜見大人長數丈，(長，直亮翻。)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鄭氏曰：鉅公，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為天下父，故曰鉅公。師古曰：鉅，大也。)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宿，先就翻；留，力救翻。)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師古曰：間，微也，隨閒隙而行也。)夏四月，還至奉高，(奉高縣屬泰山郡，泰山郡治所。)禮祠地主於梁父。(地主，八神之一也。梁父，縣屬泰山郡。父音甫。)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續漢志：委貌、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盃，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沈約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長三尺。尸子：天子有事必自射牛，示親殺也。今採此禮以為封禪議。)封泰山下東方，(考異曰：武紀：癸卯上還，登封泰山。蓋癸卯自海上還，乙卯至泰山行事也。)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廣，古曠翻，度廣曰廣；高，居號翻，度高曰高。)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上，時掌翻，下同。)明日，下陰道。(山北為陰。)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師古曰：阯者，山之基足。阯音止。)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見，賢遍翻，下同。)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藉，才夜翻，薦也。)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師古曰：雲出於所封之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班志：明堂在奉高西南四里。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頌功德。(更，工衡翻。)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應劭曰：況，賜也。施，與也。言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施，式智翻。)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臣瓚曰：聞呼萬歲者三是也。)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禪肅然。(禪與禪同。)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更，工衡翻，下同。)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博與蛇丘屬泰山郡，博縣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師古曰：蛇音移。歷城縣屬濟南郡。)民田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載，子亥翻。治，直之翻，下同。)

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幾，居衣翻。復，扶又翻。)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躁，則到翻。)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處，昌呂翻。須，待也。)僊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並海上，(並，步浪翻。上，時掌翻。)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原父曰：大司農書治粟內史耳，弘羊為搜粟都尉也。先，悉薦翻。)盡管天下鹽鐵。弘羊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賈音古。)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委，於僞翻。輸，音戍。)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

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而萬物不得騰踴。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於旣翻。）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秋，有星孛于東井。（晉天文志：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又曰：東井，雍州分。孛，蒲內翻。下同。）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台。（天文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塡星出如瓜，食頃復入。」（塡星，土星也。塡讀曰鎭。）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師古曰：德星即塡星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

齊懷王閎薨，無子，國除。（閎，元狩六年受封。）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三 起玄黓涒灘盡玄黓敦牂凡十一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封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還祝祠泰一以拜德星師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辭 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緱工侯翻 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宿留音秀溜 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復扶又翻 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杜佑通典萬里沙在萊州掖縣界 夏四月還過祠泰山 初河決瓠子河始決見十八卷元光二年 後二十餘歲不復塞復扶又翻塞悉則翻下同 梁楚之地尤被其害被皮義翻 是歲上使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天子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沈持林翻 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從才用翻卒子恤翻 填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宮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溝洫志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迎河入于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漯耳釃山支翻漯吐合翻 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上還長安 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卜越俗用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史記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煑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雞卜南人占法以雄雞雛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撲雞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線束之以竹筳插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筳端執竹再祝左骨為儂儂我也右骨為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筳長寸餘遍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握卵以卜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煑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白之厚薄以定儂人吉凶 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好呼到翻 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應劭曰蜚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桂觀漢志作桂館師古曰蜚廉桂館益壽延壽四館名觀古玩翻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通天臺在甘泉宮漢舊儀曰臺高五十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 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宮室 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真番朝鮮徐廣曰遼東有番汗縣應劭曰玄菟本真番國番音普安翻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括地志高麗都平壤城本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隱曰案朝音潮直驕翻鮮音仙以有汕水故也汕一音訕 為置吏築障塞為于偽翻塞悉則翻下同 秦滅燕屬遼東外徼師古曰徼吉弔翻 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班志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水經浿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臨浿縣東入于海酈道元註曰滿自浿水而至朝鮮若浿水東流無渡浿之理余訪蕃使言城在浿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樂浪朝鮮縣故志曰浿水西至增地縣入海經誤證浿普蓋翻又滂沛翻普大翻杜佑曰浿滂拜翻 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見十二卷高祖十二年 燕人衞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王于況翻 都王險韋昭曰王險故邑名應劭曰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滿所都因水險故曰險瀆臣瓚曰王險城在樂浪郡浿水之東師古曰瓚說是賢曰即平壤城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見賢遍翻下同 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臨屯真番後開為郡見下三年降戶江翻 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誘音酉見賢遍翻下同 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師古曰辰國即辰韓之國雍讀曰壅閼一曷翻 是歲漢使涉何誘諭右渠涉姓也左傳晉有大夫涉佗 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

者朝鮮裨王長，刺，七亦翻。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
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將，即亮翻。爲，于僞翻；下同。即不詰，拜何爲遼東
東部都尉。遼東郡東部都尉治武次縣。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六
月，甘泉房中產芝九莖。時芝產於甘泉齋房，九莖連葉。論衡：芝生於土，土氣和，則芝草生。瑞命記：
王者慈仁，則芝草生。上爲之赦天下。上以旱爲憂，公孫卿曰：黃
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
乎。乾，音干。秋，作明堂於汶上。班志：泰山郡萊蕪縣，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桑欽所言。又曰：琅
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有五帝祠。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此又言出朱虛入濰，將桑欽所言有異，或者有
二汶水乎？予據班志，明堂在泰山奉高縣西南四里；又禹貢浮于汶達于濟，此明堂當在濟之汶上；琅邪之汶入于濰而濰入于海，其地
僻遠，非立明堂處。汶，音問。上募天下死罪爲兵，遣樓船將軍楊僕
從齊浮渤海；僕從齊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歷平州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渤海，非指渤海郡而言也。左
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初，上使王然于以越
破及誅南夷兵威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
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杖，直亮翻。勞
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數，所角翻。於是上遣將軍郭昌、
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
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續漢志：益州郡去雒陽五千六百里。劉昫曰：晉爲南中寧州之地，唐爲昆州、姚州之地，後沒于南詔。師古曰：唐南寧州、昆州、真州也。降，戶江翻。朝，直遙翻。賜滇
王王印，復長其民。復，扶又翻；又如字。長，丁丈翻。是時漢滅兩越，平西
南夷，置初郡十七。臣瓚曰：元鼎六年，定南越，以爲南海、鬱林、蒼梧、合浦、九真、日南、交趾、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
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
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以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比，頻寐翻。奉，扶用翻。傳，張戀翻。被，皮義翻。
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
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
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訾，讀曰貲。不敢

言擅賦法矣。帝初擊胡，大司農賦稅專以奉戰士，故有擅賦之法。是歲，以御史中
丞南陽杜周爲廷尉。姓譜：杜，本陶唐氏，劉累之後，在周爲唐杜氏，有杜伯。周外寬內
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其治大放張湯。言大抵依放張湯也。放，甫往翻。時詔
獄益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廷尉一
歲至千餘章。章者，諸獄告劾之書上之廷尉者也。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
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會，往赴對也。廷
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逮
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也。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雨，于具翻。上遣將軍
趙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
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宛，於元翻。春正
月甲申，封破奴爲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
爲浩侯。從驃侯趙破奴，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今以功復封浞野侯。浞野侯、浩侯，功臣表不書所食邑。浞，士角翻。於是
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初作角牴戲、魚龍曼延之
屬。文穎曰：名此樂爲角牴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牴，蓋雜技樂也。師古曰：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化成比目
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謂此也。曼延，即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爲
曼延者也。延，弋戰翻。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
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
船軍少，守，式又翻。少，詩沼翻。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
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
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爲，于僞翻。乃使衛山因兵威
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
今見信節，請復降。復，扶又翻。降，戶江翻；下同。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
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
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
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

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將即亮翻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陰暗也間空隙也言暗遣使投空隙而出與樓船約降間古莧翻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數所角翻下同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意疑也億度也解也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濟子禮翻考異曰史記作征之蓋字誤今從漢書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遂亦以爲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幷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考異曰漢書作許遂按左將軍亦以爭功相嫉乖計棄市則武帝必以遂擅執樓船爲非漢書作許蓋字誤今從史記左將軍已幷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考異曰漢書陰作陶今從史記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應劭曰凡五人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唊四也應氏乃云五人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余據韓陶今作韓陰蓋從史記相息亮翻唊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幷將將即亮翻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相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復扶又翻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路人先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樂浪郡治朝鮮縣蓋以右渠所都爲治所也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暆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縣玄菟郡本高句驪也既平朝鮮併開爲郡治沃沮城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真番郡治霅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余據後廢臨屯真番二郡班志東暆縣屬樂浪霅縣無所攷樂音洛浪音狼封參爲澅清侯功臣表澅清侯食邑於齊澅音獲又戶卦翻陰爲荻苴侯班書功臣表作萩苴侯食邑於勃海此從史記作荻音秋苴子餘翻唊爲平州侯功臣表平州侯食邑在泰山梁父縣長爲幾侯功臣表作幾侯張洛食邑於河東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涅陽侯涅陽縣屬南陽郡涅乃結翻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班志列口縣屬樂浪郡郭璞曰山海經列水在遼東余謂其地當列水入海之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爲于僞翻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辟讀曰僻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放甫往翻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臧讀曰藏及賈人往者賈音古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欲居九夷並見論語桴編竹木爲之大者曰筏小者曰桴桴芳無翻有以也夫

秋七月膠西于王端薨端景帝子三年受封謚法能優其德曰于考異曰荀紀端皆作瑞今從漢書

武都氐反分徙酒泉杜佑曰氐者西戎別種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師古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此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涿郡遒縣北界水經註澤渚方十五里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夏大旱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度幕見十九卷元狩四年。希復為寇，復，扶又翻，下同。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數，色角翻。使，疏吏翻。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去，羌呂翻。師古曰：穹廬，旃帳也。索隱曰：蓋以氈為廬，崇穹然。而宋均曰：穹，獸名，亦異說也。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質，音致。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余謂匈奴蓋自謂本與漢為鄰敵之國，今乃令以太子為質，是其國勢削弱，所餘無幾也。幾，居豈翻。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讇以甘言，師古曰：讇，古諂字。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於長安。為，于偽翻。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予，讀曰與。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數，所角翻。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五年冬，上南巡狩，至於盛唐，文穎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韋昭曰：在南郡。余據唐地理志，壽州有盛唐縣，蓋以古地名名縣。宋白曰：壽州六安縣，楚之潛也，在漢為盛唐縣，西十五里有盛唐山。望祀虞舜於九疑，地理志：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南，亦名蒼梧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故曰九疑。相傳舜葬於蒼梧，因葬焉，故望祀之。登灊天柱山，班志：灊縣屬廬江郡，天柱山在南。帝以為南嶽。灊，音潛。唐之舒州。自尋陽浮江，班志：尋陽縣屬廬江郡，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沈約曰：尋陽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余據漢尋陽縣在大江之北，自晉立尋陽郡於江南之柴桑，而江北尋陽之名遂晦。杜佑曰：漢舊尋陽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溫嶠移於江南。親射蛟江中，獲之。師古曰：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似蛇而有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一二石大甕，能吞人。射，而亦翻。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艫，船前頭刺櫂處。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舳，音逐。艫，音盧。班志：樅陽縣屬廬江郡。宋白曰：舒州桐城縣，漢為樅陽縣也，梁置樅陽郡。師古曰：樅，千容翻。遂北至琅邪，琅邪郡，秦置，唐為沂州，其餘地入海、萊、密州界。並海，並，步浪翻。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始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朝，直遙翻。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郊泰畤。

長平烈侯衛青薨。考異曰：漢武故事云：大將軍四子皆不才，皇后每因太子涕泣請上，削其封。上曰：吾自知之，不令皇后憂也。少子竟坐奢淫誅。上遣謝后，通削諸子封爵，各留千戶焉。按青四子無坐奢淫誅者，此說妄也。起冢象盧山。盧山，蓋即盧山，揚雄所謂填盧山之壑者也。師古曰：盧山，匈奴中山名。衛青冢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

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阯、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續漢志：秦有監郡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漢舊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䘏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續漢志又曰：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與古今注異。據晉志，帝改禹貢雍州曰涼州，梁州曰益州，又置徐州，復禹貢舊號。北置朔方，南置交阯，與荊、揚、兗、豫、青、冀、幽、并為十三州。春秋元命包及晉書地理志：昴畢散為冀州，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其星散為幽州，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為號。營室流為并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恆山為稱，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五星流為兗州，端也，信也。又云蓋取沇水以名焉。天氐流為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虛危流為青州，周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為青，故名。牽牛流為揚州，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云州界多水，水波揚也。軫星散為荊州，荊，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為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荊山。鉤鈐星別為豫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參伐流為益州，益之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涼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師古曰：奔，走也。踶，蹋也。奔踶者，

乘之則奔，立則踶人也。踶，徒計翻。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晉灼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力瑞翻。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也。覂，同。言馬有逸氣者，多能覆車。泛，方勇翻。跅弛之士，如淳曰：士行有卓異不入俗，而見斥逐者。師古曰：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法度也。跅，音託。弛，式爾翻。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師古曰：茂，美也。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使，疏吏翻。

六年冬，上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也。文穎曰：在河東蒲坂界。師古曰：據漢書，尋此下詔文及依地理志，文說是。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以下。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五郡：犍為、越巂、沈黎、汶山、益州。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杜佑曰：昆明在越巂西南，諸爨所居。為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將，即亮翻。復，扶又翻。秋，大旱，蝗。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元鼎二年，烏孫遣使隨張騫入謝天子。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往聘。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江都王建，易王非之子。妻，七細翻。下同。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治，直之翻。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間，古莧翻。遺，于季翻。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史記作岑娶，漢書作岑陬。師古曰：岑，士林翻。陬，子侯翻。余據漢書，岑陬者，其官名也，本名軍須靡。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為昆彌。烏孫建國之王曰昆莫，班史云：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顏注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王號。滅，錦結翻。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大鳥卵如一二石甕也。師古曰：如汲水甕，無一二石也。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七八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即今之駝鳥也。黎軒亦曰犂靬，東漢為大秦國，唐為拂菻國，在安息烏弋之西，隔大海。眩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余按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軒，音軒，又鉅連翻。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師、扜罙、蘇薤之屬，據史記，驩潛、大益在大宛西。扜罙國治扜罙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西通于窴三百九十里，後漢曰拘彌。蘇薤，康居小王國，治蘇薤城，去陽關凡八千二十五里。扜，音烏。罙，冥彌同。薤，下戒翻。皆隨漢使獻見天子。見，賢遍翻。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更，互也，來去前後不絕。更，工衡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師古曰：覽示，言示之令其觀覽。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以誇示之。觀，工喚翻。下同。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師古曰：見，顯示也。藏，徂浪翻。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多苜蓿。苜蓿，草名。苜，音目。蓿，音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近，其靳翻。是歲，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匈奴左方兵本直上谷以東，右方兵直上郡以西，單于庭直代、雲中。今徙而西北，故左右方亦徙。

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元為太初。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於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乙酉，柏梁臺災。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儼曰：高里，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字則為蓬蒿之蒿。或呼為下里者也。或者既見泰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為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況餘人乎！今流俗漢書本有作蒿字者，妄增耳。祠后土。

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師古曰：蓬萊僊人之庭也。）春，上還，以柏梁災故，朝諸侯受計於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朝，直遙翻。）甘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師古曰：建章宮在未央宮西，俗所呼貞女樓，即建章之闕。余據戾太子傳，建章宮在長安城西，周回二十里，上林之地也。括地志：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故城西。）度為千門萬戶。（度，大各翻。）其東則鳳闕，（三輔黃圖曰：鳳闕高二十五丈。關中記曰：一名別風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圜闕之內，別風嶕嶢，是也。三輔舊事曰：北有圜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高二十餘丈。（高，居豪翻。）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索隱曰：如淳云：中唐有甓。鄭玄註：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前開唐中，彌望廣潒，是也。毛氏詩傳曰：唐，堂塗也。正義曰：唐是門內之路。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班史作商中。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如淳謂商中為商庭，蓋以西方之庭也。數十里，言廣袤也。亦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圈。圈，求遠翻。）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治，直之翻。漸臺在太液池中。師古曰：為水所漸漬，故曰漸臺。漸，子廉翻。臣瓚曰：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三輔故事：池北面有石魚，長二丈，高五尺；南岸有石龜三枚，長六尺。）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黃圖曰：璧門薄以璧玉，因曰璧門。大鳥，立條支所產大鳥之象。）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漢宮閣疏：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井幹俱高五十丈也。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西京賦：井幹疊而百層，即此樓也。）輦道相屬焉。（屬，之欲翻。）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姓譜：壺，大夫受邑壺口，其後以為氏。）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箕子敘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故自古以來創業改制咸正曆紀。）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漢初用秦正，以建亥之月為歲首。夏正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時議者謂漢以土德王，土色黃而數五，故上黃而用五。張晏曰：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云。

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好，呼到翻。畜，許救翻。）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間，古莧翻。）我欲殺單于降漢，（降，戶江翻。）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服虔曰：因杅，匈奴地名，因所征以為將軍之名。杅，音與俱翻。受降城在居延北。）

秋，八月，上行幸安定。（元鼎三年置安定郡，屬涼州，唐為原會涇州地。）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宛，於元翻。）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姓譜以為車姓本於田千秋，據此則已自有車姓。）宛王與其群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鹽水，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孔文祥曰：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曰：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驢馬糞為標驗，由此數有死亡。）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予，讀曰與。）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師古曰：妄言，謂罵詈之，且椎破金馬而去也。）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姚，舜姓也。左傳有鄭大夫姚句耳。）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射，而亦翻。）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哆，昌者翻，又陟家翻，又尺奢翻。）

臣光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

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高祖曰：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將，即亮翻。）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

中尉王温舒坐爲姦利，罪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家（婦家曰婚。）亦各自坐佗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帝改郎中令爲光祿勳。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如淳曰：胡公曰：勳之言閽也。閽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師古曰：應說是也。）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温舒與兄弟同三族，而兩妻各一族，故曰五族也。）

關東蝗大起，飛西至敦煌。（敦煌郡屬涼州，唐瓜州沙州地。敦，音屯。）

二年春，正月，戊申，牧丘恬侯石慶薨。（沈約曰：恬亦諡法所不載。）

閏月，丁丑，以太僕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賀始以功封南奅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免，今以爲相封葛繹侯。功臣表不書所食邑。）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元狩五年，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元鼎二年，丞相莊青翟自殺；五年，丞相趙周下獄死。師古曰：比，頻也。比，毗寐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數，所角翻。被，皮義翻。）賀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師古曰：殆，危也。）

三月，上行幸河東，（河東郡屬司隸，三河之一也。唐蒲晉解隰州地。）祠后土。

夏，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秋，蝗。

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比，必寐翻，及也。）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罷，讀曰疲。）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敦煌，（敦，音屯。）士不過什一二。（師古曰：十人之中，一二人得還。）使使上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復，扶又翻。）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

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以爲障蔽。浚，音峻。稽，音雞。余據班史，匈奴中有東西浚稽，東浚稽山在龍勒水上。）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間，古莧翻。）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冬，十二月，兒單于卒。（兒，五兮翻。）

三年春，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膠東郡屬青州，唐入青萊州界。延廣，史逸其姓。守，式又翻。）

上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東泰山在瑯邪郡朱虛縣界。）

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石閭。（應劭曰：石閭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以爲仙人之閭。）

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呴犂湖爲單于。（呴，漢書作句。師古曰：音鉤。史記作呴，又音吁。）

上遣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史記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北四十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盧朐，（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稒陽縣北出石門障，即得所築城。師古曰：盧朐，山名。杜佑曰：盧朐在麟州銀城縣北，猶謂之光祿塞。銀城，漢圁陰縣地。）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班志：居延澤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括地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甘州在長安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說，讀曰悅。伉，音抗。）

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定襄、雲中二郡屬幷州。）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敗，補邁翻。壞，音怪。）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酒泉、張掖二郡屬涼州。）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以救漢人。任，音壬。）

是歲，睢陽侯張昌坐爲太常乏祠，國除。（班書功臣表及公卿表皆作睢陵侯。高祖功臣張敖封宣平侯，傳國至曾孫生失侯。元光二年，封其弟廣爲睢陵侯，紹國。昌，廣之子也。睢陵縣屬臨淮郡。師古曰：乏祠，祠事有闕也。睢，音雖。）

初，高祖封功

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師古曰：裁與纔同。十分之內纔有二三也。）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差第列侯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師古曰：副，貳也。其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師古曰：謂舊五百戶，今者至千戶也。曹參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宗侯時有戶二萬三千，是為戶口蕃息故也。他皆類此。）富厚如之。（師古曰：言其資財亦益富厚，如戶口之多。）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裁四人。（酇侯蕭壽成、繆侯酈世宗、汾陽侯靳石、封弁雎陵侯張昌為四人耳。見，賢遍翻。）罔亦少密焉。（少，詩沼翻。）

漢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余按：輪臺在車師西千餘里，又西即大宛。易，以豉翻。）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師古曰：與發部署，歲餘乃得行。）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從，才用翻。與，讀曰預。）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師古曰：施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它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叙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余謂此書遣水工徙，以從水穴攻城也。下書決水原攻城，正行其初計耳，非再叙其事也。）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班志：居延縣屬張掖郡，休屠縣屬武威郡。屠，音儲。）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贅，之芮翻。賈，音古。適，讀曰謫。）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轉車人徒相連屬，（屬，之欲翻。）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復，扶又翻。）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射，而亦翻。敗，補邁翻。）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謂留止軍廢其行。）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煎，子延翻。）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毋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孰與熟同，古字通用。）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罷，讀曰疲。）破漢兵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飤。）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曷翻。）與盟而罷兵。初，貳師起燉煌西，（起，發也。謂發燉煌而西也。）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

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走，音奏。下同。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郁成。帝置搜粟都尉，屬大司農。姓譜：楚莊王少子爲上官大夫，其後以爲氏。秦滅楚，徙隴西之上邽。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班志，上邽縣屬隴西郡。故邽戎邑也。邽，音圭。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見，賢遍翻。因爲質焉。質，音至。軍還，入馬千餘匹。漢書李廣利傳云：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文爲詳明。後行，師古曰：謂再出敦煌而再出師，故曰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師古曰：言如牟賊之食苗也。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爲海西侯；班志，海西縣屬東海郡。封趙弟爲新時侯；功臣表，新時侯食邑於齊。時，音止。以上官桀爲少府。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自奮而行者。以讁過行皆黜其勞；師古曰：言以罪讁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以它財物充之，故云直。

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卽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師古曰：以其言爲直。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司，讀曰伺。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

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余謂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爲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渠犂在輪臺東，東南與且末接，南與精絕接。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屯田之事也。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五穀，以供之。使，疏吏翻。

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以其諂諛而得王也。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侍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秋，起明光宮。三輔黃圖：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連屬，北通桂宮。

冬，上行幸回中。

匈奴呴犂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師古曰：且，子余翻。鞮，丁奚翻。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平城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遺，于季翻。又如字。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悖，蒲內翻。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爲紀侯所譖而烹於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戶浪翻。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充國被留見上卷元封四年。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爲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爲年號也。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也。姓譜：常姓，黃帝相常先之後。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遺，于季翻。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漢所望其回心嚮善，今乃益驕，故曰非漢所望。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緱王者，匈奴渾邪王姊子，與渾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匈奴中。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其註戾太子傳則又曰：今[illegible]縣東有長水。余據水經註，長水出杜縣白鹿原，北入霸水，胡騎屯此地，然此非胡名也。戾傳說是。虞常蓋亦先沒於匈奴。緱，工侯翻。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降，戶江翻。閼氏，音煙支。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

遂亡降匈奴考異曰延年傳云誅延年兄弟宗族按是後李廣利尚爲將帥書止誅延年及弟季妻子耳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爲丁靈王魏略曰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匈奴蓋以丁靈王封衞律耳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衞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爲于僞翻射而亦翻吾母弟在漢言其母與其弟也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單于使衞律治其事治直之翻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狀語牛倨翻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見犯言被匈奴侵犯然後乃死是爲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而勝惠止之引謂辭及之也重直用翻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臣瓚曰左伊秩訾胡官之號余據匈奴傳呼韓邪之敗其右伊秩訾王使之降漢則此乃胡王之號師古曰言謀衞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復扶又翻宜皆降之降戶江翻下同單于使衞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謂猶語也武語惠等也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刺七亦翻衞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煴火師古曰煴謂聚火無燄者也煴于云翻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方目翻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師古曰喻說令武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近臣衞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復扶又翻下同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師古曰彌滿也畜許又翻富貴

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膏古號翻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背蒲妹翻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師古曰言何用見汝爲也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鬭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南越事見上卷元鼎五年六年宛事見上太初三年朝鮮事見上元封二年縣讀曰懸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窖工孝翻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飲於禁翻食讀曰飤雨于具翻齧魚結翻咽音宴吞也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翻乳音人喻翻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天雨白氂師古曰氂毛之彊曲者音力之翻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發謫戍屯五原五原郡屬并州括地志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太初元年破奴爲匈奴所獲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爲御史大夫濟南郡屬青州唐淄青齊州地濟子禮翻守式又翻考異曰七月閉城門大搜臣瓚注武帝紀曰漢帝年紀六月禁踰侈七月大搜則搜索踰侈者不必閉城門大搜蓋搜姦人耳

二年春上行幸東海東海郡屬徐州唐爲海州地幸回中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晉灼曰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里師古曰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曰祁連西河舊事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括地志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長安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余據唐志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與天山似是兩處騎音渠吏翻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

西趙充國（隴西郡屬涼州，唐河渭岷州地）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陳讀曰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創，初良翻），嗟歎之，拜為中郎。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西河郡屬并州），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邪，以奢翻。漢書作涿邪山，在高闕塞北千餘里），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續漢志：騎都尉比二千石。杜佑曰：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並漢武帝置，東京省奉車、駙馬都尉，惟留騎都尉，尚主者為之），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丹陽，秦鄣郡地，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唐宣歙池昇睦州之地），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將，即亮翻，下同。重，直用翻）。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扼，捉持也），射命中（師古曰：所指名處即中之也。中，竹仲翻），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鄉讀曰嚮）。上曰：將惡相屬邪（將，如字。惡，烏路翻）！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須騎也。予讀曰與。女讀曰汝），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遮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博德所築。括地志：漢居延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班志：燉煌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蓋其下流北至浚稽山下），徘徊觀虜，即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太初元年，公孫敖築受降城）。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將率，猶言將領也。將，即亮翻。率，如字）。上甚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陳讀曰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行，戶剛翻。盾，食尹翻）。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上，時掌翻），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至也）。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中，竹仲翻。創，初良翻。將，如字。詩：無將大車。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復斬首三千餘級（復，扶又翻）。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釋名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燒自陳前葭葦，則虜火不得而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鬭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弩共一臂也。貢父曰：皆無此理，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余據魏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今之划車弩、梯弩，蓋亦損益連弩而為之。雖不能三十臂共一弦，亦十數臂共一弦。射，而亦翻）。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近，其靳翻）？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余據匈奴之官，有左右當戶、骨都侯，凡二十四長）：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復，扶又翻，下同），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韓延年以父千秋死南越封，事見上卷元鼎五年）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行，戶剛翻。射，而亦翻），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

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呼，火故翻。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師古曰：鞮音丁奚翻。漢書作百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輻音福。）軍吏持尺刀。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壘石，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力對翻。）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褰衣卷袖而行也。師古曰：便衣，謂著短衣小袖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片冰（師古曰：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糒音備。）期至遮虜障者相待（與軍士期，有先至遮虜障者，留駐以待後至也。）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史記正義曰：遮虜障北百八十里，直居延西北。長老相傳云是李陵戰處。）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徇，營也。一曰：從也。）其素所畜積也（言其胸中素所畜積者如上所言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服虔曰：媒音謀，謂誑欺也。孟康曰：媒，酒教；糵，麴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賈公彥曰：齊人名麴餅為媒者，蓋取和合得成酒醴，名之為媒。）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師古曰：輮，人九翻，蹂也。）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文穎曰：弮，弓弩弮也。師古曰：音去權翻，又音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冒音莫北翻。首音式救翻。）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匈奴之兵也。暴者，猶章也。摧敗，補賣翻。）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罪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沮，在呂翻。為，于僞翻。說，式芮翻。下，遐嫁翻。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腐音附。）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博德迎陵，博德老將，恥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余謂此說非也。帝意既悔，追思前事，以為當陵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繼其後以迎陵軍，乃於陵未行之時預詔之，使博德羞為陵後距，得生姦詐，上奏而遂令博德別出西河，使陵軍無救也。）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勞，力到翻。）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好，呼到翻。）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治，直之翻。）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漢郡國各有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勝音升。）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督，察也。禁，居禁翻。）乃使光祿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衣，於既翻。）斬首大郡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當連坐者，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率，所類翻。）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沈，持林翻。）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為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師古曰：縣有盜賊，府亦并坐，故使縣不言之也。累，力瑞翻。）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震州郡（暴勝之，字公子。）至勃海，

勃海郡屬幽州高祖置師古曰在勃海之濱因以爲名唐爲滄景州之地閭郡人雋不疑賢。師古曰雋音徂兗翻又辭兗翻姓譜有雋姓。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文穎曰躧音灑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躧音山爾翻。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師古曰瀕厓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折而設翻。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樹立也。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爲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爲繡衣御史，濟子禮翻。逐捕魏郡羣盜，魏郡高帝置屬冀州唐爲相魏澶衛州地。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稱尺正翻。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爲王氏子孫以外戚簒漢張本。是歲，以匈奴降者介和王成娩爲開陵侯，降戶江翻師古曰娩音晚又音免班志開陵侯國屬臨淮郡。將樓蘭國兵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四 起昭陽協洽，盡閼逢敦牂，凡十二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天漢三年春二月，王卿有罪自殺，以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班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初榷酒酤。如淳曰：榷音較。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酤，工護翻。彴音酌。三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鄧展曰：瘞，埋也。爾雅曰：祭地曰瘞薶。瘞，埋其物者，示歸於地也。瘞，於例翻。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為解。大人跡見二十卷元封元年。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鼻繩也。羈縻，言不絕之意。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夏四月，大旱，赦天下。秋，匈奴入鴈門，鴈門郡，屬并州。太守坐畏懦棄市。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懦者要斬。懦，如掾翻；師古曰又音乃館翻。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謫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朔方郡，屬朔方州，唐夏州地。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余吾水在朔方北。山海經曰：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鬭十餘日。考異曰：史記匈奴傳云廣利於此降匈奴，誤。游擊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刺，七亦翻。大閼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閼氏，單于之母。閼氏，音焉支。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妻，千細翻。立為右校王；校，戶教翻。與衛律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夏四月，立皇子髆為昌邑王。髆，音博。昌邑國，屬兗州，即山陽郡地，其地在唐之宋、亳、單、鄆四州間。考異曰：表云六月乙丑立，今從武紀。

太始元年應劭曰：言[illegible]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要斬。巫，祝也。蠱，厭也；或曰：謂使巫祠祭祝詛厭蠱，以蠱惑人也。蠱音古。孔穎達曰：蠱者，損壞之名。故左傳云：皿蟲為蠱。是蠱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要，與腰同。徙郡國豪桀于茂陵。夏六月，赦天下。是歲，匈奴且鞮侯單于死。且，子余翻。鞮，田黎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匈奴二十四長，左賢王位第一，左大將位第五。長，知兩翻。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師古曰：撣，音纏。日逐王居匈奴西邊，以日入於西，故以為名。至宣帝神爵二年，撣來降。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回中。杜周卒，光祿大夫暴勝

之為御史大夫。秋，旱。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班志谷口櫟陽二縣屬左馮翊師古曰谷口即今雲陽縣杜佑曰今雲陽縣治谷口是又曰醴泉漢谷口縣地隋為醴泉縣谷口縣故城在縣西北櫟音藥）注渭中，袤二百里，（師古曰袤音茂長也）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宮。二月，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東海琅邪二郡皆屬徐州琅邪唐沂密州也）禮日成山，（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拜日於成山師古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登之罘，（臣瓚曰地理志東萊腄縣有之罘山師古曰罘音浮）浮大海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是歲，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河間國屬冀州唐瀛冀州地帝置倢伃位視上卿爵比列侯師古曰倢言接幸於上也伃美貌倢音接伃音予）居鉤弋宮，（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在直門南）任身十四月而生。（任讀曰妊）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恙余亮翻）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人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少詩照翻）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卒子恤翻）悲夫！

趙人江充為水衡都尉。（趙國屬冀州唐為冀州其地又分入深州德州界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上林故曰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位列九卿秩中二千石）初，充為趙敬肅王客，（敬肅王名彭祖彘諡敬肅）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見賢遍翻）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狀被服衣服也靡輕細也靡眉彼翻被皮義翻）上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劾戶槩翻）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師古曰中當也中竹仲翻）嘗從上甘泉，（上時掌翻）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也孔穎達曰馳道正道如今御路也是天子驅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師古曰家使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疏吏翻屬之欲翻）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古字亡與無通）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四年春，三月，上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石閭。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為縣應劭曰東萊縣也余按班志不其縣屬琅邪郡）五月，還，幸建章宮，赦天下。冬，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十二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西至安定、北地。（二郡屬朔方州安定唐涇原之地北地唐邠寧環慶靈宥州地）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春，正月，上還，幸建章宮。

三月，趙敬肅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姬，（彭祖景帝子前二年封廣川五年徙趙淖姬事見十九卷元狩二年淖奴教翻）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昌亦彭祖之子班志武始縣屬魏郡）曰：「無咎無譽。」（譽音余）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夏，大旱。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門候主宮門出入之禁續漢志秩六百石）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上林苑周回數百里恐姦人藏匿其中故大搜索索山客翻）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下遐嫁翻下同）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陽石公主帝女也班

(志。陽石屬北海郡。上，音時掌翻，下且上同。)上且上甘泉，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師古曰：刻木爲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其家皆族誅也。)以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封澎侯。(涿郡，高帝置，屬幽州，唐瀛、莫、幽、涿、深、祁州地。屈，九勿翻。氂，力之翻。晉灼曰：澎，東海縣。今攷班志無之。服虔曰：澎，音彭。)屈氂，中山靖王子也。(靖王，景帝子。)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折，而設翻。)

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諸邑，琅邪縣。以封公主，故謂之邑。陽石公主，皆衛皇后之女。長平侯伉，衛青子也。伉，音抗，又音剛。)

上行幸甘泉。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長，知兩翻。)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閎，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少，詩沼翻。髆，音博。)皇后、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宋祁曰：草，略也；創，造也。)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更，工衡翻。爲，于僞翻。)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好，呼到翻。)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罪。(脫簪，去飾也。)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遺，于季翻。)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最，凡最也。)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無所違異也。不省，不視也。省，悉景翻。)上用灋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雖得百姓心，而用灋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言留其事，取上意裁決也。)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灋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譽，音余。少，詩沼翻。)衛青薨，臣下無復外家爲據，競欲構太子。(言自衛青既薨之後，羣臣以太子無復外家，以爲憑依，競欲構成其罪。)上與諸子疏，(疏，讀曰疎。)皇后希得見。(見，賢遍翻。)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移日，言日景移也。)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黃門，屬少府，以宦者爲之。)上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切齒者，怨憤之甚，兩齒相摩切也。)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爲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小不平者，體中微有不適也。)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被，皮義翻。)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盧植曰：左道，謂邪道也。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若巫蠱及俗禁者。)變幻無所不爲。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恚，於避翻。)更相告訐，以爲祝詛上無道。(更，工衡翻。訐，居謁翻。鄭玄曰：詛，謂祝之使沮敗也。漢法有大逆無道之科。祝，職救翻。詛，莊助翻。)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以爲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忘，巫放翻。遺忘也。)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祟，謂禍咎之徵也，故其字從出從示，言鬼神所以示人者也。音息遂翻。)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醊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爲祠祭之處，以誣其人，又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強使之服。鉗，鑷也。灼，炙也。汙，烏故翻。鉗，其炎翻。強，其兩翻。)民轉相

誣以巫蠱吏輒劾以爲大逆無道。劾戶槩翻。自京師三輔
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
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
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差愈
也。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
道侯韓說御史章贛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姓譜齊人降鄣子孫去邑爲章氏黃門蘇
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
宮掘地縱橫。縱子容翻。太子皇后無復施床處充云於太
子宮得木人尤多。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桐木人而薶之。又有帛書所
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幷
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
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
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
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
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爲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上存
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事見
七卷始皇三十七年。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
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
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爲使
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
殺說。格古陌翻擊也。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
父子不足邪。江充趙人故罵爲趙虜亂乃父子謂充前告趙太子陰事使太子見廢也。乃復亂吾
父子也。復扶又翻。又炙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
音子閭翻。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
皇后。鄭氏曰長音長者之長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婕妤以下長御稱謂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翻。發
中廄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廄皇后車馬所在也余謂中廄者天子之內廄也秦二世時公子高曰中廄之寶馬
臣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馬也。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
太子反蘇文迸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迸北孟翻。上
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
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
怒丞相屈氂聞變挺身逃。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也余謂挺拔也拔身而逃也。亡
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疾置急傳也。上問丞
相何爲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
此。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
誅管蔡乎。屈氂於太子爲兄弟故以周公之事責之。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
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師古曰櫓楯也[illegible]故以車爲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
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
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
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
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
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
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
以裝會。師古曰長水宣曲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侍郎馬通使長安
馬通漢書作莽通通及弟何羅以反誅明德馬皇后惡其先有反者故易其姓爲莽姓譜馬本自伯益之裔趙奢封馬服君後因氏焉。
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
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楫棹士主用
楫及棹行船者也短曰楫長曰棹余據班表水衡都尉有楫棹令丞蓋掌楫棹士之官也太初元年改典客爲大鴻臚鴻臚者凡朝會使
之鴻臚臚傳以贊導九賓予讀曰與臚音閭。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
爲黃旄加上以相別。更工衡翻別彼列翻。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
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
不出。任音壬。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二都及二京賦皆謂長安城中有九市廟記曰長安
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五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爲一市此言四市以東西南北分爲市也一說四市者東市西市直市

毆市師古曰毆與驅同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街衢之側有溝以通水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附兵寖多庚寅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曰杜門三輔黃圖曰長樂宮在東直杜門故戾太子戰敗於長樂闕下南奔覆盎城門而出亡也司直田仁部閉城門班表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秩比二千石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下遐稼翻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后自殺璽斯氏翻上以爲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言與之合而從之也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要與腰同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丘成力戰獲張光姓譜商丘衛大夫以邑爲氏封通爲重合侯班志重合侯國屬勃海郡建爲德侯班表德侯食邑於濟南界成爲秺侯班志秺侯國屬濟陰郡孟康曰今濟陰成武有秺亭秺音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燉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燉音屯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班志壺關縣屬上黨郡荀悅漢紀茂姓令狐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適子承大宗者謂之宗子適讀曰嫡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隸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蹵子六翻造飾姦詐羣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鬲與隔同塞悉則翻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難乃旦翻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悌樂易也言青蠅往來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爲罪過而深責之省悉景翻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漢丞相位三公將即亮翻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說式芮翻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少詩沼翻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勝音升師古曰惓惓忠切之意惓讀曰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敢顯言赦之也以文理觀之不必有敢字太子亡東至湖湖縣屬京兆師古曰今虢州湖城閿鄉二縣皆其地藏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名今在閿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度徒洛翻即入室距戶自經孫愐曰頸在前項在後故引繩縊其頸謂之自經以刀割其頸謂之自剄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山陽時爲昌邑國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班志新安縣屬弘農郡續漢志縣有斗食令史主人公遂格鬭死皇孫二人皆遇害考異曰漢武故事云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寤赦反者拜鄭茂爲宣慈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殺按上若赦太子當詔吏弗捕此說恐妄也上既傷太子乃封李壽爲邘侯班志河內野王縣有邘亭邘音于張富昌爲題侯班表題侯食邑於鉅鹿

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三輔黃圖曰博望苑在長安杜門外五里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爲于僞翻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好呼到翻下同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爲于僞翻以爲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處昌呂翻左右前後

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易，以豉翻。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癸亥，地震。九月，商丘成爲御史大夫。

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平干國屬冀州，本廣平也，宣帝五鳳二年復舊名。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上谷郡屬幽州，唐爲嬀州地也。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雍，至安定、北地。雍，於用翻。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夏五月，赦天下。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邸郅居水。重，直用翻。師古曰：邸，至也。音丁禮翻。郅，之日翻。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將，即亮翻。師古曰：且，子余翻。商丘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翻。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蒲奴水[illegible]龍勒水之南。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要，一遙翻；下同。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娩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危須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西至焉耆百里。娩，音晚，又音免。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陿。要，讀曰邀。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鉤。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匈奴犇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爲祖道，祖，軷祭也。崔氏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禮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也。周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莊子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而爲行始也。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祀以爲行神。爲，于僞翻。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當時列侯通呼爲君侯，尊稱之也。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班表，內者令屬少府。又據昭紀，內謁者令郭穰。內者、謁者各有令丞，皆屬少府，豈其時謁兼兩令乎。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徇，行示也。要斬東市。要，與腰同。妻子梟首華陽街。梟，堅堯翻。長安城中八街，華陽其一也。華，戶化翻。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掾，于絹翻。說，式芮翻。稱，尺證翻。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致誅，欲降匈奴，不可得復。復，扶又翻。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要，一遙翻。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兵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晉灼曰：決眭都尉，匈奴官也。功臣表：煇渠侯僕朋以匈奴將封，煇渠食邑於魯陽。雷電不自匈奴來降，則決眭都尉非匈奴官也。師古曰：眭，息隨翻。煇，音暉。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據匈奴傳，燕然山在匈奴中，連邪烏地。師古曰：燕，一千翻。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塹，七豔翻。深，式禁翻，度深曰深。從後急擊之，軍大亂，貳師降。降，戶江翻。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妻，千細翻。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秋，蝗。九月，故城父令公孫勇班志，城父縣屬沛郡。父，音甫。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音千見翻。倩詐稱光祿大夫，言使督盜賊。淮陽太守田廣明覺知，使，疏吏翻。守，式又翻。高祖十一年置淮陽國，時爲郡，屬兗州，唐陳州地。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東南。發兵捕斬焉。公孫勇衣繡衣，

乘馳馬車至圉。師古曰陳留圉縣余據班志圉縣屬淮陽衣於旣翻 圉守尉魏不害等誅之，封不害等四人為侯。不害當塗侯江德轑陽侯蘇昌蒲侯圉縣小史關內侯食邑圉之鄉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言為江充所迫惶恐無以自明而起兵殺江充非有他意也 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上時掌翻 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嘗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臚陵如翻 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師古曰橫門外渭橋也橫音光 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己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閿鄉縣之東基址猶存 天下聞而悲之。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靁者三，雍於用翻經典如而字通 隕石二，黑如黳。師古曰黳烏兮翻小黑也江南人以油煎漆滓以飾物曰黳 三月，上耕于鉅定。地理志鉅定縣屬齊國水經註作巨淀縣故城在淄水北縣東南有巨淀湖蓋以水受名也 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悖蒲妹翻 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眾，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妖於喬翻 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少詩沼翻 夏，六月，還，幸甘泉。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恩澤侯表富民侯食邑於沛郡蘄縣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 千秋無他材能，又無伐閱功勞，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 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師古曰言稱其職也稱尺證翻 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先悉薦翻 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杜佑曰輪臺渠犁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 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斥拓也候望也言開拓道路候望也 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時烏孫王尚公主故欲輔之 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 是重困老弱孤獨也。重直用翻 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降戶江翻 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匃若馬。」』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師古曰匃乞與也若汝也匃古害翻 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久留不還謂蘇武等也師古曰興軍而遣之 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大夫謀之尚不自決猶問蓍龜也龜卜也蓍筮也孔穎達曰卜筮必用龜蓍者案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說文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璣毛詩疏云似藾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蓍生百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生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是能傳神命也又鄭注大傳云天府云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是來自白虎通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蓍陽也故其數奇所以謂之卜筮者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

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向以爲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illegible]言之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illegible]蓍之德圓而神又說卦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此諸文蓍龜知[illegible]信似傳云蓍短龜長不如從長者史蘇欲止獻公之意託云爾[illegible]劣也杜預鄭玄因是言以爲實有長短杜傳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爲長數短者數於[illegible]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爲短也鄭注占人云占人亦占筮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也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大事則卜立君卜人封大祭祀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此等皆爲大事鄭注占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惟卜不筮故表記云天子無筮小事無卜惟筮筮人掌九筮之言一曰筮更謂遷都邑也二曰筮咸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三曰筮式謂筮作法式也四曰筮目謂事衆筮其所要當也五曰筮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六曰筮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筮祠謂筮牲與日也八曰筮參謂筮御與右也九曰筮環謂筮可致師不[illegible]古人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僖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illegible]戰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卜伐宋亦卜而[illegible]是大事卜筮並用也與讀曰預蓍音升脂翻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爲文學謂學經書之人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師古曰見顯示見賢遍翻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夸張也視亦讀曰示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公車方士方士之待詔公車者太史屬太常治星曆爲天文之家望氣如周官之眡祲者皆屬太史太卜屬太常有令丞治直之翻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鬴山山名也將卽亮翻下同鬴古釜字卦諸將貳師最吉。卜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爲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重合侯得虜侯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據班史匈奴聞漢軍當來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詛莊助翻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幷自離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齧欲使刺單于以報忿也師古曰言五伯尚恥不爲況今大漢也伯讀曰霸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降戶江翻索山客翻提讀曰提挈之也掖謂兩人夾持其兩掖羊益翻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余謂恐其挾兵刃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漢有擅賦法今止不行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名養馬者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脩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方目翻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上時掌翻畜許六翻由是不復出軍。復扶又翻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班志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三甽中師古曰代易也余謂此卽周禮一易再易之田之類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臣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好呼到翻被皮義翻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治直吏翻其無三代之臣乎。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考異曰荀紀作七月漢書作八月按長曆是年九月壬戌朔言八月是也

衞律害貳師之寵會匈奴單于母閼氏病。閼氏音煙支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師古曰飭與敕同社祠社也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

後元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哀王髆薨。髆音博二月赦天下。夏六月商丘成坐祝詛自殺。考異曰功臣表云坐爲詹事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公卿表云坐祝詛按成不爲詹事功臣表誤也初侍中僕射馬何羅與江充相善班表侍中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郎軍屯騶宰永巷宦者皆有僕射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課督之取其領事之號沈約曰侍中本秦丞相史

（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御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榮之久之者爲僕射東京又屬少府猶無員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光武改僕射爲祭酒漢世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馬何羅爲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得入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御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重合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爲逆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磾丁奚翻上時掌翻下廂上同）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無何猶言無幾時也）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向也臥內天子臥處也）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馬何羅反（傳謂傳聲而唱之）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中竹仲翻）止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秋七月地震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燕王旦元狩六年受封）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班志良鄉縣屬涿郡安次文安屬勃海郡良鄉安次二縣唐皆屬幽州文安縣唐爲莫州）上由是惡旦（惡烏路翻）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胥亦以元狩六年受封）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少詩照翻下同）猶與久之（與讀曰豫）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畫讀曰畫）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珥仍吏翻耳飾也）叩頭（句斷）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掖庭屬少府有祕獄凡宮人有罪者下之）夫人還顧帝曰趣行（趣讀曰促）汝不得活卒賜死（卒子恤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去羌呂翻下同）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于甘泉宮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班志盩厔縣屬扶風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師古曰盩張流翻厔竹乙翻張晏曰五柞宮有五柞樹因名水經註五柞宮在長楊宮東北八里柞即各翻）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賢曰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日磾休屠王子故云然）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沈持林翻）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翻又職吏翻）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忤逆也五故翻）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內讀曰納）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爲帝弄兒帝甚愛之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惡烏路翻）遂殺弄兒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

哀爲之泣。（爲，于僞翻。）已而心敬日磾。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桀少時爲羽林期門郎，從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爲未央廄令。（未央廄令，屬太僕。）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師古曰：見，謂呈見之，音胡電翻。）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復，扶又翻。下，遐嫁翻。）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誠，實也。）言未卒，泣數行下。（卒，子恤翻。行，戶剛翻。）上以爲愛己，由是親近，（近，其靳翻。）爲侍中，稍遷至太僕。二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後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臣瓚曰：壽七十一。）入殯未央宮前殿。帝聰明能斷，（斷，丁亂翻。）善用人，行罰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隆慮公主，景帝女。班志，隆慮縣屬河內郡。慮，音閭。）尚帝女夷安公主，（班志，夷安縣屬膠西國。）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爲，于僞翻。下同。）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是也。師古曰：傅姆是。）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上，時掌翻。）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弟，謂女弟。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生育也。屬，音之欲翻。）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時有待詔公車者，有待詔金馬門者。朔時待詔宦者署。）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蕩蕩，平坦貌。）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以朔爲中郎。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者也。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爲事者也。）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師古曰：正，音之成翻。）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師古曰：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斂，力贍翻。）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幾，居豈翻。）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惡，烏路翻。好，呼到翻。）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班志，鄂縣屬江夏郡。公主所食之邑。伏儼曰：蔡邕云：本爲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余據鄂邑公主，即蓋長公主。鄂，五各翻。共，居用翻。養，弋亮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續漢志：本注，符璽郎中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璽，斯氏翻。）欲收取璽，（師古曰：恐有變，故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多，猶重也。以此事爲多，足重也。）

三月，甲辰，葬孝武皇帝于茂陵。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蒲內翻。）

濟北王寬坐禽獸行，自殺。（淮南厲王子勃徙封濟北王，寬其孫也。漢法，內亂者爲禽獸行。濟，子禮翻。行，下孟翻。）

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行，下孟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五 起旃蒙協洽盡柔兆敦牂凡十二年

孝昭皇帝上 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張晏曰後以二名難諱但名弗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劭曰禮謚法聖聞周達曰昭

始元元年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犇命往擊，大破之。犍爲蜀郡皆屬益州犍爲郡唐瀘戎嘉眉榮資簡州地蜀郡唐成都府彭蜀邛雅翼茂州之地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犇命李奇曰平居發者二十以上至五十爲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爲犇命犇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說是余據左傳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奔命者救急之師固不拘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也犍居言翻

秋七月，赦天下。大雨，至于十月，渭橋絕。

武帝初崩，賜諸侯王璽書。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蓋君臣通用也秦漢以來惟至尊以爲信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小則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蘇林曰壽西姓長名師古曰之往也以問禮儀爲名，陰刺候朝廷事。刺七亦翻探也及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等結謀，中山哀王昌靖王勝之子齊孝王將閭悼惠王肥子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備非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爲備也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姓譜成姓本成伯之後周有成肅公又楚有令尹成得臣師古曰失職謂當爲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音山客翻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卽與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臨菑齊郡太守青州刺史治所殺青州刺史雋不疑。雋辭兗翻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余謂[illegible]臨菑用謀舉兵故曰閱兵以待期數所角翻下同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缾侯成知澤等謀，成菑川靖王之子班志缾侯國屬琅邪郡缾步丁翻以告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漢志大鴻臚丞秩千石臚陵如翻連引燕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遷雋不疑爲京兆尹。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改右內史爲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尹正也師古曰京大也兆者衆數言大衆所在故云京兆也劉道元曰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孔穎達曰毛詩文曰萬億曰兆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其大數以萬爲等萬至萬是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

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翻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失其源也甚矣行下孟翻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毛晃曰平反理正幽枉也反音幡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爲于僞翻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九月丙子，秺敬侯金日磾薨。秺音妒磾丁奚翻初，武帝病，有遺詔封金日磾爲秺侯，上官桀爲安陽侯，恩澤侯表安陽侯食邑於河內之蕩陰水經註陜縣有安陽城武帝封上官桀爲侯國霍光爲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爲國號非必縣也博陸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食東郡皆以前捕反者馬何羅等功封。捕馬何羅事見上卷武帝後元元年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少詩照翻光等亦不敢受。及日磾病困，光白封日磾，臥受印綬；一日，薨。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

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冤失職者。行，下孟翻。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按師古註，光初封食邑北海、河閒。左將軍桀爲安陽侯。桀食邑蕩陰。或說霍光曰：說，式芮翻。處，昌呂翻。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背，蒲妹翻。卒，子恤翻。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而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遂拜楚元王孫辟彊及宗室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漢長樂、建章、甘泉各有衛尉，以掌其宮，偶然不常置。樂，音洛。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無種食者。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爲糧食也。種，之勇翻。

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殰，敗也。罷，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罷讀曰疲。殰音讀。鄭玄曰：内敗曰殰。陸云：謂懷任不成也。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鄉，讀曰嚮。謂衆皆附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閼氏，音煙支。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復，扶又翻。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少，詩沼翻。治，直之翻。谷蠡，音鹿黎。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顓渠閼氏，單于之正室也，位大閼氏上。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鞮單于。更，工衡翻。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降，戶江翻。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肯會龍城。匈奴諸王長少，歲正月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今二王自居其本處，不復會祭龍城也。復，扶又翻。匈奴始衰。

三年春正月，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内翻。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諸郎亦然。桀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甫，始也。安欲因光内之宮中，光以爲尙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閒丁外人，地理志：蓋縣屬泰山郡。師古曰：食邑於鄂，爲蓋侯所尙，故曰蓋長公主。長公主儀比諸王，帝姊妹乃稱之。蓋侯王充，武帝舅王信之子。蓋，古盍翻。如字。又古盍翻。子客，子之賓客也。丁，姓；外人，其名。長，知兩翻。下同。近，其靳翻。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說，式芮翻。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在未央宮中，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朝，直遙翻。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尙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爲倢伃，倢伃，音接予。安爲騎都尉。爲安父子與霍光爭權謀亂張本。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西南夷姑繒、葉榆復反，姑繒、葉榆，皆西南夷別種，其所居地在益州郡界。葉榆，澤名。武帝開爲縣。繒，慈陵翻。葉，式涉翻。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此益州，刺史所部兵也。宋白曰：漢武帝元鼎中，分雍州之南置益州。釋名曰：益，阨也。所在之地險阨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疆理益廣，故曰益州。班志：漢中、廣漢、蜀郡、犍爲、越巂、益州、牂柯、巴郡皆屬益州。師古曰：辟，音璧。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武帝元封二年，開滇王國置益州郡，治滇池縣。守，式又翻。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臚，陵如翻。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种，音冲。棄市。是歲，上官安爲車騎將軍。考異曰：昭紀作票騎。今從百官表、外戚傳。

五年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趙父為順成侯。順成侯趙父，鉤弋夫人之父也。父時已死，追封為順成侯，置園邑二百戶於扶風。順成侯有姊君姁。師古曰：姁，音況羽翻。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孔穎達曰：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麄者為親，小功已下服精者為疏。疏與疎同。無在位者。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未央宮北闕，蕭何所築也。師古曰：未央宮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者皆詣北闕。公車司馬在焉。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班表：公車令屬衛尉，天下上事，皆總領之。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共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從，才用翻。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安，猶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聵，衛靈公太子。輒，蒯聵子也。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晉趙鞅納蒯聵於戚，欲求入衛。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聵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蒯，苦怪翻。聵，五怪翻。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即，就也。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要，與腰同。考異曰：昭紀云張延年，儁不疑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今從不疑傳。夏六月，封上官安為桑樂侯。恩澤侯表：桑樂侯食邑於千乘。樂，求各翻。安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樂，音洛。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悖，蒲內翻。罷儋耳、真番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儋耳郡，元封三年置真番郡，今皆罷之。儋，都甘翻。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數，所角翻。為，于偽翻。年歲比不登，比，毗至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說，讀曰悅。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延年，故御史大夫周之子也。

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鹽鐵事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四年，均輸事始見二十卷元鼎二年，酒榷事始見上卷天漢三年。榷，古岳翻。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難，乃旦翻。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百姓皆得鬻鹽鑄鐵，因總論政治得失也。據班史藝文志，有鹽鐵論十篇，今行於世。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事見二十一卷天漢元年。廩食不至，廩，給也。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蘇林曰：掘野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也。去，謂藏之也。貢父曰：今北方野鼠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實乃頰去藏耳。去，丘呂翻。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操，千高翻。武在漢與李陵俱為侍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陵降匈奴，事見二十一卷天漢二年。降，戶江翻。下同。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為，于偽翻。下同。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子卿，蘇武字。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說，式芮翻。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亡，古無字通。信義安所見乎。見，賢遍翻。足下兄弟二人前皆坐事自殺，來時太夫人已不幸，不幸，謂死也。子卿婦年少，少，詩照翻。聞已更嫁矣。更，工衡翻。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復，扶又翻。下同。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班表：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

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皆為郎，如字，將帥之將，近其靳翻。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斧鉞湯鑊，誠甘樂之。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樂，音洛。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分，扶問翻。王必欲降武，匈奴封李陵為右校王，故稱之。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語，牛倨翻。鄉，讀曰嚮。號，戶高翻。歐，烏口翻。臨，力鴆翻。及壺衍鞮單于立，母閼氏不正，閼氏，音煙支。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謂，告語也。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西國，謂西域諸國。使，疏吏翻。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還，音旋，又如字。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駑，音奴。貰，時夜翻，寬也。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言欲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幾，居衣翻。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事見上卷天漢三年。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行，戶剛翻。

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程大昌演繁露曰：牛羊豕具為太牢，有羊豕而無牛則為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失之矣。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班表：典屬國，本秦官，掌歸義蠻夷，漢因之。今以命武，以武久在匈奴中，習外事，故使為是官。其後省併大鴻臚。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須，與鬚同。霍光、上官桀與李陵素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之。陵曰：歸易耳。易，以豉翻。丈夫不能再辱！遂死於匈奴。陵意謂降匈奴已辱矣，今若歸漢，漢將使刀筆吏簿責其實，責其降匈奴之罪，是為再辱也，故遂不歸。夏，旱。秋，七月，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酤，音古。榷，古岳翻。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詔以鉤町侯毋波，鉤町，西南夷種，武帝開為鉤町縣，屬牂柯郡，雖置官吏，而仍以其君長為鉤町侯，使主其種類。鉤，音劬。町，音挺。毋波，讀書作亡波，亡，古無字也。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長，知兩翻。立以為鉤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元鳳元年應劭曰：三年中，鳳凰比下東海海西樂鄉，故以冠元。春，武都氐人反。武都郡屬涼州。氐人，身白，屬氐也。魚豢魏略曰：其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氐，丁奚翻。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師古曰：姓馬，名適建也。班書功臣表：弓高侯韓頹當之孫說，以擊匈奴功封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復以破東越功封按道侯，後為衛太子所殺，子興嗣侯，坐巫蠱誅，後元元年復以增紹龍頟侯。增，興弟也。班志，龍頟侯國屬平原郡。頟，音洛，作頟者非。崔浩曰：今有龍頟村。蘇林曰：是時太常主諸陵縣，治民也。余謂此刑徒輸作三輔及太常者也。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既。八月，改元。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慚。長，知兩翻。為，于偽翻。數，所角翻。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充國，史失其姓。太醫

監閹少府闌入殿中，闌妄也。漢制諸入宮殿門皆著籍，無籍而妄入謂之闌入。下獄當死。冬月且盡，漢論死以冬月，冬月下盡則論。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武帝時桀為太僕，位九卿，秩中二千石；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是桀之位在光右也。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桀為左將軍，安為車騎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朝，直遙翻。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伐，矜也。為，于偽翻。下同。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也。遺，于季翻。桀等又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張晏曰：都試，肄習也。師古曰：都，大也。大會試之。漢律，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都肄，謂總閱試習武備也。肄，羊至翻。道上稱蹕，天子出稱警入稱蹕，以清道止行人。蹕與譯同。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飲食之具。太官屬少府，主膳食。凡車駕所幸，太官先往供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武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典屬國故言多也。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用。將軍府也。調，徒釣翻。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璽，斯氏翻。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伺光出休沐不在禁中，桀欲自從禁中下其事也。司讀曰伺。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下，遐稼翻。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當者，以之自任也。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雕畫之室。師古曰：雕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余據廣明亭在長安城東，東都門外。水經注：京兆尹有廣明苑，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改葬於廣明北，以為悼園，在東都門外。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言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班表：少府屬官有尚書等十二官令丞，又有中書謁者等七官令丞。續漢志：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余據表則尚書、中書為兩官，志則合為一官。此時既有尚書，則與中書謁者為兩官明矣。沈約曰：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因秦置之，有尚冠、尚衣、尚席、尚浴、尚食、尚書，故謂之六尚。秦時尚書有令，有丞，有僕射，並屬少府。武帝使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事，昭帝即位，霍光領尚書，約文曰：漢武遊宴後庭，始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謁者令，並領尚書事。成帝改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令，罷謁者，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宮謁者令，非其職也。沈約亦以尚書、中書為兩官明矣。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言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屬，之欲翻。復，扶又翻。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背，蒲妹翻。捨，讀曰舍。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疏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武王崩，周公相成王，管叔、蔡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東征。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鴟鴞之詩以貽王。大夫亦為賦狼跋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毛氏註云：跋，躐也；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疏曰：李巡曰：跋，前行曰躐；却頓曰跲。說文云：跋，躐也。跲，其竹二翻。顛躓也。然則跋與疐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為前倒者，謂躐其胡而前倒也。老狼有胡，謂頷垂胡也。進則躐其胡而前倒，退則跲其尾，謂却頓而倒於尾上也。高祖疑陳平事見九卷二年，文帝罷季布事見十四卷前四年，疏賈生事同上，景帝誅晁錯事見十六卷前三年。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劉向之言。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

以語相平。（平爲燕相，史失其姓。語，牛倨翻。）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好，呼到翻。）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易，以豉翻。少，詩照翻。）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趣，七喻翻。鄉，讀曰嚮。）正讙不可止，（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讙譁也。讙，況袁翻。）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帝謂武帝。長，知兩翻。）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王莽，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令皆治行裝也。）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誘，音酉。）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麋，鹿之大者。菟讀曰兔，吐故翻。）且用皇后爲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家人，謂凡庶匹夫也。）此百世之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如淳曰：特爲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燕，音煙。姓譜：召公封於燕，其後爲秦所滅，子孫以爲氏。）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余謂前說是。）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相，息亮翻。）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煩也。）置酒與羣臣、妃妾別，會天子以璽書讓旦，（璽，斯氏翻。）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人，賜旦謚曰剌王。（剌，來達翻。謚法：暴戾無親曰剌。）皇后以年少不與謀，（與，讀曰豫。）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庚午，右扶風王訢爲御史大夫。（訢，與欣同。）冬，十月，封杜延年爲建平侯，（班表：建平侯食邑於濟陽。）燕倉爲宜城侯，（宜城侯食邑於濟陰。）故丞相徵事任宮捕得桀，爲弋陽侯，（文穎曰：徵事，丞相官屬，位差尊，掾屬也。如淳曰：時宮以時事特詔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贓罪免者爲徵事，絳衣奉朝賀正月。師古曰：張說是。班志：弋陽侯國屬汝南郡。任，音壬。）丞相少史王山壽誘安入府，爲商利侯。（如淳曰：漢儀注：武帝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班表：商利侯食邑於臨淮之徐。少，詩照翻。）久之，文學濟陰魏相對策，（濟陰郡屬兗州，唐爲曹州。濟，子禮翻。）以爲：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比干，紂之賢臣，諫紂而死。）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爲諫大夫。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朝，直遙翻。）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班表：少府屬官有尚書令。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秩千石。）志行純篤，（行，下孟翻。）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以其發燕、蓋、上官之謀也。）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太僕，正卿。右曹、給事中，加官也。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曹。班表：給事中掌顧問應對，位中常侍下。蓋得出入禁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下，遐嫁翻。先平處其可否，復奏言之。處，昌呂翻。）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致之於罪法。）

是歲，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道，讀曰導。）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

六月，赦天下。

是歲，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復，扶又翻。）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有道急奔走，遁漢從此橋度也。）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風，讀曰諷。）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

覩漢亦羈縻之。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僵，居良翻；仆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此為宣帝興於民間之符。）符節令魯國眭弘上書，（班表，符節令屬少府，秩六百石。續漢志曰：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漢改秦薛郡為魯國，屬豫州；唐兗州地。師古曰：眭，息隨翻。今河朔猶有此姓。）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復，扶又翻；下同。）當有匹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班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言之，漢承堯運，協于火德，得天統矣。）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匈奴單于使犂汙王窺邊，（據王莽時使譯出塞誘呼右犂汙王咸，則犂汙王所居地蓋近塞下也。）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幾，居豈翻。）右賢王、犂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班志，三縣皆屬張掖郡。賢曰：日勒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師古曰：番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續漢志：張掖屬國都尉治居延縣。守，式又翻。）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犂汙王，（義渠王，屬國義渠胡之君長。射，而亦翻。）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犂汙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

燕、蓋之亂，（燕王旦、蓋主也。燕，於賢翻。蓋，古盍翻。）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侯史，姓也；吳，其名也。晉武帝時有侯史光。過，古禾翻。）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治，直之翻；下同。臧，讀曰藏。）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也。（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覈治其事也。）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爭，讀曰諍。）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此蘇又傳致吳之罪。從，才用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劾，戶概翻。）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車千秋即田千秋，以其年老，得乘小車入殿中，因呼為車丞相。）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數，所角翻。）恐大將軍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公車門，即未央宮北闕門也。）議問吳法。（師古曰：於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上，時掌翻。）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壻也。師古曰：非也。外內，謂內朝及外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下，遐嫁翻。）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僕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師古曰：詆，誣也。）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也。）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嘗及相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讙，許爰翻。）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重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卒下之獄。（卒，子恤翻。）夏，四月，仁自殺，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要斬。（內史，周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武帝更名左馮翊。要，與腰同。）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余謂言與千秋共事，終其身。）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冬，遼東烏桓反。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遼東郡，屬幽州，唐營州置安東都護府於其地。東胡，破見十一卷高祖六年。後漢書：烏桓之地，在丁零西南，烏孫東北。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比二千石。鮮

卑（先頃竄於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稍徙遼西塞外，始爲中國患。）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上谷、漁陽、北平、遼東，皆屬幽州。上谷，唐嬀州；漁陽，唐檀、薊州；北平，唐平州之地。）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偵，丑鄭翻，又音貞。候，伺候也。）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監，古銜翻。）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五原郡，屬幷州。先，悉薦翻。）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旁，步浪翻。）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少，詩沼翻。復，扶又翻。下同。）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護軍都尉，秦官，武帝以屬大司馬，此時蓋屬大將軍也。）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中間也，猶言比日也。數，所角翻。）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要，一遙翻。）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度遼將軍，蓋使之度遼水以伐烏桓，至後漢遂以爲將軍之號，以護匈奴。）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不及匈奴也。後，戶遘翻。）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爲匈奴所中傷。中，竹仲翻。）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師古曰：如氏以爲衣服之服，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敍傳云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爲元服。余按漢志有加元服之禮。）甲戌，富民定侯田千秋薨。（諡法：安民大慮曰定。）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夏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人火曰火。）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將作大匠屬官，有左、右、前、後、中五校，令掌五校士。校，戶教翻。）六日成。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劾，戶槩翻。）會赦，太常轑陽侯德免爲庶人。（班表：轑陽侯食邑清河。文穎曰：轑陽在魏郡清淵。轑，音料，又音聊。）六月，赦天下。

初，杅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杅彌國治杅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杅，音烏，與彌同。質，音致。下同。龜，音丘；茲，音慈。今龜音丘勾翻，茲音沮惟翻，蓋急言之也。）貳師擊大宛還，（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元年。宛，於元翻。）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以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弘羊議田輪臺，見二十二卷征和元年。）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考異曰：西域傳作嘗歸，今從昭紀及傅介子傳。）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西域之東垂也。）近漢，當白龍堆，（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而相似也。近，其靳翻。下同。）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擔，都甘翻。）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乂。數，所角翻。下同。）後復爲匈奴反間，（間，古莧翻。）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宛，（班表：太僕屬官有駿馬監。北地郡屬涼州刺史。姓譜：傅說出傅巖，因以爲氏。）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平樂監，平樂觀監也。樂，音洛。）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易，以豉翻。刺，七亦翻。下同。）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班表：大鴻臚有譯官令、丞，屬國有九譯令，皆掌譯；此譯則樓蘭國之譯人。）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

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密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屏人而獨共語也。屏。必郢翻。）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刺。七亦翻。）刃交匈。立死。（匈與胸同。）其貴臣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更。工衡翻。）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傳。張戀翻。縣。古懸字通。）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更。工衡翻。鄯。上扇翻。爲。于僞翻。重。直用翻。）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孟康曰。橫音光。祖。祖道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塡撫之。（塡。讀曰鎭。）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爲平陵侯。（賞破烏桓之功也。班表。平陵侯食邑於南陽之武當。）傅介子爲義陽侯。（班表。義陽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舍。讀曰捨。）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爲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毛詩註曰。鞠。告也。鞠旅之曰陳其師旅誓告之也。）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復。扶又翻。）且以大漢之彊而爲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爲奇功。過矣。

五年夏。大旱。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班志。鬱林。故秦桂林郡。）

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戌。宜春敬侯王訢薨。（恩澤侯表。宜春侯食邑於汝南。訢音欣。）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菟。音塗。）夏。赦天下。烏桓復犯塞。（復。扶又翻。）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冬十一月乙丑。以楊敞爲丞相。少府河內蔡義爲御史大夫。（河內郡。時屬司隸。唐懷孟衛州地。）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六起強圉協洽，盡昭陽赤奮若，凡七年。

孝昭皇帝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壽二十二。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舍，讀曰捨。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長，知兩翻。少，詩照翻。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九江郡，屬揚州，唐為壽、廬、滁、和州地。守，式又翻。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樂成，史失其姓。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德，劉德；吉，丙吉；利漢，不知其姓。迎昌邑王賀，乘七乘傳。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傳，張戀翻。詣長安邸。諸王國皆置邸長安，此謂長安之昌邑邸也。光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安世為車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子也，哀王，名髆，武帝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遊獵不止，嘗遊方與，方與縣，本屬山陽郡，武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方，音房；與，音豫。不半日馳二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好，呼到翻。樂，五孝翻，又音洛。馮式撙銜，馮，讀曰憑。臣瓚曰：撙，促也。師古曰：撙，挫也，音子本翻。馳騁不止，口倦虖叱咤，師古曰：咤，亦叱字也，音竹嫁翻。手苦於箠轡，師古曰：箠，馬策。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師古曰：冒，莫北翻，犯也。晝則被塵埃，被，皮義翻。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暴，步木翻。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師古曰：匽，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言迫也。數以耎脆之玉體，師古曰：耎，柔也。耎，音而兗翻。脆，音此芮翻。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宗，尊也；隆，高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廈，大屋也；旃，與氈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治，直之翻。訢訢焉發憤忘食，訢，與欣同。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橛之間哉！樂，音洛；下同。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師古曰：形，形體也。俛，音免。進退步趨以實下，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以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師古曰：臧，五臧也；練，練其氣也。臧，古藏字通，音徂浪翻。專意積精以適神，師古曰：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仙人伯僑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師古曰：臻，至也。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行，下孟翻；下同。孅，與纖同，息廉翻。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數，所角翻。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孔穎達曰：脯訓始也，始作即成也；脩訓治也，治之乃成。鄭注腊人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其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龔，姓也。左傳，晉有大夫龔堅。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爭，讀曰諍。相，息亮翻。亡，古無字通。師古曰：蹇蹇，不阿順之意。易曰：王臣蹇蹇。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愧字也；媿，辱也。王嘗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騶，掌車馬者也；宰人，掌膳食者也。騶，側尤翻。

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厀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閒讀曰閑辟音闢）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膠西于王端也）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儗於桀紂也（儗與擬同師古曰儗比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說讀曰悅處昌呂翻）唯得所言以至於是（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今大王親近羣小（近其靳翻）漸漬邪惡（漸子廉翻漬疾智翻）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去羌呂翻下同）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方山冠以五采縠為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樂舞人服之冠古玩翻 考異曰昌邑王傳云無頭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若頸以下似人而無頭何以辨其為犬且安所施冠蓋傳誤也）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言王左右之人皆狗而冠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而歎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數所角翻下同說讀曰悅度徒洛翻）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浹即協翻洽也徹也）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中竹仲翻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行下孟翻師古曰汙濁也）以存難以亡易（易以豉翻）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汙烏故翻號戶高翻）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省悉景翻）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

至定陶（定陶縣為濟陰郡治所）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從才用翻）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闇讀與陰同）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眾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屬之欲翻）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襁負兒衣論語曰襁負其子博物志曰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上李奇曰褓以繒布為之絡負小兒孟康曰小兒綳也師古曰孟說是褓小兒衣李奇曰縛小兒大藉又齊人名小兒被為褓襁居兩翻褓博抱翻）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至濟陽（班志濟陽縣屬陳留郡杜佑曰濟陽縣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濟子禮翻）求長鳴雞（師古曰雞之鳴聲長者也范成大曰長鳴雞自南詔諸蠻來形矮而大鳴聲圓長一鳴半刻終日啼號不絕蠻甚貴之一雞直銀一兩邕州溪峒亦有之）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善其名也）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師古曰使者長安使人也讓責也安樂吏遂其姓相息亮翻樂音洛）安樂告龔遂遂入問王王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王（師古曰以善付吏也湔浣也洒滌也行下孟翻屬之欲翻下同湔子賢翻洒先禮翻）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師古曰衛士長主衛之官捽持頭也音才兀翻長知兩翻）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臚陵如翻）騶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壽成人名昌邑太僕也乘繩證翻下同）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廣明苑見上卷元鳳元年三輔黃圖曰宣平門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其外郭名東都門）王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喉咽也音益）至城門遂復言（復扶又翻）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哭帳也）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

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鄉讀曰嚮。）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璽，斯氏翻。綬，音受。）尊皇后曰皇太后。壬申，葬孝昭皇帝于平陵。（平陵屬右扶風，在長安西北七十里。自崩至葬，十日。）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謂新居喪服。）日與近臣飲酒作樂，鬭虎豹，召皮軒車九旒，（漢大駕法駕前驅有雲罕、九斿、皮軒、鸞旗。薛綜曰：雲罕，旗名。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為軒。鄭氏曰：皮軒車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師古曰：皮軒之上以赤皮為重蓋，今此制尚存，非用虎皮飾車。）驅馳東西，所為誖道。（孔穎達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誖，蒲內翻。師古曰：誖，乖也。）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師古曰：版瓦，大瓦也。覆，敷又翻。）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以昌邑王習詩，故云然。蘇林曰：謂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吳越春秋云：越王句踐為吳王嘗惡，即其義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近，其靳翻。）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如，若也。）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師古曰：詭，反也。）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諫，（班表：太僕有兩丞。續漢志：丞一人，秩千石。河東郡屬并州。按此時河東郡當屬司隸。）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師古曰：蚤，古早字。）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之欲翻。）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師古曰：挽輦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大將軍光憂懣，（懣，母本翻，又音滿；又音悶，煩懣也。）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建議而白之也。）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不，讀曰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給事中，加官，給事禁中也。西漢以為加官。）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王出遊，光祿大夫魯國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之，往也。）王怒，謂勝為祅言，（祅，與妖同，音於驕翻。）縛以屬吏。（屬，之欲翻。）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夏侯勝作洪範傳，以五事應五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皇，君也；極，中也；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故有下人伐上之痾也。）時則有下人伐上者。惡察察言，（惡，忌諱也。察察言，不敢明言之也。惡，烏路翻。）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諫，（數，所角翻。）王亦縛嘉繫獄。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唯，于癸翻。）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更，工衡翻。）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與，讀曰豫。先，悉薦翻。）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師古曰：三人共言，故曰參語。）癸巳，光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離，力智翻。）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

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絶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難，乃旦翻。)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見(見，賢遍翻。)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詔諸禁門毋内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晉灼曰：長樂宮有温室殿。三輔黃圖：温室殿在未央殿北，武帝建。余謂長樂固亦有温室，但漢諸帝皆居未央，則此當爲未央之温室也。)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中黃門，屬少府黃門令。師古曰：中黃門，謂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内給事者也，比百石。)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内昌邑羣臣。(内，讀曰納。)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謂自殺也。)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從，才用翻。師古曰：安，焉也。余謂安得罪，猶言何所得罪也。)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被，皮義翻。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爲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襦，汝朱翻。)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期門，屬光祿勳，掌執兵送從。武帝爲微行，與勇力之士期諸殿門，故曰期門。)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臣敞下即連名，史以等字約言之。)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師古曰：典喪，言爲喪主也。斬衰，謂縗裳下不緝，直斬割之而已。縗，步千翻。)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内所居傳舍。始至謁見，(傳，張戀翻。見，賢遍翻。)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信璽、行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還所次遂爾發漏，更不封之，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從官更持節，引内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内敖戲。(更，工衡翻。敖，讀曰傲。)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内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戲也。倡，樂人也。倡，音昌。)召内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鄭氏曰：祭泰一樂人也。余據武帝祠泰一，用樂舞，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又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宗廟樂有文德、昭德、文始、五行之舞，嘉至、永至、登歌、休成之樂，房中祠樂，安世樂，昭容樂，禮容樂，其員八百二十九人。)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師古曰：北宮在未央宮北。三輔黃圖：桂宮，武帝造，周回十餘里，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弄彘鬭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廄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下乘之，故曰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掖庭令，屬少府。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本永巷令也。要，與腰同。)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也。)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悖，蒲内翻。離，力智翻。)尚書令復讀曰：(復，扶又翻。)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續漢志：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列侯紫綬二采，紫白；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紺；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師古曰：免奴，謂奴免放爲良人者。)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沔者，乃荒迷之義也。沔與湎同。)獨夜設九賓温室，(師古曰：於温室中設九賓之禮也。)

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余謂賀入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皇帝，況於禮得三年不祭之義，又悖爲人後者爲之子之義。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縱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數，所角翻。更，工衡翻。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辟讀曰僻。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辟，五刑之辟也。辟，頻亦翻。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引孝經孔子之言。爭，讀曰諍。亡，古無字通。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師古曰：即，就也。組，則古翻。說文曰：組，綬屬。續漢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長丈有九尺九寸，五百首。奉上太后，上，時掌翻。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戇，陟降翻。任，音壬。起就乘輿副車。乘，繩證翻。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屏，必郢翻。又卑正翻。不及以政。師古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漢中郡屬益州。房陵縣，唐爲房州。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國本山陽郡也，今國除，復爲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朝，直遙翻。又不能輔道，道，讀曰導。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下，遐嫁翻。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數，所角翻。得減死，髡爲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王式時爲昌邑王師，以授王詩。治事使者，即治獄使者也。治，直之翻。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爲，于僞翻。下同。師古曰：復，音方目翻。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省，悉景翻。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長信，宮名。少府，掌其宮事。班表：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也。三輔黃圖：長信殿在長樂宮，太后常居之。余據表，長信少府後改爲長樂少府，則長信、長樂非兩宮也。張說誤。賜爵關內侯。初，衞太子納魯國史良娣，姓譜：史，周史佚之後。師古曰：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生子進，師古曰：進，皇孫之名也。號史皇孫。皇孫納涿郡王夫人，涿郡屬幽州。王夫人名翁須。生子病已。師古曰：蓋以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後以爲鄙，更改諱詢。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征和二年。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師古曰：據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此蓋巫蠱獄繁，收繫者衆，故皇曾孫寄在郡邸獄。故廷尉監魯國丙吉，班表：廷尉有左右監，秩千石。丙，姓也。左傳齊有丙歜，功臣表有高苑侯丙倩。受詔治巫蠱獄，治，直之翻。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師古曰：重，音直用翻。擇謹厚女徒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曾孫，置閒燥處。李奇曰：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軟弱不任守，復令作於官，亦一歲，故班史謂之女徒復作。復作者，復爲官作，滿其本罪月日。班志：渭城縣屬扶風。師古曰：閒，寬淨之處也；燥，高燥也。閒，讀曰閑。燥，蘇老翻。吉日再省視。省，悉景翻。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來往長楊、五柞宮。師古曰：二宮並在盩厔，皆以水名之。水經注：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流逕長楊宮。漏水又東北，耿谷水注之。水發南山耿谷，北流，與柳泉合，東北逕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班表謁者令屬少府續漢志主宮中布張諸褻物漢官云秩千石蓋當時權為此使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劾戶槩翻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既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求諸京師郡邸治獄姓誰名如文穎曰不當在官不當在郡邸獄也師古曰守丞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本作誰字言姓又非也仲馮曰守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邸丞同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雇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食讀曰飤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而食之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幾居衣翻數所角翻視遇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應劭曰掖庭宮人之官有令丞宦者為之詔敕掖庭養視之始令宗正著其屬籍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張賀安世兄也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上書為賀請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師古曰顧念也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賀欲以女孫妻之妻千細翻下同是時昭帝始冠冠古玩翻長八尺二寸長直亮翻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譽音余安世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復扶又翻予讀曰與於是賀止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暴室屬掖庭令師古曰取暴曬為名主織作染練之署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曰薄室許廣漢坐法腐為宦者作嗇夫也師古又曰暴室職務既多因為置獄主治其中婦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獄名嗇夫者暴室屬官亦猶縣鄉嗇夫也許姓出高陽本自姜姓炎帝之後太嶽之裔其後因封國為氏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乃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得下劣猶為關內侯也為于偽翻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嫗謂廣漢妻也說文曰嫗母也音威遇翻廣漢重令人為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結昏姻重音直用翻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服虔曰澓音福師古曰姓澓字中翁也澓房福翻中讀曰仲高材好學好呼到翻然亦喜游俠師古曰喜許吏翻鬬雞走狗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治直吏翻數上下諸陵師古曰諸陵皆據高敞地為之縣即在其側帝每周遊往來去則上來則下故言上下諸陵數所角翻上時掌翻周徧三輔嘗困於蓮勺鹵中班志蓮勺縣屬左馮翊賢曰故城在同州下邽縣東北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廣十餘里其鄉人名為鹵中師古曰鹵者鹹地也今在櫟陽縣東今其鄉人謂此中為鹵鹽池程大昌曰蓮勺唐下邽縣蓮音輦勺音酌尤樂杜鄠之間班志杜縣屬京兆鄠縣屬扶風樂音洛鄠音戶率常在下杜孟康曰下杜在長安南師古曰即今之杜城括地志下杜故城在雍州長安縣東南九里古杜伯國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文穎曰以屬籍故歲時從宗室朝會也如淳曰春曰朝秋曰請師古曰尚冠者長安中里名會朝請之時即於此里中止息三輔黃圖曰京兆尹治尚冠里朝直音朝舍如字請才姓翻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屬之欲翻孝昭皇帝早崩亡嗣亡古無字通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既而恐危社稷故復廢之皆以大誼而行也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眾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在外人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吉前使居郡邸時使疏吏翻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行下孟翻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豈宜句斷言參以蓍龜卜其宜與不宜也褒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太后令天下昭

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復扶又翻上時掌翻）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師古曰天子以萬姓爲子故云子萬姓）臣昧死以聞（[illegible]）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文穎曰軨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近世謂之軨獵車孟康曰今之載獵車也前有曲輿特高大獵時立其中格射禽獸師古曰[illegible]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輕便耳非取其高大也孟說失之軨音零）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班志陽武[illegible]）已而羣臣奉上璽綬即皇帝位（[illegible]）謁高廟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侍御史嚴延年（班表侍御史屬御史大夫員十五人受公[illegible]）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八月己巳安平敬侯楊敞薨（[illegible]）九月大赦天下戊寅蔡義爲丞相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illegible]）數月曾孫立爲帝許氏爲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太皇太后歸長樂宮（漢太后常居長樂宮太皇太后自昌邑之[illegible]）長樂宮初置屯衛（[illegible]）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illegible]）

本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昭帝始元二年霍光以捕馬何羅功封博陸侯二千三百五十戶今益封萬七千二百戶元鳳六年張安世封富平侯三千四十戶今益封萬六百戶楊敞始封安平侯七百戶今益封其子忠四千八百四十七戶蔡義始封陽平侯今益封通前凡七百戶范明友始封平陵侯今益封通前凡二千九百二十戶韓增始紹封龍頟侯今益封千戶建平侯杜延年始封二千戶今益封二千三百六十戶蒲侯蘇昌始封千二十六戶今益封王譚始紹封宜春侯今益封通前凡一千一百八戶魏聖始紹封當塗侯今益封通前凡二千二百戶屠耆堂始紹封杜侯千三百戶今益封夏侯勝始賜爵關內侯今益封千戶凡十人封田廣明爲昌水侯趙充國爲營平侯田延年爲陽城侯樂成爲爰氏侯王遷爲平丘侯凡五人周德蘇武李光劉德韋賢宋疇丙吉趙廣漢凡八人皆賜爵關內侯）大將軍光稽首歸政（稽音啟）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爲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胡越兵胡騎及越騎也東西宮衛尉長樂衛尉及未央衛尉也侍中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奏事給事中給事禁中皆加官也下胡稼翻已甚言過甚也）夏四月庚午地震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勿收田租賦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戾太子死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征和二年）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愚以爲親謚宜曰悼（如淳曰親謂父也）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謚法不悔前過曰戾又不思念曰戾）皆改葬焉秋七月詔立燕剌王太子建爲廣陽王（燕王旦死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元年廣陽國屬幽州旦死燕國除爲廣陽郡今復以爲國名剌音來曷翻）立廣陵王胥少子弘爲高密王（封胥子弘爲王加親親之恩也）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既誅

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爲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黃霸獨用寬和爲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廷尉正秩千石庭中漢書作廷中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中也余謂通鑑作庭中言讞庭之中也數所角翻）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僦民車延年詐增僦直（師古曰僦謂賃之與雇直也僦子就翻）盜取錢三千萬爲怨家所告（怨於元翻）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師古曰爲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諱也抵丁禮翻）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公羊傳僖十七年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爲桓公諱也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延年字子賓事見上昭帝元平元年）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謂自乞與之也柳宗元曰哉疑辭也何哉猶曰何如也乞音氣）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揆又其季翻）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之也光欲其拒諱故不佑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語牛倨翻）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斷頸也刎武粉翻）夏五月詔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師古曰稱副也稱尺證翻）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庭中（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此庭中謂朝廷之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畜讀曰蓄）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難乃旦翻爲于僞翻）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劾戶概翻下獄遐稼翻）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應劭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爲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載孔子之言）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師古曰更歷也更工衡翻）講論不怠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娶岑娶胡婦子泥靡尚小岑娶且死（復扶又翻妻七細翻漢書作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翻陬子侯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次曰大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趣讀曰促）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先悉薦翻）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

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張晏曰：禮，婦人從夫諡。閔其見殺，故兼二諡。師古曰：共讀曰恭。余據班史，自高后以下皆從夫稱之，末嘗有諡也。至帝諡孝武，衛皇后曰思，亦以其不令終也。至於東都，如光烈、明德，始從夫而加二諡。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納其女。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姓譜：淳于出於姜姓，州公之後。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庭戶衛，掖庭戶衛，掌衛掖庭門戶，戶郎主之也。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爲我求安池監。」安池，池名；監，掌池之官。爲，于僞翻。衍如言報顯。顯因心生，辟左右，師古曰：辟，謂屏去之。音闢。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晉灼曰：報我以事，謂求池監也。少，詩照翻。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謀弒許后事。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師古曰：無事而不可。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翻。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謂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翻。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皇后也。音丘呂翻。成君卽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常先嘗，安可？」師古曰：與衆醫共雜治之，又有先嘗者，何可行毒。治，直之翻。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卽擣附子，附子與天雄、烏喙同出一種，有大毒。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幷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師古曰：大丸，今澤蘭丸之屬。合，音閤。飲，於禁翻。有頃曰：「我頭岑岑也，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衍出，過見顯，相勞問，勞，力到翻。亦未敢重謝衍。師古曰：恐人知覺之。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劾，戶槩翻。顯恐急，卽以狀具語光，語，牛據翻。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光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光自署也。余據霍光傳，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之於帝邪！李說爲是。上，時掌翻。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敺畜產遠遁逃，師古曰：敺，與驅同。是以五將少所得。少，詩沼翻。

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自張掖出塞。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自雲中出塞。師古曰：烏員，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至候山，自酒泉出塞。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自西河出塞。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姓譜：楚大夫叔山冉之後。案夫子弟子有冉伯牛、冉有。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卽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自五原出塞。卽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逗遛，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百官表：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下，遐嫁翻。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谷蠡，音鹿黎。獲單于父行，行，胡浪翻。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犁汙都尉，犁汙王之都尉也。師古曰：千長，千人之長。長，知兩翻。馬牛羊驢橐佗七十餘萬頭。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佗，音徒河翻。考異曰：常惠傳，四萬級爲三萬九千人，七十餘萬頭爲六十餘萬頭；今從烏孫傳。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

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為長羅侯。（長羅侯國屬陳留郡。賢曰：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勝，音升。）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復，扶又翻。）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師古曰：言不從帝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過發西國兵二萬人，（自烏孫還，所過西國皆發其兵。）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置，釋也。）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龜茲殺賴丹事見上卷昭帝元鳳四年。）大旱。六月己丑，陽平節侯蔡義薨。（陽平縣屬東郡。考異曰：荀紀作乙丑，誤。）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雨，于具翻。）一日深丈餘，（深，式禁翻。）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令，音零。）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重，直用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滋欲鄉和親，（師古曰：滋，益也。鄉讀曰嚮。）而邊境少事矣。是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為缿筩，（蘇林曰：缿，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筩，竹筩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師古曰：缿，若今盛錢臧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中也。筩，音同。）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訐，音居乂翻，又音居謁翻。）於是更相怨咎。

姦黨散落，（散，悉但翻。）盜賊不敢發。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由是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時伏辜。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如神。（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他狄翻。）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長，知兩翻。治，直之翻。）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為皇后，赦天下。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輿駕侍從益盛，（從，才用翻。）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縣讀曰懸。）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景帝元年，令郡國各立太祖高皇帝廟、太宗文皇帝廟。壞，音怪。）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師古曰：謂禦災異也。）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大赦天下。上素服，避正殿五日。釋夏侯勝、黃霸，以勝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揚州統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等郡。）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易，以豉翻。）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師古曰：於前，於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為外人道之。見，賢遍翻。）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建

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懲，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勝復爲長信少府，後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爲，于僞翻。）儒者以爲榮。

五月，鳳皇集北海安丘、淳于。（安丘、淳于二縣皆屬北海郡。安丘，春秋時之渠丘；淳于，春秋之州國。）

廣川王去坐殺其師及姬妾十餘人，或銷鉛錫灌口中，或支解，并毒藥煮之，令糜盡，廢徙上庸，自殺。（廣川王去，景帝子廣川惠王越之孫。師古曰：糜，碎也。）

地節元年（應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元曰地節，欲令地得其節。）

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孛，蒲內翻。）

楚王延壽（景帝立平陸侯禮爲楚王，奉元王後，傳子道、孫注、曾孫純；延壽，純之子也。）以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附助之，爲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爲妻，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機也。取，讀曰娶；遺，于季翻；長，如字。）毋後人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後，戶遘翻。）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下，遐稼翻。）冬，十一月，延壽自殺，胥勿治。

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是歲，于定國爲廷尉。（姓譜：周武王子封於邘，子孫以國爲氏，其後去邑單爲于。）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決罪皆當。）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師古曰：言知其寬平，皆無冤枉之慮也。）

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爲之涕泣。（爲，于僞翻。）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去病祀。（霍去病封冠軍侯，子嬗嗣，薨，無後，國除，故欲分國邑以封去病之後。）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illegible]復，如字[illegible]。）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復，方目翻。）疇其爵邑，（[illegible]等[illegible]。）世世無有所與。（與，讀曰豫。）

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事而不欲宣泄，重封上之，故曰封事。漢官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用皂囊。）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填，古鎮字通。）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塞，悉則翻。）宜以車騎將軍安世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以其子延壽爲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考異曰：百官表：地節三年四月戊申，張安世爲大司馬；七月戊戌，更爲衛將軍。霍禹爲大司馬，七月壬辰，禹要斬。荀紀：三年四月戊辰，安世爲大司馬。按明年四月無戊辰，七月無戊戌，又不當再言七月。以宣紀、張安世、霍光傳考之，安世爲司馬當在今年，爲衛將軍當在明年，禹死在四年七月。蓋年表旁行通連書之，致此誤也。）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公羊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惡宋三世爲大夫，（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師古曰：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也。內取於國中之大夫。世爲，恐當作無。惡，烏路翻。）及魯季孫之專權，（魯自季友立僖公，行父逐東門氏，意如逐昭公，世專魯國。至哀公，恐季氏之偪，而不能去，遂孫于邾。）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謂領尚書事也。賢曰：樞機，近要之官也。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illegible]名籍[illegible]出入[illegible]。）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師古曰：寖，[illegible]。）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屏，必郢翻。去，羌呂翻。）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illegible]）帝興于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illegible]）知民事之艱難。（艱，[illegible]。）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爲治。

(治直吏翻下同)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能也)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師古曰言各久其職事也貢父曰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子孫也非謂侍中尚書官至子孫不改易也)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師古曰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亡古無字通)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數所角翻)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匈奴壺衍鞮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以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單于之元妃也其次爲大閼氏顓音專閼音煙氏音支)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且子閭翻)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爲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也如光祿塞受降城遮虜障等城是也)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訾子移翻旁步浪翻)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爲寇(降戶江翻)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師古曰治衆者軍監之名余據軍監大軍正)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孟康曰嗕音辱匈奴種師古曰嗕音奴獨翻余謂西嗕自是一種爲匈奴所得使居左地耳非匈奴種也)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七 起閼逢攝提格，盡屠維協洽，凡六年。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師古曰：謂勸勉招懷百姓也。勞，力到翻；來，力代翻。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占，音之贍翻。治有異等之效。師古曰：異於常等。治，直吏翻。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卒，子恤翻。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貢父曰：郡使守丞，國使長史，皆一物也，故總言。師古曰：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邊郡有丞元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上，時掌翻。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子，以丙吉為太傅，太中大夫疏廣為少傅。疏，姓也。考異曰：荀紀立皇太子在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然，顏師古據疏廣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平恩侯國屬魏郡，宋白曰：魏為縣，屬廣平郡，唐屬洺州，有平恩川。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恩澤侯表，冠陽侯食邑於南陽郡。霍顯聞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恚，於避翻；歐，烏口翻。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保，保母；阿，阿母也。復，扶又翻；數，所角翻。后挾毒不得行。

五月甲申，丞相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六月壬辰，以魏相為丞相。辛丑，丙吉為御史大夫，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許伯，即許廣漢，稱伯者，蓋尊之。少，詩照翻；監，古銜翻。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師古曰：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復，扶又翻。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語，牛倨翻。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東海蕭望之上疏，言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據望之傳，為大行治禮丞。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下，遐稼翻。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他職事試之。劉仲馮曰：觀其意，共是一條，不當中分，却頗解說也。顏說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謨斷其文爾。余謂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事，次者中二千石試事，又意固是一貫，而分高次則非誤斷也。下者報聞罷，其言不可用，故報聞而罷，歸田里也。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處，昌呂翻。

冬十月，詔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師古曰：箴，戒也；匡，正也。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處，皆言其過，勿避之。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師古曰：飭，整也。復，扶又翻，下同。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籞，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籞。服虔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棲鳥，鳥入中則捕之。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臣瓚曰：籞者，所以養鳥也，設為藩落，周覆其上，令鳥不得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也。師古曰：蘇、應二說是。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治，直之翻，下同。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師古曰：貸，音吐戴翻。種，五穀種也，音之勇翻。且勿算事。師古曰：不出算賦及給徭役。霍氏驕侈縱橫，橫，戶孟翻。太夫人顯廣

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如淳曰絪亦茵馮謂所馮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于輦也以韋絮裹輪者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馮音皮冰翻與憑同薦音箭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引車輦也音晚與監奴馮子都亂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樂音洛朝直遙翻請才性翻數所角翻下同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師古曰朝謁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人也孔穎達曰漢家僕隸謂之蒼頭以蒼巾為飾異於民也上時掌翻朝直遙翻莫敢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亡古無字通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耶間古莧翻復扶又翻下同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乃去躢與蹋同為于偽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見賢遍翻數所角翻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惡烏路翻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功臣侯表平陵侯食邑於南陽郡之武當縣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任音壬守式又翻下同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兩宮未央長樂也城門京城十二門屯兵也北軍北軍八校兵也更工衡翻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大司馬大將軍冠武弁大冠今賜禹故使冠小冠也冠古玩翻亡印綬亡古無字通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散騎騎都尉以騎都尉而加散騎官也百官表云散騎中常侍皆加官得入禁中散騎騎並乘輿車如淳曰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加官是時散騎及中常侍各自一官無員也中讀曰仲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數所角翻勝音升又如字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之也監古銜翻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也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後姦猾巧瀺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賈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議傅讀曰附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齊襄公為公孫無知所殺雍廩殺無知而桓公自莒入立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世子申生重耳夷吾出奔而立驪姬之子奚齊卓子里克殺之夷吾入立是為惠公及懷公重耳自秦入立是為文公遂霸諸侯難乃旦翻伯讀曰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事見十三卷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無嗣昌邑淫亂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春秋之法君不言即位正即位正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

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治，直之翻。）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復，扶又翻。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翻。）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殺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敺與驅同。）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被，皮義翻。）大辟之計歲以萬數，（辟，毗亦翻。）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樂，音洛。）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勝，音升。）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治，直吏翻。）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上，時掌翻。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卻，丘略翻。）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皐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師古曰：皐陶作士，善聽獄訟，故以為喻也。陶，音遙。）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灋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十二月，詔曰：閒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者更興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也。當，丁浪翻。）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辭決獄事為鞫，謂疑獄也。李奇曰：鞫，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時，（為，于偽翻。稱，尺證翻。讞，語蹇翻，又魚戰翻，又魚列翻。讞，議獄也。）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師古曰：刪，刊也。有不便者，則刊而除之。）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孟康曰：召，求也，招致權著己也，權賣弄也。師古曰：孟說是也。）

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事見上卷本始二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復，扶又翻，下同。質，音致。走，音奏。更，工衡翻。）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憙（會，古外翻。憙，許吏翻。）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罪人免其刑，使屯田。）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西域諸國有逐水草與匈奴同俗者，謂之行國；其城居者，謂之城郭諸國也。）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降，戶江翻。）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以匈奴傳校之，知在三年。）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傳，知戀翻。）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為下元康二年匈奴爭車師張本。）

上自初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數，所角翻。）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是歲，求得外祖母王媼，（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曰媼。師古曰：媼，女老稱也，音烏老翻。）及媼男無故、武，（無故及武，皆媼子也。）上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日間賞賜以鉅萬計。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據外戚傳，以博平、蠡吾二縣為湯沐邑。而地理志，博平縣屬東郡。）封舅無故為平昌侯，（平昌侯國屬平原郡。）武為樂昌侯。（樂昌侯國屬東郡。恩澤侯表，武封樂昌侯，食邑於汝南。）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雞子，

深二尺五寸。深式浸翻 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詔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立廣川惠王孫文爲廣川王。本始四年廣川王去以罪自殺今復立文嗣封王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數所角翻 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灋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也孔穎達曰貧無可爲禮謂之窶 窶其矩翻 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喜許吏翻 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師古曰言嫌之如仇讎也 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好呼到翻 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益黠。盡 屏必郢翻黠下八翻 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閒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讙眾聲也音許爰翻毒許后事見上卷本始三年 甯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猝猝忽遽之貌也 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太夫人謂霍顯上官太后霍氏外孫也 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下遐稼翻 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 然惡端已見。見賢遍翻 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反 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 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衞。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魯公子季友殺慶父立僖公以安魯國遂世爲上卿專魯國之政晉公子重耳出亡趙衰從及其反國伯諸侯衰皆有功遂世爲晉卿有軍行至趙鞅遂與智韓魏分晉國田完自陳奔齊桓公禮而用之桓公之伯完與有功其後陳成子得齊國之政至田和遂篡齊而有之 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周公輔成王七年而反政於成王 而大將軍二十歲。自武帝後元二年至地節二年適二十歲 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斷丁亂翻 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襃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分扶問翻 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衞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見賢遍翻 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朝直遙翻下同 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諫其事 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 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度徒洛翻 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師古曰直讀曰值朝直遙翻 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省悉井翻 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數所角翻妖於驕翻 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菟吐故翻鼃古蛙字 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爲于僞翻 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菟同都翻 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要古腰字通 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

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苑中。處，昌呂翻。)乙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百官表：侍中、左右曹，皆加官。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惲，於粉翻。)侍中金安上、史高皆為列侯。(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惲，丞相敞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則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師古曰：右，上也。)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漢制：上書不行者，輒報聞罷。)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為，于偽翻。過，古禾翻。)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突，竈突，囪也。更，工衡翻。)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戶郎翻。)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鄉，讀曰嚮。亡，古無字通。)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數，所角翻。鄉，讀曰嚮。)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帝初立，謁見高廟，(見，賢遍翻。)大將軍光驂乘，(漢制：大駕，大將軍驂乘。驂，七南翻。乘，繩證翻。下同。)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從，千容翻。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其靳翻。)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始生也。)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復，扶又翻。下同。)乃自殺。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所倚以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亡，古無字通。)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湛，讀曰沈。)以增顛覆之禍。(晉灼曰：不揚其過也。)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卒，子恤翻。)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鮮，息淺翻。)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塞，悉則翻。)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趣，讀曰促。)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鬭椒作亂於楚，(楚若敖之支庶為鬭氏。)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左傳宣四年，子文鬭般殺於楚也。箴尹，楚官名。克黃，子文之孫。箴，之金翻。)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噍，才笑翻。)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詔減天下鹽賈。(賈，讀曰價。)又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上，時掌翻。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也。瘐，音庾，或作瘉，其音亦同。或讀作瘐，誤。據本紀，瘐死上有飢寒二字。掠，音亮。)所坐縣名爵里，(漢書本紀作名縣爵里。師古曰：名者，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

(凡要之首也，謂居先也。殿，音丁見翻。)十二月，清河王年坐內亂廢，遷房陵。(武帝元光二年，立清河王義，以嗣代孝王後。年，義之孫也。)是歲，北海太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行，下孟翻。)勃海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先，悉薦翻。)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治，直之翻；下同。)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為勃海太守。召見，(見，賢遍翻。)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嬰孩初生，體色赤，故曰赤子。積水曰潢，音黃。)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治，直之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傳，知戀翻。)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師古曰：鉤，鎌也。)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樂，音洛。)遂乃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好，呼到翻。技，渠綺翻。)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遂令民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畜，許六翻。)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勞，力到翻。來，力代翻。行，下孟翻。)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illegible])烏孫公主女為龜茲王絳賓夫人。絳賓上書言得尚漢外孫，願與公主女俱入朝。(龜茲，音丘慈。)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賞賜甚厚。初作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時以京兆杜縣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曰杜陵。訾，讀曰貲。)三月，詔以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赦天下。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本始元年，謚親曰悼。)(置園邑。復，扶又翻。)夏五月，立皇考廟。冬，置建章衛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皆有衛尉，各掌其宮門衛屯兵。)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好，呼到翻。少，詩照翻。)專厲彊壯蠭氣，(師古曰：蠭與鋒同，言鋒銳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吏逐去。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案賢，賢父上書訟罪廣漢，廣漢坐貶秩。疑其邑子榮畜教令，以它法論殺畜。榮，姓也；周有榮公，子孫以為氏。)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下，遐稼翻；下同。)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帝惡之，(惡，烏路翻。)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數，所角翻。)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漢書本傳，臣生之上有臣願言二字。)廣漢竟坐要斬。(要，與腰同。考異曰：本紀，元康二年冬，廣漢有罪，要斬。百官表，本始三年，廣漢為京兆尹，六年，要斬。元康元年，守京兆尹彭城太守遺。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望之自司直遷平原太守，元康元年自平原太守入為少府；然則廣漢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廣漢傳又云：地節三年七月，丞相傅婢自絞死。死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思歌之。是歲，少府宋疇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為泗水太傅。(泗水王傅。)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

愍百姓悉德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謂朝無直諫之臣爭讀曰諍）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迺徵望之入守少府。東海太守河東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也）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取罪人以警衆行下孟翻下改行以行同）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為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職居諸吏之上為右職）接待有禮，好惡與同之。（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於朝廷。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班書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蘇禾翻）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姓譜奚姓夏車正奚仲之後）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說讀曰悅下同）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衛候衛士候也伊循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使疏吏翻）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揚言謂宣揚其言於外也）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歃色甲翻鄯上扇翻）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憙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埶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

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更工衡翻）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仲馮曰此馬名曰象龍也宛於元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上甚說，（說讀曰悅）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灋。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師古曰比必寐翻余謂當音毗寐翻）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要覬也要一遙翻）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為于僞翻長知兩翻）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二年春正月，赦天下。

上欲立皇后。時館陶主母華倢伃（館陶縣屬魏郡華戶化翻倢伃音接予下同）及淮陽憲王母張倢伃、楚孝王母衛倢伃皆愛幸。（淮陽憲王欽楚孝王囂）上欲立張倢伃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艾音乂）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二月乙丑，立長陵王倢伃為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其父奉光為邛成侯。（恩澤侯表邛成侯食邑於濟陰邛渠容翻）后無寵，希得進見。（見賢遍翻）

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師古曰上者天子自謂也亡古無字通）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傳知戀翻稱尺孕翻過者過度之過也）越職踰灋以取名譽，譬如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師古曰殆危也）今天下頗被疾疫

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被皮義翻)毋出今年
租賦　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
詢(易以豉翻更工衡翻)　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
(近其靳翻)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
數遣兵擊車師田者(數所角翻)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
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
兵在渠犂者少埶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
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
復擾西域(復扶又翻)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
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
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
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
之大務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見賢遍翻)謂之驕兵兵
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
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
車師不足致意中(謂不足介意也)今聞諸將軍欲與兵入其
地(丞相不預中朝之議故言聞諸將軍大將軍車騎將軍前後左右將軍皆中朝官)臣愚不知此兵何
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
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也)軍旅之後必
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
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
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
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
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乃
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稱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

(曰云云此其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謂屏牆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
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
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
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
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
奏(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好呼到翻)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
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數所角翻)相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
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
(上時掌翻)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丙吉爲
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言絕口不道
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宮婢則令民夫
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閒者)章下掖
庭令考問(下遐稼翻)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
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
曾孫不謹督笞汝(師古曰督謂視察之)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
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別彼列翻)
(共居用翻養弋亮翻)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
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
終不言上大賢之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
餘材任宰相(師古曰任堪也)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
(宋白曰馮輔也翊佐也義取輔佐京師復扶又翻下同)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少府正九
卿三輔秩視九卿故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余
謂前說是)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
更治民以考功(功臣表及霍光傳皆作都成侯此承望之本傳之誤師古曰更猶經歷也更工衡翻治直之翻)
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

也。望之即起視事。師古曰：所闚謂闚其短失。　初，掖庭令張賀數爲弟車騎將軍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師古曰：徵，證也。數，所角翻。爲，于僞翻。　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少，詩照翻。　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師古曰：身死追封，故曰封冢也。　置守冢二百家。賀有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子者，言養以爲子也。　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爲，于僞翻。　安世乃止，不敢復言。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昌邑王廢歸昌邑，國除爲山陽郡，故令太守謹察之。　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下，遐稼翻。　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處，昌呂翻。　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著，明也。　曰：故昌邑王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少，詩沼翻。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隹翻。　臣敞嘗與之言，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梟，不孝鳥，一名流離。詩注：少好而長醜。爾雅作鶹鷅。草木疏曰：梟也，大則食其母。劉子曰：炎州有鳥曰梟，傴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蓋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從是而死。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音堅堯翻，又于驕翻。復，扶又翻。　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者也。鄭子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　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留守哀王園，賀父髆謚哀王。　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治，直之翻。　相殺傷者當勿灋，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許吏翻。　上乃知賀不足忌也。

三年春三月，詔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海昏縣屬豫章郡，後漢分立建昌縣。宋白曰：今建昌縣，舊海昏縣也。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縣，移建昌居焉。考異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壬子封，宣紀賀封在丙吉之前。按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

乙未，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爲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爲博陽侯；曾爲將陵侯；玄爲平臺侯；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地理志：城陽國有陽都縣。恩澤侯表：博陽侯食邑於汝南郡之南頓縣，平臺屬常山郡，博望屬南陽郡，樂成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　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師古曰：復，扶目翻。　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將使人就加印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知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　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樂，音洛。　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　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與，讀曰豫。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復，扶又翻。下同。爲，于僞翻。予謂絕弗爲通者，安世教其謁人之辭也。　有郎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翻。　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

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為，于偽翻；下同。）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以太僕而加左曹官也。）

夏，四月，丙子，立皇子欽為淮陽王。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師古曰：此老子之言，而廣引之。）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供，居共翻。張，竹亮翻。）送者車數百兩。（兩，音亮。）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廣、受，東海蘭陵人。）日令其家賣金共具，（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下同。）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樂，音洛；下同。）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為，于偽翻。）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翻。）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潁川太守黃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沈約曰：漢制，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五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畜，吁玉翻；下同。）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帥，所類翻。長，知兩翻。下同。）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去，羌呂翻；下同。）其治米鹽靡密，（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它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豪氂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猶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後，戶遘翻。）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之也。）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如淳曰：許縣丞也。據地理志，許縣屬潁川郡。郡有督郵，分部屬縣。）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數，所角翻。）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弃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治，直之翻。）徵守京兆尹；頃之，坐法連貶秩；有詔復歸潁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太守秩二千石，連貶，故以八百石居。）

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師古曰：誣告人及殺傷人，皆如舊法，其餘則不論。）

右扶風尹翁歸卒，家無餘財。秋，八月，詔曰：「翁歸廉平鄉正，（鄉，讀曰嚮。）治民異等，（治，直之翻。）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上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六人，皆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公乘，爵第八。復，方目翻。考異曰：宣紀，元康元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四年，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十斤。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非一，不容盡誤，蓋紀誤耳。）

丙寅，富平敬侯張安世薨。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恩澤侯表：扶陽侯食邑於沛郡蕭縣。諡法：好廉自克曰節。）長子弘有罪繫獄，（弘為太常，坐宗廟事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為後。（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國除為大河郡。師古曰：矯，託也。）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師古

日便利大小便音毗連翻）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下，遐稼翻。）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壞，音怪。晻，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爲丞相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侍郎名章，史逸其姓。）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師古曰：枉，屈也。）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劾，戶槩翻；下同。）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　車師王烏貴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漢遣使責烏孫，烏孫送烏貴詣闕。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開之，置郡縣，羌與匈奴隔遠，不復得通。湟中，湟水左右地也，其地肥美，故斥逐諸羌，不使居之。水經注：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逕臨羌、破羌、允街、枝陽、金城而合于大河。）及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戰國時，西戎有義渠君，爲秦所滅，子孫以國爲姓。）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仲馮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遷，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余謂羌依南山，度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此。零，音憐。）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劾，戶槩翻。）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也。旁，音步浪翻。冒，音莫北翻。）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爲寇也。零，音憐。種，章勇翻。詛，莊助翻。）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易，以豉翻。）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壹也。（數，所角翻；下同。）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武帝元鼎五年，西羌反，攻故安、枹罕，六年即平，至是五十一年。師古曰：合約，共爲要契也。令，音鈴。）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數，所角翻。誘，音酉。）閒者匈奴困於西方，（謂本始二年爲烏孫所破。）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復，扶又翻。）宜及未然爲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據充國傳，狼何，小月氏種。）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鄯，上扇翻。燉，音屯。）充國以爲：「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翻。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爲姓耳。變开爲井，字之訛也。零，音憐。罕，即罕字。）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行，下孟翻；下同。）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師古曰：視，讀曰示；示，語之也。）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兩府，丞相、御史府也。此視，觀也。）分別善惡。（別，彼列翻。）是時比年豐稔，穀石五錢。（比，毗至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八 起上章涒灘，盡玄黓閹茂，凡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中

神爵元年 以神爵集，改元。 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 時以方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 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 後漢志：越巂郡青蛉縣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水經注曰：禺同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倏忽。醮，即召翻。 於是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使，疏吏翻。 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 見，賢遍翻。 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師古曰：趨，讀曰趣。普，博也。趨，七喻翻；舍，讀曰捨；施，式智翻。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應劭曰：矻矻，勞極貌。如淳曰：健作貌。師古曰：如說是也。矻，口骨翻。 及至巧冶鑄干將， 干將，吳寶劍名，闔閭所鑄。 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 孟康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 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 師古曰：溷，亂也。音胡困翻。 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 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 及至駕齧膝，參乘旦， 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膝。乘旦，日[illegible]至，故曰乘旦。乘，食證翻。 王良執靶， 晉灼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靶，音霸，謂轡也。 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躊躇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 韓哀附輿， 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哀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 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悽愴，寒冷也。燠，於六翻；煖，乃短翻。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 易，以豉翻。 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圄空之隆； 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而刑措不用，故囹圄空虛也。圄，音圉，同。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內，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內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匡，謂一匡天下；合，謂九合諸侯。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 王逸曰：悃愊，志純一也。亦猶實也。 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 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 太公困於鼓刀， 師古曰：鼓刀，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也。 百里自鬻， 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繆公。 甯子飯牛， 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飯，扶晚翻。 離此患也。 師古曰：離，遭也。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聖知之君， 知，讀曰智。 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 師古曰：冽，風貌也。冽，音列。 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 孟康曰：蜉蝣，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蜉蝣，甲蟲也，好叢聚而生，朝生而夕死。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陸璣云：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唫，音吟。 由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辭也。皇，美也。言美哉眾多賢士

生此周王之國也。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讀曰乂。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其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爲號，當依晉音耳。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應劭曰：楚有柘桑，烏棲其上，枝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師古曰：應、張二說皆有據。逢，皮江翻。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被，皮義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師古曰：殫，盡也。太平之責塞，師古曰：塞，滿也。塞，悉則翻。優游之望得，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呴噓，皆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呴，吁于翻。噓，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離，力智翻。

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好，呼到翻。下同。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遠，于願翻。幾，居希翻。上由是悉罷尚方待詔。此尚方非作器物之尚方，尚，主也，主方藥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詔岐伯使尚方，是也。初，趙廣漢死後，爲京兆尹者皆不稱職，稱，尺證翻。唯敞能繼其迹，其方略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

上頗修飾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爲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值。治，直吏翻。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斷，丁亂翻。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治，直之翻。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余謂此以仁壽二字並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折也。毆，與驅同。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爲世俗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則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誅，責也，求也。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也。治，直吏翻。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皋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陶，音遙。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爲郎。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師古曰：琱，刻鏤爲文。瑑，音篆。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上以其言爲迂闊，師古曰：迂，遠也。音于。不甚寵異也。吉

遂謝病歸。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零音憐。黠，戶八翻。）縱兵擊其種人，（種，章勇翻。下同。）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洸怒，不信其心而無嚮慕之。仲馮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釁，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嚮，於是與他族皆叛也。余謂恐怒，仲馮說是。無所信嚮，不信漢，不嚮漢也。作怨怒者，通鑑略改班書之文，成一家言。降，戶江翻。）遂刦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背，蒲妹翻。）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至浩亹，（浩亹縣屬金城郡，有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孟康曰：浩亹音合門。師古曰：浩音誥，水名也。亹者，水流夾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蓋疾言之，浩為閤耳。杜佑曰：浩亹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又曰：廣武縣西南有漢浩亹縣故城。）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師古曰：重，音直用翻。）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令音零。）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將，即亮翻。下同。）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翻。下同。）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昭帝始元六年置金城郡，唐蘭州地。）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俱奏上也。上，時掌翻。下兵上同。）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背，蒲妹翻。）願陛下以屬老臣，（師古曰：屬，委也。屬音之欲翻。）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將，即亮翻。）六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蒲內翻。）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校，戶教翻。下同。）度輒營陳，（立營陳，則虜不得而犯，諸軍可以相繼而度河。陳讀曰陣。）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驍，堅堯翻。誘音酉。）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陿，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峽而夾水曰陿。陿，四望者陿名也。陿音狹。）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落都，山名也。據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樂都城。後漢志浩亹縣有雒都谷。劉昫曰：唐鄯州治故樂都城。）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師古曰：杜，塞也。）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軍士，（師古曰：饗，飲之。）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數，所具翻。語，牛倨翻。）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鬭而死，可得邪！（言充國持重不戰，羌欲一鬭而死不可得也。）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金城西部都尉也。種，章勇翻。質音致。）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同，并取滅亡。別，彼列翻。）天子告諸羌人：犯灋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時募羌能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女子及老弱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翻。）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姓譜：夏啓封支子於莘，莘、辛相近，遂為辛氏。漢初申蒲為趙將，名將及徙家隴西，遂為隴西人。余按此敘辛武賢之世，然既以莘為辛，而又以申章合之，以其聲相近也。然周自有太史辛甲。）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劉昫曰：漢金城郡之金城縣，罕羌所處也。後漢置西海郡，晉乞伏乾歸都於此，唐為蘭州五泉縣。余據漢書，羌豪靡忘鮮水海地，於王莽置西海郡，即此。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餘吾，非此鮮水也。）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復，扶又翻。）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下，遐稼翻。下同。）令議之。充國

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師古曰：商，計度也。）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復，報也。載，子亥翻。）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殆，僅也。韻略云：近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刦略，（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畔，非其本心。）故臣愚冊（冊，謀也，籌也。）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就其郡而拜之。）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食謂穀麥之屬也。或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臧匿山中，依險阻，（臧，古藏字。）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師古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皸音軍。瘃，竹足翻。）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翻。）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爲將軍者皆樂此。樂音洛。）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復，扶又翻。）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爲寇，（師古曰：謂阻依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灋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致人，引致而取之。致於人，爲人所引也。）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燉，徒門翻。）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須，待也。）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背，蒲妹翻。）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著，直略翻。）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累，力瑞翻。下累重同。）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上，時掌翻。）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師古曰：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重，直用翻。）道阸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速，今行太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還，謂回還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降，戶江翻。）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兩音亮。）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以聞。

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以自營衛)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爲于僞翻卒子恤翻)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

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度徒洛翻)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上時掌翻)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卽亮翻)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師古曰繡衣謂御史)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行下孟翻)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復扶又翻敗補邁翻)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爲司農中丞耿古國名晉所滅子孫以爲氏謂告語也)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使疏吏翻)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爲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卒讀曰猝下可卒同又卒死同)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知讀曰智)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難乃旦翻調徒弔翻)徭役不息恐生他變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易以豉翻)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度徒洛翻)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大小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時掌翻)上報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孰與熟同復扶又翻)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余據此言本之孫子)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鄧展曰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者也羌虜卽羌賊耳無預於胡)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爲一校校戶教翻)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師古曰並讀如本字又音步浪翻併讀曰並並亦俱也)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度徒洛翻)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臨羌縣屬金城郡其西北卽塞外)以示羌

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閒與閑同。治，直之翻。）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徼幸而出。徼，堅堯翻，又一遙翻。）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師古曰：瘃謂因寒而墯指者。）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師古曰：閒謂軍之閒隙者也。閒，古莧翻。）又亡驚動河南大开、（服虔曰：當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亡，古無字通。）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隍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繇，古傜字通。）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復，扶又翻。下同。期讀曰朞。）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眾攻之而不能害。（燉，徒門翻。數，所角翻。）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羸，倫為翻。）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種，章勇翻。）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度，徒洛翻。）不戰而自破之冊也。（冊與策同。）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卒，讀曰猝。）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師古曰：言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罷讀曰疲。）貶重以自損，（貶重謂貶中國之威重也。）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言大兵出塞而還，人有歸志，不可使復留屯以備羌。）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復，扶又翻。下同。）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亡，古無字通。下同。）媮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上，時掌翻。下，遐稼翻。）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詰，去吉翻。）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數，所角翻。下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大司農朱邑卒。上以其循吏，閔惜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是歲，前將軍龍頟侯韓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龍頟侯國屬平原郡。師古曰：今書本頟字或作額，而崔浩云有龍頟村，作額者非。頟音洛。）

丁令比三歲鈔盜匈奴，（令，音零。比，毗至翻。鈔，楚交翻。）殺略數千人，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史言匈奴衰。）

二年春正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夏五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定計以定數計算也。）

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必能得之 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注曰兵入曰振旅振整也旅眾也杜預曰振整眾而還也 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孫愐曰漢又有浩星公治穀梁說輸芮翻 眾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埶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見賢遍翻 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言一時用兵之事當以實數奏豈可以自矜伐為嫌 兵埶。國之大事。當為後灋。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為于偽翻卒子恤翻復扶又翻 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師古曰且音子閭翻 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 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宣紀五月羌斬猶非楊玉降充國傳五月奏罷屯兵秋羌斬猶非楊玉降今從傳 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眾王。餘皆為侯為君。師古曰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 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處昌呂翻 詔舉可護羌校尉者。護羌校尉之官始見於此范曄曰漢武帝時諸羌與匈奴通攻令居安故圍枹罕遣李息徐自為擊平定之始置護羌校尉 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四府丞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并後將軍為五府 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若今言惡酒者 不如湯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拜者拜官護羌校尉時節護諸羌 有詔更用臨眾。更工衡翻 後臨眾病免。五府復舉湯。復扶又翻下同 湯數醉酗羌人。數所角翻酗況務翻酗字也師古曰醉怒曰酗 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史終言其事卒子恤翻 辛武賢深恨充國。以破羌將軍賞而格不行 上書告中郎卬泄省中語。辛武賢在軍中時與卬宴語卬言張安世始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為安世宜全度之由此安世得免武賢恨充國告卬以此罪 下吏自殺。下遐稼翻 司隸校尉魏郡蓋寬饒。百官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蓋音古盍翻齊大夫食采於蓋其後以為氏至漢初有蓋公 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灋。任中書官。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為中書官帝因之淺其恭謹少外黨賢曰中書內中之書也 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召讀曰邵 以灋律為詩書。師古曰言以刑法成教化也 又引易傳。傳直戀翻 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下遐稼翻下同 時執金吾議。按公卿表是歲南陽太守賢為執金吾 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師古曰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己 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 上書訟寬饒曰。訟者訟其冤也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為于偽翻 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 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託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於近侍也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 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劾戶概翻辟毗亦翻 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九月。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剄古鼎翻 眾莫不憐之。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旁步浪翻 欲入邊為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此侯不見於表蓋無食邑猶前羌陽雕為言兵侯之類也 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餘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據充國傳書此事於征羌之前通鑑因匈奴內亂書於此以先事 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乃

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閼氏（事見二十四卷地節二年。閼氏音焉支。）顓渠閼氏卽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語牛倨翻。）後數日。單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翻。）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將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爲握衍朐鞮單于（且子余翻。朐音劬。鞮丁奚翻。）握衍朐鞮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師古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其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容兩稱而言耳孫者當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己之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握衍朐鞮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師古曰狦音先安翻。）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康居烏孫間小國。數見侵暴（數所角翻。）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師古曰長其衆爲之長帥衆七紐翻長知兩翻。）日逐王先賢撣（鄭氏曰撣音纏束之纏師古曰音田。）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師古曰晉音是也。）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太初元年。）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卽帥其衆欲降漢（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使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小王將者以禪小王將兵者也一曰匈奴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以下凡二十四長爲大王將其餘爲小王耳將卽亮翻。）隨吉至河曲（黃河千里一曲此曲在金城塞界。）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將如字領也詣也。）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功臣表歸德侯食邑於汝南。）吉既破車師（事見上卷地節二年。）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師古曰并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上封吉爲安遠侯（功臣侯表安遠侯食邑於汝南之慎縣。）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遠近均也中音竹仲翻考異曰百官表曰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年初置鄭吉傳以神爵爲地節也西域傳又云神爵三年亦誤。）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烏壘城與渠犂田官相近陽關在敦煌龍勒縣西宋白曰伊州伊吾縣漢伊吾盧地宣帝時鄭吉爲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卽此永平末取此地置宜禾都尉。）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西域諸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以僮僕視西域也今日逐王既降西域諸國悉屬漢故僮僕都尉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握衍朐鞮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薄胥堂立爲屠耆單于從才用翻。）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元貴靡楚主解憂長男也。）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復扶又翻下同重直龍翻。）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下遐稼翻下同。）大鴻臚蕭望之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臚陵如翻。）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謂本始二年破匈奴也。）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匈奴婚親也。）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盛爲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敦煌（敦音屯也。）未出塞。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爲昆彌。號狂王（本約見二十四卷本始二年岑娶漢書作岑陬。）常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少詩照翻下同敦徒門翻。）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復扶又翻。）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繇古傜字通。）天子從之。徵還少主（考異曰烏孫傳請昏在元康二年望之傳云神爵二年按元康二年望之未爲鴻臚蓋誤以神爵爲元康也。）

三年春三月丙辰高平憲侯魏相薨恩澤侯表高平侯食邑臨淮陽拓縣諡法博聞多能曰憲夏四月戊辰丙吉為丞相吉尚寬大好禮讓好呼到翻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治直吏翻下同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俸扶用翻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如淳曰漁奪也謂奪其利便也晉灼曰許慎云捕魚之字也師古曰漁者若言漁獵也晉說是也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石則益五斗考異曰宣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韋昭曰若食一石則益五斗荀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蓋以十五難曉故改之然詔云以下恐難指五十斛也是歲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構會吏民之後構會吏民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師古曰構結也俗多怨讎延壽改更教以禮讓更工衡翻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灋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土木為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好呼到翻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爭讀曰諍行下孟翻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治直之翻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周禮地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漢諸郡以八月都試講武事也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師古曰趨讀曰趣鄉讀曰嚮趣七諭翻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長知兩翻相率以孝弟弟讀曰悌下孝弟同不得舍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不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荊木也即今之荊子也箠止蘂翻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施式豉翻或欺負之者

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其人何以為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刺七亦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掾于絹翻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剄古頂翻延壽涕泣遣吏醫治視治直之翻厚復其家復方目翻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令之必行禁之必止無違者也斷獄大減斷丁亂翻由是入為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高陵縣屬左馮翊行下孟翻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重直用翻賢長吏謂縣令丞也續漢志縣有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民以興善行賢曰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傳知戀翻過下傳相同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兄故云相移復扶又翻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歙與翕同許及翻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馮翊所領高陵櫟陽翟道池陽夏陽衙粟邑谷口蓮勺鄜頻陽臨晉重泉郃陽祋祤武城沈陽褱德徵雲陵萬年長陵陽陵雲陽凡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師古曰紿誑也紿音蕩亥翻匈奴單于又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師古曰恚恨也恚於避翻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留單于庭也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師古曰奧音郁鞬音居言翻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九 起昭陽大淵獻盡玄黓涒灘凡十年

中宗孝宣皇帝下

神爵四年春二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地節四年潁川太守黃霸入為左馮翊以霸為潁川太守至元康三年霸入守京兆尹數月還故官至是適九年中間入尹京兆是在潁川前後八年 政事愈治。治直吏翻下為治政治同 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數所角翻 潁川尤多。夏四月，詔曰：潁川太守霸宣明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鄉讀曰嚮弟弟上讀曰悌 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師古曰畔田界也 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行下孟翻 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師古曰呼留若者王之號也勝之其人名考異曰匈奴傳握衍朐鞮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蓋即謂此也

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

河南太守嚴延年為治陰鷙酷烈，眾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 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傳知戀翻又直戀翻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 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也伯長也 延年素輕黃霸為人，及比郡為守，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翻 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行下孟翻 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年老頗悖，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翻 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饋遺之甚厚。遺于季翻 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樂音洛 取告至長安，師古曰取告取休假也 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下遐稼翻 得其語言怨望誹謗政治數事。十一月，延年坐不道棄市。

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風俗通引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高堂隆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終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到洛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原父曰報者謂斷決囚為報耳非奏得報也如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準斷是所謂報也 母大驚，便止都亭，凡郡縣皆有都亭秦法十里一亭郡縣治所則置都亭 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數所具翻 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守式又翻治直之翻 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 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用翻 因為母御歸府舍。為于偽翻下同 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之盈翻 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亡亦當死也 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不謂如此也 行矣！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 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師古曰稱其賢智也

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虐好殺伐，好呼到翻 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謂左谷蠡王以下至左大當戶統兵者也數所角翻 左地貴人皆怨。會烏桓擊匈奴東

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狦先安翻，又所姦翻。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子余翻。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謂卜疾河。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汙我。師古曰：言若汝所居處自死。汙，烏故翻。握衍朐鞮單于恚，自殺。恚，於避翻。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都隆奇本立握衍朐鞮單于，故亡之。且，子余翻。其民盡降呼韓邪單于。降，戶江翻。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閒者，立為左谷蠡王，谷，音鹿；蠡，盧奚翻；下同。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屠耆使二子守單于庭，而身西還也。師古曰：瞀，音莫候翻。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畤，音止。皇太子冠。冠，古玩翻。考異曰：按宣紀，太子冠在此年，而荀紀於元康三年，蓋因疏廣去位事，已云皇太子冠，至是又重複言之，蓋誤也。

秋七月，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撣兄右奧鞬王與烏籍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撣，音纏，又音田。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戶謀，師古曰：揭，音丘竭翻；唯，音弋癸翻。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犂當戶。復，扶又翻。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犂單于。奧，音郁；鞬，居言翻。烏籍都尉亦自立為烏籍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奇擊烏籍。烏籍、車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籍、呼揭皆去單于號，去，羌呂翻。共并力尊輔車犂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犂單于。車犂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闟敦地。師古曰：闟，音蹋；敦，音頓，又音對。

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卒，子恤翻。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悌。仲馮曰：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此弟直自為弟耳。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己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左馮翊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師古曰：廩主藏穀，犧主養牲，皆所以供祭祀也。校，居孝翻。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卒，子恤翻。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奢僭踰制。師古曰：試騎士，每歲大試也。余謂即都試也。按延壽傳：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

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所謂奢僭踰制者也。[illegible]又取官銅物，候月食鑄刀劍，效尚方事，[illegible]師古注曰：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又漢制，尚方主作御刀劍。及取官錢私假繇使吏；師古曰：假，謂雇賃也。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治，直之翻。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奏，進也。炙，之夜翻，燔肉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為，于偽翻。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二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考異曰：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荀紀作正月。按漢制，常以正月郊祀，蓋荀悅作紀之時本猶未誤也。又楊惲傳曰：行必不至河東矣，蓋時亦幸河東祠后土，史脫之也。車騎將軍韓增薨。五月，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大將軍。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蕭望之意常輕吉，上由是不悅。丞相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時繁延壽為丞相司直。師古曰：繁音婆。又使吏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吏為望之家有所買賣，而吏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請逮捕繫治。秋八月壬午，詔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以太子太傅黃霸為御史大夫。

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谷蠡音鹿黎。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車犂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降，戶江翻。下同。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敦為義陽侯。師古曰：呼遬累，其官號也。遬，古速字。累，音力追翻。功臣侯表：新城侯食邑於汝南之細陽，義陽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考異曰：宣紀：呼遬累單于帥眾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驀單于子左大將軍率眾降侯，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謼遬累單于率眾降侯。此即屈與溫敦也。未嘗為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是時李陵子復立烏籍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從，才用翻。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

光祿勳平通侯楊惲，功臣侯表：平通侯食邑於汝南之博陽。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伐，矜也。行，身所行也。能，才所堪也。行，下孟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好，呼到翻。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樂，音洛。人有上書告長樂罪，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曰：「惲上書訟韓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易，以豉翻。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脛，下頂翻。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於人何以得活。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真人，正人也。鼠所以不容穴，正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窶音其羽翻，數音山羽翻。又語長樂曰：語，牛倨翻。『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晏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事下廷尉。下，遐稼翻。廷尉定國奏惲怨望，為訞惡言，于定國也。訞與妖同。大逆不道。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考異曰：宣紀：十二月，楊惲坐前為光祿勳有罪，免為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荀紀因而用之。惲傳：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又因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罪，下獄，死。又楊譚傳稱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按百官表，惲以神爵元年為光祿勳，五年免；戴長樂亦以其年為太僕，五年免；杜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為御史大夫。又按蕭望之傳，使光祿勳惲策免望之，其事在今年八月，惲猶為光祿勳，至四年四月乃有日食之變。蓋惲以今年十二月免為庶人，至四年乃死，宣紀誤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博陽定侯丙吉薨。

班固贊曰：古之制名，必由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易大傳有是言。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也。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埶也。

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師古曰：名位在衆人之上也。余謂此言其相業冠漢后耳。冠，古玩翻。）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黜，降也。陟，陞也。）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稱，尺證翻。）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虖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

二月壬辰，黃霸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治，直之翻。）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鶡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鶡音芬，字本作鳻，此通用耳。鳻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鶡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鬬死不止，故用其羽飾武臣首云。今時俗所謂鶡雞者也，音曷，非此鳻雀也。）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爲，于僞翻。）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余據鄭玄周禮注，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後漢之司徒府，則前漢之丞相府也。）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口雖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史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圖，謀也。）曰：『臣問上計長史守丞以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皇天報下神爵。』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知，與智同。）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恐羣臣莫敢白其事也。）而長史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師古曰：舍，廢也。讀曰捨。）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爲淳，以水澆之則味漓薄。樸，大質也，割之散也。）並行僞貌，有名亡實，（亡，古無字通。）傾搖解怠，（師古曰：解，讀曰懈。）甚者爲妖。（妖，於驕翻。）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亡，古無字通。行，下孟翻。）而以僞先天下，（先，悉薦翻。）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師古曰：軼，過也。音逸。）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復，扶又翻。）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丞，（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選令爲檢式，（師古曰：檢，局也。音居儉翻。）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干。）以正明好惡。」（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慚。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樂陵縣屬平原郡。師古曰：樂，音來各翻。史高，高者帝祖母史良娣兄恭之長子。）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尚書屬少府。成帝建始四年，增置爲五員。自文帝罷太尉官，至景帝以周亞夫爲太尉，尋罷；至武帝以田蚡爲太尉，罷後不復除授。）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自在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言具知其材實。）君何越職而舉之？」（丞相職總百官，進賢退不肖；霸薦史高，以爲所薦非其人，可也；以爲越職則非也。蓋自武帝以來，丞相之失其職也久矣。）尚書令受丞相對，（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帝既使尚書召問霸，故使尚書令受其對也。尚書令、中書令，沈約以爲兩官，並已見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得免罪也。）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復，扶又翻。）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治，直之翻。）

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減天下口錢。（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赦天下殊死以下。

六月辛酉，以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考異曰：荀紀作辛巳。百官表作辛酉。按長曆，此月丙午朔，無辛巳。）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處，昌呂翻。）

廣陵厲王胥使巫李女須祝詛上，求爲天子。（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祝，職救翻。詛，莊助翻。）事覺，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

四年春，胥自殺。

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右谷蠡王入侍。（考異曰：按匈奴傳，呼韓邪稱臣，即遣銖婁渠堂入侍，事在明年。時匈奴有二單于，不知此單于爲誰也。余按通鑑據班紀而書

此事又參考匈奴傳以明其異。以邊塞亡寇，亡，古無字通。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時穀石五錢。所謂穀賤傷農者也。數，所角翻。少，詩沼翻。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穀貴時減賈而糶，賈讀曰價。名曰常平倉，常平倉始此。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楊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師古曰：闔，閉也。為，于偽翻。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治，直之翻。惲宰相子，惲，宰相楊敞之子也。有材能，少顯朝廷，少，詩照翻。一朝以晻昧語言見廢，晻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行，下孟翻。常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復，扶又翻。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師古曰：君至尊，父至親。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原父曰：惲但云送終三年，本不及放逐三月也。余謂惲之此言，實因廢棄而有怨望之意。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作苦，謂耕作勞苦也。史記：秦作伏祠，改蜡曰臘。釋名曰：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金畏火，故三伏皆庚日。曆忌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至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庚日必伏。毛晃曰：夏有三伏，冬有臘，故稱歲時伏臘。亨羊炰羔，師古曰：炰，毛炙肉也，即今所謂爊也。余按：羊子曰羔，未離乳者也，其肉嫩美。炰，音步交翻。斗酒自勞。勞，音來到翻。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李斯上秦王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治田曰田，田，音堂練翻。詩云：無田甫田。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貞實之物，當在囷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萁，豆莖也，音基。治，直之翻。人生行樂耳，樂，音洛。須富貴何時！』師古曰：須，待也。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謂為可也。又惲兄子安平侯譚，惲兄忠嗣父敞爵安平侯，忠卒，譚嗣。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謂惲有發霍氏謀反之功也。且復用。」復，扶又翻。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為，于偽翻。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蓋司隸事見上卷神爵二年。韓馮翊事見上元年。蓋，古盍翻。會有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如淳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佐，主猥馬吏也。有史，有佐，名成也。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下，遐稼翻。予，讀曰與。惡，烏路翻。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與腰同。妻子徙酒泉郡。譚坐免為庶人。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眾心，厭，於葉翻，愜也。其為善政之累大矣。累，力瑞翻。周官司寇之灋，有議賢、議能。周官小司寇之職，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鄭玄註曰：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鄭眾曰：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治，直之翻。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揚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為臣之自失。揚子或問：臣之自失。曰：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匈奴閏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郅支都單于庭。郅支忘呼韓邪讓立之恩，以兄弟而尋干戈，為漢所誅，宜矣。

甘露元年以甘露降紀元。說文：露，潤澤也。五經通義：和氣津凝為露也。蔡邕月令曰：露者，陰之液也。

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處，昌呂翻。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下也。下，遐稼翻。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李奇曰：絮，音絮。師古

（曰絜姓也音女居翻又音人餘翻舜其名）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舜以敞被奏當免在位不久也）安能復案事（復扶又翻）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事（罪不至死而以事致之所謂文致也治直之翻）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主簿處郡閤下主文簿因以名官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汝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行下孟翻）舜家載尸幷編敞教（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前也）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爲庶人（下遐稼翻）敞詣闕上印綬（上時掌翻）便從闕下亡命（此即令之得自便也師古曰亡命不還其本縣也賢曰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數月京師吏民解弛（師古曰弛放也解讀曰懈或如字）抱鼓數起（盜賊發也枹音膚數所角翻下同）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敞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劾戶概翻下同）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治行裝而隨使者也）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西都之制爲三輔者列於九卿待罪者謙言也謂身居其官而不稱職則將有竄黜之罪故謂居職爲待罪西都之臣率有是言）坐殺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貸音土戴翻宥罪曰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爲符教也）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背蒲妹翻）傷薄俗化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不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見賢遍翻）拜爲冀州刺史（冀州部魏郡鉅鹿常山清河趙國廣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間等國　考異曰荀紀載於五鳳二年因楊惲事并致此誤也百官表敞以神爵元年爲京兆尹八年免敞傳亦云爲京兆九歲免）敞到部盜賊屏迹（屏必郢翻）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常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好呼到翻下同從千容翻）帝作色曰（師古曰作動也意怒故動色）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師古曰姬周之政）且俗儒不達時宜（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師古曰眩亂視也音胡眄翻）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光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庭直也不庭不直也一說以諸侯不朝爲不庭治直之翻）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爲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復扶又翻）夫儒有君子有小人（論語孔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謝顯道之說曰志於義則大是以謂之君子志於利則小是以謂之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爲治也（治直吏翻下同）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皐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契息列翻陶音遙）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哉非所以訓示子孫垂遺將來者也

淮陽憲王好法律（淮陽王欽上之子也好呼到翻）聰達有材王母張倢伃尤幸（倢伃音接予）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疏讀曰疎數所角翻少詩照翻倚於綺翻許氏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事見二十五卷元康四年）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

嘗王爲呼韓邪計曰（師古曰：嘗，音才移翻。）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役爲下。）以馬上戰鬭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余謂：壯士健鬭，則戰死乃本分必有之事。）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郅支，兄也；呼韓邪，弟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爲諸國之長。長，知兩翻。下同。）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忝辱之，更令卑下也。余謂：此言先單于與漢爭爲長雄，而今單于臣事之，是卑辱先單于於地下也。）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復，扶又翻。）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且鞮侯單于，呼韓邪之曾祖也。復，報也。且，子余翻。）雖屈彊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翻。）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難，乃旦翻。）呼韓邪從其計，（從左伊秩訾王之計也。）引衆南近塞。（近，其靳翻。）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銖，音殊。婁，音力于翻。）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二月，丁巳，樂成敬侯許延壽薨。（恩澤侯表：樂成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夏，四月，黃龍見新豐。（見，賢遍翻。）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復，扶又翻。）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至烏孫。（候，衛候也，爲和意之副。任，音壬。）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易，以豉翻。）遂謀置酒，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正下也。）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師古曰：瘦，音搜。赤谷城，烏孫國都，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帛。（治，直之翻。）因收和意、昌，係瑣（係瑣，即今之鎖索也。）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北山在烏孫之北也。）（翎與翕同，音許及翻。）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是歲，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通渠積穀，欲以討之。（時立表穿渠於卑鞮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鞮，[illegible]翻。）初，楚主侍者馮嫽，（師古曰：嫽，音了。嫽者，其名也。）能史書，（史，吏也。史書，猶言吏書也。）習事，（內習漢事，外習西域諸國事也。）嘗持漢節爲公主使，（使，疏吏翻。）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烏孫國官，相大祿之下，有左右大將二人，蓋貴人也。）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說，輸芮翻。）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處。（處，昌呂翻。）帝徵馮夫人，自問狀。（即此事與詔問趙充國事參而觀之，通鑑所紀一千三百餘年間，明審之君一人而已。）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元貴靡，肥王翁歸靡長男，楚主解憂所生也。事始上卷神爵二年。）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翎侯人衆，漢復遣長羅侯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別人民地界。（復，扶又翻。校，戶教翻。別，彼列翻。）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爲漢以兩昆彌勞費張本。）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囂爲定陶王。（考異曰：諸侯王表十月乙亥立，今據宣紀。）詔赦天下，減民算三十。（師古曰：一算減錢三十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珠厓郡反。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杜延年以老病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爲御史大夫。秋，七月，立皇子宇爲東平王。冬，十二月，上行幸萯陽宮屬玉觀。（服虔曰：萯陽宮在鄠，秦文王所起。伏儼曰：在扶風。李斐曰：萯，音倍。師古曰：服說是也。服虔曰：屬玉觀，以玉飾，因名焉，在扶風。李奇曰：屬玉，音燭，鳥名，其上有此鳥，因以爲名。晉灼曰：屬玉，水

為似馬臂以名觿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觿音之欲翻，觿工玩翻。是歲，營平壯武侯趙充國薨。恩澤侯表：營平侯食邑於濟南。夫以趙充國之賢之功，而班史列之恩澤侯表者，以其初封以定策功也。如衛青、霍去病本以破匈奴功封，而班史亦列於恩澤侯，以其由衛思后戚屬得進也。班史書法猶有古史官典刑，後之為史者不復知此矣。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先，悉薦翻。第與第同。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師古曰：與讀曰豫。問籌策焉。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按班志，漢五原郡，即秦九原郡，治九原縣，別有五原縣。宋白曰：漢五原故城在今勝州榆林縣界。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欲於甘露三年正月行朝禮。朝，直遙翻。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此議猶依傍成周盛時朝諸侯之制。先、後，皆去聲。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言班曆所不及也。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望之此議取春秋傳王者不治夷狄之意。馬絡曰羈，牛靷曰縻，言其在荒服，待之若馬牛然，取羈縻不絕而已。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無所不通也。亨，火庚翻。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逸書也。余謂此語或者伏生之書有之，今國語猶載此言。言其來服荒忽亡常。亡，古無字通。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朝，朝見也。享，獻也。古者諸侯見於天子，必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卒，讀曰猝，師古子恤翻。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謂朝明年正月朔也。朕之不德，不能弘覆。覆，敷救翻。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illegible]也。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故天王有入無出，大夫出不言奔，欲一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商頌殷武之詩也。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國語：祭公謀父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貢則[illegible]名，有不王則[illegible]德，[illegible]讓不貢，告不王，[illegible]之令，有文告之辭。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illegible]下又有郡字。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illegible]衛也。七郡，謂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後至長安也。[illegible]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白虎通：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蔽也。晉灼曰：盭音戾。師古曰：盭，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孟康曰：玉具，摽首鐔衛盡用玉為之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鐔音淫。衛字本作璏，其音同耳。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為一放也。棨戟十，師古曰：棨，有衣之戟也。棨音啓。安車一乘，鞍勒一具，師古曰：勒，馬轡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稱為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也。如淳曰：長平，阪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謂眭城阪也。上自甘泉宿池陽宮。池陽縣屬左馮翊，有池陽宮。宋白曰：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陳，如字，列也。又讀曰陣。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師古曰：觀，示也。觀，古玩翻。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余按武帝遣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築亭障列城，後人因謂之光祿塞。有急保漢受降城。[illegible]支來攻，故請有急入城自保。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功臣表：高昌侯食邑於千乘。樂音洛。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之西北。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

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朝漢後，咸尊漢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麒麟閣在未央宮中。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像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云蕭何造。畫，古畫字通。）灋其容貌，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圖畫功臣自此始。劉攽曰：麒麟閣股肱之方，魏、丙列於霍、張、韓、趙之下，則知漢之丞相在中朝諸將軍之後矣。梁丘，姓也，左傳齊有梁丘據。）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

鳳皇集新蔡。（師古曰：新蔡縣屬汝南郡，春秋蔡平侯自蔡徙此，因名。）

三月己巳，建成安侯黃霸薨。（恩澤侯表：建成侯食邑於沛。）五月甲午，于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恩澤侯表：西平侯食邑於臨淮。）太僕沛郡陳萬年為御史大夫。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梁丘賀、大夏侯勝、小夏侯建、穀梁赤。）

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土思者，懷故鄉也。）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楚主本以宗室女號烏孫，今待之如公主之制，比皇女。）後二歲卒。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小。）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使，疏吏翻。）都護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師古曰：烏孫王號昆彌，中子大祿，皆其國官名。又其國官有大監二人。）漢許之。其後段會宗為都護，乃招還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漢舊儀：御之秩，良人視八百石，爵比左庶長。師古曰：更，音工衡翻。祝，職救翻。詛，莊助翻。）太子以為然。及死，太子悲恚發病，（恚，於避翻。）忽忽不樂。（樂，音洛。）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元城縣屬魏郡。應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王賀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天漢二年。）見於丙殿，（殿蓋以甲乙丙丁為次，因名。見，賢遍翻。）壹幸，有身。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應劭曰：甲館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如淳曰：畫堂，堂名。甲觀，觀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甲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為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飾。）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大孫，常置左右。（適讀曰嫡。嫡，正也。世適者，謂正統繼世之重也。政君之入太子宮，亦姬侍耳，以子貴，遂為正妃。驁，五到翻。大，讀曰太。為王氏篡漢張本。）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坐禽獸行，賊殺不辜，廢，徙房陵。（師古曰：行，下孟翻。地節四年，立廣川王文，海陽，文之子也。丙亂禽獸行。考異曰：諸侯表作汝陽，宣紀、景十三王傳作海陽，今從之。）

冬十月，未央宮宣室閣火。

是歲，徙定陶王囂為楚王。

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焉。

黃龍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復自還，（復，扶又翻。）即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兩兄，屠耆、閏振也。）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目，漢書作自。）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郅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度，徒洛翻。）乃益西近烏孫，（近，其靳翻。）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因北擊烏

揭堅昆丁令，并三國，揭音桀令力丁翻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數所角翻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至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晉書天文志曰天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又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孛蒲內翻入紫微。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屬之欲翻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外屬如本字從外家言外家也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漢尚書典樞機凡諸曹文書眾事皆由之自是之後凡受遺輔政者皆領尚書事至于東都曰錄尚書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八即位即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三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師古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治直吏翻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師古曰械者器之總名也一曰有盛為械無盛為器鮮少也言少有能及之者技渠綺翻鮮息淺翻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稱尺證翻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李奇曰推亡者若郅支為無道天下苦之有滅亡之形周武帝推而殲之固存者如呼韓邪以道撫民上下一心勢必能存因而堅固之今匈奴內自紛爭宣帝能翻呼韓邪而固存之走郅支使遠遁是謂推亡也師古曰尚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故引之推吐雷翻信威北夷，師古曰信讀曰申古字通用一說恩信及威並著北夷余謂前音是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師古曰侔等也殷之高宗及周之宣王也

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蘇林曰上官后皇后曰皇太后。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 起昭陽作噩盡屠維單閼凡七年

孝元皇帝上 荀悅曰諱奭之字曰盛應劭曰諡法行義悅民曰元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為陽平侯恩澤侯表陽平侯食邑於東郡 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太常掌諸陵邑故亦有公田苑師古曰振業者振起之令有作業 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師古曰賦給與之也貸假也種音之勇翻賈公彥曰種食者或為種子或為食用 封外祖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文穎曰戴侯許廣漢諡法典禮不愆曰戴余按廣漢先坐腐刑及薨無後今以嘉紹封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西都參用士人東都始以宦者為中常侍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樂府員大凡八百二十九人武帝所立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養馬三十萬匹 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上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姓譜貢姓子貢之後行下孟翻 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己問以政易咸卦君子以虛受人師古曰虛己謂聽受其言也數所角翻 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廄馬百餘匹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稍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往翻 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少詩沼翻下同 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齊冠帶衣履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文繡以給袞龍之服地理志襄邑亦有服官師古曰齊三服官李說是也縰與纚同音山爾翻紈今之方目紗也紈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紗也襄邑自出文繡非齊三服也 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萬萬為鉅萬 廄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鱉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惡烏路翻惡有所言者惡以天下儉其親此語承上園陵事 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 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此所謂取女過度也 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 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 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乘繩證翻去羌呂翻 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漢制天子晏駕後宮送葬因留奉陵寢 廄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舍讀曰捨 以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稱尺證翻為于偽翻樂音洛 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治直之翻 太僕減穀食馬水衡減肉食獸太僕掌輿馬漢舊儀云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輅軨大廄也馬皆萬匹水衡都尉掌上林苑食獸謂虎豹之屬師古曰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易以豉翻 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先悉薦翻後戶遘翻斷丁亂翻 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

元之棄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爲賢！知而不言，爲罪愈大矣。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復，扶又翻。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是歲，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車師故地。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鎭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在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余謂車師之地，又不在三十六國之中，當從師古前說爲是。宣帝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附，故復屯田故地。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畤，音止。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數，所角翻。見，賢遍翻。治，直吏翻。陳王者之事也。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明經有行，言其通於經術且行修飭也。行，下孟翻。百官表曰：散騎，加官，騎並乘輿車。師古曰：並，音步浪翻。騎而散從，無常職也。給事中，給事禁中也。散，悉亶翻。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嚮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弘，姓也；衛有大夫弘演。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漢書：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令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文書衆事；僕射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已見前。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白，奏也。決，斷也。貴幸傾朝，朝，直遙翻。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師古曰：詭辯，謂違道之辯也。中，竹仲翻。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忤，五故翻。睚，五懈翻。眦，仕懈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翻。危法，謂以法危之。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議論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師古曰：建白，立此議而白之。「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處，昌呂翻。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刑人不在君側，故曰應古。近，其靳翻。由是大與高、恭、顯忤。師古曰：忤，謂相違逆也。忤，五故翻。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於中書也。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散騎給事中，中朝官也；宗正，外朝官也，故云出。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數，所角翻。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會，工外翻。上書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朋所奏之章示堪也。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橅，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爲欲慕其遺，日昃不食，追周、召之蹤，然後已乎？昃讀曰側，其字從日仄。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沒齒而已矣。應劭曰：下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於延陵，讓國而耕於皋澤。朋云望之所爲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耕皋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自謙言趨走之使也。沒齒，終身也。如將軍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召讀曰邵。庶幾，居希翻。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余謂接待以意者，推誠待之，接以殷勤。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推，吐雷翻。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見，賢遍翻。下同。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前將軍，謂望之也。待詔華龍行汙穢，師古曰：華，音胡化翻，姓也。行，下孟翻。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車騎將軍，謂史高。疏，讀與疎同。候望之出休日，漢制，自三署郎以上入直禁中者，十日一出休沐。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上，時掌翻。下，遐嫁翻。下同。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數，所角翻。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

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省，悉井翻，察也，悟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劉更生為宗正，九卿也；周堪為光祿大夫。聞，音問。下，遐稼翻。）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宣帝五鳳二年，蕭望之為太子太傅，至黃龍元年為八年。）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忘，巫放翻。）其赦望之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二月，丁巳，立弟竟為清河王。（考異曰：荀紀竟作實，今從漢書。）戊午，隴西地震，敗城郭屋室，壓殺人眾。（敗，補邁翻。考異曰：劉向傳云二月地大震，今從元紀。）三月，立廣陵厲王子霸為王。（宣帝五鳳四年，廣陵厲王胥以罪自殺，國除，今復立其子。）詔罷黃門乘輿狗馬，（師古曰：黃門，近署也，故親幸之物屬焉。百官表：黃門寺屬少府。乘，繩證翻。）水衡禁囿，（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禁圃等九官令丞。）宜春下苑，（孟康曰：宜春宮名也，在杜縣東。晉灼曰：史記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師古曰：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少府佽飛外池，（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左弋，十一官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弋為佽飛。佽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如淳曰：佽飛具矰繳以射鳧鴈，給祭祀，是故有池也。佽飛，荊人，入水斬蛟，勇士也，故以名官。佽，音次。）嚴籞池田，（蘇林曰：嚴籞，飾池上之屋及其地也。晉灼曰：嚴籞，射苑也。許慎曰：嚴，弋射所蔽也。池田，苑中田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假與貧民。又詔赦天下，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夏，四月，立子驁為皇太子。（驁，五到翻。）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敞傳云：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所謂材輕也。任，音壬。治，直之翻。）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朝，直遙翻。考異曰：元紀此詔在今冬。按劉向傳云：前弘恭、石顯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然則望之等黜免在今春地震前也。又曰：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望之傳曰：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荀紀見望之死在十二月，因置此詔於彼上耳。）關東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己酉，地復震。（復，扶又翻。下同。考異曰：劉向傳曰：冬，地復震。元紀此月詔曰：一年中地再動。漢紀在七月己酉，今從之。）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百官表：諫大夫秩比八百石，中郎秩比六百石，並屬光祿勳。）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相，息亮翻。）恭、顯及許、史兄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外親，謂母黨也。上，時掌翻。下同。）言：地震殆為恭等，不為三獨夫動，（師古曰：三獨夫，謂蕭望之及周堪、更生也。獨夫，猶言匹夫也。為，于僞翻。）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塞，悉則翻。下同。）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散騎中郎者，本為中郎而加散騎官也。）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有罪，非人譖訴之也。下，遐稼翻。復，扶又翻。）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史不載伋書，不知其所稱引者何詩。詩小雅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豈伋所引者即此詩乎？亡，古無字通。）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詘與屈同。）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言人所重者性命也。）望之所坐語言薄罪，（既以語言為薄罪，則不當下吏，孝元於此又不能察其顯之姦，可謂不明矣。）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太常掌諸陵縣，執金吾掌徼循京師。蕭望之時居杜陵，故令太常發執金吾車騎往圍其第，以恐脅之，速其自盡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好，呼到翻。）勸望之自裁。（自裁，謂自殺也。）於是望之仰

天子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趣讀曰促；和，戶臥翻。無久留我死！遂飲鴆自殺。鴆，直禁翻。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時掌翻。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動左右。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為，于偽翻。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平曰墓，封曰冢，高曰墳。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易，以豉翻。夫恭、顯之譖訴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辯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底，致也。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復，扶又翻。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為中書令。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儋耳郡，事見二十卷武帝元鼎六年。儋，丁甘翻。在海中洲上，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數，所角翻。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據賈捐之傳，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始元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復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海中洲上，以黎母山為主，環山列置諸縣；山南縣，置於黎母山之南也。師古曰：更，音工衡翻。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捐之時待詔金馬門。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師古曰：此禹貢之辭也。漸，入也；一曰：浸也。暨，及也。被，皮義翻。漸，子廉翻。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之[illegible]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今弋陽縣。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物咸樂其生，樂，音洛。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故曰越裳也。師古曰：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著衣裳始為稱號。王充論衡作越常，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晉志曰：吳孫皓置九德郡，周時越裳氏地。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之時，斷獄數百，賦役輕簡。斷，丁亂翻；下同。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數，所角翻。父戰死於前，子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巷哭者，哭於巷也。號，戶刀翻。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衆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樂，音洛。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悁，縈年翻，又古縣翻。悁悁，忿也。詩：中心悁悁。又急貌。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子計翻，又子詣翻。余謂擠，排也，推也。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荊，荊州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為讎敵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言珠厓又在荊之南，去京師萬里。復，扶又翻。駱越之人，南越王尉佗以兵威役屬西甌、駱。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余謂今安南之地，古之駱越也。宋白曰：貴、賓二州，亦古駱越地。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范成大曰：今邕管溪峒及欽、海[illegible]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區區也。一曰：圜。

貌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海中有珠，珠母者蚌也，採珠必蠻丁，皆居海艇中，以大組繫環，飛採以石懸大組，別以小繩繫蠻丁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舡人乃救取，人緣大組上，然而死於採珠者亦多矣，此我　太祖皇帝所以罷劉氏媚川都也。師古曰：犀狀如牛，頭如豬而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劉欣期交州記曰：犀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綫，自本達末，則為通天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雞卽駭矣；其真者刻為魚，銜入水，水開三尺。本草圖經曰：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為上。郭璞爾雅注曰：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卽食角，小而不橢。瑇瑁如龜，其甲相覆而生，若甲然，甲上有斑文。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此蓋指宣帝神爵元年羌反時。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續漢志：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百官表：少府掌山林池澤之稅，以給共養。劭註曰：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毋與無同。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為猶用也。治，直之翻。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降，戶江翻。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捐之，賈誼曾孫也。

三年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背，蒲妹翻。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下同。欲屯田與之相守，以待其斃。通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王制：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祭用數之仂。鄭氏曰：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夫以凶年之入制經用之什一以供祭，則宗廟之禮宜有不備者矣。況乎辟不嫌之辱哉！辟讀曰避。嫌讀作慊，慊苦簟翻，言厭也，意自足也。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卽安置之。余謂：便處者，各隨其所便而處之也。處，昌呂翻。不欲，勿彊。」彊，其兩翻。

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長沙煬王旦，定王發之玄孫，初元元年薨，無後，今立其弟紹封。鄭氏曰：煬音供養之養。謚法：好內遠禮曰煬，去禮遠衆曰煬。長信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繇讀曰徭。六月，詔曰：「朕惟烝庶之饑寒，烝，衆也。遠離父母妻子，離，力智翻。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師古曰：不急之事，故云非業也。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師古曰：費，用之物務減省。條奏，毋有所諱。」是歲，上復擢周堪為光祿勳，復，扶又翻。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猛，張騫孫也。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畤音止，下同。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徒，有罪居作者。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文穎曰：姓姬，名延年，其祖父姬嘉，本周後，武帝元鼎四年封為周子南君，奉周祀。師古曰：承休侯國在潁川郡。上行幸雍，雍，於用翻。祠五畤。畤音止。夏，四月，有星孛于參。孛，蒲內翻。天文志：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銳，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參，所今翻。上用諸儒貢禹等之言，詔太官毋日殺，師古曰：不得日日宰殺。所具各減半；師古曰：具，食具也。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師古曰：秣，養馬以粟秣食之也。正事，謂駕供祭祀蒐狩之事，非游田者也。乘，繩證翻。秣音末。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角抵見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三年。齊三服官、北假田官、李斐曰：主假賃見官田與民，收其假稅也，故置田農之官。晉灼曰：匈奴傳：秦始皇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王莽傳：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師古曰：晉說是也。酈道元曰：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鹽鐵官、常平倉。武帝置鹽鐵官，宣帝置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武帝為博士官置弟

子五十人昭帝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令不限員數以廣學者後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令民有能通一經者皆復復方目翻省刑罰七十餘事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爲御史大夫禹前後言得失書數十上上時掌翻上嘉其質直多采用之匈奴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郅支遣子入侍見上卷宣帝甘露元年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谷姓也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匡衡以爲郅支單于鄉化未醇師古曰不雜曰醇醇音也厚也鄉讀曰嚮下同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畜許六翻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illegible]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郅支畏威德不敢桀傲也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師古曰舍止也不敢近邊近其靳翻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庭郅支單于庭也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考異曰陳湯傳初元四年郅支求侍子元帝紀五年谷吉使匈奴不還湯傳又云御史大夫貢禹議吉不可遣按禹今年六月始爲御史大夫或者郅支以明年求侍子而吉以五年使匈奴也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數所角翻下同與諸翕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而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幷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宣帝黃龍元年郅支都堅昆郅支素恐又怨烏孫郅支爲烏孫事亦見二十七卷黃龍元年聞康居計大說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也中竹仲翻財與纔同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妻七細翻予讀曰與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人民毆畜產去師古曰毆與驅同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西域傳烏孫國治赤谷城西至康居蕃地五千里若云空虛者五千里則自赤谷以西皆不居矣此已抵其國都不得云西邊也陳湯傳作且千里當從之冬十二月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

永光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師古曰撞音丈江翻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應劭曰從官謂宦者及虎賁羽林太醫太官是也師古曰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從才用翻下同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樂音洛天下幸甚上即日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行下孟翻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而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三月赦天下雨雪隕霜殺桑雨于具翻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酎直又翻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乘繩證翻說文冠豢也所以豢髮弁冕之總名也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刎扶粉翻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齋潔不得入廟祠也原父曰一說是也時上欲入廟汙烏故翻上不說先毆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驅導乘輿也說讀曰悅毆讀曰驅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諭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乃從橋九月隕霜殺稼天下大饑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

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考異曰：百官表：七月癸未，大司馬高免；辛亥，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十一月戊寅，丞相定國免。荀紀：七月己未，高免。薛廣德傳：酎祭後月餘，以歲惡民流，乞骸骨，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月日參差，未知孰是，故皆沒不書。)廣德歸，縣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為榮。(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縣車之義，以洎小臣」是也。貢父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及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縣，讀曰懸。)

帝之為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即位，賜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埶，(好，呼到翻。)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屢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於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接，平昌侯王無故之子。)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數，所角翻。)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濟，子禮翻。)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師古曰：韶，舜樂名。簫，管之屬。成，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言感至和也。)至周幽、厲之際，(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師古曰：薄，迫也，謂掩迫也。沸，涌出也。騰，乘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霜降失節，(謂正月繁霜也。正月，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師古曰：言雜亂也。渾，音胡本翻。)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翻。)忠讒並進。章交公車，(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傳「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午，音五故翻。剌，音來曷翻。)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更，工衡翻。)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其誑罔天子也。營，謂回繞之。勝，音升，下同。)分曹為黨，(師古曰：曹，輩也。)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治，直吏翻。數，所角翻。見，賢遍翻。)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翻。)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師古曰：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斷，丁亂翻。)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師古曰：否，音皮鄙翻。)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長，知兩翻。治，直吏翻，下同。)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鯀，崇伯之名，即禹父也。共工，少昊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音工本翻。共，音恭。驩，音火官翻。處，昌呂翻。)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翻。)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勝，音升。)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也，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余謂季孟，季孫、孟孫之通稱耳。與孔子偕仕者，季孫斯、孟孫何忌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師古曰：此邶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己志須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師古曰：踰時，三月也。)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除惡無所避也。探，吐南翻。)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師古曰：讇

古諸字。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去，羌呂翻。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間，古莧翻。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辱也。音丁禮翻。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放言於外以誣人曰流言。孔穎達曰：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為飛書以誣毀，若今之匿名書，曰飛文。師古曰：譁，讙也，音火瓜翻。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師古曰：柏舟之詩，言仁人不遇之詩。悄悄，憂貌。慍，怒也。悄音千小翻。慍，於問翻。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師古曰：事具見論語。更，工衡翻。譽，音余。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師古曰：事見尚書。傳，柱戀翻，遞也。比，頻寐翻。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詩小旻：歙歙訿訿。毛氏注曰：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於上。爾雅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韓詩云：不善之貌。歙與潝同，許急翻。訿，音紫。數設危險之言，數，所角翻。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用翻。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孔子有兩觀之誅，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為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觀，古玩翻。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知，讀曰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周，成王；唐，唐堯。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遠，于願翻。壞散險詖之聚，壞，音怪。詖，師古曰：揆，度也。險言曰詖。詖，彼義翻。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斷，丁亂翻。別，彼列翻。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比，毗至翻，下同。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浸潤，鄭氏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孔子曰：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譽，音余，下同。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邪？」師古曰：齗齗，忿嫉之意也。齗，音牛斤翻。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漢人謂同州鄉而居者為州里。臣見眾人聞堪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為，于偽翻，下同。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始以剛直特立，姓譜：諸葛氏，先本琅邪諸縣人，徙陽都，時人本其先之所居，謂之諸葛氏。風俗通云：葛嬰為陳涉將，有功而誅，孝文錄其後，封諸縣侯，因并氏焉。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數，所角翻，下同。在位者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春夏生長之時，故仲春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春夏而繫治人，為不順天時。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下，遐稼翻。以為城門校尉。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不內省諸己，省，悉景翻。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師古曰：言舉其事以報怨。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譽，音余，下同。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槐里，周之犬丘，秦曰廢丘，高帝二年改曰槐里，屬右扶風。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去，羌呂翻。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

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治，直吏翻。）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安在哉！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師古曰：謂說其長短。余謂此言數陳其短耳。數，所角翻。）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復，扶又翻。下同。見，賢遍翻。）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按百官表：初元四年，京兆尹成；永光四年，光祿大夫琅邪張譚為京兆尹，四年不勝任免。蓋是時成已去而譚未除，是以缺官也。）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興字君蘭。考異曰：荀紀作君簡，今從漢書。）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賈捐之字君房。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續漢志曰：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是時石顯為中書令，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疑兩官並置也。百官表：成帝建始元年，尚書令五鹿充宗為少府，五年，貶為玄菟太守。逆而數之，則知充宗是年猶為尚書令也。姓譜：趙大夫食采於五鹿，以邑為氏。）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治，直吏翻。）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師古曰：第，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譽，音余。下同。）以為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下，遐稼翻。）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更，工衡翻。）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為中山王。

匈奴呼韓邪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久之，單于竟北歸庭，民眾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二年春二月，赦天下。

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為丞相；右扶風鄭弘為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赦天下。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匡衡時以博士給事中。風俗通云：匡，魯邑，句須為之宰，其後氏焉。）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灋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比，毗至翻。行，下孟翻。）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為，于偽翻。）今日大赦，明日犯灋，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好，呼到翻。下同。徼，工堯翻。）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一赦也。錯，置也。錯，音千故翻。）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楨幹，版築之具。題曰楨，旁曰幹，以築垣牆，喻治天下也。楨，音貞。）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師古曰：上，謂崇尚也。治，直吏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師古曰：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灋，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是乃四方之中正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灋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翻。）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謂陰陽之氣相侵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鴆翻。）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應劭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晻，謂日食也。師古曰：晻，與暗同。）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近，其靳翻。遠，于願翻。）

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 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說讀曰悅 遷衡為光祿大夫。

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比毗至翻又毗必翻 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約法三章事見九卷高帝元年赦自古有之至於大赦則始於秦高祖既并天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後世因之為永制 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更工衡翻 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羣盜並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

秋七月。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師古曰彡音所廉翻又音先廉翻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彡音先冉翻 詔召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比毗至翻 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曰漠無聲也音莫 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竟古境字通用背蒲妹翻 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帥讀曰率 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亟紀力翻 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量也音聊 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調。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折而設翻調徒弔翻 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無小思慮而大計也 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以刀兵利為犀晉灼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 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兩將軍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也 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且足猶言且可也斂力贍翻 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被皮義翻 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擇 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為寇難也難乃旦翻 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見賢遍翻 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種章勇翻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翻 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之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 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為萬倍也 固爭之。不能得。言奉世不能得請也 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將即亮翻 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任立為右軍屯白石韓昌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任音壬 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羌衆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校戶教翻 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上時掌翻為于偽翻 八月。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之。昭帝時宮以捕上官桀功封弋陽侯千秋其子也弋陽侯國屬汝南應劭曰弋山在西北 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復扶又翻 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曰自別有此韓安國非武帝時人也 未進。聞羌破而還。詔罷吏士。吏軍吏士卒也 頗留屯田。備要害處。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一（起上章執徐，盡著雍困敦，凡九年。）

孝元皇帝下

永光三年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三月，立皇子康爲濟陽王。（濟，子禮翻。）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謚法：大慮行節曰考。）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許嘉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罷鹽鐵官、博士弟子員，見上卷初元五年。）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復，方目翻。）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繇，古徭字通。）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諸堪猛事見上卷元年。稽，音啟。）因下詔稱堪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中書令石顯管尚書，（師古曰：言管其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據帝紀及百官表，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此蓋言顯與牢梁、五鹿充宗、伊嘉、陳順五人皆典領尚書事，雖未置定員，實亦五人也。）堪希得見，（見，賢遍翻。）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音於今翻。）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按貢禹傳，定漢宗廟迭毀之禮，未及施行而卒，其後韋玄成等毀廟之議又不純用禹說，觀其奏言天子七廟，孝惠、孝景親盡宜毀，蓋以惇考廟足爲七廟也。）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爲太宗廟，宣帝復尊武帝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春秋之義，王不祭於下土諸侯，故以爲不應古禮。）天子是其議。秋七月戊子，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也；武哀王，高祖兄也；昭哀后，高祖姊也；衛思后，戾太子母也；戾后，即史良娣也。）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諸陵分屬三輔。（師古曰：先是諸陵總屬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服虔曰：元帝所置陵也，未有名，故曰初。）詔勿置縣邑及徙郡國民。

五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畤，音止。）三月，幸河東，祠后土。秋，潁川水流殺人民。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盩厔縣，其中有射熊館。）大獵。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用韋玄成等之議也。（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皇、孝惠廟皆親盡，宜毀。）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好，呼到翻。見，賢遍翻。）人人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外戚傳曰：元帝加昭儀之號，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濟，子禮翻。）踰於皇后、太子。（昭儀位次皇后，今寵踰之。）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疏，所據翻，條陳也。）「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覆，敷又翻。）然而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更，工衡翻，下同。上復，扶又翻，又也；下復，扶目翻，反也。）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

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樂音洛。）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遵先帝之法制，揚先帝之功烈也。）以定羣下之心。詩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衡守詩學，此必詩傳之言。傳，直戀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治，直之翻。師古曰：彊，勉也，音其兩翻。）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少，詩沼翻。）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斷，丁亂翻。）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師古曰：湛讀曰沈。忘，巫放翻。）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比，毗至翻。）唯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以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師古曰[illegible]）（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為國風之首。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昏義曰：昏者，禮之本也。冠，古玩翻，下同。）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下同。長，知兩翻。）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先，悉薦翻。）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illegible]）眾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探，吐南翻。）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illegible]）當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辭。）

初，武帝既塞宣房，（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二年。塞，悉則翻。下同。）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館陶縣屬魏郡。河水自此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勃海章武縣入海，過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郡，行千五百里。師古曰：屯音大門翻。而隋氏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復，扶又翻。）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於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據溝洫志，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師古曰：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也。按唐博州高唐縣，漢靈縣地，鳴犢河在縣西。宋白曰：魏州夏津縣，本漢鄃縣地，漢初為鄃縣，故城在今德州西南五十里，天寶元年改為夏津縣。）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隕石於梁。（據五行志，隕石于梁國。）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冬，河間王元坐賊殺不辜，廢，遷房陵。（元，河間獻王德之來孫也。）罷孝文太后寢祠園。（孝文太后，薄氏，葬霸陵之南。）上幸虎圈鬬獸，（圈，求阮翻。下同。）後宮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上，時掌翻。）左右貴人傅倢伃等皆驚走。（傅倢伃，即傅昭儀，蓋後進號也。倢伃音接予。）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坐，徂臥翻。）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傅倢伃慙，由是與馮倢伃有隙。（為後傅太后誣殺中山馮太后張本。）馮倢伃，左將軍奉世之女也。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為信都王。（考異曰：荀紀與[illegible]作[illegible]，今從漢書。）

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風俗通云：鄭武公子段封於京，其後氏焉。姓譜云：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後以國為氏。又左傳云：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灼曰：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為京氏。洪氏隸釋云：漢中黃門譙敏碑云：其先故國師譙贛，[illegible]傳道與京君明。此碑以譙為焦。左傳楚師伐陳，取焦夷。杜預謂焦今譙縣。若是，則焦、譙可以通用。）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主一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更，工衡翻。）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為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說讀曰悅。數，所角翻。）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

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化者也。一曰萬物之類也。）末世以毀譽取人，（譽音余。）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灋。（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准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武帝置十三州刺史，各部一州，故曰部刺史。復，扶又翻。）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閒宴時而入見天子。見，賢遍翻。）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治，直吏翻。下同。）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師古曰：卒，終也。卒，子恤翻。）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豎刁見十八卷武帝元光五年。趙高事見秦紀。）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以幽厲卜之，所以辨吉凶；以幽厲卜，所以致治亂。）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賈，古曾字。春秋所記，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道，言也。師古曰：與讀曰歟。考異曰：故資政殿學士鄧元得兩浙錢氏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十二字，今取之。）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師古曰：圖，謀也。）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師古曰：言已曉此意。）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皆大雅抑詩之辭也。鄭氏箋曰：言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又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導之熟，不可啓覺也。藐藐然，不入也。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諄，之純翻；又之閏翻。藐，美角翻。爾雅云：悶也。）孝元之謂矣！

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灋，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上，時掌翻。為，于偽翻。塞，悉則翻。）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遠，于願翻。師古曰：欲出之令遠去。）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師古曰：建，立議也。）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灋治郡。（治，直之翻。）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歲竟，歲終也。傳，知戀翻。下同。）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數，所角翻。）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離，力智翻。）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言蒙帝哀憐而許之。）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日封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蒙氣，以日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謂日也。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京房易傳曰：蒙如塵雲，臣叔陵及親，茲謂周。時厥異蒙，大臣厭小臣，茲謂蔽。）

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晉書天文志曰：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復，扶又翻。下同。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據孟康注，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上大夫覆陽，蓋以是候之。師古曰：覆，掩蔽也。音敷救翻。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以辛巳蒙氣占己卯、庚辰二日也。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鳳，陽平侯王禁之子。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灋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灋者，房占候之灋，著之於書者也。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又有水涌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中，竹仲翻。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小忠，謂以諫殺身而無益於國；大忠，謂諫行言聽，而身與國同休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姓譜：正姓，宋上卿正考父之後。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陝縣，屬弘農郡。周、召二伯，東西分治，以陝為界，即此地也。陝，音式冉翻。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願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翻。邪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言人君雖安其邪說而不之覺，天氣必為之變而失其常。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帝弟也。下，遐稼翻；行，下孟翻。多從王求金錢，欲為王求入朝。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者，皆具說之。為，于偽翻。妻，七細翻。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也。論語孔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皆持東與王，以為信驗。淮陽國在關東。石顯知之，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治，直吏翻。詿，古賣翻。皆下獄，棄市。考異曰：元紀及荀紀，京房死皆在此年末。按房傳，二月末上封事，去月餘徵下獄，自百官表，八月癸亥，匡衡為御史大夫，房死必不在歲末也。紀不知月日，故繫之歲末耳。妻子徙邊。鄭弘坐與房善，免為庶人。免御史大夫也。御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數，所角翻。下同。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咸時丞相韋玄成言雲暴虐無狀，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顯以此奏咸漏泄省中語。高帝三年改廢丘為槐里，屬右扶風。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重，直龍翻。重足，累足也。累足而立，故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姓譜：牢姓，孔子弟子琴牢之後。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翻。若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己，間，古莧翻。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使，疏吏翻；將命曰使。諸官，諸官府也。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音之欲翻。羣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稱，尺孕翻。任天下之怨。師古曰：任，當也。任，音壬。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

（曰對眞裁同。）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數，所角翻。勞，力到翻。）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遺，于季翻。師古曰：賂遺，謂百官羣下所遺也。訾讀與貲同。）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事見上卷初元二年。）恐天下學士訕己，（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翻。）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薦貢禹事，當在顯譖殺京房、陳咸之前，故以初字發語。）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論語孔子答顏淵之言。遠，于願翻。下同。）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塞，悉則翻。）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論語孔子答季康子之言。）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眞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眞，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眞，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眞，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眞，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眞，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眞，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眞，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眞，然後脩之。（核與覈同，謂精確得其實也。行，下孟翻。）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八月癸亥，以光祿勳匡衡爲御史大夫。（鄭弘坐京房免，以衡代之。）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此昭帝上官后也。）冬十一月，齊楚地震，（此指齊楚古國之大界。）大雨雪，樹折屋壞。（雨，于具翻。折，而設翻。）

三年夏六月甲辰，扶陽共侯韋玄成薨。（共音恭。）秋七月，匡衡爲丞相。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於康居。（師古曰：漢書及湯本充西域之使，故先言使，而後序其官職及姓名。使，疏吏翻。）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郅支[illegible]振，攻破呼韓邪，又殺伊利目，屢破烏孫兵，故乘勝氣而驕也。）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康居王以女妻郅支，事見上卷初元五年。）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截其四支。都賴，水名。余謂都賴水在康居國郅支城旁。）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卽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之物。遺，弋季翻。）不敢不予。（予讀曰與。）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殺谷吉見上卷初元五年。師古曰：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戹，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爲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

湯爲人沈勇有大慮，（沈，持林翻。）多策略，喜奇功，（師古曰：喜，音許吏翻。）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種，章勇翻。）西域本屬匈奴，（武帝雖通西域，匈奴猶役屬之，至宣帝時朝呼韓邪，降日逐，西域乃咸屬漢。）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聞，音問。）侵陵烏孫、大宛，（宛，於元翻。）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爲，于僞翻。降，戶江翻。）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平妙翻，又匹妙翻。悍，胡幹翻，又下罕翻。）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好，呼到翻。數，所角翻。畜，許六翻。）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師古曰：屯田車師者。）毆從烏孫衆兵，（師古曰：毆，率之令隨從也。毆與驅同。下同。）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也。保，安也。）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載，子亥翻。）延壽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此時已稱天子爲國家，非至東都始然也。）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將沮壞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與讀曰豫。猶與，卽猶豫也。）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師古曰：沮，止也，壞也。音材汝翻。）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劾，戶概翻。自劾，自奏其矯制之罪也。）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別，彼列翻，分也。校，戶教翻。[illegible]陽威、合騎、白虎之校，併[illegible]校尉、戊校尉、己校尉爲六校。校，戶

教翻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
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温宿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北至
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
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文穎曰闐音填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
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
用翻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
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
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勿抄掠也
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閒謂密呼也閒古莧翻諭以威信與飲
盟遣去既與之飲又與之盟也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
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復扶又翻貝
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
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
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
身入朝見朝直遙翻見賢遍翻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
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當此時甘延壽止為西域都護以將兵故稱將軍至
光武時遂以竇融為都護諸將軍後之都護盡護諸將也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
使數往來相答報數所角翻下同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為
單于遠來為于偽翻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
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
師古曰忽忘也又輕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
各翻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
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師古曰傅讀曰附陳讀曰
陣下同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幟昌志翻數百人被甲乘
城師古曰乘謂登之以備守也被皮義翻下同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
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

招漢軍曰鬬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翻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
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射而亦翻下同
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薄伯各翻四
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塹七豔翻塞悉則翻鹵楯為
前戟弩為後楯食尹翻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
外有重木城重直龍翻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
薪燒木城孔穎達曰薪樵也大樵曰薪詩云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是大故用斧也夜數百騎欲
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
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言郅支自
計無所往而可也郅支已出復還復扶又翻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
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被皮義翻諸閼氏夫人數
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中竹仲翻諸夫人頗
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
中人木城中人也師古曰呼音火故翻下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
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和胡臥翻夜數犇營不利輒
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余謂乘驚也乘火起之勢
面驚之也鉦鼓聲動地鉦音征鐃也其狀似鈴杜佑曰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周禮以金鐲節鼓近代
有大銅疊懸而擊之以節鼓曰鉦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推吐雷翻並
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師古曰大內單于之內室也
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軍候假丞
杜勳斬單于首漢制軍行有各部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又都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
候千人各二人杜勳本為軍候而假丞也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
鹵獲以畀得者師古曰畀與也各以與所得人音必寐翻凡斬閼氏太子名王
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閼於焉翻氏音支生虜百四十五人降
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降戶江翻師古曰賦謂班與之
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王領兵共圍郅支單于者也予讀曰與

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翻。余謂混爲一者，合四海之內，同稟命於一人，天下之治，出於一也。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大夏，西域國名，在大宛西南。師古曰：謂漢爲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陳，讀曰陣。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晉灼曰：槀街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槀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之客館也。又曰：蠻夷邸若今鴻臚館。崔浩以爲槀當爲橐，橐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縣，讀曰懸，下同。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等以爲：方春，掩骼埋胔之時，禮記月令：孟春掩骼埋胔。注云：謂死氣逆生氣也。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瓚說是也。骼，音工客翻。胔，音才賜翻。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六月甲申，中山哀王竟薨。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游，謂宴游；學，謂講學。師古曰：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及薨，太子前弔，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是時，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護，謂監護也。上以責謂丹。師古曰：謂丹者，告語也。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謂哀感而神氣爲之耗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見，賢遍翻，下同。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音之欲翻。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涇水逆流。藍田縣屬京兆。水經：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過霸陵縣西，北流注于渭。孟康曰：安陵岸，惠帝陵旁涇水岸也。

五年春三月，赦天下。夏六月庚申，復戾園。壬申晦，日有食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時上寢疾，久不平，以爲祖宗譴怒，故盡復之，唯郡國廟遂廢云。永光四年罷郡國廟。

是歲，徙濟陽王康爲山陽王。濟，子禮翻。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喜者，以郅支既誅，而己無後患也。懼者，以漢威彊，懼復得罪而滅亡，如郅支也。上書願入朝見。朝，直遙翻。見，賢遍翻。

竟寧元年應劭曰：呼韓邪單于願保塞，邊竟得以安寧，故以冠元也。師古曰：據如應說，竟讀爲境，古之用字，境、竟實同。但詔云長無兵革之事，竟者，終極之言，言永永安寧也。既無兵革，中外安寧，豈止境上？若依本字而讀，義更弘通也。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爲漢家壻。壻，音細。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師古曰：保，守也。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下，遐稼翻。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被，皮義翻，下同。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冒，如字，又莫北翻。治，直之翻。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卻也。音人羊翻。建塞徼，起亭隧，徼，吉弔翻，境也。小障也。隧，猶塞也。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抄寇也。音遂。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所謂大磧也。少，詩沼翻，下同。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長，知兩翻。如罷備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被，皮義翻。覆，敷又翻。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事見二十四卷宣帝地節二年。省亭隧，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

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復扶又翻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毛晃曰必定辭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關梁謂於水陸要會之處因山險而設塞以譏陸行者為關或立石或架木或維舟以譏舟行者為梁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冀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為于偽翻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背蒲妹翻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見侮也易音弋豉翻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樂音洛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黠下八翻起塞以來百有餘年自武帝起塞時至此時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治直之翻下同勝音升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壹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繇古傜字通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曰猝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師古曰車騎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鄉讀曰嚮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專壹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為于偽翻下同故使嘉曉單于毛晃曰曉開諭也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語牛倨翻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師古曰伐謂矜其功力余謂此言其矜畫計定匈奴之功耳非力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歸單于庭也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求使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使疏吏翻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單于號王昭君為寧胡閼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皇太子冠冠古玩翻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馮昭儀即馮倢伃進號昭儀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修敕宜侍帷幄師古曰逡音千旬翻敕整也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見賢遍翻逡請閒言事上聞逡言顯專權大怒罷逡歸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臚陵如翻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選第者選其有行能者而第其高下之次也而野王行能第一行下孟翻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

以陛下度越衆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翻當音毗寐翻）三月丙寅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亡古無字通）心辯善辭（言心辯於是非而善於辭令辯別也）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使疏吏翻）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以詔褒之文觀之不用五鹿充宗而用張譚何也帝亦知充宗爲石顯之黨也）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爲少府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師古曰召讀曰邵治直吏翻行下孟翻好呼到翻）癸卯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永光五年毀惠帝寢園建昭元年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孝昭太后孝武帝鉤弋趙倢伃也葬雲陽甘泉宮南）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妻七細翻）延壽不取及破郅支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惡烏路翻）皆不與延壽等（師古曰與許也）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余謂不法者以外國財物闌入塞也）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移書所過道上郡縣也）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師入曰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勞力到翻）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師古曰勞來而收繫是於事理爲反也迎魚敬翻）是爲郅支報讎也（爲于僞翻）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出酒食以過軍（漢制縣有蠻夷曰道）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復扶又翻）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徼古堯翻難乃旦翻）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重難也）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初帝即位劉向爲宗正免官久矣故曰故宗正向本名更生至是改名）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師古曰閔病也）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意之所向爲指師古曰攬總持之也）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郅支城木城再重并土城爲三重重直龍翻）搴歙侯之旗（師古曰搴拔也音騫歙許及翻）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縣讀曰懸）揚威昆山之西（昆山指言崑崙山也）埽谷吉之恥（谷吉爲郅支所殺見上卷初元五年）立昭明之功（昭明顯功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師古曰慴恐也音之涉翻）鄉風馳義（鄉讀曰嚮師古曰馳義慕義而來也）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載子亥翻）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爲于僞翻）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言車徒既衆且盛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荊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顯明也允信也獫音虛檢翻狁音庾準翻嘽音他丹翻焞音土回翻）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爲善）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宴禮樂之多受福祉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吉甫尹吉甫也）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其軀命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吏也）非所以厲有功勸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師古曰尊周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世子于首止項

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桓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覆敷救翻爲于僞翻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四年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僅少也復償也音扶目翻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師古曰百倍勝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二年鄭吉迎自來之日逐事見二十六卷宣帝神爵二年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覆敷又翻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數所角翻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者不禁止令得出入也縣讀曰懸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灋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絶域非真單于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復扶又翻下同夏四月戊辰封延壽爲義成侯地理志沛郡有義成侯國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事見二十五卷宣帝元康元年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欽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荀悅論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春秋公羊傳文公十六年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先祖爲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昭五年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穀梁之義略同惡烏路翻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爲于僞翻初太子少好經書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晉灼曰幸酒好酒也師古曰樂燕樂若論語稱孔子云損者三樂樂驕樂樂逸遊樂燕樂損矣燕樂私之樂也上樂讀如本字又音五孝翻下樂音來各翻上不以爲能而山陽王康有才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王爲嗣上晚年多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孟康曰留意於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師古曰鼙本騎上之鼓音步迷翻檻軒闌版也隤下也擿投也隤音頹擿音持益翻一曰擿磓也音丁力翻磓音丁回翻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如嚴鼓之鼓節也晉灼曰疾擊之鼓也師古曰晉說是也中竹仲翻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數所角翻下同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師古曰敏疾也溫厚也溫故厚蓄故事也何晏曰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余謂何說是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鼙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二人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於是上嘿然而咲聞丹言而嘿然已而笑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見賢遍翻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事見十六卷景帝前七年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長知兩翻下同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史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蒲青蒲爲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涕泣而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曰適讀曰嫡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爲臣子何焯曰臣子當屬下句不當斷之今以下文大意觀之顏說爲是見山陽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爲于僞翻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

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 劣弱也 太子兩王幼少 兩王山陽王康信都王興 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 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三年 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 師古曰安焉也余謂安何也 丹卽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 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 納者納其言也師古曰寖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曰旋 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 師古曰道讀曰導噓音虛唏音許既翻 太子由是遂定爲嗣而右將軍光祿大夫王商中書令石顯亦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二十七卽位卽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 應劭曰外祖金敞也 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 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語牛居翻 鼓琴瑟吹洞簫 如淳曰簫之無底者也杜佑曰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 自度曲被歌聲 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二八師古曰應荀二說皆是也度大洛翻被音皮義翻 分刌節度窮極幼眇 蘇林曰刌度也知曲之終始節奏也韋昭曰刌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爲之節制也師古曰韋說是也刌音千本翻眇讀曰妙 少而好儒 少詩照翻好呼到翻 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 師古曰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迭互而爲丞相也 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師古曰爲文義所牽制故不斷決斷丁亂翻 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 師古曰卒終也卒子恤翻 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 師古曰言不當毀也 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 六月己未太子卽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宣帝邛成王皇后也 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王氏得權自此始 秋七月丙戌葬孝元皇帝于渭陵 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五日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 大赦天下 丞相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 師古曰虞與娛同 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 師古曰慎終謂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 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 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復扶又翻 詩云煢煢在疚 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也煢煢單貌也疚病也煢與㷀同渠營翻 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師古曰遂成也 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 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近其靳翻遠于願翻技渠綺翻 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 師古曰分音扶問翻 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 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翻 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行下孟翻 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 師古曰物事也事事皆有節文 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 師古曰嚴讀曰儼 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 師古曰饗宴饗也說讀曰悅 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 路寢大寢也 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内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戸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二（起屠維赤奮若，盡著雍閹茂，凡十年。）

孝成皇帝上之上（荀悅曰：諱驁之字曰俊。應劭曰：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悼考廟災。（宣帝考史皇孫曰悼考。）

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百官表：長信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離權。（顯倚於元帝，元帝崩，爲失倚；自中書令遷長信太后宮官，爲離權。離，力智翻。）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死。（懣，音悶。師古曰：懣，煩悶也。）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菟，音塗，又同都翻。）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伊，姓也，出於伊尹。）司隸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知顯等顓權擅埶，大作威福，爲海内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去年七月大赦。）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衡封樂安侯。）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爲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立故河間王元弟上郡庫令良爲河間王。（元廢事見上卷元帝建昭元年。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器之所藏，故置令。）

有星孛于營室。（晉書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爲軍糧之府及土功事。孛，蒲内翻。）

赦天下。

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内侯王崇爲安成侯；（恩澤侯表：安成侯食邑於汝南。）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内侯。夏，四月，黃霧四塞，（元命包曰：陰陽亂爲霧。爾雅曰：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冒也，氣蒙冒地之物也。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塞，悉則翻。）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師古曰：見，顯示也。見，賢遍翻。）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御史中丞東海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凝，（師古曰：凝，謂不通也。）陰陽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淩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袄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翻。與，讀曰豫。）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求備於人。量，音良。）郡縣相迫促，亦内相刻，流及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郎到翻。來，郎代翻。余謂來讀如字亦通。）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否，皮鄙翻。）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小雅伐木之詩也。毛氏曰：餱，食也。鄭氏曰：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況上之人乎！乾，音干。餱，音侯。）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嘉納之。

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應劭曰：相承，在上下也。京房易傳云：君弱婦強，爲陰所乘，則兩月出見。見，賢遍翻。）

冬，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

汾陰祠。匡衡奏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甘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汾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甘泉河東之祠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於長安定南北郊。上從之。及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衡又言甘泉泰畤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非古，於是悉罷之。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即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及陳寶祠。秦作畤於雍以祠上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至漢高帝立北畤祠黑帝而五畤具，有司進祠，上不親往。至文帝時始幸雍郊見五畤。陳寶者，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上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皆鳴以應之。祠以一牢，名曰陳寶。衡以爲不應禮，皆奏罷之。雍，於用翻。畤，音止。皆從匡衡之請也。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赦奉郊縣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奉郊之勤，故並赦之。余按帝紀，二縣長安、長陵也。及中都官耐罪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耐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耏。古耏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耏當音而；如氏之說，則音乃代翻。其義亦兩通。耏謂頰旁毛也。彡，毛髮貌也，音所廉翻，又音先廉翻。而功臣表宣曲侯通耏爲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爲長矣。減天下賦錢，算四十。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爲八十。閏月，以渭城延陵亭部爲初陵。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故選嘉女以配太子。上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好，呼到翻。聞，音問。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此大將軍之軍中武庫令也。欽傳：軍下更有軍字。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古之約以刺今之奢也。說，輸芮翻。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己之女弟則謂之娣。娣，大計翻。姪，直結翻。復，扶又翻。塞，悉則翻。故后妃有貞淑之行，行，下孟翻。下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究，竟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間，代也，音居莧翻。適，讀曰嫡。下亦同。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晉獻公嬖驪姬，驪姬欲立其子，讒世子申生，獻公信之，申生雉經而死。被，皮義翻。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鄉，讀曰嚮。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行，下孟翻。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爲萬世大灋。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爲萬世法也。技，渠綺翻。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少，詩照翻。小卞之作，可爲寒心。詩小雅也。張晏曰：小卞，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臼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傅作也，哀太子之放逐，愍周室之大壞也。卞，音盤。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灋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名士，裨正闕失，數，所角翻。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夏，大旱。

匈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長，知兩翻，下同。閼，於乾翻。氏，音支。下同。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余翻。下且麋胥同。車，昌遮翻。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少，詩照翻。下同。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復，扶又翻。下同。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鬭，師古曰：創，音初亮翻。艾，讀曰乂。且莫車年少，少，詩照翻。下同。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言兩人所生無親疏之別也。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師古曰：舍謂棄置也。舍，讀曰捨。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

陶莫皐立。辛子恤翻。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皐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累，力追翻。賢曰：匈奴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諡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谷音鹿。蠡，盧奚翻。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百姓犇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轢也。蹂音人九翻。躪音藺。老弱號呼，號，戶高翻。呼，火故翻。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上，時掌翻。下同。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偽也。治，直吏翻。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音直用翻。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數，所角翻。而鳳大慙，自恨失言。為王鳳排斥王商張本。

上欲專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漢制：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賜位特進者，在凡列侯之上，位亦次三公。朝，直遙翻。張譚坐選舉不實，免。冬十月，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對，續漢志：太常丞比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漢舊儀曰：丞舉廟中非法者。皆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妒專上，將害繼嗣之咎。此蓋指許后及班倢伃也。越巂山崩。丁丑，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為庶人。衡本封臨淮郡僮縣之樂安鄉，鄉本田堤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陌為界，後誤以平陵陌為界，多四百頃。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

四年春正月癸卯，隕石于亳四，隕于肥累二。漢書五行志累作纍。孟康曰：肥累，縣名，故屬真定。師古曰：亳音工老翻。累音力追翻。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專權用事。至成帝乃罷其官。師古曰：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曹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三月甲申，以左將軍樂昌侯王商為丞相。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柄用，言任用之，授以權柄也。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葷粥、冒頓之患，葷，許云翻。師古曰：粥音弋六翻。冒，莫北翻。頓，音毒。孟子曰：太王事獯鬻。葷粥、冒頓見高惠呂后紀。南無趙佗、呂嘉之難，趙佗見高惠呂后孝文紀。呂嘉見孝武紀。難，乃旦翻。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勢。吳楚梁見孝景紀，燕見孝昭紀。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宣王之舅。詩崧高云：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是則申伯乃宣王之舅，永正以之況王鳳也。洞洞屬屬，師古曰：洞洞，敬慎也；屬屬，專謹也。洞音動。屬音之欲翻。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侯莽通，安陽侯上官桀，博陸侯霍禹。莽通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後元元年，安陽侯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元年，霍禹事見二十五卷宣帝地節四年。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暗昧之瞽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暗與闇同，又音一感翻。瞽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余謂舍，置也，讀曰捨。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倚，依也。重失天心，師古曰：重，音直用翻。不可之大者也。師古曰：此則為大不可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駁，不周普也。湛，持林翻。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覆，敷又翻。施，式智翻。使列妾得人人更進，更，工衡翻。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

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永及此為鳳洗前過也仲馮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乃是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而言也然觀永前後之文實若為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永為上第擢為光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年中事余謂此時鳳蓋已納張美人於後宮故永為之言若王章指言鳳過則在陽朔初也。毋論年齒，推灋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子耳勿論其母之貴賤。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鄭玄曰女史女奴曉書者使令給役後宮無爵秩者也師古曰直當也令音力成翻。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慰釋皇太后之憂慍，師古曰釋散也慍怒也慍於問翻。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音扶元翻。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夏，四月，雨雪。雨于具翻。秋，桃李實。

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師古曰金隄者河隄之名今在滑州界。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據溝洫志逡言清河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先悉薦翻逡七倫翻。土壤輕脆易傷，易以豉翻。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師古曰闊稀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屯氏河塞見上卷元帝永光五年塞悉則翻。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師古曰雨止曰霽音子詣翻又音才詣翻。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夏禹疏九河孔安國曰河水分為九道在兗州界爾雅曰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鬴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師古曰浚謂治導之令其深也浚音峻。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殺音所介翻減也。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復扶又翻。備非常。不豫修治，治直之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下遐稼翻師古曰白白之於天子也行音下更翻。以為「方用度不足，師古曰言國家少財役也。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兗、豫及平原、千乘、濟南，乘繩證翻濟子禮翻。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壞音怪敗補邁翻。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略疏闊，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師古曰大司農名非調也姓讀非姓也秦非子之後。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師古曰令其調發均平錢穀費水之郡使存給也調音徒釣翻。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船五百搜，師古曰一船為一搜音先勞翻其字從木。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壬戌，以少府張忠為御史大夫。

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蘇林曰傰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晉音是也。詔發兵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說輸芮翻。以「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武帝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京兆曰京輔都尉馮翊曰左輔都尉扶風曰右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後拜為京兆尹。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武帝置北軍八校射聲其一也秩二千石掌待詔射聲士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復扶又翻。以吏二千石奉使，湯為西域副校尉秩比二千石。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先悉薦翻。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言外域之事漢朝務存寬大必不考覆也。雖在赦前，言其事在竟寧元年七月赦前也。不宜處位。處昌呂翻。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下遐稼翻。太中大夫谷永按是年夏谷永方擢為光祿大夫河平二年護受伊邪莫演降永猶為光祿大夫此書太中大夫谷永據陳湯傳也。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傳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為于偽翻仄古側字。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陘音刑。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景帝以郅都為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敢近鴈門魏尚事見十五卷文帝十四年鄉讀曰嚮。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

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師古曰禮記樂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鼙部迷翻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漢元謂漢興以來也 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辟毗亦翻 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郢以井翻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事見周赧王紀 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服虔曰喋音蹀屣之蹀師古曰喋本字當作蹀大頰翻蹀謂履涉之耳 薦功祖廟告類上帝。晉灼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 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師古曰逸周書之辭也 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孔子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 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施式豉翻 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言以庸臣之禮待湯卒終也 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 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難乃旦翻 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城郭謂西域城郭諸國也敦煌音屯皇 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中竹仲翻 病兩臂不屈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此言攻城而守者主人之半可以敵客之倍 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度徒洛翻 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謂如瓦之雜居不齊同 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揣之 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吉語謂兵解之事 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續漢志大將軍府有從事中郎二人秩六百石職參謀議

河平元年。以河決隄塞改元 春杜欽薦犍爲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犍居言翻塞悉則翻 鳳以延世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長直亮翻盛時征翻 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孝惠七年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食今四月己亥晦而日食故曰月同孝惠孝昭元年七月己亥晦日食故曰日同孝昭二帝皆晏駕而無嗣 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見賢遍翻 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且芬也 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也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遺于季翻 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書自陳以爲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黃龍宣帝時竟寧元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翻 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 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繩約也 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省悉井翻 故事以特牛祠大

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一牲曰特三牲備為牢平恩戴侯許廣漢后父嘉紹其封於后為祖樂成敬侯許延壽后父嘉所自出也嘉繼大宗延壽於后為叔祖今當率如故事謂將復以特牛祠也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甫始也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也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萌牙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復扶又翻下同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灋亦安足過過罪過也言何足以為罪也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累也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鮮音先踐翻審皇后欲從其奢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朕亦當灋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灋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惡不可踰越也惡音烏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右師古曰以謙約為先垂則列妾使有灋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給事中平陵平當上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寑廟園非是事見上卷元帝竟寧元年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秋九月復太上皇寑廟園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翻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無辜豈不哀哉由從也羅謂設禁網而民無所逃罪也夭絕亡辜謂亡罪而陷於刑辟死於非命至於短折也夭於紹翻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易以豉翻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事輕小之者也塞猶當也塞悉則翻

匈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朝直遙翻考異曰匈奴傳河平元年單于遣莫演朝正月下云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據此則是莫演以元年至漢朝二年正月也而荀紀繫於元年正月之下恐誤漢紀又以莫演為莫渠今從漢書

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朝罷遣歸也自言欲降降戶江翻下同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下遐稼翻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數所角翻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疏與疎同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間古莧翻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諼詐辭也音許遠翻又許元翻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史言永欽能得匈奴之情

夏四月楚國雨雹雨于具翻大如釜

徙山陽王康為定陶王

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恩澤侯表平阿侯食邑於沛成都侯食邑於山陽紅陽侯食邑於南陽曲陽侯食邑於九江高平侯食邑於臨淮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為河內苟賓妻據太后傳母李以妒去更嫁更工衡翻生子參太后欲以

田蚡爲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蚡，扶粉翻。師古曰：比，例也，音頻寐翻。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爲侍中水衡都尉。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虢州湖城縣取其名。地理志湖縣屬京兆。公乘，以爵爲姓。乘，繩證翻。上書訟尊治京兆，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希有，名將所不及，此將謂郡將也。治，直之翻。將，即亮翻。雖拜爲真，尊自行尹事。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音莫干翻，一曰慢也。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爲此議也。傳，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據尊傳，輔故爲尊書佐，嘗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兒子閎拔刀欲剄之，以故深怨，欲傷害尊。浸潤加誣，師古曰：浸潤，猶漸染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音指。首，音式救翻。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賊謂傰宗等。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王制大司寇聽獄於棘木之下。棘者，欲其赤心而留意於三刺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仲馮曰：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靖言庸違，象恭滔天是也。被，皮義翻。共，音恭。無所陳冤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師古曰：期，年也。期，音基。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論語所載答樊遲之言。惡，烏路翻。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答子張之言。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下，戶嫁翻。行，下孟翻。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翻。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觀，古玩翻。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坐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任，保也。[illegible]其人不稱者[illegible]同罪。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師古曰：懲，創也。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別，彼列翻。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徐州部琅邪、東海、[illegible]楚、廣陵等國。復，扶又翻。下同。及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爲縣，地理志夜郎、鉤町、漏臥三縣皆屬牂柯郡。鉤町，音劬挺。師古曰：俞，音踰。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牂柯，音臧哥。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射，而亦翻。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憚國威，說，輸芮翻。易，以豉翻。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師古曰：選耎，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兗翻。耎，音人兗翻。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勝，音升。下同。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勃之心而殺守尉也。遠臧溫暑毒草之地，臧，古藏字通。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孫武；吳，吳起；賁，孟賁；育，夏育也。將，即亮翻。賁，音奔。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亡所施。亡，讀曰無。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量，音良。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守，式又翻。下同。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調，徒釣翻。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毛，猶草也。不毛，言不生草木。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復，扶又翻。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墮，音火規翻，毀也。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斷，丁管翻。下同。被，皮義翻。於是鳳薦金城司馬臨邛

陳立爲牂柯太守漢列郡守尉之下有長史司馬地理志臨邛縣屬蜀郡邛音渠容翻立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行下孟翻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翻按地理志夜郎縣王莽改曰同亭蓋因亭以名縣也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按西南夷傳夷人椎結耕田有邑聚各有君長立數責因斷頭數所具翻邑君曰將軍誅無狀爲民除害爲于僞翻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釋解也降戶江翻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勞力到翻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將即亮翻翁指據阸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饟道饟與餉同音式亮翻縱反間以誘其衆間居莧翻誘音酉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音七喻翻立怒叱戲下令格之戲讀曰麾都尉復還戰立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考異曰西夷傳但云河平中而荀紀漢春秋云在此年十一月未知何據也

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囂宣帝子於帝爲叔父二月乙亥詔以囂素行純茂特加顯異封其子勳爲廣戚侯廣戚侯國屬沛郡行下孟翻丙戌犍爲地震山崩壅江水水逆流犍居言翻

秋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上以中祕書頗散亡師古曰言中以別外藝文志曰武帝建藏書之策劉歆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百官表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武帝所置八校尉之一也任音壬校尉之校戶教翻餘並居效翻太史令尹咸校數術百官表太史令屬太常師古曰數術占卜之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侍醫屬太醫令在天子左右者也師古曰方技醫藥之書也技音渠綺翻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已畢也竟也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千括翻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傳讀曰附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爲于僞翻然終不能奪王氏權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扶又翻下同濟子禮翻乘繩證翻壞音怪敗補邁翻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匠許商百官表曰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治孟康曰乘馬姓也師古曰乘音食證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又律說戍邊一歲當罷若有急當留守六月今以卒治河之故復留六月孟康曰外繇戍邊也治水不復戍邊也師古曰如孟二說皆非也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簿籍也治直之翻賈讀曰價著音竹助翻繇讀曰徭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赦天下徒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瑯邪太守楊肜與王鳳連昏如淳曰連昏者昏家之姻親也肜音以中翻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爲請爲于僞翻商不聽竟奏免肜奏果寢不下下遐稼翻下同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頻陽縣屬左馮翊言商與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疑商教使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句斷下遐稼翻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毀商復扶又翻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治直之翻鳳固爭之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

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宣帝之母黨微矣上之爲太子也受論語於蓮勺張禹蓮勺音輦酌及卽位賜爵關內侯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禹與王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數所角翻下同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爲丞相封安昌侯恩澤侯表安昌侯食邑於汝南庚戌楚孝王囂薨初武帝通西域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罽賓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罽音計數剽殺漢使數所角翻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翻久之漢使者文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其王王曰烏頭勞卽數殺漢使者也立陰末赴爲罽賓王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相失相失意也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其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縣度在烏秅國西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縣古懸字通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烏秅鄭氏音鷃拏師古曰烏音一加翻秅音直加翻急言之聲如鷃拏耳非正音也絕而不通及帝卽位復遣使謝罪復扶又翻下同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說輸芮翻卒子恤翻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爲壞比而爲寇師古曰比近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寇也壞音古懷翻爲壞之爲于僞翻比毗寐翻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鄉讀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賈音古下同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爲于僞翻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千里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更音工衡翻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分而持之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曰飤下同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黠下八翻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師古曰匄亦乞也音工大翻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嘔一口翻吐土故翻畜許救翻下同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陿與狹同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崢音仕耕翻嶸音宏余謂崢嶸山峻貌行者騎步相持騎奇寄翻繩索相引索昔各翻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靡散也音糜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勝音升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荊揚梁雍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余謂此言禹迹也周職方九州有幽幷無徐梁又分爲九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賈音古難乃旦翻罷敝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卽止可至皮山也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賈音古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陽朔元年應劭曰時陰盛陽微故改元曰陽朔欲陽氣之蘇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朔始也以山陽火生石中言陽氣之始

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　三月赦天下徒

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下遐稼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爲中常侍百官表中常侍加官得出入禁中蓋此時以士人爲之東都始純用宦者召取衣冠臨當拜左

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也余謂曉開諭也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劉向忠於漢室子歆附從王莽得無由此邪爵賞之柄不自上出則貪爵祿苟富貴之人視其柄所在而趨之矣語牛倨翻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徒得間其說。周公輔成王管蔡流言周公狼跋而東其權可知夫吐握以下士其謙可知矣穰侯范睢事見周紀武安侯田蚡事見武帝紀間居莧翻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疢定陶共王來朝，共讀曰恭下同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宅王，不以往事爲纖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恨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師古曰它謂晏駕也且不復相見，復扶又翻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定陶邸也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故天見戒，見賢遍翻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決與訣同別也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章以選爲京兆鳳所舉也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見賢遍翻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應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近其靳翻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專政者也。爲于偽翻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師古曰建立其議也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

非忠臣也。顓直緣翻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省悉井翻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推吐雷翻遠于願翻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商宣帝舅王武之子內行篤，行下孟翻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卒子恤翻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今俗猶謂妾爲小妻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爲宜子明鳳所言非實婦人將生子及月辰出就別館任讀曰妊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他姓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已出謂已出嫁也近其靳翻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言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師古曰微無也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爲于偽翻下同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數所角翻方倚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見賢遍翻師古曰辟讀曰闢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元后傳曰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余按後云音以從舅用事則顏注是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語牛倨翻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爲垂涕不御食。爲于偽翻御進也上少而親倚鳳，少詩照翻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彊其兩翻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

薦之。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出爲上郡太守。欲令在朝阿附諸侯；朝直遙翻。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下遐稼翻。廷尉致其大逆罪，致文致也。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背蒲妹翻。私爲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合音閤。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戶告翻，又戶沃翻。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諷。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翻。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所不得去郡，亡著令文也。亡讀曰無。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予讀曰與。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去，謂赦之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去也。假，謂假託法律以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任音壬。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復扶又翻，下同。說輸芮翻。爭讀曰諍。引謂引事類以諫諍之也。師古曰：下有諫諍，上引之言。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師古曰：舉之也。並見郎從官，從才用翻。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杜欽之罪王章，谷永以其負王鳳，討嬰爲之文過也。

是歲，陳留太守薛宣爲左馮翊。宣爲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爲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時人皆以宣言爲然，然實未必然也。

二年春三月，大赦天下。御史大夫張忠卒。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師古曰：言爲其家所薦舉者皆得大官。五侯羣弟，爭爲奢侈，按元后傳，王鳳兄弟八人，鳳崇以與元后同母先侯，譚商立根逢時同日侯，世謂之五侯。五侯之兄早死不侯，五侯無羣弟，羣字當作兄。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遺于季翻。好呼到翻。施式豉翻。予讀曰與。賓客滿門，競爲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三主，宣、元、成。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見賢遍翻。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操千高翻。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而，汝也。言惟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爲之則致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漢制，列侯紫綬，二千石青綬，侍中、中常侍皆貂蟬。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內爲奸私之行，而外託於公治之道也。斷丁亂翻。行下孟翻。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余按漢制，太后率居長樂宮，在未央宮東，故曰東宮。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比毗至翻。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

助之說，孰政者爲之言。譽音余什五故翻爲于僞翻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遠于願翻朝直遙翻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燕蓋事見昭帝紀師古曰以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數所角翻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氏事見呂后紀霍氏事見宣帝紀師古曰呂霍二家皆坐專權誅滅故爲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言伏於微而著於象也見賢遍翻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三年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王氏本濟南東平陵人武帝時繡衣御史王賀既免官乃徙居魏郡元城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臿地中。康曰臿測洽切余按字書臿測洽翻從干從臼與今臿字不同漢書作根垂地中意亦臿字也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師古曰皁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也縱不爲身，爲于僞翻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皇太后反外夫家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平昌侯王無故宣帝舅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近其靳翻黜遠外戚，毋授以政，師古曰遠謂疏而離之也音于萬翻皆罷令就第，弟與第同漢書率作弟孟康曰第宅也有甲乙次第也亦作弟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田氏篡齊六卿分晉言漢亦將有此禍也復扶又翻爲後嗣憂，昭昭甚明，

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秋，關東大水。八月甲申，定陶共王康薨。是歲，徙信都王興爲中山王。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三（起屠維大淵獻，盡彊圉協洽，凡九年。）

孝成皇帝上之下

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長，知兩翻。師古曰：逐捕之事，須有所發興，皆依軍法。）皆伏辜。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數，所角翻。）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行，下孟翻。）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敕，整也，正也，固也，理也。）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復，扶又翻。）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長安十二城門，皆有屯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冬十一月丁卯，光祿勳于永為御史大夫。永，定國之子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夏四月，雨雪。（雨，于具翻。）秋九月壬申，東平思王宇薨。（宇，宣帝之子。）少府王駿為京兆尹。駿，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趙廣漢、張敞。宣帝時，尹京二千石皆帝所用，史言尹京者難其材。先，悉薦翻。）閏月壬戌，于永卒。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亡，奔也。居依阻其遠以自全。）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投之，因得以刺殺。刺，七亦翻。）於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會宗前為西域都護，故更而還。復，扶又翻。）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御史大夫任重職大，少府宣達於從政，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以薛宣為御史大夫。（用谷永之言也。）二月壬午，上行幸初陵，赦作徒。（師古曰：徒人之在陵役作者。）以新豐之戲鄉為昌陵縣，（師古曰：戲，水之名也。戲音許宜翻。）奉初陵。上始為微行，（張晏曰：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者之所為，故曰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騎，奇寄翻。）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旁縣，謂諸縣環長安旁者也。）甘泉、長楊、五柞，（柞，才各翻。）鬭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公主，成帝姊也。臣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妹之，既謂元后為嫂，是即元帝妹也。地理志鉅鹿郡有敬武縣。）生放，放為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之。三月庚戌，張禹以老病罷，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朝，直遙翻。）賞賜前後數千萬。夏四月庚辰，薛宣為丞相，封高陽侯。（恩澤侯表：高陽侯食邑於東莞。）京兆尹王駿為御史大夫。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從，才用翻。）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為將軍，（將軍，中朝官，故曰入。）不獲宰相之封，（自公孫弘以來，為相者封侯。）六月乙巳，封音為安陽侯。（地理志：汝南郡有安陽侯國。）冬，黃龍見

眞定。見賢遍翻 是歲，匈奴復株累單于死，弟且麋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昫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車爲左賢王。累力追翻，單音蟬，且子余翻，鞮丁兮翻，昫，漢書作昫，師古曰音許于翻

二年春，上行幸雲陽甘泉。甘泉宮在雲陽縣 三月，博士行大射禮，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大射之禮，博士所行，士之射禮也 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師古曰：歷階，謂以次而登也。雊，古豆翻 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音、待詔寵等上言：師古曰：以經術待詔，其人名寵，不記姓也 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之月雉雊雞乳 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師古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故能攘妖而致百年之壽 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歷階登堂，萬衆睢睢，師古曰：睢睢，仰目視貌，音呼惟翻 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師古曰：宿音先就翻，留音力救翻 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鼂，古朝字 閎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師古曰：言人放此雉，故欲爲變異者。折，而設翻 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讇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讇而足。復，扶又翻。讇，古諂字。師古曰：足，益也，音子喻翻。其不足曰足 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行，所行也。言帝所行多非道，失行流布聞於遠方也。行，下孟翻 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數，所角翻。見，賢遍翻。更，工衡翻。下同 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如淳曰：老母，音之老母也。當受罪誅也。又謂己言深切觸悟人主，積恚而犯必行之誅，不能復顧太后也。師古曰：如說非也。此言諫屬於成帝耳。不如者，謂不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即帝之母太后也。言帝不自修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屬，音之欲翻 宜謀於賢智，克己復禮，用論語孔子答顏淵之言 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事見二十九卷元帝永光四年。復，扶又翻 帝起初陵，即延陵也 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師古曰：新豐戲鄉之地。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中記樂 將作大匠解萬年解，戶買翻。姓也。師古曰：晉唐叔虞食邑於解，今解縣也。晉有解狐、解揚 使陳湯爲奏，請爲初陵徙民起邑，欲自以爲功，求重賞。湯因自請先徙，冀得美田宅。上從其言，果起昌陵邑。爲萬年湯得罪罷昌陵張本

夏，徙郡國豪桀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

五月癸未，隕石于杜郵三。

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爲廣德王。中山憲王，宣帝子。懷王曾孫也。王國除，元年薨，無子。今立雲客 是歲，城陽哀王雲薨，無子，國除。城陽國景帝二年封，十世至雲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大旱。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 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流過上林苑入渭 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羽蓋，編羽爲之 張周帷，周帷，船之四周皆張帷 楫棹越歌。師古曰：楫、棹皆所以行船也。今執楫棹人爲越歌也。楫，短者也。今吳越之人謂之橈，音饒。越歌，爲越之歌

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起土山，漸臺，又爲室屋，象白虎殿也 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黥，渠京翻。劓，魚器翻，又牛例翻 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司隸校尉察三輔，京兆尹治京邑，而阿縱不舉奏，故責之。省戶，禁門也 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

何甘樂禍敗（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爲之余謂言商等奢僭必將得罪何乃甘心爲之以爲樂也樂音洛）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諸侯指商根等師古曰令[illegible]集音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誅將軍薄昭故事（見十四卷文帝前十年）車騎將軍音籍槀請罪（師古曰自坐槀上言待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

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音接予下同）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嬖愛也音必計翻又卑義翻近音巨靳翻）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晏曰楚王好田獵樊姬爲不食禽獸之肉按樊姬事楚莊王）今有班倢伃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亦爲倢伃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應劭曰平原濕陰東南五十里有陽阿鄉故縣也考異曰五行志作河陽主伶玄趙后外傳及荀紀亦作河陽外戚傳顏師古注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或爲陽皆後人所妄改耳今從之）悅歌舞者趙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曰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復扶又翻）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嘖嘖衆口稱羨而作聲也音側革翻）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披香博士後宮女職也淖音女教翻姓也）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爲倢伃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倢伃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婦人挾媚道者蠱詛他人求己親媚）祝詛後宮詈及主上（祝職救翻詛莊助翻詈力智翻）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宮在上林苑中處昌呂翻）后姊謁皆誅死親屬歸故郡（后姊謁爲平安剛侯夫人許氏本山陽人也）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載子夏答司馬牛之言）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祝詛主上是不臣也）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翻養音弋向翻宮闈記長信殿在長樂宮太后常居之）上許焉

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廣漢郡高帝分蜀郡置屬益州師古曰逆取曰篡風俗通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

四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勃海唐滄景州清河唐貝州信都唐冀州師古曰湓溢也音普頓翻）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敗補邁翻）平陵李尋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索山客翻塞悉則翻下同）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處業謂安處之使得居業數所角翻處昌呂翻）

廣漢鄭躬黨與寖廣犯歷四縣衆且萬人州郡不能制冬以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師古曰賊黨相捕斬赦其本罪）旬月平遷護爲執金吾賜黃金百斤

是歲平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成都侯商（復扶又翻）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漢制列將軍置幕府得舉吏）魏郡杜鄴時爲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殊謂異於疏也說輸芮翻）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鍼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春秋譏焉周召則不然（師古曰言周公召公無私怨也余謂不然者不爲秦伯之爲也召讀曰邵）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弼疑（師古曰分

職於陝諸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陝縣也音式冉翻而說者妄云分陝是潁川郟縣謬矣郟縣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余按字書陝從兩入郟從兩人人自不考耳爲于僞翻長知兩翻故內無感恨之隙師古曰感音胡闇翻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荷下可翻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丞相御史及車騎左右將軍府也復扶又翻此明詔所欲必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諭師古曰言皆出於至誠彼必和說無憂乖異也說讀曰悅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凌音力證翻又音陵戊午戾后園南闕火考異曰五行志及荀紀二火皆作災今從漢書上欲立趙倢伃爲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數所角翻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倢伃父臨爲成陽侯恩澤侯表成陽侯食邑於汝南新息諫大夫河閒劉輔上書漢書劉輔河閒宗室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今文尚書泰誓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威怒謂皇天降威震怒也虖古乎字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行下孟翻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鄭玄曰考猶稽也師古曰窈窕幽閒也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塞悉則翻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人婢不可以爲主考異曰劉輔傳云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荀紀柱作珪卑人作人婢今柱從漢書人婢從荀紀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予讀曰與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爲之主理婦人女官也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四人皆中朝官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輔以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見擢諫大夫襄賁東海縣也賁音肥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閒收下祕獄下遐稼翻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過謫罪也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理官謂廷尉也師古曰令衆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暴顯示也顯示其罪使理官治之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悅豫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爭讀曰諍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著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諭之也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治直之翻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師古曰人人皆懼也蘇林曰耎弱也師古曰耎音乃亂翻又乳兗翻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曰謂達四聰也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省悉井翻上乃徙輔繫共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爲鬼薪三歲刑也

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鳳嗣父爵陽平侯崇安成侯庶弟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凡八人之中獨曼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供居用翻養余亮翻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寐翻余謂當音毗至翻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因富貴之時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與逸同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折而設翻被服如儒生師古曰被音皮義翻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莽兄永早死有子光行下孟翻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

鳳病莽侍疾親嘗藥 鄭玄曰嘗藥度其所堪 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 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晝巴曰禁門曰黃闥 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 姓譜戴宋戴公之後一曰宋滅戴子孫以國為氏 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 為于偽翻下同 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 數所角翻 五月乙未封莽為新都侯 莽傳以南陽新野之都鄉為新都侯國 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 師古曰振舉也施式智翻 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者更推薦之 更工衡翻 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隆盛也洽霑浹也周徧也 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 師古曰激急動而愧也激音工歷翻行下孟翻處昌呂翻恧音女六翻 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 朱博字子元 莽聞此兒種宜子 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種章勇翻 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王莽事始此 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 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髹音許求翻又許昭翻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捎漆捎即髹聲之轉重耳髹字或作䰍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黑髹盤朱髹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毛晃曰髹赤黑漆 切皆銅沓黃金塗 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翻沓冒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沓音徒合翻 白玉階 師古曰階所由升殿陛也 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服虔曰釭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 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 侍郎郎之侍出入禁中者宮奴有罪沒為宮奴給使宮中者 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 種章勇翻 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為淫恣無敢言者然卒無子 卒子恤翻 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 詩大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曰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 師古曰孽庶也嬖愛也 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灋戒 數所角翻 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 上時掌翻 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必通三統 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謂周以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 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美石槨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 釋之對詳見十四卷文帝前三年 孝文寤焉遂薄葬棺槨之作自黃帝始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黃帝易之以棺槨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壟皆小葬具甚微 晉灼曰丘壟冢墳也 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 師古曰防魯邑名也杜預曰昌邑縣西有防城 墳四尺 禮記檀弓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師古曰墳者謂積土也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玄曰孔子蓋用士禮 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 孟康曰隱藏之財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翻 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 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翻 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臧 臧古藏字通下臧椁同 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

原。（詳見七卷秦始皇三十七年。勝音升。）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事見七卷二世二年。）項籍燔其宮室營宇，（事見九卷高帝元年。）牧兒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閒，外被項籍之災，（被，皮義翻。）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知，讀曰智。下賢知同。）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闕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始營陵，見上卷建始二年。）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師古曰：埤，下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臣甚惛焉！（師古曰：惛謂不了，言惑於此事也。惛音昏。一云：惛，古閔字，憂病也。余謂當從後說。）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說，讀曰悅。下同。）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唯陛下上覽明聖之制以為則，下觀亡秦之禍以為戒，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卒，子恤翻。）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下，遐稼翻。）皆曰：昌陵因卑為高，度便房猶在平地上，（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度，徒洛翻。）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治，直之翻。被，皮義翻。）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初陵近渭陵，又西近茂陵。處，昌呂翻。近，其靳翻。）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業大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便。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師古曰：言不博謀於羣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師古曰：過，誤也。萬年，解萬年也。）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如淳曰：陵中有司馬殿門，如生時制也。臣瓚曰：天子之葬，陵中無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殿及司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師古曰：中陵，陵中正寢也。司馬殿門，瓚說是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罷，讀曰疲。疏，音疎。）終不可成。朕惟其難，（師古曰：惟，思也。）怛然傷心。（怛，當割翻，懼也，悼也，不安也。）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故詔引之。）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罷昌陵，還故陵，而故陵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初，酇侯蕭何之子嗣為侯者，無子及有罪，凡五絕祀，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思何之功，輒以其支庶紹封，（蕭何薨，子祿嗣，薨，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酇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酇侯，薨，子遺嗣，薨，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封則弟嘉為武陽侯，薨，子勝嗣，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以酇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酇侯，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罪免。宣帝封何玄孫建世為酇侯。凡五紹封。）是歲，何七世孫酇侯獲坐使奴殺人，減死，完為城旦。（獲，建世孫也。）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業說上曰：（先，悉薦翻。省，悉井翻。說，輸芮翻。）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太公封於齊，至周安王二十三年，始為田氏所滅。召公封於燕，後周而滅。）子繼弟及，歷載不墮，（師古曰：弟及，兄亡弟繼之。子及翻。墮，毀也，音火規翻。）豈無刑辟，（辟，毗亦翻。）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而能長存者，由其先人之力，今有餘慶也。）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百餘年閒而襲封者盡，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師古曰：愍隸者，言為徒隸，在可哀愍之中。）以往況今，（師古曰：況，譬也。）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虛言，則厚德掩息，吝簡布章，（吝，靳也。簡，略也。言既詔求其後，復靳而不封，略而不問，若如此，必布聞於天下也。）非所以示化勸後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言漢之功臣數世者多，雖難盡繼，宜取功尤重者使紹其國封也。）上納

其言。癸卯，封蕭何六世孫南䜌長喜為酇侯。（地理志，南䜌縣屬鉅鹿郡。孟康曰：䜌音力全翻。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長，知兩翻。考異曰：成紀元延元年，封蕭相國後喜為酇侯，荀紀皆用之。按功臣表：永始元年，釐侯喜紹封，三年薨；永始四年，質侯尊嗣，五年薨；質侯章嗣。蓋本紀誤以永始為元延故也。）立城陽哀王弟俚為王。（鴻嘉二年，哀王雲薨，無後。考異曰：漢紀俚作悝，今從漢書。）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師古曰：宣帝王皇后。）九月，黑龍見東萊。（見，賢遍翻。）丁巳晦，日有食之。（考異曰：荀紀作乙巳。按長曆，丁巳晦，荀悅誤。）是歲，以南陽太守陳咸為少府，侍中淳于長為水衡都尉。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數，所角翻。）有忠直節。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繹繹未至地滅。（師古曰：繹繹，光采貌。）乙酉晦，日有食之。三月丁酉，以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京兆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翟，亭歷翻，又直格翻。）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涼州部隴西、天水、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等郡。漢制，諸州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歲盡詣京師奏事。）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所言，令尚書即受之。）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王，于況翻。）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師古曰：如，若也。上，時掌翻。）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更，工衡翻。）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曰：凡在道路行者也。）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師古曰：自謂如日在天而無有能傷危也。）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陛下誠垂寬明之聽，（聽，[illegible]）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刈草曰芻，[illegible]曰蕘。芻，[illegible]。蕘，[illegible]。）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元年九月，黑龍見，（見，賢遍翻。）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己未當作癸未，此承谷永傳之誤。）六月之閒，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湎於酒；（喪，息浪翻。沈，持林翻。）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三十七年崩，二世三年而亡，其有天下財十六年。）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倢伃之家。朝，直遙翻。）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什倍於前。（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微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當，丁浪翻。）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翻。橫，音胡孟翻。）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阱，穿地為阬，所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才性翻。仲馮曰：言掖庭獄陷人如阱耳。余謂仲說是。）榜箠憯於炮烙，（師古曰：憯，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為樂。憯，音千感翻。）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師古曰：復，亦報也。為，于偽翻。）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則建議劾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笞服之；立其罪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為，于偽翻。）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孟康曰：既，盡也。師古曰：昭，明也。）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師古曰：謂私畜田及奴婢財物。樂，音洛。）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如淳曰：稱張放家人，為卑字。好，呼到翻。）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師古曰：僄，疾也。僄，頻妙翻，又匹妙翻。）數離深宮之固，（數，所角翻。離，力智翻。）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師古曰：挺，引也。音大鼎翻。）烏集雜會，（師古曰：言聚散不常，如烏鳥之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湎媟嫚，溷殽無別，黽勉遁樂，（師古曰：黽勉，猶言不息也。遁，流遁也。言沈流遁為樂也。沈，持林翻。樂，音洛。）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

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論語孔子答仲弓之言。師古曰：言常畏慎。）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楚靈王役心無厭，民不堪其役，潰於乾谿，靈王縊而死。驪山事見秦紀。師古曰：擬，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乾音干。）靡敝天下，（師古曰：靡，音武皮翻。）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師古曰：仍，頻也。）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師古曰：冗，亦散也。餧，餓也。冗，音人勇翻。餧，音乃賄翻。）公家無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百姓無旬月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己行，（師古曰：鏡，謂鑒照之。考，校也。行，下孟翻。）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師古曰：言上所爲違於節儉，皆與永言同。余謂此言帝之失行與夏殷周秦所以失者合耳。）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載，子亥翻。）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灋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治，直吏翻。）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能昭然遠寤，專心反道，（師古曰：反，猶還也。）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師古曰：去就，言去離無德而就有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省，悉井翻。好，呼到翻。樂，音洛。）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宴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數，所角翻。）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每言事，輒見答禮。（師古曰：如禮而答之。余謂答禮者，答之而又加禮也。）至上此對，（上，時掌翻。）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師古曰：擿，謂發動之。）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追。（晉灼曰：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悔遣侍御史收永也。）

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桮，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釂，子肖翻，飲酒盡爵也。）談咲大噱，（師古曰：噱，咲聲也，音其略翻。或曰：噱，謂噱口之中大咲則見，此說非。）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乘，繩證翻。師古曰：坐，音材臥翻。畫，古畫字，通。下同。）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妲，當割翻。妲己，有蘇氏之女。樂，音洛。）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姓譜：班，楚令尹鬬班之後。班書敘傳自以爲楚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棄於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名穀於菟，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師古注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爲楚令尹。余按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鬬班殺令尹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爲無道，至於是虖？」（虖，古乎字。）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何有踞肆於朝？（師古曰：肆，放也。朝，直遙翻。）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孔穎達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湎。然則湎者，顏色湎然齊一之辭。師古曰：微子，殷之士，封於微，爵稱子也。殷紂錯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其誥曰：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事見尚書微子篇。）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謼，俾晝作夜。言醉酒號呼，以晝爲夜也。流連，言作詩之人嗟歎而泣涕流連也。而說者乃以流連爲荒亡，蓋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之人也。謼，音火故翻。）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復，扶又翻。師古曰：讜言，善言也。讜，音黨。）放等不懌，（師古曰：懌，悅也，音亦。）稍自引起更衣，（更，工衡翻。）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婦人官名也。師古曰：長信宮庭之林表也；林表，官名耳，庭非官稱也。使，疏吏翻。）後上朝東宮，（朝，直遙翻。）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師古曰：閒，謂比日也。）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大將軍，謂王鳳也。）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初，鳳薦伯宜勸學，召見親近。今太后以其能諫正，欲令帝寵異之也。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翻。當如字。）宜遣富平侯

且就國。【富平侯張放。】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師古曰：風讀曰諷。】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侍御史脩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奴從者閉門設弓弩距使者，不肯內。】賊傷無辜，【放知李游君欲獻女，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從，才用翻。】請免放就國。【考異曰：敘傳云王音以風丞相御史按放。傳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過惡。音以正月乙巳薨，方進以三月丁酉為御史大夫，然則風丞相御史者疑非音也。放傳又云上諸舅皆害其寵，故但云上諸舅。】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師古曰：比，頻也。比，毗至翻。數，所角翻。】故放久不得還。璽書勞問不絕。【璽，斯氏翻。勞，力到翻。】敬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放為河東都尉。【復，扶又翻。】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邛成太后之崩也，【邛成太后，孝宣王皇后也。父奉光，封邛成侯，故書邛成太后，以別孝元王皇后。恩澤侯表，邛成侯國屬濟陰。】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卒，讀曰猝。斂，力贍翻。師古曰：趨，讀曰趣，言苟取辦。趣與促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過，罪也。】冬，十一月己丑，策免丞相宣為庶人。御史大夫方進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十一月壬子，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恩澤侯表，高陵侯國於琅邪。考異曰：方進傳，丞相薛宣免，方進亦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遂擢為丞相。而荀紀云秋八月方進貶為執金吾，蓋以公卿表云三月丁酉京兆尹方進為御史大夫，八月貶為執金吾，故致此誤也。按公卿表所云者，謂方進自三月為御史大夫至十一月而貶，凡居官八月耳。又黑龍見東萊，在去年九月，谷永傳著之甚明，而荀悅亦載之於此年云冬黑龍見東萊，蓋因陳湯獲罪在今年故也。漢春秋雖正黑龍之誤，而方進貶官猶承荀悅之失。】以諸吏散騎光祿勳孔光為御史大夫。【散，悉亶翻。】方進以經術進，【方進以射策甲科為郎，舉明經，遷議郎。】其為吏用灋刻深，好任勢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中，竹仲翻。】有言其挾私詆欺不專平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為非也。【科，律條也。】光，褒成君霸之少子也。【霸見二十八卷元帝永光元年。】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灋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灋

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意指也。】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爭，讀曰諍。】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服虔曰：言已繕書，更削壞其草也。】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朝，直遙翻。】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上行幸雍，祠五畤。【建始二年，罷雍五畤，今以久無繼嗣，并甘泉、泰畤皆復之。雍，於用翻。畤，音止。】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初，湯請起昌陵邑，既罷昌陵，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無復發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復發徙之也。惡，烏路翻。】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東萊郡黑龍出。人以問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數，所角翻。】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有斬郅支功。】免為庶人，徙邊。上以趙后之立也，淳于長有力焉，故德之，乃追顯其前白罷昌陵之功，下公卿議封長。【下，遐稼翻。】光祿勳平當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姓譜：平，齊相晏平仲之後。一曰：韓哀侯少子婼食采平邑，因以為氏。高祖之法，非有功不侯。】當坐左遷鉅鹿太守。上遂下詔，以常侍閎、衛尉長首建至策，【師古曰：閎，王閎也。】賜長爵關內侯。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與陳湯俱徙燉煌。【燉，徒門翻。】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逢，皮江翻，姓也。古有逢蒙。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簿，音主簿之簿。】方進晚進，為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者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詰，去吉翻。】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數，所角翻。】以此得為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

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考異曰：咸、信免官，皆在明年，以後因陳湯事連言之。是歲，琅邪太守朱博為左馮翊。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殆直之翻。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稱，尺證翻。以是豪強慴服。慴，之涉翻。事無不集。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事見上卷建始元年。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武帝以正月上辛有事甘泉圜丘，有竹宮，而望拜。韋昭曰：以竹為宮，天子居中。師古曰：漢舊儀，竹宮去壇三里。壞，音怪。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折，而設翻。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帝祠泰一於甘泉，夜常有神光如流星集于祠壇；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文帝十四年，黃龍見成紀，始幸雍郊見五畤。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易，以豉翻。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元帝時，貢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韋玄成、匡衡等因之。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師古曰：恨，悔也。又以久無繼嗣，冬十月庚辰，上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好，呼到翻。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說，輸芮翻。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師古曰：罔，謂欺蔽也；欺人以所無曰罔。諸背仁義之正道，背，蒲妹翻。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如淳曰：遙，遠也；興，舉也。師古曰：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黃冶變化之術者，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冶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洋音羊，又音祥。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師古曰：盪盪，廣遠之貌也。盪音蕩。景，影也。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師古曰：謂孔子不語怪神。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事見秦始皇紀。漢興，新垣平、事見文帝紀。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事見武帝紀。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謀之情。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朝，直遙翻。上善其言。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地理志：尉氏縣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為邑名。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為族耳。應說是也。殺陳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稱忠、鍾祖、訾順共殺並以聞，皆封為侯。姓譜：稱，平聲。漢功臣表有新山侯稱忠。楚有鍾儀、鍾建，又有知音鍾子期。訾，即移翻，何氏姓苑云：今齊人本姓訾氏。譚，延年侯；忠，新山侯；祖，童鄉侯；順，樓虛侯。考異曰：本紀云五人，而功臣表止有四人，蓋紀誤。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地理志：山陽郡有鐵官。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及汝南都尉。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為大司農。師古曰：訢與欣同。　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地理志：南昌縣屬豫章郡。後漢志：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宄，以起端緒。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者，言其順易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言取其功，不論其素行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事並見高帝紀。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知，讀曰智。下同。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illegible]拾[illegible]

(遵言其易也。)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好，呼到翻。說，讀曰悅。)出爵不待廉茂，(廉，孝廉。茂，秀才也。光武諱秀，故為茂才。)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爵賞，不由廉舉及軍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衒鬻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衒，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翻。勝，音升。)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閒，古莧翻，下同。)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事見武紀。師古曰：本朝，謂京師之朝也。大臣，謂淮南相、內史之屬也。服虔曰：臣勢陵君。和，戶臥翻。)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賈曰：前書曰：十二萬戶為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原父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索，山客翻。)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量，音良。)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濟，子禮翻。)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漢書所字下有當字。)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福去南昌，歸壽春，數因縣道上書，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變。報罷。數，所角翻。見，賢遍翻。)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周禮司關：凡四方之賓客叩關者，則為之告。注曰：叩關，猶謁關人也。說曰：叩，至也。好，呼到翻。)繆公行霸，由余歸德。(秦繆公之開霸業，由余自西戎歸之。繆，讀曰穆。)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懣，音悶。)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數，趨玉翻。)能言之類至眾多也。然其俊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翻。)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師古曰：砥，細石也。砥，音之履翻，又音祗。)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以諭國政，利器諭賢材。)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為，于偽翻。)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太阿，劍名，歐冶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閒而發，譬倒持劍以把授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讀曰闢。)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鳶，鴟也。仁鳥，鸞鳳也。鳶，音緣。)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閒者愚民上書，多觸不急之灋，(師古曰：言以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或下廷尉而死者眾。(下，遐稼翻，下同。)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懲王章之死也。師古曰：防人之口，法禁嚴切也。)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爭，讀曰諍。)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元帝初擢章為左曹中郎。師古曰：具臣，謂具位之臣無所發者也。矯，正也。朝，直遙翻。)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事見上卷陽朔元年。)且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言王章妻子坐徙也。孔穎達曰：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共為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為室家也。)折直士之節，(折，而設翻。)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灋，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

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衆賢則明視於四方也塞悉則翻辟讀曰闢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校而數也亡讀曰無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爲于僞翻漢與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爲上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爲喻也斗身爲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不納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四 起著雍涒灘盡昭陽赤奮若凡六年

孝成皇帝中

永始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大赦天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夏，大旱。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師古曰東面之司馬門也樂音洛 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梁王立驕恣無度，立梁孝王武八世孫也 至一日十一犯灋。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梁相名禹相息亮翻 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園子姦事，奏立禽獸行，請誅。漢法內亂為禽獸行行下孟翻 太中大夫谷永上書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 是以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韓詩云中冓中夜應劭曰中冓材冓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冓音工豆翻 春秋為親者諱。春秋公羊傳閔元年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外之春秋為親者諱為于偽翻下同 今梁王年少，少詩照翻下同 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傅致難明之事，劾戶概翻師古曰傅讀曰附 獨以偏辭成辠斷獄，斷丁亂翻 無益於治道。治直吏翻 汙衊宗室，汙烏故翻 孟康曰衊音漫師古曰衊音秋謂塗染也 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為于偽翻下為公同 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姑者父之同產長知兩翻 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妖巧也麗美也好也妖於驕翻 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 案事者乃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也 何故猥自發舒！言何為而自發內亂之事 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師古曰躡尋者謂躡其失言之後而尋其內亂之跡也 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治直吏翻下同 既已案驗舉憲，舉憲者舉以法也 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上與尚同書呂刑皇帝清問下民孔安國曰清問辭問也馬曰清訊 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灋，著明也效驗也明其事之不然其有證驗也失誤謂誤入人罪為失 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 以廣公族附疏之德，附疏者使疏屬親附也 為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翻 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是歲，司隸校尉蜀郡何武為京兆尹。姓譜何出自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封於韓韓為秦所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 武為吏，守灋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壬戌，王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商去年以病免今復位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 夏四月丁酉，無雲而雷，劉向曰雷當託於雲猶君之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人君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故無雲而雷 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燿燿如雨，自晡及昏而止。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孛蒲內翻 上以災變博謀羣臣。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五徵即洪範之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也 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洪範之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為咎徵著明也天見咎徵以明告人君之過也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 妖孽並見，洪範五行傳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見賢遍翻 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

如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是也。復，扶又翻。更，工衡翻。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師古曰：中讀曰仲。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八世：高、惠、文、景、武、昭、宣、元。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季也。師古曰：標音必遙翻。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無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無妄卦爲義。項安世曰：古妄與望通。秦、漢言无妄，皆無望也。朱英之說黃歇，與揚子法言皆然，故太玄以去擬无妄。謂其無所復望也，在易則自爲誠妄之妄。直百六之災阸。易九尼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尼，百六之會也。初入元百六歲有尼者，則前元之餘氣也。師古曰：直，當也。孔穎達曰：凡水旱之災，厯運有常。按律厯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八七五十六，相并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爲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大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曰：雜音先合翻。雜，萃。難，乃旦翻。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閒，載，子亥翻。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驕臣，指淳于長等；悍妾，指趙昭儀姊弟也。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師古曰：卒讀曰猝。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苑，囿也。孔穎達曰：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園圃大同，蕃牆異耳。囿者域養禽獸之處，圃者種菜殖果之處。毛晃曰：苑亦以養禽獸。直曰街，曲曰巷。師古曰：閒讀曰閑。徵舒、崔杼之亂，陳靈公淫于夏姬，飲如其家。夏姬之子徵舒病之，自廄射而殺之。齊莊公通于崔杼之妻棠姜，數如崔氏，崔杼伏甲而殺之。事並見左傳。此指帝微行，將有徵舒、崔杼之禍也。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樊並、蘇令事見上卷永始三年。陳勝、項梁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夏，戶雅翻，下同。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音扶問翻。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

然后變見於上，見，賢遍翻。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易，輕也，忽也。言姦生於所輕忽也。易，以豉翻。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宴飲，師古曰：媟，狎也，音私列翻。黷，汙也。復，扶又翻。下同。勤三綱之嚴，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余按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婦綱，所謂嚴也。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遠，于願翻。近，其靳翻。行，下孟翻。朝覲法駕而後出，朝，直遙翻。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三者，謂微行、崇飲、好色也。塞，悉則翻。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永書曰：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意蓋言已有其萌而將至於興發也。斂，力贍翻。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咎亡。師古曰：洪範傳之辭。余按五行志著京房易傳之辭也。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禾，粟苗也。又，稼之總名。比，毗至翻。宜損常稅之時，謂此時宜減稅也。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趨，讀曰趣，與促同。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施，式豉翻。振贍困乏，敕勸耕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贍，而豔翻。幾，居希翻，又巨衣翻。

中壘校尉劉向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之內，又外掌西域，八校尉之首也。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丹朱，堯子也。傲讀曰敖。仲遊曰：此禹戒舜之辭，非舜戒禹之辭也。上，時掌翻。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尚書無逸篇，周公戒成王曰：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師古曰：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今連三年比食，比，毗至翻。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河平元年四月癸亥晦，三年八月乙卯晦，四年三月癸丑朔，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三年正月己卯晦，四年七月辛未晦，凡八食。而是年春正月己亥，又不預此數。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按向書曰：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向書曰：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向之所以望帝者如此。以崇劉氏，崇，增高也，謂增高劉氏之業。故懇懇數姦死亡之誅。師古曰：懇懇，款誠之意也。姦，犯也。數，所角翻。姦，音干。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師古曰：謂召入也。上，時掌翻。閒，讀曰閑，又如字。上輒之上，如字。然終不能用也。考異曰：向傳云：星孛東井，蝕山崩，向懷不能已，上此奏。按蝕山崩在三年，此奏云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八，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今年也。胡日亦載之三年。余按劉向傳，若以星孛東井爲據，則上奏當在今年；若以蝕山崩爲據，則上奏當在三年；若以二十歲間日八食爲據，則上奏當在去年。然向言日食之變，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以班書考之，自建始三年十二月至河平元年四月，則一年五月而食，至四年三月癸丑朔，則纔一年而食，又至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則又幾年而食，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元年二月而食，又至二年二月乙酉晦，則凡九年，而志所書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不計也，又至永始二年正月己卯晦，則未及一年而食，又至四年七月辛未晦，則一年六月而食。向所謂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亦通二十歲而約言之耳。自建始三年至今年，以紀考之則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此其差異，又未有所折衷也。

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咸免，見上卷永始二年。復，扶又翻。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孟康曰：內朝，中朝也。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給事中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官也。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應劭曰：列侯選舉不以實，削封戶。劾，戶槩翻。下同。有詔免咸，勿劾立。

十二月，乙未，王商爲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先，悉薦翻。墾，康很翻。據孫寶傳，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占，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謂爲草田，占云新自墾。占，音之贍翻。百畝爲頃。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上書以入縣官，貴取其直一億萬以上。師古曰：直，價也。言貴者，增價於時。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考異曰：荀紀云十一月，成紀云十二月。按是歲十二月甲子朔，無乙未、辛亥、庚申。荀悅誤。今按考異又有揚雄待詔一條，雄傳云二年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爲雄待詔。按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羽獵賦。在今年，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胡曰：遂誤以爲曲陽侯云。余按曲陽侯即王根也，王音則封安陽侯。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師古曰：肥牛，亭名。禹欲得置亭之處爲冢塋。曲陽侯根爭，以爲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宅地，請別以地賜之。更，工衡翻。上不從，卒以賜禹。卒，子恤翻。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數，所角翻。下同。師古曰：毀，謂言其過惡。顏從惡音，讀如字。後凡毀惡之惡皆同音。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師古曰：使其飲食寢臥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即，就也。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余謂與讀如字，言天子與禹定其可否也。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時掌翻。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未能明見人言之當否也。乃車駕至禹第，第，與第同，舍也，宅也。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浸，丁鴆翻。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

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書言性命及天道。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漢書張禹傳喜作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斷丁亂翻。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元帝師蕭望之，成帝師張禹，皆敬重之矣。元帝不能聽望之言，碎許史而去恭顯；成帝則聽禹言而不疑王氏。望之以此殺身，禹以此苟富貴，漢祚中衰實由此也。又成帝之時，吏民猶譏切王氏；平帝之末，吏民以王莽不受新野田上書者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何元成之時，吏民猶忠於漢，平帝之時，吏民則附王氏也，政自之出久矣，人心能無從之乎？有國家者尚監茲哉。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張氏安矣，劉氏危矣。說讀曰悅。故槐里令朱雲元帝時雲為槐里令，坐論石顯廢錮，故稱故。上書求見，見，賢遍翻。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謹案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亡與無同。臣願賜尚方斬馬劍，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斷丁管翻。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蓋引用論語惡居下流而訕上之言。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翻，又音刪。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欄也。折，而設翻。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翻。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臣；皆以諫而死，故云然。逢，音皮江翻。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余謂雲蓋言亦將如夏殷之亡也。朝直遙翻，下入朝同；每朝同。御史遂將雲去。將，如字；挾也，攜也。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名久已章。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言殺雲之事得止也。及後當治檻，治，直之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

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且，子余翻；車，尺遮翻；鞮，丁奚翻。

北地都尉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復，扶又翻；下同。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張晏曰：謂太后言班侍中，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詳見上卷永始二年。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乎？如淳曰：富平侯張放又來，太后安能默然不以為言。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地理志：天水屬國都尉治勇士縣。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為光祿大夫。姓譜：師，古者掌樂之官，因以為氏。班伯為水衡都尉，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從，才用翻。及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使傳上指以諭公卿也。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為上太子時好經書，及即位，幸酒樂宴樂，今出放等，復脩經書業。太后甚悅。

是歲，左將軍辛慶忌卒。慶忌為國虎臣，爪牙扞禦之臣曰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既祭，行遊龍門，師古曰：龍門，山名，在今蒲州龍門縣北。登歷觀，音灼曰：歷觀在河東蒲坂縣。師古曰：歷山上有觀。觀，音古玩翻。陟西岳而歸。陟，登也。師古曰：西岳，華山也。

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為王。廣陵孝王霸，廣陵王胥之子也，元帝初元二年紹封，傳子意，意薨，無後，今立守以紹封。考異曰：荀紀守作常，今從漢書。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諸翎侯大亂。降，戶江翻。翎，許及翻。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陽朔中，會宗使西域都護，竟更而還，以擅殺戊己校尉兵迎康居降者不遂，劾奏，下獄論，拜金城太守，以病免，故曰故金城太守。武又翻。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昆彌。服虔曰：末振將，人姓名。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弟，不可別姓也。考異曰：烏孫傳以末振將為安日弟，段會宗傳以為兄，兄字誤耳。定其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刺，七亦翻。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公主，謂楚主解憂也。公主之孫，於雌栗靡為季父。

久之，大昆彌翖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犂靡代爲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復扶又翻。校戶教翻。卽誅末振將太子番丘。師古曰番音盤。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卽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墊晁之墊。鄭氏曰婁音慺。師古曰墊音丁念翻。婁音樓。選精兵三十弩，李奇曰三十弩，人人持一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卽手劍擊殺番丘。手執劍曰手劍。記檀弓曰：子手弓。子手弓，子射諸。手守又翻。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犂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言奉天子命來誅番丘之意。爲于僞翻。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司馬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自謙其身甚微也。宛王、郅支頭縣槀街，宛王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郅支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三年。宛，於元翻。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於禁翻。食讀曰飤。下同。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謂豫以誅番丘之事告昆彌，昆彌以叔姪之情必使番丘逃匿。漢欲誅之而昆彌匿之，則於漢爲有大罪也。卽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若飲食之而使之就死，則於骨肉爲傷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號，戶刀翻。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會宗以難栖殺末振將，奏以爲堅守都尉。烏孫有大將、都尉各一人。以難栖能爲雌栗靡復讎，堅守臣節，異於諸翎侯，故以堅守二字寵之。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宣帝甘露三年，大祿、大監賜金印紫綬。末振將弟卑爰疐，師古曰疐音竹二翻。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卑爰疐自此讎其後，都護孫建襲殺之。并，卑亮翻。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復，扶又翻。下同。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分立兩昆彌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既遣子入侍，而又奉貢也。都護郭舜上言：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王子。今復遣子入侍。此時郭舜爲都護。平帝元始間，孫建始爲都護。上，時掌翻。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言匈奴之盛衰不繫於二國。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三國，謂匈奴、烏孫、康居。質音致。遺于季翻。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司讀曰伺。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謂自武帝以來以宗室女下嫁烏孫也。爲于僞翻。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黠，戶八翻。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翻。啗音徒濫翻。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余謂夸者，自矜耀其能傲漢使以夸旁國也。省，悉井翻。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謂特欲行賈以市易，其爲好辭者詐也。度，徒洛翻。賈音古。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爲高，自以事漢爲太卑而悔之也。宜歸其侍子，絕不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章，顯也。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使，疏吏翻。漢爲其新通，爲于僞翻。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辭名爲重也。終羈縻不絕。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禹貢所謂岷山導江。鄭氏曰此山也。水經注曰：岷山卽瀆山也，水曰瀆水，亦曰汶阜山，在氐道徼外，江水所導也。大江泉源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天谷。天彭山兩山相對，其高若闕，謂之天彭門。江水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其源濫觴者也。漢元延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卽其處。岷音武巾翻。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惡，烏路翻。惡其徵異也。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周幽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師古曰：三川，涇、渭、洛也。洛卽漆沮也。余按幽王時有是異，後卒爲犬戎所殺。岐山者，周所興也。周自太王避狄去豳，而邑于岐山之下，周之王業遂興於此。漢家本起於蜀漢，高帝始王漢中，起兵還定三秦，誅項羽，遂有天下。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天文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晉天文志：參十星，於辰在申。辰者，至大火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如淳曰：孛星尾長，及攝提、大角，始發於參，至辰也。孛，蒲內翻。參，疏簪翻。殆必亡矣。二月丙

午，封淳于長爲定陵侯。(恩澤侯表，定陵侯國於汝南。)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褒水自秦川逕南山通漢中，南谷曰褒，北谷曰斜，谷五百里。斜，余遮翻。) 東至弘農，(長安南山連延東至弘農，今商、虢二州之山皆是也。) 南敺漢中，(敺與驅同。) 張羅罔罝罘，(罔與網同，古字通用。罝，音咨邪翻，兔罟也。罘，音房尤翻，覆車大網也。) 捕熊羆禽獸，(熊似豕而大，黑色。羆似熊，黃白色，被髮人立，而絕有力。) 載以檻車，輸之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中有射熊館。) 以罔爲周阹，(李奇曰：阹，遮禽獸圍陳也。師古曰：阹，音祛。) 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考異曰：成紀，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賜從官。按揚雄傳，祀甘泉、河東之歲十二月羽獵，雄上校獵賦，明年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客校獵當在今年，紀因去年冬有羽獵事，致此誤耳。)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中山王興、定陶王欣皆來朝。(興，帝少弟。欣，帝弟定陶共王康之子。朝，直遙翻。) 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師古曰：三官皆從王入朝。相，息亮翻。) 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師古曰：說，說其義也。) 佗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師古曰：中忘之也。法令之令，力呈翻。) 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韤係解。(師古曰：食而獨在後飽，及起，又韤係解也。韤，音武伐翻。余謂：賜食於君前，禮主於敬，食而獨後飽，又起而止，皆非敬也。及起而降階，韤係解而不知，是皆不能執禮。禮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韤，足衣也。係，所以結韤。) 帝由此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數，所角翻。) 是時，諸侯王唯二人於帝爲至親，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傅太后，元帝傅昭儀，定陶共王母也。共，讀曰恭。) 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遺，于季翻。票，匹妙翻。騎，奇寄翻。) 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迭互稱其材美也。師古曰：更，工衡翻。) 勸帝以爲嗣。帝亦自美其材，爲加元服而遣之，(師古曰：爲之冠也。爲，于僞翻。) 時年十七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隕石于關東二。(隕，于敏翻。書關東，當作都關。師古曰：都關，山陽之縣。)

王根薦谷永，徵入爲大司農。(自北地太守徵入。) 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上，時掌翻。) 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爲大司農歲餘，病，滿三月，上不賜告，卽時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上以其黨於王氏，故卽時免。) 數月，卒。(史終言之。)

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 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票騎將軍王根先勸帝立定陶王，王爲嗣。漢書孔光傳先書根勸立定陶王事，下卽書召方進、光、褒、博入禁中，通鑑因之，亦不書根；今但以下文觀之，根亦召入禁中也。) 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昆弟之子猶子也，以弟之子爲兄後，則爲兄之子。公羊春秋成十五年，仲嬰齊卒。此公孫嬰齊也，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 定陶王宜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謂兄弟同父之親，其親親於兄弟之子。) 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兄終弟及。(兄終弟及，殷法也。殷自外丙、仲壬至于盤庚，率多兄弟代立，而尚書無文，光所引蓋今文尚書也。師古曰：比，音必寐翻。余謂當如字讀。) 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爲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父爲昭，子爲穆，則兄弟不得相入廟也。) 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師古曰：以不得繼統爲帝之後，恐其怨恨也。) 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大鴻臚掌諸侯，故任宏守大鴻臚之官以徵定陶王。守者，權守也。任，音壬。臚，陵如翻。) 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師古曰：謙不言爲太子，故云假。余謂：王謙不敢當，以辭有皇太子之名，今爲太子，特假充耳。) 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謂昏定晨省，世子之禮也。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此日夕問起居之禮也。國邸，謂定陶國邸也。) 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報聞，報已聞其書，而不從其請也。) 戊午，孔光以議不

合意，左遷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光左遷廷尉，而何武自廷尉為御史大夫。）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殷子姓也，其後為宋，宋為孔，為華，為戴，為桓，為向，為樂等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此元帝時議也；至是時，梅福復言之。）上從之，封孔吉為殷紹嘉侯。（恩澤侯表：殷紹嘉侯國於沛。）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為公，地各百里。上行幸雍，祠五畤。初，何武之為廷尉也，（公卿表：元延三年，何武自沛郡太守為廷尉，是年二月戊午為御史大夫。）建言：「末俗之敝，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敝，讀曰弊。……事也。）宜建三公官。」上從之。夏，四月，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武帝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今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而大司馬為專官，故根不復領票騎將軍。）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氾鄉侯，（武封氾鄉侯，在瑯邪不其縣，後改食南陽博望鄉。師古曰：氾，音凡。）皆增奉如丞相，（如淳曰：律，大司馬、大將軍與丞相奉月錢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也。奉，讀曰俸。）以備三公焉。秋，八月，庚戌，中山孝王興薨。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為左賢王，輿為右賢王。（樂，呼韓邪單于大閼氏之子；輿，第五閼氏之子。）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說，輸芮翻。）「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謂其地之斗曲入漢界者也。直，當也。）生奇材木，箭竿鷲羽，（師古曰：鷲，大鵰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翻。鷲，音就。余按鷲羽可為箭翎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鷲，黑色多力，所謂皂鵰是也。）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言得此地為中國利也。為，于偽翻。下同。）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也。余謂直，徑直也。）為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行，為傷命。余謂天子之命不行於夷狄，為損中國之威。）根

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言以上意曉藩，令從藩意說單于而求之。說，輸芮翻。下同。）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語次，因語之次也。）「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張掖兩都尉：一治日勒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都尉治番和，是為三都尉。師古曰：澤，音鐸。）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師古曰：從直斷割，其地以其斗絕……先各翻。如淳曰：養，音盤。）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入者，謂斗入漢地也。斷，丁管翻。上，時掌翻。下同。）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也。）其報必大。」（師古曰：漢得此地，必以厚報單于。）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邪，音耶。）將從使者所求也？」（疑未定之辭。）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為，于偽翻。畫，胡麥翻。）單于曰：「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翻。駼，音塗。下同。余按後漢書，匈奴有溫禺犢王，班固燕然銘曰：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意溫偶駼即溫禺也。後人妄加禺旁從人耳，當讀曰禺。）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形狀，謂地形之險易可割與不可割之狀也。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生草木鳥獸為用者。）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復，扶又翻。）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呼韓邪傳其長子復株累，復株累傳其弟搜諧，搜諧又傳其弟車牙，車牙傳之囊知牙斯，是為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單于名囊知牙斯，王莽專政，諷其慕中國，不二名，始名知，史從簡便，因以單名書於此。）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諸小王為諸侯，故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翻。）且先父地，不敢失也。」（先父，謂呼韓邪。）藩還，遷太原太守。（守，式又翻。）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使，疏吏翻。）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余按是年後至明年，哀帝即位大赦，又明年改元赦，所謂更大赦二也；以此知夏侯藩再使匈奴，必在建平初。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翻。）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濟，子禮翻。）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按禮，父祖以上正體相傳為大宗，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定陶王以帝弟之子入奉大宗後，義不得復顧定陶共王親也。）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楚孝王囂，宣帝之子。）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少，詩照翻。下少府同。）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

奏玄左遷少府（劾，戶槩翻），以光祿勳師丹爲太傅。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在定陶國時也）。及爲太子，詔傅太后、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丁姬事定陶共王，寶生太子），不得相見。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漢亦稱太后爲陛下。後世多稱殿下，唯臨朝乃稱陛下。共，音居用翻；養，音弋尚翻），不得復顧私親。」（此私親謂傅太后、丁姬。復，扶又翻；下同。）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謂抱養太子，恩猶乳母也），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牧，州牧也；守，郡守也。遺，于季翻；下同），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淫，過也，放也）。許后姊孊爲龍雒思侯夫人（龍雒思侯，韓寶，增子也。晉灼曰：孊，音靡。余按：韓寶已死，故書諡。諡法：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寡居，長與孊私通，因取爲小妻（孊雖皇后之姊、列侯之夫人，以淫放失身於長，而長自有正室，故爲小妻。記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婦人女子之持身，不可不慎也）。許后時居長定宮（許后廢，徙昭臺宮，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中有長定宮），因孊賂遺長，欲求復爲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乘，繩證翻），詐許爲白上，立爲左皇后（許爲，于僞翻）。孊每入長定宮，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師古曰：嫚，褻狎也；易，輕也。易，音弋豉翻）。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政，久病，數乞骸骨（數，所角翻）。長以外親居九卿位（長，太后姊子，於帝爲外家之親），次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衣冠，謂當時士大夫及貴游子弟也。師古曰：署置，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爲某官，某人主某事）。具言其辠過。根怒曰：「卽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東宮，太后宮。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長，太后姊子，故呼爲兒）！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就定陵侯國。治，直之翻）。初，紅陽侯立不得輔政，疑爲長毀譖，常怨毒長（毒，苦也，痛也，怨之甚也）。上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以長當就國，所常從車騎無所用，故請之。師古曰：嗣子，謂適長子當爲嗣者也）。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上封事爲長求留（爲，于僞翻），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詔文也），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於是天子疑焉（帝知立素怨長，今爲長上封事求留，疑心於是而起）。下有司按驗（下，戶嫁翻；下同），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恐融就吏而事泄，故令其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凡詔所繫治，皆爲詔獄，非必洛陽先有詔獄也）。窮治（考鞫以窮其姦也）。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辠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長母若，卽王太后姊，故居魏郡元城。師古曰：若者，其母名）。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復劾奏：「紅陽侯立狡猾不道，請下獄。」（師古曰：狡，狂也；猾，亂也。復，扶又翻。）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皆免官，與故光祿大夫陳咸皆歸故郡（朱博，杜陵人。孫閎亦京師世家。陳咸本沛郡相人。據漢書翟方進傳，則博、閎免官，獨咸歸故郡耳。與字、皆字衍。元延元年，咸免光祿大夫，故稱故）。咸自知廢錮，以憂死。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師古曰：緣飾，譬之於衣加純緣者。純，音之允翻），號爲通明相（相，息亮翻）。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微指，謂上意所嚮，未著見於外者），奏事無不當意。方淳于長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據方進傳，長初用事，方進獨與長交。及長寵盛，與之交者不獨一方進矣）。及長坐大逆誅，上以方進大臣，爲之隱諱（爲，于僞翻）。方進內慙，上疏乞骸骨（上，時掌翻）。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辠，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余謂此[illegible]傳，音直戀翻。）君何疑焉！其專心壹

意毋怠醫藥以自持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 孫寶蕭育皆能吏也以急於求進比匪人以得罪是以君子慎交 函谷都尉建平侯杜業素與方進不平 函谷關置都尉以譏出入業杜延年之孫素不事權貴與翟方進淳于長皆不平 方進奏業受紅陽侯書聽請不敬免就國 據業傳業與淳于長不平長當就國紅陽侯立與業書屬之勿復用前事相侵長出關後罪復發下洛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為不敬 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 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 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 邑錢封邑所入之錢也掾俞絹翻 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 蔽膝韠也亦曰韍鄭玄曰韍大古蔽膝之象 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 此下依漢書有皆驚二字文意乃足它本皆有此二字 其飾名如此 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 春秋晉[illegible]之會[illegible]尊也宋之盟楚屈建為晉[illegible] 會吳主會而書[illegible]不以卑臨尊也治直吏翻 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 刺史六百石 [illegible]大夫之秩[illegible]其[illegible]大夫 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 古制九州一[illegible]州[illegible]以[illegible]國今請置州牧以應古州伯之制更工衡翻下同 十二月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 師古曰磬樂石也音[illegible]說文曰磬樂石也古者毋句[illegible]磬或以玉為之犍居言翻 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 師古曰天子之學曰辟雍鄭玄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說輸芮翻 設庠序 古者黨有庠遂有序庠者養也序者教也 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 治直吏翻 或曰不能具禮 師古曰或曰者設為難者之言而後答釋也 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 師古曰過差猶失錯也 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灋也而有司請定灋削則削筆則筆 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師古曰削者言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也 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閒小不備 為于偽翻 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或莫甚焉 為其不能具禮而廢禮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俎祭器如机盛牲體者也豆似鐙亦所以盛肉醢用竹而豆用木管笙簫之屬也絃琴瑟之屬也 夫教化之比於刑灋刑灋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 師古曰舍廢也舍讀曰捨 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灋所以助治也 治直吏翻 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 師古曰詩背也音布內翻 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由不習五常之道也 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之所常行也辟毗亦翻 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 漸子廉翻師古曰貪甚曰饕言行險曰詖饕音吐高翻詖音彼義翻閑習也 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 敺讀與驅同 終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下遐稼翻 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 師古曰營度也表立標也行下孟翻 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 詩沼翻 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元帝設弟子員千人 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 數所角翻 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 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 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五（起閼逢攝提格，盡旃蒙單閼，凡二年。）

孝成皇帝下

綏和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二月，（考異曰：荀紀云：赦天下。今本紀無之，故不取。）壬子，丞相方進薨。時熒惑守心，（心爲明堂，熒惑守心，王者惡之。火曰熒惑星，熒惑爲天子理也；羅有所見，天子以觀變，所在見天文志。）丞相府議曹平陵李尋（議曹在丞相府，議曹者，公府主州郡議曹也。）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師古曰：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也。）闔府三百餘人，（師古曰：三百餘人，言丞相之官屬也。）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善爲甘石之學也。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師古曰：引決，自裁也。還，從宣翻。）上遂賜冊，（冊，簡書也。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程大昌演繁露曰：策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唯用篆書。此漢策拜丞相之制也。至王莽策免，則以尺一木兩行而隸書，與策拜異矣。治，直吏翻。）責讓以「政事不治，災害並臻，百姓窮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爲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爲上中下耳。處，昌呂翻。）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遣九卿策贈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祕器，東園祕器也。供，音居用翻。張，竹亮翻。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版也，皆以白素衣之。衣，音於既翻。）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斂具，賜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送。數，所角翻。）

臣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晏子對齊侯禳彗之辭也。杜預曰：慆，疑也。慆，音他刀翻。）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左傳：哀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史記：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藉其災可移，（藉之爲言猶假也，假設之言，以義所不欲言之者。）仁君猶不忍爲，況不可乎！使方進有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卒，子恤翻。）可謂不知命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丙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師古曰：自即位至崩，乃二十六年，壽四十六。）帝素彊無疾病。（自甘泉、河東還，無疾病也。）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衍，楚孝王之子。）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也。進也，延進而拜之也。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昏夜平善，鄉晨，傅絝韈欲起，（師古曰：鄉，讀曰嚮；傅，讀曰附。附以衣也。韈，古襪字也。韈，音武伐翻。）因失衣，不能言，（手攬衣而失墮也。）晝漏上十刻而崩。（司漏之度，有晝漏、夜漏。是時二月，晝漏五十八刻，上者漏箭浮而上也。上，時掌翻。）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讙，許元翻。）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爲婕妤，（婕妤，音接予。）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數，所角翻。爲，于僞翻。）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不內顧者，不回顧也。不疾言者，不暴疾也。不親指者，不以手指麾也。此三句者本論語鄉黨所述孔子之事，班氏引之。今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輢轂，此不同者，蓋音義有異耳。讀此亦成帝學論語而有得於修容儀者也。夫聖人道德之容，積於中而發於外，帝則因論語之文而剛制其外而已。故二樂帝何不能服膺斯言乎！嗚呼，豈惟是哉！論語二十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在是矣。）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

謂穆穆天子之容矣穆穆美也師古曰禮記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毛晃曰穆穆和敬貌朝直遙翻下同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師古曰湛讀曰耽孔穎達曰耽者過禮之樂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於讀如本字又音烏邑又音烏合翻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言王氏之禍始於成帝

是日孔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大行前謂大行皇帝柩前韋昭曰大行者不反之辭恩澤侯表博山侯國於南陽順陽

富平侯張放聞帝崩思慕哭泣而死放自河東都尉徵爲侍中光祿勳丞相翟方進奏免放遣就國

荀悅論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仁之賊也

皇太后詔南北郊長安如故永始二年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罷長安南北郊

夏四月丙午太子卽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治直吏翻

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　考異曰成紀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四月己卯葬延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四日漢紀乃云三月丙午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按是年三月己巳朔無丙午四月己亥朔無己卯若依成紀當云五月己卯葬依荀紀當云閏三月丙午崩二者各有差舛未知孰是按是年閏七月不當頓差四月今且從成紀之文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共讀曰恭丞相孔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長知兩翻道讀曰導帝之立又有力事見上卷元延四年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與帝旦夕相近近其靳翻卽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長安記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余按漢書平帝紀成帝趙皇后退居北宮哀帝傅皇后退居桂宮則北宮桂宮自是兩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也余謂小宗不得間大宗孽后不得位匹長樂私戚不得妾干恩澤所謂正道也

高昌侯董宏宏高昌侯董忠子也功臣表高昌侯國於千乘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俱稱太后事見六卷秦孝文王元年上時掌翻華戶化翻宜立定陶共王后爲帝太后事下有司下遐稼翻大司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誤聖朝劾戶槩翻詿戶卦翻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要一遙翻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

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從才用翻

詔曰春秋母以子貴見公羊春秋傳隱元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應劭曰成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李奇曰傅姬如長信丁姬如中宮也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追尊傅父爲崇祖侯丁父爲褒德侯封舅丁明爲陽安侯舅子滿爲平周侯皇后父晏爲孔鄉侯師古曰傅父傅太后之父丁父丁太后之父地理志汝南郡有陽安縣恩澤侯表平周侯食邑於南陽孔鄉侯食邑於沛郡夏丘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爲新城侯地理志河南郡有新城縣

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卽不起皇帝卽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太皇太后正稱太后史省文復扶又翻

成帝之世鄭聲尤甚周末有鄭衛之樂東門溱洧之詩鄭聲也桑中濮上之音衛聲也皆淫聲也其後凡淫聲通謂之鄭聲孔子曰鄭聲淫是也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倡音昌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貴戚王氏五侯淳于長之屬也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好呼到翻

六月詔曰孔

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其俗亂而樂淫。其罷樂府官。立樂府見十九卷元狩三年。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別屬他官。郊祭樂，武帝所置，今以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邡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篪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鍾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絃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繰樂鼓員六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鍾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晉灼曰：雅音方。師古曰：招讀與韶同。剛及柎皆鼓名也。柎音膚。柱工主箏瑟之柱者，絃工主絲絃，鄭四會，言鄭聲合作之也。繰樂，樂名也。繰音操。挏音動。李奇曰：以馬乳爲酒，撞挏乃成。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湛讀曰沈。師古曰：湛讀曰沈，沔讀曰湎。自若，言自如故也。王莽薦中壘校尉劉歆有材行，行，下孟翻。爲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幸，更名秀。歆改名秀，以應圖讖。更，工衡翻。上復令秀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父向典校書見三十卷河平三年。師古曰：卒，終也。復，扶又翻。卒，子恤翻。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輯略謂諸書之總要。六藝，六經也。諸子，卽下九流是也。詩賦則屈原、荀卿、宋玉、揚雄等所作也。兵書則權謀、技巧、形勢、陰陽之書也。術數則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之書也。方技則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之書也。凡書六略三十八種，種，章勇翻。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敘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從，子容翻。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師古曰：蠭，古蜂字同。

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水火相滅，木生火，火而生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師古曰：下繫之辭。今異家者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經，若水之下流，衣之末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中，竹仲翻。皆股肱之材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外野求之，亦將有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師古曰：索，求也。索，山客翻。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師古曰：愈，勝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舍讀曰捨。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河間惠王良能修獻王之行，行，下孟翻。母太后薨，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爲宗室儀表。師古曰：儀表者，言爲禮儀之表率。余謂有儀可象謂之儀，四外望之以取正謂之表。初，董仲舒說武帝，說，輸芮翻。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事見二卷周顯王十九年。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亡讀與無同。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卒讀曰猝。宜少近古，少，詩沼翻。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幷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塞，悉則翻。去，羌呂翻。薄賦斂，省繇役，斂，力贍翻。繇讀曰徭。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治，直吏翻。及上卽位，師丹復建言：復，扶又翻。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訾與貲同。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下，遐稼翻。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據哀帝紀，有司條奏：諸侯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與此少異。食貨志亦與紀同。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賈讀曰價。

曰價貴戚近習，皆不便也。皆不以爲便於己也。詔書且須後，師古曰：須，待也。遂寢不行。又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齊三服官及諸織官皆無作難成之物以輸送也。如淳曰：紅亦工也。其所作已成未成皆止，無復作，皆輸所近官府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謂未成者不作，已成者不輸耳。余謂如說固非，顏說亦未若余說之爲簡易明白也。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不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保也。詆，誣也。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重絕人道也。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爲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百官志：內者令屬少府，以宦者爲之，掌中布張諸衣物。爲，于僞翻。師古曰：坐，音才臥翻。下同。大司馬莽按行，行，下孟翻。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去，羌呂翻。更，工衡翻。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謂至酒所也。重，音直用翻。莽復乞骸骨。復，扶又翻。秋七月丁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爲大司馬，四月徙。又曰：十月癸酉，丹爲大司空。又曰：太子太傅師丹爲左將軍，五月遷。荀紀：七月丁巳，大司馬莽免。按丹若以十一月爲司馬，四月徙官，不得以十月爲司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年表月誤，荀紀日誤。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爲莽家給使，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爲使令。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曲陽侯根、安陽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戶各有差。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舜，音于也。莽三百五十戶，光千戶，武更以南陽犨之博望鄉爲汜鄉侯國，益封千戶。以莽爲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朝，直遙翻。又還紅陽侯立於京師。立就國，見上卷去年。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從，才用翻。好，呼到翻。行，下孟翻。下同。王莽既罷退，衆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外親，外家之親。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與，讀曰豫。數，所角翻。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庚午，以左將軍師丹爲大司馬，封高鄉亭侯。按丹傳及恩澤侯表，皆云封高樂侯，屬東海。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以光祿勳淮陽彭宣爲右將軍。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言可爲內朝輔弼之臣。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爲，于僞翻。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治，直吏翻。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事見上卷秦莊襄王三年。項以范增存亡。事見高帝紀。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閒廉頗，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五年。閒，古莧翻。漢散萬金以疏亞父。事見十卷高帝三年。疏與疏同。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賢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余謂晉說亦未可厚非。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明年復進用喜。復，扶又翻。

建平侯杜業上書詆曲陽侯根、高陽侯薛宣、安昌侯張禹而薦朱博。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少，詩照翻。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解，戶買翻。奏：「曲陽侯根，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云：五官視三百石。及根兄子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況，商子也。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義！」背，蒲妹翻。以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爲嗣也。事見上卷元延四年。遣歸國，免況爲庶人，歸故郡。王氏故郡，魏郡元城人。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以其黨也。

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壞，音怪。凡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考異曰：尋傳云：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按公卿表，傅喜爲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地震在九月，當是時喜已不爲衛尉矣。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長，知兩翻。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師古曰：晻與暗同。又音烏感翻。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

色邪氣珥蜺數作。（孟康曰：暈適背穴抱珥虹蜺皆日旁氣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雄為虹，雌為蜺。凡氣在旁相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鐍，鐍抉傷也。適者，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蜺讀曰齧。珥音仍吏翻。數，所角翻，下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師古曰：守法度也。）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義，（斷，丁管翻。彊，其兩翻。）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良，甚也。）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長，知兩翻。）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閒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與讀曰豫。朝，直遙翻，下同。）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而異之，令其盛彊也。惡，烏路翻。）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行以水為本，（五行一曰水。水者，天一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今汝潁漂涌，（地理志：潁川郡陽城縣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沛郡下蔡縣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汝水出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閒者關東地數震，（數，所角翻。）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固志以用英俊，建威以黜姦邪。建，立也。）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師古曰：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折挫之。）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弘，漢之名相，於今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亡讀曰無。）其道自然也。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師古曰：為使而領其事。使，疏吏翻。）奏九河今皆

寘滅，（寘與填同。）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師古曰：決，分泄也；深，浚治也。治，直之翻，下同。）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塞，悉則翻。）河從魏郡以東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穎達曰：東方曰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央，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諸儒之說，略有異同，然平當所謂四海之衆，但言四海之內之人耳。）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為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之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扶問翻。度，大各翻。）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師古曰：停水曰汙。汙音一胡翻。）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塞，悉則翻。師古曰：遽，速也。音其庶翻。）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國語召公諫厲王監謗之辭。師古曰：道讀曰導。導，通也，引也。）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師古曰：雍讀曰壅。）齊與趙、魏以河為竟，（竟讀曰境。）趙、魏瀕山，（師古曰：瀕山猶言以山為邊界也。瀕音頻，又音賓。余謂趙、魏之地，一邊接山，則地勢高，非邊界也。）齊地卑下，（齊地瀕海，故卑下也。）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淤，依據翻。）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師古曰：湛讀曰沈，音持林翻。）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陿與狹同。）遠者數里。於故大

隄之內，復有數重，（復扶又翻重直龍翻）民居其閒，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阸阨）（志黎陽縣屬魏郡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按溝洫志具載讓奏曰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遮害亭在淇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高至遮害亭西五十丈水經注曰舊有宿胥口河水於此北入）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薄伯各翻）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難乃旦翻壞音怪敗補邁翻）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師古曰闢開也析分也墮毀也音火規翻斷丁管翻）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人功所造謂城郭田廬冢墓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河南河內東郡陳留魏郡平原千乘信都清河勃海凡十郡）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謂依禹之迹也）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神謂川瀆之神人謂居人也處昌呂翻師古曰奸音干）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載子亥翻）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殺所介翻減也）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地理志淇水出河內共縣北山東至黎陽入河水經注曰魏晉之枋頭古淇口也共音恭）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如淳曰今礫溪口是也言作水門流水不為害也師古曰滎陽縣名卽水經所云濟水東過滎陽縣者）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仰牛向翻）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曰股支別也據如說股當作股）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讓所畫治河三策自漢至今未有能行之者大率古人論事畫為三策者其上策多孟浪駭俗而難行其中策則平實合宜而可用其下策則常人所知也數所角翻）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自元帝時貢禹建毀廟之議韋玄成匡衡皆踵其說以為太祖以下五廟其親廟四親盡而迭毀至于成帝紛紛莫能定今二府復奏）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為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立世宗廟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二年）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何武後母在蜀郡，（武蜀郡郫縣人）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止不行也）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歸國。癸酉，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諒信也闇默然也鄭玄曰周之六官皆總屬於冢宰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太宰也乃上時掌翻）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王邑王鳳太皇太后親屬也邯戶甘翻）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師古曰比頻也比音毗至翻卒讀曰猝下同）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牢堅也復扶又翻曾才登翻）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閒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

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溷，胡困翻。濁，直角翻。師古曰：取，讀曰娶。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至德謂哀帝也。以壯年克己，克己者，有我之私，克去也。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暴者，言無疾而崩。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左傳齊桓公對宰孔之言。師古曰：言常若在前，宜自嚴懼也。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數十上，上，時掌翻。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從，才用翻。上惡之，惡，烏路翻。免官，遣歸故郡。傅氏本河內溫人。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復，扶又翻；下同。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卒，子恤翻。復為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哀帝之時，傅氏固為驕橫，然史家所記如此等語，意其出於王氏愛憎之口。

議郎耿育上書冤訟陳湯曰：成帝永始二年，陳湯徙敦煌，訟其冤也。「甘延壽、陳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言湯等深入遠誅郅支，雖其實伏荒外，能揚威而鉤致之也。為，于偽翻。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不羈，言不可羈屬也。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以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余按元紀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則改年亦以此事，非附著也。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白虎，西方之獸，主威武，故以為湯等之應。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數，所角翻。趣使丞相、御史立議，以序其功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予，讀曰與。封延壽、湯數百戶，事見二十九卷元帝竟寧元年。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妒有功，妒，丁故翻。使湯塊然被見拘囚，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塊，音口內翻。被，皮義翻。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通道，通行之路也。卒，子恤翻。燉，徒門翻。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謂罪及其身也。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復，扶又翻；下同。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師古曰：援，引也，音爰。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畜，讀與蓄同。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懸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仲馮曰：梟俊禽敵之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梟音驍，故二云梟俊猶云梟將也。梟，堅堯翻。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曾，才登翻。反聽邪臣鞭逐斥遠，遠，于願翻。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竄謂散離也。舜典曰：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不能免者，非特詭異深可誅責也。度，徒洛翻。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言湯功如此之偉，猶不免於罪徙，繇今者雖復捐身為國效死，制於吏議，陷於係虜之罪也。復，扶又翻。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為，于偽翻。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卒，子恤翻。

孝哀皇帝上

諱欣，定陶恭王康之子也。成帝立以為嗣。荀悅曰：諱欣之字曰喜。應劭曰：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建平元年（乙卯，前六年）

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赦天下。司隸校尉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中宮史，女史也。中宮，皇后宮也。趙皇后傳：宮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見，賢遍翻。臣遣吏驗問，皆得其狀：元延元年，宮有

身。其十月，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翻。下皆類此。)中黃門田客(續漢志：中黃門比百石，掌給事禁中，以宦者為之。)持詔記與掖庭獄丞籍武，令收置暴室獄，(掖庭令屬少府，有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皆宦者為之。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籍，姓，晉大夫籍氏之後，其先有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毋問兒男女，誰兒也。宮曰：善臧我兒胞，(臧，古藏字通。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包。)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武對未死。客曰：上與昭儀大怒，(趙昭儀也。)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不殺則為違詔命，故知當死；殺之，則後人以害皇子之罪加之，故知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取兒付中黃門王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復，扶又翻。為，于僞翻。)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官婢張棄為乳母。(官婢，蓋以罪沒入掖庭，男為官奴，女為官婢。鄭玄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謂之奚官女。)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并藥以飲宮。(師古曰：飲，音於禁翻。)宮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奈何令(額，鄂格翻。)長信得聞之！(師古曰：長信，謂太后。)遂飲藥死。棄所養兒，(師古曰：棄，謂張棄也。)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余謂宮長者，蓋老於宮中，諸女御因稱之為宮長，猶三署諸郎謂久次者為郎署長也。前持詔記，此以詔書，書之與記有以異乎？曰：有詔記，手記也，後世謂之手記，光武所謂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手記出於上手，詔書則下為之，以璽為信。長，知兩翻。)不知所置。(師古曰：竟，竟不知置何所也。)許美人元延二年懷子，十一月乳。(乳，如拄翻，謂乳也。)昭儀謂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晉灼曰：昭儀前要帝不得立許美人以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邪，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大此下乃始言封耳。)懟，以手自擣，(師古曰：懟，怨也。擣，築也。懟，直類翻。)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耳！

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生子告汝，何為反怒。)殊不可曉也。(殊，異甚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為？陛下嘗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讀曰汝。)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中黃門靳嚴從許美人取兒去，盛以葦篋，(靳，居焮翻。盛，時征翻。葦，葭類也，織以為篋也。)置飾室簾南去。(飾室，室之以金玉為飾者，昭陽舍是也。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帝與昭儀坐，使御者于客子解篋緘，未已，(御者，侍者也。師古曰：緘，東篋之繩。音古咸翻。)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嘑客子，(師古曰：嘑，古呼字。)使緘封篋及詔記，令中黃門吳恭持以與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屏處，有遮蔽處，人所不見者。屏，必郢翻。)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獄，掖庭獄也。)其宅飲藥傷墮者無數，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考異曰：趙后傳作丙辰；按哀帝紀，四月丙午即位，赦天下，蓋傳誤也。或者即位十日後赦也。)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更，工衡翻。)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當，丁浪翻。)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近，其靳翻。)天下寒心，請事窮竟，(請窮治其獄而竟其情。)丞相以下議正法。(令外朝大議，以正其罪。)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訢，臨之子也。)將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嫡。下同。)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師古曰：歷，王季也，即文王之父也。知，謂知其當為適嗣也。)逡循固讓，委身吳粵，(師古曰：太伯逃之吳。粵，以避季歷。)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聖嗣，謂文王。)卒有天下，(師古曰：卒，終也。卒，子恤翻。)子孫承業七八百載，(載，子亥翻，年也。爾雅曰：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功冠三王，(冠，古玩翻。)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太王，古公亶父也。武王克商，有

天下，追王太王、王季。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末，晚暮也。萬歲，言晏駕也。余謂人之生也以死為諱，故常人以死後為百年之後，天子曰千秋萬歲後。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如武帝為鉤弋夫人慮者是也。師古曰：耆讀曰嗜。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斷，丁亂翻。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援，音爰。又不知推演聖德，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翻。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閒燕之私也。覆，音方目翻。余謂私燕祗席之私，所謂專房燕即此燕也。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汙，烏故翻。成結寵妾妬媢之誅，媢，莫報翻。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用衛鞅語意。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筲，竹器也，容斗二升，音所交翻。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耿育之言是也。春秋為尊者諱義正如此。探，吐南翻。師古曰：訐，音居謁翻。願下有司議，下，遐稼翻。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聞，音問。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者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省，悉井翻。帝亦以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事見上卷成帝元延四年。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其立哀帝為嗣之恩也。余謂一說是。趙太后亦歸心，故太皇太后及王氏皆怨之。為趙后自殺張本。

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恩澤侯表，高武侯國於南陽杜衍縣。考異曰：公卿表，綏和二年十一月庚午，師丹為大司馬；建平元年四月丁酉，傅喜為大司馬；喜傳云明年正月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荀紀亦在正月。按長歷，此年四月癸亥朔，無丁酉。今從喜傳、漢紀。

秋，九月，甲辰，隕石于虞二。地理志，虞縣屬梁國。

郎中令泠褒、師古曰：泠，音零。古者樂工泠人，因以為氏，周有泠州鳩。原父曰：按此時無郎中令，余謂令字衍。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復，扶又翻。共讀曰恭。冠，古玩翻。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稱之也。稱，尺證翻。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衆官也。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為，于偽翻；下故為同。上復下其議，復，扶又翻；下，遐稼翻。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易繫辭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又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履者禮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共皇太后之號，為母從子；共皇后之號，為妻從夫。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復，扶又翻。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引禮記喪服小記之言。古者祭祀必有尸，服以生時之服，事亡如事存也。鄭玄曰：祭以天子，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不敢以己爵加之，嫌於卑之。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斬衰，用麤布，其下斬之，不緝。衰，音七雷翻。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本祖，所後之祖。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事見上卷成帝綏和元年。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前稱共王，後稱共皇，隨其時之所稱而稱之也。諸侯之國，以始封之君為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

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復扶又翻下同今欲立廟於京師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禮太祖以下親廟四親盡而迭毀匡衡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季奇曰不得信會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此皆親盡當毀之義也師古曰信讀曰申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共皇立廟於定陶則為一國太祖之廟萬世不毀立廟於京師則其祭莫適為主又親盡當毀而於禮又為不正也墮讀曰隳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貝博蓋翻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古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至秦廢貝而行錢其後王莽以龜貝為貨蓋祖此說也爾雅獸為友貝二為朋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貝之字從目從八言貝目之所背也鹽鐵論曰教與俗改幣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殷人以紫石孔穎達曰爾雅貝居陸猋在水蜬大者魧小者鰿今之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玄貝貽貝黑色者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白貲黃文也詩成貝錦則紫貝也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也蚆博而頯蚳中廣兩頭銳蜬大而險鰿小而橢蜠狹而長魧音杭猋音標蜬音含魧音況鰿音積蚳音治蚆音葩頯匡軌翻蜠音困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下遐稼翻下同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卒讀曰猝丹老人忘其前語年老神識衰減則健忘忘音巫放翻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上時掌翻行道人偏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朝直遙翻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下遐稼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承丁傅風旨也劾戶槩翻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蘇林曰炔音桂姓也言丹經行無比行下孟翻師古曰比音必寐翻余謂讀如字義自通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懣音滿又莫困翻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漢三公府皆有主簿錄省眾事簿文簿也以簿書之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眾心師古曰厭一音一贍翻上貶咸欽秩各二等博士秩比六百石貶二等則比四百石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諼迷國師古曰諼詐也音盧爰翻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為于偽翻下為賢同以君嘗託傅位謂嘗傅上於東宮也未忍考于理理獄官也謂廷尉也言未忍致廷尉而考問之也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上時掌翻下同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春秋之義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言經學為當世儒者所宗也德為國黃耇師古曰黃耇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盡更生黃者也耇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以往丹傅以作已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朝直遙翻師古曰識者謂有識之人也請音材性翻成帝尊寵張禹使奉朝請後以為官名沈約曰奉朝請會請召而已請讀如字唯陛下裁覽眾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慰與慰同安也復報也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官爵關內侯以讓閑免官賜爵關內侯其後周世宗等皆用此曰以恩師傅其實倚閣之使之優閑耳上用杜業之言召見朱博起家復為光祿大夫朱博免官見上卷成帝綏和二年按杜業傳帝初即位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薛宣張禹惑亂朝廷而薦朱博見賢遍翻遷京兆尹冬十月壬午以博為大司空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箕子中山王興之子孟康曰災眚之眚謂妖病也服虔曰身青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說是也眚音所領翻字本作青服說誤矣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數所角翻師古曰解音懈余按讀書解音懈者釋除也禱祠以除災也但顏注上云禱祠解舍即以解為解舍之解其說拘矣賈公彥曰求福曰禱得求曰祠禱輕祠重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續漢志謁者主殿上時節威儀比六百石給事謁者四百石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掌賓贊受事反上章報問中郎謁者蓋即灌謁者郎中也治直之翻下同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問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中山太后馮太后也元帝馮昭儀祝職救翻詛莊助翻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按續漢志中宮謁者令主報中章宦者為之更工衡翻立受傅太后指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弟婦君之習馮昭儀女弟君之寡弟婦也死

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弒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當熊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元年。上，時掌翻。）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師古曰：效，徵驗也。）乃飲藥自殺。宜鄉侯參、君之、習及夫、子（按馮昭儀傳，習夫及子也。）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伏法，謂受刑而死。）凡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司隸孫寶奏請覆治馮氏獄。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抉以揚我惡，（師古曰：擿抉，謂挑發之也。擿，音他歷翻。抉，音一決翻。挑，音他聊翻。）我當坐之！」上乃順指下寶獄。（下，遐稼翻。）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比，毗至翻。）左遷燉煌魚澤障候。（師古曰：燉煌效穀縣本魚澤障也。）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爲，于僞翻。）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張由、史立以此受賞，豈知乃以此賈禍邪！）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六 起柔兆執徐，盡著雍敦牂，凡三年。

孝哀皇帝中

建平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晉天文志：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孛，蒲內翻。
丁、傅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如淳曰：依違，不決事之言也。余謂上二語即依違之意。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師丹免見上卷上年。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數，所角翻。見，賢遍翻。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毀短者，謂毀而言其短也。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御史大夫官既罷，成帝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置大司空，事見三十二卷。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漢官至斗食佐史而止。言漢承秦號為皇帝，下至百官稱號皆不與古同。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治，直吏翻。於是朱博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守，式又翻。相，息亮翻。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言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進而為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翻。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上從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為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陽安侯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復綏和以前之制也。冠，古玩翻。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應劭曰：謂放棄教令，圮其族類。背，蒲妹翻。圮，皮美翻。不宜奉朝請，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其遣就國。」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持異，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又重忤傅太后指，重忤傅太后指，謂不使居北宮，奏傅遷，持稱尊號之議也。師古曰：重，音直用翻。忤，五故翻。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表，外也。裏，內也。傅氏譖之於內，朱博毀之於外也。乙亥，策免光為庶人。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以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恩澤侯表：陽鄉侯國在山陽湖陵。考異曰：公卿表：四月乙未，孔光免，朱博為丞相；又曰：四月戊午，博為御史大夫，乙亥遷。五行志：五月乙亥朔，博為丞相。荀紀：乙亥，孔光免。按長曆，是月丁巳朔，無乙未；乙亥，十九日；乙亥非朔也。表、志皆有誤。少府趙玄為御史大夫。成帝綏和元年，趙玄自太子太傅左遷，今復進用，皆丁、傅之意也。臨延登受策，師古曰：延，引也，入而登殿也。漢舊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也。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師古曰：陛者，謂執兵列於陛側。上以問黃門侍郎蜀郡揚雄、續漢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揚雄解嘲所謂官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者也。揚雄自謂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灋以為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時則有鼓妖。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妖，於驕翻。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為中焉。以一歲三分之，則四月已為歲之中；以一日三分之，則辰巳為日之中。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師古曰：期年，十二月也。期，音基。揚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將，即亮翻。相，息亮翻。恐有凶惡亟疾之怒。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翻。上不聽。朱博既為丞相，上遂用其

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復扶又翻)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爲共皇立寢廟於京師(爲于僞翻)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宣帝既立八年有司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然悼園在廣明成鄉長安東郭之外也定陶共王葬定陶而立廟京師則非因園爲寢矣)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丁太后趙太后與太皇太后爲四太后)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嫗威遇翻)時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爲公卿列侯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關內侯師丹所劾奏免爲庶人(事見上卷綏和二年劾戶槩翻)時天下衰麤委政於丹(師古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衰麤服故天子不親政事也衰音倉回翻)丹不深惟褒廣尊號之義(惟思也)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奏可又奏新都侯莽前爲大司馬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事亦見上卷綏和二年)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上曰以莽與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遣就國(仁譚之子也臧古藏字通)天下多冤王氏者(爲下元壽二年王莽復柄國張本)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天序謂帝王正統相傳之次天所命也上時掌翻)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侍養太后)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謂先喪元帝又喪成帝也數所角翻更工衡翻)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師古曰引領自引道領而避也)行道之人爲之隕涕(爲于僞翻)況於陛下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言王氏斥逐而丁傅貴寵若登高而望成帝陵豈得不有慙於付託乎)帝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爲成都侯(綏和二年商子況以罪奪侯今以邑紹封中讀曰仲)

朱博又奏言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漢刺史秩六百石耳居部九歲舉爲守相秩二千石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樂音洛)前罷刺史更置州牧(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更工衡翻)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師古曰陵夷謂漸廢替)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上從之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詔歸葬定陶共皇之園(從夫之義共皇葬於其國賢曰在今曹州濟陰縣北共讀曰恭)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近郡國謂郡國之近定陶者前書音義曰穿復土謂穿壙填塞事也言下棺訖復以土爲壙故曰復土近其靳翻)

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以教渤海夏賀良等(夏戶雅翻)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忠可詐稱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教我故向奏之)下獄治服(服其挾詐也下遐嫁翻)未斷病死(斷丁亂翻)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復扶又翻下同)上卽位司隸校尉解光騎都尉李尋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應劭曰諸以材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師古曰黃門禁門黃闥)數召見(數所角翻見賢遍翻)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師古曰數音所角翻)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師古曰言知道而不能行)咎殃且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上久寢疾(班固曰上卽位痿痹末年寖劇)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李斐曰陳道也言得神道聖者劉也如淳曰陳舜後王莽陳之後謬語以明莽當立而不知韋昭曰數陳聖劉之德也師古曰如韋二說是也余謂韋說不誠是正如說則就於巫覡以爲二說皆是者亦姑予之)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師古曰舊漏晝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秋七月以

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爲初陵，勿徙郡國民。上既改號月餘，寢疾自若。夏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無驗，八月，詔曰：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師古曰：過，謬也。）冀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爲，于僞翻。卒，子恤翻。）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載孔子之言。）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皆蠲除之。（如淳曰：悔前赦令不蒙其福，故收令還之。臣瓚曰：改元易號，大赦天下，以求延祚，而不蒙福應，帝悔之，故更下制書，諸非赦事皆除之，謂改制易號，令皆復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瓚說是矣。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伏誅。（下，遐稼翻。）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此漢法所謂減死徙邊也。減死者，罪至死而特爲末減也。減死罪一等爲城旦舂。）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嘗興諸神祠凡七百餘所，（成帝建始初，匡衡、張譚奏罷諸神祠不應禮者，今盡復之。）一歲三萬七千祠云。（神祠既多而有歲五祠者，有歲四祠者，故其數若是之多。）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讀曰諷。）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謂前已決遣就國，罪無重科也。）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要，一遙翻。得死，謂得其死力。一曰：得其相爲死也。）何況至尊！（至尊，謂傅太后。）博唯有死耳。（大臣以道事君，若而博以死奉私，驕貪從欲之以爲之也。）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惡，烏故翻。）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見上卷綏和二年。）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治，直吏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皆請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嘗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丞相、御史同奏，而獨召問玄者，以博強毅多權詐，難遽得其情，而玄易以窮詰也。）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劾，戶概翻。）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減死罪三等爲髡鉗；晏封五千戶，削其千二百五十。）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九月，以光祿勳平當爲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遷爲丞相，以冬月故，且賜爵關內侯。（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爲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以京兆尹平陵王嘉爲御史大夫。（按表、傳，嘉嘗作嘉，詳見下年。及嘗是。）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處，昌呂翻。）是歲，策免左將軍淮陽彭宣，以關內侯歸家，而以光祿勳丁望代爲左將軍。（上策宣曰：前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娶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其上左將軍印綬。余按：彭宣以連姻藩國而免官，丁、傅以戚黨而見用，卒之奪劉氏者，非藩國，乃外戚也。丁、傅處大故之時，拱手投柄於王氏，而彭宣乃能辭三公位於王莽專權之初，任官惟賢材，烏得拘小嫌乎！）烏孫卑爰疐侵盜匈奴西界，單于遣兵擊之，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卑爰疐恐，遣子趨逯爲質匈奴。（疐，竹二翻。師古曰：毆與驅同。逯，音錄。質，音致。下同。）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使者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爰疐質子。（責以匈奴、烏孫並爲漢臣，單于不當擅受卑爰疐質子。）單于受詔遣歸。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爲廣平王。（廣德夷王雲客，成帝鴻嘉二年封，又二年薨，無後，今立廣漢以奉中山孝王嗣。諡法：安心好靜曰夷。克殺秉政曰夷。）帝太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考異曰：五行志云桂宮鴻寧殿災，荀紀云桂宮正殿火，今從哀紀。）上使使者召丞相平當，欲封之，當病篤，不應召。（不應，召也。）室家或謂當：不可彊起受侯印爲子孫邪？（室家，當之妻子也。謂受侯印而死，得以封爵遺子孫也。彊，其兩翻。爲，于僞翻。下同。）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不許。三月，己酉，當薨。有星孛于河鼓。（天文志：河鼓在牽牛北，大星上將，左右星左右將。孛，蒲內翻。）夏，四月，丁酉，王嘉爲丞相，河南太守王崇爲御史大夫。（守，式又翻。）崇，京兆尹駿之子也。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數，所角翻。）乃上疏曰：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材難，言有賢材者難得也。與讀曰歟。余謂材難二語，古語也。孔子引之，謂其言之是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禮記郊特牲之文。師古曰：象，法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皆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記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春秋之時，如晉之六卿，以中軍帥為正卿，亦其君先命之而後聞於天子耳。齊之高、國，齊之二守，皆世卿也。漢之王國傅相中尉命於天子，猶古之命卿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治，直吏翻。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周初班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後齊晉秦楚以兼并而地始廣大耳。漢郡守方制千里，連城以十數，是重於古諸侯也。守，式又翻；下同。往者致選賢材，致，極也。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事見十四卷文帝十四年。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按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會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此景帝時事也，武帝當作景帝。師古曰：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黠，下八翻。其家自冤，自言其冤也。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奏也。上，時掌翻；下，遐嫁翻。會免亡命十數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卒，子恤翻。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長，知兩翻；下同。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樂，音洛。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傳，知戀翻。數，所角翻。更，工衡翻。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司隸部三輔、三河、弘農，其餘部刺史分部諸郡國。劾，戶槩翻。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不敢操持僚下也。下材懷危內顧，師古曰：常恐獲罪，每為私計也。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眾庶知其易危，師古曰：言易可傾危。易，以豉翻。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三年。師古曰：橫音胡孟翻。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難，乃旦翻。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不先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故縱，孟康曰：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之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重，故每留中；或緣赦令壹切皆得解散也。余謂善治民之吏，宣帝愛其材，或有章劾留中不下，會赦則其事得釋。治，直之翻。劾，戶槩翻。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師古曰：所以丁寧告者之辭，辨其相誣也。余謂此乃防其誣告耳。下，遐稼翻。為，于偽翻。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師古曰：不求備於一人也。余謂責備者，求全也。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師古曰：當寬恕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師古曰：使之逐盜而問其狀也。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師古曰：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見，賢遍翻。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盩，音舟；厔，音窒。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人材當聚於朝廷，事會之來，無可用者，倉猝求之，適所以明朝廷之無人耳。少，詩沼翻。畜，許六翻。難，乃旦翻。卒，讀曰猝。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風俗通：荊蠻有瞞氏，音舛，變為滿。國語：潞、洛、泉、余、滿，皆赤狄隗姓。及能吏蕭咸、薛修，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按嘉此疏，識中當時之病，然為相者在於朝夕納誨，隨事繩正，天下不能窺其際，而自躋於治平，不在著見於奏疏以騰口說也。自宣帝之後，為相者始加詳於奏疏，而考其治迹，愈不逮前相業，固不在乎此也。稱，尺證翻。六月，立魯頃王子部鄉侯閔為王。魯共王曾孫頃王封，傳國於其子文王睃，睃薨，無後，今立閔。部鄉，據紀表及傳當作郚鄉。師古曰：郚音吾，又音魚；睃音子緣翻。地理志：東海郡有郚鄉侯國。上以寢疾未定。定，猶安也。冬

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詔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成帝崩皇太后詔罷甘泉汾陰祠復南北郊時音止。上亦不能親至甘泉河東。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無鹽縣屬東平國危山山名言土自起覆草成路如人力開掘作馳道狀也。又瓠山石轉立。音灼曰漢書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雲元帝子東平王宇之子也謁后名也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倍音步賄翻原父曰立石屬上句治音直之翻。河內息夫躬。躬息夫複姓也諸嫣姓之國為息氏公子邊受爵為大夫又有息夫氏出焉。長安孫寵相與謀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余謂右師以官為氏。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時掌翻。是時上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服祠祭詛祝上。為雲求為天子。被皮義翻下遐稼翻詛莊助翻祝職救翻為雲于偽翻。以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三年。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及舅伍宏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棄市。安成共侯王崇時已死矣故稱帝舅及諡以別下御史大夫王崇也伍宏以醫伎得幸出入禁門蓋放薦之故并得禍共音恭。事連御史大夫王崇。左遷大司農。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

四年春正月。大旱。關東民無故驚走。持稾或掫一枚。如淳曰掫麻幹也師古曰稾禾稈也音工老翻掫音鄒又音側九翻。轉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籌又言執國家籌策行於天下。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被皮義翻折而設翻傳知戀翻。經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里巷阡陌。設博具。師古曰博戲之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五行志曰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也。上欲封傅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從才用翻。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事見三十卷成帝建始元年為于偽翻。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孔鄉侯傅晏高武侯傅喜言皇后父及三公封侯尚有漢家舊比可因緣也。今無故復欲封商。壞亂制度。復扶又翻壞音怪。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余按史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破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李說是。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恩澤侯表汝昌侯國於東郡須昌之陽穀考異曰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商以今年二月封而孫寶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按建平二年已罷大司空官疑傳誤。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乘繩證翻御侍也。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袖。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寤也覺音工効翻。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斷丁管翻。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上時掌翻。以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為于偽翻重直龍翻。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技渠綺翻。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禁中謂之上方。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選物物之選其上者上第於眾物之中等第居上也第與第同。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乘繩證翻。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匣。師古曰東園署名屬少府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玉為柙長尺廣二寸半為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義陵帝壽陵也塋余傾翻墓域。內為便房。剛柏題湊。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外為徼道。周垣數里。徼道徼循之道師古曰徼謂遮繞也音工釣翻垣牆也。門闕罘罳甚盛。罘音浮罳音思。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師古曰重直用翻。數以

職事見責，(數，所角翻。)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諂，(諂，古諂字。)素害崇，知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治，直之翻；下同。)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下，遐稼翻。)司隸孫寶上書曰：(成帝元延四年，省司隸校尉，綏和二年，上復置，但曰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掠，音亮。卒，音子恤翻。)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上下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免寶爲庶人。崇竟死獄中。　三月，諸吏散騎光祿勳賈延爲御史大夫。(延爲光祿勳而加諸吏散騎也。百官表：諸吏得舉法，散騎騎，旁乘輿車。師古曰：騎而散從，無常職也。散，悉亶翻。)　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更定告章，刊去宋弘名而入董賢名。師古曰：定謂改治其章也。去，羌呂翻。更，工衡翻。)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幷蒙恩。(師古曰：言董賢以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並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謂章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引領，猶言引頸也。項背曰領。)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事見二十一卷成帝永始二年。)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稱，尺證翻。)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師古曰：迕，逆也。音五故翻。)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且爲之止。(爲，于僞翻；下同。)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傅太后也。)

秋，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晉文公與楚戰，勝之城濮，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記曰：有憂者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黯，音暗。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今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弒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厭，音一涉翻。)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尚書盤庚之辭也。)其封賢爲高安侯，(恩澤侯表：高安侯國於朱扶，而朱扶之地無所考。)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恩澤侯表：方陽侯國於沛郡龍亢。)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恩澤侯表：宜陵侯國於南陽杜衍。)賜右師譚爵關內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鄭惲子業爲陽信侯。(恩澤侯表：陽信侯國於南陽新野。惲，於粉翻。)息夫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近，其靳翻。數，所角翻。見，賢遍翻。)議論無所避，上疏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仄目。

上使中黃門(續漢志：中黃門，比百石，掌給事禁中。)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毋將，複姓。治，直之翻。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乘，繩證翻。師古曰：共，音居用翻。養，音弋尚翻。勞，郎到翻。)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藏，古藏字，通音徂浪翻。師古曰：共，讀曰供；下同。)別公私，示正路也。(別，彼列翻。)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禮記曰：諸侯賜斧鉞，然後征。王制：八州八伯。謂之方伯，各統其州之國。)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事然後蒙之。(任，音壬。)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春秋公羊傳載孔子墮三都之言。藏與藏通，讀從平聲。)所以抑

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便辟連翻）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音約日契取也師古曰李說是也音詰計翻）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言以雍徹乃天子之禮何為在三家之堂也三家謂魯叔孫仲孫季孫也余謂鮑宣引孔子之言以謂武庫兵器不當以共臣妾之家猶歌雍不當在三家之堂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說讀曰悅）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賤買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買賤請更平直（漢書作賈賤賈讀曰價下同）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傅太后稱永信宮）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隆為諫大夫嘗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如衛武公鄭武公莊公是也）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塡萬方（師古曰塡讀曰鎭音竹刃翻）故上思其言而宥之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姓譜鮑本自夏禹之裔因封為鮑氏齊之鮑氏世為上卿）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塞悉則翻）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亡古無字通）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日食十注已見三十二卷元延二年建始元年星孛于營室元延元年星孛于營室元延元年星孛于東井後又晨出東方十二日又夕見西方是四起也彗祥歲翻孛蒲內翻又徐醉翻）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覆當作復劇增也甚也）今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衡翻）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翻）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亡厭上亡古無字通下音於鹽翻）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繇古傜字通）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翻）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亡古無字通下同）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音戶孟翻）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而生疾疫亦非時之氣所為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隱皆痛也）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尺證翻）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拱默拱手而默然不言也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音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余謂宣蓋言徒如養賢為朝廷之重而不計其有益於時與否）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為天之為于僞翻）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毛氏曰尸鳩秸鞠也尸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秸音居八翻又音吉）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厭飽足也空孔也穿空言破敝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藿也師古曰藿豆葉也貧人茹之從才用翻）蒼頭廬兒皆用致富（孟康曰黎民黔首黔黎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亡古無字通下同）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此官也）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說讀曰悅）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

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言經學有師法也更工衡翻）位皆歷三公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勝守正不阿郡國懼爲所舉奏故皆慎於選舉）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師古曰少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也）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治直之翻）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朝直遙翻下同）時帝被疾（被皮義翻）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猶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一涉翻厭勝也）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帑音他莽翻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已辭而未行也使疏吏翻）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書周官曰制治于未亂兵法曰戰不以勝不苟接刃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鬭而後獲勝則不足貴治直吏翻）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言嫌隙從此而開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蒙恬斥逐匈奴以北河爲竟漢朔方郡地是也若西河則漢武威張掖燉煌酒泉地是也秦不能取築長城起臨洮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事見十一卷高帝七年）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畫音獲）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卒子恤翻）又高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

然後得解（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杜佑曰以權道爲書順辭以答遺于季翻）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棘門細柳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事見十五卷文帝後六年雍於用翻）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事見十七卷武帝元光二年言欲見匈奴一人且不可得況使單于面來獻見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載子亥翻）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窴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事並見武帝紀操千高翻窴音填怖普布翻）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師古曰狼望匈奴中地名余謂邊人謂舉燧爲狼煙狼望謂狼煙所望之地樂音洛）以爲不壹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衆以當獸口也喙許穢翻余謂順文而爲說其義自通唐諱虎故師古改曰獸）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盧山匈奴中山也余按衛青霍去病傳至窴顏山耳或者窴顏山即盧山歟孟康曰盧山單于南庭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二年鮮息淺翻兵若雷風言師速而疾風驅霆行一過而不留也）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枕職任翻）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事並見宣帝紀歸死者歸死命於漢也扶伏猶言匍匐也師古曰伏音蒲北翻）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制謂以爲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朝直遙翻）不欲者不彊（師古曰彊音其兩翻）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師古

日驁音傲二翻驁很也魁大也負恃也余謂肆習也言易習於爲惡也其彊難詘詘與屈同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宛於元翻蹈烏桓之壘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三年探姑繒之壁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始元四年探吐南翻藉蕩姐之場劉德曰蕩姐羌屬師古曰藉猶蹈也姐音紫余據元帝永光二年隴西羌彡姐反豈是邪艾朝鮮之旃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二年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朝音潮拔兩越之旗事見二十卷武帝元鼎六年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爲一時固已犁其庭師古曰犁耕也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如雲之徹如席之卷天清地淨無纖毫之塵翳也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師古曰懸絕也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益也余謂茲此也茲甚此爲甚也未易可輕也易以豉翻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離力智翻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謂或言從上游來厭人也疏以無日之期止其來朝辭以他日而無一定之期則匈奴與漢疏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余謂負恃也負前言者恃前者有和好之言也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焉於虔翻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先悉薦翻卽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轂戶公翻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事並見武帝宣帝紀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爲于僞翻下同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謂向者不憚十分之費以制匈奴今來朝之費十分之一耳乃愛惜之臣竊爲國不安也爲于僞翻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少詩沼翻以遏邊萌之禍萌與氓同謂邊民也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更工衡翻改也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復扶又翻上許之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上時掌翻以爲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爲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病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彊盛東結單于遣子往侍事見上建平二年疐竹二翻恐其合埶以并烏孫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爰疐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降戶江翻下遐稼翻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匈奴客謂匈奴使者也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爲不用兵革所以爲貴耳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孫武子之言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援者則間而誤之令其解散也書奏上引見躬見賢遍翻下屢見之見同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爲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逆詐者敵之詐謀未見欲迎測其情也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任音壬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邊竟憂也竟讀曰境躬掎祿曰師古曰掎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音居綺翻臣爲國家計爲于僞翻冀先謀將然師古曰謂彼欲有其事則爲謀策以壞之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圖之爲萬世慮而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師古曰行音下孟翻敕整也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守式又翻因以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翻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

言。行下孟翻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師古曰：見，顯示也。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說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厤，師古曰：傅讀曰附。著，音直略翻。虛造匈奴、西羌之難，難，乃旦翻。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辠，相，息亮翻。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欲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惠、深刻也。讇，古諂字。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其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秦穆公欲襲鄭，蹇叔、百里奚諫，不聽，遂出師。晉襄公要而敗諸殽。還，歸作秦誓以悔過，其辭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又曰：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敗，補邁翻。詿，戶卦翻。願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師古曰：謂躬爲此計，先入於帝耳。上不聽。爲董賢沮躬策，躬遂得罪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戸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七起屠維協洽盡玄黓閹茂凡四年。

孝哀皇帝下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考異曰荀紀云辛卯朔誤。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習兵灋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用息夫躬之言也。票頻妙翻。

是日，日有食之。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丞相嘉奏封事曰：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少詩沼翻。下同。都內錢四十萬萬。百官表大司農有都內令丞。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事見二十九卷建昭元年事也。圈求遠翻。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言此事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勿使於衆人中謝也見賢遍翻下見錢同屬音之欲翻余謂有見親幸者加之賞賜則屬其人勿於衆中謝也。示平惡偏，惡烏路翻。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少府掌禁錢水衡都尉有鍾官辨銅令丞掌鑄錢師古曰見在之錢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以西羌之變，永光二年隴西羌反。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臧讀曰藏音徂浪翻。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數所角翻。長榜死於獄。事見三十二卷綏和元年榜音彭。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言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好呼到翻。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師古曰望爲治也余謂回心者回成帝之心而戴哀帝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去羌呂翻。乘輿席緣綈繒而已。乘繩證翻緣俞絹翻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翻繒慈陵翻。共皇寢廟比當作，共音恭比近也音毗至翻。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師古曰推恩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治直之翻下同。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爲于僞翻鄉讀曰嚮下同。引王渠灌園池，蘇林曰王渠官渠也猶今御渠也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盎門外師古曰晉說是。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師古曰護監視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師古曰長安有廚官主爲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余謂若據文理則飲音於禁翻食讀曰飤。爲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原父曰是時太皇太后稱長信宮傅太后稱永信宮而丁姬稱中安宮故以三宮爲言余按此時丁姬死矣三宮蓋謂長信永信及趙太后宮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師古曰見親親戚相見也並共言百官各以所掌事及財物數供之共讀曰供。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賈音古。道路讙譁，讙許元翻。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賜賢二千餘頃則壞其制也師古曰墮音火規翻均田見三十三卷綏和二年。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師古曰言行西王母籌也。天惑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以此言責之以其不匡諫也相息亮翻。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

愼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鄧通幸於文帝，賜以蜀嚴道銅山；景帝立，人告通盜出徼外鑄錢，沒入其家，卒以餓死。韓嫣幸於武帝，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賜死。嫣音偃。厭，於鹽翻。勝音升。卒，子恤翻。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上由是於嘉浸不說。爲嘉死不以罪張本。說讀曰悅。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仲馮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太姒！余謂劉說是。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左傳：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惡莊公而愛段，爲之請京，使居之。祭仲諫曰：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段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莊公克之。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史記：周惠王二子，長襄王，次叔帶。惠后愛叔帶。襄王既立，叔帶召狄人，狄人伐周，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乃出居于鄭。難，乃旦翻。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事見高后紀。幾，居依翻。竊見陛下約儉正身，欲與天下更始，更，工衡翻。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以景象指意告諭人。日食，明陽爲陰所臨；日者陽宗，陰盛陽微，日爲所揜而食，是爲陰所臨也。坤以灋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言地當安靜，而今乃震，是爲不遵陰道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與讀曰歟。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閒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共也。閒音居莧翻。今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師古曰：不問賢與不肖，皆親近在位。或典兵衞，或將軍屯，將，卽亮翻。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言周以皇甫爲卿士，魯三桓還盛作三軍，而三分公室，比丁、傅無以甚也。爲，于僞翻。當拜之日，曀然日食，師古曰：曀，音烏感翻。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過在於是。猥，積也。言有罪惡者不誅，無功能者並進，其流漸至積遝也。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朝，直遙翻。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由，從也。邑，於邑也。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自以所行爲可，是計策之誤者。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師古曰：每事皆考於古者，厭滿也。音一贍翻。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說讀曰悅。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師古曰：嫌，疑也。

上又徵孔光詣公車，問以日食事，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初，王莽既就國，建平二年莽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中讀曰仲。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管朝政，不當就國也。上，時掌翻。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復，扶又翻。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侍太皇太后也。

董賢因日食之變，以沮傅晏、息夫躬之策。沮，在呂翻。辛卯，上收晏印綬，罷就第。

丁巳，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史記正義曰：漢帝后同陵則爲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傅氏以側室而合葬，僭孝元傅皇后，太皇太后在上，此之爲何如邪！宜其啓王莽而授之以柄也。

丞相、御史奏息夫躬、孫寵等罪過，上乃免躬、寵官，遣就國。又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丁、傅之親黨也。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朝猶始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敗，補邁翻。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

旁及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
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歙音翕
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說讀曰悅乃二月丙戌白
虹干日虹日旁氣也白兵象干犯也連陰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
有怨望未塞者也塞悉則翻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
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令善也諛諂也孔安國曰令色無質巧言無實賞賜
無度竭盡府藏藏讀曰藏音徂浪翻幷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
室師古曰時以三第結爲一第賜賢猶嫌陿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復扶又翻下同賢父子坐使天
子使者言其驕僭也將作治第將作大匠掌治宮室使爲之治第治直之翻行夜吏卒
皆得賞賜師古曰爲賢第上持時行夜者行音下孟翻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
爲之供其具也爲于僞翻下同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
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暴殄天物以私其嬖倖是爲負天厚之如此
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
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此所謂謝過解讎也爲于僞翻乘繩證翻可
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
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
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
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
宣拜鮑宣爲司隸 上託傅太后遺詔令太皇太后
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賢先封千戶下戶嫁翻賜孔鄉侯
汝昌侯陽新侯國三人者先雖封侯未有國邑今賜之國邑也陽新侯卽陽信侯鄭業漢書傅昭儀傳作陽
信王嘉傳及恩澤侯表作陽新王嘉封還詔書後世給舍封駁本此師古曰還謂卻上之於天子也因奏
封事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哉師古曰虞書皋陶謨之辭也言皇天命有德者以居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命車之服采章各異也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
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此氣積廣故令天子身有疾也今聖

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
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師古曰單盡也損至尊以
寵之師古曰上意傾惑爲下所窺也余謂帝爲賢治第倣於宮闕乘輿服御物充牣其家此所謂損至尊以寵之也主威
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欲起
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事見文帝紀今賢散公賦以
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
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
爲之寒心爲于僞翻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
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
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謂賢先封關內侯繼封高安侯
也晏商再易邑商先嗣爵崇祖侯後改封汝昌侯晏無所考按表晏先以皇后父封三千戶又益二千戶食邑於夏
丘業緣私橫求橫戶孟翻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
甚傷尊尊之義封三侯者所以尊傅太后今求濫恩不知厭足則傷尊尊之義矣索山客翻厭於鹽翻不
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痛甚也臣驕侵罔師古曰罔謂誣蔽也陰陽
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
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乃何輕身肆
意師古曰肆放也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
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上時掌翻見賢遍翻非愛死而不
自灋謂不以違拒詔指之灋自劾也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言自劾則天下知其
事也劾戶槩翻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
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師古曰假飾之辭非其實也治直之翻奏欲傳
之長安師古曰傳謂移其獄事也傳知戀翻更下公卿覆治下遐稼翻下同尚書令
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宗伯以官爲氏鞫音居六翻
天子以爲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
師古曰操音千高翻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謂僥幸雲獄踰冬則雲可
以減死也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

材行。行，下孟翻。聖王有討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按公卿表，建平元年，大司農梁相爲廷尉，二年，貶爲東海都尉，三年，左馮翊方賞爲廷尉，四年，徙。本紀，東平王雲有罪自殺在建平四年，大赦天下在今年正月。若以表爲證，則當治東平獄時，廷尉乃方賞，非梁相。表言相貶，不言免爲庶人。又今年大赦，上距建平三年十一月治東平獄時已一朞有餘，是大赦亦不在後數月也。通鑑書王嘉薦梁相等三人，全取漢書王嘉傳，然傳與紀、表歲月自相牴牾，繫年之書可謂難矣。爲，于僞翻；下同。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心忿也。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輒已自劾，今又稱譽，云爲朝廷惜之，何也。劾，戶槩翻。譽音余。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朝者。朝者，當時見入朝之臣也。朝，直遙翻。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郎龔等以爲嘉言事前後相違，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爲嘉罪名雖應法，謂法當下吏也。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師古曰：括，結也。關，貫也。裸，露也。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不聽，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掾，俞絹翻。和，戶臥翻。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自周勃繫獄，賈誼以爲言，文帝自此待大臣有節，將相有罪皆自殺不受刑。然景帝時周亞夫，武帝時公孫賀、劉屈氂猶下獄死，相踵爲故事，言其槩也。理，獄也。對理，對獄也。言大臣之體，縱有冤，不對獄而自陳也。師古曰：踵，猶躡也。君侯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也。使者危坐府門上。師古曰：以逼促嘉也。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官屬，謂掾史、主簿等。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師古曰：咀，嚼也。音材汝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裝出者，嚴服而出。乘吏小車，去蓋不冠，去，羌呂翻。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恩澤侯表，新甫侯國於南陽新野。縛嘉載致都船詔獄。百官表：執金吾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如淳曰：漢儀注有寺互、都船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上欲嘉自裁，而嘉詣獄，故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漢治大臣獄，率使五二千石，今又使將軍同治之，怒之甚也。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使五二千石者五人雜治之。吏詰問嘉，詰，去吉翻。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關，會也。古者獄成，命三公參聽之，示明謹於用刑也。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驗，徵驗也。爲，于僞翻；下同。復幸得蒙大赦。復，扶又翻。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欲以負國之罪致嘉。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喟，丘愧翻。歎息之聲。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責其負國，故以此對。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亂朝而不能退。惡，烏路翻。朝，直遙翻。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已而上覽其對，思嘉言，會御史大夫賈延免，夏五月乙卯，以孔光爲御史大夫。秋七月丙午，以光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又以汜鄉侯何武爲御史大夫。上乃知孔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光免，事見上卷建平二年。過，督過也，咎之也。曰：傅嘉前爲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讀曰乂。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傅氏本河內溫人。八月，何武徙爲前將軍。辛卯，光祿大夫彭宣爲御史大夫。司隸鮑宣坐摧辱丞相，拒閉使者，無人臣禮，減死髡鉗。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行馳道中，宣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坐以拒閉使者罪。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九月乙卯，冊免明，使就第。冬十一月壬午，以故定陶太傅光祿大夫韋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己丑，賞卒。成帝省王國太傅，更曰傅，此猶曰太傅者，書於舊銜，未能頓從新制也。賞，韋賢之孫，弘之子也。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

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
給事中領尚書事（給事禁中而領尚書事也）百官因賢奏事（審食其以丞相而侍
禁中呂后嬖之也董賢以三公侍禁中哀帝嬖之也論道經邦之任安在哉）以父衛尉恭不宜在
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
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
右矣（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賢父恭
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
賢私過光（令私往見之觀其所以接之者何如也）光雅恭謹（雅素也）知上欲尊
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
乃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
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此非恭也無禮者邪光能卑事董賢則必能曲徇王莽矣）上
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光有二兄福捷喜未知兩兄子為誰）常
侍（為諫大夫而加常侍官也）賢自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是時成帝
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為侍中（去羌呂翻）弟
閎為中常侍閎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
賢父恭慕之欲為子寬信求咸女為婦（為于偽翻）使閎言
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
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舜亦以命禹適策之傳出乎此也）非三公故事（言考之漢家故事冊三公者未嘗有此語也）長老
見者莫不心懼（長知兩翻）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
人也蓋咸自謂）閎性有知略（知讀曰智）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
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
畏如是意不說（說讀曰悅下同）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賢
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
酒在體中）從容視賢笑（從千容翻）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閎進
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

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周成王剪桐葉為珪與小弱弟
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王者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古亡無通）上默然不說左右皆
恐於是遣閎出歸郎署（三署郎各有署署舍遣出不得侍禁中也考異曰董賢傳但云遣閎不
得復侍宴自歸郎署以下皆漢紀所載也荀紀無漢書外事不知此語荀悅何從得之又云閎歸郎署二十日長樂宮深為閎謝又御史
大夫彭宣上封事言閎安危之策論事上覺寤召閎按太皇太后居長信宮云長樂宮誤也余按漢書注長信宮以長樂宮中長信殿為
稱亦可言長樂宮也）久之太皇太后為閎謝復召閎還（為于偽翻復扶又翻下同）
閎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三光日月星也上時掌翻）
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
人也（易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音速虞云八珍之具也馬云鍵也鍵音之然翻鄭云菜也折而設翻）昔孝
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
皆不在大位（武帝幸韓嫣賞賜擬鄧通位不過上大夫以罪賜死嫣於虔翻）今大司馬衛將
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
以矯世（行下孟翻）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
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橫戶孟翻帑他朗翻藏徂浪翻）
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
為人實生褒姒亂周國（國語曰夏之衰也有二龍降于夏庭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請其漦而
藏之歷殷周莫敢發也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帷而譟之其神化為玄蚖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既齔而
遭之既笄而孕懼而棄之褒人收以奔褒是為褒姒褒人有獄以入於幽王王嬖之生伯服遂黜申后而立褒姒廢太子而立伯服
以亂周國蚖音元又吾官翻漦似甾翻廢於琰翻）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
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法後世也上雖不從閎言
多其年少志彊（少詩照翻下同）亦不罪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大昆彌伊秩靡皆來
朝（朝直遙翻）漢以為榮是時西域凡五十國（三十六國分為五十餘國）自
譯長至將相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譯長
之官西域諸國皆有之所以通其國之語言於中國長知兩翻）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
弋之屬（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東與罽賓西與犁靬條支接氏音支罽音計）皆以絕

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正謂不屬都護也。）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單于宴見，（見，賢遍翻。）羣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譯，傳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是時上以太歲厭勝所在，（是年太歲在申。師古曰：厭，音一涉翻。）舍單于上林苑蒲陶宮，（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種，植之離宮，宮由此得名。師古曰：舍，止宿。）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不悅。

夏，四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成帝綏和二年，置三公官，哀帝建平二年，罷，今復正三公官名。分職，謂大司馬掌兵事，大司徒掌人民事，大司空掌水土事。分，扶問翻。）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封長平侯。（恩澤侯表，長平侯國於濟南。）

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即位，即位六年，壽二十五。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壽二十六。）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謂政在王氏也。）及即位，屢誅大臣，（謂殺朱博、王嘉等。）欲彊主威，以則武、宣。（師古曰：則，法也。）然而寵信讒諂，（謂趙昌、董賢、息夫躬等。）憎疾忠直，（謂傅喜、鄭崇等。）漢業由是遂衰。

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之，往也。）收取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見，賢遍翻。）問以喪事調度。（師古曰：調度，謂計料也。調，徒弔翻。度，徒洛翻。）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謂成帝之喪也。）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中黃門，守禁門黃闥者也。期門，兵守衛殿門者也。）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劾，戶概翻。）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漢書音義曰：天子宮衛入其府司馬中，有兵衛。如淳曰：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余謂此宮殿司馬中，蓋宮殿中衛司馬中也。）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己未，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師古曰：即，就也。）曰：「賢年少，未更事理，（少，詩照翻。師古曰：更，歷也。更，工衡翻。）為大司馬，不合眾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師古曰：謂發其棺柩也。診，驗也，音直忍翻。）因埋獄中。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眾庶稱以為賢，（事見二十三卷綏和二年。）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朝，直遙翻。）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幾，居希翻。）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比，頻寐翻。）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外戚大臣，謂王莽也。）親疏相錯，（親謂外戚，疏謂異姓之將軍公卿者。師古曰：錯，間雜也。）為國計便。（為國之計，唯此為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與莽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整也。從，才用翻。）太皇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為車騎將軍。秋，七月，遣舜與大鴻臚左咸使持節迎中山王箕子以為嗣。（使持節者，奉使而持節也。下遣以為官者[illegible]。使，疏吏翻。）莽又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錮，塞也。杜塞後宮，使不得進御也。）殘滅繼嗣，（事見上卷建平元年。）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又以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背，蒲妹翻。）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illegible]。傅氏，河內人，丁氏，山陽人。）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下詔褒揚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愨，（師古曰：愨，謹也，音口角翻。）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事見上卷建平二年。）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以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

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復，扶又翻。）莽又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莽又奏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出哭之，實欲竊盜也。讙，音許爰翻。鄉，讀曰嚮。幾，讀曰冀。）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劾，戶概翻。）買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之，以它辠擊殺詡。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成、哀及平帝為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甄，之人翻，姓也。陳留風俗傳曰：舜陶甄河濱，其後為氏。邯，戶甘翻。）諸素所不說者，（說，讀曰悅。）莽皆傅致其罪，（師古曰：傅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為請奏草，令邯持與光，以太后指風光，（師古曰：草，謂文書之藁草也。風，讀曰諷。）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上，時掌翻。）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官，武就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為佞邪，奪爵。（宏為佞邪，謂請立丁姬為帝太后也。）又奏南郡太守毋將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關內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太僕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事並見三十三卷建平元年。辟，毗亦翻。）河內太守趙昌譖害鄭崇，（事見上卷建平四年。）幸逢赦令，皆不宜處位在中土。（處，昌呂翻。）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之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少，詩照翻。擠，子計翻，又牋西翻，排也。）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從，千容翻。復，扶又翻，下同。）前知定陵侯長犯大逆罪，為言誤朝；（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為，于偽翻。誤朝者，謂誤朝廷也。朝，直遙翻。）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眾言曰

呂氏、少帝復出，（謂呂后名他人子為惠帝子也。事見十二卷。）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謂難成輔立幼主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比，毗至翻。）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力，勉力。先，悉薦翻。）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余謂安，定也；安後，猶言事定後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忤，五故翻。）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斷，丁亂翻。）平晏領機事，（晏，當之子也。）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秀子棻、（師古曰：棻，音扶云翻。）涿郡崔發、（崔，姓，齊丁公之子食采於崔，因以為氏。）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師古曰：外示嚴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采，（師古曰：見，胡電翻。）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稽，音啟。推，吐雷翻。）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焉。

八月，莽復白太皇太后，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為庶人，就其園。（就孝成、孝哀寢園也。復，扶又翻。）是日，皆自殺。（考異曰：漢春秋八月甲寅，未知胡日所據。）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為言。任，音壬。）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師古曰：眊與耄同。鄭玄曰：耄，惛忘也。）數伏疾病，（數，所角翻。）昏亂遺忘，（忘，巫放翻。）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上，時掌翻。）乞骸骨歸鄉里，俟寘溝壑。」（俟，古俟字。寘與填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班固贊曰：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巡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薛廣德縣車事在元帝永光元年。平當不肯受封，在建平三年。通鑑因彭宣事，以班贊繫之於此。縣，讀曰懸。）

戊午，右將軍王崇為大司空，光祿勳東海馬宮為右將軍，（按班書，馬宮本姓馬

矢氏宮任掌禦馬氏左曹中郎將甄豐爲光祿勳。以中郎將加左曹官。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賁父曰：辛酉去哀帝崩六十四日。大赦天下。平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援古者天子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制以盜權也。師古曰：聚束曰總，謂各總攝己職。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莽倣之，以位置孔光。贊更官名自此始矣。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曰：省，視也。余謂行內署門戶當爲一句，此宿衛事也；省服御食物，則供養事也。文理甚明，師古誤斷其句，因曲爲之說耳。行，下孟翻。省，悉井翻。以馬宮爲大司徒，甄豐爲右將軍。冬十月壬寅，葬孝哀皇帝於義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百五日。義陵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考異曰：哀紀云九月壬寅葬義陵。按長曆，是月辛酉朔，無壬寅。壬寅乃十月十二日。又臣瓚注曰：自崩至葬凡一百五日。按帝以六月戊午崩，然則葬在十月審矣。蓋本紀月誤也。

孝平皇帝上荀悅曰：諱衎之字曰樂。應劭曰：謚法，布綱治紀曰平。余按帝本名箕子，元始二年始更名衎。

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越裳氏已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參考諸家之說，越裳之地不在益州塞外，莽自以輔幼主，欲以致遠人功德比周公，欺衆故爲此耳。師古曰：越裳，南方遠國也。譯謂傳言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譯而後乃通。風讀曰諷。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群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時群臣言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因引周公事爲徵。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張晏曰：漢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瓚曰：疇，等也，言功臣子孫襲封與先人等。余謂此言莽進號爲公，宜益其邑戶，使與爵等也。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進，爲也。寢，舍也。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蕩蕩，廣平之貌也，故引之。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讓數四，復，扶又翻，下同。稱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太傅博山侯光爲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爲太保，皆益封萬戶。考異曰：平紀作正月事，而王子侯表、公卿表皆云二月丙辰，今從之。余按考異所謂王子侯表云二月丙辰封者，謂宣帝耳孫信等也，由今考之，不能無疑，姑見下。左將軍光祿勳豐爲少傅，封廣陽侯。恩澤侯表：廣陽侯國在南陽。皆授四輔之職，侍中奉車都尉邯封承陽侯。恩澤侯表：承陽侯國在汝南。師古曰：承音烝。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群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言朝廷所當章顯也。朝，直遙翻。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都侯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師古曰：給，足也。家給，家家自足。然後加賞。群臣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賜皆倍故。奉讀曰俸，所食之俸也。賜，時所賞賜者，諸令者也。師古曰：倍故，多於故各一倍也。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言待家給人足，二府以其事聞也。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宗室群臣。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爲王，哀帝建平二年雲死，國除，今復立其子。又以故東平思王孫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東平思王，宣帝子宇也。帝入奉大宗，故立成都以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晉灼曰：耳音仍。考異曰：平紀元始元年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莽傳在五年。按王子侯表皆以元年二月丙辰封，莽傳誤也。余按王子侯表陶鄉侯恢等十五人皆以二月丙辰封，不及三十六人之數，又無信名。按恢等皆宣帝曾孫也。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內侯。惲等以前議定陶傅太后尊號，守經法，不阿指從邪，賜爵。惲，於粉翻。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同產子，同母兄弟之子。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謂袒免以上親，以罪絕屬籍者，復其屬籍。免音問。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師古曰：參，三也。

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媚說吏民又欲專斷(說讀曰悅斷丁亂翻)知太后老猒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功者以勞績遷次者以資序遷)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州部即部刺史也)率多不稱(稱尺證翻)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省悉井翻)令太后下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考故官者考其前任有勞績與否也問新職者問其新任當如何施設也稱尺證翻)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置羲和官秩二千石(羲和初置自為一官莽既篡改大司農曰羲和) 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公卿以下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帝中山衛姬所生也)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背蒲妹翻下同)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擾也音火高翻)幾危社稷(幾居希翻)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謂既奉大宗則以子繼父一以正統相承義不得顧私親)以戒前事為後代灋六月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謂臣號修義君皮為承禮君鬲子為尊德君師古曰鬲音歷)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賢曰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攝政成王宜自退今復為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說讀曰悅)今聖主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援于元翻塞悉則翻間古莧翻)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

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朝直遙翻見賢遍翻)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賢曰冗散也)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此保傅謂四輔也)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背蒲內翻)罷歸田里 丙午封魯頃公之八世孫公子寬為褒魯侯(魯頃公讎秦孝文王元年為楚所滅恩澤侯表褒魯侯食邑於南陽郡)奉周公祀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為褒成侯(恩澤侯表褒成侯食邑於山陽瑕丘)奉孔子祀 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出雇山錢月三百(如淳曰已論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女徒六月雇山遣歸說以為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雇功直故謂之雇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雇薪故曰雇山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雇人也為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於婦人)復貞婦鄉一人(師古曰復方目翻一人取其尤最者)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武帝時桑弘羊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部郡國主均輸鹽鐵今以十三人部十三州) 秋九月赦天下徒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應劭曰黃支國在日南之南)王莽欲燿威德故厚遺其王(遺于季翻)令遣使貢獻 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上時掌翻)太師光大司徒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說讀曰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言雷同)得無非其美者(阿附妄說福祥謂所美非美也)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訊問之也劾戶概翻下遐嫁翻)寶對曰年七十誖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誖惑也眊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亂惑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誖音布內翻共讀曰供養音居用翻)寶坐免終於家 帝更名衎(衎空旱翻又墟岸翻) 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王莽 夏四月丁酉左將軍

甄豐為大司空，右將軍孫建為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為右將軍。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江都易王孫盱台侯宮為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代孝王參孫義徙封清河，傳國至孫年，宣帝地節四年以罪廢，今封如意以奉孝王後。江都易王非，傳國子建，武帝元狩二年謀反自殺，今立宮以奉易王後。廣川惠王越，宣帝地節四年以其孫文紹封，傳子海陽，甘露四年以罪廢，今立倫以奉惠王後。此皆王莽為政以繼絕世惑衆。盱台音吁怡。紹封漢興以來大功臣之後周共等，皆為列侯及關內侯，共緣侯周勃玄孫。師古曰：共讀曰恭。凡百一十七人。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青州部平原、千乘、濟南、齊、北海、東萊等郡，甾川、膠東、高密等王國。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衣繒練，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衣，於既翻。頗損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師古曰：計口而給其田宅。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如淳曰：民居之里。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莽帥羣臣奏太后，帥讀曰率。言幸賴陛下德澤，閒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灋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共，居用翻；養，羊尚翻。莽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曰：素食，即菜食無肉。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孰，古熟字通。公以時食肉，愛身為國。為，于僞翻。六月，隕石于鉅鹿二。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邪邴漢，邴，姓也，與丙同。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會稽郡治吳。會，工外翻。秋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赦天下徒。

遣執金吾候陳茂晉灼曰：百官表執金吾屬官有兩丞、候、司馬。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說，輸芮翻。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如淳曰：賊雖自出得遣其家而已，不得復除，尚當役作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言身既自出，又各送其家人詣本屬縣邑從賦役耳。貢父曰：賊二百餘人皆異縣人，既自出，故送家在所收事也。余謂劉說是。重徙雲陽。服虔曰：重，成重也。作賊長帥，故徙之也。賜公田宅。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車師後王國有新道通玉門關，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之，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以當道供給使者，心不便也。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其妻股紫陬師古曰：陬，子侯翻。謂姑句曰：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此言前事也。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拓拔魏時，闞爽始立國於高昌，因漢高昌壁為名。杜佑曰：高昌壘，因其地高敞，人物昌盛立名。或云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者因住焉，有漢時高昌壘，故也。又去胡來王唐兜，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師古曰：言去胡戎來附漢也。婼，孟康音兒，師古曰音而遮翻。與赤水羌數相寇，羌之居赤水者，大種也。其居羌比近唐。有黑党項居赤水西。數，所角翻。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但欽，人姓名，姓書但，平音，或上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降，戶江翻；下同。單于受，置左谷蠡地，左谷蠡王所居地也。谷，音鹿；蠡，盧奚翻。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等使匈奴，責讓單于，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二虜，姑句及唐兜也。詔使中郎將王萌待於西域惡都奴界上。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illegible]請二虜[illegible]其背叛之罪也。使者以聞，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欲以懲後，使不敢叛。乃造設四條，師古曰：[illegible]新[illegible]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

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璽書同一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宣帝與匈奴約，長城以南，漢有之；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有降者不得受。今莽以約束未明，故頒四條而收書所爲約束。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公羊春秋傳譏二名，故莽奏之。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樂，音洛。更，工衡翻。說，讀曰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

莽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爲皇后宮名。掖庭媵未充。媵，以證翻。從嫁之女也。古者諸侯一國嫁女，九國媵之。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難，乃旦翻。師古曰：取，皆讀曰娶。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九女，則周之天子固有十二女之禮。莽之進女也，十一媵，蓋通后爲十二女也。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二王後，殷、周之後。周公、孔子世，周、孔之後世嫡相承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衆女名。下，遐稼翻。上，時掌翻。下同。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翻。曉止，開諭之使止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言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莽乃白願見女。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八（起昭陽大淵獻，盡著雍執徐，凡六年。）

孝平皇帝下

元始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見女。（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采音七在翻，擇也。師古曰：謂采擇其可者。）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漸，音沾。）有窈窕之容，（窈窕，幽閒也。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光、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積，（百官表：太常有太卜、太史等令。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爲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積，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積謂襞績，若今之襵爲也。襵音雛戀翻。賢曰：素積者，積以爲裳也，言要中辟積也。賈公彥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兆，卜也。卦，筮也。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則泰卦乾下坤上，天下地上，是配享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翻。原父曰：但言父母得位，安知是泰卦乎？相，息亮翻。）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又以太牢策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三百萬分予十一媵家及九族貧者。（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之親。按漢書王莽傳：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又按杜佑通典：聘后黃金二萬斤，漢呂后爲惠帝聘魯元公主故事也。予，讀曰與。）

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元始元年，莽號安漢公，至是始書以冠事，表其所從來者漸矣。通鑑凡書權臣，例始此。如淳曰：郊祀志，已有官社，未有官稷，遂立官稷於官社之後。臣瓚曰：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師古曰：淳、瓚二說皆未盡也。初立官稷於官社之後，是爲一處，令更創置稷於別所，不相從也。）及郡國縣邑鄉聚皆置學官。（張晏曰：聚，邑落名也。師古曰：聚，音才喻翻。）大司徒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盛稱安漢公功德，以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封以曲阜，地方七百里。）建立公子令如伯禽，（魯頌閟宮之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所賜之品亦皆如之，（魯公之封於魯也，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氏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周公六子，封於凡、蔣、邢、茅、胙、祭。師古曰：六子，伯禽之弟也。祭，側界翻。）太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隔絕衛氏，事見上卷元年。長，知兩翻。）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上，時掌翻。下同。）因陳丁、傅舊惡，冀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褒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面，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復，扶又翻。）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好，呼到翻。）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推類者，因變怪而推言事類，如洪範五行傳以說莽也。說，輸芮翻。）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焉，其名。）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師古曰：須，待也。已，訖也。）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要，與腰同。磔，陟格翻，裂也，張也。）初，章爲當世名儒，（章治尚書經，爲博士。）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爲師，諱不言是章弟子。更，工衡翻。）平陵云敞時爲大司徒掾，（姓譜：云，出自祝融之後，爲鄖國，後去邑爲云。）自劾吳章弟子，（劾，戶概翻。）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翻。）

飭音力驕翻。京師稱焉。莽於是因呂寬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治，直之翻，下同。惡，烏路翻。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長，知兩翻。及莽專政，復非議莽；復，扶又翻。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立，莽叔父也。平阿侯王仁，素剛直；仁，譚子也。莽皆以太皇太后詔遣使迫守令自殺。使，疏吏翻，下同。令，力丁翻。莽白太后：主暴病薨。主，言敬武公主。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乘傳案治衛氏黨與，傳，知戀翻。郡國豪桀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皆誣以罪，遷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昌侯安，商，涿郡王商，相成帝者也。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辛伯，皆坐死。何武不舉莽為大司馬，鮑宣素有彊項名，王商與王鳳不協，為所擠陷忿毒而死，其子安不附王氏；辛慶忌本王鳳所成，莽見其三子皆能，欲親厚之，又辛茂自以名臣子孫，兄弟並顯列，不宜附莽，又不甚諂事甄豐、甄邯，伯亦辛氏之族，故并及禍。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莽殺其叔父，又自殺其冢嫡，是滅其天性也；殺其君之祖姑，又盡除忠直之臣，是無君也；故曰三綱絕矣。逢，皮江翻。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萌時學於長安。賢曰：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注又見昭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莽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宗伯，姓也；鳳，名也。鳳時於禮官為少府。少，詩照翻。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說，為人後者義不得顧私親。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朝，直遙翻。欲以內厲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厲，諷厲也。厲者，磨錯若故以就新，取此義也。師古曰：塞，止也。塞，悉則翻。先是秺侯金日磾子賞、都成侯金安上子常皆以無子國絕，先，悉薦翻。秺音妬。磾，丁奚翻。莽以曾孫當及安上孫京兆尹欽紹其封。當，日磾曾孫也。欽謂當宜為其父祖立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當自為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為，于偽翻。而使大夫主賞祭也。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私親也；而欽令當尊其父祖，以續日磾，不復為賞後，而令大夫主掌祭事。師古曰：瓚說是。甄邯時在旁，廷叱欽，因劾奏欽誣祖不孝，大不敬。下獄自殺。劾，戶槩翻；下，遐稼翻。邯以綱紀國體，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安上曾孫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之誼。是歲，尚書令潁川鍾元為大理。哀帝元壽二年，復改廷尉為大理。潁川太守陵陽嚴詡，地理志，陵陽縣屬丹陽郡。本以孝行為官，行，下孟翻。謂掾史為師友，掾，俞絹翻。有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史言世降俗薄，徒善不足以為政。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為，于偽翻。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故相弔耳。」詡至，拜為美俗使者。文穎曰：宣美風化使者。徙隴西太守何並為潁川太守，並到郡，捕鍾元弟威及陽翟輕俠趙季、李款，皆殺之，郡中震栗。地理志：陽翟縣屬潁川郡。翟音宅，直格翻。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師古曰：郊祀，祀於郊也；宗，尊也，祀於明堂也。上帝，太微五帝也。一曰昊天上帝也。王肅曰：上帝，天也。馬融曰：上帝，泰一之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杜佑曰：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成帝綏和元年，封殷紹嘉公，進周承休侯爵為公，為二王後。詔：「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已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張晏曰：名捕，謂下詔所特捕也。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師古曰：就其所居而問。定著令。」二月丁未，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紱。乘，繩證翻。續漢志：皇后綬與乘輿同，四采，黃赤縹紺，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璽亦玉璽也。師古曰：紱所以繫璽。音弗。考異曰：王莽傳云四月丁未，平紀云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下云夏，皇后見於高廟；外戚傳云明年春迎皇后於安漢公第；然則言四月者誤也。入未央宮，大赦天下。遣太僕王惲等八人各置副，假節，副，副使也。惲等持節，其副則假之以節。惲，於粉翻。分行天下，行，下孟翻。覽觀風俗。夏，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下，遐稼翻，下同。有司請益封公以召陵、新息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新息、召陵二縣屬汝

南郡續漢志南陽郡新野縣有東鄉故新都王莽所封也又有黃郵聚聚才諭翻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伊尹曰阿衡周公位冢宰稱尺證翻）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莽母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莽封新都侯析其國名二字加褒賞以封其二子）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成王之封伯禽於魯也周公拜前魯公拜後）莽稽首辭讓，（稽音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韍音弗）事下，（下遐稼翻）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師古曰直當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復扶又翻下同）奏可。莽乃起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遺于季翻下同白虎通曰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養弋向翻）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爲君，食湯沐邑。（姊君俠爲廣恩君君力爲廣惠君君弟爲廣施君）以故左右日夜共譽莽。（譽音余）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樂音洛）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張晏曰市權者以遊觀之樂易其權也求買然師古曰虞與娛同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伴馮曰言郊不必二十里也）存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古者諸侯之國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辭萬金之幣，（謂讓聘后錢也）莫不鄉化。（鄉讀曰嚮）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師古曰卻退也虞芮二國名也並在河之東二國之君爭田不平聞文王之德乃往斷焉入周之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曰我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相讓以其所爭爲閒田而退作才各翻）宜報告天下。」於是孔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太師毋朝，（朝直遙翻）十日一入省中，置几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他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辟雍者象璧圜之以水象教化流行大戴禮明堂以茅蓋上圓下方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以望氣書雲物）爲學者築舍萬區，（爲于僞翻）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張衡曰圖讖虛妄非聖人之法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鍾律、月令、兵灋、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直救翻）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前後至者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令各詣廷中而記其說也）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治直之翻）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姓譜關龍逢之後風俗通關令尹喜之後）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疏音疎）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少詩沼翻師古曰猥多也索盡也音先各翻）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離力智翻）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漢之濟陰定陶故曹國也東郡及魏郡黎陽古衛地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師古曰漸漬也讀如本字又音子廉翻）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師古曰行謂通流也）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如淳曰譜音補世統譜諜也）則今所行非禹之所

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二年。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復，扶又翻。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空，音孔。師古曰：空，猶穿。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西山，謂黎陽以西諸山。司空掾沛國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為，于僞翻。下同。「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師古曰：事，謂役使也。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師古曰：言無產業之人，端居無為，及發行力役，俱須衣食耳；今縣官給其衣食而使修治河水，是為公私兩便也。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羣臣奏言：「昔周公攝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旬，大功畢成，宜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灋。」應劭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張晏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為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鄭玄曰：按九錫之名，古無有也。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孔穎達曰：鄭意以為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案禮緯含文嘉上列九錫之差，下云四方所瞻之成侯子所望。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孔引含文嘉所謂九錫與應劭同，獨樂器曰樂則。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之衣服，以表其德。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洩，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之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之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之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之秬鬯，以事先祖。

莽奏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又奏毀孝宣皇考廟勿修，宣帝元康元年，尊悼園曰皇考。罷南陵、雲陵為縣；南陵，文帝母薄太后陵。雲陵，昭帝母趙太后陵。奏可。

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莽自奏曰：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種，章勇翻。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西有卑禾羌海，即獻王莽地爲西海郡者也。酈道元曰：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平地美草，皆與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降，戶江翻。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孰，或禾長丈餘，長，直亮翻。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師古曰：謂自莽輔政以來也。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處，謂處之業，謂使各有作業也。樂，音洛。處，昌呂翻。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下，遐稼翻。「今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分天下為十二州，應古制。」奏可。冬，置西海郡。考異曰：王莽傳，置西海郡在明年秋。今從平紀。又增灋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梁王立坐與衞氏交通，廢，徙南鄭，自殺。衞氏，帝外家也。

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前煇光，蓋領長安以南諸縣；後丞烈，蓋領長安以北諸縣也。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更，工衡翻。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應劭曰：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祫祭者，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師古曰：祫，音合。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已封者益戶，未有爵者賜爵，已有爵者賜金帛，已有秩者增秩，未有官者補吏。

安漢公又奏復長安南北郊。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焉。成帝建始元年，罷甘泉、汾陰祠，作長安南北郊。永始三年，復甘泉、汾陰。成帝崩，皇太后詔復長安南北郊。哀帝建平三年，復甘泉、汾陰。今又復南北郊，是五徙也。

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師古曰：漢元，漢初也。糾，謂察也。致教訓焉。」

夏，四月，乙未，博山簡烈侯孔光薨，贈賜葬送甚盛，車萬餘兩，兩，音亮。以馬宮為太師。

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見，賢遍翻。皆叩頭言宜亟

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章下議者，事皆寢勿上，（上，時掌翻；下上聞同。）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成，願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言久處大位，妨賢者進用之路，故以避賢者路為言也。）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師古曰：此韍謂蔽膝也。或作黻，音弗。）瑒琫、瑒珌，（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毛詩傳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說文云：璗，金之美與玉同色者也。師古曰：瑒音暢，琫音布孔翻，珌音必。）句履，（孟康曰：今齋祀履舄頭飾也，出履三寸。師古曰：其形岐頭，句音巨俱翻。）鸞路乘馬，龍旂九旒，（周禮交龍為旂。爾雅曰：有鈴曰旂。旒，旂之末垂者也。）皮弁、素積，（積，子智翻。）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兵車也。）彤弓矢，盧弓矢，（師古曰：彤，赤色；盧，黑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戚皆斧屬。）甲胄一具，（胄，直又翻。）秬鬯二卣，（秬，黑黍；鬯，香酒也。周禮春官鬯人注云：鬯，釀秬為酒，芬芳條暢於上下也。又曰：秬如黑黍，一稃二米。詩注：以秬黍釀酒，以鬱金和之，曰鬱鬯。卣，中尊也。秬音巨，鬯音暢，卣音酉。）圭瓚二，（師古曰：圭瓚，以圭為柄，以酌鬯也。）九命青玉珪二，（為上公九命。）朱戶納陛，（朱戶，以朱漆其戶。納陛，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納之於霤下也。）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放周公也。周成王之命周公，祝、宗、卜、史，凡四官。）虎賁三百人。（孔安國曰：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賁音奔。）

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還，（使，疏吏翻；下同。行，下孟翻。）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閏月，丁酉，詔以羲和劉秀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治，直之翻。）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詩曰：經始靈臺，庶民子來。書曰：周公營成周，成之。）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四人，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寧鄉侯、孫遷定安侯；八人者，王惲

常鄉侯、閻遷望鄉侯、陳崇南鄉侯、李翕邑鄉侯、郝黨亭鄉侯、謝殷章鄉侯、陳鳳明鄉侯、彭宣鄉侯，凡十二侯。考異曰：侯表皆云丁酉封。平帝紀云：十二人同功俱封。是年閏五月甲午朔，無丁丑，表誤。）時廣平相班穉獨不上嘉瑞及歌謠。（班穉時為廣平相。武帝征和二年，於廣平置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曰廣平。上，時掌翻；下同。）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甄豐遣屬馳至兩郡，（漢志，大司空掾屬二十九人；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杜佑曰：正曰掾，副曰屬。）諷吏民，（師古曰：諷，言諷使之言而劾閎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劾，戶概翻。）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班穉後宮賢家，我所哀也。」（班婕妤，穉之姊也。倢仔音接予。）閎獨下獄，誅。（下，遐嫁翻。）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陳，自陳其家受國恩，述世受國恩。）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園郎，掌守園陵門戶。）太后許焉。

莽又奏為市無二賈，（師古曰：言純賈也。賈讀曰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師古曰：白虎通云：象刑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屝，草屨也。臏，頻忍翻。屝，扶味翻。）莽復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言不遵臣妾之道。共，音恭。復，扶又翻。）冢高與元帝山齊，（賈公彥曰：爾雅，山頂曰冢。上冢封土為山，故曰山；冢則冢墓之冢。）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璽，斯氏翻。）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冢次。」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復，扶又翻。）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謂之梓宮者，以梓為之；言猶生時所居宮室也。珠玉之衣，珠襦玉匣也。）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更，工衡翻；下同。）去珠玉衣，（去，羌呂翻。）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作具，鍤之類。操，七刀翻。）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師古曰：以棘周繞之也。）又隳壞共皇廟。諸造議者泠褒、段猶皆徙合浦。（褒、猶奏見三十三卷哀帝建平元年。考異曰：師古曰：段猶傳作二侯。）

爲庶人按功臣表建平四年董宏已死元壽二年子武坐父爲佞邪免不得至今丹傳誤也徵師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更封丹爲義陽侯丹建平元年罷歸故邑高樂侯戶邑也恩澤侯表義陽侯國於南陽新野考異曰恩澤侯表丹元始三年二月癸巳更爲義陽侯明日因此并發傅太后陵徙冷褒等事俱著之三年按外戚傳云元始五年莽發共王母及丁姬冢改葬之馬宮傳莽發傅太后陵追誅前議者宮慙懼乃乞骸骨公卿表宮以今年八月壬午免然則褒等徙合浦及丹封侯皆在今年明矣按長曆二月丙申朔無癸巳日月必有誤者月餘薨初哀帝時馬宮爲光祿勳與丞相御史雜議傅太后謚曰孝元傅皇后及莽追誅前議者宮爲莽所厚獨不及宮內慙懼上書言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謚希指雷同詭經僻說師古曰詭違也以惑誤主上爲臣不忠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音先禮翻誠無顏復望闕庭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宮封扶德侯邑於琅邪轄榆復扶又翻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上時掌翻下同八月壬午莽以太后詔賜宮策曰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鮮明猶言精明也君言至誠不敢文過朕甚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上印綬於使者也以侯就第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爲牡火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案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一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爲子午道仲馮曰史文自以從杜陵徑漢中爲子午道耳顏說非史意也三秦記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泉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封戴侯真定嗣二十二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嗣此則是也莽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侯地理志泉陵縣屬零陵郡而表作衆陵表爲誤也言周成王幼小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衛后不得至京師其族黨死徙故不悅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

上時掌翻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許依周公爲武王請命作金縢也書曰周公納策金縢之匱中孔安國曰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孔穎達曰縢是繢約之名丙午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九歲即位即位五年壽十四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斂孝平加元服斂力贍翻葬康陵臣瓚曰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於變異見於上見賢遍翻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如淳曰不可復文飾也以長樂少府平晏爲大司徒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王之見在者五人淮陽王縯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也見賢遍翻列侯四十八人廣戚侯顯陽興侯寄陵陽侯嘉高樂侯修平邑侯閔平纂侯況合昌侯輔伊鄉侯開就鄉侯不害膠鄉侯武宜鄉侯恢昌城侯豐樂安侯禹陶鄉侯恢蘆鄉侯褒昌鄉侯且新鄉侯鯉郚鄉侯光新城侯武宜陵侯封堂鄉侯護成陵侯由成陽侯衆復昌侯休安陸侯平稻安侯嚳朝鄉侯充扶鄉侯普方城侯宣當陽侯益廣城侯疌春城侯允呂鄉侯尚李鄉侯殷宛鄉侯隆壽泉侯承杏山侯遵嚴鄉侯信武平侯璜陵鄉侯曾武安侯授富陽侯萌西陽侯偃桃鄉侯立栗鄉侯玄成鉅鄉侯不害平通侯且西安侯漢湖鄉侯開重鄉侯少柏凡五十人而廣戚侯顯篤子之父栗鄉侯玄成先已免侯止四十八人耳師古曰疌音竹二翻瑗音受莽惡其長大惡烏路翻長知兩翻下同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武功縣本屬扶風莽分屬前煇光師古曰浚抒治之也囂音許驕翻浚音峻抒音直呂翻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師古曰著音直略翻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柰何沮之力不能止沮慈呂翻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師古曰填音竹刃翻太后心不以爲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

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師古曰差度謂擇也。度音大各翻。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煇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祚位也。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踐祚。服天子韍冕。背斧依立於戶牖之間。背蒲妹翻。鄭氏曰斧依為斧文屏風。師古曰依讀曰扆音於豈翻。南面朝羣臣。聽政事。朝直遙翻下同。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者謂祭祀之辭。共音恭。余謂此贊謂主於祭祀者。朝會亦有贊者。所謂贊拜贊謁是也。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朝直遙翻。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寄託謂寄以天下託以孤幼也。師古曰遂成也。隆治平之化。治直吏翻。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見賢遍翻。帝皇后謂平帝后也。復如字反也還也。自施政教於宮家國采。宮者謂以安漢公第為宮也。家者謂其家也。國者謂其所封新都國也。采謂以武功縣為采地名曰漢光邑也。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故謂之采。采音七在翻又音七代翻。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

王莽上。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父曼。祖禁。禁武帝繡衣御史賀之子也。

居攝元年。莽既攝政遂改元為居攝。春正月。王莽祀上帝於南郊。又行迎春大射養老之禮。上無天子。通鑑不得不以王莽繫年。不書假皇帝而直書王莽者。不與其攝也。及其篡也書莽。不與其篡也。呂后武后書太后。其義亦然。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亦因周公輔成王。二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而為此號。嬰。廣戚侯顯之子也。楚孝王子勳封廣戚侯。顯則勳之子也。地理志沛郡有廣戚侯國。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立之。相息亮翻。尊皇后曰皇太后。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弼。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少少師少傅少阿少保也。少詩照翻。四月。安衆侯劉崇。師古曰安衆康侯丹長沙定王子。崇即丹玄孫之子也。見王子侯表。地理志安衆侯國屬南陽郡。故宛西鄉也。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帥讀曰率。和戶臥翻。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宛南陽郡治所。宛於元翻。不得入而敗。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從才用翻。竦因為嘉作奏。為于偽翻。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為宗室倡始。師古曰倡讀音先向翻。父子兄弟負籠荷鍤。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鍤鍫也。荷下可翻又音何。馳之南陽。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古者畔逆之國既伏其罪。則豬其宮室以為汙池。師古曰豬謂畜水也。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武王勝殷。分亳社以班諸侯。四牖其社。覆上棧下。使不得通陰陽之氣。所以著亡國之戒也。於是莽大說。說讀曰悅。封嘉為率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伯松張竦之字。力戰鬬。不如巧為奏。自後謀反者皆汙池云。師古曰汙下也。音烏。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復扶又翻。宜尊重以填海內。填竹刃翻。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朝直遙翻。見賢遍翻。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以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廬殿中止宿之舍。府治事之所。第所居也。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師古曰幡音敷元翻。怨莽奪其地。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犇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

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更工衡翻。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食貨志。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

字也以黃金塗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實志相應也似札畢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字與志相合無差錯也索隱曰錢本名泉以貨之流布如泉布者言貨流布刀以其利於人也 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百官表少府有御府令丞。師古曰御府主天子衣服。然卒不與直。卒子恤翻。 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翟直格翻。 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地理志上蔡縣屬汝南郡。 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故意為之曰孺子。稚直利翻。 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師古曰言漸試天下人心。 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亢口浪翻，禦也。扞戶幹翻。難乃旦翻。 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為于偽翻。 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 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信、璜皆東平煬王雲子。嚴鄉、武平二國蓋皆在東郡。璜胡光翻。 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地理志觀縣屬東郡，本曰畔觀，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改為衛公國，以封周後。師古曰觀音工喚翻。 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為東平王，乃并東平兵，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讀曰恭。 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比必寐翻。 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師古曰言人所見者同。 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莽乃拜其黨親：孫建、劉歆、竇況，莽之黨也；王邑、王駿、王況、王昌，莽之親也。 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改名焉。余按漢城門校尉掌十二城門，觀此則莽改官名，十二城門各置城門校尉。 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平帝元始四年，莽更名宗正為宗伯。 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莽更少府曰共工，此中少府蓋長樂少府也，以職在宮中，故曰中少府。 中郎將震羌侯竇況為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校戶教翻。將即亮翻。 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復扶又翻，下同。 將作大匠蒙鄉侯逯並為橫壄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逯，姓也；並，名也。逯音錄，又音鹿，今東郡有逯姓。書本逯字或作逮，今河朔有逮姓，自呼音徒戴翻，其義兩通。 羲和紅休侯劉秀為揚武將軍，屯宛。宛於元翻。 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地理志汧縣屬右扶風，音口堅翻。賢曰汧故城在隴州汧源縣南。 二十三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朋、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漆令。地理志右輔都尉治郿。漆縣屬扶風，豳周后稷所封邑也。師古曰漆實部同音胎。 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見賢遍翻。 莽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賁音奔。 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西擊朋等。以常鄉侯王惲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樂音洛。 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為大將軍，承陽之承音烝。 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行下孟翻。 莽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群臣，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師古曰祿父，紂子也。父讀曰甫。 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師古曰斗筲，喻材器小也。 群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冬，十月，甲子，莽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比周公，故依放其事。 曰：粵其聞日，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日也。師古曰粵，發語辭。 宗室之儁有四百人，孟康曰諸劉見在者。

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也。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曰：我用此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共圖謀國事，終成其功。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菑，孟康曰：菑故戴國，在梁，後屬陳留，今曰考城。陳留風俗傳曰：菑縣，秦之穀縣也，遭漢兵起，邑多盜賊，故改曰菑。章帝東巡過縣，詔曰：陳留菑縣其名不善，其改曰考城。與翟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即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圉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地理志：圉、固始二縣皆屬淮陽國。賢曰：圉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東南。卒，子恤翻。

初始元年 是年十一月，莽始改元初始。

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朋、霍鴻。二月，朋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勞，力到翻。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治，直之翻。校，古效翻。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為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項安世家說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漢人書以城解墉也，古文庸即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為屬城也。余按王制：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註曰：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正義曰：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項說本諸此。更，工衡翻。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柩，音舊。夷滅三族，誅及種嗣，種，章勇翻。嗣，祥吏翻。至皆同阬，以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曰：五毒，野葛、狼毒之屬。權方進本汝南上蔡人。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眾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圉、槐里、盩厔凡五所，濮陽、無鹽、圉，義黨之尸也；槐里、盩厔，朋、鴻黨之尸也。盩厔，音舟窒。建表木於其上，師古曰：表者，所以標明也。書曰：反虜逆賊鯨鯢。師古曰：鯨鯢，大魚，為害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桀者。崔豹古今注：鯨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鯨鯢有力能吞食小魚，故以喻夫強暴而凌弱者，而導從數萬子，故居大海中亦有巢魁之義。鯨，音其京翻。鯢，五奚翻。義等既敗，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遂謀即真之事矣。羣臣復奏進攝皇帝子安臨爵為公。復，扶又翻。下同。封兄子光為衍功侯。光，莽兄永之子。是時莽還歸新都國，莽既居攝，故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宗，宇子也。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周禮：王為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絰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記曰：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賈公彥曰：凡五服之絰，皆兩股絞之，言環絰，則與絞絰有異矣。謂以麻為體，又以一股麻為糾，而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絰。纏，直連翻。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莽置司威以司察百官。奏莽兄子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私報者，私屬之也。師古曰：少夫，辛報我以事。況為收繫，致其法。為，于偽翻。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者，宇、獲之字也。獲死見上卷哀帝元壽元年；宇死見上平帝元始三年。師古曰：中，讀曰仲。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元年。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服虔曰：不舍光，莽為公義。仲馮曰：莽不服母喪，亦以示公義。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令光子嘉嗣爵為侯。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地理志：齊郡有廣饒縣。車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師古曰：千人，官名，屬車騎將軍。扈，其姓；雲，其名。余按百官表：千人在候司馬之下。太保屬臧鴻言扶風雍石。漢公府有掾有屬。臧，姓，魯孝公之子彄食采於臧，子孫以為氏。雍縣屬扶風。雍，音於用翻。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阸，三七，二百一十年。漢元至是歲，二百一十四年。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使，疏吏翻。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

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師古曰：誠，實也。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師古曰：視其文而說其意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師古曰：論語所載孔子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師古曰：共讀曰恭。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始初元年。考異曰：莽傳作初始，荀紀及袁紀、莊實嘉號錄、宋庠紀元通譜皆作始初，今從之。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大也。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註曰：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也。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奏可。眾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公博議，別奏，以示即真之漸矣。

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楚王紆，宣帝之曾孫。發覺，誅死。

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哀，姓；章，名。姓譜曰：哀姓，以謚為氏。余按古人以哀為謚非一。孔子弟子傳有公晳哀，列士傳有羊角哀，獨不可以為出於其後乎。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行，下孟翻。好，呼到翻。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檢，居奄翻。毛晃曰：檢，書檢，印窠封題也。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某傳予皇帝金策書。予讀曰與。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竄謂厠著也。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下，遐稼翻。即日昏時，衣黃衣，時衣，於既翻。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高廟有令，有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師古曰：言有神命使漢禪位於莽也。御王冠，王者之冠也。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詳見下卷。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翻。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師古曰：以建除之次，其日當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因新都國以定號也。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翻。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以十二月為正，以丑時為十二時之始也。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以土繼火，故尚黃；萬物紐牙於丑，其色白，故應正用白。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使，疏吏翻。

莽將即真，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璽即傳國璽。藏，古藏字通。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璽，為，于偽翻。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師古曰：而，汝也。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師古曰：孤寄，言以孤寄託之。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言天下無此等人，謂其全無人心也。一曰：言天下將共誅之，不復有兄弟存也。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也。變更正朔服制，更，工衡翻。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長御，太后旁側常侍者。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

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說讀曰悅。為，于偽翻。師古曰：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黄圖曰：漸，浸也，言為池水所漸。漸讀曰沾。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去，羌呂翻。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illegible]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翻。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冠軍，縣名，屬南陽郡。師古曰：銅璧，如璧形，以銅為之。冠，古玩翻。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小世權，更持國柄，載，子亥翻。更，工衡翻。五將十侯，師古曰：五將，謂鳳、音、商、根、莽，此為五大司馬。十侯者，陽平頃侯禁、禁之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一曰鳳嗣禁為侯，不當重數，而一人者，淳于長亦其一也。卒成新都。卒，子恤翻。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音其圓翻。卷卷，中謹之意。余謂此二卷字當讀為眷，眷戀也。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九（起屠維大荒落，盡閼逢閹茂，凡六年。）

王莽中

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朔，（去年十二月，莽改元，以十二月為歲首。通鑑不書，不與其改正朔也。）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韍上太皇太后，（帥，讀曰率。璽，斯氏翻。師古曰：韍，謂璽之組。韍音弗。）順符命，去漢號焉。（上，時掌翻。去，羌呂翻。）初，莽娶故丞相王訢孫宜春侯咸女為妻，（師古曰：王訢為丞相，初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恩澤侯表：宜春侯國於汝南。）立以為皇后，生四男：宇、獲前誅死，安頗荒忽，（師古曰：荒音呼光翻。）乃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師古曰：辟，君也；謂之辟者，取為國君之義。辟，音壁。）封宇子六人皆為公。（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此皆空言耳。）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師古曰：歔音虛，欷音許氣翻，又音希。）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漢諸侯王國有太傅、中傅，秩二千石。中傅則在宮中傅王者。賢曰：前書音義曰：中傅，宦者也。）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哀章所獻金匱圖、金策書也。）以太傅、左輔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劉秀為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梓潼縣屬廣漢郡。）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太阿、右拂、大司空甄豐為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城門令史，城門校尉掌文書。）王盛者，賣餅；（釋名：餅，并也，溲麥使合并也。蒸餅、湯餅之屬，隨形而名之。）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相，息亮翻。）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者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監，工銜翻。）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孟康曰：令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漢官典職曰：省中有畫胡粉壁，紫青界之，畫古烈士。釋名曰：壁，辟也，辟禦風寒也。）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長，知兩翻。六畜，馬、牛、羊、犬、豕、雞也。畜之曰畜，用之曰牲。畜，音許救翻。）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女孫，宇子也。妻，七細翻。）

莽策命群司各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師古曰：允，信也；若，順也。余按古之三孤，位六卿上。）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為納言；（更，工衡翻。下同。）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爵秩同六卿，曰孤卿。師古曰：共，音恭。）水衡都尉曰予虞，（皆放唐虞建官也。）與三公司卿分屬三公。（司卿，即司允、司直、司若。）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又更光祿勳等名為六監，皆上卿。（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後又典兵秩。）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守，式又翻。長，知兩翻。）長樂宮曰常樂室，長安曰常安。（樂，音洛。）其餘百官、宮室、郡縣盡易其名，不可勝紀。（勝，音升。）封王氏齊縗之屬為侯，（齊，音咨；縗，倉回翻。其下皆同。）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緦麻為男；其女皆為任。（師古曰：任，充也；男服之義。）

男亦在也音王 男以睦，女以隆爲號焉。師古曰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也 又曰：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王大一統王者有天下之號也諸侯及四夷稱之非古也繆戾也 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於是漢諸侯王三十二人皆降爲公，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爲子，其後皆奪爵焉。考異曰諸侯王表皆云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王子侯表但云絕或云免皆在今年按明年立國將軍建奏諸劉爲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亦不云奪爵也後漢城陽王祉傳云劉氏侯者皆降爲子後奪爵不知奪在數年

莽又封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夏、商、周及皐陶、伊尹之後皆爲公、侯，使各奉其祭祀。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梁護爲脩遠伯奉少昊後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媯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爲褒謀子奉皐陶後伊玄爲褒衡子奉伊尹後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爲章平公殷後宋公孔弘更封爲章昭侯夏後遼西姒豐封爲章功侯

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未滿未饜足也 陿小漢家制度，欲更爲疏闊。欲變改制度以從古也陿與狹同更工衡翻 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故以黃帝爲初祖，虞帝爲始祖，追尊陳胡公爲陳胡王，田敬仲爲田敬王，濟北王安爲濟北愍王。以黃帝之後分爲有虞氏有虞之後封於陳田敬仲自陳奔齊爲田氏田安之後爲王家故也濟子禮翻 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嬀、陳、田、王五姓皆爲宗室，世世復，無所與。復方目翻與讀曰預下其復同 封陳崇、田豐爲侯，以奉胡王、敬王後。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朋等作亂，事見上卷居攝元年守式又翻下同 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爲男，守爲附城。以漢高廟爲文祖廟。師古曰欲法舜受終於文祖 漢氏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諸劉勿解其復，復方目翻 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數所角翻 勿令有侵冤。莽以劉之爲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余按劉字上本從丣莽以丣字近卯故云爾。

乃罷錯刀、契刀孔穎達曰古文有刀刀有二種一是契刀一是錯刀契刀直五百錯刀直一千契刀無鏤而錯刀用金鏤之刀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也故世猶呼錢爲錢刀 及五銖錢，更作小錢，更工衡翻 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爲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夏，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而王子侯表作快從火與此不同疑表誤也 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爲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即墨膠東國都殷膠東康王寄玄孫之子也 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地理志長廣縣屬琅邪郡 莽赦殷，益其國滿萬戶，地方百里。

莽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此言周制也 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見二卷周顯王十九年壞音怪 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師古曰闌謂遮闌之若牛馬闌圈也 制於民臣，顓斷其命，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孝經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斷丁亂翻 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師古曰更音工衡翻罷讀曰疲癃音隆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 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 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翻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更工衡翻下同 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予讀曰與 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

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師古曰魑山神也魅老物精也魑音摛魅音媚 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舜投四凶於四裔以禦魑魅 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五威將帥分左右前後中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帥所類翻下同 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 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徼吉弔翻下同 皆卽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鄭氏曰畫天文於車 駕坤六馬，鄭氏曰坤為牝馬六地數 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師古曰鷩雉屬卽鵕鸃也今俗呼為山雞非也鷩音鼈 每一將各置五帥，將持節，帥持幢。幢傳江翻 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菟音塗樂浪音洛琅句驪俱付翻又音駒驪力支翻師古曰夫音扶范曄曰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使屬玄菟其人有五部在遼東之東千里夫餘在玄菟北千里東明之後也高句驪朱蒙之後以高為氏 南出者，隃徼外，歷益州，改句町王為侯；徼外益州徼之外益州武帝所置益州郡也昭帝時姑繒葉榆夷反句町侯亡波擊反者有功立為王隃與踰同句町音劬挺 西出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印符也信也亦因也封物相因付漢官儀曰諸侯王黃金璽橐駝鈕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章御史大夫金印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文曰印為莽以更印[illegible] 冬，雷，桐華。以統睦侯陳崇為司命，主司察上公以下；又以說符侯崔發等為中城、四關將軍，主十二城門及繞霤、羊頭、肴黽、汧隴之固；中城將軍主十二城門四關將軍分主繞霤羊頭肴黽汧隴四處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莽改曰仁壽門第二門曰清明門莽曰宣德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莽曰春王門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門莽曰永清門第二門曰安門莽曰光禮門第三門曰便門莽曰信平門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莽曰萬秋門第二門曰直城門莽曰直道門第三門曰雍門莽曰章義門北出東頭第一門曰洛城門莽曰建子門第二門曰廚城門莽曰[illegible]橫門莽曰[illegible]師古曰繞霤之道[illegible]言四面險塞其遺屈曲[illegible]谷之水回繞而霤也其處卽今之商州界七盤十二繞是也霤音力救翻羊頭山名在上黨長子縣肴肴山也黽黽池也皆在陝縣之東也汧汧山也汧水之所出[illegible]相違[illegible]汧口堅翻[illegible]丁禮翻 皆以五威冠其號。師古曰冠古玩翻 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

是歲，真定、常山大雨雹。雨于具翻

二年春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上時掌翻 無違命者。獨故廣陽王嘉以獻符命，廣陽王嘉燕王旦之玄孫 魯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成都以獻書言莽德，皆封列侯。班固論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賢，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相息亮翻治直吏翻錯千故翻 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師古曰伯讀曰霸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子夫差也 天下謂之共主。如淳曰雖不能正天下猶共以之為主 彊大弗之敢傾，師古曰言諸侯雖彊大不敢傾滅周也 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謂赧王也 秦訕笑三代，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服虔曰白梃大杖也孟子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是也師古曰梃音徒鼎翻 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年此謂過其曆者也秦以諡法少恐後世相襲自稱始皇帝子曰二世欲以一迄萬今至子而亡此之謂不及期也 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尊王子弟，王于況翻 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師古曰遼陽遼水之陽也 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師古曰太行山名也左轉亦謂自太行而東也漸入也一曰浸也濟子禮翻漸子廉翻亦讀如字 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晉灼曰水經云泗水出魯國卞縣臣瓚曰穀在彭城泗之下流為穀水師古曰奄覆也龜蒙二山名 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文穎曰卽今吳也高祖六年為荊國十一年更名吳師古曰荊吳同是一國薄伯各翻會工外翻 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師古曰瀕水厓也廬衡二山名 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鄭氏曰波音陂澤之陂孟康曰亘竟也音古贈翻師古曰波漢之陽者循漢水而往也水北曰陽波音彼皮翻又音彼義翻九嶷山名有九峯在零陵營道嶷音疑 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師古曰比謂相次也三垂謂東北南也比音頻寐翻接連也 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

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師古曰：十五郡中，又往往有列侯公主之邑。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師古曰：夸音跨。枉，曲也。正曲曰矯。言矯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彊盛，以至失其中也。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亡，古無字通。卒，子恤翻。難，乃旦翻，下同。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師古曰：睽孤，乖剌之意。睽，苦圭翻。橫，戶孟翻。喪，息浪翻。故文帝分齊、趙，事見十四卷文帝二年，又見十六年。景帝削吳、楚，事見十六卷景帝三年。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事見十八卷武帝元朔二年。自此以來，齊分為七，師古曰：謂齊、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為六，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梁分為五，師古曰：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淮南分為三，師古曰：謂淮南、衡山、廬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亡，古無字通，下同。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師古曰：謂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諸官長丞皆損其員也。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事見十九卷武帝元朔五年及元狩元年。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諸侯為左官，絕不使得仕於王侯也。應劭曰：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設附益之灋，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預。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師古曰：言非始封之君，皆其後嗣，故於天子益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祚，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亡，古無字通。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師古曰：序，謂東西廂。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傳，知戀翻。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言王莽漸漬威福，日久，亦值漢之單弱，王侯見莽篡弑，莫敢怨望，皆頓角稽首至地而上其璽綬也。晉灼曰：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師古曰：應說是也。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師古曰：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鄭司農謂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以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貸之，各以其國服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朞之月出息五百。貸音土戴翻。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筦焉。筦，古滿翻。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邯，音寒。宛，於元翻。師古曰：賈讀曰價，下同。各為其市平，民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予之。予讀曰與。每月百錢收息三錢。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師古曰：樹，謂種樹果木及菜蔬。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冗，散也，音人勇翻。衣，於既翻。食讀曰飤。諸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鱉於山林水澤，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璞名曰連。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曰：連，銅屬也。一曰丱也。鏃，抽延翻，又陵延翻。及畜牧者，畜，許六翻。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師古曰：紝，機縷也。紝音人禁翻。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皆各自占所為於

其所之（拔，蒲八翻。賈音古。占，之贍翻；下同。之，往也。）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羲和魯匡復奏請榷酒酤。（復，扶又翻。榷，古岳翻。酤音故。）莽從之。又禁民不得挾弩鎧，犯者徙西海。

初，莽既班四條於匈奴，（四條見三十五卷平帝元始二年。）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遣使者責稅，（護烏桓使者，即護烏桓校尉也。漢官儀曰：烏桓自爲冒頓所破，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之。）收烏桓酋豪，縛，倒縣之。酋豪兄弟怒，共殺匈奴使。（酋，慈由翻。）單于聞之，發左賢王兵入烏桓，攻擊之，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毆讀曰驅。）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師古曰：受其財畜而留人不遣。）及五威將王駿等六人至匈奴，（六人，一將、五帥也。）重遺單于金帛，（遺，于季翻；下同。）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保其國號。更，工衡翻。）將率既至，（率，讀與帥同，所類翻。）授單于印紱，（紱音弗。）詔令上故印綬。（上，時掌翻；下同。綬音受。）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綬，（譯，通中國之語於匈奴者也。）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蘇者，姑夕侯之名。）「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奉酒爲使者壽。）五威將曰：「故印綬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復，扶又翻；下同。）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更，工衡翻。）遂解故印綬奉上將帥，受著新紱，（著，陟略翻。）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右帥陳饒謂諸將帥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幾，居希翻。）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帥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讀曰豫。）饒，燕士，果悍，（師古曰：果，決也；悍，勇也。悍音胡幹翻，又下罕翻。）即引斧椎壞之。（壞音怪；下同。）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帥曰：「漢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乃有『漢』言『章』。（言諸王已下，印文有漢字，又言章字。）今去『璽』加『新』，（言去璽字爲章字，又加新字也。去，羌呂翻。）與臣下無別。（言無所別異也。別，彼列翻。）願得故印。」將帥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帥所自爲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輿奉馬牛隨將帥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帥還，左犂汙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具言前所以略烏桓民之狀。）將帥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降，戶江翻。）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請得與單于通問，得其語，然後歸之也。）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帥不敢顓決，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莽悉封五威將爲子，帥爲男。獨陳饒以破璽之功，封威德子。（饒，帥也，以功爲子。）

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拒漢語，（見三十一卷成帝綏和元年。）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掠其人民，釁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重，直用翻。）乃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且，子余翻。）將兵眾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勒兵朔方塞下。（師古曰：以護送烏桓人爲名，實來爲寇。）朔方太守以聞。

莽以廣新公甄豐爲右伯，（莽以符命分陝立二伯，豐爲右伯，平晏爲左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憚於供給煩費，謀亡入匈奴。都護但欽召置離，斬之。（但，姓；欽，名。）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眾二千餘人亡降匈奴。（車師國有輔國侯，猶相也；擊胡侯，猶將也。將，即亮翻。降，戶江翻。）單于受之，遣兵與狐蘭支共入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後城，即車師後王城也。長，知兩翻。）傷都護司馬，

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匈奴兵既殺傷漢吏，復與狐蘭支兵還入匈奴也。）時戊己校尉刁護病，（姓譜：刁，齊大夫豎刁之後。余按：豎刁，寺人，安得有後？史記貨殖傳有刁閒。校，戶教翻。）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史，校尉之史也。司馬丞，司馬之丞也。右曲候，軍分左右部，部下有曲，曲有候。）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背，蒲妹翻。）匈奴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帥人衆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翻，言要之必死也。帥，讀曰率。）遂殺護及其子男昆弟，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號良、帶曰烏賁都尉。（師古曰：賁，音奔。考異曰：匈奴傳云烏桓都將軍，西域傳云烏賁都尉，今從之。）冬，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九月辛巳，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廢漢，言漢氏已廢滅也。孫建之言云爾。）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劉氏當復，趣空宮。（師古曰：復，音扶目翻。趣，讀曰促。）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莽改長安曰常安。）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漢氏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等更聚衆謀反，（劉崇事見上卷居攝元年。更反，謂崇敗後劉信、劉快又起兵。師古曰：更，音工衡翻。）今狂狡之虜復依託亡漢。（復，扶又翻。）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爲吏者皆待除於家。（師古曰：罷，黜其職，各使退歸而言，在家待遷除。）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考異曰：燕王旦傳：廣陽王嘉封扶美侯。莽傳云率禮侯劉嘉，未知其改封，或別一人也。余按：率禮侯劉嘉，安衆侯劉崇之族父也，事見上卷居攝元年。）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國師公秀女愔配莽之子臨。）定安公太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朝，直遙翻。）時年未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曰黃皇室主。（師古曰：莽自謂土德，故云黃皇室主，若漢之翁公主。余謂室主，若言未嫁在室者也。更，工衡翻。下同。）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漢孝平王后、周天元楊后，猶有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之意，然竟考二后本末，天元楊后不逮孝平后也。復，扶又翻。彊，其兩翻。）十二月，雷。

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降，戶江翻。）下詔遣立國將軍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五威將軍苗訢、（姓譜：引風俗通曰：楚大夫伯棼之後，賁皇奔晉，食采於苗，因而氏焉。訢，音欣。）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師古曰：厭，音一涉翻。難，乃旦翻。）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棽、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師古曰：棽，音所林翻。相，息亮翻。）誅貉將軍楊俊、討濊將軍嚴尤出漁陽；（貉，音陌，莫百翻。濊，音穢。）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輸衣裘、兵器、糧食，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遝從事。（言事訖斬也。傳，知戀翻。趣，讀曰促。）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窮追匈奴，內之丁令，（師古曰：逐之遣入丁零也。令，音零。）分其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爲單于。莽以錢幣訖不行，復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煩費，（復，扶又翻。下同。師古曰：僦，送也。一曰：賃也。僦，音子就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樂，音洛。）於是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更，工衡翻。）錢貨六品，（小錢徑六分，重一銖，名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爲六品。師古曰：幺，音一遙翻。）金貨一品，（黃金一斤，直錢萬，是爲一品。）銀貨二品，（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爲二品。師古曰：朱，音殊；提，音上支翻。）龜貨四品，（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公龜九寸，直五百；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子龜五寸以上，直百，是爲四品。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元者，大也。）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一朋直五十；幺貝

（二寸四分以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五品貝紫貝也）布貨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連錫百姓潰亂（潰漢書作憒）其貨不行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盜鑄錢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爲奴婢吏民出入持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卽不稽留今更令持錢與符相副乃得過也廚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苛問也傳音張戀翻苛音何）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數所角翻）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

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爲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莽分九卿每一卿置三大夫尚書大夫蓋屬共工也治直之翻）非五威將帥所班皆下獄（下遐稼翻）初甄豐劉秀王舜爲莽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事並見上卷）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秀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復扶又翻下同）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煇光謝囂（事見上卷元始五年周申伯邑於謝其後子孫以謝爲氏）長安令田終術（事不見於史）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秀豐

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卽真（謂哀章等也疏與疎同）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說故託符命文徙豐爲更始將軍（說讀曰悅更工衡翻）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卽作符命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師古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卽今陝州是其地也伯長也陝音式冉翻召讀曰邵）莽卽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華山在華陰縣南華戶化翻）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隆威侯棻（師古曰棻亦分字也音扶云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莽置左關將軍主函谷）及秀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師古曰放殛之罰共工等也）皆驛車傳致其屍云（傳知戀翻）

是歲莽始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臺成萬金（師古曰費直萬金也）又種五粱禾於殿中（師古曰五色禾也谷永所云耕耘五德者也晉灼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之曰粱是穀粟）先以寶玉漬種（煑鶴髓毒瑁犀玉二十餘物取汁以漬種種章勇翻）計粟斛成一金

三年遣田禾將軍趙並發戍卒屯田五原北假以助軍糧

莽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爲十五單于苞級使譯出塞誘呼左犂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誘音酉）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助爲順單于

皆厚加賞賜，傳送助登長安。傳，張戀翻。莽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先單于，謂呼韓邪單于。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訾，子斯翻。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師古曰：左右大都尉也。諸邊王諸王庭近漢邊者。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勝，音升。緣邊虛耗。是時，諸將在邊，將，即亮翻。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匈奴。討濊將軍嚴尤諫曰：濊，音穢。「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賢曰：涇陽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敺之而已。蟁，古蚊字；蝱，音盲，與虻同。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師古曰：約，少也；齎，衣裝也。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師古曰：罷讀曰疲；耗，損也。匈奴亦創艾，師古曰：創，初向翻；艾讀曰乂。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轉，專戀翻。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喪，息浪翻。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饑饉，比，毗至翻。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師古曰：援，音爰，引也。余謂代當作岱，岱山也。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釣翻；屬，音之欲翻。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糒，音備，乾飯也。非牛力不能勝；勝，音升。牛又自當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釜鍑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鍑，釜之大口者也，音富；勝，音升。食糒飲水，以歷四時，糒，音備。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幸而逢虜，得與之戰，又爲輜重所累也。重，直用翻；累，力瑞翻。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要讀曰邀。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縱，子用翻。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師古曰：霆讀……李奇曰：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艾，音乂。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爲於栗置支侯，匈奴賤官也。漢書栗作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爲順單于。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并州部太原、上黨、上郡、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余按此時未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誤也。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七公，四輔及三公也。六卿，羲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予虞。遣著武將軍逯並等鎮名都，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鎮緣邊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乘便爲姦於外，撓亂州郡，師古曰：撓，音火高翻，其字從手，下同。貨賂爲市，侵漁百姓。莽下書切責之曰：「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聞。」然猶放縱自若。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師古曰：有寇則舉之，故以爲警也。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難，乃旦翻。邊民死亡係獲。

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暴，步卜翻。）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寖劇，死。（師古曰：心動曰悸。寖，漸也。悸，其季翻。）莽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等爲師疑、傅丞、阿輔、保拂，是爲四師；（馬宮爲師疑，宗伯鳳爲傅丞，袁聖爲阿輔，王嘉爲保拂。師古曰：拂讀曰弼。）故尚書令唐林等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是爲四友；（唐林爲胥附，李充爲奔走，趙襄爲先後，廉丹爲禦侮。走，讀曰奏。先，悉薦翻。後，胡茂翻。）又置師友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皆上卿。（師友侍中、諫議二祭酒，并六經六祭酒，爲九祭酒。）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卽拜爲師友祭酒。（師古曰：就家迎之，因拜官。璽，斯氏翻。）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龔勝，楚人，史言其所居縣。百官表：縣令、丞、尉爲長吏。師古曰：行義，謂有行義之人。諸生，學徒也。行，下孟翻。）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師古曰：牖，窗也。於戶之西，室之南，牖之下也。）東首加朝服拖紳。（師古曰：拖，引也。臥著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上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故放之也。首，守又翻。拖，音吐賀翻。）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師古曰：示若尊敬使者，故謂之使君。被，皮義翻。）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一遙翻。說，式芮翻。）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推，吐雷翻。）使者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少，詩沼翻。）可須秋涼乃發。」（師古曰：須，待也。）有詔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爲，于僞翻。）「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移動至傳舍，（傳，知戀翻。）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大業，謂封邑也。）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敕，誡也。師古曰：棺，音工喚翻。斂，音力贍翻。）「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隨俗多設器備，則恐被發掘，故云動吾冢也。不得作祠堂，皆不隨俗，貴父日[illegible]，一葬之後，更不關俗動。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復，扶又翻。）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逡、齊薛方、太原郇越、郇相，（師古曰：逡，音千旬翻。郇，音荀，又音環。今郇、荀二姓並有之，俱周武王之後也。）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讀曰敕也。行，下孟翻。）紀逡、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師古曰：衣，音於既翻。敝衣，履空，履穿也。）被虛僞名。（師古曰：被，音皮義翻。）郇相爲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裞以衣衾，（師古曰：贈衣服曰裞，音式芮翻，其字從衣。）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巢父、許由也。）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箕山在陽城，有許由冢。）使者以聞，莽說其言，（說，讀曰悅。）不彊致。（彊，其兩翻。）初，隃麋郭欽爲南郡太守，（師古曰：隃麋，扶風之縣也。隃，音踰。）杜陵蔣詡爲兗州刺史，（姓譜：周公之子封於蔣，後以爲氏。）亦以廉直爲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哀、平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尚書。（中興之後，沛方爲國。此由范史以後來所見書之也。陳咸，後漢陳寵之曾祖也。）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事見上卷平帝元始三年。）咸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下繫之辭也。幾，居希翻。）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夫，（掌寇大夫，當屬作士。）咸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欽、豐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按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陳咸以淳于長事廢歸故郡，以爲咸沛郡相人也。此書沛國陳咸，本之後漢書陳寵傳。光武始改沛郡爲沛國。二陳咸雖同居沛，各是一人。）又齊

栗融、北海禽慶、蘇章、（禽，姓也。墨子弟子有禽滑釐，又有碎首禽息。）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師古曰：言不能去。）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治，直之翻。）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守死善道。今龔勝不受莽官，蹈斯迹也。）貞而不諒，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薛方引避亂數諛，引巢許為諭，近此義。近，其靳翻。）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遯逃濁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逡及兩唐。好，呼到翻。通鑑書龔勝之死，逡及一時人士，又書班固之論，其為鑒也，不亦昭乎。）　是歲，瀕河郡蝗生。　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莽曾祖賀以下冢塋在魏郡元城。先，悉薦翻。）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塞，悉則翻。）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　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上言：捕得虜生口驗問，言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為。莽乃會諸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　大司馬甄邯死。（甄，之人翻。邯，戶甘翻。）　莽至明堂，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為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男食邑於畿內曰任，女食邑於畿內曰采。師古曰：采，采服也。任，男服也。）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為五。（禹貢：冀、兗、青、徐、揚、豫、荊、雍、梁，凡九州。周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員千有八百，（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并畿內，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言千八百，舉成數也。）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地方百里曰同。）有衆萬戶，其餘以是為差。今已受封者，公侯以下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五十一人，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奉，讀曰俸。都內，猶錢之府，屬大司農。）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傭作者。　莽性躁擾，不能無為，（躁，則到翻。）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度，徒洛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謷謷，陷刑者衆。（師古曰：謷謷，衆口愁聲。謷，音敖。）莽知民愁怨，乃下詔：諸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治，直之翻。）然他政誖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如故焉。（誖，蒲內翻。數，所角翻。）　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王為侯，王邯怨怒不附。（師古曰：邯，句町王之名也。音下甘翻。）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牂柯，音臧哥。考異曰：西南夷傳作周欽，莽傳作周歆，今從之。）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擊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兵擊匈奴，高句驪不欲行，郡彊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彊，其兩翻。）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貉與貊同，莫百翻。後漢書：句驪一名貊耳。）正有他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師古曰：假令騶有惡心，亦當且尉安。）今猥被以大罪，（師古曰：猥，多也，厚也。被，加也，音皮義翻。余謂猥猶積也、曲也。）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和，胡臥翻。）匈奴未克，夫餘、濊貉復起，此大憂也。（後漢書：濊與句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各有部界。復，扶又翻。）莽不尉安，濊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騶，側尤翻。）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說，讀曰悅。更，工衡翻。下同。）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東濊貊，北匈奴也。）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以此年二月東巡狩，具禮儀調度。（復，扶又翻。調，徒弔翻。）既而以文母太后體不安，且止待後。　初，莽為安漢公時，欲諂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奏尊元帝廟為高宗，（事見上卷元始四年。）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師古曰：夫婦一體也。）墮壞孝元廟，（墮，毀也，音火規翻。壞，音怪。）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篹食堂，（篹，拾也，留也。孟康曰：篹，音撰。晉灼曰：篹，具也。）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

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寘讀曰顛言此何異於汝無所干預何爲毀壞之壞音怪 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釋名吳人謂祭爲饋 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祐福也神助也 飲酒不樂而罷。樂音洛 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者無不爲，然愈不說。說讀曰悅 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改漢制服黃更音工衡翻著音陟略翻 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

五年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如淳曰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 新室世世獻祭其廟，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爲于僞翻

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以烏孫國人多親附小昆彌，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坐大昆彌使上。使疏吏翻下同 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劾戶槩翻詘與屈同 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師友祭酒龔勝不肯就而滿昌爲之鳳皇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井盧言也

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叛。焉耆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 殺都護但欽，西域遂瓦解。

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彗祥歲翻旋芮翻又徐醉翻見賢遍翻

是歲，以挾銅炭者多，除其灋。

匈奴烏珠留單于死，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史記正義匈奴須卜氏掌獄訟 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伊栗置支侯咸厚善。云於咸咸季父也 見咸前後爲莽所拜，故遂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翻 烏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爲右谷蠡王。谷音鹿蠡鹿奚翻 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爲左賢王，後更謂之護于。烏珠留單于以左賢王數死不祥更易命左賢王爲護于 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單于貶己號，乃貶護于爲左屠耆王。

天鳳元年春正月，赦天下。

莽下詔將以是歲四仲月遍行巡狩之禮，太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乾音干內者令時屬共工續漢志內者令掌布張諸衣物師古曰張坐臥者謂帷帳茵席也 所過毋得有所給。師古曰言自齎食及帷帳以行在路所經過不須供費也 俟畢北巡狩之禮，即於土中居洛陽之都。羣公奏言：皇帝至孝，新遭文母之喪，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糒音備乾音干 且無巡狩，須闋大服，以安聖體。師古曰闋盡也音口決翻 莽從之，要期以天鳳七年巡狩，厥明年即土之中，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洛陽營相宅兆。相息亮翻宅居也壇域塋界皆曰兆 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以災異策大司馬逯並就侯氏朝位。免官以侯爵就朝位朝直遙翻 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以利苗男訢爲大司馬。如淳曰利苗邑名訢音欣 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洪氏隸釋曰余家所收姓氏文字粗備以諸書參攷頗多牴牾不合姓苑云費氏禹後音父位翻李利涉編古命氏云費氏出自魯桓公少子季友受邑於費元和姓纂費氏亦音祕姓林云費氏音蜚夏禹之後余嘗攷之此字有兩姓音讀不同源流亦異其一音蜚嬴姓出於伯益之後史記所載費昌費中楚費無極漢費將軍費直費長房費禕之徒是其後也其一音祕姓出於魯季友姓苑所載項邪費氏是其後也然則姓苑姓林姓纂皆云夏禹之後姓纂又云亦音祕及謂項邪費氏爲直之後皆其差謬而編古命氏以費將軍費禕之徒出於魯季友亦非也師古曰費音扶味翻 擇名官而居之。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爲選置和叔，師古曰將爲置此官余謂莽以國將主冬故置和叔之官將即亮翻下同 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章梓潼人其親屬在西州 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言十一公皆爲莽所輕賤而章尤甚也

夏四月，隕霜殺草木，海瀕尤甚。師古曰瀕海之地也 六月，黃霧四塞。塞悉則翻 秋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

資治通鑑 三十七 漢紀 王莽

四二二五

屋瓦直城門長安城西出南頭第二門雨雹殺牛羊雨于具翻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王制二十國爲卒卒有正十國爲連連有率率所類翻守式又翻又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祋祤十縣屬烈尉大夫府居城北帥所類翻河內河東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師古曰隊音遂仲馮曰河南當爲滎陽莽所分爲六遂之一也下文自有河南大尹更爲保忠信卿河東兆隊河內後隊弘農右隊滎陽祈隊潁川左隊南陽前隊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更工衡翻下同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他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爲五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又倣古六服爲惟城惟寧惟翰惟屏惟垣惟藩各以其方爲稱公作甸服是爲惟城諸在侯服是爲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在賓服是爲惟屏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爲惟藩屏必郢翻稱尺證翻總爲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云按莽傳詔曰祈隊故滎陽是也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伊墨居次云勸單于和親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漢書作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此遺河字之往也告塞吏云欲見和親侯和親侯者王昭君兄子歙也師古曰歙音翕中部都尉以聞漢邊郡置五部都尉分治屬縣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紿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陳良等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

緣邊大饑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莽壯其言以威爲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鎮都尉諸屯兵莽置四關各有鎮都尉領屯兵單于貪莽賂遺遺于季翻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入爲寇而虜掠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黠下八翻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莽復發軍屯復扶又翻下同益州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武帝開滇國爲益州郡屬益州莽屬梁州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之犍居言翻斂力贍翻莽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賈讀曰價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貨泉二品並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文直一孔穎達曰案食貨志今世謂之錢是也[illegible]猶爲貨泉之字大泉即今四文錢也四邊並有文也貨布之形今世人耕地猶有得者古時一箇準二十五錢也余按古所謂泉布者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無不徧則布之義也王莽以爲貨二品非古數考異曰食貨志改作貨布在天鳳元年莽傳在地皇元年蓋以大錢盡之年至地皇元年乃絕不行耳非其年始作貨布也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八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起旃蒙大淵獻，盡玄黓敦牂，凡八年。）

王莽下

天鳳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晉灼曰：黃山宮在槐里。賢曰：黃山宮在興平縣西三十里。）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妖。惡，烏路翻。）捕繫問所從起，不能得。

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辠殺之。（誅侍子事見上卷始建國二年。使，疏吏翻。）莽選辯士濟南王咸為大使。夏五月，莽復遣和親侯歙與咸等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濟，子禮翻。歙，許及翻。復，扶又翻。從，才用翻。喪，息浪翻。）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之。（且，子余翻。）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莽亦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遺，于季翻。說，輸芮翻。）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

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思，相吏翻。）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省，悉井翻。）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傳，知戀翻。）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應劭曰：十一公士，公府掾也。余按漢公府各有掾屬，莽置十一公，故掾曰士。）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左，音佐。）郡縣賦斂，（斂，力贍翻。）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師古曰：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之意，言清濁不分也。余謂白黑，色之易別者，且紛然不能分，可謂繆亂之甚。）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眾事，有司受成苟免。（師古曰：莽事事自決，成熟乃以付吏，吏苟免罪責而已。）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帑，他朗翻。藏，徂浪翻。）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舊，上封事者先由尚書，乃奏御。莽恐尚書壅蔽，令宦官左右發其封，自省之。上，時掌翻。）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好，呼到翻。）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師古曰：乘，積也，登也。憒眊，不明也。渫，散也，徹也。憒，音工內翻。眊，音莫報翻。余謂前者省決未了，而後者復來，謂之相乘。渫，音泄，清也。）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勝，音升。）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者尚書不以聞，而竊寢其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師古曰：仰，音牛向翻。）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被，皮義翻。）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乃定。

邯鄲以北大雨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邯鄲，音寒丹。）

三年春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雨，于具翻。）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竹柏冬青，或至於枯，言常寒之咎。）大司空王邑上書，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許，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翕，萬物生焉。」（師古曰：辟，音闢。闢，開也。易上繫之辭曰：夫坤，其動也闢，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故莽引之也。）其好自誣飾，（好，呼到翻。）皆此類也。先是，莽以制作未定，（先，悉薦翻。）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俸，扶用翻。）夏五月，莽下書曰：「予遭陽九之阸，（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天地之常數也。）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

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緵布二匹，孟康曰：緵，八十縷也。師古曰：緵音子公翻。或帛一匹。帛，繒也。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阨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帑，他朗翻。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賦，布也，與也。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左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今莽自四輔以下分為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稱，稱，尺證翻。上至四輔而為萬斛云。莽又曰：古者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師古曰：穰，音人掌翻，又音如羊翻。其用上計時通計，上，時掌翻。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以十為率，視災害所減多少而制分數。自十一公、六司、六卿以下，六司，即前所置六監也。各分州郡國邑保其災害，東嶽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烈尉、祈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從，才用翻。委，於偽翻，委積也。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為節。冀上下同心，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焉。師古曰：共，讀曰供。

戊辰，長平館西岸崩，壅涇水不流，毀而北行。長平館，館即長平觀，在涇水之南原，涇水東南流入渭，為岸所壅，故毀而北行。羣臣上壽，以為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師古曰：填，讀與鎮同。匈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任，音壬。將，即亮翻。至邊止屯。秋，七月，辛酉，霸城門災。黃圖：霸城門，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亦曰青門。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句町，音劬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斂，力贍翻，下同。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下，遐稼翻。冬，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孟康曰：莽改益州為庸部。余按莽置州牧部監，州自是州，部自是部，今史以熊為庸部牧，則又若州部牧為一。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犍，居言翻。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調，徒弔翻。復，扶又翻。下同。斂，力贍翻。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莽於蜀郡廣都縣置就都大尹。上言：「自西南夷反叛以來，積且十年，郡縣距擊不已。上，時掌翻。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地理志，僰道縣屬犍為郡。僰，音蒲北翻。山險高深，茂多敺眾遠居，敺，與驅同。費以億計，吏士罹毒氣死者什七。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什四，師古曰：訾人之財，十取其四也。訾與貲同。空破梁州，功終不遂。莽改益州曰梁州。師古曰：遂，成也。爾雅註：梁州以西方金氣剛彊，彊梁也。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為長沙連率。率，所類翻。粵巂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師古曰：枚根者，太守之姓名。音巂，任音壬。

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師古曰：刳，剖也，音口胡翻。量度五藏，五藏，心、肺、肝、脾、腎也。周禮有九藏，註曰：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者，此乃六府中取此四者以益五藏為九藏也。六府，胃、小腸、大腸、旁胱、膽、三焦。以其受盛，故謂之為府，亦有藏稱，故入九藏之數。然六府取此四者，案黃帝八十一難經說：胃為水穀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大腸為行道之府，旁胱為精液之府，氣之所生，下氣象天，故寫而不實，實不滿者然，則正府也，故入九藏。其餘膽者，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師古曰：度，音大各翻。藏，讀曰臟。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師古曰：筳，竹挺也，音庭。按醫書：脈有三部九候，大經心部在左手寸口，屬手少陰經與小腸手太陽經合；肝部在左手關上，屬足厥陰經與膽足少陽經合；腎部在左手尺中，屬足少陰經與膀胱足太陽經合；肺部在右手寸口，屬手太陰經與大腸手陽明經合；脾部在右手關上，屬足太陰經與胃足陽明經合；右腎在右手尺中，屬手厥陰心包絡經與三焦手少陽經合。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俠咽系目；其直者復從心系卻上肺，出腋下，下循臑內後廉，行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廉，循臂內後廉，抵掌後兌骨之端，入掌內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

脾繫肩髃交肩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兌眥卻入耳中其支者別頰上䪼抵鼻至目內眥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聚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循股入陰毛中環陰器抵小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脣內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足少陽之脈起於目兌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脈前至肩上卻交出少陽之後入缺盆其支別者從耳中出走耳前至目兌眥後其支別者自兌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於䪼下交頰車下頸合缺盆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脇裏出氣街繞毛際橫入髀厭中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脇下合髀厭中以下循髀太陽出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其支者從跗上入大指循歧骨內出其端還貫入爪甲出三毛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斜趣足心出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上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行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別者從腰中下貫臀入膕中其支別者從髆內左右別下貫胛俠脊內過髀樞循髀外後廉下合膕中下貫腨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端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臑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手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循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下入齒縫中還出俠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俠鼻孔足太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覈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踹內循䯒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循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俠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俠臍入氣街中其支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抵伏兔下入膝臏中下循䯒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其支者下膝三寸而別以下入大指間出其端手厥陰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膈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脇下腋三寸上抵腋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內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手少陰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次指之間循出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臑內上肩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交膻中散絡心包下膈徧屬三焦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俠耳後直出上耳上角以屈下頰至䪼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卻出至目兌眥師古曰云可以治病者以知血脈之原則盡攻療之道也

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戊己校尉郭欽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駿欲襲擊之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降戶江翻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部將即亮翻下同命郭欽及佐帥何封別將居後莎素何翻龜茲音丘慈帥所類翻駿等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封犂危須國兵為反間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封犂漢書作尉犂要一遙翻間古莧翻還共襲駿駿皆殺之欽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襲擊殺其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為填外將軍師古曰填音竹刃翻封剿胡子師古曰剿絕也音子小翻何封為集胡男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龜茲音丘慈及莽敗崇沒西域遂絕

四年夏六月莽更授諸侯王茅土於明堂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師古曰尚書禹貢包匭菁茅菁者以為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而莽此言以菁茅為一物則是謂菁茅為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者取白土北者取黑土各取其方土苴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謂主土土主土者立社以奉之也菁音精告於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莽好空言好呼到翻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

秋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以五石銅為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蘇林曰以五色銅鑛冶之師古曰李說是也若今作鍮石之為若北斗長二尺五寸長直亮翻欲以厭勝衆兵師古曰厭音一葉翻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

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鹽一也酒二也鐵三也名山大澤四也五均賒貸五也鐵布銅冶六也郡有數人皆用富賈為之賈音古乘傳求利傳知戀翻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翻府藏不實藏徂浪翻百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六筦下遐稼翻每一筦為設科條防禁為于偽翻犯者罪至死姦民猾吏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調徒釣翻率一口出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曰傜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師古曰旁依也音步

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別（別彼列翻）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覆敷救翻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余謂此以水爲喻漸漬浸而至於淫溢也）臨淮瓜田儀依阻會稽長州（服虔曰姓瓜田名儀師古曰長州即枚乘所云長州之苑余謂今蘇州長洲縣即其地會工外翻）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莽改縣令長曰宰初呂母子爲縣吏爲宰所冤殺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弓弩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地理志海曲縣屬琅邪郡賢曰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其衆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荊州部南陽南郡桂陽武陵零陵江夏等郡爾雅曰芍鳧茈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須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芍音胡了翻茈才支翻）更相侵奪（更工衡翻）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地理志新市縣屬江夏郡爲于僞翻諍與爭同晉王沈釋時論闒茸勇敢於饕諍叶韻平聲古字多假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孔安國曰渠大也帥所類翻）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臧於綠林山中（賢曰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中其藪也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余按郡國志新市侯國有離鄉聚綠林山則以離鄉爲聚名聚才喻翻臧古藏字）數月閒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衆皆萬人莽遣使者即赦盜賊（即就也就其相聚爲盜處而赦之也）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復扶又翻）問其故皆曰愁灋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黠下八翻）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官（說讀曰悅）

五年春正月朔北軍南門災（北軍壘門之南出者也）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引見而問其方略也見賢遍翻）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師古曰漁謂捕魚也采謂采取蔬果之屬）閒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種章勇翻）闊其租賦（師古曰闊寬也）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天下吏以不得俸祿（俸扶用翻）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助邊費之急也）公府士馳傳天下（傳知戀翻）考覆貪饕（師古曰饕音土高翻）開吏告其將（將即亮翻）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莽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三印發覺自殺（莽傳功崇公國於殽城宗刻三印一曰維祉冠存己夏處南山藏薄冰二曰肅聖寶繼三曰德封昌圖畫古畫通被皮義翻）宗姊妨爲衛將軍王興夫人坐祝詛姑（祝職救翻詛莊助翻）殺婢以絕口與興皆自殺是歲揚雄卒初成帝之世雄爲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師古曰恬安也）好古樂道（好呼到翻樂音洛）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以綜天地人之道（桓譚曰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屬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伏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增損以三十五蓍揲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又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師古曰舛相背）大抵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師古曰大抵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爲巧辯異辭以撓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火高翻）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號曰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師古曰忽謂輕忽也）唯劉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師古曰無比類）鉅鹿侯芭師事焉（服虔曰芭音葩）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

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揚雄字子雲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好呼到翻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則必度越諸子矣

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莒縣前志屬城陽國續漢志屬琅邪國邪音耶衆百餘人轉入太山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賢曰逄音龐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復扶又翻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刁一作力姓譜力黃帝佐力牧之後漢有力子都亦起兵鈔擊徐兗鈔楚交翻莽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

烏累單于死累力追翻弟左賢王輿立爲呼都而尸道皐若鞮單于鞮丁奚翻輿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伊墨居次云女弟之子醯櫝王且子余翻師古曰櫝音讀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及須卜當會因以兵迫脅云當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調徒弔翻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爲寇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厤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己當如黃帝僊升天欲以誑燿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

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新樂莽所作也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丹蓋自寧始新軍遷更始將軍更工衡翻益州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巂夷人大牢亦叛殺略吏人按後漢書棟蠶若豆益州夷兩種也大牢越巂姑復縣夷人巂音髓莽召丹還更遣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曄擊蠻夷若豆等更工衡翻太傅羲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莽以太傅士夏故置羲叔官士孫複姓譜漢平陵士孫張爲博士明梁丘易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爲銳卒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以爲喻師古曰東方人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翻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訾與貲同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續漢志四百石至二百石黃綬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多少各以秩爲差吏盡復以與民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技渠綺翻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舟也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師古曰羽本曰翮音胡隔翻頭與身皆著毛著側略翻通引環紐紐女九翻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

初莽之欲誘迎須卜當也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語牛倨翻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槀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令誅單于輿而立當代之出車城西橫廐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數所角翻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爲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

大司空議曹史代郡范升漢公府諸曹有掾有史有屬皆公自辟置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間古莧翻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賢曰論語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之言間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其君者是忠臣也令衆人咸稱朝聖朝直遙翻下同皆

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靁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師古曰元元民也。臣瓚曰元元善意也。焉於虔翻。)公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師古曰遠者不服，謂四夷也。近者不悅，謂人以不便於莽之法令也。)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踵循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民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貊守闕。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師古曰言不輔之民亦將為變也。)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縣。(縣讀曰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不聽。

翼平連率田況奏郡縣訾民不實。(地理志北海壽光縣，莽曰翼平。師古曰言舉百姓訾財不以實數。率所類翻。訾與貲同。)莽復三十取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詈之。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

夙夜連率韓博(地理志東萊不夜縣，莽曰夙夜。)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長直亮翻。)來至臣府。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師古曰昭如，海瀕名。瀕，厓也。仙家言蓬萊有五城十二樓。)軺車不能載。(軺音遙，小車。)三馬不能勝。(勝音升。)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枕職任翻。箸遲倨翻。)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賁音奔。)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示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以莽字巨君，諷言毋得篡盜而霸。風讀曰諷。)莽聞惡之。(惡烏路翻。)留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所，謂其見到之處。)更其姓曰巨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莽字巨君，故以巨言文母出此人而使我致霸王。更音古衡翻。)徵博下獄。(下遐稼翻。)以非所宜言。棄市。

關東饑旱連年。刁子都等黨眾寖多。至六七萬。

地皇元年春正月乙未。赦天下。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厤號也。

莽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犯灋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讙，謂趨走而讙譁也。須，待也。讙許元翻。)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韋昭曰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

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復扶又翻。師古曰厭音一葉翻。)下書又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大將軍。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至士吏凡七十三萬八千九百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至縣宰皆有大將軍偏裨校尉之號焉。(州牧為大將軍，卒正連率大尹為偏將軍，屬令長為裨將軍，縣宰為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師古曰見謂見在也。傳知戀翻。見賢遍翻。)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師古曰於道中行者，即執取之以充事也。)取辦於民。

秋七月。大風毀王路堂。(莽改未央宮前殿曰王路堂。服虔曰如言路寢也。路，大也。)莽下書曰。乃壬午餔時。有烈風靁雨發屋折木之變。(餔，食也。餔時，食時也。或曰餔即晡，時日加申為晡。師古曰烈風，暴之風。折而設翻。)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師古曰先言烈風靁雨，後言迷乃解矣，蓋取舜烈風雷雨弗迷以為言也。)昔符命立安為新遷王。臨國洛陽為統義陽王。議者皆曰。臨國洛陽為統。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言疾雖有瘳，不能平復如其初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穀稼鮮耗。(師古曰鮮，少也。耗，減也。鮮音先踐翻。)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夏戶雅翻。)人民征營。無所錯手足。(師古曰征營，惶恐不自安之意也。錯七故翻。)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服虔曰安，莽第三子也。遷音仙。莽改汝南新蔡曰新遷。師古曰遷猶僊耳，不勞假借音。)臨為統義陽王。

莽又

下書曰寶黃廝赤（服虔曰以黃爲寶自用其行氣也廝役賤者皆衣赤賤漢行也廝音斯）其令郎從官皆衣絳（從才用翻衣於旣翻）望氣爲數者多言有土功象九月甲申莽起九廟於長安城南（九廟祖廟五親廟四）黃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高居傲翻）餘廟半之制度甚盛博徵天下工匠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師古曰駱驛言不絕）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餘萬卒徒死者萬數

是月大雨六十餘日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師古曰馬適姓也求名也）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桀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爲輔國侯

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事見上卷始建國二年沮在呂翻）犯灋者多不可勝行（勝音升）乃更輕其灋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寐翻又頻脂翻）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

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爲太傅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褏乘牝馬柴車藉槀以瓦器飲食（師古曰柴車即棧車藉槀以槀自藉褏古袖字余按漢氏之盛乘牸牝者擯不得會聚至鄉閭阡陌皆然則京師之間從可知矣尊爲上公而乘牝亦以矯世也）又以歷遺公卿（遺于季翻）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污染其衣（師古曰赭幡以赭汁漬巾幡污烏故翻）莽聞而說之（說讀曰悅）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師古曰令與尊同此操行也論語稱孔子曰見賢思齊故莽云然）封尊爲平化侯

汝南郅惲明天文厤數以爲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惲於粉翻說輸芮翻）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二年春正月莽妻死謚曰孝睦皇后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數所角翻莽殺子獲見三十四卷哀帝建平二年通鑑書於三十五卷元壽元年殺子宇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三年）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養余亮翻）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師古曰愔音一尋翻）能爲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晉書天文志太白與金合爲白衣之會土與金合亦爲白衣之會言宮中者以所會之舍占而知之語牛倨翻）臨喜以爲所謀且成後貶爲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予讀曰與）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宇字長孫獲字中孫獲先死安得俱年三十乎長知兩翻中讀曰仲）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殿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臨自言欲於室中自保全不可得耳復扶又翻下同）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秘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司命從事司命之屬官也）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刺七亦翻）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自殺

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爲侯就國時（哀帝初莽就國元壽元年召還京師）幸侍者增秩懷能生子興匡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所生子不可分明也）及安死莽乃以王車遣使者迎興匡封興爲功脩公匡爲功建公

卜者王況謂魏成大尹李焉曰（莽改魏郡曰魏成）漢家當復興李氏爲輔因爲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因爲于僞翻）事發莽皆殺之

莽遣太師羲仲景尙（莽以太師主春故置羲仲官）更始將軍護軍王黨（諸將軍皆置護軍）將兵擊青徐賊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莽以國師主秋故置和仲句町音劬挺）皆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重直用翻）

莽又轉天下穀帛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須卜當病死莽以庶女妻其子後安公奢（莽女捷侍者開明所生也以妻奢李奇曰奢本爲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爲公妻七細翻）所以尊寵之甚厚終欲爲出兵立

之者。（師古曰言爲此計意不止爲于僞翻下同）會莽敗云奢亦死。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莽既輕私鑄錢之辠。犯者愈衆及伍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女子步以鐵瑣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師古曰琅當長鎖也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上谷儲夏自請說瓜田儀降之。（儲夏人姓名戰國時齊有儲子）儀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爲起冢祠室謚曰瓜寧殤男（此殤非未成人之殤彊死者也楚辭所謂國殤者）閏月丙辰大赦。郎陽成脩獻符命（姓陽成名脩而官爲郎也）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漢儒言天子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則亦百二十女）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百官志中散大夫秩六百石時屬司中）分行天下（行下孟翻）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上時掌翻）莽惡漢高廟神靈（惡烏路翻）遣虎賁武士入高廟四面提擊（師古曰謂夢見譴責提擲也音徒計翻）斧壞戶牖（師古曰以斧斫壞之壞音怪）桃湯赭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灑之赭鞭鞭之也赭赤也）令輕車校尉居其中（漢以虎賁校尉主輕車此輕車校尉莽所置也）是歲南郡秦豐聚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姓譜遲姓也殷遲任之後以王父字爲氏一曰古賢人遲任之後）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言其得罪於天死在須臾其猖狂爲盜特尸行耳）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師古曰與讀曰豫）祿曰太史令宗宣（宗姓晉伯宗之後伯宗本出於宋桓公）典星麻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夫音扶）國師嘉信公秀（信當作新）顛倒五經毀師灋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邯下甘翻）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

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祿之言則直矣然以漢舊臣而與莽朝之議出處語默於義得乎事君若龔勝者可也）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誹故也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豔翻）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日闋而已（師古曰闋盡也隨日而盡也此言羣盜攻剽所得日給口體而已闋空穴翻）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鬬中兵而死（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師古曰不曉此意也）是歲荊州牧發犇命二萬人討綠林賊賊帥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賢曰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杜佑曰安州應城縣漢雲杜縣地）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重直用翻）牧欲北歸馬武等復遮擊之（復扶又翻）鉤牧車屏泥（屏泥緹油飾之在軾前）刺殺其驂乘（刺七亦翻乘繩證翻）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賢曰竟陵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長壽縣南）轉擊雲杜安陸（賢曰安陸縣屬江夏郡今安州縣）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又大司馬士按章豫州（師古曰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豫州部潁川汝南沛郡梁國魯國）爲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還從宣翻又如字）莽大怒以爲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七公謂四輔三公）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姦（師古曰督謂察視也）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傳知戀翻）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爲如是（數所具翻）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灋爲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師古曰穴謂穿窬爲盜也）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黠賊（惡烏路翻黠下八翻）而妄

曰饑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請治其罪也。〕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言不可制也。〕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爲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劾，戶槩翻。〕莽讓況：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罪乏興。〔師古曰：擅發之罪，與乏軍興同科也。〕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治，直之翻；下同。〕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璽，斯氏翻。〕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部吏，部盜賊之吏，郡賊曹、縣游徼、鄉亭長之類是也。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師古曰：延，音弋戰翻。〕乃遣將帥，多使者，傳相監趣。〔傳，知戀翻。監，古銜翻。師古曰：趣，讀曰促。〕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師古曰：力，勤也。塞，當也。塞，悉則翻。詰，去吉翻。〕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師古曰：交懼斬死之刑也。共，讀曰供。斷，丁管翻，又丁亂翻。〕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復，扶又翻。治，直之翻。〕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語，牛倨翻。〕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降，戶江翻。易，以豉翻。〕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言牛車不給也。〕少則無以威示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小國，列侯國也。〕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藏，讀曰藏。〕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復，扶又翻。〕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傳，知戀翻。〕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長惡其能也。惡，烏路翻。〕陰爲發代，〔爲，于僞翻。〕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代監其兵，〔監，古銜翻。〕遣況西詣長安，拜爲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

三年春正月，九廟成，納神主。〔木主也。〕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爲龍文衣，著角，長三尺。〔師古曰：以被馬上也。著，陟略翻。長，直亮翻。〕又造華蓋九重，〔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重，直龍翻。〕高八丈一尺，〔高，居傲翻。〕載以四輪車，輓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輀車，〔輀，音而，喪車也。〕非僊物也。

二月，樊崇等殺景尚。〔景尚，去年所遣。〕

關東人相食。

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討衆賊。〔更，工衡翻。〕初，樊崇等衆既寖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創，初良翻。〕其中最尊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師古曰：言不爲大號。余謂三老、從事、卒史，皆郡縣吏也。崇等起於民伍，所識止此耳。其後黨衆日盛，氣勢日張，則攻長安，立盆子，非其初不爲大號也。〕及聞太師、更始將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別，彼列翻。〕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將，即亮翻；下遣將同。〕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卒，子恤翻。〕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爲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餌丸之屬也。如淳曰：作杏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酪不可食，重爲煩費。〔師古曰：重，音直用翻。〕綠林賊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鳳、王匡、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郡國志：新市縣屬江夏郡。水經注：新市縣治杜城，屬竟陵郡。杜佑曰：漢新市縣故城在郢州富水縣東北。〕皆自稱將軍。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莽賜司命及六卿號皆大將軍。〕各從吏士百餘人，乘傳到部募士。〔傳，知戀翻。〕尤

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紲繫也韓盧古韓國之名犬也黑色曰盧紲音私列翻)蝗從東方來飛蔽天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稟食之(師古曰稟給也音彼甚翻食讀曰飤)使者監領(監古銜翻)與小吏共盜其稟(師古曰盜其稟者盜所給之物)饑死者什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先悉薦翻)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粱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秋七月新市賊王匡等進攻隨(賢曰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姓譜廖周文王子伯廖之後風俗通古有廖叔安左傳作飂蓋其後也水經注漳水南逕隨郡平林縣故城西俗謂之將陂城與新市接界賢曰廖音力弔翻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復扶又翻)

莽詔書讓廉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塞悉則翻)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掾俞絹翻)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說輸芮翻相息亮翻)將軍之先爲漢信臣(賢曰康褒襄武人宣帝時爲後將軍即丹之先)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周人思召公也(召公之教明於南國周人思之爲賦甘棠召音邵)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賢曰詩小雅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今方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師古曰與猶如也喪息浪翻)丹不聽衍左將軍奉世曾孫也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附賊(師古曰索盧姓也恢名也呂氏春秋禽滑釐有門人索盧參反城謂以城反也一曰反音幡今語猶曰幡城索音先各翻余謂一說是賢曰無鹽縣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之東)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勞力到翻)進爵爲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校戶教翻下同梁國時除爲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罷讀曰疲)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余據後漢書亦當在無鹽縣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節付匡(韍音弗)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鬭(汝姓也左傳晉大夫女齊陸德明曰女音汝)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爲于僞翻)馳犇賊皆戰死國將哀章自請願平山東(將即亮翻)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幷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洛陽鎮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恐當作北軍中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

初長沙定王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賢曰舂陵鄉名本屬零陵泠道縣在今永州唐興縣北元帝時徙南陽仍號舂陵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杜佑曰棗陽後漢蔡陽縣漢舂陵故城在今縣東)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賢曰鬱林郡今貴州縣余按唐貴州無鬱林縣而唐之桂州鬱林邕象貴潯南尹樂融賓等州皆漢鬱林郡地)外生鉅鹿都尉回(賢曰鉅鹿郡今邢州縣余按唐邢州固有鉅鹿縣而唐邢趙二州皆漢鉅鹿郡地)回生南頓令欽(賢曰南頓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括地志陳州南頓縣古頓子國逼於陳南徙故曰南頓)欽娶湖陽樊重女(湖陽縣屬南陽郡宋白曰湖陽縣古蓼國地)生三男縯仲秀(縯音衍)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賢曰隆高也許負云鼻頭爲準鄭玄尚書中侯注云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性勤稼穡(賢曰種曰稼斂曰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賢曰仲郃陽侯喜也能爲產業高祖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業所就孰與仲多)秀姊元爲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

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少，詩照翻。讖，楚譖翻。）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宛人李守好星厤讖記，（宛，於元翻。好，呼到翻。）爲莽宗卿師，（賢曰：平帝五年，王莽奏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莽時尊之，故曰宗卿師也。余按莽置宗師，主漢宗室耳。此宗卿師，莽篡時所置也。）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從，才用翻。軼，音逸，又徒結翻。）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復扶用翻，又如字。）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縯，字伯升。）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宛，於元翻。）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計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莽改南陽曰前隊，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師古曰：隊，音遂。甄，之人翻。）因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舂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縯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言定天下，傳之萬世，此其時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縯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董巴輿服志曰：大冠者，武官冠之。東觀記：上時絳衣大冠，將軍服也。）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賢曰：柱天，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衆也。）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縯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說，輸芮翻。）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帥，所類翻。聚，才喻翻。下同。）進屠唐子鄉，（賢曰：多所誅殺曰屠。唐子鄉有唐子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南。）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恚，於避翻。）劉秀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賢曰：棘陽，縣名，屬南陽郡，在棘水之陽，古謝國也，故城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棘，音紀力翻。）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將，卽亮翻。）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張卬等，收散卒入蔞谿，略鍾、龍間，（賢曰：蔞，音力于翻。盛弘之荊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衆復振。（復，扶又翻。下同。）引軍與荊州牧戰于上唐。（賢曰：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水經注：上唐本蔡陽縣之上唐鄉，春秋時唐國也。）大破之。

十一月，有星孛于張。（賢曰：張，南方宿。續漢志曰：張爲周地。晉書天文志：張六星，在天廟北。孛，蒲內翻。）

劉縯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賢曰：續漢書：淯陽縣有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杜佑曰：南陽漢宛縣，縣南三十七里有小長安。）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犇。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騎，奇寄翻。復，扶又翻。下同。趣，讀曰促。上，時掌翻。）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縯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從，才用翻。）縯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賢曰：比陽縣有藍鄉。重，直用翻。）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淳，（賢曰：酈道元注水經曰：諸水一湖，流注合爲黃水，又南經棘陽縣之潢淳聚，又謂之潢淳水，在今唐州湖陽縣。）臨沘水，（水經注：沘水出沘陽縣東北大胡山，南與澧水會，謂之派水。昔漢光武破甄阜、梁丘賜於沘水西，動之於斯水也。杜佑曰：漢舞陽故城在唐州泌陽縣北，有泌水，在縣南，光武破阜、賜處。）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數，所角翻。）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縯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賢曰：宜秋，聚名，在沘陽縣。余按續漢志，南陽平氏縣有宜秋聚。）縯卽與秀及李通造其壁，曰：（造，七到翻。）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之利，（賢曰：以利合曰從。說，輸芮翻。下同。從，子容翻。）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復，扶又翻。下同。）卽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縯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卬言之。（常與縯會，餘二將在軍。爲，于僞翻。將，卽亮翻。）丹、卬負其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

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彊少識。（屈彊。梗戾貌。屈。音居勿翻。彊。音其兩翻。少。詩沼翻。）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幾。居希翻。）即引兵與漢軍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重。直用翻。）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一 起昭陽協洽，盡閼逢涒灘，凡二年。

淮陽王 諱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帝王世紀曰：舂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子張生玄。後敗降赤眉，光武詔封為淮陽王。

更始元年更，工衡翻。是年二月即位改元。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賜，斬之，甄，之人翻。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宛，於元翻。劉縯與戰於淯陽下，續漢志：淯陽縣屬南陽郡。賢曰：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淯水之陽，因名。淯音育。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眾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師古曰：文謂文書及章，號謂大位號也。一曰：號謂號令也。先，悉薦翻。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稱說者，數莽之罪也。莽聞之，始懼。

舂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更，工衡翻。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桀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樂，音洛。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眾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其後赤眉果立盆子。復，扶又翻。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言宗室爭立，則天下莫知所從，是損天下之心而自損其權也。非所以破莽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降，戶江翻。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考異曰：司馬彪續漢書卬作印，袁宏後漢紀作斤，皆誤。今從范曄後漢書。「疑事無功。戰國策肥義對趙武靈王之言。今日之議，不得有二！」眾皆從之。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淯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諸將立聖公於斯水之上。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群臣。朝，直遙翻。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為成國上公，朱鮪為大司馬，劉縯為大司徒，陳牧為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匡、鳳皆位上公而加定國、成國美號也。九卿、將軍，猶為九卿，各帶將軍之號，仍王莽之制也。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豪桀欲立縯，而今立玄，故失望。

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立杜陵史諶女為皇后，諶，時壬翻。置後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三夫人視三公，九嬪視九卿，二十七世婦視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御妻視八十一元士。

莽赦天下，詔王匡、哀章等討青、徐盜賊，嚴尤、陳茂等討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復迷惑不解散，復，扶又翻。將遣大司空隆新公將百萬之師劋絕之矣。師古曰：劋，絕也，音子小翻。司空隆新公，王邑。

三月，王鳳與太常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賢曰：昆陽、定陵、郾皆縣名，並屬潁川郡。昆陽故城在今許州葉縣北二十五里。郾，今豫州郾城縣也。定陵在今郾城西北。郾音於建翻。余按唐書，高宗咸亨二年冬，校獵於許州葉縣昆水之陽。

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傳，知戀翻。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鄭玄曰：軍壁曰壘。賢曰：壘尉，主壘之事。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守，式又翻。將，即亮翻。定會者四十三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

絕。賢曰：周禮曰：析羽為旌，熊虎為旗。輣，車名。釋名曰：輣，闚也。謂軍樓櫓從物雜屬觀之，以其累重，故謂輣。輣重重音直用翻。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賢曰：孥，子也。音奴。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少詩沼翻。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賢曰：謂伯升圍宛未拔也。不能相救；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陳讀曰陣。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復扶又翻。為于偽翻。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賢曰：王莽置五威將軍，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李軼初起，猶假以為號。余謂如太常偏將軍、廷尉大將軍之類，亦猶莽之稱，言大將軍、秩宗大將軍是也。前所云九虎將軍也。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幾居希翻。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說輸芮翻。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假號者謂更始也。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翟義事見三十六卷王莽居攝二年。賢曰：坐，才卧翻。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眾，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喋血而進，師古曰：喋音大頰翻。喋血，謂履涉之也。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重直龍翻。聞音問。或為地道，衝輣撞城。賢曰：衝，撞車也。詩曰：臨衝閑閑。許慎曰：輣，樓車也。輣音步耕翻。撞丈江翻。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降戶江翻。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師古曰：此兵法之言也。闕，不合也。孫子曰：圍師必闕。曹操注云：司馬法云：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怖普布翻。邑又不聽。

棘陽守長岑彭，姓譜：岑本古岑子國之後。呂氏春秋：周文王封異母弟耀之子渠為岑子，其地梁國岑亭是也。彭，棘陽人，守本縣長。長知兩翻。與前隊貳嚴說，貳，副也。莽使說為前隊大夫甄阜之副也。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固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賢曰：歸德，縣名，屬北地郡。宋白曰：慶州華池縣，本漢歸德縣地。又通遠軍西北有歸德川。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敗補邁翻。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陳讀曰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賢曰：秦法，斬首一級，賜爵一級，因謂斬首為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自數百級以至千級也。復扶又翻。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賢曰：敢死，謂果敢而死者。凡軍事，中軍將軍至尊，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余謂敢死者，敢於致死者也。尋、邑易之，易以豉翻。自將萬餘人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陳也。行音下更翻。陳讀曰陣。下同。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呼火故翻。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水經曰：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入汝。滍音直里翻。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賢曰：數過於萬，故以萬為數。水為不流。溺奴狄翻。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重直用翻。勝音升。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奔走，各還

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桀翕然響應（響應，若響之應聲也。），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偏於天下。莽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皇帝，乃會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縢之策（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五年。為，于偽翻。），泣以示羣臣。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不下（賢曰：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郟城縣亦有父城。復，扶又翻；下同。），屯兵巾車鄉（賢曰：巾車，鄉名也，在父城界。）。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掾，俞絹翻。監，古銜翻。），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長，知兩翻。橫，戶孟翻。），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降，戶江翻。）。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言更始欲相圖也。）。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申徒，郎中屬。賢曰：玦，決也；令早決斷。），更始不敢發。縯舅樊宏謂縯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范增事見九卷高帝元年。）！縯不應。李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新貴，謂朱鮪等。），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復，扶又翻。）。縯不從。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冠，古玩翻。），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不肯拜受抗威之命也。）。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縯，即日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為大司徒（賜與更始同祖，蒼梧太守利。）。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賢曰：以伯升見害，心不自安，故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縯之官屬也。），秀不與交私語（遠嫌也。），惟深引過而已（引過以歸己。），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為，于偽翻。），飲食言笑如

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道士西門君惠謂王莽衛將軍王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復，扶又翻；下同。），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劉秀、大司馬董忠、司中大贅孫伋謀以所部兵劫莽降漢，以全宗族（涉欲全王氏之族也。降，戶江翻。）。秋，七月，伋以其謀告莽。莽召忠詰責，因格殺之，使虎賁以斬馬劍剉忠，收其宗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師古曰：王涉，骨肉；劉歆，舊臣。余按莽傳，涉，曲陽侯根子也。惡，烏路翻。）。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古亡、無字通。），不能復遠念郡國，乃召王邑還為大司馬，以大長秋張邯為大司徒（邯，下甘翻。），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訢，音欣。）。莽憂懣不能食（懣，音悶，又音滿。），但飲酒，啗鰒魚（師古曰：鰒，海魚也，音雹。郭璞注三蒼曰：鰒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曰：石決明，一名鰒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師古曰：馮，讀曰憑。），不復就枕矣。

成紀隗崔、隗義（成紀縣屬天水郡。賢曰：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隗姓出於赤狄。），上邽楊廣、冀人周宗（上邽縣屬隴西郡。賢曰：故邽戎邑，今秦州。冀縣屬天水郡。秦武公伐冀戎，因縣之。宋白曰：秦州治隴城縣，即故冀城。）同起兵以應漢，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李育（賢曰：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崔兄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好，呼到翻。），崔等共推為上將軍。崔為白虎將軍，義為左將軍（崔本自署右將軍，白虎居右；又起兵於西方，白虎主之，因改右將軍號白虎將軍。）。囂遣使聘平陵方望以為軍師（賢曰：平陵，昭帝陵，因以為縣，故城在今咸陽縣西北。武王伐紂，以太公為師尚父；田單守即墨，以一卒為神師；韓信破趙，師事李左車；皆軍師也。後遂以為官稱。）。望說囂立高廟於邑東（平襄邑之東也。說，輸芮翻。）。己巳，祠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殺馬同盟，以興輔劉宗，移檄郡國，數莽罪惡（數，所具翻。），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大尹王向（莽改涼州曰雍州。向，平阿侯王譚之子也。考異曰：王莽傳作卒正王旬，袁紀作太守王向；今從范書。），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

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燉徒門翻），皆下之。初，茂陵公孫述爲清水長（賢曰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賢曰王莽改蜀郡曰導江臨邛今邛州縣班志臨邛縣屬蜀郡邛音渠容翻）。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宗成南陽人也地理志商縣屬弘農郡賢曰今商州商雒縣也），殺王莽庸部牧宋遵，衆合數萬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地理志成都縣屬蜀郡），虜掠暴横（横戶孟翻）。述召郡中豪桀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按臨邛在成都西南述兵自臨邛迎擊宗成等非西向也此承范史之誤），幷其衆。

前鍾武侯劉望起兵汝南（按王子侯表鍾武節侯度長沙定王之孫成帝元延二年侯則紹封其後不見或者望其則之子歟鍾武在義陽郡界水經註師水過義陽郡城東逕鍾武故城南考異曰王莽傳作劉聖今從范書劉玄傳），嚴尤、陳茂往歸之。八月，望即皇帝位，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

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將即亮翻考異曰袁紀作褒章今從范書）。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李松通之從弟屏必郢翻）。三輔震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以應漢（師古曰析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也宋白曰鄧州內鄉縣古之析邑析音先歷翻），攻武關都尉朱萌，萌降（降戶江翻）。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莽改弘農郡曰右隊），西拔湖（師古曰湖弘農之縣也本屬京兆）。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以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故發引之以爲言也厭音一葉翻），宜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爲設飱粥（爲于僞翻師古曰飱音千安翻）。甚悲哀者，除以爲郎，郎至五千餘人。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將北軍精兵數萬人以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質（質音致）。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稱尺證翻）。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鬭意（師古曰重音直用翻）。九虎至華陰回谿（賢曰回谿今俗所謂回阬在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華戶化翻），距隘自守。于匡、鄧曄擊之，六虎敗走。二虎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二虎自殺者史熊王况也四虎亡者史逸其名）。三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師倉（三虎郭欽陳翬成重也師古曰京師倉在華陰灌北渭口也）。

鄧曄開武關迎漢兵。李松將三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掾俞絹翻），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擊莽波水將軍（據竇融傳莽拜融爲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追奔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師古曰所過之處人皆來迎而降附也）。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軍，率衆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言入城誅莽既立大功又得鹵掠貪二者之利也）。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豨許豈翻又音希爲于僞翻）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諶氏壬翻），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𧸘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𧸘師古曰音肥又音徒蓋翻𧸘姓惲名惲於粉翻）。會日暮，官府邸第盡奔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師古曰衆羣行而讙自相和也讙許元翻和音戶臥翻），燒作室門（程大昌曰作室者未央宮西北織室暴室之類黃圖謂爲尚方工作之所者也作室門則工徒出入之門蓋未央宮之便門也），斧敬法闥（師古曰敬法殿名也闥小門也謂斧斫之也），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師古曰呼火故翻）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

居黄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袀服（師古曰紺深青而揚赤色也袀純也純為一色紺服也袀音均又音弋旬翻）持虞帝匕首（虞帝安得有匕首蓋莽自為之以厭眾人）天文郎按式於前（師古曰式所以占時日天文郎所式者也）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引孔子之言以自況）庚戌且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此未央宮之漸臺也在滄池中建章宮漸臺在太液池中）餘人隨之（…用翻）王邑晝夜戰罷極（師古曰罷讀曰疲）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師古曰間關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聞莽在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重直龍翻）臺上猶與相射（射而亦翻）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𡈼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晡時衆兵上臺（晡後謂之下晡按前書天文志旦至食為食時至日昳為昳日昳至晡為晡晡至下晡下晡至日入）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訢音欣）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斬莽首（師古曰公賓姓就名也風俗通曰魯大夫公賓庚之後王莽五十一居攝三年十四即真六十八誅死）軍人分莽身節解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師古曰舍止宿也）妻莽後宮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綬音受上時掌翻）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提音徒計翻）或切食其舌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要一遙翻）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答子張之言也色取仁者假仁之名而行則違之）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四父謂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皆莽諸父也）遭漢中微國統三絕（成哀平皆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復出也（黄帝虞舜莽祖之復扶又翻）乃始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睢音呼季翻）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囂然衆口愁貌也音五高翻喪息浪翻）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虛讀曰墟）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為光武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

定國上公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章皆斬之冬十月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信大司馬賜兄顯之子）并誅嚴尤陳茂郡縣皆降（降戶江翻）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故使整修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東觀記曰文書移與屬縣也）從事司察一如舊章（續漢書司隸置從事史十二人秩皆百石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漢官儀曰幘者古之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方言曰覆髻謂之幘或謂之承露劉昭志曰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為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摞之施巾連題却覆之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勝音升）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復扶又翻下同）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屬之欲翻）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降戶江翻下同）使者至上谷（漢上谷郡治沮陽）上谷太守扶風耿況迎上印綬（上時掌翻）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請之（姓譜蘇忿生為周武王司寇其後以官為氏百官志郡功曹主選署功勞在諸曹之上）使者不與

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賢曰墮毀也讀曰隳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為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為彭寵據漁陽張本以漢為安樂令賢曰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樂音洛更始遣使降赤眉遣使者招諭之使降而釋兵也後以意推降戶江翻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帥所類翻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眾稍有離叛者乃復亡歸其營崇等時營在濮陽為赤眉攻更始張本王莽廬江連率潁川李憲據郡自守稱淮南王率所類翻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立死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四年更始封為梁王都睢陽為永據梁連年寇盜張本睢音雖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諸家子謂南陽諸宗子也光武諱秀字文叔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為光武自河北定天下張本大司徒賜為丞相令先入關脩宗廟宮室將都長安也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賢曰說文苛小草也言政令繁細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勞力到翻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漢初未有紙以竹簡及縑素書故言竹帛秀笑因留宿閒語賢曰閒私也禹進說曰說輸芮翻下同今山東

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聽斷丁亂翻諸將皆庸人屈起賢曰屈音求勿翻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任音壬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鄧禹為中興元功實本諸此秀大悅因令禹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御進也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馮異自父城歸秀光武為司隸異為主簿及度河為大司馬主簿寬譬也譬曉也以寬釋其哀戚之情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為充飽孟子曰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賢曰猶言饑渴之後易為恩澤易以豉翻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行下孟翻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於邯鄲先是李軼承制拜純為騎都尉賢曰宋子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平棘縣北三十里邯鄲縣屬趙國今洺州縣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故趙繆王子林賢曰繆王名元景帝七代孫前書曰坐殺人為大鴻臚所奏謚曰繆繆音謬說秀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賢曰赤眉今在河東河水從列人北流如決河水灌之可令為魚列人縣屬鉅鹿郡賢曰故城在今洺州肥鄉縣東北秀不從去之真定賢曰真定縣名屬真定國今恆州縣也林素任俠於趙魏間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甲也以權力俠輔人者也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子輿事見三十七卷王莽始建國二年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

嘗見黃氣從上下，遂任身。任，音壬。趙后欲害之，僞易他人子，以故得全。林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謀共立郎。會民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十二月，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賢曰：故趙王之宮也。邯鄲，音寒丹。立郎爲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賢曰：薊，縣名，屬廣陽郡，今幽州縣也。薊，音計。

申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桀假號誅莽者，謂假漢將軍號也。人人皆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黠，下八翻。桀黠也。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樂，音洛。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賢曰：怍，顏色變也。俛，俯也。刮，爬也。怍，才各翻。俛，音免。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給事天子左右者，謂之侍官。李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說，輸芮翻。王，于況翻。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鮪，于軌翻。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祉爲定陶王，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宋白曰：定陶故城在曹州東北三十七里。慶爲燕王，燕，於賢翻。歙爲元氏王，元氏縣屬常山郡。闞駰曰：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嘉爲漢中王，祉，舂陵康侯敞之子，大宗也。慶，敞之弟子。嘉，敞之弟子。歙，更始之叔父。歙，許及翻。賜爲宛王，宛縣屬南陽郡。宋白曰：鄧州南陽縣，漢之宛縣。信爲汝陰王；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故胡國，唐潁州治所。然後立王匡爲泚陽王，泚陽，後漢書作比陽。比陽縣屬南陽郡，唐屬唐州。王鳳爲宜城王，班志：宜城縣屬南郡，故鄀，宋爲大堤之地。立華山郡，後魏改宜城郡，唐爲縣，屬襄州。朱鮪爲膠東王，膠東，漢王國，郡即墨。賢曰：故城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王常爲鄧王，鄧縣屬南陽郡，故鄧國，唐爲鄧城縣，屬襄州。申屠建爲平氏王，班志：平氏縣屬南陽郡，有桐柏山。唐爲桐柏縣，屬唐州。陳牧爲陰平王，賢曰：陰平縣屬廣漢郡。宋白曰：唐文州曲水縣，漢陰平道也。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淮陽本國，屬兗州。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東南。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穰縣屬南陽郡。賢曰：今鄧州穰縣是也。尚書胡殷爲隨王，隨縣屬南陽郡，古隨國，唐爲隨州。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賢曰：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南。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舞陰縣屬南陽郡。宋白曰：唐州泌陽縣，本漢舞陰縣地。陽故城在華縣東十里。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襄邑縣屬陳留郡。國策曰：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於襄陵，故曰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故城。賢曰：今襄邑縣在宋州西。驃騎大將軍宗佻爲潁陰王，佻，他彫翻，又田聊翻。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尹尊爲郾王，班志：郾縣屬潁川郡。宋白曰：七國時魏之下邑，今許州郾城縣是也。括地志：豫州褒信縣本漢郾縣地。師古曰：郾，於戰翻。唯朱鮪辭不受，乃以鮪爲左大司馬，宛王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內任，謂朝廷之內。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中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中常侍受外朝臣奏事而奏之天子。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賢曰：抵，擊也。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斬之。自是無敢復言。復，扶又翻。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公羊傳曰：炊烹爲養。養，音弋亮翻。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言以烹熟爛爲功也。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唯名與器，聖人所重。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加非其人，望其裨益萬分，猶緣木求魚，升山采珠。」賢曰：言求之非所，不可得也。

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度徒洛翻）更始怒因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更始徵隗囂及其叔父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至長安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就其舊號以授之隗囂違方望之言而從更始違馬援之言而叛光武始則幾至殺身後則終於滅族擇木之難也）耿況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弇古含翻）行至宋子會王郎起弇從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耳（從才用翻卒終也音子恤翻）我至長安與國家陳上谷漁陽兵馬歸發突騎（賢曰突騎言能衝突軍陳）以轔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賢曰轔轢也音力刃翻）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賢曰盧奴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定州安喜縣水經注曰縣有黑水故池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以為名）乃馳北上謁（上時掌翻下異上同）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薊故燕都昭帝改燕為廣陽國亦治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令史潁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漢舊注公府令史秩百石霸時為大司馬功曹令史）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懼而反（賢曰說文曰歋瘉手相笑也歋音弋支翻瘉音踰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歋亦歋也音瘉）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彭寵南陽宛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賢曰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中也首式救翻）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賢曰廣陽王名嘉武帝五代孫）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賢曰趣急也音促）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

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蔞亭（賢曰蕪蔞亭名在今饒陽東北蔞音力于翻）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賢曰饒陽縣名屬安平國在饒河之陽故城在今瀛州饒陽縣東北）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賢曰傳舍客館也傳音知戀翻下同）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從才用翻）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賢曰椎直追翻紿言欺誑也音殆）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賢曰下曲陽縣名屬鉅鹿郡常山郡有上曲陽故此言下劉昭曰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宋白曰鎮州鼓城縣漢下曲陽縣地）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從才用翻）至滹沱河（賢曰山海經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畤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即光武所度處今俗猶謂之危渡口臣賢按滹沱河舊在饒陽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候吏還白河水流澌（賢曰澌音斯冰澌也）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比必寐翻及也）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賢曰監護度也）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賢曰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賢曰爇音而悅翻）秀對竈燎衣（賢曰燎炙也）馮異復進麥飯（復扶又翻）進至下博城西（賢曰下博縣屬信都國在博水之下故曰下博故城在今冀州下博縣南）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賢曰蓋神人也今下博縣西有祠堂）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城守（賢曰信都郡今冀州為于偽翻）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東觀記曰王莽分信都為和戎居下曲陽邳彤傳作和成成守為是風俗通奚仲為夏車正封於邳其後以為氏彤余中翻）守恐不能全（賢曰獨守無援故恐）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

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埶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振舉也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二郡信都和成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墮讀曰隳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復扶又翻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埶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謂光武西歸則王郎之位號定故曰成主背蒲妹翻考異曰范書邳彤傳邯鄲成民不肯背成主字皆作城袁紀作邯鄲和城民不肯捐和城而千里送公漢春秋作邯鄲之民不能捐父母背成主按文意城皆當作成邯鄲成謂邯鄲勢成也成主謂王郎爲已成之主也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力子都軍中爰曾起兵盧城頭曾字子路故號城頭子路考異曰范書作力子都同編修劉攽曰力當作刁音彫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脩爲偏將軍萬姓也孟子弟子有萬章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脩將兵以從從才用翻下使從同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傳知戀翻語牛倨翻秀投暮入堂陽界賢曰堂陽縣屬鉅鹿郡在堂水之陽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南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即降又擊貰縣降之賢曰貰縣屬鉅鹿郡音時夜翻師古音式制翻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萬濟子禮翻力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賢曰昌城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西北杜佑曰故城在冀州信都縣北水經註引應劭曰在堂陽縣北三十里秀以植爲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賢曰左傳曰又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老病者恐死故載以從軍迎秀於育賢曰育縣名故城在冀州余考兩漢志無育縣蓋貰字之誤拜純爲前將軍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賢曰中山國一名中人亭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張曜中山記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也復扶又翻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杜佑曰定州安喜縣漢盧奴也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復扶又翻下同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楊常山憲王舜六世孫舜景帝子也說輸芮翻秀因留真定納楊甥郭氏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賢曰元氏防子屬常山郡並今趙州縣也防與房古字通用至鄗擊斬王郎將李惲鄗縣屬常山郡賢曰今趙州高邑縣也鄗音呼各翻惲於粉翻至柏人復破郎將李育賢曰柏人縣名屬趙國今邢州縣故城在縣之西北育還保城攻之不下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延姓岑名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校尉南陽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說輸芮翻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所保謂漢中也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爲書薦復及長史南陽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爲破虜將軍俊爲安集掾劉玄傳玄初從陳牧等爲其軍安集掾賢曰欲以安集軍衆故權以爲官名余謂光武用俊之意不特安集軍衆蓋爲民也掾俞絹翻秀舍中兒犯灋軍市令潁川祭遵格殺之從軍者非一處人故於軍中立市使相貿易置令以治之姓譜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爲氏賢曰祭音側介翻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灋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貰之賢曰貰猶赦也以爲刺姦將軍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光武因以爲將軍號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灋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初王莽既殺鮑宣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三年上黨都尉路平欲殺其子永太守苟諫保護之永由是得全更始徵永爲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將兵安集河東幷州河東郡本屬司隸令永安集司

東及幷州所部諸郡得自置偏裨。永至河東，擊青犢，大破之。以馮衍爲立漢將軍，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以扞衛幷土。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說，輸芮翻。下同。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賢曰：廣阿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象城縣西北。杜佑曰：趙州昭慶縣，漢廣阿縣。秀披輿地圖，武帝時，羣臣請立皇子，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賢曰：昌平縣，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縣東。就其父况，因說况擊邯鄲。說，輸芮翻。下同。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閔，姓也。魯有大夫閔馬父，孔子弟子有閔子騫。說况曰：邯鄲拔起，賢曰拔猝也。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下，遐稼翻。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樂音洛。蓋，古盍翻。狐奴縣，屬漁陽郡。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外亭，城門外之亭也。遇一儒生，召而食之，食，讀曰飤。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說，輸芮翻。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閎。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

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卽進至城下。城下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爲，于僞翻。下同。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卽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數，所角翻。下同。吾聊應言我亦發之。賢曰：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光武聊亦應云然，猶今兩軍相戲弄也。孔穎達曰：聊，且略之辭。何意二郡良爲吾來！考異曰：袁紀作良牧爲吾來，今從景丹傳。釋良首也信也。爾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况、彭寵大將軍，封况、寵、丹、延皆爲列侯。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少，詩沼翻。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造，七到翻。然沈厚有智略。沈，持林翻。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門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䜌，不利。賢曰：南䜌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邢州柏人縣東北。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欒，卽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南。今謂之欒城，䜌之轉也。杜佑曰：唐鉅鹿，漢南䜌地。漢鉅鹿縣，今平鄉也。䜌，音力全翻。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樂，音洛。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復，扶又翻。天下不

可得，況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通[illegible]）秀不省，（省，悉井翻。）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賢曰：反側，不安也。詩曰：展轉反側。）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illegible]）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illegible]樹下以自隱也。）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宛人朱祐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考異曰：[illegible]）秀曰：召刺姦收護軍！（[illegible]）祐乃不敢復言。

（[illegible]復，扶又翻，下同。）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illegible]）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謂所居為行在所。）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賢曰：[illegible]今洺州邯鄲[illegible]）耿弇入造牀下，請閒，（閒，古莧翻。）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為？（復，扶又翻。）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illegible]）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illegible]）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illegible]）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賢曰：貳，[illegible]也。）

是時，諸賊銅馬、大肜、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眾合數百萬人，（賢曰：諸賊或以山川土地為名，或以軍容強盛為號。[illegible]）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幽州十郡：[illegible]）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illegible]調，徒弔翻。）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賢曰：無終，[illegible]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illegible]漁陽[illegible]）曾出迎於路，（[illegible]時苗曾治[illegible]）漢即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鄡，（賢曰：[illegible]鄡音苦堯翻。）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賢曰：[illegible]今貝州[illegible]西北。）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illegible]士之名籍[illegible]）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為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賢曰：館陶[illegible]）大破之。受降未盡，（降，戶江翻，下同。）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賢曰：[illegible]）封其渠帥為列侯。（帥，所類翻。）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illegible]）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賢曰投死猶言致死余謂投託也託以死也行下孟翻陳讀曰陣更工衡翻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賢曰續漢志野王有射犬聚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北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

初謝躬與蕭王共滅王郎數與蕭王違戾數所角翻常欲襲蕭王畏其兵彊而止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處昌呂翻然蕭王有以慰安之躬勤於吏職蕭王常稱之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其妻知之常戒之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終受制矣躬不納既而躬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鄴縣屬魏郡及蕭王南擊青犢使躬邀擊尤來於隆慮山地理志隆慮縣屬河南郡應劭曰隆慮山在縣北避殤帝名改曰林慮師古曰慮音廬躬兵大敗蕭王因躬在外使吳漢與刺姦大將軍岑彭襲據鄴城躬不知輕騎還鄴漢等收斬之其衆悉降

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李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擊寶忠於綿竹賢曰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為蜀王都成都述先居臨邛今徙成都民夷皆附之

冬更始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莽篡漢易單于璽綬事見三十七卷始建國二年今復授之颯音立璽斯氏翻綬音受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還匈奴天鳳五年莽脅云當至長安莽敗云當亦死所餘親屬貴人從者今從還匈奴從才用翻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閒之時也讀如本字又音竹仲翻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牚拒卒子恤翻復扶又翻牚師古曰牚謂支拄也音丈庚翻又丑庚翻單于終持此言

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逄安為一部東觀記曰逄音龐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赤眉雖數戰勝數所角翻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賢曰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文穎曰弘農析縣西百七十里有武關前書曰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州伊闕縣西南地理志陸渾縣屬弘農郡師古曰渾音胡昆翻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與抗威將軍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

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度徒洛翻又欲乘釁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僑音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河內北有太行之險南據河津之要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賢曰非其人不可故難之問於鄧禹鄧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考異曰袁紀鄧禹初見王於鄴即言欲據河內至是又云更始武陰王李軼據洛陽尚書謝躬據鄴各十餘萬衆王患焉將取河內以迫之謂鄧禹曰卿言吾之有河內猶高祖之有關中關中非蕭何誰能使一方晏然高祖無西顧之憂吳漢之能卿舉之矣復為吾舉蕭何禹曰寇恂才兼文武有御衆才非恂莫可安河內也按世祖既貳更始先得河內魏郡因欲守之以比關中非本心造謀即欲指取河內也今依范書為定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賢曰孟地名古今以為津在河內郡河陽縣南門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糇糧復扶又翻調徒弔翻糇音侯乾食也治器械以供軍治直之翻軍雖遠征未嘗乏絕

隗崔隗義謀叛歸天水隗囂恐并及禍乃告之更始誅崔義以囂為御史大夫武帝元鼎三年置天水郡秦州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減因以名焉

梁王

丞據國起兵，招諸郡豪桀沛人周建等，並署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將帥：帥，所類翻。濟，子禮翻。）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賢曰：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佼，音絞，姓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姓譜曰：春秋皎國，即佼也，後改從人。漢有佼彊。杜佑曰：佼，音効。余考兩漢志無西防縣。）東海賊帥董憲爲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爲輔漢大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邔人秦豐起兵於黎丘，攻得邔、宜城等十餘縣，有衆萬人，自號楚黎王。（按王莽之末，秦豐已起兵矣，通鑑書於上卷地皇二年。邔、宜城二縣屬南郡。孟康曰：邔，音忌。師古曰：邔，音其。劉昭曰：邔有黎丘城。賢曰：習鑿齒襄陽記曰：秦豐，黎丘鄉人。黎丘，楚地，故稱楚黎王。黎丘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北。杜佑曰：襄州宜城縣，舊率道也。水經註：黎丘在中廬縣西北，沔水逕其西。）汝南田戎攻陷夷陵，（賢曰：夷陵，縣名，屬南郡，有夷山，故曰夷陵，今峽州縣故城在今縣西北。水經註：吳改夷陵爲西陵。）自稱埽地大將軍，轉寇郡縣，衆數萬人。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尙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二（起旃蒙作噩，盡柔兆閹茂，凡二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上（諱秀，字文叔。賢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葉興，故廟稱世祖。諡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伏侯古今註曰：秀之字曰茂。伯、仲、叔、季，兄弟之次；長兄伯升，次仲，故字文叔焉。）

建武元年（是年六月，卽位改元。）春，正月，方望與安陵人弓林（姓譜：弓，魯大夫叔弓之後；又孔子弟子有仲弓，又有馯臂子弓。）共立前定安公嬰爲天子，聚黨數千人，居臨涇。（臨涇縣，屬安定郡。賢曰：今涇州縣。）更始遣丞相松等擊破，皆斬之。

鄧禹至箕關，（賢曰：箕關在今王屋縣東。余據唐王屋縣屬懷州，水經註，箕關故城在垣縣。）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縣名，屬河東郡。）

赤眉二部俱會弘農，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之。（難，乃旦翻。）茂軍大敗。赤眉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眉戰於蓩鄉。（賢曰：蓩音莫老翻，字林曰：毒草也，因以爲地名。續漢志：弘農有蓩鄉。東觀記曰：崇等入至弘農枯樅山下，與茂戰，崇北至蓩鄉，轉至湖。湖，卽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地蓋在今虢州湖城縣之間。）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赤眉遂轉北至湖。

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宜稱天子。（說，輸芮翻。）夏，四月，述卽帝位，號成家。（賢曰：以起成都，故號成家。）改元龍興。（時有龍出其府，因以紀元。）李熊爲大司徒，述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越巂任貴據郡降述。（王莽天鳳三年，任貴據越巂。巂音髓。任音壬。）

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地理志：元氏縣屬常山郡。賢曰：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賢曰：北平縣屬中山國，今易州永樂縣也。）又戰於順水北，（賢曰：水經註云：徐水經北平縣故城北，光武追銅馬、五幡，破之於順水，卽徐水之別名也。今在易州。括地志：徐水過北平縣界而東流，又東逕清苑城。）乘勝輕進，反爲所敗。（敗，補邁翻。）王自投高岸，突騎王豐下馬授王，（騎，奇寄翻；下同。）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賢曰：縣名，在范水之陽，屬涿郡。范陽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殁，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兄子，謂伯升子章及興也。）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連戰，破之。（復，扶又翻。賢曰：安次，縣名，屬渤海郡，今幽州縣也，故城在縣東。按我朝霸州文安縣本漢安次縣地。）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重，直用翻。）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

馮異遺李軼書，爲陳禍福，（遺，于季翻。爲，于僞翻。）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事見上卷更始元年。）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事見三十八卷王莽地皇三年。）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賢曰：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取喩焉。）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陸德明曰：斷，丁亂翻；王肅丁管翻。）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復，扶又翻。）故異得北攻天井關，（劉昭志曰：上黨高都縣有天井關。賢曰：在今澤州晉城縣南，今太行山上關南有天井泉三所。）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劉昭志：河南雒陽縣有士鄉聚。續漢志曰：士鄉亭名，屬河南郡。）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李軼，字季文。）人不能得其要領。（要，一遙翻。）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怪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鮪，于軌翻。）使人刺殺軼。（刺，七亦翻。）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降，戶江翻。）朱鮪

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鞏縣屬河南郡，周鞏伯之國也。河水過鞏縣北，謂之鞏河，即五社津也。溫縣屬河內郡，周大夫蘇子邑。賢曰：鞏、溫並今洛州縣也。）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賢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杜佑曰：漢平陰縣城在今洛陽縣北五十里。水經註：平陰，即晉之陰地，故陰戎所居。魏文帝改曰河陰。綴，謂連綴也。將，即亮翻。）檄書至河內，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呼，火故翻。陳，讀曰陣。）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渡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環，音宦。帀，作答翻，周回也。）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上，時掌翻。下同。）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柰宗廟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賢曰：誰，謂未有主也。前書音義曰：直馳曰馳，亂馳曰騖。余謂誰賊者，蓋謂位號未正，指誰爲賊也。）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復，扶又翻。下除賈復外皆同。）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賢曰：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貊，莫白翻。鈔，楚交翻。）都護將軍賈復（漢宣帝置西域都護，盡護南北道諸國；甘延壽之擊郅支也，石顯謂爲都護將軍。漢朝末以爲將軍號也。至光武乃以命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創甚。（校，戶教翻。創，初良翻。）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別將，即亮翻。）爲其輕敵也。（爲，于僞翻。）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薊，音計。）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賢曰：縣名，屬常山郡，今趙州縣，故城在縣南。）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續漢志：鄗縣屬常山國，帝於此即位，改曰高邑。鄗，呼各翻。）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賢曰：彊，音其兩翻。姓譜：其良翻。風俗通作彊，彊華，奈之曰：晉有大夫彊鉏。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爲主也。）羣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即皇帝位於鄗南。（時設壇於鄗南千秋亭五城陌。賢曰：其地在今趙州柏鄉縣。考異曰：光武本紀：馮異破蘇茂，諸將上尊號，光武還至鄗，皆在四月前；而馮異傳：異與李軼書，云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又勸光武稱尊號，亦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按是年六月己未，光武即位，是月甲子，鄧禹破王匡等於安邑，王匡、張卬等還奔長安，乃謀以立秋貙膢時共劫更始，然則三王反叛，應在光武即位之後，夏秋之交，馮異安得於四月之前已言之也？或者史家潤色其言，致此差互耳。）改元大赦。

鄧禹圍安邑，數月未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賢曰：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曰：河東大陽縣也。）欲攻禹，禹逆擊於解南，斬之。（賢曰：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師古曰：解，音蟹。）王匡、成丹、劉均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治，直之翻。）甲子，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走。禹追斬均及河東太守楊寶，遂定河東。匡等犇還長安。（考異曰：劉玄傳：王匡、張卬守河東，爲鄧禹所破，奔還長安。鄧禹傳無張卬名，今從之。）張卬與諸將議曰：赤眉旦暮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東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乃共入說更始。（說，輸芮翻。）

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復，扶又翻。）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以拒赤眉。（賢曰：掫音子侯翻。及續漢志，新豐有鴻門亭、掫城，即此也。）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與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貙膢時（賢曰：前書音義曰：貙，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膢，其俗語曰：膢臘社伏。風俗通曰：新始殺食曰貙膢。漢儀：立秋日郊禮畢，始揚威武，乃祠先虞，告以烹鮮。天子御戎輅，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名曰貙劉。劉，殺也。貙於時殺物，故以應之，又謂之貙膢。膢，力于翻。貙，去于翻。）共劫更始，俱成前計。（考異曰：袁紀云：申屠建等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聽，建等謀劫之。今從范書。）更始知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入，將悉誅之；唯隗囂稱疾不入，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狐疑不決，卬、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建，使執金吾鄧曄將兵圍隗囂第。卬、湛、殷勒兵燒門，入戰宮中，更始大敗。囂亦潰圍，走歸天水。明旦，更始東犇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

赤眉進至華陰，（華，戶化翻。）軍中有齊巫（齊巫，齊國之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城陽景王章有誅諸呂之功，故齊人祠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賢曰：縣官謂天子也。）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無稱號，（說，輸芮翻。稱，尺證翻。）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至鄭，（鄭縣屬京兆。賢曰：今華州縣。）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先是，赤眉過式，（地理志，式縣屬泰山郡。近，其靳翻。先，悉薦翻。）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隨。（萌之父曰憲，城陽景王五世孫；荒王順之子，元帝時封式侯。）恭少習尚書，（少，詩照翻。）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樊崇等降，見上卷更始元年。降，戶江翻。）復封式侯，為侍中，在長安；茂與盆子留軍中，屬右校卒史劉俠卿，主牧牛。（漢注：卒史秩百石。九卿寺及諸郡及軍行部校皆有之。校，戶教翻。俠，戶頰翻。）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為近屬。崇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賢曰：札，簡也。笥，篋也。）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赤眉諸帥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探，吐南翻。）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眾拜，恐畏欲啼。（被，皮義翻。）茂謂曰：「善臧符！」（臧，讀曰藏。）盆子即齧折棄之。（折，而設翻。）以徐宣為丞相，樊崇為御史大夫，逄安為左大司馬，（逄，皮江翻。）謝祿為右大司馬，其餘皆列卿、將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復，扶又翻。）

秋，七月，辛未，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封酇侯，食邑萬戶。（賢曰：酇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東北。余謂蓋以禹功比蕭何，故封之酇。酇音贊。）禹時年二十四。又議選大司空，帝以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帝以野王衛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用梁。賢曰：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野王縣屬河內郡。宋白曰：懷州河內縣，古野王也。）又欲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眾咸不悅。（讖，楚譖翻。）壬午，以吳漢為大司馬。初，更始以琅邪伏湛為平原太守。（姓譜：伏本自伏羲之後。漢初有濟南伏生。守，式又翻。）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門下督謀為湛起兵，湛收斬之。（諸郡各有門下督，主兵衛。為，于偽翻。）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賴湛以全。帝徵湛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為司直，行大司徒事，（東都之司徒，西都之丞相也。司直，即丞相司直。）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

鄧禹自汾陰渡河，入夏陽。（汾陰縣屬河東。夏陽縣屬馮翊。）更始左輔都尉公乘歙引其眾十萬，與左馮翊兵共

拒禹於衙。地理志左輔都尉治高陵賢曰左輔即左馮翊也三輔皆有都尉衙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東北左傳秦晉戰于彭衙即此地公乘姓也以秦爵爲氏乘繩證翻歙許及翻禹復破走之。復扶又翻宗室劉茂聚衆京密間，茂元氏王歙從父弟也賢曰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滎陽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密縣東南自稱厭新將軍，厭一葉翻厭伏也新謂新室也攻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人。帝使驃騎大將軍景丹、建威大將軍耿弇、彊弩將軍陳俊攻之，茂來降。降戶江翻封爲中山王。

己亥，帝幸懷。懷故城在武陟縣西南十餘里賢曰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懷州武陟縣西余據河內郡治懷在雒陽北百四十里遣耿弇、陳俊軍五社津，即鞏河也水經注河水東過鞏縣北於此有五社渡爲五社津杜佑曰一名五渡津備滎陽以東。使吳漢率建議大將軍朱祜等十一將軍圍朱鮪於洛陽。八月，進幸河陽。地理志河陽縣屬河內郡

李松自掫引兵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王匡、張卬於長安，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地理志高陵縣屬馮翊王匡、張卬等迎降之，遂共連兵進攻東都門。李松出戰，赤眉生得松。松弟況爲城門校尉，開門納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廚官俗名之爲廚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廚奇寄翻

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爲之除械，爲于偽翻相與從更始於渭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即將更始至高陵；將如字領也擕也挾也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右輔都尉治郿高陵左輔都尉治所也右恐當作左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死。手守又翻

辛未，詔封更始爲淮陽王；吏民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其送詣吏者，封列侯。

初，宛人卓茂，卓姓也史記貨殖傳有蜀卓氏宛於元翻寬仁恭愛，恬蕩樂道，恬安也恬蕩坦蕩蕩也樂音洛雅實不爲華貌，行己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行下孟翻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爲密令，宋白續通典曰密縣古鄶國之地左傳諸侯伐鄭圍新密漢爲縣屬河南郡今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即漢理所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賢曰部謂所部也遺于季翻下同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囑之欲翻託也私請也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卒子恤翻終也音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灋，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治直之翻下同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嗤笑也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茂正爲令郡復置守令使與茂並居爲于偽翻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王莽秉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勸課農桑京部丞主司隸所部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天下，冠古玩翻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東都之制太傅位上公總盛在三公之右封褒德侯。」

臣光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孔子答季康子之言是以舜舉皐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論語子夏答樊遲之言陶音遙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

於草萊之中，實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爲鮪校尉，（鮪，朱鮪。彭爲大司馬，以彭爲校尉。彭從其邑人韓歆於河內，遂歸光武。校，戶教翻。）令往說之。（說，輸芮翻。）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爲陳成敗。（爲，于僞翻。）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事並見上卷更始元年。與，讀曰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還，從宣翻；又如字。）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賢曰：指河以爲信，言其明白也。索隱曰：左傳曰：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是謂食言爲妄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復，扶又翻。下，遐稼翻。索，昔各翻。）曰：必信，可乘此上。（上，時掌翻；下同。）彭趣索欲上。（賢曰：趣，向也。音七逾翻。）鮪見其誠，卽許降。辛卯，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蘇茂等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地理志：扶溝縣屬淮陽郡。陳留風俗傳：小扶亭有洧水之溝，因以名縣。）後爲少府，傳封累世。帝使侍御史河內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士暴橫，（橫，戶孟翻。）詩敕曉不改，（敕，戒也。曉，開諭也。）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戟。（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代刻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遂擢任之。　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蔡質漢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爲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璽綬於盆子。（璽，斯氏翻。綬，音受。）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爲，于僞翻；下同。）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呼，火故翻。）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刎，武粉翻。）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復，扶又翻。）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　劉盆子居長樂宮，（樂，音洛。）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時三輔豪傑各有營壁，其長如今屯長。長，知兩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剽，匹妙翻。數，所角翻。復，扶又翻。）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賢曰：紀謂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勞，力到翻。來，力代翻。）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賢曰：垂髮，童子也；戴白，父老也。穉，直利翻。）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賢曰：仰，恃也。積，子賜翻。）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畜，許救翻。賢曰：大畜也。）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賢曰：栒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豳州三水縣東。宋白曰：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栒邑故城。栒，音荀。考異曰：袁紀，禹曰：璽書每至，輒曰：無與窮寇爭鋒。按世祖賜禹書，責其不攻長安，不容有此語。二年十一月，鄧禹還，乃曰：毋與窮寇爭鋒。恐袁紀誤也。）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上遣岑彭擊荊州羣賊，下犨、葉等十餘城。（地理志：犨、葉二縣皆屬南陽郡。賢曰：犨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師古曰：犨音昌牛翻。葉音式涉翻。）　十一月，甲午，上幸懷。　梁王永稱帝於睢陽。（睢，音雖。）　十二月，丙戌，上還洛陽。　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爲慮，（卬等攻更始，恐其得位而禍及己，故深以爲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中郎將宛人趙熹將出武關，（宛，於元翻。熹，許記翻；又許其翻。）道遇更始親屬，皆裸跣飢困。（裸，郎果翻。）熹竭其資糧以與之，將護而前。（將，送也。）宛王賜聞之，迎還鄉里。（還，從宣翻；又如字。）　隗囂歸天水，復招聚其衆，（復，扶又翻。）興修

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平陵范逡為師友（逡七倫翻）前涼州刺史河內鄭興為祭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酹）茂陵申屠剛杜林為治書（賢曰治書即治書侍御史治直之翻）馬援為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陽王捷（地理志平襄縣阿陽縣屬天水郡行姓巡名姓譜周有大行人之官其後氏焉）長陵王元為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聞音問）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賢曰從其所請也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畜許救翻）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施式豉翻）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班彪穉之子也（班穉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元年）

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善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有都尉以領之）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賢曰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絕滅種章勇翻）乃因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桀懷輯羌虜（輯和也）甚得其歡心是時酒泉太守安定梁統（姓譜梁姓本自秦仲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梁山是為梁伯後為秦所併子孫以國為氏）金城太守庫鈞（賢曰前書音義曰庫姓即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者音舍承鈞之後也）張掖都尉茂陵史苞酒泉都尉竺曾（姓譜竺二孤竹君之後本姓竹後漢擬陽侯竺晏報怨有仇以胄始名賢不改其族乃加二字以存夷齊一曰天竺國之後）敦煌都尉辛彤（敦徒門翻彤余中翻）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賢曰斗峻絕也余謂斗絕絕也）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復扶又翻）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以位次咸共推梁統統固辭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任音壬）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監古銜翻）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賢曰赴敵不失期契也將即亮翻）每輒破之其後羌胡皆震服親附內郡流民避凶饑者歸之不絕

王莽之世天下咸思漢德安定三水盧芳居左谷中（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水經註肥水出高平西北牽條山東北出峽注于高平川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本屬國都尉治）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云曾祖母匈奴渾邪王之姊也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桀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賢曰欲平定西方故以為號）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以為漢氏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兄弟入匈奴（賢曰句古侯翻）立芳為漢帝以芳弟程為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

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賢曰大要縣屬北地郡）積弩將軍馮愔車騎將

軍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愔於今翻)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使疏吏翻)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埶必相忤(度徒洛翻忤五故翻)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降戶江翻)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廣與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隗囂逆擊破之於高平(地理志高平縣屬安定郡賢曰今原州高平縣杜佑曰原州他樓縣漢高平縣地又曰原州平高縣即漢高平縣地　考異曰鄧禹傳愔叛在建武元年隗囂傳在二年蓋愔以元年冬末叛延及二年囂拜官在二年也)盡獲其輜重(重直用翻)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鄧禹西征任專方面權宜命囂故曰承制言承制詔而命之也後之承制始此)臘日赤眉設樂大會酒未行羣臣更相辯鬭(更工衡翻)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穉直利翻)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從才用翻)帝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及更始敗邑遣使請降即拜爲上黨太守帝又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疑不肯從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詗問虛實(詗翾正翻候伺也又古迥翻)初帝從更始在宛(宛於元翻)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風俗通管脩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其後氏焉)是歲遣使迎麗華與帝姊湖陽公主妹寧平公主俱到洛陽(賢曰寧平縣屬淮陽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以麗華爲貴人更始西平王李通先娶寧平公主上徵通爲衛尉初更始以王閎爲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閎諭降得贛榆等六縣(地理志贛榆縣屬琅邪郡師古曰贛音紺榆音踰賢曰贛音貢今海州東海縣也余據今人皆從贛音)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既受劉永官號治兵於劇(地理志劇縣屬北海郡賢曰故城在今青州壽光縣南故紀國城也治直之翻)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郡皆下之閎力不敵乃詣步相見步大陳兵而見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閎按劍曰太守奉朝命(朝直遙翻)而文公擁兵相拒(張步字文公)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起跪謝與之宴飲待爲上賓令閎關掌郡事(賢曰關通也)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殽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知讀曰智省悉景翻)樊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復扶又翻下同)或曰此寧式侯事邪(賢曰劉恭爲式侯言衆立天子非恭所預)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賢曰離避也塞悉則翻)因涕泣噓唏(賢曰唏與欷同)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無狀無善狀也)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號戶刀翻)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刁子都爲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檀鄉號檀鄉賊(刁依考異當作刀賢曰今兗州瑕丘縣東北有檀鄉)寇魏郡清河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城迎檀鄉(反音翻)或以告魏郡太守潁川銚期(賢曰銚音姚姓也魏郡秦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期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首式救翻)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

也賢曰以在城中爲吏不如爲賊之樂即任將毋往就宋樂音洛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魏郡治鄴城將如字陸不勝愧感勝音升自殺以謝期期嗟歎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遣吳漢率王梁等九將軍擊檀鄉於鄴東漳水上水經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壺關屯留潞武安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大破之十餘萬衆皆降又使梁與大將軍杜茂將兵安輯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保與堡同三郡清靜邊路流通自雒陽至漁陽上谷路出三郡三郡既平則邊路流通矣范史杜茂傳邊作道庚辰悉封諸功臣爲列侯鬱州洪氏曰西京列侯其傳國皆有世次東都枝葉不蕃而史筆又簡略梁侯鄧禹禹始封酇是年改封梁侯地理志梁縣屬河南郡唐汝州治梁縣宋白曰漢梁縣故城在汝水之南廣平侯吳漢賢曰廣平縣屬廣平郡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西北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强幹弱枝所以爲治也治直吏翻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戰國公孫龍告平原君之辭帝從之帝令諸將各言所樂樂音洛皆占美縣占之贍翻河南太守潁川丁綝獨求封本鄉或問其故綝曰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其志封新安鄉侯綝丑林翻漢法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鄉亭侯位視中二千石綝潁川定陵人新安鄉蓋在定陵帝使郎中魏郡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埶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量音良厭於豔翻帝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帝始用孝廉爲尚書郎百官志尚書令史十八人秩二百石侍郎三十六人秩四百石主作文書起草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起高廟於洛陽考異曰帝紀正月壬子按正月甲子朔不應有壬子誤四時合祀高祖太宗

世宗建社稷於宗廟之右立郊兆於城南續漢志曰立社稷於雒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四面及中各依方色無屋有牆門而已白虎通曰天子之壇方五丈諸侯之壇半天子之壇社者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者五穀之長得陰陽中和之氣故祭之也沈約曰禮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龍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神農能殖百穀其裔曰柱佐顓頊爲稷官主農事周棄繼之法施於人故祀以爲稷禮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故國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漢魏則有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傅咸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自報故自爲立社爲籍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也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肅論王社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京師也杜佑曰社者五土之神五土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等各有所育羣生賴之故特於吐生物處別立其名爲社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以五土雖各有所生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此四者雖出材用等物於五穀之功則少且生人所急者食故於五土之中別擇原隰之祇以報之以其能生五穀名其神但五穀不可遍言以稷爲五穀之長春生秋成之主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是也續漢書曰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爲壇八階中又爲重壇天地位皆在壇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營有通道以爲門日月在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外營中營凡千五百一十四神高皇帝配食焉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復扶又翻乃引兵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一帝賢曰神主以木爲之方尺二寸穿中央達四方諸侯王長一尺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衛宏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於坎下因巡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行下孟翻爲于僞翻眞定王楊造讖記曰赤九之後癭楊爲主賢曰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癭於郢翻癭生於頸而附於咽楊病癭欲以惑衆與綿曼賊交通賢曰綿曼縣名屬眞定國故城在今恆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帝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之楊閉城門不內帝復遣前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所過勞慰王侯復扶又翻行下孟翻勞力到翻密敕收楊純至眞定止傳舍傳株戀翻邀楊相見純眞定宗室之出也故楊不以爲疑且自恃衆强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賢曰昆弟

賢曰姊妹之子爲出純母蓋真定宗室之女故楊不疑而來見純楊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將即亮翻楊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閤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怖普布翻帝憐楊謀未發而誅復封其子爲真定王楊子德二月己酉車駕幸修武賢曰縣名屬河內郡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修武今懷州縣也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杜佑曰按巾六國時趙魏之間通謂之承露庶人及軍旅皆服之賢曰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傅玄子曰漢末王公卿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上時掌翻考異曰鮑永傳稱永降於河內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城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卽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按光武未都洛陽以前屢幸懷又祠高祖於懷宮並無更始河內太守據懷事本紀亦無攻懷一節按田邑書稱主亡一歲莫知定所則永衍之降必在此年而帝紀光武此年不曾幸河內但有幸脩武事然則永衍實降於脩武亦河內縣也其稱降懷等事當是史誤故皆略之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離席叩頭曰離力智翻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帝雖謂永言大而以其降晚意懷不悅也既而永以立功見用賢曰謂說下懷余按考異不取下懷事當以永討平魯郡爲功也按永傳時董憲裨將屯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爲魯郡太守永到討擊大破之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永以計誘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以功封關內侯遷揚州牧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事見十一卷高帝五年丁固卽丁公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其長者罵而少者報之挑徒了翻長知兩翻少詩沼翻下同後其夫死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夫非之夫音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賢曰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辭見戰國策引之者言己爲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挑徒了翻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易以豉翻守道之臣何患死亡大司空王梁屢違詔命梁與吳漢俱擊檀鄉詔軍事一屬漢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是屢違詔命也帝怒遣尚書宗廣持節卽軍中斬梁廣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以爲中郎將北守箕關水經注箕水出河東垣縣王屋西山謙溪大山東南流逕故城東卽箕關也光武遣王梁守之壬子以太中大夫京兆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沛國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以沛郡爲沛國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內出從禁中出也伺相吏翻正朝服坐府上朝直遙翻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且曰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灋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離力智翻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被皮義翻見賢遍翻帝令主坐屏風後釋名屏風障風也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事見上卷二年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賢曰負恃也不能滿其望故心不平也案寵傳先是吳漢北發兵帝遣寵以所服劍倚爲北道主人及追銅馬北至薊寵來謁謂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帝接之不能滿其意所以失望及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事見上卷更始二年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怏於兩翻歎曰如此我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爾猶言如此也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地理志漁陽郡漁陽有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彊貿音茂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賢曰風化之迹也少詩照翻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有名耆宿之士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賢曰謂甲兵糧儲也左傳曰蒐軍實也不從其令浮性矜急

自多(賢曰矜誇自多自取也)寵亦狠彊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狠戶墾翻數所角翻量音良)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恐欺用翻又如字)至是有詔徵寵寵上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為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為人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邀誘況(要一遙翻)況不受斬其使 延岑復反圍南鄭(岑降嘉見上卷更始二年復扶又翻下同)漢中王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地理志武都郡武都縣屬武都郡)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走音奏)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賢曰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鳳州縣也下辨道亦屬武都郡今成州同谷縣師古曰辨音皮莧翻)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賢曰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地理志陳倉縣屬右扶風唐為寶雞縣屬岐州)嘉追擊破之公孫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賢曰閬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閬中今隆州縣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宋白曰今渝州江津縣本漢江州縣史記曰楚肅王為扞關以拒蜀故基在今峽州巴山縣)於是盡有益州之地(漢益州部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為牂柯越巂益州等郡) 辛卯上還洛陽 三月乙未大赦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以檄叩地曰郾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叩去后翻又於扇翻師古曰郾一戰翻宛於元翻) 賈復率然對曰([illegible])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復扶又翻)[illegible]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又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氾氾降(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東南氾音泛又音凡降戶江翻)

夏四月虎牙大將軍蓋延(蓋古盍翻)督駙馬都尉馬武等四將軍擊劉永破之遂圍永於睢陽故更始將蘇茂反(茂隨朱鮪降今復反)殺淮陽太守潘蹇(姓譜周文王之子季孫食采於潘因氏焉音有潘父楚有潘崇)據廣樂而臣於永(賢曰廣樂地闕今宋州虞城縣有長樂故城蓋避隋煬帝諱改)永以茂為大司馬淮陽王 吳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帝封賜為慎侯(賢曰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叔父良族父歙族兄祉皆自長安來甲午封良為廣陽王祉為城陽王(宛王賜於光武為族兄更始近屬也歙許及翻亦更始近屬更始封為元氏王祉族兄春陵康侯敞之子光武之族姪而春陵節侯買之嫡曾孫也更始封為定陶王)又封兄縯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更始三子求歆鯉皆為列侯(求為襄邑侯歆為穀孰侯鯉為壽光侯) 鄧王王常降帝見之甚歡曰吾見王廷尉不憂南方矣(更始以王常為廷尉故帝稱之常降則得南陽一郡故云不憂南方)拜為左曹(前書百官表左右曹加官受尚書事此時蓋為專官也)封山桑侯(賢曰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縣) 五月庚辰封族父歙為泗水王 帝以陰貴人雅性寬仁欲立以為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西都後宮之號十四等未有貴[illegible]光武中興斲雕為樸六宮稱號惟有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數十斛)終不肯當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為皇后以其子彊為皇太子大赦 丙午封泗水王子終為淄川王(終歙子也與帝少相親愛故封為王) 秋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召陵新息二縣並屬汝南郡賢曰新息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卒讀曰猝)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為于偽翻)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說文曰醪汁滓酒)執金吾軍入界一人

皆兼二人之饌。賢曰饌具也雛睆翻又音雛戀翻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坐徂臥翻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分扶問翻解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八月，帝自率諸將征五校。校戶教翻丙辰，幸內黃，賢曰內黃縣屬魏郡今相州縣大破五校於羛陽，降其衆五萬人。賢曰羛陽聚名屬魏郡故城在今相州堯城縣東余據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於戲陽杜預註內黃縣北有戲陽城堯城縣本漢內黃縣隋開皇十八年更名唐末改永定縣戲與羛同許宜翻降戶江翻下同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潞雍奴二縣皆屬漁陽郡水經曰鮑丘水過潞縣南曰潞河鄧隆軍於是水之南爲彭寵所破宋白曰幽州武清縣本漢雍奴縣水經注云雍奴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水不流曰奴帝讀檄怒，謂使吏曰：遣吏來使故曰使吏使疏吏翻「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若汝也比必寐翻及也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

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蓋古盍翻劉永走至虞，賢曰虞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地理志譙縣屬沛郡賢曰今亳州縣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地理志沛縣屬沛郡賢曰今徐州縣佼音絞又音効大破之。永、彊、建走保湖陵。地理志湖陵縣屬山陽郡茂奔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三郡也

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怖普布翻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鰒步角翻隆，湛之子也。

堵鄉人董訢反宛城，水經註曰堵水南經小堵鄉賢曰在今唐州方城縣堵音者宛於元翻執南陽太守劉驎，揚化將軍堅鐔攻宛，拔之。驎離珍翻鐔徒含翻堅姓鐔名訢走還堵鄉。

吳漢徇南陽諸縣，所過多侵暴。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謁歸謁告而歸也怒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屯據淯陽，與諸賊合從。從子容翻

九月，壬戌，帝自內黃還。

陜賊蘇況攻破弘農。陜失冉翻帝使景丹討之。會丹薨，征虜將軍祭遵擊弘農、柏華、蠻中賊，皆平之。東觀記曰柏華聚也酈道元曰河南郡新城縣故蠻子國也縣有鄤聚今名蠻中括地志故麻城謂之蠻中在汝州梁縣界祭側介翻

赤眉引兵欲西上隴，隴縣屬天水郡有大坂名隴坻三秦記曰其坂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度汧隴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隗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烏氏涇陽二縣屬安定郡賢曰烏氏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涇陽故城在今原州平高縣之南敗補邁翻氏音支赤眉至陽城、番須中，酈道元曰陽城在安民縣成帝永始二年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賢曰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番音盤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復扶又翻下同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殮力贍翻賊遂汙辱呂后尸。汙烏故翻關中記呂后合葬長陵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鄧禹遣兵擊之於郁夷，地理志郁夷縣屬右扶風反爲所敗。敗補邁翻禹乃出之雲陽。地理志雲陽縣屬左馮翊赤眉復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賢曰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在今萬年縣東南赤眉將逢安擊之。鄧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襲長安，會謝祿救至，禹兵敗走。延岑擊逢安，大破之，逢音龐死者十餘萬人。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漢中王嘉，嘉與戰於谷口，地理志谷口縣屬馮翊賢曰故城在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水經註曰涇水東經九嵕山東中山西謂之谷口杜佑曰谷口今雲陽縣治谷是宋白曰當涇水所出之處故謂之谷口廖力弔翻又力救翻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嘉妻兄新野來歙，帝之姑子也，帝令鄧禹招嘉，嘉因歙詣禹降。歙許及翻李寶倨慢，禹斬之。考異曰更始柱功侯李寶時爲劉嘉相此盡別一人同姓名余參考范書究其本末漢中王嘉即以更始柱功侯李寶爲相禹誅之非別一人也

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爲征南大將軍。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此家猶言此人也即日拜常爲漢忠將軍，使與

岑彭率建義大將軍朱祜等七將軍討鄧奉、董訢。彭等先擊堵鄉，(堵音者。)鄧奉救之，朱祜軍敗，爲奉所獲。銅馬、青犢、尤來餘賊共立孫登爲天子，登將樂玄殺登，以其衆五萬餘人降。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數，所角翻。)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地理志：河南縣屬河南郡。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晉地道記：河南城去雒城四十里。宋白曰：河南縣，周平王徙居於此，至敬王乃徙居成周。漢爲河南縣，歷魏、晉及後魏，皆理於唐苑城東北隅。)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重，直用翻。)元元塗炭，(賢曰：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帥，所類翻。)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壞，音怪。復，扶又翻。)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好，呼到翻。)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勑，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周頌賚之詩也。鋪，布也；繹，陳也；徂，往也；求定，謂安天下也。)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窮寇者，言其勢已窮，執必致死也。兵法曰：窮寇勿追。)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孫武子之言也。)折箠笞之，(箠，杖也；折杖笞之，言易也。)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復，扶又翻；下同。)帝以伏隆爲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使，疏吏翻。)拜步東萊太守，并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令，力丁翻。長，知兩翻。)

十二月，戊午，詔宗室列侯爲王莽所絕者，皆復故國。(王莽始建國二年，免漢宗室列侯爲民，事見三十七卷。復，如字。)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復，扶又翻。)帝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地理志：新安、宜陽二縣皆屬弘農郡。要，一遙翻。勑同。)勑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華，戶化翻。)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三（起強圉大淵獻，盡屠維赤奮若，凡三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

建武三年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晉書職官志曰：四征起於漢代，謂此。）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戰，（數，所角翻。徼，一遙翻。）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地理志，河北縣屬河東郡，湖縣屬京兆。賢曰：湖縣故城在今虢州湖城縣西南。）要馮異共攻赤眉。（要，一遙翻；下同。）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卒，讀曰猝；下猝起同。）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黽，[illegible]兗翻。）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十事九成，猶有一不中；萬舉萬成，言算無遺計也。要，一遙翻。）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言自朝至日景移也。）赤眉陽敗，棄輜重走；（重，直用翻。）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覆，敷救翻。）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復，扶又翻。敗，補邁翻。）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奔走，上回谿阪，（杜佑通典曰：回谿在河南永寧縣東北，今名回坑，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自漢以前，東西皆由此路。魏武帝西討，惡其險，更開北道。）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復，扶又翻。）

辛巳，立四親廟於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禮，天子立親廟四，今依以立舂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廟。）

壬午，大赦。

閏月乙巳，鄧禹上大司徒、梁侯印綬；（上，時掌翻；下同。）詔還梁侯印綬，以為右將軍。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所以示弱也。）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卒，讀曰猝。復，扶又翻。別，彼列翻。）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崤底，崤谷之底也。賢曰：即崤阪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降男女八萬人。（降，戶江翻。）帝降璽書勞異曰：（勞，力到翻。）「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賢曰：淮南子曰：日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永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余按淮南子曰：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

赤眉餘衆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陳，讀曰陣。）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賢曰：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水經註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宋白曰：宜陽故城在福昌縣東十三里。）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縣廚，[illegible]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帝改洛為雒。）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彊，其兩翻。）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樂，音洛。）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賢曰：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錚，微有剛利也。錚，初耕翻。佼，古巧翻。詩「佼人僚兮」。今相傳胡巧翻，言佼佼者凡庸之人稍為勝也。）戊申，還自宜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逢安反，誅。楊音、徐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趙王良，帝叔父也。以

盆子爲其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賢曰均輸官名屬司農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均輸官以相給運故曰均輸劉恭爲更始報仇殺謝祿祿殺更始事見上卷元年爲于僞翻自繫獄帝赦不誅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賢曰海西縣屬琅邪郡永聞伏隆至劇地理志劇縣屬北海郡春秋紀國之地杜佑曰漢劇縣故城在壽光縣南亦遣使立張步爲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二州青州徐州也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閒古莧翻使疏吏翻臣隆奉使無狀賢曰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又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賢曰累托也音力僞翻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步據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菑川十二郡帝幸懷吳漢率耿弇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賢曰軹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蓋古盍翻三月壬寅以司直伏湛爲大司徒涿郡太守張豐反郡國志涿郡在雒陽東北千八百里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賢曰跋扈猶言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度徒洛翻埶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考異曰朱浮傳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按霸明年乃爲尚書令蓋追劾之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遺于季翻借兵爲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帝自將征鄧奉至堵陽堵陽縣屬南陽郡杜佑曰唐州方城縣漢堵陽縣應劭曰堵陽景帝改爲順陽二說不同奉逃歸淯陽董訢降訢音欣降下江翻下同夏四月帝追奉至小長安與戰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祜降去年奉禽祜今因祜而降帝憐奉舊功臣奉鄧晨之兄子也且釁起吳漢事見上卷上年欲全宥之岑彭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背蒲妹翻暴師經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陳讀曰陣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朱祜位延岑既破赤眉卽拜置牧守欲據關中時關中衆寇猶盛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邽賢曰秦武公伐邽戎置以隴西有上邽故此云下芳丹據新豐芳姓也風俗通有漢幽州刺史芳乘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角閎據汧角姓也漢有角善叔汧苦堅翻駱延據盩厔盩音舟厔音窒姓譜駱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爲氏史記秦之先有大駱任良據鄠鄠音戶汝章據槐里汝姓也商有汝鳩汝方春秋晉有汝齊汝寬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馮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異自嶠谷之勝引兵而西且戰且行進屯上林苑中延岑引張邯任良共擊異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來降保與堡同岑遂自武關走南陽走音奏時百姓饑餓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委於僞翻輸舂遇翻馮異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幷送縑穀異兵穀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帥所類翻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鮪于軌翻邯下甘翻其餘悉平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周建劉永將也漢迎與之戰

不利墮馬傷厀還營厀與膝同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三軍之氣以將爲主故云然漢乃勃然裹創而起創初良翻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反音幡蓋古盍翻吳漢留杜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睢音雖車駕自小長安引還令岑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五月己酉車駕還宮　乙卯晦日有食之　六月壬戌大赦　延岑攻南陽得數城建威大將軍耿弇與戰於穰地理志穰縣屬南陽郡大破之岑與數騎走東陽與秦豐合豐以女妻之走音奏妻七細翻建義大將軍朱祐率祭遵等與岑戰於東陽破之賢曰東陽聚名也故城在今鄧州南臨淮郡有東陽縣非此地也余據郡國志南陽淯陽縣有東陽聚岑走歸秦豐祐遂南與岑彭等軍合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陰縣賢曰陰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水經註沔水南逕穀城東又南過陰縣西宋白曰今光化軍本陰縣地而劉歆孫龔爲其謀主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前此帝嘗用竟爲侍中說輸芮翻仲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樂音洛秦豐拒岑彭於鄧地理志鄧縣屬南陽郡春秋之鄧國也秋七月彭擊破之進圍豐於黎丘別遣積弩將軍傅俊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酇地理志沛郡之酇縣也賢曰今亳州酇縣音在何翻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姓譜齊有大夫慶氏之後蘇茂周建奔垂惠郡國志沛郡山桑縣有垂惠聚賢曰在今亳州山桑縣西北一名禮城杜佑通典曰垂惠聚在亳州蒙城縣西北共立永子紆爲梁王佼彊奔保西防佼古巧翻又音効　冬十月壬申上幸舂陵祠園廟舂陵節侯以下四世園廟也　耿弇從容言於帝從千容翻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

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十一月乙未帝還自舂陵　是歲李憲稱帝置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廬江十二城憲所得者九城耳　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姓譜來子姓商之支孫食采於郲因以爲氏後避難去邑漢功臣表有郲侯來蒼歙許及翻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隗囂也子陽稱帝公孫述字子陽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楊子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使疏吏翻下同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事見上卷元年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賢曰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也

四年正月甲申大赦　二月壬子上行幸懷壬申還雒陽　延岑復寇順陽郡國志順陽侯國屬南陽郡順水東南入蔡括地志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二十里楚之郇邑也復扶又翻下同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奔漢中公孫述以岑爲大司馬封汝寧王　田戎聞秦豐破恐懼欲降降戶江翻下同其妻兄辛臣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以示戎曰雒陽地如掌耳如掌喻其狹也不如且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爲征南所圍吾降決矣岑彭時爲征南大將軍故戎云然乃留辛臣使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上黎丘自夷陵沿江而下至沔口自沔口泝沔而上可至黎丘也上時掌翻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閒道先降於岑彭閒古莧翻而以書招戎曰宜以時降無拘前計戎疑臣賣己灼龜卜降兆中坼周禮菙氏凡卜以明火爇燋遂吹其焌契以授卜師鄭玄曰燋焌用荊菙之類光者爲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燋哉約翻焌青俊翻又子寸翻遂復反與秦豐合岑彭擊破之戎亡歸夷陵　夏四月丁巳上行幸鄴己巳幸臨平賢曰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

(定州蠡城縣東南) 遣吳漢陳俊王梁擊破五校於臨平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賢曰鬲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土强宗豪右鬲音革余謂守長者守鬲縣長非正官也長知兩翻下同) 諸將爭欲攻之吳漢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五月上幸元氏辛巳幸盧奴將親征彭寵伏湛諫曰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從子容翻) 漁陽邊外荒耗(邊外者邊於外夷也) 豈足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易以豉翻) 誠臣之所惑也上乃還 帝遣建議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祭遵(祭側界翻) 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西都有方士東都有道士好呼到翻) 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爲于僞翻下同) 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況與寵同有助漢之功事見上卷三十九卷更始二年) 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爲國功効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況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賢曰良鄉陽鄉皆縣名並屬涿郡陽鄉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宋白曰良鄉在燕爲中都漢爲良鄉縣) 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況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 六月辛亥車駕還宮

秋七月丁亥上幸譙(考異曰袁紀六月幸譙今從范書) 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 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賢曰前書音義賁音肥今姓作賁音奔蘭陵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 憲聞之自郯圍之(賢曰郯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東北郯音談) 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楚彭城也) 請往救之帝勑曰可直往擣郯(賢曰擣擊也余謂擣虛也此兵法所謂攻其必救也) 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八月戊午上幸壽春(地理志壽春縣屬九江郡賢曰今壽州縣) 遣揚武將軍南陽馬成率誅虜將軍南陽劉隆等三將軍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九月圍憲於舒(地理志廬江郡治舒縣賢曰故城在今廬州廬江縣西會古外翻)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能保全其郡(郡國志臨淮郡在雒陽東千四百里) 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少詩沼翻) 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宮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援與述皆茂陵人說文曰閈閭也侯旰翻) 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舄無極皆布名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關之東西謂之禪衣爲于僞翻) 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鸞旗註見十二卷文帝元年旄騎旄頭騎也秦穆公伐南山大梓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旄頭騎以前驅) 警蹕就車磬折而入(賢曰磬折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孔穎達曰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折殺案考工記云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鄭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是磬之折殺其形必曲人之倚式亦當然也) 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樂音洛) 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周公一飯三吐哺以下天下之士) 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賢曰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 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稽留也) 因辭歸謂

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志識褊狹如坎井之蛙)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東方謂雒陽也)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中黃門宦者也屬少府)帝在宣德殿南廡下(廡音武堂下周屋也)但幘坐迎笑(董巴曰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詩曰有頍者弁謂此也秦加武將首飾爲絳袙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摞之施巾連題却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爲耳崇其巾爲屋合後施收上下群臣貴賤皆服之蔡邕獨斷曰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少詩照翻)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陛戟謂衛者持戟夾陛也)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說去聲)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盜名字謂僭竊位號稱帝稱王也易以豉翻復扶又翻說輸芮翻勝音升)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太傅卓茂薨　十一月丙申上行幸宛(宛於元翻)岑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十二月丙寅帝幸黎丘遣使招豐豐不肯降(降戶江翻下同)乃使朱祐等代岑彭圍黎丘使岑彭傅俊南擊田戎　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守式又翻)遣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屯陳倉就呂鮪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育烏俱犇漢中(考異曰公孫述傳使李育程烏與呂鮪徇三輔二年馮異擊敗育於陳倉大敗之按本紀四年馮異與述將程焉戰陳倉破之馮異傳亦在今年蓋述傳誤以四年爲二年焉作烏耳)異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是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樂音洛)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但駑馬鉛刀不可強扶(賢曰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最下者也說文鉛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言駑馬鉛刀不可強扶而用也強其兩翻)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蘇代謂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數所角翻樂音洛)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御讀曰禦)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賢曰躑躅猶踟躕也毛晃曰躑躅跳也躑直炙翻躅直錄翻)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他人禽矣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賢曰秋一歲中功成之時故舉以爲言)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賢曰事見史記)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間構之言(間古莧翻下同)其後公孫述數遣將間出囂輒與馮異合勢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扶安謂相扶助而安也)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復扶又翻)　泰山豪傑多與張步連兵吳漢薦強弩大將軍陳俊爲泰山太守擊破步兵遂定泰山(郡國志泰山郡在雒陽東千四百里)

五年春正月癸巳車駕還宮　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考異曰袁紀曰援與囂將周遊俱使遊先至長安爲仇家所殺其弟爲囂雲旗將軍來歙疏其怨恨囂援俱還長安救囂使歙殺者周遊也又不在此時)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東觀記曰凡十四見)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賢曰此論語孔子自言己之所行也)今上好吏事(好呼到翻)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喜許記翻)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復扶又翻)　二月丙午大赦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校戶教翻)馬武爲茂建所敗犇過王霸營大呼求救(敗補邁翻呼火故翻)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

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馬武爲捕虜將軍)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人各致死則一人倍一人之力)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悉兵而攻武也)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斷丁管翻)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復扶又翻挑徒了翻下同)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倡音昌)茂雨射營中(雨射射矢如雨也射而亦翻)中霸前酒樽(中竹仲翻)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易以豉翻)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數所角翻徼堅堯翻又一遙翻)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霸蓋引其言)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郡)與董憲合劉紆犇佼彊　乙丑上行幸魏郡　彭寵妻數爲惡夢(數所角翻)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子后蘭卿見上卷二年質音致)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賢曰便坐之室非正室也)蒼頭子密等三人(賢曰秦呼民爲黔首謂奴爲蒼頭者以別於良人也)因寵臥寐共縛著牀(著直略翻)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捽昨没翻)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趣讀曰促爲于僞翻將軍謂奴也呼奴爲將軍者欲其聽己也)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妻七細翻)家中財物皆以與若(若汝也)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被皮義翻加馬以鞍勒曰被馬)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怖普布翻)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國師以寵所署置也蓋遵王莽之制)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爲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伯通彭寵字也)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王度猶言王法也)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爲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衛司寇齊豹以私怨殺衛侯之兄孟縶春秋書之曰盜三叛人名謂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句音鉤)無乃異於是乎　帝以扶風郭伋爲漁陽太守(郡國志漁陽郡在雒陽東北二千里)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年戶口增倍　帝使光祿大夫樊宏持節迎耿況於上谷(郡國志上谷郡在雒陽東北三千里)曰邊郡寒苦不足久居況至京師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地理志牟平縣屬東萊郡唐宋屬登州宋白曰牟平縣以在牟山之陽其地平坦故曰牟平漢牟平故城在今黃縣東南二十里朝直遙翻請音才性翻又如字)吳漢率耿弇王常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郡國志平原郡在雒陽北一千三百里)大破之追討餘黨至勃海(郡國志勃海郡在雒陽北一千六百里)降者四萬餘人上因詔弇進討張步　平敵將軍龐萌爲人遜順(前作平狄將軍)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論語孔子之言呂與叔曰託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爲諸侯)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下遐稼翻)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考異曰東觀記續漢書皆

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寵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延傳言
而傳費彭與復不同，今從延傳。 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東平國任城縣有桃鄉。賢曰：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西北。 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寵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睢陽，梁國都。郡國志：在雒陽東南八百五十里。

寵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國志：楚郡在雒陽東千二百二十里。考異曰：袁紀作楚相孫萌，今從范書。 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號，戶刀翻。下同。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寵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孔穎達曰：更息曰蘇。言氣絕而更息也。 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為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夾川，猶言夾江也。江，大川也。 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地理志：夷道縣屬南郡。 自引兵還屯津鄉，郡國志：南郡江陵縣有津鄉。賢曰：所謂江津也。 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夏，四月，旱，蝗。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將復起於今乎？從，子容翻。復，扶又翻。 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師古曰：言諸侯之國各自為政。 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本根謂王室，枝葉謂諸侯。 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師古曰：假音工暇翻，又工雅翻。 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賢曰：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不得罪於百姓，是傷不及下也。朝，直遙翻。 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師古曰：掎，偏持其足也。居蟻翻。 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為，于僞翻。風，讀曰諷。 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論語所載。 洎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洎，其冀翻。契，息列翻。 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事見十卷秦二世元年。 故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師古曰：不紀，言不為人所記。 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屈起，特起也。屈，求勿翻。 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劉德曰：神器，璽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沖漢曰：神器，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 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師古曰：隸，賤隸。 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處，昌呂翻。 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謂項梁、項籍也。 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師古曰：質，鍖也。伏於鍖上而斬之也。卒，子恤翻。 亨醢分裂。亨，與烹同。 又況幺麽尚不及數子，師古曰：幺麽，皆微小之稱也。幺，音一堯翻。麽，音莫可翻。 而欲闇奸天位者虖？奸，音干。 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卒，讀曰猝。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 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事見九卷高祖元年。 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師古曰：匹夫匹婦，言凡庸之人。春秋，史書記事之稱。 而況大丈夫之事虖？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分，扶問翻。下同。 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

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拔蒲八翻。酈音歷。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收陳平於亡命，（事並見高帝紀。）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覬音冀。覦音俞。）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虎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漢制，將軍府及司隸、刺史、郡守皆有從事。）甚禮重之。虎遂爲融畫策，（爲，于僞翻。）使之專意事漢焉。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說，輸芮翻。復，扶又翻。）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卽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桀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從，子容翻。）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尉佗事見十二卷高帝十一年。佗，徒何翻。）融等召豪桀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見，賢遍翻。）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谷永書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二年。夏賀良事見三十三卷哀帝建平二年。）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歆改名事見三十三卷成帝綏和二年。歆字子駿，秀在改名之後。）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讖文不誤，劉秀眞汝主也。』（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讖，楚譖翻。）此皆近事暴著，（暴，步木翻，毛見日翻，示也，又如字，義同。）衆所共見者也。況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時衆推融爲大將軍，故置長史。）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先，悉薦翻。遺，于季翻。）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言左投則蜀重，右投則漢重也。）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開兩說以觀融去就。量，音良。卒，子恤翻。衡，讀曰橫。從，子容翻。）天下未幷，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事見十二卷高帝十一年。賢曰：七郡，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也。余謂尉佗之時，未置七郡，光武據後來置郡言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分，扶問翻。）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朱祜急攻黎丘，六月，秦豐窮困出降，轞車送雒陽，吳漢劾祜廢詔命，受豐降，上誅豐，不罪祜。

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桃城，卽桃鄉之城也。賢曰：在今兗州任城縣北。）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重，直用翻。）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賢曰：蒙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北。地理志亢父縣屬東平國。師古曰：亢音抗，甫。）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復，扶又翻。任，音壬。欲度亢父之險，故進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挑，徒了翻。）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郡國志：東郡去雒陽八百里。）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爲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眞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

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

兵數萬人屯昌慮。（地理志，昌慮縣屬東海郡。宋白曰：徐州滕縣，漢蕃、昌慮二縣地。蕃縣即小邾國，又有郳國濫城，在今滕縣東南，即漢之昌慮縣地也。師古曰：慮音廬。）憲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賢曰：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北。承，時證翻。）帝至蕃，（賢曰：蕃音皮，又音婆。地理志，蕃縣屬魯國。應劭曰：小邾國也。師古曰：白良云，陳蕃爲魯相，國人爲諱，改曰皮，此說非也。郡縣之名，土俗各有別稱，不必皆依本字。杜佑通典，與蕃音反余翻。皮字乃傳寫之誤，當從通典與反音予袁翻。）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眾降。（降，戶江翻。）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郯。八月，己酉，帝幸郯，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郯，董憲、龐萌走保朐。（賢曰：朐縣屬東海郡，今海州朐山縣西有故朐城。朐音劬。宋白曰：朐故城在朐山縣西九十里。）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

冬，十月，帝幸魯。（魯國，本屬徐州，帝改屬豫州。）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賢曰：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考異曰：袁紀作濟南王費邑，今從傳。）又令兵屯祝阿，（地理志，祝阿縣屬平原郡。賢曰：今齊州縣，故城在今山茌縣東北，天寶元年改祝阿爲禹城，以縣西有禹息故城也。）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郡國志：濟南歷城有巨里聚。賢曰：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趣，讀曰促。）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誘，音酉。）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爾雅曰：山脊曰岡。陂者曰阪。上，時掌翻。）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陳讀曰陣。）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賢曰：兇，恐懼聲。）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復，扶又翻。積，子賜翻。聚，才喻翻。）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郡國志：濟南郡在雒陽東千八百里。濟，子禮翻。）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賢曰：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臨淄縣屬齊郡。）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賢曰：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翻。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澅水，因名焉。水經注：澅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易，以豉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校，戶教翻。）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蓐中食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淄，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復，扶又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卒，讀曰猝。）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眾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眾，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賢曰：弇，況之長子，故呼爲大耿。少，詩沼翻。）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賢曰：重，姓；異，名。重，直龍翻。帥，所類翻。南正重之後。）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弇先出淄水上，（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淄縣東。）與重異遇，突騎欲縱，

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陳，讀曰陣，下同。)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賢曰：臨菑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中，竹仲翻。)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復，扶又翻，下同。)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乘，繩證翻。)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釃，山宜翻。陸德明曰：以筐盝酒。賢曰：釃，濾也。)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遺，于季翻。)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兩旁伏兵，如鳥之舒翼。)人定時，步果引去，(昏後謂之人定時。)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賢曰：鉅昧，水名，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水經註：巨洋水出朱虛縣東泰山，袁宏謂之鉅昧，王韶之以為巨蔑，北過臨朐縣東，又北過臨朐縣西，又東北過壽光縣西。昧，音莫葛翻。)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屬，之欲翻。)收得輜重二千餘兩。(重，直用翻。兩，音亮，下同。風俗通：車一乘為一兩，箱轅及輪兩兩而偶，故稱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勞，力到翻。)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事見十卷高祖四年。)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勍，渠京翻。)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事見十一卷高帝五年。亨，與烹同。)張步前亦殺伏隆，(事見上二年。)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三年冬弇從帝幸舂陵，自請平齊也。)常以為落落難合，(賢曰：落落，猶疏闊也。)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賢曰：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復，扶又翻。)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事見上三年。)大王柰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賢曰：負，愧也。再言負者，愧之甚也。)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降，戶江翻。)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傳，直戀翻。)而勒兵入據其城，(平壽城也。)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地理志：安丘侯國屬琅邪郡，又北海郡有安丘縣。宋白曰：密州有安丘縣，古根牟國，漢為安丘縣，有渠丘亭，故莒渠丘公所居也。)與妻子居雒陽。於是琅邪未平，(郡國志：琅邪郡在雒陽東千五百里。)上徙陳俊為琅邪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引兵至城陽，(地理志：城陽國都莒。賢曰：城陽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降五校餘黨，(校，戶教翻。)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二丈。)稽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賢曰：勞其勤苦也。勞，力到翻。)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賢曰：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劾，戶槩翻。)

初，五原人李興、隨昱，(姓譜：隨侯之後，又杜伯之玄孫為晉大夫，食采於隨，因氏焉。)朔方人田颯，(颯，音立。)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單于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為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十二月，與俱入塞，都九原縣。(賢曰：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兵侵苦北邊。馮異治關中，出

入三歲上林成都。賢曰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治直之翻 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隗囂矜己飾智每自比西伯 西伯文王也 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服事殷 論語載孔子之言 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 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 高帝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 速不速之速明召也 昭明也 無乃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 賢曰病難也 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 數所角翻下同 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 效驗也 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 盧芳自稱劉文伯 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 帝與囂書初用敵國禮今黜其禮 帝以囂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 朝直遙翻 囂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 復扶又翻說輸芮翻下同 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爲胡騎校尉封鐫羌侯 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賢曰鐫謂鐫鑿也鐫子全翻 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曰今爲父母未葬乞骸骨 爲于僞翻 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也 賢曰餌釣餌也 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 焉於虔翻 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 將如字 囂將王元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 賢曰喁喁魚口向上也音魚容翻 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 事見上卷元年 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 賢曰儒生謂馬援說囂歸光武余謂儒生指鄭興班彪等 棄千乘之基 列國之賦兵車千乘乘繩證翻 羇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 爲于僞翻 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 畜許六翻 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 前書徐樂之言 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 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愼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 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 質音致 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 賢曰本朝謂光武也 今璽書數到 數所角翻 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 賢曰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 卒有非常之變 卒讀曰猝 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 王莽末交趾諸郡閉境自守 賢曰交趾郡今交州縣也南濱大海禹貢地志云其夷足大指開析兩足並立則相交應劭曰始開北方遂交於南爲子孫基址也余按武帝元鼎六年置交趾州治廣信時已開朔上遂交於南方爲子孫基趾也七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並屬交州余謂唐之交州峯州皆漢交趾郡之地固不可指唐之交趾一縣而言也 岑彭素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

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屈其勿翻）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郡國志江夏郡在雒陽南千五百里武陵郡在雒陽南二千一百里長沙郡在雒陽南二千八百里桂陽郡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零陵郡在雒陽南三千三百里蒼梧郡在雒陽南六千四百一十里交趾郡在雒陽南一萬一千里夏戶雅翻守式又翻下同錫姓光名）悉封為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趾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為九真太守（郡國志九真郡在雒陽南萬一千五百八十里復扶又翻任音壬）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

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處昌呂翻會古外翻）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凡朝謁者必拜稽首以姓名自言見賢遍翻）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見賢遍翻）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幾居希翻）臣願與坐雲臺之下（續漢志曰雲臺周家之所造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藏焉）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少詩照翻）及即位以物色訪之（賢曰以其形貌求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地理志富春縣屬會稽郡賢曰今杭州富陽縣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復扶又翻）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言以疾篤稽留道上不進於行也任音壬）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揚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卒子恤翻）

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國（樂音洛）及王莽之亂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傍國拒匈奴（傍國猶言鄰國也）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王莽之亂西域攻殺都護其吏士妻子皆不得還）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
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
内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四 起上章攝提格盡旃蒙協洽凡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以舂陵鄉爲章陵縣世世復
傜役比豐沛復方目翻 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
山東悉平據范紀是年馬成等拔舒獲李憲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蓋獲李憲則江淮平斬董憲龐萌則山東平也拔
朐之上遽拔舒事 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還從宣翻又如字 帝積苦兵間
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
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
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說文曰騰傳也數所角翻 公孫述屢移
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
孫即宣帝也宣帝有公孫病已之符 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
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述刻其掌文曰公孫帝自言手文有奇復扶又翻 王
莽何足效乎王莽自陳符命遺五威將帥班之天下 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
時人皆欲爲君事耳卒讀曰猝 君日月已逝謂已老也 妻子弱小
當早爲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
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荊邯說述曰漢高祖
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
復戰邯下甘翻說輸芮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下同 何則前死而成功愈
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
附威加山東賢曰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囂傳曰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雍於用翻 遇更
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
推危乘勝推吐雷翻 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
章句賓友處士處昌呂翻 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
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賢曰以囂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不爲
憂 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賢曰
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遵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間古莧翻 使西州豪傑咸居心
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沮在
呂翻 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益州
禹貢梁州之域也 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
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賢曰王氏即王莽也 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
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誘音酉 急以此時發國內
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賢曰巫山
在今夔州巫山縣東 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
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
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武王伐
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武王伐紂至于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 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
師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東帝謂光武
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
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
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述倣漢制亦置北軍山東之人僑寓於蜀
者述以爲兵故曰客兵 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
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
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
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銅錢置鐵錢貨
幣不行百姓苦之爲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爲清水令

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爲郎，哀帝時述以父任爲郎。好，呼到翻。少，詩沼翻。習漢家故事，出入灋駕，鑾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犍，居言翻。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illegible]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illegible]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illegible]爲吾披荊棘，定關中。」爲，于僞翻。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事見三十九卷更始二年。卒，讀與猝同。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illegible]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難，乃旦翻。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申屠剛、杜林自隗囂所來，考異曰：本傳云七年徵剛。按明年囂已死，公孫述必不用詔書，當在此年。帝皆拜侍御史，以鄭興爲太中大夫。

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巴郡魚復縣。賢曰：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招其故衆，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賢曰：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爲閣道。又公孫述傳注曰：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余據水經，白水出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入陰平，又東南逕廣漢白水縣。臨洮與西縣接界，故天水之西縣有白水關，而廣漢之白水縣亦有白水關，自源徂流，同一白水也。賢曰：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故關城在今梁州金牛縣西。又曰：「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埶也。」須，待也。孰，古熟字通用。人大呼則響必應，言俟其上下乖離而攻之，必有爲內應者。呼，火故翻。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

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illegible]謁園陵；志：長安在雒陽西九百五十里。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歙，許及翻。璽，斯氏翻。疑，難。故，事故也。復，扶又翻。事久冘豫不決。賢曰：冘豫，不定意也。說文曰：冘冘，行貌也。音淫。余按冘讀與猶同。毛晃曰：冘字從冖，曲其足，古與尤字同。[illegible]書史以冘豫之冘音淫者，誤也。歙遂發憤質責囂曰：賢曰：質，正也。「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否，音鄙。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伯春，囂子恂字也。質，職日翻。賢曰：委質，猶屈膝也。又音摯。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邪！」因欲前刺囂。刺，七亦翻。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邯，下甘翻。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來歙字君叔。賢曰：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使，疏吏翻。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聞之，遂圍宋。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重，直用翻。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按覆；行，下孟翻。說，輸芮翻。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爲，于僞翻。故得免而東歸。

五月，己未，車駕至自長安。

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師古曰：坻，音丁計翻，又音底。伐木塞道。塞，悉則翻。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精騎爲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爲，于僞翻。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難，乃旦翻。少，詩沼翻。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所部郡縣，各考覈其實也。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幷之。」於是幷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賢曰：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如倉氏、庫氏之類是也。長，知兩翻；下同。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喧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

守宰數見換易 卒與猝同數所角翻 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 劾戶槩翻 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夭於紹翻卒讀曰猝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爲一世治直吏翻 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代易頗簡　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　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 謂十分而稅其一也 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賢曰景帝二年令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云舊制見賢遍翻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 賢曰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豳州新平縣漆水在西 馮異軍栒邑祭遵軍汧 賢曰汧水名因以名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汧苦堅翻　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 行姓也姓譜周有大行人之官其後氏焉 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狃忕小利 賢曰狃忕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爾雅曰狃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忕復爲之也狃女九翻忕音逝 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 孫武子之言 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 卒讀曰猝 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 長知兩翻 詔異進軍義渠 義渠縣屬北地 北地郡古義渠戎地也 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奧鞬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 [illegible]　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託先后末屬 謂孝文竇皇后之親屬也復扶又翻 累世二千石臣

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 復扶又翻 故遣劉鈞口陳肝膽 事見上卷上年 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 賢曰底裏皆露言無藏隱 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無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僞之人 分扶問翻背蒲妹翻 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友至高平 賢曰高平縣屬安定後改爲平高今原州縣 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閒道通書 姓譜席其先姓籍避項羽諱改姓席氏 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厚 慰與尉同尉安也藉薦也尉以安於身上藉以安於身下 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 賢曰謂漢遭王莽篡奪也 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 爲于僞翻 而忿悁之間 悁恚也古縣翻躁急也 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 委棄也就成也 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 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 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 易以豉翻下同 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彊禦 負恃也易輕也 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爲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 復扶又翻下同難乃旦翻 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 謂憂之太過而言之甚切將以爲德而反以取怨也 知且以言獲罪也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 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

城太守。據其郡，囂賂遺封何與結盟，欲發其衆。零音憐。）因並河揚威武，（賢曰：並，蒲浪翻。）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脩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融祖父墳墓在扶風。）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遺以四方珍羞，既以厚融，且示四方來服，能致遠物也。數，所角翻。遺，于季翻。）梁統猶恐衆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玄，（張玄，隗囂使。刺，七亦翻。）遂與隗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先，悉薦翻。）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為，于僞翻。）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說，輸芮翻。為，于僞翻。說客單車往使足矣，光武遣馬援將突騎五千，欲耀兵威以示隴右諸將，使謀而來。）以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隗囂字季孟。賢曰：表猶標也。言為標表的，謂射的也。言背畔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背，蒲妹翻。）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遺，于季翻。）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賢曰：王元字游翁。據隗囂傳，元字惠孟，游翁蓋其別字也。）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所謂以丸泥封函谷關也。）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間，古莧翻。）過存伯春，（存，存問也。時囚囂子恂於河內，伯春，恂字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號，戶刀翻。）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賢曰：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分羹，謂樂羊也。余謂此正引高帝荅項羽之事。）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卽其所常言以感人悟物者而厲其本情。）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傷毀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事見上卷四年。賢曰：愧猶辱也。）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賢曰：陸陸猶碌碌也。）將難為顏乎？（言將有慚色也。）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言囂若復責質子，當何從得子以為質也。復，扶又翻。質音致。）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歸，入也。言其年已入老境也。字林曰：併，音卑正翻。朝，直遙翻。）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牛邯字孺卿。說，輸芮翻。）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二邦，謂隴西、天水。夏，戶雅翻。）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賢曰：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賢曰：萎腇，耎弱也。萎音於為翻，腇音乃罪翻。咋，士格翻，齧也。）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賢曰：以食為喻。少，詩沼翻。）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為，于僞翻。）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更，工衡翻。）隗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卒，讀曰猝。）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此因王元隴坻之捷而有是書也。）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賢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辭。）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

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汧，苦堅翻。扶又翻。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高帝時柴武與韓王信書之言。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卽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使，疏吏翻。匈奴與盧芳爲寇不息，帝令歸德侯颯使匈奴以脩舊好。颯使匈奴見三十九卷更始二年。颯，音立。好，呼到翻。單于驕倨，雖遣使報命，而寇暴如故。

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令還復民伍。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公孫述立隗囂爲朔寧王，賢曰：欲其寧靜北邊也。遣兵往來，爲之援埶。張形埶以爲之援也。癸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上，時掌翻。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讁見日月。賢曰：讁，責也，音直革翻。見，賢遍翻。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處，昌呂翻。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人不稱其位，位不宜其人也。願陛下屈己從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賢曰：濟，成也。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亢，苦浪翻。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灋。賢曰：克，能也。柔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克。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夏四月壬午，大赦。

五月戊戌，以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元，王莽厭難將軍陳欽之子。賢曰：言以臣爲師，以臣爲賓也。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賢曰：蕭何爲相國，高祖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孝文也。申屠嘉召責鄧通，孝文令人謝嘉，故曰假權也。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操，千高翻。況己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激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變者，上變告之也。陪僕，猶左傳所謂陪臺也。毛晃曰：陪臺，臣也。蓋古者家臣謂之陪臣，故家之臣僕謂之陪僕。長，知兩翻。罔密灋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身爲世戮。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東觀記曰：曾弟爲人所殺，報怨殺屬國侯王胙等。自免去郡。竇融承制拜曾武鋒將軍，更以辛肜爲酒泉太守。更，工衡翻。肜，余中翻。

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賢曰：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宋白曰：渭州潘原縣，漢陰槃縣地。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並無利而還。考異曰：帝紀，六年冬，隗囂將行巡寇扶風，馮異拒破之。馮異傳，六年夏，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卽先據栒邑，巡破。又云祭遵亦破王元於汧。隗囂傳，侵三輔事亦同。按此文勢，緣諸將才敗還，隗囂卽遣二將追之，故得云乘勝。又云馮異未及至栒邑也。然則馮異、祭遵之破王元、行巡，實在六年明矣。至十年八月，紀又有隗囂寇安定，馮異、祭遵擊卻之。此卽隗囂傳所書秋囂侵安定，至陰槃，馮異拒之，又令別將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者也。據此，是囂兩歲各出攻馮異、祭遵矣。故遵傳亦云數挫隗囂也。而袁紀不載六年事，併在七年秋紀之。且傳云囂乘勝，若事已一年，安可云乘勝？又馮異何緣稽緩爾久不至栒邑？故知袁紀誤矣。帝將自征隗囂，先戒竇融師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降，戶江翻。下同。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冬，盧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朔方太守田颯、颯，音立。守，式又翻。下同。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前代錄匈奴貴姓喬氏，代爲輔相。帝令領職如故。帝好圖讖，讖，楚譖翻。與鄭興

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好呼到翻。斷丁亂翻。）何如。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南陽太守杜詩。（郡國志。南陽郡在雒陽南七百里。）政治清平。（治直吏翻。）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治直之翻。）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比蒲必翻。又毗至翻。）時人方於召信臣。（方。比也。召信臣事見二十九卷元帝竟寧元年。召讀曰邵。）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賢曰。略陽。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番音盤。宋白曰。略陽道在隴城縣東六十里。即故冀城。魏黃初中改爲隴城。時隗囂居冀。以地理考之。當從宋說。）斬隗囂守將金梁。（姓譜。金。古金天氏之後。又漢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以祭天金人爲金氏。）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易以豉翻。）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賢曰。雞頭山道也。一名崆峒山。在原州西。塞悉則翻。）牛邯軍瓦亭。（賢曰。安定烏氏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杜佑曰。瓦亭關在唐原州之蕭關。蕭關。漢朝那縣地。邯下甘翻。）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斷丁管翻。下同。）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靷在馬胷。音胤。）帝不從。西至漆。（漆縣屬右扶風。以漆水名縣。杜佑曰。新平。漢漆縣地。）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冘豫未決。（冘與猶同。）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說如字。）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郡國志。高平縣有第一城。）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月氏爲匈奴所破。餘種西踰葱嶺。其不能去者保南山。號小月氏。氏音支。）輜重五千餘兩。（重直用翻。兩音亮。）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朝直遙翻。）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賢曰。猶言儀注。余謂適。當也。會見之儀各有當也。見賢遍翻。）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殊。異也。絕也。謂待之之禮異絕於羣臣也。）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上時掌翻。）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地理志。天水郡十六縣。）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賢曰。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余據地理志。西縣本屬隴西郡。後乃改屬漢陽。西城者。西縣城也。以西城爲縣名。誤矣。明帝永平十七年。方改天水爲漢陽。）而田弇李育保上邽。（上邽縣屬天水郡。邽古含翻。）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勞力到翻。）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專席而坐於諸將之上。不與諸坐者並也。）賜歙妻縑千匹。（毛晃曰。縑。并絲繒。又絹也。）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謂必不歸降。如黥布云欲爲帝。亦任之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侯。（融封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皆屬廬江郡。）弟友爲顯親侯。（郡國志。漢陽郡有顯親縣。賢曰。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帝置顯親縣以封友。褒顯竇氏有孝文皇后之親也。）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竺曾助義侯。梁統成義侯。史苞褒義侯。庫鈞輔義侯。辛彤扶義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數所角翻。下同。）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循。撫循也。順也。）無擅離部曲。（離力智翻。）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郡國志。潁川郡在雒陽東南五百里。河東郡在雒陽西北五百里。）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郭憲字子橫。）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

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復扶又翻下同）每一發兵頭須爲白（言苦心於軍事也須與鬚同古字通用）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近其靳翻）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賢曰狡猾也間古莧翻說文曰詿亦誤也音卦）如聞乘輿南向（乘繩證翻）賊必惶怖歸死（怖普布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爲潁川太守故云復借也）乃留恂長社（長社縣屬潁川郡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中樹暴長更名長社師古曰長讀如字）鎮撫吏民受納餘降（降戶江翻）東郡濟陰盜賊亦起（郡國志東郡去雒陽八百餘里濟陰郡在雒陽東八百里濟子禮翻）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爲東郡太守（東光縣屬渤海郡賢曰今滄州縣）威信著於衛地（東郡衛地也）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璽斯氏翻）戊寅車駕還自潁川

安丘侯張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瑯邪太守陳俊追討斬之　冬十月丙午上行幸懷十一月乙丑還雒陽　楊廣死隗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水經註戎丘城在西城西北戎漢水逕其南）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爲于僞翻）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刎扶粉翻）初帝敕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沮在呂翻敗補邁翻）宜悉罷之漢等貪幷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卒讀曰猝）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呼火故翻陳讀曰陣）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重直用翻蓋古盍翻）囂出兵尾擊諸營（尾擊謂尋其後而擊之也）岑彭爲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汧口堅翻）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爲于僞翻）校尉太原溫序爲囂將苟宇所獲（姓譜唐叔虞之子孫封於河內溫因以命族又郤至食采於溫號溫季因以爲族據序傳序爲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爲苟宇所獲考異曰按序傳及袁紀皆稱序爲護羌校尉據西羌傳九年方置此官牟邯爲之又云邯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今但云校尉）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檛側瓜翻擊也）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殺無令須汙土（汙烏故翻）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爲郎　十二月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帝復其王號（王莽貶高句麗爲侯今復其王號句音如字又音駒又巨俱翻）是歲大水

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潁陽縣屬潁川郡）詔馮異幷將其營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賢曰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爲優劣也）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閱過喪車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復扶又翻下同）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皇后卿曰將行秦官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爲皇后官名西都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東都之後純用閹人矣）至葬

車駕復臨之，既葬，又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遵爲征虜將軍。衛尉銚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言帝念祭遵，以爲羣臣不如遵，各懷慚懼也。銚，音姚。帝乃止。隗囂病且餓，餐糗糒，賢曰：糗，熬大豆與米也。糒，乾飯也。糗，去久翻，又丘救翻。糒，音備。恚憤而卒。恚，於避翻。卒，子恤翻。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任，音壬。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五年，岑彭留馮駿軍江州，分屯夷道、夷陵。巫縣亦屬南郡。因據荊門、虎牙。水經註曰：江水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故以名也。此二山，楚之西塞也。賢曰：在今峽州夷陵縣東南，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上。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欑柱以絕水道，關樓，范書作鬭樓，猶今城上敵樓也。欑，徂官翻。叢木爲柱曰欑柱。又作管翻。結營跨山以塞陸路，塞，悉則翻。拒漢兵。

夏六月丙戌，帝幸緱氏，登轘轅。緱氏縣屬河南尹，縣有緱氏山、轘轅山、轘轅坂，並在雒陽之東南。緱，工侯翻。轘，音環。吳漢率王常等四將軍兵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高柳縣屬代郡。賢曰：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水經註曰：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匈奴救之，漢軍不利。於是匈奴轉盛，鈔暴日增。鈔，楚交翻。詔朱祜屯常山，王常屯涿郡，破姦將軍侯進屯漁陽，以討虜將軍王霸爲上谷太守，以備匈奴。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監，古銜翻。太中大夫馬援爲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息，氣息也。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驃騎將軍杜茂與賈覽戰於繁時，賢曰：繁時縣屬鴈門郡，今代州繁時縣。時，音止。余按唐代州繁時雖存漢縣名，然非古繁時也。茂軍敗績。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續漢志：司徒掾屬二十一人，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今涼州部皆有降羌，降，戶江翻。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被，皮義翻。處，昌呂翻。數，所角翻。黠，下八翻。爲，于僞翻。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武帝開西南夷，置一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應劭曰：漢官護烏桓、護羌校尉比二千石，擁節；長史一人，司馬二人，皆六百石。校，戶教翻。治其怨結，治，直之翻。歲時巡行，問所疾苦，行，下孟翻。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訢，許斤翻。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爲宣恩侯。帝追爵貴人父陸爲宣恩哀侯，以就嗣哀侯。後漢舊制，惟皇后父封侯，貴人未正位中宮而追爵其父，非舊也。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復，扶又翻。陳，讀曰陣。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賢曰：觖，音羌志翻。前書音義曰：觖猶冀也。一音決，猶望之也。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取，讀曰娶。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以器俯而取水曰挹，人之謙下者亦曰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卒，子恤翻。爲，于僞翻。帝召寇恂還，以漁陽太守郭伋爲潁川太守。伋招降山賊趙宏、召吳等數百人，皆遣歸附農，附農者，附於農籍也。召，讀曰邵。因自劾專命。賢曰：諸賊放降者，歸附農業也。劾，戶槩翻。帝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

降駱驛不絕。莎車王康卒，弟賢立，攻殺拘彌、西夜王，（拘彌即前漢之扜彌，唐曰寧彌，西夜國去雒陽萬四千四百里。）而使康兩子王之。（王，于况翻。）

十年春正月，吳漢復率捕虜將軍王霸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匈奴數千騎救之，連戰於平城下，（平城縣屬鴈門郡。）破走之。（復，扶又翻。）夏陽節侯馮異等，（馮異傳云封異陽夏侯。賢曰：夏，音賈。馬武傳末列二十八將官位姓名，曰夏陽侯馮異。陽夏縣屬淮陽郡，夏陽縣屬左馮翊，未知孰是。夏陽之夏，戶雅翻。）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天水冀縣有落門聚，有落門山。賢曰：在今渭州隴西縣東南。）未拔，夏，異薨於軍。秋八月己亥，上幸長安。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帝之上隴也，遣馬援招降峻，及吳漢等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坻。）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賢曰：從雒陽至高平，長安爲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從，千容翻。）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降，戶江翻，下同。）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使，疏吏翻。）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亡其膽，（謂文死則峻亡其膽也。）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奔蜀。徙諸隗於京師以東。（隗純降而徙其族，以其西州舊□，宗恐其後復能爲變也。）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先零羌與諸種寇金城、隴西，（零，音憐。種，章勇翻。）來歙率蓋延等進擊，大破之，（蓋，古盍翻。）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以賑飢乏，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涼州諸郡至京師皆須度隴，隴右安則涼州之路流通。）庚寅，車駕還宮。

十一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陽，（考異曰：帝紀：己酉，幸南陽，上有二月己卯。袁紀：三月己酉，幸南陽。以長曆考之，二月壬申朔，己卯，八日也；己酉、庚午，皆在三月。蓋帝紀己酉上脫三月字，今從袁紀。）還幸章陵；庚午，車駕還宮。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數，所角翻。）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艘，（艘，蘇遭翻。）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棹卒，持棹行船者也。）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爲征南大將軍，故稱爲征南公。）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上，時掌翻。）直衝浮橋，而欑柱有反杷鉤，（反杷鉤者，以鉤任敵船，使不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進也。）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先以隆守南郡，而上奏也。上，時掌翻。）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城在今夔州魚復縣南，即古捍關也。杜佑曰：巴山縣古扞關。如此則別是一處。）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勞，力到翻。復，扶又翻。）百姓大喜，爭開門降。（降，戶江翻。）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後將軍者，將兵繼彭後而進者也。）選官屬守

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卒讀曰猝留
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賢曰墊江縣名屬巴郡今合州縣也按宋白續通典中州墊江縣本後漢臨江縣地後魏恭帝分臨江置墊江縣合州石鏡縣本漢墊江縣凡合州管下諸縣皆漢墊江地也墊音徒協翻平曲地闕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
橈繼進。爾雅曰檝謂之橈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船中橈音饒夏先零羌寇臨洮。臨洮縣屬隴西郡零音憐洮音韜來歙薦馬援爲隴西太守。郡國志隴西郡在雒陽西二千二百二十里
擊先零羌大破之。　公孫述以王元爲將軍使與
領軍環安拒河池。姓譜環姓也楚環列尹之後又楚有賢者環淵河池縣屬武都郡六月來
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辨皮莧翻乘勝
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未殊謂未絕也客刺七亦翻馳召
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
敢然。延爲虎牙大將軍故以虎牙稱之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中竹仲翻下同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蓋延字巨卿屬之欲翻而反效兒女
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彊起
受所誡。彊其兩翻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日入而羣動息故甲夜謂之人定
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何人謂不知何人也臣不敢自惜誠恨
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稱尺證翻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
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賢曰骨鯁謂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爲鯁願陛
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
督。被皮義翻數所角翻投筆抽刃而絕。凡爲人所刺者刃在身猶未死抽刃則氣絕矣帝聞大
驚省書攬涕。省悉景翻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
歙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乘繩證翻趙王良從帝
送歙喪還入夏城門雒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與中郎將張邯爭
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百官志城門校尉掌雒陽十二城門每門候一人邯戶甘翻使
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
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朝廷肅然永辟扶

風鮑恢爲都官從事。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蔡質漢儀曰都官主雒陽朝會與三府掾同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斂手
以避二鮑。永行縣到霸陵。司隸校尉主三河三輔弘農霸陵縣屬京兆行下孟翻路
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
冢。苟諫保護鮑永事見三十六卷更始二年上時掌翻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
使如此何如。武帝置十三州刺史皆部使者也司隸今出所部故言奉使使疏吏翻太中大夫
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
不忘君行之高者也。行下孟翻帝意乃釋。　帝自將征公
孫述秋七月次長安。　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
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廣漢縣屬廣漢郡賢曰資中縣名屬犍爲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宋白曰資州諸縣皆漢資中地盤石縣資州治所漢資中故城也又遣將侯丹率二萬
餘人拒黃石。賢曰即黃石灘也水經註曰江水自涪陵東出百里而屆于黃石在今涪州涪陵縣杜佑曰今謂之橫石灘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
涪音浮杜佑音符水經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北又東南逕綿竹縣北即臧宮溯涪至平陽鄉之地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西流意此即平曲也上時掌翻自分兵浮江下還江
州泝都江而上。賢曰都江成都江也宋白曰郫江一名都江一名成都江襲擊侯丹大
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賢曰武陽縣屬犍爲郡故城在今隆州隆山縣東也又曰故城在今眉州劉昫曰唐陵州仁壽縣漢武陽縣地或曰今眉州眉山彭山縣本漢武陽縣地杜佑曰漢武陽縣故城在嘉州毅山縣東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賢曰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宋白曰蜀志漢元朔二年置廣都縣隋仁壽元年避煬帝諱改爲雙流唐龍朔二年析雙流縣又置廣都縣於舊縣南一十二里埶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
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
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
於沅水。帝紀作沉水此作沅承臧宮傳之誤也賢曰水經註曰沉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沅水及沅水者並非余據今潼川府通泉縣北有沉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
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復扶又翻宮欲引還恐爲音去聲

所反。（賢曰：反，音翻。）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幟，昌志翻。騎，奇寄翻。）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呼，火故翻。卒，讀曰猝。）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爲，于僞翻。）延岑犇成都，其衆悉降，（降，戶江翻。）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賢曰：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近代音北爲背，失其旨矣。）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鄉，（臧宮傳作平陽鄉。此上逸平字。水經註曰：臧宮泝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綿竹。涪水經綿竹縣北，則平陽鄉當在綿竹縣界。）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省，悉景翻。少，詩照翻。復，扶又翻。）帝還自長安。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刺殺之刺，七亦翻。）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豪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任貴降述事見四十卷元年。邛，渠恭翻。任，音壬。）會彭已被害，（被，皮義翻。）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爲立廟祠之。（爲，于僞翻。）馬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郡國志：武都郡在雒陽西一千九百里。）

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亹隘。（零，音憐。種，章勇翻。鈔，楚交翻。浩亹，音告門。）成與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屬金城郡。賢曰：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宋白曰：湟水縣本漢破羌縣地，後魏得羌地，於此置西都縣，隋改爲湟水。）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易，以豉翻。）其田土肥壤，（賢曰：無塊曰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爲，于僞翻。長，知兩翻。）起塢候，（字林曰：塢，小障也。字或作隖，一古翻。）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樂，音洛。）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上，時掌翻。）

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過，古禾翻。）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五（起柔兆涒灘，盡柔兆敦牂，凡十一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續漢書曰：犍爲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漁涪津廣數百步。涪，音浮。），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武帝元朔二年，置廣都縣，屬蜀郡。）。遣輕騎燒成都市橋（賢曰：市橋即七星橋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水經註：成都中兩江有七橋，西南石牛門外曰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降，戶江翻；下同。），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二人受害見上卷上年。歙，許及翻。），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數，所角翻。）。」述終無降意。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比，毗至翻；千條萬端，言詳細也。），何意臨事勃亂（勃，與悖同。）！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復，扶又翻。）。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言幸而無它虞，不至喪敗也。），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十許萬者，約言之也。），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厲，勉厲也。毛晃曰：勉厲之厲，有修飾振起之意。）：「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量，音良。）。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日加申爲晡。晡，奔謨翻。），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上，時掌翻。），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賢曰：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成都郭中也。）。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涪，縣，屬廣漢郡。賢曰：涪城，今緜竹縣。宋白曰：綿州巴西縣本漢涪縣。），斬公孫恢（恢，述弟也。），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賢曰：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爲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音皮。）。

李通欲避權勢，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上，時掌翻。），以特進奉朝請。後有司奏封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事見三十八卷王莽地皇三年。），即日封通少子雄爲召陵侯（召，讀曰邵；下同。）。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易，以豉翻。），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

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幟，昌志翻。挑，徒了翻。下同。）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時成都未破，牙署蜀郡太守，以招懷蜀人。）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說，如字。）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臧宮傳作咸門。賢曰：成都城北面東頭門。此衍陽字。東或作西。）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邯，戶甘翻。）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陳，讀曰陣。刺，七亦翻。）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屬，之欲翻。）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降，戶江翻。）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幷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更，工衡翻。）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放而與其母。孟孫怒而逐秦西巴，既而復召之，使傅其子。戰國策曰：樂羊爲將，爲魏文侯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睹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且食之，其誰不食！既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將，即亮翻。）初，述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業字巨游，平帝元始中除爲郎。會王莽居攝，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王莽以業爲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述意既不仕於莽，其肯爲述起乎。）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珍御，謂食珍之供進者。）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爲，于僞翻。下同。）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論語載子張之言也。）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誘，音酉。）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斷，丁亂翻。）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翬，音暉。）述又聘巴郡譙玄；（姓譜：譙，周大夫食采於譙，因氏焉。玄，平帝元始四年爲繡衣使者，分行天下，觀省風俗。會莽居攝，棄使者車，歸家隱遁。）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爲，于僞翻。）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平帝時，皓爲美陽令，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言身爲漢臣，豈不念故主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刎，武粉翻。）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犍，居言翻。費，音祕，又父沸翻。）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青盲者，其瞳子不精明，不能睹物。任，音壬。）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爲太常，張隆爲光祿勳。（常少、張隆死見上卷上年。）譙玄已卒，祠以中牢，（師古曰：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郡國志：合浦郡在雒陽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初，王莽以廣漢文齊爲益州太守，（郡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五千五百里。）齊訓農治兵，（治，直之翻。）降集羣夷，甚得其和。（降，戶江翻。下同。）公孫述時，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不降。聞上即位，間道遣使自聞。（間，古莧翻。使，疏吏翻。）蜀平，徵爲鎮遠將軍，封成義侯。

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

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參狼羌，無弋爰劍之後也。爰劍孫卬將其

種人南出賜支河曲之西數千里，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或爲氂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爰劍曾孫忍及弟舞留湟中，是爲湟中諸種羌。種，章勇翻。）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百官志：郡守有丞一人，有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其餘有議曹、法曹、賊曹、決曹、金曹、倉曹等掾。掾，俞絹翻。）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黠，下八翻。）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讎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賢曰：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余據隴西郡治狄道，故得詣門白太守。長，知兩翻。）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賢曰：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怖，普布翻。）後稍定，郡中服之。

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賢曰：漢法，軍行逗留畏愞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以軍法，直取勝敵爲務。）

山桑節侯王常卒。平烈侯耿況、東光成侯耿純皆薨。（謚法：好廉自克曰節；有功安民曰烈。賀琛曰：佐相克終曰成，悖尾遠圖曰成。）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乘，繩證翻。數，所角翻。復，扶又翻。）復以弇弟廣、舉並爲中郎將；弇兄弟六人（弇、舒、國、廣、舉、霸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省，悉景翻。）當世以爲榮。

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數寇邊，帝遣驃騎大將軍杜茂等將兵鎮守北邊，治飛狐道，（治飛狐道以通趙、魏，應援北邊之兵。）築亭障，修烽燧。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終不能克。

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乘，繩證翻。兩，音亮。被，皮義翻。）既至，詣城門上印綬，（上，時掌翻。）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冀州部魏郡、鉅鹿、常山、中山、信都、河間、清河、趙國、勃海。）又以梁統爲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爲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爲富饒，（姑臧縣屬武威郡。劉昫曰：姑臧縣，秦月氏戎所處，匈奴名蓋臧城，語訛爲姑臧。長，知兩翻。）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說文：戴角者脂，無角者膏。處，昌呂翻。）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轂，戶谷翻。）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帝以是賞之。

帝以睢陽令任延爲武威太守，（睢，音雖。任，音壬。）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考異曰：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吏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爲長，又與上語相應，今從之。）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曲禮曰：毋雷同。鄭氏註曰：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

戊子，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百官志：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膳飲食。復，扶又翻。）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漢官儀曰：口實，膳羞之事也。）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輿服志：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上雅不喜聽音樂，（喜，許既翻。）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郅惲拒關不開。（賢曰：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惲，於粉翻。）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見，賢遍翻。）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賢曰：東面中門也。）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尚書無逸之辭。槃，樂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雒陽十二城門，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參封縣屬琅邪郡。）

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虖沱河以備匈奴。（虖，讀曰呼。）

盧芳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鐫胡侯。（鐫，子全翻。）

朱祐奏古者人

臣受封，不加王爵。丙辰，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降爵為侯。（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無有與漢俱存亡者。文帝封梁王、城陽、菑川；景帝封河間、長沙、中山、常山；昭帝封廣陽、廣陵、高密，此數國至王莽篡漢而廢。但封長沙、真定、河間、中山者，與帝同出於景帝也。長沙，舂陵之大宗；真定，常山王憲之後；改封者今復降爵為侯，以服屬已疏也。）丁巳，以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良，帝叔父；章、興，帝兄子也。）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富平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為侯如故。於是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賢曰：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庚午，以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公姬常為衛公。（平帝元始四年，改紹嘉公曰宋公，承休公曰鄭公，今又改鄭曰衛。）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韓歆為大司徒。（郡國志：沛郡在雒陽東南一千二百里。）丙子，行大司空馬成復為揚武將軍。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宛，於元翻。）詔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上，時掌翻。）夏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更，工衡翻。）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禹食昌安、夷安、淳于、高密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固始侯國，屬汝南郡，故寢縣也，帝更名。史記正義曰：孫叔敖以寢丘土薄，取為封邑。李通又慕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改名固始。膠東，西漢以為王國，帝以為侯國，併屬北海。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樂，音洛。復，扶又翻。）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陳，讀曰陣。）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去，羌呂翻。）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恐其以職事有過而失爵邑也。）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上，時掌翻。）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鄧禹內行淳備，（行，下孟翻。）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凡用度皆資於國邑，不事生產作業及營利也。）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回容，猶今言回護也。賢曰：回，曲也，曲法以容也。）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賢曰：瞽，無目之人也，為樂師，取其無所見，於音審也。郊廟之樂器，[illegible]之屬也。樂器，鐘磬之屬也。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為葆。孔穎達曰：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蓋也。輿者，車之總名也。輦者，駕人以行。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illegible]服，今得之，始備。余謂法物，即上樂器、葆車、輿輦之類。傳，直戀翻。）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調，徒弔翻。）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甲寅，以冀州牧竇融為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朝，直遙翻。下同。）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數，所角翻。）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讖，楚譖翻。）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間求見，（復，扶又翻。間，古莧翻。見，賢遍翻。下以意推。）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逡巡，却退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傳旨使融出也。）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賢曰：日者，猶往日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

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重，直用翻。 五月，匈奴寇河東。

十四年夏，邛穀王任貴遣使上三年計，即授越巂太守。郡國志：越巂郡在雒陽西四千八百里。巂，音髓。邛，渠容翻。任，音壬。上，時掌翻。 秋，會稽大疫。郡國志：會稽郡在雒陽東三千八百里。會，古外翻。 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莎，素禾翻。鄯，時戰翻。 西域苦匈奴重斂，斂，力贍翻。 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之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易，以豉翻。 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去，羌呂翻。 刑罰在衷，無取於輕。衷，中也，適也。 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高帝入關，約法三章，後蕭何定律九章。 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文帝元年，除收孥相坐法；十三年，除肉刑。 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斷，丁亂翻。 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按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 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厭，於葉翻。 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傅奏於左。體，政體也。傅，音附。 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下，遐嫁翻。 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灋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賢曰：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遁，以文避法焉。 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言曰：復，扶又翻。 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之言。 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治，直吏翻。 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易，以豉翻。 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好，呼到翻。 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復，扶又翻。 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厭，一葉翻。 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賢曰：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

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說，讀曰悅。孔安國曰：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陸德明音：瞑，莫遍翻；眩，玄遍翻，徐又呼縣翻。瞑眩，困極也。 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累，力瑞翻。

丁未，有星孛於昴。昴七星，西方之宿也，主獄事；又為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為天街，黃道之所經也。孛，蒲內翻。 以汝南太守歐陽歙為大司徒。郡國志：汝南郡在雒陽南六百五十里。歙，許及翻。 匈奴寇鈔日盛，鈔，楚交翻。 州郡不能禁。二月，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郡國志：鴈門郡在雒陽北千五百里；代郡在雒陽東北二千五百里。前書曰：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 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復，扶又翻。 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部數千人。每部各數千人也。

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濟，子禮翻。 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荊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瑯邪公。邪，音耶。 癸丑，追謚兄縯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帝感縯功業不就，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 撫育二子章、興，恩愛甚篤，以其少貴，少，詩照翻。 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緱氏令。平陰、緱氏二[illegible]

河南尹。蘇，工僕翻。其後章遷梁郡太守，梁郡，在雒陽東南八百五十里。與遷弘農太守。弘農郡，在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占，之贍翻。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覈者，考其實也。覈，下革翻。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度，徒洛翻。呼，火故翻。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羸，倫為翻。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宋白曰：潁川，秦南陽、河南二郡之西境，漢置弘農郡，義取弘大農桑為名。帝詰吏由趣，由，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趣，向也。問是書之意趣所向為何如也。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賢曰：長壽街在雒陽城中。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敕，戒也。當欲以墾田相方耳。」相方，求兩其墾田之數以相比也。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虎賁中郎將。賁，音奔。將，即亮翻。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首，式救翻。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長，知兩翻。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歆坐前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下獄。下，遐稼翻。歆世授尚書，八世為博士，自歆高祖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歆八世皆為博士。諸生守闕為歆求哀者千餘人，為，于偽翻。至有自髡剔者。毛髮曰髡，鬀髮曰髡，鬀及身毛曰剔。平原禮震年十七，禮，姓也。有大夫禮孔。求代歆死。帝竟不赦，歆死獄中。十二月，庚午，以關內侯戴涉為大司徒。盧芳自匈奴復入居高柳。復，扶又翻。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坐使軍吏殺人，免，使揚武將軍馬成代茂，繕治障塞，十里一候，以備匈奴。治，直之翻。使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杜佑曰：雲州治雲中縣界，有高柳故城。賢曰：高柳，在代郡氏縣北百三十里。酈道元曰：高柳縣故代郡治，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賢曰：既採桑，斫去繁枝，留其特長者，則來年桑葉茂盛。麥率一莖一穗，今有兩岐者，故以為瑞。張君為政，樂不可支。」樂，音洛。安平侯蓋延薨。蓋，古盍翻。交阯麊泠縣雒將女子徵側甚雄勇，師古曰：麊泠，音麋零。交州外域記曰：交阯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為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宋白曰：峯州，漢麊泠縣地。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怨。

十六年春，二月，徵側與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郡國志：日南郡，秦象郡，在雒陽南萬三千四百里。賢曰：俚，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宋白曰：愛州，漢九真郡，治胥浦縣。驩州，漢日南郡，治朱吾縣。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都麊泠。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武帝置期門郎，掌執兵送從。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以領之。賢曰：虎賁，冠虎文單衣。度，徒洛翻。從，千容翻。賁，音奔。「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守，式又翻。相，息亮翻。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復，扶又翻。上大笑。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下，遐稼翻。聽羣盜自相糾擿，賢曰：擿，發也。擿，他狄翻。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賢曰：委守，謂棄其所守也。負，罪負也。愞，奴亂翻。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殿，丁練翻。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更，工衡翻。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稟，給也。帥，所類翻。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盧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繒二萬匹，繒，慈陵翻。因

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朝，直遙翻。下同。）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既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復，扶又翻。下同。）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馬援奏宜如舊鑄五銖錢，（罷五銖錢事見三十七卷王莽始建國元年。）上從之，天下賴其便。　盧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屬上谷郡。賢曰：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十七年春正月，趙孝公良薨。（諡法：慈惠愛親曰孝。）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憙窮治其姦，（憙，許記翻，又讀曰熹。治，直之翻。）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爲請者數十，（爲，于僞翻。）憙終不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良無復言。（復，扶又翻。）既薨，上追思良，乃貰出子春。（貰，時夜翻，赦也。）遷憙爲平原太守。（郡國志：平原郡在雒陽北千二百里。）

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乙未晦。袁紀，乙亥晦。按長曆，二月丙申朔，帝紀誤。）

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章陵，故春陵，帝更名。）五月，乙卯，還宮。

六月，癸巳，臨淮懷公衡薨。　妖賊李廣攻沒皖城，（賢曰：皖，縣名，屬廬江郡，故城在今舒州，有皖水。妖，於驕翻。皖，音下板翻。）遣虎賁中郎將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討之。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數，所角翻。懟，直類翻。）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好，呼到翻。）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賢曰：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量，音良。）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賢曰：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爲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郡國志：中山國在雒陽北二千四百里。）郭后爲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皆爲王。　甲申，帝幸章陵，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少，詩照翻。）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治，直之翻。）

十二月，還自章陵。　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復，扶又翻。）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裴氏，伯益之後，封於䢵鄉，因以爲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郡國志：敦煌郡在雒陽西五千里。敦，徒門翻。）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匈奴、鮮卑、赤山烏桓數連兵入塞，（鮮卑亦東胡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漢初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是始入塞。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數，所角翻。下同。）殺略吏民。詔拜襄賁令祭彤爲遼東太守。（賢曰：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郡國志：遼東郡在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祭，則介翻。彤，音融。）彤有勇力，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彤，遵之從弟也。（從，才用翻。）　徵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障，與嶂同，山也。山谿爲閉，則治橋道以通之。）儲糧穀；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賢曰：扶樂，縣名，屬九真郡。余謂賢說誤矣。九真郡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亢父侯，以度田不實免；後復封爲扶樂鄉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賢考之不詳也。水經註：扶樂城在扶溝縣，沙水逕其北。）南擊交阯。

十八年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宕渠楊偉等起兵以應歆。（宕渠縣屬巴郡。賢曰：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師古曰：宕，音徒浪翻。）帝遣吳漢等將萬餘人討之。　甲寅，上行幸長安。三月，幸蒲坂。（蒲坂縣屬河東郡。）

祠后土。馬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浪泊在交趾封溪縣界。按馬援斬平交趾，奏分西里置封溪、望海二縣。水經曰：葉榆水過交趾麊泠縣北，分為五水，絡交趾郡中。其南水自麊泠縣東逕封溪縣北，又東逕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焉。宋白曰：馬援自九真以南，隨山刊木至日南。）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禁谿，水經註及越志皆作金溪。其地嶮，在麊泠縣西南。水經註曰：徵側走入金谿究，三歲乃得之。竺芝扶南記曰：山溪瀨中謂之究。賢曰：其地今峯州新昌縣也。余按唐志，新昌縣屬豐州，峯字誤。）賊遂散走。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戊申，上行幸河內。戊子，還宮。五月，旱。盧芳自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復，扶又翻。）與閔堪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吳漢發廣漢、巴、蜀三郡兵，（郡國志：廣漢郡在雒陽西三千里；巴郡在雒陽西二千七百里；蜀郡在雒陽西三千一百里。）圍成都百餘日，秋七月，拔之，斬史歆等。漢乃乘桴（編竹木以渡水，大曰筏，小曰桴。）沿江下巴郡，楊偉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帥，所類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冬十月庚辰，上幸宜城。（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楚之鄢邑也，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還，祠章陵。十二月，還宮。是歲，罷州牧，置刺史。（置州牧事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至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昭，讀為佋，音韶。）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賢曰：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而為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為祖，昭帝為曾祖，故追尊及祠之。）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舂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祭祀志曰：時詔曰：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頓、舂陵歲時且各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者，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馬援斬徵側、徵貳。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妖，於驕翻。單，音善。原武縣屬河南尹。）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數，所角翻。）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埶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賢曰：挺，解也。余據禮記月令「挺重囚」，挺，寬也。音待鼎翻。）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徹圍緩賊，賊眾分散。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馬援進擊徵側餘黨都陽等，至居風，降之。（賢曰：居風，縣名，屬九真郡，今愛州。交州記曰：居風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十里。山有風門，常有風。）嶠南悉平。（賢曰：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嶠，居廟翻。考異曰：援傳作都羊，帝紀作都陽，今從紀。又帝紀十八年四月遣援擊交趾，十九年四月斬側、貳等，因擊都陽等，降之。援傳：十七年拜伏波將軍，討側、貳，十八年春，軍至浪泊，明年正月斬側、貳。蓋紀之所書者，援奏破側、貳及傳側、貳首至雒之時也。沈懷遠南越志云：徵側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援傳近是，今從之。）援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賢曰：駱者，越別名。林邑記曰：日南盧容浦通銅鼓外越銅鼓，即越駱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閏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公爵皆為王。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說，輸芮翻。處，昌呂翻。近，其靳翻。）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數，所角翻。）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公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重，難也。）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

愈篤。(論語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間古莧翻處昌呂翻)亦何以過乎。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爲衞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西都之季萬章樓護陳遵等皆俠遊於貴近之門至於此時亦有杜保王磐之徒好呼到翻施式豉翻俠戶頰翻)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姓譜鮮于本子姓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以鮮于爲氏裒蒲侯翻)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俱私之以財。終不爲言。(少詩沼翻爲于僞翻)是以世稱其忠。上以沛國桓榮爲議郎。(沛國即沛郡建武二十年中山王輔徙封沛始爲國續漢志光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衞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議郎秩六百石)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難乃旦翻)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厭服也一葉翻)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將汝南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鍾興爲公羊春秋嚴氏學也)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復扶又翻)而興遂固辭不受。陳留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雒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蔡質漢儀曰雒陽十二城門門一亭賢曰夏門雒陽城北面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乘繩證翻)駐車叩馬。(叩折也)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數所具翻)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箠止蕊翻)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治直之翻)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楹柱也)流血被面。

(被皮義翻)帝令小黃門持之。(小黃門宦者也屬少府)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彊其兩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亡謂亡命死謂犯死罪者)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賢曰彊項言不低屈也)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慄當作慓慓音匹妙翻前書音義曰慓疾也非此義)

九月壬申。上行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復方目翻下同)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賢曰光武嘗從皇考至南頓故識知官府舍宇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又曰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任音壬勝也)日復一日。(日復之復扶又翻下復增同)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沛。西南夷棟蠶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路由越嶲。(嶲音髓)邛穀王任貴恐尚既定南邊。威澤必行。己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勞力到翻)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越嶲郡治邛都任貴所據宋白曰漢邛都縣唐爲嶲州越嶲縣)遂掩任貴。誅之。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無罪加之以罪曰入百官志太倉令屬大司農主受郡國漕轉穀秩六百石下遐稼翻)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大司空竇融。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五月辛亥。漢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事見二十四卷宣帝地節二年)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陳讀曰陣)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

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賢曰：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辦，皮莧翻，具也。賢曰：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改之。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斤斤，精詳之貌。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謹慎之察也。斤，音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風。郡國志：上黨郡在雒陽北一千五百里；天水郡在雒陽西二千里。

帝苦風眩疾甚，以陰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賢曰：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作顧命。孔安國註云：臨終之命曰顧命。顧，音古。雒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余謂廣室者，寢殿也。按晉書元帝紀，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令夏施青練帷，冬施青布，則廣室之為寢殿明矣。會疾瘳，召見興，見，賢遍翻。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之廢，稱疾不朝，帝彊起之，欲以為司徒，湛固辭疾篤，不能復任朝事，彊，其兩翻。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任，音壬。遂罷之。六月，庚寅，以廣漢太守河內蔡茂為大司徒，太僕朱浮為大司空。壬辰，以左中郎將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乙未，徙中山王輔為沛王。以郭況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況，郭后弟也。數因況者，以慰后心耳。數，所角翻。京師號況家為金穴。秋，九月，馬援自交阯還，平陵孟冀迎勞之。勞，力到翻。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冬，十月，甲午，上行幸魯、東海、楚、沛國。皆諸皇子封國也。後東海王彊兼食魯郡，而都於魯，時猶為魯王興國。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壬寅，車駕還宮。

馬援自請擊匈奴，帝許之，使出屯襄國。賢曰：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復，扶又翻。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統之子；固，友之子也。

劉尚進兵與棟蠶等連戰，皆破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山，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惡行也。郡國志：不韋縣屬益州郡。明帝永平二年，分置永昌郡，治不韋。史記正義：不韋縣北去葉榆六百里。斬棟蠶帥，西南諸夷悉平。帥，所類翻。

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烏桓之害；被，皮義翻。其居止近塞，近，其靳翻。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五郡謂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也。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邊陲蕭條，無復人迹。秋，八月，帝遣馬援與謁者分築堡塞，稍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烏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彊富，援將三千騎擊之，無功而還。考異曰：劉昭注補後漢書志，亦謂之續漢志。其郡國志注云：中郎將馬援擊烏桓。按世祖紀：冬十月，遣援出塞擊烏桓。援傳：十二月出屯襄國，明年秋，將三千騎出高柳。袁紀在八月祭肜事前，今從之。

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肜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被，皮義翻。陳，讀曰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肜，不敢復闚塞。裸，郎果翻。怖，普布翻。復，扶又翻。冬，匈奴寇上谷、中山。

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橫，戶孟翻。數，所角翻。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鄯，上扇翻。稽，音啓。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史所謂量時度力也。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敦，徒門翻。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

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丙戌，上幸長安；二月己巳，還雒陽。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秋九月戊辰，地震。

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以光祿勳杜林爲大司空。初，陳留劉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江陵縣，屬南郡。）後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策，簡策，編簡爲之。漢制，天子策書長二尺，國史亦用簡策。此書諸策，即史策也。尚書古文書以八寸策。）

是歲，青州蝗。（青州部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

匈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復死；（鞮，丁奚翻。）弟左賢王蒲奴立。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赤地，在地之物皆盡。）人畜饑疫，死耗太半。（賢曰：二分損一爲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考異曰：帝紀是歲匈奴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茂報命。按明年又有比遣使詣西河內附，然則茂所報者非比也，今從南匈奴傳。）

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降，戶江翻。）

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龜茲，前書音丘慈。賢曰：今龜音丘勿翻，茲音沮惟翻，蓋急言耳。）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復，扶又翻；下同。）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任其所從。）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南羌，即湟中諸羌。從，子容翻。）乃表河曲，列四郡，（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也。）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斷，丁管翻。氏，音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高、惠及呂后、文、景爲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瑇，音代。瑁，音妹。）則建珠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蒟，音矩。牂，音臧。巂，音髓。）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觀，古玩翻。師古曰：視讀曰示。觀視之者，示之令觀也。）及賂遺贈送，（遺，于季翻。）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勝，音升。）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榷，古岳翻。酤，古暮翻。）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畜，許救翻。）民力屈，（屈，其勿翻。）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使，疏吏翻。衣，於既翻。斷，丁亂翻。）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事並見武帝紀。）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別，彼列翻。）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畜，許救翻。）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樂，音洛。數，所角翻。質，音致，謂侍子也。）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禹貢曰：西戎即序。序，次也，禹就而序之，非尚威服致其貢物也。師古曰：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卻走馬事見十三卷文帝元年。）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seal]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六 起強圉協洽，盡上章涒灘，凡十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郡國志：南郡在雒陽南一千五百里。蠻，緣沔諸山蠻也。杜佑曰：時南郡潳山蠻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蠻是也。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九月辛未，以陳留王況為大司徒。賢曰：王音旺，姓也。冬十月丙申，以太僕張純為大司空。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反。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范書曰：長沙、武陵蠻，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姎徒，後漢也。遣劉尚發兵萬餘人，泝沅水入武谿擊之。賢曰：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經辰、潭、岳州界，至洞庭湖入江。武谿在今辰州盧谿縣西百八十里，即五谿之一也。沅，音元。尚輕敵深入，蠻乘險邀之，尚一軍悉沒。

初，匈奴單于輿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為左賢王，谷蠡，音鹿黎。左賢王即次當為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為右薁鞬日逐王，薁，音郁；鞬，居言翻。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呼韓邪單于約其諸子以兄弟次相傳，單于輿殺其弟知牙師而立其子，亂呼韓邪之約；而比則烏珠留之長子也，比自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為單于。何侍至輿而始傳其子也。師古曰：谷音鹿，蠡盧奚翻。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匈奴諸王歲正月會單于庭。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監，古銜翻。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郡國志：西河郡在雒陽北千二百里。守，式又翻。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匈奴諸王每歲五月會龍城祠。南匈奴傳曰：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南匈奴傳：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為六角。漸當作斬，傳寫誤加水旁耳。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

是歲，鬲侯朱祜卒。祜，音戶。二十四年，祜卒。祜為人質直，尚儒學，為將多受降，降，戶江翻。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樂，音洛。多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赦天下。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扞，下罕翻。事下公卿，下，遐稼翻。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五官中郎將，掌五官郎。杜佑曰：漢制，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屬左右署。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三年。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時邊郡皆創殘，有南匈奴為扞蔽，則可以完復矣。帝從之。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賢曰：臨沅縣，屬武陵郡，故城在今朗州武陵縣。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被，皮義翻。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賢曰：矍鑠，勇貌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酈道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樠作朗，潕作武。賢曰：五溪在今辰州界。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索，盡也。愔，於今翻；索，昔各翻。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

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賢曰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余謂調和也援固已慮耿舒之難與共事梁松竇固之讒言矣惡烏路翻）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賢曰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徼古弔翻貊莫百翻）太守祭肜招降之（降戶江翻）肜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種章勇翻駱驛相繼也款叩也至也）肜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卽擊匈奴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朝直遙翻）肜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　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莫者左賢王之名）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怖普布翻）卻地千餘里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復扶又翻監古銜翻）遣侍子修舊約（舊約宣帝舊約）　戊申晦日有食之　馬援軍至臨鄉（水經註武陵郡沅南縣建武中所置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為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所築也）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虎賁中郎將掌虎賁郎賁音奔）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梁松字伯孫尚帝女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為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賢曰喜許吏翻）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好呼到翻下同）妄是非政法（賢曰謂譏刺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惡烏路翻行下孟翻下同）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樂音洛）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賢曰鶩鴨也鶩莫卜翻毛晃曰舒鳧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者曰鴨野生而高飛者曰鶩）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龍姓述名賢曰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淸縣東北長知兩翻）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百官志越騎校尉其屬有司馬秩千石）皆京兆人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敗補邁翻）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陵太守（賢曰零陵今永州守式又翻）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賢曰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東宋白曰岳州巴陵縣漢地理志下雋縣屬長沙郡在今鄂州蒲圻縣界卽此地據水經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資水沅水合東流注之則宋白說為是賢說非雋字兗翻）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水經註沅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壺頭山山下水際有馬援停軍處賢曰壺頭山在今辰州沅陵縣東）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賢曰充縣名屬武陵郡充昌容翻）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搤持也咽音煙喉嚨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上時掌翻下同）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卽援所穿室也中竹仲翻）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為于僞翻）

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曰：（好畤縣，屬扶風。畤，音止。）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師古曰：怫鬱，不樂也。怫，符弗翻。鬱，紆勿翻。謂蘊積而不得舒也。行死，謂行將疫死也。）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賢曰：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也。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監，古銜翻。）會援卒，松因是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郡國志：新息侯國，屬汝南郡。應劭曰：古息國，其後東徙，加新字。）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濕痹，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實能輕身勝障氣。（障，與瘴同。）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文犀，犀之有文彩者。）帝益怒。援妻孥惶懼，（孥，音奴，子也。）不敢以喪還舊塋，稾葬域西。（賢曰：稾，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稾。馬援傳作城西。說文曰：塋，墓地。廣雅曰：塋，域，葬地也。）賓客故人莫敢弔會。（不敢弔及會葬。）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索，昔各翻。）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上，時掌翻。下同。）前雲陽令扶風朱勃，（雲陽縣，屬左馮翊，有秦雲陽宮。鉤弋夫人葬雲陽，昭帝爲起雲陵邑，後爲縣。）詣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難，乃旦翻。）觸冒萬死，經營隴冀，（謂征隗囂時也。）謀如涌泉，埶如轉規，（規，圜也。）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飛矢貫脛；（零，音憐。建武十一年，援擊破先零，飛矢貫脛。脛，形定翻。）出征交阯，與妻子生訣。（征交阯事見上卷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間復南討，（復，扶又翻。）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業，緒也。）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樂，音洛。）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謂討烏桓。）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怖，普布翻。）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爲，于僞翻。）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事見十卷高帝三年。間，古莧翻。）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復，扶又翻。）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下，遐稼翻。厭，一葉翻。）帝意稍解。初，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辭言嫻雅，（賢曰：嫻，音閑。嫻雅，猶言沈靜也。余謂嫻，習也。屈原傳：嫻於辭令。）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卒，子恤翻，終也。賢曰：稟，受也。）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爲眞，食其全俸。賢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謁者南陽宗均監援軍。（宗均，列傳作宋均。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司空宗俱碑，按後漢宋均傳，均族子意，孫俱，靈帝時爲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碑龜膊上刻字，因以後漢帝紀及姓苑、姓纂諸書參考，以謂自均以下，其姓皆作宗，而列傳轉寫爲宋，誤也。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繆。）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太半，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降，戶江翻。）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竟，讀曰境。）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調，徒弔翻。）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帥，所類翻。）於是均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爲，于僞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群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受命而出，未復命，則不當先過家，今使過家上冢，所以示寵榮也。上，時掌翻。）是歲，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內

屬。考異曰帝紀今春既著烏桓來朝歲末又紀是歲烏桓朝貢內屬蓋始獨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詔封烏桓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帥所類翻長知兩翻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種章勇翻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偵丑鄭翻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掠居人掾俞絹翻黠下八翻好呼到翻復扶又翻但委主降掾吏賢曰主降掾吏蓋當時權置也降戶江翻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西都置護烏桓校尉至王莽時烏桓叛校尉由是罷賢曰十二州志曰護烏桓擁節秩比二千石武帝置以護內附烏桓既而幷於匈奴中郎將余据匈奴中郎將亦此時方置未知幷於何時也校戶教翻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賢曰甯城縣名前書甯作寧甯寧兩字通也杜佑曰甯城在嬀州懷戎縣西北俗名西叶敦城開營府幷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質音致

二十六年正月詔增百官奉百官志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奉音扶用翻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　初作壽陵賢曰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蓋取久長之義也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謂赤眉入長安惟霸陵不掘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賢曰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陂音彼池音徒何翻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迭興謂易姓而王者　詔遣中郎將段彬彬丑林翻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田辟師古曰辟讀曰壁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賢曰雲中郡名在今勝州北宋白曰漢雲中故城在勝州東北四十里榆林縣界趙武侯所築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　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韓氏骨都侯當于骨都侯呼衍骨都侯郎氏骨都侯粟藉骨都侯凡五薁音郁鞬居言翻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更工衡翻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　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綬南匈奴傳黃金璽盭綟綬賢曰盭音戾草名以戾草染綬因以爲名別漢諸侯王制戾綠色綟紫青色音戾璽斯氏翻綬音受車馬金帛甲兵什器賢曰古之師行二五爲什食器之類必供之故曰什物什具今人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糒音備糗也　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弛刑者弛刑徒也說文弓解曰弛此謂解其罪而輸作者處昌呂翻考異曰帝紀今年春使段彬賜璽綬置使匈奴中郎將據匈奴傳賜璽綬在秋其置中郎將亦未知決在何時或者今春置之至是更爲之約束制度耳　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閼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閼音煙氏音支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前此避匈奴內徙者今皆歸復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補治城郭將即亮翻下同治直之翻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爲上乃悔前徙之徙民見上卷十五年　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復扶又翻因使段郴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使匈奴中郎將自是亦屯西河美稷杜佑曰汾州隰城縣有美稷鄉即漢美稷縣也隰城漢之茲氏縣也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

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偵，丑鄭翻。邏，音力賀翻。)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鈔，楚交翻。)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薁，於六翻。鞬，居言翻。)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況薨。五月丁丑，詔司徒、司空並去大名，(去，羌呂翻。)改大司馬爲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以太僕趙憙爲太尉，大司農馮勤爲司徒。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自北地以東南部分居塞內，北使不敢至塞下，故詣武威求和親。賢曰：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故涼城是也。)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復，扶又翻；下同。)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朗陵侯國，屬汝南郡。水經註：揚虛縣屬平原郡，漯水逕其東，商河發源於此。)「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稽，音啓。)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縣，讀曰懸；下同。)福不再來，時或易失，(左傳曰：大福不再。蒯通曰：時難得而易失。易，以豉翻。)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墮，讀曰隳。)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將，即亮翻。縣，讀曰懸。)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賢曰：黃石公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舍，讀曰捨。)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見論語。)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恆，戶登翻。)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上問趙憙以久長之計，憙請遣諸王就國。冬，上始遣魯王興、齊王石就國。(興，縯之次子。石，章之子，縯之孫也。)

是歲，帝舅壽張恭侯樊宏薨。(壽張縣屬東平國，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帝避叔父趙王良諱，改曰壽張。宏，帝舅也。謚敬侯曰恭侯，溫公避國諱也。考異曰：袁紀宏皆作密，今從范書。)宏爲人謙柔畏慎，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朝，直遙翻；下同。上，時掌翻。)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逮，及也。)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復，扶又翻。)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古夫婦合葬。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是也。同墳異藏，自宏始。)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爲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謂以天下讓。)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鍾虡之樂，(漢官儀曰：虎賁千五百人，戴鶡尾，屬虎賁中郎將。旄頭，註見前。爾雅：木謂之虡，所以縣鍾磬也。說文曰：虡，飾爲猛獸。虡，音巨。)擬於乘輿。(乘，繩證翻。)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爲游俠，(俠，戶頰翻。)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屛居自守，(磐，字子石。屛，必郢翻。)而反游京師長者，(賢曰：長者謂豪俠者也。余謂長者，正指諸貴戚耳，前所謂長者，亦可以概推。)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

王侯邸第，（復扶又翻。）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种，持中翻。重，直龍翻。）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賢曰：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賢曰：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更，工衡翻。）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與讀曰豫。）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濟，子禮翻。）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原鹿縣屬汝南郡，春秋之鹿上也。可，言可任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爲，于僞翻。）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乘，繩證翻。）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幷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見，賢遍翻。下，遐稼翻。）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數，術數也。言入其術中也。）今北單于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數，所角翻。下同。）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合市，與漢和合爲市也。）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賢曰：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得所也。余謂適，當也，言報答之辭必有當乎事情也。）今立稾草幷上。（謂呼韓邪舊約也。上，時掌翻。）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爲，于僞翻。）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事並見前紀。）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長，知兩翻。背，蒲妹翻。將，卽亮翻。）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惟，思也。）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比，毗至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韣丸一，（賢曰：鞬音居言翻。方言曰：藏弓爲鞬，藏箭爲韣丸，卽箭箙也。韣與櫝同，徒谷翻。）矢四發，遺單于。（遺，于季翻。）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谷音鹿。蠡音黎。）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竽管三十六簧，劉昫曰：女媧氏造，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爾雅曰：竽之大者曰巢，小者曰和。竽，匏也，立春之氣，匏生萬物也。竽管三十六，宮管在左；和管十三，宮管居中。今之竽笙，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復八音矣。琴瑟見前。空侯，世本云：空國侯所造。劉昫曰：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祠太廟。或曰：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爲空侯。或謂師延靡靡樂，非也。舊說一依琴制，今案其

形似琵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願復裁賜賢曰言更請裁賜也余謂裁量也量多少以賜也復扶又翻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春二月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記孔子之言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賢曰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汙烏故翻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復扶又翻甲子上幸魯濟南濟子禮翻閏月癸丑還宮　有星孛于紫宮孛蒲內翻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爲中山王　五月大水　秋七月丁酉上行幸魯冬十一月丁酉還宮

膠東剛侯賈復薨諡法能補前過曰剛此直以賈復剛毅而諡之耳　考異曰太傳在三十一年今從袁紀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喪息浪翻數所角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常以復自從也故復少方面之勳少詩沼翻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有食之　蝗

京兆掾第五倫倫字伯魚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掾俞絹翻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賢曰將謂州將說輸芮翻將即亮翻安能動萬乘乎乘繩證翻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後舉孝廉補淮陽王醫工長百官志王國官有禮樂長主樂人衛士長主衛士醫工長主醫藥永巷長主宮中婢使祠祀長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長知兩翻

中元元年洪氏隸釋曰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爲中元直書爲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爲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中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倭國傳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證據甚明宋莒公紀元通譜云紀志俱出范史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刪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憲章於此司馬公作通鑑不取其說余按考異溫公非不取宋說也從袁范書中元者從簡易耳春正月淮陽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見賢遍翻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復扶又翻帝謂倫曰聞卿爲吏篣婦公篣音彭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過工禾翻從才用翻飯扶晚翻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少詩沼翻實不敢妄過人食衆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耳帝大笑以倫爲扶夷長賢曰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水經志夫夷縣在邵陵西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會古外翻守式又翻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風俗通曰岱始也泰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讖楚譖翻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復扶又翻史記集註曰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上乃許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元封故事武帝封禪故事也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有石檢十枚列於石旁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等爭以爲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必五色舊制用石蓋各依方色也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從從祀也從才用翻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郭璞註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三百步更衣易服乃即事也更工衡翻晡時升壇北

面尙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璽斯氏翻訖太常命騶騎二千餘人騶側尤翻發壇上方石尙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覆敷救翻尙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天子再拜羣臣稱萬歲乃復道下謂復故道而下山也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旦乃訖甲午禪祭地於梁陰梁父之陰也禪時戰翻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祀從才用翻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　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己卯赦天下改元考異曰續漢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紀年通譜云據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傳寫脫誤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但見紀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斯爲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字是亦憲章於此今從袁紀范書　上行幸長安五月乙丑還宮　六月辛卯以太僕馮魴爲司空魴符方翻　乙未司徒馮勤薨　京師醴泉涌出爾雅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又有赤草生於水崖賢曰赤草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以後日落一葉週而復始郡國頻上甘露上時掌翻下同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賢曰太史史官之長也撰雛免翻帝不納帝自謙無德于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秋郡國三蝗　冬十月辛未以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爲司徒郡國志東萊郡在雒陽東三千一百二十八里訢許斤翻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上時掌翻遷呂太后廟主于園以呂太后幾危劉氏也賢曰園謂塋域也於中置寢四時上祭上時掌翻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賢曰漢官儀明堂去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先歷明堂乃至郊祀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於中行鄉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漢宮閣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楊衒之雒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宣布圖讖於天下　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見四十卷建武元年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賢曰見賢遍翻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羲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是也伎渠綺翻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詿古賣翻又戶卦翻焉於虔翻遠于願翻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賢曰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屏必郢翻又卑正翻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處昌呂翻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復扶又翻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將資良翻持也領也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賢曰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余據郡國志建武十三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廬江郡譚出爲郡丞必不在是年通鑑因靈臺事併書於此道病卒　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傅會文致最差貴顯鄭興事見四十二卷七年明帝永平中賈逵上言左氏與圖讖合明劉氏爲堯後帝嘉之歷遷侍中領騎都尉甚見信用傅讀曰附世主以此論學悲哉逵扶風人也　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爲丘浮尤鞮單于鞮丁奚翻帝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繒慈陵翻是後遂以爲常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日過中則昃朝直遙翻數引公卿郎將數所角翻講論經理夜分乃寐賢曰夜分猶半也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間古莧翻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樂音洛雖以征伐濟大業

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量音良度徒洛翻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宮省禁中也與百僚無別別彼列翻熹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諸王國各置邸洛陽唯得朝晡入臨臨哭也力鴆翻下同整禮儀嚴門衛賈公彥曰漢宮殿門每門皆使司馬一人守門比千石皆號司馬殿門內外肅然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山陽王荊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況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被皮義翻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謂光武起於南陽舂陵之白水鄉也長知兩翻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故副主謂嘗為太子也長知兩翻當為秋霜毋為檻羊賢曰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彊得書惶怖怖普故翻即執其使使疏吏翻封書上之上時掌翻明帝以荊母弟帝及荊皆陰后所生祕其事遣荊出止河南宮宮在河南縣

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帝王紀曰原陵在臨平亭東南去雒陽十五里水經註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大河逕其北 夏四月丙辰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帝謙言年尚少壯思慮輕淺故須賢人輔弼賴恃也左右助也左右音佐佑 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蒼懇辭帝不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賢曰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驃匹妙翻掾俞絹翻蒼嘗薦西曹掾齊國吳良百官志西曹主府史署用掾秩比四百石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復扶又翻

下同今以良為議郎 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羌無弋爰劍玄孫研居湟中至豪健羌中號其種為研種至研十三世孫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而先零卑湳並皆強富滇良集諸雜種掩擊先零卑湳大破之奪居大榆中地繇是始強滇音顛零音憐 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轉盛秋滇吾與弟滇岸率眾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敗補邁翻賢曰允音鉛街音皆屬金城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東南城臨麗水一名麗水城於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賢曰允吾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允音鉛吾音牙杜佑曰西平郡龍支縣漢允吾縣地後漢為龍耆縣 鴻軍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四萬人討之監古銜翻 是歲南單于莫死弟汗立為伊伐於慮鞮單于鞮丁奚翻

顯宗孝明皇帝上

諱莊光武第四子也幼名陽後改名莊伏侯古今注曰莊之字曰嚴諡法照臨四方曰明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已下即以下孔穎達曰已與以字本同朝于原陵如元會儀朝陵如元會儀事死如事生也朝直遙翻乘輿拜神坐乘繩證翻坐徂臥翻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上時掌翻下同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 夏五月高密元侯鄧禹薨諡法行義說民曰元主義行德曰元此特以鄧禹中興元功而諡之耳後世諡法始有戊德不續曰元 東海恭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駱驛不絕駱驛傳遞馬也左傳謂之乘馹者乘驛馬也西漢謂之置傳驛傳駱驛往來不絕也 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省疾省悉景翻戊寅彊薨臨終上書謝恩言身既夭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言身既夭死而子孫又貽上之人憂慮也夭於紹翻復扶又翻下同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息子也政其名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今天下新罹大憂謂光武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供居用翻養羊

先歷翻數所角翻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賢曰津門雒陽城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李尤銘津門位未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百官志司空掌水土事大喪則掌將校復土今使護喪[illegible]贈送以殊禮，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及京師親戚皆會葬。栩況羽翻帝追惟彊深執謙儉，惟思也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斂力贍翻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秦曰將作少府掌治宮室景帝更名為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工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

秋七月，馬武等擊燒當羌，大破之，餘皆降散。降戶江翻

山陽王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冀天下有變。帝聞之，徙封荊廣陵王，遣之國。郡國志廣陵在雒陽東一千六百四十里

遼東太守祭肜使偏何討赤山烏桓，偏氏烏辛後漢急就章有偏呂何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鮮卑傳云偏何擊漁陽赤山烏桓欲寇上谷赤山烏桓居漁陽塞外也大破之，斬其魁帥，帥所類翻塞外震讋。讋之涉翻西自武威，東盡玄菟，郡國志武威郡在雒陽西三千五百里玄菟郡在雒陽東北四千里菟同都翻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光武建武二年立南郊中元元年立北郊於雒陽城北四里今定其冠冕車服制度漢官儀曰北郊壇在城西北角去城一里所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記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天子樂舞八佾佾六十四人八八六十四人也佾音逸舞行列也上時掌翻

好時愍侯耿弇薨。時音止謚法在國遭憂曰愍時國有大喪故以謚弇言與國同戚也弇古含翻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宗尊也尊而祀之以配上帝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其纓各如其綬色玄衣纁裳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三禮圖曰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為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俛伏之形故謂之冕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董巴輿服志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案古禮備服章天子郊廟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禮記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晉志曰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至庶人各有等差秦變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舊法掃地盡矣漢承秦故二百餘年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乃始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備衮冕之服天子車乘冕服從歐陽氏說公卿已下從大小夏侯氏說禮畢，登靈臺，望雲物。春秋左氏傳曰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杜預註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前書天文志曰歲正月旦日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昳為稷昳至餔為黍餔至下餔為菽下餔至日入為麻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赦天下。

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儀禮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士以助祭也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

冬十月壬子，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更工衡翻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紵直呂翻說文曰紵麻屬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又仲春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爾雅翼曰刻玉為鳩置之杖端謂之鳩杖亦曰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乘繩證翻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道讀曰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饋進食也醬食味之主故執之而饋執爵而酳，酳音胤又士覲翻祝鯁在前，祝饐在後，饐一結翻食窒氣不通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賢曰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鄭康成曰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者都布布名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禮殿先聖先師也阼階東階主階也賓階西階也賢曰醬醢也酳漱也所以潔口也陸德明曰以酒曰酳以水曰漱音義隱云飯畢盪口也音鯁老人食多鯁饐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鯁饐也都布之美者也進賢冠古緇布冠也玉杖長七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更工衡翻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賢曰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也諸儒執經問難於前，難乃旦翻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云圜

闕門也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考異曰帝紀載詔文上言李躬而下獨封榮似脫
躬字榮傳袁紀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今闕疑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
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爲太子受
尙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
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門生受業
於門者也上親自執業執業猶執經也諸生或避位發難發難發疑難也難乃旦翻
上謙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
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
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
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
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復扶
又翻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
首山之陽賢曰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
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爲侍中上
以中山王焉郭太后少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
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賢曰漢官儀騶騎王家名官騎
余據焉傳時賜以北軍胡騎百人使兵書射騶側尤翻恩寵尤厚獨得往來京師帝
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數所角翻下同恩寵俱渥
甲子上行幸長安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
何霍光帝過式其墓進幸河東癸卯還宮十二月
護羌校尉竇林坐欺罔及臧罪下獄死時羌滇吾叛滇岸來降林奏以
滇岸爲大豪後滇吾復降林又奏其爲第一豪帝怪其一種兩豪以詰林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下遐
稼翻林者融之從兄子也從才用翻於是竇氏一公兩侯三
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賢曰一公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衞尉城門校尉護
羌校尉中郎將也余據融傳融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勳尚東海王彊女沘陽公主友子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主自祖及
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及

林誅帝數下詔切責融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
病是歲初迎氣於五郊續漢書曰迎氣五郊之兆四方之兆各依其位中央之兆在未壇皆
三尺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服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八佾舞
如迎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服
皆白歌白藏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服皆黑歌玄冥舞如迎秋新陽侯陰就
子豐尙酈邑公主公主驕妒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
殺公主光武女賢曰酈縣屬南陽郡酈音櫟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
爲醯僮尸逐侯鞮單于賢曰醯火奚翻
三年春二月甲寅太尉趙熹司徒李訢免丙辰以
左馮翊郭丹爲司徒己未以南陽太守虞延爲太
尉甲子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子炟爲太子賢曰炟音
丁達翻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
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卽
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
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
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悴秦醉翻太
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賢曰纖介猶細微也
間隙也間古莧翻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
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見賢遍翻數所角翻下同輒加隆
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后宮謂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
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冠古玩翻卽其人也后旣正位宮闈
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賢曰大練大帛也杜預注左傳曰大帛厚繒也好呼到翻衣於
旣翻裙不加緣緣俞絹翻朔望諸姬主朝請朝直遙翻望見后袍衣
疏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
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平決也難平難決者也帝數以試后后
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

是寵敬始終無衰焉。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賢曰：功臣之次，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銚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爲一列，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脩、邳彤、劉植、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爲一列，此序其次，不與前史合。鐔，音覃，又音尋。祭，則介翻。蓋，古盍翻。銚，音姚。）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與，讀曰預。）

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爲千乘王，羨爲廣平王。（郡國志：高帝以西平昌置千乘郡，在雒陽東千五百二十里。地理志：武帝征和元年置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爲廣平國。郡國志：光武建武十三年省廣平國，以其縣屬鉅鹿郡。賢曰：廣平縣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北；千乘，今青州縣，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乘，繩證翻。）

六月丁卯，有星孛於天船北。（晉天文志：大陵八星在胃北，又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所以濟不通也。天漢西南行絡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孛，蒲內翻。）

帝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會稽鍾離意（會，古外翻。）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營，謂營作。）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策詔者，書詔於策也。）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說文曰：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音注。）

意薦全椒長劉平。（全椒縣，屬九江郡。賢曰：今滁州縣。）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行，下孟翻。）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賢曰：隱，猶私也。余謂隱者，人耳目之所不及，帝好以耳目窺其隱而發之。好，呼到翻。）公卿大臣數被詆毀，（數，所角翻。下同。）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提，讀如冒絮提文帝之提，音大計翻。擲物以擊之也。曳，讀曰拽，音羊結翻，拖也，引也。一說提曳讀皆如字。）嘗以事怒郎藥崧，（藥，姓；崧，名。）以杖撞之。（撞，直江翻。）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記曲禮之文。鄭曰：皆行容止之貌也。賢曰：穆穆，美也；皇皇，盛也。）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爭，讀曰諍。）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疏曰：「陛下敬畏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職，（治，直之翻。）而以苛刻爲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群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又曰：我有旨酒，以宴樂嘉賓之心。樂，音洛。）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時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

秋八月戊辰，詔改太樂官曰太予，用讖文也。（賢曰：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故據璇璣鈐改之。漢官儀曰：太予樂令一人，秩六百石。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太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四曰短簫鐃歌，軍樂也。）

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說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時，政亂絕不日食。政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譴之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絕無日食之異。）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冬十月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光武建武六年，改舂陵鄉爲章陵縣。）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荊州統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等郡。）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東漢之制，冕冠，垂旒，前後邃延，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敕行部去襜帷，（爾雅曰：衣蔽前謂之襜。帷者，車之帷也。孔穎達曰：襜帷，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詩曰：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注：帷裳，潼容也。其上有蓋，四旁垂而下，謂之襜。行，下孟翻。去，羌呂翻。襜，昌占翻。）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戊辰，還自章陵。是歲，京師及郡國七大水。涉

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宛嫣塞王國。嫣塞國，塞種臨嫣水而居者，因以爲國名。莎，素禾翻。寘，徒賢翻。宛，於元翻。嫣，居焉翻。塞，悉則翻。使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爲王。賢率諸國兵數萬擊之，大爲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敗，補邁翻。中，竹仲翻。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爲王。廣德使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復，扶又翻。妻，七細翻。與之和親。爲廣德殺賢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七 起重光作噩盡旃蒙大淵獻凡十五年

顯宗孝明皇帝下

永平四年春帝近出觀覽城第城雒陽城也第宅也賢曰有甲乙之次故曰第欲遂校獵河內河內郡在雒陽北百二十里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秋九月戊寅千乘哀王建薨無子國除乘繩證翻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免魴音房以河南尹沛國范遷為司徒太僕伏恭為司空恭湛之兄子也陵鄉侯梁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松嗣父統封為陵鄉侯縣讀曰懸下遐稼翻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經知名知名者有名於時人皆知之也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儲副也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辭

于窴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莎車王賢殺之窴徒賢翻莎素禾翻并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窴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王質音致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更工衡翻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蒼輔政始上卷中元二年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上時掌翻

五年春二月蒼罷歸藩東平國在雒陽東六百七十二里帝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百官志將軍長史一人秩千石掾屬二十九人秩比四百石至比二百石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百石帝特為蒼置掾史員四十人王國太傅秩二千石中大夫比六百石郎二百石掾俞絹翻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冬十月上行幸鄴是月還宮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是歲發遣邊民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二萬賜錢為辦裝也

安豐戴侯竇融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內黃縣屬魏郡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以女妻之六安國屬廬江郡賢曰今之廬州按前漢以六安為王國後漢以六安為侯國屬廬江郡賢以唐之廬州為漢之廬江郡可也若漢之六安侯國實在唐壽州界劉昫地理志壽州安豐縣漢六安國故城在縣南此為可據此後章帝元和二年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却可以用賢注妻七細翻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竇氏故扶風平陵人獨留融京師融尋薨後數歲穆等復坐事與子勳宣皆下獄死復扶又翻下遐稼翻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雒陽

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獻之據本紀王雒山在廬江郡夏四月甲子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三公鼎足承君故云然此蓋易緯之辭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見四十二卷光武建武七年上時掌翻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省悉景翻示不為諂子蚩也蚩笑也冬十月上行幸魯十二月還幸陽城陽城縣屬潁川壬午還宮

是歲南單于適死適丁奚翻下同單于莫之子蘇立為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死復扶又翻下同單于適之弟長立為湖邪尸逐侯鞮單

于。

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西京諸后皆從帝謚惟衞思后許恭哀后不以壽終而別追謚之從帝謚而又加一字自陰后始范曄曰漢世皇后皆因帝謚爲稱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爲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賢曰謚法執德尊業曰烈。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數所角翻。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爲寇。許之。以東海相宗均爲尚書令。初。均爲九江太守。九江郡在雒陽東南一千五百里。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郡有五部督郵監屬縣閉之府內者恐以司察爲功能侵擾屬縣適以多事故也。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賢曰檻爲機以捕獸穽謂穿地陷之。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張設也設爲機穽以伺鳥獸曰張裴炎猩猩銘所謂奴欲張我是也。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去羌呂翻。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復扶又翻。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以止姦也。喜許記翻。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謾音慢又莫官翻。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遷薨。三月辛卯。以太尉虞延爲司徒。衞尉趙熹行太尉事。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越騎校尉司馬一人秩千石。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自誓以死不爲單于屈也。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匈奴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也又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皆匈奴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伺相吏翻使疏吏翻。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栢。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賢曰昭帝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至此復置焉曼栢縣在今勝州銀城縣界。秋。郡國十四大水。冬十月。北宮成。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漢成帝王國省內史令相治民職如太守秩二千石紈今之絹也師古曰紈素也縑并絲絹也相息亮翻。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齊三月。齊讀曰齋。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塞悉則翻饌雛戀翻又雛皖翻。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袁宏漢記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以歸於無爲長丈六尺黃金色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賢曰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國翻爲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梵云沙門那或曰桑門唐言勤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魏收曰漢武帝遣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金人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張騫使大夏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信了也後明帝夜夢金人項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寫浮屠遺範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跪拜之法自此始愔之還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好呼到翻。壬寅晦。日有食之。既。既盡也。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

譴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
咎以所上班示百官上時掌翻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
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黠下八翻而輕用民力繕修宮
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
德久而致怠耳人主能切己省察然後能有是言　北匈奴雖遣使入
貢而寇鈔不息鈔楚交翻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
鄭衆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要一遙翻
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賢曰武帝開通西域本三
十六國余謂堅其心者欲使之專附匈奴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
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
便偃蹇自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得謀猶言得計復扶又翻下同
其羣臣駮議者不敢復言賢曰駮議謂勸單于歸漢駮北角翻如是南
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桓本附匈奴漢置校尉領
護使不得與匈奴交通離心謂其心不親附漢而貳於匈奴也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埶
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
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
奉使不爲匈奴拜爲于僞翻下同單于恚恨遣兵圍臣恚於避翻今
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
前書匈奴傳曰自君王以下皆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旃與氈同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
損大漢之彊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
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
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漢制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帝召衆爲軍司馬使與馬廖擊車師
九年夏四月甲辰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
吏視事三歲已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
尤不治者亦以聞杜佑曰後漢十三州部司隸治河南今府豫治譙今亳州縣兗治昌邑今會郡金鄉縣徐治
郯今臨淮郡下邳縣青治臨淄今北海郡縣涼治隴今天水郡隴城縣并治晉陽今太原府冀治鄗今趙郡鄗縣幽治薊今范陽郡揚治
歷陽今郡縣荆治漢壽今武陵郡武陵縣交治廣信今蒼梧郡蒼梧縣漢制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紺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
百石長同此墨綬長吏謂大縣令以下上時掌翻治直吏翻　是歲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書大有年
賜皇子恭號曰靈壽王黨號曰重熹王賢曰取其美名也未
有國邑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
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
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賢曰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
其義也余據東平王蒼傳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意四姓小侯亦猶是也置五經師
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
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廣陵王荆復呼相工謂曰
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
未相者詣吏告之相息亮翻荆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
極其事詔不得臣屬吏民唯食租如故恐其復謀不軌故不得臣屬吏
民唯食國之租稅使相中尉謹宿衞之荆又使巫祭祀祝詛祝職又翻詛莊助翻
詔長水校尉樊鯈等雜治其獄鯈直留翻治直之翻事竟
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
等敢爾邪鯈對曰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賢曰春秋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爲弒逆之事
也臣等以荆屬託母弟帝與荆皆出於陰后陛下留聖心加惻隱
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賢曰專謂不請也帝歎
息善之鯈宏之子也
十年春二月廣陵思王荆自殺謚法追悔前過曰思國除　夏四
月戊子赦天下　閏月甲午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
作雅樂賢曰校學也戶教翻雅樂註見上奏鹿鳴帝自奏塤篪和之以
娛嘉賓鄭玄註周禮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鄭衆云有六孔世本曰暴辛公作塤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有八孔孔穎達曰
土曰塤竹曰篪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爾雅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

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李巡曰：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還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鄭司農小師注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爲作，謬矣。釋名：塤，喧也，聲濁喧然。塤，況袁翻。篪，音池，又戶卧翻。還幸南頓。冬十二月甲午，還宮。

初，陵陽侯丁綝卒。陵陽縣屬丹陽郡。綝，丑林翻。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逃去。衰，倉回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東海郡在雒陽東一千五百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賢曰：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季札，吳王壽夢之季子也，諸兄欲讓以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權時所行，非常道也。伯夷當紂時，季札當周末，故言亂世也。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聵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蒯聵之子，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故駿引以爲言。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行，下孟翻。上徵鴻爲侍中。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樂，音洛。下同。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毛詩註云：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大牢者，牢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可知矣。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處，昌呂翻。樂，音洛。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要，讀曰腰。腰帶十圍。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十二年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哀牢夷者，九隆種也。居牢山，絕域荒外，山川阻深，未嘗通中國。西南去雒陽七千里。賢曰：在今匡州匡州縣西南，東之曰姚州，哀牢國地。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得蘭倉水，有金沙，洗取融爲金。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蘭倉，爲它人。爲，于僞翻。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浚儀縣屬陳留郡。被，皮義翻。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樂浪在雒陽東北五千里。恒，戶登翻。先，悉薦翻。樂浪，音洛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謁者屬光祿勳。王吳以謁者而將作，故謂之將作謁者。賢曰：汴渠即莨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過汴以東，積石爲隄，亦號金隄，成帝陽嘉中所作也。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郭璞註云：旋流也。更，工衡翻。無復潰漏之患。復，扶又翻。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十萬曰億。

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罷。乙未，以大司農牟融爲司空。風俗通：牟子國，祝融之後，後因氏焉。

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比，毗至翻。被，皮義翻。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河、汴之隄決壞，則汴水東侵而與河合，今隄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舊迹也。辛巳，帝行幸滎陽，巡行河渠，行，下孟翻。遂度河，登太行，幸上黨。行，戶剛翻。壬寅，還宮。

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姓譜：燕，召公之後，爲秦所滅，子孫以國爲氏。燕，於賢翻。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下，遐稼翻。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賢曰：今宣州縣。賜湯沐邑五百戶。賢曰：湯沐者，取其賦稅以供湯沐之具也。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許太后者，英母許氏。上，時掌翻。勿上璽綬，留住楚宮。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先，悉薦翻。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

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延自殺以太常周澤行司徒事頃之復爲太常。考異曰澤傳云十二年按十二年不闕司徒當是虞延免後邢穆未至間澤行司徒事爾故云數月。夏四月丁巳以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爲司徒。鉅鹿郡在雒陽北一千一百里邢本周公之胤爲衛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爲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治直之翻下同。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尙數千人初樊鯈弟鮪鯈除留翻鮪于軌翻爲其子賞求楚王英女爲于僞翻鯈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尙主。賢曰宏爲特進。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鯈已卒上追念鯈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吳郡在雒陽東三千二百里。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掾俞絹翻。諸吏不勝掠治。勝音升掠音亮治直之翻。死者大半惟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門下掾在郡門下總錄衆事功曹史主選署功勞五毒四肢及身備受楚毒也或云鞭箠及灼及徽纆爲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斷丁管翻。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耿純弟宿封隧鄉侯建蓋紹封者也朗陵侯臧信宮之子也鄧鯉劉建皆無可考濩澤侯國屬河東郡曲成侯國屬東萊郡賢曰故城在今萊州掖縣西北師古曰濩音烏號翻。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考異曰范書作寒陸龜蒙離合詩云初寒朗詠徘徊立袁紀作寋按今有寋姓音件寋袁紀合今從之余按姓譜有寒姓以爲夏諸侯后寒之後又曰周武王子寒侯之後。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賢曰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賢曰錯愕猶倉卒也錯音七故翻愕音五故翻。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漢法有大逆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捶止蘂翻。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汙烏故翻。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冤。爲于僞翻下同。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故事也因也妖於驕翻。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言出其罪不如入其罪也。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裁與纔同。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牾五故翻逆也。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之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翻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間古莧翻。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彷徨猶徘徊也莊子曰彷徨翱翔也余謂彷徨不自安之貌。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任城縣屬東平國任音壬。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

上出之。上，時掌翻。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別，彼列翻。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荆子元壽爲廣陵侯，食六縣。篤兄弟之恩也。又封竇融孫嘉爲安豐侯。念功臣之世也。

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說文曰：杅，飲器。杅音于。方言曰：盌謂之盂。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灑，所賣翻。埽，素報翻，又並如字。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上東巡。癸亥，耕于下邳。下邳縣本屬東海郡，是年以臨淮郡爲下邳國，下邳縣屬焉，在雒陽東一千四百里。三月，至魯，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孔子宅在闕里。講堂，講授之堂。魯共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卽此。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大梁。浚儀縣本大梁。

夏四月庚子，還宮。

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王，樂成國本信都郡，帝更名，在雒陽北二千里。衍爲下邳王，暢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濟，子禮翻。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數縣，於制不亦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乙巳，赦天下。

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百官志：謁者僕射秩比千石，爲謁者臺率，主謁者。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數，所角翻。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爾雅曰：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肜、虎賁中郎將馬廖、廖，音聊。下博侯劉張、張，齊武王縯之孫。好時侯耿忠等共議之。時音止。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援，于元翻。幷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居延，武帝置縣，屬張掖郡。賢曰：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北。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復，扶又翻。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易，以豉翻。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釁作。臣愚以爲當先擊白山，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去蒲類海百里之內。得伊吾，賢曰：伊吾盧地，本屬匈奴，後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爲屯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城是也。又曰：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使，疏吏翻。斷，丁管翻。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復，扶又翻。折，而設翻。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爲：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幷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

十二月，以秉爲駙馬都尉，固爲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爲秉副，二都尉皆武帝置。奉車都尉，掌乘輿車；駙馬都尉，掌天子之副馬。師古曰：駙，副也。一曰：近也，疾也。耿忠爲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秉，國之子；忠，弇之子；廖，援之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遣肜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高闕在朔方北。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賢曰：案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卽其地也。余據西南夷傳，冉駹夷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敦，徒門翻。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賢曰：天山卽祁連山，一名雪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漢，一作漫。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賢曰：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城。耿秉、秦彭擊匈林王，匈林，恐當作句林。漢武時，匈奴嘗遣句林王迎盧芳。句，音古侯翻。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河水上，據前書，匈河水去令居數千里。臣瓚曰：去令居千里。虜皆奔走，無所獲。祭肜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爲涿邪山，

（北史曰循弱水西行得豚邪山）不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下遇豭翻考異曰袁紀棠皆作常今從范書）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稱尺證翻）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物（若坡也皆爲文簿而上之上時掌翻）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行戶剛翻卒子恤翻）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嗟歎良久烏桓鮮卑每朝賀京師常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爲立祠四時奉祭焉（彤先爲遼東太守威信行於烏桓鮮卑號戶刀翻爲于僞翻）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爲副貳使疏吏翻下同）超行到鄯善（鄯上扇翻）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懈古隘翻）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侍胡鄯善所遣侍超者使疏吏翻）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怖普布翻）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初夜甲夜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

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呼火故翻）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從才用翻）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還從宣翻又如字）恂大驚既而色動（意欲分超功而不能自掩於外故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從事掾也掾俞絹翻）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復扶又翻）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質音致上時掌翻）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窴（復扶又翻下同窴徒賢翻）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窴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累力瑞翻）是時于窴王廣德雄張南道（賢曰雄張猶熾盛也張竹亮翻予謂張者奮自大之意）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監古銜翻）超既至于窴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賢曰續漢及華嶠書並作騩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翻予謂黃馬黑喙曰騧讀如本字）廣德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相息亮翻）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降戶江翻）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王莽天鳳三年焉耆擊殺王駿西域遂絕至此五十八載耳此言與漢絕六十五載蓋自始建國元年數之謂莽篡位而西域遂與漢絕也復扶又翻載子亥翻）超彪之子也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婿

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 祝職救翻詛莊助翻下遐稼翻 五月癸丑弇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衆 戊午晦日有食之 六月丙寅以大司農西河王敏爲司徒 有司奏請誅淮陽王延上以延罪薄於楚王英秋七月徙延爲阜陵王食二縣 賢曰阜陵縣名屬九江郡故城在今滁州全椒縣南 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 賢曰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爇儒劣翻 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 賢曰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 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 賢曰轔轢也藉相蹈藉也轔良刃翻 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復扶又翻 范丹之孫也 廉丹爲王莽將

十七年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厤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 上時掌翻 其日降甘露於陵樹 考異曰帝紀云甘露降甘陵皇后紀云謁原陵甘露降於樹然則實降原陵也帝紀誤以原爲甘 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 奩鏡匣也音廉 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沈約曰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北海敬王睦薨 睦北海靖王興之子 睦少好學 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 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 賢曰中大夫王國官也掌奉王使京師奉璧賀正月朝直遙翻 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賢曰朝廷謂天子也 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 樂音洛 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 賢曰吁音于孔安國註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余按吁詾于翻 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 趣讀曰趨又七喩翻行下孟翻 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時製切藩 王法憲頗峻故睦慮及此

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 三月癸丑以汝南太守鮑昱爲司徒昱永之子也 益州刺史梁國朱輔 益州部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爲牂柯越巂益州永昌等郡益州刺史治廣漢郡雒縣 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 汶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杜佑曰茂州漢汶山縣汶晉書音讀曰岷湔裴松之音翦 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 種章勇翻 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歌頌漢德 菆側鳩翻又徂丸翻 輔使犍爲郡掾由恭譯而獻之 犍爲郡在雒陽西三千二百七十里夷言不與中國通故譯而後獻犍居言翻掾俞絹翻由姓也秦有由余或曰楚王孫由于之後 初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 龜茲音見前 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 班超從間道至疏勒 兜古兜翻范史疏勒國去雒陽萬三百里 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 降戶江翻下同 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 種章勇翻 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 降戶江翻 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 考異曰袁紀云求索故王近屬得兄榆勒立之更名忠續漢書云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忠今從超傳 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 班固西都賦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丙魏謀謨乎其上蓋在殿庭左右也賢曰壽者人之所欲故卑下奉觴進酒皆言上壽朝直遙翻 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 被皮義翻 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 時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冬

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賢曰：昆侖，山名，因以爲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周穆王見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臺。又曰：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敦，徒門翻。侖，盧昆翻。）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符傳皆合之以爲信。符，兵符也。張晏曰：傳，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此傳蓋亦行兵所用以爲信，非度關所用之傳也。專將則有符傳，今以兵屬固，故去之。去，羌呂翻。傳，株戀翻。）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卽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車師前王居交河城，後王居務塗谷。）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爲先赴後王，幷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降，戶江翻。）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宣帝置都護，元帝置戊己校尉，自王莽之亂，西域與中國絕，不復置，今通西域，復置之。）以陳睦爲都護，（考異曰：袁紀，睦作穆，今從范書。）司馬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賢曰：金蒲城，車師後王庭也，今庭州蒲昌縣城是也。杜佑曰：金蒲城，卽車師後王所治務塗谷，今北庭府蒲類縣也。）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賢曰：柳中，今西州縣。考異曰：袁紀作折中，今從范書。）屯各置數百人。恭，況之孫也。（耿況，以上谷歸光武，子孫多著功名。）

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蠡，盧奚翻。）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沸，（傅，音附。語，牛倨翻。中，竹仲翻。）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怖，普布翻。）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夏六月己未，有星孛於太微。（晉天文志：太微，天子廷也，十二諸侯府也。孛，蒲內翻。）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據西域傳，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部去長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部金蒲城移據疏勒城，其後范羌又自前部交河城從山北至疏勒迎恭，審觀本末，則非疏勒國城明矣。）秋七月，匈奴復來攻，（復，扶又翻。）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賢曰：笮，謂壓笮也。音側駕翻。）恭身自率士輓籠，（輓，音晚。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音盧紅翻。鄭氏周禮注：盛土之器曰籠。陸德明音力董翻。朱熹曰：簣，土籠也。）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賢曰：禮，藏主於廟，既不起寢廟，故藏於后之易衣別室。更，易也。更，工衡翻，下同。）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女紅夫也，適駙馬都尉韓光。與，讀曰預。爲，于僞翻。）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宿，音秀。）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陰陽書曰：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復，扶又翻。）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爲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樂，音洛。）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太子卽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明帝初崩，馬氏兄弟爭欲入宮，北宮衞士令楊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衞，人莫敢輕進者。（東都南、北宮皆有衞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各掌其宮衞士。漢官曰：北宮員吏七十二人，衞士四百七十一人。朱爵司馬主南掖門，員吏四人，衞士百二十四人。東明司馬主東門，員吏十三人，衞士百八十人。朔平司馬主北門，員吏五人，衞士百一十七人。凡員吏皆隊長佐。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爲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吏爲封棨傳；其有官位者，令御者言其官。胡廣曰：符用木，長可二寸，鐵印以符之。被，皮義翻。）諸馬乃共譖

仁於章帝言其峻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爲什邡令什邡縣屬廣漢郡此即高帝封雍齒之什方也邡讀曰方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帝王紀曰顯節陵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冬十月丁未赦天下詔以行太尉事節鄉侯熹爲太傅司空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惟錄尚書事者權任稍重自是迄于齊梁謂之錄公賢曰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晉百官志曰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此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倫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續漢志蜀郡在雒陽西三千一百里守式又翻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復扶又翻下同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鎧可亥翻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李巡注爾雅五狄有白屋一種降戶江翻妻以女子妻七細翻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難乃旦翻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將即亮翻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賢曰二部謂關寵及耿恭也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力盡猶言盡力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幟昌志翻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考異曰耿恭傳云秦彭今從帝紀與謁者王蒙皇甫援姓譜宋有皇甫充石宋戴公族也漢初有皇甫鸞自魯徙居茂陵改父爲甫余按詩周亦有皇父卿士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鄯上扇翻

甲辰晦日有食之

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黃門郎防光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趣七喻翻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尚書洪範之言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謂陰后不爲宗親求位也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謂梁松竇穆等也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復扶又翻斷丁管翻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爲于僞翻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戴盆何以望天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遺于季翻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是歲京師及兗豫徐州大旱兗州部陳留東郡東平泰山濟北山陽濟陰等郡國豫州部汝南潁川二郡梁沛陳魯等國徐州部東海琅邪彭城廣陵下邳等郡國杜佑曰兗州蓋以沇水爲名又兗之爲言端也信也端言陽氣端端故其氣纖殺也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爲名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八 起柔兆困敦盡閼逢涒灘凡九年

肅宗孝章皇帝上 諱炟顯宗第五子母賈貴人以馬后母養爲嫡卽位諡法溫克令儀曰章 伏侯古今注炟之字曰著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兗豫徐三州稟贍饑民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 消復者消去災異而復其常 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爲汝南太守典治楚事 賢曰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治直之翻 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校書郎楊終上疏曰 當時文學之士使讎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劉向楊雄輩是也東都於蘭臺置令史典校祕書以郎居其任者謂之校書郎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省悉景翻 閒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 漢蘭臺藏書之室也 帝下其章 下遐稼翻 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改父之道 引論語孔子之言 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 事見秦紀復扶又翻卒子恤翻 故孝元棄珠厓之郡 事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 光武絕西域之國 事見四十二卷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不以介鱗易我衣裳 賢曰介鱗喻遠夷其人與魚鼈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厓之絶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 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 舍讀曰捨 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 竇固等取伊吾見上卷永平十六年樓蘭卽鄯善此兵蓋謂班超所將吏士也 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

丙寅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 近其靳翻 尚書沛國陳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 左傳蔡大夫聲子之言 往者斷獄嚴明 斷丁亂翻下同 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卽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 賢曰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數所角翻 而有司未悉奉承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 賢曰篣卽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 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 賢曰新序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 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 箠止蘂翻 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 賢曰前書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 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 復扶又翻 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 先是恭遣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因隨王蒙軍出塞 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曰 呼火故翻 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 校戶教翻 城中皆稱萬歲

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賢曰：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即玉門關也。）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眾先以軍司馬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為，于偽翻。）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卒，子恤翻。）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恭至雒陽，拜騎都尉，詔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二官，明帝永平十七年置。）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使，疏吏翻；下同。）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前書：疏勒國官有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復，扶又翻；下同。龜茲，音丘慈。）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寘，徒賢翻。號，戶刀翻。）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使，疏吏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前書：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甲寅，山陽、東平地震。

東平王蒼上便宜三事。（上，時掌翻。）帝報書曰：間吏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恢然意解，（恢然，猶廓然也。）思惟嘉謀，以次奉行。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為，于偽翻。）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行，下孟翻。分，扶問翻。）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事見四十四卷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事見上卷明帝永平十四年。）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秦始皇葬于驪山，徙三萬家起驪邑。西漢因之，諸陵皆起陵邑，至元帝乃止。）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賢曰：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杜預註左傳曰：郛，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虞舜孝於親，故以為言。）追祖禰之深思，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使，疏吏翻。）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秋，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晉天文志：參十星，一曰天市；又危二星亦為天市；又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史記曰：房為天駟，東北十二星曰旗，中四星曰天市。孛，蒲內翻。）

初，益州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奉珍內附。（貊，莫百翻。長，知兩翻。）明帝為之置永昌郡，（明帝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巂唐，領不韋、巂唐、比蘇、楪榆、邪龍、雲南六縣；十二年，哀牢內屬，置哀牢、博南二縣，合為永昌郡。為，于偽翻。）以純為太守。純在官十年而卒。（守，式又翻。卒，子恤翻。）後人不能撫循夷人。九月，哀牢王類牢殺守令反，攻博南。

阜陵王延數懷怨望，（數，所角翻。）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魴，音房。）上不忍誅。冬，十一月，貶延為阜陵侯，食一縣，不得與吏民通。（延徙王阜陵，事見上卷明帝永平十六年。）

北匈奴皋林溫禺犢王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之。（皋林溫禺犢王本居涿邪山，永平十六年，祭彤等北伐，將眾遁去，今復還。）是歲，南部次饑，詔稟給之。

二年春，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地。（伊吾盧置屯兵，事見上卷永平十六年。復，扶又翻。）

永昌、越巂、益州三郡兵及昆明夷鹵承等擊哀牢王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巂，音髓。）

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楚獄見上卷明帝永平十四年；淮陽獄即阜陵王延徙封時也。）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賢曰：漢制，外戚以恩澤封侯，故曰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要，一遙翻。）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事見三十卷成帝建

始元年。塞，悉則翻。不聞澍雨之應。澍音注。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鮮，息淺翻。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事見上卷永平十五年。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蘧伯玉之敬也。衛尉，陰興也。省中，禁中也。御者，內人也。蘧伯玉，衛賢大夫。蘧，求於翻。新陽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新陽侯，就也。賢曰：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原鹿貞侯勇猛誠信。原鹿侯，識也。原鹿縣，屬汝南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息，氣一出入之頃，屏氣者累息乃一舒氣。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治，直之翻。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塞，悉則翻。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賢曰：大練，大帛也。杜預註左傳曰：大帛，厚繒也。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著，側略翻。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好，呼到翻。前過濯龍門上，續漢志：濯龍，園名，近北宮。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賢曰：褠，臂衣，今之臂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余據字書，臂韝之韝從革，此褠從衣，釋單衣也，皆音古侯翻。領袖正白，言其新潔無垢汚也。衣，於既翻。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懈，古隘翻。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賢曰：西京外戚呂祿、呂產、竇嬰、上官桀安父子、霍禹等，皆被誅。重，直龍翻。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省，悉景翻。復，扶又翻。重，直用翻。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衛尉，太后兄廖。兩校尉，兄防、兄光也。校，戶教翻。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漢封爵羣臣，皆涓吉。太后報曰：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兩善，謂國家無違恩，而外戚亦以安全也。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以恩澤封爵外家為外施也。施，式智翻。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事見十六卷景帝中三年。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文子曰：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後必殃。重，直龍翻。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自西都以來，皇后家祀其父母，太官供具；御府令掌中衣服及補浣之屬。飲食則太官主之。此言衣食皆資於御府，槩言之也。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古字孰、熟通。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揚子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四表之驩心。行，下孟翻。今數遭變異，數，所角翻。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賢曰：拳拳，猶勤勤也。音權。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匈中氣，今所謂上氣之疾。匈與胸同。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冠，古玩翻。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方言曰：飴，餳也。宋衛之間通語。不能復關政矣。關，豫政也。復，扶又翻。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繩之以法而奏聞也。屬，之欲翻。治，直吏翻。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夫人，太后母也。漢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有差。太后以為言，兄衛尉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行，下孟翻。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見，賢遍翻。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絕外戚之屬籍也。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廣平王羨、鉅鹿王恭、樂成王黨，皆明帝子。帝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被，皮義翻。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織室，蠶

於濯龍中（續漢志濯龍監屬鉤盾令本注曰濯龍亦園名近北宮）數往觀視以爲娛樂（數所角翻樂音洛）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小王諸王年尚幼未就國者）述敘平生雍和終日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事見二十八卷初元五年）成帝御浣衣（言服浣濯之衣也）哀帝去樂府（事見三十三卷綏和二年去羌呂翻）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行下孟翻）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傳直戀翻創初良翻瘢蒲官翻瘢痕也好劍客蓋指吳王闔閭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長安語曰（賢曰當時諺語）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結讀曰髻）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未幾言未幾時也幾居豈翻）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賢曰言儉素簡約后之所安）誠令斯事一竟（竟猶終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賢曰薰猶蒸也言芳聲薰天地也）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初安夷縣吏略妻卑湳種羌人婦（安夷縣屬金城郡杜預曰不以道取曰略湳乃感翻種章勇翻下同）吏爲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長知兩翻）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吾良二種相結爲寇（勒姐羌居勒姐溪因以爲種名）於是燒當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諸種俱反（姐子也翻又音紫滇音顛）敗金城太守郝崇（敗補邁翻郝呼各翻姓譜殷帝乙有子期封太原郝鄉後因氏焉）詔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爲護羌校尉自安夷徙居臨羌（臨羌縣屬金城郡杜佑曰臨羌在今西平郡水經註湟水東合安夷川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在漢西平亭東七十里湟水又東合勒姐水）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漢陽本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改名漢陽）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將北軍五校兵（武帝置北軍八校中壘屯騎越騎長水胡騎射聲步兵虎賁也中興省中壘胡騎虎賁惟越騎屯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領士七百人長水領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皆宿衛兵也）及諸郡射士三萬人擊之（馬防傳云積射士）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賢曰恐卒然有小過而不罰則廢法也卒讀曰猝）帝不從馬防等軍到冀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前書隴西南部都尉治臨洮賢曰即今岷洮二州地）防進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其衆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屯望曲谷不下（酈道元註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宮（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孛蒲內翻）帝納竇勳女爲貴人有寵（爲後諸竇竊權張本）貴人母即東海恭王女沘陽公主也（沘音比）第五倫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陳留縣屬陳留郡冠軍縣屬南陽郡冠古玩翻）並以刻薄之姿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論語孔子之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賢曰峭峻也音七笑翻）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登靈臺赦天下馬防擊布橋大破之（考異曰帝紀防破羌在四月蓋春破而京師四月始聞也今從防傳）布橋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留耿恭擊諸未服者斬首虜

千餘人勤姐燒何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姐音紫又子也翻種章勇翻）恭嘗以言事忤馬防（初恭出隴西上言薦竇固鎮撫涼部由是大忤於防忤五故翻）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監古銜翻下遐稼翻）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爲皇后初顯宗之世治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賢曰石臼河在今定州唐縣東北酈道元註水經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隥縈紆若羊腸焉故以爲名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唐嵐州宜芳縣本漢汾陽縣隋置嵐城縣唐更名宜芳杜佑曰宜芳縣有古秀容城漢羊腸倉余考水經註云案司馬彪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蓋欲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漕自都慮至羊腸倉憑汾水以漕太原又考郡國志常山蒲吾縣註引古今注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通漕船又考班固地理志太原郡上艾縣註曰綿曼水東至蒲吾入呼沱水又蒲吾縣註曰大白渠水首受綿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洨則知此漕自大白渠入綿曼水自綿曼水轉入汾水以達羊腸倉也慮音閭杜佑曰石白河在定州唐昌縣唐昌漢苦陘縣也）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死者不可勝算（勝音升）帝以郎中鄧訓爲謁者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賢曰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鉤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監古銜翻量音良）知其難成具以上言（上時掌翻）夏四月己巳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更工衡翻）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訓禹之子也閏月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前書姑墨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斬首七百級冬十二月丁酉以馬防爲車騎將軍武陵漊中蠻反（賢曰漊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西北余據溫公類篇漊郎侯翻）是歲有司奏遣廣平王羨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上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爲太子己丑徙鉅鹿王恭爲江陵王汝南王暢爲梁王常山王昞爲淮陽王辛卯封皇子伉爲千乘王全爲平春王（平春縣屬江夏郡伉音抗乘繩證翻）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尉廖爲順陽侯（順陽侯國屬南陽郡賢曰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車騎將軍防爲潁陽侯（潁陽縣屬潁川郡）執金吾光爲許侯（許縣屬潁川郡）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少詩照翻）但慕竹帛志不顧命（賢曰言慕古人書名竹帛不顧命之長短少詩照翻）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惕懼也厲危也）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瞑莫定翻復扶又翻）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考異曰皇后紀稱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云云廖等不得已受封爵按太后之辭皆不欲封廖等之意而史家文勢反似太后欲令廖等受封今輒移廖等辭讓於太后語下使文勢有序讀者易解）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以特進就第甲戌以司徒鮑昱爲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爲司徒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帝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漢制貴人綠綬三采綠紫紺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諸侯赤綬四采赤黃縹紺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賢曰永巷宮人宮婢也）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而已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賢曰諡法中和純淑曰德）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事見二十七卷甘露三年）方今天下少事（少詩沼翻）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壞音怪）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帝從之冬十一月壬戌詔太常（句斷）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將郎亮翻將二署及虎賁羽林中郎將也大夫光祿太中中散諫議大夫也博士五經博士也郎官五署郎及尚書郎蘭臺東觀校書郎也白虎觀在北宮觀古玩翻）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固超之兄也（與讀曰預）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荊、豫諸郡兵討漊中蠻，破之。（漊，郎侯翻。）夏五月辛亥，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賢曰：遲，猶希望也，音持二翻。側席謂不正坐，所以待賢良也。）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懣，莫困翻，又莫旱翻。）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句斷。省，悉景翻。）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戊辰，太傅趙熹薨。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使，疏吏翻。）鄯善、于窴即時向化。（鄯，上扇翻。）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復，扶又翻。）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賢曰：前書曰：漢遣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也。南面以西為右。斷，丁管翻。）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延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使，疏吏翻。載，子亥翻。）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謂城郭之國若小若大，其言皆然。）以是效之，（賢曰：效，猶驗也。）則葱領可通，（古領、嶺字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敦，徒門翻。）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前書：溫宿國治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既非其種，（種，章勇翻。）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更，工衡翻。降，戶江翻。下同。）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復，扶又翻。下，遐稼翻。）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賢曰：薦，進也。勳，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勳。言西域平定，其臣舉賀，天子為之舉觴也。余謂超蓋言平西域，告成功於祖廟也。）」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弛刑，徒也。義從，自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從，才用翻。）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先，悉薦翻。）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賢曰：番，音番。）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事見二十一卷元封六年。妻，七細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二年。卒，子恤翻。）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孝王京薨。夏六月丙辰，太尉鮑昱薨。辛未晦，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以大司農鄧彪為太尉。武都太守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更，工衡翻。屬，之欲翻，聯也。聯日有火也。）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廉范，字叔度。）不禁火，民安作。（賢曰：作協韻，則讀詛翻。）昔無襦，今五絝。」（襦，汝朱翻。說文：短衣也。絝，五故翻，脛衣也。）帝以沛王等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大而黃黑，出胡丁零國。）及太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臚，陵如翻。）帝親自循行邸第，（行，下孟翻。）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焉、東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政，東海王彊子；宇，琅邪王京子。濟，子禮翻。）詔沛、濟南、東平、中山王贊拜不名。（賢曰：贊謂讚者不唱其名。余謂四王，帝諸父也，故異其禮。）升殿

乃拜。上親答之。所以寵光榮顯。加於前古。每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省閤，入禁中閤門也。）上為之興。席改容。（為，于僞翻，下同。）皇后親拜於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鞠，曲也。鞠躬，曲身也。）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於京師。

初。明德太后為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宋貴人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崩。竇皇后寵盛。與母沘陽公主謀陷宋氏。（沘，音比。）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賢曰：偵，候也。音丑政翻。廣雅曰：偵，問也。伺，相吏翻。）宋貴人病。思生兔。（兔，獸名。口有缺，尻有九孔，舐毫而孕，生子從口出。獵取而食之，其味甚美。）令家求之。因誣言欲為厭勝之術。（厭，一葉翻。又於琰翻。）由是太子出居承祿觀。（續漢志：中藏府有承祿署。）夏。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廟。大義滅親。（春秋左氏傳之言。）況降退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衽，衣襟也。亦臥席也。）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宋貴人姊妹置丙舍。（丙舍，宮中之室，以甲乙丙為次也。續漢志：南宮有丙署。）使小黃門蔡倫案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父議郎楊免歸本郡。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己未。徙廣平王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賢曰：西平，故柏子國，在今豫州吳房縣西北。）秋。八月。飲酎畢。（酎，直又翻。）有司復奏遣東平王蒼歸國。（復，扶又翻。）帝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數，所角翻。）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賢曰：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臚，陵如翻。）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祖道供張以送之。）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億，於力翻。乘，繩證翻。復，扶又翻。）九月。甲戌。帝幸偃師。（偃師縣屬河南郡。）東涉卷津。（卷縣屬河南郡，其北即河津。卷，丘權翻。）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行，下孟翻。）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重，直用翻。）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離，力智翻。）遣吏逢迎。刺探起居。（賢曰：刺探，伺候也。刺，七亦翻。探，音湯勘翻。）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賢曰：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孔子曰：顏回一瓢飲。）己酉。進幸鄴。辛卯。還宮。冬。十月。癸丑。帝行幸長安。封蕭何末孫熊為酇侯。進幸槐里。岐山。（槐里縣屬扶風。杜佑曰：槐里，周曰犬丘，秦曰廢丘，漢改曰槐里。岐山在扶風美陽縣。）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東平獻王蒼疾病。（考異曰：范書作寢疾，今從袁紀。）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傳，直戀翻。）

八年。春。正月。壬辰。王薨。詔告中傳。封上王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監喪。（監，古銜翻。上，時掌翻。）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葬。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稽留斯等部落耆居。三木樓山訾，子斯翻。）率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冬。十二月。甲午。上行幸陳留。梁國。淮陽。潁陽。戊申。還宮。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諸竇聞而惡之。（惡，烏路翻。）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之於帝。（數，所角翻。）漸致疏嫌。是歲。竇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賢曰：飛書，若今匿名書也。）竦遂死獄中。家屬徙九真。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坐徙新城。（新城縣屬河南郡。賢曰：今洛州伊闕縣。）順陽侯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弟。皆驕奢不謹。校書郎楊終與廖書。戒之曰：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賢曰：廖弟防及光，俱為黃門郎。）既無長君退讓之風。（孝文竇皇后兄長君退讓，不敢以富貴驕人。長，知兩翻。）

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要一遙翻行下孟翻縱而莫誨視成任性
覽念前往可爲寒心廖不能從防光兄弟資產巨億
大起第觀觀古玩翻彌亙街路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
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敕斂力贍翻喜許記翻數所角翻所
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埶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爲步
兵校尉投書怨誹於是有司幷奏防光兄弟奢侈踰
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上時掌翻詔曰舅氏一門
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
許侯思愆田廬許侯光也賢曰留之於京師守田廬而思愆過也愆與愆同有司勿復請復扶
又翻以慰朕渭陽之情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陽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光
比防稍爲謹密故帝特留之後復位特進豫隨廖歸
國考擊物故謂死於考掠也後復有詔還廖京師復扶又翻諸馬既
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
篤爲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喜許
記翻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
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
誠其好士交結之方樂音洛好呼到翻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
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
徒更相販賣少詩沼翻更工衡翻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
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復扶
又翻猶解酲當以酒也病酒曰酲詖險趣埶之徒誠不可親
近趣七喻翻近其靳翻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
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
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憲恃宮掖
聲埶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
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沁水縣屬河內郡師古曰沁音千浸翻主逼畏不敢

計計猶今言計較也後帝出過園過工禾翻下同指以問憲憲陰喝不
得對賢曰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翻喝音一介翻余謂喝訶也許葛翻陰密也潛也當帝問之時密訶左右不得對也觀帝以趙
高指鹿爲馬責憲則陰喝之義可知矣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
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事見八卷秦二世三年賢曰愈
差也久念使人驚怖怖普布翻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
疊三人更相糾察賢曰以陰鄧皆外戚恐其驕侈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興之子更工衡翻故諸
豪戚莫敢犯灋者今貴主尙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
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賢曰烏子生而啄曰雛憲大懼皇后爲毀
服深謝毀服猶降服也爲于僞翻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
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
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爲馬善
矣然卒不能罪憲卒子恤翻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
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復扶又翻則
不若不知之爲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爲姦而上不之
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
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
去羌呂翻人主之深戒也溫公此論用齊桓公管仲論郭公所以亡國之意爲竇憲權寵張本下
邳周紆爲雒陽令紆邕具翻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
里豪彊以對數所具翻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
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
切爲事貴戚跼蹐跼音局蹐資昔翻毛氏曰跼曲也蹐累足也京師肅清竇篤
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拔劍擬篤肆詈恣口篤以表
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尙書譴問遣劍戟士收
紆送廷尉詔獄劍戟士左右都候掌之數日貰出之賢曰貰赦也市夜翻余謂以貰之爲
是則收之爲非　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其不置將軍而長史特將者爲
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

者邑到于窴，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樂，音洛。）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事見二卷周赧王七年。參，疏簪翻。）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去，羌呂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任，音壬。）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敗，補邁翻。）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賢曰：疚，病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何卹於人之言。詩，逸詩也。省，悉景翻。）快意留之，非忠臣也。」帝以侍中會稽鄭弘為大司農。（會，工外翻。）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交趾州部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賢曰：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為東冶，後改為東候官，今泉州閩縣是。）風波艱阻，沈溺相係。（沈，持林翻。溺，奴歷翻。）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夷通，遂為常路。（賢曰：嶠，嶺也。夷，平也。余據漢武帝遣路博德伐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則嶠道有是路矣，弘特開之也。）在職二年，所省息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金布所藏之府。帑，他朗翻。藏，徂浪翻。）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傜費，以利飢民。帝從之。

元和元年（是年八月方改元。）春閏正月辛丑，濟陰悼王長薨。（濟，子禮翻。）

夏四月己卯，分東平國，封獻王子尚為任城王。（任城國在雒陽東千一百里。任，音壬。）

六月辛酉，沛獻王輔薨。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懈，古隘翻。）而吏事寖疏，（疏與疎同。）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下，遐稼翻。朝，直遙翻。）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行，下孟翻。下同。）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賢曰：孝經緯之文也。）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少，詩沼翻。）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閒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繁，故不可為也。）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椎也。鍛鍊猶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近，其靳翻。）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史記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行，下孟翻。）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賢曰：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嗇夫事見十四卷文帝三年。）帝皆納之。彪，賢之玄孫也。（韋賢相元帝。）

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彭。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掠，音亮。榜，音彭。）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賢曰：令丙為篇之次也。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又景帝定箠令，箠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箠，止蕊翻。）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大獄，謂楚王英等獄也。鉆，其廉翻。說文曰：鉆，鐵銸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鑽謂鑽其肌膚也。）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怵，敕律翻。悚懼也。）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禁。」（治，直之翻。）

八月甲子，太尉鄧彪罷，以大司農鄭弘為太尉。

癸酉，詔改元。（改元元和。）

丁酉，車駕南巡，詔所經道上州縣毋得設儲跱。（賢曰：儲，積也。跱，具也。言不得豫有儲備。跱，丈里翻。）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司空掌水土，故使之。柱，竹柱翻。）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使，疏吏翻。）二千石當坐。

九月辛丑，幸章陵。十月己未，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太守宛人朱暉，拜尚書僕射。（宛，於元翻。）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東觀記曰：坐考長史囚死獄中，州奏免官。）故上召而用之。

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修武帝均

輸之法。(賣鹽、均輸，皆始於武帝。賢曰：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幷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賈音古。)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義，(樂音洛。駁，北角翻。)黃髮無愆，(黃髮，老稱，謂朱暉也。)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復，扶又翻。下同。)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謂譴讓已臨其前也。怖，普布翻。)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賢曰：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上既加禮，乃起謝。所謂彊直自遂也。)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駰音因。)同遊太學，相與論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崇信聖道，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受訊，謂受鞫問也。下，遐稼翻。)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傳，柱戀翻。)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譏實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賢曰：言政教未有過失也。)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謂天下之人所具知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悛，丑緣翻。)儻其不當，(當，丁浪翻。)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忌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茍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復，扶又翻。下同。)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以致霸之術。)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此言十世，不以赤劉之九為數，以武、昭、宣、元、成、哀、平、光、明及帝為數。為，于偽翻。)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卒，讀曰猝。)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帝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十二月，壬子，詔：「前以妖惡禁錮三屬者，一皆蠲除之，(賢曰：三屬，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左傳曰：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錮，勿令仕也。妖，於驕翻。)但不得在宿衞而已。」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行，下孟翻。)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賢曰：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為安陽尉，府檄至，令守令也。安陽縣屬汝南郡。賢曰：安陽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為，于偽翻。)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遺，于貴翻。)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復，扶又翻。下同。)為吏坐臧，終身捐棄。」(臧，與贓同。)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考異曰：袁紀云「建初中」，今從均傳。)

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匈奴復願與吏民合市。」詔許之。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子閭翻。訾，子斯翻。)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鈔之，(鈔，楚交翻。)大獲而還。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姓譜：和本自羲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將兵八百人

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莎素何翻。）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更工衡翻。）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超立忠爲疏勒王見上卷明帝永平十七年。說輸芮翻。）烏即城遂降。（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九 起彊圉大荒落盡重光單閼凡七年

肅宗孝章皇帝下

元和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 復方目翻復其夫勿輸筭也 今諸懷妊者 賢曰妊孕也音壬 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爲令又詔三公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 說文曰悃愊至誠也悃音苦本翻愊音孚逼翻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莊子有是言此謂以日計功若不足者然久而計之則民安其生家給人足固有餘矣 如襄城令劉方 襄城縣屬潁川郡 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 近其靳翻 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 冠蓋接道謂奉詔出使者相接於道也數所角翻 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舊令謂故府之籍所疏載者稱尺證翻 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 車昌遮翻 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 復扶又翻 乃遠引而去 南單于長死單于汗之子宣立爲伊屠於閭鞮單于 屠直於翻鞮丁奚翻 太初曆施行百餘年曆稍後天 謂七曜之行在曆家所推步躔次之前晦朔弦望不合也 上命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 治直之翻訢音欣梵扶中翻 作四分曆 考異曰按王莽初已廢太初用三統曆今云太初曆失天蓋遺著光武中興廢莽曆復用太初也續漢志又云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按三統曆劉歆所造云太初元年始用誤也 二月甲寅始施行之

帝之爲太子也受尚書於東郡太守汝南張酺 續漢志東郡去雒陽八百餘里酺薄乎翻 丙辰帝東巡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幷郡縣掾史並會庭中 東郡庭也掾俞絹翻 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先是均事帝爲尚書數納忠言帝敬重之謝病歸任城今以尚書祿終身任音壬 乙丑帝耕於定陶辛未幸泰山柴告岱宗 書舜典至于岱宗柴孔安國註曰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 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 汶上明堂武帝所作在奉高縣西南四里汶音問 丙子赦天下進幸濟南 濟南國在雒陽東千八百里賢曰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濟子禮翻 三月己丑幸魯庚寅祠孔子於闕里 續漢志魯國魯縣古曲阜有闕里孔子所居 及七十二弟子 自顏回以下七十餘人 作六代之樂 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 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 先師謂孔子 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 焉於虔翻 拜僖郎中壬辰帝幸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 賢曰陵在今鄆州峗山南峗音魚委翻 祠以太牢親拜祠坐 坐徂臥翻 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 事見四十一卷明帝永平四年 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獻王愛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 獻王子忠及今王敞栩況羽翻下遐稼翻 帝聞之皆引見 見賢遍翻 既愍其淹滯且欲揚獻王德美即皆擢爲議郎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 行戶剛翻 夏四月乙卯還宮庚申假于祖禰 虞書一歲巡四岳歸格于藝祖孔安國注曰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賢曰假至也音格禰父廟 五月徙江陵王恭爲六安

王。（恭封六安王，以廬江郡爲國，在雒陽東一千七百里。）秋七月庚子，詔曰：春秋重三正，慎三微。（賢曰：三正，謂天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爲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莩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夜半爲朔。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承之義也。）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已。

冬，南單于遣兵與北虜溫禺犢王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復，扶又翻。）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詔百官議於朝堂。（朝，直遙翻。）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可許，司徒桓虞及太僕袁安以爲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皆作色變容。（臚，陵如翻。）司隸校尉舉奏弘等，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沈，持林翻。）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賢曰：誾誾，忠正貌；衎衎，和樂貌。誾，魚巾翻；衎，音侃，又苦旦翻。）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寢，息也。）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長，知兩翻。下，遐稼翻。）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少，詩沼翻。分，扶問翻。）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領中郎將，領護匈奴中郎將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賢曰：雇，賞報也。）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北巡。辛丑，耕于懷。二月乙丑，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侍御史掌舉劾；司空掌土功。車駕行幸，則侍御史掌舉劾道路之不如法，司空帥工徒治道路，修橋梁，故皆敕之。賢曰：夾轅爲服馬，服馬外爲騑馬。孔穎達曰：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騑，音非。）戊辰，進幸中山，出長城。（賢曰：史記，蒙恬爲秦築長城，西自臨洮，東至海。余謂此非秦長城，乃趙所築長城也。）癸酉，還幸元氏。三月己卯，進幸趙。（趙國，在雒陽北一千一百里。）辛卯，還宮。

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太盛，（數，所角翻。）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詰，去吉翻。）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惡，烏路翻。）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昞然可見。（謂王氏以戚屬而成篡國之禍。昞，音炳。）陛下處天子之尊，（處，昌呂翻。）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猒人鬼憤結之望。（猒，一豔翻，滿也。考異曰：袁紀云：弘爲尚書僕射，烏孫王遣子入侍，上問弘當答其使不？弘對曰：烏孫前爲大單于所攻，陛下使小單于往救之，尚未賞，今如答之，小單于不當怨乎？上以弘議問侍中竇憲，憲對曰：禮，有往來。弘章句諸生，不達國體。上遂答烏孫。小單于忿恚，攻金城郡，殺太守任昌。上謂弘曰：朕前不從君議，果如此。弘對曰：竇憲姦臣也，有少正卯之行，未被兩觀之誅，陛下前何爲用其議？按肅宗時，無小單于寇金城事，今不取。）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省，悉景翻。比，必寐翻。）以大司農宋由爲太尉。

司空第五倫以老病乞身。（委身以事君，則身非我有，故於其老而乞退也，謂之乞身，猶言乞骸骨也。）五月丙子，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若依若違，兩可不決之論也。）性質慤，少文采，（少，詩沼翻。）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亦終不用也。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以太僕袁安爲司空。

秋八月乙丑，帝幸安邑，觀鹽池。（安邑縣屬河東郡，鹽池在縣西南。楊佺期洛陽記曰：河東鹽池長七十里，廣七里，水氣紫色。許慎曰：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一十六里。酈道元曰：安邑鹽池，上承鹽水，水出

（東南逕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又逕安邑故城南，又西流注于鹽池。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山暴雨澍，甘澤潢潦奔逸，則鹽池用耗，故公私共堨水逕，防其淫濫，故謂之鹽水，亦爲堨水也。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土人鄉俗引水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鹹鹺也，而味苦。賢曰：在今蒲州虞鄉縣西。）九月，還宮。

燒當羌迷吾復與弟號吾及諸種反。（復，扶又翻。種，章勇翻。）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督烽掾，郡掾之督烽燧者。）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爲解散。（爲，于僞翻。）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河北，謂留大河之北也。歸義城，本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

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忠叛，見上卷元年。賢曰：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書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楨中，未知孰是。余按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楨中是也。）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僞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楚許太后薨。（楚王英之徙也，許太后留楚宮。）詔改葬楚王英，追爵謚曰楚厲侯。（謚法：殺戮無辜曰厲。）

帝以潁川郭躬爲廷尉。決獄斷刑，（斷，丁亂翻。）多依矜恕，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奏之，事皆施行。

博士魯國曹褒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巢，姓。有巢氏之後。春秋有巢牛臣。）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言非褒所能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攣，呂員翻。）難與圖始，（賢曰：拘攣，猶拘束也。）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百官志：玄武司馬主南宮玄武門，秩比千石。）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會禮之家，言會而議禮。賢曰：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堯作樂曰大章。記曰：大章，章之也。賢曰：夔，堯樂官。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夔一足矣。皇侃曰：章，明也。民樂堯德大明，故名樂曰大章。）

章和元年（是年七月改元。）春，正月，帝召褒，受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通制漢儀，見十一卷高帝六年、七年。其書與律令同藏於理官。）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爲其新降，（爲，于僞翻。）不欲出兵，乃募人鬭諸羌胡，（募人間構諸羌，使之自鬭也。）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復，扶又翻。）更依迷吾。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徙廬落去。（廬，穹廬。落，居也。）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三兜谷，在建威南。）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紆，邕俱翻。）

夏，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癸卯，以司空袁安爲司徒，光祿勳任隗爲司空。隗，光之子也。（任，音壬。隗，五罪翻。）

齊王晃及弟利侯剛（班志，利縣屬齊郡。晃，齊武王縯之曾孫，煬王石之子。）與母太姬更相誣告。（更，工衡翻。）秋，七月，癸卯，詔貶晃爵爲蕪湖侯，（賢曰：蕪湖縣，名，屬丹陽郡，其故城在今宣州當塗縣東南。）削剛戶三千，收太姬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

壬子，淮陽頃王昞薨。（昞，音明，帝子。）

鮮卑入左地，（匈奴左地也。）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復，扶又翻。種，章勇翻。下同。）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護羌校尉蓋亦置二人也。）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紆設兵大會，（譯，通言使之將命，因謂之譯使。設兵，陳兵也。使，疏吏翻。降，戶江翻。）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酋，慈由翻。）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質，音致。）據大小榆谷以叛。（水經：河水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谷、小榆谷北。二榆土地肥美，羌所依阻也。）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

壬戌，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章，明也。和，和氣之致祥也。）是時京師四方屢有嘉瑞，前後數百千，言事者咸以爲美。而太尉掾平陵何敞獨惡之。（惡，烏路翻。杜佑曰：漢武帝割槐里置茂陵邑，昭帝又割置平陵邑。）謂宋由、袁安曰：夫瑞

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八月，癸酉，帝南巡。戊子，幸梁。乙未晦，幸沛。梁沛二國。日有食之。九月，庚子，帝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壽春縣屬九江郡。復封阜陵侯延爲阜陵王。延貶事見上卷建初元年。己未，幸汝陰。汝陰縣屬汝南郡賢曰今潁州縣。冬，十月，丙子，還宮。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十八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撰次制度備其終始也讖楚譖翻撰雛免翻冠古玩翻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平奏者平其可行與否而奏之復扶又翻是歲，班超發于窴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元和元年超擊莎車未克故也窴徒賢翻莎素禾翻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龜茲音丘慈超召將校及于窴王議曰：將即亮翻校戶教翻「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窴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班超時爲將兵長史蓋西歸疏勒也可須夜鼓聲而發。」須待也夜鼓聲鼓鼙之聲也周禮軍旅夜鼓鼜注云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所謂三鼜也此則特夜半鼓聲也鼜千歷翻昫休具翻劉休武翻陰緩所得生口。使生口得歸言將散去也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窴。徼一遙翻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犇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降戶江翻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來朝。上性寬仁，篤於親親，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濟子禮翻數所角翻朝直遙翻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漢制諸侯王朝會之禮畢各就國不得留京師又賞賜羣臣，過於制度，倉帑爲虛。帑他朗翻爲于僞翻何敞奏記宋由曰：「比年水旱，民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賢曰時西羌犯邊爲害也比毗至翻被皮義翻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言恩同天地也覆敷救翻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藏徂浪翻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賢曰漢官儀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戶直是以夏禹玄圭，書禹貢曰禹錫玄圭周公束帛。賢曰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空空當作悾悾悾悾謹愨貌宜先正己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矣。」由不能用。考異曰敞傳此事在肅宗崩後云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敞奏記云云袁紀在元和二年按敞記云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又言臘賜知在此時尚書南陽宋意上疏曰：「陛下至孝烝烝，烝進也烝烝進進也恩愛隆深，禮寵諸王，同之家人，車入殿門，漢制太子諸王至司馬門皆下車故謂止車門即席不拜，臣於君前拜而後就席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損御膳以分甘也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君君臣臣不以親廢殺天地之大經也春秋尊王故以爲春秋之義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謂有妻有子自成一家也官屬備具，謂王國官已具也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賢曰磐謂磐桓不去驕奢僭擬，寵祿隆過。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賢曰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斷丁亂翻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賢曰行日取便利之時也塞悉則翻帝未及遣。壬辰，帝崩于章德

前殿，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范曄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用遺詔徙西平王羨為陳王，六安王恭為彭城王。（改淮陽為陳國，楚郡為彭城國，西平并汝南郡，六安復為廬江郡。）　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敬陵在雒陽城東南三十九里。）　南單于宣死，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為休蘭尸逐侯鞮單于。（鞮，丁兮翻。）　太后臨朝。（蔡邕獨斷曰：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攝政，臨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上書奏事，皆為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　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賢曰：幹，主也。或曰：幹，古管字也。）出宣誥命，弟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駰，音因。）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傲，五到翻。）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行，下孟翻。）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詩周頌振鷺之辭，言庶幾於夙夜以終保令名於有永也。）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馮野王妹為元帝昭儀，於九卿中野王行能第一。）近陰衞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陰衞尉，陰興也，謂讓侯爵又讓大司馬也。）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外家二十者，呂氏、張氏、薄氏、竇氏、王氏、陳氏、衞氏、李氏、趙氏、上官氏、史氏、許氏、霍氏、邛成王氏、元后王氏、趙氏、傅氏、丁氏、馮氏、衞氏也。唯文帝薄太后、竇后、景帝王后、邛成王后四人保族全家。武帝夫人李氏雖追配武帝，昌邑王立未幾而廢，非外家，當以史皇孫王夫人足二十之數。）書曰：鑒于有殷，（書召誥曰：我不可不鑒于有夏，亦不可不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庚戌，皇太后詔以故太尉鄧彪為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竇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彪父邯封鄳鄉侯，父卒，彪讓國於弟鳳，顯宗高其節。）而仁厚委隨，（賢曰：委隨，猶順從也。）故尊崇

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用王莽、孔光之故智也。）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賢曰：睚音五懈翻，眦音仕懈翻。廣雅曰：睚，裂也。或謂裂眥瞋目貌也。）永平時，謁者韓紆考劾憲父勳獄，（勳下獄死事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五年。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　癸亥，陳王羨、彭城王恭、樂成王黨、下邳王衍、梁王暢始就國。　夏四月戊寅，以遺詔罷郡國鹽鐵之禁，縱民煮鑄。（自武帝以來，鹽鐵有禁；光武中興，收而未罷；今縱民得煮鹽鑄鐵。）　五月，京師旱。　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降，戶江翻；下同。）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為一國，（考異曰：袁紀章和元年十月，南單于上書求出兵破北成南，宋意諫不聽，竇憲未出而帝崩。范書南匈奴傳事並在此年七月，按單于書云孝章皇帝聖恩遠慮，則范書是也，今從之。）令漢家長無北念。（謂北部既滅，南部保塞，則漢家無復北虜以為念也。）臣等生長漢地，（長，知兩翻。）開口仰食，（仰，魚向翻。）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郡故胡新降精兵，（故胡，謂南部舊衆也；新降，謂新從北部來降者。）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少，詩沼翻。）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守，式又翻。）并力而北，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哀省察！（省，悉景翻。）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以南單于書示之也。）昔武帝單極天下，（單與殫同。）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謂不能使匈奴臣服也。）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謂以南部伐北部也。）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分，扶問翻。）太后議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數，所角翻。）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

因其來降羈縻畜養(畜許六翻)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建武二十四年單于降至是四十一年)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謂破殺優留單于也)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覸見鮮卑之情抄楚交翻)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婪盧含翻方言殺人而取其財曰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齊殤王石齊武王縯之孫哀王章之子考異曰袁紀作都鄉侯暢今從范書)太后數召見之(范書曰暢素行邪僻因鄧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數所角翻)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何敞傳曰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刺七亦翻)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青州刺史部齊國暢見殺於京師而令青州刺史考竟欲移獄以絕釁也)尚書潁川韓稜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曰(說輸芮翻)暢宗室肺府(府與腑同)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賢曰須待也)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賢曰適音的謂無指的討捕也)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賢曰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余按字書股髀也肱臂也股肱言手足之要以爲手臂誤矣)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發所賊發之所糾督察也)而二府執事以爲三公不與賊盜(賢曰敞在太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丙吉爲丞相不案事遂以爲故事與讀曰預)公縱姦慝莫以爲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賢曰主者謂主知賊盜之曹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北軍五校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所掌宿衛兵也黎陽營注見前扶風校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緣邊十二郡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安定北地也校戶教翻雍於用翻)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匈奴破月氏月氏西徙其餘衆保南山不得去者號小月氏氏音支)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縣讀曰懸)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護羌校尉所居寺舍後園之門也)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賢曰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也)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誘音酉)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種章勇翻)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爲秦人)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賢曰東觀記曰寫作鴈)迷唐乃去大小榆(大小榆谷杜佑曰大小榆谷在漢榆中縣今在蘭州五泉縣界按水經大小榆谷在漢金城郡塞外河水過大小榆谷北又東過河關縣北又東過允吾縣北又東過榆中縣北榆中縣東大小榆相去甚遠杜說非)居頗巖谷衆悉離散

孝和皇帝上(諱肇肅宗第四子也竇后養以爲子廢慶立之諡法不剛不柔曰和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音兆賢曰案許慎說文肇音大可翻上諱也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帝諱音不同蓋應別有所據)

永元元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將即亮翻)縫革爲船置於箄上以度河

（賢曰章木後也音步佳翻）擁𤔨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賢曰一種）（謂迷唐也。擁，章勇翻。考異曰：西羌傳：永元元年，張紆坐徵，以訓代爲校尉。鄧訓傳：章和二年，紆誘誅羌，羌謀報怨，公卿舉訓代紆。破之，其春迷唐復欲歸故地，訓又破之。按訓傳下云永元二年，則其春永元元年春也。今從訓傳。）迷唐收其餘衆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附落，羌部落之附迷唐者。）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歸死，自歸而請死也。帥，所類翻。）餘皆款塞納質。（質，音致。）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以羌反發諸郡兵屯於塞上，今羌已破，罷令各歸其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塢壁而已。

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徼，一遙翻。）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上，時掌翻；下同。）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復，扶又翻。）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衆皆爲之危懼，（爲，于僞翻；下同。）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國家新遭大憂，陛下方在諒闇，（闇，音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賢曰：三時，夏、秋、冬也。天子出警入蹕。沈約曰：漢制，日出稱警，入稱蹕，而今則升稱之。史臣以爲警者，警戒也；蹕者，止行也。今從乘輿而出者，並警戒以備非常也；從外而入，與乘輿相干者，蹕而止之也。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闇不出，故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如有求而不得。此言百姓思慕之意。）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與鳥獸無別，（別，彼列翻。）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汙，烏故翻。）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絶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也。玉篇曰：縻，牛轡也。）今匈奴爲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調，徒弔翻。賢曰：度，音大各翻。余據今人多讀如本字。）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尚書令韓稜、騎都尉朱暉、議郎京兆樂恢皆上疏諫，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爲憲弟篤、景並起邸第，勞役百姓。（爲，于僞翻；下同。）侍御史何敞上疏曰：臣聞匈奴之爲桀逆久矣。平城之圍，（事見十一卷高帝七年。）慢書之恥，（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此二辱者，臣子所爲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含忿，舍而不誅。（舍，讀曰捨。）今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朝，直遙翻；下同。）而盛春東作，（賢曰：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又猥爲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絶里。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無財用也。）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好，呼到翻。）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民之困。書奏，不省。（省，悉景翻。）

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刺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下，遐稼翻。）何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臣所以觸死瞽言，（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非爲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度，徒洛翻。）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曜曰：寬容覆載謂之晏晏。）

杜塞忠直，塞，悉則翻。垂譏無窮。臣敞謬與機密，與，讀曰預。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先，悉薦翻。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壽，惲之子也。郅惲事光武。惲，於粉翻。

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賢曰：今在朔方窳渾縣北。闞駰十三州志曰：窳渾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窳，音羊主翻。南單于出滿夷谷，賢曰：滿夷谷闕。余按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滿夷谷當在美稷縣西北。後部鴻討逢侯，兵至美稷，逢侯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可以知矣。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賢曰：稒陽縣屬九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界。稒，音固。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于稽洛山，余按唐太宗以斛薩部地置稽落州，蓋因山以名之。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鞮，丁奚翻。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眾，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眾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唐太宗又以多濫葛部地置燕然州。又按北史，燕然山在菟園水北。燕，於賢翻。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西都有護軍都尉，今始有中護軍。紀漢威德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遺，于季翻。時虜中乖亂，汜、諷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稽，音啟。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謂臣服於漢，為北藩。說，輸芮翻。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秋，七月，乙未，會稽山崩。會，工外翻。

九月，庚申，以竇憲為大將軍，中郎將劉尚為車騎將軍，封憲武陽侯，郡國志：東郡有東武陽縣，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憲其封南武陽歟？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太傅位上公，則憲亦班於上公矣。大將軍長史、司馬秩千石，今秩中二千石，則亦比九卿矣。封耿秉為美陽侯。美陽縣屬扶風。

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強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賢曰：漢官儀，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為縱橫也。緹，杜兮翻。縱，子用翻。橫，戶孟翻。商賈閉塞，賈，音古。塞，悉則翻。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民，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符信謂虎符、竹使符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下同。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駙馬都尉瓌獨好經書，節約自修。瓌，古回翻。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少子叔段，欲立之，鄭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莊公伐之，叔段出奔共。衛莊公之寵州吁，賢曰：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州吁好兵，公弗禁，石碏諫不聽，及桓公立，州吁乃弒桓公而自立。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食，讀曰飤。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賢曰：比，頻也。比，音毗至翻。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說喜。今踰年未幾，說，讀曰悅。幾，居豈翻。入禮未終，卒然中改，禮：事君方喪三年。時章帝崩未踰年，故曰入禮未終。卒，讀曰猝。兄弟專朝，朝，直遙翻。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訩訩，訩，許容翻；又許勇翻。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復，扶又翻。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己受吉甫褒申伯之功，賢曰：申伯，周宣王元舅，有令德，故尹吉甫作詩以美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事見高后紀。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此言曲盡當時廷臣之情。嗚呼，豈特當時哉！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塞，悉則翻。涓，圭淵翻。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詩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左傳：武姜啟段，段襲鄭，莊公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

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願抑其家，不與之權。比，毗至翻。) 可與參謀，聽順其意。(漢之外戚傳竇瓌、鄧康咸能履盛滿而思謙抑，然終不能全其家門十分之一，蓋一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也。) 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光武少子。) 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爭，側迸翻。) 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焉。(牾，五故翻，逆也。) 冬十月庚子，阜陵質王延薨。(謚法：名實不爽曰質。) 是歲，郡國九大水。

二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夏五月丙辰，封皇弟壽為濟北王，開為河間王，淑為城陽王。(濟北、河間、城陽，皆漢舊國也。光武省濟北，并泰山；省河間，并信都；省城陽，并琅邪；今復泰山為濟北國，在雒陽東千一百五十里；分樂成、涿郡、勃海為河間國，在雒陽北二千五百里；分琅邪為城陽國。濟，子禮翻。) 紹封故淮陽頃王子側為常山王。(章和元年，淮陽頃王昞薨，未及立嗣，而國有大喪，今乃紹封。) 竇憲遣副校尉閻礱將二千餘騎掩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礱，盧紅翻。復，扶又翻。考異曰：西域傳作閻槃，今從帝紀。余謂副校尉閻槃即前戰于稽落山者，恐當作槃。西域傳，章帝建初元年，罷伊吾屯田，北匈奴遣兵守其地，今復擊取之。) 車師震慴，前後王各遣子入侍。(慴，之涉翻。) 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氏，音支。使，疏吏翻。) 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譬，喻也。少，詩沼翻。) 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言糧盡自當降也。) 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謂勝負決也。降，戶江翻。) 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鈔，楚交翻。度，大各翻。) 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要，一遙翻。) 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初，北海哀王無後，(章帝元和二年，北海哀王基薨，無後。) 肅宗以齊武王首創大業，而後嗣廢絕，心常愍之，遺詔令復齊、北海二國。丁卯，封蕪湖侯無忌為齊王，(無忌，齊王晃子。章和元年晃貶。) 北海敬王庶子威為北海王。(北海敬王睦也。)

六月辛卯，中山簡王焉薨。(謚法：一德不懈曰簡。) 焉，東海恭王之母弟，而竇太后，恭王之甥也，(竇太后母，沘陽公主，東海恭王彊女也。) 故加賻錢一億，(賻，音附。) 大為修冢塋，(為，于偽翻。) 平夷吏民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 詔封竇憲為冠軍侯，篤為郾侯，瓌為夏陽侯。(冠軍縣屬南陽郡，郾縣屬潁川郡，夏陽縣屬馮翊郡。冠，古玩翻。夏，戶雅翻。) 憲獨不受封。 秋七月乙卯，竇憲出屯涼州。(涼州部隴西、漢陽、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敦煌、酒泉等郡。) 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 北單于以漢還其侍弟，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復，扶又翻；下同。朝，直遙翻。見，賢遍翻。) 冬十月，竇憲遣班固、梁諷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谷，音鹿。蠡，盧奚翻。) 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耿譚為使匈奴中郎將。將，領也。護，監也。) 襲擊北單于，夜至，圍之。北單于被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僅而得免，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氏，音支；下同。) 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 班固至私渠海而還。是時南部黨眾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勝，音升。)

三年春正月甲子，帝用曹褒新禮加元服，(禮儀志：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訖，皆於高祖廟如禮謁。賢曰：元，首也。謂加冠於首。) 擢褒監羽林左騎。(百官志：羽林左監秩六百石，主羽林左騎，屬光祿勳。監，古銜翻。) 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遣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尚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賢曰：居延，縣，屬張掖郡，居延澤在東北。武帝使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北。余按：唐太宗以僕固部置金微都督府。) 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夔為粟邑侯。(賢曰：粟邑，縣名，屬左

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爲賂遺。斂，力贍翻。遺，于季翻。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行，下孟翻。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書曰：「陛下富於春秋，賢曰：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謂憲、篤、景、瓌。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省，悉景翻。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恢，京兆長陵人。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慴，慴，之涉翻。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見，賢遍翻。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范書作噫嗚。賢曰：噫，音醫，又一戒翻；嗚，一故翻；歎傷之貌也。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冬，十月，癸未，上行幸長安，詔求蕭、曹近親宜爲嗣者，紹其封邑。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易下繫之辭。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百官志：尚書左丞、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秩皆四百石。蔡質漢儀曰：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上，時掌翻。稜舉奏龍，論爲城旦。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降，戶江翻。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章帝建初元年，罷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官，今復置。復，扶又翻。以班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龜茲侍子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

京師。將，如字。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惟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事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八年。猶懷二心；爲班超誅焉耆、尉犂王張本。其餘悉定。言其餘諸國皆臣服於漢也。初，北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鞬，九言翻。將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下，遐稼翻；下同。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降，戶江翻；下同。無緣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言其議雖已奏上，而上意從否未定也。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屯，即屯屠何。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遺，于季翻。陛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所養，謂南單于；無功，謂於除鞬。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孔子答子張之言。行，下孟翻。貊，莫北翻。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誓，謂漢與夷人信誓之言。復，扶又翻。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謂章和元年，鮮卑斬優留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難，乃旦翻。折，之舌翻。憲險急負埶，言辭驕訐，賢曰：訐，謂面斥人之惡。音居謁翻。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韓歆死，見四十三卷建武十五年。戴涉死，見同卷二十年。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考異曰：袁安傳云，「憲請立左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安以爲不可」，憲竟立右鹿蠡王於除鞬，此則阿佟與於除鞬是一人。袁紀作阿佟，南匈奴傳止有右谷蠡王於除鞬，無阿佟名。今從之。袁紀又云宋由、丁鴻、尹睦以

爲阿佟誅君之子又與烏丸鮮卑爲父兄之讎不可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并領降衆與范書不同又云卒從安議蓋誤今從袁安傳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起玄黓執徐，盡旃蒙大荒落，凡十四年。)

孝和皇帝下

永元四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於除鞬印綬，(鞬，九言翻。校，戶教翻。)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任，音壬。)初，盧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事見上卷元年。)及爭立北單于事，(見上卷上年。)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之，(掾，俞絹翻。齮，魚倚翻。惡，烏路翻。)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賢曰：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敕，戒也。)若卒遇飛禍，(卒，讀曰猝。賢曰：飛禍，言倉卒而死也。余謂飛禍者，言刺客竊發，不可得而備，若鳥之飛集也。)無得殯斂，(斂，力贍翻。)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

閏月丁丑，以太常丁鴻爲司徒。　夏四月丙辰，竇憲還至京師。(還，從宣翻，又如字。)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事見高后紀。幾，居希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事見王莽紀。鴻引此事，以指言外戚之禍。)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賢曰：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今大將軍雖欲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怖，普布翻。)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初除而謁之，官則辭，求通者，求通名也。待報者，得謁與不得謁，得辭與不得辭，皆待報也。)雖奉符璽，受臺敕，(符璽所以爲信，初除者詣尚書臺受敕。璽，斯氏翻。)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背，蒲妹翻。)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悖，蒲內翻。見，賢遍翻。)禁微則易，(易，以豉翻。)救末則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言禍伏於隱微，人多忽之。見之後昭昭而不可掩，是爲未然之明鏡。)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從，子容翻，又子用翻，又如字。橫，戶孟翻。)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塞，悉則翻。)　丙辰，郡國十三地震。　旱，蝗。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卿，九卿；校，諸校尉。校，戶教翻。)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交結。(賢曰：太后居長樂宮，故有少府，秩二千石。樂，音洛。)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謀弒，逆也。)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閹宦，周禮謂之奄。鄭玄注曰：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閹，衣廉翻，又衣檢翻。)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百官志：鉤盾令，秩六百石，宦者爲之，典諸近池苑囿游觀之處。屬少府。幾，事也。心幾，謂心事也。今人謂人胸中有城府者爲有心事。朝，直遙翻。盾，食尹翻。幾，居希翻。)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以憲在外，(謂出屯涼州時也。)慮其爲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還，從宣翻，又如字。)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渥，厚也，漬也。)常入省宿止。(省，禁中也。)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賢曰：前書外戚傳。傳，直戀翻。)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千乘王伉，帝長兄也。乘，繩證翻。)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衆，求索故事。(賢曰：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索，山客翻。)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執金吾掌宮外戒司非常。北軍五校尉主五營士。故令勒兵屯衛。)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下，遐稼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先已封冠軍侯，不受；今

（復封以侯就國。更，居孟翻。）與篤、景、瓌皆就國。（瓌，古回翻。）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言不欲正名誅之。）爲選嚴能相督察之。（爲，于僞翻。）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治竇景，（酺，薄乎翻。酺先爲魏郡太守，郡人鄭據奏竇景罪，景遣掾夏猛私謝酺，使罪據子，酺收猛繫獄；及入爲河南尹，景家人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毆傷市丞，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數，所角翻。治，直之翻。）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竇曰：案鄧夫人即穰侯鄧疊母元，張酺論憲黨及其黨稱鄧夫人，猶前書霍光妻顯、祁大伯母號祁夫人之類。復，扶又翻。）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考折厥衷。（折，之舌翻。衷，竹仲翻。）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禮記：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必宥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爲瓌選嚴能相，（爲，于僞翻。相，息亮翻。侯國相也。）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故郡。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姓譜：种本仲氏，避難改焉。）兢因逮考竇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昭，即曹大家也。）華嶠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賢曰：激，揚也；詭，毀也；抑，退也；抗，進也。余謂激詭、抑抗，皆指史家作意以爲文之病。華，戶化翻。）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爾雅曰：亹亹，猶勉勉也。音無匪翻。）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賢曰：言遷所是非，與聖人乖謬，即崇黃老而薄六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是也。）然其論議常排死節，（賢曰：言龔勝竟夭天年之類。）否正直，（賢曰：言王陵、汲黯之類。）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賢曰：不立忠義傳。）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初，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漢中郡在洛陽西千九百九十里。）戶曹李郃（郡有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郃，曷閤翻。）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翹，渠遙翻。）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居其縣治民。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與，讀曰預。）帝賜清河王慶奴婢、輿馬、錢帛、珍寶，充牣其第。慶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亦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故能保其寵祿焉。帝除袁安子賞爲郎，任隗子屯爲步兵校尉，（以安、隗守正不附竇氏也。任，音壬。隗，五罪翻。）鄭衆遷大長秋。（百官志：大長秋，秩二千石，承秦將行，景帝更爲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賢曰：皇后卿也。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爲皇后官名。）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以竇氏黨策免，自殺。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癸丑，以大司農尹睦爲太尉，太傅鄧彪以老病上還樞機職，（上，時掌翻。尚書樞機之職，鄧彪錄尚書。）詔許焉，以睦代彪錄尚書事。冬，十月，以宗正劉方爲司空。武陵、零陵、澧中蠻叛。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臨，力鴆翻，哭也。）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刺，七亦翻，又七四翻。）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賢曰：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時爲烏桓校尉。傿，於建翻。）傿歎息曰：此爲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爲，于僞翻。下同。）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蜀郡太守聶尚代訓爲護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去大小榆谷事見上卷章和二年。鄧訓擊逐迷唐而聶尚

招呼之，欲以反鄧訓之敗也。羴鈌颯翻。使，疏吏翻。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卑缺，迷吾之母。）尚自送至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種，章勇翻。汜，祥里翻。詛，莊助翻。）復寇金城塞。（復，扶又翻。）尚坐免。

五年春正月乙亥，宗祀明堂，登靈臺，赦天下。 戊子，千乘貞王伉薨。（諡法：清白守節曰貞；直道不撓曰貞；事君無猜曰貞；固節幹事曰貞。伉，音抗。） 辛卯，封皇弟萬歲爲廣宗王。（廣宗縣屬鉅鹿郡。賢曰：今貝州宗城縣，隋煬帝諱廣，故改爲宗城。）

甲寅，太傅鄧彪薨。 戊午，隴西地震。 夏四月壬子，紹封阜陵殤王兄魴爲阜陵王。（諡法：未家短折曰殤。阜陵殤王沖，質王延之子，元年嗣封，三年薨，無嗣，今以魴紹封。魴，符方翻。） 九月辛酉，廣宗殤王萬歲薨，無子，國除。 初，竇憲既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欲輔歸北庭，（事見上卷三年。鞬，居言翻。）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討，斬之，破滅其衆。 耿夔之破北匈奴也，（事見上卷三年。）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拓拔氏自北荒南徙，蓋此時也。）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種，章勇翻。）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 十一月乙丑，太僕張酺爲太尉。酺與尚書張敏等奏：「射聲校尉曹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書凡五奏。帝知酺守學不通，（言守其家學也。）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制禮事見上卷章帝章和元年。） 是歲，武陵郡兵破叛蠻，降之。（降，戶江翻。） 梁王暢與從官卞忌祠祭求福，（姓譜：卞本自有周曹叔振鐸之後，曹之支子封於卞，遂以爲族。余按春秋魯有卞莊子，楚有卞和。）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爲天子。」暢與相應答，爲有司所奏，請徵詣詔獄。帝不許，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成武、單父二縣本屬山陽，後屬濟陰，章帝以益梁國。賢曰：成武，今曹州縣。單父，今宋州縣。單，音善。）暢慙懼，上疏深自刻責曰：「臣天性狂愚，不知防禁，自陷死罪，分伏顯誅。（分，扶問翻。）陛下聖德，枉灋曲平，（賢曰：曲平，曲法申恩，平寬其罪。）横赦貸臣，爲臣受汙，（横，胡孟翻。汙，惡也。天下以赦暢爲納汙，是爲暢受汙。爲，于僞翻。）臣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横費，（復，扶又翻。横，戶孟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熟、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四縣，下邑、鄢、己氏、薄縣也。睢，音雖。）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凡非正室者，皆小妻也。）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敕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廄馬，皆上還本署。（虎賁，士屬虎賁中郎將。官騎，騎士也。漢官儀曰：騎，騎士家名官騎。廄馬皆屬太僕，工技屬尚方，鼓吹屬黄門，倉頭、奴婢屬永巷，府兵弩等令兵弩屬考工令，各有本署也。賁，音奔。技，渠綺翻。吹，昌瑞翻。上，時掌翻。）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汙，烏故翻。）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賢曰：古者師行，二五爲什，食器之類必共之，故曰什物。食具，今人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復，扶又翻。）願陛下加恩開許。」上優詔不聽。

護羌校尉貫友（貫，姓也。漢初有趙相貫高。）遣譯使構離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使，疏吏翻。誘，音酉。）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此大河即黄河，河水至此有逢留之名，在二榆谷北。）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酈道元水經注曰：於河狹作橋。航，戶郎翻。）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西羌傳：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羌居河關之西，南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綿地千里。司馬彪曰：西羌自析支以西，濱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 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宣弟安國立。安國初爲左賢王，無稱譽。及爲單于，單于適之子右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谷，音鹿。蠡，盧奚翻。）師子素勇黠多知，（黠，下八翻。知，古智字通。）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數遣將兵出塞，（數，所角翻。下同。）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由是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在塞外，謂先屬北部時。降，戶江翻。）多怨之。安國委計

降者與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每龍庭會議(匈奴龍庭本在塞外是時南單于居塞內亦謂所居爲龍庭)師子輒稱病不往度遼將軍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

六年春正月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也斷音短單于居西河美稷故諷令太守斷其章使不上聞)單于無由自聞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遠于願翻近其靳翻降戶江翻)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且子余翻背蒲妹翻)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帝下公卿議(下遐稼翻)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之往也使疏吏翻)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幷力觀其動靜如無他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相與平處其罪當誅者則誅之橫戶孟翻)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賢曰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造七到翻)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帳單于所居即謂之穹廬又謂之廬帳)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曼柏縣屬五原郡)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幷被誅乃格殺安國(被皮義翻)(考異曰帝紀在去年誤今從南匈奴傳)立師子爲亭獨尸逐侯鞮單于(鞮丁奚翻)

己卯司徒丁鴻薨

二月丁未以司空劉方爲司徒太常張奮爲司空

夏五月城陽懷王淑薨無子國除

秋七月京師旱

西域都護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龜茲音丘慈鄯上扇翻)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犂王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誘音酉考異曰袁紀汎作沉今從超傳)因縱兵鈔掠(鈔楚交翻)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焉耆王(焉耆國有左右將左右侯更工衡翻)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西海之濱也所謂條支大秦蒙奇兜勒諸國也)(質音致)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重直龍翻班超所以成西域之功者以匈奴衰困力不能及西域也)

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降戶江翻)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使匈奴中郎將置掾隨事爲員安集掾以安集匈奴爲稱也光武在河北亦置安集掾以天下未定使之安集斯民也建武二十六年使匈奴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掾俞絹翻)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鞮日逐王逢侯爲單于(薁鞮當作薁鞬賢曰前書薁鞬兩字通今不改亦可薁於六翻鞬九言翻)遂殺略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幕北(輜音犬重直用翻)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迹射緣邊兵(賢曰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也)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漢邊郡有牧師苑以養馬此牧師苑城也當在西河郡美稷縣界)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大城縣故屬西河郡郡國志屬朔方郡)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要一遙翻)復大破之(復扶又翻下同)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以大司農陳寵爲廷尉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數所角翻)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

傚之風，於此少衰。（少，詩沼翻。）帝以尚書令江夏黃香爲東郡太守，香辭以典郡從政，才非所宜，乞留備冗官。（冗，而隴翻，散也。）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宮謂宮中，臺謂尚書臺也。尚書出納王命，故云宮臺煩事。）帝乃復留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按百官志，尚書令秩千石，今特增秩二千石，以香在尚書日久，又辭不拜郡，故復留爲尚書令，而祿以郡守祿。）甚見親重。香亦祗勤物務，憂公如家。

七年春正月，鄧鴻等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鴻坐逗留失利，下獄，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胡反，皆徵下獄死。（下，遐稼翻。）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乙巳，易陽地裂。（余按地理志及郡國志，易陽縣屬趙國。應劭曰：易水出涿郡故安。師古及賢皆曰：縣在易水之陽。此皆承應劭之誤也。易水在燕南界，漢屬河間郡界，此時趙國僅有唐邢、洺二州之地，安得有易陽縣遠在易水之陽邪？五代史志：洺州臨洺縣舊曰易陽，後齊廢入襄國縣，後周改爲易陽縣，別置襄國縣。隋開皇六年改易陽縣爲邯鄲縣，十年改邯鄲縣爲臨洺，而別置邯鄲縣。由是觀之，漢易陽縣當在邯鄲、襄國二縣之間。）九月癸卯，京師地震。樂成王黨坐賊殺人，削東光、鄡二縣。（東光縣本屬勃海郡，鄡縣本屬鉅鹿郡，章帝以益樂成國。鄡，音羌堯翻。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男子章初，黨召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賂哀置姊昭殺初。）

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爲皇后。后，識之曾孫也。夏四月，樂成靖王黨薨，子哀王崇立，尋死，無子，國除。五月，河內、陳留蝗。南匈奴右溫禺犢王烏居戰畔出塞。（賢曰：溫禺犢，王名；烏居戰，名。）秋七月，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柱追擊破之，徙其餘衆及諸降胡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安定郡在雒陽西千七百里，北地郡在雒陽西千一百里。）車師後部王涿鞮反，擊前王尉卑大，獲其妻子。（尉卑大，西域傳作尉卑大。時戊己校尉索頵欲廢後部王涿鞮，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賣己，因反擊尉卑大。鞮，丁奚翻。）九月，京師蝗。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以非敬王子，又坐誹謗，自殺。十二月辛亥，陳敬王羨薨。丁巳，南宮宣室殿火。護羌校尉貫友卒，以漢陽太守史充代之。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迷唐迎敗充兵，（敗，補邁翻。）殺數百人。充坐徵，以代郡太守吳祉代之。

九年春三月庚辰，隴西地震。癸巳，濟南安王康薨。（謚法：好和不爭曰安；寬裕和平曰安。濟，子禮翻。）西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之。（後王，涿鞮。）夏四月丁卯，封樂成王黨子巡爲樂成王。五月，封皇后父屯騎校尉陰綱爲吳房侯。（郡國志：吳房縣屬汝南郡，有棠谿亭。左傳：房國，楚靈王所滅，又楚昭王封吳夫槩於棠谿。地道記：有吳城，吳房蓋合吳城、房國以名縣也。）以特進就第。六月，旱，蝗。秋八月，鮮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賢曰：肥如縣屬遼西郡。前書音義曰：肥子奔燕，封於此。今平州也。按祭彤傳，參守遼東，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蓋寇遼西之肥如，遂入遼東郡界也。沮，在呂翻。）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既死，（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八年。）宮省事祕，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遣從兄禪奏記三府，（扈，梁松子也。帝母梁貴人少失母，爲伯母舞陰公主所養。從，才用翻。賢曰：禪，古禪字。）以爲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賢曰：求申理而議之也。）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曰：（毛晃曰：良，頗也。良久，頗久也。或曰：良久，少久也。一曰：良，略也，聲輕，故轉略爲良。慟，徒弄翻，大哭也，哀過也。）於君意若何？酺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錄，采也，收拾也。）帝從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嫕，音於計翻。考異曰：袁紀嫕皆作懸，今從皇后紀、梁竦傳。）上書自訟曰：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母氏年踰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帝引見嫕，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事見四十五卷光武中元元年。按此事乃光武之失，而可引之爲故典乎！）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自嗣位至是十年。）深惟大義，（惟，思也。）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

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謂上官桀父子誅不累及上官后也事見二十二卷昭帝元鳳元年)其勿復議(復扶又翻)丙申葬章德皇后燒唐羌迷唐率衆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大夏縣屬隴西郡宋白曰今大夏縣屬河州夏戶雅翻種章勇翻長知兩翻)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副之(以趙世副劉尚也考異曰西羌傳作趙代今從帝紀余謂唐太宗諱世民賢注范史偶檢點及此遂改世爲代耳)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尚屯狄道世屯枹罕(狄道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宋白曰狄道縣屬蘭州枹罕縣河州治所枹音膚)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監古銜翻)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奔入臨洮南山也)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復扶又翻)乃還 九月庚申司徒劉方策免自殺 甲子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諡曰恭懷追復喪制冬十月乙酉改葬梁太后及其姊大貴人于西陵(西陵蓋以其地在敬陵之西故稱西陵猶謂太后陵在顯陵南因謂之南陵也賢曰初后葬有闕故改葬)擢樊調爲羽林左監追封諡皇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諡法在國逢難曰愍)遣使迎其喪葬於恭懷皇后陵旁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樂平侯國屬東郡故清縣也章帝更名)棠弟雍爲乘氏侯(乘氏侯國屬濟陰郡春秋之乘丘也乘繩證翻)雍弟翟爲單父侯(單父音善甫)位皆特進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 清河王慶始敢求上母宋貴人冢(宋貴人冢在雒陽城北樊濯聚上時掌翻)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供俱用翻養羊尚翻)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右以爲沒齒之恨(齒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乞詣雒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宋氏徙歸故郡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七年)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爲郎 十一月癸卯以光祿勳河南呂蓋爲司徒 十二月丙寅司空張奮罷 壬申以太僕韓稜爲司空 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條支(東觀記曰以漢中郡南鄭縣之西鄉千戶封超爲定遠侯賢曰定遠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西域傳曰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條支國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大秦國在西海西其人民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今拂菻國是也掾俞絹翻使疏吏翻)窮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及安息西界(自條支北行轉北而東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臨大海欲度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數所角翻)英乃止

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秋七月己巳司空韓稜薨 八月丙子以太常太山巢堪爲司空 冬十月五州雨水 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坐畏懦徵下獄免 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世營屯白石(白石縣本屬金城郡時屬隴西郡水經注白石川水南逕白石城西而注離水又逕白石縣故城南闞駰曰白石縣在狄道縣西北二百八十五里賢曰白石山在今蘭州或曰河州鳳林縣本漢白石縣張駿改爲永固居焉隋爲州後廢州置安昌縣後又更名鳳林杜佑曰直謂縣有白石山)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 十二月迷唐等帥種人詣闕貢獻(帥讀曰率種章勇翻) 戊寅梁節王暢薨 初居巢侯劉般薨(居巢縣屬廬江郡般建初三年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久之有司奏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復扶又翻)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見論語)有司不原樂善之心(樂音洛)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長知兩翻)帝納之下詔曰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

拜爲郎。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爲萬氏尸逐鞮單于。

十一年夏四月丙寅，赦天下。帝因朝會，召見諸儒，（朝，直遙翻。見，賢遍翻。）使中大夫魯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難，乃旦翻。以經疑相難也。下同。）帝善丕說，罷朝，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賢曰：規，圓也；矩，方也；權，秤錘也；衡，秤衡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漢儒專門名家，各守師說，故發難者必明其師之說以爲據，答難者亦必務立大義以申其師之說。）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章，明也。思，相吏翻。）灋異者各令自說師灋，博觀其義，無令芻蕘以言得罪，（自比於芻蕘，謙也。蕘，如招翻。）幽遠獨有遺失也。

十二年夏四月戊辰，秭歸山崩。（賢曰：秭歸縣屬南郡，古之夔國，今歸州也。袁山松曰：屈原，此縣人；旣被流放，忽然蹔歸，其姊亦來，因名其地爲秭歸。秭，亦姊也。音蔣兕翻。）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九月戊午，太尉張酺免。丙寅，以大司農張禹爲太尉。燒當羌豪迷唐旣入朝，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不能自立也。種，章勇翻。下同。）入居金城。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橋，（即五年貫友所作之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復，扶又翻。下同。）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護羌校尉吳祉等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畜，許又翻。）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是歲，迷唐復叛，脅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鈔，楚交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

十三年秋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盛饌門閣，御廚門閣也。晉書天文志曰：紫宮垣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廚，主六宮之內飲食，后妃夫人與太子宴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主盛饌。皇居則象於天，故北宮有盛饌門閣。）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護羌校尉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金城郡在洛陽西二千八百里。鮪，于軌翻。）及諸郡兵、屬國羌胡合三萬人，至允川，（水經注曰：允川去賜支河曲數十里，在大小榆谷之西。）侯霸擊破迷唐。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種，章勇翻。降，戶江翻。）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發羌，羌之別種，或曰：唐之吐蕃，即其後也。）久之，病死，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十。

荆州雨水。冬十一月丙辰，詔曰：幽、幷、涼州戶口率少，（幽州部涿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等郡，幷州部上黨、太原、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等郡。幽州大郡戶纔十萬餘，唯玄菟戶一千五百二十四；幷州大郡三萬餘，小郡不滿二千；涼州大郡不滿三萬，敦煌七百四十八而已。少，詩沼翻。）邊役衆劇，束脩良吏進仕路狹。（束脩，謂束髮自脩者也。）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鮮卑寇右北平，（右北平郡在雒陽北二千三百里。）遂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戊辰，司徒呂蓋以老病致仕。巫蠻許聖以郡收稅不均，怨恨遂反。（賢曰：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辛卯，寇南郡。

十四年春，安定降羌燒何種反，（燒何，當煎、燒當之類，各是一種。種，章勇翻。下同。）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水經注：河水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小榆谷北。復，扶又翻。）隃麋相曹鳳上言：（隃麋侯國，屬右扶風。隃，音踰；麋，音眉。賢曰：隃麋故城在今隴州汧陽縣東南。）自建武以來，西羌犯灋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西海有允谷鹽池。）阻大河以爲固，又近塞諸種，易以爲非，（易，以豉翻。）難以攻伐，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詩云：無拳無勇。毛萇注云：拳，力也。）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誘，音酉。沮，在呂翻。）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建，立也。立策復置郡縣也。置西海郡，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四年。）規固二榆，（規，圖也，謀也。）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塞，悉則翻。）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委，於僞翻。輸，春遇翻。）國家可以

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脩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孟康曰：金城西部都尉府在金城縣。)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賢曰：龍耆即龍支也，今鄯州縣。宋白曰：鄯州龍支縣本漢允吾縣地，取縣西龍支堆為名。)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三月，戊辰，臨辟雍，饗射；赦天下。

夏，四月，遣使者督荊州兵萬餘人，分道討巫蠻許聖等，大破之。聖等乞降，悉徙置江夏。(晉宋之荊州蠻，分居江中西陽者，即巫蠻之餘種也。降，戶江翻。)

陰皇后多妒忌，寵遇浸衰，數懷恚恨。(數，所角翻。恚，於避翻。)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有言后與朱共挾巫蠱道者。(賢曰：巫師為蠱，故曰巫蠱。左傳注曰：蠱，惑也。)帝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褒案之，劾以大逆無道。(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朱二子奉、毅，后弟輔，皆考死獄中。

六月，辛卯，后坐廢，遷于桐宮，以憂死。父特進綱自殺；后弟軼、敞及朱家屬徙日南比景。(日南郡，秦象郡也，武帝更名，在雒陽南萬三千四百里。比景縣，如淳曰：日中於頭上，景在己下，故名之。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軼，音逸。)

秋，七月，壬子，常山殤王側薨，無子，立其兄防子侯章為常山王。(房子縣屬常山國。)

三州大水。

班超久在絕域，(超始出西域，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六年。)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酒泉郡在雒陽西四千七百里。賢曰：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郡，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超妹昭，嫁扶風曹壽，博學高才，有節行法度，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家，今人相傳讀曰姑。又按皇后紀，帝母梁貴人，梁氏敗，抑而不加爵號，但稱大家而已，則大家者，宮中相尊之稱也。)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原，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卒，讀曰猝。下同。)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賢曰：踰，遙也。高祖謂黥布曰：何苦而反？余按前書音作踰，讀曰遙，傳寫誤作踰。)三年於今，未蒙省錄。(省，悉景翻。)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賢曰：周禮鄉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鄭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則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謂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據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為說也。)亦有休息不任職也。(任，音壬。)故妾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為，于偽翻。賢曰：匄，乞也。)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新序曰：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葬之。天下者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而況於人乎。)子方哀老之惠。」(賢曰：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雒陽，拜為射聲校尉。九月，卒。(考異曰：本傳稱超十二年上疏，十四年至雒陽，而妹昭上書曰延頸踰望三年於今。今并引東觀記曰：安息遣使獻大雀、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按帝紀，十三年，安息國入貢，袁紀載超書亦在十二年。今并置其書於此。袁紀又云超到數月薨，今從本傳。)

超之被徵，(被，皮義翻。)以戊己校尉任尚代為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數，所角翻。)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易，以豉翻。)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宜蕩佚簡易，(易，以豉翻。)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為任尚失西域張本。)

初，太傅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護羌校尉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好，呼到翻。傳，柱戀翻。)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叔父陔曰：「嘗聞活千人

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修石臼河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三年。）天道可信，家必蒙福。綏後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謂克去有己之私，不欲上人也。下，遐嫁翻。）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既有以恩之，又假借以辭色。）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外舍猶言外家。內省猶言內禁也。）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私幸，謂私於所幸者。）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謂交有所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數，所角翻。下同。）貴人反以爲憂邪！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時解易；若並時進見，（見，賢遍翻。下同。）則不敢正坐離立，（賢曰：離，並也。禮記曰：離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僂，力主翻，俯也。）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后言。（先，悉薦翻。）陰后短小，舉指時失儀，左右掩口而笑，貴人獨愴然不樂，爲之隱諱，若己之失。（樂，音洛。爲，于僞翻。）帝知貴人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寵衰，貴人每當御見，（御，進也。見，賢遍翻。）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貴人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西漢宮中爵號有美人、良人，若才人蓋東都所置也。博，廣也。）陰后見貴人德稱日盛，（稱，尺證翻。）深疾之。（疾與嫉同，妬也。）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復，扶又翻。）貴人聞之，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今我當從死，（從，才用翻。）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人豕事見十二卷惠帝元年。）卽欲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止之，因詐言屬有使來，（屬，之欲翻，會也。使，疏吏翻。）上疾已愈，貴人乃止。明日，上果瘳。（瘳，丑留翻。）及陰后之廢，貴人請救不能得；帝欲以貴人爲皇后，貴人愈稱疾篤，深自閉絕。

冬，十月，辛卯，詔立貴人鄧氏爲皇后。后辭讓，不得已，然後卽位。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漢郡國貢獻遺御之外，別上皇后宮。）歲時但供紙墨而已。（毛晃曰：楮藉不知所始，後漢蔡倫以魚網、木皮爲紙，俗以爲紙始於倫，非也。案前書外戚傳已有赫蹏紙矣。墨，膠煤以爲之。）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騭，職日翻。賢曰：東觀記騭作陟。）

丁酉，司空巢堪罷。

十一月，癸卯，以大司農沛國徐防爲司空。防上疏，以爲：漢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設甲乙之科，（前書，博士弟子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爲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灋，（賢曰：諸經爲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策，編簡也。策試，卽射策也。）（漢書音義曰：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輒興諍訟，（諍，讀與爭同。）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見論語。賢曰：祖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亦見論語。賢曰：古者史官於書字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意說者，創意而爲之說。）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賢曰：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僿，音西志翻。史記，僿作薄。）專精務本，儒學所先。（先，悉薦翻。）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難，乃旦翻。）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賢曰：伐，謂相攻伐也。）皆正以爲非。上從之。

是歲，初封大長秋鄭衆爲鄛鄉侯。（賞誅竇憲之功也。宦官封侯自此始。賢曰：說文曰：南陽郡棘陽縣有鄛鄉。鄛，音上交翻。）

十五年（癸卯，公元一〇三年）...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鄭氏箋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離，力智翻。）弱冠相育，（冠，古玩翻。）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蓼音六。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國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蓼，力竹翻。）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賢曰：選懦，慈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人兗翻。復，扶又翻。宿音秀。留音溜。）秋九月壬午，車駕南巡，清河、濟北、河間三王並從。（濟，子禮翻。從，才用翻。）四州雨水。冬十月戊申，帝幸章陵；戊午，進幸雲夢。（賢曰：雲夢，今安州縣也，即在雲夢澤中。）時太尉張禹留守，（守，手又翻。）聞車駕當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遊，驛馬上諫。（上，時掌翻。）詔報曰：祠謁既訖，（謂幸章陵祠謁四親廟。）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十一月甲申，還宮。

嶺南舊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賢曰：交州記曰：龍眼樹高五六丈，似荔支而小。廣州記曰：子似荔支而圓，七月熟。荔支樹高五六丈，大如桂樹，實如雞子，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醋者，至日禺中，翕然俱赤，即可食。置，謂驛也。候，即堠也，立之道旁。為，立計翻。）晝夜傳送。（傳，直戀翻。）臨武長汝南唐羌（賢曰：臨武縣屬桂陽郡，今郴州縣。嶺南入嶺道經臨武。長，知兩翻。）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伏見交阯七郡（交阯州部。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言其疾也。）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復，扶又翻；下同。）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宗廟之薦，各以其土之所有而致之，貴遠物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按薄刑。（時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遂令以日北至按薄刑。賢曰：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按五月一陰爻生，可以言微陰，今月令云孟夏，乃是純陽之月，此言夏至者，蓋月令不同。余按：安帝永初元年，魯恭上言：自永元十五年，按薄刑改用孟夏，則夏至乃謂夏之初至，范史以日北至書之，其誤後人甚矣。）

十六年秋七月，旱。辛酉，司徒魯恭免。庚午，以光祿勳張酺為司徒。八月己酉，酺薨。冬十月辛卯，以司空徐防為司徒，大鴻臚陳寵為司空。（臚，陵如翻。）十一月己丑，帝行幸緱氏，登百岯山。（緱氏縣屬河南尹。賢曰：即柏岯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爾雅云：山一成曰岯。緱，工侯翻。岯，平眉翻。）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

元興元年春，高句驪王宮入遼東塞，寇略六縣。（句驪至宮，浸強，數犯邊。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夏四月庚午，赦天下，改元。秋九月，遼東太守耿夔擊高句驪，破之。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二十七。）初，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群臣無知者。及帝崩，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痼音固。痼疾，堅久之疾也。長，知兩翻。）少子隆，生始百餘日，（少，詩照翻。）迎立以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殤，安立幼，卒以不終，為羣臣疑勝疾非痼、周章有異謀張本。）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朝，直遙翻。）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篋，詰協翻，竹笥也。）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考問則下之獄，辭所連及，必有無辜而被逮者。）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首，式救翻。）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蠱事，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幸人，嘗見幸於和帝者也。御者，即侍者。辭謂告者之辭，證謂證佐也。下，遐稼翻。）太后以吉成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謂婦人之情，有寵則上僭而生讒慝。吉成在先帝之時，后待之以恩，尚未嘗挾寵而有惡言加於后；今帝已晏駕，太后臨朝，不應反為巫蠱。）更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為。（實覈者，審考其實也。）莫不歎服，以為聖明。北匈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重，直用翻。敦音屯。）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賢曰：天子降大使至其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太后亦不答其使，加賜而已。雒陽令廣漢王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擿，他狄翻。）外行猛政，內懷慈仁，凡所平斷，（斷，丁亂翻。）人莫不悅服。京師以為有神。是歲，卒官，（卒於官也。卒，子恤翻。）百姓市道莫不咨嗟流涕。渙喪

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按於路以祭湊也槃以盛祭物案以陳槃今野人之祭猶然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雒爲吏卒所鈔賢曰鈔掠也余謂此言鈔者非至如盜賊之鈔掠特不以道而侵取之故曰鈔音楚交翻恆亡其半恆戶登翻自王君在事在事謂在官當事也不見侵枉故來報恩雒陽民爲立祠作詩每祭輒弦歌而薦之以所作詩被之弦歌也爲于僞翻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之所以爲治也治直之翻求之甚勤得之至寡今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一 起柔兆敦牂盡旃蒙單閼凡十年

孝殤皇帝 諱隆和帝少子也諡法短折不成曰殤伏侯古今註曰隆之字曰盛

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以太尉張禹爲太傅司徒徐防爲太尉參錄尚書事太后以帝在襁褓 襁居兩翻褓音保 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特贊者每朝見贊拜者先獨贊禹名既乃贊太尉名以下禹不與三公同贊也絕席者獨位獨在百僚上不與三公聯席也朝直遙翻見賢遍翻 封皇兄勝爲平原王 癸卯以光祿勳梁鮪爲司徒 鮪于軌翻 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 賢曰慎陵在雒陽東南三十里 廟曰穆宗 丙戌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閒王開常山王章始就國 濟子禮翻 太后特加慶以殊禮 殊異也其禮異於諸王也 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 爲帝崩立祜張本 耿姬況之曾孫也 耿況以上谷從光武 祜母犍爲左姬也 犍居言翻

夏四月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埶難量 掾俞絹翻量音良 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遂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 緣邊郡曹有兵馬掾掌兵馬偵丑鄭翻創初良翻 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沒於陳 陳讀曰陣 丙寅以虎賁中郎將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三司三公也晉職官志曰儀同三司之名始此騭職日翻 騭弟黃門侍郎悝爲虎賁中郎將弘閶皆侍中 悝苦回翻閶齒良翻 司空陳寵薨 五月辛卯赦天下 壬辰河東垣山崩 賢曰垣縣今絳州縣也 六月丁未以太常尹勤爲司空 郡國三十七雨水 己未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 賢曰太官令周官也秩千石也天子御膳導官掌擇御米導擇也尚方掌作御刀劍諸器物內署掌內府衣物令秩皆六百石 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自是裁數千萬 百官志湯官丞主酒屬太官令 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 東都亦有上林苑在雒陽西斥開也棄也 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 峙丈里翻糒音備 丁卯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沒入者皆爲庶民 秋七月庚寅敕司隸校尉部刺史曰 司隸校尉及諸州部刺史也 閒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 惟思也咎過也 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 覆敷又翻 多張墾田不揣流亡 揣音初委翻 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 隱蔽盜賊不以上聞弗加誅討使姦惡無所懲艾 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 賢曰平民謂善人也 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 塞悉則翻比毗至翻 不畏于天不愧于人 詩小雅何人斯之辭 假貸之恩不可數恃 數所角翻 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稾 長知兩翻爲于僞翻 八月辛卯帝崩 年二歲 癸丑殯于崇德前殿 賢曰雒陽南宮有崇德殿 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騭虎賁中郎將悝等定策禁中 悝苦回翻 其夜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清河王子祜 賢曰續漢志曰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皇子爲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皇孫則綠車 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陪位 賢曰不可以凶事臨朝故吉服也 引拜祜爲長安侯 賢曰不即立爲天子而封侯者不欲從微即登皇位余謂先封侯者用立孝宣帝故事也 乃下詔以祜爲孝和

皇帝嗣。又作策命。有司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上，時掌翻。璽，斯氏翻。綬，音受。太后猶臨朝。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言其挾勢恣橫，奉公之吏為所濁亂也。為民患苦，咎在執灋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懈，古隘翻。今車騎將軍騭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賢曰：干，犯也。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九月，六州大水。丙寅，葬孝殤皇帝于康陵。賢曰：康陵在慎陵塋中庚地。以連遭大水，百姓苦役，方中祕藏，賢曰：方中，陵中也。冢藏之中，故言祕也。孔穎達曰：凡天子之葬，掘地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方中，南面為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方上謂覆坑方石上。及諸工作事減約十分居一。十分居一者，減其九分也。乙亥，隕石于陳留。陳留郡在雒陽東五百三十里。詔以北地梁慬為西域副校尉。慬，音勤；校，戶教翻。慬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慬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詔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班超為都護，居它乾城。城小，梁慬以為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譎，古穴翻；說，輸芮翻；龜茲音丘慈。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慬既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慬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梁慬非不健鬬，然終不能定西域者，徒勇而無策略也。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雨，于具翻。清河孝王慶病篤，上書求葬樊濯宋貴人冢旁。欲從其母也。十二月，甲子，王薨。乙酉，罷魚龍曼延戲。武帝元封三年作魚龍曼延戲，今罷之。曼，音萬；延，衍面翻。

尚書郎南陽樊準以儒風寖衰，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啟處，處，昌呂翻。然猶投戈講藝，藝，六藝也。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機，無不簡心，朱子曰：簡，閱也。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布在廊廟，每讌會則論難衎衎，賢曰：衎衎，和樂貌也。難，乃旦翻；衎，苦旱翻，又苦汗翻。共求政化。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期門，郎；虎賁，士。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少，詩沼翻。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賢曰：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賢曰：諓諓，諂言也，音踐。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時安帝始年十三，故請求儒雅以俟講習。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行，下孟翻。妙簡博士，妙，精也；簡，擇也。必得其人。

孝安皇帝上 諱祜，肅宗孫也。父曰清河孝王慶。諡法：寬容和平曰安。伏侯古今注曰：祜之字曰福。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蜀郡徼外羌內屬。徼，吉弔翻，下同。二月，丁卯，分清河國封帝弟常保為廣川王。廣川縣屬信都國。賢曰：故城在今冀州棗強縣東北。庚午，司徒梁鮪薨。三月，癸酉，日有食之。己卯，永昌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舉種內附。永昌郡在雒陽西七千二百六十里。僬僥國人長不過三尺。僬，茲消翻；僥，倪幺翻；種，章勇翻。甲申，葬清河孝王於廣丘。廣丘在清河厝縣，後更名甘陵。司空、宗正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恭王葬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元年。考異曰：帝紀書車騎將軍護喪，今從傳。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許之。夏，四月，封太傅張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車騎將軍鄧騭、城門校尉鄧悝、虎賁中

郎將鄧弘黃門郎鄧閶皆爲列侯。禹安寧侯防龍鄉侯騭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閶西華侯閶音昌考異曰袁紀前作閶後作閻蓋誤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三千戶。騭及諸弟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閒關詣闕賢曰閒關猶崎嶇也上疏自陳。至于五六。乃許之。五月甲戌。以長樂衞尉魯恭爲司徒。樂音洛恭上言。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事見上卷而刺史太守因以盛夏徵召農民。拘對考驗。連滯無已。連謂獄辭相連及也滯謂留滯不決也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謂已結正也斷丁亂翻下同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又奏孝章皇帝欲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斷獄皆以冬至之前。事見四十七卷章帝元和二年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復扶又翻讞魚列翻又魚蹇翻議獄也可令大辟之科。辟毗亦翻盡冬月乃斷。朝廷皆從之。丁丑。詔封北海王睦孫壽光侯普爲北海王。和帝永元八年北海王威自殺今復紹封壽光縣本屬北海後屬樂安國九眞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茲。而道路隔塞。塞悉則翻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數所角翻背蒲妹翻吏士屯田。其費無已。六月壬戌。罷西域都護。和帝永元三年復置西域都護今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及梁慬趙博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而還。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東號降見四十七卷和帝永元元年降戶江翻居于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徭役。徭使也積以愁怨。及王弘西迎段禧。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郡縣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頗有散叛。諸郡各

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犇潰。姐音紫且翻又音紫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零音憐漢書曰鍾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谷隴道隴坻之道也種章勇翻斷丁管翻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楯食尹翻或執銅鏡以象兵。銅鏡映日人遙望之以爲兵也郡縣畏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仲長統昌言曰。仲姓也商湯左相仲虺周有仲山甫舜十六相有仲堪仲熊周八士有仲突仲忽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賢曰昌言也慍猶恨也數世謂元成哀平彊臣謂王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賢曰臺閣謂尚書余謂三公失職非至光武時始然也自武帝遊宴後庭用宦者處樞機至於宣帝專任恭顯而丞相御史取充位事歸臺閣其所由來者漸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被皮義翻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州郡。顚倒賢愚。貿易選舉。貿音茂疲駑守境。駑音奴駑駘馬之下乘以諭不才之吏貪殘牧民。撓擾百姓。撓音火高翻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用詩語賢曰瘼病也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數所角翻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放聲而哭曰號咷號戶刀翻咷徒刀翻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淸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柙。賢曰檢柙猶規矩也揚子曰蠢迪檢押注云檢押猶隱括也毛晃曰檢押約束也輔也俗作檢柙非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惡音烏下同孰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

之志。（事見十四卷文帝後二年。）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賢曰：言光武奪三公重任，今者更甚光武，不假后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此為三公減后黨親故也。）今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病民，謂百姓受其害也。）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妖，於驕翻。）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壬午，詔太僕、少府減黃門鼓吹以補羽林士。（漢官儀曰：黃門鼓吹百四十五人，羽林左監主羽林八百人，右監主九百人。杜佑曰：漢代有黃門鼓吹，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代鼓吹長簫伎錄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簫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為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為騎吹，二曲異也。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應是此鼓吹。魏晉代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齊梁至陳則甚重矣。今代鼓吹鐃歌，亦謂之鼓吹。蔡邕曰：鼓吹，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威武、勵士諷敵也。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淵。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籟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為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鐃歌，此時未名鼓吹矣。宋白曰：鼓吹，據崔豹古今注，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為二十八曲。梁置清商鼓吹令二人。唐又有掆鼓、金鉦、大鼓、長鳴、歌、簫、笳、笛，合為鼓吹十二案，大享會則設於縣外。）廄馬非乘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賢曰：乘輿所乘車輿也，不敢斥言尊者，故謂乘輿，見蔡邕獨斷。）諸所造作，非供宗廟園陵之用，皆且止。

庚寅，以太傅張禹為太尉，太常周章為司空。

大長秋鄭衆、中常侍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周章數進直言，（數，所角翻。）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勝，恐後為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閉宮門，誅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冬，十一月，丁亥，章自殺。

戊子，敕司隸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長吏，躬親曉喻，（長，知兩翻。）若欲歸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欲，勿彊。（為，于偽翻。賢曰：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也。欲歸者皆給以長牒為驗。彊，音其兩翻。）

十二月，乙卯，以潁川太守張敏為司空。

詔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將五營及諸郡兵五萬人（五營，北軍五校營也。）屯漢陽以備羌。（考異曰：帝紀在六月，今從西羌傳。）

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大風雨雹。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赤車者，以朱漆飾車皆赤。參駕者，駕三馬。燕，於賢翻。荔，力計翻。）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甯城縣屬上谷郡。）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賢曰：築館以受降質。質，音致，下同。）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

二年春正月，鄧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鍾羌數千人擊敗騭軍于冀西，（冀縣漢陽之西也。敗，補邁翻。）殺千餘人。梁慬還至敦煌，（自西域還也。）逆詔慬留為諸軍援。（逆，迎也。）慬至張掖，（張掖郡在雒陽西四千二百里。應劭曰：張掖者，言為國張臂掖也。）破諸羌萬餘人，其能脫者十二三。進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並慰譬，遣還故地。

御史中丞樊準以郡國連年水旱，民多飢困，上疏請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賢曰：前書百官表，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工、尚方、上林中十池監。太官掌御膳飲食，考工主作器械，尚方主作刀劍諸器物。實，謂覈其數減之也。功，當作工。籞，偶許翻。）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賢曰：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調，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作，謂營作者也。余按是時不拜大將軍，鄧騭為車騎將軍耳。調，徒弔翻。）又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賑，津忍翻。贍，時豔翻。勝，音升。）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賢曰：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桑，毋乏武備而已。余按此乃征和四年詔也，征和元年當有遣使慰安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荊、揚孰郡。（孰，古熟字通。）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西屯，謂討羌之師；東州，謂青徐以東冀兗諸州。）

（穀水旱也。先，悉薦翻。）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賦，布也。）卽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二月乙丑，遣準使冀州，倉使兗州，稟貸流民，咸得蘇息。（稟，給也；貸，施也。死而更生曰蘇，氣絕而復續曰息。）

夏旱，五月丙寅，皇太后幸雒陽寺，（賢曰：寺，官舍也。風俗通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及若盧獄，（前漢有若盧獄，屬少府。漢舊儀曰：主鞫將相大臣。東都初省，和帝永元九年復置。）錄囚徒。雒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輿，舁也。獄囚被掠委困者，以輿輿之。師古曰：編竹木以為輿，形如今之食輿。見，賢遍翻。）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卽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得其見枉之實也。）卽時收雒陽令下獄抵罪。（下，遐稼翻。）行未還宮，澍雨大降。（澍，音注，又殊遇翻，時雨也。）

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東觀記曰：雹大如芋魁、雞子。風拔樹發屋。雨，于具翻。）

秋七月，太白入北斗。（晉書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中央而臨制四方，所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天文志曰：太白入斗中，為貴相凶。）

閏月，廣川王常保薨，無子，國除。

癸未，蜀郡徼外羌舉土內屬。（東觀記曰：徼外羌薄申等八種羌舉衆降。徼，吉弔翻。）

冬，鄧隲使任尚及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于平襄，（平襄縣屬漢陽郡。賢曰：故襄戎邑。零，音憐。）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劇，甚也。勝，音升。）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將作大匠屬官有左、右校令各一人，秩六百石。左校令掌左工徒，右校令掌右工徒。校，戶教翻。龐，皮江翻。）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賢曰：言其耗損不復於舊。）重之以大軍，（重，直用翻。）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賢曰：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復，扶又翻。）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隲宜且振旅，（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書曰：班師振旅。振，整也，整衆而還也。）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參建棄涼州之議發於此書。）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賢曰：紝，音如深翻。杜預注左傳云：紝，繒帛也。字書云：紝，機縷也。又如鴆翻。）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懈，古隘翻。沮，在呂翻。）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卽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十一月辛酉，詔鄧隲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為諸軍節度。遣使迎拜隲為大將軍。既至，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臚，陵如翻。勞，力到翻。）王、主以下候望於道，寵靈顯赫，光震都鄙。（王、主，諸王及諸公主也。鄧隲西征無功而還，當引罪求自貶以謝天下，據勢恃權，冒受榮寵，於心安乎？君子于是以知其不終也。）

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羌居武都者為參狼種。參，所簪翻。）上郡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寇鈔三輔，（斷，丁管翻。鈔，楚交翻。）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卽引兵赴擊，轉戰武功、美陽間，（武功、美陽二縣屬扶風。）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十二月，廣漢塞外參狼羌降。（此與武都參狼同種，而分居廣漢塞外者也。）

是歲，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赦天下。

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數不利，（數，所角翻。）當煎、勒姐羌攻沒破羌縣，（破羌縣屬金城郡。）鍾羌攻沒臨洮縣，執隴西南部都尉。（臨洮縣屬隴西郡，南部都尉治所。洮，土刀翻。）

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

壬辰，公卿詣闕謝，詔務思變復，以助不逮。（變，改也。改過以復於善也。）

壬寅，司徒魯恭罷。恭再在公位，（和帝永元十二年，恭代呂蓋為司徒；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此謂恭府掾屬之高第者也。守，手又翻。）而門下耆生，（耆，老也。）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論語載孔子之言。）諸生不有鄉舉者乎？（賢曰：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明習，自有鄉里之舉，豈要待三公之辟乎。）終無所言，亦不借之

議論。學者受業，必竊核問難，難，乃旦翻。道成，然後謝遣之。學者曰：魯公謝與議論，不可虛得。夏四月丙寅，以大鴻臚九江夏勤爲司徒。三公以國用未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五官亦郎也，大夫，光祿大夫、太中、中散、諫議大夫也，官府吏，給事諸官府者。賢曰：續漢志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赤黃色。營士，謂五校營士也。緹，他禮翻，又丁奚翻。甲申，清河愍王虎威薨，無子。五月丙申，封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奉孝王後。六月，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漢人韓琮隨匈奴南單于入朝，漢人，與匈奴錯居者。韓琮因事南單于，琮，徂宗翻。既還，說南單于云：說，式芮翻。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長，知兩翻。遣侍御史巴郡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復，扶又翻。九月，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于高渠谷，賢曰：東觀記曰：九原縣有高渠谷，以有渠梁相接渠谷。漢兵大敗。南單于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使匈奴中郎將也，种，音沖。冬十一月，以大司農陳國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慬行度遼將軍事。雄、夔擊南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薁，於六翻。鞬，居言翻。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乙亥，有星孛于天苑。晉書天文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養獸之所也。孛，蒲內翻。是歲，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并、涼二州大飢，人相食。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數，所角翻。詔歲終饗遣衛士勿設戲作樂，西都之制，歲盡，衛卒交代，上臨饗罷遣之。續漢志曰：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闕罷遣，勸以農桑。減逐疫侲子之半。賢曰：侲子，逐疫之人也，音振。薛綜注西京賦云：侲之言善也，善童幼子也。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鞀。

四年春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賢曰：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以年饑，故不陳。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郃等，列於朝廷。郃，曷閤翻。又辟弘農楊震、巴郡陳禪等置之幕府，天下稱之。震孤貧好學，明歐陽尚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賢曰：楊震字伯起，居弘農，在函谷關之西。教授二十餘年，不荅州郡禮命。禮命，謂辟置之命。眾人謂之晚暮，謂歲月已老而出仕遲也。而震志愈篤。騭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郡國志：東萊郡在雒陽東三千一百二十八里。當之郡，道經昌邑，昌邑縣屬山陽郡。賢曰：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遺，于季翻，下同。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郡國志：涿郡在雒陽東北千八百里。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不食魚肉，行不車輿也。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爲，于僞翻。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張伯路復攻郡縣，殺守令，復，扶又翻，下同。黨眾浸盛。詔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徵宛陵令扶風法雄爲青州刺史，宛陵縣屬丹陽郡。賢曰：法雄字文彊，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爲氏。與宗并力討之。南單于圍耿种數月，梁慬、耿夔擊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班志：西河美稷縣，屬國都尉治。故城在美稷縣界。將，即亮翻，下同。單于自將迎戰，慬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虎澤。班志：西河郡穀羅縣，虎澤在西北。唐諱虎，以虎爲武。丙午，詔減百官及州郡縣奉各有差。奉，讀曰俸。二月，南匈奴寇常山。滇零遣兵寇褒中，褒中縣屬漢中郡。郡，古褒國也。賢曰：今梁州褒城縣。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任尚軍久

出無功民廢農桑乃詔尙將吏民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乙丑初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賢曰漢官儀京兆虎牙扶風都尉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扶風都尉居雍故俗人稱雍營西京三輔京兆有京輔都尉馮翊有左輔都尉扶風有右輔都尉）謁者龐參說鄧騭（說輸芮翻）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幷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壞音怪）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陳國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隴西安定北地皆涼州所部涼州既棄則三輔爲極邊）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賢曰說文諺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西出將山東出相秦時郿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丙韋平孔翟之類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爲于僞翻）今推而捐之（推吐雷翻）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卒讀曰猝）因天下之飢敝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量音良帥所類翻）驅氐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賁音奔將即亮翻）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復扶又翻）此不可三也（是後北宮伯玉王國韓遂之變卒如詡言賢曰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災也余謂席卷者言其勢便易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賢曰疽癰也余謂食者言其侵食肌肉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

子之言幾敗國事（幾居希翻）詡因說禹收羅涼土豪桀（說輸芮翻）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守式又翻朝直遙翻）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桀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掾俞絹翻長知兩翻下同）鄧騭由是惡詡欲以吏法中傷之（惡烏路翻中竹仲翻）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朝歌縣屬河內郡賢曰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故舊皆弔之（謂其將得罪也）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以斤斧自喻也別彼列翻）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爲于僞翻）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賢曰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故云郊也）背太行（背蒲妹翻行戶剛翻）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賢曰右臂喻要便也余謂右臂之說祖張儀見三卷周赧王四年斷丁管翻）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詡欲用度外之人以制羣盜恐郡守循常轡故以文法繩之故先以此言於禹賢曰閡與礙同）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百官志縣有丞掾猶郡之五官掾也置鄉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史則有獄史佐史斗食令史獄史幹小史）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其罪（此三等人皆惡少年負宿罪者也悉貫之）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使入賊爲間爲于僞翻間古莧翻）遂殺賊數百人（誘賊出劫掠而伏兵殺之誘音酉）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 三月何熙軍到五

原曼栢，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梁慬、耿种將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怖普布翻。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賢曰：顧反也，讓責也，反顧責韓琮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自陳謝罪，言當死也。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鈔楚交翻。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會熙卒，即拜梁慬為度遼將軍。龐雄還為大鴻臚。先零羌復寇褒中，復扶又翻，下同。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為：「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周原伯之後有原莊公，又晉卿先軫邑於原，子孫以為氏，又孔子弟子有原憲。以身扞刃，與勤俱死。郡門下有掾有史。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縣屬隴西郡。賢曰：今渭州縣。戊子，杜陵園火。宣帝陵園也。癸巳，郡國九地震。夏，四月，六州蝗。東觀記曰：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丁丑，赦天下。王宗、灋雄與張伯路連戰，破走之。會赦到，赦書到也。賊以軍未解甲，不敢歸降。降戶江翻。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刺史，青州刺史；太守，青州所部諸郡太守。皆以為當遂擊之。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賢曰：史記范蠡之辭。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島都老翻，水中有山曰島。攻之未易也。易以豉翻。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埶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果如灋雄之言。秋，七月，乙酉，三郡大水。騎都尉任仁與羌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死。護羌校尉段禧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移居張掖。永初二年，侯霸以衆羌反叛，免護羌校尉，時居狄道。按水經注：羌水出湟中西南山下，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又東逕臨羌城西，護羌校尉蓋治金城郡臨羌縣界也。然宣帝置護羌校尉，本治金城令居；東都定河、隴之後，護羌校尉治安夷縣；既而自安夷徙臨羌；侯霸先居隴西狄道，以羌叛而臨羌不可居也；今移居張掖，以隴西殘破，復度河而西。

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賢曰：益州郡故城在今昆州晉寧縣。皇太后母新野君病，續漢志曰：婦人封君，儀比公主，油軿車，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加其首為帶鐍。太后幸其第，連日宿止。三公上表固爭，乃還宮。冬，十月，甲戌，新野君薨，使司空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恭王事見四十四卷明帝永平元年。鄧騭等乞身行服，太后欲不許，以問曹大家。大家上疏曰：「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賢曰：四舅謂騭、悝、弘、閶也。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賢曰：謂有機微之過，則推讓之美失也。太后乃許之。及服除，詔騭復還輔朝政，朝直遙翻。更授前封。帝即阼之初，封騭、悝、弘、閶，皆辭不受。騭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三公下，特進、侯上。賢曰：在特進及侯之上。請才性翻，又如字。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太后詔陰后家屬皆歸故郡，陰后家南陽，徙事見上卷和帝永元十四年。歸故郡，歸南陽也。還其資財五百餘萬。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郡國十地震。

己丑，太尉張禹免。甲申，以光祿勳潁川李脩為太尉。先零羌寇河東，至河內，零音憐。百姓相驚，多南犇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北軍中候，掌監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營。賢曰：續漢志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洪氏隸釋曰：按祝睦後碑書為北軍中候，則知此亦省文耳。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郡國四，皆屬冀州。賢曰：羌自河東、河內北入冀州界，故作塢候以備之。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難乃旦翻。上時掌翻。三月，詔隴西徙襄武，隴西郡本治狄道。考異曰：上云金城徙襄武，此又云隴西徙襄武，紀、傳皆然；或者二郡皆寄治於襄武歟？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治衙。賢曰：安定郡，今涇州也；美陽故城在今武功縣北。北地郡，今寧州。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北。

（上郡，今綏州。北地，今寧州。衙縣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東北。左傳秦晉戰于彭衙。衙，音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樂，音洛。）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積，子賜翻。聚，才喻翻。）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太半。（喪，息浪翻。）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賢曰：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西北。）乃罷孟津屯。

夫餘王寇樂浪。（夫，音扶。樂浪，音洛琅。）高句驪王宮與濊貊寇玄菟。（句，音駒。濊，音穢。貊，莫百翻。菟，同都翻。）

夏，閏四月，丁酉，赦涼州、河西四郡。

海賊張伯路復寇東萊，青州刺史法雄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之，（考異曰：伯路，袁紀永初三年作亂，至是始平。）於是州界清靜。

秋，九月，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據上邽城。冬，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刺，七亦翻。）封習討姦侯。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樗泉營。

是歲，九州蝗；郡國八雨水。

六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鬱，於勿翻。養之使強熟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夭，於兆翻。長，知兩翻。）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賢曰：論語曰：不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上，時掌翻。）凡所省二十三種。」（種，章勇翻。）

三月，十州蝗。

夏，四月，乙丑，司空張敏罷。己卯，以太常劉愷為司空。

詔建武元功二十八將皆紹封。

五月，旱。

丙寅，詔令中二千石下至黃綬，一切復秩。（賢曰：輿服志：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四年減百官奉，今復之。）

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員谿，在豫章鄱陽縣南二千七百里。）

辛巳，赦天下。

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從滇零。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年尚少，同種狼莫為其計策，（種，章勇翻。少，詩照翻。）以季貢為將軍，別居丁奚城。（丁奚城，在北地。）

七年春，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夏，四月，乙未，平原懷王勝薨，無子，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

丙申晦，日有食之。

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擊先零別部牢羌於安定，（零，音憐。）獲首虜千人。

蝗。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

二月，乙卯，日南地坼長百餘里。（東觀記曰：坼長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坼，恥格翻。）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二月乙卯日南地坼，三月癸亥日食。本志及袁紀皆云三月乙卯日南地坼，二月壬辰朔日食。按長曆是年二月壬辰朔，無乙卯；三月壬戌朔，癸亥乃二日也。二月當是乙卯，三月當是癸亥。）

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六所，皆作塢壁，設鳴鼓，以備羌寇。（自太行北至常山，限隔并、冀，其閒多有谷道以相通，今於衝要之地作塢壁以備羌寇。）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京師及郡國五旱、蝗。

五月，先零羌寇雍城。（右扶風雍縣城也。雍，於用翻。）

蜀郡夷寇蠶陵，殺縣令。（蠶陵縣屬蜀郡。賢曰：蠶陵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

九月，乙丑，太尉李脩罷。

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救之。（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射殺白虎有功，秦復其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高祖為漢王，發夷人以定三秦，復其渠帥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數陷陳，喜歌舞，高祖令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以其用板楯而戰，因以名焉。）

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共擊破之。（百官志：郡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掾，俞絹翻。）號多走還，斷隴道，與零昌合。（斷，丁管翻。零，音憐。）侯霸、馬賢與戰於枹罕，破之。（枹罕縣屬隴西郡，唐之河州枹罕縣。枹，音膚。）

辛未，以大司農山陽司馬苞為太尉。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涼州刺史皮楊（姓譜：皮，樊仲皮之後。又鄭有上卿子皮，出

於卒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考異曰：紀作皮陽，今從西羌傳。余按隴西郡舊治狄道，去年徙襄武，則其地已棄而不有矣。是歲，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春，護羌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帥衆降。號，胡刀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參遣詣闕，賜號多侯印，遣之。參始還治令居，自張掖徙還令居也。通河西道。零昌分兵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夏，四月，丙午，立貴人滎陽閻氏爲皇后。閻后之母，鄧弘之妻之同產也，故得立。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爲后廢保張本。保後立，是爲順帝。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河南，京師也。六月，丙戌，太尉司馬苞薨。秋，七月，辛巳，以太僕泰山馬英爲太尉。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無慮縣屬遼東郡。應劭曰：慮，音閭。師古曰：卽所謂醫巫閭。按郡國志，無慮縣時屬遼東屬國。九月，又攻夫犂營，殺縣令。賢曰：夫犂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余按兩漢志，遼東郡及遼東屬國皆無夫犂縣，今言殺縣令，則當爲縣矣，未知賢所據者何書也。壬午晦，日有食之。尹就擊羌黨呂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刺，七亦翻。皆封侯，賜錢。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超之子也。以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賢曰：勇士縣屬天水郡。余按天水時已改爲漢陽郡。爲杜季貢所敗，引退。敗，補邁翻。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考異曰：袁紀作右扶風太守仲高，今從范書。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要，一遙翻。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既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下，遐稼翻。鈞自殺。時度遼將軍梁慬亦坐事抵罪。校書郎中扶風馬融，融以郎中校書，因謂之校書郎中。上書稱參、慬智能宜宥過責效，詔赦參等。考異曰：慬傳曰慬爲度遼將軍，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不[illegible]兵迎三郡吏民，徙扶風界。慬卽遣南單于兄子優孤[illegible]既還，慬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illegible]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慬與參。按慬爲度遼[illegible]徙三郡民在五年，參下獄在今年，不得云明年。融[illegible]以[illegible]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尚爲中郎[illegible]班雄屯三輔。考異曰：帝紀冬十月遣任尚屯三輔。按西羌傳，司馬鈞抵罪後，尚乃代雄屯三輔，見復[illegible]懷令虞詡說尚曰：說，輸芮翻。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余謂尾者隨其後也，截者邀其前也。其道自窮。言虜之路自窮，不能走出。[illegible]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卽上言用其計，遣輕騎[illegible]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illegible]武都太守。考異曰：詡傳曰羌寇武都，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又曰賊敗散，南入益州。本紀[illegible]出，據此，似詡以元初元年爲武都太守也。然[illegible]任尚屯三輔，時詡猶爲懷令，說尚用騎兵。袁[illegible]如范書所言，又云上問何從發此計，尚表之[illegible]名遷武都太守，以此驗之，當在龐參抵罪後[illegible]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此崤谷當在陳倉縣界，卽今之大散關，非弘農澠池縣之崤山也。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鈔，楚交翻。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減竈事見二卷周顯王二十八年。臏，頻忍翻。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音義：古者師行日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易，以豉翻。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見，賢遍翻。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賢曰：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余按唐渭州，漢隴西郡地；漢武都，唐階成州地，此自是武都之赤

亭非漢州之赤亭也又按郡國志武都下辨縣有赤亭即此 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貿音茂更工衡翻 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 詡知賊退過水必踏淺而渡因於其處設伏以待之 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埶 相息亮翻 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 詡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 詡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 見存之戶也見賢遍翻 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十二月武陵澧中蠻反 澧中今澧州地澧音禮 州郡討平之 己酉司徒夏勤罷 夏戶雅翻 庚戌以司空劉愷爲司徒光祿勳袁敞爲司空敞安之子也 前虎賁中郎將鄧弘卒 弘自遭母喪去官奉朝請故曰前 弘性儉素治歐陽尚書 漢千乘歐陽生傳伏生尚書由是尚書有歐陽氏學治直之翻 授帝禁中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 西平縣屬汝南郡 太后追弘雅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兄騭等復辭不受 復扶又翻下同 詔封弘子廣德爲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 賢曰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修莫府冢上賜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轀輬車黃屋左纛輕車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 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 賢曰白蓋車也輓音晚騎奇寄翻 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爲都鄉侯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二 起柔兆執徐盡閼逢困敦凡九年

孝安皇帝中

元初三年春正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三郡皆屬交州 二月，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討之。任音壬 賢曰逴音丁角翻又音卓 郡國十地震。三月辛亥，日有食之。夏四月，京師旱。五月，武陵蠻反，州郡討破之。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於靈州，范書匈奴傳曰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獨鄧遵以皇太后從弟為真將軍此後更無行將軍者志云度遼將軍銀印青綬秩二千石 靈州縣屬北地郡賢曰在今靈州鳴沙縣西北 斬首八百餘級。越巂徼外夷舉種內屬。巂音髓 徼吉弔翻 種章勇翻 六月，中郎將任尚任音壬 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零音憐 秋七月，武陵蠻復反，復扶又翻 州郡討平之。九月，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以備羌。馮翊北界接安定北地 冬十一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降。降戶江翻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丙戌，初聽大臣行三年喪。賢曰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為常至此復遵古制也 癸卯，郡國九地震。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燒其廬舍，斬首七百餘級。羌勢自此衰矣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乙卯，赦天下。壬戌，武庫災。任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闐徒賢翻種章勇翻刺七亦翻下同 封榆鬼為破羌侯。司空袁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俊，怨家封上之。怨於元翻上時掌翻 夏四月戊申，敞坐策免，自殺；俊等下獄當死。下遐稼翻 俊上書自訟，臨刑，太后詔以減死論。己巳，遼西鮮卑連休等入寇，考異曰范書鮮卑傳作連休今從帝紀 上作遼休下作休連 郡兵與烏桓大人於秩居等共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從上文 賢曰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東 遼西郡在雒陽東北三千三百里 陽樂城是 六月戊辰，三郡雨雹。雨于具翻 尹就坐不能定益州，徵抵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其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誘音酉 降戶江翻 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九月，護羌校尉任尚復募效功種羌號封刺殺零昌，復扶又翻 封號封為羌王。冬十一月己卯，彭城靖王恭薨。越巂夷以郡縣賦斂煩數，巂音髓斂力贍翻數所角翻 十二月，大牛種封離等反，殺遂久令。遂久縣屬越巂郡賢曰遂久故縣在今巂州界 考異曰西南夷傳云五年叛今從帝紀 甲子，任尚與騎都尉馬賢共擊先零羌狼莫，追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 賢曰富平縣故城在今靈州回樂縣西南 [illegible] 北地安定郡 [illegible] 河上 [illegible] 平北入河 [illegible] 河之名 [illegible] 故稱河為 [illegible] 斬首五千級，狼莫逃去。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人詣鄧遵降，隴右平。[illegible] 是歲，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春三月，京師及郡國五旱。夏六月，高句驪與濊貊寇玄菟。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濊音穢 貊莫百翻 菟同都翻 永昌、益州、蜀郡夷皆叛應封離，眾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代郡鮮卑入寇，殺長吏。[illegible]

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令進戰授不獲已前鬬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手殺數人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按元初凡六年鮮卑不曾犯漁陽殺長吏惟是入代郡殺長吏今疑漁陽本是代郡史之誤也余按張顯事通鑑已書於上卷殤帝延平元年從范書帝紀也）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十月，鮮卑寇上谷，攻居庸關。（郡國志居庸關屬上谷郡新唐志幽州昌平縣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即居庸故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復扶又翻）屯列衝要。

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刺殺狼莫，（刺七亦翻）封雕何爲羌侯。自羌叛十餘年間，（永初元年羌叛至是年凡十二年）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邊民及內郡死者不可勝數，（帑他朗翻勝音升）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零音憐）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爲武陽侯，邑三千戶。（東郡有東武陽泰山郡有南武陽鄧騭傳又作舞陽）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又坐詐增首級，受賕枉臧千萬已上。十二月，檻車徵尚，棄市，沒入財物。鄧騭子侍中鳳嘗受尚馬，騭髡妻及鳳以謝罪。（騭職日翻）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太后弟悝、閶皆卒，封悝子廣宗爲葉侯，閶子忠爲西華侯。（葉縣屬南陽郡西華縣屬汝南郡悝苦回翻閶音昌葉式涉翻）

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雨雹。（雨于具翻）五月，京師旱。六月，丙戌，平原哀王得薨，無子。秋，七月，鮮卑寇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屬代郡賢曰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以名焉其故城即今之朔州也余按續漢志搜神記所云乃馬邑縣之事此乃代郡之馬城賢誤）度遼將軍鄧遵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追擊，大破之。九月，癸巳，陳懷王竦薨，無子，國除。（竦陳敬王羨之孫）冬，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既。郡國八地震。是歲，太后徵和帝弟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濟子禮翻）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賢曰蒼頡篇曰邸舍也爲于僞翻）教學經書，躬自監試。（監古銜翻）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賢曰此語出史記蘇秦傳從才用翻）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尚書曰弗學牆面言正牆面而立無所見也否音鄙）斯故禍敗之所從來也。」

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上時掌翻）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

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楪榆擊封離等，（楪榆縣武帝開置屬益州郡有楪榆澤在縣東因名明帝分屬永昌郡楪與葉同）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怖普布翻帥所類翻降戶江翻下同）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種章勇翻）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初，西域諸國既絕於漢，（事見上卷永初元年）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役使而臣屬之復扶又翻下同）與共爲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敦徒門翻）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索姓出敦煌又左傳商人七族有索氏上時掌翻索昔各翻上遣有上奏而遣之也行長史者行長史事未爲真也）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復扶又翻降戶江翻）

初，疏勒王安國死，無子，國人立其舅子遺腹爲王。遺腹叔父臣磐在月氏，月氏納而立之。（西域傳曰元初中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遺腹既立月氏遣兵送臣磐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以爲王氏音支）後莎車畔于寘，屬疏勒，（自明帝永平四年莎車屬于寘）疏勒遂彊，與龜茲、于寘爲敵國焉。

永寧元年（是年四月改元）春，三月，丁酉，濟北惠王壽薨。（濟子禮翻）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賢曰司馬戊己校尉所統車師後部司馬也考異曰班勇傳元初六年曹宗遣

(索班屯伊吾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共攻沒索班按本紀永寧元年車師後王叛殺部司馬車師傳亦曰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索班以去年末屯伊吾今春見殺今春奏事方到也)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鄯上扇翻)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班固西都賦曰左右庭中朝堂百僚之位朝堂蓋在殿庭左右朝直遙翻)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於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上時掌翻藏徂浪翻)斷其右臂(斷丁管翻)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敦徒門翻)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惟思也賢曰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余謂古者遣將必於廟先定制勝之策故謂之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虎臣謂其父超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復扶又翻)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備償也西域屬漢之後不復以馬畜旃罽輸匈奴及與漢絕匈奴復遣使責其積年所逋逋欠也)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樂音洛)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負敗也報雪謂報伊吾之役雪索班之恥也)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度徒洛翻)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要一遙翻荒外謂在荒服之外)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藏未充(藏徂浪翻)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校戶教翻)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樓蘭即鄯善)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窴心膽(龜茲音丘慈窴徒賢翻)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既上議尚書復問使悉陳其利害復扶又翻)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敦徒門翻)後置副校尉於車師(謂耿恭關寵也)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賢曰尤還鄯善王名)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此勇所謂利也)長樂衛尉鐔顯(鐔徐心翻姓也賢曰鐔音徒南翻廣韻又音尋)廷尉綦毋參(綦毋姓也左傳晉有綦毋張)司隸校尉崔據難曰(難乃旦翻下同)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賢曰以勇為軍司馬故以將言之將音子亮翻)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要讀曰腰)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儆矣(明帝永平中北匈奴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復扶又翻下同)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此勇所謂害也熾尺志翻)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猒(索山客翻猒於鹽翻百官志太尉掾屬二十四人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鈔楚交翻)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眾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而疑匈奴覬覦之情(覬音冀覦音俞)

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稟，筆錦翻，給也。食，讀曰飤。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言其事執所歸必至北屬匈奴。幷力以寇幷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謂未能如勇計出屯樓蘭西也。然使盡行勇之計，亦未必能羈制西域。何者？武帝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竇憲破北匈奴，超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於諸羌，而北匈奴遊魂蒲類，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數，所角翻。鈔，楚交翻。被，皮義翻。沈氏羌寇張掖。賢曰：沈氏，羌號也。續漢書曰：羌在上郡西河者號沈氏。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為太子，改元，赦天下。己巳，紹封陳敬王子崇為陳王，濟北惠王子萇為樂成王，濟，子禮翻。河間孝王子翼為平原王。六月，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氏羌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降，戶江翻。時當煎等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寇張掖，殺長吏。馬賢於時爲健將，然觀其往來奔命，羌人輒議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恤軍事，宜其有射姑山之敗也。還，從宣翻，又如字。種，章勇翻。復，扶又翻。長，知兩翻。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巳，司空李郃免。郃，古合翻，又曷閤翻。癸酉，以衛尉廬江陳褒為司空。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大水。十二月，永昌徼外撣國王雍由調遣使者獻樂及幻人，西南夷傳：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今按大秦即武帝時犂靬國，今謂之拂菻。撣，音擅。范書雍曲調作雍由調。徼，古弔翻。戊辰，司徒劉愷請致仕，許之，以千石祿歸養。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各以其眾詣度遼將軍鄧遵降。烏倫、其至鞬，二人也。鞬，居言翻。癸酉，以太常楊震為司徒。是歲，郡國二十三地震。太后從弟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太后，從，才用翻。上元初六年書從兄康，此書從弟，徵諸范史，當從兄字。數，所角翻。上，時掌翻。以為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所使者乃康家先婢，先本康家婢，後入宮，在太后左右。自通中大人。時宮中耆宿皆稱中大人。康聞而詬之。賢曰：詬，罵也。音許遘翻，又古候翻。婢怨恚，恚，於避翻。還白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康，永初中紹封夷安侯。絕屬籍。初，當煎種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種，章勇翻。下同。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賢曰：首施猶首鼠也。允，音鈆。

建光元年是年七月改元。考異曰：陳禪傳曰：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強，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遣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當在此年。按北單于漢朝所不能臣，未嘗入朝天子，安肯見遼東太守！此事可疑，今不取。余按：和帝以來，北匈奴益西徙，自代郡以東至遼東塞外之地，皆鮮卑、烏桓居之，北單于安能至遼東邪！不取當也。春，護羌校尉馬賢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獲首虜二千餘，忍良等皆亡出塞。幽州刺史巴郡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擊高句驪。高句驪王宮遣子遂成詐降而襲玄菟、遼東，殺傷二千餘人。菟，同都翻。句，如字，又音駒。驪，讀曰離，力知翻。降，戶江翻。二月，皇太后寢疾。癸亥，赦天下。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斂，力贍翻。復，扶又翻。下同。封鄧騭為上蔡侯，位特進。封騭事見上卷永初元年。丙午，葬和熹皇后。范曄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皇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統，以追尊之重，特為其號，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謚，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賢注云：蔡邕集謚議曰：漢世母后無謚，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德，上下優劣，混而為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民曰熹。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謚為和熹。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載，子亥翻。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賢曰：減膳撤樂之類。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和熹臨朝之政，可稱東京之母后，唯家之眾矣。上始親政事，尚書陳忠薦隱逸

及直道之士潁川杜根平原成翊世之徒上皆納用之忠寵之子也初鄧太后臨朝根爲郎中與同時郎上書言帝年長宜親政事 長知兩翻 太后大怒皆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 盛時征翻撲普卜翻蜀本蒲角切 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 蛆子余翻蠅所集其遺子之處生爲蛆 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 宜城縣屬南郡賢曰宜城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爲人傭力保任而使也 成翊世以郡吏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帝皆徵詣公車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 爲諸鄧得罪張本 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 天下之士以根直諫遇禍同義之也 知故不少 少詩沼翻 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 邂逅不期而會謂出於意料之外也 禍及親知故不爲也 戊申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后 尊其所自出也諡法執義行善曰德綏柔士民曰德不顯尸國曰隱見美堅長曰隱 初長樂太僕蔡倫受竇后諷旨誣陷宋貴人 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七年 樂音洛 帝敕使自致廷尉倫飲藥死 自致廷尉者使其自詣獄 夏四月高句驪復與鮮卑入寇遼東蔡諷追擊於新昌戰歿 新昌縣屬遼東郡 功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於陳 范書東夷傳作功曹耿耗兵馬掾龍端公孫酺陳讀曰陣 丁巳尊帝嫡母耿姬爲甘陵大貴人 郡國志清河郡厝縣帝改名甘陵賢曰甘陵孝德皇之陵也因以爲縣在今貝州清河縣東宋白曰貝州清河縣本周甘泉氏之地秦漢爲信城縣後漢爲厝縣桓帝改爲甘陵故城在今縣西北清河王慶陵在今清河郡東南三十里故厝城 甲子樂成王萇坐驕淫不法貶爲蕪湖侯 范書紀傳皆作臨湖侯賢曰臨湖縣屬廬江郡 己巳令公卿下至郡國守相各舉有道之士一人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 爭讀曰諍 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 賢曰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千人之諾諾不如周舍之諤諤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 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 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上笑之自是心憚昌舍讀曰捨 孝文喜袁盎人豕之譏 事見十三卷文帝二年 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 事見十八卷武帝元光五年 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 事見二十八卷元帝永光元年刎武粉翻 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 時詔公卿百僚各上封事 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 賢曰謂根爲侍御史翊世爲尚書郎也余按漢制尚書御史皆曰臺 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 賢曰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即穴也 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 省悉景翻 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 御進也書御進而經覽也 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 有道高第舉有道對問爲上第也賢曰魯大夫施伯出於魯惠公之子子尾字施父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 少詩照翻行下孟翻號戶刀翻 至被毆扑 以杖擊之也扑普卜翻 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灑掃 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並如字 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 不廢定省之禮也 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 若汝也 田廬取其荒頓者 賢曰頓猶廢也 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 治直之翻 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數所角翻復扶又翻 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 特獨也獨徵之當時無與並者 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毛義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元和元年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稍不可太后意 言意不以爲可也

帝乳母王聖知之。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師，（濟，子禮翻。）河間王子翼美容儀，太后奇之，以為平原懷王後，留京師。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候伺左右，共毀短太后於帝，帝每懷忿懼。（伺，相吏翻。）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恚，於避翻。）因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閶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忠，閶之子；珍，悝兄京之子。西華、陽安二縣皆屬汝南郡。悝，苦回翻。閶，音昌。葉，式涉翻。）鄧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與，讀曰預。）宗族免官歸故郡，（鄧氏，故南陽人。）沒入騭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迫逼，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騭為羅侯。（羅縣屬長沙郡。）五月，庚辰，騭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從，才用翻。）唯廣德兄弟以母與閻后同產，得留京師。復以耿夔為度遼將軍，徵樂安侯鄧康為太僕。（按范書鄧禹傳，明帝分禹國為三，封其三子，孝等珍為夷安侯，康以珍之子紹封，樂安當作夷安。郡國志：夷安、高密二縣皆屬北海國。賢曰：夷安故城，今高密縣外城。）丙申，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

初，鄧后之立也，（見四十八卷和帝永元十四年。）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司空陳寵共奏追封后父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奏禮於虎賁中郎將騭，寵不從，故寵子忠不得志於鄧氏。騭等敗，忠為尚書，數上疏陷成其惡。（寵之所守，是也；忠之所為，非也。復，扶又翻。數，所角翻。）大司農京兆朱寵痛騭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櫬，初覲翻。賢曰：櫬，親身棺。）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賢曰：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太任也。言太后有聖善之德，比於文母也。）兄弟忠孝，同心憂國，社稷是賴。（賢曰：殤帝崩，太后與騭定立安帝，故曰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貴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賢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兩造不備，又無徵左者，為單辭。橫，戶孟翻。）利口傾險，反亂國家，（論語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罪無申證，獄不訊鞫，（賢曰：申，明白也。訊，問也。鞫，窮也。）遂令騭等罹此酷陷，一門七人，並不以命，（賢曰：七人，謂騭、從弟豹、遵、暢、騭子鳳、鳳從弟廣宗、忠也。）屍骸流離，冤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喪，息浪翻。）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賢曰：血祀，謂祭廟殺牲取血以降神也。）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陳忠復劾奏寵，詔免官歸田里。（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眾庶多為騭稱枉者，（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賢曰：以逼迫廣宗等故也。）還葬騭等於北芒，（賢曰：北芒山在雒陽城北。）諸從兄弟皆得歸京師。（從，才用翻。）

帝以耿貴人兄牟平侯寶監羽林左軍車騎，（羽林分左右監，各主左右騎。監，古銜翻。）封宋楊四子皆為列侯，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校，戶教翻。）閻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為卿、校，典禁兵，（卿校，九卿及諸校尉也。）於是內寵始盛。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謂延平元年迎帝於清河邸也。）以為京功，封都鄉侯，封李閏為雍鄉侯；閏、京並遷中常侍。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百官志：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鉤盾令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皆宦者為之。盾，食尹翻。）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治，直吏翻。去，羌呂翻。）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見尚書。孔安國曰：俊德治能之士。馬融曰：千人曰俊，百人曰乂。）天下咸服，以致雍熙。（雍，和；熙，廣也。）方今九德未事，（賢曰：尚書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孔安國曰：使九德之人皆用事。）嬖倖充庭，（嬖，博計翻。倖，下耿翻。）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載，子亥翻。）奉養聖躬，雖有推燥

居溼之勤，[詩鄭氏箋曰：母之於子也，推燥居溼，少分甘也，推乾吐哺。厭，於鹽翻。] 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屬，之欲翻。] 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塵，直珍翻；點，多忝翻。] 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遜，音遜；遠，于願翻。] 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斷，丁管翻。] 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恚，於避翻。] 而伯榮驕淫尤甚，通於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以為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賢曰：護，泗水王歙之從曾孫。朝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朝，音潮。] 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賢曰：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也。又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 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從，才用翻。] 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見，賢遍翻。] 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它功行，[行，下孟翻。] 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喧譁，百姓不安。陛下宜鑒鏡既往，順帝之則。尚書廣陵翟酺[范書列傳：酺，廣漢雒人。陵，當作漢。廣漢郡屬益州。翟，直格翻；酺，音蒲。] 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重，直龍翻。] 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賢曰：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余謂威福，人主之神器，此言弄威福耳。] 改更社稷。[更，工衡翻。] 豈不以埶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漢元，漢初也。比，頻寐翻。] 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重，直龍翻。折，而設翻。] 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皁囊。[文帝集上書皁囊以為殿帷。] 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為，于偽翻。] 豈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以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帑，他朗翻；藏，徂浪翻；單，與殫同。] 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卒，讀曰猝。虞，度也。不虞，謂事變出於虞度之外者也。] 復當重賦，[復，扶又翻。] 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願陛下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遠，于願翻；好，呼到翻。] 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省，悉景翻。]

秋，七月，己卯，改元，赦天下。

壬寅，太尉馬英薨。[考異曰：傳作策罷，誤，今從紀。]

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燒當豪帥東號，和帝永元元年降，其子麻奴，永初元年叛出塞。] 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諸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八月，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牧苑，不利。[漢邊郡皆有牧苑，以養馬。此牧苑在金城界。將，即亮翻。零，音憐。種，章勇翻。] 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敗，補邁翻。令，孟康音連，師古音零。] 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鸞鳥縣屬武威郡。賢曰：鸞鳥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鸞，音權，枯九翻。劉昫曰：涼州神鳥縣，漢鸞鳥縣地；嘉麟縣則漢鸞鳥古城也。] 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降，戶江翻。] 麻奴南還湟中。

甲子，以前司徒劉愷為太尉。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禁錮二世。[臧，古贓字。賢曰：二世謂父子俱禁錮。] 至是，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朝廷欲依光比。[帝置居延屬國都尉，別領居延一城，屬涼州。復，扶又翻。賢曰：比，例也。以邠類光，亦錮及其子也。比，音庇。] 劉愷獨以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左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鄭玄曰：詳，審察也。] 陳忠亦以為然。有詔太尉議是。

鮮卑其至鞬寇居庸關。九月，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

居庸關在上谷界晝鮮卑先寇居庸關遂入雲中界也功曹楊穆以身扞嚴，與之俱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救之，三郡皆屬幽州鮮卑解去。戊子，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餘日。考異曰袁紀曰十二月丙申乃還宮今從石傳賞賜甚厚，拜其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為郎中。石，陽邑侯魴之孫也。按范書馮魴封陽邑鄉侯魴音房父柱，尚顯宗女獲嘉公主，石襲公主爵，為獲嘉侯，獲嘉縣屬河內郡本汲之新中鄉也武帝行幸過此聞獲呂嘉因以名縣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范書帝紀作二十九冬，十一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鮮卑寇玄菟。菟同都翻尚書令祋諷等奏，以為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祋丁外翻又丁活翻姓也約禮謂以日易月也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斷丁管翻下同尚書陳忠上疏曰：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趣七喻翻易以豉翻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鮮息淺翻以報顧復之恩者。詩蓼莪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禮義之方，實為彫損。陛下聽大臣終喪，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賢曰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有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易也范氏曰老吾老以老者之禮養吾之老則謂事親也使天下之老者皆得其養故曰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幼者之禮待吾之幼謂愛其子也使天下之幼者皆得其長故曰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其易也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賢曰甘陵帝父母陵在清河故北望也度徒洛翻時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庚子，復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元初三年聽大臣行三年喪今復斷之斷音短袁宏論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十二月，高句驪王宮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賢曰馬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濊音穢貊莫百翻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夫音扶是歲，宮死，子遂成立。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陳忠曰：宮前桀黠，黠下八翻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

延光元年春三月丙午，改元，赦天下。護羌校尉馬賢追擊麻奴，到湟中，破之，種眾散遁。種章勇翻夏四月，京師、郡國四十一雨雹，雨于具翻河西雹大者如斗。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數糾發姦惡，數所角翻怨者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賢曰歐刀刑人之刀也歐音一口翻余謂古歐冶子善作劍故謂劍為歐刀歐音烏侯翻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下遐稼翻奮即斬光，收煥。考異曰帝紀延光元年四月甲戌龐奮承偽璽書殺姚光馮煥傳亦云建光元年按帝紀去年十二月高句驪圍玄菟而高句驪傳有姚光上言事則光非元年被殺紀傳誤以延光為建光又今年四月無甲戌煥欲自殺，其子緄疑詔文有異，緄古本翻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去羌呂翻上時掌翻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癸巳，司空陳褒免。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劉授為司空。己巳，封河間孝王子德為安平王，嗣樂成靖王後。自是樂成國改曰安平去年樂成王萇以罪廢今以德紹靖王後[illegible]六月，郡國蝗。秋七月癸卯，京師及郡國十三地震。高句驪王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降戶江翻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少詩沼翻虔人羌與

上郡胡反，度遼將軍耿夔擊破之。八月，楊陵園寢火。（景帝陵園寢也。）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氣轉盛，控弦數萬騎。冬十月，復寇鴈門、定襄；（復，扶又翻。）十一月，寇太原。燒當羌麻奴飢困，將種衆詣漢陽太守耿种降。（種，章勇翻。种，音沖。）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數，所角翻。使，疏吏翻。）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并屢臻，（賢曰：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并，音必姓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賢曰：漏，溢也。余謂雨久不止，河隄為之決漏也。）徐、岱之濱，海水盆溢；（禹貢：海、岱及淮為徐州，故曰徐、岱。盆，讀曰湓，音蒲悶翻。）兗、豫蝗蝝滋生；（賢曰：蝝，蝗子也，音余專翻。余按：蝝，蝗子也，董仲舒云然。左傳宣十五年冬，蝝生。劉歆曰：蚍蜉子。杜預曰：蝝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爾雅曰：蝝，蝮蜪。陸璣草木疏云：蝝，幽州人謂之舂箕，蝗類也。曰蝝子者，蝗蝻子也。）荊、楊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帑，他朗翻。）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比，毗至翻。）朱軒駢馬，相望道路，（賢曰：朱軒，車，使者所乘也。駢，並也。）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為，于偽翻；下同。翕，許及翻。）發民修道，繕理亭傳，（傳，株戀翻。）多設儲偫，（偫，丈理翻，具也。）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遺，于季翻。從，才用翻。）頓踣呼嗟，（踣，蒲墨翻，僵也，斃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賢曰：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為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有寵於武帝，常與帝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銜嫣，遂誅嫣。嫣，音偃。）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賢曰：天元，乾元也。）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復，扶又翻。使，如字。）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漏泄之姦；（石顯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二年。重，直用翻。）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趙昌事見三十四卷哀帝建平四年。）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朱博事見三十四卷建平二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王鳳事見三十卷成帝河平四年。）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省，悉景翻。）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三公。（賢曰：切，責也。）陳忠上疏曰：漢興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復，扶又翻。）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事見三十三卷綏和二年。）卒不蒙上天之福，（卒，子恤翻。）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分，扶問翻。）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灋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此言決事當依典法也。賢曰：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灋也。汝南太守山陽王龔，政崇寬和，好才愛士，以袁閬為功曹，（好，呼到翻。閬，音浪。）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就，辟而為吏也。）閬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蕃性氣高明。龔皆禮之，由是羣士莫不歸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慎陽縣屬汝南郡，[illegible]曰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應劭曰：慎水出東北，入淮。古曰慎字本作滇，音真，後誤為慎耳，今猶有真丘、真陽縣，字音不改也。闞駰曰：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為心。余按：水北為陽，慎陽縣在水南而名慎陽，何也？）遇憲於逆旅，（逆，迎也。旅，客也。迎客之舍，故曰逆旅。賢曰：逆旅，客舍。）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

能去。（移日，言日移晷也。）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勞，力到翻。）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賢曰：顏子，顏回也。閬，汝南汝陽人。）閬曰：見吾叔度邪？（黃憲字叔度。）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復，扶又翻。下同。）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論語顏回慕孔子之言。）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同郡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自朔至晦為一月，三月為一時。賢曰：吝，貪也。余謂作事可鄙賤者謂之鄙，作事可羞恨者謂之吝。）太原郭泰少游汝南，（少，詩照翻。）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賢曰：奉高，閬字也。爾雅：側出，氿泉；正出，濫泉。氿音軌。濫音檻。易，以豉翻。）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賢曰：淆，混也。量，音良。）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即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遠，于願翻。賢曰：玼，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又當為疵，作玼者，古字通也。）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賢曰：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稱，言其德大無能名焉。）余曾祖穆侯（賢曰：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汪生甯，甯生泰，泰生曄。）以為憲隤然其處順，（賢曰：易繫辭曰：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隤，柔順貌，音大回翻。處，昌呂翻。）淵乎其似道，（賢曰：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言深而不可測也。）淺深莫臻其分，（分，扶問翻。）清濁未議其方，（賢曰：方，所也。）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賢曰：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

二年春正月，旄牛夷反，（前漢旄牛縣屬蜀郡，後漢省。華陽國志：旄牛縣在邛崍山表。）益州刺史張喬擊破之。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為野王君。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賢曰：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皆在敦煌龍勒界。復，扶又翻。下同。）敦煌太守張璫上書曰：（敦，徒門翻。）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賢曰：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余按蒲類海在唐庭州界。當此時，北匈奴雖微弱，然東畏鮮卑，不敢還故地，但結連車師、鄯善以擾河西，故呼衍一部常為河西患。若賢注以大秦海西之國為秦海，則約言之耳。西海廣遠，甘英之不能越，北匈奴兵威所未嘗役屬，言展轉二海間，特當時上書者張言之耳。）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賢曰：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注又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七年，與此稍異。）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四郡：武威、酒泉、張掖、敦煌。賢曰：柳中，今西州縣。余按西域傳，柳中在後部金蒲城之北，去交河城八十里。杜佑曰：唐平高昌，以田地城為柳中縣。鄯，上扇翻。）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鄯，上扇翻。下，遐嫁翻。）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數，所角翻。樂，音洛。）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言從北匈奴也。）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賢曰：殖，生也。）威臨南羌，（即湟中及南山諸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千昇曰：訾之為言量也。不訾，謂無量可比也。訾，子斯翻。）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勞，力到翻。）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非良計也。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賢曰：西域都護之長史也。余按班超未為都護，亦為將兵長史。敦，徒門翻。復，扶又翻。下同。）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秋七月，丹陽山崩。（丹陽縣屬揚州。）九月，郡國五雨水。冬十

月辛未，太尉劉愷罷。甲戌，以司徒楊震爲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熹爲司徒。大鴻臚耿寶自候震，（候，見也。）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賢曰：言非己本心，傳在上之意。）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王聖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爲，于僞翻。惲，於粉翻；更，工衡翻。）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三邊，東、西、北也。）帑藏匱乏，（帑，他朗翻；藏，徂浪翻。）殆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爲阿母興起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賢曰：合兩坊而爲一，宅里卽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伎，渠綺翻。）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府枝葉之屬，（肺府與肺腑同。）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屬，之欲翻。）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賢曰：有臧賄禁錮之人。余謂棄世者，見棄於世也。）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爲朝結譏，（溷，戶本翻；讙，許元翻；爲，于僞翻；朝，直遙翻。）臣聞師言：上之所取，（師言，衆言也。）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復，扶又翻；度，徒洛翻。）上不聽。

鮮卑其至鞬自將萬餘騎攻南匈奴於曼柏，薁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鞬，居言翻；薁，於六翻。）

十二月，戊辰，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行，下孟翻。）隱居不仕，名重於世。帝以玄纁羔幣聘之。（玄，黑色；纁，淺絳色。周官考工記曰：三入爲纁。爾雅：三染謂之纁。孔穎達曰：束帛十端，則二丈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玄是天色，纁是地色。賈公彥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爲贄。纁，許云翻。）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行，下孟翻；爲，于僞翻。）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居汝南安城，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燮曰：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賢曰：亨，通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度，徒洛翻；焉，於虔翻。）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三年春正月，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三綬，疑當作王綬。綬，音受。）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龜茲，音丘慈。）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蠡，音黎。）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復，扶又翻。）還屯田柳中。

二月，丙子，車駕東巡。辛卯，幸泰山。三月戊戌，幸魯；還，幸東平；至東郡，歷魏郡、河內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初，樊豐、周廣、謝惲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調，徒弔翻；見，賢遍翻。）各起冢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觀，古玩翻。）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賢曰：戊土，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考異曰：震傳作十一月四日，按下文其日戊辰，乃十二月四日也。）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拄而已，（賢曰：倚，邪也。拄，音竹柱翻。）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賢曰：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人，不與上同心。近，其靳翻；斷，丁亂翻，又丁管翻。）驕溢踰濫，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地動之變，殆爲此發。（讙，許元翻；爲，于僞翻；下同。）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

詔獄結以罔上不道結竟也定其罪也震上疏救之曰臣聞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賢曰尚書無逸之辭詈力智反也敬德謂加謹以增修其德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虧減也訐居謁翻以誘芻蕘輿人之言賢曰輿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誦也誘音酉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脩第宅乘繩證翻太尉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漢公府諸曹掾各有分部賢曰史謂府史也余按漢諸官府各有令史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須待也待車駕行還上言其事下遐稼翻上時掌翻豐等惶怖怖普布翻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賢曰懟怨恚也音直類翻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賢曰震初辟鄧騭府故曰故吏恚於避翻下同壬戌車駕還京師便時太學賢曰日晏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杜佑曰便時取日時之便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柴塞其門也豐等復惡之復扶又翻惡烏路翻下同令大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弘農華陰人震行至城西夕陽亭夕陽亭在雒陽城西也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賢曰慷慨悲嘆也余謂慷慨不得志而見於辭色也死者士之常分分扶問翻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嬖卑義翻又必計翻何面目復見日月復扶又翻下同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子雍食邑於移其後氏焉移弋支翻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讁震諸子代郵行書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此言使震諸子代驛卒行書也陝失冉翻道路皆爲隕涕爲于僞翻太僕征羌侯來歷曰征羌侯國屬汝南郡來歙以平羌隴之功封征羌侯賢曰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東南耿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歷歙之曾孫也歙許及翻

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戊辰以光祿勳馮石爲太尉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爲烏稽侯尸逐鞮單于鞮丁奚翻時鮮卑數寇邊數所角翻下同度遼將軍耿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擊之還使屯列衝要衝要者當敵之衝要地也賢曰還令新降者屯列衝要降戶江翻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怨恨大人阿族等遂反阿族者新降部之大人也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其衆亡去中郎將馬翼與胡騎追擊破之斬獲殆盡賢曰殆近也欲死盡所餘無幾日南徼外蠻夷內屬徼吉弔翻六月鮮卑寇玄菟庚午閬中山崩閬中縣屬巴郡賢曰臨閬中水因以爲名今隆州縣宋白曰閬水紆曲經其三面縣居其中取以名之秋七月辛巳以大鴻臚耿寶爲大將軍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殺之廚監主飲食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吉數爲歎息爲于僞翻京豐懼有後害乃與閻后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耿寶等承旨皆以爲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犍爲張皓議曰犍居言翻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賢曰宿留猶停留也音秀溜帝不從焉郁之子也郁桓榮之子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傾覆戾園孝武久乃覺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征和二年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省悉景翻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居於德陽殿西鍾下漢官儀曰[illegible]德陽殿在北宮[illegible]李尤德陽殿賦[illegible]計吏皆會[illegible]

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僚於此濟子禮翻來歷乃要結光祿勳祋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弘、閭丘複姓左傳齊有閭丘嬰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朱倀等十餘人、要一遙翻祋丁外翻又丁活翻倀丑羊翻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左右近習也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孟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以義割恩，爲天下也。爲于僞翻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爲讙譁，外見忠直，見賢遍翻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賢曰字林怫鬱也音扶勿翻余謂怫然憤懣之見於色者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賢曰屬近也通猶共也近者共諫何乃相背也屬之欲翻復扶又翻背蒲妹翻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賢曰輾轉不定也詩曰輾轉反側輾呂翻輾音展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尚書令陳忠與諸尚書遂共劾奏歷等，帝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削其征羌國租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武安公主顯宗女也武安縣屬魏郡見賢遍翻

隴西郡始還狄道。永初五年隴西徙襄武

燒當羌豪麻奴死，弟犀苦立。

庚申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上行幸長安。十一月乙丑，還雒陽。

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大水、雨雹。雨于具翻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三 (起旃蒙赤奮若，盡昭陽作噩，凡九年。)

孝安皇帝下

延光四年春二月乙亥，下邳惠王衍薨。甲辰，車駕南巡。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帝至宛，不豫。(宛，於元翻。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孔安國註曰：不悅豫。)乙丑，帝發自宛；丁卯，至葉，崩於乘輿。(葉，式涉翻。乘，繩證翻。)年三十二。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賢曰：晏，晚也。臣下不敢斥言帝崩，猶言晚駕而出也。道次，猶言路次也。)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為大害。(邂，下懈翻。逅，戶茂翻。)乃偽云帝疾甚，徙御臥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上，時掌翻。)驅馳行四日，庚午，還宮。(自葉至雒陽，六百餘里。)辛未，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武王有疾，周公為三壇同墠，因太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後世踵而行之。)其夕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賢曰：惠王名壽，章帝子也。濟，子禮翻。考異曰：東觀記、續漢書作北鄉侯犢，今從袁紀、范書。)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臨，力鴆翻。)悲號不食；(號，戶刀翻。)內外群僚莫不哀之。甲戌，濟南孝王香薨，無子，國絕。(香，濟南安王康之孫，康，光武子也。)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司徒劉熹為太尉，參錄尚書事；前司空李郃為司徒。(郃，古合翻，又曷閤翻。)閻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威行前朝，(朝，直遙翻。)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風，讀曰諷。)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惲、侍中周廣、野王君王聖、聖女永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大不道。辛卯，豐、惲、廣皆下獄死。(更，工衡翻。下，遐稼翻。)家屬徙比景。貶寶及弟子林慮侯承皆為亭侯，(牟平侯耿舒子襲尚顯宗女隆慮公主，寶嗣其封，而弟子承紹公主封為林慮侯。林慮，即隆慮也，避殤帝諱，改隆為林。慮，音廬。)遣就國；寶於道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以閻景為衛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執金吾，兄弟並處權要，(處，昌呂翻。)威福自由。己酉，葬孝安皇帝於恭陵。(賢曰：恭陵在今洛陽東北二十七里。)廟曰恭宗。九月乙巳，赦天下。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敦，徒門翻。鄯，上扇翻。)獲首虜八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索班事見上卷永寧元年。)冬十月丙午，越巂山崩。(巂，音髓。)

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賢曰：興，姓；渠，名。余按百官志，王國謁者比四百石，其下有禮樂長、衛士長、醫工長、永巷長、祠祀長，而無謁者長，蓋竊意長興姓也。)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者。(斷，丁亂翻。)渠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太子府史，掌東宮府藏。)及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等，(長樂太官丞，掌太后食膳。樂，音洛。)並附同於程。(附同者，既相黨附，又與之同謀。)江京謂閻顯曰：北鄉侯病不解，(解，散也。言病纏於身而不散也。)國嗣宜以時定，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簡，擇也。置，立也。)顯以為然。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祕不發喪，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

震。是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崇德殿在南宮。水經注：魏文帝於漢崇德殿故處起太極殿。蓋南宮正殿也。）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省門，即禁門也。前書謂禁中為省中。）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勢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毋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帝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顯蓋在北宮。）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考異曰：宦者傳作朔平門，今從袁紀。余按百官志，朔平門，北宮北門也。恐當以宦者傳為是。）顯誘詩入省，謂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誘，音酉。璽，斯氏翻。綬，音受。此謂天子璽綬也。）苟盡力效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諾，辭以「卒被召，所將眾少。」（卒，讀曰猝。）顯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外府，衛尉府也。）收兵至盛德門。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傳詔召之也。）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呼，火故翻。中，竹仲翻。）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匈，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嘉德殿，（按帝紀，嘉德殿在南宮。）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下，遐稼翻。）家屬皆徙比景。還太后於離宮。己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

其餘務崇寬貸。」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戶，王康、王國食九千戶，黃龍食五千戶，彭愷、孟叔、李建食四千二百戶，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食四千戶，魏猛食二千戶，苗光食千戶，是為十九侯。（孫程為浮陽侯，王康為華容侯，王國為酈侯，黃龍為湘南侯，彭愷為西平昌侯，孟叔為中廬侯，李建為復陽侯，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陳予為下雋侯，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魏猛為夷陵侯，苗光為東阿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擢孫程為騎都尉。初，程等入章臺門，苗光獨不入。詔書錄功臣，令王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未受符策，（漢初封王侯皆剖符，至武帝封齊、燕、廣陵三王，始作策。）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故詣之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以將作大匠來歷為衛尉。祋諷、閭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倀、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以來歷等嘗諫廢太子也。事見上卷上年。祋，丁外翻，又丁活翻。倀，丑羊翻。）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男、吉家徙事見上卷上年。）帝之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監，古銜翻。賢曰：梵，音扶汎翻。余按來歷傳作中傳也。梵，又房戎翻。）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良，姓也。左傳鄭有良霄，穆公子子良之孫。）藥長夏珍皆坐徙朔方。（長秋長，蓋即大長秋丞，一人，六百石。中宮藥長，四百石。皆皇后宮官。）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初，閻顯辟崔駰之子瑗為吏，（駰，音因。）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沈醉，（說，輸芮翻。下同。沈，持林翻。）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蠱先帝，廢黜正統，扶立疏孽。（孔穎達曰：孽者，蘖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蘖，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枝蘖，故孽子為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為枿。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枝蘖也。）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賢曰：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為少帝，周勃廢之也。）今欲與君共求見說將軍，（說，式芮翻。）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

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元惡大惡也并辜謂與之同獲罪也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也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見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顯敗瑗坐被斥被皮義翻門生蘇祇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祇上書賢曰弟但也司馬相如傳曰弟俱如臨邛弟讀如第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屏必郢翻於隱屏之處相與私語也願使君勿復出口禪時爲司隸校尉故稱之曰使君司隸校尉部察三輔三河弘農其職猶十二部使者鮑永爲司隸校尉光武曰奉使如此何如復扶又翻下同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　己卯以諸王禮葬北鄉侯　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免辟召非人事見上卷延光二年　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爲司空

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事見上卷上年詔除震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賢曰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其碑尚存華戶化翻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高居報翻郡以狀上上時掌翻帝感震忠詔復以中牢具祠之中牢即少牢羊豕具也復扶又翻下同

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朝直遙翻見賢遍翻羣臣議者咸以爲宜司徒掾汝南周舉謂李郃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瞽瞍使舜塗廩而自下焚廩使浚井既入從而揜之其欲殺者屢矣而舜事瞽瞍彌謹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掾俞絹翻郃曷閤翻又古合翻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行下孟翻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復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姜愛少子共叔段謀襲莊公公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潁考叔以舍肉遺母感之遂爲母子如初秦始皇事見六卷九年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厭如字滿也郃即上疏陳之

孝順皇帝上諱保安帝之子也諡法慈和徧服曰順伏侯古今注曰保之字曰守

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太后意乃安

甲寅赦天下　辛未皇太后閻氏崩　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免司徒李郃罷　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賢曰諡法謀慮不愆曰思　丙戌以太常桓焉爲太傅大鴻臚朱寵爲太尉參錄尚書事長樂少府朱倀爲司徒臚陵如翻樂音洛倀丑羊翻　封尚書郭鎮爲定潁侯以禽閻景功也定潁侯國屬汝南郡

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衆皆降由是涼州復安洮土刀翻降戶江翻復扶又翻

六月己亥封濟南簡王錯子顯爲濟南王安帝延光四年濟南國絕今按諡法一德不懈曰簡又臣謹恭敬行善曰簡　秋七月庚午以衛尉來歷爲車騎將軍　八月鮮卑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歿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馮石劉熹免之又劾奏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劾戶概翻又戶得翻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民患三公欲致詡罪言盛夏當順天地長物之性不當違法拘繫無辜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詡上書自訟考異曰詡傳曰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按袁紀程璜閻在九月而敦免在十月蓋帝由此知敦不直因事免之不然何三府共奏而獨免敦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更工衡翻遠于願翻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臧古贓字通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韓詩外傳曰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斥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帝省其章乃不罪詡省悉景翻中常侍張防賣弄權勢請託受取詡案之屢

寖不報，詡不勝其憤，騰音升。乃自繫廷尉，奏言：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事見上卷安帝延光三年。幾，居希翻。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復，扶又翻；下同。國家之禍將重至矣。重，直用翻。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楊震事見上卷延光三年。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將作大匠掌左工徒。輸左校者，免官為徒，輸作左校也。校，戶教翻。有左校令。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自引，謂引分自裁也。傳，株戀翻。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歐刀，謂受刑而死於市也。喑嗚自殺，類篇曰：啼泣無聲謂之喑，[illegible]謂之嗚。是非孰辨邪！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相率乞見，浮陽侯國屬勃海郡。見，賢遍翻。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賢曰：謂帝被廢，程等謀立之時也。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為，于偽翻。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史記天官書：虛危南有眾星曰羽林。晉書天文志：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塞，悉則翻。時防立在帝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賢曰：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賢曰：阿母，宋娥也。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顗，魚豈翻。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入言之，梵，房戎翻，又房況翻。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復，扶又翻。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詡上疏薦議郎南陽左雄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拱手而默，無一言。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賢曰：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為白璧之清，當與衆人和同也。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宜擢在喉舌之官，東都謂尚書為喉舌之官，以其出納王命也。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浮陽侯孫程等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亂悖逆，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悖，蒲沒翻，又蒲內翻。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都，益其驕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敕雒陽令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說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東都謂天子為國家，又謂為朝廷。說，輸芮翻。倀，丑羊翻。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夭，於紹翻。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倀曰：今詔指方怒，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為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倀乃表諫，帝果從之。程徙封宜城侯，宜城縣屬南郡，春秋之羅國也。考異曰：袁紀：秋七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為司隸校尉虞詡訶叱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師，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為都梁侯。程怨恨，封還印綬，更封為宜城侯。范書程傳亦云坐訟虞詡，呵叱左右，就國。按虞詡傳，程言見用，上不以為怒。周舉傳云程坐爭功就國，今從之。到國，怨恨恚懟，恚，於避翻。懟，直類翻。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

冬，十月，丁亥，司空陶敦免。

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數，所角翻。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賢曰：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乃置屯兵於中山北界。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余謂移黎陽營屯中山北界，不過為南部聲援耳。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

以廷尉張皓為司空。

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更，工衡翻；下同。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校，戶教翻。且，子余翻。范書：東且彌國去洛陽九千二百里。亦更立其種人為王。種，章勇翻。於是車師六國悉平。西域傳：卑陸、蒲類、東且彌、移支、車師前後王，是為六國。勇遂發諸國兵

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且，子余翻。）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

二年春正月，中郞將張國以南單于兵擊鮮卑其至鞬，破之。（鞬，居言翻。）二月，遼東鮮卑寇遼東玄菟。（菟，同都翻。）烏桓校尉耿曄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出塞擊之，斬獲甚衆，鮮卑三萬人詣遼東降。（降，戶江翻，下同。）三月，旱。初，帝母李氏瘞在雒陽北，（李氏死見上卷安帝元初二年。瘞，於計翻。）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帝乃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殯用皇后禮。瘞，於計翻。）六月乙酉，追諡爲恭愍皇后，葬於恭陵之北。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元孟，和帝永元六年班超所立也。）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敦，徒門翻。）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徼，一遙翻。）遂先期至爵離關，（酈氏西域記：焉耆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先，悉薦翻。）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夏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張朗先期以徼功，法所必誅，則班勇非後期也。漢之用刑，不當厥罪，勇免之後，西域事去矣。下，遐嫁翻。）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壬午，太尉朱寵、司徒朱倀免。庚子，以太常劉光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勳汝南許敬爲司徒。光，矩之弟也。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橈，（橈，奴敎翻。）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汙者，（汙，烏故翻。）獨無謗言及於敬，當世以此貴之。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少，詩照翻。行，下孟翻。）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賢曰：壺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衡南都賦所云天封大狐是也。）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復，扶又翻。）英固辭疾篤。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彊輿入殿，（彊，其兩翻。）猶不能屈。帝使出就太醫養疾，（太醫令屬少府，掌諸醫；有藥丞、方丞。）月致羊酒。其後帝乃爲英設壇，（爲，于僞翻。）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引，與靷同，音羊晉翻。）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考異曰：英傳云：四年三月，乃設壇場見英。黃瓊傳，李固勸書曰：聞已云樊英設壇席，及瓊至，上疏薦英，稱光祿大夫；則是瓊至之時英已見，書設壇見之而爲光祿大夫矣。至三年，旱，瓊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場見英，則都與瓊傳異；知其必不在四年也。）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郞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有詔譬曉以上旨，不聽其辭位也。）英初被詔命，（被，皮義翻，下同。）衆皆以爲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處，昌呂翻，下同。）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賢曰：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貴重之極也。訾，音貲。）怒萬乘之主，（按英傳，英初被徵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處，（處，昌呂翻。）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仄陋，（論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堯典曰：明明揚側陋。）固爲其有益

於國家，（爲，于僞翻。）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聖人被褐懷玉。玉至寶也；被褐而懷之，喻珍寶不外見也。良賈深藏若虛，賈有善貨，若無所有者，不得善價則不售。此皆以喻抱道懷才之士。被，皮義翻。）則王者當盡禮而致之，屈己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於四表，功烈格於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彊致其人，（省，悉景翻。彊，其兩翻。）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遠矣，（治，直吏翻。遠，于願翻。）誠心至矣，彼將扣闔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楊倞曰：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公孫述之待李業諸人，致如此。誘，音酉。）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弟，讀曰悌。行，下孟翻。）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己安分，優游卒歲，（分，扶問翻。卒，子恤翻。）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脩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昭帝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其有不幸者，賜衣一襲，祠以中牢。）光武之遇周黨，（事見四十一卷建武五年。）以勵廉耻，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韓非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任矞、華士昆弟二人，太公殺之。周公急傳而問曰：二子皆賢人，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友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聖王之所以使人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之也。荀子曰：孔子爲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瓊，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戹以爲戒，（賢曰：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效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遺，于季翻。）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賢曰：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棲谷，（枕，之鴆翻。）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嶢嶢，山之高也。皦皦，玉石之白也。嶢，倪幺翻。易，以豉翻。）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被，皮義翻。）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行，下孟翻。）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言其名譽折減也。折，食列翻。）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言其聲名之盛，素動人之觀聽，故所望者深也。）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處，昌呂翻。）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在臺閣，（瓊父香，和帝時爲尚書令。）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達，明也；練，習也。言明習尚書諸曹事也。）爭議朝堂，莫能抗奪。（莫能抗言以奪其議也。朝，直遙翻。）數上疏言事，（數，所角翻。）上頗采用之。李固，郃之子，（郃，曷閤翻，又古合翻。）少好學，（少，詩照翻。好，呼到翻。）常改易姓名，杖策驅

驢（策馬箠也）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笈，極曄翻，書箱也。不遠千里，不以千里爲遠也。）遂究覽墳籍，爲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記曰：凡爲人子，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孔穎達曰：定，安定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省，悉景翻。）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夏六月，旱。秋七月，茂陵園寢災。九月，鮮卑寇漁陽。冬十二月己亥，太傅桓焉免。車騎將軍來歷罷。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爲去特若尸逐就單于。帝悉召孫程等還京師。

四年春正月丙寅，赦天下。丙子，帝加元服。夏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御，進也。）而桂陽太守文礱，（賢曰：郡國志桂陽郡在雒陽南二千九百里。礱，音力公翻。）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言不思宣暢本朝崇尚節儉之意也。朝，直遙翻。）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不罪礱而但封還其珠，非所以昭儆塞違也。）五州雨水。秋八月丁巳，太尉劉光、司空張皓免。尚書僕射虞詡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既可溉田，又可通漕也。畜，許六翻。）頃遭元元之災，（洪氏隸釋曰：東漢書鄧騭傳元二之災，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讀者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趙氏云：楊孟文石門碑，漢威宗建和二年立，其文有曰：中遭元二，橋梁斷絕。若讀爲元元，則爲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未必然也。予按漢刻，如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二字書其下。此碑有烝烝、明明、蕩蕩、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爲二大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轗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曰：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則論衡所云元二者，謂章帝即位之元年、二年也。鄧騭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羽林五校士擊之，冬，徵騭班師，迎拜爲大將軍。按紀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又云：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飢，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叛，騭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之間，萬民飢流，羌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虐殘，橋梁斷絕，正是鄧騭出師時，則史傳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離，力智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賢曰：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守固余單。余謂西漢諸陵園皆在長安，單外，言無蔽障。）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賢曰：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懦，音而掾翻。）張解設難，（張解者，開張其說以爲解；設難者，鋪設其辭以發難。難，乃旦翻。）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還舊土。（安帝永初五年，三郡內徙。）

癸酉，以大鴻臚龐參爲太尉，錄尚書事；（臚，陵如翻。龐，皮江翻。）太常王龔爲司空。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許敬免。鮮卑寇朔方。十二月乙卯，以宗正弘農劉崎爲司徒。（崎，丘宜翻。）是歲，于窴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彌王。（拘彌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城四千九百里。）而遣使者貢獻，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敦，徒門翻。上，時掌翻。）帝赦于窴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

五年夏四月，京師旱。京師及郡國十二蝗。定遠侯班超之孫始尚帝姑陰城公主。（公主，清河孝王之女。陰城縣屬南陽郡。宋白曰：陰城縣在今穀城縣北，宋乾德二年置光化軍。）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怒，伏刃殺主。冬十月乙亥，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六年春二月庚午，河閒孝王開薨，子政嗣。政傲很不奉憲，（很，下墾翻。）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閒相。（侍御史秩六百石，擢爲王國相，秩二千石。相，息亮翻。）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賢曰：峙，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賁，音奔。）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別，彼列翻。更，工衡翻。）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漢諸王國有太傅，至成帝時更曰傅。）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見，賢遍翻。）以王不恭，相使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奏治其罪。（治，直之翻。）詔書讓政而詰責

傳。景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爲改節，悔過自脩。（爲，于僞翻。）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近，其靳翻。鈔，楚交翻。）三月辛亥，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見四十七卷和帝永元二年。）置伊吾司馬一人。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頹，徒回翻。賢曰：詩小雅曰：鞫爲茂草。注云：鞫，窮也。）或牧兒蕘豎薪刈其下。（蕘豎，刈草者也。蕘，如招翻。）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翟，直格翻。酺，薄乎翻。誘，音酉。）秋九月，繕起太學，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護烏桓校尉耿曄遣兵擊鮮卑，破之。（曄與曅同。）

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群羌。（兩河，謂賜支河及逢留大河也。）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近，其靳翻。）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詛，莊助翻。）續上移屯田還湟中，（上，上奏也，音時掌翻。）羌意乃安。

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書四人姓氏於籌，藏之於神而探之，得之爲入選。探，他南翻。）尚書僕射南郡胡廣與尚書馮翊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卜筮，既未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賢曰：詩云：克岐克嶷。鄭注云：岐岐然意有所知，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嶷，魚力翻。）俔天必有異表。（賢曰：俔音苦見翻。說文曰：俔，譬諭也。詩云：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譬天之有女弟，故求爲配焉。）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斷，丁亂翻。）帝從之。

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恭懷皇后，和帝母梁貴人也。乘氏縣，屬濟陰郡，春秋之乘丘也。乘，繩證翻。）選入掖庭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爲德，（被，皮義翻。從，千容翻。施，式智翻。）陰以不專爲義。螽斯則百福所由興也。（言后妃不妬忌，若螽斯，則子孫衆多，而百福興矣。）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爲皇后。

京師旱。

三月，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揚州部九江、丹楊、廬江、會稽、吳、豫章等六郡。妖，於驕翻。長，知兩翻。）

庚寅，赦天下，改元。

夏四月，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

冬，耿曄遣烏桓戎末魔等鈔擊鮮卑，大獲而還。（范書鮮卑傳作戎末廆。賢曰：廆，音胡罪翻。鈔，楚交翻。）鮮卑復寇遼東屬國，耿曄移屯遼東無慮城以拒之。（復，扶又翻。郡國志：遼東屬國，故邯鄉，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領昌遼、賓徒、徒河、無慮、險瀆、房六城，在雒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無慮，因醫無慮山以名縣。慮，音廬。）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謂尹翁歸、韓延壽、朱邑、龔遂、黃霸之屬也。事並見宣帝紀。數，所角翻。治，直吏翻。稱，尺證翻。）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斂，力贍翻。）以治己安民爲劣弱，（治，直之翻。）奉灋循理爲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眥；（師古曰：睚，舉目也；眥，目匡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眥，音才賜翻。字書曰：睚，牛懈翻，怒視也。）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賢曰：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監，古銜翻。背，音輩。）與同疾疢，（言同有此病也。疢，丑刃翻。）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郡縣長吏飾亭傳以夸過使客，監司亦以是觀政也。賢曰：朞，匝也，謂一歲。傳，株戀翻。）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賢曰：離，遭也。譽，音余。）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而求名。（因有罪而先自棄官以爲高。論語曰：色斯舉矣。此言見上之人顏色不善則舉而去之，以求見幾之名也。）州宰不覆，（覆，敷救翻。）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

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賢曰：特曰橫，皆出於常賦之外者也。賢曰：調，徵也，徒釣翻。）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守，式又翻。相，息亮翻。長，知兩翻。）其不從濂禁，不式王命，（賢曰：式，用也。）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濂者，（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賢曰：任，堪也。音人林翻。）寬其負算，（賢曰：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塞，悉則翻。）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矣。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先已有此禁，今復申嚴之。復，扶又翻。）又下有司，考吏治眞僞，詳所施行，（下，遐稼翻。治，直吏翻。）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見論語。）禮稱强仕。（曲禮曰：四十曰强而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濂，（賢曰：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也。）文吏課牋奏，（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乙上。）副之端門，（宮之正南門曰端門，尚書於此受天下章奏。令舉者先詣公府課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尚書審覈之。）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濂。若有茂材異行，（行，下孟翻。茂材即秀才。賈公彥曰：漢光武諱秀，改爲茂才。）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駮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陳平六出奇計以佐高帝。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說苑曰：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駮，北角翻。）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史記曰：秦欲與燕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說文信侯使於趙，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爲上卿。說苑：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前書：終軍年十八，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武帝大悅，擢爲諫大夫。賈誼年十八，揚聲漢庭，文帝超遷之。）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回，轉也，反也。賢曰：剗，削也。戾，乖也。厭，滿也。剗，楚限翻。）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剗異，（下，遐稼翻。下同。剗與駮同。）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言若附同雄言而與駮議者異，則以政爲不便；若與駮議者同而以雄言爲非，則上已從雄言而行之矣。朝，直遙翻。）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衷，陟仲翻。下，同。）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臺郎，尚書郎也。詰，去吉翻。）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幾，居豈翻。）淑無以對，乃罷卻之。郡守坐免。袁宏論曰：夫謀事作制，以經世訓物，必使可爲也。古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師古曰：彈冠，言不仕也。）以爲可仕之時在於彊盛，故舉其大限以爲民衷。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爲格，豈不偏乎！然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眞僞，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爲濟陰太守，（濟，子禮翻。）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於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閏月，庚子，恭陵百丈廡災。（賢曰：廡，廊屋也。說文：堂下周屋曰廡。廡，音武。）

上聞北海郎顗精於陰陽之學。（姓譜：魯懿公孫費伯城郎邑，因居之，子孫以爲氏。）

顗魚豈翻。二年春正月，詔公車徵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賢曰：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三台，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奉與俸同，音扶用翻。亡天下之憂。亡，古無字。棲遲偃仰，小雅北山之詩曰：或棲遲偃仰。毛公曰：棲遲，游息也；偃仰，臥也。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被，皮義翻。復，扶又翻。易，以豉翻。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守，式又翻。長，知兩翻。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賢曰：謂緩於三公而密於州郡也。數，趨玉翻，密也。孟子曰：數罟不入汙池。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臣書不擇言，死不敢恨。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脩之役。二，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之歲，少，詩照翻。春當旱，夏必有水，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四，去年八月，熒惑出入軒轅。晉書天文志：軒轅十七星，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女職也。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五，去年閏十月，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晉書天文志曰：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養獸之所也。參十星，白虎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廚。參，所今翻。恐立秋以後，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告諸郡，嚴為備禦。六，今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貫日。顗曰：凡日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晉志曰：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所基。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時三朞。賢曰：謂以三朞之法推之也。

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更，工衡翻。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也。春服青，夏服絳，各隨時之色。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賢曰：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瀆，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二月，顗復上書薦黃瓊、李固，以為宜加擢用。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賢曰：春當東風也。復，扶又翻。數，所角翻。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各長四丈，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龍長與舞童各依其行數，雖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猳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雨。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可也。為，于偽翻。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三月，使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兵出塞，擊鮮卑，破之。初，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與，讀曰豫。帝封娥為山陽君，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襄邑縣屬陳留郡。尚書令左雄上封事曰：高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事見上卷安帝建光元年。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不見于史。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詔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復，扶又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下同。易，以豉翻。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

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漢故事皆尚書主之。）無乳母爵邑之
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
之禍，（事見上卷安帝延光二年。）生爲天下所咀嚼，（咀，在呂翻。）死爲海內所
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
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
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蒸，衆
也。）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
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遠，于願翻。）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
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萌與甿同。）常
懼時世復有此類，（復，扶又翻；下同。）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怵惕，悚懼也。上
尺律翻，下他歷翻。離，力智翻。）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
萬給奉阿母，（蓋雄先已有此議，今乞行之也。）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
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
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上，時
掌翻。）帝乃從之。夏，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羣
公卿士各直言厥咎，仍各舉敦樸士一人。左雄復上
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安帝延光二年，封王聖；是歲，京師及郡國三地震，漢
陽一也。蓋其）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
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
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塞，悉則翻。）今冀已高讓，山陽
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
戀不能已，卒封之。（卒，子恤翻。）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
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促步，催使速行也。被，皮義翻。）又加以捶撲。（捶，止蕊翻。
撲，普卜翻。）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
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詩曰：雜佩以贈之。毛氏注云：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月令章句曰：佩上有
雙珩，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玉藻曰：左徵角，右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至漢明帝乃爲大佩，衝牙

雙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孔[illegible]曰：凡[illegible]
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illegible]於璜，中央下端
[illegible]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動則有庠序之儀，（庠序之[illegible]
濟濟鏘鏘。）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九
卿無復捶撲者。（撲，蒲卜翻，又普角翻。捶，止蕊翻。）戊午，司空王龔免。六
月，辛未，以太常魯國孔扶爲司空。丁丑，雒陽宣德
亭地坼，長八十五丈。（按續漢志，宣德亭近[illegible]，雒陽城南亭蓋在平城門外。長，直亮翻。）
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
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
爵阿母，因造妖孽，（妖，於驕翻。孽，魚列翻。）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
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喁，魚容翻。師古曰：喁
喁，衆口向上貌。）屬望風政。（屬，之欲翻。）積敝之後，易致中興，（易，以豉翻。）誠當
沛然，思惟善道。（賢曰：沛然，寬廣之意。）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
於前。（復，扶又翻。）臣伏在草澤，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
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光武、明、章、和、殤、安至帝凡十八主。）
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
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
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
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
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少，詩沼翻。）
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易曰：
天道虧盈而益謙。惡，烏路翻。）不知自損，故致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
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安帝建光元年，諸鄧得罪，閻氏始盛；延光四年，閻氏誅盡，不能
五稔也。）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
禮所不臣，（禮不臣妻之父母。）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
榮顯兼加，（從，才用翻。）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
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

國家豈不休乎。（休，美也。）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謂州郡阿私宦官，進舉其子弟也。）今可為設常禁，（為，于偽翻；下同。）同之中臣。（此中臣，謂中朝臣也。）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事見四十五卷永平十八年。為，于偽翻。）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百官志：北軍五營校尉各有司馬，秩千石。）開陽城門候羊迪等，（雒陽城十二門，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開陽門，位在巳。應劭漢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悵然遂堅縛之，刻記其歲月，因以名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漢制：初拜官者，皆守，滿歲為真。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壞，音怪。）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跌，徒結翻。）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凡伯刺周厲王之詩。賢曰：板，反也。卒，盡也，音子恤翻。癉，病也。癉，音當但翻。）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天文志曰：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賢曰：賦，布也。）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毗，輔也。）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此等議論，發之嬖倖盈朝之時。謂之曲而當可也，猶以直而不見容，嗚呼！）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蹉，倉何翻。）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蹔，與暫同。）不足為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騖，不能復還。（復，扶又翻。）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論嬖倖之門也。當此之時，不可以言甚，夫固特婉其辭耳。）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范曄曰：漢承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武帝，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竇憲兄弟專總威權，所與居者，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矣。自明帝之後，迄于延平，委用漸大，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銜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去，羌呂翻。省，悉景翻。）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塞，悉則翻。）扶風功曹馬融對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效，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用，為之制度。（量，音良。）故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累，力瑞翻。）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有必不多矣。（馬融之對，不論宦官，以融之為人，宜有得於[illegible]和平，而切於政體也。舍，讀曰捨。）太史令南陽張衡對曰：（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時星曆。）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武帝元光元年，初舉孝廉，至是凡二百七年。）皆先孝行，

行有餘力，始學文。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去年冬十一月辛卯詔書也。行，下孟翻。）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且郡國守相，剖符寧境，爲國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謂濟陰太守胡廣等也。）吏民罷於送迎之役，（罷，讀曰疲。）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爲百姓所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民父母，使嗟號也。（號，戶刀翻。）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易曰：不遠復，無祇悔。論語曰：過則勿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古今注曰：是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見，賢遍翻。）震裂著於下，（謂永建三年京都地震，今年宣德亭地裂也。）天誡詳矣，可爲寒心！明者銷禍於未萌，今既見矣，（爲，于僞翻。見，賢遍翻。）脩政恐懼，則禍轉爲福矣。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從中下者，不經尚書。下，遐稼翻。）大司農南郡黃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復，扶又翻。）久乃得釋，出爲洛令；（洛，當作雒。雒縣屬廣漢郡。）固棄官歸漢中。融博通經籍，美文辭，對奏，亦拜議郎。衡善屬文，（屬，之欲翻。）通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驕者，以才驕人也。尚者，以才尚人也。）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致，極也。思，相吏翻。）作渾天儀，著靈憲。（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衡著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爲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逌建也，樞運有逌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王蕃曰：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南極、北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晝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而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未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之漏晝五十五刻。洛書甄耀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性恬憺，（憺，杜覽翻。）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

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爲左右所毀；會所舉用忤帝旨，（數，所角翻。忤，五故翻。）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會。（被，皮義翻。）廣漢上計掾段恭因會上疏曰：（漢郡國歲盡，茂才孝廉與上計吏皆至京師，受計之日，公卿皆會于廷茂孝廉焉。）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處，昌呂翻。中，竹仲翻。）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臣之至誡也！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白起死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年。）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賢曰：紓，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難，乃旦翻。）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治，直吏翻。）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卒，子恤翻。）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雒陽令祝良奏參罪。秋，七月，己未，參竟以災

異免。八月己巳，以大鴻臚施延爲太尉。鮮卑寇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克，頃之，其至鞬死。鞬，居言翻。鮮卑由是抄盜差稀。抄，楚交翻。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四（起閼逢閹茂盡旃蒙作噩凡十二年）

孝順皇帝下

陽嘉三年夏四月車師後部司馬率後王加特奴掩擊北匈奴於閶吾陸谷（閶音昌）大破之獲單于母五月戊戌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上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按范書桓帝紀德陽殿在北宮掖庭中）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問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否皮鄙翻塞悉則翻）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謂露坐無益）陛下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魚卻行求前（賢曰緣木求魚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稽覽圖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為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不旋時立應之重直龍翻傳直戀翻）惟陛下留神裁察帝復召舉面問得失舉對以宜慎官人去貪汙遠佞邪（復扶又翻去羌呂翻遠于願翻）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舉自冀州刺史徵拜尚書）不足以別群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別彼列翻數所角翻）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太史令張衡亦上疏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使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周禮王以八柄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然後神望允塞（塞悉則翻）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緯七緯也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上疏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賢曰前書武帝始置益州）又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賢曰成哀時劉向及子歆為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藝文志並無讖說讖楚譖翻）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要一遙翻）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黃帝命伶倫吹律大撓作甲子容成造歷而律歷之學傳矣京房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伏羲之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居中伏羲觀河圖而畫八卦陰陽家謂之九宮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至今承用之又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而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從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於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此雖緯書之說而九宮定位則一也賢曰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數有徵效（數所角翻）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賢曰謂讖書也）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惡烏路翻好呼到翻魅音媚韓子曰客有為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秋七月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復扶又翻）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種章勇翻）冬十月護羌

校尉馬續遣兵擊良封，破之。十一月壬寅，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用周舉之言也。崎丘宜翻。乙巳，以大司農黃尚爲司徒，光祿勳河東王卓爲司空。耿貴人數爲耿氏請，爲于僞翻。帝乃紹封耿寶子箕爲牟平侯。耿寶貶死，事見上卷安帝延光四年。

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帝令敦煌太守發兵救之，不利。敦徒門翻。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曹操階之以移漢祚，其所由來者漸矣。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事見上卷延光四年。由是有寵，參與政事。與讀曰預。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省悉景翻。綱，皓之子也。張皓見五十卷安帝延光二年。旱。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戊寅，以執金吾梁商爲大將軍，故太尉龐參爲太尉。龐皮江翻。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杜佑曰：後漢策拜諸王侯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謁者引當拜者前伏殿下，光祿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前面立受印璽綬。當受策者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爲公興。重坐，受策者拜謝，起就位，禮畢。自漢以來，惟衞青以有功即軍中拜大將軍，未聞有就第即拜者也，況以此異數加之后父乎。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辟漢陽巨覽、巨姓，覽名。上黨陳龜爲掾屬，掾余絹翻。李固爲從事中郎，楊倫爲長史。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於商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見賢遍翻。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范書李固傳形作刑，此二語蓋亦本之緯書。天道無親，可爲祗畏。賢曰：祗，敬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而畏也。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於野。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秋閏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度遼將軍耿曄追擊，不利。十一月，烏桓圍曄於蘭池城，續漢志：雲中郡沙南縣有蘭池城。發兵數千人救之，烏桓乃退。十二月丙寅，京師地震。

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改元，赦天下。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十一月丙子，太尉龐參罷。十二月，象林蠻夷反。象林縣屬日南郡，晉宋以下爲林邑國。乙巳，以前司空王龔爲太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爲讒佞所構，橫戶孟翻。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哀帝時，丞相王嘉召詣廷尉，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賢曰：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臣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王公卒有他變，卒讀曰猝。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言當速救之也。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是歲，以執金吾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法。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讓冀。冀遣人於道刺殺放，刺七亦翻。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推吐雷翻。惡自冀出，欲嫁之他人，故託其辭，疑放之怨仇爲之。請以放弟禹爲雒陽令，使捕之，賢曰：使放家欲以滅口。余謂賢說非也。冀譖於商，以放弟爲令，謂必急於捕賊，而陰使禹滅其兄之宗親賓客，以快己忿耳。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言相率而來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賦多少，所由來久矣。漢興，令武陵諸蠻大人歲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之賨布。今猥

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
從澧中漊中蠻各爭貢布非舊約漊郎侯翻遂殺鄉吏舉
種反種章勇翻
二年春武陵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賢曰充縣
屬武陵郡故城在澧州崇義縣東北充音衝夷道屬南郡二月廣漢屬國都尉擊破白
馬羌安帝改蜀郡北部都尉為廣漢屬國都尉別領陰平甸氐剛氐三道屬益州帝遣武陵太
守李進擊叛蠻破平之進乃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
境遂安三月司空王卓薨丁丑以光祿勳郭虔為
司空考異曰袁書作虔今從范書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五月
癸丑山陽君宋娥坐構姦誣罔收印綬歸里舍黃龍
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等九侯坐
與宋娥更相賂遺更工衡翻遺于季翻求高官增邑並遣就國減
租四分之一考異曰孫程傳云龍等誣罔曹騰孟賁按梁商傳誣罔騰賁者張逵等非龍等也象林
蠻區憐等區烏侯翻今廣中猶有此姓姓譜云今長沙有此姓音豈俱翻攻縣寺殺長吏交
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
役秋七月二郡兵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勢
轉盛冬十月甲申上行幸長安扶風田弱薦同郡
法真博通內外學東都諸儒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隱居不仕宜就加
袞職賢曰毛詩曰袞職有闕謂三公也帝虛心欲致之前後四徵終不
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
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真
雄之子也法雄見四十九卷安帝永初四年丁卯京師地震太尉王龔
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
震行事諫之者楊震事見五十卷安帝延光三年龔乃止十二月乙亥
上還自長安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郡山崩

夏閏四月己酉京師地震五月吳郡丞羊珍反
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斬之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
力討區憐不剋為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召公卿
百官及四府掾屬大將軍府掾屬二十九人太尉府二十四人司徒府三十一人司空府二十九人問
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
駁曰若荊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
二州謂荊揚也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
復擾動數所角翻被皮義翻復扶又翻下同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
豫之人卒被徵發卒讀曰猝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
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
瘴之亮翻度嶺而南瘴氣其重炎熱蒸鬱之所生也中之者輒死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
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比必寐翻及也不復
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
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賢曰古升小故曰五升也稟給也用米
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
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眾既不足禦敵當
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
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
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
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
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
虜事見四十九卷安帝元初二年止五十卷五年此發將無益之效將即亮翻州郡可任
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
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言孤軍寡弱叛蠻之中又乏糧也守
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
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

其貧有能反間致頭首者。閒古莧翻。頭首謂諸蠻渠帥也。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魏尚見十四卷文帝十四年。就加事未見。守式又翻。下同。哀帝即拜龔舍為泰山守。前書。龔舍楚人。初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為泰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為于偽翻。復扶又翻。秋八月己未。司徒黃尚免。九月己酉。以光祿勳長沙劉壽為司徒。　丙戌。令大將軍三公舉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校戶教翻。初。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既而雄為司隸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臧古贓字通。舉以此劾奏雄。劾所舉非其人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秦晉戰於河曲。趙宣子將中軍。韓厥為司馬。宣子使以其乘車干行。韓厥戮其僕。衆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任其事。吾今乃知免於戾矣。任音壬。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周舉字宣光。天下益以此賢之。聞過而服。天下以此益賢左雄。諱過者為何如邪。是時宦官競賣恩勢。挾勢市恩以自營也。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春秋鄭穆公子子良。後為良氏。賢曰。謂退而厚重也。余謂退厚者不與儕輩爭進而敦樸淳篤也。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長知兩翻。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事見二卷周顯王三十一年。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言不足為榮。適以為辱也。考異曰。宦者傳云陽嘉中詔舉武猛。良賀獨無所薦。按此詔蓋誤以永和為陽嘉也。是以不敢。帝由是賞之。　冬十月。燒當羌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　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陷之。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蘧姓也。衛有大夫蘧伯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妒與妬同。逵等知言不用。懼迫。言既不用。懼禍且及也。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下獄。歙許及翻。下遐稼翻。四年春正月庚辰。逵等伏誅。事連弘農太守張鳳。安平相楊皓。皆坐死。辭所連染。延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左氏傳。晉郤克帥師敗齊師于鞌。師歸。范文子後入。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公羊傳曰。惡惡止其身。為序於大國之上。使惡首惡也。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賢曰。言久繫之則細微之事牽引以成大也。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謂孟春之月。當行慶施惠。順天地生物之心。以迎和氣。不宜使獄事枝蔓。且逮及也。辭所連逮。及即追捕之也。帝納之。罪止坐者。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為步兵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處昌呂翻。昔晏平仲辭鄁殿以安其富。左傳。齊封晏子以鄁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又如字。公儀休不受

侏殘以定其位。今賞侏與晉相答有適相值者相不受答日傷者侏遺君無何故不受也相日以傷侏殘不受也今衆相聽自給與此受無而免我侏殘我無乃可故不受也。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上乃以不疑爲侍中奉車都尉。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三月乙亥，京師地震。燒當羌那離等復反。復，扶又翻，下同。夏四月癸卯，護羌校尉馬賢討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戊午，赦天下。五月戊辰，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爲濟北王。去年濟北王多薨，無子，今以安紹封。范書列傳作安國，此從帝紀。薨，呼肱翻。秋八月，太原旱。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句，古侯翻。紐，女久翻。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此護匈奴中郎將也。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賢曰：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然不能制下，即是不堪其任。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降，戶江翻，下同。龜所施行，必有未究其方略者，而遽坐免也。下，遐稼翻。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鳥窮則攫，獸困則搏。傳曰：困獸猶鬭。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賢曰：單，亦盡也。盡，津忍翻。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賢曰：醜，類也。余謂醜類，言凶醜之黨類也。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夜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而觀其變，先，悉薦翻。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反，音幡。宣示招降之意，以開其反悔之心。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鞮，丁奚翻。己丑晦，日有食之。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機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且凍傳難種羌遂反，賢曰：且，音子余翻。凍，音東。種，章勇翻，下同。攻金城，與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爲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辛未，太尉王龔以老病罷。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賢曰：隴山之關也，今名大震關，在今隴州汧源縣西。壬午，以太常桓焉爲太尉。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賢曰：離石，西河之屬縣也，在今石州南五百九十里。郡本都平定縣，至此徙於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鈔，楚交翻，下同。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爲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宋由，和帝之初爲太尉。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種，章勇翻。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并，合也。及其未合而攻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回，胡對翻。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

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賢曰：埋根，言不退也。行，戶剛翻。先，悉薦翻。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鄭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使克將兵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衆潰而歸。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審，悉也，察也。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且，子余翻。射，音夜。按續漢書天文志，射姑山在北地。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二月丁巳，有星孛於營室。晉書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孛，蒲內翻。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讌於雒水，司馬彪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絜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為大絜也。按古以三月上巳日為上巳，今以三月三日為上巳。酒闌，繼以《薤露》之歌。薤又曰薤露，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薤，下戒翻，一作薤。從事中郎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左傳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樂，音洛。武都太守趙沖追擊鞏唐羌，考異曰：西羌傳作武威太守，今從帝紀、皇甫規傳云：與護羌校尉趙沖擊西羌。傳：沖時尚為太守；規傳誤也。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沖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余按：沖以追羌之功，詔督河西四郡兵，則武威太守為是。武都西北接漢陽，東北接扶風，南接漢中，無緣遠督河西四郡兵。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比，毗至翻。數，所角翻。中，竹仲翻。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賢曰：縣，猶停也。余謂出師遠征，其勢不能相及，故曰縣師。縣，讀曰懸。出於平民，平民，齊民也。回入姦吏。謂為姦吏所侵盜也。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襁，居兩翻。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言前後相乘以侵暴羌戎為常也。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徼，一遙翻。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賢曰：振，整也；旅，衆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酋豪泣血，驚懼生變。酋，慈秋翻。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手扣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賢曰：兩營謂馬賢及趙沖等，二郡，安定、隴西也。余謂兩營者，扶風雍營及京兆虎牙營也。出其不意，與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埶巧便，臣已更之，更，工衡翻，經也，歷也。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降，戶江翻。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賢曰：邁，往也。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勝，音升。沒死，猶言昧死也，冒死也。帝不能用。

庚子，司空郭虔免。丙午，以太僕趙戒為司空。夏，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度遼將軍馬續率鮮卑到穀城，擊烏桓於通天山，大破之。穀城，蓋即西河郡之穀羅縣城。通天山，蓋即土軍縣之石樓山，以其高峻，故曰通天。鞏唐羌寇北地。考異曰：西羌傳作罕種羌，今從帝紀。北地太守賈福與趙沖擊之，不利。秋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乘，繩證翻。敕子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帑，他朗翻。藏，徂浪翻。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賢曰：含，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含以貝；士飯以珠，含以貝也。飯，父遠翻。含，戶紺翻。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耳，宜皆辭之。」丙辰，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秘器、銀鏤、黃腸、玉匣。賢曰：棺以銀鏤之，以柏木黃心為椁，曰黃腸。孔穎達曰：喪服大記，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鄭注：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正義曰：君松椁，君，諸侯也。諸侯用松為椁材也。盧植云：以松黃腸為椁。庾云：黃腸，松心也。大夫柏椁，以柏為椁，不用黃腸，下天子也。及葬，

賜輕車介士。(賢曰：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中宮親送，帝至宣陽亭，(賢曰：每城門各有亭，宣陽門之亭也。余按續漢志，雒陽城十二門，無宣陽門。魏晉之間，洛城始有宣陽門，正南門也。漢雒城正南曰平城門。)瞻望車騎。壬戌，以河南尹乘氏侯梁冀為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事見三十二卷元延元年。)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援，于元翻。)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嚚，魚巾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初，梁商病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續漢志曰：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

九月，諸羌寇武威。

辛亥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永建四年，二郡還舊治，今復徙之。復，扶又翻。)

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萬五千人屯三輔。

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勞，力到翻。更，工衡翻。)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帥，所類翻。首，式救翻。)固皆原之，遣還，自相招集，開示威灋，半歲間，餘類悉降，(降，戶江翻。)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臧，古贓字通。)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賢曰：言移檄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為，于偽翻。)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任，音壬。)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誘，音酉。弭，止也。散，逃潰而去也。)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赦天下，改元。

秋八月，南匈奴句龍吾斯與薁鞬臺耆等復反，(薁，音郁。鞬，居元翻。復，扶又翻。)寇掠并部。

丁卯，遣侍中河內杜喬、周舉，(按范書紀傳，周舉汝南人，時為光祿大夫。)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魏郡欒巴、張綱、(張綱，武陽人。栩，況羽翻。)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行，下孟翻。)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刺史、二千石，大吏，驛馬上奏其罪，取旨黜免。驛馬，欲速達京闕也。墨綬，縣令長也。令長以下，便收案奏劾其罪。上，時掌翻。)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續漢志：郡國縣道皆有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漢京兆督郵侯文對孫寶之辭。)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賢曰：御，進也。)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戚滿朝，(朝，直遙翻。)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喬至兗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匠。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為請救，事皆寢遏。(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寢者，已奏其事而不行。遏者，其奏未達，遏而不上。)侍御史河南种暠疾之，(种，音冲。暠，古老翻。)復行案舉。(復，扶又翻。)廷尉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糾，宜急誅罰。帝乃更下八使奏章，令考正其罪。(下，遐稼翻。)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中，竹仲翻。)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罷遣吏民，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坐，才臥翻。)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

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賢曰：凡祭皆用牲，故曰血食；或曰：父子氣血相傳，故曰血嗣。）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復，扶又翻。偷，他侯翻。）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人以氣一出入之頃為一息。喘者，息之疾者也。喘，尺兗翻。）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考異曰：帝紀，九月，張嬰寇亂揚州，又云是歲張嬰降。按張綱傳云寇亂十餘年，則非今年九月始寇也。袁紀置嬰降事於此年八月下，十月上，今從之。）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樂，音洛。）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賢曰：相，視也。田並畔曰疇。為，于偽翻。相，息亮翻。）子孫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卒，子恤翻。）張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喪，（為，于偽翻。）送到犍為，（犍，居言翻。）負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任，音壬。）冀州刺史京兆蘇章、膠東相陳留吳祐。雒陽令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王渙事見四十八卷和帝元興元年。稱，尺證翻。）峻能選用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臧。（行，下孟翻。臧，古贓字通用。）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為，于偽翻。好，呼到翻。）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謂章以能覆蓋其惡也。）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蘇章，字孺文。）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遂不能復用也。（復，扶又翻。）祐為膠東相，（膠東侯國，屬北海國。）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百官志：鄉有嗇夫一人，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風俗通曰：嗇，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嗇，音色。）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首，式救翻。）祐屏左右問其故，（屏，必郢翻。）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論語載孔子之言。此言性之過在於取民，則如其心主於奉父。）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遺，于季翻。）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罕羌邑落五千餘戶詣趙沖降，唯燒何種據參繺未下。（參繺，縣名，屬安定郡。繺，力全翻。）甲戌，罷張喬軍屯。十一月，壬午，以司隸校尉下邳趙峻為太尉，大司農胡廣為司徒。

二年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沖與漢陽太守張貢擊燒當羌於參繺，破之。（賢曰：燒當當作燒何。此承五年之誤，燒當、燒何，羌兩種也。）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為呼蘭若尸逐就單于。（自永和五年吾斯車紐反，單于休利自殺，單于位虛。考異曰：袁紀，去年六月立兜樓儲為單于，今從范書。）時兜樓儲在京師，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璽，斯氏翻。綬，音受。上，時掌翻。）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太常主樂，大鴻臚主四夷。賢曰：廣陽，城西面南頭門。祖，道之會也。祖，道祭也。故詔使祖饗單于之客。角抵之戲，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角力而為抵對，即今之鬭用古之角抵也。）冬，閏十月，趙沖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賢曰：阿陽縣，屬漢陽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扶風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句，古侯翻。刺，七亦翻。）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坼，恥格翻。壞，音怪。）民壓死者甚眾。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事見上卷陽嘉元年。上，時掌翻。）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為四科，帝從之。

建康元年（是年四月改元。）春，護羌從事馬玄為諸羌所誘，將羌眾亡出塞，（誘，音酉。將，即亮翻。）領護羌校尉衛琚追擊玄等，斬

六一八

首八百餘級。（[illegible]）趙沖復追叛羌到建威鸇陰河，（賢曰：[illegible]）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降，戶江翻。）沖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歿。沖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遂衰耗。詔封沖子爲義陽亭侯。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illegible]）於是胡、羌、烏桓悉詣寔降。辛巳，立皇子炳爲太子，（炳，[illegible]虞貴人之子也。）改元，赦天下。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太子家。（監，古銜翻。）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illegible]）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暠乃手劍當車曰：（[illegible]）「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illegible]）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揚、徐盜賊羣起，盤互連歲。秋，八月，九江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屯據歷陽，（歷陽縣屬九江郡。[illegible]）爲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兵討之。（緄，古本翻。考異曰：帝紀作馮緄，袁紀作[illegible]，皆誤，今從[illegible]傳。）庚午，帝崩於玉堂前殿。（年三十。）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丁丑，以太尉趙峻爲太傅，大司農李固爲太尉，參錄尚書事。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於憲陵，（賢曰：憲陵在雒陽西[illegible]十五里。）廟曰敬宗。是日，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庚戌，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幾，居希翻。）後遭姦偽，威分近習，（賢曰：近習，謂佞幸親近小人也。）受賂賣爵，賓客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官民並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坤，（以坤母臨朝，以君天下，行乾之德，故曰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縱，子容翻。）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賢曰：無狀，謂無善狀。）宜亟黜遣，披埽凶黨，（披，開也；埽，除也。）收入財賄，以塞痛怨，（塞，悉則翻。）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去，羌呂翻。）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孔子家語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操，千高翻；檝與楫同。）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稱，尺證翻。量，音良。）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累，良瑞翻。）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幾，居希翻。沈，持林翻。考異曰：規傳云沖、質之間規對策，[illegible]十四年。檢帝紀，此後別無舉賢良事，或者此時規舉賢良，其至對策時已在質帝世也，故云沖、質之間。自明年數至梁冀誅，亦整十四年也。）揚州刺史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范容等於歷陽，敗歿。冬，十月，日南蠻夷復反，（復，扶又翻。）攻燒縣邑；交阯刺史九江夏方招誘降之。（夏，戶雅翻。）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馬勉攻燒城邑；鳳稱無上將軍，勉稱皇帝，（考異曰：帝紀永嘉元年三月，勉稱皇帝。今從滕撫傳。）築營於當塗山中，（賢曰：當塗縣之山，在今宣州[illegible]。）建年號，置百官。十二月，九江賊黃虎等攻合肥。（合肥縣屬九江郡。賢曰：故城在今廬州北。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是歲，羣盜發憲陵。

孝沖皇帝（諱炳，諡法：幼少在位曰沖。司馬彪曰：沖幼早夭，故諡曰沖。伏侯古今注曰：炳之字曰明。）

永嘉元年（考異曰：袁紀作元嘉，誤。）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歲。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人子，當作臣子。）昔秦皇沙丘之謀，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祕不發喪，（沙丘事見七卷秦始皇三十七年。北鄉事見上卷安帝延光四年。）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夷王寵之子，千乘貞王伉之孫也。（千乘貞王伉，章帝建初四年封。寵，伉子，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國曰樂安。寵子鴻嗣。鴻生質帝。帝既立，梁太后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封鴻勃海王。清河王慶子虎威嗣國，三年而薨，無子，鄧太后立延平為清河王。諡法：安心好靜曰夷。蒜，蘇貫翻。伉，音抗。）清河王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長，知兩翻。任，如林翻，堪也。）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周勃事見十二卷高后八年，霍光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鄧氏事見四十八卷和帝元興元年，四十九卷殤帝延平元年，閻氏事見上卷安帝延光四年。）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纘入南宮。丁巳，封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將卜山陵，李固曰：今處處寇賊，軍興費廣，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康陵，殤帝陵，亦在慎陵塋內。塋，音營。）太后從之。己未，葬孝沖皇帝於懷陵。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治，直吏翻。）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間，古莧翻。）自隆支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掩涕者，掩面而泣也。）固獨胡粉飾貌，（燒鉛汞成粉以傅面。北史曰：胡粉出龜茲國。）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槃旋偃仰，從容治步，（從，七容翻。從容，舒緩也。治步，言修治容儀，行步中規矩也。治，直之翻。）曾無慘怛傷悴之心。（悴，秦醉翻。）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累，力瑞翻。）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辟，毗亦翻。）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下，遐稼翻。）太后不聽。廣陵賊張嬰復聚眾數千人反，據廣陵。（復，扶又翻。下同。）二月，乙酉，赦天下。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前書音義曰：牢，價直也。稟，給也。賢曰：牢，稟食也。古者名稟為牢。斷，割也。減割牢稟而盜之。斷，丁管翻。）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湳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湳，音西河湳，乃感翻。降，戶江翻。）隴右復平。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涿令北海滕撫有文武才，（姓譜：滕侯之後，以國為氏。）詔拜撫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緄，古本翻。）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謂立賞格，錢邑以功之高下為差。錢，賞錢也。邑，封邑也。）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撫等進擊眾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以餘眾燒東城縣。（東城縣屬九江郡。賢曰：在今濠州定遠縣東南。）夏，五月，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拜滕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丙辰，詔曰：孝殤皇帝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今其正之。六月，鮮卑寇代郡。秋，廬江盜賊攻尋陽，（尋陽縣屬廬江郡。班志注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

爲大江余按尋陽縣本在大江之北尋水之陽吳立蘄春郡尋陽縣屬焉蘄春縣漢屬江夏郡唐蘄州之地元豐九域志蘄州東南至江州二百四十里江州得尋陽之名由司馬氏置尋陽太守於柴桑於是江南之尋陽著於此江北之尋陽晦矣。又攻盱台，盱台縣屬下邳國音吁怡。滕撫遣司馬王章擊破之。九月，庚戌，太傅趙峻薨。滕撫進擊張嬰；冬，十一月，丙午，破嬰，斬獲千餘人。丁未，中郎將趙序坐畏懦、詐增首級，棄市。考異曰東觀記曰取錢縑三百七十五萬今從滕撫傳。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華戶化翻。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撫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以撫爲左馮翊。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爲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傳株戀翻下傳逮同上時掌翻。冀由是恨暠。會巴郡人服直姓譜服周內史叔服之後漢有江夏太守服徹。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被皮義翻。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逮暠承傳詣京師也。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詳審也言不能審知賊勢驅民赴戰以致死傷也。比盜賊羣起，比毗至翻。處處未絕，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賢曰言各飾僞辭隱匿真狀也。莫復盡心。」太后省奏，復扶又翻省悉景翻。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故金蛇輸司農。考異曰种暠傳云一府畏懦不敢按之今從杜喬傳。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由是銜之。爲冀殺喬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五（起柔兆閹茂，盡柔兆涒灘，凡十一年。）

孝質皇帝（諱纘，章帝曾孫，勃海孝王鴻之子也。諡法：忠正無邪曰質。伏侯古今注曰：纘之字曰繼。）

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將軍以下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三署郎，五官署郎及左右署郎也。屬，光祿勳。掾，俞絹翻。）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灋，其高第者上名牒，（此時蓋以梁氏入四姓，陰、竇諸后族衰廢者未必得預也。名牒者，書名於牒上之。上，時掌翻。）當以次賞進。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此鄧后臨朝之故智，梁后踵而行之耳。遊學增盛，亦干名蹈利之徒何足尚也。或問曰：太學諸生三萬人，漢末互相標榜，清議此乎出，子盍以爲干名蹈利之徒，可乎？答曰：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謂其間無其人則不可，然互相標榜者，實干名蹈利之徒所爲也。禍李膺諸人者，非太學諸生乎？諸生見其立節，從而標榜以重清議耳。不然，則郭泰、仇香亦遊太學，泰且拜香而欲師之，泰爲八顧之首，仇香曾不預標榜之列，豈清議不足尚歟？抑香隱德無能名歟？）五月庚寅，徙樂安王鴻爲勃海王。海水溢，漂沒民居。六月丁巳，赦天下。帝少而聰慧，（少，詩照翻。）嘗因朝會，目梁冀曰：（目者，眡目而注視之。朝，直遙翻。）此跋扈將軍也。（賢曰：跋扈猶彊梁也。余按爾雅，山卑而大曰扈。跋扈者，不由蹊隧而行，言彊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且欲跋而踰之，故曰跋扈。蜀本注甚鄙俚，故不復錄。辭見辯誤。）冀聞，深惡之。（惡，烏路翻；下同。）閏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而進之。（煮餅，今湯餅也。釋名：餅，并也，溲麥麪使合并也。束皙曰：禮，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籩，煮麥爲麷。內則諸饌不說餅，然則餅之作也，其來近矣。湯餅，煮麪也。黃庭堅文：煮麥深注湯。）帝苦煩盛，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吐，土故翻。）語未絕而崩。（年九歲。）固伏尸號哭，（言伏地而號哭其尸也。號，戶高翻。）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推舉者，劾舉其侍疾無狀，而推究其姦也。設於此時，固能斷冀弒君之罪，雖不能正其誅，以身死之，豈不忠壯！既不能然，又且僥首於其間，欲以立長之議犄而正之，卒死於兇豎之手，可謂忠有餘而才不足矣。惡，烏路翻。）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國祚三絕。（賢曰：順帝崩，沖帝立一年崩，質帝立一年，凡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孟子之言。爲，于僞翻。）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折，而設翻。）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幾，居希翻。）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就冀而言，萬事皆可付之悠悠，至於立嗣，關天下國家之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蒜於質帝爲兄，同出樂安王寵，親也。臚，陵如翻。）宜立爲嗣。朝廷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惡，烏路翻。）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事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蠡吾縣，前漢屬涿郡，後漢時屬河間國。賢曰：蠡吾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西。蠡，音禮。翼父，河間孝王開也。）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妻，七細翻。）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賢曰：未有別理而易奪之。）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說，輸芮翻；下同。累世椒房，謂恭懷后及太后也。）秉攝萬機，賓客縱橫，（橫，戶孟翻。）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重，直

（用翻，再也。）冀意氣凶凶（凶凶，言意氣惡暴也。）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懾，之舌翻。）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以衆心屬於清河王，猶望可立也。）復以書勸冀（復，扶又翻。）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爲殺李固、杜喬張本。）戊子，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爲司空。湯，安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卽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秋七月乙卯，葬孝質皇帝於靜陵。（賢曰：靜陵在雒陽東南三十里。）

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賢曰：曆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歲刑亦在北宮；故曰合於乾位。掾，俞絹翻。）易經龍戰之會。（易坤卦上六：龍戰于野。陰疑於陽也。）陽道將勝，陰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朝，直遙翻。）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遠，于願翻；爲，于僞翻。）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喻其安而無傾。）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式，用也。）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穆，暉之孫也。（朱暉事章帝。）

九月戊戌，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諡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樂成縣屬河間國。）蠡吾先侯曰孝崇皇，（沈約曰：諡法所不載者，如孝崇皇之類是也。）廟曰烈廟，陵曰博陵，（賢曰：博陵，本蠡吾縣之地也，陵在今瀛州博野縣西。）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璽，斯氏翻；綬，音受。）

冬十月甲午，尊帝母匽氏爲博園貴人。（匽，音偃。史記，匽姓，咎繇之後。貴人諱明，本蠡吾侯之媵妾。博園，博陵寢園。）

滕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爲宦官所惡，論討賊功當封，（討楊、徐賊之功也。惡，烏路翻。）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卒於家。

孝桓皇帝上之上（諱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之子。諡法：克敵服遠曰桓。伏侯古今注曰：志之字曰意。）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戊午，赦天下。

三月，龍見譙。（譙縣屬沛國。見，賢遍翻。）

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

立阜陵王代兄勃遒亭侯便爲阜陵王。（阜陵王延傳國五世至王代，代薨無子，國絕，今以便紹封。遒，才由翻。）

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爲太尉。（考異曰：帝紀云大司農杜喬。喬傳：喬自司農累遷爲大鴻臚、光祿勳，乃爲太尉。袁紀亦然，皆以傳云光祿勳杜喬舉淑方正，今從之。）自李固之廢，朝野喪氣，（喪，息浪翻。）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橈，（賢曰：回，邪也；橈，曲也。橈，音奴高翻。）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渤海孝王鴻薨，無子。太后立帝弟蠡吾侯悝爲渤海王，以奉鴻祀。（悝，苦回翻。）

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爲潁陽侯，（潁陽縣屬潁川郡。）蒙爲西平侯，冀子胤爲襄邑侯，胡廣爲安樂侯，（按廣傳，封淯陽縣之安樂鄉。樂，音洛。）趙戒爲廚亭侯，袁湯爲安國侯。（安國，亦亭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爲列侯。（按曹騰傳，廣及州輔等七人皆封亭侯。）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爲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貞與楨同，幹與榦同。築垣牆必須楨榦，以喻立國必須賢才。朝，直遙翻。）典誥之篇哉！（謂封爵之典策詔誥，以投有功具有故事。）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卽位，天人屬心，（屬，之欲翻。下冀屬同。）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先，悉薦翻。）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孽，魚列翻；紱，音弗。）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勝，音升。）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詰，去吉翻。）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前書音義曰：資，利也。）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喪，息浪翻。省，悉景翻。考異曰：喬傳此章

（在為太尉前，袁紀在為太尉後，今從袁紀。）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考異曰：皇后紀、袁紀皆云八月，而無乙未；帝紀云七月乙未。以長曆考之，七月戊申朔，無乙未；乙未，八月十八日也。蓋帝紀脫八月字。）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漢書曰：惠帝聘皇后，黃金萬斤。呂后為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特優其禮，為二萬斤。儀禮納采用雁。鄭玄注云：納其采擇之禮，用雁，取順陰陽往來也。周禮：王者穀圭以聘女。鄭玄曰：士大夫以上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禮言以圭而漢用璧，形制雖異，為玉同也。時依孝惠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雁璧乘馬束帛，一依舊典。乘馬，馬四匹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蓋每端二丈也。）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屬，之欲翻。汜，符咸翻，姓也。皇甫謐曰：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氏焉。）喬以宮為臧罪不用。（臧，古贓字通。）由是日忤於冀。（忤，五故翻。）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為太尉，司空袁湯為司徒，前太尉胡廣為司空。宦者唐衡、左悺共譖杜喬於帝，（賢曰：悺音工喚翻，又音館。）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祀。」（賢曰：抗，舉也。宗祀，大宗之祀也。）帝亦怨之。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鮪，于軌翻。）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暠曰：「當立王為天子，以暠為公。」暠罵之，文刺殺暠。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蒜，（暠，工老翻。刺，七亦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坐貶爵為尉氏侯，（尉氏縣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以為邑名。）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考異曰：喬傳云策免而已，喬前已免官，傳誤也。）冀遂收固下獄。（下，遐稼翻。）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要，讀曰腰。鈇，斧也。鑕音質。）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前事，謂文、鮪事也。）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為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為，于偽翻。坐，徂臥翻。）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言為冀誣陷忠良，將無顏以見人也。）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賢曰：文帝、宣帝皆群臣迎立，能興漢祚。）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復，扶又翻。）廣、戒得書悲慚，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賢曰：從宜，令其自盡也。）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騎，奇寄翻。）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爾雅曰：四達謂之衢。城北，即夏門亭也。臨，力鴆翻，哭也。）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鉞，（冠，古玩翻。賢曰：章謂所上章也。鉞，斧也。）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賢曰：腐生猶言腐儒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邪！」太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掾，俞絹翻。號，戶刀翻。星行者，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或曰星行者，言戴星而行，夜不違息也。）到雒陽，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吏著赤幘。著，則略翻。）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都官從事，司隸校尉之屬官也，掌舉中都官非法者。）太后赦之。匡因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喬家河內。）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梁冀出吳祐為河閒相，祐自免歸，卒於家。（卒，子恤翻。）冀以劉鮪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請种暠為從事中郎，薦欒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穆於大將軍府掾為高第也。）是歲，南單于兜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車，尺遮翻。）

二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白馬羌寇廣漢屬國，（安帝以蜀郡北部都尉為廣漢屬國都尉。）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楯，食尹翻。）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顧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為孝崇園貴人。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六月，改清河為甘陵，（以孝德皇陵為國名。）立安平孝王得子經侯理為甘陵王，（經縣屬安平國。賢曰：今貝州經城縣。）奉孝德皇祀。秋七月，京師大水。

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秋八月乙丑，有星孛於天市。（前書天文志：旗星中四星曰天市。又晉書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星孛除之，為徙市易都。孛，蒲內翻。）京師大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郡國五山崩。冬十月，太尉趙戒免；以司徒袁湯為太尉，大司農河內張歆為司徒。是歲，前朗陵侯相荀淑卒。（朗陵侯國屬汝南郡。）淑少博學，有高行，（少，詩照翻。行，下孟翻。）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皆師宗之。在朗陵，涖事明治，（治，直吏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賢曰：緄音昆。燾音導。汪，烏光翻。專，本或作尃，音敷。）並有名稱，（稱，尺證翻。）時人謂之八龍。所居里舊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更命其里曰高陽里。（杜佑曰：潁川郡城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西豪里。更，工衡翻。潁陰縣屬汝南郡。荀淑，潁陰人也。姓譜：荀本武丁子于文受封於荀，因以為氏。左傳有齊大夫苑何忌。趙明誠金石錄有漢荊州從事苑鎮碑曰：其先苑柏何為晉大夫，苑何正世家晉有禮，又有苑子期陽之後，皆其胄也。按姓氏志皆以為出於齊大夫苑何忌之後，今此碑所謂苑柏何、寅子圍，左傳、國語皆無其人，故錄之以待知者。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隤，徒回翻。敳，五才翻，一音五回翻。檮，韋昭音壽。戭，音演，以淺翻，韋昭以震翻。尨，莫江翻。降，下江翻。）膺性簡亢，（亢，口浪翻，高也。）無所交接，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陳寔出於單微，（單，獨也。微，賤也。）為郡西門亭長。同郡鍾皓以篤行稱，（行，下孟翻。）前後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為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郡守所出命曰教。百官志：郡有文學守助掾六十人。掾，俞絹翻。）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賢曰：檄，板書。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欲權濟事也。）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功曹主選署。寔乞從外自署用，若不出於倫者。賢曰：不欲陷倫於請託也。）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綸氏，（賢曰：綸氏縣屬潁川郡，今嵩陽縣是。）倫謂眾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為，于僞翻。）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比，毗至翻。少，詩沼翻。）此咎由故人畏憚彊禦，（故人，倫自謂也。漢人於門生故吏之前，率自稱故人。楊震謂王密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是也。詩曰：不畏彊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禮記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坊，音防。）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為太丘長，（賢曰：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賢曰：司官，謂主司之官也。行，下孟翻。）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解印綬去，（相，息亮翻。斂，力贍翻。）吏民追思之。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好，呼到翻。）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瑾，李氏之出，而性似李氏，故脩云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

免於刑戮。(論語孔子以此言與南容。)復以膺妹妻之。(妻，七細翻。)膺謂瑾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皁白邪！(皁白易分，無皁白，言無分別也。)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李膺字元禮。膺祖脩爲太尉，父益爲趙相。)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國語：齊國佐見單襄公，其語盡。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其後齊殺國武子。報音魁。)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乙丑，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三月，車駕徙幸北宮。甲午，葬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幷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襄城、陽翟二縣，皆屬潁川郡。)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漢制：公主儀服同列侯，長公主儀服同諸王，赤紱，四采，赤、黃、縹、紺，長二丈一尺，三百首。紱音弗。長，知兩翻。)壽善爲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壽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太倉令，秩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臧室，(臧，徂浪翻，下守臧同。)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冀傳云：築山以象二崤。十里九阪。阪音反。)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遊觀第內，(晉志曰：羊車，一名輦車。韋昭曰：輦車，步挽車也。漢書注：士人以行曰輦。)多從倡伎，(倡音昌。伎，渠綺翻。)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亙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調，徒弔翻。識，職吏翻。)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西域賈胡，(賈音古。)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謂姦民及亡命者。)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饕，土刀翻。校，戶教翻。)各使私客籍屬縣富人，(賢曰：籍，謂疏錄之也。)被以他罪，(被，皮義翻。)閉獄掠拷，(掠，音亮。拷，音考。)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又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士孫，姓也；奮，名也。)冀以馬乘遺之，(乘，繩證翻。遺，于季翻。)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臧婢，(臧，徂浪翻。)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紫金，紫磨金也，亦謂之紫磨。)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其貲財億七千餘萬。(賢曰：十萬曰億。士孫奮家貲億七千餘萬。余按此以萬萬爲億也。)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埶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使，疏吏翻。復，扶又翻。妻者，以他人之婦女若己妻然，不以道取之曰略。橫，戶孟翻。毆，烏口翻。)所在怨毒。(毒，痛也。)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賢曰：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爲羣公之首，(賢曰：冀位居於三公。)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爲害，(賢曰：水災及蝗蟲也。)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調，徒弔翻。)各言官無見財，(見，賢遍翻。)皆當出民，搒掠割剝，強令充足。(搒，音彭。掠，音亮。強，其兩翻。)公賦既重，私斂又深，(斂，力贍翻。)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猒，(猒，於鹽翻。)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賢曰：賊，殺也。箠，止蘂翻。)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尊府，指大將軍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荊、揚之間幾成大患，(事見上卷。幾，居希翻。)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

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賢曰即就也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朝直遙翻橫戶孟翻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爲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樂安郡本千乘郡和帝永元七年改爲樂安國屬青州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求謁蕃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脩武縣屬河內郡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下遐稼翻而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陶弘景曰舊云神牛出入鳴吼者有之伺其出角上以盆水盛而吐之即墮落水中今人多就膽中得之藥中之貴莫復過此本草圖經曰伺其吐出乃喝迫即落水中既得之陰乾百日一云子如雞子黃其重疊可揭輕虛而氣香爲佳又云此有四種喝迫而得者名生黃其殺死而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黃心中剝得者名心黃肝膽中得之者名肝黃大抵不及喝迫得者最勝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以病免　夏五月庚辰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后宮曰永樂續漢志曰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有永樂宮樂音洛下長樂同置太僕少府以下皆如長樂宮故事分鉅鹿九縣爲后湯沐邑　秋七月梓潼山崩梓潼縣屬廣漢郡賢曰今始州縣也有梓潼水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會大將軍冀帶劍入省省禁中也　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虎賁羽林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癸酉赦天下改元　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好呼到翻喜許記翻梁冀疾之轉不疑爲光祿勳以其子胤爲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勝音升道路見者莫不蚩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言過其門因而謁之遷不專也夏戶雅翻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及以他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刺七亦翻明遂死於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考異曰袁紀作梁不疑府今從范書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賢曰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左傳陳靈公如夏徵舒之家爲徵舒所弒齊莊公如崔杼之家亦爲杼所弒況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賢曰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氏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侍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璽斯氏翻紱音弗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宣帝時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任音壬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任音壬　司徒張歆罷以光祿勳吳雄爲司徒　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敗蒲邁翻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達將兵救之敦徒門翻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秋七月武陵蠻反　冬十月司空胡廣致仕　十

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賢曰：怢，音他沒翻。怢，忽忘也。或荒耽耆欲，耆讀曰嗜。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賢曰：厭飫姦僞而忽於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賢曰：爾雅，路二達謂之岐。郭璞曰：岐道旁出也。此言人主見道不明，於人之邪正、事之是非，莫知所適從也。適，丁歷翻。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賢曰：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賢曰：鬱伊，不申之貌。楚辭曰：獨鬱伊而誰語。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懈，古隘翻。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復，扶又翻。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賢曰：綻，音直莧翻。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余謂綻裂之綻非此義，此綻當釋補縫也。韓詩云：破裂綻請來綻，是其義也。柱，陟柱翻。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賢曰：權謂變也，遭謂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余謂權，秤錘也。執權者隨物之輕重爲權之進退，以取平也。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賢曰：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彊，其兩翻。背，蒲妹翻。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賢曰：韓子曰：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又不同也。葉，式涉翻。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掎奪。賢曰：掎，居蟻翻。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樂，音洛。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妒與妬同。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契，息列翻。復，扶又翻。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治，直吏翻。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灋以破姦軌之膽，左傳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賢曰：密，靜也。算計見效，優於孝文。見，賢遍翻。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卒，子恤翻。墮，讀曰隳。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懿，美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聖人能與世推移，楚辭：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亂秦之後，俗益澆漓，非結繩之約所能理也。干，盾也；戚，斧也。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所以象武王之伐功也。書：禹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高帝爲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祕計得出，非舞干戚所能解也。治，直之翻；下治亂同。治平亦同。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賢曰：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爲熱，何也？夫寒盛則生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熊經鳥伸不能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成公英莊子疏曰：如熊攀木而自經，鳥飛空而伸足。爾雅翼曰：熊類大豕，人足黑色，好攀高木，見人自投而下，亦以革厚而筋駑，用此自快，故謂熊能經。蓋爲國之灋，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養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供，音恭。養，余兩翻。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說文曰：駘，馬銜脫也。音達來翻。毛晃曰：駑駘也。四牡橫犇，皇路險傾。賢曰：皇路，天路也。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調節奏哉？賢曰：何休注公羊傳曰：拑以木銜其口也。拑，其廉翻。勒，馬轡也。說苑曰：鑾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也。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見十五卷文帝十三年、景帝元年。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崔瑗見五十一卷安帝延光四年。瑗，于眷翻。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爲人

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坐，才臥翻。) 臣光曰：漢家之遷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姑，且也；息，安也；且苟目前之安也。) 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遷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載孔子答子太叔之辭。杜預曰：糾，攝也。) 斯不易之常道矣。

閏月，庚午，任城節王崇薨，無子，國絕。(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國為任城國，以封東平王蒼之少子尚。崇，尚之孫也。諡法：好廉自克曰節。)

以太常黃瓊為司空。

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西都中世以後，以三公九卿為外朝官，東都無中外朝之別也。此中朝直謂朝廷。朝，直遙翻。) 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此西都諸臣所以尊王莽者，今廣復欲以崇冀，微黃瓊之言，殆哉！) 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戶，又其子胤亦加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蕭何唯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何嘗謁讚不名也。君前臣名，禮也；冀何如人而寵秩之至此乎！讚與擯讚之讚同。) 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賢曰：冀初封襄邑，後襲封乘氏，更增以定陶、陽城，是為四縣。余謂陽成當作成陽，成陽與定陶、乘氏皆屬濟陰郡。) 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賢曰：絕席，別席也。) 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遷。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為于窴所殺。初，西域長史趙評在于窴病癰死，(按西域傳，評死元嘉元年。窴，徒賢翻。) 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窴王建素有隙，謂評子曰：于窴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著，陟略翻。創，初良翻。) 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敦，徒門翻。考異曰：車師傳作司馬達，今從于窴傳。) 會敬代為長史，馬達令敬隱覈于窴事。(隱，度也。覈，考也，實也。) 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復，扶又翻。說，輸芮翻。) 于窴國人欲以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謂以評死為建罪也。) 于窴必服矣。敬貪立功名，前到于窴，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供具，宴饗之具也。) 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前斬建。于窴侯將輸僰等遂會兵攻敬，(按前書西域諸國各置輔國侯、左右將。復，扶又翻。僰，蒲北翻。) 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輸僰不聽，上樓斬敬，縣首於市。(縣，讀曰懸。) 輸僰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馬達聞王敬死，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窴，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窴，令自斬輸僰。(開于窴國人自新之路，仍募使斬輸僰也。僰，蒲北翻。) 時輸僰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斷，丁管翻。) 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討也。(史言漢之威令不復行於西域。)

丙辰，京師地震。

夏四月甲辰，孝崇皇后匽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為喪主，斂送制度比恭懷皇后。(恭懷皇后，和帝母梁氏。斂，力贍翻。)

五月辛卯，葬於博陵。

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冬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十一月，司空黃瓊免。十二月，以特進趙戒為司空。

永興元年春三月丁亥，帝幸鴻池。(百官志注：鴻池在雒陽東二十里。水經注：穀水東注鴻池陂，池東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

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

丁酉，濟南悼王廣薨，無子，國除。(廣，濟南王顯之子也，紹封見五十一卷順帝永建元年。濟，子禮翻。)

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冗者數十萬戶。（冗，散也。而隴翻。）冀州尤甚。詔以侍御史朱穆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安平國，屬冀州。喪，息浪翻。）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下，遐稼翻。）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不以趙忠玉匣爲僭，而以朱穆發墓爲罪，昏暗之君豈有真是非哉！賢曰：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工徒。校，戶教翻。）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處，昌呂翻。）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塞，悉則翻。）由是內官咸共恚疾，（內官，中官也。恚，於避翻。）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讁，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共，音恭。）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賢曰：尚書：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曰：驩頭，驩兜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於其口也。）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賢曰：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噏，與吸同。）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亢，音抗。）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惡，烏路翻。好，呼到翻。）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賢曰：攝，接也。余謂攝，飭整也。）臣願黥首繫趾，（賢曰：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釱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釱。）代穆輸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冬十月，太尉袁湯免，以太常胡廣爲太尉，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免，以太僕黃瓊爲司徒，光祿勳房植爲司空。

武陵蠻詹山等反，武陵太守汝南應奉招降之。

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戊己兩部，各置校尉，各有部候。西域傳曰：和帝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忿戾而反，攻圍屯田，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餘民畔阿羅多，詣漢吏降。（前書車師後國有擊胡侯。漢賜印綬。降，戶江翻，下同。）阿羅多迫急，從百餘騎亡入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王。（上，時掌翻。上奏而立之。安帝延光四年，班勇斬後部王軍就，其質子在敦煌。質，音致。）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復，扶又翻。）頗收其國人。戊校尉嚴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開信者，開以丹青之信。）許復爲王。阿羅多乃詣詳降，（降，戶江翻。）於是更立阿羅多爲王，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與之。（西域傳曰：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將，如字。）

二年春正月甲午，赦天下。

二月辛丑，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安帝建光元年，斷行三年喪，事見四十九卷。）

癸卯，京師地震。

夏，蝗。

東海朐山崩。（賢曰：朐山在今海州朐山縣南。）

乙卯，封乳母馬惠子初爲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太尉胡廣免，以司徒黃瓊爲太尉，閏月，以光祿勳尹頌爲司徒。

冬十一月甲辰，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校，戶孝翻。闌校也，所以遮獸而獵取之，謂之校獵。東漢上林苑在雒陽西，函谷關在河南穀城縣。）

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反，殺長吏。

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赦天下，改元。

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

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賢曰：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余按大雅大明之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陶蓋用此檀車事，言桀紂皆爲天子，得罪於天，流毒於民，而湯武伐之，亡國之事不接於帝之耳目，帝不知以爲戒也。毛氏詩傳曰：檀，彊韌之木。陸璣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繫迷一名挈橀，故齊人諺曰：上山伐檀，挈橀先殫。蓋檀木彌堅，可爲兵車。嘽，吐丹翻。涼，力尚翻。）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

聖體，（震食謂地震日食也。）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芟，所銜翻。）虎豹窟於麑場，（賢曰：鹿子曰麑。麑，音研奚翻。）豺狼乳於春囿。（乳，人喻翻，產也。）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言無貧富皆不得其死。）死者悲於窀穸，（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窀，株倫翻。）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朝，直遙翻。為，于偽翻。）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閻樂為咸陽令，趙高為中車府令。）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離，力智翻。）古今一揆，成敗同埶。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前年朱穆得罪，李膺時亦免居綸氏。）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賢曰：不時謂不合於時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省，悉景翻。）

夏，南陽大水。

司空房植免；以太常韓縯為司空。（縯，以淺翻。）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薁，於六翻。鞬，居言翻。且，子余翻。考異曰：帝紀作左臺且渠伯德等叛，今從張奐傳。）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復，扶又翻。種，章勇翻。）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賢曰：屬國都尉，其秩比二千石。水經註：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縣。）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此即秦蒙恬所築長城，在上郡界。）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前書：上郡龜茲縣，上郡屬國都尉治所。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遺，于季翻。賢曰：郭璞注山海經云：鐻，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illegible]書曰：鐻，戎夷貫耳。）奐於諸羌前，以酒酹地，（賢曰：以酒沃地謂之酹。酹，音力外翻。余謂蓋自誓也。）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好，呼到翻。）為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延光元年，以蜀郡西部都尉為屬國都尉。）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禁令，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汙山歠仇水上，（汙，范書作汗。歠，音昌悅翻。）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抄，楚交翻。夫，音扶。）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

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考異曰：袁紀：延熹二年，鮮卑寇遼東，度遼將軍李膺擊破之。今從范書。）

公孫舉、東郭竇等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破壞郡縣。（壞，音怪。）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為嬴長。（嬴縣屬泰山郡。賢曰：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治，直之翻。掾，俞絹翻。長，知兩翻。）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主者，主倉廩之吏也。）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賢曰：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嬴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長也。長，知兩翻。）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熲，古迥翻。）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

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爲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郞。司寇，二歲刑。璽，斯氏翻。至是詔以東方盜賊昌熾，熾，尺志翻。令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段熲傳作訟，帝紀作頌，作頌爲是。拜中郞將，擊舉寶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降，戶江翻。封熲爲列侯。冬，十二月，地震。封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梁胤子桃爲城父侯。城父縣屬汝南郡。考異曰：袁紀馬、桃封在建和元年，馬作焉，桃作挑，今從范書。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六 起彊圉作噩盡昭陽單閼凡七年

孝桓皇帝上之下

永壽三年春正月己未，赦天下。居風令貪暴無度，居風縣屬九真郡交州記曰山有風門常有風 縣人朱達等與蠻夷同反，攻殺令，聚衆至四五千人。夏四月，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兒五兮翻 詔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閏月庚辰晦，日有食之。京師蝗。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下遐稼翻四府三公府及大將軍府 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已來，比毗至翻 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賢曰詩曰大賂南金和玉卞和之玉礫郎狄翻 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天地初立有天皇氏澹泊無所施爲而民自化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夫洪荒之世未遠故其風朴略 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鄭氏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賈誼服賦之言 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厭於鹽翻下同 夫欲民殷財阜，揚子曰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 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賢曰鍥刻也音口結翻 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通下情也賢曰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喪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 瞰三光之文耀，瞰苦濫翻視也賢曰三光日月星也星辰有錯行之異故視其文耀也 視山河之分流，分謂山崩川竭日月有謫食之變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不可不察 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鈔楚交翻 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卒讀曰猝賢曰役夫謂如陳涉起蘄也窮匠謂如驪山之徒也余謂陳涉輩亦皆可以言役夫窮匠則山陽鐵官徒蘇令等是也 投斤攘臂，登高遠呼，呼火故翻 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有能救其危也！言雖鑄大錢方尺亦不能救天下之亂也 遂不改錢。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考異曰袁紀在六月今從范書 長沙蠻反，寇益陽。益陽縣屬長沙郡賢曰縣在益水之陽今潭州縣故城在縣東 以司空韓縯爲司徒，縯以善翻 以太常北海孫朗爲司空。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諷雒陽令收考之也 死於獄。帝由是怒冀。考異曰袁紀曰冀以私憾專殺戮上益怒今從范書 京師蝗。六月戊寅，赦天下，改元。大雩。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鄭玄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服虔曰雩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陸佃曰雩雨之于嗟而求雨水定也 秋七月甲子，太尉黃瓊免；以太常胡廣爲太

尉。冬十月，帝校獵廣成，(廣成苑在河南新城縣。)遂幸上林苑。(此上林苑在雒陽西。)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考異曰：按匈奴傳每除度遼將軍輒書之，此陳龜及前李膺、後种暠皆不記，一時既不當有兩官，今約其事，分著前後。)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言三辰之行不順軌也。)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之任，(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鷹揚，爾雅翼：鷹好揚。)雖殁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賢曰：塉，音秦昔翻。埆，音確。又音確，土薄也。)民數更寇虜，(數，所角翻。更，工衡翻，下租更同。)室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賢曰：更，謂卒更、踐更也。)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焉，於虔翻。)古公、西伯天下歸仁，(古公亶父避狄，去邠居岐，從之者如歸市。帝王世紀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乎！(復，扶又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謂牧守出於中官之所引用也。)懼逆上旨，取過目前，(過，度也。)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單，與殫同，盡也。)功業無銖兩之效，(十黍為絫，十絫為銖，二十四銖為兩。)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長，知兩翻。)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去，羌呂翻。)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護匈奴中郎將、護烏桓護羌校尉。更，工衡翻。校，戶教翻。)簡練文武，授之邊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租，賦也。更，役也。更，工衡翻，下同。)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京兆虎牙營、扶風雍營皆都尉領之；諸郡各有太守、都尉。)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為，于偽翻。)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言重足而立也。重，直龍翻。)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郎將，(按奐傳，即護匈奴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賢曰：時度遼將軍屯五原。)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誘，音酉。)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屠各，匈奴別種也。屠，直於翻。帥，所類翻。)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谷蠡，音鹿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言春秋之義大居正。賢曰：春秋法五始之要，故曰元年春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正。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立，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考異曰：袁紀：元嘉元年四月，中郎將張奐以車兒不能治國事，上言更立左鹿蠡王都紺為單于，詔不許。范書匈奴傳在延熹元年，今從之。)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沮，在呂翻。賢曰：挑猶取也，取其名，如挑戰之義。挑，音徒了翻。)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以种暠為度遼將軍。(种，音沖。暠，工老翻。)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復，扶又翻。)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省，悉景翻。)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東都之臣以死攻外戚者，鄭弘、陳龜二人而已。)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質，音致。)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去，羌呂翻。)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蜀郡夷寇蠶陵。(賢曰：蠶陵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因以名焉。宋白曰：翼州衞山縣本漢蠶陵縣地，故城在縣西，有蠶陵山。)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永興二年聽行三年喪。斷，丁管翻。)夏，京師大水。六月，鮮卑寇遼東。梁皇后恃姊、兄蔭埶，(姊，順烈皇后；兄，大將軍冀也。蔭，庇也。今人謂以世資得官者為蔭官，蓋取木為喻，言能蔭庇其本根也。)恣極奢靡，兼

倍前世，專寵妒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頓衰。后既無嗣，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鮮，息淺翻。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希，按周禮注，鄭衆云：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鄭玄曰：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此禮所謂以時御敘於王所者也。鄭玄又曰：凡群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案二鄭所云，漢之宮中，貫魚無序，專房之謗，蔽固後宮，甯復有此制乎。后益憂恚。恚，於避翻。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於懿陵。賢曰：謚法：溫柔聖善曰懿，聰明叡知曰獻。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冀祖雍封乘氏侯，冀封襄邑侯，及冀嗣乘氏侯，又封其子胤襄邑侯，弟不疑潁陽侯，蒙西平侯，不疑子馬潁陰侯，胤子桃城侯，是七侯也。恭懷、順烈、懿獻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卿，九卿也。將，中郎將也。尹，河南京兆尹也。校，諸校尉也。校，戶教翻。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賢曰：樹，置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調，徒弔翻。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賢曰：上第，第一也。乘輿乃其次焉。乘，繩證翻。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請罪，謂請求以贖罪也。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字書：牋，表也，識也，書也。左雄傳：文吏課牋奏。自後世言之，奏者達之天子，牋者用之中宮、將相大臣；檄者徵召傳令用之，非所以謝恩也。竊意自蔡倫造紙之後，用紙書者曰牋，用木書者曰檄，故言牋檄謝恩也。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為宛令，宛，於元翻。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比，毗必翻，又毗寐翻，連文也。補處，昌呂翻。上，時掌翻。朝，直遙翻。闕，闕政之闕也。自侍坐以來，坐，徂臥翻。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鴆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他事腰斬之。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蔡澤之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鮮，息淺翻。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縣，讀曰懸。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范雎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太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好，呼到翻。與著友善；絜、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司隸校尉領中都官徒千二百人，冀蓋敕都官從事，使移檄禽捕也。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家十餘人。從，才用翻。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外戚箴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頹虧。貫魚不序，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間舊，圮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蝮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剝；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己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箴言外戚之禍辭切，故具載之。箴音呼，風讀曰諷。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樂，音洛。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塞，悉則翻。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鹿馬易形乎！」玄黃者，天地之色也。使之改色，言將使天地傾倒也。鹿馬易形，謂趙高欺秦二世也。琦之論可謂切矣。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

捕得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順帝永和六年冀爲大將軍，至是歲凡十九年。幾，居希翻。
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與讀曰預。帝既不平
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
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
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爲貴人，冀欲認猛爲其女，易猛
姓爲梁。冀恐猛姊壻議郎邴尊沮敗宣意，賢曰：沮，壞也。恐尊沮敗宣
意不從其改梁姓也。敗，補邁翻。遣客刺殺之。刺，七亦翻。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
侍袁赦相比，賢曰：相鄰比也。比，音毗至翻，又音毗。冀客登赦屋，欲入宣家，
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
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小黃門史，小黃門之掌書者也。問左右與外舍
不相得者誰乎？左右謂宦官也。賢曰：外舍謂皇后家也。衡對：中常侍單超、單，音
善。小黃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悺，工喚翻，又音館。中常侍徐
璜、黃門令具瑗，具，姓也，左傳有具丙。瑗，于眷翻。考異曰：宦者傳作中常侍具瑗，今從梁冀傳。常私
忿疾外舍放橫，橫，戶孟翻。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
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朝，直遙翻。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
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
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耳。帝曰：審然
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
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召璜、瑗五人，
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齧，倪結翻，噬也。超等曰：陛下
今計已決，勿復更言，復，扶又翻。恐爲人所疑。冀心疑超等，
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張惲入禁中省宿，以
防超等，而無上旨，徑使惲入，自恃威行宮省，故敢然。惲，於粉翻。具瑗敕吏收惲，以輒從外入，
欲圖不軌。言欲謀逆。不軌，不由軌道也。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
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丞，
尚書左右丞及尚書郎也。操，七刀翻。斂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廏

騶，賢曰：騶，騎士也。余按續漢志，太僕舊有六廏，中興省約，但置一廏，曰未央廏，主乘輿及廏中諸馬；後又置左駿令廏，別主乘輿御馬。
未央廏丞騶二十人，右駿廏後可知也。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續漢志：左右都候，候各一人，秩六
百石，主劍戟士，徼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屬衛尉。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
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盱，音吁。
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不疑、蒙先
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
人。校，戶教翻。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
冀，不衛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爲庶人。故吏、賓客
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爲，于僞翻。是時事猝從中發，
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
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
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壬午，立梁貴人爲皇后，追廢懿陵爲貴人冢。帝惡梁
氏，惡，烏路翻。改皇后姓爲薄氏，以文帝母薄太后家謹良也。久之，知爲鄧香
女，乃復姓鄧氏。　詔賞誅梁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
瑗、左悺、唐衡皆爲縣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
世謂之五侯。單超新豐侯，徐璜武原侯，具瑗東武陽侯，左悺上蔡侯，唐衡汝陽侯也。仍以悺、衡
爲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爲亭侯。賢曰：尹勳
宜陽都鄉，霍諝鄴都亭，張敬山陽西鄉，歐陽參脩武仁亭，李瑋宜陽金門，虞放冤句呂都亭，周永下邳高遷鄉。以大司
農黃瓊爲太尉，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爲司徒，大鴻臚
梁國盛允爲司空。臚，陵如翻。按西羌傳有北海太守盛苞，其先姓奭，避元帝諱改姓盛。按戰國時秦有盛橋，
則先自有盛姓。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黃瓊首居公
位，乃舉奏州郡素行暴汙，至死徙者十餘人，行，下孟翻。海
內翕然稱之。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爲州里所
服，滂，普郎翻。少，詩照翻。嘗爲清詔使，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范史第五種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賢

（注云：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使，疏吏翻。）案察冀州。（滂傳曰：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塞，悉則翻。）會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者，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汙，烏故翻。）間以會日迫促，（會日，謂三府掾屬會之日也。）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參考以究其實也。）臣聞農夫去草，（去，羌呂翻。）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詰，去吉翻。）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處，昌呂翻。）豫章徐穉、彭城姜肱、（姓譜：本自炎帝，居於姜水，因以爲氏。）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曇，徒含翻。考異曰：范書徐穉傳云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書薦穉。袁紀五年，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按二年胡廣爲太尉，五年蕃已爲光祿勳，今置在是年，從范書去年名，從袁紀。）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陳蕃爲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免，亡辨翻。）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榻，牀也。縣，讀曰懸。）後舉有道，（有道舉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家拜太原太守，（賢曰：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笈，極業翻。）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緜絮漬酒中，暴乾，（暴，步木翻。乾，音干。）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醊酒畢，（醊，株衛翻，祭酹也。）留謁則去，（謁，刺也。）不見喪主。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聞，音問。）常同被而寢，不應徵聘。肱嘗與弟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爲盜所劫，欲殺之。

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精廬求見徵君，（賢曰：精廬，卽精舍也。以其嘗蒙徵聘，故稱爲徵君。）叩頭謝罪，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勞，力到翻。）帝既徵肱不至，乃下彭城，（下，遐稼翻。）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賢曰：韜，藏也。）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閎，安之玄孫也；（袁安歷事明、章、和，以忠篤稱。）苦身脩節，不應辟召。著隱居講授，不脩世務。曇繼母苦烈，曇奉之逾謹，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鄉里以爲法。帝又徵安陽魏桓，（安陽縣屬汝南郡。）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去，羌呂翻。）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賢曰：若行諫，必以忤旨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子何所益也。）遂隱身不出。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爲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爲昆陽君；兄子康、秉皆爲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校，謂北軍五校尉。郎將，謂三署中郎將。校，戶教翻。）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上，時掌翻，下同。）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與，讀曰預。）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埶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數，所角翻。見，賢遍翻。）白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白馬縣屬東郡。賢曰：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illegible]）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謂單超等五侯也。）高祖

聞之，得無見非。（賢曰：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賢曰：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爲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色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賢曰：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又曰：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不經御省。（御，進也。省，悉井翻。猶今言省審也。）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下，遐嫁翻。下同。）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都護，謂監也。詔尚書繳監左右都候劍戟士防送雲詣獄也。或曰：都護當作都候。賢曰：前書音義曰：北寺獄，即若盧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續漢志：郡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幷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謂周昌比高祖於桀紂也。）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事見三十二卷成帝元延元年。）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謂暴如商受剖賢人之心也。復，扶又翻。下同。）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漢官曰：雒陽市長秩四百石，屬大司農。沐，音木，姓也。風俗通：漢有東平太守沐寵。）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恚，於避翻。）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蕃三公，及尚書奏也。）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濯龍池在濯龍園中，近北宮。）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草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戇，陟降翻。）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霸跪奏若爲雲等言，而獄辭則致之死也。）於是嬖寵益橫。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橫，戶孟翻。度，徒洛翻。）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言政事未有以勝於前朝也。）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朝，直遙翻。）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橫，戶孟翻。復，扶又翻。）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爲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陽毀梁氏以示忠於帝室。）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周永與尹勳同封侯，見上。）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託其惡以要爵賞。（要，一遙翻。）陛下不加清徵，（范書黃瓊傳，徵作澂。澂與澄同。澄，水也。若清澂，則塵穢在上，滓濁在下，不可得而混矣。）審別眞僞，（別，彼列翻。）復與忠臣並時顯封，粉墨雜糅，（糅，女救翻。）所謂抵金玉於砂礫，（賢曰：抵，投也，音紙。）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瓊父香，爲尚書令，其爲和帝所親重。荷，下可翻。）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書奏，不納。

冬，十月，壬申，上行幸長安。中常侍單超疾病；壬寅，以超爲車騎將軍。（孫程之死，追贈車騎將軍；今及超之生存授之。）十二月，己巳，上還自長安。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姐，音紫，又音且。種，章勇翻。）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追至羅亭，（賢曰：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卽與羅亭相近，在今鄯州。）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酋，慈由翻。）詔復以陳蕃爲光祿勳，楊秉爲河南尹。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濟，子禮翻。）負勢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百官志：十二州刺史皆有從事史員職，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爲治中從事，其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通爲百石。）得臧五六千萬。種卽奏匡，幷以劾超。匡窘迫，賂客任方刺羽。（劾，戶概翻，又戶得翻。）羽覺其姦，捕方，囚繫雒陽。匡慮楊秉窮竟其事，密令方等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方等無狀，釁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得。秉竟坐論作左校。（校，戶教翻。）時泰山賊叔孫無忌寇暴徐、兗州，郡不能討，單超以是陷第五種，坐徙朔方。（考異曰：楊秉傳作超弟，宦者傳作弟子。今從第五種傳。范書李雲死在延熹二年，春，袁紀在二年秋。按楊秉傳：三年坐救雲免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坐單匡使客任方刺衛羽，獄亡走，論作左校。第五種傳：匡遣客刺羽，超積忿以事陷種。若如范書，則雲死時單超已卒，何得更能陷種？又雲書所論者立鄧后與封五侯事，皆在二年，袁

紀似近之。種傳又云衛羽爲種說叔孫無忌，無忌率其黨與三十餘人降。按帝紀，延熹三年十一月，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又詔吳設種書，則種所坐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然則種必不能降無忌，此說妄也。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稸怒以待之。稸與蓄同。種故吏孫斌知種必死，斌與彬同。結客追種，及於太原，劫之以歸，亡命數年，會赦得免。種，倫之曾孫也。第五倫歷事光明。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賢曰：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藩屏上國，屏，必郢翻。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帝以鄧后故，錄遵破羌之功，紹封萬世爲南鄉侯。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緯，于貴翻。臣知封事已行，封事，謂封爵之事也。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皇后紀曰：光武中興，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今采女數千，女寵盛矣。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賢曰：貲，量也。衣，於旣翻。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爲，于僞翻。但賜儁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朕何如主也？從，千容翻。對曰：陛下爲漢中主。中主，爲中材之主。言可以上，可以下，顧輔佐者何如耳。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與，讀曰豫。是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折，而設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累遷大鴻臚。臚，陵如翻。會客星經帝坐，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坐，徂臥翻。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博，塞之戲也。上下媟黷，有虧尊嚴。媟，私列翻。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處，昌呂翻。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諛之人，遠，于願翻。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病免歸。

三年春正月丙申，赦天下。詔求李固後嗣。初，固旣策罷，事見上卷質帝本初元年。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茲、燮皆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見二兄歸，具知事本，事本，謂事之所由生也。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賢曰：太公，謂祖父郃也。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先事而圖之曰豫。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難，乃旦翻。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賢曰：六尺，謂年十五以下。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旣誅，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重，直用翻。下重至同。燮皆不受，遂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婦人之識，丈夫有所不及焉。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四節，謂四時之祭也。爲，于僞翻。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玉具，卽玉匣也。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橫，戶孟翻。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回天，言權力能回天也。賢曰：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徐臥虎，唐兩墮。臥虎，言無人敢攖之也，兩之所墮無不沾濡，言其流毒所至天下也。考異曰：太子賢註：范書兩墮作雨墮，一云隨意所爲不定也。諸本兩或作雨。按兩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從，才用翻。兄

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辜較，同音角。）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近濟北界，（近，其靳翻。濟，子禮翻。）僕從賓客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以事訴帝，延坐徵詣廷尉免。左悺兄勝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皮氏縣屬河東郡。賢曰：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長，知兩翻。）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為京兆尹，（玹，音玄。）素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灋，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難，乃旦翻。）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安丘縣屬北海郡。）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今孟子古註，岐所註也。其發題辭亦敘逃難之事。）閏月，西羌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復，扶又翻。）晨，薄校尉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折，而設翻。）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鬭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郡國志：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賢曰：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禹貢云導河積石，即此是也。）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帥，所類翻。降，戶江翻。下同。）夏五月甲戌，漢中山崩。　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　秋七月，以司空盛允為司徒，太常虞放為司空。　長沙蠻反，屯益陽。零陵蠻寇長沙。　九真餘賊屯據日南，衆轉強盛。詔復拜桂陽太守夏方為交趾刺史。（復，扶又翻。夏，戶雅翻。）方威惠素著，冬十一月，日南賊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　勒姐、零吾種羌圍允街，（姐，音紫，又且也翻。零，音憐。種，章勇翻。允，音鉛。）段熲擊破之。　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詔徵皇甫規拜泰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百官志：丙署長七人，秩四百石，黃綬，宦者為之，主中宮別處。）大疫。　二月壬辰，武庫火。　司徒盛允免，以大司農种暠為司徒。（考異曰：袁紀在去年，允免暠為司徒，相去半年。袁紀誤也，今從范書。）三月，太尉黃瓊免。　夏四月，以太常沛國劉矩為太尉。初，矩為雍丘令，（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恚，於避翻。）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甲寅，封河間孝王子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奉孝王後。（賢曰：杜預註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元嘉元年，任城王崇薨，無子，國絕，今以博紹封。河間孝王，開也；任城孝王，尚也。）　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晉書天文志：心三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孛，蒲內翻。）　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原陵，光武陵。）　己卯，京師雨雹。（雨，于具翻。）　六月，京兆、扶風及涼州地震。　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並頹裂。（岱山在博縣西北。賢曰：徂來山一名尤來山，博，今博城縣。余據：二山並在博縣界，而先書岱山，以尤來山繫之博者，岱宗人皆知之，而尤來山則容有不知其在博縣界者，故書法如此。）　己酉，赦天下。　司空虞放免，以前太尉黃瓊為司空。　犍為屬國夷寇鈔百姓，（永初元年，以犍為南部都尉為犍為屬國都尉，領朱提、漢陽二縣。犍，居言翻。）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姓譜：山，古烈山氏之後。一曰周有山師掌山林，後以官為氏。）　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反，寇三輔。（種，章勇翻。）　秋七月，京師雩。（公羊傳曰：雩，旱祭也。）減公卿已下奉，貣王侯半租，（孔穎達曰：已與以字本同。洪氏隸釋曰：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其文有曰非所以表神聖，曰以一太牢春秋秩祠，曰是以好道之徒自遠方集，其字皆作以；曰已章聖德，曰敦我己德，厲我己仁，字皆作己。已、以義同而字體異，足以知自漢至唐已、以二字通用矣。奉，扶用翻。貣，吐得翻，假借也。）占賣關內侯、（占，之贍翻。）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緹，他弟翻，又音帝。）　九月，司空黃瓊免，以大鴻臚東萊劉寵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守，（會，工外翻。守，式又翻。）簡除煩苛，禁察非灋，郡中大治。（治，直吏翻。）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賢曰：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邪，讀曰耶。）人齎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朝，直遙翻。郡聽事曰郡朝，公府聽事曰府朝。）他

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今越州城西四十五里錢清鎮，即父老送寵處。為，于僞翻。)

冬，先零、沈氐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種，章勇翻，下同。)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湟中有義從胡，即小月氏胡也。從，才用翻。)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賢曰：稽固，猶停留也。)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下，遐稼翻。)以濟南相胡閎代為校尉。胡閎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賢曰：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庳城也。塢，音烏古翻。)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群羌並皆反逆。(復，扶又翻。)臣生長邠岐，(長，知兩翻。邠，悲巾翻。)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謂知馬賢必敗也。事見五十二卷順帝永和五年。更，工衡翻。中，竹仲翻。)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冗，而隴翻。)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使，疏吏翻。勞，力到翻。來，力代翻。)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賢曰：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為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病一也。爾雅翼：鳥鼠同穴之中，渭水出焉，其鳥為鵌，其鼠為鼵。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在隴西首陽縣。沙州記云：寒嶺去太陽川三十里，有鳥鼠同穴之山。將，即亮翻。)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灋。(賢曰：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慼之，(賢曰：慼，憂也。前變，謂前羌反。)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監，古銜翻。)十一月，規擊羌，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降，戶江翻。下同。)

五年春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三月，沈氐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零，音憐。)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菴，草屋。廬，寄舍也。毛晃曰：結草木曰菴，在野曰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復，扶又翻。下同。)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藉，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李翕蓋安定屬國都尉。續漢志無安定屬國。以御史督軍，故曰督軍御史。先，悉薦翻。爾雅翼：狼，貪猛之獸，聚物而不整，故稱狼藉。)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任，音壬。)而皆倚恃權貴，不遵灋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氐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滇，音顛。復，扶又翻。)

夏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梧。乙丑，恭陵東闕火。(恭陵，安帝陵。)戊辰，虎賁掖門火。(賁，音奔。)五月，康陵園寢火。(康陵，殤帝陵。)長沙、零陵賊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遣御史中丞盛脩督州郡募兵討之，不能克。乙亥，京師地震。甲申，中藏府丞祿署火。(百官志：中藏府令，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秋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闥火。鳥吾羌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討破之。艾縣賊攻長沙郡縣，(艾縣屬豫章郡。賢曰：故城在今洪州建昌縣西。按今洪州分寧縣，本漢艾縣地。又按宋白續通典：分寧縣本武寧縣地，武寧縣本漢西安縣，西安縣後漢建安中分海昏縣立，而建昌縣乃永元中分海昏立，在建安之前，當是時艾縣故在。宋元嘉二年省海昏，移建昌居焉。艾故城在建昌界，賢注是也。)殺益陽令，眾至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零陵蠻亦反。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奔走。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間，古莧翻。)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掾，俞絹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

諫。蕭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蕭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拜家一人爲郎。尚書朱穆舉右校令山陽度尚爲荆州刺史。右校令掌右工徒，秩六百石，屬將作大匠。趙明誠金石錄有荆州刺史度尚碑，云其先出自顓頊，與楚同姓，熊繹之後，又曰封國於度。按元和姓纂亦云度之官，因以命氏，不言其與楚同姓也。辛丑，以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武陵蠻。緄，古本翻。考異曰：帝紀，二年十一月，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荆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此事當在今年三月，重出，誤也。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先，悉薦翻。折，而設翻。緄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監，古銜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拜從事中郎。將軍出征，從事中郎參謀議。十一月，緄軍至長沙，賊聞之，悉詣營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荆州平定。降，戶江翻。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滇，音顛。太尉劉矩免，以太常楊秉爲太尉。皇甫規持節爲將，還督鄉里，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惡，烏路翻。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賢曰：謂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降，戶江翻。帝璽書誚讓相屬。屬，之欲翻。規上書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賢曰：蠢，動也；戾，乖也。舊都懼駭，舊都，謂長安。朝廷西顧，臣振國威靈，羌戎稽首，稽，音啓。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賢曰：先事，謂前諸敗將也。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雋、李翕、張稟；旋師南征，又上郭閎、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辟，毗亦翻。上，時掌翻。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郡守謂之郡將。復，扶又翻。將，即亮翻。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讎，是留翻。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擔，都濫翻。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易，以豉翻。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謂元帝以王昭君賜呼韓邪單于也。遺，于季翻。鎮烏孫以公主；謂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昆莫也。妻，千細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將，即亮翻。少，詩沼翻。覆軍有五，謂鄧騭敗於冀西，任尚敗於平襄，司馬鈞敗於丁奚城，馬賢敗於射姑山，趙沖敗於鸇陰河。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賢曰：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余謂此言以朝廷供軍之金錢發封識而輸之權門也。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數，所角翻。規終不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前事，即謂誣規貨賂羣羌之事也。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斂，力贍翻。下，遐稼翻。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校，戶教翻。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三月戊戌，赦天下。以衛尉潁川許栩爲司徒。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秋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平陵，昭帝陵。桂陽賊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蠻復反。太守陳舉討平之。宦官素惡馮緄，惡，烏路翻。復，扶又翻。八月，緄坐軍還盜賊復發，免。冬十月丙辰，上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

待旦之時也。毀顏謂面有憂色臨于臣民之上無以爲顏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十一月，司空劉寵免。十二月，以衛尉周景爲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埶，而今枝葉賓客，枝葉謂中臣族親也布列職署，署官舍也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塞悉則翻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司隸校尉部三輔三河弘農中二千石列卿也各率其屬城門校尉部十二城門司馬門候五營校尉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也各有司馬員吏北軍中候掌監五營下遐稼翻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言各官實覈所部所可以當斥罷者言之公府公府更察其遺漏者續上狀使無有僥罰者上時掌翻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詔徵皇甫規爲度遼將軍。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爲于僞翻上時掌翻由是拜武威太守。及規爲度遼，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元帥謂度遼將軍也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舉事者，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爲度遼將軍，以規爲使匈奴中郎將。使疏吏翻西州吏民守闕爲前護羌校尉段熲訟冤者甚衆，會滇那等諸種羌益熾，涼州幾亡，滇音顛種章勇翻幾居希翻乃復以熲爲護羌校尉。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橫戶孟翻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賢曰璫以金爲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處昌呂翻

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朝直遙翻更工衡翻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荷下可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卽庶兆黎萌蒙被聖化矣。被皮義翻帝不納。後穆因進見，見賢遍翻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復扶又翻賢曰省覽也省悉井翻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賢曰傳通也皆用姓族。賢曰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賢曰傳聲令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數所角翻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幾居豈翻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七 起閼逢執徐，盡柔兆敦牂，凡三年。

孝桓皇帝中

延熹七年春二月丙戌，邟鄉忠侯黃瓊薨。賢曰：說文云：邟，潁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邟。邟，音亢。考異曰：范書四年瓊免司空，至七年卒；袁紀七年瓊以太尉薨。范書楊秉五年代劉矩為太尉；袁紀此年瓊卒，秉乃為太尉。今從范書。將葬，四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千人。初，瓊之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穉往弔之，進酹，哀哭而去。穉，直利翻。復，扶又翻。酹，盧對翻。酹，餟祭也，以酒沃地曰酹。人莫知者。諸名士推問喪宰，喪宰，典喪者也。宰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麤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眾曰：「必徐孺子也。」徐穉字孺子。先，悉薦翻。衣，於既翻。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為，于偽翻；下同。容問國家之事，穉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語，牛倨翻。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論語載孔子之言。然則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食，讀曰飤。衣，於既翻。而為季偉飲酒食肉，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茅容字季偉。此為，如字。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以孔子之言語諸人。蓋以甯武子況徐孺子。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符，姓也。此符從竹從付，非草付之苻。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古者，主有儐，客有介。孔叢子曰：士無介不見。介，因也。膺與相見，曰：

「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郭泰字林宗。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夏，戶雅翻。鮮，息淺翻。遂與為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兩，音亮。膺唯與泰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自雒陽歸太原，渡河而西北。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好，呼到翻。周遊郡國。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賢曰：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論語曰：原壤夷俟。言平坐蹲踞也。容獨危坐愈恭。危坐，正襟盡前而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饌，雛皖翻，又雛戀翻。泰謂為己設；容分半食母，餘半庋置，食，讀曰飤。庋，居毀翻。賢曰：庋，板為閣以藏物也。自以草蔬與客同飯。賢曰：草，麤也。飯，扶遠翻。泰曰：「卿賢哉遠矣！既言賢哉，又言遠矣，言其賢去常人甚遠也。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三牲之具，謂養親之具也。孝經曰：日用三牲之養。賓旅猶言賓客也。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卒為盛德。卒，子恤翻。鉅鹿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荷，下可翻。甑，子孕翻。譙周古史考曰：黃帝始作甑。周官考工記：甑實二鬴。註云：六斗四升曰鬴。古者陶而為甑。釋器云：甑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東人謂甑為鬵，涼州人謂甑為鉹。鬵，卽甑字。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陳留申屠蟠，家貧，傭為漆工；鄢陵庾乘，少給事縣廷為門士；鄢陵縣屬潁川郡。鄢，音偃。陸德明曰：鄢，謁晚翻，又於建翻。賢曰：門士，卽門卒。少，詩照翻。泰見而奇之，其後皆為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眾。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經師，謂專門名家教授有師法者；人師，謂謹身修行足以範俗者。易，以豉翻。願在左右，供給灑掃。」灑，所賣翻，又山豉翻。掃，素報翻。泰許之。泰嘗不佳，不佳，謂體中有不節適也。語曰：不佳，微有疾也。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呵，責怒也。音虎何翻。「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為，于偽翻。重，直龍翻。復，扶又翻。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

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陳留左原爲郡學生犯灋見斥泰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晉伐齊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杜預註曰犂丘隰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瑤伐鄭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汝以是邑服車而朝毋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駔說文曰駔會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國人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毋乃不可加兵乎駔子朗翻卒子恤翻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語曰顏回好學不貳過蘧求於翻瑗于眷翻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恚於避翻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泰不絕惡人者泰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賢曰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泰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賢曰介推之類貞不絕俗賢曰柳下惠之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泰嘗舉有道不就舉有道事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同郡宋沖素服其德以爲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嘗勸之仕漢元謂漢初也匹儔也等也偶也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卒子恤翻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誘音酉徐穉以書戒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賢曰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非一人所能救也栖音西栖栖猶皇皇也處昌呂翻泰感寤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濟陰黃允以儁才知名濟子禮翻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年過四十聲名著矣然至於此際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爲于僞翻從才用翻見允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允妻夏侯氏允黜其妻欲婿于袁也妻請大會宗親爲別因於衆中攘袂數允隱慝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廢於時當時清議爲何如哉數所具翻慝吐得翻初允與漢中晉文經並恃其才智曜名遠近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雜坐其門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否音鄙以爲與奪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行下孟翻下同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並以罪廢棄陳留仇香至行純嘿姓譜仇姓宋大夫仇牧之後行下孟翻下同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蒲亭屬陳留郡考城縣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賢曰落居也今人謂院爲落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爲于僞翻卒子恤翻考城令河內王奐署香主簿考城縣屬陳留郡故菑縣章帝惡其名改曰考城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鷹鸇以擊鷙爲事左傳見無禮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少詩沼翻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棘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賢曰時奐爲縣令故自稱百里也乃以一月奉資香奉讀曰俸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齎刺謁之書姓名以自通求見曰刺秦漢之間謂之謁因留宿明旦泰起下牀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學畢歸鄉里雖在宴居賢曰宴安也朱子曰宴居閒暇無事之時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

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之異。不應徵辟，卒於家。三月癸亥，隕石於鄠。（鄠縣屬扶風。鄠，音戶。）夏五月己丑，京師雨雹。荊州刺史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宿賊，言積久爲賊者。）尚窮追數百里，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易，以豉翻。）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申令者，既下令而申言之。申，重也。）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以失火自咎責也。勞，力到翻。）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少，詩沼翻。）何足介意！」衆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復，扶又翻。）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延熹五年，尚爲荊州，至是三年矣。）羣寇悉定，封右鄉侯。冬十月壬寅，帝南巡。庚申，幸章陵。戊辰，幸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勝，音升。）護駕從事桂陽胡騰上言：（護駕從事，蓋荊州刺史所遣護車駕者也。）「天子無外，（春秋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乘輿所幸，即爲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擾郡縣。（荊州刺史得察舉所部郡縣，而不可得察輦轂從之臣；若比司隸校尉，則得察舉其姦，故肅然也。）帝在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除人爲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爲郎位，（賢曰：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積，聚也。）入奉宿衛，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斷，丁管翻。）於是詔除乃止。

護羌校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十二月辛丑，車駕還宮。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汝陽縣屬汝南郡，武原縣屬彭城國。）初，侍中寇榮，恂之曾孫也，性矜潔，少所與，（少，詩沼翻。）以此爲權寵所疾。榮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納其從孫女於後宮，（從，才用翻。長，知兩翻。）左右益忌之，遂共陷以罪，與宗族免歸故郡。（寇氏本上谷昌平人。）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詣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刺史，蓋幽州刺史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陛下統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賢曰：說文曰：抵，側擊也。批，音片支翻。余案前書音義，批，音蒲結翻。抵，諸氏翻。）青蠅之人所共構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能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事見二卷周赧王七年。）殘諂之吏張設機網，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謂翦伐松柏，如人之髡剔也。）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朝，直遙翻。）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覩之明，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爲春夏息，（賢曰：春夏生長萬物，故不宜怒。爲，于僞翻，下同。）淹恚不爲歲時怠，（滯怒、淹恚，言怒恚積蓄，久而不化也。恚，於避翻。）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逐臣者窮人途，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史記：楚人伍奢爲平王太子建太傅，費無極讒殺奢，奢子員，字子胥，奔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員，音云。）漢求季布，（事見十一卷高祖五年。）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賢曰：無驗，謂無罪狀可案驗也。）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賢曰：甫，始也；力，甚也。）止則見掃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覆，敷救翻。）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沉

淪之憂，遠巖牆而有鎮壓之患，（遠，于願翻。）如臣犯元惡大憝，（賢曰：憝，惡也。言元惡之人，大為人之所惡也。憝，徒對翻。）足以陳原野，備刀鋸，（賢曰：鋸，刖刑也。國語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眾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周禮秋官曰：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註：肺石，赤石也。槐，取其懷來；棘，取其赤心外刺。）而閶闔九重，（賢曰：閶闔，天門也。重，直龍翻。）陷穽步設，舉趾觸罘罝，（賢曰：穽，阬穽也。說文：罘，兔網也；罝，亦兔網也。音浮嗟。）動行絓羅網，（絓，古賣翻，礙也。）無緣至萬乘之前，（乘，繩證翻。）永無見信之期。悲夫！久生亦復何聊！（復，扶又翻。）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史記：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穿井，舜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父乃下土實之，舜從旁空出去。難，乃旦翻。）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左傳：驪姬嬖於晉獻公，欲殺太子申生，謂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我辭，姬必有罪。遂縊而死。）臣敢忘斯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責，（朝，直遙翻。塞，悉則翻。）願陛下匄兄弟死命，（賢曰：匄，乞也。音蓋。）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泣血。帝省章愈怒，（先，悉薦翻。省，悉井翻。）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考異曰：袁紀置此事於延熹元年。按范書榮傳云：延熹中，被罪。榮書又云：遇赦以來，三赦再贖。不知榮死果在何年。按襄楷書，武上書，皆言梁、孫、寇、鄧之誅，今置於此。）

八年春正月，帝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賢曰：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為周守藏史。有神廟，故就祠之。苦縣屬陳國，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苦，音戶，又如字。）

勃海王悝素行險僻，（悝，苦回翻。行，下孟翻。）多僭傲不灋。北軍中候陳留史弼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矣。竊聞勃海王悝，外聚剽輕不逞之徒，（賢曰：剽，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群不逞之人。余謂不逞謂包藏禍心而不得逞者。剽，匹妙翻。）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朝，直遙翻，下同。）必有羊勝、伍被之變。（羊勝事見十六卷景帝中二年。伍被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州司不敢彈糾，（州司，謂州刺史之屬。）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書曰：惟孝友于兄弟。）不忍遏絕，恐遂滋蔓，（滋，長也。蔓，延也。左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平處其灋。（處，昌呂翻。）灋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少，詩沼翻。）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矣。上不聽。悝果謀為不道。（帝紀曰：悝謀反。）有司請廢之，詔貶為癭陶王，食一縣。（賢曰：癭陶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癭陶縣西南。癭，於郢翻。）

丙申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校，戶教翻。）

千秋萬歲殿火。

中常侍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婪，盧含翻。）累臧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重，直用翻。）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者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操，七刀翻。）附會者因公褒舉，違忤者求事中傷。（忤，五故翻。中，竹仲翻。）居灋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復，扶又翻。近，其靳翻。）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鞭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公，納諸竹中。邴，音丙，又彼病翻。歜，昌欲翻。卒，子恤翻。難，乃旦翻。）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畀，與也。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屏，必郢翻。）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詰之曰：（賢曰：召秉掾屬問之。詰，去吉翻。）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

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左傳載寺人披之言，此經異也。）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事見十五卷文帝後二年。此漢制也。）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斂，力贍翻。）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縯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東武，城屬清河郡。據宦者傳，瑗封東武陽侯；東武陽屬東郡。上，時掌翻。）詔貶爲都鄉侯，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考異曰：楊秉傳：南巡之明年，秉劾侯覽，則是在此年。夫宦者傳韓縯奏具瑗，瑗坐奪國爲鄉侯，與秉傳所云劾瑗國共是一時事明矣。而袁紀載在去年春，與范不同。今從范書。）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尹勳等亦皆奪爵。　帝多內寵，宮女至五六千人，及驅役從使復兼倍於此。（驅役者，謂倚挾勢驅掠良人以供掖庭私役者也。從使者，趨勢附力樂從而爲之使者也。復，扶又翻。）而鄧后恃尊驕忌，與帝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更，工衡翻。）癸亥，廢皇后鄧氏，送暴室，以憂死。（漢官儀曰：暴室在掖庭內，丞一人，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者亦就此室。）河南尹鄧萬世、虎賁中郎將鄧會皆下獄誅。（下，遐稼翻。）

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之。（姐，子也翻，又音紫。）三月，辛巳，赦天下。　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宛陵縣屬河南尹。）臧汙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賢曰：溷軒，廁屋。）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群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反坐，按其罪而不得行，反自坐罪。）單超弟遷爲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考掠而致其死罪也。緄，古本翻。）中官相黨，共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固，障固也。）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與膺、緄俱輸作左校。　夏，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安陵，惠帝陵也。）　丁巳，詔壞郡國諸淫祀，（壞，音怪。）特留雒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　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爲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肩裂土，競立胤嗣，繼體傳爵，（順帝陽嘉四年，著令聽中官以養子襲爵。）又嬖女充積，冗食空宮，（無事而食謂之冗食。冗，而隴翻。）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要，一遙翻。）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好，呼到翻。）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惟陛下開廣諫道，（諫道，謂言路也。）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遠，于願翻。）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詔特召瑜問災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復，扶又翻。下同。）拜爲議郎。　荊州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等復攻桂陽，太守任胤棄城走。（任，音壬。）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下邳陳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溼，編木爲城，（零陵郡，武帝置。宋白曰：郡古理在今全州清湘縣南七十八里，古城存焉。）郡中惶恐，掾史白球遣家避難。（難，乃旦翻。）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孥，音奴。沮，在呂翻。）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此則今之划車弩之類。）賊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尚徵還京師，詔以尚爲中郎將，率步騎二萬餘人救球，發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餘級，復以尚爲荊州刺史。蒼梧太守張敍爲賊所執，及任胤皆徵棄市。胡蘭餘黨南走蒼梧，交

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荆州界。度尙懼爲己負，（負罪負也。懼以不能盡滅羣賊爲罪。）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荆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上，時掌翻。下，遐稼翻。）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竹約爲節，械節亦械之約處也。考異曰：按張磐會赦得原，檢帝紀，此後未有赦，不知會何赦也。六年二月赦，前此二年；永康元年六月赦，後此二年。今從帝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可乎？磐曰：磐備位方伯，（古者八州八伯，漢州刺史，古方伯之任也。）爲尙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灋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尙詣廷尉，（以傳車召致廷尉也。傳，株戀翻，又直戀翻。）面對曲直，足明眞僞。尙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上，時掌翻。）詔書徵尙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閏月甲午，南宮朔平署火。（此朔平司馬署也。百官志：朔平司馬主北宮北門。）

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降，戶江翻。）封熲都鄉侯。

秋七月，以太中大夫陳蕃爲太尉。蕃讓於太常胡廣、議郎王暢、弛刑徒李膺，帝不許。暢，龔之子也。（王龔事安帝爲公。）嘗爲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戚豪族，下車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破其家業也。）功曹張敞奏記諫曰：文翁、召父、卓茂之徒，（召信臣。召，讀曰邵。）皆以溫厚爲政，流聞後世。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聞，音問。）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古者天子之制，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又其外五百里爲侯服。光武起於南陽，其後謂之南都。又於雒陽在侯甸之內，故云然。）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賢曰：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章陵。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並新野人。）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孳孳，猶汲汲也。）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論語載子夏之言。陶，音遙。）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八月戊辰，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賢曰：畝十錢也。考異曰：據宦者傳，張讓等說靈帝斂天下田畝稅十錢，非此時事也。蓋漢田租三十稅一，而計畝斂錢，則自此始。）

九月丁未，京師地震。

冬十月，司空周景免。以太常劉茂爲司空。茂，愷之子也。（劉愷以讓國重於時，位至公。）

郎中竇武，融之玄孫也，有女爲貴人。采女田聖有寵於帝，帝將立之爲后。司隸校尉應奉上書曰：母后之重，興廢所因。漢立飛燕，胤祀泯絕。（事見三十二卷哀帝建平元年。）宜思關雎之所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遠五禁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爲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遠，于願翻。）太尉陳蕃亦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辛巳，立竇貴人爲皇后，拜武爲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

十一月壬子，黃門北寺火。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數，所角翻。下同。）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膂，力舉翻。）竊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誅舉邪臣，肆之以灋。（賢曰：肆，陳也。）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爲之歎息。（爲，于僞翻。）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賢曰：景帝時，韓安國爲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爲二千石。此言武帝，誤也。）宣帝徵張敞於亡命。（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鄭玄注：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荆，皆使來服，宣王之威。緄以順帝時討武陵、長沙蠻夷有功，故以吉甫比之。）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賢曰：謂祐奏梁冀弟旻，又爲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數，所角翻。）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膺爲漁陽太守、烏桓校尉，皆幽部也；度遼將軍則屯并部。是其著威遺愛之地。）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復，扶

又翻，下同。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野王縣屬河內郡，而河內郡屬司隸部，畏膺案舉其罪，故逃還京師也。匿於兄家合柱中。合木爲柱，柱安足以容人？合柱，謂兩柱相直，兩屋相合處也。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屏，必郢翻。休沐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阤，阤，丈爾翻，壞也。而膺獨持風裁，賢曰：裁，音才代翻。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賢曰：以魚爲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數千薄集龍門下，不得上，上則爲龍。被，皮義翻。徵東海相劉寬爲尚書令。寬，崎之子也。劉崎事順帝爲司徒。崎，丘宜翻。歷典三郡，賢曰：東海王彊曾孫臻之相也。按寬傳云：是年，自東海相徵爲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卒，讀曰猝。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古者鞭用生皮爲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九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詔公卿郡國舉至孝。太常趙典所舉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衆禮之中，昏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爽言正指帝多內寵也。左傳：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爲災。於是乎節宣其氣也。施，式智翻。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尚書無逸之辭。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賢曰：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喪，息浪翻。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從，才用翻。從官，謂後宮有爵秩而常從者；侍使，則侍后妃貴人左右而給使令，未有爵秩者也。復，扶又翻，下同。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塞，悉則翻。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妃，讀曰配。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司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戶籍於官者，戶也；滅戶則無老無弱皆死於饑，無復遺種也。

詔徵張奐爲大司農，復以皇甫規代爲度遼將軍。規自以爲連在大位，欲求退避，數上病，不見聽。數，所角翻。上，時掌翻。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遠，于願翻。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度遼將軍屯西河，界并州，刺史所部也。皇甫規字威明。賢曰：言欲歸第，避仕宦之塗也。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爲，于僞翻。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

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濟，子禮翻。

司徒許栩免。五月，以太常胡廣爲司徒。

庚午，上親祠老子於濯龍宮，以文罽爲壇飾，罽，居例翻。西夷織毛爲布曰罽。淳金釦器，釦，去厚翻。說文：金飾器口。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史言其非禮。坐，徂臥翻。

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秋七月，鮮卑復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詛，莊助翻。於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諸種，種，章勇翻。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被，皮義翻。詔復以張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護匈奴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九卿秩中二千石。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度遼將軍及護烏桓校尉營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

南尹房植有名當朝朝直遙翻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房植字伯武周福字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揣初委翻揣度也量也度量其輕重長短而爲譏議也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瑨即刃翻晊音質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朝郡朝也府郡府也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行下孟翻中常侍唐衡以屬資屬之欲翻資用爲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百官志郡閤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零仰曰范滂清裁賢曰裁音才代翻裁制也言其清而有制也今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孟博范滂字也諾者隨言而應無所違也畫諾猶畫可也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公孝岑晊字也嘯吟也言但坐而吟嘯於郡事無所豫也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爲其冠冠古玩翻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更工衡翻學中語曰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强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李膺字元禮陳蕃字仲舉王暢字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否音鄙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屣履者履不躡跟也宛有富賈張汎者宛於元翻賈音古考異曰黨錮傳作張汎謝承書作張子禁今從岑晊傳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埶縱横鏤郎豆翻好呼到翻遺于季翻横戶孟翻岑晊與賊曹史張牧賊曹主盜賊事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幷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黄門晉陽趙津貪暴放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瓆丁度集韻瓆[illegible]日翻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者因緣譖訴瑨瓆帝

大怒徵瑨瓆皆下獄下遐稼翻有司承旨奏瑨瓆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翟萇伯翻以郡人張儉爲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百官志郡有五部督郵曹屬縣郡國志防東縣屬山陽郡賢曰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喪息浪翻大起塋冢塋音營儉舉奏覽罪而覽伺候遮截截昨結翻後乃作截章竟不上上時掌翻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復扶又翻御進也謂其奏不得進也考異曰袁紀儉行部下平陵逢覽母儉按劍怒曰何等女子干督郵此非賊邪使吏卒收儉母殺之追擒覽家屬賓客死者百餘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園宅井堙木刊雞犬器物悉無遺類苑康傳亦云張儉殺侯覽母按其宗黨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怒之傷誣廷尉坐徙日南案侯覽傳云覽喪母還家陳蕃傳云翟超沒入侯覽財產坐髡鉗皆不云儉殺其母若果殺之則苑康不止徙日南也侯覽傳又云建寧二年喪母蓋以誅黨人在其年致此誤耳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能得暠古老翻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將即亮翻射而亦翻東海相汝南黄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暴步木翻於是宦官訴寃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校戶教翻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共諫請瑨瓆超浮等罪考異曰陳蕃傳又有司徒劉矩按時胡廣爲司徒非矩也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復言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復扶又翻下同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難乃旦翻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賢曰言帝以蠡吾侯即位小家畜産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産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賢曰五侯謂胤讓淑忠戟與冀同時誅事見冀傳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

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去羌呂翻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說文曰悁悁恚忿也悁縈年翻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長知兩翻爲于僞翻必加刑譴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橈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從子用翻橫戶孟翻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申屠嘉事見十四卷文帝後二年董宣事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十九年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惡烏路翻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嗁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嗁與啼同塞悉則翻與讀曰豫引納尚書朝省之士朝直遙翻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

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賢曰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爲罰星也坐徂臥翻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天文志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法無繼嗣前年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七年雒陽城旁竹柏葉有傷枯者考異曰帝紀此年十二月書雒城傍竹柏枯傷殺也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二年天子當之今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自陛下卽位以來頻行誅罰梁寇孫鄧並見族滅賢曰梁冀寇榮孫壽鄧萬世等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幷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事見上卷二年被皮義翻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螽斯言后妃不妬忌子孫衆多也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孝經援神契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公羊傳西狩獲麟有以告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蓋以爲異也見賢遍翻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閒讀曰閑省悉井翻

十餘日復上書曰臣聞殷紂好色妲己是出好呼到翻下同殷紂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之妲當割翻葉公好龍眞龍游廷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謂已受熏腐之刑得罪於天者也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爲于僞翻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賢曰浮屠卽佛陀聲之轉耳謂佛也此道清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惡烏路翻去羌呂翻今陛下耆欲不去耆讀曰嗜殺罰過理旣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賢曰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卽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其守

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單與殫同）奈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數游後宮始置之耳（數所角翻）尚書承旨（承旨謂承宦官風指也）奏楷不正辭理而違背經藝假借星宿（背蒲妹翻宿音秀）造合私意（合音閤牽合也）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下遐稼翻）收送雒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恆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司寇二歲刑也）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好呼到翻）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符節令汝南蔡衍（百官志符節令秩六百石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屬少府）議郎劉瑜表救成瑨劉瓆言甚切厲亦坐免官瑨瓆竟死獄中瑨瓆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獲免晊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賢曰望怨也余謂望責望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左傳之文相息亮翻累力瑞翻）公孝以要君致釁（要一遙翻）自遺其咎（遺于季翻）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彪嘗為新息長（新息縣屬汝南郡賢曰今豫州縣長知兩翻）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引南者引車南行者）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首式救翻）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 河南張成善風角（賢曰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考異曰黨錮傳云膺為河南尹按膺此事非作尹時也）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伎渠綺翻）帝亦頗訊其占（訊問也）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更工衡翻說文曰誹謗也蒼頡篇誹非也）疑亂風俗（考異曰袁紀作牢順今從范書）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下遐稼翻下同）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案又案也以考驗為義）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左傳晉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掠音亮）不肯平署（賢曰平署猶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時宦官專權置黃門北寺獄自武帝以來中都官詔獄所未有也下遐稼翻）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賢曰帝謂天帝也陶音遙）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復扶又翻）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考異曰袁紀李膺下獄在九月范書蕃免在七月蕃傳上書極諫曰膺等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云云按膺等赦出在明年六月再下獄死徙在建寧二年十月蕃既以此年七月免則蕃傳所云疏非蕃書也又袁紀無陳蕃免事靈帝即位以太尉陳蕃為太傅按蕃免後有太尉周景薨袁紀誤也）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染謂獄辭所汙染也逮謂逮及也） 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與讀曰預）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薦張奐事見上卷六年張鳳上書事見五年）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行下孟翻下同）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密嘗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百官志凡郡國守相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高密縣屬北海國）見鄭玄為鄉嗇夫知其異器即召署

郡職，遂遣就學，卒成大儒。卒，子恤翻。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賢曰：軌，車迹也，言絕人事。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劉勝字季陵。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己，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位為大夫，謂在朝列也；見禮上賓，謂郡守接遇之也。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賢曰：寒蟬，謂寂默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蟬寂漠而無聲。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九月，以光祿勳周景為太尉。司空劉茂免。冬，十二月，以光祿勳汝南宣酆為司空。姓譜：宣，以諡為氏。以越騎校尉竇武為城門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得兩宮賞賜，兩宮，謂天子及皇后。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匄施貧民，匄，居太翻，與也；施，式豉翻。由是衆譽歸之。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降，戶江翻。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抄，楚交翻。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夫，音扶；濊，音穢；貊，莫百翻。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觀此，則夷狄亦有邑居矣。檀石槐蓋盡有匈奴故地。敦，徒門翻。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八（起彊圉協洽，盡重光大淵獻，凡五年。）

孝桓皇帝下

永康元年（是年六月始改元。）春正月，東羌先零圍祋祤，掠雲陽，（二縣皆屬左馮翊。宋白曰：耀州華原，本漢祋祤縣地。雲陽故城在今縣西北六十里。零音憐。祋音丁活翻，又音丁外翻。祤音詡。）當煎諸種復反。（種，章勇翻。復，扶又翻。下同。）段熲擊之於鸞鳥，（熲，高迥翻。鸞音灌。鳥讀曰雀。）大破之，西羌遂定。夫餘王夫台寇玄菟，（夫音扶。菟，同都翻。）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守，式又翻。）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輔，攻沒兩營，（兩營，京兆虎牙營、扶風雍營。零音憐。）殺千餘人。五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下同。為，于偽翻。）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賈彪，潁川定陵人，自潁川至雒陽為西行。）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說，輸芮翻。諝，私呂翻。）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譎，古穴翻。喪，息浪翻。）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難，乃旦翻。）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謂望夷宮之事也。）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謂自去年冀獄，至今年事終無其實也。校，戶教翻。）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卨，古契字，音息列翻。）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澄，清也。省，察也。省，悉井翻。）時見理出，（賢曰：時謂即時也。）以厭神鬼喁喁之心。（喁，魚恭翻。）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緄，古本翻。考異曰：武傳武上疏曰：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等。按蕃、廣時不為令、僕，故去之。）尚書郎張陵、媯皓、（媯，俱為翻。姓譜：媯姓，帝舜之後。）苑康、（姓譜：苑姓，商武丁之子受封於苑，因以為氏。左傳齊有大夫苑何忌。）楊喬、邊韶、（陳留風俗傳：邊祖于宋平公。平公子戌，字子邊。又左傳周有大夫邊伯。）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饕，吐刀翻。餮，他結翻。）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否，音鄙。譽，音余。）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天官，言天命有德，人君不可以私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是年，魏郡言嘉禾生，巴郡言黃龍見。見，賢遍翻。）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上，時掌翻。為，于偽翻。下同。）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賢曰：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甫以次辯詰曰：卿等更相拔舉，（更，工衡翻。）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賢曰：探湯，喻去之疾也。見論語。探，吐南翻。）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賢曰：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事見史記。首陽山在雒陽東北。杜佑曰：偃師縣有首陽山。）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註周禮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桎，之日翻。梏，工沃翻。）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考異曰：帝紀於去年冬書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並坐下獄，書名三府。案陳蕃以訟李膺免，卽膺等下獄

己在前後遇赦方得書名三府則帝紀所紀爲兩無所用故夫之又故書三府爲王府劉攽曰當爲二府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晉范宣子囚叔向祁奚入請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兩音亮鄉人殷陶黄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賢曰鉤謂相連也下遐稼翻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上時掌翻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髠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掾俞絹翻賢曰續漢志每州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戀翻坐傳舍召弼而責之余謂髠笞掾史句絶言詔書督迫州郡至於髠笞掾史青州從事則坐平原傳舍而責史弼也詔書疾惡黨人惡烏路翻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賢曰疆界也理正也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記王制曰凡居民財必因天地寒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齊才細翻前書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相息亮翻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郡僚職謂郡諸曹掾史也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衆竇武所薦朱寓沛人苑康勃海人楊喬會稽人會工外翻邊韶陳留人喬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數所角翻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妻七細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秋八月巴郡言黄龍見見賢遍翻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黄龍語遂行民閒太守欲以爲美故上之上時掌翻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太守不聽　六月大水勃海溢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零音憐張奐遣司馬尹端董卓拒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酋慈由翻三州清定時奐督幽并涼三州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封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奐辭不受請徙屬弘農舊制邊人不得內徙詔以奐有功特許之奐燉煌淵泉人拜董卓爲郎中卓隴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董卓事始此　十二月壬申復瘦陶王悝爲勃海王悝貶事見上卷延熹八年瘦音叟郭翻悝苦回翻　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年三十六　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初竇后既立御見甚稀見賢遍翻唯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城門校尉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河閒劉儵儵式竹翻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賢曰解瀆亭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北杜佑曰義豐漢之安國縣也宏者河閒孝王之曾孫也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武乃入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與中常侍曹節並持節將中黄門虎賁羽林千人將即亮翻奉迎宏時年十二考異曰范書云帝位年十二袁紀初立爲嗣詔書云年十有二建寧二年誅黨人時云年十四袁紀是也

孝靈皇帝上之上諱宏謚法亂而不損曰靈伏侯古今注宏之字曰大

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考異曰袁紀延熹九年四月戊寅特進竇武爲大將軍武移病固讓至于數十不許范書在今年正月壬午武傳爲大將軍亦在迎立靈帝後今從之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考異曰帝紀拜蕃太傅在即位後傳在前錄有蕃責尚書等語故知從傳是也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三人謂之參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賢曰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如存余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之文言人主雖死亡事之如生存也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小雅曰或息偃在牀於義安乎諸尚書惶怖怖普布翻皆起視事　己亥解瀆亭侯至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

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卽皇帝位，改元。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賢曰：宣陵在雒陽東南三十里。）廟曰威宗。辛未，赦天下。

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去年熲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延熹四年，皇甫規招降東羌；六年，規免。張奐至永康元年，七年之間，羌之叛服無常。）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數，所角翻。）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降，戶江翻；下同。）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躊躇，猶豫也，又住足也。）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復，扶又翻。）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種，章勇翻；下同。）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從，子容翻。）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事見五十二卷順帝永和五年。）安定、北地復至單危，（復，扶又翻；下同。）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兩，音亮。）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賢曰：無慮，都凡也。毛晃曰：總計也。無慮猶言多少如是，無疑也。）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事見五十卷安帝元初五年。）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事見五十二卷沖帝永嘉元年。）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駑，音奴。）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上，時掌翻。）

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賢曰：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賢曰：山在今原州平高縣。杜佑曰：平高縣卽漢之高平也。）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乃令軍中長鏃利刃，（范書段熲傳作張鏃利刃。）長矛三重，（重，直龍翻。）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呼，火故翻。）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熲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百官志：中藏府令，屬少府，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調，徒弔翻。藏，徂浪翻。）拜熲破羌將軍。

閏月甲午，追尊皇祖爲孝元皇，（沈約曰：孝元皇，諡法所不載。按周公諡法：能思辯衆曰元，行義說民曰元，主義行德曰元，靖民則法曰元。）夫人夏氏爲孝元后，（夏，戶雅翻。）考爲孝仁皇，（諡法：貴賢親親曰仁。）尊帝母董氏爲慎園貴人。（皇祖卽解瀆亭侯淑也，皇考侯萇也。賢曰：慎園在今瀛州樂壽縣東南，俗呼爲二皇陵。）

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酆免；以長樂衞尉王暢爲司空。（樂，音洛。）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以太中大夫劉矩爲太尉。

六月，京師大水。癸巳，錄定策功，封竇武爲聞喜侯，武子機爲渭陽侯，（考兩漢志無渭陽縣，蓋因舅氏之親而爲封國之名。）兄子紹爲鄠侯，（鄠，音戶。）靖爲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爲長安鄉侯，侯者凡十一人。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說，輸芮翻。）「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自和帝無嗣，安帝以肅宗之孫入立；沖、質短祚，桓帝以肅宗曾孫入立；桓帝無嗣，又以肅宗玄孫入立：是同宗相後，以次建之也。圖以族屬之遠近，寫爲圖也；牒，譜第之也。）豈可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橫，戶孟翻。）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長，直亮翻。）音聲如鍾，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

少，詩照翻。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倡，音昌。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鄉侯。蕃上疏讓曰：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爲，爲，于僞翻。臣雖無素潔之行，行，下孟翻。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云：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許。蕃固讓，章前後十上，上，時掌翻。竟不受封。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據東觀記，橋門，谷名。水經註云：橋門，卽橋山之長城門也。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賢曰：卽上郡奢延縣界也。水經註：奢延水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流入于河。洛川在奢延水南。賢曰：令鮮，水名，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余攷鮮水旣捷，乃追戰於靈武谷，此鮮水非甘州之鮮水明矣，當在上郡、北地界。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賢曰：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余據前書地理志，北地郡有靈武縣，靈武谷當在此縣界，非唐靈州之靈武縣也。羌遂大敗。秋七月，熲至涇陽，涇陽縣，屬安定郡。賢曰：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種，章勇翻。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下，遐嫁翻。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復，扶又翻，下同。輭，乳兗翻，柔也。所以比陳愚慮，比，毗至翻。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降，戶江翻。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埶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賢曰：衂，傷敗也。衂，音女六翻。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賢曰：言羌亦稟天之一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汙，烏故翻。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剽，匹妙翻。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澍，音樹，又音注，時雨也。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杜佑曰：橋門以西、落川以東，今金城、會寧、平涼郡地。屬，之欲翻。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衂。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桓帝延熹九年，奐督三州二營。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賢曰：獷，惡貌也。音古猛翻。誕辭空說，僭而無徵。左傳，臧會卜爲信與僭。杜預註曰：僭，不信也。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趙充國擊西羌，降者三萬餘人，徙之金城，置金城屬國以處之。令，使也，音零。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賢曰：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數，所角翻，下同。創，初良翻，傷也。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降，戶江翻。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賢曰：殖，生也。左傳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杜預曰：燼，火餘木也。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賢曰：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願卒斯言，卒，子恤翻，終也。一以任臣，臨時量宜，量，音亮。不失權便。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劉寵爲司空。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事見五十五卷桓帝延熹八年。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賢曰：女尚書，內官也。嬈，音乃了翻。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數，所角翻。朝，直遙翻。蕃私謂武曰：曹節、王

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操，千高翻。)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事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為，于僞翻。塞，悉則翻。)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省內，謂禁中也。近署財物，謂少府所掌中藏府、尚方、內者諸署也。)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與，讀曰預。)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漢元，謂漢初也。)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復，扶又翻。數，所角翻。)太后冘豫未忍，(冘，音淫。)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公乘，秦爵也，此以爵為氏。[illegible]昕，許斤翻。趙夫人，即趙嬈。[illegible])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忤，五故翻。中，竹仲翻。)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朝，直遙翻。謂舉朝之臣也。)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量，音良。)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太微，天子庭也。)侍中劉瑜素善天官，(天官，即天文也。史記天官書，猶後之天文志。)惡之，(惡，烏路翻。)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斷，丁亂翻。)於是武、蕃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姓譜：周有山師之官，子孫以為氏。或云烈山氏之後。)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長樂尚書，蓋以太后臨朝置之，以掌奏下外朝文書。樂，音洛；下同。)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復，扶又翻；下同。)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長樂，太后宮也。太后宮有女尚書，五人五官史主之。考異曰：范書帝紀作丁亥，袁紀作辛亥。按長曆，是年九月乙巳朔，無丁亥，今從袁紀。)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呼，火故翻；下同。)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長樂從官史，掌太后宮從官。從，才用翻。[illegible])喢血共盟，(喢，色洽翻。)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切切，猶言迫急也。)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賢曰：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有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也。)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詔板，所謂尺一也。)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勳。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謁者掌守門戶。文帝自代邸入，立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是也。雒陽南北宮有複道相通。)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射，而亦翻。)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雒陽都亭也。校，戶教翻。)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難，乃旦翻。考異曰：袁紀，蕃到承明門，使者不內，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正色云云。今從范書。)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呼，火故翻。)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

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謂武子機封渭陽侯，兄子紹封鄠侯，紹弟靖封西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貲財巨萬。大臣若此，爲是道邪？謂此非道而何。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復，扶又翻。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考異曰：范書蕃傳曰：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獄。今從袁紀。黃門從官騶蹋踧蕃曰：從，才用翻。騶，側尤翻。賢曰：騶，騎士也。踧，子六翻。死老魅！魅，明祕翻。物老而能爲精怪曰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稟，給也。假，借也。不，俯九翻。即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天且明也。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北宮南掖門曰朱雀門。將，即亮翻。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陳，讀曰陣。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衞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兵素畏服中官，營府，謂五營校尉府也。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梟，工堯翻。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河間劉淑、故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會，工外翻。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爲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勃海巴肅，姓譜：巴，巴國之後。後漢又有揚州刺史巴祗。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肅，勃海高城縣人。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被，皮義翻。

曹節遷長樂衞尉，封育陽侯。育陽縣屬南陽郡。王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爲列侯，共，音恭。姓譜：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之後。十一人爲關內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喪，息浪翻。蕃友人陳留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桎，之日翻。梏，工沃翻。震受考掠，掠，音亮。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府掾桂陽胡騰殯斂武尸，行喪，掾，俞絹翻。斂，力贍翻。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詐以爲己子，與令史南陽張敞百官志：大將軍府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共匿之於零陵界中，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爲曹節等所賣，固辭不受。以司徒胡廣爲太傅，錄尚書事；司空劉寵爲司徒；大鴻臚許栩爲司空。臚，陵如翻。栩，況羽翻。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十一月，太尉劉矩免；以太僕沛國聞人襲爲太尉。聞人，姓也。風俗通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氏焉。

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幷二州。濊，音穢。貊，莫百翻。是歲，疏勒王季父和得殺其王自立。烏桓大人上谷難樓有衆九千餘落；遼西丘力居有衆五千餘落，自稱王；遼東蘇僕延有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峭，音七笑翻。右北平烏延有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史言烏桓強盛。

二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帝迎董貴人於河間；三月乙巳，尊爲孝仁皇后，居永樂宮。樂，音洛。拜其兄寵爲執金吾，兄子重爲五官中郎將。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見於御坐上。見，賢遍翻。坐，徂臥翻。癸巳，大風，雨雹，霹靂，霹靂，震也。考異曰：帝紀：建寧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楊賜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續漢志：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袁紀：建寧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見；癸巳，大風。按張奐傳論陳竇爲王李，與袁紀相應，今從之。拔大木百餘。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農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大傳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則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葬周公于畢，示不敢臣也。

今竇武陳蕃忠貞，未被明宥，被皮義翻妖眚之來，皆爲此也。爲于僞翻宜急爲收葬，爲于僞翻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蠲吉玄翻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賢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上深嘉奐言，以問諸常侍，左右皆惡之，惡烏路翻帝不得自從。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俸扶用翻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無羊之辭鄭玄註云虺蛇穴處陰之祥也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闥，援立聖明，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胥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今尚書康誥無此語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事見四十七卷永元九年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凱風慰母之念。書舜典曰烝烝乂不格姦孔安國註云烝烝猶進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辭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雨于具翻又故太傅陳蕃，勤身王室，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離遭也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黃鳥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賢曰四公謂劉矩爲太尉許訓爲司徒胡廣爲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孔安國註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據是年聞人襲已代劉矩爲太尉餘三公亦不盡賢

註合斷丁亂翻折而設翻餗音速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惡烏路翻出爲廣陵府丞，府丞郡丞也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以它罪收弼，掠死於獄。掠音亮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賢曰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若不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賢曰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后之黨用后嬖寵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卿士豔妻煽方處別彼列翻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五月，太尉聞人襲、司空許栩免。六月，以司徒劉寵爲太尉，太常汝南許訓爲司徒，太僕長沙劉囂爲司空。囂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說輸芮翻降戶江翻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復扶又翻不如乘虛放兵，放兵謂縱兵擊羌也勢必殄滅。熲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魏收地形志安定郡陰槃縣有凡亭山杜佑作瓦亭山云瓦亭山在今平涼郡蕭關縣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夏戶雅翻羌衆潰東犇，復聚射虎谷，復扶又翻下同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參據二志皆云縣有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則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其發源之地也段熲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上郡奢延及大敗於靈武谷乃追至安定涇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間聚屯凡亭山凡亭既破復聚射虎谷熲乃於西縣結柵以遮之以羌犇潰所趣考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蓋東羌爲熲兵所追復欲西犇出塞歸其舊來巢穴而遮於是谷也賢曰西縣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廣古曠翻長直亮翻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

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上，時掌翻）。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帥，所類翻），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畜，許又翻），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周書泰誓之辭。亶，丁旱翻）。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樂，音洛。惡，烏路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裔，邊也。處，昌呂翻），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否，音鄙。艾，讀曰刈），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冤故也（侵冤者，為所侵刻而銜冤），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埸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蠭起而為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為將（段熲字紀明，犯太宗嫌諱，故稱字），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九月，江夏蠻反（夏，戶雅翻），州郡討平之。

丹楊山越圍太守陳夤，夤擊破之（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寇擾郡縣，蓄自此始。其後孫吳卒取其地，以民為兵，遂為王士）。

初，李膺等雖廢錮（事見上卷桓帝延熹九年），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賢曰：標榜，猶相稱揚也。余謂立表以示人曰標，揭書以示人曰榜。標榜，猶言表揭也。榜，工衡翻）。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翌，范書作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行，下孟翻）。張儉、翟超、岑晊、苑康（苑，於阮翻。晊，之日翻）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賢曰：導，引也。言謂所宗仰者）。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母班（風俗通曰：胡母姓，本陳胡公之後也。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取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陳留秦周、魯國蕃嚮（賢曰：蕃，姓也，音皮）、東萊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蕃用事，復舉拔膺等。陳蕃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復，扶又翻。惡，烏路翻。下，遐稼翻）。

侯覽怨張儉尤甚（以破其冢宅也。事見上卷桓帝延熹九年），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刊章者，刊去並姓名而下其章也）。

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賢曰：鉤，謂相牽引也），請下州郡考治（下，遐稼翻。治，直之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軌，法度也。君君臣臣，所謂法也。為人臣而欲圖危社稷，謂之不法，誠是也。而諸閹以此罪加之君子，帝不之悟，視元帝之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者，閹又甚焉，悲夫）。

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羊舌赤之言曰：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被，皮義翻）。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錄牒，記也。牒，札也。時聚徒教授多者以千計，各有錄），

記其姓名於譜牒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征羌縣屬汝南郡本當鄉縣光武以來歙有平羌之功改爲征羌侯國以封之因名焉滂縣人也賢曰傳舍也音知戀翻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郾陵縣東南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爲于僞翻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塞悉則翻累力瑞翻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仲博滂弟字也供俱用翻養羊尚翻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相息亮翻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杜謂李膺杜密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復扶又翻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桀及儒學有行義者行下孟翻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睚牛懈翻眦士懈翻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離與罹同遭也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廢謂廢棄而禁錮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爲于僞翻詩大雅瞻卬之辭毛氏曰殄盡也瘁病也瘁似醉翻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詩小雅正月之辭毛氏註曰富人之屋烏所集也鄭氏曰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考異曰范書以泰此語爲哭陳竇袁紀以爲哭三君八俊今從之泰雖好臧否人倫好呼到翻否音鄙而不爲危言覈論覈謂深探其實也刻覈也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處昌呂翻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望門而投之以求止舍困急之甚也莫不重其名行行下孟翻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

兵到門考異曰漢志外黃縣屬陳留郡黃縣屬東萊郡毛欽蓋爲黃縣令外字衍操千高翻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賢曰明廷猶言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戲許宜翻姓譜伏戲氏之後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爲于僞翻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賢曰抵歸也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相息亮翻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謂自保無它而納儉因舍止而藏匿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任音壬長知兩翻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賢曰前書音義曰讞請也上時掌翻讞音宜桀翻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爲衛尉卒年八十四儉傳云建安初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於許下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汙烏路翻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須變形須與鬚同入林慮山中慮音廬隱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瘁似醉翻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顒素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顒魚容翻被皮義翻乃變名姓匿汝南閒與袁紹爲奔走之交常私入雒陽從紹計議爲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初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

術（按術字公路當讀如月令審端經術之術音遂又音述說文術邑中道讀從入聲則二音皆通隗五罪翻）逢隗皆有名稱少歷顯官（稱尺證翻少詩照翻）時中常侍袁赦（考異曰袁紀作袁朗今從范書袁隗傳）以逢隗宰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湊歸之輜軿柴轂填接街陌（賢曰說文曰軿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軿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轂賤者之車袁紹事始此黨錮既死而誅宦官者二袁也人不爲害而欲去害己者天其許之乎）術亦以俠氣聞逢從兄子閎少有操行（俠戶頰翻從才用翻少詩照翻行下孟翻）以耕學爲業逢隗數饋之無所受（數所角翻）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先公謂袁安也三郤謂晉大夫郤錡郤犨郤至也郤氏世爲晉卿三子者憑藉世資驕奢侵權爲厲公所殺）及黨事起閎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賢曰訐謂橫議是非也訐居謁翻朝直遙翻）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折而設翻下遐稼翻）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處昌呂翻復扶又翻橫戶孟翻爲于僞翻篲祥歲翻）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事見七卷秦始皇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卒子恤翻）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碭音唐）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坤之六四居近五之位而無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陰既盛故當括囊以避禍夬以五陽決一陰小人衰微君子道盛故可揚于王庭以聲小人之罪）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否音鄙）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撩連條翻）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被皮義翻）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殲息廉翻）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以尹吉甫美仲山甫者美郭泰）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謂申屠蟠得豫之六二幾居希翻）卓乎其不可及已

庚子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劉寵免太僕扶溝郭禧爲太尉

鮮卑寇并州

長樂太僕曹節病困詔拜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上時掌翻）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

高句驪王伯固寇遼東玄菟太守耿臨討降之（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三年春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徵段熲還京師拜侍中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熲古迥翻蓐而蜀翻席也）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爲死戰（樂音洛）所嚮有功

夏四月太尉郭禧罷以太中大夫聞人襲爲太尉

秋七月司空劉囂罷八月以大鴻臚梁國橋玄爲司空（姓譜黃帝葬橋山子孫守冢因氏焉）

九月執金吾董寵坐矯永樂太后屬請下獄死（屬之欲翻下遐稼翻）

冬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萬震曰烏滸之地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賢曰烏滸南方夷號也廣州記曰其俗食人以鼻飲酒口中進噉如故劉昫曰貴州鬱平縣漢鬱林廣鬱縣地古西甌駱越所居谷永招降烏滸開置七縣即此也杜佑曰烏滸地在今南海郡之西南安南府北朔寧郡管滸呼古翻）皆內屬受冠帶開置七縣

涼州刺史扶風孟佗（賢曰佗音駝）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校尉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以元年疏勒殺其王也任音壬徒門翻校戶孝翻龜茲音丘慈）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復治（復扶又翻治直之翻）初中常侍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諠赫（諠況遠翻）孟佗資產饒贍（贍而豔翻）與奴

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言其汎愛無有遺者）。奴咸德之，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為于偽翻）。時賓客求謁讓者車常數百千兩（兩音亮），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轝羊茹翻）。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遺于季翻），讓大喜，由是以佗為涼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

二月癸卯，地震。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太尉聞人襲免，以太僕汝南李咸為太尉。大疫。司徒許訓免，以司空橋玄為司徒。夏四月，以太常南陽來豔為司空。秋七月，司空來豔免。癸丑，立貴人宋氏為皇后。后，執金吾酆之女也。司徒橋玄免，以太常南陽宗俱為司空，前司空許栩為司徒。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羣臣朝太后於南宮，親饋上壽（朝直遙翻饋進食也）。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冤（數所角翻為于偽翻），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共居用翻養羊尚翻）。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帝母孝仁董太后所居也樂音洛），下獄死（下遐稼翻）。鮮卑寇并州。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九（起玄黓困敦，盡上章涒灘，凡九年。）

孝靈皇帝上之下

熹平元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留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據禮儀志，西都舊有上陵，至東都則其儀文愈備，其略見四十四卷永平元年。上，時掌翻。掾，俞絹翻。易，以豉翻。）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三十餘年（賢曰：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爲司空，至熹平元年薨，三十一年也。）歷事六帝（安、順、沖、質、桓、靈。）禮任極優，罷免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復，扶又翻。）所辟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三司，即三公。）練達故事，明解朝章（解，戶買翻，曉也。朝，直遙翻。）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胡廣字伯始。夫既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則當時之責望亦重矣，豈可以三十餘年周流四公爲榮哉！賢曰：中，和也；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五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長樂太僕，太后宮官也，主馭，宦者爲之，秩二千石。樂，音洛。）

六月，京師大水。

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癸巳，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賢曰：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妾祔於妾祖姑也。）詔公卿大會朝堂（朝，直遙翻。）令中常侍趙忠監議（監，古銜翻。）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孔穎達曰：釋木云：檓，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陸璣疏云：椒樹如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茗，皆合煑其葉以爲香。今成皋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本草亦云：椒大熱，有毒。按李咸擣椒自隨者，明帝將殺高武諸孫，叔太官煑椒二斛，盡其毒能殺人也。）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欲以死爭之也。）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操，千高翻。）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賢曰：段熲爲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冢，左遷諫議大夫。余據熲以延熹二年入爲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則發冢之事，在是年近耳。被，皮義翻。）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省，悉井翻。下同。）作色俛仰，蚩球曰（蚩，笑也。）：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梁后先桓帝崩，葬懿陵。梁冀誅，廢懿陵爲貴人冢。）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戾太子之亂，武帝策收其璽綬，衛后自殺。武帝崩，霍光緣帝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竇后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八年。閻后事見五十卷、五十一卷安帝延光三年、四年。復，扶又翻。）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

朝無貶降之文朝直遙翻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省悉景翻考異曰袁紀云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昔秦始皇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悖尚納直臣之諫不失母子之恩豈況皇太后不以罪歿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左手齎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廷尉陳球乃下議與范書不同今從范書

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於宣陵 有人書朱雀闕古今注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宮朱爵南司馬門闕在宮門之外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考異曰帝紀云常侍侯覽多殺黨人按時覽已死恐誤今去之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賢曰不得書闕主名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熲以他事奏猛論輸左校校戶教翻初司隸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薦於太常張奐奐拒之寓遂陷奐以黨罪禁錮奐嘗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事見上卷建寧元年熲爲司隸欲逐奐歸敦煌而害之奐徙屬弘農事見上卷桓帝永康元年敦徒門翻奐奏記哀請於熲乃得免初魏郡李暠爲司隸校尉暠古老翻以舊怨殺扶風蘇謙謙子不韋瘞而不葬瘞於計翻變姓名結客報仇暠遷大司農不韋匿於廥中說文曰廥芻稾藏音工外翻鑿地旁達暠之寢室殺其妾幷小兒暠大懼以板藉地一夕九徙又掘暠父冢斷取其頭斷丁管翻標之於市暠求捕不獲憤恚嘔血死恚於避翻不韋遇赦還家乃葬父行喪張奐素睦於蘇氏而段熲與暠善熲辟不韋爲司隸從事不韋懼稱病不詣熲怒使從事張賢就家殺之先以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可飲此賢遂收不韋幷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之

勃海王悝之貶癭陶也悝苦回翻癭於郢翻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悝國悝復國事見上卷永康元年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數與悝交通颯音立數所角翻甫密司察以告段熲司讀曰伺冬十月收颯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迫責悝令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伎渠綺翻傅相以下悉伏誅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十一月會稽妖賊許生起句章句章縣屬會稽郡賢曰故城在今越州鄮縣西十三州志曰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其後幷吳因大城之章霸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妖於驕翻句音章句之句自稱陽明皇帝衆以萬數遣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討之

十二月司徒許栩罷以大鴻臚袁隗爲司徒隗五罪翻考異曰袁紀在四年今從范書 鮮卑寇幷州 是歲單于車兒死子屠特若尸逐就單于立車昌遮翻

二年春正月大疫 丁丑司空宗俱薨 二月壬午赦天下 以光祿勳楊賜爲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免 夏五月以司隸校尉段熲爲太尉 六月北海地震 秋七月司空楊賜免以太常潁川唐珍爲司空珍衡之弟也 冬十二月太尉段熲罷 鮮卑寇幽幷二州 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二月己巳赦天下 以太常東海陳耽爲太尉 三月中山穆王暢薨無子國除暢中山簡王焉之曾孫焉光武子考異曰本傳云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與帝紀異未知孰是又不知稚薨在何年今且從帝紀 夏六月封河閒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帝入纘大宗故以康奉孝仁皇祀利帝從兄弟

也濟子禮翻吳郡司馬富春孫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百官志郡有丞長史而無司馬蓋是時以盜起置司馬以主兵也富春縣屬吳郡賢曰今杭州富陽縣也避晉簡文帝母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冬十一月臧旻陳寅大破生於會稽斬之會工外翻任城王博薨無子國絕桓帝延熹四年博紹封任城國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擊破之守式又翻夏戶雅翻屠直於翻遷育為護烏桓校尉鮮卑又寇并州司空唐珍罷以永樂少府許訓為司空永樂少府董太后宮官也樂音洛

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雒陽記曰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古文科斗書也篆大篆也隸今謂之八分書後魏江式曰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采古史蒼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類文字以代結繩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蒼氏矣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脩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七國殊軌文字乖別秦兼天下李斯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或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經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於文為益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善蒼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牓題寶器之名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龣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兔為䨲神蟲為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式言字學本末頗詳故備著之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蓋漢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洪氏隸續曰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酈氏水經云漢立石經於太學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尚書日左傳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既以七經為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訛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為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為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匋所跋石經亦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為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北史江式云魏邯鄲淳以書教皇子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餘年式以三字為淳碑則是謂之邯鄲淳所書非也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乘繩證翻兩音亮塞悉則翻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比毗至翻下同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監古銜翻至是復有三互之禁賢曰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復扶又翻下同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賢曰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為函故無函匠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屬比毗至翻延屬者延頸而屬望也屬之欲翻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復扶又翻下同狐疑遲淹兩州懸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對相部主冀州之人刺幽州幽州之人刺冀州是為對相部主尚畏懼不敢營私況乃三互何足為嫌昔韓安國

起自徒中。韓安國，梁人，坐法抵罪，梁內史缺，天子遣使拜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朱買臣出於幽賤，朱買臣，吳人，家貧賣薪以自給，後隨計吏至長安，拜會稽太守。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朝廷不從。

臣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左傳叔向詒子產書之言也。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灋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治，直吏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閡文不賞，閡，與礙同。為姦者以巧灋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封河間王建孫佗為任城王。佗，帝從兄弟之子也。佗，徒河翻。任，音壬。

夏，四月，郡國七大水。

五月，丁卯，赦天下。

延陵園災。延陵，成帝陵也。

鮮卑寇幽州。

六月，弘農三輔螟。

于窴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窴，徒賢翻。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為王，人眾裁千口。

五年夏四月癸亥，赦天下。

益州郡夷反，太守李顒討平之。顒，魚容翻。

大雩。

五月，太尉陳耽罷；以司空許訓為太尉。

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被，皮義翻。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見，賢遍翻。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省，悉井翻。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永昌郡屬益州刺史，而扶風槐里縣屬司隸，蓋詔益州收鸞而司隸送槐里獄。掠，音亮。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賢曰：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

六月，壬戌，以太常南陽劉逸為司空。

秋，七月，太尉許訓罷；以光祿勳劉寬為太尉。

冬，十月，司徒袁隗罷。十一月，丙戌，以光祿大夫楊賜為司徒。

是歲，鮮卑寇幽州。

六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夏，四月，大旱，七州蝗。

令三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汙者，罷免之。平原相漁陽陽球坐嚴酷，徵詣廷尉。姓譜：齊人還陽，子孫以國為氏。一曰周景王封少子於陽樊，因邑命氏。考異曰：本傳：司空張顥條奏。按顥光和元年為太尉，未嘗為司空。球光和元年陷蔡邕時已為將作大匠，不知被徵果在何年，唯熹平五年、六年大旱，故附於此。帝以球前為九江太守討賊有功，球傳云：九江山賊起，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特赦之，拜議郎。

鮮卑寇三邊。鮮卑強盛，東西北三邊皆被寇也。

市賈小民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宣陵，桓帝陵。百官志：太子舍人，秩二百石，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賈，音古。

秋，七月，司空劉逸免；以衛尉陳球為司空。

初，帝好文學，好，呼到翻。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賢曰：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置其間，百官志：侍中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行，下孟翻。趣，七喻翻。憙陳閭里小事；憙，許記翻。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迎氣五郊及養老辟雍，註並見四十四卷明帝永平二年。漢宗廟一歲五祀，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

小汙。疎喪謂疎屬之喪也賢曰小汙謂病及死也數所角翻廢闕不行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典。漢制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祀三日齋日內有汙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庶荅風霆災妖之異。妖於驕翻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歲一貢士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賢曰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治直之翻下同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省悉井翻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治民復扶又翻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事見二十七卷甘露三年章帝集學士於白虎事見四十六卷建初四年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賢曰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註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也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泥乃計翻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事見十四卷文帝後七年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之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賢曰祖謂將葬祖祭於庭載謂升柩於車也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勝音升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

其為不祥莫與大焉。言雖它有不祥莫與比並大也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漢制縣置丞尉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校戶教翻夏戶雅翻上時掌翻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先悉薦翻被原被皮義翻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匱猶有悔焉謂輪臺哀痛之詔也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事見四十七卷和帝永元五年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段熲自桓帝延熹二年擊西羌至建寧二年始成功凡十一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眾不弱曩時曩奴朗翻而虛計二載載子亥翻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復扶又翻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賢曰疥音介搔蘇到翻瘭必遙翻杜預註左傳曰疽惡瘡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詬古候翻恥也方之於今何者為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別彼列翻茍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蹙與蹵同豈與蟲螘之虜

（螘與蟻同。）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為之旰食乎。（為，于偽翻，下同。旰，晚也，音古按翻。）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輿，衆也。）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量，音良。）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檀石槐分其國為三部，見五十五卷桓帝延熹九年。帥，讀曰率。）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喪，息浪翻；傳，株戀翻；重，直用翻。）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下，遐稼翻。）贖為庶人。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太尉劉寬免。辛丑，京師地震。十一月，司空陳球免。十二月甲寅，以太常河南孟戫為太尉。（戫，音乙六翻。）庚辰，司徒楊賜免。以太常陳耽為司空。遼西太守甘陵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杜佑曰：漢遼西郡故城在盧龍城東。柳城縣屬遼西郡，賢曰：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鈔，楚交翻。）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質，音致。劫質，以為質也。）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陳，讀曰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號，戶刀翻；養，羊亮翻；為，于偽翻。）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塞，悉則翻。）母遙謂曰：威豪，（威豪，苞字。）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自上歸葬，（自上，奏乞歸葬也。上，時掌翻。）帝遣使弔慰，封鄃侯。（鄃，音輸。）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難，乃旦翻。）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光和元年（是年三月改元。）春，正月，合浦、交趾烏滸蠻反，（滸，呼古翻。）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沒郡縣。太尉孟戫罷。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癸丑，以光祿勳陳國袁滂為司徒。己未，地震。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賜爵，關內侯以下也。）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三月，辛丑，赦天下，改元。以太常常山張顥為太尉。顥，中常侍奉之弟也。夏，四月，丙辰，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為雄。司空陳耽免。以太常來豔為司空。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帝所御溫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長，直亮翻。）秋，七月，壬子，青虹見玉堂後殿庭中。（洛陽宮殿名：南宮有玉堂前後殿。見，賢遍翻。）詔召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太極殿，殿西有金商門。）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消復者，消變而復其常也。）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見。郭璞註爾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春秋演孔圖曰：劉四百歲之際，褒漢王輔皇王，以期有名不就。宋均註曰：雖褒族人為漢王，以自輔以當有應期名見攝錄者，有故名不就也。復，扶又翻。）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媵，以證翻；朝，直遙翻。）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見寵於時，更相薦說，（更，工衡翻。）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常伯，侍中；納言，尚書。處，昌呂翻。）郤儉、梁鵠各受豐爵不次之寵，（姓譜：郤，音綌，郤氏之後。）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畎，古泫翻。）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行，下孟翻。）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此逸書也。）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遠，于願翻。）速徵鶴鳴之

士。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繫辭曰君子居室出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鶴鳴之士言士之修身發言爲時所聽者也斷絕尺一。斷丁管翻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以當譴責祅與妖同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嬈奴鳥翻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史霍玉永樂門史霍太后宮官樂音洛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宮中耆宿皆稱中大人復扶又翻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偉姓璋名又長水校尉趙玹玹音玄屯騎校尉蓋升蓋古合翻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數所角翻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賢曰雕琢謂鐫削以成其罪也又尙方工技之作續漢志尙方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技巨綺翻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惟思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賢曰厭伏也音一葉翻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塞悉則翻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以盈爲滿者避惠帝諱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更工衡翻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

語牛倨翻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臚陵如翻郃古合翻又曷閣翻叔父衞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賢曰中傷也數所角翻中竹仲翻於是詔下尙書召邕詰狀下遐稼翻下同詰去吉翻邕上書曰臣實愚戇戇陟降翻不顧後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卒讀曰猝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復扶又翻於是下邕質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謂邕以請託不聽志欲中傷爲仇怨奉公之吏三公九卿皆大臣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強愍邕無罪力爲伸請爲于僞翻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刺七亦翻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部主州牧郡守也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由是得免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孛蒲內翻　九月太尉張顥罷以太常陳球爲太尉　司空來豔免考異曰袁紀云豔以久病罷今從范書　冬十月以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　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衆共譖毀渤海王悝妃宋氏即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悝被誅事見上熹平元年悝苦回翻因譖后挾左道祝詛祝職救翻詛莊助翻帝信之遂策收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鄉侯酆及兄弟並被誅不其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併省爲鄉賢曰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蓋其縣之鄉也其音基被皮義翻下同　丙子晦日有食之尙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斂葬斂力贍翻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又郡守刺史一月

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賢曰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載子亥翻）又請謁希求一宜禁塞（塞悉則翻）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又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省悉井翻）

十一月太尉陳球免十二月丁巳以光祿大夫橋玄爲太尉鮮卑寇酒泉種衆日多（種章勇翻）緣邊莫不被毒（被皮義翻）詔中尚方（卽尚方也屬少府）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爲于僞翻）尚書令陽球諫曰臣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蔑者微之甚幾於無也）斗筲小人（筲竹器容斗二升音所交翻）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睫卽涉翻）徼進明時（徼一遙翻）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賢曰八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爲字也）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蒙被殊恩蟬蛻滓濁（賢曰說文曰蛻蟬蛇所解皮也音式銳翻或音他外翻）是以有識掩口（謂掩口而笑也）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東觀在南宮觀古玩翻）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省悉井翻）

是歲初開西邸賣官（開邸舍於西園因謂之西邸）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貯丁呂翻）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占章贍翻長知兩翻賈讀曰價）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爲侯時常苦貧及卽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居積也）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爲私藏（藏徂浪翻）帝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賢曰強項言不低屈也）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大鳥事見五十一卷安帝延光四年復扶又翻）奇震之曾孫也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死子呼徵立

二年春大疫三月司徒袁滂免以大鴻臚劉郃爲司徒（考異曰袁紀二月丁巳滂免劉郃作劉邵今從范書）乙丑太尉橋玄罷拜太中大夫以太中大夫段熲爲太尉玄幼子遊門次爲人所劫登樓求貨（所謂劫質也）玄不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瞋七人翻呼火故翻）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玄子亦死玄因上言天下凡有劫質皆幷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由是劫質遂絕（質音致）京兆地震司空袁逢罷以太常張濟爲司空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校戶教翻守式又翻長知兩翻）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賢曰罪目謂罪名也磔陟格翻）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榷古岳翻）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京兆屬司隸所部）彪賜之子也時甫休沐里舍（里舍私第也）熲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熲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𩩲等罪惡（姓譜封夏封父之後𩩲音吐登翻）辛巳悉收甫熲等送雒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樂音洛）球自

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少詩沼翻)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阨相擠(擠子細翻又則兮翻)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扑交至(箠止橤翻扑普卜翻)父子悉死於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中都官從事即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中興以後專令捂舉貴戚)且先去權貴大猾(去羌呂翻)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時諸袁以與袁赦同宗貴寵於世)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屏氣(屏必郢翻)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虞貴人順帝母)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抆淚曰(賢曰抆拭也音亡粉翻)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舐神爾翻考異曰袁紀云球會虞貴人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收淚於車中而有是語今從范書)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語牛倨翻)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事見上卷熹平六年復扶又翻下同)愆過之人好爲妄作(好呼到翻)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謁陵(諸陵皆在司部故司隸出謁陵)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謂司隸主搏擊姦非猶鷹犬也行下孟翻橫戶孟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梟堅堯翻)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節領尚書令郎中梁人審忠上書曰(審姓也漢初有審食其)陛下即位之初未能

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朝直遙翻)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蹹省闥(撞直江翻蹹與蹋同)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間古莧翻)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事見上卷建寧元年)父子兄弟被蒙尊榮(被皮義翻)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九列九卿也三司三公也)不惟祿重位尊之責(惟思也)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漁釣(賢曰水入宮苑爲御水)車馬服玩擬於天家(天家猶王家也君天下故謂之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爲于僞翻)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高宗肜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懼而修德殷以中興)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詩云王赫斯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戮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忍謂含忍也孽魚列翻)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事見八卷秦二世紀)吳使刑臣身遘其禍(左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漏刻之度晝夜百刻留漏刻之聽言少須臾留聽也)裁省臣表(省悉井翻)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絶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

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徼，一遙翻。）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賢曰：轘裂，以車裂也。）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賢曰：金印紫綬。重，直龍翻。）交結邪黨，下比羣佞。（比，毗至翻。）陰陽乖剌，（剌，盧達翻。）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封事，謂封爵之事也。）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比，頻寐翻。言近者也。）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數，所角翻。賢曰：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糴穀以供之。解，居隘翻，發也。）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恤。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復，扶又翻。下同。）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蓋引論語迷邦之言。不曰邦者，避高帝諱。）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賢曰：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註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拭舌，謂欲讒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飛條。（賢曰：飛條，飛書也。）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賢曰：謂陽球使客追刺邕也。難，乃旦翻。）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冠，古玩翻。）習於邊事，垂髮服戎，（賢曰：垂髮，謂童子也。）功成皓首，歷事二主，（二主，謂桓帝、靈帝。）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式，用也。序者，用敘其功也。）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播，遷也。）天下惆悵，（惆，丑鳩翻。）功臣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丁酉，赦天下。

上祿長和海（賢曰：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姓譜：和，本自羲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之而悟，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從祖，緦麻服。從，才用翻。）　五月，以衛尉劉寬為太尉。　護匈奴中郎將張脩與南單于呼徵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更，工衡翻。）秋，七月，脩坐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死。　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儵，直留翻。桓紀作劉儵。）永樂少府陳球說郃曰：（賢曰：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余據此時帝母孝仁董太后居永樂宮，非孝崇后也。說，輸芮翻。）「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焉，於虔翻。）郃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下，遐稼翻。）　巴郡板楯蠻反，（楯，食尹翻。）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克。（瑗，于眷翻。）　十二月，以光祿勳楊賜為司徒。　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夏，四月，江夏蠻反。（夏，戶雅翻。）
秋，酒泉地震。　冬，有星孛于狼弧。（晉書天文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孛，蒲內翻。）　鮮卑寇幽、并二州。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

爲皇后。（考異曰：袁紀在十一月，今從范書。）徵后兄潁川太守進爲侍中。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爲何進誅宦官、敗國亡家張本。）

是歲，作罼圭、靈昆苑。（賢曰：罼圭苑有二，東罼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魚梁臺；西罼圭苑周三千三百步，並在雒陽宣平門外。）司徒楊賜諫曰：「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壞，音怪。）廢田園，驅居民，畜禽獸，（畜，許六翻。）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賢曰：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雒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賢曰：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惟，思也。）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任，音壬。考異曰：范書云中常侍樂松。松本鴻都文學，必非中常侍，袁紀云侍中，今從之。）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爲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人以爲大，何也？對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人以爲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人以爲大，不亦宜乎！此云五里，與孟子異。）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爲之。

巴郡板楯蠻反。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琁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賢曰：排囊，即今囊袋也。排，音蒲拜翻。盛，時征翻。）繫布索於馬尾，（索，昔各翻。）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波駭者，言譬喻以物擊水，一波動，衆波隨而駭動。）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梟者，斬首而梟之木上也。梟，堅堯翻。帥，所類翻。）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琁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琁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琁，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埶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琁，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琁，喬之弟也。（楊喬見上卷桓帝永康元年。）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起重光作噩，盡彊圉單閼，凡七年。）

孝靈皇帝中

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賢曰：騄驥，善馬也。調，謂徵發也。調，徒釣翻；下同。）豪右辜榷，（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榷，古岳翻。）馬一匹至二百萬。夏四月庚子，赦天下。交阯烏滸蠻久爲亂，（烏滸蠻反事始上卷光和元年。滸，呼古翻。）牧守不能禁。交阯人梁龍等復反，攻破郡縣。（復，扶又翻。）詔拜蘭陵令會稽朱儁爲交阯刺史，（蘭陵縣，屬東海郡。會，古外翻。）擊斬梁龍，降者數萬人，（降，戶江翻。）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爲諫議大夫。六月庚辰，雨雹如雞子。（雨，于具翻。）秋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太尉劉寬免；衛尉許馘爲太尉。（馘，於六翻。考異曰：袁紀，十月，許郁坐辟召錯繆免，楊賜爲太尉。今從范書。）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司徒楊賜罷。冬十月，太常陳耽爲司徒。（考異曰：袁紀，二年閏月，楊賜久病罷；十月，陳耽爲司徒。蓋誤置閏於去年。按長曆，此年閏十月，以袁紀考之，閏九月爲是，恐長曆差一月。今從范書帝紀。）鮮卑寇幽、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後出攻北地，北地人射殺之。（射，而亦翻。）其子騫曼尚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長，知兩翻。）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鬬。（更，工衡翻。）帝著商賈服，（著，陟略翻；下同。賈，音古。）從之飲宴爲樂。（樂，音洛。）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賢曰：三禮圖曰：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續漢志曰：靈帝寵用便嬖子弟，轉相汲引，賣關內侯，直五百萬。强者貪如豺狼，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也。綬，音受。）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續漢志曰：驢者，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駕之乎！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操，千高翻。）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帝好爲私稸，（好，呼到翻。稸，與蓄同。）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賢曰：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希之導引也。）中常侍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賢曰：萬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中尚方、中御府皆屬少府，天子私藏也。繒，慈陵翻。）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太僕之馬，（中廄，即騄驥廄。）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調，徒弔翻。少，詩沼翻。）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好，呼到翻。）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御而已；（三府選其人而舉之，尚書受其奏以進御。）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下同。）請下廷尉覆案虛實，（下，遐稼翻。）行其罪罰。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掾，俞絹翻。行，下孟翻。度，徒洛翻。）然猶有曠職廢官，荒穢不治。（治，直之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詔用者，不由三公、尚書，徑以詔書用之也。）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復，扶又翻。）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省，悉井翻。）

何皇后性彊忌，後宮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酖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中官固請得止。

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華容縣，屬南郡。）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五年春正月辛未，赦天下。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馘，許六翻。）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

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考異曰劉陶傳光和五年以謠言舉二千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按耽已爲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王沈魏書曰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太祖因此上書切諫不云與耽同上言也今但云陳耽）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　二月大疫　三月司徒陳耽免　夏四月旱　以太常袁隗爲司徒　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樂音洛）　秋七月有星孛於太微（孛蒲內翻）　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尅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漢中程包對曰板楯七姓（板楯七姓羅朴督鄂度夕龔皆渠帥也楯食尹翻）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復方目翻）其人勇猛善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事見四十九卷安帝元初元年註亦見是年）羌人號爲神兵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語牛倨翻種章勇翻復扶又翻下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緄古本翻又音昆顒魚容翻）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長知兩翻更工衡翻）僕役箠楚過於奴虜（箠止橤翻）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爲于僞翻）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愬故邑落相聚以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守式又翻）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時皆降（降戶江翻）

八月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觀古玩翻）　冬十月太尉許馘罷以太常楊賜爲太尉　帝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遂狩於廣成苑十二月還幸太學　桓典爲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驄馬青白雜色）典焉之孫也（焉順帝永建初爲太傅焉榮之孫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赦天下　夏大旱　爵號皇后母爲舞陽君　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五原山岸崩（考異曰本紀云大有年按今夏大旱縱使秋成亦不得爲大有年今不取）　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妖於驕翻呪職救翻）令病者跪拜首過（首式救翻今道家所施符水祖張道陵蓋同此術也）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誑居況翻誘音酉）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犇赴塡塞道路（塞悉則翻）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解戶買翻）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爲司徒（賜爲司徒熹平五年也）上書言角誑曜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蔓音萬）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下遐嫁翻別彼列翻）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賢曰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余據賜以熹平六年免帥所類翻）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掾俞絹翻復扶又翻）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覘丑廉翻朝直遙翻）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更工衡翻）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爲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陶明春秋爲之訓詁故詔之次第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考異曰袁紀作坊今從范書）各立渠帥（帥所類翻）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寺門在京城諸官寺舍之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數所角翻）

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諝，私呂翻。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是年十二月改元。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濟，子禮翻。考異曰：袁紀云濟陰人唐客。今從范書。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考異曰：袁紀曰：五月乙卯，馬元義等於京都謀反，伏誅。今從范書。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下，遐稼翻。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著，陟略翻。幟，尺志翻，又音誌。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考異曰：司馬彪九州春秋云角弟梁，梁弟寶。袁紀云角弟良、寶。今從范書。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聚，才喻翻。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長，知兩翻。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賊。

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封慎侯。慎縣屬汝南郡。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函谷關在河南穀城縣。賢曰：太谷在雒陽東南，廣成在河南新城縣。京相璠曰：伊闕在雒陽西南五十里。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水經註曰：旋門坂在成皋縣西南十里。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小平津在河南平縣北。賢曰：在今鞏縣西北。杜佑曰：洛州新安縣東北有漢八關城。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中藏府，令屬少府，宦者爲之。中藏，錢貨所聚也。黨禁，謂禁錮也。西園廄馬，即騄驥廄馬。蓄，徂須翻。嵩，規之兄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料，音聊，量也，度也。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謂黨人妻子徙邊者。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漢有三署中郎將，五官及左、右署；又有使匈奴中郎將；北中郎將則創置於此時，蓋以討河北黃巾也。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夏，戶雅翻。惲，於粉翻。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侯臺，據續漢志，永安宮在北宮東北。宮中有候臺。洛陽宮殿名曰：永安宮周回六百九十八丈，故基在洛陽故城中。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賢曰：尚，姓，但，名。請尚父之後，後漢有尚子平。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觀靈帝以尚但之言不敢復升臺榭，誠恐百姓虛散也。謂之爲漢未可知也。賢曰：春秋潛潭巴曰：天子毋高臺榭，高臺榭則下叛之。蓋因此以誑帝也。復，扶又翻。下同。及封諝、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詰，去吉翻。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爲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數，所角翻。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自屏，賢曰：自屏，謂自殺也。屏，必郢翻。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產。侍中河內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栩，況羽翻。上，時掌翻。下同。張讓誣栩與張角同心，欲爲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樂，音洛。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榷，古岳翻。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據宦者傳，是時張讓、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言十常侍，舉大數也。縣，讀曰懸。

考異曰范書宦者傳上列常侍十二人名而下云十常侍未詳。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不俯九翻。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掠，音亮。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弘農鄧盛爲太尉。已而帝閱錄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爲臨晉侯，臨晉縣屬馮翊賢曰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上時掌翻。陶爲中陵鄉侯。司空張濟罷，以大司農張溫爲司空。皇甫嵩、朱儁合將四萬餘人，將卽亮翻。共討潁川，嵩、儁各統一軍。儁與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長社縣屬潁川郡賢曰今許州縣故城在長葛縣西。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邵陵縣屬汝南郡賢曰故城在今豫州郾陵縣東敗補邁翻。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衞。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少詩沼翻。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賢曰苣音巨說文云束葦燒之。使銳士間出圍外，間古莧翻。縱火大呼，呼火故翻。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陳讀曰陣。賊驚亂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操於惇爲從父兄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少詩照翻行下孟翻下同。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顒魚容翻。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許劭字子將許訓爲公見上卷熹平二年四年從才用翻。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後置州郡中正本於此好呼到翻更工衡翻。嘗爲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造七到翻。我何如人？劭鄙其爲人，不荅。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言其才絕世也天下治則盡其能爲世用天下亂則逞其智爲時雄。操大喜而去。曹操事始此。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傅燮上疏曰：護軍司馬官爲司馬而使監護一軍。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尚書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左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元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愷舜臣堯流四凶族舉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治直之翻。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謂其黨歸順去其黃巾而復服時人之服也梟堅堯翻梟夷謂梟斬而誅夷之。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見賢遍翻長知兩翻。夫孝子疑於屢至，卽曾母投杼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市虎成於三夫。韓子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信乎王曰寡人信矣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而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八年復扶又翻郵音尤。陛下宜思虞舜四罪

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惡，烏路翻。爕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譖訴之，帝識爕言，賢曰：識，記也。音志。得不加罪，竟亦不封。張曼成屯宛下百餘日。宛，於元翻。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曼成，斬之。

交阯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行，下孟翻。財計盈給，輒求遷代，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京令東郡賈琮爲交阯刺史。京縣，屬河南尹。琮，徂宗翻。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斂，力贍翻。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蠲，吉玄翻。復，音方目翻，除也。誅斬渠帥爲大害者，帥，所類翻。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閒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飯，扶晚翻。

皇甫嵩、朱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姓譜：波，姓也。其先事王莽，爲波水將軍，子孫以爲氏。陽翟縣屬潁川郡，西華縣屬汝南郡。賢曰：西華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又曰在今溵水縣西北。並破之。餘賊降散，降，戶江翻。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儁，於是進封儁西鄉侯，遷鎭賊中郎將。此因欲鎭安黃巾餘賊而置官。詔嵩討東郡，儁討南陽。

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廣宗縣屬鉅鹿郡。賢曰：今貝州宗城縣。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垂，幾也。塹，七豔翻。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易，以豉翻。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隴西董卓代之。盧植先爲北中郎將，卓爲東中郎將，西中郎將始於此。

巴郡張脩以妖術爲人療病，爲，于僞翻。其灋略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秋，七月，脩聚衆反，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考異曰：范書靈帝紀有此張脩，范書、魏志張魯傳有劉焉司馬張脩，劉艾紀、典略有漢中張脩。裴松之以爲張脩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案魯傳云祖父陵、父衡皆爲五斗米道，衡死，魯復行之；劉焉司馬張脩與魯同擊漢中，魯襲殺脩，非其父也。今此據范書。

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蒼亭在東郡范縣界。獲其帥卜巳。帥，所類翻。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

九月，安平王續坐不道誅，安帝延光元年，改樂成國曰安平，以孝王得紹封，續，得子也。國除。初，續爲黃巾所虜，國人贖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議郎李爕曰：續守藩不稱，稱，尺證翻。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朝廷不從。爕坐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校，戶教翻。未滿歲，王坐誅，乃復拜議郎。京師爲之語曰：父不肯立帝，謂李固不肯立質、桓二帝也。子不肯立王。

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懈，居隘翻。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陳，讀曰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下曲陽縣屬鉅鹿郡。以常山有上曲陽，故此稱下。復，扶又翻。斬獲十餘萬人。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爾，如此也。故所嚮有功。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枹罕、河關二縣皆屬隴西郡。零，音憐。枹，音膚。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北宮以所居爲氏。左傳，衞有大夫北宮文子；孟子有北宮黝。從，才用翻。殺護羌校尉泠徵。賢曰：泠，姓也。周有泠州鳩。音零。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誘，音酉。任，音壬。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武威太守，史失其姓名。涼州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於漢陽長史敦煌蓋勳。續漢志：郡太守置丞一人。

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敦徒門翻蓋古盍翻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
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
曰夫紲食鷹隼欲其鷙也賢曰紲繫也廣雅曰鷙執也取其能服執衆鳥隼聳尹翻食讀曰飤
鷙而亨之將何用哉亨讀作烹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
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爲于僞翻怨之如
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萬勳諫之昌怒使勳與從
事辛曾孔常別屯阿陽以拒賊阿陽縣屬漢陽郡欲因軍事罪
之而勳數有戰功數所角翻及北宮伯玉之攻金城也勳
勸昌救之昌不從陳懿既死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
召勳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
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爲將扞之令寵臣莊賈監軍穰苴與賈期日日中會賈素驕貴夕時乃至穰
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於三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
軍乎監古銜翻曾等懼而從之勳至冀誚讓章等以背叛
之罪誚才笑翻背蒲妹翻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
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去叛羌圍校尉
夏育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有論罪輸掌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許救翻
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晉時秦苻生敗姚弋仲於狐槃載記曰在天水冀縣爲
羌所敗勳餘衆不及百人身被三創敗補邁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堅
坐不動指木表曰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以兵扞
衆曰賢曰句就羌別種句音古侯翻種章勇翻滇音顛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
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
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上時掌翻遂爲羌所執羌
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表勳領
漢陽太守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復盛帥所
類翻下同復扶又翻下同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
等合兵圍之宛於元翻璆渠尤翻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

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
歷載乃能剋敵史記白起事秦昭王爲大良造攻魏破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明
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事燕昭王爲上將軍伐齊入臨菑留徇齊五歲下七十餘城儁討潁川已有
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將即亮翻兵家所忌
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
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
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並下同諸將皆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
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
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
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
寇長知兩翻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儁登土山望之
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
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
可當況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
自出自出則意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
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
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
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儁追至西鄂精山西鄂縣屬南陽郡賢曰故
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
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十二月己巳赦天下改
元　豫州刺史太原王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
黃巾交通上之上時掌翻上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亦不
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中竹仲翻中傷也遂傳下獄賢曰傳逮也傳株戀翻
下遐稼翻會赦還爲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被皮義翻楊
賜不欲使更楚辱賢曰更猶經也楚苦也更工衡翻遣客謝之曰君以張

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量音良幸爲深計賢曰深計謂令自死諸從事好氣決者好呼到翻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辟毗亦翻豈有乳藥求死乎前書王嘉傳何謂咀藥而死乳當作咀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上疏請之得減死論考異曰允傳云太尉袁隗司徒楊賜按隗賜時皆不爲此官恐誤也

二年春正月大疫 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據續漢志舊樂成殿門也城當作成五行志作樂城門劉昭曰南宮中門也 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畮十錢說輸芮翻斂力贍翻畮古畝字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畮而蝝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註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蝝螽子也傳曰冬蝝生此其言蝝生何上變古易常也註云上謂宣公變易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也蝝余專翻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灋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灋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援于元翻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陸續事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四年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黄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中竹仲翻因强折賤買僅得本賈十分之一賈讀曰價因復貨之宦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復扶又翻調徒弔翻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騶側尤翻趣讀曰促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賢曰諧謂平定其價也其守淸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淸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被皮義翻稱尺證翻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爲于僞翻 以朱儁爲右車騎將軍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黄龍左校于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之徒不可勝數朱儁傳曰輕便者言飛燕于氐根賢曰左傳曰于思于思杜預云于思多須之貌騎白馬者爲張白騎大聲者稱雷公大眼者爲大目左髭文八作左髭丈八校戶教翻騎奇寄翻眭息隨翻蝤才由翻勝音升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癭陶癭於郢翻牛角中流矢中竹仲翻且死令其衆奉飛燕爲帥帥所類翻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趫丘妖翻山谷寇賊多附之部衆寖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杜佑曰衛州衛縣漢朝歌縣也紂都朝歌在今縣西縣西北有黑山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被皮義翻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奉書乞降降戶江翻遂拜燕平難中郎將難乃旦翻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 司徒袁隗免隗五罪翻 三月以廷尉崔烈爲司徒烈寔之從兄也崔寔作政論從才用翻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賢曰阿保謂傅母也余謂阿母保母也段熲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譽古遇翻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賢曰靳固惜之也居焮翻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賢曰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姝昌朱翻烈由是聲譽頓衰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時涼州兵亂不止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爲

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高祖以將軍酈商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世宗拓境，列置四郡；（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降，太初元年，置酒泉、張掖郡；四年，以休屠王地為武威郡；後元年，分酒泉郡置敦煌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斷，丁管翻。）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為，于僞翻。）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衽，衣衿。夷狄之人左衽。）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

夏，四月，庚戌，大雨雹。（雨，于具翻。）

五月，太尉鄧盛罷；以太僕河南張延為太尉。

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

秋，七月，三輔螟。（說文曰：螟，蟲食穀葉者。）

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是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綬，音受。）

八月，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為副，以討北宮伯玉。拜中郎將董卓為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

九月，以特進楊賜為司空。

冬，十月，庚寅，臨晉文烈侯楊賜薨。以光祿大夫許相為司空。相，訓之子也。（建寧二年，許訓為司徒。）

諫議大夫劉陶上言：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今西羌逆類已攻河東，恐遂轉盛，豕突上京。（河東東南至雒陽五百里耳。）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車騎孤危，（車騎，謂張溫也。）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數，所角翻。）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復，扶又翻。）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妖，於驕翻。孽，魚列翻。）州郡不上，（上，時掌翻。）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下，遐稼翻。掠，音亮。）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悴，秦醉翻。）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前司徒陳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美陽縣屬扶風。賢曰：在今雍州武功縣北。杜佑曰：美陽本前漢頻陽縣。）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利。

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賢曰：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東。杜佑曰：蘭州治五泉縣，漢榆中故城在今縣東。）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參軍事之官始見於此。杜佑曰：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將軍張溫軍事，時孫堅亦為參軍，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說，輸芮翻。斷，丁管翻。下同。）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重，直用翻。）溫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零，音憐。）羌胡圍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漢陽郡。陳壽三國志曰望垣峽名。）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立隔以捕魚，而潛從隔下過軍。（賢曰：續漢書隔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比賊追之，（比，必寐翻。）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

孫堅前耳語謂溫曰：（耳語，附耳而語也。）卓不怖罪，（怖，普布翻。）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沮，在呂翻。）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於卓，（垂意，猶言降意也。斷，丁亂翻。）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

是歲，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賢曰：牣，滿也。）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復，扶又翻。）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故封河間解瀆亭侯。觀，古玩翻。）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夏，戶雅翻。）殺南陽太守秦頡。

庚戌，赦天下。

太尉張延罷，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於溫。

以中常侍趙忠為車騎將軍。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甄，之人翻。）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傅燮，字南容。不侯事見上年。）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眾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燮。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少，詩沼翻。）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考異曰：袁紀在明年九月，今從范書。）

帝使鉤盾令宋典脩南宮玉堂，（南宮有玉堂殿。）又使掖庭令畢嵐鑄四銅人，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賢曰：銅人列於倉龍、玄武闕外。鐘懸於雲臺及玉堂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賢曰：天祿，獸也。案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賢曰：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車，尺遮翻。）以為可省百姓灑道之費。

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六月，荊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

車騎將軍趙忠罷。

冬十月，武陵蠻反，郡兵討破之。

前太尉張延為宦官所譖，下獄死。

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徵張溫還京師。

四年春正月己卯，赦天下。

二月，滎陽賊殺中牟令。（中牟縣屬河南尹。賢曰：今鄭州縣。）

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滎陽賊，破之，拜苗為車騎將軍。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涼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百官志：州置從事史員職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主州選署及眾事。）球通姦利，士民怨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賢曰：挺，解也。又緩也。）必謂我怯，羣惡爭埶，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別駕從事，刺史行部則奉引，錄眾事。）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傅燮，北地靈州人。）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朝，直遙翻。）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曹公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

食祿，又欲避其難乎？（難，乃旦翻。）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史記：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朔客公孫杵臼謂客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即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公宮。朔妻置兒於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他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攻殺杵臼并兒。然趙孤兒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景公乃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㽦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帥，所類翻。）㽦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說，輸芮翻。為，于僞翻。陳，讀曰陣。考異曰：袁紀在明年五月，今從范書。）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寇掠三輔。

太尉張溫以寇賊未平免，以司徒崔烈為太尉。

五月，以司空許相為司徒，光祿勳沛國丁宮為司空。

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溫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涿郡治涿縣。瓚，藏旱翻。）軍到薊中，烏桓以牢稟逋縣，（縣，讀曰懸。牢，價直也；稟，給也。賢曰：前書音義：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將，即亮翻。）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薊，音計。）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公綦，複姓。）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眾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賢曰：故城今平州。）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冬，十月，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區，烏侯翻，姓也；又如字。考異曰：范書作觀鵠，今從陳壽吳志。）眾萬餘人；詔以議郎孫堅為長沙太守，討擊平之，封堅烏程侯。（烏程縣屬吳郡。為堅以長沙兵討董卓張本。）

十一月，太尉崔烈罷，以大司農曹嵩為太尉。

十二月，屠各胡反。（屠各，胡匈奴也。屠，直於翻。）

是歲，賣關內侯，直五百萬錢。

前太丘長陳寔卒。（長，知兩翻。）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判，分也，剖也，剖析而見正理也。）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先，悉薦翻。）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一 起著雍執徐盡上章敦牂凡三年。

孝靈皇帝下

中平五年春正月丁酉，赦天下。二月，有星孛於紫宮。紫宮即太微也，在衡十二星之內，皆曰紫宮，天子之宮也。孛，蒲內翻。 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河西白波谷，帝紀作西河白波谷，當從之。又按宋白續通典，河南府河清縣，今理白波鎮，無以此谷於孟津為河西。數寇太原、河東。 三月，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屠，直於翻。 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阯牧，以交阯僻遠，可以避禍也。 侍中廣漢董扶扶學圖讖，何進薦之，徵拜侍中。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蔡邕月令章句：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魯之分野；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趙之分野；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晉之分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野；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楚之分野；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野；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齊之分野。晉書天文志用後漢大史令陳卓所言郡國所入宿度，今亦載之：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分屬兗州；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分屬豫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分屬幽州；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屬揚州；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在子，齊分屬青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諏訾，於辰在亥，衛分屬并州；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分屬徐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分屬冀州；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分屬益州；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分屬雍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分屬三河；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分屬荊州。分，扶問翻。焉乃更求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郤，乞逆翻，春秋晉大夫郤氏。考異曰：范書作郤儉，今從陳壽書。劉志作郤[?]方翻，閭音閭。而耿鄙、張懿皆為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列卿秩中二千石，尚書秩六百石耳。東都以後，尚書職任重於列卿。以焉為益州牧，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東海劉虞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焉，魯恭王之後；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虞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董扶及太倉令趙韙百官志：太倉令秩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韙，羽鬼翻。皆棄官，隨焉入蜀。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建武中，右部薁鞬日逐王比來降，立為醯落尸逐鞮單于；右部醯落者，蓋其支庶分居右部，因以為種落之號。醯，馨兮翻。與屠各胡合，屠，直於翻。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考異曰：帝紀：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今從匈奴傳。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為持至尸逐侯單于。賢曰：於扶羅，即前趙劉淵之祖也；是為亂晉之首。 夏四月，太尉曹嵩罷。 五月，以永樂少府南陽樊陵為太尉。樂，音洛。 六月，罷。 益州賊馬相、趙祗等起兵緜竹，緜竹縣屬廣漢郡。賢曰：故城在今益州緜竹縣東。自號黃巾，殺刺史郤儉，進擊巴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犍，居言翻。壞，音怪。有眾數萬，自稱天子。州從事賈龍率吏民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劉焉。焉徙治緜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以收人心。為劉焉專制益州張本。 郡國七大水。 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坐，才臥翻。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帝先為解瀆亭侯，有舊宅在河間。芬等謀以兵徼

劫(徼讀曰邀)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以此謀告操，蓋亦知操之爲時雄矣。)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此等語豈常人所能及哉！)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埶，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易，以豉翻。)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以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華，戶化翻。姓譜：堯子丹朱居陶丘，其後氏焉。)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上，時掌翻。)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綬，音受。)

秋，七月，以射聲校尉馬日磾爲太尉。日磾，融之族孫也。(磾，丁奚翻。)

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校，戶教翻。)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姓譜：蹇，姓也。左傳有秦大夫蹇叔。)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馮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皆統於蹇碩。(考異曰：范書袁紹傳，紹爲佐軍校尉；何進傳，瓊爲佐軍校尉。今從樂資山陽公載記。)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九月，司徒許相罷；以司空丁宮爲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爲司空。

以衛尉條侯董重爲票騎將軍。重，永樂太后兄子也。(票，匹妙翻。樂，音洛。)

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復，扶又翻。)寇郡縣。

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厭，一葉翻。)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水經註：穀水自白馬寺東南逕平樂觀，在上西門外。樂，音洛。觀，古玩翻。)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爲陳。(重，直龍翻。高，居傲翻。陳，讀曰陣；下同。)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賢曰：擐，貫也，音宦。介，亦甲也。)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帀而還，(行，下孟翻。帀，作荅翻。)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蓋，古盍翻。)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國語載祭公謀父之言。)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武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嬖，卑義翻，又必計翻。考異曰：勳傳云：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云云。按虞於匈奴未叛之前已爲幽州牧，又宗正非典兵之官，今除之。)蹇碩懼，出勳爲京兆尹。

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爲左將軍，(復，扶又翻。)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

張純與丘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鈔，楚交翻。)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屬國，遼東屬國也。賢曰：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瓚，藏旱翻。)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衆潰，士卒死者什五六。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易，以豉翻。)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

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賢曰：司馬兵法之言。)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鬭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

絀卓大懟恨由是與嵩有隙爲後獻帝初平二年卓怖嵩張本韓遂等
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
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更工衡翻由是寖衰幽
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
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
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兵上時掌翻奏也但
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瓚以石門之捷自騎
都尉拜降虜校尉降戶江翻校戶教翻三月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
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
瓚有隙爲後初平四年瓚殺虞張本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太尉馬日磾免遣使即拜幽州牧劉虞爲太尉封容
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考異曰袁紀二月己丑光祿劉虞爲司馬領幽州牧今從范書蹇碩忌大將
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說輸芮翻帝從之
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
以稽行期初帝數失皇子數所角翻何皇后生子辯養
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賢曰道人謂有道術之人王美人生子
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
輕佻無威儀佻初彫翻輕薄也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
於蹇碩屬之欲翻託也丙辰帝崩於嘉德殿年三十四嘉德殿在南宮九龍門內
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
進即駕往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
從儳道歸營廣雅曰儳疾也仕鑒翻引兵入屯百郡邸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
師謂之百郡邸郡邸者百郡總爲一邸也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
年十四考異曰帝紀云年十七張璠漢紀曰帝年十四今從之尊皇后曰皇太后太
后臨朝朝直遙翻下同赦天下改元爲光熹封皇弟協爲勃
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

進參錄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己陰規誅之
袁紹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
世貴寵袁安爲司空司徒子敞爲司空孫湯爲司空司徒太尉湯子逢爲司空少子隗亦爲三公是累世貴寵也而紹
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爲豪桀所歸信而用之從才用翻下同
復博徵智謀之士復扶又翻何顒荀攸及河南鄭泰
等二十餘人以顒爲北軍中候攸爲黃門侍郎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內外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董卓前無定員至帝始定員數也顒魚容翻泰爲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
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
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
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
上閤省閤也沈持林翻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
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考異曰袁紀作郭願九州春秋作郎勝今從何進傳故親
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
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票騎將軍董
重票匹妙翻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爲黨助董太
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塞悉則翻董后忿
恚詈曰汝今輈張怙汝兄耶恚於避翻詈力智翻賢曰輈張猶彊梁也兄謂進也輈音舟吾
敕票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斷丁管翻何太后聞之以告
進五月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
等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夏戶雅翻惲於粉翻較讀曰榷西省即謂永樂
官司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賢曰蕃后謂平帝母衛姬王莽奏政恐其專權后不得留在京師故
事以爲故也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票騎府收
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怖普布翻考異曰
九州春秋曰太后憂怖自殺今從皇后紀民間由是不附何氏辛酉葬孝靈
皇帝於文陵賢曰在雒陽西北二十里何進懲蹇碩之謀稱疾不入

陪輿，又不送山陵。大水。秋，七月，徙勃海王協爲陳留王。司徒丁宮罷。袁紹復說何進曰：（復，扶又翻。說，輸芮翻。）「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事見五十六卷建寧元年。）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謂進及弟苗也。）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樂，音洛。）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爲，于僞翻；下同。）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詩曰：衣裳楚楚。註曰：楚楚，鮮明貌。）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近，其靳翻。）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數，所角翻；下同。遺，于季翻。）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斷，丁亂翻；下同。）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利器，謂兵柄也。）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治，直之翻。）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初，靈帝徵董卓爲少府，（據卓傳，中平六年徵卓爲少府，當卽是年也。）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將，卽亮翻。從，才用翻。）皆詣臣言：『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憋腸狗態，（賢曰：言羌胡心腸憋惡，情態如狗也。方言云：憋，惡也。郭璞云：憋怤，急性也。憋，音方列翻。怤，音方于翻。）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賢曰：如其異志，當復聞上。洪氏隸釋曰：漢靈帝建寧二年史晨祠孔廟奏，後云增異輒上。光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奏，後云增異復上。此蓋當時奏文結末之常語，蓋言今事有增於此者，異於此者，將復上奏也。復，扶又翻。上，時掌翻。）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璽，斯氏翻。）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畜，許六翻。爲，于僞翻。）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將，卽亮翻。之，往也。）嵩從子酈說嵩曰：（從，才用翻。酈，音歷。考異曰：袁紀作從子遺，今從范書。）「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被，皮義翻。度，徒洛翻。）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嵩討王國，時爲督，故曰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卓不釋兵爲違命，嵩擅討卓爲專誅。）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考異曰：進傳曰：召卓屯關中上林苑。按時卓已駐河東，若屯上林，則更爲西去，非所以脅太后也。今從卓傳。）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猒，（猒，於鹽翻。）若借之朝政，（借，子夜翻。）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斷，丁亂翻。）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謂竇武之事可爲殷鑒也。）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

棄官去。謂苗攸曰：何公未易輔也。（易，以豉翻。）進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幷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瑁，音冒。）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賢曰：武猛，謂其有武藝而勇猛，取其嘉名，因以名官。）皆以誅宦官爲言。董卓聞召，卽時就道，幷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去，羌呂翻。前書枚乘諫吳王曰：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滄，音則亮翻，寒也。）潰癰雖痛，勝於內食。（言癰疽結破之雖痛，勝於內食肌肉，浸淫滋大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賢曰：鳴鍾鼓者，聲其罪也。）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言何后因宦官得進，進兄弟以此致富貴也。）國家之事，亦何容易！（易，以豉翻。）覆水不收，宜深思之。（水覆於地，不可復收，言事發則不可收拾。）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澠，彌兗翻。）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河南，周之王城，去雒陽不遠。种，音沖。）邵迎勞之，（勞，力到翻。）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披，芳靡翻。）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賢曰：夕陽亭在河南城西。）邵，暠之孫也。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埶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復，扶又翻。）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漢司隸校尉本持節，至元帝時，諸葛豐爲司隸，始去節；今假紹節，重其權也。斷，丁亂翻。）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上，時掌翻。樂，音洛。觀，古玩翻。）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勸進於此時決誅之也。）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賢曰：唯，思念也。）今當遠離宮殿，（離，力智翻。）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復，扶又翻，下同。）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樂，音洛。）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賢曰：欻，音許勿翻。）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詰，去吉翻。說文曰：憒，亂也。古對翻。）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事見上卷光和四年。幾，居希翻。）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大甚乎！（種，章勇翻。）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宋白曰：官志：尚方有令、丞，而無監。桓靈之世，諸署令、丞以宦者爲之，尚方監必亦置於是時也。渠，姓也。左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又衛有渠孔，御戎。）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被，皮義翻。）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衛宏曰：青瑣，門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考異曰：何進傳作九龍門，今從袁紀。）欲以脅出讓等。讓等

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尚書闥，卽尚書門。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擿，他狄翻，投也。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數，所具翻。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乃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時苗爲車騎將軍。吏士能爲報讎乎？爲，于僞翻。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須而誤死者。須，古鬚字通。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宮之正南門曰端門，省，禁也。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穀門，位在子，雒城正北門也。夜至小平津。賢曰：小平津在今鞏縣西北。杜佑曰：鞏縣西北有小平縣故城，又北有津曰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從，才用翻。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漢官儀：諸郡置五部督郵，以監屬縣。河南尹置四部督郵，中部爲掾。掾，俞絹翻。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手，式又翻。讓等惶怖，怖，普布翻，下同。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露車者，上無巾蓋，四旁無帷裳，蓋民家以載物者耳。共乘之，至雒舍止。雒舍，地名，在北芒之北。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顯陽苑，桓帝延熹二年所造，在雒陽西。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將，卽亮翻；卒，讀曰猝。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東都羣臣謂天子爲國家。何卻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了，曉解也。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爲昭寧。失傳國璽，爲下獻帝初平二年孫堅得璽張本。璽，斯氏翻。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爲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說，輸芮翻。董卓擁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復，扶又翻。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邕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治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爲侍中。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賢曰：毒，恨也。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爲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且爾，猶言且如此也。卓意欲廢漢自立。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敢然，猶言敢如此也。天下之事，豈不

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懸節於上東門懸所假司隸節也上東門位在寅賢曰雒陽城東面北頭門也懸讀曰縣逃奔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僚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更工衡翻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賢曰抗高也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有敢沮大議皆以軍灋從事沮在呂翻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爲之請坐徂臥翻爲于僞翻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怖普布翻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會羣僚於崇德前殿復扶又翻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言不敢出聲但鯁咽而流涕也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蹙迫永樂宮蹙子六翻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寧爲永漢丙子卓酖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尸於苑枳落中落籬落也枳似橘多刺江南爲籬江北爲枳人以樹籬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乙酉以太尉劉虞爲大司馬封襄賁侯襄賁縣屬東海郡應劭曰賁音肥董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傳知戀翻郿縣屬扶風賢曰今岐州縣郿古曰郿音媚丙戌以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甲午以豫州牧黃琬爲司徒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自六月雨至於是月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后白波賊寇河東考異曰帝紀五年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案匈奴傳帝崩之後於扶羅乃與白波賊爲寇紀誤今從傳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單于羌渠被殺事見上卷中平五年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鈔楚交翻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十一月以董卓爲相國漢自蕭何爲相國後不復除拜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十二月戊戌以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初尚書武威周毖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毖兵媚翻說輸芮翻考異曰范書云吏部尚書漢陽周珌侍中汝南伍瓊袁紀作侍中周毖今從魏志及英雄記命毖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顒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處昌呂翻復就拜爽平原相復扶又翻行至宛陵宛陵縣屬河南尹在雒陽東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爲五官中郎將融爲大鴻臚紀寔之子融韶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

岱爲兗州刺史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伷音胄考異曰九州春秋作孔胄今從董卓傳東平張邈爲陳留太守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將校謂中郎將校尉處昌呂翻詔除光熹昭甯永漢三號除三號復稱中平六年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自言非人臣之相其悖逆如此語牛倨翻相息亮翻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擾龍姓也蓋古擾龍氏之後立撾殺之撾側瓜翻是時雒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剽匹妙翻妻略婦女不避貴戚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袁安四世至紹門生故吏偏於天下若收豪桀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卽拜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邟苦浪翻又以袁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中牟縣屬河南尹間古莧翻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被皮義翻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儁因白令釋之白中牟令也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部從事部郡國從事也勃海一郡遣部從事數人守之恐紹起兵也東郡太守橋瑁瑁莫報翻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企去智翻難乃旦翻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爲于僞翻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復扶又翻和戶臥翻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考異曰范書魏志俱有此事范書在舉兵之後魏志在舉兵之前若在舉兵後時紹已爲盟主馥何敢禁其發兵若在舉兵前則近是也今從魏志

孝獻皇帝甲諱協諡法聰明睿智曰獻古今注協之字曰合張璠記曰靈帝以帝似己故名曰協帝王紀曰協字伯和蜀謚獻帝曰愍此從魏謚者以魏受漢禪爲正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時卓挾天子紹等罔攸稟命故權宜板授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酸棗縣屬陳留郡瑁音冒後將軍袁術屯魯陽魯陽縣屬南陽郡衆各數萬豪桀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辛亥赦天下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弘農王辯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少詩照翻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處昌呂翻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長知兩翻張邈字孟卓賢曰坐不闚堂言不妄視也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孔伷字公緒賢曰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謂臨兵鋒而與敵人決勝負也況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衆怙力將各棊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

進退也。此數語公業雖以譎言於卓，然關東諸將情態實不過如此。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鬭，天下所畏者，無若幷、涼之人與羌胡義從；從，才用翻。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兕，序姊翻，似牛，一角，青色，身重千斤，角重百斤。鼓烈風以埽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

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畏其暴也。卓表河南尹朱儁爲太僕以爲己副，使者召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孤，負也。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爲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讖，當時緯書之外，又有石包室讖，蓋時人附益爲之，如孔子閉房記之類。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更，工衡翻。歷年已久，百姓安樂，樂，音洛；下同。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賢曰：如糜粥之沸也。詩云：如沸如羹。石包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幷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幷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賢曰：言不敢避險難也。彪曰：「天下動之至易，易，以豉翻。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從，千容翻。「相國豈樂此邪！樂，音洛。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埶也。」謂秦、漢都關中，因山河形埶以制天下。卓意小解。琬退，又爲駁議。駁，北角翻。

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爲太尉，太僕王允爲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珌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珌，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殺瓊、珌，乃復表彪、琬爲光祿大夫。復，扶又翻。

卓徵京兆尹蓋勳爲議郎，蓋，古盍翻。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徵嵩爲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徵兵羣帥，說，輸芮翻。帥，所類翻。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嵩前不能從兄子酈之言，今又不從衍之策，自揣其才不足以制卓故也。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勳爲越騎校尉。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爲，于僞翻。折，之舌翻。汙，烏故翻。蓋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賢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余謂蓋勳忠直之士，時卓方謀僭逆，不應以武丁之事爲言。據國語，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毋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勳蓋以衛武公之事責卓也，史書傳寫誤以公爲丁耳。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

卓遣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下，此二月社也。陽城縣屬潁川郡。悉就斬之，駕其車重，重，直用翻。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燒其頭，以婦

女與甲兵爲婢妾甲兵謂甲兵之士 丁亥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勝音升 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蹈徒到翻藉慈夜翻 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考異曰袁紀作己巳今從范書 居京兆府舍師古曰三輔黃圖曰京兆府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 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朝直遙翻 董卓以袁紹之故戊午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餘人尺口謂嬰孩也 初荊州刺史王叡裴松之曰叡晉太保祥伯父也 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零桂零陵桂陽也 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州郡舉兵討董卓叡與堅亦皆起兵叡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上時掌翻 堅承檄即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直耳據吳錄資直者衣資之直也 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被皮義翻 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陶弘景曰生金有毒不鍊服之殺人 堅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陳壽志曰堅以牛酒誘之吳歷曰堅詐疾以誘之 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魯陽縣屬南陽郡 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考異曰范書術傳云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表傳云術阻兵屯魯陽表不得至荊州魏志術傳孫堅殺張咨術得據南陽魏武帝紀此年二月已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陽此春孫堅取南陽術乃據之猶以魯陽爲治所也 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詔以北軍中候劉表爲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梗古杏翻塞悉則翻 表單馬入宜城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本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 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賢曰宗黨共爲賊 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焉於虔翻 蒯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趣七喻翻 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帥所類翻下同 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樂音洛 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襁居兩翻 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郡國志荊州部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長沙武陵七郡漢官儀以章陵爲八郡 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袁術字公路 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誘音酉帥所類翻 遂徙治襄陽荊州刺史本治武陵漢壽襄陽縣屬南郡 鎮撫郡縣江南悉平荊部在江南者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四郡也爲劉表專制荊州張本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皐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班志汴水在滎陽西南 遇卓將玄菟徐榮菟同都翻 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中竹仲翻 所乘馬被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從才用翻 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

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易，以豉翻），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爲，于僞翻；下同）：諸君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勃海，謂袁紹也），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塞，悉則翻。轘，音環），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此謂袁術也。丹水、析縣，皆屬弘農郡），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觀操之計，但欲形格勢禁，待其變起於下耳，非主於戰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從袁紹也）。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董卓（姓譜：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後以國爲氏），務及諸將西行（務進兵與酸棗諸將相及也），不爲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好，呼到翻），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爲丘墟。頃之，和病卒。袁紹使廣陵臧洪領青州以撫之。　夏四月，以幽州牧劉虞爲太傅，道路壅塞（塞，悉則翻），信命竟不得通。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荒外，言荒服之外也。先，悉薦翻），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調，徒弔翻）。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委，於僞翻。輸，春遇翻），而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上谷舊有胡市，與胡人貿易；漁陽舊有鹽官、鐵官），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卹，爲安立生業（難，乃旦翻。爲，于僞翻），流民皆忘其遷徙焉。　五月，司空荀爽薨。　六月，辛丑，以光祿大夫种拂爲司空。拂，邵之父也。　董卓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譬袁紹等。胡母班、吳脩、王瓌至河內，袁紹使王匡悉收，繫殺之（瓌，工回翻。考異曰：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班與匡書云：「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按范書，此年六月遣韓融等安集關東，袁術、王匡各執而殺之；三年八月，遣馬日磾及趙岐慰撫天下。袁紀，遣馬、趙亦在三年八月，時董卓已死，而此書云與馬、趙俱受詔，又云袁卓遷怒，自相乖迕，疑非班書。今不取）。袁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　董卓壞五銖錢（賢曰：光武中興，除王莽貨泉，更用五銖錢，錢孔輪達曰五銖者，其重五銖。凡十黍爲一絫，十絫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錢邊作五銖字。壞，音怪），更鑄小錢（更，工衡翻），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鑄之（銅人，秦始皇所鑄也。賢曰：鐘虡，以銅爲之。前書音義曰：虡，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鐘鼓之柎，以猛獸爲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曰：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迎取長安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置於金馬門外者也。余據馬援亦進銅馬。虡，音巨），由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冬，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坐，才臥翻），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王匡屯河陽津（河陽津，即孟津），董卓襲擊，大破之。　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廟號稱宗者，皆宜省去，以遵先典，從之（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和帝以下無德可宗，故去之。去，羌呂翻。考異曰：袁紀在明年，今從范書）。　中郎將徐榮薦同郡故冀州刺史公孫度於董卓，卓以爲遼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西擊烏桓。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姓譜：柳，本自魯孝公子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爲氏，至展禽食采於柳下，因爲氏）：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於是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

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藉田，杜佑曰：藉，借也，謂借人力以理之，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春秋傳曰：郊而後耕，瓚藉人力以成歲功，故謂之帝藉。臣瓚曰：親耕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藉謂蹈藉也。師古曰：瓚說是。說文：帝藉千畝。藉，秦昔翻。乘鸞路，設旄頭羽騎。羽騎，羽林騎也。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二 起重光協洽盡昭陽作噩凡二年

孝獻皇帝乙

初平二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迫於董卓，遠隔關塞，關塞，謂函谷關、桃林塞也。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昌邑，謂昌邑王賀也。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幽州在北，長安在西，故操云然。韓馥、袁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少，詩照翻。奉大司馬虞為帝。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長，知兩翻。乃外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謂帝非靈帝子。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復，扶又翻；下同。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謂子胥能報父兄之讎也。可復北面乎？以殺袁隗等為出於帝。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上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慺慺赤心，慺，力侯翻。志在滅卓，不識其他。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樂浪，音洛。

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被，皮義翻。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勠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汙，烏故翻。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二月丁丑，以董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孫堅移屯梁東，為卓將徐榮所敗。敗，補邁翻。復收散卒進屯陽人。賢曰：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梁縣西。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為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梟，古堯翻。華，戶化翻。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陽人去魯陽百餘里。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為，于偽翻；下同。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浸潤之譖，出論語。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踧，子六翻。踖，資昔翻。踧踖，不自安貌。即調發軍糧。調，徒釣翻。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傕，克角翻。說，輸芮翻；後同。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縣，讀曰懸。則吾死不瞑目，瞑，莫定翻。豈將與乃和親邪！乃，汝也。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賢曰：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八十五里，北出對雒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澠，彌兖翻。陝，失冉翻。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埽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甄官署之井中也。晉志：少府之屬有甄官令，而續漢志無之，蓋屬於尚書，未詳所屬官也。甄官掌磚瓦石陶土之事。為後建安二年袁術奪璽張本。璽，斯氏翻。分兵出新安、澠池間，以要卓。要，一遙翻。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數，所角翻。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戇，戇，陟降翻，又呼貢翻，愚也。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語，牛倨翻；下同。

孤昔與周慎西征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爲慎作後駐溫不聽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零音憐）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勢叛羌欲截歸道（截即截字）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先將萬兵造金城（將即亮翻造七到翻）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斷丁管翻）兒曹用其言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能用堅卒用敗走（事見五十八卷靈帝中平二年卒子恤翻）堅以佐軍司馬所見略與人同固自爲可（言其才可用也）但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死耳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煨烏回翻華戶化翻）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姓譜牛本自殷周封微子於宋其裔司寇牛父敗狄於長丘死之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其餘諸將布在諸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壻也卓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塞悉則翻）引軍還魯陽　夏四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皇甫嵩字義真怖普布翻）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相誣引（更工衡翻）冤死者以千數百姓囂囂道路以目（囂五羔翻韋昭曰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　六月丙戌地震　秋七月司空种拂免以光祿大夫濟南淯于嘉爲司空（濟子禮翻）太尉趙謙罷以太常馬日磾爲太尉（磾丁奚翻）　初何進遣雲中張楊還幷州募兵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袁紹在河內楊往歸之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濁漳水出上黨長子而東過鄴鄴則韓馥所居也）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會馥將麴義叛（姓譜漢有平原鞠譚其子閎避難改曰麴氏後遂爲西平著姓）馥與戰而敗紹因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逢蒲江翻）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仰牛向翻）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强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要讀曰邀）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爲于僞翻）馥迫於倉卒（卒讀曰猝）必肯遜讓紹然之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續漢志酸棗縣北有延津）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諶時壬翻說輸芮翻）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自河內至延津爲東向）其意未可量也（量音良）竊爲將軍危之（爲于僞翻）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吐決謂吐奇決策也）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處昌呂翻）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幷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謂同盟討董卓）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恇去王翻）馥長史耿武別駕

閔純治中李歷閒而諫曰。（考異曰：九州春秋作耿武閔彧，今從范書、魏志、袁紀。又范書騎都尉沮授諫，無李歷，今從魏志、袁紀。）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鼻息，氣一出入之頃也。鼻氣煖之則溫，吸之則寒，故云鼻息。醫書云：血爲脈，氣爲息，脈息之名自是而分。呼吸者，氣之橐籥；動應者，血之波瀾。其經以身寸度之，計十六丈二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大息則六動。一動一寸，故一息脈行六寸，十息六尺，百息六丈，二百息十二丈，七十息四丈二尺，計二百七十息，漏水下二刻，盡十六丈二尺，營周一身。百刻之中，得五十營，故曰脈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也。息者以呼吸定之，一日計一萬三千五百息，呼吸進退，旣遲於脈，故一日一夜方行盡十六丈二尺經絡，而氣周於一身，大會於風府。脈屬陰，陰行遲，猶太陰一月一周天；息屬陽，陽行速，猶太陽一歲一周天。如是則應天常度。閏當作閏。）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度，徒洛翻。）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張屯孟津。（先，悉薦翻。將，卽亮翻。）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據水經，清水出河內脩武縣，逕獲嘉、汲縣而入於河，不至朝歌。惟淇水則逕朝歌耳。蓋俗亦呼淇水爲清水。據九州春秋，紹時在朝歌清水口。浮等自孟津東下，則兩軍皆舟行大河而向鄴也。清水口卽淇口，南岸卽延津。）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惡，烏路翻。）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以見兵拒之。（見，賢遍翻。）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枕，職任翻。）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將，卽亮翻。將御，猶言統御也。）亦無官屬。紹以廣平沮授爲奮武將軍。（廣平縣屬鉅鹿郡。沮，子余翻，又音諸，姓也。黃帝史官沮誦之後。）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監，古銜翻。）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潁川荀諶皆爲謀主。紹以河內朱

漢爲都官從事。（紹置都官從事，則猶領司隸校尉也。）漢先爲韓馥所不禮。且欲徼迎紹意。（徼，一遙翻。）擅發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上，時掌翻。）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腳。（折，而設翻。）紹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怖，普布翻。索，山客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耳語，附耳而語也。）馥在坐上。（坐，徂臥翻。）謂爲見圖。無何。起至溷。以書刀自殺。（溷，戶困翻，圊也，廁也。時雖已有紙，猶多用刀筆書，故有書刀。）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復，扶又翻。）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遘，與構同。難，乃旦翻。）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眭，息爲翻。濮，博木翻。）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東武陽縣屬東郡。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水經註曰：武水卽漯水。賢曰：故城在今魏州莘縣南。守，式又翻。）南單于劫張楊以叛袁紹。屯於黎陽。董卓以楊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董卓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冬十月壬戌。笞殺溫於市以應之。（張溫不能斬卓於西征之時，反死於卓手，可哀也已。）　青州黃巾寇勃海。衆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縣屬勃海郡。賢曰：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輜重。（重，直用翻。）犇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復，扶又翻。下同。）死者數萬。流血丹水。（言水爲之丹也。）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勝，音升。）威名大震。　劉虞子和爲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僞逃董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考異曰：范書劉虞傳，虞使田疇使長安，時和爲侍中，因遣從武關出。按魏志公孫瓚傳但云天子思歸，不云因疇至也。若因疇，當令和與疇俱還，不應出武關。又疇未還，劉虞已死。虞死在初平四年冬，疇在二年春。范書誤也。）和至南陽。袁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書。遣

數千騎詣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從，才用翻，下同。）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虞先與瓚有隙，至是而隙愈深。）和逃術來北，復爲袁紹所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幷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會稽周昂爲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陽城縣屬潁川郡。堅領豫州刺史，屯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中，竹仲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水經：大河故瀆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分派東入般縣爲般河。余據賢註，般音卜滿翻，此作磐，讀當如字。賢又曰：卽爾雅九河鉤盤河也，其枝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魏收地形志：安德郡般縣有故般河。）上書數紹罪惡，（數，所具翻。）進兵攻紹，冀州諸城多叛紹從瓚。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背，蒲妹翻。）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爲冀州刺史，田楷爲青州刺史，單經爲兗州刺史，（單，音善，姓也。姓譜：周卿士單襄公之後。）又悉改置郡縣守令。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蜀書云：備，中山靖王勝子陸城亭侯貞之後，然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攷。）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少，詩照翻。）長七尺五寸，垂手下厀，顧自見其耳。（長，直亮翻。厀，與膝同。言其有異相也。）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少，詩沼翻。）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少，詩照翻。）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坐，徂臥翻。）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爲，于僞翻。將，卽亮翻。）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願下當有從字。）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訩訩，（訩，許容翻。訩訩，語喧嘩之貌。）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縣，讀曰懸。）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爲，于僞翻，下同。）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劉備事始此。）

初，袁術之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斂，力贍翻。）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據袁山松書，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故術云然。）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鄧縣屬南陽郡。樊城，周仲山甫之邑，在漢水北。杜佑曰：樊城，今襄州安養縣。劉昫曰：鄧城縣，漢之鄧縣，古樊城也，宋改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爲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爲鄧城縣。）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峴山，去襄陽十里。峴，戶典翻。）堅乘勝夜追祖，祖部曲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射，而亦翻。考異曰：范書、吳志孫堅傳亦云初平三年。英雄記曰：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袁紀：初平三年五月，山陽公載記載策表曰：臣年十七，喪失所怙。裴松之按策以建安五年卒，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爲不符。張璠漢紀及胡沖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爲是而本傳誤也，今從之。）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堅兄子賁率其士衆就袁術，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復，扶又翻，下同。）術由是不能勝表。

初，董卓入關，留朱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爲卓所襲，出犇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儁復引兵還雒，擊懿，走之。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儁行車騎將軍，（上，時掌翻。）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謙，丹陽人。（丹陽縣屬丹陽郡，今潤州縣。）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爲刺史，謙至，擊黃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

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爲五斗米道陵卽今所謂天師者也後魏寇謙之祖其道客居於蜀魯母以鬼道常往來焉家焉乃以魯爲督義司馬洪氏隸釋曰劉焉在蜀創置督義司馬助義褒義校尉劉表在荆州亦置綏民校尉漢衰諸侯擅命率意各置官屬以張脩爲別部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絶斜谷閣斜谷在漢中西北今興元府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郡國志曰褒城縣北有褒谷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爲一谷兩山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曹操謂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者此也余據班志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領南至南鄭入沔則褒斜雖同爲一谷而衙領乃其分水處也斷丁管翻斜音余奢翻谷音穀又音浴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斷丁管翻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犍爲太守任岐及校尉賈龍由此起兵攻焉焉擊殺岐龍焉意漸盛作乘輿車具千餘乘乘繩證翻劉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禮記檀弓曾子責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表蓋言焉在蜀僭擬使蜀人疑爲天子也上時掌翻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誕爲治書御史續漢志曰治書侍御史二人秩六百石掌選明法律者爲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蔡質曰選御史高第補之胡廣曰宣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御史二人治書御史起此治直之翻璋爲奉車都尉皆從帝在長安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帝使璋曉喻焉焉留璋不遣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少詩照翻華戶化翻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遠行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思相吏翻斷音短今當遠別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操七到翻候者何其至也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難乃旦翻而寧獨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格正也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乾九潛龍勿用孔子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見賢遍翻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聞之亦不復追也復扶又翻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少詩照翻聞文運翻名聲所至曰聞嘗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王烈字彥方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布帛六丈曰端一曰八丈曰端按古以二丈爲端遺于季翻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推尋也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質正也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還旬宣翻皆相推以直推吐雷翻也前書韓延壽傳以田相移卽此義也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免賈音古

三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輔分遣校尉北地李傕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儁於中牟傕古岳翻汜音祀又孚梵翻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少詩照翻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言其地平四面受敵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度徒洛翻聞曹操有雄略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比之張良以

爲奮武司馬。操初起兵，爲奮武將軍，故以璜爲奮武司馬。其鄉人留者，多爲傕汜等所殺。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水經：大河右瀆東北逕鉅鹿郡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信都郡武邑縣故城東，此瀆於河瀆上作橋。註又云：清河東北逕界城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城橋。賢曰：今貝州宗城縣側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界橋當在此水上。杜佑曰：界橋在貝州宗城縣東。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讙呼動地。讙，許元翻。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考異曰：九州春秋作劉綱，今從范書、魏志。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復，扶又翻。遂到瓚營，拔其牙門，賢曰：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初，兗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語，牛倨翻。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言勢不能相及也。越人習水，故以爲能救溺。溺，奴歷翻。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壞，音怪。然終爲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曹操軍頓丘，頓丘縣，屬東郡。師古曰：以丘名縣也。丘一成爲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或曰成，重也，一重之丘也。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等時據魏郡屯於西山。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敗，補邁翻。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眭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內黃縣屬魏郡，陳留有外黃，故加內。眭，息隨翻。皆大破之。董卓以其弟旻爲左將軍，兄子璜爲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車服僭擬天子，召呼三臺，三臺：尚書臺、御史臺、符節臺也。晉書曰：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謂三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啓事。又築塢於郿，英雄記曰：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漢書郿音媚，地名。高厚皆七丈，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蹉，倉何翻。跌，徒結翻。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膂，脊骨也。卓自以遇人無禮，行止常以布自衛，甚愛信之，誓爲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手戟，小戟，便於擊刺者。布拳捷，勇力爲拳，迅疾爲捷。避之，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於傅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居希翻。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夏，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續漢書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朝服但玄冠絳衣而已。晉名曰五時朝服，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帀，作荅翻。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使尚書僕射自書詔者，懼其泄也。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考異曰：袁紀作李順，今從范書、魏志。與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僞著衛士服，著，陟略翻。守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刺，七亦翻，下同。卓衷甲不入，衷甲者，被甲於內而加衣甲上。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呼，火故翻。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趣，讀曰促。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布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

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弟旻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爲其羣下所斫射死射而亦翻暴卓尸於市暴薄木翻又蒲報翻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爲大炷炷燈炷也燈所著者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奮威將軍始於漢元帝用任千秋爲之沈約曰呂布爲奮武將軍儀比三司猶儀同三司也封温侯温縣屬河內郡周大夫蘇忿生之邑共秉朝政朝直遙翻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高陽縣屬涿郡又陳留圉縣有高陽亭坐徂臥翻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幾居希翻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背蒲妹翻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初邕從朔方自徙中上書乞續漢書諸志書其所學所志者在此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蔡邕字伯喈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賢曰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爲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算緡榷酤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史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譏刺貶損當世非誼士也方今國祚中衰中竹仲翻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復扶又翻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初黃門侍郎荀攸與尚書鄭泰侍中种輯等謀曰董卓驕忍無親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可直刺殺也刺七亦翻考異曰魏志云攸與何顒伍瓊同謀按顒瓊死已久恐誤事垂就而覺收攸繫獄泰逃奔袁術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重直用翻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綱紀即謂州別駕及治中諸從事也說輸芮翻下同明府尋往牧之牧之謂爲州牧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爲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賊衆精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閒設奇閒古莧翻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詔以京兆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爲後建安二年尚不屈於術張本

五月考異曰范書丁酉大赦袁紀丁未大赦按是年正月丁丑大赦及李傕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再赦然則五月必無赦也以征西將軍皇甫嵩爲車騎將軍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賢曰稜威稜也音力登翻余謂稜方稜也剛稜謂言剛方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下遐稼翻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殲息廉翻復扶又翻難乃旦翻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

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旣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眞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陝失冉翻）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將即亮翻校力教翻）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旣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更工衡翻復扶又翻）呂布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輔恇怯失守（恇去王翻）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爲左右所殺李傕等還（傕等自陳留潁川還也）輔已死傕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傕等益懼不知所爲欲各解散閒行歸鄉里（閒古莧翻）討虜校尉武威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長知兩翻）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爲于僞翻）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不合謂事不濟不與本計合也）傕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賢曰大人謂大家豪右又曰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召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傕隨道收兵比至長安（比必寐翻及也）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考異曰魏志云十日今從范書）呂布軍有叟兵內反（賢曰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爲叟）六月戊午引傕衆入城

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衛宏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朝廷謂天子也）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難乃旦翻）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太常种拂曰爲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傕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馗音逵）大鴻臚周奐（臚陵如翻）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頎音祈）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上時掌翻）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帝謂傕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爲乎（橫戶孟翻）傕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爲于僞翻）非敢爲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傕等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己未赦天下以李傕爲揚武將軍郭汜爲揚烈將軍（揚武將軍始於建武之初馬成爲之揚烈將軍蓋始於是時）樊稠等皆爲中郎將傕等收司隸校尉黃琬殺之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允太原人）傕等欲殺允恐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危謂殺也）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量音良）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易以豉翻）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傕收允及翼宏幷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詬曰（詬許候翻又古候翻詬罵也）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賢曰豎者言賤劣如僮豎）傕尸王允

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戩子踐翻）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難乃旦翻）臣光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易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程頤註曰有勞而能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爲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惟君子安履謙順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傕等以賈詡爲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長知兩翻）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乃以爲尚書　呂布自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有功於袁氏（謂殺董卓爲袁氏報仇也）恣兵鈔掠（鈔楚交翻）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內李傕等購求布急布又逃歸袁紹　丙子以前將軍趙謙爲司徒　秋七月庚子以太尉馬日磾爲太傅錄尚書事（磾丁奚翻）　八月以車騎將軍皇甫嵩爲太尉　詔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杖節鎮撫關東　九月以李傕爲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爲後將軍樊稠爲右將軍張濟爲驃騎將軍皆封侯（驃匹妙翻）傕汜稠筦朝政（筦與管同）濟出屯弘農　司徒趙謙罷　甲申以司空淳于嘉爲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爲司空錄尚書事　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與共圖山東（說輸芮翻）遂騰率衆詣長安會卓死李傕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屯郿（晉書職官志曰四征起於漢代四鎮通於柔遠）　冬十月荊州刺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成武縣前漢屬山陽郡後漢屬濟陰郡）　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以光祿大夫周忠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降戶江翻）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所降者青州黃巾也故號青州兵）　操辟陳留毛玠爲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魏相書引是言）守位以財（易大傳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以畜軍資（操之所以芟夷羣雄者在迎天子都許屯田積穀而已二事乃毛玠發其謀也）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昭說楊曰（說輸芮翻）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故者特交之也謂因事而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上時掌翻下同）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分扶問翻契分也）楊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爲操作書與李傕郭汜等（爲于僞翻）各隨輕重致殷勤傕汜見操使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使疏吏翻）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傕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乃厚加報答（當是時董昭在河內鍾繇在長安操不能使也而各爲操道地蓋闇其雄略先爲效用以自結也）繇皓之曾孫也（鍾皓見五十二卷桓帝建和二年）　徐州刺史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守式又翻相息亮翻）推朱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爲太僕　公孫瓚復遣兵擊袁紹至龍湊（龍湊地名在平原界漢晉春秋載紹與瓚書曰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兵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則龍湊蓋河津也詳味紹書龍湊宜在勃海界又袁譚軍龍湊曹操攻之拔平原走保南皮蓋在平原界也復扶又翻下同）紹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　揚州刺史汝南陳溫卒袁紹使

袁遺領揚州。袁術擊破之，遺走至沛，爲兵所殺。術以下邳陳瑀爲揚州刺史。（考異曰：獻帝紀四年三月，袁術殺陳溫，據淮南。魏志術傳云：術殺溫，領其州。裴松之按英雄記，溫自病死，不爲術所殺。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術以瑀領揚州。蓋陳禕當爲陳溫，實以三年卒，今從之。）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丁卯，赦天下。（考異曰：袁紀五月丁卯赦，今從范書。）

曹操軍甄城。（甄城縣屬濟陰郡。賢曰：今濮州縣也。甄音絹。蜀本作鄄，爲是。）

袁術爲劉表所逼，引兵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遂圍封丘。術走襄邑，又走寧陵。（封丘、襄邑二縣屬陳留郡，寧陵縣屬梁國。宋白曰：封丘，古封國之地，左傳所謂封父之繁弱是也，漢爲封丘縣。寧陵縣，古寧城，漢高祖改爲寧陵縣。）操追擊，連破之。術走九江，揚州刺史陳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集兵於淮北，復進向壽春。（陰陵、壽春二縣皆屬九江郡。壽春，揚州刺史治所。復，扶又翻。）瑀懼，走歸下邳。術遂領其州，兼稱徐州伯。李傕欲結術爲援，以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陽翟縣屬潁川郡。），假節。

袁紹與公孫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關東，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三月，袁紹在薄落津。（續漢志：安平國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鉅鹿郡癭陶縣有薄落亭。水經註：漳水逕鉅鹿縣故城西，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其太守。紹還屯斥丘。（斥丘縣屬魏郡。賢曰：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鹵，故云斥丘。）

夏，曹操還軍定陶。

徐州治中東海王朗及別駕琅邪趙昱說刺史陶謙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左傳晉大夫狐偃之言。說，輸芮翻。）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貢。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詔拜謙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溧陽縣屬丹陽郡。），以昱爲廣陵太守，朗爲會稽太守。是時徐方百姓殷盛，（古語多謂州爲方，故八州八伯謂之方伯。書曰：惟此陶唐，有此冀方。詩曰：徐方不庭。是也。）穀實差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讒邪，疏遠忠直，（遠，于願翻。）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漸亂。許劭避地廣陵，謙禮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陶謙字恭祖。）待吾雖厚，其勢必薄。遂去之。後謙果捕諸寓士，人乃服其先識。

六月，扶風大雨雹。（雨，于具翻。）華山崩裂。（華，戶化翻。）

太尉周忠免，以太僕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

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賢曰：風俗通曰：闕，姓也，承闕黨童子之後。縱橫家有闕子著書。）自稱天子。陶謙擊殺之。（考異曰：范書謙傳作闕宣，今從魏志武紀及謙傳。魏武紀又曰：謙與宣共舉兵，取泰山華、費，掠任城。謙傳亦云：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并其衆。按謙據有徐州，託義勤王，何藉宣數千之衆而與之合從？蓋謙別將與宣共襲曹嵩，故曹操以此爲謙罪而伐之耳。）

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民居。

袁紹出軍入朝歌鹿腸山，（朝歌縣屬河內郡。賢曰：朝歌故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歌有鹿腸山。）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復，扶又翻。屠，直於翻。屠各，匈奴種。）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呂布共擊燕，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俱退。呂布將士多暴橫，（橫，戶孟翻。）紹患之。布因求還雒陽。紹承制以布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人鼓箏於帳中，（說文：箏，樂也，鼓絃竹身，十二絃，蒙恬所造。一說秦人薄義，父子爭瑟而分之，因以爲名。案箏制與瑟同，瑟二十五絃，而箏十二絃，故二云然。風俗通：箏，秦聲，五絃筑身。箏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準六合，絃柱十二擬十二月，乃仁智之器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改也。釋名：箏，施絃高，箏箏然。音爭。）密亡去。送者夜起，斫帳被皆壞。明旦，紹聞布尚在，懼，閉城自守。布引軍復歸張楊。

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難，乃旦翻。）其子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重，直用翻。兩，音亮。）陶謙別將守陰平，（陰平縣屬東海郡。賢曰：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

寶掩襲蒿於華費間殺之。前漢志華費二縣皆屬泰山郡續漢志泰山有費縣無華縣蓋併省
也水經時水南過華縣東又南過費縣東入沂賢曰費縣故城在費縣東北費音祕 幷少子德秋操引兵
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郯。郯縣屬東
海郡徐州刺史治所 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
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爲于僞翻
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三縣皆屬下邳國杜佑曰泗州
下邳縣北有漢武原故城又北有郯縣故城睢陵故城在下邳東南夏丘舜封禹爲夏伯邑於此漢爲夏丘縣師古曰取音趨又音秋慮
音廬睢音雖夏戶雅翻 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冬十
月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孛蒲內翻 司空楊
彪免丙午以太常趙溫爲司空錄尚書事。劉虞與
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數所角翻下同 虞禁之
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
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
稟糧不周。上時掌翻 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
依違言甲奏上則依甲而違乙乙奏上則依乙而違甲無決然之是非也 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
南以居之。薊縣屬廣陽郡幽州牧所治也薊音計 虞數請會瓚輒稱病不應。
虞恐其終爲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時瓚
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卒與猝同 虞兵無部伍
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敕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
人殺一伯珪而已。公孫瓚字伯珪 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
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虞與官屬北
犇居庸。居庸縣屬上谷郡胡嶠曰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宋祁曰唐嬀州懷戎縣東南九十里有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西
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 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幷妻子還薊猶
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
拜瓚前將軍封易侯。易縣前漢屬涿郡後漢省 瓚乃誣虞前與袁紹
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

瑾掾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掾俞
絹翻 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
賢曰尾姓敦名余按古有尾生 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百姓流舊莫不
痛惜。流者他州人流入幽州者也舊者舊著籍幽州者也 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
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少詩
照翻 然有奇材虞乃備禮請以爲掾具車騎將行疇曰
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願以私
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騎俱
上西關出塞傍北山。傍步浪翻西關即居庸關北山即陰山 直趣朔方循間
道至長安致命。趣七喻翻間古莧翻 詔拜疇爲騎都尉疇以天子
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荷下可翻 固辭不受得報
馳還比至虞已死。比必寐翻 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章表當依
下文作章報 哭泣而去公孫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
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穨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
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樂音洛 故不
進也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疇恐燕
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
之疇北歸無終。無終縣屬右北平郡春秋無終子之國疇蓋其縣人也杜佑曰無終唐爲薊州玉田縣 率宗
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
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徐無縣屬右北平郡有徐無山 營深險平
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養羊亮翻 百姓歸之數年間至
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
又無法制以治之。治直之翻 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
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
盜諍訟者。諍讀曰爭音干迸翻釋詩以論鬭其勇敢於鬭諍叶韻平聲 隨輕重抵罪重者
至死凡一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與學校講

授之業，校戸教翻。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𭄿悉撫納，令不爲寇。十二月，辛丑，地震。司空趙溫免。乙巳，以衛尉張喜爲司空。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stamp]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
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
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三 起閼逢閹茂盡旃蒙大淵獻凡二年

孝獻皇帝丙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赦天下。 甲子，帝加元服。
二月戊寅，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皇妣宅兆未卜，孝經：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兆，塋域也。何忍言後宮之選乎！壬午，三公奏改葬
皇妣王夫人，追上尊號曰靈懷皇后。王夫人死見五十八卷靈帝光和四年。皇
后紀曰：改葬文昭陵。上，時掌翻。 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平原相劉備
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備遂去
楷歸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沛國治相縣，而沛自為縣，沛國時人謂沛縣
為小沛。由此時呼備為劉豫州。豫州刺史本治譙，備領刺史而屯小沛。按此時又有豫州刺史郭貢，蓋朝命不行，私相署置者也。曹操
軍食亦盡，引兵還。 馬騰私有求於李傕，傕，古岳翻。不獲
而怒，欲舉兵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不從。韓遂率眾
來和騰、傕，既而復與騰合。遂知傕之不足與也。復，扶又翻。諫議大夫种
邵、侍中馬宇、左中郎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己為內
應，以誅傕等。壬申，騰、遂勒兵屯長平觀。种，音沖。觀，古玩翻。邵等
謀洩，出奔槐里。傕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擊之，騰、遂
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邵等皆死。庚申，詔赦騰等。傕等
力不能制騰、遂，因下詔赦之。夏四月，以騰為安狄將軍，遂為安降將
軍。二將軍號，一時暫置耳，後世不復置。降，戶江翻。 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
昱守甄城。甄城縣屬濟陰郡。水經註曰：兗州舊治甄城，魏武創業始於此。河上之邑，最為峻固。甄，當作鄄。續漢志：兗州刺史治
昌邑。宋白曰：漢獻帝於鄄城置兗州，蓋曹操以刺史始治此。復往攻陶謙，復，扶又翻。遂略地至
琅邪、東海，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郯東。謙恐，欲走
歸丹陽。謙，丹陽人也。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
引軍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初，張邈少時好遊俠，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俠，戶頰翻。袁
紹、曹操皆與之善。及紹為盟主，有驕色，盟主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
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曰：孟卓，親友也，
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奈何自相危也！操之前攻
陶謙，見上卷上年。志在必死，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
後還，見邈，垂泣相對。泣，垂淚也。陳留高柔謂鄉人曰：曹將
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
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為變，間，古莧翻。欲與諸君避之，何
如？眾人皆以曹、張相親，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
幹自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高幹從袁紹在河北。呂布之捨袁紹
從張楊也，事見上卷上年。過邈，過，工禾翻。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
恨。邈畏操終為紹殺己也，為，于偽翻。心不自安。前九江太
守陳留邊讓嘗譏議操，操聞而殺之，并其妻子。讓素
有才名，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壯烈，
內亦自疑，乃與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謀
叛操。宮說邈曰：說，輸芮翻；下同。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
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
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謂操兵征徐州也。其處空
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
形勢，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縱，子容翻。邈從之。
時操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潛迎布為兗州
牧。布至，邈乃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
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眾疑惑，彧知邈為亂，即

勤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濮，博木翻。）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少，詩沼翻。）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督將，領兵之大吏；通掌州郡事者。將，即亮翻。）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謂一州倚之爲重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分，扶問翻。）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賢曰：不令其有所去就也。說，輸芮翻；下同。）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易，以豉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不動。（賢曰：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汜嶷取范。（降，戶江翻。汜，符咸翻。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氏。嶷，鄂力翻。）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過，工禾翻。說，輸芮翻。靳，居焮翻，姓也。戰國楚有孝臣靳尚。）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相，如字，言不能相集定君臣之分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田單事見五卷周赧王三十六年。）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貳心。時汜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刺，七亦翻。）歸勒兵自守。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齊桓公問管仲曰：開方何如？對曰：棄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北，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事見後六十五卷建安十三年。）曹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水經註：河水過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爲倉亭津。述征記曰：倉亭津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潁川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潁川文士傳：棗氏本姓棘，避難改焉。）卒完三城以待操。（卒，子恤翻。）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昱爲東平相，屯范。呂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東平國當亢父泰山之道。亢父本屬東平，章帝元和元年分屬任城。賢曰：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斷，丁管翻。亢父，音抗甫。要，一遙翻。）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

五月，以揚武將軍郭汜爲後將軍，安集將軍樊稠爲右將軍，（安集將軍亦一時暫置。）並開府，如三公，合爲六府，（時太傅馬日磾出使，李傕以車騎將軍開府，汜、稠又開府，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參選舉。李傕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主者，蓋尚書也。）先從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

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涼州刺史本治漢陽郡冀縣，時寇賊繁興，河西隔絕，河寇蓋羣盜阻河爲寇者。）上書求別置州。六月，丙子，詔以陳留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典治之。（風俗通：邯鄲，以國爲姓。余謂邯鄲非國也，蓋以邑爲姓。左傳晉有邯鄲午。時置雍州，治武威。治，直之翻。）

丁丑，京師地震；戊寅，又震。

乙酉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免。戊午，以太常楊彪爲太尉，錄尚書事。

甲子，以鎮南將軍楊定爲安西將軍，開府如三公。

自四月不雨，至於是月，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

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汶音問。糜，忙皮翻。為，于僞翻。餓死者如故。帝疑稟賦不實，稟，給也。賦，與也。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觀此則獻帝非昏愚而無知也，然終以失天下者，威權去己，而小惠不足以得民也。八月，馮翊羌寇屬縣，郭汜、樊稠等率衆破之。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昳，徒結翻，日昃也。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陳，陳，讀曰陣。司馬陳留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典，姓；韋，名。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等人者，立等以募人及等者謂之等人；或曰：等人，一等應募之人也。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呼，火故翻。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間，古莧翻。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既自力勞軍，又促軍進攻者，恐既敗之後，士氣衰沮也。勞，力到翻。復，扶又翻。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九月，操還鄄城。布到乘氏，乘氏縣屬濟陰郡。應劭曰：春秋魯敗宋師於乘丘，即其地。宋白曰：今濟州鉅野縣西南五十七里乘氏故城是也。乘，繩證翻。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冬，十月，操至東阿。袁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鄴。說，輸芮翻。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度，徒洛翻。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之韓、彭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荀彧字文若。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十二月，司徒淳于嘉罷，以衛尉趙溫為司徒，錄尚書事。馬騰之攻李傕也，劉焉二子範、誕皆死，議郎河南龐羲素與焉善，乃募將焉諸孫入蜀。龐，皮江翻。將，如字，領也；一讀將，扶也。會天火燒城，焉徙治成都，劉焉初居緜竹。疽發背而卒。說文曰：疽，久癰。州大吏趙韙等貪焉子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韙，羽鬼翻。上，時掌翻。詔拜潁川扈瑁為刺史。瑁音冒。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詔乃以璋為益州牧，璋以趙韙為征東中郎將，率衆擊劉表，屯朐䏰。朐䏰縣屬巴郡。師古曰：朐音劬。書音義：朐音春，䏰如允翻。賢曰：朐䏰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䏰音閏。劉昫曰：開州盛山縣，漢朐䏰縣地。余按今雲安軍，漢朐䏰縣地，土地下濕，多朐䏰蟲，故名。劉禹錫曰：朐䏰，蚯蚓也。裴松之曰：䏰，如振翻。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糜姓，諸楚大夫受封於南郡糜亭，因以為氏；或言工尹糜之後，以名為氏。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袁術字公路。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據裴松之註三國志云：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魏志曰：曹公置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蓋牙已有此官，曹公增其秩耳。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治，直之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為，于僞翻。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觀登此言，固未易才也。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據陳壽志，備謂竺等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君可以州與之。融言冢中枯骨，何足介意，正為四世五公發也。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言百姓惟能者是與也。前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備遂領徐州。初，太傅馬日磾與趙岐俱奉使至壽春，磾，丁奚翻。岐守志不橈，橈，奴教翻。袁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侵侮之，從日磾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從術求去，術留

不遣又欲逼為軍師日磾病其失節嘔血而死（杜預曰病
者以為己病也）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
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
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夙早也）聞策聲問自
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造七到翻分扶問翻推分而結好也好呼到翻下同）勸策徙
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旁大宅與策（推吐雷翻）升堂拜母
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曲阿縣屬吳郡賢曰今潤州縣
余按曲阿古雲陽縣也秦時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阬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杜佑曰曲阿今丹陽郡丹陽縣）已
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以父堅為黃祖所殺也）丹
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會工外翻）術上策舅吳景
領丹陽太守（上時掌翻）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為丹陽
都尉（從才用翻下賢從同）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
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
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二年）
（難乃旦翻）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
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為
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舅謂吳景孫賁字伯陽）彼精兵之地
（丹陽號為天下精兵處）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
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為
涇縣大帥祖郎所襲（涇縣屬丹陽郡賢曰今宣州縣姓譜祖商祖己之後帥所類翻）幾至危
殆於是復往見術（幾居希翻復扶又翻下同）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
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廄
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謝入術營擅殺也）術曰兵人好叛
當共疾之（好呼到翻）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
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更工衡翻）後術
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

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錯誤也）每恨本意不
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
故吏劉勳為太守（復扶又翻）策益失望侍御史劉繇岱之
弟也素有盛名詔書用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續漢
志揚州本治歷陽中世以後徙治壽春也）術已據之繇欲南渡江吳景孫賁
迎置曲阿及策攻廬江繇聞之以景賁本術所置懼
為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迫逐景賁景賁退屯歷陽（歷陽
縣屬九江郡今和州）繇遣將樊能于麋屯橫江張英屯當利口以
拒之（橫江渡在今和州正對江南之采石即今之楊林渡口當利浦在今和州東十二里）術乃自用故吏
惠衢為揚州刺史（惠姓也戰國時梁有惠施）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
賁共將兵擊英等
二年春正月癸丑赦天下（考異曰袁紀作癸酉按長曆是月癸卯朔無癸酉今從范書）
曹操敗呂布於定陶（敗補邁翻）詔即拜袁紹為右將軍（即
拜者就拜之也時紹在鄴就鄴拜之考異曰袁紀作後將軍今從范書）董卓初死三輔民
尚數十萬戶李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饑饉二年間民
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矜功爭權欲鬬者
數矣（數所角翻）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
容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不甚力稠叱之曰
人欲截汝父頭（利傕兄子也故云然）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及
騰遂敗走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語牛倨翻）本所爭者非
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韓遂金城人樊稠皆涼州人也）欲相
與善語而別乃俱却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
而別軍還李利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
密傕亦以稠勇而得眾忌之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傕
索益兵（索山客翻）二月傕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坐徂臥翻）由是
諸將轉相疑貳傕數設酒請郭汜（數所角翻）或留汜止宿

汜妻恐汜愛傕婢妾，思有以間之。（間，古莧翻）會傕送饋，（餉食曰饋）妻以豉為藥，擿以示汜曰：（豉，是義翻。擿，他歷翻，挑也）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以雞為喻也。一栖而兩雄必鬭）他日，傕復請汜飲，大醉，（復，扶又翻，下同）汜疑其有毒，絞糞汁飲之，（糞汁解衆毒）於是各治兵相攻矣。（治，直之翻）帝使侍中、尚書和傕、汜，傕、汜不從。汜謀迎帝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傕。三月丙寅，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暹，息廉翻。將，即亮翻。乘，繩證翻。下同）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諸君舉事，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羣臣步從乘輿以出，兵即入殿中，掠宮人、御物。帝至傕營，傕又徙御府金帛置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傕、汜，汜留楊彪及司空張喜、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璠，孚袁翻）大鴻臚榮郃、（榮，姓也。前書有男子榮畜。姓譜：周榮公之後。郃，曷閤翻，又古合翻）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於其營以為質。（質，音致。下同）朱儁憤懣發病死。（懣，音悶，又音滿）夏四月甲子，立貴人琅邪伏氏為皇后，以后父侍中完為執金吾。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質，音致）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中郎將楊密固諫，汜乃止。傕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繒，慈陵翻）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汜陰與傕黨中郎將張苞等謀攻傕。丙申，汜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簾帷中，又貫傕左耳。苞等燒屋，火不然。楊奉於外拒汜，汜兵退，苞等因將所領兵歸汜。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據傕、汜和後，然後帝得出長安宣平門，則此塢蓋在長安城中。傕、汜於城中各築塢而居也。復，扶又翻）使校尉監塢門，（監，工銜翻）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朝餔上飯，（上，時掌翻。食飲實飯同）何用米為！乃以臭牛骨與之。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傕自知所犯悖逆，欲轉車駕幸池陽黃白城，（池陽縣屬馮翊。賢曰：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水經註曰：黃白城，本曲梁宮也。詰，去吉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臣願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趙溫與傕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睚眥之隙，（睚，牛懈翻。眥，士懈翻。睚眥，怒視也。眥，目際也。毛晃曰：睚，舉目相忤貌。亦作眦，士懈翻）以成千鈞之讎，（千鈞，言重也）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乘，繩證翻。解，胡買翻，曉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溫依此而分一再三之義）不如早共和解。傕大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應，傕弟也。帝起居注曰：應，溫故掾也）傕信巫覡厭勝之術，（覡，刑狄翻。厭，於葉翻。巫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每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為，于偽翻）帝亦隨其意應答之。傕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良，信也）閏月己卯，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考異曰：袁紀，酈作麗，今從范書）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傕，傕不肯，曰：郭多，盜馬虜耳，（英雄記曰：汜一名多）何敢欲與吾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略士衆，足辦郭多否邪？郭多又劫質公卿，（質，音致，下同）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音佐佑）酈曰：近者董公之強，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荷國寵榮，（荷，下可翻）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張濟與汜有謀，楊奉白波賊帥耳，（帥，所類翻）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為用也。傕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傕不肯奉詔，辭語不順。（天子所居曰禁中，亦曰省中。省門，禁門也）帝恐傕聞之，亟令酈去。傕遣虎賁王昌呼欲

殺之昌知鄘忠直縱令去還答傕言追之不及辛巳以車騎將軍李傕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鉅野縣屬山陽郡後周於此置濟州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乘繩證翻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高祖取天下令蕭何守關中光武經營河北令寇恂守河內皆以為王業根本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賢曰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余據此時山東猶未盡平或誇之耳難乃旦翻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禹貢兗州之域孔安國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子禮翻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易以豉翻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謂結劉繇也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舍讀作捨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甄城范衛可全衛謂濮陽杜預曰濮陽古衛地甄當作鄄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易以豉翻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結親猶言結黨也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先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謂多所屠戮也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徐州子弟既有父兄之讎必不心服於操雖破其兵猶不能有其地也降戶江翻夫事故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惟將軍熟

慮之操乃止布復從東緡東緡縣屬山陽郡春秋之緡邑也宋白曰今濟州金鄉縣本漢東緡縣復扶又翻下同緡眉巾翻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挑徒了翻既合伏兵乃悉乘隄前書音義曰乘登也步騎並追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布初見備甚尊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五原人備涿郡人五原涿郡皆邊地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李傕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六月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傕眾稍衰果如皇甫酈之言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陝縣屬弘農張濟初平三年出戍焉陝式冉翻欲和傕汜遷乘輿權幸弘農乘繩證翻下同帝亦思舊京謂雒陽也遣使宣諭十反汜傕許和欲質其愛子質音致下同傕妻愛其男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闚省門數所角翻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宣義將軍亦一時所置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略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帥所類翻飲於禁翻食讀曰飤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傕由此單弱於是復有言和解之計者復扶又翻傕乃從之各以女為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宣平門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兵欲交侍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

中楊琦高舉車帷帝曰諸君何敢迫近至尊邪（呼火故翻近其靳翻）汜兵乃卻既度橋士衆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從才用翻）張濟賦給各有差傕出屯池陽丙寅以張濟爲驃騎將軍開府如三公（驃匹妙翻）郭汜爲車騎將軍楊定爲後將軍楊奉爲興義將軍皆封列侯（以楊奉自白波賊帥勤王故以興義寵之）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曰承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高陵縣屬馮翊）公卿及濟以爲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帝遣使諭汜曰弘農近郊廟（近其靳翻）勿有疑也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丙子郭汜復謀脅帝還都郿（復扶又翻下同）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自新豐驪山西接終南謂之南山）曹操圍雍丘張邈詣袁術求救未至爲其下所殺　冬十月以曹操爲兗州牧　戊戌郭汜黨夏育高碩等謀脅乘輿西行（夏戶雅翻）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請帝出幸一營以避火（時郭汜楊定董承楊奉各自爲營艾不敢指言故請幸一將營惟帝意所向也）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乃得出壬寅行幸華陰（華戶化翻）寧輯將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寧輯將軍之號猶安集亦一時暫置也煨烏回翻）煨與楊定有隙定黨种輯左靈言煨欲反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劉艾尚書梁紹皆曰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董承楊定脅弘農督郵令言郭汜來在煨營帝疑之乃露次於道南（野宿無廬舍謂之露次）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煨使种輯左靈請帝爲詔帝曰煨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詔邪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等乃輒攻煨營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贍而豔翻）詔使侍中尚書告諭定等令與煨和解定等奉詔還營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聞定攻煨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聞傕汜至欲還藍田爲汜所遮單騎亡走荊州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復與傕汜合十二月帝幸弘農張濟李傕郭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凡乘輿服御之物皆爲御物符節符竹使符之類符之爲言扶也兩相扶合而不差也又曰符輔也所以輔信又合也策編簡爲之古者誥命皆書之策漢制天子策書長二尺典籍內府圖籍及尚書中故事之類勝音升）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沮子余翻創初良翻）傕謂左右曰尚可活否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被皮義翻）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傕乃殺之壬申帝露次曹陽（賢曰曹陽澗名在今陝州西南七里俗謂之七里澗崔皓云自南山北通於河魏武帝改曰好陽杜佑曰陝郡西四十五里有曹陽澗以下文觀之杜佑說是）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譎古穴翻間古莧翻使疏吏翻）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帥所類翻暹息廉翻）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傕等可復東引庚申車駕發東（自曹陽發而東行也）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爲拒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璠孚袁翻）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皆死司徒趙溫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郃爲傕所遮欲殺之（郃古合翻又曷閤翻）賈詡曰此皆大臣卿奈何害之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觀帝此言蓋於臨危之時豈可以亡國之君待之哉特爲強臣所制耳舍讀曰捨）兵相連綴四十里

方得至陝杜佑曰陝春秋虢國之地所謂北虢也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傕汜兵繞營叫呼呼火故翻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水經註河水過大陽縣南又東過底柱間底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底柱三穿既決水勢疏分指狀表目亦曰三門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自底柱而下至五戶灘其間一百二十里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河水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過河陽縣南則孟津也楊彪以為河道險難非萬乘所宜乘乘繩證翻下乘輿同乃使李樂夜渡潛具船舉火為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從人間斫之百官志符節令屬少府秩六百石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殺旁侍者血濺后衣濺子賤翻河岸高十餘丈高居傲翻不得下乃以絹為輦使人居前負帝餘皆匍匐而下或從上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之手指於舟中可掬左傳晉荀林父帥師戰于邲而敗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帝乃御船同濟者皇后及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其宮女及吏民不得渡者皆為兵所掠奪衣服俱盡髮亦被截凍死者不可勝計勝音升衛尉士孫瑞為傕所殺傕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被為幔為于偽翻以傕兵射之故以被為幔以禦箭幔莫半翻幕也射而亦翻既到大陽賢曰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大河之陽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來貢餉乙亥帝御牛車幸安邑安邑縣屬河東郡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賦給與也分畀也封邑為列侯拜胡才為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安國將軍之號蓋始於此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帥競求拜職帥所類翻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鎮陟刃翻

帝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宮人及乘輿器服已而糧穀盡宮人皆食菜果乙卯張楊自野王來朝野王縣屬河內郡隋唐為河內縣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羸倫為翻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播流也遷也越顛墜也走也賢曰播遷也越逸也言失其所居說輸芮翻下同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州域謂冀州之域也粗坐五翻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即宮鄴都也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不庭謂不朝者杜預曰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一曰庭直也不庭謂不直者誰能禦之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王肅註家語曰言若丘陵之漸遲也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近其靳翻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紹不能從授之言果為曹操所先帝都許矣欲以自近不亦難乎先悉薦翻考異曰魏志紹傳曰天子在河東紹遣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今從范書初丹陽朱治嘗為孫堅校尉治從堅討長沙零桂賊表行都尉又從破董卓於陽人表行督軍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策本江東人故謂之本土術知其恨謂許以九江而不用也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會工外翻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騎奇寄翻[illegible]行收兵比至歷陽比必寐翻眾五六千時周瑜

從父尚爲丹陽太守（從才用翻）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諧偶也合也史言推結分好正當於此觀之又當於此別分好二字英雄相遇於草澤一見之頃靡然爲之服役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江表傳曰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吳人皆謂之孫郎）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山草言深山茂草之中也李固對策曰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則山草二字當時常談也）（長知兩翻）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茹亦菜也）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勞力到翻樂音洛爲于僞翻考異曰魏志袁紀皆云初平四年策受袁術使渡江漢獻帝紀吳志孫策傳皆云興平元年虞溥江表傳云策興平二年渡江按術初平四年始得壽春策傳云術欲攻徐州從陸康求米事必在劉備得徐州後也劉繇傳云術與景攻繇歲餘不克則策渡江不應在興平元年已前今依江表傳爲定）策攻劉繇牛渚營（郡國志丹陽郡秣陵縣南有牛渚杜佑曰牛渚圻即宣城郡當塗縣采石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牛渚山是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閣庋置也邸閣謂轉輸之歸至而庋置之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沈約曰秣陵其地本名金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元豐九域志江寧府江寧縣有秣陵鎮丁度集韻笮側格切姓也風俗通楚有笮倫）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唐書地理志宣州南陵縣有梅根鎮今有梅根港）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郡國志丹陽郡有湖孰江乘二縣元豐九域志江寧府上元縣有湖孰鎮）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太史以官爲氏繇與慈皆東萊人也省悉景翻）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太史慈字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以其嘗論人品也）但使慈偵視輕重（偵丑正翻候視也）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神亭在今鎮江府丹陽縣界卒讀曰猝）策從騎十三（從才用翻）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刺七亦翻）而擥得慈項上手戟（擥與攬同）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若陸技擊則慈策適相當耳然慈蓋困於策何也）

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考異曰帝紀繇敗走在興平元年今從江表傳）策入曲阿勞賜將士（勞力到翻）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首式救翻）樂從軍者一身行（樂音洛下同）復除門戶（復方目翻一人以身行除其門戶賦役也）不樂者不強（強其兩翻）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見賢遍翻）馬千餘匹威震江東丙辰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殄寇將軍號蓋始於此）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分扶問翻）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呂範字子衡）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範先領宛陵令破丹陽賊而還）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呂範汝南人復扶又翻爲于僞翻）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褠著袴褶（褠居侯翻單衣也著陟略翻褶席入翻袴褶騎服也）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傳株戀翻符傳也）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老子曰盜亦有道無其道安能爲盜哉）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守手又翻）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謨（與讀曰預）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新序曰有司請吏於齊桓公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以告仲父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爲其不易故王者勞於求賢佚於得人）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張昭字子布）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任張昭昭何足以當管仲策之斯言蓋因北方人士書疏從而歸重耳英雄胸次可易測邪）袁術以從弟徇爲丹陽太守（從才用翻）周尚周瑜皆還壽春劉繇自丹徒將犇會稽（會工外翻）許劭曰會稽富實策之

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荆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兖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豫章在大江東南，豫兖之壤在淮北。袁術時據九江、廬江之間，故云隔在其中。）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曹操字孟德，劉表字景升。）繇從之。初陶謙以笮融爲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遂斷三郡委輸以自入（斷，讀曰短。委，於僞翻。流所聚曰委。毛晃曰：凡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大起浮屠祠課人誦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好，呼到翻。）每浴佛（釋氏謂佛以四月八日生，事佛者以是日爲浴佛會。）輒多設飲食布席於路經數十里費以鉅億計（鉅億計，言以億億計也。）及曹操擊破陶謙徐土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走廣陵（將，即亮翻。）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爲陶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過江依禮既而復殺之（先，悉薦翻。復，扶又翻。）劉繇使豫章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太守諸葛玄玄退保西城（西城在豫章南昌縣西。考異曰：袁暐獻帝春秋云劉表上玄領豫章太守，范書陶謙傳亦云劉表所用，而陳志諸葛亮傳云術所用。按許劭勸繇依表，必不攻其所用矣，今從亮傳。）及繇泝江西上駐於彭澤（彭澤縣屬豫章郡，彭蠡澤在西。上，時掌翻。）使融助皓攻玄許劭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朱文明喜推誠以信人（朱皓字文明。喜，許記翻。）更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敗走入山爲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爲豫章太守（掾，于絹翻。）丹陽都尉朱治逐吳郡太守許貢而據其郡貢南依山賊嚴白虎（嚴白虎有衆萬餘人，阻山屯聚，在吳郡之南。）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張超先爲廣陵太守，請臧洪爲功曹，委之以政。）衆曰袁曹方睦洪爲袁所表用（洪爲超使劉虞，路梗，因留於袁紹，紹表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必不敗好以招禍（敗，補邁翻。好，呼到翻。招，音翹，又如字，召也。）超曰子源天下義士（臧洪字子源。）

終不背本（背，蒲妹翻。）但恐見制強力（強力，謂強有力也。）不相及耳洪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號，戶刀翻。難，乃旦翻。）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張超自殺操夷其三族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家語：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分，扶問翻。樂，音洛。）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郡將，謂張超也。將，即亮翻。）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復，扶又翻。重，直用翻。）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陳琳字孔璋。徼，一遙翻。）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帝在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見洪書知無降意（降，戶江翻。）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度，徒洛翻。）呼將吏士民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與，讀曰預。）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先，悉薦翻。將，如字，領也。）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舍，讀曰捨。復，扶又翻，下同。）主簿啓內廚米三升請稍以爲饘粥（杜預曰：饘，糜也。之連翻。）洪歎曰何能獨甘此邪使作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食，讀曰飤。）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枕，職任翻。）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紹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

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自袁安至隗四世，安爲司徒，子敞爲司空，孫湯爲司空，曾孫逢爲司空，隗爲太傅，凡五公。瞋，昌眞翻。）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張陳留爲超兄邈也。）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爲，于僞翻；下刃爲、欲爲、寧爲同。）奈何擁衆觀人屠滅！洪惜力劣，（劣，弱也。）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推，吐雷翻。）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己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少，詩照翻。坐，徂臥翻；下同。）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爾爲，猶如此也。）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背，蒲妹翻。）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復，扶又翻。）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公孫瓚既殺劉虞，（事見上卷初平四年。）盡有幽州之地，志氣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睚，牛懈翻。眦，士懈翻。）衣冠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灋害之，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不謝人惠。（分，扶問翻。）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與爲兄弟，或結婚姻，所在侵暴，百姓怨之。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姓譜：鮮于，子姓，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以鮮于爲氏。）合率州兵，欲共報仇，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應劭漢官曰：護烏桓校尉有司馬二人，秩六百石。燕，於賢翻。）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潞音路，潞縣屬漁陽郡。）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亦率種人（峭，七肖翻。種，章勇翻。）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水經註：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和等破瓚處也。又南過潞縣西。賢曰：鮑丘水又謂之潞水，俗又謂之大榆河，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兵合。瓚軍屢敗。先是有童謠曰：（長，知兩翻。復，扶又翻。先，悉薦翻。）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爲京，特高十丈，（水經註：易京在易城西四五里，易水逕其南。賢曰：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爾雅曰：絕高謂之京，非人力謂之丘。上，重直龍翻；下同。高，居傲翻。塹，七豔翻。）自居焉，以鐵爲門，斥去左右，（去，羌呂翻。）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與姬妾居。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以繩索引之而上，若汲水然。上，時掌翻。）令婦人習爲大聲，使聞數百步，（聞音問。）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遠，于願翻。）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復，扶又翻。）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事見五十九卷靈帝中平五年。）埽黃巾於孟津，（事見上卷初平二年。）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賢曰：櫓即楯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居於平陽。（平陽縣屬河東郡。）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四（起柔兆困敦，盡著雍攝提格，凡三年。）

孝獻皇帝丁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大赦，改元。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更，工衡翻。下同。）二月，韓暹攻董承，承奔野王。（野王，張楊所屯也。暹，息廉翻。）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塢鄉。（郡國志：河南緱氏縣西南有塢聚。）胡才欲攻韓暹，上使人喻止之。汝南、潁川黃巾何儀等擁衆附袁術，曹操擊破之。張楊使董承先繕脩雒陽宮，太僕趙岐爲承說劉表，使遣兵詣雒陽助脩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爲，于僞翻。說，輸芮翻。委，于僞翻。流所聚曰委。毛晃曰：凡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夏五月丙寅，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雒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

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郡國志：盱眙、淮陰二縣屬下邳國。盱眙音吁怡。）相持經月，更有勝負。（更，工衡翻。下同。）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布去年奔備，蓋屯於下邳之西。）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比，必寐翻。下比明同。）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前漢志：海西縣屬東海郡；續漢志屬廣陵郡。考異曰：蜀志備傳，於此云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備邀擊，盡斬之。按暹、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於時未死也，備傳爲誤。）饑餓困踧，（踧，子六翻。）吏士相食。從事東海麋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降，戶江翻。）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賢曰：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爲沛郡，小沛即沛縣。宋白曰：郡國志云古偪陽國，漢爲沛縣，而沛郡理相城，以沛縣爲小沛。考異曰：備傳云遣關羽守下邳，此在布敗後，備傳誤也。）布自稱徐州牧。布將河內郝萌夜攻布，布科頭袒衣，走詣都督高順營。（科頭，不冠露髻也。今江東人猶謂露髻爲科頭。）順即嚴兵入府討之，萌敗走。比明，萌將曹性擊斬萌。

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秋七月甲子，車駕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大赦。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爲己功，故名其殿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難，乃旦翻。）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郡國志：梁縣屬河南尹，春秋之梁國也。）韓暹、董承並留宿衛。癸卯，以安國將軍張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續漢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賢曰：稆音呂。埤蒼曰：穭，自生也。稆與穭同。）或飢死牆壁間，或爲兵士所殺。

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賢曰：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賢曰：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事見上卷興平二年。）乃會羣下議稱尊號，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國語

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詩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處昌呂翻範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徼一遙翻承曰在德不在彊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戶雅翻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況效尤而甚焉者乎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也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賢曰安生京京生陽陽生逢逢生術凡五代被皮義翻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孰與熟通忠言逆耳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駮議致憎賢曰駮雜也議不同也言以持異議致憎疾也駮北角翻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己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沮在呂翻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

曹操在許郡國志許縣屬潁川郡帝既徙都改曰許昌杜佑曰漢許昌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里宋白曰在今縣西南四十里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睢香萃翻恣睢暴戾之貌卒讀曰猝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賢曰左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遂定霸業天下服從師古曰景從言如景之從形也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事見九卷高祖二年爲于僞翻自天子蒙塵蒙冒也言播越在草莽蒙冒塵埃也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鄭玄註周禮曰軫車後橫木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西漢有中郎將東漢分置三署虎賁羽林中郎將建安之後羣雄兵爭自相署置始有名號中郎將董承等據險拒之洪不得進考異曰魏志此事在正月而荀彧傳迎天子在都雒後今從傳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少詩沼翻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乘繩證翻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夏華夏夏戶雅翻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毛萇曰契闊勤苦也此蓋謂死也生也處勤苦之中相與共之也契苦結翻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語牛倨翻仰牛向翻遂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操祖曹騰封費亭侯養子嵩襲爵今以操襲嵩爵也郡國志沛國酇縣有費亭曹騰所封也廣韻曰酇音嵯師古曰王莽改酇曰贊治則此縣亦有贊音晉地道記山陽郡湖陸縣西有費亭城魏武帝初所封考異曰魏志在六月而董昭傳在都雒後今從傳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

尙書事操於是誅尙書馮碩等三人討有罪也袁宏紀曰誅碩及議郎侯祈侍中壺崇封衞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有功也宏紀曰封衞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沖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德趙蕤爲列侯贈射聲校尉沮儁爲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沮儁死事見上卷興平二年沮子余翻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埶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跂渠宜翻舉足也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復扶又翻厭於叶翻又如字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凡舉事有利亦有害權其利多而害少者行之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累力僞翻下同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鎭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少詩沼翻遺于季翻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縣屬南陽郡魯陽近許轉運稍易近其靳翻易以豉翻可無縣乏之憂縣讀曰懸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比必寐翻使疏吏翻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操曰善卽遣使詣奉庚申車駕出轘轅而東河南緱氏縣有轘轅關轘音環遂遷都許己巳幸曹操營以操爲大將軍封武平侯武平縣屬陳國此取其以伸武平禍亂也宋白曰亳州鹿邑縣漢於今縣東北置武平縣隋改爲鹿邑取故鹿邑城爲名其古鹿邑城在縣西十二里春秋鹿鳴地也始立宗廟社稷於許孫策將取會稽會工外翻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浙之舌翻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說輸芮翻數所角翻卒讀曰猝水經註浙江東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柤瀆謂之柤瀆孫策襲王朗所從出之道也裴松之曰查音祖加翻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爲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裴松之曰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沈約曰永興本漢餘暨縣吳更名蔡邕經會稽高遷亭取椽竹以爲笛卽其處也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帥讀曰率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前漢志冶縣屬會稽郡師古曰本閩越地光武改曰章安晉志曰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帝五年以立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爲東冶後漢改爲侯官都尉及吳置建安郡洪氏隸釋據西漢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唐南部都尉治回浦李宗諤圖經曰文帝時以山陰爲都尉治元狩中徙治錢唐爲西部元鼎中又立東部都尉治冶光武改回浦爲章安以冶立東侯官吳孫亮傳曰五鳳中以會稽東部爲臨海郡孫休傳永安中以會稽南部爲建安郡沈約宋志曰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又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續漢志章安故冶光武更名晉太康記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立未詳孰是又曰司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也張勃吳錄曰是句踐冶鑄之所後分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杜佑通典曰後漢改冶縣爲侯官都尉後分冶縣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今福州是南部台州是東部又曰二漢會稽西部都尉理婺州數說異同各有脫誤審參訂之自秦置會稽郡其治在今吳門至順帝分置吳郡而會稽徙郡於山陰以浙江爲兩郡之境故錢唐在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爲西部治所及會稽移於浙東則西部亦移於婺女回浦後改章安乃會稽之東部今台州蓋其地冶縣則是南部在吳屬建安郡至唐遂爲福州太康記書云回浦本鄞之南鄉或云東部治鄞因致休文之疑然鄞及回浦皆西漢縣名謂西漢割鄞而置縣或未可知至章帝時回浦巳非鄞矣太康所紀亦誤也前志註會稽之冶縣云本閩越地續志曰章安故冶閩越地光武更名因脫其中數字故劉昭補註或於太康記而休文復不能剖判也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侯官故冶閩越地光武更名於文乃足此郡之末有東部侯國四字卻是衍文侯與候相近而南部所治故又有錯亂班史註回浦爲南部司馬彪謂章安是故冶張勃謂分冶爲東南二部都尉杜佑謂二漢西部皆在婺女圖經以冶爲東部皆誤也余按洪說甚詳其言錢唐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爲西部治所此語亦恐有未安處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降戶江翻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好呼到翻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喜許記翻從才用翻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重尊重威威嚴言不尊重則無威嚴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張衡東京賦之辭註云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淸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

（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且，子余翻。）白蛇
自放，劉季害之。（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願少留意。（少，詩沼翻。）策曰：君言
是也，然不能改。（爲策死於輕出張本。）九月，司徒淳于嘉、太尉楊
彪、司空張喜皆罷。　車駕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
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
拔之。　詔書下袁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下，遐
稼翻。[illegible]樹黨，謂以子譚爲青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不聞勤王之師，但擅
相討伐。（謂與公孫瓚相攻也。）紹上書深自陳愬。戊辰，以紹爲太尉，
封鄴侯。紹恥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數，所角翻。
下同。）我輒救存之，（操自滎陽汴水之敗，收兵從紹於河內，紹表爲東郡太守；呂布襲取兗州，紹復與操連和，欲令其遣
家居鄴。）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
將軍讓紹。丙戌，以操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以荀
彧爲侍中、守尚書令。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
子蜀郡太守攸。（攸既免董卓之禍，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以蜀險固，人民殷盛，求爲蜀郡太守，道絕
不得至，駐荊州。從，才用翻。下同。）及潁川郭嘉。操徵攸爲尚書，與語，大悅
曰：公達非常人也。（荀攸字公達。）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
憂哉！以爲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
十日，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量，音良。）
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
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
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好，呼到翻。難，乃旦翻。）吾將更舉而求主，（更，工
衡翻，改也。）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
之，且今最強，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言，（復，扶又翻。）遂
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
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操表嘉爲司空祭酒。（陳壽

三國志作司空軍祭酒，此逸軍字。晉志曰：當塗得志，克平諸夏，初置軍師祭酒，參掌戎律。）操以山陽滿寵爲
許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許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
書報寵，（報，告也。前書霍顯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數，所角翻。治，直之翻。）寵不聽。洪以白操，操
召許主者。（主者，許縣主吏也。）寵知將欲原客，乃速殺之。操喜曰：
當事不當爾邪！　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
難，而才疏意廣，訖無成功。（訖，竟也，終也。難，乃旦翻。）高談清教，盈溢
官曹，辭氣清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
張磔網羅，（磔，陟格翻，開也。）而目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造，七到翻。）久
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好，呼
到翻。剽，匹妙翻。輕，墟正翻。）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
曰鄭公鄉。（玄傳曰：融深敬於玄，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太史公、廷尉吳公、謁
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皆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
鄭公鄉。）及清儁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坐席而
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黃巾來寇，融戰
敗，走保都昌。（賢曰：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時袁、曹、公孫首尾
相連，融兵弱糧寡，孤立一隅，不與相通。左承祖勸融
宜自託強國，融不聽而殺之，劉義遜棄去。青州刺史
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流矢交集，
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隱，於靳翻。賢曰：隱，憑也。）城夜陷，乃奔
東山，（都昌縣之東山也。）妻子爲譚所虜。曹操與融有舊，徵爲將
作大匠。袁譚初至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過平原。譚
北排田楷，（田楷，公孫瓚用爲青州刺史。）東破孔融，威惠甚著。其後信
任群小，肆志奢淫，聲望遂衰。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
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
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勝，音升。）
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仰，牛向翻。椹，桑實也。其始生也色青，熟則色黑，可食。椹，音甚。）

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蠃，郎果翻。）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潁川文士傳：棗氏本姓棘，避難改為棗。漢官：羽林有左右監，秩六百石，屬光祿勳。）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魏志曰：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所主部分別而少為校尉。）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袁術畏呂布為己害，乃為子求婚，布復許之。（為，于僞翻。復，扶又翻。）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泰山諸將，謂臧霸、孫觀、吳敦、尹禮輩。）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鈴下，卒也。在鈴閣之下，有警至則掣鈴以呼之，因以為名。續漢志曰：五百、鈴下、侍閣、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程大昌演繁露曰：鈴下，威儀始今與客之吏。）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劉備字玄德。）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鬭，喜解鬭耳。（言不喜合人之鬭，喜解人之鬭也。喜，許記翻。）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賢曰：周禮考工記曰：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註云：援，直刃；胡，其孑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旁曲支。植，直吏翻，立也。射，而亦翻。）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鬭。布即一發正中戟支。（中，竹仲翻，下同。）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復，扶又翻。惡，烏路翻。）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為，于僞翻。）推誠杖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沮，在呂翻。考異曰：傅子以為程昱、郭嘉勸操殺備，今從魏書。）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陳郡袁渙為茂才。（武帝元封六年，詔州郡舉茂才。茂才，即秀才也，避光武諱，史遂書為茂才。）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彊，其兩翻。）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言布以書罵備，備君子邪，固不以罵為恥；苟小人邪，將復以書罵布也。）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復，扶又翻。）布慚而止。

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穰縣屬南陽郡。）為流矢所中死。（中，竹仲翻。）荆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言無所勞賚之禮也。）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皆歸心焉。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衆，屯宛。（宛，於元翻。）

初，帝既出長安，宣威將軍賈詡上還印綬，（上，時掌翻。）往依段煨于華陰。（華，戶化翻。）詡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禮奉甚備。詡潛謀歸張繡，或曰：煨待君厚矣，君去安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詡既為煨軍所望，則必為煨所忌矣，久留則煨懼詡奪其軍，必將圖殺之。）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說繡附於劉表，（說，輸芮翻。）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

爲也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從，千容翻)境內無事關西兗豫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校，戶教翻)命故雅樂郎河南杜夔作雅樂(蔡邕曰：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擧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四曰短簫鐃歌，軍樂也)樂備表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平原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禰，乃禮翻，姓也；少，詩照翻)孔融薦之於曹操衡罵辱操(操召衡爲鼓吏，故爲衡所罵辱)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延禮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好，呼到翻)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斷，丁亂翻)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衡衆辱祖祖殺之(操怒衡而送與表，猶以表爲寬和愛士，觀其能容與否也；表怒衡而送與祖，知祖性急，必不能容衡，是直欲寘之死地耳。二人皆挾數用術，表則淺矣)

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于淯水(水經註：淯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過宛縣南。操軍敗處也。淯，音育)繡舉衆降操納張濟之妻繡恨之又以金與繡驍將胡車兒繡聞而疑懼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降，戶江翻；驍，堅堯翻；車，尺遮翻；長，知兩翻；中，竹仲翻)校尉典韋與繡力戰左右死傷略盡韋被數十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繡兵前搏之韋雙挾兩人擊殺之瞋目大罵而死(瞋，七人翻)操收散兵還住舞陰(舞陰縣屬南陽郡)繡率騎來追操擊破之繡走還穰復與劉表合(復，扶又翻)是時諸軍大亂平虜校尉泰山于禁獨整衆而還道逢青州兵劫掠人禁數其罪而擊之(數，所具翻)青州兵走詣操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操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得行徐鑿塹安營訖(塹，七艷翻)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悅謂禁曰淯水之難(難，乃旦翻)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討暴，謂擊劫掠者；堅壘，謂先鑿塹安營也)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操引軍還許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謂奉天子以率天下，於理爲順)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攝，整也。左傳曰：書於伐秦，攝也。杜預註曰：能自攝整)公糾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勝也(治，直吏翻)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易，以豉翻)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間，古莧翻)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好，呼到翻，下同)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論語：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言譖人者如水之浸潤以漸而入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荀子：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公以少

克衆，（少詩翻。）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瓚，藏旱翻。）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紹攻公孫瓚而操乘間東取呂布，操擊劉備而紹不能襲許，此其所以敗也。易，以豉翻。）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誘，音酉。）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遂、騰之叛服，卒如荀彧所料。比，必寐翻。）侍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屬，之欲翻。）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移，猶遺也。）爲陳禍福，（爲，于僞翻。）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帝於壽春，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球弟子也，少與術遊。術以書召珪，又劫質其子，（少，詩照翻。質，音致。）期必致珪。珪答書曰：曹將軍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故兗州刺史金尚爲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金尚奔術，見六十卷初平三年。）　三月，詔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袁紹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夏，五月，蝗。　袁術遣使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爲難未已，（術領揚州，布領徐州。從，子容翻。難，乃旦翻。）往說布曰：（說，輸芮翻。）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己受也，（事見六十卷初平三年。）女已在塗，乃追還絕昏，械送韓胤，梟首許市。（梟，堅堯翻。）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尉納。（復，扶又翻。遺，于季翻。尉，與慰同，安之也。漢書車千秋傳：尉安黎庶。顏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僞。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漢制，王國相秩二千石，增秩中二千石，則秩視九卿。）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爲，于僞翻。）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勢，步騎數萬趣下邳，（趣，七喻翻。）七道攻布。布時有兵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卒，讀曰猝。）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戰國策：秦惠王曰：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爲國除害。（爲，于僞翻。）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回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呼，火故翻。）並到勳營，勳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進，

到鍾離(鍾離縣屬九江郡，距壽春二百餘里)，所過虜掠，還渡淮北，留書辱術。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咍笑之而還(咍，呼來翻，楚人謂相嗤笑曰咍)。泰山賊帥臧霸襲琅邪相蕭建於莒(前漢莒縣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國。帥，所類翻)，破之。霸得建資實，許以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曰(將，即亮翻，下所將順將同)：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百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名陷陳營(少，詩沼翻。陳讀曰陣)。布後疎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續，及當攻戰，則復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布疎順而親續，其後執順以敗布者，續也。將，即亮翻)。布性決易(易，以豉翻)，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數，所角翻)！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曹操遣議郎王誧(誧，滂古翻，又匹布翻)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策父堅以討賊功封烏程侯。烏程縣屬吳郡，今安吉州縣。考異曰：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王誧奉戊辰詔書賜策，不知其何月也)，領會稽太守(會，工外翻)，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誧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明漢將軍，亦權宜置此號，言明於逆順，知尊漢室也。下輔漢同)。策治嚴(嚴裝也)，行到錢唐(錢唐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省，其地當屬吳郡界。錢唐記曰：昔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委之而去，塘以之成，故名錢塘)。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初，陳王寵有勇，善弩射(寵，明帝子陳敬王羨之曾孫也)。黃巾賊起，寵治兵自守(治，直之翻)，國人畏之，不敢離叛。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是時王侯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數，所角翻)，或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而陳獨富彊，鄰郡人多歸之，有眾十餘萬。及州郡兵起，寵率眾屯陽夏(賢曰：陽夏縣屬淮陽國。夏，音工雅翻)，自稱輔漢大將軍。袁術求糧於陳，駱俊拒絕之。術忿恚(恚，於避翻)，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

秋，九月，司空曹操東征袁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拒操(賢曰：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水經註云：蘄山也，西南流逕蘄山，又南對蘄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余據三國志，術時侵陳，操東征之，術留蕤等拒操，蕤等敗死，術乃走渡淮，則蘄陽當在淮外也，安得至江夏之蘄陽哉！此蓋沛國之蘄縣，范史衍陽字，而通鑑因之耳)。操擊破蕤等，皆斬之(考異曰：范書呂布傳云布破張勳於下邳，生擒橋蕤，此又一橋蕤，將蕤被擒又還也。然魏志呂布傳無橋蕤事，當是范書誤)。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

操辟陳國何夔為掾(掾，俞絹翻)。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蓄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操徇淮、汝，褚以眾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焉(俠，戶頰翻)。

故太尉楊彪與袁術昏姻(據彪傳，彪子修，袁術之甥，彪蓋娶於袁氏也)。曹操惡之(惡，烏路翻)，誣云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下，遐稼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朝，直遙翻)，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震、秉、賜、彪四世以清白稱)，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國家謂帝也)。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尚書令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屬，之欲翻。掠，音亮)。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

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爲，于僞翻。）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寵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出，乃更善寵。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腳攣，（攣，閭緣翻，牽攣也。）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馬日磾喪至京師，（日磾死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磾，丁奚翻。）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使，疏吏翻。）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金尚喪至京師，詔百官弔祭，拜其子瑋爲郎中。

冬，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復，扶又翻。又如字。）拔湖陽，（湖陽縣屬南陽郡。）禽劉表將鄧濟。又攻舞陰，下之。

韓暹、楊奉在下邳，寇掠徐、揚閒，軍飢餓，辭呂布，欲詣荊州，布不聽。奉知劉備與布有宿憾，私與備相聞，欲共擊布，備陽許之。奉引軍詣沛，備請奉入城，飲食未半，於座上縛奉，斬之。暹失奉孤特，與十餘騎歸并州，爲杼秋令張宣所殺。（杼秋縣，前漢屬梁國，後漢屬沛國。師古曰：杼音食汝翻。）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殺，（怨，於元翻。）樂自病死。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

潁川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荊州，（繁，音婆。左傳殷民七族有繁氏。西漢有御史大夫繁延壽。）劉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數，所角翻。見，賢遍翻。下見能同。）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長，知兩翻。）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及曹操迎天子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必能匡濟華夏，（夏，戶雅翻。下同。）吾知歸矣。遂還詣操，操以儼爲朗陵長。（朗陵縣屬汝南郡。長，知兩翻。）陽安都尉江夏李通妻伯父犯法，（操分汝南二縣置陽安都尉。）儼收治，致之大辟。（治，直之翻。辟，毗亦翻。）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守，式又翻。）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號，戶刀翻。）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

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攻張繡而還也。）三月，將復擊張繡，（復，扶又翻。）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仰，牛向翻。）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誘，音酉。）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

夏四月，使謁者僕射裴茂（姓譜：伯益之後封於裴鄉，因以爲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其三族。（董卓之黨於是盡矣。煨，烏回翻。）（傕，古岳翻。）以煨爲安南將軍，封閿鄉侯。（閿，音旻。）

初，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溼，（近，其靳翻。說，輸芮翻。下同。埤，皮弭翻，又讀與卑同。）雒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實。（鄄，音絹。）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張繡率衆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水經註：淯水出南陽酈縣北紫山，南逕杜衍縣東，土地墊下，湍溪是注，古人於安衆堨之，令遊水是瀦，謂之安衆港。郡國志：南陽郡有安衆侯國。）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它日，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復，扶又翻。下同。）詡曰：兵勢有變，促追之。（言兵勢無常，當知其變，則因敗而爲勝。）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此亦小勝耳。）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

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易，以豉翻。)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斷，丁管翻。下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有故，謂有變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鴈門張遼攻劉備；(布以遼遙領北地太守耳。)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敗，補邁翻。)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驍，堅堯翻。從，子容翻。)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眾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泰山屯帥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等皆附於布。(比，必寐翻。帥，所類翻。豨，許豈翻，又音希。史言攸料敵之審。姓譜：昌姓，昌意之後。)操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待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蹙著泗水中。(著，直略翻。)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大敗，(將，即亮翻。)還保城，不敢出。操遺布書，為陳禍福，(遺，于季翻。為，于偽翻。)布懼，欲降。(降，戶江翻。)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斷，丁管翻。)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蹉，倉何翻。跌，徒結翻。)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陳宮字公臺。歸布事見上卷興平元年。舍，讀曰捨。)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為將軍妻哉！(復，扶又翻。下同。)布乃止。潛遣其官屬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汜，音祀。)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稱之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救兵，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為，于偽翻。著，直略翻。射，而亦翻。)河內太守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野王縣東市也。)遙為之勢。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眭，息隨翻。)將其眾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難，乃旦翻。)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將，即亮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泗水東南流，過下邳縣西；沂水南流，亦至下邳縣西而南入于泗：故併引二水以灌城。水經註：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為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張良遇黃石公處也。操於此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考異曰：范書帝紀、陳壽魏志布傳云灌其城三月，魏志武紀亦曰圍之三月。按操以十月至下邳，及殺布，共在一季，不可言三月，今從魏志武紀。)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我當自首於明公。(首，式救翻。)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降，戶江翻。下同。)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將侯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之，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十二月，癸酉，成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

水經注：下邳城南門名白門。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也。宋白曰：下邳中城南臨樓門。白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坐，徂臥翻。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考異曰：獻帝春秋曰：太祖意欲活布，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勍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今從范書、陳志。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丁原字建陽。董卓官至太師。布皆殺之，事見五十九卷靈帝中平六年及六十卷初平三年。操頷之。頷之者，微動頤頷以應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備顧自見其耳，故云然。叵，普火翻，不可也。洪邁曰：叵爲不可，此以切翻爲解也。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曰：柰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治，直之翻。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復，扶又翻。爲，于僞翻。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操厚陳宮之家，而不肯存孔融之嗣，以陳宮之妻子可保其無能爲也。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操皆禮用之。張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臧霸自亡匿，操募索得之，索，山客翻。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操乃分琅邪、東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城陽，西漢王國，光武省，併入琅邪。利城、昌慮二縣，皆屬東海。此蓋因諸屯帥所居而分爲郡也。慮，音廬。悉以霸等爲守相。初，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及兗州亂，翕、暉皆叛。兗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語，牛倨翻。令霸送二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爲郡守。守，式又翻。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

劉表與袁紹深相結約。治中鄧羲諫表，表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背，蒲妹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羲乃辭疾而退。長沙太守張羨，性屈強，屈，渠勿翻。強，巨兩翻。屈強，倔戾不順從貌。表薄其爲人，不禮焉。郡人桓階說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以拒表，遣使附於曹操，羨從之。說，輸芮翻。考異曰：魏志桓階傳：袁、曹相拒官渡，而階說羨。按范書劉表傳，建安三年羨拒表，在官渡前也。

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正議校尉，亦孫策私所署置。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討逆將軍，亦操所創置也。封吳侯。由烏程侯徙封吳侯，進其封也。考異曰：江表傳曰：策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拜討逆，封吳侯。按策貢獻在二年，非元年也。又陳壽志紘傳曰：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詣許。按吳書紘述策材略，中心敬曹公，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然則紘來在策封吳侯前，本傳誤也。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彰取孫賁女，爲，于僞翻。取，讀曰娶。禮辟策弟權、翊，操禮辟權、翊，欲其至，以爲質耳。以張紘爲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爲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爲東城長。居巢縣屬廬江郡，東城縣屬臨淮郡。屬九江郡，後漢省，當是術復置也。長，知兩翻。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爲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爲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參軍事昉於此。晉宋之間，位望貴重。石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是也。自是以後，位望漸卑矣。袁術遣間使間，古莧翻。使，疏吏翻。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帥，所類翻。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奔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蕪湖、涇縣皆屬丹陽郡。宣城縣前漢亦屬丹陽，後漢省。晉太康元年分丹陽立宣城郡，復置縣屬焉。山越，越民依阻山險而居者。於是策自將

討祖郎於陵陽禽之(陵陽縣屬丹陽郡陵陽子明得僊於此縣山因名)策謂郎曰爾昔襲孤(事見上卷興平元年)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怖普布翻)郎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勇里里名在涇縣)禽之解縛捉其手(捉執也)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神亭事見上卷興平二年)慈曰未可量也(量音良)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慈東萊人少爲郡奏曹史時郡與州有隙交章以聞而州章先到雖慈刧取壞之由是知名後赴孔融之急詣劉備求救此策所謂烈義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謂劉繇也)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卒子恤翻華戶化翻)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劉繇奉王命牧揚州故以稱之攻廬江事見上卷興平元年爲于僞翻)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而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事見上建安元年)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幷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樂音洛)幷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華歆字子魚)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復扶又翻)餞送昌門(孫權記註曰吳西郭門曰閶門夫差作以天門通閶闔故名之後春申君改曰昌門)把腕別曰(腕烏貫翻)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斷丁亂翻)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縱子容翻)其心秉道義重然諾(然是也決辭也諾應辭也重不輕也)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僮姓也風俗通漢有交阯刺史僮尹一曰僮卽童也顓頊子老童之後或從人廬陵縣屬豫章郡)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番陽縣屬豫章郡宗部卽所謂江南宗賊也帥所類翻海昏縣屬豫章郡時縣民數千家自相結聚作宗伍壁於上繚水水經註繚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繚水又東逕新吳縣漢中平中立繚水又逕海昏縣謂之上繚水繚讀曰僚)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幷之志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以書諭之欲相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謂長史太原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紹於是大興兵以攻瓚先是瓚別將有爲敵所圍者瓚不救(先悉薦翻)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度徒洛翻)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降戶江翻)紹軍徑至其門(易京之門也)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黑山諸帥張燕等也帥所類翻)而欲自將突騎出傍西山(自易京西抵故安閻鄉以西諸山連接中山之界山谷深廣皆黑山諸賊所依阻也傍步浪翻)擁黑山之衆侵掠冀州橫斷紹後(斷丁管翻)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少(處昌呂翻)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舍讀曰捨)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蹙子六翻)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五 起屠維單閼盡上章執徐凡二年

孝獻皇帝戊

建安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三道救之帥所類翻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賢曰下溼曰隰孔穎達曰下濕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爲隰也起火爲應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復扶又翻紹爲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柱柱也易之中京瓚所居也度徒洛翻瓚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趣讀曰促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難難乃旦翻豈可以獨生乎策馬赴紹軍而死公孫瓚之計與陳宮之計一也陳宮之計呂布不能用公孫瓚之計關靖止之是知不惟決計之難贊決者亦難也續爲屠各所殺屠各胡也屠直於翻漁陽田豫說太守鮮于輔曰輔既斬鄒丹遂領漁陽太守說輸芮翻守式又翻曹氏奉天子以令諸侯終能定天下宜早從之輔乃率其衆以奉王命詔以輔爲建忠將軍都督幽州六郡初烏桓王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少詩照翻從才用翻下同賢曰蹋音大臘翻楊正衡晉書音義蹋徒合翻總攝上谷大人難樓遼東大人蘇僕延右北平大人烏延等袁紹攻公孫瓚蹋頓以烏桓助之瓚滅紹承制皆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單于印綬又以閻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難樓蘇僕延奉樓班爲單于以蹋頓爲王然蹋頓猶秉計策眭固屯射犬郡國志河內野王縣有射犬聚唐懷州河內縣有漢射犬故城眭息隨翻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軍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渙仁遇於犬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降戶江翻操還軍敖倉初操在兗州舉魏种孝廉种音沖兗州叛張邈舉兗州附呂布事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操曰唯魏种且不棄孤及聞种走操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操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以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屬之欲翻以衛將軍董承爲車騎將軍

袁術既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媵以證翻無不兼羅紈厭粱肉自下飢困莫之收恤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山灊縣屬廬江郡有天柱山賢曰灊縣之山也灊今壽州霍山縣也灊音潛復爲簡等所拒遂大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復扶又翻懣音悶乃遣使歸帝號於從兄紹紹與術同祖袁湯以親則從以年則兄也曰祿去漢室久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賢曰青冀幽幷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術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床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賢曰簀第也謂無茵席也因憤慨結病歐血死術從弟胤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犇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皖縣屬廬江郡今舒州也師古曰皖胡管翻杜佑曰音患考異曰吳志孫策傳曰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邀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與諸書不同今從范書陳志術傳及江表傳故廣陵太守徐璆得

傳國璽，獻之，（東，渠尤翻。傳國璽，術拘孫堅妻所奪者。璽，斯氏翻。）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軍府，（白事，所白之事也。）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妖，於驕翻。）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沮，子余翻。王路，謂貢王之路也。）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使紹能用授言，曹其殆乎！抄，楚交翻。）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易，以豉翻。）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前漢魏相上書曰：兵義者王，兵驕者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前漢董公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竊為公懼之。（為，于偽翻；下為子同。）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蠡之言。）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紹使授監護諸將，故稱為監軍。）（持牢，猶今南人言把穩也。監，古銜翻。）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幾，居衣翻。）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監，古銜翻。）威震三軍，若其寖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臣與主同，言作威作福與主無別也。黃石，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之書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少，詩沼翻；下以少同。）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將，即亮翻。）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逢，皮江翻。）任其事；（任，音壬。）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扞東方。（臧霸起於泰山，稱雄於東方者也，故使之為扞。袁氏雖欲自平原而東，無能為矣。）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賢曰：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為官渡，袁紹、曹操壘尚存焉，在今鄭州中牟縣北。據水經註，汴水即莨蕩渠也。杜佑曰：鄭州中牟縣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是為官渡城，袁、曹相持之所。）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好，呼到翻。坐，徂臥翻。）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謂與袁術有隙，各自結黨以相圖也。顯者，明言之於稠人中也。）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先與曹為讎，（讎，謂淯水之戰，殺其子也。）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少，詩沼翻；下同。）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衆降曹操。（降，戶江翻。）操執繡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為，于偽翻。取，讀曰娶。）拜揚武將軍；表詡為執金吾，封都亭侯。（凡郡國縣道治所皆有都亭。）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

事天水楊阜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斷，丁亂翻。下同。）少決則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灋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覬鎮撫關中。（治，直之翻。覬，音冀。）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企，去智翻，舉踵也。）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監，古銜翻，下同。）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治，直之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河東安邑縣有鹽池，猗有鹽官。鹽之為利厚矣，齊用管子之策而霸。言之亦都諸大夫必欲其近鹽。王莽武之世以佐軍與，及唐安史之亂，第五琦榷鹽以贍國用，自此以為經賦，其利居天下歲入之半。監，工衘翻。）司隸校尉治弘農。（時以鍾繇為司隸校尉，據魏略及三國志，繇實治洛陽，蓋暫治弘農以招撫關中也。）關中由是服從。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嵩、（漢制，惟司隸校尉有從事，中郎至漢末則州牧亦有從事中郎矣。）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說，輸芮翻。）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勝計，謂諸計之中此計為勝也。）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蒯，苦怪翻。）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為，于偽翻，下同。）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曹公子欣時之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質，如字。）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為，于偽翻。重，直用翻。重思，猶言二思也。）無為負嵩！表以為憚使彊之，（以其憚於使許，強之使行。使，疏吏翻。）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持節以示將斬，猶不敢專殺，存漢制也。）數曰：（數，所具翻。）韓嵩敢懷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為動容，（為，于偽翻。）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考殺從行者，（從，才用翻，下同。）知無他意，乃弗誅而囚之。揚州賊帥鄭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帥，所類翻，下同。）以淮南劉曄，高族名人，（曄出於漢光武之宗室，與蔣濟、胡質俱為揚州名士。）欲劫之使唱此謀。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歸家。（要，讀曰邀。）寶來候使者，曄留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眾數千人皆讋服。（讋，質涉翻，失氣也。）推曄為主。曄以其眾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灋制，其眾素以鈔略為利，僕宿無資，（謂先無名位為之資也。鈔，楚交翻。）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以相與。

耳。(天下殽亂之時，設有不幸，爲衆推當以劉曄爲難。)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不滿其所求之數也。繚讀曰僚。)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强，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惡，烏路翻。數，所角翻。)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文選註曰：葛越，草布也。今葛布謂之葛越，白布謂之白越。)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易，以豉翻。)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海昏縣屬豫章郡，當豫章大江之口，有地名慨口，永元中，分海昏置建昌縣，上繚在建昌界，石城縣屬丹楊郡，賢曰：在今蘇州西南。余按水經，石城縣在牛渚東，酈道元註又云：牛渚在石城東，減五百里，未知孰是。又按五代志，宣城秋浦縣，舊曰石城，宋白曰：池州貴池、石埭二縣，皆漢石城縣之地。)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宋白曰：彭澤縣取彭蠡澤爲名，漢屬豫章郡，今江州彭澤縣、南康軍都昌縣，皆漢彭澤縣地。)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夏，戶雅翻。皖，戶版翻。)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爲李術不附孫氏張本。)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流沂，地名，近西塞。西塞山在今壽昌軍東北二十里。)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船軍，卽舟師也。)策復就攻勳，(復，扶又翻。下同。)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沙羨縣屬江夏郡。晉灼曰：羨音夷。水經註：蒲圻江中有沙陽洲，沙陽縣治，縣本江夏之沙羨，晉太康中改曰沙陽縣。)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從，才用翻。將，卽亮翻。)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艘，蘇刀翻。)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椒丘，(椒丘去豫章南昌縣數十里。)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華歆字子魚。自有名字，言其名聞當時也。)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王朗爲會稽太守，爲策所破。會，工外翻。)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復，扶又翻。)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易曰：謙尊而光。譚與談同。)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劉揚州，謂劉繇。)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鄙郡，謂會稽。)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旦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考異曰：華嶠譜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教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閤，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而心自服也。此說太不近人情，今不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稚，直利翻。)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孫盛曰：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夷、皓，謂伯夷、四皓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言華歆不能高尚其志，又失蹇蹇匪躬之節也。)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節墮，咎孰大焉。(邪儒，謂虞翻。陵肆，謂孫策也。撓，奴教翻。墮，讀曰隳。)策分豫章爲廬陵郡，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孫輔爲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僮芝據廬陵事，見上卷上年。)留周瑜鎮巴丘。(裴松之曰：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屯巴丘處不同。余據晉地理志，廬陵郡有巴丘縣。沈約曰：晉立。今撫州崇仁縣，卽其地。梁改巴丘曰巴山。)孫策之克皖城也，

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迕策意，迕，五故翻。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初，吳郡太守會稽盛憲舉高岱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營帥許昭家。烏程鄒佗、錢銅及嘉興王晟等，難，乃旦翻。帥，所類翻。錢，姓，彭祖裔孫孚爲周錢府上士，因官命氏。佗，徒河翻。沈約曰：嘉興縣本名長水，秦改曰由拳。吳孫權黃龍四年，由拳縣生嘉禾，改曰禾興；孫皓避父名，改曰嘉興。二縣屬吳郡。晟，承正翻。各聚衆萬餘或數千人，不附孫策。策引兵撲討，皆破之。撲，普卜翻。進攻嚴白虎。白虎兵敗，奔餘杭，餘杭縣，前漢屬會稽，後漢分屬吳郡。投許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裴松之曰：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乃舍之。舍，讀曰捨。曹操復屯官渡。復，扶又翻。操常從士徐他等謀殺操，常從士，謂隨從在左右者也。從，才用翻。他，徒何翻。入操帳，見校尉許褚，色變，褚覺而殺之。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從，千容翻。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備以操知其英雄，懼將圖己，故驚失匕箸也。匕，匙也；箸，筴也。箸，遲助翻。值大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論語記孔子之容。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車，尺遮翻。考異曰：蜀志先主傳：董承謀泄，誅死，備乃殺車胄。魏志備殺車胄後，明年董承乃死。袁紀備據下邳亦在承死前。蜀志誤也。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爲備。蜀志昌豨作昌霸。豨，許豈翻，又音希。呂布之敗，太山諸屯帥皆降於曹操，獨豨反側於其間，蓋自恃其才略過於臧霸之徒也。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泄；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言紹方來而乃棄而東征劉備也。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說，輸芮翻。卒，讀曰猝。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考異曰：魏書曰：備謂曹公方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衆而走。計備必不至此，魏書多妄。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去鄴二百里迎之。紹遣出迎備，重敬之也。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復，扶又翻。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少，詩沼翻。下同。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孫子兵法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杜佑曰：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定策於廟堂之上而決勝於千里之外，謂之廟勝。孫子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

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爲沮衆械繫之忤五故翻沮在呂翻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數所具翻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沮子余翻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伯珪公孫瓚字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忲將卽亮翻忲徒蓋翻後也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爲嬴弱姬其今之謂乎賢曰法言之文也嬴秦姓姬周姓方言曰蚩悖也六國悖惑侵弱周室終爲秦所并也爲于僞翻振威將軍程昱沈約曰振威將軍始於後漢初宋登爲之以七百兵守鄄城鄄音絹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少詩沼翻下同易以豉翻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賁音奔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賢曰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驍堅堯翻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杜預曰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唐衛州新鄉縣有延津關蓋在延津北岸曹操所向乃延津南岸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趣七喻翻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戎車大將所乘者設幢麾張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刺七亦翻斬其首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還迎謂迎屯大軍也設其有難難乃旦翻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幷屬郭圖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水經註白馬縣有神馬亭實中層峙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餘步自外耕耘墾斫削落平盡正南有陟廬陛下方軌西去白馬津可二十里南距白馬縣故城可五十里卽開山圖所謂白馬山也南阪其在山之南歟此時操兵循河已入酸棗界當攷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復扶又翻下同勝音升數所具翻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趣七喻翻重直用翻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三軍以氣爲主氣奪則其軍不振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背蒲妹翻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犇劉備於袁軍袁紹軍也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爲于僞翻勿追也操還軍官渡閻柔遣使詣操操以柔爲烏桓校尉鮮于輔身見操於官渡操以輔爲右度遼將軍還鎭幽土當是時幽州爲紹所統與許隔遠而柔輔已歸心於操矣漢度遼將軍始於范明友中興之後置度遼將軍以護南匈奴屯於西河今使鮮于輔還鎭幽土故以爲右度遼將軍自中國而北向以西河爲左幽土爲右也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射陽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應劭曰在射水之陽今楚州山陽縣有射陽湖卽其地賢曰射陽在今楚州安宜縣東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爲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丹徒縣前漢屬會稽

郡，後漢分屬吳郡，春秋之朱方也。秦時望氣者云其地有天子氣，始皇使赭徒三千人鑿城以敗其勢，改曰丹徒。考異曰：此事出江表傳。孫策傳云策謀襲許，未發而死。陳矯傳云登為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太祖遣赴救，吳軍既退，登設伏追奔，大破之。先賢行狀云登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奇城，登大破之，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此數者參差不同。孫盛異同評云：按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今從之。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考異曰：江表傳曰：初，貢上表於漢帝，言策驍雄，宜召還京邑，若放於外，必作世患。候吏得表以示策，策以讓貢，貢辭無表，策令武士絞殺之。按貢先為朱治所逼，已去郡依嚴白虎，安能復上表！蓋策破白虎時殺貢耳。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為，于偽翻。好，呼到翻。數，所角翻。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從，才用翻。卒遇貢客三人，卒，讀曰猝。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刺，七亦翻。策創甚，創，初良翻。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韋昭曰：三江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相，息亮翻。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陳，讀曰陣。與天下爭衡，衡，所以平輕重也。爭衡，言分爭之世，兵力所加，天下大勢為之輕重也。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考異曰：虞喜志林云策以四月四日死，故置此。陳志策傳：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署未發，為許貢客所殺。郭嘉傳曰：策渡江北襲許，眾聞皆懼，嘉料之曰：策輕而無備，必死於匹夫之手。果為貢客所殺。嘉雖先見，安能知策死於未襲許之前乎！蓋時人見策臨江治兵，疑其襲許，嘉料其不能為耳。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號，戶刀翻。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孫權先為陽羨長，郡察孝廉，故以稱之。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眾事。秦置護軍都尉，漢因之，高祖以陳平為護軍中尉，武帝復以為護軍都尉，屬大司馬。三國爭衡，始有中護軍之官。東觀記曰：漢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魏晉以後，資輕者為中護軍，資重者為護軍將軍。然吳又有左右護軍，則吳制自是分中、左、右為三部。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

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秋七月，立皇子馮為南陽王。壬午，馮薨。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為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使，疏吏翻。送印綬詣操。通急錄戶調，調，徒釣翻，下同。戶出綿絹，謂之調。朗陵長趙儼見通曰：方今諸郡並叛，獨陽安懷附，復趣收其綿絹，復，扶又翻。趣，讀曰促。小人樂亂，樂，音洛。無乃不可乎！通曰：公與袁紹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背，蒲妹翻，下同。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為，于偽翻。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易，以豉翻。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以為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綿絹，斂，力贍翻。何以勸善！彧即白操，悉以綿絹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通擊群賊瞿恭等，皆破之。瞿，姓也。王僧孺百家譜有蒼梧瞿寶。遂定淮、汝之地。時操制新科下州郡，頗增嚴峻，而調綿絹方急。長廣太守何夔長廣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此蓋操遣樂進入青州，新收以為郡。言於操曰：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周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治，直吏翻。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背，蒲妹翻，下同。比及三年，比，必寐翻。民安其業，然後乃

可齊之以濟也。操從之。劉備略汝潁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將軍方有目前急，其埶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將，即亮翻。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還，從宣翻，又如字。離，力智翻，去也。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說，輸芮翻；復，扶又翻；下同。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爲備所殺。袁紹軍陽武，陽武縣屬河南尹，在官渡水北。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堆爲屯，堆，都回翻。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賢曰：釋名曰：櫓者，露上無覆屋也。起土山，射營中，射，而亦翻。營中皆蒙楯而行。楯，食尹翻。賢曰：今之旁排也。操乃爲霹靂車，賢曰：以其發石聲烈震，呼之爲霹靂，即今之砲車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操蓋祖其遺法耳。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云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車，尺遮翻。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爲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少，詩沼翻；下同。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賢曰：致，猶至也。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埶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賢曰：言與紹衆相懸也。畫地而守之，賢曰：言畫地作限隔也。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搤，於革翻。情見埶竭，必將有變。見，賢遍翻。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之曰：卻十五日，卻，後也。晉人帖中多用卻字，其意猶言少退也。少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爲，于僞翻；復，扶又翻；下同。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乘，繩證翻；下同。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按沈約志，曹魏置將軍四十號，偏將軍、裨將軍居其末。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重，直用翻；下同。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爲支軍於表，說，輸芮翻。支，別也。表，外也。以絕曹操之鈔。鈔，楚交翻。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埶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星行，戴星而行也。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考異曰：魏志武紀曰攸貪財，袁紹不能足，來奔。今從范書紹傳。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許攸字子遠，今呼爲子卿，貴之也。或曰：操字攸曰子遠，卿來吾事濟矣，於文爲順。既入坐，坐，徂臥翻。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據水經，烏巢澤在陳留酸棗縣東南。乘，繩證翻。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積，子賜翻。聚，才喻翻。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幟，赤志翻。銜枚縛馬口，

夜從間道出，閒，古莧翻。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語，牛倨翻。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陳，讀曰陣。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就，即也。言即使操破瓊，而我攻拔其營，操將無所歸也。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曷閤翻；又古盍翻。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恟，許勇翻。郭圖慙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復，扶又翻。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降，戶江翻；下同。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考異曰：范書紹傳曰：所殺八萬人。按獻帝起居注，曹公上言：凡斬首七萬餘級。沮授不及紹渡，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呼，火故翻。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二十八宿布列於天，各有躔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而分野之說行焉。賁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而分野之說詳矣。皇甫謐曰：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分，扶問翻。圮，當作否，否，隔也。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紹以牧冀州，故稱之；又謂劉備以牧豫州，稱之爲劉豫州。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未定，知，讀曰智。喪，息浪翻。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縣，讀曰懸。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此光武安反側之意，英雄處事，世雖相遠，若合符節。冀州城邑多降於操。降，戶江翻。袁紹走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處，昌呂翻。使宣號令，衆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亮，信也，明也。而吾數以至言迕之，數，所角翻。迕，五故翻。若勝而喜，猶能救我；今戰敗而恚，恚，於避翻。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逢，皮江翻。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中，竹仲翻。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戎，謂紹囚之，不使從軍也。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復，扶又翻；下同。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審配二子爲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監，古銜翻。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惡，烏路翻。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

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逢紀能爲審配言而不肯救田豐之死果爲國事乎）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愎平逼翻戾也狠也）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賢曰大梁酉之分蔡邕曰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皇甫謐曰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晉書天文志從謐孛蒲內翻）　廬江太守李術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各聚衆數萬在江淮間曹操表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時揚州獨有九江（時廬江丹楊會稽吳郡豫章皆屬孫氏馥刺揚州獨有九江耳）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郡國志漢揚州刺史治歷陽今馥移合肥後又移治壽春而江左揚州治建業揚州分矣造七到翻）招懷乾緒等皆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堨（堨於葛翻以土壅水曰堨）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以脩戰守之備（爲孫權攻合肥不能下張本）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三年策遣紘獻方物至許拜侍御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古不伐喪）若其不克成讎棄好（好呼到翻）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爲討虜將軍（討虜將軍之號創置於此）領會稽太守（會工外翻）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沈約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治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少詩照翻）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不讀曰否）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逆謂策也討虜謂權也）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介間也纖微也言其意不以纖微間也）魯肅將北還（肅從孫策事見上卷三年）周瑜止之（考異曰肅傳曰劉子揚招肅往依鄭寶肅將從之瑜以權可輔止肅投劉曄投鄭寶以其衆與劉勳爲策所滅寶安得及權時也）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榻牀也有坐榻有臥榻今江南又呼几案之屬爲卓牀卓高也以其比坐榻臥榻爲高也合榻猶言合卓也）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復扶又翻卒讀曰猝）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江東君臣上下本謀不過此耳）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麤疏（少詩照翻）權益貴重之賞賜儲偫富擬其舊（魯肅家本饒富先嘗指囷以貲周瑜矣偫直里翻）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料力條翻量也又力弔翻）別部司馬汝南呂蒙（續漢志大將軍營五部部各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人之居處避燥濕問其燥濕者問其居處何如也）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子也（駱俊見上卷二年誘音酉）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置之吳東也）　曹操表徵華歆爲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術本權兄策所置也）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爲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以伊尹況操也復扶又翻下同）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皖戶板翻）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梟堅堯翻）徙其部曲二萬餘人

劉表攻張羨，連年不下。（羨叛表事始上卷三年。）曹操方與袁紹相拒，未暇救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懌及零、桂，皆平之。於是表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處，昌呂翻。）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襲別部司馬張脩，殺之而幷其衆。（魯初與脩取漢中事見上六十卷初平二年。）璋怒，殺魯母及弟，魯遂據漢中，與璋為敵。璋遣中郎將龐羲擊之，不克。璋以羲為巴郡太守，屯閬中以禦魯。（閬中縣屬巴郡。）羲輒召漢昌賨民為兵。（譙周巴記曰：和帝永元中分宕渠北界立漢昌縣。巴郡夷人歲入賨錢口四十，謂之賨民。賨，徂宗翻。）或構羲於璋，璋疑之。趙韙數諫不從，亦恚恨。（數，所角翻。）初，南陽、三輔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劉焉悉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趙韙素得人心，（趙韙從焉入蜀，璋之立，韙所立也，故益州之人歸心。）因益州士民之怨，遂作亂，引兵數萬攻璋，厚賂荊州，（荊州，劉表也。）與之連和。蜀郡、廣漢、犍為皆應之。（犍，居言翻。）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六（起重光大荒落盡旃蒙作噩凡五年）

孝獻皇帝己

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曹操就穀於安民（據水經東平壽張縣西界有安民亭亭在濟水東亭北對安民山洪氏隸釋曰濟水逕須句城西水西有安民山趙明誠金石錄曰按地理志須句城即今中都縣）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間古莧翻）荀彧曰紹既新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之（紹蓋遣軍屯倉亭津）秋九月操還許 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都等皆散（備合龔都事見上卷上年）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水經注新野縣在安衆縣東南）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坐徂臥翻離力智翻）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史言備志氣不衰所以能成三分之業復扶又翻）

曹操遣夏侯淵張遼圍昌豨於東海（豨叛操事見上卷三年豨許豈翻又音希）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行下孟翻屬之欲翻）又其射矢更稀（射而亦翻）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挑徒了翻）儻可誘也（儻或然之辭誘音酉）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爲于僞翻）豨乃許降（降戶江翻）遼遂單身上三公山（上時掌翻）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遼詣操操遣豨還

趙韙圍劉璋於成都東州人恐見誅滅相與力戰韙遂敗退追至江州（賢曰江州縣屬巴郡今渝州巴縣）殺之（趙韙附劉焉入蜀將以圖富貴而卒以殺身行險以徼幸不如居易以俟命也）龐羲懼遣吏程祁宣旨於其父漢昌令畿（漢昌縣屬巴郡漢末分宕渠置）索賨兵（索山客翻賨徂宗翻）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爲亂縱有讒諛要在盡誠若遂懷異志不敢聞命羲更使祁說之畿曰我受牧恩當爲盡節（說輸芮翻爲于僞翻下爲之同）汝爲郡吏自宜效力（謂父子當各盡節於所事也）不義之事有死不爲羲怒使人謂畿曰不從太守禍將及家畿曰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樂羊事見四十二卷光武建武十二年）今雖羲子祁以賜畿畿噉之矣羲乃厚謝於璋璋擢畿爲江陽太守（劉璋分犍爲爲江陽郡宋白曰瀘州之瀘川江安縣本江陽地）朝廷聞益州亂以五官中郎將牛亶爲益州刺史徵璋爲卿不至（卿九卿也）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首式救翻）爲之請禱實無益於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治直之翻原赦也）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魯以鬼道教民其來學者初名爲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長知兩翻治直吏翻）民夷便樂之（樂音洛）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其道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鎭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袁山松書曰建安二十年分漢中之安陽置漢寧郡）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功曹巴西閻圃諫曰（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爲二郡欲得巴舊名以墊江爲治安漢以下爲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分巴以永寧爲巴東郡墊江爲巴郡閬中爲巴西郡）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斷丁亂翻）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

七年春正月，曹操軍譙，（譙縣屬沛國，操之鄉里。）遂至浚儀，治睢陽渠。（浚儀縣屬陳留郡。睢水於此縣首受蒗蕩渠水，東過睢陽縣，故謂之睢陽渠。睢音雖。治，直之翻。）遣使以太牢祀橋玄，（玄識操於微時，故祀之。）進軍官渡。

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夏五月，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數，所角翻。）紹欲以為後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紹本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成蓋先有子死，而紹後之。紹欲廢譚立尚，故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沮，子余翻。）世稱萬人逐兎，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慎子曰：兎走於街，百人逐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兎為未定分也；積兎在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兎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分，扶問翻。）譚長子，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譚、尚之爭，沮授固知之矣。長，知兩翻，下同。）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為幽州刺史，（中，讀曰仲。）外甥高幹為幷州刺史。（此皆前事，史因紹死而譚、尚爭，書之以先事。）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逢，皮江翻。）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袁紹初起兵，自稱車騎將軍，故譚亦稱之。）屯黎陽，尚少與之兵，（少，詩沼翻。）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秋九月，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數，所角翻。）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使，疏吏翻。）騰等陰許之。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絳縣屬河東郡，春秋晉所都也。）援攻之急，城將潰，父老與援約不害逵，乃降。（降，戶江翻。）援許之。援欲使逵為將，（將，即亮翻。）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逵郡吏，非長吏也，以守絳，故自謂縣長吏。為，于偽翻。）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絳吏民

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呼，火故翻。）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乃囚於壺關，著土窖中，（壺關縣屬上黨郡。著，陟略翻。窖，居效翻，掘地以藏粟之所。）蓋以車輪。逵謂守者曰：此閒無健兒邪，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有祝公道者，適聞其言，乃夜往盜引出逵，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語，牛倨翻。）曹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平陽縣屬河東郡，時南單于呼廚泉居之。）未拔而救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新豐縣屬京兆。說，輸芮翻。）為言利害，（為，于偽翻。）騰疑未決。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德者昌，逆德者亡。（新城三老董公之言。）曹公奉天子誅暴亂，灋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治，直吏翻。）袁氏恃其彊大，背棄王命，（背，蒲妹翻。）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陰懷兩端，（謂既附曹公，又與袁氏通也。）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謂河東之兵擊其內，而馬騰之兵擊其外也。）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斷，丁管翻。）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衆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言若退師避援，則關中諸將必叛，雖欲歸司隸治所，亦不得而至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易，輕也。愎，平逼翻。好，呼到翻。易，以豉翻。）若渡汾為營，（水經註：汾水南過平陽縣東。）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戰罷，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繇之

甥也。晚後，馬超校尉南安龐德於鞬中出一頭，（秦川記曰：靈帝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領豲道、新興、中陶三縣。鞬，居言翻，盛弓矢器。）繇見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南單于遂降。（降，戶江翻。考異曰：魏志張既傳曰高幹及單于皆降，非也。）

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葉縣屬南陽郡，春秋楚葉公子高之邑也。葉，式涉翻。）曹操遣夏侯惇、于禁等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等追之。裨將軍鉅鹿李典曰：（裨將軍，在偏將軍之下。裨，頻彌翻。）「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窄，側格翻。）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聽，使典留守而追之，果入伏裏，兵大敗。典往救之，備乃退。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任，質任也。操蓋以此規權而覘其所以應之。）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吳夫人，權母也。）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傳業延祚，九百餘年。（周成王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國於丹陽，漢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浸強，至若敖、蚡冒，封畛於汝。武王、文王、成王有江漢之間，莊王以後與中國爭霸，威王破越，至于南海，及秦而滅，凡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父謂孫堅，兄謂孫策。六郡：會稽、吳、丹陽、豫章、廬陵、廬江也。）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音致。下同。）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建安十三年，操自荊州東下，約孫權會獵。時周瑜未至，會議，權其意亦與此同。從，才用翻。乘，繩證翻。）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此數語所謂相時而動也。然瑜之言不悖於大義，魯肅、呂蒙輩不能及也。焉，於虔翻。）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周瑜字公瑾；孫策字伯符。瑾，渠吝翻。）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考異曰：魏志武紀作三月。今從范書袁紹傳。又魏志紹傳云：「譚、尚與太祖相拒黎陽，自二月至九月。」當云自九月至二月。）與袁譚、袁尚戰於城下，譚、尚敗走，還鄴。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考異曰：范書紹傳曰：「尚逆擊，破操軍。」今從魏志紹傳。余謂此諸葛孔明所謂偪於黎陽時也，必有破操軍事，魏人諱而不書耳。）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適，丁歷翻，主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謂辛評、郭圖等附譚，審配等附尚也。）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荊州，劉表。）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賈信屯黎陽。

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鎧，可亥翻。敗，補邁翻。）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於門外。（鄴城門外也。）譚敗，引兵還南皮。（南皮縣屬勃海郡。賢曰：今滄州縣。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宋白曰：縣道記云：景州之南皮，在郡東六十里，南皮縣北有迎河，河之北有故皮城，是後漢勃海郡所理，冀郡理城南北非遺中隔迎河故瀆。）別駕北海王脩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漢青州刺史治臨菑。）譚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斷，丁管翻。）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間，古莧翻。塞，悉則翻。）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起兵漯陰以叛譚，（漯陰縣屬平原郡。應劭曰：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賢曰：縣在漯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南。古曰漯，音他答翻。）諸城皆應之。譚歎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王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安太守。（漢末樂安國除為郡。）

秋八月，操擊劉表，軍于西平。（西平縣屬汝南郡。從郭嘉之謀也。）

袁尚自將攻袁譚，大破之。（將，即亮翻。）譚奔平原，嬰城

固守。前書音義曰闉謂以城自鄣也。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左傳公山不狃之言。難乃旦翻。交絕不出惡聲，史記樂毅答燕惠王書之言。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表與袁紹同盟。好呼到翻。遺于季翻，下同。若冀州有不弟之傲，左傳曰段不弟。書曰弟傲。尚據冀州，故稱之。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又與尚書曰：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金能勝木，然執柯伐柯，非木無以成金斲削之利。水能勝火，然水在火上，非火無以成水烹飪之功。此類非一，可以槩推也。青州天性峭急，峭七笑翻。謂譚。青州故稱之。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卒子恤翻。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胡夷將有譏誚之言，誚才笑翻。況我同盟，復能勠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淳于髡說齊威王曰：韓盧者，天下之俊犬也。東郭㕙者，天下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㕙，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疲，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無勞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頓兵敝眾，恐秦楚乘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譚、尚皆不從。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羣下多以為劉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眾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謂能為曹操患也。難乃旦翻。今兄弟遘惡，遘當作構，或曰：遘，遇也，謂以惡相遇也。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謂譚、尚若并於一，則能專力以禦操，其勢難圖。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敝。辛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語牛倨翻。嘉白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不讀曰否。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能間工莧翻。言袁氏兄弟相攻，其初計不謂他人能乘其間，乃謂并青冀為一，則可乘勢以定天下耳。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言其勢窮。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譚字顯思，尚字顯甫。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謂逢紀、田豐等死也。兄弟讒鬩，鬩馨激翻。鬩很也，戾也。國分為二，連年戰伐，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敝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秋葉易隕，況遇迅風乎。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樂音洛。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見尚書。孔安國註曰：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歲熟曰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觀毗之言，非為譚請救也，勸操以取河北也。操曰：善！乃許譚平。冬，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為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操本有伐尚因而取譚之心，況復有誘曠翔之事乎！聘其女為子婦以安之，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復扶又翻，下同。為于偽翻。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丹陽、豫章、廬陵皆有山越。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鄱陽、會稽，呂範傳止云鄱陽，孫權傳則有會稽二字。以地理考之，會稽二字衍。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晉志及宋志：鄱陽郡有樂安縣，吳立。建安十五年，孫權始分豫章立鄱陽郡。盪寇中郎將，權所置也。建昌都尉太史慈領海昏。和帝永元十六年分

（豫章立建昌縣，孫策分海昏置，以太史慈領建昌都尉，治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劇縣，山越之所依阻者也；言其地當山越要衝，難治之劇者。）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衆各萬餘人，（建安本冶縣地，會稽南部都尉治焉；漢末立建安縣。分東侯官立漢興縣；沈約曰：漢末立，吳更名吳興。南平縣亦漢末立，晉武平吳，更曰延平。用漢年號也。今南劍州地。時皆屬南部都尉。）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會，工外翻。復，扶又翻。料，音聊。校，戶教翻。）

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袁尚在鄴，操將攻之，故遏淇水以通糧道。班志曰：淇水至黎陽入河。曹操於淇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內黃縣南為白溝。）二月，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復，扶又翻。）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洹水。（水經：洹水出上黨泫氏縣，又東北出山，過鄴縣南。洹，音桓。）蘇由欲為內應，謀泄，出奔操。操進至鄴，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道。（武安縣屬魏郡，唐屬洺州。毛城在武安縣。長，知兩翻。下同。）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鵠於邯鄲，拔之。（沮，千余翻，姓也。鵠，胡沃翻。邯，音寒。鄲，音丹。）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易陽縣屬趙國。涉縣屬魏郡。曹魏後置廣平郡，二縣皆屬焉。唐復置涉縣，宋白曰：涉縣因縣南涉河為名。磁州昭義縣，本漢涉縣地也。易陽縣，晉後改名，後魏永泰元年改名昭義。）徐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賜範、岐爵關內侯。黑山賊帥張燕遣使求助操，拜平北將軍。（晉志曰：四平止於魏、晉，以平北以次鎮安平，以河北未平，故以此號授之也。帥，所類翻。）五月，操毀土山、地道，（土山、地道急攻也，知非急攻可下也。）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塹，七豔翻。）操一夜浚之，廣深二丈，（廣，古曠翻。深，式禁翻。）引漳水以灌之，（水經注：漳水過鄴縣西，魏武以圍鄴。）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繫著馬邊，（問事，本也。問事杖，主行杖者也。）自著平上幘，（平上幘，冠也。今平上幘，武吏服之。）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表，立標表也。）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鄴城有七門，正南曰章門，亦曰中陽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不先收縛守圍者，則不可得而開。孚之來也，其定計固已如此。復，扶又翻。下同。）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操知其復出，非不欲止之，審孚所以得入之由，服其多智，有不可得而防者也。）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鄴城南面三門，曰鳳陽門、中陽門、廣陽門。別，彼列翻。降，戶江翻。下同。）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兵法曰：歸師勿遏。）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從大道來，則人懷致死之志；循山而來，則其勢可前可卻，人有依險自全之心。操所料尚者如此，兵法所謂料敵者也。）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為營。（水經注：滏水東北有陽平亭。賢曰：滏水，在臨漳縣北。滏水熱，故名滏口。）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賢曰：漳水之曲也。）操遂圍之。未合，尚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祁山，（陳壽魏武紀作祁山，袁紹傳作濫口，范書袁紹傳作藍口。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嵯山，與鄴相近。考異曰：魏志作祁山之口。）操復進圍之；（復，扶又翻。）尚將馬延、張顗等臨陳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重，直用翻。）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沮，在呂翻。）審配令

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幽州謂袁熙也。）何憂無主！（配以此安衆心，可謂忠勇矣。）操出行圍，（巡行長圍也。行，下更翻。）配伏弩射之，幾中。（射，而亦翻。幾，居希翻。中，竹仲翻。）配兄子榮為東門校尉，（鄴城東門曰建春門。七門之名，蓋皆石氏所命也。）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操兵，（內，讀曰納。）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辛評家繫鄴獄，辛毗馳往欲解之，已悉為配所殺。操兵縛配詣帳下，毗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言殺生由曹操，不由辛毗。）有頃，操引見，謂配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猶恨其少！（謂射操不中也。少，詩沼翻。）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撓，奴教翻。）而辛毗等號哭不已，（號，戶刀翻。）遂斬之。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審配，字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羨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袁紹下士，能盡死以效節者，審配一人而已。我君在北，謂袁尚已北奔也。）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稟食之。（勞，力到翻。繒，慈陵翻。食，讀曰飤。）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輯，與集同，成也。觀紹此言，則起兵之時固無勤王之心，而有割據之志矣。）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當時政自操出，領則真領，而讓非真讓也。）初，袁尚遣從事安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牽，姓；招，名。）未還，尚走中山。招說高幹以并州迎尚，并力觀變，（說，輸芮翻。）幹不從。招乃東詣曹操，操復以為冀州從事。又辟崔琰為別駕，操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左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杜預註曰：尋，用也。）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此操之所以重崔琰，而亦不能不害崔琰也。）許攸恃功驕嫚，（烏巢之捷，計出於攸，故恃其功。）嘗於衆坐呼操小字曰：某甲，（裴松之曰：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曰某甲者，史隱其辭。坐，徂臥翻。）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樂，音洛。）後竟殺之。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晉天文志：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孛，蒲內翻。）高幹以并州降，操復以幹為并州刺史。（為幹復叛張本。降，戶江翻。復，扶又翻。）曹操之圍鄴也，袁譚復背之，（復，扶又翻；下同。）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袁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故安縣，屬涿郡。賢曰：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從袁熙；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討。（袁尚破走，操於是始討譚。）十二月，操軍其門，譚拔平原，走保南皮，臨清河而屯。（水經：清河逕南皮縣西。）操入平原，略定諸縣。曹操表公孫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王，于況翻。）藏印綬於武庫。（遼東郡之武庫也。）是歲，度卒，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其弟恭。操以牽招嘗為袁氏領烏桓，（牽，姓；招，名。袁紹時，招嘗為督軍從事，兼領烏桓突騎。）遣詣柳城撫慰烏桓，值峭王嚴五千騎欲助袁譚，又公孫康遣使韓忠假峭王單于印綬。峭王大會羣長，（烏桓部落各有君長。峭，七笑翻。使，疏吏翻。長，知兩翻。）忠亦在坐。（坐，才臥翻；下同。）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復，扶又翻。）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違，異也。錯，舛也。）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

于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餘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濊音穢貊莫百翻）當今之勢彊者爲右曹操何得獨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孔安國尚書註曰允信也）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嚚魚巾翻左傳曰不道忠信之言爲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背蒲妹翻）欲擅拜假侮弄神器（威福帝王之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毁大人（大人謂曹公易以豉翻）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怖普布翻）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敕戒也爲于僞翻）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

丹陽大都督媯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將軍孫河屯京城馳赴宛陵（京城即漢吳郡丹徒縣也孫權自吳徙居之又命曰京城亦曰京口余謂此京城取爾雅丘絶高曰京之義宛陵丹陽郡治所也媯覽戴員盛憲之黨也媯俱爲翻姓也舜居媯汭其後因以爲氏員音云）覽員復殺之（復扶又翻）遣人迎楊州刺史劉馥（馥曹操所用也）令住歷陽（歷陽縣屬冀丹陽隔江使馥來也以爲聲援）以丹陽應之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紿之曰乞須晦日（月終爲晦陰之盡也紿蕩亥翻）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語牛倨翻）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侍養謂侍左右而厚豢給養者）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悽愴（悽悲也愴傷也悽音妻愴初亮翻）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復扶又翻）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呼火故翻）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縗倉回翻絰徒結翻）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從椒丘還（椒丘在豫章）至丹陽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牙門將也）其餘賞賜有差河子韶年十七收河餘衆屯京城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讙許元翻）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史言孫權能用人以保江東射而亦翻）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純仁之弟也縣讀曰懸）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喪息浪翻）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桴音孚）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彊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降戶江翻）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李孚小才也挾才以求知非懷才以待聘者也）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郭圖審配各有黨附交鬭譚尚使專干戈以貽曹氏之驅除譚尚既敗二人亦誅禍福之報爲不爽矣）袁譚使王脩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號戶刀翻焉於虔翻）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脩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脩取統首（使還運糧就取其首也）脩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辟脩爲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幷名士以爲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爲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爲于僞翻下同數所具翻下同）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案文選琳爲紹檄豫州曰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協好亂樂禍又數其罪文多不載）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漢公府有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先悉薦翻）郡人劉放說

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軍事爲劉放因此得見親任張本袁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犇遼西烏桓遼西烏桓其帥曰蹋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長知兩翻背蒲妹翻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歃色洽翻別駕代郡韓珩曰珩音行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坐徂臥翻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卒子恤翻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爲列侯降戶江翻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帥所類翻封安國亭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及涿郡太守三郡烏桓攻鮮于輔於獷平三郡烏桓遼西蹋頓遼東蘇僕延右北平烏延也獷平縣屬漁陽郡服虔曰獷音鞏師古曰音九勇翻又音鑛秋八月操討犢等斬之乃渡潞水救獷平烏桓走出塞冬十月高幹聞操討烏桓復以并州叛復扶又翻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賢曰壺關上黨縣有壺山口因其險而置關焉二漢志壺關縣屬上黨郡操遣其將樂進李典擊之河內張晟衆萬餘人寇崤澠間晟成正翻澠彌兗翻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被皮義翻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掾俞絹翻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殽澠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爲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高幹據并州馬騰韓遂等據關中往來交通皆由河東故曰要地君爲我舉賢爲于僞翻才以鎮之或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漢末分金城置西平郡勇足以當難難乃旦翻下同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爲河東太守鍾繇促王邑交符交郡符也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河北縣屬河東郡宋白曰陝州平陸縣本漢大陽縣地後漢改爲河北縣衛固等使兵數千人絶陝津水經注河水東過陝縣北河北對岸有茅城謂之茅津亦謂之陝津陝式冉翻杜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討之不勝爲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絶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斷丁亂翻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度水經注河水又東逕閿鄉城北又東合柏谷水又東右合門水河水於此有郖津之名郖音竇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仰牛向翻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畿以固爲都督又令行郡丞事又領功曹也都督主兵丞贊太守於郡事無所不關功曹掌選署功勞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將即亮翻校戶教翻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今大發兵衆情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得兵甚少以貲募兵則郡計不足以贍故得兵甚少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掾俞絹翻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惡烏路翻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會白騎攻東垣白騎賊之衆者也東垣縣屬河東郡縣注云山在東垣狀如垣壘此時已有東垣之名矣高幹入濩澤濩澤縣屬河東郡師古曰濩音烏郭翻畿知諸縣附己乃出單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將即亮翻堅壁壁之最堅者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比必寐翻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

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於是杜畿治河東務崇寬惠（治直之翻）民有辭訟畿爲陳義理遣歸諦思之（爲于僞翻諦丁計翻審也）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校戶教翻）舉孝弟（弟讀曰悌）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爲曹操因河東資實以平關中張本杜畿之子爲杜恕恕之子爲杜預其守河東觀其方略固未易才也余竊謂杜氏仕於魏晉累世貴盛必有家傳史因而書之固有過其實者）祕書監侍中荀悅（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秩六百石）作申鑒五篇奏之悅爽之兄子也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言恭己南面而已政事無所預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後世遂以政在彊臣已無所預爲恭己舜之恭己果如是哉）悅志在獻替（獻可替否）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屏必郢翻）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壞音怪敗補邁翻）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此說萬世不可易也樂音洛）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書云無稽之言勿聽）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蕩謂動之也以詐僞動之則人之心亦必動於詐僞以應其上）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形也（桎之日翻梏工沃翻撲普卜翻）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推吐雷翻）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國語管仲相齊桓公作內政以寄軍令）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荀悅申鑒其立論精切關於國家興亡之大致過於彧攸至於揣摩天下之勢應敵設變以制一時之勝悅未必能也曹操姦雄親信彧攸而悅乃在天子左右悅非比於彧攸而操不之忌蓋知悅但能持論其才必不能辦也嗚呼東都之季荀淑以名德稱而彧攸以智略濟荀悅蓋得其祖父之彷彿耳其才不足以用世其言僅見於此書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尚論其世深味其言則知悅之忠於漢室而有補於天下國家也蠲吉玄翻）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内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七 起柔兆閹茂，盡著雍困敦，凡三年。

孝獻皇帝庚

建安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晉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孛，蒲内翻。

曹操自將擊高幹。將，即亮翻。留其世子丕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傅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降，戶江翻。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騎，奇寄翻。欲奔劉表也。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上洛縣，前漢屬弘農，後漢屬京兆，北號關在縣西北，故置都尉。劉昫曰：言縣在洛水之上，故以為名。并州悉平。曹操使陳郡梁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荒亂之餘，胡狄雄張，張，知亮翻。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南匈奴部落皆在并州界。兵家擁衆，各為寇害。謂諸豪右擁衆自保者。習到官，誘喻招納，誘，音酉。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言其以義從軍也。從，才用翻。又因大軍出征，令諸將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名王，匈奴諸部王也。顙，蘇朗翻。降，戶江翻。稽，音啓。服事供職，同於編戶。編，聯次也。編於民籍，故曰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令之則行，禁之則止。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如習者。長，知兩翻。習乃貢達名士避地州界者河内常林、楊俊、王象、荀緯及太原王凌之徒，操悉以為縣長，縣，于貴翻；長，知兩翻。後皆顯名於世。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過高幹，仲長，複姓。過，工禾翻。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材，好士而不能擇人，好，呼到翻。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自以為多才也。不悅統言，統遂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為尚書郎。百官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六人，主作文書起草。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著論曰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當理之言。其言治亂，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治，直吏翻。分，扶問翻。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角，較也，校也。形不堪復伉，復，扶又翻；下同。伉，口浪翻，敵也。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馬曰銜；紲，繫也。紲，音息列翻。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賁，音奔。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左傳：泄冶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杜預曰：宣，示也。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說，讀曰悅。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沈，持林翻。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左傳：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雍州刺史邯鄲商。興平元年，分涼州河西四郡置雍州。雍，於用翻。

八月，曹操東討海賊管

承至淳于。淳于縣屬北海國賢曰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遣將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昌豨復叛操遣于禁討斬之。豨許豈翻又音希豨降見上卷建安六年復扶又翻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爲琅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容光武子琅邪孝王京之玄孫也容薨國絕今復立其子齊光武兄武王縯之後北海靖王興之後阜陵光武子質王延之後下邳明帝子惠王衍之後常山明帝子頃王昞之後甘陵章帝子清河孝王慶之後濟陰明帝子悼王長薨而無子國除久矣據范史當是濟北章帝子惠王壽之後亦以是年國除平原和帝子懷王勝始封薨而無子以河間王開子翼嗣之翼廢爲蠡吾侯子志立爲桓帝復以帝兄碩爲平原王至是國皆除而獨立熙以鑒琅邪者容先遣弟邈至長安貢獻操時在東郡邈盛稱其忠誠操以此德容故爲容立後除八國者蓋以弱漢宗室也濟子禮翻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酋慈由翻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妻七細翻遼西烏桓蹋頓尤彊。蹋徒臘翻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寇。數所角翻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以通運。操紀云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泒音孤泃音句賢曰呼沲河舊在饒陽南至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說文泒水出鴈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註泃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西北流逕平谷縣而東南流又南流入於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曹操所鑿也渠東至海陽縣樂安亭南與濡水合而入于海泉州平谷二縣皆屬漁陽郡賢曰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海陽縣屬遼西郡葰相維翻孫權擊山賊麻保二屯平之。水經註江水過陸口而東左得麻屯口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有餘里吳所屯也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九域志鄭州有萬歲亭彧所封也三月增封或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說輸芮翻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破擊之可破滅也。卒讀曰猝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施式豉翻舍而南征。舍讀曰捨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言欲爲其主致死而留滯不得逞者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覬音冀覦音俞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易縣前漢屬涿郡後漢省宋白曰漢易縣故城在今涿州歸義縣東南十五里大易故城是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趣利。重直用翻下同趣七喻翻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疇保無終見六十卷初平四年數所角翻又即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顒魚容翻顒從疇游積五年乃歸先悉薦翻疇曰。邢顒。天民之先覺者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此以道自任者也若邢顒之先覺特見幾耳操以顒爲冀州從事。疇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謂郡中名爵之士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趣讀曰促嚴即裝也自東都避明帝諱改裝曰嚴後遂因之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使疏吏翻下同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爲蓨令。蓨縣前漢屬信都後漢屬勃海師古曰蓨音條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洿汪胡翻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蹊徑路也要要害之處也濘乃定翻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前漢右北平郡治平剛縣後漢省平剛縣改治土垠縣垠音銀賢曰土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水經註曰自無終縣東出盧龍塞又東越青陘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塞平岡可百八十里向黃

讎則五百里至故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登白狼山望柳城也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載子亥翻而尙有微逕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復扶又翻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騎奇寄翻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將卽亮翻鄉讀曰嚮上徐無山史記正義徐無山在右北平徐無縣西北徐無山卽田疇所保聚處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白檀縣屬右北平郡宋白曰白檀故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此時鮮卑庭已在右北平郡界蓋慕容廆之先也塹七豔翻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尙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樓班樓班丘力居之子也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右北平單于曰烏延能臣抵之或者烏延之異名歟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水經注白狼山在右北平石城縣西烏丸傳逆戰於凡城則白狼山蓋在凡城卒與虜遇卒讀曰猝衆甚盛操車重在後車重卽輜重也重直用翻被甲者少左右皆懼被皮義翻少詩沼翻操登高望虜陳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前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降戶江翻遼東單于速僕丸速僕丸卽蘇僕延語有輕重耳與尙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尙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尙熙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廄中然後請尙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尙熙幷速僕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尙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尙熙吾急之則幷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尙首梟古堯翻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牽招先爲袁氏從事故祭哭之操義之舉爲茂才時天寒且

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旣還科問前諫者科條也問前諫者科其姓名也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徼堅堯翻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蔡邕曰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費直曰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謂之鶉尾於辰在巳　乙巳黃巾殺濟南王贇贇河間孝王開五代孫靈帝立其父康爲濟南王以奉孝仁皇祀濟子禮翻贇於倫翻　十一月曹操至易水烏桓單于代郡普富盧上郡那樓皆來賀師還論功行賞還從宣翻又如字以五百戶封田疇爲亭侯疇曰吾始爲劉公報仇率衆遁逃事見六十卷初平四年爲于僞翻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不奪其志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說輸芮翻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猶言大機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豪傑之言固自與常人不同是歲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屬之欲翻卒子恤翻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亮從父玄爲豫章太守亮從玄之官會漢朝以朱皓代玄玄與亮往依劉表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按東坡詩萬山西北古隆中也故其萬山詩云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云古隆中萬樹桑柘實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崔烈事靈帝以入錢爲公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閒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諸葛亮字孔明龐統字士元龐皮江翻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物之有用者謂之器器之者器重之也重其才之足以用世也庶謂備曰諸

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備以梟雄之才，聞徐庶一言，三枉駕以見孔明，此必庶之材器有以取重於備，備遂信之也。庶自辭備歸操之後，寂無所聞，今觀其捨舊從新之言，質天地而無愧，則其人從可知矣。）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屏，必郢翻。度，徒洛翻。量音良。信讀曰申。）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猖，披猖。蹶，顛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謂自桂陽、蒼梧跨有交州，則利盡南海也。）東連吳會，（吳會者，言吳爲東南一都會也。）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張松、法正之徒雖未與亮交，察亮固逆知之矣。）將軍既帝室之胄，（胄，裔也。）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好，呼到翻。下同。）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所謂俊傑者，識時審勢，規畫定於胸中。備非其人，未易與之言也。治，直吏翻。）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好，呼到翻。）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魚有水則生，無水則死。）願諸君勿復言。（復，扶又翻。）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諸葛孔明獨拜德公於牀下，孔明所以事德公者爲何如邪？德公初不令止，德公所以自居者爲何如邪？德公於是不可及矣。）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從，才用翻。少，詩照翻。）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水鏡，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司馬徽，字德操。）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溫辟曹操子丕。操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策免之。（操以溫辟其子，忿而免之。篤言選舉不以實耳。考異曰：獻帝起居注在十五年，范書帝紀在十三年。按是年罷三公官，溫不至十五年也。）曹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鄴城有玄武苑，操鑿池其中。肄，以四翻，習也。）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寧走荊州事見六十一卷獻帝興平元年。）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禍，（聚而不用，其禍必至。）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應劭曰：沔水自江夏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江夏郡而入于江。蓋指夏水入江之地爲夏口。庾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或曰魯口。水經註曰：沔水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然則曰夏口，以夏水得名；曰沔口，以沔水得名；曰魯口，以魯山得名，實一處也。其地在江北。自孫權置夏口督屯江南，今鄂州治是也，故何尚之云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實註亦謂夏口戍在今鄂州。於是相承以鄂州爲夏口，而江北之夏口晦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畜，許六翻。畜，養也。）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姓譜：衛康叔支子爲周凌人，子孫以爲氏。）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射殺之射，而亦翻。）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數，所角翻。）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爲邾長。（邾縣屬江夏郡。地道記曰：楚滅邾，徙其君於此。賢曰：故城在今復州竟陵縣東。飛蓋開其奔吳之路也。長，知兩翻。宋白曰：黃州黃岡縣，邾縣也。）寧遂亡奔孫權。（考異曰：吳志孫權傳：建安八年、十二年皆書討黃祖；凌統傳：統父操死時，統年十五，攝父兵，後擊麻、保屯，刺殺陳勤。據周瑜傳，以十一年擊麻、保屯，則操死似在八年，然後五年寧乃奔權，似晚。今無年月可據，追言之。）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荊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謂在吳之西，據上流之形。）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言又劣於表也。）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言若不先圖劉表，必爲操所圖也。後，戶遘翻。）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頓，讀曰鈍。左傳：甲兵不頓。）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楚關，扞關也。楚肅王爲扞關以拒蜀，故曰楚關。）大勢彌廣，

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坐徂臥翻難乃旦翻業業危懼之意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言固有攸當者張昭不得以彊辭距也守式又翻權舉酒屬寧曰：興霸，甘寧字興霸屬之欲翻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昭爲權長史權之此言既以獎甘寧之氣又以全張昭之體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長知兩翻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釋名曰船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爲矴，栟閭椶櫚也郭璞曰落櫚也中作器索栟卑盈翻紲音薛長繩也矴丁定翻錘舟石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將即亮翻被皮義翻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者謂之艖舸嘉我翻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紲，斷丁管翻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蒙自別部司馬以功爲平北都尉勒前鋒，親梟就首。梟堅堯翻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傅其城，傅讀曰附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挺拔也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盛時征翻權爲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舊恩謂薦而不用又開之使奔吳也爲于僞翻下同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亡謂亡走若爾，爾猶言如此也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將兵屯於他所。夏，六月，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御史大夫。漢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爲三公哀帝元壽二年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中興以來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今雖復置丞相御史而操自爲丞相事權出於一矣癸巳，以曹操爲丞相。操以冀州別駕從事崔琰爲丞相西曹掾，司空東曹掾陳留毛玠爲丞相東曹掾，元城令河內司馬朗爲主簿，弟懿爲文學掾，冀州主簿盧毓爲法曹議令史。別駕從事州牧行部則奉引錄衆事漢制公府西曹掾主府史署用東曹掾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黃閣主簿錄省衆事文學掾議令史蓋曹操自之操於公府創置也法曹主郵驛科程事時公府諸曹皆置議令史元城縣屬魏郡毓，植之子也。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斥華僞，進沖遜，抑阿黨，行下孟翻沖謙虛也遜和也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長知兩翻朝直遙翻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復扶又翻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略，少詩照翻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斷丁亂翻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痺必至翻濕病也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司馬懿始此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將即亮翻陳讀曰陣有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遼在長社，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三將任氣，多共不協。共相與也操使司空主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初，前將軍馬騰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爲異姓兄弟。晉職官志曰四鎮通於柔遠蓋漢末始置也後以部曲相侵，更爲讎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荊州，使張既說騰，說輸芮翻令釋部曲還朝，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

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儲偫。偫，直里翻。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發而東入朝也。操表騰為衛尉。考異曰：典略曰建安十五年，徵騰為衛尉。按張既傳，曹公將征荊州，令既說騰入朝。蓋三字誤為五耳。以其子超為偏將軍，統其衆，悉徙其家屬詣鄴。為後十七年族騰張本。

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

八月丁未，以光祿勳山陽郗慮為御史大夫。郗，丑脂翻。姓譜：郗為高平望姓。

壬子，太中大夫孔融棄市。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數，所角翻。發辭偏宕，賢曰：偏邪跌宕，不拘正理。余謂此偏非邪之謂，言其論議抑揚，有所偏重也。宕，徒浪翻，過也。多致乖忤。忤，五故翻。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內甚嫌之。融又上書：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鄭玄曰：畿，限也。千里寰內不以封建，則操不可以居鄴矣，故憚之。融與郗慮有隙，慮承操風旨，構成其罪，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軍師祭酒、軍謀祭酒，皆操所置。奏融昔在北海，建安初，融為北海相。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使，疏吏翻。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賢曰：跌蕩，無儀檢也。禰，乃禮翻。更相贊揚。更，工衡翻。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復，扶又翻。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脂，姓也。魏略：脂習字元升，後為中大夫。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孔融，字文舉。舍，讀曰捨。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

初，劉表二子琦、琮，琦，渠宜翻。琮，徂宗翻。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惡，烏路翻。表妻弟蔡瑁、瑁，莫報翻。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譽，音余。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去，羌呂翻。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驪姬所譖，自縊而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驪姬之讒，出奔。獻公卒，後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主。重，直龍翻。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夏，戶雅翻。表病甚，琦歸省疾。省，悉景翻。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重，直用翻。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難，乃旦翻。會曹操軍至，琦奔江南。按劉備敗於當陽，沔與琦會，然後俱到夏口。琦奔江南，在劉琮降後，史究其終言之。章陵太守蒯越四蒯國蒯在章陵，時以為郡置守。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降，戶江翻，下同。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當，如字，言不敵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考異曰：范書、陳志表傳皆云嵩亦說琮降。按嵩時被囚，必不預謀。

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節，漢節也，琮父表受之於漢。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擾，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樊城在襄陽東北，臨漢水，周大夫樊仲山甫之邑也，唐為襄州安養縣。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語，牛倨翻。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劇，甚也。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斷，丁管翻。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復，扶又翻。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孤遺，無父曰孤，遺，言父棄之而去，故曰孤遺。今人

謂孤獨無所依仰者爲孤遺背信自濟背蒲妹翻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將卽亮翻過工禾翻下同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比必寐翻當陽縣屬南郡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重直用翻兩音亮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艘蘇刀翻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江陵南郡治所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被皮義翻少詩沼翻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顛沛言顛仆也難乃旦翻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劉琮將王威說琮曰說輸芮翻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徼一遙翻獲操卽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使琮用威言操其殆哉操以江陵有軍實軍實糧儲器械之類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重直用翻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當陽長坂在今荊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盛弘之荊州記云當陽縣東有櫟林長坂宋白曰漢當陽舊城在今縣北春秋傳楚伐麇頡容釋劍曰麇當陽也孔穎達曰阪者曰坂陂彼寄翻又普靡翻李巡曰陂者謂高峯山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拒後卽古之殿也飛據水斷橋斷丁管翻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瞋七人翻自此迄于梁陳士大夫率自謂曰身張飛字益德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近其靳翻下同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擿讀與擲同趙雲字子龍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釋韓嵩之囚囚韓嵩事見六十三卷建安四年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蒯越爲光祿勳劉先爲尚書鄧羲爲侍中荊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漢卽沔也漢書地理志註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如淳曰漢中人謂漢水爲沔水師古曰漢上曰沔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漾漢其源出於今興元之西縣嶓冢山遷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州興嘉陵水會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軍利劍閬果合與涪水會至渝州入江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己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欷流涕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操爲之愴然爲于僞翻愴七亮翻字謂之曰仲業文聘字仲業卿眞忠臣也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爲江夏太守初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姓譜和本羲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以爲冀州土平民彊英傑所利不如荊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易以豉翻遂從劉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辟讀曰避昏世之主不可黷近近其靳翻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表辟南陽劉望之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傳株戀翻望之弟廙謂望之曰廙逸職翻又羊至翻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

（之時，預此兩人而被其政，上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所謂和光同塵也。）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范蠡去越，而扁舟五湖，卒居於陶，隨其所遷而自為變化也。）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復，扶又翻）。廙奔揚州。南陽韓暨避袁術之命，徙居山都山（山都山在南陽郡山都縣），劉表又辟之，遂遁居孱陵（孱陵縣屬武陵郡，後劉備改曰公安。賢曰：孱陵故城在今荊州公安縣西南。孱音士顏翻）。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河東裴潛亦為表所禮重，潛私謂王暢之子粲及河內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王，于况翻），乃欲西伯自處（處，昌呂翻），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於是操以暨為丞相士曹屬（丞相府有戶曹、賊曹、兵曹、鎧曹、士曹掾屬各一人，兵鎧士三曹，蓋操所置也），潛參丞相軍事（時方用兵，故丞相府置參軍事。職官分紀：漢三公府有參軍事，蓋亦謂此時所置耳），洽、廙、粲皆為掾屬（漢公府並有掾屬，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曹比三百石，其屬比二百石。三公為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職，晉置多者或數十人），芝為菅令（菅縣屬濟南郡。康曰：菅音姦。考異曰：粲傳曰：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云云。按操恐劉備據江陵，至襄陽即輕行三百里，引用名士皆至江陵後所為，不得更置酒漢濱，恐誤），從人望也。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謂有附琦者，有附琮者）。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梟，堅堯翻。前書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言最勇健也。有隙，謂備欲殺操不遂也），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惡，烏路翻）。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好，呼到翻）；如有離違（離違，言人有離心，互相違異也），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勞，力到翻），及說備使撫表眾（說，輸芮翻。下同），同心一意，共治曹操（治，直之翻），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比，必寐翻），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先為豫州牧，故以稱之）？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曹操表權為討虜將軍，故以稱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荊州在西，吳在東。世業猶言世事也），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諸葛瑾字子瑜。瑾，渠吝翻），避亂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住，止也。水經註：江水逕鄂縣北而東流，右得樊口，樊山下蔓溪水所注也。陸游曰：黃州對岸樊口正相對。郡國志：鄂縣屬江夏郡，孫策破黃祖於此，改曰武昌，今武昌軍是也。通鑑以為孫權所改）。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柴桑縣屬豫章郡，晉置尋陽郡於江南，此柴桑縣地也，今江州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有柴桑山），說權曰（說，式芮翻）：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杜預曰：芟，刈也。夷，殺也。芟，所銜翻。難，乃旦翻。下同），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量，音良。處，昌呂翻）。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衡以取平，上下相當無所卑屈曰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斷，丁亂翻），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胄，系也），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

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復扶又翻。權勃然曰：勃然，變色貌。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難乃旦翻。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前書韓安國曰：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註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蹶居衛翻。兵法曰：百里而爭利者蹶上將。上時掌翻。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荊謂備，吳謂權，鼎有三足，成鼎足之形，猶三分天下也。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遺于季翻。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治直之翻。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鬭艦乃以千數，杜佑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疾，乘人之所不及，非戰之船也。鬭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艦，戶黯翻。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更工衡翻。肅追於宇下。韓詩曰：屋霤為宇。陸德明曰：屋四垂為宇。又讀下曰宇。考工記曰：宇，殺也。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

欲何言？肅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下曹從事，謂諸曹從事之下者。乘犢車，晉志曰：犢車，牛車也。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從吏卒，交游士林，士林，多士之林，猶京邑大都四方賢士所聚也。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已受命出使，蓋行未遠也。使疏吏翻。番蒲何翻。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相息亮翻。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英雄之士，樂於其業，言無他志也。樂音洛。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為于偽翻。去羌呂翻。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為于偽翻，下同。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舍讀曰捨。北人便於鞍馬，南人便於舟楫。今又盛寒，馬無藁草；說文曰：藁，禾稈也。藁工老翻。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前書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水經註曰：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亦沙羨縣治也，吳舉之魯山城，今之漢陽軍即其地，所謂漢口也。祝穆曰：夏口一名魯口，蓋指漢水之口。然何尚之云：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而章懷太子亦謂夏口戍在鄂州，故唐史皆指鄂州為夏口。蓋本在江北，自孫權取鄂岸，以夏口之名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言欲斬之也。復扶又翻。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

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謂開迎操之議也。懾，之涉翻。）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將，即亮翻。）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言新附之人心懷狐疑，未能出死命而為之力戰也。）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秦松字文表；元或作文。）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魯肅字子敬。）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卒，讀曰猝。）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普年最長，人皆呼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謂能辦操，則誠為能決勝也。）邂逅不如意（不期而會曰邂逅，謂兵之勝負或有不如本心之所期者也。）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將，即亮翻。）以魯肅為贊軍校尉（使之贊軍謀，因以為官稱。）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邏，郎佐翻，巡也。）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勞，力到翻。）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委，棄也；署，置也。）儻能屈威（謂能自屈其威而來見。）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舸，古我翻。幾，居豈翻。）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少，詩沼翻。）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過，音戈。詩云：不我過。杜甫詩：時許見過。皆從平聲。）備深愧喜（愧者，自愧呼肅之非；喜者，喜瑜之壯也。）進與操遇於赤壁（水經註：江水自沙羨而東，右逕赤壁山北。郡縣志：赤壁山在蒲圻西百三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用黃蓋策敗曹公處。杜佑曰：赤壁在鄂州蒲圻縣。武昌志曰：曹操自江陵追劉備至巴丘，遂至赤壁，遇周瑜兵大敗，取華容道歸。赤壁山在今嘉魚縣對江北之烏林。巴丘，今巴陵；華容，今石首也。黃州赤壁非是。今之華容縣，則晉之安南縣也。）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

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艘，蘇曹翻；船之總名。）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杜佑曰：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鶻，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先以書遺操（遺，于季翻。）詐云欲降（降，戶江翻；下同。）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著，直略翻。）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炎，與焰同，以贍翻。張，知亮翻。）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靁鼓大震（靁，讀與擂同，盧對翻；擊鼓也。）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華容縣，屬南郡。賢曰：此道可至華容縣也。杜佑曰：古華容在竟陵郡監利縣。）遇泥濘道不通（濘，乃定翻。）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羸，倫為翻。）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橫野大將軍，光武以命王常。）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折衝將軍始此。）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先取夷陵，則與益州為鄰，故襲肅舉軍以降。襲，姓；肅，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橫野本將軍號，以資序未至，故為中郎將。）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為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凌統字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

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合肥，曹操置揚州刺史治焉。時刺史已移治壽春。考異曰：魏志武紀：十二月，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喜救合肥，權聞喜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紀云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爲是。又陳矯傳云：陳登爲權所圍于匡奇，令矯求救於曹操。而先賢行狀云：登爲策所圍。按策始欲攻登，未濟江，已爲許貢客所殺。吳書云：權征合肥，命張昭別討匡奇，於時陳矯已爲曹仁長史。又陳登年三十六而卒，必已不在，不知登之被圍果在何時也。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不克。此古當塗縣也。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帥，所類翻。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軍師，亦古將軍號，曹操置軍師祭酒，而備置軍師中郎將，皆以一時軍事創置官名也。然軍師祭酒止決軍謀，中郎將則有兵柄。亮後又進軍師將軍。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調，徒弔翻。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復，扶又翻。主簿楊脩白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爲後十六年璋迎備張本。

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曹操追念田疇功，恨前聽其讓，事見上十二年。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乃復以前爵封疇。復，扶又翻，下同。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下世子及大臣博議。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狷，吉縣翻。下，遐稼翻。世子丕以疇同於子文辭祿，國語：鬬且曰：楚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以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申胥逃賞，左傳：吳敗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秦師乃出，大敗吳師。楚子入于郢，賞申包胥。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使惇自以其情喻之。惇就疇宿而勸之，疇揣知其指，揣，初委翻。不復發言。惇臨去，固邀疇，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謂不能爲劉虞報讎，自竄於徐無山也。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刎，武粉翻。卒，子恤翻。涕泣橫流。惇具以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

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未成人而死曰殤。生未爲配偶，而死合葬，故曰非禮。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焉，於虔翻。操乃止。

孫權使威武中郎將賀齊虞預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安帝時爲侍中，避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爲賀氏。討丹陽黟、歙賊。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魏氏春秋曰：丹陽郡黟縣有林歷山。歙縣亦屬丹陽郡。師古曰：黟音伊，歙音攝。帥，所類翻。四面壁立，不可得攻，軍住經月。齊陰募輕捷士，於隱險處夜以鐵戈拓山潛上，上，時掌翻，下同。縣布以援下人，縣，讀曰懸。援，于元翻，引也。得上者百餘人，令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大驚，守路者皆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之。權乃分其地爲新都郡，權分歙縣爲始新、新定、休陽、黎陽，并黟、歙爲六縣，置新都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睦州是也，皇宋改徽州。以齊爲太守。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
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
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八起屠維赤奮若盡昭陽大荒落凡五年

孝獻皇帝辛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操軍至譙自赤壁還也孫權圍
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
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兵凶器戰危事前書晁錯之言今麾下恃盛
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以權在軍中故稱麾下三軍之衆莫不寒心
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
也將即亮翻願抑賁育之勇賁音奔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
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
蔣濟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雩婁
縣屬廬江郡師古曰雩音許于翻婁音力于翻晉地道記雩婁在安豐縣西南遣主簿迎喜三部使
齎書語城中守將語牛倨翻一部得入城二部爲權兵所
得權信之遽燒圍走考異曰魏志武紀十二月權圍合肥劉馥傳云攻圍百餘日孫權傳云踰月不能
下由此言之權退必在今年明矣秋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班志淮陽
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水經註曰渦水
至下邳淮陵縣入淮師古曰渦音戈又音瓜狼音浪湯音徒浪翻出
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水經註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
鄉西西北入芍陂陂周一百二十
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楚相孫叔敖所造也自芍陂上施
水則至合肥肥水又北過壽春縣北入于淮師古曰芍音鵲冬十
月荊州地震十二月操軍還譙廬江人陳蘭梅
成據灊六叛灊六二縣皆屬廬江郡賢曰灊縣今壽州霍山縣灊音潛操遣盪寇將軍
張遼討斬之遼徒彫翻考異曰張遼傳無年按繁欽征天山賦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丞相武平侯曹公東征臨

川未濟羣舒蠢動割有灊六乃俾上將授以雄兵遼治兵南岳之陽又云陟天柱而南徂故置於此因使遼與樂
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周瑜攻曹仁歲餘
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
陵守式又翻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夏戶雅翻羨音夷呂範領彭
澤太守範傳云範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爲奉邑呂蒙領尋陽令劉備表
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
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荊江之南岸則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四郡地也備立營
於油口改名公安水經註南平郡孱陵縣有油水西北注于江曰油口即劉備立營之處也權以
妹妻備妻七細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
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恐爲所圖也曹操密遣九江
蔣幹往說周瑜說輸芮翻下同幹以才辯獨步於江淮之間
言江淮人士無能敵其才辯者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
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蔣幹字子翼爲曹氏作說
客邪爲于僞翻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
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
處世處昌呂翻下同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
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謂蘇秦張儀也能
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
非言辭所能間也間古莧翻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
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
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格正也度也度徒洛翻今朝廷之
議吏有著新衣著陟略翻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
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
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朝直遙翻挈苦結翻飧蘇昆翻熟食
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中者正道庸者常道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檢束也檢括也塗與途同行下孟翻

下同。勉而爲之必有疲瘁。瘁秦醉翻。古之大數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操善之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論語載孔子之言朱子曰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之臺塞門反坫鏤簋朱紘桓公用之而霸 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書堯典曰明明揚仄陋也 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冬曹操作銅爵臺於鄴。水經註銅爵臺在鄴城西北因城爲之高十丈有屋百餘間 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操年二十舉孝廉爲郎 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世人之所凡愚。恐時人以凡愚待之也 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操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籍於是奏免其八姦宄逃竄境內肅然濟子禮翻去羌呂翻 平心選舉以是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少詩照翻 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見五十九卷靈帝中平五年 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爲于僞翻 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難乃旦翻 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見六十卷初平三年降戶江翻 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見六十三卷建安四年沮在呂翻 摧破袁紹。見六十三卷建安五年 梟其二子。斬譚見六十四卷十年斬尚見上卷十二年梟堅堯翻 復定劉表。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 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言其將謀篡也度徒洛翻 每用耿耿。耿古幸翻毛公曰耿耿猶儆儆也又憂也 故爲諸君陳道此言。陳直刃翻 皆肝鬲之要也。鬲與膈同 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爲人所禍。離力智翻 既爲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處昌呂翻 然兼封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謂孫權劉備也 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上時掌翻武平陽夏柘苦四縣皆屬陳國夏音賈 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少詩沼翻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京京口城也權時居京故劉備周瑜皆詣京見之後都秣陵於京口置京督又曰徐陵實劉備雅號高曰京其城因山爲壘緣江爲境因謂之京口 求都督荊州。荊州八郡瑜所給以江南四郡備又欲兼得江漢間四郡也 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梟堅堯翻 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好呼到翻 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謂資之土地使成霸業 聚此三人俱在疆場。場音亦 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攬魯敢翻手取也 不從。不從瑜範之言也 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

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謂操以赤壁之敗威望頓損中國之人或欲因其敗而圖之是憂在腹心 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相事謂相與從事於戰攻也 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蹙子六翻 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周瑜還江陵

爲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言養虎將自遺患）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旰古旦翻晚也朝直遙翻）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裴松之曰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鎭巴丘名同處異也據水經註巴丘山在湘水右岸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置巴陵郡今岳州也　考異曰按江表傳瑜與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十六瑜死時年三十六故知在今年也）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蕪湖縣屬丹陽郡）瑜有一女二男權爲長子登娶其女（爲于僞翻長知兩翻）以其男循爲騎都尉妻以女胤爲興業都尉妻以宗女（妻七細翻）

初瑜見友於孫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長知兩翻數所角翻）瑜折節下之（折而設翻下遐稼翻）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酒不澆爲醇醪汁滓酒）權以魯肅爲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爲孫劉爭荆州張本　考異曰肅傳曰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然操不至於是今不取）乃分豫章爲番陽郡（番蒲何翻）分長沙爲漢昌郡（番陽今饒州地沈約志長沙郡有吳昌縣漢末立漢昌縣吳更名吳昌隋廢吳昌入羅縣唐武德八年又省羅縣入湘陰則知吳立漢昌郡在唐岳州湘陰縣界）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復扶又翻）魯肅爲漢昌太守屯陸口（水經江水左逕烏林南又東右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鎭也）

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當塗猶言當路也）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涉若涉水獵若獵取禽言涉獵之不專精也治直之翻）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耒陽縣屬桂陽郡宋白曰郡國志云縣在耒山之陽耒音壘龐皮江翻）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遺于季翻處昌呂翻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功曹從事主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錄衆事州牧則改功曹從事爲治中從事杜佑曰別駕從事史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治中從事史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善譚者劇論當世事也譚與談同）遂用統爲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初蒼梧士燮爲交阯太守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䵋領九眞太守（䵋於鬼翻又于鬼翻）武領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天下殽亂燮雄據偏州人但知威尊無復知有天子也長知兩翻）出入儀衞甚盛震服百蠻朝廷遣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好呼到翻著陟略翻帕莫白翻項安世家說頭巾一名幧音蕭一名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幞頭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爲失之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紫字其誤尤甚）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爲其將區景所殺（區烏侯翻姓也又虧于翻據吏自賈琮以前皆爲交阯刺史未得爲交州晉志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爲州朝議不許卽拜敞爲交阯刺史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燮爲交阯太守共表立爲州乃拜津爲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爲刺史（姓譜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風俗通漢有交阯太守賴先）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朝廷賜燮璽書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巨與恭相失巨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孫權以番陽太守臨淮步騭爲交州刺史（姓譜晉有步揚食采於步因氏焉騭之日翻）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外附內違騭誘

而斬之。（誘音酉）威聲大震。權加燮左將軍。燮遣子入質。（質音致）由是嶺南始服屬於權。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漢五官中郎將主五官郎而已。未嘗置官屬也。領屬光祿勳。未嘗為丞相副也。）三月。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淵之族。操所自出也。付以西征先驅之任。以資序未得為征西將軍。故以護軍為名。）倉曹屬高柔諫曰。（公府倉曹主倉穀事。有掾有屬。）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己。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操舍關中而遠征張魯。伐虢取虞之計也。曹欲討超遂而無名。先張討魯之埶。以速其反。然後加兵耳。）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眾十萬。屯據潼關。（潼關在弘農華陰縣。水經註曰。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晉所謂桃林之塞。秦所謂陽華是也。）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晉百官志曰。四安起於魏初。謂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將軍也。）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參丕軍事。（沈約曰。奮武將軍始於漢末。）門下督廣陵徐宣為左護軍。（門下督。督將之居門下者。）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姓譜。齊有國氏。世為上卿。又鄭七穆子國之後為國氏。）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將。即亮翻。下同。）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在我而不在敵。故可以制勝。此未易與常人言也。刺。七亦翻。下同。）

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蒲阪津在蒲阪縣西。河西即唐之蒲津關。考異曰。晃傳曰。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武帝紀潛遣二將夜渡蒲阪。太祖之謀。而晃傳云晃之策。蓋史氏各欲歸其功美。不相顧耳。）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眾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斷。丁管翻。）馬超將步騎萬餘人

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中。竹仲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前書）（渭水至船司空入河。後漢省船司空屬華陰縣。渭口之東即潼關也。）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策。（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復。扶又翻。）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解。戶買翻。曉也。）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遂與樊稠交馬語而[illegible]曹操交馬語乃以自解。然後知遂之所以遇操者非用數也。若馬超等之疑遂。則猶李傕之疑樊稠耳。）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重。直龍翻。）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二者皆所以離之也。考異曰。許褚傳曰。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按時超不與遂同在。彼故知此說妄也。）操乃與克日會戰。（克日者。克定其日也。）先以輕兵挑之。（挑。徒了翻。）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楊秋奔安定。諸將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缺。謂缺而不備。）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軍也。（二將謂徐晃朱靈也。）連車樹

權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兵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且以示
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
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
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淮南子之言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
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
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
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適丁歷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
是以喜書此之時關西之兵最爲精彊而破於操者法制不一也易以豉翻冬十月操自長安
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降戶江翻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
十二月操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以議郎張既
爲京兆尹既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遂超之
叛也弘農馮翊縣邑多應之河東民獨無異心操與
超等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仰牛向翻及超等破餘畜
尚二十餘萬斛畜讀曰蓄操乃增河東太守杜畿秩中二
千石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軍議校尉使之議軍事蓋時議必推正之
言璋能畜之而不能用耳璋不能用又爲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
正邑邑不得志邑讀曰悒也邑邑不樂之意益州別駕張松與正
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爲忖度也思也忖寸本翻常竊歎息
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
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爲于僞翻
密謀奉戴以爲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
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說輸芮翻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
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
室而曹公之深讎也使疏吏翻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
破矣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

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趙韙之亂龐羲保護璋諸子而李異殺趙韙故各恃功欲
有外意謂其意欲附外也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
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
黃權諫曰譙周巴記曰劉璋分巴郡墊江已上爲巴西郡劉左將軍有驍名曹操表備爲左
將軍故稱之驍堅堯翻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
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
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爲廣
漢長廣漢縣屬廣漢郡長知兩翻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
諫璋一無所納法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
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別駕州之上佐故曰
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考異曰章懷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
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按劉璋傳備未嘗先見松
吳書誤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
東有孫車騎備表權爲車騎將軍故以稱之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
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
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言水火者以其性相反也操以急吾
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譎古穴翻每與操反
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
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尚書仲虺之言
逆取順守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順守之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
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
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留營
司馬掌留營軍事也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上時
掌翻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
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
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遺于季翻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

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衞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巴郡治江州墊江縣屬巴郡涪縣屬廣漢郡墊江水蓋即涪內水也庾仲雍曰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墊音疊涪音浮賢曰涪縣故城今綿州城墊江縣今合州）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乘繩證翻幔莫半翻幕也）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灋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卒讀曰猝）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鎭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晉百官志曰四鎭通於柔遠謂鎭東鎭西鎭南鎭北四將軍也）所將吏士更相之適（之往也更工衡翻）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白水關在廣漢白水縣劉璋置軍屯守即楊懷高沛之軍也杜佑曰梁州金牛縣漢葭萌縣地縣南有故白水關）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葭萌縣屬廣漢郡賢曰葭萌今利州縣應劭曰葭音家師古曰萌音氓蜀王封其弟葭萌於此因以名邑先主改曰漢壽）未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據林傳時爲五官將功曹）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樂音洛）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不能爲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爲天下之鎭（謂留守鄴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餘賊千餘人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降戶江翻）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之縱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丕曰善卽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以勸丕不專殺也處昌呂翻）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淵時統留事上時掌翻）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夏五月癸未誅衞尉馬騰夷三族（騰詣鄴見上卷十三年）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螟　馬超等餘衆屯藍田夏侯淵擊平之鄜賊梁興（鄜縣前漢屬左馮翊後漢省師古曰鄜音敷）寇略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爲當移就險阻左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藏竄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降戶江翻下同）宣諭威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爲守備（治直之翻）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長知兩翻）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操使夏侯淵助渾討之遂斬興餘黨悉平渾泰之弟也（鄭泰見用於董卓而欲圖卓者也）

九月庚戌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邈爲濟北王敦爲東海王（時許靖在蜀聞立諸王曰將欲翕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濟子禮翻）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秣陵屬丹陽郡本金陵也秦始皇改曰秣陵權改曰建業後避晉愍帝諱改曰建康石頭城在今建康城西二里金陵志石頭城去臺城九里南合秦淮水張舜民曰石頭城者天生城壁有如城然在清涼寺北覆舟山上江行自北來者循石頭城轉入秦淮陸游日記龍灣望石頭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繚繞如垣牆清涼寺距石頭里餘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宋白曰晉平吳分秣陵二邑自淮水南爲秣陵北爲建業江表傳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昔秦始皇東巡

舞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宜爲都邑獻帝春秋又載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又按晉書郗隆傳隆爲揚州刺史鎮秣陵齊王冏檄令赴討趙王倫隆停檄不下時王邃鎮石頭隆軍西赴邃者甚衆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奉邃攻殺隆則石頭在牛渚西詳考是事秣陵軍將赴邃欲自牛渚而西勤王也石頭自在牛渚東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說輸芮翻賢曰濡須水名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孫權夾水立塢狀如偃月杜佑曰濡須水在歷陽西南百八十里余據濡須水出巢湖在今無爲軍北二十五里濡須塢在今巢縣東南四十里諸將皆曰上岸擊賊上時掌翻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處昌呂翻下同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樂音洛然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重直用翻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賢曰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謂之九錫錫予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　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朝直遙翻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記檀弓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勞力到翻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輒專輒也　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彧傳云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考異曰陳志彧傳曰以憂薨范書彧傳曰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孫盛魏氏春秋亦同按彧之死操隱其誅陳壽云以憂卒蓋闕疑也今不正言其飲藥恐後世爲人上者謂隱誅可得而行也彧行義脩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行下孟翻好呼到翻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論語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行下孟翻相息亮翻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爲彊化亂爲治治直吏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復扶又翻而杜牧乃以爲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臣以爲孔子稱文勝質則史見論語凡爲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爲帝則彧爲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晉天文志曰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又太微南蕃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三公北三星曰九卿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孛蒲內翻　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

素無豫備，大軍卒至，（卒，讀曰猝。）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白水關頭也。）聞數有牋諫璋，（數，所角翻。）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白帝城，即魚復縣城也。公孫述據成都，自稱白帝，改魚復曰白帝城。）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沈，持林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州界，益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瘁，秦醉翻。）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復，扶又翻。）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責其無客主之禮也。）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此用龐統之中計也。）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孫權字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語，牛倨翻。）「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庚寅，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十四州：司、豫、冀、兗、徐、青、荊、揚、益、梁、雍、并、幽、交也。復為九州者，割司州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統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弘農、河南入豫州，交州并入荊州，則省司、涼、幽、并而復禹貢之九州矣。此曹操自領冀州牧，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

夏四月，曹操至鄴。

初，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略，欲徙令近內，（近，其靳翻。）以問揚州別駕蔣濟，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事見六十三卷建安五年。燕縣、白馬縣皆屬東郡。燕，春秋之南燕國也。賢曰：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鈔，楚交翻。燕，於賢翻。）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樂，音洛。）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蘄春縣本屬江夏郡，沈約曰：吳立蘄春郡，此據吳志書之也。蘄，音祈。）江西遂虛，合淝以南，惟有皖城。（皖縣屬廬江郡，賢曰：今舒州懷寧縣。古曰皖，音胡管翻。）濟後奉使詣鄴，（使，疏吏翻。）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丹陽郡已屬孫權，濟不得之郡也。）

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時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為魏國。）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袞冕之服，赤舄副焉；（毛萇曰：赤舄，人君之盛屨也。釋名曰：複下曰舄。鄭玄曰：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周禮：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鄭眾曰：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縣，讀曰懸。舞佾之數，天子八，諸侯六。杜預曰：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服虔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宋傳隆曰：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佾，音逸。）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玈，與盧同，黑色也。）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大雨水。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軍無輜重，（重，直用翻。）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梓潼縣[illegible]武帝元鼎元年置，以縣[illegible]梓林而枕潼水，因名。[illegible]二十二年[illegible]分立梓潼郡。[illegible]有五婦山，[illegible]水所出，南入[illegible]日[illegible]水出[illegible]）

廣漢南入漢水經曰涪水出廣漢涪縣西北東至于廣漢與梓潼水合又西南流又南入于墊江註云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道徼外梓潼水即五婦水也同入于墊江即所謂內水也 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惡烏路翻 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璝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緜竹。璝姑回翻又胡隈翻冷魯杏翻姓也按本或作泠泠音零緜竹縣屬廣漢郡唐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九十二里 懿詣軍降。降戶江翻下同 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緜竹諸軍。復扶又翻下同夏戶雅翻費父沸翻 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璝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雒縣屬廣漢郡雒水所出唐為漢州治所 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鴈江在雒縣南有金鴈故名為鴈橋 軍敗。任死。 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自此以後曹操不書姓而冠以國操三女長憲次節次華節後立為皇后 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隴西南安漢陽永陽皆隴上諸郡也獻帝起居注初平四年分漢陽上郡為永陽 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冀縣屬漢陽郡及涼州刺史治焉 超盡兼隴右之衆。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復扶又翻 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閻溫出告急於夏侯淵。夏侯淵時屯長安 外圍數重。重直龍翻 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隴右在西方操在隴東故曰東方 溫向城大呼曰。呼火故翻 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意。誘音酉 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降戶江翻 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守此城。號戶刀翻為于偽翻 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到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淵軍不利。氐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氐王千萬略陽清水氐種也其後是為仇池之楊興國城名 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喪息浪翻假居訝翻休假也求假猶古之請告請急也 阜外兄天水姜敘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水經註歷城在西縣去仇池一百二十里後改為建安城杜佑曰歷城在今同谷郡西七里去仇池九十里宋白曰晉置仇池郡於歷城今為成州 阜見敘及其母。歔欷悲甚。歔音虛欷許旣翻又音希泣餘聲也 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目之視物一出入息之頃則一瞬 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背蒲妹翻將即亮翻 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趙盾晉卿趙宣子也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易以豉翻 敘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咄當沒翻姜敘字伯奕楊阜字義山負罪負也難乃旦翻 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為汝當之。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不以餘年累汝也。累力瑞翻 敘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為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為質。質音致 昂謂妻異曰。據皇甫謐列女傳異士氏女也 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

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喪息浪翻），況一子哉！九月，阜與敘進兵入鹵城（鹵城當在西縣冀縣之間），昂奉據祁山以討超（水經註：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山上有城，極爲嚴固。漢水逕其南。又曰：祁山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杜佑曰：祁山在今同谷郡長道縣東十里。余據今西和州長道縣南十里有祁山，古來南北二國有萬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五百里，有人萬戶者此也）。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譎古穴翻，說輸芮翻）。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背父，謂馬騰在鄴不顧而反；殺君，謂殺韋康也。背蒲妹翻），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超兵敗，遂南奔張魯。（考異曰：楊阜傳云十七年九月，武帝紀十八年，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爲害，十九年正月，趙衢等討超，超奔漢中。按姜敘九月起兵，超即應出討，超出，衢等即應閉門，不應至來年正月，蓋魏史書捷奏到之月耳，楊阜傳誤也。）魯以超爲都講祭酒（魯爲五斗米道，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各領部衆，都講祭酒者，魯使學者都習老子五千文，置都講祭酒，位次師君），欲妻之以女（妻七細翻）。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焉於虔翻）！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爲尚書令，涼茂爲僕射（涼姓，茂名），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爲尚書（魏置五曹尚書：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爲侍中（自是以後侍中遂以四人爲定員），鍾繇爲大理（大理即漢廷尉之職），王脩爲大司農，袁渙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即漢光祿勳之職），陳羣爲御史中丞（時以御史大夫爲三公，以中丞爲御史臺主）。袁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行（皦吉了翻，行下孟翻），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惟渙獨否。魏公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臚陵如翻），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羣父紀仕漢爲大鴻臚）？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事見十五卷文帝十三年），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易以豉翻），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下遐稼翻。刖音月。穿者穿穴，踰者踰垣）。夫三千之屬（周穆王作甫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貿易也）。今以笞死之灋，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爲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七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九 起閼逢敦牂盡旃蒙協洽凡二年

孝獻皇帝壬

建安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圍祁山。姜敘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比，必寐翻。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為前軍。郃，古合翻；又曷閤翻。超敗走。韓遂在顯親，顯親縣屬漢陽郡。班志無之，蓋光武所置，以封竇友。賢曰：顯親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略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魏略曰：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百頃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南入蜀。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水經註：瓦亭水南逕成紀縣東，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燒當等羌居之。卒，讀曰猝。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捨羌獨守則孤，謂遂若捨羌而不救，獨擁兵自守，則其勢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必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重，直用翻。自將輕兵到長離，攻燒羌屯。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眾，欲結營作塹乃與戰。塹，七豔翻。淵曰：我轉鬭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眾罷敝，不可復用。罷，讀曰疲；復，扶又翻。賊雖眾易與耳。易，以豉翻。乃鼓之，大破遂軍。進圍興國。氐王千萬奔馬超，餘眾悉降。轉擊高平屠各，皆破之。屠，直如翻。

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漢制：諸侯王金印赤紱遠遊冠。續漢書曰：遠遊冠制如通天，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卻乃直下為鐵卷梁，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述。

夏四月，旱。五月，雨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皖，戶板翻。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收孰，謂稻成熟而收之也。有糧則可以增眾。孰，古熟字通。宜早除之。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治，直之翻。城備既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枹，音膚。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夾石在今安慶府桐城縣北四十七里，今名西峽山。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為廬江太守，守，式又翻。還屯尋陽。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郡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以永寧為巴東郡，唐夔州、開州之地也。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呵，虎何翻。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降，戶江翻；下同。我州，謂益州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為，江陽縣本屬犍為郡，劉璋分立江陽郡，唐為瀘州。犍為郡，唐為戎州、嘉、眉之地，今渝州亦巴郡地也。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者，謂之內水；自渝上戎、瀘至蜀者，謂之外水。犍，居言翻。飛定巴西、德陽。譙周巴記：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墊江以上為巴西郡。德陽縣屬廣漢郡，唐遂州地。

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法正牋與劉璋，為陳形勢彊弱，中，竹仲翻；為，于偽翻。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當時人以璋倚備為用，備反襲璋，備之薄也。愚以為

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尊門謂璋家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數所角翻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並如字又於音烏邑音烏合翻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蜀志後主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爲建寧郡據此時蓋爲益州郡督郵史因後改郡名而書之耳說輸芮翻下同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怖普布翻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簡姓也魯有大夫簡叔蜀志曰簡雍姓耿後音訛爲簡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靈帝中平五年劉焉牧益州至是二十七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膏古報翻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降戶江翻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曹公先加璋振威將軍故仍佩其印綬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凡城中公私所有金銀悉取以分賜將士至於穀帛則各還所主也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開置之益州郡也武帝所置之益州郡劉蜀爲南中地此蓋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守並治成都郭下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署府事者總錄軍府事也偏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晉百官志四平立於曹魏謂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四將軍也軍議校尉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爲討虜將軍從事中郎麋竺爲安漢將軍漢大將軍府有從事中郎職參謀議簡雍爲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爲秉忠將軍安漢昭德秉忠皆備所置將軍號也廣漢長黃權爲偏將軍長知兩翻汝南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羲爲司馬龐皮江翻李嚴爲犍爲太守犍居言翻費觀爲巴郡太守費父沸翻山陽伊籍爲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爲西曹掾掾俞絹翻廣漢彭羕

爲益州治中從事羕余亮翻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爲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爲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爲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沈約曰吳立衡陽郡臨蒸縣屬焉蓋吳所置也水經註蒸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邪薑山東北流過臨蒸縣北東注於湘謂之蒸口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既入巴復諫曰復扶又翻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稽音啟言稽顙服從也降戶江翻下同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璋以和爲益州太守權爲府主簿嚴爲成都令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璋兄瑁娶吳懿妹璋母費氏彭羕璋之所擯棄也羕仕益州不過書佐又被毀於璋璋髡鉗爲徒隸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處昌呂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許靖與弟劭並有高名汝南月旦評二人者爲之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主公之稱始於東都改周公稱主公爵事之爲主也天下之人不可戶說不可戶戶而說之也說如字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藏徂浪翻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易以豉翻但當鑄直百錢直百錢一錢直百也杜佑曰蜀鑄直百錢文曰直百亦有勒爲五銖者大小稱兩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

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四年）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都定猶言皆定也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調徒弔翻）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扶姓禁名帥讀曰率閬水即西漢水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水經註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謂之西漢水東南至廣漢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與閬水會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昔劉璋攻霍峻於葭萌也自此水上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於江余據此水今謂之嘉陵江）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伺相吏翻）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爲梓潼郡（唐梓州之地宋白曰綿州巴西縣本漢涪縣屬廣漢郡華陽國志漢元初二年廣漢自綿竹移治涪後治雒劉備立梓潼郡以縣屬焉隋改爲巴西縣唐梓州治郪天寶方改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灋正外統都畿（備都成都以蜀郡爲都畿）內爲謀主一飧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飧千安翻睚五懈翻眦士懈翻）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灋正太縱橫（橫戶孟翻）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事見上卷十四年）灋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謂迎備入益州也復扶又翻）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灋正字孝直少詩沼翻）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治直之翻）灋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灋三章秦民知德（事見九卷高帝元年）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下遐稼翻）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以亮等初至爲客益州人士則主也）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呼火故翻）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弘大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璋焉父也）有累世之恩文灋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灋灋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孔子曰政寬則濟之以猛孔明其知之治直吏翻）劉備以零陵蔣琬爲廣都長（長知兩翻）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沈醉（沈持林翻沈醉言爲酒所沈滯也）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重直用翻言再三加察也）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留少子臨菑侯植守鄴（少詩照翻考異曰植傳云太祖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又云植太和六年薨年二十一按植今年年二十二則死時當年四十一矣本傳誤也）操爲諸子高選官屬（爲于僞翻）以邢顒爲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橈（顒魚容翻防隄也閑闌也防以制水閑以制獸皆禁止之義也橈奴教翻）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漢制列侯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主侍侯使理家事楨音貞）楨以書諫植曰君侯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魏尚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智以料事防以保身）自從魏公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去惡之去羌呂翻荀彧字文若荀攸字公達）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彧爲漢尚書令攸爲魏尚書令）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

隴西郡枹音膚罕呼旱翻河首在金城河關之西建自以居河上流故以為號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冬十月魏公操使夏侯淵自興國討建圍枹罕拔之斬建淵別遣張郃等渡河入小湟中湟水源出西海鹽池之西北東至金城允吾縣入河夾湟兩岸之地通謂之湟中又有湟中城在西平張掖之間小月氏之地也故謂之小湟中河西諸羌皆降降戶江翻隴右平。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常為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惡烏路翻為于偽翻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見賢遍翻下同任音壬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以其領兵權重為變故防之也朝直遙翻下同見賢遍翻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浹即協翻自後不復朝請復扶又翻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妊妊如林翻孕也累為請不能得為于偽翻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賊人者謂之殘過言其逼上也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董承誅事見六十三卷五年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郗丑之翻璽斯氏翻綬音受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華子魚有名於時與邴原管寧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歆所為乃爾邴原亦為操用所屈高尚其事者管寧耳當時頭尾之論蓋以名位言也嗚呼壞音怪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坐徂臥翻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被皮義翻復扶又翻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漢御史大夫三公也故以呼之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下遐稼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十二月魏公操至孟津。操以尚書郎高柔為理曹掾理曹漢公府無之蓋操所置掾俞絹翻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考竟之也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疾惡也書曰爾毋忿疾于頑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誘其還心誘音酉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復扶又翻下同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殺。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為皇后魏公操之女也。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自武都入氐武都本白馬氐所居之地武帝開以為郡氐人塞道塞悉則翻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郃古合翻又曷閣翻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陳倉縣屬右扶風唐岐州寶雞縣是大散關在其西南河池縣屬武都郡余據大散關在今鳳州梁泉縣氐王竇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漢末分金城為西平郡。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數所角翻權遣使謂備曰使疏吏翻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孫武吳起也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復扶又翻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吳會謂吳地為一都會讀如字一說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之地會音工外翻何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樞者門戶所由以運動也言操欲搖動吳蜀而未得其樞若自相攻伐是借之以可動之樞也使敵乘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威靈以匡漢朝朝直遙翻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

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言宗室被攻而不能救，無面目以立於天下也。被，皮義翻。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秭歸縣屬南郡。諸葛亮據南郡，南郡本治江陵，吳得荊州，置南郡於江南；晉平吳，以江陵為南郡，以江南之南郡為南平郡。亮所據，蓋江南之南郡也。備自住孱陵。孱陵縣屬武陵郡。應劭音踐，師古士連翻。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數，所角翻。好，呼到翻。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時權置諸將有別部司馬，則中司馬者，蓋中軍司馬也。瑾自長史轉中司馬，位任蓋不輕矣。瑾，渠吝翻。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謂延引歲時也。孟子曰：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長，知兩翻。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降，戶江翻，下同。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益陽縣屬長沙郡。應劭曰：在益水之陽。賢曰：今潭州安化縣本漢益陽縣地。杜佑曰：潭州益陽縣，漢故城在今縣東。宋白曰：益陽故城在今縣東八十里，其城蓋關羽所築。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郝普字子太。郝，呼各翻。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今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縣，縣，讀曰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復，扶又翻。度，徒洛翻，下同。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此家，謂郝普也。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為，于偽翻。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慚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孫河[illegible]即日引軍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郡，數，所具翻。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即謂赤壁之戰也。行，戶剛翻。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塊，苦對翻。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事並見六十五卷十三年。豫州之眾不當一校，校，戶教翻。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謂欲投吳巨也。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私獨，謂私其一己之所獨也。墮，讀曰隳。好，呼到翻，下同。今已藉手於西州矣，藉，慈夜翻。得益州有以藉手也。又欲翦并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考異曰：備傳云：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中，備乃與權和。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即聞之，而八月權已攻合肥，蓋聞曹公兵始欲向漢中，即引兵還耳。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班志：湘水出零陵陽海山，至酃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吳、蜀分荊州，長沙、桂陽、零陵、武陵以湘水為界耳。南郡、江夏各自依其舊界。夏，戶雅翻。諸葛瑾每奉使至蜀，使，疏吏翻。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秋，七月，魏公操至陽平。水經注：[illegible]武都氐中，南逕[illegible]五里，東[illegible]西北二面[illegible]南流入沔，謂之[illegible]一名陽平[illegible]杜佑曰：陽平關在漢中褒城縣西北。張魯欲舉漢中降，降，戶江翻，下同。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橫山

築城十餘里。初，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易以豉翻 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遠于願翻 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度徒洛翻 少如人意。少詩沼翻 攻陽平山上諸屯，山峻難登，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沮在呂翻截山者防其追尾也遣從宜翻又如字下同 遣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夜迷惑，誤入張衛別營，營中大驚退散。侍中辛毗、主簿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褚丑呂翻 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操，進兵攻衛，衛等夜遁。考異曰武帝紀曰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等據關攻之不拔乃引還賊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𢢞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劉曄傳曰太祖欲還令曄督後諸軍曄策魯可克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魯乃奔走郭頒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衛以為大軍見掩遂降魏名臣奏載楊暨表曰武皇帝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衛之守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賁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又載董昭表其承涼州以下皆昭表所述必得實今從之 張魯聞陽平已陷，欲降，閻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赴朴胡，杜濩賨邑侯也朴胡巴七姓夷王也余據板楯蠻渠帥有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此所謂七姓夷王也其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故有賨侯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 與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質如字 乃奔南山入巴中。今興元府古漢中之地也興元之南有大行路通於巴州其路險峻三日而達於山頂其絕高處謂之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孤雲兩角二山名也今巴州蓋巴郡宕渠縣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謂之中巴巴之北有米倉山下視興元實孔道也 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南鄭漢中郡治所 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之。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光武詔岑彭等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 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少詩沼翻治直之翻相息亮翻冠古玩翻將即亮翻下同 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考異曰劉曄傳云備雖斬之按備傳云備下公安聞曹公定漢中乃還如此則備時猶在公安也 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不讀曰否 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七日之間何以遽能小定蓋觀備之守蜀有不可犯者故為此言以對操焉耳 乃還，以夏侯淵為都護將軍，都護將軍以盡護諸將而立號光武始以命賈復 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為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襲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樂音洛

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與戰 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比必寐翻 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欲獨出戰也 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椎直追翻犒苦到翻 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大

將犬呼自名，(呼，火故翻。)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重，直龍翻。)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號，戶刀翻。)遼復前突圍，拔出餘眾。(復，扶又翻；下同。)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披，普[illegible]翻。)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撤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水經注：合肥東有逍遙津，水上舊有梁。)張遼覘望知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度權已免，乃還。(度，徒洛翻。)權乘駿馬上津橋，(上，時掌翻。)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親近監，官也。谷，姓也；利，名也。江表傳曰：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使權持鞍緩控，(控，[illegible]馬勒也。)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著，陟略翻。)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幾，居希翻。怖，普布翻。)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權慙，謝賀齊也。)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論語：子張問於孔子，以孔子之言書諸紳，故以答賀齊。)

九月，巴賨夷帥朴胡、杜濩、任約各舉其眾來附。(賨，藏宗翻。帥，所類翻。)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約為巴郡太守，皆封列侯。(後三人皆為劉備所破。)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皆不食租，[illegible]之曰今之虛封蓋自此始。)

十一月，張魯將家屬出降。(降，戶江翻；下同。)魏公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賢曰：閬中縣，屬巴郡，今隆州。余按：隆州，後避唐玄宗諱，改為閬州。杜佑曰：閬中，今閬州。閬，音浪。)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習鑿齒

論曰：閻圃諫魯勿王，(事見六十四卷建安六年。)而曹公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塞，悉則翻。)其此之謂歟！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此引霍光傳徐福焦頭爛額事，見二十五卷漢宣帝地節四年。)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杖力，(杖，除兩翻。)干戈不戢矣。曹公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矣。

程銀、侯選、龐悳皆隨魯降。(程銀、侯選，關中部帥也。龐悳，馬超將也。渭南、冀城之敗，皆奔張魯。悳，古德字。)魏公操復銀、選官爵，拜悳立義將軍。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三巴，巴東、巴西、巴郡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宕渠縣，本屬巴郡，時屬巴西郡。賢曰：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杜佑曰：俗號車騎城，是也。宋白曰：宕渠城，漢車騎將軍馮緄增修，俗名車騎城。師古曰：宕，音徒浪翻。)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

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平難將軍，曹氏所置。難，乃旦翻。)以扶風太守趙儼為關中護軍。操使儼發千二百兵助漢中守，禦殷署督送之，行者不樂。(樂，音洛。)儼護送至斜谷口，(斜，余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還未至營，署軍叛亂。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叛者親黨也，聞之，各驚，被甲持兵，(被，皮義翻。)不復自安。(復，扶又翻。)儼徐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料，音聊，量也，度也，理也。)八百餘人散在原野。儼下令，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率，讀曰帥，所類翻。治，直之翻。)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illegible]如字。送也。)請舊兵鎮守關中。」魏公操遣將軍劉柱將二千

人往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諭。（不可以言語諭之使安帖也。）儼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差，初皆翻，擇也。）其餘悉遣東。」（遣之東，封操營。）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立差別之。（主者，主兵籍者也。差，初宜翻，擇也。又，初加翻，言以等差別異之也。別，彼列翻，分也，異也。）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上，時掌翻。）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分布於行列而遮落之也。）東兵尋至，（東兵，劉柱所將之兵也。）乃復脅諭，（復，扶又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二十一年春二月，魏公操還鄴。

夏五月，進魏公操爵為王。

初，中尉崔琰薦鉅鹿楊訓於操，（中尉，秦官，漢因之，至武帝改為執金吾。今操復置中尉，實則漢執金吾之職也。）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功德，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省，悉景翻。）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好，呼到翻。）時有與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旨不遜，（以會當有變，為意旨不遜。）操怒，收琰付獄，髡為徒隸。前白琰者復白之云：「琰為徒，對賓客虬須直視，（虬，須卷也。直視者，目不他瞻也。復，扶又翻。下同。）若有所瞋。」（瞋，昌真翻，怒目也。）遂賜琰死。尚書僕射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侍中桓階、和洽皆為之陳理，（為，于偽翻。）操不聽。階求案實其事，王曰：「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觖，有二音；音窺瑞翻者，望也，言有所覬望也；音古穴翻者，怨望也。此當從後音，入聲。）此捐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死友，言其背公而相為死也。為，于偽翻。）殆不可忍也。」洽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覆，敷又翻。）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孟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以玠歷年荷寵，（荷，下可翻。）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不忍致之於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分，扶問翻。）操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市朝，鄭玄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卒，子恤翻。治，直之翻。下同。）玠遂免黜，終於家。是時西曹掾沛國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畏之側目。尚書僕射何夔及東曹屬東莞徐奕獨不事儀，（東莞縣屬琅邪國，春秋之鄆邑也。晉置東莞郡，唐密州莒縣即其地也。莞，姑丸翻。）儀譖奕，出為魏郡太守。（操既居鄴，建安十七年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癭陶、曲周、南和，廣平之廣平、任城，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十八年，分置東西部都尉。此以自相府掾屬補郡為出。）賴桓階左右之得免。（左右，讀曰佐佑。）尚書傅選謂何夔曰：「儀已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少，詩沼翻。下，遐稼翻。焉，於虔翻。）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為丁儀被誅張本。朝，直遙翻。）崔琰從弟林，（從，才用翻。）嘗與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邂，下懈翻。逅，戶茂翻。）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代郡烏桓三大人皆稱單于，（代郡烏桓單于，其一曰普富盧，其二曰無臣氐，其三則未之聞也。）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魏王操以丞相倉曹屬裴潛為太守。（漢公府有倉曹，有掾有屬，主倉穀事。）欲授以精兵，潛曰：「單于自知放橫日久，（橫，戶孟翻。）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以恩威，單于讋服。（讋，質涉翻。）

初，南匈奴久居塞內，（南匈奴自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始入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為之防。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朝，直遙翻。）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監，古銜翻。下同。）單于歲給綿絹錢穀，

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爲五部，各立其貴人爲帥，（分爲左右前後中五部，分居并州諸郡，而監國者居平陽。帥，所類翻。）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 八月，魏以大理鍾繇爲相國。 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十一月，至譙。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六十起強圉作噩，盡屠維大淵獻，凡三年。

孝獻皇帝癸

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之巢國。朱曰：今無為軍本巢縣之無為鎮，曹操攻吳，築城於此，無功而還，因號無為城。臨濡須水上壻地。案漢為居巢，春秋但名巢，縣有詳略耳。考異曰：孫權傳，曹公次居巢，攻濡須，並在去冬，今從魏武紀。孫權保濡須。二月，操進攻之。孫權所保者，十七年所築濡須塢也。初，右護軍蔣欽屯宣城，宣城縣屬丹陽郡。賢曰：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蕪湖縣屬丹陽郡，春秋吳鳩茲之地。宋白曰：以其地卑，畜水非深而生蕪藻，故曰蕪湖。及權在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欽每稱徐盛之善。權問之，欽曰：盛忠而勤彊，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善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晉志曰：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命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蕭子顯曰：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何、徐、宋志云起魏武，王珪之儀云起光武，並非也。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好，誓重結婚。降，戶江翻。使，疏吏翻。好，呼到翻。重，直龍翻。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平虜將軍，蓋孫氏創置。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寒門，言所出微也。權會諸將，大為酣樂，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樂，音洛。創，初良翻。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鬭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周泰字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為，于偽翻。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被，皮義翻。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周泰傳：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山賊數千卒至，權始得上馬，賊鋒刃已交，泰投身衛權，身被十二創，是日微泰，權幾危。又從討黃祖，拒曹公，攻曹仁，皆有功，故委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坐，才臥翻。導，讀曰道。從，才用翻。鳴鼓角作鼓吹而出。樂纂曰：司馬法：軍中之樂，鼓笛為上，使聞之者壯勇而樂和，細絲高竹，不可用也，慮悲聲感人，士卒思歸之故也。唐紹曰：鼓吹之樂，以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自漢以來，北狄之樂總歸鼓吹署。余按漢制，萬人將軍給鼓吹。吹，昌瑞翻。於是盛等乃服。

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華，戶化翻。

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晉輿服志曰：金根車，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樸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旂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鋄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犛牛尾為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是為德車。五時車，安車、立車，亦皆如之，各如方色，白馬者朱其尾為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為副車。晉志：五時安、立車亦建旗，十有二，各隨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旗，安車則邪拄。鋄，亡苑翻。釳，許乙翻，鐵孔也。鬣，馬首飾。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初，魏王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王使丁夫人母養昂。昂死於穰，事見六十二卷建安二年。丁夫人哭泣無節，操怒而出之，以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操欲以女妻丁儀，妻，七細翻。丕以儀目眇，眇者，一目小。諫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黃門侍郎廙，晉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秦官也，漢以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眾事，無員，及晉置員四人。廙，逸職翻，又羊至翻。及丞相主簿楊脩數稱臨菑侯植之才，數，所角翻。勸操立以為嗣。脩，彪之子也。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板答曰：露板，不封也。春秋之義，立子以長，春秋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長，知兩翻。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將，即亮翻。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尚書僕射毛玠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東曹掾邢顒曰：以庶代宗，先世之

戒也。願殿下深察之。掾，俞絹翻。顒，魚容翻。丕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它日，操屏人問詡，屏，必郢翻。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屬，之欲翻；下右屬同。故不卽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袁紹父子事見六十四卷六年、七年。劉表父子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濟陰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濟，子禮翻。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飾，五官將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稱說，爲，于僞翻。故遂定爲太子。左右長御賀卞夫人曰：漢皇后宮有旁側長御。將軍拜太子，丕爲五官將，故稱之爲將軍。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藏，徂浪翻。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遺，于季翻。長御還，具以語操。語，牛倨翻。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爲難。太子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不，讀曰否。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女子之智識，有男子不能及者。久之，臨菑侯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漢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又宮衛令：出入司馬門者皆下。是司馬門猶可得而出入也；若魏制，則司馬門惟車駕出乃開耳。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植妻衣繡，操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以違制命罪植妻，則當時曹操禁衣錦繡也。衣，於旣翻。法正說劉備曰：說，輸芮翻。曹操一舉而降

張魯，定漢中，降，戶江翻。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郃，古合翻，又曷閤翻。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晉志曰：漢改周之雍州爲涼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時號爲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乃別立雍州。末又依古典爲九州，乃令關右盡爲雍州。魏時復分以爲涼州。雍，於用翻。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下辯縣屬武都郡。賢曰：今成州同谷縣，卽古下辯也。辯，皮見翻，又步莧翻。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畯代肅，畯，音俊。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爲畯喜，爲，于僞翻。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閑，習也。發言懇惻，至于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虎威將軍，蓋孫權置。沈約志：曹魏置四十號將軍，虎威第三十四。衆嘉嚴畯能以實讓。定威校尉吳郡陸遜定威校尉，亦權創置。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舊惡，謂自舊爲惡者。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言可大爲部伍，擇取精銳也。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費，父沸翻，姓也。棧，士限翻。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東三郡，丹陽、新都、會稽也。彊者爲兵，羸者補戶，羸，倫爲翻。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盪，徒朗翻。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言遜之所由，民人皆愁擾也。會，工外翻。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孫權時都秣陵。言次，謂言論之次也。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

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復，扶又翻。長，知兩翻。)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典兵督許中事。(魏王操猶領漢丞相而居鄴，故以必爲長史典兵督許。)時關羽彊盛。京兆金禕睹漢祚將移。乃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司直，卽丞相司直。禕，吁韋翻。)太醫令吉本、(風俗通：吉，周尹吉甫之後。後漢有漢中太守吉恪。)本子邈、邈弟穆等。謀殺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關羽爲援。

二十三年春正月。吉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攻王必。燒其門。射必中肩。(射，食亦翻。中，竹仲翻。)帳下督扶必奔南城。(許昌之南城。)會天明。邈等衆潰。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共討斬之。(潁川典農中郎將屯田許下。)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蒲內翻。)

曹洪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斷，丁管翻。下同。)衆議狐疑。騎都尉曹休曰。(漢武帝置三都尉，騎都尉其一也。)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擊。破蘭。斬之。三月。張飛、馬超走。(情見勢屈，宜其走也。)休。魏王族子也。

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氐等反。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爲丞相理曹掾。(先，悉薦翻。掾，于絹翻。)操美潛治代之功。潛曰。(治，直之翻。)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寬惠。(治，直吏翻。)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將攝之以法。(攝，持也，整也。)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後魏陸俟治高車與潛異世而同轍。復，扶又翻。)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果至。操以其子鄢陵侯彰行驍騎將軍。(鄢陵縣屬潁川郡。驍騎將軍始於漢武帝以命李廣。陸德明曰：鄢，謁晚翻，又於建翻。漢書作傿，師古曰音偃。)使討之。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少，詩照翻。)操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馬鳴閣在今利州昭化縣。)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廣石，當在巴漢之間。)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犍，居言翻。咽，音煙。)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眞。(遂使之代法正。)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漢制，郡閤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靈帝光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碑載其上尚書奏牘，前書年月朔日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後書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後繫掾臣條、屬臣准、書佐臣謀。)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秋七月。魏王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曹彰擊代郡烏桓。身自搏戰。鎧中數箭。(鎧，可亥翻。中，竹仲翻。)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桑乾之北。(桑乾縣屬代郡。宋白曰：今雲州東至桑乾督帳一百五十里。孟康曰：乾音干。)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時鮮卑大人軻比能(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不貪，斷法平端，衆推之爲大人。)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

南陽吏民苦繇役。(繇，讀曰傜。苦於供給曹仁之軍也。)冬十月。宛守將侯音反。(宛，於元翻。)南陽太守東里袞(鄭子產居東里，支子以爲氏。)與功曹應余迸竄得出。音遣騎追之。飛矢交流。余以身蔽袞。被七創而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音騎執袞以歸。時征南將軍曹仁屯樊以鎮荊州。魏王操命仁還討音。功曹宗子卿說音曰。(說，輸芮翻。)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將，卽亮翻。)逆而無益。何不遣之。音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攻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屠宛。斬侯音。復屯樊。(復，扶又翻。)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數，所角翻。)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

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華陽國志曰：漢中沔陽縣有定軍山，北臨沔水。按法正傳，於定軍、興勢作營，則定軍山正在興勢也。今按興勢山在洋州興道縣西北二十里，去沔陽地里相遠，當從華陽國志。考異曰：備傳云於定軍山勢作營，法正傳作定軍興勢，今從黃忠傳。)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考異曰：淵傳曰：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戰死。張郃傳曰：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今從劉備、黃忠、法正傳。)及益州刺史趙顒。(顒刺益州，操所命也。淵軍既敗，顒亦死。顒，魚容翻。)張郃引兵還陽平。(自廣石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初，操東還，留襲督漢中軍事。帥，所類翻。)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按陳，(陳，讀曰陣。下同。)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魏王操，操善之，遣使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 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斜谷道險，操恐為備所邀截，先以軍遮要害之處，乃進臨漢中。或云：遮要，地名。)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翊軍將軍，備所創置也。)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雷，盧對翻。)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射，而亦翻。)魏兵驚駭，自相

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蹂，人九翻。)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言其膽大，能以孤軍亢操大兵。)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亡，逃亡也。) 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武都本白馬氐地。)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操蓋已棄武都而不有矣。諸氐散居秦川，苻氏亂華自此始。) 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各據其郡，自號將軍，更相攻擊。(更，工衡翻。)俊遣使送母及子詣魏王操為質以求助。(質，音致。)操問張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鬬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戰國策曰：卞莊子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鬭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刺之，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刺，七亦翻。)王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 劉備遣宜都太守扶風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房陵太守蒯祺。(張勃吳錄曰：劉備分南郡立宜都郡，領夷道、很山、夷陵三縣。房陵縣本屬漢中郡，此郡疑劉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則祺自立也。蒯，苦怪翻。)又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劉封，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備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為子。)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上庸縣屬漢中郡，賢曰：故城在今房州竹山縣西。魏略曰：申耽初在西城、上庸間，聚眾數千家，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公加其號為將軍，使領上庸都尉。降，戶江翻。)備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西城縣屬漢中郡，備亦分為郡以授儀。唐為金州。) 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沔陽縣屬漢中郡。)陳兵列眾，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璽，斯氏翻。綬，音受。王冠，遠遊冠也。)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左將軍及宜城亭侯，皆操所表授也。上，時掌翻。)立子禪為王太子，拔牙

門將軍義陽魏延爲鎭遠將軍，（牙門將軍，備創置也；鎭遠將軍，亦備所置。）領漢中太守，以鎭漢川。（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此在延入蜀之後，史追書也。）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劉昫曰：宋白曰：義陽，唐爲申州，宋爲信陽軍。）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黃忠爲後將軍，（前後左右將軍皆漢官。）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犍爲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犍，居言翻。費，父沸翻。）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少，詩照翻。）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謂陳平、韓信自楚而來；韓信王而蕭、曹侯，故曰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言備以一時使忠與羽班，而意之輕重則不在此也。曹操表羽爲漢壽亭侯，故稱之爲君侯。）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使，疏吏翻。）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爲，于僞翻。）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詔以魏王操夫人卞氏爲王后。

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魏改漢九江郡爲淮南郡。）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曹仁字子孝，時爲征南將軍。縣讀曰懸。）關羽驍猾，（驍，堅堯翻。）政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操以龐德自漢中來降，故拜立義將軍。）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降，戶江翻；下同。）龐德在隄上，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射必中也。龐，皮江翻。被，皮義翻。）自平

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降，戶江翻；下同。）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不屈伏。）羽謂曰：「卿兄在漢中，（龐德從兄柔在蜀。）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羽殺之。（將，即亮翻。）魏王操聞之曰：「吾知于禁三十年，（操收兵兗州，禁即爲將。）何意臨危處難，（處，昌呂翻。難，乃旦翻。）反不及龐德邪！」封德二子爲列侯。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恟懼。（恟，許勇翻。）或謂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寵爲汝南太守，操令助曹仁屯樊。城郟縣屬潁川郡。師古曰：郟，音夾。晉地理志：襄城郡有郟縣，蓋東漢省而魏晉復置縣也。）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掎，居蟻翻。）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洪河，大河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沈，持林翻。）同心固守。城中人馬纔數千人，城不沒者數板。（城高二尺爲一板。）羽乘船臨城，立圍數重，（重，直龍翻。）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將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傅方皆降於羽。（水經註：漢建安中，割南陽右壤爲南鄉郡，屬荊州。）

初，沛國魏諷有惑衆才，傾動鄴都，魏相國鍾繇辟以爲西曹掾。（此魏相國府之西曹掾也。）滎陽任覽與諷友善，同郡鄭袤，（袤，音茂。）泰之子也，每謂覽曰：「諷姦雄，終必爲亂。」九月，諷潛結徒黨，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樂，音洛。禕，吁韋翻。）未及期，禕懼而告之。太子丕誅諷，連坐死者數千人，鍾繇坐免官。

初，丞相主簿楊脩與丁儀兄弟謀立曹植爲魏嗣。（脩爲漢丞相主簿，蓋操官屬也。）五官將

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之謀。長，知兩翻。脩
以白魏王操，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
日復以簏載絹以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推，案也。復，扶又翻。操
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驕縱見疏，植乘車行馳道中，私開司馬門出，覬得罪矣。曹仁為
關羽所圍，操欲遣植救仁，而植醉不能受命，於是益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
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忖，寸本翻。度，徒洛翻。豫作
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
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亦以脩袁術之甥，惡
之，惡，烏路翻。乃發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以脩豫作答教謂之漏泄，實植往來謂之交關諸侯。收殺之。魏王操以杜襲為留府長史，駐關
中。置留府於關中者，以備蜀也。關中營帥許攸，帥，所類翻。此又一許攸，非自袁紹來奔之許攸也。擁
部曲不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
「宜招懷攸，共討彊敵。」操橫刀於厀，厀與膝同。作色不聽。襲
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復，扶又翻。襲曰：
「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
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闡，開也，大也，明也。
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置，捨也。襲曰：「殿下謂許攸
何如人邪？」操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
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
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
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三十
斤為鈞，千鈞之弩，言其重也。鼷鼠，小鼠也。說文曰：有螫毒者。或謂之甘鼠。陸佃埤雅曰：鼷鼠者甘口，齧人及鳥獸皆不痛，亦云甘鼠。
最小者。本草謂鼷鼠極細，不可卒見。四鈞為石，石百二十斤也。莛，草莖也。東方朔曰：以莛撞鍾，是皆言力之微者不以莛撞而發聲也。
鼷，音奚。莛，音廷。撞，直江翻。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
遂厚撫攸，攸即歸服。冬，十月，魏王操至洛陽。陸
渾民孫狼等作亂，陸渾縣屬弘農郡，古陸渾之戎遷於此。宋白曰：陸渾，河南府伊陽縣是也，古曰陸渾。渾，戶
昆翻。殺縣主簿，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為寇賊，自
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夏，戶雅翻。魏王操議徙
許都以避其銳，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
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
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
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
解。」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
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
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驍，堅堯翻。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
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孫皎時為征虜將軍。潘璋住白帝，
此卽甘寧據楚關之計也。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
為國家前據襄陽，為，于偽翻。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
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
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
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僵仆，謂死也。復，扶又
翻。權曰：「今欲先取徐州，自廣陵以北，皆徐州之地。然後取羽，何如？」對
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餘土守兵聞
不足言，曹操審知天下之勢，處此熟矣。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守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
通，驍騎所騁，騁，丑郢翻。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
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呂蒙自量吳國之兵力不足北向以爭中原者，如車騎之
地，非南兵之所便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
善之。易，以豉翻。為，于偽翻。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為，于偽翻。羽罵其使，不許
昏，使，疏吏翻。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
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
還建業，以治疾為名，治，直之翻。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
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上，時掌翻。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

而羽可禽也此南郡謂江陵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露檄欲使
羽知之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
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
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轢郎狄翻始有大
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
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英雄之士所見
略同蒙所以知其意思深長也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
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兵事尚密遜之言雖當蒙
之心蒙未敢容易為遜言之易以豉翻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
遜意思深長思相吏翻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
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復扶又翻下同若用之當
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
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
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
兵以赴樊羽墮遜蒙計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
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吳與蜀分荊州以湘水為
界故置關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權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
呂蒙為左右部大督征虜將軍始於光武以命祭遵蒙曰若至尊以征
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
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將即亮翻且俱
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事見六十六卷建安十五
年幾居希翻敗補邁翻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
也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
曹仁平寇將軍蓋亦曹操所置考沈約志不在四十號之數及于禁陷沒晃前至陽
陵陂關羽遣兵屯偃城括地志偃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里古鄾子之國晃既到
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羽兵燒屯走詭道出偃城之後通為長塹斷

日塹晃得偃城連營稍前操使趙儼以議郎參曹仁
軍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
諸將呼責晃促救仁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
猶盛我徒卒單少少詩沼翻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
所以敝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
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
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君當之為于
偽翻諸將皆喜晃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
與仁消息數通消者浸滅之意息者漸生漸長之意消息數通則城內城外各知安否也晃營逼羽圍如
此而不能制使呂蒙不襲取江陵羽亦必為操所破而操假手於蒙者欲使兩寇自敝而坐收漁人田父之功也數所角翻孫權
為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
操問群臣群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期於
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
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以馬為喻也兩馬欲相鬭既
加之銜勒兩不能動矣而欲鬭之氣未衰相對銜持則兩雖跳梁力必自敝上時掌翻坐待其敝祕而不
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
怖懼計城中之糧不足以持久則心懷怖懼也怖普布翻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難乃旦翻
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
操曰善即敕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射而亦翻
著直略翻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羽雖見權書自恃江
陵公安守固非權旦夕可拔又因水勢結圍以臨樊城有必破之勢釋之而去必喪前功此其所以猶豫也魏王操自
雒陽南救曹仁群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侍中桓
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不讀曰否曰能
大王恐二人遺力邪二人謂曹仁呂常也曰不然然則何為自往
曰吾恐虜眾多而徐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
重圍之中重直龍翻下同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

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
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操
善其言，乃駐軍摩陂。（據水經，摩陂在潁川郟縣，廣可一十五里。魏青龍元年，有龍見于陂，於是改曰龍
陂。）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關羽圍頭有
屯，又別屯四冢。晃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
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自將之上有羽字，文意乃明。）晃擊之，退走。
羽圍塹鹿角十重，（重，直龍翻。）晃追羽與俱入圍中，破之，傳
方、胡脩皆死，羽遂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
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𦨴䑶中，（𦨴，居侯翻。䑶，盧谷翻。博雅
曰：𦨴䑶，舟也。）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賈，音古。）晝夜兼行，羽所
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屯候雖被收縛，使麋、傅無叛心，
羽猶可得聞知也。）麋芳、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
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治，直之翻。）芳、仁咸懼於
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權以翻為騎都尉，以謗佞見謫，蒙請以自隨。時無官，猶稱故官。）為
書說仁，為陳成敗，（說，輸芮翻。為，于偽翻。）仁得書即降。（降，戶江翻。下同。）翻謂蒙
曰：「此譎兵也。（謂蒙以譎計行兵也。譎，古穴翻。）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
仁至南郡。（將，如字。）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開門出
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
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
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覆，敷救翻。）官鎧雖公，
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
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
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
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藏，徂浪翻。）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
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
也。」趙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illegible]難，乃旦翻。[illegible]曹仁連兵。）欲掩

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順辭求效，（求效，猶言求自
效也。或曰：巽順其辭以求成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言羽失根
本而埶孤，犇迸也。）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
於彼，將生患於我矣。（虞，度也，防也。謂度羽不能為害，則改其防羽之心而防操，則必為操之患矣。）
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趙儼之計，此戰國策士所謂兩利而俱存之之計也。解嚴，解所
嚴兵，不復追羽也。是後陸遜敗劉備於
峽中，收兵而還，不復追備，計亦出此。）魏王操聞羽走，恐諸將
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關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數，所
角翻。）蒙輒厚遇其使，（使，疏吏翻。）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
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訊，問也。）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
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呂蒙所以禽關羽者，鬬之而已。恙，余亮翻。）會權至江
陵，荊州將吏悉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武陵潘濬稱疾
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
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著，直略翻。勝，音升。）權呼其字與語，（潘濬字
承明。）慰諭懇惻，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
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軍事一以諮之。（郝普、麋芳傳，士仁之在吳，未有所聞也，而
潘濬所以自見者，與陸遜、諸葛瑾班，識者當於此而觀人。）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
以武陵附漢中王備。（漢制，州牧刺史部諸郡，各郡置部從事。伷，與胄同。誘，音酉。）外白差
督督萬人往討之，（差，初佳翻，擇也。督，督將也。）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
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
南陽舊姓，（南陽之樊，光武之母黨，故謂之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略。
（今人以辨給為人才，何其謬也。吻，武粉翻，口邊曰吻。）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人
設饌，（為，于偽翻。饌，雛皖翻，又雛戀翻。）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
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比，必利翻。侏儒，優人，以能諧笑取寵，觀其一節，足以驗其技。）權
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呂蒙為南
郡太守，封孱陵侯，（孱，仕連翻。）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以陸
遜領宜都太守。（吳錄曰：劉備立宜都郡。西陵即夷陵也，唐為峽州夷陵郡。）十一月，漢

中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於遜。（長，知兩翻。）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蠻蜀將詹晏等，（詹，姓也。周有詹父，楚有詹尹。）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屯夷陵，守峽口。（婁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苑成大吳郡志：婁縣，今謂之崐山縣，東北三里有村落名婁縣，蓋古婁縣治所也。峽口，西陵峽口也。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荆州記曰：南郡當陽縣東南有麥城。）孫權使誘之，羽僞降，（誘，音酉。降，戶江翻。）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斷，丁管翻。）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水經注：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南逕臨沮縣之漳鄉南，潘璋禽關羽於此。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麥城東。）斬之，遂定荆州。初，偏將軍吳郡全琮（全，姓。琮，名。）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權復以劉璋爲益州牧，駐秭歸；未幾，璋卒。（劉備入益州，遷璋于公安，今爲權所得，復居秭歸。幾，居豈翻。）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權迎置於所館之側，所以治護者萬方。時有加鍼，權爲之慘慼，（治，直之翻。爲，于僞翻。）欲數見其顏色，（數，所角翻。）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咄，當沒翻，咨也。唶，子夜翻，嘆也。）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爲，于僞翻。下同。）羣臣畢賀。已而竟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爲置守冢三百家。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事見六十三卷五年。）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張言者，張大而言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無適先對者，言莫適先對也。適，音的。）至張子布、秦文表（秦松，字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駮言不可，（駮，異也。立異議以糾駮衆議之非。駮，北角翻。）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後雖勸吾借玄德地，（事見六十六卷十五年。）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論語載周公語魯公之言。）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鄧禹建策以開光武中興之業，而其後不能定赤眉，故以肅比之。）子明少時，（呂蒙字子明。少，詩照翻。）孤謂不辭劇易，（劇，艱也。易，以豉翻。）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長，知兩翻。）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謂關羽之彊適足爲吳之驅除也。）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謂部界之內無有廢職以爲罪負也。）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孫權與于禁乘馬併行，（併，讀曰並。）虞翻呵禁曰：「汝降虜，（降，戶江翻。）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抗鞭欲擊禁，（抗，舉也。）權呵止之。孫權之稱藩也，魏王操召張遼等諸軍悉還救樊；未至而圍解。徐晃振旅還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會。王舉酒謂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亦厚賜桓階，以爲尚書。操嫌荆州殘民及其屯田在漢川者，（此漢川謂襄樊上下漢水左右之地也。）皆欲徙之。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易，以豉翻。）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曰：「是也。」是後諸亡者悉還出。魏王操表孫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南昌縣屬豫章郡。驃，匹妙翻。）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朱光爲權所獲，見上卷十九年。）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

上邪(著直略翻。蓋言漢以火德王，權欲使操加其上也。然操以權書示外者，正欲以觀衆心耳)。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注猶屬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復扶又翻)。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校戶教翻)，脩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遹述也，遹音聿)，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行下孟翻)，虎賁衛士皆習孝經(賁音奔)，匈奴子弟亦遊大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搢紳謂搢笏垂紳，在朝公卿大夫也)，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汙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嬖卑義翻，又必計翻)，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殽，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緜緜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爭讀曰諍)，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私論者，謂其不得行其論於朝，而私立論於下，以救朝廷之失也)。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治直吏翻)，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量音良)。不幸承陵夷頹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孔安國曰：回，邪也。重直用翻)，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難乃旦翻)，遂使乘輿播越(乘繩證翻)，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復扶又翻)。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伉口浪翻)，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一

（起上章困敦，盡玄黓攝提格，凡三年。操破袁尚，居於鄴。鄴，漢之魏郡治所。魏，大名也。遂封為魏公。又讖云：代漢者當塗高。當塗高者，魏也。文帝受漢禪，國遂號魏。）

世祖文皇帝上

（諱丕，字子桓，武王操長子也。諡法：學勤好問曰文。世祖，廟號也。祖有功而宗有德。諡法：靖民則法曰皇；德象天地曰帝。）

黃初元年（魏受漢禪，推五德之運，以土承火；土色黃，故紀元曰黃初。是年十月受禪，方改元。）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魏王操諡曰武。）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偽；（眩者，目無常主；雖以偽請，人不能亂其明。）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陳，讀曰陣。）意思安閑，（思，相吏翻。）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施，式豉翻。）分豪不與。（豪，與毫字同。）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好，呼到翻。）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曰幾者，以不能并吳、蜀也。幾，居希翻。）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祕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祕，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曹氏，沛國譙人，以為鄉人可信也。守，式又翻；下同。）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沮，在呂翻。）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青州兵，操初平三年破黃巾所降者。）衆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為，于偽翻；下同。）令所在給其稟食。（食，如字。長檄，猶今軍行所至券也。）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操自漢中還，彰定代而西，留長安。）

問逵先王璽綬所在。（璽，斯氏翻。）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子號哭不已。（號，戶刀翻。）中庶子司馬孚諫曰：（續漢志：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職如侍中。）「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行，戶剛翻。）孚厲聲於朝曰：（朝，直遙翻。）「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邪！」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孚，懿之弟也。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謂須待漢帝詔命也。）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愛子，謂鄢陵侯彰也。）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辦，與辨同；蜀本作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華，戶化翻。）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改元延康。（此漢改元，魏志也。）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

丁卯，葬武王于高陵。（高陵，在鄴城西。操遺令曰：於鄴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

王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臨菑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王貶植為安鄉侯，誅右刺姦掾沛國丁儀及弟黃門侍郎廙并其男口，皆植之黨也。魚豢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分，扶問翻。）勢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興難！

爲乃曰翻。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

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散騎常侍，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以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至是，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常侍，爲一官，曰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後遂爲顯職。散騎侍郎，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謂左右中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奚官、黃門、掖庭、永巷、御府、鉤盾、中藏府、內者等署也。爲金策藏之石室。時當選侍中、常侍，王左右舊人諷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調，徒弔翻。司馬孚曰：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他選。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天朝，謂漢朝也。朝，直遙翻。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九品中正自此始。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別，彼列翻。

夏，五月，戊寅，漢帝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王祖，漢太尉曹嵩也。夫人丁氏曰太王后。王以安定太守鄒岐爲涼州刺史。西平麴演結旁郡作亂以拒岐，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皆自稱太守以應演。諸麴，豪右者也。麴演豪行涼部久矣，故進等皆應之。武威三種胡復叛。種，章勇翻。復，扶又翻。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蘇則。毋丘，複姓也。則將救之，郡人皆以爲賊勢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詔不得西度。金城與武威隔河。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卒，讀曰猝。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降，戶江翻。下同。與毋丘興擊張進於張掖。麴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實欲爲變。則誘而斬之，誘，音酉。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黃華懼，乞降。據裴松之註，華後爲兗州刺史，與王淩者也。事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三年。河西平。初，敦煌太守馬艾卒官，敦，徒門翻。卒，子恤翻。下同。郡人推功曹張恭行長史事；恭遣其子就詣朝廷請太守。會黃華、張進叛，欲與敦煌幷勢，執就，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敦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掎，舉綺翻，從後牽曰掎；又，偏引曰掎。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論語：子貢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下流者，居而不善者也。一曰：流，下也，愛出於父子之愛，而言君臣之義，下人之一等，見義故曰下流之愛。恭即引兵攻酒泉，別遣鐵騎二百及官屬緣酒泉北塞，東迎太守尹奉。黃華欲救張進，而西顧恭兵，恐擊其後，故不得往而降。就卒平安，奉得之郡。詔賜恭爵關內侯。六月，庚午，王引軍南巡。

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蜀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來降。達有容止才觀，觀，古玩翻。王甚器愛之，引與同輦，以達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爲新城，三郡分見上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以達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時魏王引軍南巡，以曄爲長史。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好，呼到翻。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蜀之漢中，吳之宜都，皆與新城接連。若有變態，爲國生患。王不聽。爲，于僞翻。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劉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來降。封破走還成都。初，封本羅侯寇氏之子，漢中王初至荊

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爲子。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漢中王因此際除之，遂賜封死。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種，章勇翻。) 甲午，王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于邑東，設伎樂百戲。(伎，巨綺翻。) 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雖三季之末，(謂三代之季世也。) 七雄之敝，(秦、趙、韓、魏、燕、齊、楚爲戰國七雄。) 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麻，經也。居父喪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衰，倉回翻。) 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事見十五卷文帝後七年。) 人道之紀，一旦而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處，昌呂翻。) 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夏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墮，讀曰隳。) 及至受禪，顯納二女，(獻帝之禪也，詔魏王曰：昔虞舜承堯運，有傳聖之義，釐降二女以嬪于魏。) 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王以丞相祭酒賈逵爲豫州刺史。(豫州統潁川、汝陰、汝南、梁國、沛郡、譙郡、魯郡、弋陽、安豐等郡。晉地理志曰：魏武分沛郡立譙郡，分汝南立汝陰郡，合沛郡之豐縣立梁國。沈約志曰：弋陽本屬汝南，魏文帝分立郡；又分廬江爲安豐郡。) 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漢制也。) 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復，扶又翻。) 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外修軍旅，內治民事，(治，直之翻。) 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王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逵爵關內侯。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衆甚。(據獻帝傳，李伏引孔子玉板，許芝引春秋漢含孳、玉板讖、佐助期、孝經中黃讖、易運期讖。) 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時勸進者，辛毗、劉曄、傅巽、衛臻、桓階、陳矯、陳羣、蘇林、董巴、鄭渾、羊祕、鮑勛等。) 王不許。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三上書辭讓，乃爲壇於繁陽。(時南巡至潁川，繁陽屬潁陰縣繁陽亭。述征記曰：其地在許南七十里，東有臺高七丈，方五十步，南有壇高二丈，方三十步，即受禪之壇也。是年以繁陽爲繁昌縣。) 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考異曰：陳志云，丙午，行至曲蠡，漢帝禪位。獻帝紀亦云：庚午，魏王即位。按獻帝紀，二十九日登壇受命。又文帝受禪碑至今尚在，亦云辛未受禪。陳志蓋誤。袁紀云：庚午，升壇即阼。范書紀云：魏王即皇帝位。以璽綬不可以下，帝乃呼使者，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案此乃漢元后事，且獻帝紀無此事。在曹后又所以對皇后也。) 燎祭天地、嶽瀆，改元，大赦。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山陽縣屬河內郡。) 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爲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今復舊。) 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自是之後，魏晉以來皆以寅爲正，傳首舊翻。) 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朝，直遙翻。) 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數，所角翻。) 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禮記：婦人無爵，從夫之爵。) 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藏之臺閣。(臺閣，尚書也。中臺故事之處。) 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帝如洛陽。(裴松之曰：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謁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魏略曰：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 帝謂侍中蘇則曰：前

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敦煌獻徑寸大珠（使，疏吏翻。敦，徒門翻），可復求市益得不（復，扶又翻。不，讀曰否）？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幕，卽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帝召東中郎將蔣濟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將，卽亮翻），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帝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書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帝卽遣追取前詔。

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曾徙洛陽，故欲徙冀州士卒家以實之）。時天旱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見，賢遍翻），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侍中，於周爲常伯之任，在天子左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安能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辛毗，字佐治。治，直吏翻）？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帝乃徙其半。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射，而亦翻。樂，音洛。爲，于僞翻）。

二年（考異曰：魏志：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郊。以長曆推之，[illegible]二月辛丑朔，乙亥）春正月，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孔[illegible]爲褒成侯；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illegible]二十一世孫。宗聖侯邑百戶。晉封二十三世孫[illegible]爲奉聖亭侯。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illegible]又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爲崇聖侯；北齊改封三十一世孫爲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封爲紹聖侯；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孫德倫爲褒聖侯）。

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車騎將軍（恭，公孫度之子，康之弟也）。初復五銖錢（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今復之）。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時費詩爲益州前部司馬。費，父沸翻）：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王，于況翻）。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推，吐雷翻）；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爲，于僞翻）。王不悅，左遷詩爲部永昌從事（爲益州部永昌郡從事）。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卽皇帝位於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十丈，號曰武擔也。按武擔山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卽位。杜佑曰：武擔山在蜀郡西）。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治，直吏翻）。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溫公之論正閏，[illegible]）。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霸，讀曰伯）。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如共工氏在伏羲、神農之間；[illegible]）。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illegible]）。

繼天而王，爲百王首，德始於木。共工氏霸九域，雖有水德，在木火之閒，非其序也，故霸而不王。神農氏以火承木，故爲炎帝。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爲土德。少昊，黃帝之子，土生金，故爲金德。少昊之衰，顓頊受之，金生水，故爲水德。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水生木，故爲木德。高辛氏衰，天下歸堯，木生火，故爲火德。堯禪舜，火生土，故爲土德。舜禪禹，土生金，故爲金德。湯伐桀，金生水，故爲水德。周伐商，水生木，故爲木德。秦代周，木生火，故爲火德。共工及秦不在五德相生之正運，故曰閏位。及漢室顛覆，三國鼎跱，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黜，丑律翻。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索虜者，以北人辮髮，謂之索頭也。島夷者，以東南際海，土地卑下，謂之島中也。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唐莊宗自以爲繼唐，比朱梁於有窮篡夏、新室篡漢。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夏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夏，戶雅翻。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受？拓拔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夏，戶雅翻。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蕞，徂外翻，小貌。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敍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醜，類也，言地之廣狹相類也。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處，昌呂翻。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近，其靳翻。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識，音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魏下當有晉字。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宋高祖，彭城人，自謂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蓋以彭城楚都，故其苗裔家於此地也。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南唐初欲祖吳王恪，或請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相，遂祖吳王。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溫公紀年之意具於此論。

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更，工衡翻。五月，辛巳，漢主立夫人吳氏爲皇后。后，偏將軍懿之妹，故劉璋兄瑁之妻也。瑁，莫報翻。立子禪爲皇太子。娶車騎將軍張飛女爲皇太子妃。太祖之入鄴也，入鄴見六十四卷漢獻帝建安九年。帝爲五官中郎將，見袁熙妻中山甄氏美而悅之，甄，之人翻。太祖爲之聘焉，爲，于僞翻。生子叡。及卽皇帝位，安平郭貴嬪有寵，據陳壽志，郭后，安平廣宗人。漢廣宗縣屬鉅鹿郡，晉志廣宗始屬安平。蓋魏氏制度也。六宮置貴嬪，始此。孔穎達曰：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嬪，毗賓翻。甄夫人留鄴不得見，失意，有怨言，郭貴嬪譖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賜夫人死。爲明帝立郭太后以憂死張本。帝以宗廟在鄴，武王之封魏王，建宗廟於鄴。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建始殿，帝所起，以建國之始命名。如家人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安有用家人禮者哉。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仍東漢中世之制也。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復，扶又翻。漢主立其

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晉書地理志：魏以郡國封諸王，或遙采嘉名，不由檢土地所出。孫權亦取中州嘉號封建諸王，自此迄於南北朝大率類此。)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趙雲之言，可謂知所先後矣。卒，讀曰猝。)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宓(處，昌呂翻。宓，莫必翻，通作密。不應州郡辟命，故曰處士。)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貸，原也，赦也。下，遐稼翻。)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差，次也；過差，猶今人言過次也。)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撾，陟加翻。)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悛，丑緣翻，改也。)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閬中縣屬巴西郡，此亦由內水下江州也。杜佑曰：漢江州縣故城在巴縣西。)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表當自飛上，而都督越次上之，故知其必死也。凡用兵必以人事，既失關羽，又喪張飛，兵可以無出矣。)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事見六十三卷獻帝建安五年。)飛義釋嚴顏，(事見六十七卷建安十九年。)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曰：(遺，于季翻。)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時蜀人以漢帝已遇害，因稱之爲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漢主不聽。(諸葛瑾之言，天下之公也。使漢主因此與吳解仇，魏氏其旰食乎！易，以豉翻。)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誹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蓋謂亮至吳求救時也。)孤嘗語子瑜曰：(語，牛倨翻。)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意，料度也。權自言料度備意必當相從。)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質，知字翻。分，扶問翻。)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卽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間，古莧翻。)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觀孫權君臣之間，推誠相與，讒間不行於其間，所以能保有江東也。)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巫縣，漢屬南郡，吳初屬宜都郡，後孫休分立建平郡，巫屬焉。賢曰：巫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杜佑曰：巫，夔州巴東縣是。又曰：巫山縣，楚之巫郡，漢爲巫縣，故城在今縣北，晉置建平郡於此。)進兵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鎭西將軍陸遜爲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孫權始命呂蒙爲大督以取關羽，今又復命陸遜爲大都督以拒劉備，大都督之號蓋始此。)

皇弟鄢陵侯彰、宛侯據、魯陽侯宇、譙侯林、贊侯袞、襄邑侯峻、弘農侯幹、壽春侯彪、歷城侯徽、平輿侯茂皆進爵爲公。(鄢，謁晚翻，又於建翻，又音偃。宛，於元翻。魯陽縣屬南陽郡，譙縣、贊縣屬譙郡，襄邑屬陳留郡，壽春屬淮南郡，歷城屬濟南郡，平輿屬汝南郡。應劭曰：輿音預。)安鄉侯植改封甄城侯。(植以見忌，數徙侯，今乃改封。鄄城縣屬東郡，蜀本作鄄，當從之。鄄，音絹。)

築陵雲臺。(據水經注，陵雲臺在洛陽城中金市之東。)

初，帝詔羣臣令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孫權否，(爲，于僞翻；下同。)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復，扶又翻。)侍中劉曄獨曰：蜀雖陿弱，(陿，與狹同。)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

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分扶問翻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權破南郡得于禁事見上卷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朝臣皆賀朝直遙翻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降戶江翻下同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劉曄之言曲盡孫權之情偽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約而言之謂吳保揚蜀保益也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抑按也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若魏用劉曄之言吳其殆矣

于禁須髮皓白形容憔顇顦顇與憔悴同秦醉翻見帝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晉大夫荀林父與楚戰敗于邲晉景公復用之以取赤狄秦大夫孟明視為晉所敗秦穆公復用之以霸西戎父音甫拜安遠將軍安遠將軍蓋亦前此未有也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伏之狀畫古畫字通禁見慚恚發病死恚於避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賞慶刑威曰君

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錫與賜同也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票騎南昌曹操挾漢而命之也事見上卷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彊其兩翻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漢自景武以後裁削藩王不使與京師同制自曹操為魏王加九錫禮秩服御與天子相亂矣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分扶問翻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封增土以培之殖養之使蕃茂也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傅讀曰附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史言帝再不聽劉曄之言為後伐吳無功張本

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脩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此山陽郡也屬兗州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

吳又城武昌既城石頭又城武昌此吳人保江之根本也

初帝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朝直遙翻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復扶又翻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乃止冬十月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杖詩其檉其椐傳云椐樻孫炎云樻腫節可以作杖陸機疏云節中腫以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陸曰即今靈壽杖是也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煩削治陳藏器云生劍南山谷圓長皮紫作杖令人延年益壽馮几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馮讀曰憑著陟略翻見賢遍翻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漢制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晉志曰光祿大夫假銀章無定員多以為拜假賵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

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朝見位次三公，（朝，直遙翻。）又令門施行馬，（魏晉之制，三公及位從公，門施行馬。程大昌曰：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約禁也。周禮謂之梐枑，今官府前又是也。）置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而卒。（楊彪有愧於震、賜多矣。）

以穀貴，罷五銖錢。（復五銖錢，纔幾何而罷。）

涼州盧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召鄒岐還，以京兆尹張既為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費，父沸翻。）胡七千餘騎逆拒既於鸇陰口。（鸇陰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屬武威郡。鸇陰口，鸇陰河口也。）既揚聲軍從鸇陰，乃潛由且次出武威。（二漢志：武威有揟次縣。孟康曰：揟，音子如翻。次，音咨。師古曰：且次，大也。）胡以為神，引還顯美。（顯美縣，前漢屬張掖郡，後漢及魏、晉屬武威郡。）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勞，力到翻。）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見，賢遍翻。）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侯寇鈔。（鈔，楚交翻。）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左傳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前軍顯美。十一月，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姓譜：衛成公之後有成公氏。余不敢謂之傳信。）敕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河西悉平。後西平麴光反，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別，彼列翻。）更使皆相持著，（著，直略翻。）此為虎傅翼也。（為，于偽翻。傅，讀曰附。）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鈔，楚交翻。）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沮，在呂翻。）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移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詿，古賣翻。）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帥，所類翻。）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皆安堵如故。

邢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王制：九州，其一州為天子之縣內，八州八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蓋時宜耳，復何損邪！（復，扶又翻；後同。）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為，于偽翻。）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觀貞此言，審覘國者也。使還之日，當以復於魏主否？然觀貞以張昭之言而下車，則其氣已奪矣。）

吳主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行，戶剛翻。陳，讀曰陣。）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三州：荊、揚、交也。）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艘，蘇刀翻。）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傳，直戀翻。）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好文章，故咨以此言譏之。摘，他狄翻；本作擿。）帝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此二語，本之管子。）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量，音良。勝，音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於吳。（本草：以香附子為雀頭香。[illegible]是一物。貝，寶貝，自如玉[illegible]文，有行列[illegible]相貫。明珠出合浦，大者徑寸。象出交趾[illegible]，有兩長牙，長丈[illegible]。犀出交趾[illegible]天[illegible]，貴角，有白理如[illegible]米[illegible]中[illegible]往[illegible]米[illegible]犀。）

[illegible]瑁[illegible]南人呼[illegible]瑇瑁[illegible]狀如龜鼈背甲有[illegible]其大者如盤[illegible]瑁形如[illegible]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間錯鱗差[illegible]如[illegible]足而有四鬣前長後短以鬣擁水而行[illegible]文如甲老者甲厚而黑白分明少者甲薄而花字[illegible]世傳[illegible]也孔雀生交州[illegible]者尾大金翠色光[illegible]可愛[illegible]雅曰[illegible]博物志云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illegible]如雲霞其色不定人拍其尾則舞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俱衰榮人採其尾以飾扇拂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滅南人取其尾者握刀蔽于叢竹間[illegible]之急斬其尾若不即斷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矣[illegible]小[illegible]尾之[illegible]故[illegible]生[illegible]尾[illegible]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不[illegible]翡翠[illegible]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羽可為飾[illegible]者其鳴聲長也

吳羣臣曰：荊、揚二州，貢有常典，禹貢九州任土作貢，此常典也。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謂與[illegible]蜀相[illegible]備[illegible]也。江表元元，恃主為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闇，音陰。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史言帝為敵國所窺。

吳王以其子登為太子，妙選師友，以南郡太守諸葛瑾之子恪、綏遠將軍張昭之子休、沈約志：四十號將軍，綏遠第十四。大理吳郡顧雍之子譚、偏將軍廬江陳武之子表皆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騎，奇寄翻。謂之四友。登接待僚屬，略用布衣之禮。

十二月，帝行東巡。

帝欲封吳王子登為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興沈珩入謝，姓譜：沈姓出吳興，本自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於沈，即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子孫以國為氏。及楚莊王之子公子貞封於沈鹿，其後有沈尹戌、沈諸梁。珩，音行。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好，呼到翻。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吳在江東，故曰東朝。朝不坐，宴不與，禮記檀弓工尹商陽之言。朝，直遙翻。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吳王於武昌臨釣臺飲酒，水經注：武昌有樊山，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謂以水灑之。灑，所[illegible]翻。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王遣人呼昭還，入，謂曰：為共作樂耳，樂，音洛。下同。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紂以酒為池，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王默然，慚，遂罷酒。

吳王與羣臣飲，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王去，翻起坐。翻為是者，所以諫也。王大怒，手劍欲擊之，手劍，手執劍也。記曰：子手弓。手，式又翻。侍坐者莫不惶遽，坐，徂臥翻。惟大司農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古者臣侍君宴，不過三爵，懼其失節也。且大王以能容賢畜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王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事見六十五卷獻帝建安十三年。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王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基，繇之子也。劉繇為孫策所驅，走死。

初，太祖既克蹋頓，事見六十五卷獻帝建安十二年。蹋，徒臘翻。而烏桓浸衰，鮮卑大人步度根、軻比能、素利、彌加、厥機等因閻柔上貢獻，求通市，通關市，以其土物與中國互市。太祖皆表寵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種，章勇翻。以勇健廉平為眾所服，勇健而不廉平，未必能制諸部也。由是能威制諸部，最為彊盛。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軻比能與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分，扶問翻。軻比能部落近塞，近，其靳翻。中國人多亡叛歸之；素利等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帝以平虜校尉牽招為護鮮卑校尉，南陽太守田豫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庚午，帝行如許昌。晉志曰：漢獻帝都許，魏受禪，徙都洛陽，許宮室武庫存焉，改為許昌。詔曰：今之計孝，計，謂上計吏及孝廉也。古之貢士也；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

於前世也。（呂尚年八十餘，又王孫賈，周太子晉少有令名。）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故不以實，謂用意爲姦欺者。）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鄯，上扇翻。龜茲，音丘慈。闐，徒賢翻，又徒見翻。）是後西域復通，置戊己校尉。（漢自安帝以後，未嘗不欲通西域，然不能通也。今雖置戊己校尉，亦不能如漢之屯田車師也。復，扶又翻。）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易，以豉翻。）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爲漢主兵敗權不能自反張本。）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領，古嶺字通。）軍於夷道猇亭。（裴松之曰：猇，許交翻。夷道縣，漢屬南郡，吳屬宜都郡。）吳將皆欲迎擊之，（將，即亮翻。）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卒，讀曰猝。）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罷，讀曰疲。魏人言兵勢正由此耳。）諸將不解，（解，古買翻，又戶買翻，曉也。）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漢人自佷山通武陵，（佷山縣，前漢屬武陵郡，後漢屬南郡，吳屬宜都郡。孟康曰：佷，音恆。唐峽州長楊縣，漢佷山縣。余按唐志，長陽，漢佷山縣也，當作長陽。）使侍中襄陽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爲馬良不得還蜀張本。）

三月乙丑，立皇子齊公叡爲平原王，皇弟鄢陵公彰等皆進爵爲王。甲戌，立皇子霖爲河東王。甲午，帝行如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爲鄄城王。（鄄，音絹。）是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爲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防輔者，防其爲非而輔之以正也。監國者，監察其國之事也。監，古銜翻。爲，于僞翻。）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儕，士皆翻。）皆思爲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袞謹慎好學，（好，呼到翻。）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晉百官志，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防輔不書者，魏氏防制藩國，過差，晉武帝懲其失而不置也。）「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行，下孟翻。）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累，力瑞翻。）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爲益也。」（袞之言，漢北海王睦之故智也。）

癸亥，帝還許昌。五月，以江南八郡爲荊州，江北諸郡爲郢州。（既以孫權爲荊州牧，統江南八郡，故以江北諸郡置郢州。吳自立，則郢州廢矣。）

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水經注：巫峽首尾一百六十里。巫縣屬建平郡，則巫峽正在建平。秭歸界至夷陵，則爲宜都郡界。然孫休永安二年始分宜都立建平郡，此時未有建平也，史追書耳。杜佑曰：吳建平，今巴東郡。）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譎，古穴翻。）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揣，初委翻。）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自三峽下夷陵，連山疊嶂，江行其中，迴旋湍激，至西陵峽口，始漫爲平流。夷陵正當峽口，故以爲吳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易，以豉翻。復，扶又翻。下同。）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枕，職任翻。）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更，工衡翻。）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

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角者，當其角也；掎者，從後掎其足也。掎，居蟻翻。）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一爾，猶言一如此也。言一攻營而兵勢成也。）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降，戶江翻。下同。）漢主升馬鞍山，（今峽州夷陵縣有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主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漢主初進兵入夷陵界，沿路置驛以達于白帝。及兵敗，諸軍潰散，惟驛人自擔所棄鐃鎧燒之于隘以斷後，僅得脫也。據水經注，此燒鐃鎧斷道處，其地名石門，在秭歸縣西。杜佑曰：荊州巴東縣有石門山，劉備斷道處。鐃，尼交翻。如鈴無舌而有柄，周禮以金鐃止鼓，軍中所用也。斷，丁管翻。）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塞，悉則翻。）漢主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依險行兵，敵扼其衝，漢主見勢屈，兵衆其……至於失利，此非天也。）將軍義陽傅肜為後殿，（魏文帝分南陽立義陽郡。又立義陽縣，屬義陽郡。此在肜入蜀之後，史追書也。肜，余中翻。殿，丁練翻。）兵衆盡死，肜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肜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退，（從事祭酒，諸從事之長也。）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舫，甫妄翻。方舟曰舫。舫，又並兩舟曰舫。）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言漢甲執兵以臨敵，欲戰死，未嘗習走也。）

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夷道縣屬南郡，吳置宜都郡。）為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犇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言至今日而事始定。）乃知調度自有方耳。」（調，徒弔翻。）初，遜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討逆，謂孫策也。）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疆界，此彊對也。（彊對，言勍敵也。）諸君並荷國恩，（荷，下可翻。）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言受國厚恩多矣，夫敵受任重大，皆當有以上報。）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忍辱，言能容諸將；負重，則自任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復，扶又翻。）軍令有常，不可犯也。」（言將行軍法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相如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寇恂事見四十卷漢光武建武二年。）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晉職官志：輔國大將軍位從公。其號始於漢獻帝以命伏完，然猶未加大也。）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好，呼到翻。）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孔明此言，不以漢主伐吳為可然而不諫者，以漢主之盛怒，不可回也。且得上流可以勝也，兵無常在於形勢，出奇故曰孝直在必不傾危。）

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復，扶又翻。）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曹公不追關羽，陸遜不再攻劉備，其所見同也。以智遇智，三國所以鼎立歟。）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上事，謂上奏言兵事也。上，時掌翻。）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秋，七月，冀州大蝗，饑。

漢主既敗走，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八月，率其衆來降。（降，戶江翻。下同。）漢有司請收權妻子，漢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

孤也。（以不能用權言也。）待之如初。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illegible]）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自此[illegible]）加侍中，使陪乘。（[illegible]）蜀降人或云漢誅權妻子，帝詔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illegible]）明臣本志，（[illegible]）疑未實，請須（[illegible]）後得審問，果如所言。馬良亦死於五谿。

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illegible]）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illegible]）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illegible]）天下共誅之。卞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illegible]）不當望賞，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后妃[illegible]）（[illegible]外舍）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illegible]）莫望錢米恩貸也。帝將立郭貴嬪為后，中郎棧潛上疏曰：（[illegible]）夫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illegible]）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illegible]）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illegible]）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illegible]）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illegible]）亂自上起也。帝不從。庚子，立皇后郭氏。

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illegible]）軍司馬東里袞（[illegible]）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愨。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故立為吳王，復使周至吳。（[illegible]）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為之流涕沾襟，（[illegible]）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illegible]）帝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illegible]）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illegible]）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首陽山在洛陽東北。）作終制，務從儉薄，不藏金玉，（[illegible]）一用瓦器，令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illegible]）

吳王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為子登求昏宗室，（[illegible]）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

俱來。（[illegible]吳王太子[illegible]）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樂，音洛。）[illegible]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吳改元黃武，亦以五德之運承漢爲土德也。）臨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爲荊州。（是年二月置郢州，吳將復爲荊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宛，於元翻。）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將，即亮翻。）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復，扶又翻。）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徼，堅堯翻。）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沮，在呂翻。）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沈，持林翻。）未便從命也。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綆纜悉斷，（綆，古杏翻。纜，盧瞰翻。皆索也，所以維舟者也。）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迸，北孟翻。）帝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死。庚申晦，日有食之。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于漢，漢太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漢主聞魏師大出，遺陸遜書曰：賊今已在江、漢，吾將復東，（復，扶又翻。下同。）將軍謂其能然否？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夷未復，始求通親，（[illegible]通使而求和親也[illegible]）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漢漢嘉太守黃元叛。（[illegible]漢嘉郡，本[illegible]青衣[illegible]陽嘉二年改[illegible]）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illegible]江陵中[illegible]自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北岸即江陵故城。）以爲南郡外援。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二（起昭陽單閼，盡彊圉協洽，凡五年。）

世祖文皇帝下

黃初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去年吳將孫盛據中洲。郃，古合翻，又曷閤翻。）二月，諸葛亮至永安。（水經注：蜀先主為吳所敗，退屯白帝，改白帝為永安，巴東郡治也。）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羨溪在濡須東，而蜀本注以為沙羨，誤矣。杜佑曰：羨溪在濡須東三十里。）朱桓分兵赴之。（去年吳王以朱桓為濡須督。）既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孔安國曰：業業，危懼意。）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將，即亮翻。）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罷，讀曰疲。）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背，蒲妹翻。）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誘，音酉。）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油船，蓋以牛皮為船，外施油以扞水。）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內，讀與納同。）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皋，（橐皋，在廬江居巢縣，春秋會吳于橐皋，即其地，今曰柘皋，在濡須北。余按班志，橐皋縣屬九江郡，孟康音柘姑。杜預曰：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陸德明曰：橐，章夜翻，又音託。）為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陳，讀曰陣。）

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朱然者，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為子，時為昭武將軍。（昭武將軍，吳所置也。）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瑾，渠吝翻。）夏侯尚擊卻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呂蒙所謂膽守，於此見之。）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魏兩屯。（伺，相吏翻。間，古莧翻。）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少，詩沼翻。）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為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陿，（陿，與狹同。）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渚，洲也，即江陵之中洲也。）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言行兵不敢履危道。）夫兵好進惡退，（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謂橋或為賊所斷也。）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感，憂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長，知兩翻。）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惟陛下察之。」帝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

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泄，漏去也。）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治，直之翻。）孫權識虛實，陸議見兵勢，（陸議即陸遜。傳云遜本名議。）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要，一遙翻。汎，孚梵翻。卒，讀曰猝。）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量，音良。將，即亮翻。）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舜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丁未，陳忠侯曹仁卒。初，黃元為諸葛亮所不善，聞漢主疾病，懼有後患，故舉郡反，燒臨邛城。（臨邛縣，漢屬蜀郡，蜀分屬漢嘉郡。邛，渠容翻。）時亮東行省疾，（省，悉景翻。）成都單虛，元益無所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曶、鄭綽討元。（曶，音忽。將，即亮翻。）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南中，漢益州、永昌二郡之地。）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但敕曶、綽於南安峽口邀遮，即便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曶、綽生獲斬之。（此峽口蓋在青衣水下。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又東至南安縣入于江。南安縣屬犍為郡。峽口，南安峽口也。）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自古託孤之主，無如昭烈之明白洞達者。）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用晉荀息答獻公之言。）漢主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短折曰夭。夭，於兆翻。）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復，扶又翻。）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自漢以下，所以詔敕嗣君者，能有此言否乎。）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年六十三。）諡曰昭烈。（諡法：昭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曰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禪，時戰翻。）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以先主之時法制乃行於輔後主之時，此易之成法也。）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參署，謂所行之事，參其同異，署而行之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異也。覆，審也。言有違異，則反覆審之也。遠，于願翻。）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蹻，訖約翻，屨也。草屨也。）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徐庶字元直。董和字幼宰。處，昌呂翻。）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此所謂相違覆也。）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少，詩沼翻。）」又曰：「昔初交州平，（崔州平，崔烈之子，元直之友也。）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數，所角翻。）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好，呼到翻。）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義陽胡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顒，魚容翻。）諫曰：「為治有體，（治，直吏翻。）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為，于偽翻。）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載，才再翻。）馬涉遠路，私

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枕職任翻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復扶又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官考工記之言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丙吉相漢宣帝嘗出逢清道羣鬭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鬭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事見十三卷漢文帝元年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分扶問翻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六月甲戌任城威王彰卒諡法猛以彊果曰威服叛定功曰威甲申魏壽肅侯賈詡卒魏壽亭名諡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大水吳賀齊襲蘄春虜太守晉宗以歸蘄春縣漢屬江夏郡吳分立蘄春郡卽蘄陽也東晉避諱改焉水經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註云卽蘄山也西南流逕蘄山又南對蘄陽會于大江亦謂之蘄口據賀齊傳晉宗吳將也叛降魏還爲蘄春太守齊襲而虜之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耆渠伊翻長也老也今[illegible]之[illegible]郡里之長曰耆帥帥所類翻雍於用翻闓音開又可亥翻闓自交州道求附於吳正姓也秦有正先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伉口浪翻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誘音酉諸夷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皆叛應闓牂音臧柯音哥巂音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閉越巂之關也民安食足而後用之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爲太尉治書執法高柔代爲廷尉漢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及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晉唯置治書侍御史四人治直之翻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與讀曰預柔上疏曰公輔之臣皆國之

棟梁民所具瞻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古者謂三公爲三事詩曰三事大夫謂三公也遂各偃息養高偃息言偃臥以自安也鮮有進納鮮息淺翻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左傳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鄭注云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朝直遙翻下同數所角翻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補起天聽光益大化帝嘉納焉辛未帝校獵于滎陽遂東巡九月甲辰如許昌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使疏吏翻下同申亦重也所以申固盟約也重直用翻好呼到翻下同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爲于僞翻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四州荊揚益梁也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重險謂外有斜谷子午之險內有劍閣之險也重直龍翻吳有三江之阻韋昭曰三江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幷松江爲三江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幷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質如字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朝直遙翻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

然後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是歲，漢主立妃張氏為皇后。（后，張飛之女也。）

五年春二月，帝自許昌還洛陽。初平以來，學道廢墜。夏四月，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博士課試之法，始於漢武帝，事見十九卷元朔五年。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東都五經十四博士，皆以家法教授，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順帝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于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使，疏吏翻。）時事所宜，吳主常令陸遜語諸葛亮，（語，牛倨翻。）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過，工禾翻。）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曰因也，封物相因付也。）漢復遣鄧芝聘于吳，（復，扶又翻。）吳主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樂，音洛。）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孟子載孔子之言。）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枹，音膚。）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

秋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脩之，此未易也。（脩之，謂脩怨也。左傳曰：將脩先君之怨。復，扶又翻。易，以豉翻。）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遺，于季翻。下同。）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魏收地形志：陳留扶溝縣有蔡河。水經：蔡河自陳留浚儀東南流而入於潁。潁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南流至新陽與蔡河合，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植木於內，以蘆葦衣其外，為疑城假樓。今淮南諸郡城敵樓皆以蘆葦護之。江乘縣，漢屬丹陽郡，吳省為典農都尉，治其地，在建業東北。衣，於既翻。）聯綿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艦，戶黤翻。）時江水盛長，（長，知兩翻。）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幾，居希翻。）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怖，普布翻。）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乘，繩證翻。將，即亮翻。下同。）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降，戶江翻。下同。）中領軍衛臻曰：（晉百官志曰：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置中領軍。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置長史、司馬。江左以後，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資輕者為中領軍。沈約志曰：領軍掌內軍。漢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營壘之事。魏武為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文帝以領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即領軍之任也。祜遷，復置北軍中候。懷帝永嘉中，又改曰中領軍。）權恃長江，未敢亢衡，（亢與抗同。）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吳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少，詩照翻。）顧雍以為當今無輩，諸葛亮亦重之。溫薦引同郡暨豔為選部尚書。（暨，居乙翻，姓也。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元豐五年黃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時為試官，神宗顧蘇，蘇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何以知為入聲？蘇言三國志吳有暨豔，陶恐其後。遂問陶鄉貫，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漢置四曹尚書，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魏復改選部為吏部，吳蓋循東都之制。）豔好為清議，（好，呼到翻。）彈射百僚，覈奏三署，（三署，謂五官、左、右三署郎也。射，食亦翻。）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處，昌呂翻。）多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讁。（讁，責也。）同郡陸遜、遜弟瑁及侍御史朱據皆諫止之。瑁與豔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論語：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

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謂棄其瑕玷而錄其材用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漢末汝南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易以豉翻宜遠模仲尼之汎愛論語載孔子之言曰汎愛衆而親仁近則郭泰之容濟郭泰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獎拔士人成名者甚衆而不絕左原賈淑之徒所謂容濟也庶有益於大道也據謂豔曰天下未定舉清厲濁足以沮勸沮在呂翻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皆不聽於是怨憤盈路爭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坐自殺謂以罪死也溫素與豔彪同意亦坐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廝音斯賤也卒於家始溫方盛用事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餘姚縣屬會稽郡在今越州上虞縣東張溫字惠恕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無幾何而敗幾居豈翻

冬十月帝還許昌十一月戊申晦日有食之

鮮卑軻比能誘步度根兄扶羅韓殺之誘音酉步度根由是怨軻比能更相攻擊更工衡翻步度根部衆稍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是歲詣闕貢獻步度根檀石槐之孫也而軻比能衆遂彊盛出擊東部大人素利護烏丸校尉田豫乘虛掎其後掎居綺翻軻比能使別帥瑣奴拒豫帥所類翻豫擊破之軻比能由是攜貳數爲邊寇幽幷苦之數所角翻

六年春二月詔以陳羣爲鎮軍大將軍隨車駕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留許昌督後臺文書魏晉之制大將軍不開府者在四品秩第二其禄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主簿諸曹官屬行尚書事謂尚書之隨駕者後臺謂尚書之留許昌者也三月帝行如召陵通討虜渠召陵縣漢屬汝南郡晉志屬潁川郡賈逵曰召陵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東通討虜渠以伐吳也召讀曰邵乙巳還許昌 幷州刺史梁習討軻比能大破之 漢諸葛亮率衆討雍闓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謖所六翻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復扶又翻下同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漢俗謂天子爲國家官亦謂國家官勢猶言國勢也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卒讀曰猝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此馬謖所以爲善論軍計也亮納其言謖良之弟也 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漢官儀宮正即御史中丞也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脣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事見上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幾居希翻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黠下八翻臣竊以爲不可帝怒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勛信之子也鮑信從武帝戰死夏五月戊申帝如譙 吳丞相北海孫劭卒初吳當置丞相衆議歸張昭吳王曰方今多事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及劭卒百僚復舉昭吳王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爲于僞翻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六月以太常顧雍爲丞相平尚書事雍爲人寡言舉動時當當丁浪翻吳王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中竹仲翻樂音洛下同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坐坐徂臥翻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寺官舍也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及爲相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適音的心之所主爲適心

（之所爲莫。否）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宣，明也；泄，漏也。）吳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王常令中書郎（中書郎，魏曰通事郎，晉爲中書侍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相與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爲，于僞翻，下同。）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郎退告王。王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重，直用翻。）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王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爲，于僞翻。）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王從之。

利成郡兵蔡方等反，（利成縣，漢屬東海郡，魏分置利成郡。）殺太守徐質，推郡人唐咨爲主；詔屯騎校尉任福等討平之。（任，音壬。）咨自海道亡入吳，吳人以爲將軍。

秋七月，立皇子鑒爲東武陽王。

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巂入，（巂，音髓。）斬雍闓及高定。使庲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裴松之曰：訊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爲寧州。平夷縣屬牂柯郡。余據蜀志，庲降督治平夷，庲降之本治也；至馬忠爲庲降督，乃自平夷移治味縣，後遂爲寧州治所。）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牂柯，音臧哥。復，扶又翻。）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陳，讀曰陣，下同。）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易，以豉翻，下同。）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復，扶又翻。）亮遂至滇池。（滇池縣屬益州郡，滇池澤在西北，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滇，音顛。）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渠，大也。率，與帥同，音所類翻。）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喪，息浪翻。）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易，以豉翻，下同。殺，讀曰弒；殺其郡將，是亦弒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粗，坐五翻。）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復，扶又翻。）

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水經：渦水出河南陽武縣蒗蕩渠，東南至沛爲過水，東過譙郡，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于淮。杜佑曰：亳州治譙縣，有渦水。渦，音戈。）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廣陵故城，謂之蕪城，今其處不可考。）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洶，許拱翻。）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逕路夜要帝，（要，一遙翻。）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蔣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近，其靳翻。易，以豉翻。）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據精湖，精湖在山陽，山陽在下邳淮陰縣界，今楚州山陽縣。）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延在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豚，徒渾翻。土豚，作土埏；一云以草裹土，築城及壅水也。斷，丁管翻。）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

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

十二月，吳番陽賊彭綺攻沒郡縣，衆數萬人。（番，蒲河翻。）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前謂到精湖，水盡，船不得出，欲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朱白曰……）

（楚州山陽縣本射陽縣地晉置山陽郡及山陽縣以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為名郭延之西征記山陽津名）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吳陸遜以所在少穀（少，詩沼翻）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吳王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耒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漢制，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注云并兩耜而耕也）雖未及古人亦欲令與衆均等其勞也。帝之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西部都尉鮑勛治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魏武分魏郡置東西部都尉，後以東部都尉立陽平郡，西部都尉立廣平郡，謂之三魏，皆屬司州。治，直之翻，下同）太子請不能得由是恨勛及即位勛數直諫（數，所角翻）帝益忿之帝伐吳還屯陳留界勛為治書執法太守孫邕見出過勛（見，賢遍翻。過，古禾翻）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標，表也。埒，說文曰：庳垣也。又封道曰埒。埒，龍輟翻）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塹，七豔翻）帝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用趙高事）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法議，引法而議也。正，謂正其罪也。五歲刑，髡鉗為城旦舂）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三官，廷尉正、監、平也。駁，北角翻）帝大怒曰勛無活分（分，扶問翻）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衛臻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事見五十九卷漢獻帝初平元年、六十卷二年。華，戶化翻）求請勛罪帝不許高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召柔詣臺（召詣尚書臺也）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誅勛勛死乃遣柔還寺。票騎將軍都陽侯曹洪家富而性吝嗇（票，匹妙翻）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不稱意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稱，尺證翻。下，遐稼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責怒帝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曹洪字子廉。洪脫武帝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又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后矣於是郭后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初郭后無子帝使母養平原王叡以叡母甄夫人被誅（事見上卷元年）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帝與叡獵見子母鹿帝親射殺其母命叡射其子（射，而亦翻）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復，扶又翻）帝即放弓矢為之惻然（為，于偽翻）夏五月帝疾篤乃立叡為太子丙辰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撫軍大將軍司馬懿（沈約志曰：中軍將軍，漢武帝以公孫敖為之，時為雜號；鎮軍、撫軍，皆始於此。中、鎮、撫三號比四鎮。晉志：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為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並受遺詔輔政丁巳帝殂（年四十。通鑑書法，天子有四海者書崩，分治者書殂，惟東晉諸帝以先書混一書崩。說文曰：殂，往死也）陳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初明帝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思，相吏翻）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衆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帝初涖政陳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左傳晉郤芮曰：有黨必有讎）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譽，音余）此皆不可不深察也。癸未追謚甄夫人曰文昭皇后（謚，神至翻）壬辰立皇弟蕤為陽平王（蕤，如佳翻）六月戊寅葬文帝於首陽陵（葬於洛陽東北首陽山，因以名陵）吳王聞魏有大喪秋八月自將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文聘時屯石陽。杜佑曰：魏初定荊州，屯沔陽，以為重鎮，晉宋沔陽縣屬江夏郡，自上昶移理焉，今漢陽郡漢陽軍西大十里晉沔陽縣治也，意石陽即此地。夏，戶雅翻）朝議欲發兵救之（朝，直遙翻）帝曰權習水戰所

以敢下船陸攻者蓋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勢倍終不敢久也先是朝廷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先悉薦翻治直之翻勞力到翻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乘登也吳王遁走辛巳立皇子冏為清河王吳左將軍諸葛瑾等寇襄陽司馬懿擊破之斬其部將張霸曹真又破其別將於尋陽此江北之尋陽漢故縣地吳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吳會吳郡會稽也會工外翻復扶又翻攻沒屬縣吳王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三郡豫章丹陽新都也吳錄曰東安郡治富春或曰三郡丹陽吳會稽也項安世家說曰丹楊以多赤柳在丹楊山晉書南史並用楊字若丹陽則今江陵府枝江縣楚之始封余按二漢志丹陽郡本秦鄣郡漢武帝更名丹陽郡若丹陽縣班志注誤識如項氏所云晉宋以後以丹陽郡為丹陽尹治秣陵二漢之丹楊郡治宛陵宛陵晉宋屬宣城郡治所斯異漢魏之時自當依二漢志為丹陽郡以綏南將軍全琮領太守綏南將軍吳所創置琮至明賞罰招誘降附誘音酉降戶江翻數年得萬餘人吳王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冬十月清河王冏卒吳陸遜陳便宜勸吳王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調徒弔翻又云忠讜之言讜音黨善言也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求猶乞也數所角翻王報曰書載予違汝弼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讜音黨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十二月以鍾繇為太傅曹休為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晉志曰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曹真為大將軍華歆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羣為司空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華戶化翻驃匹妙翻歆讓位於管寧帝不許徵寧為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北海朱虛人青州所部從才用翻寧復不至復扶又翻是歲吳交阯太守士燮卒吳王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交州刺史呂岱以交阯絕遠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海南三郡交阯九真日南也海東四郡蒼梧南海鬱林合浦也遣良與時南入而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自漢末之亂南方之人率宗黨相聚為兵以自衛良留合浦交阯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合宗兵擊徽不克呂岱上疏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往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易以豉翻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知吾之卒至卒讀曰猝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過工禾翻與良俱進岱以燮弟子輔為師友從事師友從事者署為從事而待以師友之禮遣往說徽說輸芮翻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降戶江翻岱皆斬之孫盛論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師友士輔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要讀曰邀君子是以知呂氏之祚不延者也呂岱子孫無聞徽大將甘醴及桓治率吏民共攻岱岱奮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威命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入貢於吳扶南在海大灣中北距日南七千里林邑國本漢象林縣地直交阯海行三千里堂明即道明國在真臘北徼吉弔翻

烈祖明皇帝上之上諱叡字元仲文帝長子也諡法照臨四方曰明

太和元年春吳解煩督胡綜據綜傳魏備下日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督綜督將也番陽大守周魴擊彭綺生獲之番蒲何翻魴音房初綺自言舉義兵為魏討吳為于偽翻議者以為因此伐吳必有所克帝以問中書令太原孫資沈約志魏武帝為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置監資曰番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數所角翻眾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

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間，船人復會。（事見上卷文帝黃初三年。）江陵被圍歷月，（被，皮義翻。）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其法禁上下相維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至是，綺果敗亡。

二月，立文昭皇后寢園於鄴。（甄后賜死於鄴，因葬焉。）王朗往視園陵，見百姓多貧困，而帝方營修宮室，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論語，孔子曰：禹卑宮室，菲飲食而盡力乎溝洫。）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句，音鉤。國語：句踐既行成於吳，其地北至于禦兒。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卒以報吳。禦兒，吳越分界之所，今嘉興有語兒鄉。施，式智翻。）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事見十九卷漢武帝元狩四年。治，直之翻。）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遊宴。（建始、崇華二殿，皆在洛陽北宮。水經註：穀水逕洛陽故城北，東歷大夏門下，枝分渠水東入華林園，又東為天淵池。世語曰：魏武自漢中還洛陽，起建始殿，近漢濯龍祠。朝，直遙翻。華，如字。）若且先成象魏，（象魏，闕也。象者，法象也；魏者，高顯也。）脩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彊而寇戎賓服矣。」

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塞，悉則翻。）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蜀後主建興元年，命亮開府治事，所謂府中，蓋丞相府也。）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否，皮鄙翻。）若有作姦犯科（科，律條也。）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觀孔明所謂兩不宜偏，則後主之為君可知矣。）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時攸之、禕為侍中，允為黃門侍郎。費，父沸翻。禕，吁韋翻。）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遺，于季翻。）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向，式亮翻，姓也。）性行淑均，（行，下孟翻。）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行，戶剛翻。陳，讀曰陣。）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遠，于願翻。）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事見上卷文帝黃初四年。難，乃旦翻。）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自建安十二年至是年，凡二十一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水經註：犍為朱提縣西八十里有瀘津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益州記曰：瀘水兩岸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僰道入江，在今巂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渡瀘，言其艱苦也。）深入不毛。（不生草木為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駑，音奴。）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分，扶問翻。）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治直之翻。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章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諏，子須翻。諮事為諏。察納雅言，雅，正也。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勝，音升。離，力智翻。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水經註：沔水逕白馬戍南，謂之白馬城，一名陽平關。又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後魏分沔陽置嶓冢縣，後魏屬華陽郡，隋開皇初廢，置白馬鎮，於古諸葛城縣治不敢大業二年改嶓冢為西縣，唐屬梁州。亮辟廣漢太守姚伷為掾。伷，音胄。掾，俞絹翻。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屬，之欲翻。周禮註：屬，合也。

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事見六十七卷建安二十年。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橈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數，所角翻。斜，余遮翻。谷，音浴。橈，奴教翻，曲也，屈也。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四州，荊、徐、揚、豫也。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復，扶又翻。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見，賢遍翻。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強寇，鎮靜疆埸，埸，音亦。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罷，讀曰疲。帝乃止。

初，文帝罷五銖錢，事見六十九卷黃初元年。使以穀帛為用，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不能禁也。要，一遙翻。處，昌呂翻。司馬芝等舉朝大議，朝，直遙翻。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不若更鑄五銖為便。夏四月乙亥，復行五銖錢。

甲申，初營宗廟於洛陽。

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宛，於元翻。

冬十二月，立貴嬪河內毛氏為皇后。后，典虞工卒毛嘉之女也。初，帝為平原王，納河內虞氏為妃；及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武帝立卞后，文帝立郭后，皆非正室，故虞氏云然。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禮記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喪，息浪翻。虞氏遂絀還鄴宮。絀，敕律翻。

初，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不果。太祖復肉刑事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其後文帝臨饗群臣，詔謂大理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及帝即位，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劓，魚器翻。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以歲生三千人。」詔公卿已下議。司徒朗以為：「肉刑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嫌，賢兼翻。居作，五歲刑。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刖易釱駭耳之聲。」訾，將此翻。釱，大計翻。臣瓚曰：釱，足鉗也。在足曰釱。文帝除肉刑，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趾代刖。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是歲，吳昭武將軍韓當卒，其子綜淫亂不軌，懼得罪，閏月，將其家屬、部曲來奔。韓綜來奔，為吳患，所以貽禍本。

初，孟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

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卒，子恤翻。達心不自安。諸葛亮聞而誘之，誘，音酉。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數，所角翻。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魏興，蜀之西城郡也，文帝改曰魏興。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水經註：魏興安陽縣西北有高橋溪口，文水入漢之口也。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又東逕木闌塞南，右岸有城名陵城，周回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之木闌塞。蓋吳兵向安橋，而蜀兵向木闌塞也。晏類要云：伎陵城在金州洵陽縣東。雍漢水記：即木闌塞，蜀軍救孟達之所。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司馬懿時屯宛。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上，時掌翻。比，必寐翻。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三（起著雍涒灘，盡上章閹茂，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太和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于洛陽。（歸儀于京師也。）

初，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此女欲以妻丁儀，文帝止之，以妻楙。楙，音茂。）文帝少與之親善，（少，詩照翻。）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鎮長安，使承淵處。（淵鎮長安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六年。）諸葛亮將入寇，與群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漢丞相有長史而無司馬；延時用兵，故置司馬。）「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褒中縣屬漢中郡。子午道，王莽所通，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五年。安帝延光四年，順帝詔罷子午道，通褒斜路。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余按今洋州東百六十里有子午谷，郡縣志曰：舊子午道在金州安康縣界，梁將軍王神念以緣山避水，橋梁百數，多有毀壞，乃別開乾路，更名子午道，則今路是也。）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時遣督軍御史與京兆太守共守長安。晉志曰：文帝受禪，改漢京兆尹為太守。守，式又翻。）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魏置邸閣於橫門，以積粟。民聞兵至必逃散，可收其穀以周食。橫，音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比，必寐翻。）而公從斜谷來，（斜，余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由今觀之，豈以亮不用延計為怯哉！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亮之不用延計者，知魏主之明略，而司馬懿輩不可輕也。亮欲平取隴右，且不獲如志，況欲乘險僥倖，盡定咸陽以西邪！）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班志：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沿山，則斜谷之路可知矣。郿縣古音媚，郿故城在陳倉縣東北十五里，故郿城是。）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兵，據箕谷。（今興元府褒城縣北十五里有箕山，鄭子真隱於此。趙雲、鄧芝所據，即此谷也。又據後漢書馮異傳，箕谷當在陳倉之南，漢中之北。）帝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陳，讀曰陣。）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豫，讀曰預。不豫為之備也。）而卒聞亮出，（卒，讀曰猝。）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魏分隴右置秦州，天水、南安屬焉。漢靈帝中平四年，分漢陽之豲道立南安郡。漢陽郡至晉方改為天水，史追書也。安定郡屬雍州。杜佑曰：南安，今隴西郡隴西縣。）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兵法曰：善戰者致人。帝始以此言安朝野之心耳。）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郃，古合翻，又曷閤翻。）丁未，帝行如長安。（觀帝節制郃之後，以張聲勢，如往也。）

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好，呼到翻。）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以孔明之明略，所以待謖者如此，亦足以見其善論軍計矣。觀孔明南征之時，謖陳攻心之論，豈悠悠坐談者所能及哉！）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續漢志：漢陽郡略陽縣有街泉亭，前漢之街泉縣也，省入略陽。杜佑曰：街泉亭在隴城縣。又曰：平涼郡界有街泉亭，馬謖為張郃所敗處。又五代史志：漢川郡西縣有嶓冢山、漢水，則隋之西縣，蓋後得隴西之地，遷漢陽之西縣矣。又按郡國縣道記：梁州之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嶓口城，後魏正始中立嶓冢縣，隋開皇改曰西縣，此非續漢志漢陽之西縣也。）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傳言謖依阻南山。舍，讀曰捨。上，時掌翻。）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續漢志：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有嶓冢山、西漢水。）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下，遐稼翻。為，于偽翻。）撫其遺

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左傳：晉文公及楚子玉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得臣，文公喜見於顏色。）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戮此則智計之士寒心矣。）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左傳：晉悼公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謖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統五部兵，又使之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後漢之制，列侯有縣侯、鄉侯、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等，漢主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斂眾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為鎮軍將軍。（據晉書職官志，鎮軍將軍在四征、四鎮將軍之上，今趙雲自鎮東將軍貶鎮軍將軍，蓋蜀漢之制以鎮東為專鎮方面，而以鎮軍為散號，故為貶也。）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錄，收拾也。將，即亮翻，下同。復，扶又翻。）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斷，丁管翻。）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水經注：褒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後亮死於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即是道也。赤崖即赤岸，蜀置庫於此以儲軍資。）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省，所景翻。）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使典軍事。曹真討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杜佑曰：陳倉故城在今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

夏四月丁酉，帝還洛陽。

帝以燕國徐邈為涼州刺史。（晉志曰：涼州，蓋以其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統金城、西平、武威、張掖、西郡、酒泉、敦煌、西海等郡。）邈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都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帥，所類翻。）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

五月，大旱。

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者，（所謂山越宗帥也。魴，符方翻。帥，所類翻。）令譎挑揚州牧曹休。（魏揚州止得漢之九江、廬江二郡地，而江津要害之地多為吳所據。譎，古穴翻。挑，徒了翻。）魴曰：「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誘，音酉。降，戶江翻。）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郎，尚書郎也。詰，去吉翻。）魴因詣郡門下，（郡門下，鄱陽郡門下。）下髮謝。（吳王之詰問，魴之謝，皆所以誑曹休也。）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皖，戶板翻，下同。）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懿時督荊、豫諸軍事，故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東關即濡須口，亦謂之柵。）

江口有東西關東關之南岸吳築城西關之北岸魏置柵後諸葛恪於東興作大隄以遏巢湖謂之東興隄即其地也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此猶古之王者遣將而推轂之意也。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琮，徂宗翻。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元和志舒州懷寧縣有挂車鎮縣北有挂車嶺因嶺而得名。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柴，士懈翻，以柴塞路也。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斷，丁管翻。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漢末都許，有許昌宮；魏都洛陽。魏略曰：文帝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郯，為中都之地。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言萬世惟有此一時機會可乘耳。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背，蒲妹翻。旁，步浪翻。易，以豉翻。難，乃旦翻。此兵之窐地也。窐，古畫翻。言其地險阨，行由之者，為所窐礙，進退不可也。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可以往，難以返，曰挂。若入無彊口，無彊口在夾石東南。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于石亭。時吳王在皖口，遣遜。石亭在皖。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並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乘，繩證翻。兩，音亮。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按逵傳，逵自豫州進兵取西陽以向東關，又休自尋陽西陽在皖之西面東關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斷，丁管翻，下同。諸將不知

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左傳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先，悉薦翻。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望見逵軍，驚走，驚走者，斷夾石之軍耳。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逵與休不善，事見上卷黃初中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易。及休敗，賴逵以免。九月，乙酉，立皇子穆為繁陽王。繁陽縣不可為督者止。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敗軍者必誅，焉可以宗室而不問邪。休慚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護烏桓校尉田豫擊鮮卑鬱築鞬，鬱築鞬妻父軻比能救之，以三萬騎圍豫於馬城。馬城縣，前漢屬代郡，後漢省，晉志無馬城，已廢為荒外之地矣。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為鮮卑所信，自漢末閻柔已護烏桓，故其兄弟為鮮卑所信。往解諭之，乃解圍去。冬，十一月，蘭陵成侯王朗卒。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因祁山之敗，群臣以為不可伐。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瀘，音盧。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難，乃旦翻，下同。而議者以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疲於西，謂祁山之役；務於東，謂石亭之役也。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解，讀曰懈。言未敢懈怠也，後皆同。)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難，乃旦翻。坐大，言坐致彊大也。策破劉繇事見六十一卷漢獻帝興平二年，破王朗事見六十二卷建安元年。)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以操之善用兵，亮猶謂之髣髴孫、吳，孫、吳固未易才也。)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困於南陽謂為張繡所敗也，險於烏巢謂攻袁紹將淳于瓊時也，偪於黎陽謂攻袁譚兄弟時也，幾敗伯山謂與烏桓戰於白狼山時也，殆死潼關謂與馬超戰時也，危於祁連當考，或曰圍袁尚於祁山時也，僞定者，言雖定一時之功，而有心於篡漢，故曰僞。幾，居希翻。)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昌霸，昌豨也。操攻昌豨不下，後命于禁擊斬之。四越巢湖不成，謂攻孫權也。李服蓋王服也，與董承謀殺操，被誅。夏侯謂夏侯淵，守漢中，為先主所敗也。)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駑下者，自謙以馬為喻，若駑駘下乘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喪，息浪翻。郃，古合翻，又曷閤翻。曲長，一曲之長也。軍行有部，部下有曲，曲各有長。長，丁丈翻。)(衝將屯者也。將，即亮翻。)突將無前，(前，即亮翻。)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蜀兵謂之叟，賨叟，巴賨之兵也。青羌，亦羌之一種。散騎、武騎皆當時騎兵分部之名。賨，藏宗翻。騎，奇寄翻。)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復，扶又翻。)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言不戰而將士耗損已如此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亮意欲及魏與吳連兵未解，乘虛而圖之也。)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支，持也。支久猶言持久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拊手，乘快之意發見於外者也。)西取巴蜀，(事見六十七卷建安十九年。)舉兵北征，夏侯授首，(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此兩然後之然，轉語之辭，與前然後之義不同。)秭歸蹉跌，曹丕稱帝。(事見六十九卷黃初元年二年。)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自祁山之敗，亮欲知魏人情僞，故其所言如此。)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曹真使郝昭先守，故亮不能克。此下申言昭守亮攻客主相持之事，通鑑書法類如此。)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靳，居焮翻。說，輸芮翻。下同。)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灋，卿所練也；(科，條也。練，習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重，直用翻。)言人兵不敵，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魏兵救陳倉者自東來，故曰東救。度，徒洛翻。)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射，而亦翻。下同。)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磨，莫臥翻。石磑也。)衝車折。(折，而設翻。)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木交構，若井闌狀。)以土丸填壍，(壍，七豔翻。)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重，直用翻。)亮又為地突，(地突，地道也。)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于方城，(時郃將兵伐吳，屯于方城。續漢志曰：葉縣南有長山曰方城，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者，即此也。)使擊亮。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河南城在洛陽城西。)問郃曰：遲將軍到，(遲，直利翻，待也。)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比，必寐翻。)郃晨夜進

遣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昭爵關內侯。攻者不足，守者有餘，論其才則全城却敵者也。亦非郝昭之能攻者也，客主之勢異耳。故曰用兵之術，攻城為下。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治，直之翻。淵既長，長，知兩翻。脅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公孫度守遼東，見五十九卷獻帝初平元年。遂世官相承，古者世爵不世官，爵謂公侯伯子男，官謂卿大夫也。今謂之世官者，以公孫氏所據之地，漢遼東太守之職守耳，子孫相襲，是世官也。水則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有黨，故能奪恭位；有仇，恭之黨為仇者則恭之黨也。先其不意，以兵臨之，先，悉薦翻。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為公孫淵叛張本。

吳王以揚州牧呂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下，遐稼翻。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少，詩照翻。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望，怨望也。吳王守陽羨長，陽羨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賈逵曰：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長，知兩翻。有所私用，策或料覆，料，音聊。覆，審覈也。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為，于偽翻。傳，直戀翻。謂附著也。使無譴問，王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周世宗之待周美，其意亦類此。更，工衡翻。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陰平，前漢廣漢郡之北部都尉，後漢分置陰平郡。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壅閼，周都豐鎬，雍州為王畿。平王東遷，雍州為秦地。漢武置十三州，以雍州之西為涼州，其餘並屬司隸。光武都洛陽，中興復置雍州，尋罷，以司隸統三輔。獻帝興平元年，河西為雍州。魏置雍州，以統河西諸郡，以隴右為秦州，而雍州統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新平、武都、陰平。亮自出至建威。水經注：漢水西南逕祁山軍南，西流逕建威西北，山東逕建威城南，又東逕西縣故城南。杜佑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梁州之漢水源於飛越者，不與焉。因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漾，其源出於今興元之西縣；西漢源出於今秦州之天水，經嶓冢山東逕大安軍，入江，至于甲州合內江；又東逕西縣，東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漢水自巴乘夏水下漢，至四日，西至五岔，始出於西和州，南至興州，與嘉陵水會，俗謂之西漢，又逕大安軍利州劍閣合興州水會，至合州入江。

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為丞相。

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時夏口、武昌並言黃龍見，權遂以改元。百官畢會，吳主歸功周瑜。綏遠將軍張昭沈約志：綏遠將軍，四十號第十四。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歸功周瑜，以能拒曹公而成三分之業也。乞食，謂張昭欲迎曹公也。昭大慚，伏地流汗。事見六十五卷獻帝建安十三年。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封長沙桓王子紹為吳侯。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都尉，輔正及翼正都尉，皆吳自創置之。而謝景、范慎、羊衜等皆為賓客，衜，古道字。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目者，因其人之才品而為之品題也。「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凝，堅定也。宏達，謂通達也。不能堅定其所守，故以能辯而諸據宏遠明通者，可以釋疑之糾結也。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究，窮也。甄，察也。游夏同科，言同於子游、子夏也。羊衜私駮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陿。」諸葛恪字元遜，顧譚字子嘿，謝景字叔發，范慎字孝敬。陿，戶夾翻。衜卒以此言為恪等所惡，卒，子恤翻。惡，烏路翻。其後四人皆敗，如衜所言。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古今之正義也。好，呼到翻。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釁，罅也。情，實也。掎角，猶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杜預注曰：掎，其足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

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須待也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北賊謂魏也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事並見前優饒也今人猶謂寬假為優饒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言所計者大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謂孫權之志在保江不能上岸而北向也上時掌翻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言魏不能渡漢而圖江陵也此漢班志所謂東漢水也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言蜀若破魏吳亦將分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言蜀與吳和則雖傾國北伐不須東顧以備吳而魏河南之衆欲留備吳不得盡西以抗蜀兵也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漢武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扶風馮翊三郡北得冀州之河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河南弘農二郡位望置守牧伯綬印青綬在十三部刺史之上後漢省朔方刺史以隸并州合司隸於是十三部之數魏以司隸所部河東河南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以三輔還屬雍州此言司州以函谷關為界以漢司隸所部分之也張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上時掌翻更拜輔吳將軍更工衡翻班亞三司改封婁侯婁古縣也前漢屬會稽郡東漢分屬吳郡今蘇州崑山縣地吳以封昭非真國於婁而君國子民也食邑萬戶昭每朝見見賢遍翻下同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已直言逆旨已當作以古已以字通中不進見後漢使來使疏吏翻下同稱漢德美而群臣莫能屈吳主歎曰使張公在坐坐徂臥翻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折屈也李奇曰廢失氣也晉灼曰廢不收也復扶又翻下同明日遣中使勞問勞力到翻因請見昭昭避席謝吳主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太后謂權母吳氏也屬之欲翻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吳主辭謝焉

元城哀王禮卒

六月癸卯繁陽王穆卒

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大長秋漢宦者曹騰也夫人吳氏曰高皇后

秋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嫡子之出相承為宗子庶子之出為支子支岐出也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事見二十五卷元康元年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朝直遙翻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昭讀曰佋如遙翻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序昭穆於前殿謂定陶恭皇與元帝序昭穆也東宮謂太后宮四位謂丁傅趙后與元后並稱太后事具見三十四卷三十五卷自是之後相踵行之謂漢安帝尊父清河孝王為孝德皇桓帝尊祖河間孝王為孝穆皇父蠡吾侯志為孝崇皇靈帝尊祖河間王淑為孝元皇父解瀆亭侯萇為孝仁皇其妃皆尊為后也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於是乎不臣華戶化翻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帝無子知必以支庶繼後或豫下此詔以約飭為人子為人臣者

九月吳主還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復扶又翻留太子登及尚書九官於武昌九官九卿也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吳於大將軍之上復置上大將軍三郡豫章鄱陽廬陵也三郡本屬揚州而地接荊州又有山越易相扇動故使遜兼掌之南陽

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廙，羊職翻，又羊至翻。）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之曰：禮之長於刑久矣，（長，知兩翻。）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詭，異也，戾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吳保江南，凡邊要之地皆置督，獨西陵置都督，以其國之西門，統攝要害也。杜佑曰：西陵，今夷陵郡。騭，之日翻。）求見啓誨。騭於是條于時事業在荆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行，下孟翻。）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也。（舜命九官：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棄樽。晏子曰：徹樽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不出於尊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漢何武上封事曰：夫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留牋（留牋，遺表也。[illegible]）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書君陳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治，直吏翻，下同。）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易，以豉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illegible]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illegible]）甘易同之歡，（易，以豉翻。）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釁，（言忠臣不合於上，則上下之情離，釁隙由此而生也。）巧辯緣閒，（閒，古莧翻。）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黜陟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省書，爲之流涕。（省，悉景翻。爲，于僞翻。）

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水經注：平望觀在華林園東南，天淵池水逕觀南。觀，古玩翻。）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斷，丁亂翻。）初，魏文侯師李悝著灋經六篇，（悝，苦回翻。漢藝文志法家者流：李子三十二篇。注云：李悝相魏，富國彊兵。今言法經六篇，蓋其書有經有解，若韓非子也。）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爲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程大昌曰：古書皆竹，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冊也。）世有增損，錯糅無常，（糅，女救翻，雜也。）後人各爲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馬融、鄭玄也。）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覬奏曰：（覬，音冀。）刑灋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縣，讀曰懸。）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帝從之。（晉百官志：廷尉官有律博士，屬廷尉。）又詔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灋，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州郡令，用之刺史、太守；尚書官令，用之於國；軍中令，用之於軍。）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

十一月，洛陽廟成，（元年詔營宗廟，至是而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于鄴。（高帝，漢大長秋曹騰；太帝，漢太尉曹嵩。裴松之曰：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十二月，雍丘王植徙封東阿。

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沔陽、成固二縣皆屬漢中郡。水經注：沔水東逕武侯壘南，諸葛武侯所居也。又東逕沔陽縣故城南，城南對定軍山。又東逕南鄭縣南，又東過成固縣南。蓋漢城在南鄭之西，樂城在南鄭東也。又南鄭縣東南百八十里有梁州山，與南山相接，大山四圍，其中三十里許甚平，或云古梁州治也。宋白曰：洋州興道縣，漢成固縣地，蜀漢置。[illegible]興勢山在興道縣西北二十里。洋州管下西鄉縣，本成固縣地。）

四年春，吳主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

求夷洲亶洲。（後漢書東夷傳曰：會稽海外有夷洲及亶洲。傳言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地有銅鐵，唯用鹿骼為矛以戰鬬，磨礪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為上肴也。今人相傳倭人即徐福止王之地，其國中至今廟祀徐福。）欲俘其民以益衆，陸遜、全琮皆諫，以為：「桓王創基，兵不一旅，今江東見衆，（見，賢遍翻。）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人，風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損，欲利反害；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衆。」吳主不聽。

尚書琅邪諸葛誕、中書郎南陽鄧颺等，（中書郎，即通事郎。晉志曰：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颺，余章翻；又余亮翻。）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更，工衡翻。）以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玄，尚之子也。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衞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晉職官志曰：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官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為魏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以祕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監、令自此始。魏又改選部尚書曰吏部尚書。比，毗至翻。三豫者，容三人得豫於趣尚之中也。）

行司徒事董昭（資望猶未可為公者，為行事。）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治，直吏翻。敗，補邁翻。）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戮黃初之始。（魏諷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曹偉事見六十九卷黃初二年。）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灋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擿，他狄翻。）毀壞風俗，（壞，音怪。）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少，詩照翻。）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趨，七喻翻。）合黨連群，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訾，將此翻。）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歎者，嗟歎而稱其美也。盈，溢也。歎美之詞溢於言辭，則為溢美之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玉病曰瑕，器之隙曰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言廣布黨友，則互為羽翼，身安而無患，可以度世也。）人何患其不己知，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謂毀譽所加，彼欲好譽而惡毀，則其心柔服，調順於我，無忤，如吞之以藥也。）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謂如職在尚書，出入禁省，則有令史，有主書，有蒼頭、廬兒為之給使，令使奴客冒其名以出入往來為姦。）凡此諸事，皆灋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善其言。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謂殷尚質，周尚文，各隨其教而變也。）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一典三謨也。）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郎吏，謂尚書郎也。）於是免誕、颺等官。

夏，四月，定陵成侯鍾繇卒。

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卞氏殂。秋，七月，葬武宣皇后。

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入寇，（數，所角翻。）請由斜谷伐之，（斜，余遮翻。谷，音浴。）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武威恐當作武都，否則為建威也。）司空陳群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事見六十七卷獻帝建安二十年。）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鈔，楚交翻。）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群議。真復表從子午道；（復，扶又翻。）群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群議下真，真據之遂行。（詔以群議下真，將令真商度可否也；真以詔為據，於出師而行。下，遐稼翻。度，徒洛翻。）八月，辛巳，帝行東巡。乙未，如許昌。

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

于成固赤坂以待之。赤坂在今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坂色正赤。魏兵泝漢水及從子午道入者皆會于成固，故先此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李嚴本都督江州，令其子爲督軍以典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太尉華歆上疏曰：華，戶化翻。上，時掌翻。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道，治，直吏翻。以征伐爲後事。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魏以吳、蜀爲二賊。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二祖謂太祖武皇帝、世祖文皇帝也。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爲不一探取，探，他含翻。無由自敝，是以觀兵以闚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史記：周文王崩，武王奉文王木主東觀兵于孟津，武王度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閡與礙同。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左傳隨武子之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王兵，王者之兵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前書李左車說陳餘之言。蓋前乎左車已有是言矣。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謂子午谷之路，行纔及半也。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治，直之翻。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復，扶又翻。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事見魏紀文帝紀。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易兌卦彖辭。難，乃旦翻。肅，朗之子也。王朗爲公於黃初之初。九月，詔曹真等班師。班，還也。

冬，十月，乙卯，帝還洛陽。時左僕射徐宣總統留事。漢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一曰常侍曹，二曰二千石曹，三曰民曹，四曰主客曹。後又置三公曹，是爲五曹。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又置中都官曹，合爲六曹。幷令、僕二人，謂之八坐。後改吏部爲選部，魏又改選部爲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書，左右二僕射，一令，爲八坐。帝還，主者奏呈文書。尚書諸曹各有主者。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帝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省，悉景翻。竟不視。十二月，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陽陵。帝以舊陵庳下，改葬朝陽陵，亦在鄴。

吳主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其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上表言敵情，請不罷兵也。後十餘日，吳果更到合肥城，不克而還。

漢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亮數外出，數，所角翻。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蔣琬字公琰。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青州人隱蕃，姓譜：隱，以諡爲氏。逃奔入吳，上書於吳主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商紂無道，微子抱祭器而奔周。高祖寬明，陳平先入。事見九卷漢高帝二年。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言蒙天之靈，得自全而致身於吳也。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此主者謂主客之官。降，戶江翻。別，彼列翻。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或曰於音烏，邑，烏合翻。曷惟其已。用詩人語。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見，賢遍翻。吳主即召入。蕃進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言其敏於言辭，美於儀觀也。觀，古玩翻。侍中右領軍胡綜侍坐。吳置中領軍及左右

（傾筆坐，佪以翻。）吳主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禰，乃禮翻。）而才皆不及。吳主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治，直之翻。）且試都輦小職。吳主以蕃盛語刑獄，用為廷尉監。（自漢以來，廷尉有正、有監、有平。）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才（數，所角翻。）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蕃門車馬雲集，賓客盈堂。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衜及宣詔郎豫章楊迪（吳置宣詔郎，掌宣傳詔命。）拒絕不與通。潘濬子翥亦與蕃周旋（翥，章恕翻；旋，相絹翻。周旋，相追逐也。）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言志在致命以報國恩。）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降，戶江翻。）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惆，丑鳩翻。）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濬欲布其子之罪於國中，以絕後禍也。使，疏吏翻。）當時人咸怪之。頃之，蕃謀作亂於吳，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郝普，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禁止者，雖未下之獄，使人守之，禁其不得出入，止不得與親黨交通也。鄭樵通志曰：禁止，謂禁入殿省也。符所屬行之。盤洲洪氏曰：魏晉以來，三臺奏劾，則符光祿勳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者，身不得入殿省，光祿勳主殿門故也。）歷時乃解。

武陵五谿蠻夷叛吳，吳主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刺史呂岱還屯長沙漚口。（呂岱討交州，見上卷文帝黃初七年。）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四 起重光大淵獻，盡閼逢攝提格，凡四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太和五年春二月，吳主假太常潘濬節，使與呂岱督軍五萬人討五溪蠻。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同出為姨。母之姊妹曰姨；妻之姊妹亦曰姨。若母之兄弟則當呼為舅，此蓋妻之兄弟也。長，知兩翻。武陵太守衛旍奏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旍與旌同。使，疏吏翻。欲有自託之計。吳主曰：承明不為此也。潘濬字承明。即封旍表以示濬，而召旍還，免官。衛溫、諸葛直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亶洲絕遠，卒不可得至，卒，子恤翻。得夷洲數千人還。溫、直坐無功誅。吳遣溫、直見上卷上年。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蜀置左、右、中三都護。署府事，署漢中留府事也。嚴更名平。更，工衡翻。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少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帥，讀曰率。於是大司馬曹真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郃，古合翻，又曷閣翻。費，父沸翻。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卒。自十月不雨，至于是月。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上邽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以來屬漢陽郡。餘眾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雍、郿二縣皆屬扶風郡。雍，於用翻。郿，音媚，又音眉。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闞駰曰：此言蓋自知其才不足以敵亮矣。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徼，讀曰邀。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芟，所銜翻。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少，詩沼翻。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有意為之曰故。尋者，隨而躡其後。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數，所角翻。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懿實畏亮，又以張郃嘗再拒亮，名著關右，不欲從其計，及進而不敢戰，情見勢屈，為諸將所笑。栩，況羽翻。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無當，蓋蜀軍部之號，言其軍精勇，敵人無能當者，使平監護之，故名官曰無當監。南圍，蜀兵圍祁山之南屯也。監，古銜翻。自案中道向亮。案，據也。懿分道進兵，欲以解祁山之圍，自據中道與亮旗鼓相向也。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木門，在今天水軍天水縣十里。水經注：籍水出上邽西山，東歷當亭川，又東入上邽縣，左佩五水，右帶五水，木門谷之水其一也，導源南山，北流入籍水。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厀而卒。中，竹仲翻。厀，與膝同。卒，子恤翻。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至于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堯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辭。毛氏注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御，迎也。鄭氏曰：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

寮番休遞上，上，時掌翻。李周翰曰：遞，迭也。言百寮宿衞，以次休息，更遞上直。執政不廢於公朝，朝，直遙翻。下同。下情得展於私室，親姻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治，直之翻。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此言志同道合者，謂疇昔文會之友也。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塞，悉則翻。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閡，五溉翻，礙也。今臣以一切之制，一切，謂權宜也。一說，一切謂不問可否，一切整齊之也。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皇極，宅中之位，人君居之。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詩邶風北門之詩也。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歸之於天。余謂植之意，蓋謂君者天也，天可違乎。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爾義與邇同。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四節，謂四時之節。展，舒也。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孔子曰：兄弟怡怡。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呂延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也。遺，于季翻。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貴宗，謂貴戚及公卿之族也。百司，謂百官也。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惟，思也。省，悉景翻。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度，徒洛翻。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諸王冠遠遊冠，佩朱紱。二都尉諸侍中常侍，皆戴武弁，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駙馬、奉車都尉，及騎都尉，為三都尉，皆漢武帝置，魏晉以下多以宗室及外戚為之。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珥，仍吏翻。珥筆，插筆也。古者侍臣持橐簪筆。華蓋，乘輿車上蓋也。晉之制，侍中與散騎常侍侍從乘輿，御殿及出游幸、祭祀、給兵，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離，力智翻。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詩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常棣，燕兄弟也。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頍弁之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下思伐木友生之義，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其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終懷蓼莪罔極之哀，蓼莪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知念其父母，必念其同氣矣。蓼，音六。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處，昌呂翻。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齊大夫杞梁戰死於莒城，其妻向城而哭，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況，譬也。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言葵藿草也，傾葉於日，日雖不為回光，終是誠心向日也。為，于偽翻。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施，式智翻。下同。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文子，老子弟子。李周翰曰：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表，植獨先表也。今之否隔，友于同憂，否，不通也。友于，兄弟也。否，皮鄙翻。而臣獨倡言者，實不願於聖世有不蒙施之物。欲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也。光被、時雍，堯典之文。詩周頌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氏箋曰：緝熙，光明也。故植以言文王之治。被，皮義翻。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敝，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隆，崇也。敝，惡也。教之始各有所崇，其流之敝，非其本然也，勢使之然也。惡，如字。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復，扶又翻。朝，直遙翻。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事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虢仲、虢叔，文王之母弟，文王咨于二虢，以成王業。中慮周成召、畢之輔，召公、畢公，周同姓也，二伯分治，輔成王以成太平之功。召，讀曰邵。下同。下存宋昌磐石之固。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揚子之言。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將，即亮翻。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成王幼，管叔、蔡叔以武庚畔，成王誅管叔，放蔡叔，以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相左右。叔魚陷刑，叔向贊國。左傳：晉邢侯與雍子

（爭田久而無成，韓宣子使叔魚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殺叔魚及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不以叔向為私其親而從之，決平也。）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懾，之涉翻。）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齊太公姓呂，其後為田成子所取，非呂族也。晉唐叔姬姓，其後為趙、魏、韓所分，此不言韓，以韓亦姬姓。）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離，力智翻；下得離同。）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勝，音升；懣，音悶。）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朝，直遙翻；下同。）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但以優文答報而已。（植求自試，而但以優詔答之，蓋猶疑之也。）

八月，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自文帝黃初元年遣植等就國，至是十二年。惟，思也。載，子亥翻。）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適，讀曰嫡。）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漢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李平，即李嚴，改名曰平。）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狐忠，即馬忠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復姓馬，改名忠。此姓從先，名從後。姓譜：狐，周王子狐之後；又晉有狐突。）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喻以後主指，言運糧不繼。）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己不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此又欲解以上指喻亮之罪也。誘，音酉。）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首，式救翻。）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平嘗封侯也。）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敕，戒也。）「吾與君父子勠力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東關，謂江州。）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思負，謂思其罪負也。一意，謂一意於為國，無復詭變以自營也。）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否，皮鄙翻。）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李嚴字正方。為，于偽翻；下同。）鄉黨以為不可近。（近，其靳翻。）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謂蘇秦、張儀捭闔其說以反覆諸侯之間，今李平復為之。復，扶又翻。）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震也。

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揚州刺史王凌，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阜陵縣，漢屬九江郡，魏改九江為淮南郡。晉志曰：阜陵縣，漢明帝時淪為麻湖，麻湖在今和州歷陽縣西三十里。杜佑曰：漢阜陵縣在滁州全椒縣南。）布遣人告凌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凌騰布書，（騰，傳也，上也。）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聞，音問。）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被，皮義翻；朝，直遙翻。）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索，山客翻。）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迸，北孟翻。權自量其國之力不足以敵魏，不過時於淮揚之間詭詐用奇，以誘敵人之來而陷之耳，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爭天下之心也。）凌，允之兄子也。（王允，獻帝時誅董卓。）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方任，方面之任也。先，悉薦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

守豫州刺史，（漢建安中，武王操以寵為汝南太守。太和二年，刺豫州，是年都督揚州。）二十餘年，有勳方岳，（自魏以下，以都州為方岳之任，謂其職猶古之方伯岳牧也。）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闚，可令還朝，（朝，直遙翻。）問以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氣康彊，帝慰勞遣還。（勞，力到翻。）

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戊午，博平敬侯華歆卒。（諡法：夙夜警戒曰敬。合會□□□歆，華，戶化翻。）丁卯，吳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故以改元。）

六年春，正月，吳主少子建昌侯慮卒。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吳主，因自陳久離定省，子道有闕，（記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省，悉景翻。凊，七正翻。）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乃留建業。

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

帝愛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諡平原懿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甄，之人翻。從，才用翻。）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後，襲爵。（為，于偽翻。下同。）帝欲自臨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記檀弓曰：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墍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鄭玄注云：略未成人。陸德明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況未期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朝，直遙翻；下同。臨，力鴆翻。比，毗寐翻。）而乃復自往視陵，（復，扶又翻。）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二宮上下，皆悉居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避衰，謂五行之氣，有王有衰，從王以避之也。今人謂之避災。）或言欲以便移殿舍，（移殿舍，謂欲營繕宮室，故出幸許，以便移殿舍也。）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水經注：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角。治，直之翻。）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何為舉宮暴露野次！公私煩費，不可計量。（量，音良。）

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使無恐懼之心，（[illegible]）況乃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不聽。三月，癸酉，行東巡。

吳主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從公孫淵求馬。初，虞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抵，觸也。數，所角翻。好，[illegible]）多見謗毀。吳主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吳主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之遼東，翻聞之，以為五谿宜討，遼東絕遠，聽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讒佞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白，陳奏也。）復徙蒼梧猛陵。（[illegible]蒼梧郡。劉昫曰：唐梧州孟陵、藤州鐔津，[illegible]州南平、武林，隋建二縣，皆漢猛陵[illegible]。復，扶又翻。）

夏，四月，壬寅，帝如許昌。

五月，皇子殷卒。

秋，七月，以衞尉董昭為司徒。

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治，直之翻。）

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數，所角翻。）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海道，自東萊浮海；陸道，自遼西度遼水。）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光武報竇融書曰：吾與爾非相吞之國。又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為不侵不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治，直之翻。）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質，如字。）歲選計孝，（計孝，謂每歲上計及舉孝廉也。上，時掌翻。）不乏職貢，議者先之，（先，悉薦翻。）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豫以

吳使周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道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遂輒以兵屯據成山。賀等還至成山。班志成山在東萊郡不夜縣後漢省不夜縣括地志成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遇風。豫勒兵擊賀等。斬之。吳主聞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於交州。會翻已卒。以其喪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十一月庚寅。陳思王植卒。謚法追悔前過曰思 十二月。帝還許昌宮。 侍中劉曄為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朝直遙翻曄入與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謂言蜀之可伐與不可伐皆有勝負之形可以動人之聽 中領軍楊暨。中領軍十二中壘五校武衛等三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中領軍文帝踐祚始置領軍將軍其後以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資輕者則為中領軍 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過工禾翻 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焉於虔翻下同 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質證也驗也對問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見賢遍翻下同 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與讀曰預 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眯毋禮翻一作寐說文曰寐而眯厭也厭讀曰魘 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見賢遍翻中竹仲翻 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伺相吏翻趨七喻翻 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言有所問試反上意而問之曄之對必與上所問者反而與上意所向者合每問皆然則可以見曄迎合之情矣 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疏與疎同 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侍中在天子左右大鴻臚外朝官也臚陵如翻 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晉傅玄著書號傅子 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慤。敦厚也崇尚也 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卒子恤翻 豈不惜哉。 曄嘗譖尚書令陳矯專權。矯懼。以告其子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意果解。尚書郎樂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擿群臣細過以求媚於上。好呼到翻抉一決翻挑也擿他歷翻發動也 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見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續漢志尚書左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蔡質漢儀曰左丞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魏晉之制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廩振人租布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罰罪罰也關白也言有罪罰當關白而不依詔書故坐以判問判剖也析也問責問也剖析其事而責問之也璠孚袁翻 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廉昭又云諸當坐者別奏意欲并奏令僕坐之 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陳理。志意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為于偽翻 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長知兩翻 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群臣之智力。今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韓信之言見十卷漢高帝三年 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豫讓事范中行氏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後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漆身吞炭以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讓豫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行戶剛翻 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契息列翻 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

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此言帝信其所親而疏遠使在遠之臣不敢言以主是非失其真也。毀讀同，譽音余。）以至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有道，謂有道之士也。）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將遂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也。見論語。）言不賢則不可為大臣，為大臣則不可不用也。書數舜之功，稱去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世濟其惡，舜去之。數，所具翻。去，羌呂翻。）不言有罪無問大小，則去也。（言小過者略而不問。）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知，讀曰智。）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各陳所有，則羣臣之行，皆可得而知；（行，下孟翻。）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治，直之翻。下同。）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辦，蒲莧翻。謂有軍事之時也。）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近詔，謂近日所下詔也。先，悉薦翻。後，戶遘翻。）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本，謂任賢事人之本；末，謂治不治乃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稱，尺證翻。）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處，昌呂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朝，直遙翻。）陛下知其不盡力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為治，直吏翻。）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屬，之欲翻。下同。）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寺門，官寺之門也。）斯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按范書，郭躬章帝元和三年拜廷尉，和帝永元六年卒，不及安帝時。或者躬死後，竇嘉方辟其兄子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裴松之曰：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帝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屬，之欲翻。）選舉不以實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出入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治，直吏翻。）使臣之言少蒙察納，（少，詩沼翻。）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擿，他狄翻。）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復，扶又翻。）必以違眾迕世為奉公，（迕，五故翻。）密行白人為盡節，（盡，津忍翻。伺人之過失以白上，乃以為盡節也。）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焉，於虔翻。）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將何樂焉！（背，蒲妹翻。趨，七喻翻。下同。樂，音洛。）恕，畿之子也。（建安中，畿守河東，有能名。）帝嘗卒至尚書門，（卒，讀曰猝。尚書門，尚書臺門也。）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行，下孟翻。分，扶問翻。稱，尺證翻。）陛下宜還。』帝慚，回車而反。帝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陳矯、賈逵，皆忠於魏，而二人之子，皆為晉初佐命，豈但利祿之移人哉！非故家喬木而歟。）

先（悉薦翻）是，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illegible]），守則經時（[illegible]不能拔）。又賊舍船二百里來（舍，讀曰捨），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illegible]故城東，又西北入決水，謂之陽泉口。趨，七喻翻）。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壽春，揚州治所，[illegible]合肥二百餘里。遠，于願翻；下同），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易，以豉翻），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掎，居蟻翻），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壞，音怪），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illegible]戍兵，吳必劫掠無限，將退淮以自守也）。帝未許。寵重表曰（重，直用翻）：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懾，之涉翻），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遠，于願翻），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趙咨嘗爲吳使于魏者也，文帝重其辭辯，遂臣於魏），詔遂報聽。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帝如摩陂觀龍，改元（自是改摩陂曰龍陂）。公孫淵遣校尉宿舒（宿，姓也，宿本風姓，伏羲之後，封於宿，[illegible]風俗通，漢有雁門太守宿詳）、郎中令孫綜（晉志：王國置郎中令。淵未封王，僭置之也）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爲之大赦（爲，于僞翻）。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爲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背，蒲妹翻），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使，疏吏翻），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難，乃旦翻），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劍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數，所角翻。折，之舌翻），孤常恐失計（[illegible]）。昭孰視吳主（孰，古熟字通），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卒，子恤翻）。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朝，直遙翻）。吳主恨之，土塞其門（塞，悉則翻），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張昭事吳，有古大臣之節）。

夏，五月，戊寅，北海王蕤卒。閏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月，洛陽宮鞠室災（鞠室者，蓋蹋鞠之地爲城，以蹴鞠，因以名室）。鮮卑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與深結和親（步度根保塞見七十卷文帝黃初五年。[illegible]），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累，力瑞翻。重，直用翻。陘，音刑。陘北，陘嶺之北也。唐代州雁門縣有東陘、西陘關）。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省，悉景翻）：步度根已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漢靈帝末，羌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並流徙分散。建安二十年，集塞下荒地立新興郡，自陘嶺以北並棄之，故以句注爲塞）。比詔書到（比，必寐翻），軌已進軍屯陰館（應劭曰：句注，山名，在陰館。[illegible]雁門陰館縣西[illegible]句注[illegible]音俱[illegible]）。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軻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陰館、樓煩二縣，漢皆屬雁門郡，晉志無之，蓋已棄之荒外矣），二將沒。步度根與泄歸泥部落皆叛出塞（泄歸泥，扶羅韓之子），與軻比能合寇邊。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illegible]驍騎將軍[illegible]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爲中軍），軻比能乃走幕北，泄

歸泥將其部衆來降，步度根尋爲軻比能所殺。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卒如張昭之言。傳，直戀翻。）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樂浪音洛琅。）

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嘗，試也。易，以豉翻。）近爲鼠子所前却，（謂稱臣以誘吳使而前，既又斬其使以却之也。）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顔復臨萬國。（復，扶又翻。）就令顛沛，不以爲恨。（知其不可而欲興忿兵也。）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資，誕膺期運，破操烏林，（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敗備西陵，（事見六十九卷文帝黃初三年。敗，補邁翻。）禽羽荊州，（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言如風行而草偃也。）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猷，道也，謀也。夏，戶雅翻。）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喻權不當自越海而加兵於遼東。）輕萬乘之重，（乘，繩證翻。）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而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桴，芳無翻，編竹木渡水，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必致闚闟，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謂權所以遠惜遼東而不忍棄者，以其民衆與其地產馬也。）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事見二十八卷永光元年。刎，武粉翻。）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貊，莫百翻。）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銖者，十分黍之重，言其輕也。）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埆，克角翻，境瘠也。）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卒，讀曰猝。度，徒洛翻。）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洟潰，（洟潰，水深廣貌。洟，戶廣翻。潰，以兩翻，又余亮翻。）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賁音奔。）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汚染，（汚，烏故翻。流腫者，謂毒氣下流，足爲之膇，古人謂之重膇，今人謂之腳氣。）凡行海者，稀無此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謂傾身而臥，側鼻而息，不得展布四體，安於偃仰也。）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吳選曹尚書，卽魏選部尚書。瑁音冒。）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間，古莧翻；下同。）應機而至。夫所以爲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爲，于僞翻。）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治，直之翻。）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北寇、猾虜，皆謂魏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兵法以逸待勞。又曰：逸則能勞之。言敵人用智以疲我，苦不自覺，比我覺知，則得失之閒相去多矣。）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遼東郡有沓氏縣，西南臨海渚。應劭曰：沓，長答翻。又據陳壽志，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爲新沓縣，卽沓渚之民也。）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此虜謂魏，乘吳伐遼之閒而南侵也。狙，千余翻。）若實了然無所憑賴，（了然，猶言曉然也。蜀本作孑然，文義尤長。孑，孤孑也；謂淵孤立孑然無援也。）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怖，普布翻。迸，北諍翻。卒，讀曰猝。）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山虜謂丹陽、豫章、鄱陽、廬陵、新都等郡山越也。蜀本作承間。間，古莧翻。）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瑁重上疏曰：（重，直龍翻。）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

無事從容廟堂之上（從千容翻）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
鼎沸九域盤互之時（盤互謂各盤據而互相牽制也夏戶雅翻）率須深根固本
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
（舍讀曰捨治直之翻）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
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喻而已（佗徒河翻事見十三卷漢文帝
元年易以豉翻）今凶桀未殄疆埸猶警（埸音亦）未宜以淵為先願
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
幸甚吳主乃止吳主數遣人慰謝張昭（數所角翻）昭固不
起吳主因出過其門呼昭（過工禾翻）昭辭疾篤吳主燒其
門欲以恐之（恐丘共翻）昭亦不出吳主使人滅火住門良
久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
得已然後朝會（朝直遙翻）初張彌許晏等至襄平（襄平縣遼東郡治所
淵所都也）公孫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張
羣杜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中使中節人使也使疏吏翻）
（賢曰漢武帝開玄菟郡治沃沮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菟同都翻）玄菟在遼東北二百
里（此非玄菟郡舊治也）太守王贊領戶二百旦等皆舍於民家仰
其飲食（仰牛向翻）積四十許日旦與羣等議曰吾人遠辱
國命自棄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
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長知兩翻為于偽翻）然後
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羣等然
之於是陰相結約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
為郡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羣德疆皆
踰城得走時羣病疽瘡著厀（疽千余翻著直略翻厀與膝同）不及輩旅
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崎丘宜翻嶇音區）行六七百里創益
困不復能前（創初良翻下同）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
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
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
不忍相委（委棄也）於是推旦疆使前（推吐雷翻）德獨留守羣採
菜果食之（食讀曰飤）旦疆別數日得達句驪因宣吳主詔
於句驪王位宮及其主簿（高句驪國在遼東之東千里位宮漢高句驪王宮之曾孫也宮生而
開目能視及長勇壯數犯漢邊位宮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驪呼相似為位以似其祖故名曰位宮句驪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
之僚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帛衣三國志作皂衣句音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給言有賜為遼東所
劫奪（給徒亥翻）位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
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吳奉表稱臣貢貂皮千
枚鶡雞皮十具（郭璞注山海經曰鶡雞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鬭敵死乃止鶡何葛翻）旦等見
吳主悲喜不能自勝（勝音升）吳主壯之皆拜校尉是
歲吳主出兵欲圍新城（合肥新城也）以其遠水積二十餘
日不敢下船（大船向岸船高岸卑故謂舍船就岸曰下船以自船而下也遠于願翻）滿寵謂諸
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
舉來欲要一切之功（要一遙翻）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
以示有餘（上時掌翻）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
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兵卒起擊之（卒讀曰猝）斬首數
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
蜀庲降都督張翼（水經注寧州建寧郡故庲降都督屯也蜀後主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之）用法
嚴峻南夷豪帥劉胄叛（帥所類翻）丞相亮以參軍巴西馬
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即罪（其人謂召翼者也即就也）翼
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稱尺證翻）然代
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
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懈古隘翻）
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胄斬之　諸葛亮勸農
講武作木牛流馬（亮集曰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
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分墨
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

一尺五分，大小輿前同，後軫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輿前同。後杠孔去後軫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五分，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二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按明年亮即出斜谷，所謂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通自再攻祁山之後至是凡三年也。斜，昌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

二年考異曰：唐太宗晉書景懷夏侯后傳，后以此年死，云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遂以鴆崩。按是時司馬懿方信任於明帝，未有不臣之迹，況其諸子乎！徒以魏甥之故，猥鴆其妻，俱非事實，蓋甚之之辭。不然，歸自以他故鴆之也，今不取。

春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三月庚寅，山陽公卒。獻帝自禪位至卒，十有四年，年五十四。帝素服發喪。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是歲，復修之，改崇華曰九龍殿，引穀水過九龍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諸葛亮至郿，郿音眉，又音媚。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背，蒲妹翻。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水經注：五丈原在郿縣西，渭水逕其北。又亮與步騭書曰：原在武功西十里。上，時掌翻。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雍，於用翻。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盪，徒朗翻。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塹，七豔翻。漢兵大至，淮逆擊卻之。亮以前者數出，數，所角翻。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巢湖口[illegible]和州[illegible]晉五年[illegible]里，水導源巢湖，裴松之曰：巢，祖了翻，今巢湖東際湖通焦湖，音近故有勦音，今讀如字。向合肥新城，新城，太和六年滿寵所築新城也。[illegible]合肥新城，今廬州謝步鎮。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沔口[illegible]將軍孫韶、張

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殄夷將軍，魏所置，然不在沈約志所謂四十號將軍之數。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質，音致。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罷，讀曰疲。若賊見計，言賊窺見吾所以待敵之計也。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分休，謂番休也。寵表請召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劭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少，詩沼翻。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先，悉薦翻。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疏，讀曰疎。行，戶剛翻。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要，一遙翻。斷，丁管翻。怖，普布翻。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終以破隗囂，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八年。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合肥、襄陽以備吳，祁山以備蜀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比，必寐翻。乃使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敕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秋七月，帝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射，食亦翻。又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邏者得之。[illegible]邏，郎佐翻，又音[illegible]諸葛瑾

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乾，音干。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葑菜也諸之蔓菁豆菽也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陸遜一名議，字伯言。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謂敵既知權還，料吾兵當退，已分守要害之處，欲以邀截吾所部兵，既無進取之氣，而有邀截之慮，則其意恐動，將至於或降或潰也。復，扶又翻。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怖，普布翻。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上，時掌翻。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趨，七喻翻。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蓋立圍屯於白河口，因以爲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新市、安陸二縣皆屬江夏郡。魏初以文聘爲江夏太守，屯石陽，舟車湊焉，頗爲繁富。沈約曰：江夏曲陵縣，本名石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改曰曲陵。宋明帝泰始六年併曲陵入安陸縣。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以爲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壬申，葬漢孝獻皇帝于禪陵。帝王紀曰：禪陵在濁鹿城西北十里。賢曰：在今懷州脩武縣北二十五里[illegible]之地。記曰：以漢禪魏，因以名焉。辛巳，帝還許昌。

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字書：幗，古獲翻，婦人喪冠也。又古對翻。據劉昭注輿服志：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幗，蓋婦人首飾之通稱，不特喪冠也。遺，于季翻。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治，直之翻。復，扶又翻。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孫武子及司馬穰苴之言也。穰，如羊翻。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懿所問者，亮之寢食及事之煩簡，以覘壽命之久近耳；戎事何必問邪！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噉，徒濫翻。少，詩沼翻。省，悉景翻。亮病篤，漢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已，竟也。語竟而別也。數日復還。復，扶又翻。下同。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費禕字文偉。亮不答者[illegible]非偏帝此後亦非所知之意。蓋亦見蜀之人士無足以繼禕者矣，嗚呼！是月，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懿蓋疑亮未死也。於是儀結陳而去，陳，讀曰陣。入谷然後發喪。入斜谷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字仲達。以當時百姓之諺觀之，時人之於孔明何如也。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方亮之出也，懿以爲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夫亮既死，退軍，懿案行其營壘處所，以爲天下奇才，此固知亮既已料亮之必由五丈原而力不能制，姑爲此言以安諸將之心耳。行，下孟翻。追至赤岸，不及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初，漢前軍師魏延，蜀置中軍師、前軍師、後軍師。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韓信請兵故事見九卷漢高帝二年。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斯，此也。須，待也。言如此待之頃便了事。分，扶問翻。度，徒洛翻。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下，遐稼翻。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言不可同處也。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

費禕使吳(費父沸翻使疏吏翻)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憒憒(憒古對翻心亂也)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黥黥布韓韓信也)今方埽除彊賊混一函夏(夏戶雅翻)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檝非長計也(檝與楫同)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斷讀曰短)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固知延非儀所能令矣)亮卒儀秘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揣初委翻)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此魏延矜高之語也見賢遍翻)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府親官屬謂長史以下也)吾當自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之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將即亮翻)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分扶問翻)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時禕為亮司馬延知儀必不己從故因禕來劫與共作行留處分行謂當從亮喪還者留謂當留拒敵者延欲令禕手書處分之語告其下諸將也)禕紿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紿徒亥翻為于偽翻更工衡翻)必不違命也禕出奔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尋徐心翻言延尋時而悔也)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從才用翻又如字下同)延大怒攙儀未發(攙初銜翻自後爭前曰攙今人猶言攙先)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槎仕下翻邪斫木也)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南谷即褒谷也南谷曰褒北谷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何平即王平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此從其初姓)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為于偽翻)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北行赴難(難乃旦翻)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問音訊也)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延雖無反意使其輔政是速蜀之亡也降戶江翻)諸軍還成都大赦諡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於漢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治直之翻長知兩翻)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卒子恤翻)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儀度也軌法也)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言事事物物必從其本而治之)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治直吏翻亞次也匹偶也)初長水校尉廖立(廖力弔翻姓也裴松之音理救翻姓譜廖姓周文王子伯廖之後後漢有廖湛風俗通曰古有廖叔安左傳作飂叔安蓋其後也)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散悉亶翻)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據立傳廢徙汶山後主初立之時也汶山漢武帝開為郡宣帝地節二年合於蜀郡蜀又分置汶山郡唐為茂州汶山縣汶音岷)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廢徙見上太和五年)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復扶又翻)習鑿齒論曰昔管仲

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見論語憲)(氏曰：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受二夫之田，是定稅三百家也。)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樂，音洛。)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蜀人所在求爲諸葛亮立廟，漢主不聽，(爲，于僞翻。)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姓譜：習，國名，後以爲姓。風俗通：漢有習響，爲陳相。)上言，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近，其靳翻。)斷其私祀。(斷，音短。)漢主從之。

漢主以左將軍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代魏延也。)以丞相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尋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時新喪元帥，(喪，息浪翻。)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類，倫也。萃，聚也。)處羣僚之右，(處，昌呂翻。)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此巴丘即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有天岳山，臨大江，一名巴蛇冢。相傳以爲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因謂之巴陵。)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漢主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使，疏吏翻。)吳主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嘉其抗盡，(謂抗言不爲吳屈，又盡情無所隱也。)禮之亞於鄧芝。(蜀先主殂，諸葛亮當國，始遣鄧芝使吳。)

吳諸葛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事見前卷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二十四年。)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爲官出之，(爲，于僞翻。)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爲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鄰接，(會，工外翻。番，蒲何翻。)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重，直龍翻。)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長，知兩翻。)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莽，莫補翻，又母黨翻。草深曰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好，呼到翻。)高尚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走，音奏。狖，余救翻。說文曰：狖，鼠屬，善旋。)時觀間隙，(間，古莧翻。)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逮，及也。謂恪所出山民，終不能及四萬之數也。)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吳主乃拜恪撫越將軍，(以招撫山越爲將軍號。)領丹陽太守，使行其策。

冬，十一月，洛陽地震。

吳潘濬討武陵蠻數年，斬獲數萬，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十一月，濬還武昌。(太和五年，吳遣潘濬討武陵蠻。)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五（起旃蒙單閼，盡彊圉大荒落，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

青龍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懿爲太尉。丁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甄后死，見六十九卷文帝黃初二年。數，所角翻。甄，之人翻。）由是太后以憂殂。漢楊儀既殺魏延，（事見上卷上年。）自以爲有大功，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狷狹，（密指，蓋亮密以語諸僚佐，特儀不知耳。狷，吉掾翻。）意在蔣琬。琬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從，千容翻。）初，儀事昭烈帝爲尚書，琬時爲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踰之，（先，悉薦翻。）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咤，陟嫁翻，噴也，叱怒也。五內，五藏之內也。）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費，父沸翻。省，悉景翻。）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云云，師古曰：猶言如此如此也。）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語，牛倨翻。處，昌呂翻。落度，失意也。）令人追悔不可復及。（復，扶又翻。下同。）禕密表其言。漢主廢儀爲民，徙漢嘉郡。（漢嘉縣，故青衣也。漢順帝陽嘉二年改爲漢嘉，屬蜀郡。蜀郡屬國都尉，安帝延光元年所置，蜀郡分爲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上，時掌翻。下，遐稼翻。）儀自殺。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文德，郭后謚也。郭后謚曰德，甄后謚曰昭。）夏四月，漢主以蔣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費禕代琬爲尚書令。帝好土功，（好，呼到翻。）既作許昌宮，（事見上卷太和六年。）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諸葛亮死，帝乃大興宮室，晉士燮所謂釋楚爲外懼者，此也。治，直之翻。水經注：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即漢崇德殿之故處。）築總章觀，高十餘丈，（舜有總章之訪，相傳以爲總章即明堂也。總章觀蓋在太極殿前。觀，古玩翻。高，居傲翻。）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喪，息浪翻。少，詩沼翻。）比漢文景之時，不過漢一大郡，（漢自秦項之爭，民死於兵者多，雖文景與民休息，戶口蕃息，重以武帝窮奢極欲，又減其半。平帝元始之初，民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以班志考之，汝南一郡戶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光武興於南陽，至永和元年，戶五十餘萬。三國虎爭，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二百四十三耳。當此之時，謂不過漢文景時一大郡，非虛語也。）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將，即亮翻。）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魏略曰：備鎮成都，拔魏延督漢中，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傳，株戀翻。）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復，扶又翻。下同。）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此指蕭何治未央宮事爲言。）羣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羣因帝蕭何之言，以陳蕭何事，見十一卷高帝七年。）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此皆指帝拒諫實事。壞，音怪。）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少，詩沼翻。下同。）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人，蓋爲百姓也。（爲，于僞翻。下同。）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凝，定也，停也。言帝不爲之留聽也。）不及

意遠矣。帝乃爲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西漢婦官十四等，秩石視內外百官之數。魏武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曰夫人、昭儀、倢伃、容華、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倢伃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並如字。〕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漢東都之末，宮中有女尚書。處當，奏事有不合上意，區處其當而下之也。畫可，畫從其所奏。省，悉景翻。處，昌呂翻。〕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治，直之翻。〕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粗，坐五翻。見，賢遍翻。朝，直遙翻。〕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王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是爲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嬪，毗賓翻。嬙，慈良翻。復，扶又翻，下同。〕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媛，于眷翻，美女也。〕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詩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帝報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輒以昌言自克也。楊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復上疏曰：中間以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親田，謂躬親田畝者。〕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不貲，言不可貲量也。〕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卒，讀曰猝。〕將無以待之。惟陛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津。〔黃圖曰：登之可以遠觀，故曰觀。觀，古玩翻。〕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國語：周太子晉曰：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四岳佐禹，高高下下，封崇九山，決汩九川。〕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元，始也。緒，絲端也。言文帝克終武帝之志，受禪易制，此絲端所從始也。〕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治，直吏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處，昌呂翻。〕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治，直之翻。〕帝優詔答之。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堯土階三尺，茅茨不翦。〕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樂，音洛。〕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周官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桀作璇室、象廊，〔史記龜策傳曰：桀爲瓦室，紂爲象廊。與此稍異。〕紂爲傾宮、鹿臺，〔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仞。臣瓚曰：今在朝歌城中。〕以喪其社稷；〔喪，息浪翻。〕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楚靈王爲章華之臺，民不堪命，從亂如歸，王走而死于芋尹氏。〕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事見七卷三十五年。〕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度，徒洛翻。〕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駑，音奴。爭，讀曰諍。〕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叩，[illegible]。御，[illegible]也。〕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帝嘗著帽，被縹綾半袖，〔[illegible]〕

䯱翻。說文曰：幘，小兒蠻夷頭衣。縹，音[?]，[?]沼翻，青白色。[?]𧝓[?]，蠻夷或謂之幘。或謂之[?]。[?]半褎，[?]也。晉志曰：幘者，[?]名[?]冠也，[?]取於[?]覆其首。其本[?]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以繒為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為幘，自[?]秦[?]貴[?]居下至庶人無[?]貴者皆服之。蔽，皮義翻。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少府屬官有御府令，典官婢；員吏七十人，吏從官三十人。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數，所具翻。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國語：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既反國，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乳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昭王恤病以雪仇，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弔死問疾，欲以報齊，雪先王之恥。故能以弱燕服強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強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謂當帝之身不能滅吳、蜀，後世之責必歸於帝。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舍，讀曰捨。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按此，則魏已改通事郎為中書侍郎矣。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家語載孔子之言。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荀子：魯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善御乎？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曰：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御，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進不已，是以知之也。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謂五大在邊，尾大不掉，非善計以詒後人也。遺，于季翻。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競，強也。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言不特痛哭、流涕、長太息而已。復，扶又翻。

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此殿中監，其時權置之以督役也，非唐殿中監之官也。觀後所謂校事，可知矣。又按晉書輿服志，大駕鹵簿，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則魏時殿中監已有定官。蘭臺令史，屬御史臺。晉會要曰：漢謂御史臺為蘭臺。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推，考鞫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古者百官不相踰越，左傳欒鍼曰侵官，冒也。非惡其勤事也，惡，烏路翻。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墮，讀曰隳。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武帝置校事，使察群下。若又縱之，懼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尚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讜，音黨。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成訖，言欲成殿舍以訖事也。監，古銜翻。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重，直龍翻。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群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太史令屬太常。隆以侍中領之。漢儒有高堂生，魯人，隆其後也。姓譜：齊公族有高堂氏。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京房易傳之辭。傳，直戀翻。孽，魚列翻。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之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太初元年。厭，益涉翻。下同。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萐莆嘉禾必生此地。萐，山輒翻，又色洽翻。莆，音甫。說文：萐莆，瑞草也，堯時生於庖廚，扇暑而涼。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帝無子，養二王為子，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任，音壬。楷

城王彰之子。任，音壬。）丁巳，帝還洛陽。詔復立崇華殿，（復，扶又翻。）更名曰九龍。（據高堂隆傳，時郡國有九龍見，因以名殿。更，工衡翻。）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水經注：穀渠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枝流入石逗，伏流注靈芝九龍池。）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司南車，即指南車也。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蚩尤作大霧，士皆迷路，乃作指南車以正四方。述征記曰：指南車上有木仙人，持信旛，車轉而人常指南。）水轉百戲。（傅玄曰：人有上百戲而不能動，帝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雞，變巧百端。）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詩召南鵲巢之辭也。）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覩災悚懼，故天降之福。（太戊桑穀生朝，武丁飛雉雊鼎，皆能戒懼，轉災為福。）今若罷休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為福而已哉！帝為之動容。（為，于偽翻，下同。）帝性嚴急，其督脩宮室有稽限者，（立為期限，以必其成，及期而不成，為稽限。）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祕書監王肅（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秩四百石。）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見，賢遍翻。）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泰極，謂太極殿。）願陛下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朞而更之，（更，工衡翻。）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此營，壘之營。）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此營，求之營。）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復，扶又翻。）宜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寧使更發，無或失信。（謂始焉於甲處營造，發民就役，次焉於乙處營造，不可仍用甲處就役之民，寧使更發民以供乙處之役也。）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卒，讀曰猝。下之之下，音戶稼翻，下同。）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鈞，與均同。汙，烏故翻。）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易，以豉翻。）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下，遐稼翻。）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論誠足以矯張釋之之失言。）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為，于偽翻。）不忠之甚者也，不可不察。中山恭王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喪大記之言。）亟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樂，音洛。行，下孟翻。）當造厀諫之，（造厀，詣厀前也。造，七到翻。厀與膝同。）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覆，敷救翻。）冬十月己酉，袞卒。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許昌。是歲，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鮮卑軻比能，自是種落離散，（刺，七亦翻。種，章勇翻。）互相侵伐，彊者遠遁，弱者請服，邊陲遂安。張掖柳谷口水溢涌，（魏氏春秋曰：張掖删丹縣金山玄川溢涌。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删丹、氐池二縣，漢志皆屬張掖。晉志無之，當是併省也。五代志：甘州張掖縣有大柳谷。又後周廢金山縣入删丹縣。蓋歷代廢置無常，疆土有離合也。）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

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宿音秀。孛蒲內翻。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祥歲翻。又有文曰大討曹。石圖之文，天意蓋昭昭矣。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連齎以問鉅鹿張臶，任縣前漢屬廣平國，後漢屬鉅鹿，魏後屬廣平郡。師古曰：任本晉邑也。鄭皇頡奔晉為任大夫。劉昫曰：唐邢州任縣，漢鉅鹿南䜌縣地，晉置任縣，治苑鄉城。連齎者，連詔書及班下石圖齎以問張臶也。臶明內外學，故以問之。臶徂悶翻，又在甸翻、祖悶翻。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既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見賢遍翻。今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後人以此為晉代魏之徵，牛繼馬；又以為元帝本牛氏，繼司馬之徵。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珠不圓者為璣，又曰璣屬。玳徒耐翻。瑁莫佩翻。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盡以與之。

四年春，吳人鑄大錢，一當五百。杜佑曰：孫權嘉平五年鑄大泉，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三月，吳張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以下，舉邦憚之。夏四月，漢主至湔，湔即漢之湔氐道，屬蜀郡。汶水即岷江也，岷江出氐道西徼外岷山，東流歷都安縣。沈約曰：縣，蜀所立。水經注曰：都安縣有桃關，蜀守李冰作大堰于此，謂之湔堋，亦曰湔堰。觀阪在其上。裴松之曰：湔音翦。晉書音義：汶讀與岷同。諸葛亮既歿，漢主游觀，莫之敢止。登觀阪，觀汶水之流，旬日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武都氐符健請降於漢；以此觀之，諸氐固先有符姓矣，不待蒲堅以背文草付之祥乃姓符也。杜佑曰：氐者，西戎別種。漢武帝開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或在汧隴左右。魏武令夏侯淵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是曰楊氏；符堅之先，是曰符氏。楊氏、符氏同出略陽，世為婚姻。降戶江翻。其弟不從，將四百戶來降。五月乙卯，樂平定侯董昭卒。謚法：大慮靜民曰定，純行不爽曰定。冬十月己卯，帝還洛陽宮。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何休注曰：大火與伐，天之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蔡邕曰：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孛蒲內翻。又孛于東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所謂圜丘、方澤、南北郊及社稷神位也。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記曲禮之言。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書皋陶謨之言。孔安國注曰：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也。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采，櫟也，即采來之木為椽，不加斲削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張揖古曰：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文選東都賦注曰：紂為瓊室，以瓊瑤飾之。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彗祥歲翻，又音見上。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數所角翻，下同。帝頗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十二月癸巳，潁陰靖侯陳羣卒。謚法：恭己鮮言曰靖，寬樂令終曰靖。羣前後數陳得失，數所角翻。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言拱手而已，默無一言。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撰雛免翻。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道者，言之也。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力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上時掌翻。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乙未，帝行如許昌。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兗州統陳留、東郡、濟陰、任城、東平、濟北、泰山。昶丑兩翻。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

沈，沈，時林翻。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而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論語：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鮮，息淺翻。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譽音余。惡，烏路翻。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見論語。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當，丁浪翻。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重，直龍翻。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昶之所以戒子姪，如此然高貴鄉公之難，王沈陷於不忠；平吳之役，王渾與王濬爭功。馬伏波萬里還書以戒兄子，固無益於兄子也。

景初元年以改歷紀元景初。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山茌，前漢曰茌縣，後漢及魏、晉曰山茌，屬泰山郡。師古曰：茌，士疑翻，應劭音淄，裴松之音仕狸翻。見，賢遍翻。高堂隆以爲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下詔改元，以是月爲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是月，春三月也，殷爲地正，以建丑十二月爲歲首，服色尚黃，以土代火之次，犧牲用白，從殷也。更命太和歷曰景初歷。太和歷見目錄十卷太和元年。更，工衡翻。五月，己巳，帝還洛陽。己丑，大赦。

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爲司徒，左僕射衛臻爲司空。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爲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自晉迄于江左，省置無恆，置二則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爲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有司奏以武皇帝爲魏太祖，文皇帝爲魏高祖，帝爲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沈約曰：時羣公有司始奏更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爲魏烈祖。明帝在祚而其下先擬定廟號，非禮也。諡法：有功安民曰烈。孫盛論曰：夫謚以表行，行，下孟翻。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羣司，百執事之臣也。

秋，七月，丁卯，東鄉貞公陳矯卒。諡法：不隱無屈曰貞，清白守節曰貞。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數，所角翻。帝欲討之，以荊州刺史毌丘儉爲幽州刺史。毌丘，複姓。毌音無。儉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卒，讀曰猝。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鄭玄曰：聊，且略之辭。光祿大夫衞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稱，尺證翻。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度、康、淵凡三世。長，知兩翻。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卷，讀曰捲。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帥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帥，讀曰率。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遼隧縣，二漢屬遼東郡，晉志無。其地蓋在遼水東岸。水經注：玄菟郡高句驪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隧縣入于大遼水。[illegible]斯氏翻。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爲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誘，音酉。漢張后殂。

九月，冀、兗、徐、豫大水。冀州統趙郡、鉅鹿、安平、平原、樂陵、勃海、河間、博陵、清河、中山、常山。徐州統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廣陵、臨淮。豫州統潁川、汝南、汝陰、梁、沛、譙、魯、弋陽、安豐。西平郭夫人有寵於帝。夫人河右大族，黃初中，以本郡反叛，沒入宮。毛后愛弛，帝遊後園，曲宴極樂，曲宴，禁中之宴，猶言私宴也。樂音洛，下同。郭夫人請延皇后，帝不許，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宣，布也，言其事也。后知之，明日，謂帝曰：昨日遊宴北園，樂乎？後園在洛城北隅。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庚辰，賜后死，然猶加謚曰悼。諡法：中年早夭曰悼，肆行無禮曰悼。癸丑，葬愍陵，遷其弟曾爲散騎常侍。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議，營洛

陽南委粟山爲圜丘，（魏氏春秋曰：洛陽有委粟山，在陰鄉。魏時營爲圜丘。孔穎達曰：委粟山在洛陽南二十里。）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四百餘年，廢無禘禮。（摭，之石翻。禮，五年一禘。禘，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審諦昭穆而祭于太祖也。禘所以異於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廟，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以祭，此其異也。春秋吉禘于莊公。左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杜預注曰：禘祀，三年之吉祭也。僖八年禘于太廟，杜預曰：三年大祭之名。二者不同。禮有禘，有大禘，以下文觀之，則此乃禮記祭法所謂郊禘之禘。鄭氏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於圜丘，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舜妃，堯女也。堯，伊祁氏。）祀皇天之神於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廬江主簿呂習密使人請兵於吳，欲開門爲內應。吳主使衛將軍全琮督前將軍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吳軍還。（琮，徂宗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四部，當作四郡，謂吳郡、會稽、新都、鄱陽，皆與丹陽鄰接。山越依阻出沒，故令各保其疆界也。或曰：四部，謂東、西、南、北四部都尉也。）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使諸將入扼幽阻之地，故謂之內。內，讀曰納。）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芟，所銜翻。種，章勇翻。）舊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降，戶江翻。首，式救翻。）恪乃復敕下曰：（復，扶又翻。敕下者，出教令以敕其下也。）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臼陽既置長，以爲縣，其地當在丹陽郡，而今無所考。）遺舊惡民，困迫暫出，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聞伉坐執人被戮，（伉，胡朗翻，又去浪翻。）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歲期人數，見上卷青龍二年。）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威北將軍，亦孫氏所創置。）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皖水自霍山縣東南流二百四十里，入大江，謂之皖口。皖，戶版翻。）

是歲，徙長安鐘簴、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簴，音巨。佗，徒河翻。折，而設翻。）聲聞數十里。（聞，音問。）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霸城，即漢京兆霸陵縣故城也。）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高，古號翻。）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水經注：大夏門內東側，際城有景陽山，即芳林園之西北陬也。裴松之曰：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曰華林。陬，將侯翻。）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漢公府無軍議掾，此官魏置也。掾，俞絹翻。）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周昌，注已見前。劉輔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爲，于僞翻。）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被，皮義翻。）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方，穴土爲方，漢書所謂方中，亦此義。）面目垢黑，衣冠了鳥，（了鳥，衣冠摧敝之貌。）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見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司馬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累，力瑞翻。）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

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好，呼到翻。）求取亡國不度之器，（不度之器，謂長安鐘簴、橐佗、銅人、承露盤也。）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隆

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隆之此言，蓋取鯀九載，績用弗成，禹治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合以爲二十二載。載，子亥翻。）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白地，謂大幕不生草木，多白沙也。小虜，謂烏桓鮮卑也。聚邑之寇，謂盜賊羣聚屯據鄉邑聚落者。）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衡，所以稱輕重。爭衡者，言吳蜀自謂國勢與中國鈞，無所輕重也。）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脩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惡，烏路翻。）以爲難卒討滅，（卒，讀曰猝。）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斂，力贍翻。）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度，徒洛翻。義，禮也。高堂隆之論諫，可謂深切著明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民無儋石之儲，（儋，丁濫翻。）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將，子亮翻。奉，扶用翻。）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稟賜，（稟，筆錦翻，給也。）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參，三分也。）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此蓋犒饗工徒，度支經用不足以給，故賦牛肉以供之。度，徒洛翻。）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指言諸費皆在於營繕也。）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覽之，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中書監令與奏事，因觀隆奏，遂以語之。）尚書衛覬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覬，音冀。好，呼到翻。）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治，直吏翻。）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爲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爲，于僞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復，扶又翻。）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緣，俞絹翻。茵蓐之字從草，蓋古人用草爲之。後世鞇字有旁從革者，用皮爲之也。褥二字有旁從衣者，以帛爲之也。古樸儉而文飾盛，又從而加緣飾焉。書顧命敷席有黼純、綴純、畫純、玄紛純之別，則成周之時已然矣。純，之尹翻，緣也。）器物無丹漆，（古者朴素，舜造漆器，而羣臣諫者不止，況加丹乎。）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爲出，猶恐不及；（量，音良。）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帑，他朗翻。藏，徂浪翻。）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錄，收也。）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姿，謂有色者。首，謂美髮者。）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妻妻，下七細翻。）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鮮，息淺翻。）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非員，謂出於員數之外者。）

(無錢請宮中餘籍無其名者復扶又翻)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橫戶孟翻)內外交引其費半軍(謂其費與給軍之費相半也)昔漢武帝掘地為海封土為山(掘地為海謂開昆明池封土為山謂作三神山漸臺也)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載子亥翻下同)馬不捨鞍士不釋甲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晉志少府統中左右三尚方)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騁丑郢翻)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帝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不聽(舍讀曰捨竊為于偽翻)

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疾篤不能自書故口占而使人書之)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見論語)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省悉景翻)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武王斬紂首懸之太白之旗梟堅堯翻)桀放鳴條(商湯破桀於鳴條遂放之於南巢孔安國曰鳴條地在安邑之西)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晉書五行志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長知兩翻)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司馬氏之事蓋固逆知之矣)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書蔡仲之命之辭)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錄圖錄也)由此觀之天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勞力到翻)未幾而卒(幾居豈翻)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謂是年黃龍見之議也意過其通謂意料之說執之)

(甚堅反通其學之所通習者也)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毓余六翻)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啖徒覽翻噉也食也又徒濫翻)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言唐虞之治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渾胡本翻)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說略者說考課之大略也)詔下百官議(下遐稼翻)司隸校尉崔林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周冢宰總百官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其詳見於周禮)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猥積也卒倉猝也讀曰猝)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以綱為譬也)眾毛不整振其領(以裘為譬也)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用論語子夏答樊遲之言陶音遙)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詩烝民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注云法施行法度於是百君)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門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六代唐虞夏商周漢七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關通也)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粗坐五翻)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契息列翻)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綴京房之本旨(漢京房有考功課吏法)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濟子禮翻治直吏翻)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四科即漢左雄所上黃瓊所增者也見五十二卷順帝陽嘉二年)皆

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長知兩翻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周官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出於慎子班固引以贊婁敬叔孫通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焉於虔翻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埶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治直之翻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綱維紘繩也舉綱則衆目張矣言所繫者大也十髮爲程一程爲分言其細也又曰程品式也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國略國經也先悉薦翻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料音聊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臣光曰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治直吏翻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書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殽音肴渾戶本翻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眞僞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爲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焯章略翻明也復扶又翻苟爲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爲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治直之翻下同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爲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博廣也大也通也洽徧也講論精通斯爲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僞無所冤抑斯爲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爲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爲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求於迹而察之在心研覈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爲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溫公之論善矣然以英明之君然後能行之自漢以下循名責實莫孝宣若也宣帝之政非由師傳之論教也公輔之啓沃也公所謂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其萬世之名言也歟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疏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喜許記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詢謀於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迹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爲之善法復扶又翻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眞哉或曰人君之治治直吏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爲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爲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煩勞之有哉古人有言曰舉一綱衆目張又曰正其本萬事理正此之謂也而所謂本者豈易言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爲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事見尚書治其罪謂殛鯀於羽山也治直之翻下同禹之治水九州攸同

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隩，於六翻。事亦見尚書。賞其功，謂錫禹以玄珪也。）非若京房、劉邵之濾，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犇趨其末故也。（趨，七喻翻。）

初，右僕射衛臻典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蔣濟已自中護軍遷護軍將軍，此復書中護軍，蓋先時事也。遺，于季翻。）漢主遇亡虜爲上將，（謂韓信。）周武拔漁父爲太師，（謂呂望。）布衣廝養，（廝，音斯。養，羊尚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謂草創之規略，不可用於承平之時也。）好不經之舉，（好，呼到翻。）開拔奇之津，（津，江河濟渡之要，故以爲喻。）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盧毓論人及選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先，悉薦翻。行，下孟翻。）黃門郎馮翊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服其言。（中，竹仲翻。）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六起著雍敦牂，盡旃蒙赤奮若，凡八年。

烈祖明皇帝下

景初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討公孫淵也。留司馬懿於長安以備蜀也，諸葛亮死，乃敢召之遠略。將，即亮翻。議臣或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議臣，當時謀議之臣也。帝曰：「四千里征伐，續漢志：遼東郡在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遼東當作遼水。坐守襄平，此成禽耳。」襄平縣，漢遼東郡治所，公孫淵所都。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量，音良。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言孤軍遠征也。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欲報張彌、許晏之忿也。事見七十二卷青龍元年。復，扶又翻。使，疏吏翻。羊衜曰：衜，古道字。「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要，一遙翻。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左傳：狄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淵遣使稱臣於吳，自稱燕王，求為兄弟之國，故權因而稱之為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此晉史臣為此語耳，權必無此言。為，于偽翻。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魏晉之間謂國家為官。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亦謂斬張彌、許晏也。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譎，古穴翻，詐也。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己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淺規，謂規圖淺攻，不敢深入。吳君臣之為謀，已不逃蔣濟所料矣。

帝問吏部尚書盧毓：「誰可為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處，昌呂翻。帝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行，下孟翻。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二月，癸卯，以韓暨為司徒。

漢主立皇后張氏，前后之妹也。立王貴人子璿為皇太子，璿，旬緣翻。瑤為安定王。大司農河南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祕書郎郤正。東漢以馬融為祕書郎，詣東觀典校書。祕書郎蓋自融始。好，呼到翻，下同。郤，綺戟翻。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懈，古隘翻。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謂其才行不逾中人也。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謀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承志，謂承君父之志；竭歡，謂左右就養，承顏順色，以盡親之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謀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焉，於虔翻。光知正慎宜，慎宜者，謹言語，擇其所宜言乃言也。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彊致也。彊，其兩翻。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按漢書音義：作簡策難問，列置

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卽探策也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探吐南翻。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正，儉之孫也。儉為兗州刺史，漢靈帝中平五年為盜賊所殺。吳人鑄當千大錢。杜佑曰：孫權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夏四月庚子，南鄉恭侯韓暨卒。庚戌，大赦。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卑，音畀。卑耳國之後，或云鮮卑之後。蔡邕胡太傅碑有太傅掾雁門卑登。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考異曰：晉宣紀云南北六七十里，今從淵傳。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眾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幟，昌志翻。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趣，七喻翻。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首山在襄平西南。淵復使衍等逆戰，復，扶又翻。下同。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遼口，遼水津渡之口也。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晉職官志：魏制，諸公加兵者置都督令史一人。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事見七十一卷太和二年。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淹，留也。言所留之糧不支一月也。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競，爭也。懿之語珪，猶有隱辭，蓋其急攻孟達，豈特與糧競哉，懼吳、蜀救兵至耳。今賊眾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爾，如此也。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抄，楚交翻。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言善兵者能因事而變化也。

賊憑眾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懿知淵可擒，欲以全取之。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楯，干也。攻城之士以扞蔽其身。櫓，樓車，登之以望城中。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衝，衝車也，以衝城。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窘，巨隕翻。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卻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左傳：楚莊王圍鄭，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孤天子上公，漢太傅位上公。懿時為太尉，而自謂上公，以太尉於三公為上也。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之。為，于偽翻。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少，詩照翻。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送任，謂送質子也。復，扶又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降，戶江翻。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班志：遼東郡遼陽縣，注云：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水。水經注：小遼水出玄菟高句驪縣遼山，西南流逕襄平縣，入大梁水；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而入於遼水。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觀，古玩翻。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漢帶方縣屬樂浪郡，公孫氏分立郡。陳壽曰：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以南荒地為帶方郡，倭、韓諸國屬焉。樂浪音洛琅。菟，同都翻。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綸，姓；直，名。其先以邑為姓。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淵囚恭事見七十一卷太和二年。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遂班師。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閉壁若無能為者，及討公孫淵，智計橫出。諺語有云：棊逢敵手難藏行，其是之謂乎。初，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時，數陳其變，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下同。欲令國家討

淵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晃數陳淵之必反，非同逆者也。帝欲殺之以絕其類，刑之於市則無名，故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司馬牛，宋司馬桓魋之弟也。魋凶惡，牛憂之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祁奚明叔向之過，（左傳：晉人以欒盈之黨殺羊舌虎，囚虎兄叔向。祁奚見范宣子曰：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言諸公而免之。）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著，直略翻。引分，即引決也。）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飲，於鴆翻。）賜以棺衣，殯斂於宅。（宅，晃所居者。斂，力贍翻。）

九月，吳改元赤烏。（權以赤烏集於殿前，改元。）

吳步夫人卒。初，吳主爲討虜將軍，在吳，娶吳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賤，吳主令徐氏母養之。徐氏妬，故無寵。及吳主西徙，（謂自吳而西徙都武昌也。）徐氏留處吳，而臨淮步夫人寵冠後庭。（步夫人，騭之族也。處，昌呂翻。冠，古玩翻。）吳主欲立爲皇后，而羣臣議在徐氏，吳主依違者十餘年。（依違，不決也。）會步氏卒，羣臣奏追贈皇后印綬。（綬，音受。）徐氏竟廢，卒於吳。

吳主使中書郎呂壹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因此漸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太子登數諫，（數，所角翻。下同。）吳主不聽，羣臣莫敢復言，（復，扶又翻。）皆畏之側目。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訕，山諫翻。）吳主怒，收嘉繫獄驗問。時同坐人皆畏怖壹，（其時與嘉同坐者。坐，徂臥翻。）並言聞之，侍中北海是儀獨云無聞，（是儀，本姓氏，孔融嘲儀，以氏字爲民上無頭，遂改姓是。）遂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爲，于僞翻。屏，必郢翻。屏息，不敢舒氣也。）儀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吳主遂舍之。（舍，讀曰捨。）嘉亦得免。

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吳主怒，詰責雍。（詰，去吉翻。）黃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厷，與宏同，乎萌翻。）顧公事何如？壹曰：不能佳。厷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厷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曰：君語近之也。（近，其靳翻。）厷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無因耳。（謂欲奏其罪，而非太常之職，故其道無因也。）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漢制，丞相、御史舉奏百官有罪者。）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潘濬求朝，詣建業，（濬本留武昌。朝，直遙翻。）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至建業而知太子數言壹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以身當擅殺之罪。）爲國除患。（爲，于僞翻。下同。）壹密聞知，稱疾不行。西陵督步騭上疏曰：顧雍、陸遜、潘濬，志在竭誠，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課其殿最。（監，古銜翻。殿，丁甸翻。賢曰：殿，軍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先也；課居先也。）此三臣思慮不到則已，豈敢欺負所天乎！（君者，臣之天也。）

左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主者，據軍吏也。）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棺，古玩翻。斂，力贍翻。）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吳主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劉助覺其事而言之。）吳主大感悟，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治，直之翻。）賞助百萬。丞相雍至廷尉斷獄，（斷，丁亂翻。）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道，言也。）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敘（懷，姓；敘，名；諸無懷氏之後。）面詈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有司奏壹大辟，（辟，毗亦翻。）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殷紂用炮烙之刑，項羽燒殺紀信，漢武帝焚蘇文於橫橋，然未以爲刑名也。王莽作

（焚如之刑，後世不復遵用。裂，謂車裂，古之極刑。）吳主以訪中書令會稽闞澤，（會，古外翻。闞，苦濫翻。姓也。《左傳》齊有大夫闞止。）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復，扶又翻；下同。）吳主從之。壹既伏誅，吳主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諸葛瑾字子瑜，步騭字子山，朱然字義封，呂岱字定公。瑾，渠吝翻。騭，之日翻。）並咨以時事當有所先後，（謂時事所當行，何者為先，何者為後也。）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推，吐雷翻。陸遜字伯言，潘濬字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怖，普布翻。）聞之悵然，深自刻怪。（刻怪，刻責也。）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行，下孟翻。）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中，竹仲翻。）獨當己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二色，謂斑白也。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分，扶問翻。）義雖君臣，恩猶骨肉，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言行事是則君臣同其是，非則同其非也。）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從，千容翻。）同船濟水，將誰與易！（易，如字。）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省，悉景翻。）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孫權自謂優於齊桓，而責其臣以管子，使吳誠有管子，亦不敢盡言於權，觀諸陸遜可見矣。）

冬，十一月，壬午，以司空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

十二月，漢蔣琬出屯漢中。

乙丑，帝不豫。辛巳，立郭夫人為皇后。

初，太祖為魏公，以贊令劉放、（贊縣屬沛國，王莽改曰贊治，魏分屬譙郡。或曰：贊，相也，凡出令使之贊相，因以為官名。贊，音讚。魏武帝府所置也。）參軍事孫資皆為祕書郎。文帝即位，更名祕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魏武為魏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中書有監、令，自此始。自魏及晉，遂為要官，荀勗所謂鳳凰池也。更，工衡翻。）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放，涿郡方城人。資，太原中都人。）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興軍旅，（數，所角翻。）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此疏亦是濟為中護軍時所上，通鑑因敘放、資事而書之於此。）「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蓋謂文帝時也。或曰：謂受遺大臣也。）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之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便，毗連翻。辟，讀曰僻。）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謂因人主疲倦之時，有所剖割而制斷也。）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否，音鄙。譽，音余。）功負賞罰，必有所易；（負，罪也。易，則賞罰不當乎功罪。）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言放、資日在左右，狎而信之，不復覺其為姦，非若早聞忠言，自覽萬機，外以示不經意國事，則放、資之形際必呈露，而不可掩矣。復，扶又翻。見，賢遍翻。）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適，丁歷翻。）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調，徒釣翻。以琴瑟為喻也。）遠與黃、唐角功，（角者，兩兩相當也。黃，黃帝；唐，唐堯。）近昭武、文之績，豈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權敗官

之儆。儆居影翻。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少詩沼翻。行戶孟翻。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專吏謂專任放資。帝不聽。自此以前皆非此年事，通鑑因放資患失之心，以譏帝託孤之事，遂書之於此，以先事。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魏制，領軍將軍主中壘、五校、武衛等三營。武衛將軍主領武衛營也。太祖以許褚典宿衛，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後又遷武衛將軍，於是武衛始有將軍之號。晉泰始初，罷武衛將軍官。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少詩照翻。屬之欲翻。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殿中畜雞以司晨，棲於樹上，因謂之雞棲樹。獻、肇指以喻放、資，一言而發司馬氏篡魏之機，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夫。以此觀獻、肇之輕脫，又何足以託孤哉。復扶又翻。幾居豈翻。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間古莧翻。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言其性恭良，為事正如此也。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堪其事不？」不讀曰否。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附耳語之也。「臣以死奉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復扶又翻。見賢遍翻。說輸芮翻。帝又從之。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強其兩翻。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考異曰：放傳曰：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帝納其言。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按陳壽當晉世作魏志，若言放、資本情，則於時非美，故遷就而為之諱也。今依習鑿齒漢晉春秋、郭頒世語，似得其實。甲申，以曹爽為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史以佐之。為下爽出孫禮張本。復扶又翻。是時司馬懿在汲，時自遼東還，道次於汲也。汲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帝令給使辟邪辟邪，給使之名，猶漢丞相倉頭呼為宜祿也。齎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為帝畫計，為于偽翻。先悉薦翻。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關中事重，謂備蜀及撫安氐羌也。軹關屬河內郡，賢曰：軹故城在洛州濟源縣東南。五代志：軹關在河內王屋縣。杜佑曰：軹關在河南府濟源縣界。事已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朝直遙翻。

三年春正月，懿至，入見，見賢遍翻。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屬之欲翻。君與曹爽輔少子。少詩照翻。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復扶又翻。乃召齊、秦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諦丁計翻，審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為皇太子。帝尋殂。陳壽曰：年三十六。裴松之曰：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強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帝沈毅明敏，沈持林翻。任心而行，料簡功能，料音聊。屏絕浮偽，屏必郢翻。行師動眾，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行戶孟翻。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忘巫放翻。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吃居乞翻，言蹇也。而沈毅好斷。沈持林翻。好呼到翻。斷丁亂翻。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謂使曹休鎮淮南，曹真鎮關中，司馬懿屯宛也。處昌呂翻。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其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詩曰：宗子維城。此言帝猜忌宗室以亡魏。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太子即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加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晉職官志曰：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征孫權還，遣夏侯惇督二十六

軍是也文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錄尚書事漢東都諸公之重任也今爽懿既督中外諸軍又錄尚書事則文武大權盡歸之矣自此迄於六朝凡權臣壹是專制國命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曰以者非遺詔真有此指也爽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更工衡翻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或問使爽能守此而不變可以免魏室之禍否曰難矣不可以同穴使爽能率此而行之亦終為懿所啖食耳初幷州刺史東平畢軌軌諸畢本畢公高之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颺余章翻謐又余亮翻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趨七喻翻惡烏路翻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進之孫謐斐之子也。何進見漢靈帝紀丁斐事見六十六卷獻帝建安十六年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謐為爽畫策。為于偽翻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為下懿族爽等張本二月丁丑以司馬懿為太傅以爽弟羲為中領軍訓為武衛將軍彥為散騎常侍侍講。以在少帝左右令侍講說侍講之官起乎此也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從才用翻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爽事太傅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復扶又翻下同爽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毓余六翻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謐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忤五故翻黃門侍郎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何晏字平叔銛思廉翻利也好呼到翻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遠于願翻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盧毓為廷尉。尚書內朝官九卿外朝官故云出畢軌又枉奏毓免官眾論多訟之乃復以為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便出為揚州刺史。傅嘏盧毓孫禮所以不合

於曹爽者其心未背曹氏也及其合於司馬懿則事不可言矣二子者豈本心所欲哉勢有必至事有固然也撓奴教翻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夏四月吳督軍使者羊衜擊遼東守將俘人民而去。衜某如蔣翻所督軍使者漢官也魏黃初二年罷督軍官而吳猶仍漢制漢將琬為大司馬東曹掾犍為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言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面從後言古人所誡。尚書舜禹君臣之相告戒其言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督農猶魏吳之典農也憒古悔翻憒憒亂也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治直之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眾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論語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謝顯道曰適可也莫不可也適丁歷翻敏得免重罪。此諸葛孔明所以屬琬也秋七月帝始親臨朝。朝直遙翻八月大赦。冬十月吳太常潘濬卒吳主以鎮南將軍呂岱代濬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岱時年已八十體素精勤躬親王事與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土稱之。十二月吳將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臨賀縣漢屬蒼梧郡縣臨賀永因以為名吳分立為臨賀郡唐為賀州廖力救翻令力丁翻自稱平南將軍攻零陵桂陽搖動交州諸郡眾數萬人呂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吳主遣使追拜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其支黨郡縣悉平。當方面者當如呂岱委人以方面者當如孫權岱復還武昌。吳都鄉侯周胤將兵千人屯公安有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為之請吳主曰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為于偽翻少詩照翻橫戶孟翻爵以

侯將（謂亮受侯爵又將兵也。將，即亮翻。）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酗，吁句翻。）前後告諭，曾無悛改。（悛，丑緣翻。）孤於公瑾，義猶二君，（二君謂諸葛瑾、步騭也。）樂胤成就，豈有已哉。（樂音洛。）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瑜兄子偏將軍峻卒，全琮請使峻子護領其兵。吳主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行，下孟翻。為，于偽翻。）故更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哉。十二月，詔復以建寅之月為正。（用地正事見上卷景初元年。是時仍用景初曆，但不以十一月為正耳。）

邵陵厲公上（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以為子。謚法：殺戮無辜曰厲。帝後以失權為司馬氏所廢，以其不終，加以惡謚。陳壽志三少帝紀皆書本爵，此書見廢後之爵，自此以後例如此。惟高貴鄉公書本爵，蓋見弒之後不復有他號也。帝之廢也，歸藩於齊。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泰始十年薨，謚曰厲。歷蒙曰：暴慢無親曰厲。）

正始元年春，旱。越巂蠻夷數叛漢，殺太守。（自諸葛亮平高定之後，越巂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巂音髓。數，所角翻。）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安定縣不見於志，當是因越巂移治而置立也。）漢主以巴西張嶷為越巂太守，嶷招慰新附，誅討彊猾，蠻夷畏服，郡界悉平，復還舊治。（漢越巂郡治邛都縣。嶷，魚力翻。）冬，吳饑。

二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主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殷札，一作殷禮。喪謂魏累有大喪。誅，天誅也。見，賢遍翻。）虎爭之際，而幼童涖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書仲虺之誥之辭。）宜滌荊、揚之地，（滌，洗也。言舉國興師，後無留者，有其地如洗也。）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羸，倫為翻。）西命益州軍於隴右，（益州謂蜀也。）授諸葛瑾、朱然大眾，直指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前漢之淮陽，後漢章帝改曰陳，此直謂淮水之陽耳。）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洛之眾勢必分離，掎角並進，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易，以豉翻。）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吳主不能用。（傾國出師，決勝負於一戰，特堅之所以亡也。吳主非不能用殷札之計，不肯用也。）

夏四月，吳全琮略淮南，決芍陂，（賢曰：芍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華夷對境圖：芍陂周回二百二十四里，與陽泉、大業並孫叔敖所作，開溝引渒水為子午渠，開六門，灌田萬頃。芍音鵲。）諸葛恪攻六安，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柤中。（襄陽記曰：柤，讀如租稅之租。柤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柤中。杜佑曰：柤中在襄州南漳縣界。楊正衡曰：柤，側瓜翻。）征東將軍王淩、揚州刺史孫禮與全琮戰於芍陂，琮敗走。荊州刺史胡質以輕兵救樊。（魏荊州統江夏、襄陽、南陽、新城、魏興、上庸。）或曰：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

五月，吳太子登卒。吳兵猶在荊州，太傅懿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六月，太傅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三州口，謂荊、豫、揚三州之口。魏荊州之地，東至江夏；豫州之地，南至弋陽；揚州之地，西至六安；三州口當在其間。又按王昶傳：昶督荊、豫諸軍事，自宛徙屯新野，習水軍於二州，則三州蓋地名，口，水口。）大獲而還。閏月，吳大將軍諸葛瑾卒。瑾太子恪先已封侯，（恪以適當為世子，曰太子，誤也。恪以出山民功封侯，事見上卷景初元年。）吳主以恪弟融襲爵，攝兵業，（攝，領也，承也。領父之兵，承父之業也。）駐公安。漢大司馬蔣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關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故國，謂之秦川。數，所角翻。）道險運糧難，卒無成功，（卒，子恤翻。）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漢、沔之水，自漢中東歷魏興、上庸以達於襄陽。琬欲爭天下，則當出兵秦川；魏興、上庸，非其地也。）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漢人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

長策也。漢主遣尚書令費禕（費，父沸翻。）中監軍姜維等喻指（中監軍即中護軍之任也。蜀置前監軍、後監軍、中監軍，位亞三軍師之下。）琬乃上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易，以豉翻。）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掎，居蟻翻。）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克，能也；果，決也。言不能決然進兵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涼州之地，蜀惟得武都、陰平二郡而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帥，讀曰率。）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西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涪縣，漢屬廣漢郡，蜀屬梓潼郡。涪，音浮。）漢主從之。

朝廷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汝南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陳縣，漢屬陳國；項縣，漢屬汝南郡。晉志，二縣並屬梁國。行，下孟翻。）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元年。）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并水，潁水、蒗蕩渠水、渦水，皆經陳、蔡之間而東入淮。）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五萬人分一萬番休迭戍，周而復始，是常有四萬人屯田。）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二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眾，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史究言鄧艾興屯田之利。）

管寧卒。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行，下孟翻。易，以豉翻。）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無不化服。及卒，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嗟歎。

三年春，正月，漢姜維率偏軍自漢中還住涪。（蜀諸軍時皆屬蔣琬，姜維所領，偏軍耳。）

吳主立其子和為太子，大赦。

三月，昌邑景侯滿寵卒。

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

吳主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將兵三萬擊儋耳、珠崖。（儋耳、珠崖，漢武帝開以為郡，屬交趾州；元帝以後棄之。聶，尼輒翻。儋，都甘翻。）

八月，吳主封子霸為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為後吳太子和、魯王霸張本。）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傅，上疏諫曰：「臣竊以為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宜有降殺，（殺，所戒翻。）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上，時掌翻。）吳主不聽。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

吳諸葛恪襲六安，（漢六安國，都六縣；後漢為六安侯國，屬廬江郡；晉為六縣，屬廬江郡。）掩其人民而去。

夏，四月，立皇后甄氏，（甄，之人翻。）大赦。后，文昭皇后兄儼之孫也。

五月，朔，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漢蔣琬自漢中還住涪，疾益甚，以漢中太守王平為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督漢中。（監，古銜翻。）

十一月，漢主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吳丞相顧雍卒。

吳諸葛恪遠遣諜人觀相徑要，（諜，達協翻。相，息亮翻。）欲圖壽春。太傅懿將兵入舒，（舒縣，漢屬廬江郡，春秋之故國也。時在吳、魏境上，棄而不耕，去皖口甚近。）欲以攻恪，吳主徙恪屯於柴桑。（柴桑縣，漢屬豫章郡，吳屬武昌郡，有柴桑山，在今江州德化西九十里。杜佑曰：江州尋陽縣南楚城驛，即古之柴桑縣。宋白曰：江州潯昌縣蓋柴桑之舊城。）步騭、朱然各上疏於吳主曰：「自蜀還者咸言蜀欲背盟，（騭，之日翻。上，時掌翻。背，蒲妹翻。）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治，直之翻。）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掎，居蟻翻。）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近，其靳翻。復，扶又翻。）宜為之備。」吳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

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曹眞欲入漢中，事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四年。此閒始嚴，亦未舉動，謂嚴兵而未發也。會聞魏還而止。還，從宣翻；又如字。蜀甯可復以此有疑邪。人言苦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復，扶又翻；爲，于僞翻。征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王昶據王昶傳，揚當作荆。上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新野縣屬南陽郡。宗室曹冏裴松之曰：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之族祖也。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謂威權陵偪，劫其君而奪之也。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紀年，紀也。今魏尊尊之灋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惟，思也。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撰，具述也，音雛免翻。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呂延濟曰：與天下共其民，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憂，則諸侯同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呂向曰：秦皇觀周所以敝者，乃以勢弱而諸侯奪其國也，遂廢五等之爵而立郡縣之吏。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毗，亦輔也。外無諸侯以爲藩衛，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觀者爲之寒心，芟，所銜翻；爲，于僞翻。而始皇晏然，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悖，蒲內翻。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合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用班固漢宗室諸侯王表文意。易，以豉翻。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爲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賈誼治安策之言，見十四卷文帝六年。少，詩沼翻；治，直吏翻。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蓋兆發高帝，釁鍾文景，鍾，聚也。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左傳申無宇之言。折，而設翻；掉，徒弔翻。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事見十八卷漢武帝元朔二年。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於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宗室諸侯，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事見三十六卷王莽初始元年。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嗣，祥吏翻。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閹宦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謂董卓之亂也。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自黃初受禪至是二十四年。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五代，夏商周秦漢。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謂空虛，謂有封國之名，實不能有其地也；君不使之民，謂抗藩王之尊於國民之上，不得而臣使也。王，于況翻。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呂延濟曰：盤石，大石也，以其堅重不可轉易也。宗盟，謂同姓諸侯盟會者也。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守，式又翻。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比，必寐翻，又毗至翻。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閒廁其閒，上閒，古莧翻。與相維制，非所以彊

榦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帥，所類翻。】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張儼曰：言宗室但卑官也。百人之上，百夫長也。】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馬蚿百足。僵，居良翻。】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用。【以明帝之明，且不能用陳思王之言，況曹爽之愚闇哉！】

五年春正月，吳主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遜先爲荊州牧，右都護，領武昌事。】　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夏侯玄，【雍，於用翻。】大將軍爽之姑子也。玄辟李勝爲長史，勝及尚書鄧颺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與玄自駱口入漢中。【駱口，駱谷口也。駱谷在漢中成固縣東北，北達扶風郿縣。】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自漢中至涪，蜀之重兵在焉。】　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垂，幾及也。關，陽平關也。杜佑曰：關城俗名張魯城，在西縣西四十里，蜀呼王侯傲險以守其國，其後關城失守，鍾會遂平行至漢中。王平謂賊若得關，遂爲深禍，斯言驗矣。】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勢，【水經注：小成固城北百一十二里有興勢坂。蜀守記：興勢山在洋州興道縣北四十二里，今縣城所枕，形如一盆，外險而內有大谷，爲蜀道上，數里方及四門，因名興勢。東坡指掌圖以爲在興元府，非也。杜佑曰：興勢即洋州興道縣。寰宇記：興道縣合矣。宋白曰：興勢山在今興道縣西北二十里。劉護軍，劉敏也。】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黃金谷在興道縣山，有黃金峽，有黃金谷，有黃金戍，傍山依險，山折七里。杜佑曰：黃金戍在洋州黃金縣西北八十里，張魯所築，南接漢川，北枕古道，險固之極。】平帥千人下自臨之，【帥，讀曰率。下，遐稼翻。】比爾間，涪軍亦至，【比，必寐翻。】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亙百餘里。【幟，昌志翻。】閏月，漢主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擐，胡慣翻。擐，貫甲也。】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　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大將軍爽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騾，盧戈翻。號，戶高翻。】涪軍及費禕兵繼至。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爲，于僞翻。】宜急還，不然將敗。鄧颺、李勝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後將敗，補邁翻。】爽不悅。太傅懿與夏侯玄書曰：春秋責大德重，【責，責望也。德，恩德也。言責望之甚大者，其恩德之爲甚重也。】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及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幾，居希翻。】君所知也。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任，音壬。】　玄懼，言於爽。五月，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自駱谷出扶風以中南山，其間有三嶺，一曰沈嶺，近芒水；一曰衙嶺；一曰分水嶺。】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爲，于僞翻。】　秋，八月，秦王詢卒。　冬，十二月，安陽孝侯崔林卒。【諡法：大慮行節曰孝，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　是歲，漢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於大將軍禕，漢主乃以禕爲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爲禕之副。時戰國多事，【戰國者，謂國日有戰爭也。】公務煩猥，【猥，雜也。】禕爲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省，悉景翻。】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斅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愆，違也。】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六年春正月，以票騎將軍趙儼爲司空。【票，匹妙翻。】　吳太

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爲言，是儀之諫見上卷三年。書諫者不特是儀也。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史言和霸之隙亦兩宮僚屬交構以成之。別，彼列翻。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私出，謂出私門也。要，一遙翻。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日磾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二年。宿，音秀。留，音溜。阿，相傳從安入聲。終爲足下家門致禍矣。」琮既不答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廨，就之坐，廨，居隘翻。公字也。欲與結好；好，呼到翻。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績，然之子也。於是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斷，讀曰短。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復，扶又翻。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且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蜀在西，魏在北。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軍全琮，少女小虎，適驃騎將軍朱據。二女步夫人所生也。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人爲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己，心不自安，數譖毀太子。吳主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孫策追諡長沙桓王。杜佑曰：孫權都建業，立兄長沙桓王廟於朱雀橋南。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近，其靳翻。過，工禾翻。覘，丑廉翻，窺也。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吳安、孫奇等共譖毀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四上，時掌翻。辭情危切；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程頤曰：危，獨也，與衆異而不安之謂。余按此所謂危者，廉無與則亡國之禍隨之，人不敢言而遜獨言之，所謂危也。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考異曰：吳錄曰：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爲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權疑竺之漏之，乃斬竺。按竺死在太子廢後，吳錄所述妄也。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覬，音冀。覦，音俞。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治，直吏翻。累，力瑞翻。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愼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義，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事見十三卷漢文帝二年。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魯王與譚有隙。芍陂之役，二年，全琮與魏戰于芍陂。譚弟承及張休皆有功，全琮子端、緒與之爭功，端、緒，琮之二子。譖承、休於吳主，吳主徙譚、承、休於交州，又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鎭夏口，姓譜：吾，本己姓，夏昆吾氏之後。夏，戶雅翻。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數，所角翻。語，牛倨翻。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下，遐稼翻。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恚，於避翻。其子抗爲建武校尉，代領遜衆，送葬東還。自荊州東還建業，葬吳縣舊治。翻，又如字。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答，吳主意乃稍解。　夏，六月，都鄉穆侯趙儼卒。諡法：中情見貌曰穆。

秋七月，吳將軍馬茂謀殺吳主及大臣以應魏，事泄，幷黨與皆伏誅。吳歷曰：茂本魏淮南鍾離長，叛降吳。八月，以太常高柔為司空。漢甘太后殂。甘太后，後主之母。陳壽志：先主已卒於南郡，此吳太后也，吳懿之妹。先主入蜀始納焉。諸以蜀志，其殂在是年。吳主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沈約曰：句容，漢舊縣，屬丹陽郡，今在建康府南九十里，有茅山，亦謂之句曲山。班固曰：會稽曲阿縣，本秦雲陽縣，後漢屬吳郡。沈約曰：曲阿本曰雲陽，秦始皇改曰曲阿，吳嘉禾三年復曰雲陽。今相傳秦時或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劉昫曰：潤州金壇縣，本曲阿縣地。會市者，作市以會商旅。句，如字。冬十一月，漢大司馬琬卒。十二月，漢費禕至漢中，行圍守。魏延鎮漢中，實兵諸圍以禦敵，所謂圍守也。行，下孟翻。漢尚書令董允卒，以尚書呂乂為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甚嚴憚之。宦人黃皓便僻佞慧，便，毗連翻。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則數責於皓。數，所具翻。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續漢志：黃門令、丞一人，以宦者為之。費禕以選曹郎汝南陳祗代允為侍中。漢六曹尚書，一曹有郎六人。選曹郎，屬選部。選，須絹翻。祗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智數，故禕以為賢，越次而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陳祗有寵，而漢主追怨董允日深，謂為自輕，謂允為輕己也。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閒故也。閒，古莧翻。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七 起柔兆攝提格，盡玄黓涒灘，凡七年。

邵陵厲公中

正始七年春二月，吳車騎將軍朱然寇柤中，柤，讀如祖；柤中，在上黃界。側瓜翻。殺略數千人而去。幽州刺史毌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為侵叛，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數，所角翻；下同。督諸軍討之；位宮敗走，儉遂屠丸都，高句驪都於丸都之下，多大山深谷。毌丘儉傳，詔驪東馬以上九都可知矣。唐志曰：自鴨淥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行，凡五百三十里而至丸都城。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位宮不從；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壞，音怪。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位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未幾，復擊之，幾，居豈翻。復，扶又翻。位宮遂奔買溝。後漢書東夷傳：買溝婁，北沃沮之地，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句驪名城為溝婁。杜佑曰：北沃沮一名買溝婁。又曰：高句驪居紇升骨城，漢為縣，屬玄菟郡，以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恣，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遂名此城為幘溝漊。溝漊者，高麗名城也。建安中，其王伊夷模更作新國，都於丸都山下，在沸流水西。魏正始中，毌丘儉屠丸都，銘不耐城而還。又曰：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北沃沮一名買溝漊，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沃沮之地在蓋馬大山之東，東濱大海。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為玄菟郡，治沃沮城；後徙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為縣，屬樂浪東部都尉。光武省都尉，以其渠帥為縣侯。至肅慎氏南界，魏東夷傳：挹婁，其國小，迫於句驪，臣屬夫餘。古肅慎氏之國也。頎，渠希翻。刻石紀功而還，所誅納八千餘口。言所誅殺者及納降者凡八千餘口。還，從宣翻。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秋九月，吳主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驃，匹妙翻。騭，之日翻。車騎將軍朱然為左大司馬，

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分荊州為二部：以鎮南將軍呂岱為上大將軍，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水經注：陸水出長沙下雋縣，西北逕蒲圻縣北，又逕蒲磯山北，入大江，謂之陸口。江水又東逕蒲磯洲，洲頭即蒲圻縣治。武昌志曰：蒲磯山今在嘉魚縣界，蒲圻縣初置于此。宋白曰：漢沙羨縣地，吳黃武二年於沙羨縣置蒲圻縣，在荊江口，因湖以為名，故曰蒲圻。以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督左部，代陸遜鎮武昌。 漢大赦。大司農河南孟光光，河南洛陽人，漢末逃入蜀。於衆中責費禕曰：費，父沸翻。禕，吁韋翻。「夫赦者，偏枯之物，木之一邊頑瘁，一邊獨茂者，謂之偏枯。赦者，赦有罪也。有罪者赦，則姦惡之人抵法而獲免於罪，良善之人受抑而不獲伸，故謂之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稱，尺證翻。數，所角翻。以惠姦宄之惡乎！」禕但顧謝，踧踖而已。踧，子六翻。踖，資昔翻。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治，直吏翻。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匡衡事見二十八卷元帝永光二年，吳漢事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二十年。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陳紀字元方，鄭玄字康成。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治，直吏翻。若劉景升、季玉父子，劉表字景升，劉璋字季玉。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治，直吏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蜀人賢孔明而劣費禕，固不特惜赦一事而已。

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數，所角翻。下，遐稼翻。不亦卓乎！ 吳人不便大錢，乃罷之。吳嘉禾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大錢，一當千。 漢主以涼州刺史姜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並錄尚書事。費，父沸翻。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漢武帝元封二年，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合蜀郡；蜀又分為汶山郡，又立平康縣，屬汶山郡。杜佑曰：汶山郡今茂州，古冉駹國，劉昫曰：維州薛城縣，蜀姜維討汶山叛羌，即此地也。今州城即姜維故壘。故壘，古汶山郡城，故曰姜維城。 漢主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巴西譙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桀並起，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厚薄

也。於時更始、公孫述等多已廣大，（更，工衡翻。）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遂務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元年。）吳漢、寇恂素未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齎棺、襁負而至，不可勝數，（事並見更始二年。彤，余中翻。勝，音升。）故能以弱爲彊，而成帝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銚期進諫，即時還車。（銚期傳曰：光武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誡，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銚，音姚。）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聞言即行，（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八年。）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帝者之欲，善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傳，直戀翻。先，悉薦翻。）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言思望賢主也。）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爲者，以副人望。（復，扶又翻。）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之祀，或有不臨，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濁，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樂，音洛；下同。）先帝之志，堂構未成，（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施，式支翻。散也。）下爲子孫節儉之教。漢主不聽。

八年春正月，吳全琮卒。

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舜之佐堯也，驩兜、共工自相朋引，則放之。謂朋黨行則聖人之戒比周也。好，呼到翻。治，直吏翻。更，工衡翻；下同。比，毗至翻。）周公輔政，慎於其朋；（書洛誥，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孔安國註曰：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吳主詔徙武昌宮材瓦，繕修建業宮。有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吳以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都武昌，至是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宜下所在（下，遐稼翻。）通更伐致。（更，工衡翻。謂伐材木而致之。通者，凡吳境內悉然也。）吳主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斂，（斂，力贍翻。）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乃徙居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晉太康地記曰：吳有太初宮，宮方三百丈。）令諸將及州郡皆義作。（以下奉上，義當助作宮室。）

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據魏永寧宮在洛陽宮街西，意即前魏永寧殿故處也。又據魏志，太后稱永寧宮，非徙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以遷字加之耳。晉書五行志曰：爽遷太后於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蓋亦承晉諸臣所記也。）專擅朝政，（擅，時戰翻。）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爲司馬懿誅曹爽等張本。與，讀曰預。）

吳丞相步騭卒。

帝好褻近羣小，（近，其靳翻。）遊宴後園。秋七月，尚書何晏上言：自今御幸式乾殿，（參考魏晉所記，式乾殿當在皇后宮，坤爲母，乾爲父，言皇后爲天下母，以乾爲式，從夫之義也。）及遊豫後園，宜皆從大臣，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乂上言：（秦置諫大夫，掌論議，後漢增爲諫議大夫。）今天下已平，陛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騎，奇寄翻。）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帝皆不聽。

吳主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寇。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安豐太守王基策之，（安豐縣，漢屬六安國，後漢屬廬江郡，魏分置安豐郡，屬豫州。策之者，計之也。）基曰：今陸遜等已死，孫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卒，讀曰猝。）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疽，千余翻。將，即亮翻。）此不過欲補綻支黨，（綻，丈莧翻。）還自保護耳。已而吳果不出。

是歲，雍、涼羌胡叛降漢，（雍，於用翻。降，戶江翻。）漢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與雍州刺史郭淮、討蜀護軍夏侯霸戰于洮西。（水經註：洮水與蜀白水俱出西傾山，山南即白水）

永源山東即洮水源洮水東流逕吐谷渾中又東逕臨洮安故狄道又北至枹罕入于河諸縣皆在洮東若洮西則羌虜所居也洮土刀翻

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部落降維維徙之入蜀蜀志曰居于繁縣按姜維傳則白虎文與治無戴二人也又魏志曹眞討破叛胡治元多書諸胡有治姓也淮進擊羌胡餘黨皆平之

九年春二月中書令孫資癸巳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雞棲樹之言固中而三馬食一槽矣夏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書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忝辱也遂固辭不受

五月漢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賞刑威皆遙先諮斷斷丁亂翻諸斷者諮之使斷決也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爲司空

涪陵夷反涪陵縣漢屬巴郡蜀分置涪陵郡唐之涪州宋白曰涪州涪陵郡漢爲涪陵縣地蜀先主以地控江源於此立涪陵郡領漢平漢葭二縣四夷縣道記云故城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其涪江南自黔中來由城之西泝蜀江十五里有雞鳴峽上有枳城即漢枳縣也李雄據蜀後枳縣荒廢桓溫定蜀別立枳縣於今郡東北十里周武帝保定四年涪陵首領田思鶴歸化於故枳城立涪陵鎮隋開皇三年移漢平縣於鎮城仍改漢平爲涪陵縣因鎮爲名唐爲涪州元和三年以涪州疆理與黔中接近隸黔中按華陽國志云涪陵郡巴之南鄙從枳縣入泝涪水秦司馬錯由之取楚黔中地漢興常爲都尉理山險水激人多戇勇唯出丹漆蜜杖漢縣即涪州所理漢建安中涪陵謝本白州牧劉璋分置丹興漢葭二縣以爲郡璋乃分涪陵立永寧縣兼丹興漢葭合四縣置屬國都尉理涪陵蜀先主改爲郡改永寧曰萬寧又增立漢復縣後主又立漢平縣晉太康地志省丹興縣郡移理漢復又言萬寧在郡南水道九百里其萬寧蓋在今費州是蜀後主延熙中涪陵大姓徐巨反鄧芝討平之漢涪陵蓋在今涪州東南三百二十里黔州是其故理在江之東又言漢復縣北至涪陵九十里蓋今黔州所管洪杜縣是其故理又言漢葭在郡東百里𣳘源出界蓋今州東九十里故黔州城是其丹興縣蓋在今黔州東二百里黔江縣是又按漢平縣在今涪州東百二十里羅浮山之北濱江之南白水入江處側近又按十三州志枳在郡東北涪陵在郡東按今黔州亦與巴郡東南相抵據謝本所論晉志所云今夷費思塘及黔府等五州悉是涪陵故地又隋圖經黔中是武陵郡西陽縣地按漢西陽在今溪州大鄉縣界與黔州約相去千餘里今郡三亭縣西北九百餘里別有西陽城乃劉蜀所置非漢之西陽隋圖經及貞觀地志並言蜀所置西陽爲漢西陽蓋誤認漢涪陵之地也自永嘉後沒於蠻獠元魏後周記不傳至後周田思鶴歸化初於其地立奉州鎮改黔州大業中又改黔安郡因隋州郡名遂與秦漢黔中郡交乎雜辨其秦黔中郡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城是漢改黔中爲武陵郡移治義陵即今辰州溆浦縣是後漢移理臨沅即今朗州所理是今辰錦敘獎溪澧朗施八州是秦漢黔中郡地與今黔州及夷費思播隔越峻嶺東有沅江水及諸溪並合而東注洞庭湖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牁北歷播費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與黔中故地炳然自分矣漢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乘繩證翻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伎渠綺翻作窟室綺疏四周窟室土室也賈逵曰疏鏤也鏤爲綺文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數所角翻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復扶又翻下同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烈祖明帝也封平原王畫壤分國有地圖在天府周禮有天府鄭玄注云掌祖廟之寶藏又寶能之書及功書皆藏於天府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結刑五歲者但結以徒作五歲之罪而不使之輸作也劾戶概翻又戶得翻久而復爲幷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幷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魏幷州統太原上黨西河鴈門新興冀州大於諸州幷州遠接荒外故意其嫌望懿多權數以此言摘發禮耳少詩沼翻恚於避翻分扶問翻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兇許拱翻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此至禮入懿數中矣

冬河南尹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魏武之疾也懿辭以風痺故勝以爲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詐爲羸瘠之狀也屬之欲翻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枕之鴆翻君當屈幷州

并州近胡，近其靳翻 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李勝南陽人，故謂荊州爲本州 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解，戶買翻，曉也 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言其形神已離，惟尸在而餘氣尚存耳 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無聲而出涕曰垂泣 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坐，徂臥翻 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爲，于僞翻 知位當至三公不？不，讀曰否 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鮮，息淺翻 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相書以鼻爲天中，自脣以上爲人中。裴松之曰：相書謂鼻之所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裒多益寡，裒，蒲侯翻，裒、捊同，取也。爾雅：裒，鳩、樓，聚也。徐云：裒，一云樓，斂也。此言晏據權勢，授分爲多，當思自減損也 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言以見其死也。譚，與談同 輅還邑舍，邑舍，平原邑邸也 具以語其舅，舅，巨久翻 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爲狂。

吳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吳主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萬餘家，州境復清。

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懿雖稱疾，先已置二子於要地矣

嘉平元年是年四月，方改元 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高平陵，明帝陵也。水經注：大石山在洛陽南，山南有魏明帝高平陵。陵去洛城九十里 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從，才用翻 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水經注：洛城南出西頭第一門曰宣陽門，漢之小苑門也，對閶闔南直洛水浮桁 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事見上卷明帝景初三年 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屬，之欲翻。按晉紀，懿自言文帝所屬，重太祖未嘗以後事屬之也，若文帝則以明帝屬懿 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背，蒲妹翻。臨終命曰顧命 古 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敗，補邁翻；壞，音怪 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監，古銜翻 伺察至尊，離間二宮，伺，相吏翻；間，古莧翻 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寄坐，謂雖處天子之位，猶寄寓也 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朽邁，謂年老衰朽，日月已邁也 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輒，專也。懿雖挾太后以臨爽，而其奏自言輒者至再，以天子在爽所也 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

車駕宿伊水南。水經注：來儒之水出于半石之山，西南流逕大石山，又西至高都城東，西入伊水。伊水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魏武創業，令州郡例置田官，故洛陽亦有屯田兵。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說，輸芮翻。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魏晉之制，有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尹大目說爽，猶未疑司馬氏也。至其追語文欽，乃覺耳。以洛水為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範，沛國人；譙、沛，鄉里也。老者，宿舊也。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水經注：平昌門，故平門也，洛城南出西頭第二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司，姓也。左傳鄭有司臣。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以此觀之，此時猶用版詔。至晉時則有青紙詔矣。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避於道旁也。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駑，音奴。言爽顧戀室家，而慮不及遠，必不能用範計。棧，士限翻。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復，扶又翻。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此謂漢末劫質也。質，音致。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中領軍營，懿已遣王觀攝之，惟別營在耳。洛陽典農治在城外，洛陽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所治也。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中宿，次宿也。左傳曰：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陸德明曰：中，丁仲翻。許昌別庫，足相被假；許昌別庫貯兵甲；洛陽有武庫，故曰別庫。被假，謂被兵也。被，皮義翻。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甲夜，初夜也。夜有五更：一更為甲夜，二更為乙夜，三更為丙夜，四更為丁夜，五更為戊夜。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㹠犢耳！曹真，字子丹。㹠，與豚同。小豕曰㹠，小牛曰犢。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洛陽令所主吏卒也。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彈，徒案翻。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為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下，遐稼翻。劾，戶概翻，又戶得翻。與張當俱夷三族。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光曰：宣王方治爽黨，安肯使晏典其獄！就令有之，晏豈不自知與爽最親，而冀獨免乎！此殆孫盛承說者之妄耳。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營騎，大將軍營騎士也。津門，洛城南出西頭第一門也，亦曰津陽門。騎，奇寄翻。及爽解印綬，綬，音受。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言必將見誅於市也。有司奏收芝、綜治罪。治，直之翻。太傅懿曰：「彼各為其主也。」為，于偽翻。宥之。頃之，以芝為御史中丞，綜為尚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爾，猶云如此也。憲英曰：「以吾度之，度，徒洛翻。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殆，近也。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偶，匹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難，乃旦翻。猶或卹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

人死，親昵之職也。（昵，尼質翻。左傳，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若為己死，非其私昵，誰敢任之。昵，私愛也。此言親者則可為責任，愛昵者則可為之死。）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幾，居希翻。）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先，悉薦翻。沈，持林翻。下同。質，如字。復，扶又翻。易，以豉翻。）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言始慮亦不料爽至此，不欲受知幾之名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夏侯氏之女，名令女。夏，戶雅翻。）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強，其兩翻。復，扶又翻。下同。）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斷，丁管翻。）其家驚惋，（惋，烏貫翻，驚歎也。）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為，于偽翻。）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夏侯玄，字泰初。司馬師，字子元。晏引易大傳之辭以為品目。幾，居希翻。）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少，詩照翻。）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不復難，（難，乃旦翻。）但語之曰：（語，牛倨翻。）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矣。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管輅之舅與何鄧言也，其[illegible]據於古人。至答其舅論何鄧之所以敗，則相者之說耳，何前後之相戾也。）何晏性自喜，（喜，許記翻。）粉白不去手，（以自塗澤也。）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好，呼到翻。）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糟，酒滓也。司馬云：爛食曰粕。又云：糟爛為粕。許慎曰：粕，已漉麤糟也。音匹各翻，又普白翻。）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清談之禍始此。）粲，彧之子也。丙午，大赦。

丁未，以太傅懿為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受。初，右將軍夏侯霸為曹爽所厚，以其父淵死於蜀，（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常切齒有報仇之志，為討蜀護軍，屯於隴西，統屬征西。（屬征西將軍府所統。）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爽之外弟也。（曹氏、夏侯氏之出也，玄父尚又娶於曹氏，故玄於爽為外弟。）爽既誅，司馬懿召玄詣京師，（為後司馬師殺玄張本。）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叶，以為禍必相及，大懼，遂奔漢。漢主謂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行，戶剛翻。）非我先人之手刃也。遇之甚厚。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復，扶又翻。不，讀曰否。）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少，詩照翻。）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朝，直遙翻。）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為司馬昭用會以伐蜀張本。）三月，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絜，（行，下孟翻。）終日欽欽，若在戰場，（毛萇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嚴[illegible]，今人謂之擂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雖不出兵而常爲行計費擾人之觀者玩以爲常則不知所以備禦矣然寢疾增篤吳主晝爲減膳夜爲不寐寐彌二翻下同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吳主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賜布帛及卒吳主爲之哀慟　夏四月乙丑改元曹爽誅後方改元嘉平　曹爽之在伊南也昌陵景侯蔣濟與之書謚法由義而濟曰景耆意大慮曰景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而已爽誅濟進封都鄉侯上疏固辭不許濟病其言之失以失言於爽爲己病也遂發病丙子卒　秋漢衛將軍姜維寇雍州依麴山築二城麴山蓋在羌中魏雍州西南界據郭淮傳麴山在翅上翅爲翅也爲翅要地也魏屯兵守之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句音鉤又古侯翻姓也姓譜句芒氏之後史記有句彊今蜀中猶有句姓聚羌胡質任侵偪諸郡質音致征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乃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斷丁管翻挑徒了翻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窘巨隕翻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牛頭山蓋在洮水之南以形名山魏收地形志後魏真君四年置仇池郡治階陵縣縣有牛頭山五代志牛頭山在成州上祿縣界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善之善者也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趣七喻翻淮從之進軍洮水洮土刀翻維懼遁走安等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鄧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復扶又翻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水經注白水出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逕鄧至城南即艾所屯地以鄧艾至此故以名城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廖力救翻今力弔翻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卒讀曰猝吾軍人少少詩照翻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漢軍遂還　兗州刺史令狐愚姓譜周文王之子高封於畢其後有畢萬萬子犨封於魏氏焉子顆封於令狐爲令狐氏令力丁翻司空王凌之甥也屯於平阿水經注淮水過當塗縣北又北沙水注之淮之西有平阿縣故城晉志平阿縣屬淮南郡有塗山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凌與愚陰謀以帝闇弱制於彊臣聞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　九月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聞楚王彪武帝子黃初三年徙王白馬白馬縣屬東郡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勞姓也精名也姓譜其先居東海勞山因氏焉後漢有琅邪勞丙語其子廣語牛倨翻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華不治何晏字平叔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易以豉翻朝直遙翻下同政令數改數所角翻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言雖存心於高遠而不切事情與下不接也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量音良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謂蔣濟高柔孫禮陳泰郭淮鄧艾等脩先朝之政令朝直遙翻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必改必當作畢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懈古隘翻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易以豉翻凌不從　冬十一月令狐愚復遣張式詣楚王復扶又翻未還會愚病卒　十二月辛卯即拜王凌爲太尉即拜者就壽春拜爲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爲司空　光祿大夫徐邈卒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行下孟翻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狷古掾翻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易以

敢翻）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明帝太和初，邈為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毛玠字孝先，崔琰字季珪。），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比，毗寐翻，近也；比來，猶言近來也。），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欽，毓之子也。（毓，余六翻。）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

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會，古外翻。少，詩照翻。），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事見上卷正始六年。），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為後孫綝殺尚廢亮還全公主張本。數，所角翻。妻，七細翻。）。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惡，烏路翻。），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分部，謂各分部黨。若漢甘陵南北部。），將有袁氏之敗（事見六十四卷建安七年。），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沈吟者，欲決而未決之意，今人猶有此語。沈，持林翻。）。峻，靜之曾孫也（孫靜，堅之季弟，見六十一卷建安元年。）。

秋，吳主遂幽太子和。驃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注已見前。），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屈，居勿翻。）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爵觀，見，甚惡之（白爵觀在建業宮中。觀，古玩翻。），敕據、晃等無事怱怱（怱怱，急遽不諦細也。）。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置左右無難營兵，又置五營，營兵各置督領之。）。據、晃亦固諫不已。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撓，奴教翻。）。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為新都郡丞，晃斥歸田里，群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故鄣縣屬丹陽郡。賢曰：故鄣縣，秦鄣郡所治也，在今湖州安吉縣界。師古曰：鄣，音章。），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吳安、孫奇，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黨霸譖和事見上卷正始六年。）。初，楊竺少獲聲名（少，詩照翻。），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之別族（別，彼列翻，分也。）。及竺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數，所角翻。）。朱據未至官，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

冬，十月，廬江太守文欽偽叛以誘吳偏將軍朱異（誘，音酉。），欲使異自將兵迎己。異知其詐，表吳主，以為欽不可迎。吳主曰：「方今北土未一，欽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譎，古穴翻。），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偏將軍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北界，謂魏、吳分界之地，在魏廬江郡南，於吳為北。），欽果不降（降，戶江翻。）。異，桓之子；據，範之子也。

十一月，大利景侯孫禮卒（據孫禮傳，禮封大利亭侯。）。

吳主立子亮為太子。吳主遣軍十萬作堂邑塗塘以淹北道（堂邑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魏、吳在兩界之間，為棄地。賢曰：堂邑，今揚州六合縣。杜佑曰：揚州六合縣，春秋楚之堂邑，漢為堂邑縣。淹北道以絕魏兵之窺建業。吳主老矣，良將多死，為自保之規摹而已。塗，當作涂，讀曰滁。）。

十二月，甲辰，東海定王霖卒（諡法：純行不爽曰定，安民法古曰定。）。

征南將軍王昶上言：「孫權流放良臣（良臣，謂朱據等。昶，丑兩翻。），適庶分爭（適，讀曰嫡。），可乘釁擊吳。」朝廷從之，遣新城太守南陽州泰襲巫、秭歸（州，姓也；泰，名也。晉有州綽。風俗通云：其先食采於州，因氏焉。），荊州刺史王基向夷陵（魏荊州刺史與征南府並屯宛，時已徙屯新野。），昶向江陵，引竹絙為橋，渡水擊之（絙，居登翻。大衆也。吳引沮漳之水浸江陵以北之地，以限魏兵，故昶為橋以渡水。）。吳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績，朱然之子也。然本施氏，朱治以為子，魏人本其所自出之姓稱之。）。昶欲引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

馬甲首，環城以怒之。（鎧，可亥翻。環，音宦。）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將鍾離茂、許旻。　漢姜維復寇西平，不克。（復，扶又翻。）

三年春正月，王基、州泰擊吳兵，皆破之，降者數千口。

二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　夏四月甲申，以王昶為征南大將軍。（以破吳兵進律也。）　壬辰，大赦。　太尉王凌聞吳人塞涂水，（即前所作堂邑塗塘也。楊正衡曰：涂，音滁。據今滁河，自滁州至眞州。塞，悉則翻。）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為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水經注：沙水東南逕陳縣，又東南流注于潁，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也。司馬宣王討王凌，大軍掩至百尺，即此地。杜佑曰：百尺在陳州宛丘縣。不意其至而至曰掩。掩者，掩其不備也。我朝析汝陰之百尺鎮置萬壽縣。）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掾，俞絹翻。）懿軍到丘頭，（水經：潁水過南頓縣，又東逕丘頭。丘頭南枕水。魏書郡國志曰：王凌面縛於此，故號武丘。杜佑曰：即今潁州沈丘縣。）凌面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恃舊好，不復自疑，（好，呼到翻。復，扶又翻。）徑乘小船欲趨懿。（趨，七喻翻。）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水經注：潁水自丘頭東南至慎縣，又東南入于淮。蓋進軍已近淮。）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凌與懿同為公，初以為蒙赦而欲謁懿，懿逆拒之，乃知以罪而見外。）乃遙謂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古者簡長二尺四寸，短者半之。漢制，簡長二尺，短者半之。蓋單執一札謂之簡；折簡者，折半之簡，言其禮輕也。又按南史，孔闓為孔珪草表，珪以示謝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凌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師。（自潁河泝流而西，詣洛陽。）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給棺釘者，示之以必死。索，山客翻。釘，音丁。）五月甲寅，凌行到項，遂飲藥死。懿進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首，式救翻。）懿窮治其事，（治，直之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近，其靳翻。）燒其印綬、章服，親土埋之。（孟子曰：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親土者，羸葬也。綬，音受。）初，令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興令狐氏。（令，力呈翻。）族父弘農太守邵獨以為愚性倜儻，（倜，他歷翻。倜儻，卓異也。）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之，心甚不平。及邵為虎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更，工衡翻。）所在有名稱。（稱，昌孕翻。凡名號謂之稱。孟子題辭曰：子者，男子之通稱。）愚從容謂邵曰：（從，千容翻。）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先，悉薦翻。）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令狐愚，字公治。）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不，讀曰否。）將逮汝曹耳！邵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此晉人作魏史所書云爾。）愚在兗州，辟山陽單固為別駕，（單，音善。）與治中楊康並為愚腹心。及愚卒，康應司徒辟，至洛陽，露愚陰事，愚由是敗。懿至壽春，見單固，問曰：令狐反乎？曰：無有。楊康白事，事與固連，（康所白愚陰事，事與固連也。）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固云無有。（上固，其名；下固，言堅執也。）懿錄楊康，（錄，收也。）與固對相詰。（詰，去吉翻。）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傭，（傭，雇也。奴僕受雇者曰傭。老傭，猶言老奴也。）既負使君，又滅我族，（使君，謂令狐愚也。）顧汝當活邪！康初自冀封侯，後以辭頗參錯，（言獄辭與單固參錯也。）亦并斬之。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分，扶問翻。）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詔以揚州刺史諸葛誕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王凌死而用諸葛誕，誕亦終於為魏。以司馬懿之明達，豈不知誕之乃心魏氏哉！大敵在境，帥難其才也。）吳主立潘夫人為皇后，大赦，改元太元。　六月，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慮復如楚王彪為變也。）　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殂。（甄，之人翻。）　辛未，以司馬孚為太尉。　八月戊寅，舞陽宣文侯司馬懿

卒。史以毅死爲王淩之祟，信乎。儀其果能然，固忠勇之鬼也。通鑑不語怪，今著之以示爲人臣者。詔以其子衛將軍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魏晉之制，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位皆從公。至錄尚書事，則專制朝政矣。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衆爲五部，居幷州境內。事見六十七卷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爲左部帥，部族最彊。帥，所類翻。城陽太守鄧艾，前漢置城陽國，後漢省入琅邪。魏武帝平青州，復置城陽郡。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謂南單于留鄴，雖有尊名，日與部落疏；而左賢王豹居外部，族最彊，其威日重也。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謂去卑侍衛漢獻帝東還也。事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朝，直遙翻。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離，力智翻。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處，昌呂翻。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表，外也。使居編民之外也。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塞，悉則翻。司馬師皆從之。鄧艾所陳，先於徙戎論。司馬師既從之矣，然卒不能杜其亂華之漸，抑所謂言之者行之而不究邪，豈天將啓胡羯氐羌，非人之所能爲也。吳立節中郎將陸抗屯柴桑，詣建業治病。病差，差，楚懈翻。病瘳也。當還，吳主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一焚滅之，言一切悉焚滅之也。責問陸遜事見上卷正始六年。是時吳主頗寤太子和之無罪。冬，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爭者，恐和復立，爲己患也。吳主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此時通吳國上下皆以恪爲才，而峻薦之，峻本無殺恪之心也。恪死於峻手，其罪在恪；峻既殺恪，遂擅權殺之，自是亂吳國，其罪在峻。讀史者其審諸。吳主嫌恪剛很自用，很，戶懇翻。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難，乃旦翻。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見論語。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勝，音升。鮮，息淺翻。呂侯，國之元耆，元耆，猶言元老也。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諸葛恪字元遜。機者事會，神者人之靈明，遇事會而靈明無以應之，則爲不俱矣。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身殿堂，死於凶豎之刃。謂恪後爲孫峻所殺也。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造，七到翻。而哂呂侯無對爲陋，哂，矢忍翻。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樂，音洛。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棊，意無厭倦。敏以爲必能辦賊。事見上卷正始五年。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論語記孔子之言。而所謂長寧者，未知其爲誰也。蜀爲蕞爾之國，蕞，祖外翻。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脩所害。脩當作循，見下卷。卒，子恤翻。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見，賢遍翻。往聞長寧之甄文偉，甄，別也。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爲世鑒也。恪至建業，見吳主於臥內，受詔床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爲制群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葛恪本盛氣者也，吳主既任之，又爲制百司拜揖之儀以品序之，是其氣愈盛。夫使無東關之捷、合肥之敗，恪亦不能濟吳之國事也。爲，于僞翻。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爲太常。胤，吳主壻也。爲恪謀，曾敗。會，古外翻。十二月，以光祿

勵滎陽鄭沖爲司空。漢費禕還成都，（費，父沸翻。）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乃復北屯漢壽。（以禕之才識，乃復信望氣者之說邪！[illegible]）（[illegible]先主改[illegible]曰漢壽[illegible]）是歲，漢尚書令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祗爲尚書令，黃皓自此愈用事矣。）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司馬師爲大將軍。吳主立故太子和爲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爲齊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爲瑯邪王，居虎林。（虎林濱大江，吳置督守之。其後孫綝遣朱異自虎林襲夏口，兵至武昌，而夏口督孫壹奔魏，則虎林又在武昌之下。）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后，故涼州刺史既之孫，東莞太守緝之女也。（東莞縣，漢屬瑯邪郡，魏分爲郡。沈約曰：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瑯邪立東莞郡。晉書：魏既分而復合於瑯邪，晉又分也。莞，音官。）召緝拜光祿大夫。（爲下司馬師殺緝張本。）吳改元神鳳，大赦。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勝，音升。）伺其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縊，於賜翻，又於計翻。中，竹仲翻。）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斯事也，實吳用事之臣所爲也。潘后欲求稱制，左右小人正當相與從臾爲之，安有不勝其虐而縊殺之之理？吳史緣飾，後人遂因而書之。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誠哉！）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入臥內，屬以後事。（屬，之欲翻。）夏四月，吳主殂。（年七十一。）孫弘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爲恪所治，（治，直之翻。）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謀事曰咨。）於坐中殺之。（坐，徂臥翻。）乃發喪。諡吳主曰大皇帝。（沈約曰：諡大，諡法所不載。）太子亮卽位。（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卽位時年十歲。）大赦，改元建興。閏月，以諸葛恪爲太傅，滕胤爲衞將軍，呂岱爲大司馬。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吳主權置校官，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專任以爲耳目。今息校官，卽所謂罷視聽也。）原逋責，除關稅，（古者關譏而不征，後世始征之，有稅非古也，除之是也。）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處，昌呂翻。）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瑯邪王休於丹陽。（奮、休，皆吳主之子也。）奮不肯徙，恪爲牋以遺奮曰：（遺，于季翻。）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家，（先、後，皆去聲。）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大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謂吳、楚七國，淮南、濟北、燕、廣陵也。王，于況翻；幾，居希翻。）下則骨肉相殘，（謂如廣川王去之類。）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光武嚴科禁藩王不得交通賓客。與，讀曰預。）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牙遏萌，（牙與芽同。）慮於千載，（載，子亥翻。）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渠，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各早就國，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書洪範曰：凶于而國，害于而家。承，當作永。）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周太王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次曰季歷。季歷之子曰昌，有聖德。太王欲傳國季歷以及昌，太伯、仲雍遂逃之荆蠻，以讓國季歷，以成父之志，惟[illegible]也。）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順之節，（漢河間獻王德，於武帝兄也；東海王彊，於明帝異母兄也。二王之事，二帝極爲恭順，事並見漢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治，直之翻。）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吳諸王有常從兵，置常從督以領之。明白者，謂不顯奏其罪而擅殺之也。從，才用翻。）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謂不聽禁約也。）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大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謂魯王霸也。）改易其行，（行，下孟翻。）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

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驚當作儆）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慺盧侯翻慺慺恭謹貌）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牙（為于偽翻）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至極也切也）願蒙三思王得牋懼遂移南昌（南昌縣豫章郡治所）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吳主權黃龍二年築東興隄）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謂正始二年芍陂之敗也遏巢湖所以利舟師而反為湖內之船所敗故廢而不治復扶又翻治直之翻）冬十月太傅恪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今柵江口有兩山濡須山在和州界謂之東關七寶山在無為軍界謂之西關兩山對峙中為石梁鑿石通水唐志廬州巢縣東南四十里有故東關俠讀曰夾古者俠夾二字通漢靈帝光和二年華山亭碑其文有二吏卒俠路晉宋書諸志有俠轂隊皆以夾為俠）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留姓也漢功臣表有彊圉侯留肹姓譜曰衛大夫留封人之後漢末避地會稽遂居東陽為郡豪族）引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王昶字文舒毌丘儉字仲恭）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比必寐翻）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漢置四征將軍謂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也其後又置四鎮將軍有功進號則自鎮為征毌丘儉方為鎮南而曰三征史概言之）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埸（佃讀曰田）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治直之翻）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自漢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吳魏始為寇敵至是年凡五十五年吳魏通者三年耳幾居希翻）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喪息浪翻）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謂設烽燧遠候望以羅落邊面也羅布也落與絡同聯絡也莊子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用此落字重直龍翻）間諜不行（間古莧翻諜達協翻）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徼功（徼一遙翻）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錯倉故翻）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塉土一也（塉秦昔翻）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鈔楚交翻）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降戶江翻）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易以豉翻）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焉於虔翻）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斂力贍翻）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孫武子兵法之言也）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

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毌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衆七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敕諸軍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陳讀曰陣）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卒讀曰猝）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贊唐咨為前部從山西上（上時掌翻下同）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趨七喻翻）乃辟諸軍使下道（辟讀如闢辟諸軍使避路而己軍前進也）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徐塘蓋近東關）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

矛戟（去羌呂翻）但兜鍪刀楯倮身緣堨（兜鍪首鎧鍪莫侯翻楯食尹翻倮魯果翻堨阿葛翻）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更工衡翻）前部督韓綜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綜叛吳事見七十卷明帝太和元年）數爲吳害（數所角翻）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騾驢各以千數（乘繩證翻騾盧戈翻）資器山積振旅而歸　初漢姜維寇西平（見上卷嘉平二年）獲中郎將郭偱（偱徧考字書無其字又考三國志三少帝紀作郭脩蜀志張嶷傳亦作郭脩裴松之注亦云脩字孝先費禕傳作郭偱後主傳亦然今三國志舊本凡書偱者多從脩余謂此偱即脩字之誤也後人以脩字無所出又改亻爲彳遂爲循字耳盤洲洪氏曰自東漢以來凡盾字皆作偱字又曰漢隸循脩頗相近隸法循脩只爭一畫）漢人以爲左將軍偱欲刺漢主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刺七亦翻近其靳翻上時掌翻）爲左右所遏事輒不果（爲下偱殺費禕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八（起昭陽作噩，盡旃蒙大淵獻，凡三年。）

邵陵厲公下

嘉平五年春正月朔，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費，父沸翻。坐，徂臥翻。蜀先主改葭萌為漢壽。）郭循在坐，（循，當作脩，下同。）禕歡飲沈醉，循起刺禕殺之。（刺，七亦翻。）禕資性汎愛，（汎，孚梵翻，廣也。言無所不愛也。）不疑於人。越巂太守張嶷（巂，音髓。嶷，魚力翻。）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岑彭、來歙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一年。）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少，詩沼翻。）禕不從，故及禍。詔追封郭循為長樂鄉侯，（樂，音洛。）使其子襲爵。

王昶、毌丘儉聞東軍敗，（時三道伐吳，東關最在東，故曰東軍。昶，丑兩翻。）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朝，直遙翻。下同。）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諸葛誕字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為監軍，（監，古銜翻。）唯削昭爵而已。以諸葛誕為鎮南將軍、都督豫州，毌丘儉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幷州幷力討胡，（雍，於用翻。）師從之。未集，而新興、鴈門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雍州在幷州西南，而鴈門、新興二郡幷州北鄙也，其道里相去遼遠。漢末，曹公集塞下荒地為新興郡。宋白曰：曹公立新興郡於樓煩。郡，唐為嵐州，漢為汾陽縣地。）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司馬師承父懿之後，大臣未附，引咎責躬，所以愧服天下之心而固其權耳。盜亦有道，況盜國乎。）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二敗，謂東關兵敗及幷州胡反也。）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若乃諱敗推過，（推，吐雷翻。）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喪，息浪翻。）上下離心，賢愚解體，謬之甚矣！（嗚呼，此實相國之所以敗也。）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行，下孟翻。）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

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緝料恪雖中，緝亦卒為師所殺。師方專政，忌才智而疾異己，況以緝而燿明乎。）

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復，扶又翻。）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數，所角翻。罷，讀曰疲。）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漢制，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中散大夫秩六百石，在諫議大夫上。安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散，悉亶翻。）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曰：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長，知兩翻。左傳晉先軫曰：墮軍實而長寇讎。）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秦但得關西耳，（謂函谷關以西也。）尚以幷吞六國。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及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是時魏興三十餘年，生聚教訓，精兵良將，分鎮方面。諸葛蔣費、陸遜朱然相繼凋謝，吳蜀蓋小儒矣。恪不能兢懼以保勝，特一戰之捷，遽謂魏人為衰少未盛之時，其輕敵甚矣。長，知兩翻。少，詩沼翻。）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事見上卷嘉平三年。）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斯以司馬師為幼弱，又謂其未能用人，蓋可謂不審料敵者矣。）聖人急於趨時，（趨，七喻翻。）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恪自謂其才足以辦魏，不欲以賊遺後人，吾不知其自視與叔父亮果何如也。孔明果出而以攻魏，每言一州之地不足以與賊支久，卒無成功，齎志以歿。恪無孔明之才而輕用其民，不唯不足以強吳，適

（足以滅其身滅其家而已）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尙貧欲務閑息此子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事見漢高帝紀樂音洛被皮義翻創初良翻）介冑生蟣蝨（蟣居豈翻）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鑒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六年邯下甘翻說輸芮翻）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家叔父謂諸葛亮亮表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二年）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一二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耳衆人雖皆心以爲不可然莫敢復難（復扶又翻下同難乃旦翻）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吳主之喪未踰年故稱之爲大行皇帝聶尼輒翻）計未施行寇遠自送（謂魏兵遠來而自送死也）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聶友此言所以抑恪之盛氣者婉而當有古朋友切偲之義焉）宜且案兵養銳（案抑也）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復扶又翻）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卸前）（所著以諭衆之論也）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謂勝負存亡之大數也）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恪之所以待舊友者驕倨如此吳主權嫌其剛狠自用蓋已見之矣省悉景翻）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朝直遙翻）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勞役謂內有山陵營作外有東關之師也）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左傳秦大夫蹇叔諫穆公曰勞師以襲遠師勞力屈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喪息浪翻）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謂滕胤之言可謂深切矣）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復扶又翻下同）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劣弱也）而政在私門（私門謂司馬氏）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談何容易）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復扶又翻）以滕胤爲都下督掌統留事

夏四月大赦

漢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姜維本天水冀人故自以爲練西方風俗練習也）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誘音酉）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斷丁管翻）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謂諸葛亮）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治直之翻）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希冀徼倖（徼堅堯翻）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禕死維得行其志（費禕死蜀諸臣皆出維下故不能裁制之）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石營在董亭西南維蓋自武都出石營也狄道縣屬隴西郡爲維以勞民亡蜀張本）

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場音亦少詩沼翻）不如止圍新城（合肥新城也）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此即諸葛誕言於司馬師之計也見上卷上年）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謂吳攻淮南蜀攻隴西也）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沮在呂翻）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致者猶古所謂致師也）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縣讀曰懸）投食我麥（謂維軍後無糧以投兵饑就其麥以爲食耳）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幷力

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毋音無。）陳泰進至洛門，（卽天水冀縣洛門聚。）姜維糧盡，退還。（果如虞松所料。）

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復，扶又翻。）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言雖身降，而其家不坐罪也。被，皮義翻。降，戶江翻。）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為，于偽翻。語，牛倨翻。別，彼列翻。）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綬音受。）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重，直龍翻。）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鬬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太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惟，思也。）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迕恪，（迕，五故翻，逆也。）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數，所角翻。）恪不能用，策馬來奔。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伺，相吏翻。）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流者，放而不能自收也。曳者，羸困不能自扶，相牽引而行。頓仆，頓躓而僵仆也。壑，溝也。）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渚，水中洲也。）圖起田於潯陽。（潯陽故縣地也，在大江之北。潯陽記曰：潯陽春秋為吳之西境，楚之東境，本在大江之北，今蘄州界古湓城是也。）詔召相銜，（言召命相繼也。舟行以舳艫不絕為相銜，陸行以馬首尾相接為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怨讟興矣。（痛怨而謗曰讟。讟，徒木翻。）

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伍子胥見任於吳王闔閭，闔閭死，夫差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吳起事見一卷周安王二十一年，商鞅事見二卷顯王三十一年，樂毅事見四卷赧王三十六年。）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張緝、鄧艾皆料諸葛恪必誅，緝死而艾存者，緝附李豐，而艾為師用也。然艾不死於師而死於昭者，功名之際，難居，重以鍾會之構。）

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從，才用翻。）歸入府館，（府館，卽府舍也。）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敕其數作詔也。數，所角翻。）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曹，選曹也。罷選者，罷而更選也。長，知兩翻。）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治，直之翻。）又改易宿衞，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凡此者，皆恪所以速死。復敕兵嚴者，戒兵士使嚴裝也。復，扶又翻。）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於吳主，云欲為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左傳，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杜預曰：爽，明也。擾動，言不安也。）通夕不寐，（死期將至，故然。）又家數有妖怪，（數，所角翻。）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嘗，試也。）恪曰：當自力入。（言當自力疾而入見吳主也。）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張，竹亮翻。）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為！正恐因酒食中人耳。（中，竹仲翻。考異曰：恪傳曰：恪省張約等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上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孫盛以為不然，今從吳歷。）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

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言病未良已也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别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著陟略翻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斷丁管翻武衛之士皆趨上殿武衛之士武衛將軍領之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令內刃於鞘也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難乃旦翻載其母欲來犇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篾束腰投之石子岡恪傳曰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按今高座寺後即石子岡寺在建康城南門外宋白曰厚岡在臺城南四十里臺今建康城非臺城也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軍績時在江陵孫壹時在夏口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鄭康成曰崇終也言不終朝也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浹即協翻周也辰十二辰也十二日一周曰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訖亦盡也意音居乞翻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謂破家滅身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梟堅堯翻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長知兩翻人情之於品物品衆也庶也樂極則哀生樂音洛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處昌呂翻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憯七感翻痛也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刺七亦翻復扶又翻下同願聖朝稽則乾坤稽考也則法也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秦漢之制奪官爵者為士伍惠以三寸之棺檀弓記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按禮上大夫棺八寸椁六寸下大夫棺六寸椁四寸無三寸棺制也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椁稱之墨子尚儉桐棺三寸左傳趙簡子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葬項籍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收韓信事今史無所考史云帝聞信死且喜且憐之是必收斂之也斂力贍翻惟陛下敦三皇之仁上古送死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此所謂三皇之仁也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沮在呂翻昔欒布矯命彭越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古之人臣進言於君者率曰冒死曰昧死謂人君之威嚴犯冒昧其死罪而言也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斂力贍翻初恪少有盛名少詩照翻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主也戚憂也瑾渠吝翻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為恪必敗諸葛氏敗補邁翻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蔑者視之若無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巂太守張嶷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吳在蜀東故謂其君為東主巂音髓嶷魚力翻帝實幼弱帝謂吳主亮太傅受寄託之重諸葛恪為吳太傅故稱之亦何容易易以豉翻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謂周公之才而有叔父之親且不能免於管蔡之流言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事見二十三卷漢昭帝元鳳元年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難乃旦翻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卒讀曰猝屬之欲翻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周亞夫曰吳楚剽輕太史公曰楚俗剽輕易發怒吳楚自古以來有是言剽匹妙翻輕音而太傅離少主離力智翻少詩照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東家亦謂吳立國於東也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則古則取則也言取古事以則今

之事今猶古也曾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曾讀曰增門生故吏謂恩門子弟為郎君誰復有盡言者邪復扶又翻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羣臣共議上奏推孫峻為太尉滕胤為司徒上時掌翻有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為亞公滕胤字承嗣司徒位亞太尉故曰亞公聲名素重眾心所附不可量也量音良乃表峻為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漢承秦制置御史大夫以副丞相理眾事今峻為丞相而不置御史大夫則專吳國之政故國人失望滕胤女為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峻曰鯀禹罪不相及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滕侯何為峻與胤雖內不沾洽言其情不浹洽也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章安前漢冶縣也故閩越地光武更名章安屬會稽郡沈約宋志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冶縣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晉太康記曰章安本鄞縣南之回浦鄉余謂太康志所云即吳臨海郡之章安縣地今台州黃巖縣章安鎮是也奮徙章安即臨海之章安也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遷都之意先悉薦翻使治武昌宮治直之翻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南陽王璽綬也璽斯氏翻綬音受徙新都又遣使者追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從才用翻說文曰字乳也愛也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為後吳人立皓張本

高貴鄉公上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高貴鄉公高貴鄉屬鄒縣

正元元年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貴鄉公方改元正元通鑑以是年繫之高貴鄉公因書正元元年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斷客斷讀曰短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事見上卷邵陵厲公正始八年九年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子韜以選尚齊長公主帝之姊妹曰長公主齊長公主蓋明帝女長知兩翻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不得在勢任居常怏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玄自關右召還京師勢任權勢之任也怏於兩翻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緝自東莞召見上卷嘉平四年亦不得意豐皆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召豐與語數所角翻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己請豐相見以詰豐詰去吉翻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鐶戶關翻刀把上有鐶築擣也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下遐稼翻下及下同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漢有黃門令宦者為之黃門監蓋魏置也永寧宮魏太后宮名永寧署令太后宮官也亦宦者為之治直之翻宂從僕射劉賢等漢制中宮宂從僕射宦者為之主黃門宂從秩六百石沈約志曰漢東京有中黃門宂從僕射魏世因其名而置宂從僕射宂而隴翻散也謀曰拜貴人日諸營兵皆屯門中宮城門也陛下臨軒檐宇之末曰軒從御坐前臨殿陛曰臨軒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下將即亮翻陛下儻不從人便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為大將軍緝為車騎將軍玄緝皆知其謀此上皆獄辭也庚戌誅韜玄緝鑠敦賢皆夷三族夏侯霸之入蜀也見上卷嘉平四年邀玄欲與之俱玄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高陽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復扶又翻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許允字士宗不見事猶今人言不曉事也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少詩照翻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司馬師字子元司馬昭字子上及下獄玄不肯下辭鍾毓自臨治之治直之翻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罪卿為令史責人也自漢以來公府有令史廷尉則有獄史耳玄蓋責毓以身為九卿乃承公府指自臨治我是為公府令史而責人也卿便為吾作為于偽翻下同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竟結竟也夜為作

辭令與事相附。(為作獄辭，使與所案之事相附合也。)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李豐弟翼為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為誰？(赴水火者，入必焦溺，自非誓同生死，安肯相從，故以為言。)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耳。(謂從兄坐罪，止一身；若奔吳不達，禍及妻子也。)二兒必免。乃止，死。初，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國，魏分為郡。沈約曰：晉惠帝分東莞為東安郡。蓋魏既分而又省併，既省併而晉又分屬東莞，又自東莞分為郡也。)智子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沖嘗與李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李恢，字孝懿。郭智，字君謀。)時人皆以畿為誤。及豐死，沖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卒，子恤翻。)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夏侯玄，字太初。)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論語，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何晏，字平叔。好，呼到翻。)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鄧颺，字玄茂。要，一遙翻。妬前者，忌前也。人忌勝己則無親之者。要，一遙翻。惡，烏路翻。)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敗，補邁翻。遠，于願翻。昵，尼質翻，近也，比也。)嘏又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辛亥，大赦。

三月，廢皇后張氏。(曹操殺漢后伏氏，而司馬師殺魏后張氏，此不惟天道，亦操之有以教之也。)

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奉車都尉夔之女也。　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長，知兩翻。降，戶江翻。)　六月，姜維寇隴西。

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夏侯玄善。秋，允為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晉有假節都督者，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開府為都督者同四征鎮[illegible]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帝以允當出，詔會群臣，帝特引允以自近。(近，其靳翻。)允當與帝別，涕泣歔欷。(君臣不密，遂並昭失臣失身之禍。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既翻。)允未發，有司奏允前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樂浪，音洛琅。)未至，道死。　吳孫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子吳侯英，不克，皆死。　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見，賢遍翻。樂，音洛。觀，古玩翻。)左右勸帝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大將軍師乃謀廢帝。(平樂觀在洛陽城西，昭已過軍，復引入城，帝事去矣。)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群臣會議，(矯太后令以召群臣。)以帝荒淫無度，褻近倡優，(倡，齒良翻。倡優，女樂也。近，其靳翻。)不可以承天緒，群臣皆莫敢違。乃奏收帝璽綬，歸藩於齊。(璽，斯氏翻。綬，音受。)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彭城王據，文帝子，此何等語，芝，太后之從父也，故使之入脅太后。)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於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復，扶又翻。)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王莽篡漢，遣王舜求璽於元后，其辭氣何至如此！)太后意折，(折，屈也，音之列翻。)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太后侍御，非止一人，傍侍御，謂當時侍御之在傍側者。著，直略翻。坐，徂臥翻。)芝出報師，師甚喜。(王莽、司馬師篡竊同是心也，國之姦賊，必有羽翼，有天下者其戒之哉。)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垂涕而別，入乘王車，(王車，諸王所乘青蓋車也。)從太極殿南出，群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勝。(勝，音升。)餘多流涕。(廢帝時年二十一。)師又使

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
來立我當何之之往也且明皇帝當永絕嗣乎高貴鄉
公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太后謂明帝絕嗣蓋謂以孫爲後則兄死弟及又禮
兄弟不得相入廟也文帝黃初二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侯之庶子爲亭伯於禮小宗有
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世嫡爲大宗支子之子各宗其父爲小宗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
宗丁丑師更召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
公髦於元城定迎者議始定而迎之也元城縣漢屬魏郡魏屬陽平郡時魏王公皆錄置鄴故出髦而就元城迎之
髦者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
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
識之太后欲立高貴鄉公以見其小時意氣異於諸王子故欲立之豈知祿去帝室而終無益乎我自欲以
璽綬手授之冬十月己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酈道元曰
魏氏立玄武館於芒垂蓋館在芒山之尾其地直洛城北羣臣奏請舍前殿玄武館之前殿也公
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
庚寅公入於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答拜
儐者請曰儀不拜儐必刃翻贊導者也儀不拜者謂於儀不當答拜也公曰吾人臣
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
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言唯天子可乘輿入止車門吾方被徵亦未知何如不可以天子自居也以
余觀高貴鄉公蓋小慧而知書故能爲此若以爲習於禮則余以爲猶魯昭公也被皮義翻遂步至太極東
堂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
皆欣欣焉謂公之足與有爲也而卒死於權臣之手嗚呼余觀漢文帝入立之後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
郎中令行殿中周勃陳平朱虛東牟雖有大功其權去矣夫然後能自固魏朝百官皆欣欣者果何所見邪大赦改元
自此方是正元元年爲齊王築宮於河內爲于僞翻漢姜維自狄道
進拔河間臨洮河間當作河關河關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以地理考之河關臨洮在狄道西姜維
自狄道西拔河關臨洮意欲收魏之邊縣以自廣耳將軍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
張嶷沈約志四十號將軍盪寇第二十二嶷魚力翻漢兵乃還初揚州刺史文
欽驍果絕人曹爽以其鄉里故愛之欽爽邑人也驍堅堯翻欽恃

爽勢多所陵傲及爽誅爽誅見上卷嘉平元年又好增虜級以邀
功賞好呼到翻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丘
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
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
任古者天子巡狩四方其方之諸侯各會朝于方嶽之下堯舜有四岳之官孔安國曰堯命羲和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故曰四岳魏
晉之時征鎮安平總督諸軍任專方面時因謂之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
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
以討司馬師乃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勳於社稷宜
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
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
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時誕
都督豫州儉欽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
外爲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
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
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今淮南
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魏制諸將出征及鎮守方面皆留質任時淮南將士皆自內州出戍
故家屬皆留內但急往禦衛禦儉欽之衆使不得進又衛其家屬使不得前必有關
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瘤音留肬也肉起疾腫曰瘤創初良翻
或以爲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唯王
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魏初中書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
已署事過通事郎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爲帝省讀書可後改曰中書侍郎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
曰淮楚兵勁壽春故楚都時爲淮南重鎮以南備吳勁兵聚焉而儉等負力遠鬭
其鋒未易當也易以豉翻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
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蹶然急遽而起之貌蹶音厥又
音姑衛翻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中謂中軍外謂城外諸營兵以弟

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於陳許。三方，東西北也。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莫候翻。袤曰：毌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好，呼到翻。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漢周亞夫堅壁以破吳楚。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魏晉之制，使持節都督諸軍為上，假節都督次之，假節監諸軍又次之，假節行監軍又次之。魏受漢禪，以許昌為別宮，屯重兵以為東南一方根本。監，古銜翻。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誑，居況翻；誘，音酉。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而復敕基停駐。復，扶又翻。基以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眾心疑沮也。沮，在呂翻。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言州郡兵，其家有為賊所得者，必懷反顧，而有離散之心也。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為錯兵無用之地，錯，倉故翻，置也。停軍不進，是置之於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豫即潁川也。豫州時治潁川，故曰譙、沛、汝、豫，四郡皆屬豫州。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縣屬汝南郡，故頓子國，應劭曰：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左傳，楚令尹孫叔敖之言也。杜預注曰：奪敵戰心。先，悉薦翻。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㶏水。水經注：㶏水東南逕定陵縣，又東南逕奇雒城，枝分別出，世謂之大㶏水，東流至南頓縣北，入于潁。師古曰：㶏，音於讒翻，又音殷。閏月甲申，師次於㶏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復，扶又翻。兵聞拙速，未覩為巧之久也，孫子之言。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言儉、欽之變若不以時定，恐吳寇乘之而來，則禍之深淺有未可測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孫子及司馬穰苴皆有是言。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孫子之言，所謂九地，爭地其一也。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發兵而行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癸未，征西將軍郭淮卒，以雍州刺史陳泰代之。雍，於用翻。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驃，匹妙翻。會，工外翻。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東軍，青、徐、兗之軍也。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軍知其一，未知其二。諸軍，當作諸君。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說，輸芮翻。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淮北，謂豫、兗也。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鬬，左傳吳夫槩王曰：困獸猶鬬。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安風縣，前漢屬六安國，後漢併屬廬江郡，魏分安風等五縣置安豐郡，屬豫州。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宋，謂梁國之地。梁國，郡睢陽，故宋都也。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汝陽縣屬汝南郡，在汝水之北。毌丘儉、文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果如王肅之計。屬，之欲翻。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健步，能疾走者，今謂之急腳子，又謂之快行子。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趣樂嘉城，水經注：潁水逕汝陽縣北，又東南逕南頓縣故城東，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漢宣帝封丙吉為侯國，王莽更名樂嘉。趣，七喻翻。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

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為。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鴦帥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眾知之，齧被皆破。齧被以忍痛也。齧，倪結翻 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師與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左傳曹劌之言 鴦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陳讀曰陣 所向皆披靡，披，普彼翻 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魏公府及諸大將軍位從公者，各置長史一人，惟大將軍府及司徒府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翼者，張左右翼而追之 鴦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在天子左右，大目時為殿中校尉 師將與俱行。將，讀如鳳將雛之將，[illegible] 音如字 大目知師一目已出，啟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文欽，譙人，故曰天子鄉里 素與大目相信，乞為公追解語之，謂追欽而為師解譯語言之也。為，于偽翻；語，牛倨翻 令還與公復好。復，還也，反也。好，呼報翻，謂還復相善也；好，讀如字 師許之。大目單身乘大馬，被鎧冑，被，皮義翻 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為曹氏，為，于偽翻 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蓋謂欽何不堅忍數日，與師相持，師病已篤，必當有變也。復，扶又翻 欲使欽解其旨。解，胡買翻，曉也 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傅，讀曰附 射，而亦翻 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毌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眾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橐皋，春秋會吳于橐皋，杜預曰：在九江逡遒縣東南。今其地在巢縣[illegible] 界。[illegible] 文欽父子詣軍降。降，戶江翻 毌丘儉走北至慎縣，慎縣，漢屬汝南郡，晉分屬汝陰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余按儉自項走，至慎縣，在項南，非北也。北，乃比字之誤。比，必寐翻 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水經注：淮水[illegible]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都尉治，後立霍丘戍。杜佑曰：安風津在壽州霍丘城北 傳首京師，封屬為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迸，北孟翻 詔以誕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夷毌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治，直之翻 惟誅首事者十人，餘皆奏免之。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魏晉之制，司隸各置都功曹、主簿、五官等員 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則不足以懲姦亂之源，防，謂禁防也 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嬰，當也。二門，謂父母之家及夫家也 非所以哀矜女弱，女，陰類，稟氣柔弱；在室從父母，既嫁從夫，故曰女弱 均灋制之大分也。分，扶問翻 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毛晃曰：醮，冠娶祭名。酌而無酬酢曰醮。禮記曰：醮於客位，[illegible]；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婚禮也。音志曰：古者冠婚皆有醮。鄭氏曰：又二首[illegible]。醮，子肖翻 朝廷從之，仍著於律令。舞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留中郎將參軍事賈充監諸軍事。充，逵之子也。賈逵事武帝、文帝。監，古銜翻 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魏制，衛將軍班次車騎將軍下，位從公。省，悉景翻 師令昭總統諸軍。辛亥，師卒於許昌。卒，子恤翻 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中詔敕尚書傅嘏，詔自中出，上意也。是時詔命皆以司馬氏之意行之，此詔出於禁中，非其意，故曰中詔 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昭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上，時掌翻 輒與昭俱發，還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

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爲也可不慎哉爲後鍾會作亂張本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爲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漢置都護於西域於西域稱都護將軍然未嘗以爲將軍號至光武後有都護將軍之官三國位從公晉制在撫軍下鎮軍上吳置左右都護亦不以爲將軍號今以欽爲都護蓋又在左右都護之上矣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后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孫女也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孫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朱公主吳主權之女適朱據者也峻使衛尉馮朝城廣陵魏之廣陵郡治淮陰漢之廣陵故城廢棄不治功費甚衆舉朝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之峻不從功卒不成卒子恤翻漢姜維復議出軍復扶又翻下同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爭讀曰諍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魏時廢省枹音膚趨狄道趨七喻翻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故關謂漢時故關也在洮水西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洮土刀翻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犇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引酒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酒今君攻魏殺將復移師攻齊是爲蛇足者也昭陽悟乃還軍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晉志曰四安起於魏初在四鎮之下戊辰復以太尉孚爲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賊衆大盛將軍以

烏合之衆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漢書田儋傳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爲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今以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蝮唯出南方蝮音芳六翻螫式亦翻腕烏貫翻陸佃埤雅曰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手斷螫足則足斷蛇之尤毒烈者也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櫟陽縣前漢屬左馮翊後漢魏省余謂櫟陽在長安東北維兵方至狄道安得便可東據櫟陽泰蓋言略陽耳櫟音藥櫟略聲相近因語訛而致傳寫字訛耳放兵收降降戶江翻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四郡謂隴西南安天水略陽略陽時爲廣魏郡及晉乃更名略陽此我之所惡也惡烏路翻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曰修櫓轒轀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此孫子之言也孫子之說以攻城爲不得已魏武注曰脩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轒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杜佑曰攻城戰具作四輪車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擊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轀車杜又曰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杜佑曰土山即孫子所謂距闉也應劭曰轒轀匈奴車非也蓋攻城之車耳師古曰轒扶云翻轀於云翻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僑音喬寄也客也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文子之言淮南子亦有是言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水經注曰隴西首陽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曰渭源城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卒讀曰猝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

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隴西略陽天水南安秦州也。喪息浪翻。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差擇也。遣還王經所統將士。更擇軍以守狄道。勞力到翻。差初佳翻。并治城壘。治直之翻。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上時掌翻。驛書不過六百里。狄道東至洛陽二千二百餘里。而驛書不過六百里。書傳入近畿郡縣。使如常郵簡以達洛陽也。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沈持林翻。荷方伯之重。荷下可翻。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鍾提當在羌中。蜀之涼州界也。初。吳大帝不立太廟。以武烈嘗爲長沙太守。立廟於臨湘。吳大帝謚其父堅曰武烈皇帝。長沙郡治臨湘縣。使太守奉祠而已。冬十月。始作太廟於建業。尊大帝爲太祖。考異曰。吳歷太平元年正月立太祖廟。沈約宋書孫亮立明年正月立權廟。今從吳志。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九（起柔兆困敦，盡重光大荒落，凡六年。）

高貴鄉公下

甘露元年（是年六月改元。）春，正月，漢姜維進位大將軍。二月，丙辰，帝宴群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康為優。（帝謂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未必能復大禹之績。嗚呼！帝固有志於少康矣，然而不能為少康而身死人手者，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也。余觀帝之所以論二君優劣，書生之譚耳，未能如石勒辭氣之雄爽也。夏，戶雅翻。少，詩照翻。）夏，四月，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九錫之漸也。）丙辰，帝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能及。（時帝與博士淳于俊論易，庾峻論書，馬照論禮記，考其難疑答問，不過體扶經義及王、鄭之異同耳，非人君之學也。）帝嘗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沈，持林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屬，之欲翻。）特加禮異，謂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籍先生。帝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望為中護軍，其職在外。傅子曰：追鋒車，施通幰則乘之，令虎賁五人舁之也。晉志曰：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馬。追鋒之名，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陣之間，是為傳乘。賁，音奔。）每有集會，輒奔馳而至。秀，潛之子也。（裴潛事武帝，守代郡著名。）六月，丙午，改元。（蓋以甘露降而改元也。）

姜維在鍾提，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見上卷上年。）非小失也；士卒凋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埶，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孔穎達曰：步卒之五兵，謂弓矢一，殳二，矛三，戈四，戟五也。鄭司農所謂戈、殳、戟、酋矛、夷矛，車之五兵也。犀，堅也；古以犀兕為甲，故謂堅為犀。）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將易，謂艾自請初代王經也；兵新，謂新遣兵遞洮西敗卒更差軍守也。將，即亮翻。）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言蜀船自涪戍白水，可以上沮水，由沮水入武都下辨，自此而西北，水路漸峻，小舟猶可入也。魏軍度隴而西，皆陸行。）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趣，七喻翻；下同。）熟麥千頃，為之外倉。賊有黠計，其來必矣。」（黠，下八翻，桀黠也。）秋，七月，姜維復率眾出祁山，（復，扶又翻。）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水經注：董亭在南安郡西南，谷水歷其下，東北注于渭。）艾據武城山以拒之。（水經注：渭水過獂道南，獂道，南安郡治也。又東過武城縣西，武城川水入焉，蓋以山名縣也。酈道元，後魏人，武城縣必後魏所立，而魏收地形志無之，蓋脫略也。）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水經注：上邽之南有段谷水，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流合籍水。杜佑曰：秦州上邽縣有段谷水。趣，七喻翻。）大破之。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眾。（言士卒迸散如星，不能收拾成隊伍。）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

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

文欽說吳人以伐魏之利，（說，輸芮翻。）孫峻使欽與驃騎將軍呂據、（驃，匹妙翻。）及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江都縣屬廣陵郡，此自邗溝入淮，自淮入泗也。）以圖青、徐。（魏青州統齊、濟南、樂安、城陽、東萊；徐州統下邳、彭城、東海、琅邪、東莞、東安、廣陵、臨淮。晉志曰：周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為青；徐州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峻餞之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綝。（從，才用翻。綝，丑林翻。）丁亥，峻卒。吳人以綝為侍中

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己丑吳大司馬呂岱卒年九十六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釋名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言當自謹脩於四教褠單衣漢魏以來士庶以爲禮服褠古侯翻)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好呼到翻)岱時有得失原輒諫爭(爭讀曰諍)又公論之(公然於衆中論其得失)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徐原字德淵)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徐德淵呂岱之益友(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今不幸(論語曰不幸短命死矣)岱復於何聞過(復扶又翻)談者美之　呂據聞孫綝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爲丞相(將即亮翻)綝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冬十月綝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魏晉之制中書無丞此吳所置華戶化翻)告喻胤宜速去意(言宜速往武昌否則且有誅罰)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衞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楊崇蓋胤帳下典軍)告以綝爲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綝(有者對無之稱於此則文義不爲通通鑑既因三國志舊文今亦不欲輕改難乃旦翻)綝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爲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蒼龍門吳建業宮之東門也)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委棄也)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約勒而號令之)說呂侯兵已在近道故皆爲胤盡死無離散者(爲于僞翻)胤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比必寐翻)綝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己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奔魏者據曰吾恥爲叛臣遂自殺(據父範佐孫策以造吳故恥爲叛臣自殺以明節)

以司空鄭沖爲司徒左僕射盧毓爲司空(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邵爲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迄于江左省置無常置一則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爲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省事毓余六翻)毓固讓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琅邪王祥詔不許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楚荊也撻擊也被皮義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長知兩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爲之少止(爲于僞翻)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漢書齊悼惠王傳奪反孝惠卮師古曰反音幡)自後母賜祥饌(饌雛戀翻又雛皖翻)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瘁秦醉翻病勞也)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徐州之地東際海西北距泗沂故曰海沂)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十一月吳孫綝遷大將軍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與讀曰預)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九官即九卿也魏明帝太和二年吳主還建業留尚書九官於武昌)綝遇憲薄於峻時憲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泄綝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春三月大梁成侯盧毓卒　夏四月吳主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難乃旦翻)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科程也程其長短小大也或曰科當作料音聊量度也)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少詩照翻將即亮翻)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長丁丈翻今知兩翻)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特制謂特出上意以手制行也數所角翻)今大將軍問事(問事謂百官奏事不言奏者自專斷之)

意但令我書可邪書可書可也嚮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中藏中藏府也掌幣帛金銀諸貨物蜜蜂飴也藏徂浪翻下同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吳主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謂向者嘗求蜜也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吳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此必黃門所爲也詰之果服詰去吉翻左右莫不驚悚

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玄死見上卷正元元年颺死見七十五卷鄧陵屬公嘉平元年颺余章翻又余亮翻王淩毌丘儉相繼誅滅王淩死見七十五卷嘉平三年毌丘儉死見上卷正元二年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帑他朗翻施式智翻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爲死士畜許六翻因吳人欲向徐堨徐堨即徐塘在東關之東堨烏葛翻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魏置征東將軍屯淮南征南將軍屯襄沔以備吳征西將軍屯關隴以備蜀征北將軍屯幽并以備鮮卑皆授以重兵司馬昭初當國故充請慰勞以觀其志趣勞力到翻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充父逵先爲豫州而卒故稱之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難乃旦翻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誕先嘗督揚州東關之敗徙督豫州毌丘儉既死復督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己遂殺綝征東將軍與揚州刺史同治壽春魏四征之任率以其州刺史爲儲帥故誕疑綝間己間古莧翻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魏郡縣皆置屯田凡屯田口悉官兵也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勝音升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少子靚至吳將如字少詩照翻靚疾郢翻又疾正翻稱臣請救幷請以牙門子弟爲質牙門諸將之子弟也質音致吳滕胤呂據之妻皆夏口督孫壹之妹也壹孫奐之子也夏戶雅翻六月孫綝使鎮南將軍朱異自虎林將兵襲壹異至武昌壹將部曲來奔乙巳詔拜壹車騎將軍交州牧封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袞冕赤舄事從豐厚崇異孫壹者以招攜貳也

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昭若自行恐後有挾兩宮爲變者故奉之以討誕

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衆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是役也司馬昭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武丘唐爲沈丘縣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壽春城外他無山唯城北有八公山耳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帥三萬人進屯安豐爲文欽外勢安豐縣漢屬廬江郡魏分屬安豐郡今安豐縣在壽春南八十里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報基聽行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稟詔指而裁其可否者實司馬昭也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重直龍翻塹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數所角翻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監古銜翻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水經注決

（水出廬江雩婁縣北，過安豐縣東，又北右會陽泉水，水西有陽泉縣故城，故陽泉鄉也，漢靈帝封黃琬爲侯國。決水又北入于淮。）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綝大發兵出屯鑊里，（後吳主責孫綝以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則鑊里當在巢縣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復，扶又翻。帥，讀曰率。）異留輜重於都陸，（水經注：博鄉縣，王莽改曰揚陸。淮水出焉，北過芍陂，又西北入于淮。意者都陸即揚陸歟？又據晉紀，都陸在黎漿南。重，直用翻。）進屯黎漿。（水經注：芍陂瀆水東注黎漿水，水東逕黎漿亭南，又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也。）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九月，己巳，綝斬異於鑊里。辛未，引兵還建業。（壽春之圍已固，雖使周瑜、呂蒙、陸遜復生，不能解也。若孫綝能舉荊、揚之衆出襄陽以向宛、洛，壽春城下之兵必分歸以自救，諸葛誕、文欽等於此時決圍力戰，猶庶幾焉。）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喪，息浪翻。敗，補邁翻。）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爲後吳主誅孫綝張本。）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間，古莧翻。）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勢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須，待也。）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言不若決死而求生，無爲坐守而待斃。）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舍此（舍，讀曰捨。）欲乘危徼倖乎！」（徼，堅堯翻。）班、彝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輝、儀，懌兄全緒之子。輝，一作禕。）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翩、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爲輝、儀作書，（爲，于僞翻。）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言不能拔壽春之衆於重圍也。）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帥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城中震懼，不知所爲。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秦地四塞以爲固，渭水貫其中，渭川左右沃壤千里，世謂之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雍，於用翻。）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水經注：駱谷水出郿塢東南山駱谷，北流逕長城西，又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芒水從南來注之。水出南山芒谷，北逕盩厔縣之竹圃中，又北流注于渭。余按駱谷在今洋州真符縣，屈回八十里，凡八十四盤。）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望、艾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續漢志曰：中散大夫，秩六百石。官曰秩比二千石。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爲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爲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爲諫議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者爲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如何？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處，昌呂翻。）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文王治岐，由方百里起，三分天下有其二，所謂以少取多也。句踐歸越，弔死問疾，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弱越斃彊吳。）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已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事見十卷漢高帝四年。）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言世

世居專位也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民習見君臣之分明故專於戴上）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謂罷列國諸侯分置三十六郡郡置守也）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易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跌差也射數差而不中不如審而後發也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孔穎達曰舉足謂之步爲于僞翻）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湯伐桀戰于鳴條一戰而革夏命武王伐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度徒洛翻）如遂極武黷征（征伐不欲數數則黷）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難乃旦翻）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姜維以數戰亡蜀卒如譙周之言）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逆迎也降戶江翻）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石車即砲車也車昌遮翻）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塹（塹七豔翻）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言誕欽初以譎計苟合事急愈相猜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虎將兵在小城中（鴦虎欽二子也時壽春城別有小城）聞欽死勒兵赴之衆不爲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呼火故翻）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鴦虎皆爲將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饑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知其衆無拒守之心也）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降戶江翻下同）卒不變以至於盡（史言諸葛誕得人心人樂其恩而爲之死卒子恤翻）吳將于詮曰（詮且緣翻）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陳讀曰陣）唐咨王祚等皆降（唐咨本魏人降吳見七十卷文帝黃初六年）吳兵萬衆器仗山積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三叛謂諸葛誕文欽唐咨也）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案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卒子恤翻）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仍相因也）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言全其國之人民止戮其君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也）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河南都也河東河內皆近京師處昌呂翻）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衆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爲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鴦兄弟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文欽譙人也舊墓在焉斂力贍翻）昭遺王基書曰（遺于季翻）初議者云云求移者

甚衆，謂前詔諸軍轉據北山。時未臨履，亦謂宜然。臨履，謂親臨其地而履行營壘處所也。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埶。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事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謂段谷之敗也。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難，乃旦翻。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謂孫綝君臣相猜。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謂禽諸葛誕也。書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復，扶又翻。懼挫威也。事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五年。昭乃止，以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左傳，晉文公城濮之役，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如夫差、智伯是也。存義之國喪於懦退，如宋襄公是也。喪，息浪翻。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生虜為俘，截耳為馘。古者戰勝，馘所格之左耳而獻之。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書曰：皋陶邁種德。孔安國注曰：種，布也。夫種則有穫，種惠於吳人，使歸心中國，以成他日混一之功，如種藝之有秋也。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士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樂，音洛。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鑿齒，晉人，其辭蓋有溢美者。司馬昭之克壽春，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比之張良也。漢姜維聞諸葛誕死，復還成都，

復拜大將軍。維以段谷之敗貶行大將軍事。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為相國，漢書百官表曰：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按蕭何傳，何自丞相拜相國，則相國尊於丞相。封晉公，食邑八郡，晉書帝紀曰：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凡八郡封為晉公。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秋七月，吳主封故齊王奮為章安侯。奮徙章安，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八月，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昶，丑兩翻。詔以關內侯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帝率羣臣詣太學，行養老乞言之禮。記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以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鄭玄注曰：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三王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惇史，惇厚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更，工衡翻。小同，玄之孫也。鄭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吳孫綝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難，乃旦翻。甚懼，返自鑊里，遂稱疾不朝，朝，直遙翻。使弟威遠將軍據入倉龍門宿衛，古倉、蒼字通用。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闓，音開，又苦亥翻。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主惡之，惡，烏路翻。乃推朱公主死意，朱公主死見上卷正元二年。推，尋也，尋問公主所以見殺之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為虎林督，損為外部督。吳外部督，建業外營兵。吳主皆殺之。損妻，即孫峻妹也。綝諫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丞謀誅綝。全后父尚為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綝專埶，輕小於孤，謂輕視之以為幼小也。孤前敕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上，時掌翻。又委罪於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綝蓋築第於朱雀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在，無所復畏，自在，謂居處自如，不復知有君上。復，扶又翻。見，賢遍翻。不可久忍，今規取之。規，圖也。卿父作中軍都督，衛將軍督中軍。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吳有左右無難督，督無難營兵。作版詔，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

自當得之。(正，實也。言正如此也。)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漏泄，誤孤非小也。(邂，戶懈翻。逅，戶茂翻。)紀承詔以告尙，尙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語，牛倨翻。)九月，戊午，綝夜以兵襲尙，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劉承，劉丞。)比明，遂圍宮。(比，必寐翻。)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鞬，居言翻，盛弓矢器。)曰：孤大皇帝適子，(適，讀曰嫡。)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嘆咤不食，(咤，陟駕翻。)罵全后曰：爾父憒憒，(憒，烏外翻。類篇曰：悶也。)敗我大事！(敗，補邁翻。)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復，扶又翻；下同。)因自殺。綝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吳主為會稽王。(吳主亮時年十六。會，工外翻。)召羣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少，詩照翻。處，昌呂翻；下同。)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怖，普布翻。)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以吳主罪班告遠近。尙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綝迎立琅邪王休，綝從之。(吳制，中營置左右典軍。)己未，綝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楷以吳同姓為宗正。中書郎，即晉中書侍郎之職。)迎琅邪王於會稽。(吳建興元年，休徙丹陽，既又徙會稽。會，工外翻。)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尙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杜佑曰：曲阿，今丹陽郡丹陽縣。)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喁，魚容翻。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又相聽和聲。)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綝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唯，以水翻，諾也。)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汜，音祀。處，昌呂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

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而止。汜，翻之子也。綝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孫恩奉上璽符，(乘，繩證翻。上，時掌翻。)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引，讀曰胤。)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王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吳主休，字子烈，吳主權第六子。)孫綝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請他有賢者進用，恐妨其路，求引身避之。)吳主引見慰諭，(見，賢遍翻。)下詔以綝為丞相、荊州牧，增邑五縣。(綝還大將軍，封永寧侯，今休以援立之功，增其封邑。)以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闓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督將，素見信愛，及即位，遂寵任之，為布擅吳立孫皓以亡國喪身張本。宋白曰：吳赤烏八年，分烏傷之上浦立永康縣，屬東陽郡。)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休徙丹陽，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四年。數，所角翻；下同。)其妻習氏諫之，(習姓。按風俗通，漢有外黃令習酉。)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即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復，扶又翻。)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琅邪王素好善慕名，(好，呼到翻。)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逆，迎也。言將優加其官以饒益之。)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左傳：楚箴尹克黃自拘於司敗。司敗，即司寇也。)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齊桓公與公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子糾死，桓公以管仲為相，遂霸諸侯。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公子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及重耳反國，寅披謀國事，發呂郤之謀。屬趙衰守原。為，于偽翻。)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

（果如晉氐所料）己丑吳主封故南陽王和子晧爲烏程侯（和死晧全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涖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吳主不許孫綝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上時掌翻復扶又翻）布以告吳主（綝以布爲吳主所信倚故詣之酒酣失言遂以賈禍綝之凶愚其赤族宜矣）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數所角翻）戊戌吳主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分綝之權也）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綝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中營兵卽中軍也吳人謂裝船爲裝載綝欲以此兵自隨上武昌載才再翻車船裝物皆曰載詩云載輸爾載）又取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說吳主曰綝居外必有變（說輸芮翻）武衛士施朔又告綝謀反（武衛士武衛之士也）吳主將討綝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斷丁亂翻）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卒讀曰猝）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陛兵宿衛之兵夾殿陛者所謂陛戟之士）吳主從之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明會明日臘會也吳以土德王用辰臘）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沙綝益懼戊辰臘會綝稱疾不至吳主彊起之（彊其兩翻）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尋繼時也）綝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離力智翻）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吳主曰卿何不徙滕胤呂據於交州乎綝復曰（復扶又翻）願沒爲官奴吳主曰卿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胤據死見上甘露元年）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闓乘船欲降北追殺之（闓音開又可亥翻綝之諸弟據恩幹闓已就誅獨闓走欲投北降戶江翻）夷綝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古者棺椁厚薄皆有度斲而薄之以示貶）己巳吳主以張布爲中軍督改葬諸葛恪滕胤呂據等其罹恪等事遠徙者一切召還朝臣有乞爲諸葛恪立碑者（爲于僞翻）吳主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恪死見上卷嘉平五年）

初漢昭烈留魏延鎭漢中（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事見七十四卷邵陵厲公正始五年）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錯倉故翻）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諸葛亮築漢樂二城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二年）聽敵入平（謂縱敵使入平地也）重關頭鎭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樂城在沔陽東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諸葛亮所築沔水逕其北又北逕西樂城東而北流注于漢）護軍蔣斌守漢城（姜維自棄險要以開狡焉啓疆之心書此爲亡蜀張本斌音柄）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見賢遍翻下同）先是頓丘

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陳壽志曰：去年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屢有龍見。頓丘縣，漢屬東郡，魏屬陽平郡。冠軍縣，漢屬南陽郡，魏屬南陽郡。陽夏縣，漢屬陳國，魏屬梁國。先慕翻。夏，音賈。羣臣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數，所角翻。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帝有誅昭之志，不務養晦，而憤鬱之氣見於辭，而不能自揜蓋，亦淺矣。此其所以死於權臣之手乎？惡，烏路翻。

夏六月，京陵穆侯王昶卒。

漢主封其子諶為北地王，諶，時壬翻。詢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率衆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秋八月丙子，祗卒。漢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為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為僕射。

冬十一月，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二年，孫壹來降。

是歲，以王基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據晉書文帝紀，時分荊州為二都督，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

元皇帝上

諱奐，字景明，武帝之孫，燕王宇之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諡法：行義說民曰元。本名璜，即位，改名奐。

景元元年是年六月方改元。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遵前年之命也。復，扶又翻。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勝，音升。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沈，持林翻；下同。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言路人亦知其將篡。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當，下當有等字。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魯季氏世執魯國之政，至昭公時伐之，不勝，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死于乾侯。事見左傳。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為，于偽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重，直用翻。重，再也。詳，審也。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說文曰：素，白緻繒也。此黃素詔者，蓋以白緻繒染為黃色以書詔。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禮遇王沈，呼為文籍先生，而臨變乃爾。考異曰：世語曰：經因沈、業申意。今從晉諸公贊。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伷，讀曰胄。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畜，許六翻。騎督，晉騎兵。晉志：太子舍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時未立太子，不應置東宮官屬。濟本昭之私人，授以是官耳。騎，奇寄翻。倅，七內翻。正為今日，為，于偽翻。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時年二十。刺，七亦翻。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枕帝於股也。左傳，齊崔杼弒其君光，晏子枕尸股而哭之，三踊而出。枕，職任翻。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方，比也。今舅不如泰也。言顗阿附司馬氏，而忘忠於魏室。子弟內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陳泰字玄伯。卿何以處我？處，昌呂翻。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少，詩沼翻。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大將軍入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裴松之以為違實，今從干寶晉紀。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言當以弒君之罪罪昭。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復，扶又翻。顗，彧之子也。彧，於六翻。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非此母不生此子。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向，姓也，音式亮翻。王沈以功封安平侯。

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水經注曰白祀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逕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去良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所封也廣陽故燕國以爲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辛卯羣公奏太后自今令書皆稱詔制羣公自上公三公至諸從公也　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　戊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更工衡翻　甲寅常道鄉公入洛陽是日卽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丙辰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

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里塘據沈書方術傳浦里塘在丹陽郡宛陵縣界陳志濮陽興傳亦云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羣臣皆以爲難唯衛將軍陳留濮陽興以爲可成濮陽以邑爲姓陳留風俗傳漢有長沙太守濮陽逸吳主休居會稽時興爲太守深與相結及卽位遂寵興張布並見信用遂會諸軍民就作功費不可勝數勝音升士卒多死亡民大愁怨　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吳主黜亮爲候官侯遣之國晉志曰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祖以封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爲東冶後漢改爲候官都尉吳置建安郡以候官爲縣屬焉宋白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都尉居候官以禦兩越所謂南北一候也亮自殺衛送者皆伏罪　冬十月陽鄉肅侯王觀卒諡法剛德克就曰肅

十一月詔尊燕王待以殊禮　十二月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　尚書王沈爲豫州刺史初到下教敕屬城及士民曰若有能陳長吏可否長知兩翻說百姓所患者給穀五百斛若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穀千斛主簿陳廞褚䂮廞許今翻䂮力灼翻入白曰教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當丁浪翻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愚以爲告下之事可少須後須待也沈又教曰夫興益於上受分於下興益謂進言有益於上也受分謂受賞也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䂮復白曰復扶又翻下同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好呼到翻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將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配合也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襄陽縣漢屬南郡沈約曰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襄陽郡表言吳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謀歸化遣使送質任質音致欲令郡兵臨江迎拔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造七到翻應劭曰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師古曰沮千余翻南郡臨沮縣以臨沮水得名水經注曰自臨沮界東南過枝江縣又東南入于江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馳驛遺司馬昭書遺于季翻下同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謂事之虛實未定如水之混濁莫測其淺深且當清澄以俟之言亦當時常語也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西皆險阨阨與狹同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蔚音尉又紆勿翻卒讀曰猝謂猝然敵人於要害之地設伏邀擊弩馬不得陳其力也今者筋角濡弱考工記弓人爲弓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春液角夏治筋以陽煦而筋角濡濡滑也冬析幹秋合三材以陰凝而堅緻也春夏之交陽氣蒸潤筋角濡弱則弓弩之力不勁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要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要一遙翻姜維之趣上邽趣七喻翻文欽之據壽春皆深入求利以取覆沒此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有內難謂曹爽兄弟旣死累有廢立之事毋丘儉諸葛誕相繼而舉兵也難乃旦翻當今之宜當務鎭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書意狐疑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

令各就其所至之地而任軍也須侯節度（須待也）基復遺昭書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鑄張良之謀而趣銷印（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三年復扶又翻下同趣讀曰促）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食其音異基）昭於是罷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處昌呂翻鮮息淺翻）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依來旨已罷軍嚴既而由等果不降（降戶江翻）烈奮之弟也 秋八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冬十月漢主以董厥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都護衛將軍共平尚書事以侍中樊建為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揉曲使直曰矯）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祕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比毗至翻近也並也聯也又薄必翻相次也）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祕書令秩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譖莊蔭翻見賢遍翻）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珝聘于漢（珝況羽翻）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以為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魏相子順引先人之言也嗚呼蜀之亡形成矣薛珝見而知之濮陽興張布用事蒲里塘之役吳民愁怨韋昭盛沖以切直而不得居王所珝亦知之否邪知而不言無亦容身而求免罪邪處昌呂翻樂音洛）珝綜之子也（薛綜見七十二卷明帝青龍元年）是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為質（索昔各翻汗音寒質音致）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魏收曰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黃帝以土德王北人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或曰自謂托天而生拔地而長故為托拔氏蕭子顯曰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為姓故為李陵之後而其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夏戶雅翻）至可汗毛始彊大（可汗北方之尊稱猶漢時之單于也宋白曰虜俗呼天為可汗可讀如渴汗何干翻）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為東西三部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推演蓋推寅也按魏收魏書帝紀毛死貸立貸死觀立觀死樓立樓死越立越死推寅立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推寅死利立利死俟立俟死肆立肆死機立機死蓋立蓋死儈立儈死鄰立）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焜氏（車昌遮翻焜胡昆翻又公渾翻又古本翻）分統部眾為十族（按魏書官氏志毛始統國有九十九姓至鄰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民以兄為紇骨氏後改為胡氏次兄為普氏後改為周氏次兄為拔拔氏後改為長孫氏弟為達奚氏後改為奚氏次弟為伊婁氏後改為伊氏次弟為丘敦氏後改為丘氏次弟為侯氏後改為亥氏七族之興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後改為叔孫氏又命疏屬為車焜氏後改為車氏凡與帝室為十姓百世不通婚）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漢定襄郡有成樂縣後漢屬雲中郡建安二十年併雲中定襄五原朔方為新興郡郡止置一縣以屬新興而盛樂故縣棄之荒外故力微得居之後魏既盛南都平城置盛樂宮於其地永熙中又置盛樂郡復扶又翻）部眾浸盛諸部皆畏服之（拓拔氏始見于此鮮卑軻比能寶魏為敵者也軻比能死北邊差安而拓拔氏盛矣為後魏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